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八七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2870/0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八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0.7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八七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甘露園短書十一卷

〔明〕陳汝錡撰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八年陳邦瞻刻清康熙六年劉愿人重修本

一

槐亭漫錄不分卷

〔明〕嚴堯敞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一五七

東水質疑六卷

〔明〕胡袞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明刻本

二八〇

宵練匣一卷

〔明〕朱得之撰
涵芬樓影印明隆慶刻百陵學山本

三三九

意見一卷

〔明〕陳于陞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祕笈本

三四三

新刻藝圃球瑯集註四卷

〔明〕蔣以忠 蔣以化撰 林大桂集註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張可久重刻本

三六三

穀山筆塵十八卷

〔明〕于慎行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于緯刻本

四七三

問辨牘四卷續問辨牘四卷(一)

〔明〕管志道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 六三二

甘露園短書十一卷

〔明〕陳汝錡撰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八年

陳邦瞻刻清康熙六年劉愿人重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甘露園長

書六卷短書四卷》提要

甘露園書自序

陳伯容氏出所著書于巾笥而編別之
其文之有首尾稍行徐曲折者為長書
其邊幅稍狹辭不加純緣若語錄說家
之類名為短書編既成宏有見而向者
曰巾笥乎行世也吾未信是編之能行
世而信世之能于是編而滋多口予之
筆諸書也唯是非鑿于衆予之所堪衆
所唯也而更似與世為壘噫責而彈射
之又多與時事處壹怡然而憂焚棟
子以為昌言人以為玩世子以為倚柱
嘯人以為無病呻吟將按劍于子善為計

伯容氏曰否、吾文如吾貌、不可擇
為頑時、不可替為窪受之、父母多可奈
何、吾身能削趾以適屐為冠、之不便、於
纓也、刻其頂字、又烏能側面、人向看顏
色、乍遽降、乍威施、逢所喜而避所憎、手
謂我多媚骨、可謂我有傲骨、不可即知

茅而商廟、臨之勝、西其之業、在東郭氏
之對、晉猷公矣、言計是、採之計、非是、吾
者、妄聽之而已矣、吾非歌白石牛、口向
者、庸何傷、而按劍我、宜曰、雖然、不按劍
子而覆瓿、子之不先也、語有之、上車不
落、若作體中、何如、此

散非翩、輩上諸君子、請即有有翼而
木必飛有胫而未必馳者矣、未有有翼
無胫而飛且馳、萬分一者也、伯容氏曰
唯、宜不知蛙之吹蟬之咽、乎胫有所
欲鳴時、有所不得不鳴、何謂飛且馳之

眇、者食羅八珍、則管苻為名味、不羞
之、拉遠實而蒿簪布裳之女、較娥眉、灑
淡于名妹之側、見珠璫翠鋪、多赭顏、紫
吾自今審矣、以我覆醬、既聊與之、覆醬
既吾且齊鉅、絨忌遣取等微、塵在微塵
數世界、手大法輪、寬然而轉、於其中、知

誰飛知誰墮知誰馳知誰生又知誰向
之不為我二酉藏漢之說者之非事我
於東歸石渠也楊子雲之矣後之當
復有楊子雲幸以編歸然在乎以俟後
之為陳伯宏氏名客退題其書曰甘露
園從所居也

萬曆庚戌秋八月高安陳汝錡伯容序

甘露園書序二

蓋書之名其露也有以是予園地中物
而

今工歲己亥春三月事也是時甘露降
予園眾人入園採新茗片片黏手指如
膠飴之甘如飴內外說相告予往視之

建書叙

簾簾插袖諸草木藂處處滋被被不獨
新茗而偶為烈日烘液即所不及處仍
凸起色微白如凝脂大小疎密錯落如
玉散如珠懸知其為甘露也記曰大順
之世天降甘露瑞應圖曰王者和德茂
則甘露見於是乎高令代整理瑞野之

謂之寶露露貯罌而管人間隆污事不
廢於是乎盈於五臧於三竭於嬴秦之
季漢以迄孟復張皇其事罌之竭而無
是承上之人元有政亭有措四韻詩有
製其下則派甘委素之詞蜜房珠琲之
頌沸滿耳張皇至於如此而茲露以

短書叙

聖明在御不愛寶而降于園而又以降
于園故不嫺於詞不能頌去闕遑遠不
獲聞於公車司馬門領示遠通傳後世
世獨使子澹露和墨編木葉而書之事
不在信史而在吾中筭內也降非其地
矣故私以名吾園併以名吾書 伯容

短書序

凡四條

短書之刻蓋先生族侄少司馬匡左公爲之也
卽短書中所稱德遠者是德遠與先生同時一
淵兩歧每與談名理辨儒佛角勝不下解之以
詩司馬公有詩名廣文公有禪悅兩人互相壯
重故廣文公卒後三年而司馬公爲之刻短書

短書序

但其中刪有十之一余細細求之大都司馬公
膽校小耳其膽之小以官之大也宦海風波畏
人凡廣文公所煅煉處或大犯對處皆司馬所
隨故也然亦有可以不刪而亦刪之者矣或同
一可刪而不刪之者矣刪未定刻未竟而司馬
公卒于官故未弁序于直意常疑司馬公刪太

多慮先生之珠有遺者故發印不勇此短書之
所以未流布於人間也予今探酌其間取不可
刪者補刻之併爲序次以作司馬公之幹臣云
首二卷壁觀語司馬公無刪甚是蓋皆修證實
語先生文多雅飭余喜其雅微恨其飭壁觀語
中有率處有俚處蓋真則自然不暇爲飭矣然

短書序

非門外人所知至於近禪無傷禪乃悟門之學
欲聞道者所不能辭也三卷至十一卷談天下
古今之物甚脩然吾正恨其脩問何也曰雜大
學問人豈在盡天下之賾乎然亦可爲五種人
資糧何爲五種曰一爲不讀書人資糧一爲不
識戶人資糧一爲耳食人資糧一爲說鈴人資

糧一爲假禪饒道輩資糧

先生翻案有妙絕者如削圓方竹以珠換餅本
是咲癡翻爲解惑又如日行千里影移一寸我
以爲瞬息而二輪之行已不知爲幾千萬里我
以爲姑待而千萬里之去者已不可復追又如
中國在天下爲九州之一九州在天下爲一微
塵中國爲微塵中之一塵堯舜相讓讓此一微
塵湯武之爭爭此一微塵此皆鋒劍上事轉瞬
則被殺卻又如梟獍篇云彼托伏者非我父母
實我冤對冤於何有而不食之更覺晨鐘三振
令人一驚

余生平每恨無書讀地方僻小無藏書賣即買

必費錢抄則費筆窮日之力不給矣且稽古取
諸刻本通今非閱邸報走京畿可乎先生亦草
茅中人如何得有許多聞見總緣生于宦門故
耳同時郎有二侄俊卿持斧番都德遠開府兩
粵皆奇貨可居患無書乎而又爲當事所物色
少郎館于臬司老而館于郡侯患寡見而耽聞
短書序

人堂顧頤氏文識

陳真吾先生傳
先生姓陳名汝鐸字伯容別號真吾世居高安之荷
山性穎異精通博奧于古今書籍閤中肆外一一加
以法眼裁以慧劍爲瑞州府學生食廩餼三十四年
六應科而不遇貢于廷選建陽縣訓導在官一年而
卒所著有周史總有長書有短書皆以甘露園冒之
甘露園者先生讀書處曾有甘露降其竹樹而他處
無之故名也昭天寵也先生得天獨厚不但甘露一
物五月五日天家文明之屆也生其日者主顯貴有
文章先生誕于是日罷一生時母夢仰山禪師降室
授以丹砂一握是昇先生以慧胎罷二曾行象道嶺
麓遇一無鬚大腹人推車命先生代挽先生初不堪
轉念持地菩薩故事回嗔爲喜從之上數磴不覺倦
大腹厲聲叱曰少年不努力耶再挽至轍其人與車
俱不見慈以常精進佛課之也罷三平生不利房勞
夜有犯明日必有不如意事或失脫或挂誤如陰子
春濯足是天爲遏其慾料罷四卒之日無病命冠帶
若有所往者坐而逝建陽市人見其乘輿開道而去
不知其爲死也罷五其日爲七夕天蓋以鵲橋筵之
也罷六至其生於盛朝鐘于宦門侶伴皆輩上君子

而友誼多雷陳蕭朱又不與之以魏科顯爵震之以風波宦海使之得專志著書無往非天寵也故其性善其思睿其耳目明敏其力強其志邁而上能博覽能永記能鉤深索隱而解得出路教饒幹辨樂與機鋒人處雖攻舉業皈心禪諦遇頂門針則如良馬覩影鞭而即飛曾遊維揚過法雲寺見壁上渡海應真諸像恍惚逢舊識盱眙久之誌以詩曾于白下歸舟活螺于粵歸舟活鯉事俱近佛性誠于書故其文談因論果譜感應事特多然却非墮空落域蜉蝣名義者此也平居砥礪廉耻雖學于祿進必以道其時無

京差考官例各省以臬司充大總裁江省萬曆已卯科憲長吳少栢公館先生于署中公試先生以一題先生爲二藝以進一新解一舊解吳公擊節新解者會人闢得題其一正署中所擬者先生仍以舊解另構以進曰吾必不投主人之所歡使人謂吳公私我也是科不中其介類如此吳益奇之從乃侄俊卿侍御在留都見羊山海剛峰公總留台赫然嚴望先生上書勸其急流勇退海公然之西夏發難都城戒嚴開府邊公主兵先生上以書獻方畧卒之賊平如先生策初上春官署禮部堂事者他日吳瞻谷公撫州

崇仁人諸貢士以同鄉誼拉先生私謁之先生不肯強之行中道以遺縑帶卸脫及謁選則草疏上皇帝書言四事皆人所不敢言者親友阻之不聽以次子痛哭挽而尼先生有餘憾焉泣建陽學見名宦祠中有一神主牌製比衆高一尺字獨金爲前諭翁見溪立而其子正春現任禮部尚書者先生引義欲苛夷之而邵邑有難色先生曰畏獲罪耶則我請獨當之竟改制又查建陽于宋有死難呂祉忠臣也鄉賢失祀亦排衆議補入事皆費爭先生不恤動色其慷慨當仁多類此然顛勁之中復蘊風流性好酒不能離

一日欣喜遊山水時植花草雖遇盆石砌島小小魚鳥之致亦雷連及之贊以詩歌頌獨其大行之志未展出貢後已酉六月在清河舟中自書一幅云吾成童舞象之時從塾師講論語四科因命各言所學同伴有對學顏者有對學閔冉者有對學游夏者吾獨願學子路師問願學子路何事予曰喜聞過亦喜攻人過雖先生有過吾不舍也加冠以來讀諸史見古人慷慨寧秋霜毋檻半寧玉碎毋瓦完卽願爲之執鞭見旅進旅退容頭屈膝俛仰取富貴者輒欲起之九原唾其面曰使我爲諫官御史寧復恤頂踵願妻

予令朝有好紳邦有亂政乎故間有伎癢不自禁處
非敢爲越俎也蓋屈首青衿中三十餘年腔中熱血
無所用之獨手鉛槧沒吾齒于遺經舊史之間日與
諸蠹共生活也噫先生自傳矣

碩頤道人曰先生自云以吾方田文王鳳諸人則不
足以視崔信明紀邁則有餘蓋自附于五日文章耳
余謂長短書不足爲先生重只須已卯一科不中便
足千古寧遭斥落不肯逢迎視破產買關節者何人
也吾恨不得與先生同時而幸與之同邑先生卒時
予方五歲假先生還三十年死而予早三十年生吾



四

備

兩人者卽不爲伊水之邵程亦必爲建陽之游蔡何
至苦吾今日伐鼓於人堂之上而寂無一至者乎先
生著作曰長短二書外惟周史總最多凡百九十卷
扁一箇子孫守之丙戌中大盜至荷山搜及先生宅
疑爲金帛挈去及途中裂而委之泥追賊者僅拾得
四本以歸此書惟南昌周編修公家有之蓋抄本也
周公諱希令與先生交最厚今亦不知其家藏不四
方有見者幸爲護惜早爲傳示劉生願齋身以贖之

耳露園短書卷之一

高安陳汝錡伯容著

侄陳邦瞻德遠較

壁觀語

寓燕市齋居無事無文籍送目終日而壁坐意偶
有會書于壁無何徙寓去不忍棄爲墻圻以薄赫
號收之得若干條題之曰壁觀語然初祖以不語
觀我以觀爲語不巧壁圻赫號耶

一

夜夢顛倒貪財好色爭鬭氣是非競進趣驚有聲名



卷一

國世佛刊

欣悲失得之態轉新轉換時而焦火時而凝冰重之
以魑魅魍魎擣虛作魔手抑掄其前騫揭之靡境不
歷諸苦脩嘗不自知其夢也所幸鄰鷄振羽喚醒大
寐鬼窟翻身遍體汗浹披衣啓戶出顧見群陰漸
解東方欲白羲和整駕駿駛拂扶桑萬象如洗心目
頓開木客山都了無蹤跡悲欣得失事安在耶回頭
枕上種種顛倒不覺失笑

二

人壽百年爲期期內有幾能百義駁練而便是明日
眼花一落不復重來故古人有隙駒難繫之喻天行

常健何地偷閑日月不虛人誰懷安故古人有寸陰
分陰之惜試思過去世界已往衆生恒沙莫罄其多
微塵難紀其數聖賢豪傑屈指幾人忠孝節廉殺青
幾處點點朝來暮去紛紛野土寒烟念此魂消言之
淚下及今省覺前而已是夢中若再朦朧後來有甚
醒日髮絲臉皺總是請回公差逐開尋糧更作久住
私計渴海難填大限易滿急轉步猛加鞭細量痛改
補莫枉在天地間做這一人莫空來百年內走這一
遭孤負寸靈得罪千載

三

看來此生委不成人終日茫茫費竭心神勞憊筋力
到頭來不知何得何物成得何事將自己一付靈明
撇落一邊都忘照管譬如人受分田地儘供衣食看
作寺閑荒穢不理却拾鉢子沿門呼乞求度日
行事若此有人心乎此理通滿京塞下胞胎時便在
此中起居出入然起居出入實木骨藉得氣力把來
受用縱不作持鉢兒相亦是生長極富貴家不免忍
饑受凍也回占四韻自警云爾有田地爾耕種莫
靠他人展轉溝壑爾大富貴爾莫呆癡生朱門裏不
是貧兒

四

心如根核根核之中已有枝葉却不見有枝葉又入
不得一些養壅有意思操存人更莫尋枝問葉亦莫
挑根着壅鑽核受壅但於十二時中行住坐卧處抹
殺種種念頭把從前礙膺之物一齊丟拋從生得熟
從熟得忘覺此心如泥塑如木偶與母胎未曾翻身
時相似這便是離鄉弱喪人尋到原初家裡任他知
來歲往為聖為賢作仙作佛都是此間現成家活信
手撒用不煩買辦區區文章事業又家活中之陶甌
瓦缶耳易所謂無思無為為威而通天下之故也觀世
音現八萬四千手目本於遺聞釋迦佛飛行虛空徹
入大地本於無我遺聞故八萬四千皆聞無我故虛
空大地即我

五

此心放逸已慣如失拖之舟不羈之馬遽欲止其波
流受命維精制其奔騁加之勒御降驕儻因殺之勢
入何思何慮之鄉委難着力要在主人常醒趣早醒
坊僮僕妄語笑嘲叱之毋令長過盜賊窺藩墮墮
操戈而逐之毋令入室剪草方茅乃無滋蔓摸大屋
蓋庶免燎原其間有簡易直截法在一呼一吸之間

六

卷一

七

丸、

八

卷一

丸、

大學傳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此不是人心中手指實實有箇鬼神指視其傍人自不覺耳易曰鬼神福

而害盈金人之銘曰勿高不聞神時人莊周曰為不善於幽獨者鬼得而誅之故書稱惠吉逆克維以影響是知人苟為善則鬼神相之佑之為善而不報善未稔也不則報之以忠孝節廉之名報稱厚也人苟為不善則鬼神呵之擊之為惡而不報惡未稔也不則報之使益其疾盈其貫負必不可赦之誅于萬世世也一禪師見有人道其前鬼眼目露及隨之此返則已幾月易眼為喜問其故曰吾始欲殺一冤家後悔而返耳此是實事

十

人與天地萬物等無差別故徑寸之心至於含裹十方周遍法界日月向此中升沉山河大地向此中安頓古往今來聖王帝霸向此中消息試看大虛何處不入亦何物不在大虛中心正是如此爭名若士說芥子納須彌山空藏菩薩手寶珠照見微塵數佛刹即此意但要信得及信得及時日暉雨潤草木喬一一與營衛閑流注念起念止息吸息呼一一與世界相涉入更作不得分別想總生分別便不免把腔子裡物推出膜外六鑿相攘肝膽胡越矣

十一

方見得力如真知勢位之倘來者不怕窮真知幽明之一理者不怕鬼真知性命之無生無滅者不怕死若怕窮怕鬼怕死之念一絲未斷便是此間有鵲哭相子生煩舌歸空談耳所謂口教他人實身無半分錢究竟又不如一痴呆漢痴呆漢不曉通塞耐得養益不達幽明住得暗室不了性命拋得死生雖七竅未安中央却在

十五

人精神要常斂方寸要常虛易曰洗心退藏于密不斂則藏不密不虛則心不洗也然一分斂便是一分作譬如冬寒方有春生有夜息方有旦氣壅壅尸而昭藹約隱露而炳蔚一點虛便是一點靈譬如大中空者其燭揚金中空者其響越鳥翎空而能飛魚脰空而能浮生長芽茁一息靡停而見天以復日星烟雲萬象咸麗而召天以虛即唐虞事功洙泗道德亦從此中做出兢兢業業無意無我是其一班後人却從聰明才氣中做出與聖人氣象霄壤判矣歛不是蒲團上光景工夫正在視聽言動處理會虛不是屏除妄想雖善端正念亦不消特地提起無因添入常守宴息二字可透過而重開澤中有雷斂中有作

卷中存靈是一理

十六

數學知來聖人不學數亦知來聖人胸中具有天下萬世也傳曰至誠前知又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至誠至清明在此則物無遠近亦無今昔歷歷現前無有覆隔譬如鏡光光及百步則百步內物含影其中光及尋丈則尋丈內物含影其中不然咫尺之間妍媸莫辨矣又如以大明鏡安泰山頂則百千里外亦含影其中然必有離朱方見百千里外物曰見鏡中有百千里外影他人極視不越數十里所見鏡中影亦不過數十里止矣不信聖人之能知來者是以已之暗室頑銅謂天下無照百千里之境蓋以已朦朧眼視謂鏡中不具百千里之像也

十七

吉心字如倒火字似有深意心於五行為火此火宜降不宜升也又為天君天陽下垂不如地陽之上衝也日天陽今人觸事中熱如沸如瘡病在心火炎上失其常體法宜配之以水令大有所制轉炎成淡故下學入德淡以為基止痛抽薪其要於此飲食心淡可以茹草被服心淡可以懸鶉居室心淡可以在陋

財利心淡可長慶約仕宦心淡可登掛冠名譽心淡可忍辱牛絕耐久絕堪咀嚙故曰淡而不厭由水與火相儷也物有偶儷則不散越火不上炎水亦不至下洩入德在此養生亦在此

十八

人處貧賤不可有貧賤相有貧賤相譬啖青菜作青菜氣也處富貴不可有富貴相有富貴相譬啖魚肉作魚肉腥也須把世情處富貴心處貧賤覺此間有快活地把世情處貧賤心處富貴覺此間無快活地孔疏顏瓢何等快活亮脫舜素有何甚放肆總之一味淡消得兩般相故曰素貧賤素富貴淡素中無令援無欣厭也

十九

凡著眼要高將身要貴今人攢眉終日僕僕營營或掃尾向人乞憐希潤都緣眼孔低看自己不值錢誠思綿綿今古茫茫兩間無終始內偶有此百年無邊際內幸有此七八范金而成鏤錫出胎而稱男子我是何等胸懷肯把煩惱障濁濁神明譬如玉碗金甌不盛大矢攬尋常者不注汗滿蓋是何等聲價肯作乞兒態玷損門風譬如鳴岐之羽不與鴟鴞爭腐國

南之鱗不羨螭轉糞于靜有言仰手扳南斗翻身
倚北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以俗眼觀則身在
天地為太倉稊米以法眼觀則天地者吾心中之一
稊米也又况稊米中之窮通好醜足增損吾太倉乎

二十

缺陷世界中快意事恒少拂意事恒多當拂意時須
尋一解脫法作轉身地令大宅內有少清冷意思如
當阨窮把疾痛解身雖窮幸天牀無恙不呻吟床褥
也當疾痛把煩絕解身雖痛幸難處未稀不填委溝
壑也當煩絕把短折解身雖短取精已多不出胞作

卷一

十二

無服場也觸類而長事事皆然截斷煩惱胃索須得
如此下手若見地稍起則淡泊明志皆滅休老益棺
事定而今知免再加証入則齊耳茶苦茶無定實彰
場之間相去幾何不滿達人一笑

二十一

人識見未定時往往被世情驅遣聽化工搬弄既不
自由且不自知如艷慕富貴羞厭貧賤俄而施施俄
而戚戚此身世情驅使中也時至為通時去為窮出
胞為生入摺為滅此身在造化搬弄中也七八堂堂
須眉如戟何不躍出樊檻自作主張試思寂寞深處

總歸壞爛空花石火光景幾時區區世態我涕唾耳
安得招使來而揮使去身非我有孰識窮通性本常
住妄稱生滅擾攘化工徒戲劇耳安得欺大覺而瞞
醒眼大何故此中不熟百酸俱冷攔柙在手彼蒼無
權

二十二

人有奇所賤者三有其所畏者三賤乞丐以有求於
我為升斗故開口言之作可憐之色雖賤丐而行丐
賤蒼頭以服役於我減顏婢膝奔走權門聽差遣而
忘其不肖實罵奴而為奴賤寇盜以取非其有吮民

卷一

十三

脂髓通竈並受暮夜金狼藉且鞠賊而犯賊畏斧鉞
之不樣經席間有女戎日俸刃於其腹其心焉却向
斧鋸下覓憐畏因圖之拘囚方寸地有無明黑暗轉
入轉幽又似因圖中度世畏真箇之穢惡多行不潔
令過者掩鼻臭貽世世更是糞溷裡安身

二十三

此理在天地間因性隨質種種分取分於萬物取為
飛躍分於天喬取為花實分於金石取為堅剛分於
人取為虛明圓妙然萬物之飛躍不改天喬之花實
無恙金石之堅剛如故惟人不然智慧日生則虛圓

日損試向清明時迴光返照父母所生有一件全歸否天地所付有一件不點破否平居揚眉抵掌動應聖賢豪傑駁勘到底視彼蠢動與彼株塊無相類乎竊意天之鍾於物者厚而鍾於人者薄故物之錫其天者少而人之錫其天者多彼他功業嶙峋之錫其絢絢是咏鑿陰陽穿穴元氣歷觀往昔戶口繁盛之後必有一番驅除風俗淫靡之凌定是肯先糜爛雖云人事亦似天意作孽者人歆德者天

二十四

天地氣脈為人所利錫不一而都邑人與勢要人為

卷一

甚都邑者貨之所聚勢要者權之所司也凡奢驕淫佚之習不出於田舍而田舍而大出於大都走邑凡富國殃民之事不出於抱關擊柝而出於常路要津即富路人所降生處其地方必從此多事而風俗必為之一變門如市而心如水位愈豐而業愈崇千里一土不數數矣人能終守田舍是不歷城市都邑不難亂了耳目或以仕易農官不作勢要鬻鉅不喪壞了心術縱高不降生此甫要是瘠土不產荔枝龍眼可免十里一置五里一候亦免蕩于華垂涎碩果乞作

園丁

二十五

人所賤莫如大蜚大蜚汗也所惡莫如蛇蝎蛇蝎蟄也然大蜚蛇蝎之賢於人者多矣大蜚累於形而食不潔受猶禦之覬其汗君之祿則無所累而未嘗不食不潔大蜚食不潔於人之所餘瘠彼肥此彼撝腹而此果然其食不潔也於人之所爭至於舍守為警廟薦稱剛雖食吾餘乃不素餐不素餐幾人乎蛇蝎之銼戟以舌尾人知避之情深顏貌厚則銼戟以心而人不知所為避蛇蝎中人於觸犯已若不陰為螫也多設牢陷機變巧則中人於無妄而有意以司其

卷一

入至於死肌可去風摩藉療在己為螫在世則功功天下後世幾人乎

二十六

今人逞精采作聲價都是借他人氣力非自己本色又不過要他人嘆羨與自己無關如官階是朝廷爵命弁服是朝廷章采鼓吹輿馬是朝廷儀衛有一物是自己家當否貂冠魚佩艷人眼目行呼坐唱駭人聽聞出將入相誇人顧領有一分添得自己皮肉否若謂以才奮跡榮祿是我本來自官為家脂膏是以自潤此鄙夫胸腹有識所羞稱也又或樹立稍稍德

色沾沾我居其芳君豐其報不知天地四方分內事耳桑弧蓬矢平生謂何難道戴星流汗換他人主富貴亦難道尺助寸閑消得許多陪奉

二十七

濟人利物之心雖地地可行人人可勉在有官守則為力猶易所及滋廣以開口搖筆動閭地方利害也如鞠訊時怒處生矜判斷時附中求赦程上時以緩為督徵收時以撫字為催科非有意媚民心體原是如此誠將己身倒看便自醒然如身有痾瘕隨手起搔身有疥苦亟與療治縱一髮牽引而貌灑漸惟癰

卷一

其

癰瘻瘰人便痛癢不關耳萬物一體誰非吾毛髮文節天誰肯癰瘻瘰瘰自居也然濟利雖及於人福德終歸於己其說有二一曰民愚而實我推其心民加之額民和所集禧祥應之二曰天道好還能和民心便合天意福善之報其捷梓鼓

二十八

人軀沒有元神識無死軀殼原是死物神識原是活物也步去此而隨住彼一形壞而一形成以我作事為我受身因果之說鐵定無疑譬如人住一舍于舍不能無傾地時人不可無棲泊處又須經營豐

一番雖再營再造此中住坐仍是前人不曾更換至於舍有美惡則一人先後豐約異人彼我窮通大富貴人黃屋朱纓小富貴人郡齋邑邸極貧賤人蓬戶桑樞黃屋朱纓天上身也郡齋邑邸人問身也蓬戶桑樞畜生身也宅舍從主人造身軀從神識造

二十九

生死與晦明寒暑一理雖至愚人不以日方中而忌卧具不以時方蕤而棄寒衣休有聰明伶俐漢子但曉經營目前更莫商量死後大限一到暫走狂奔此些主張不得一任鬼卒安排披毛戴角蹈火赴湯改

復吞聲何救噬臍何不當色身健時趁早料理透破無明尋認根蒂寸靈不乱雖死猶生縱未得到如來境稱兩足尊亦可免上閻羅殿墮三途障况識得本來無主究竟分亦無死無有地獄餓鬼亦無天上人間終始去來如太虛之有晦明寒暑耳雖候序數更光景屢換而當寐寐然亘古如斯能了星礙便是虛空是虛空身無生死地

三十

聖學實釋學空聖學實而空釋學空而實何謂實五倫恥至百骸全歸清淨以之參配民物由我平章何

謂空五蘊非離大塵離塵我人衆生相皆無去來見
在心不得何謂實而空吾友若虛若無天下何思何
慮絕意必而冥固我身不獲而人不見何謂空而實
威儀之容其細三千細微之謹為目八萬威儀盡於
形卯濕化成就周於天龍人鬼雖門風各別臭味相
謀後之儒者實無其實空無其空尾瑣齷齪而詆大
事因緣汗漫支離而議指心見性甚則居身坐臥笑
人達鴻出家棄儲有誓不羞己之戀色戀官茹蔬戒
殺有律不忌己之枉烹枉制又甚則操戈於衆乞靈
於獨談理與而鋪粉拾魄為見解遇哭苦而斷華辟

卷一

六

肉為新襖諸佛有靈不抹腹失笑於其上耶後漢書
膏飲不至醉王日一舉膏日三舉不飲酒是佛法

三十一

身是行客去去來來朱顏幾度白骨相催作如是觀
熱腸冷灰

骨肉纏縛煩惱驚怖纏縛有解之要于無故作如是觀
為真為假

有物汚人得財憂穢多藏厚亡益利滋害作如是觀
貪求且素

優美利刃伐此枯朽多媚多嬌了了其手作如是觀

卷一

今人起還為身累身累者身如大蛇藉畫作如是觀

三其喙言是弩機易發難傷風波一起劍戟成隊作如是觀

終生衛生誰非誰苦若旅空下咽堪吐作如是觀

畏途者仕益之而損居高難下勢重易反作如是觀
以時卷舒

三十二

卷一

七

客容多福察察無徒膏以明燼龜用膏割以是思維
智不如愚

周鼎鑄倕有指而噬震鑿渾亡尊犧撲裂以是思維

巧不如拙
者自勞聽者終結堅白駢拇雖黃廢舌以是思維
不如啗

雖鹿觸藩人傷關却無程愈馬凌波被掃以是思維
勇不如怯

吉凶有門者爾動而招履可虞如欲難持以是思維
行不如止

華陽之于喜忘嘆記一枕即數百年名利以是思無醒不如睡

爰靜爰清爾性爾質門市何為瞻彼虛室以是思維喧不如寂

荆璧無文隋珠不琢毛蔚豹鮮羽鮮翠羽以是思維華不如朴

二十三

吾生惡殺帝鑒在斯性仁福厚胸襟禍奇虎耽用戒麟趾是師為萬物母嬰兒視之出胞其乳入井其悲慈心共有心茲是慈右勸慈

卷一

吾師有訓寧固寧儉儉視明家儉聽聰飲家儉長饒官儉無染為學日益治身日減病本奢生名因侈玷侈奢之前以厲刀新右勸儉

無物是真有形皆假身手田廬寶珠象馬總歸壞爛何苦探把爾之爾憐予求予捨爾無沾沾是我破瓦

亦無我爾無施受者右勸儉

緣改用之其勸勤云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無合磨磨有日斤斤方中方取惜寸惜分書廣官序有討典地食涉于事我哀如焚

越千里步留百世芬神明之舍居之以寬崇枯聚散任派從攤實思思怨以一治看好開口笑莫怪眉揚百年瞬息大家團聚

結喜懽緣除煩惱端右勸寬

三十四

患失患得是夫名鄙懷土懷惠非君子履受用幾何與俱生死要以遠觀旋往旋徙住同遊廬去則散履寸戀生心百苦為累右戒戀

天通張弓孟譙忌滿量則概之月虧其影觀雷觀火聲銷敵冷履危持盈難可以逞傲長驕生有兵在頸器歌座右吾日三省右戒滿

九首之鳥一咽群爭共歸爾腹有赫其鳴人同此膜相妬相傾肝膽胡越耳目從橫嗟爾饕餮食爾倉庚

卷一

爭則兩乏讓則兩贏右戒爭

是心平夷莫險山川彼視為蛟機械翩翩胸藏鱗田笑有戈鋌毋恃汝巧禍不踵旋神弓自注鬼斧相縛好拈心事夜告于天右戒險

耳露圓短書卷之一終

耳露風知

高安陳汝錡伯容著

侄陳邦瞻德遠校

後壁觀語

一

古今之綿長天地之寥曠於其間有不動念而貫之以一呼吸不起座而收之以一毛孔者其名曰人人須信一呼吸與億萬載過去未來共為首尾而首尾不見其端一毛孔與恒沙數箇土世界共為中邊而中邊莫測其際元會運世皆戎眷朝上際下蟠皆我

卷二

頂踵無生滅無小大無餘欠悟此理者天皇成之萬八千歲不為久須彌佛之身八萬四千由旬不為異去住混成之中坐起清寧之外翕張四氣推轉二曜有此胸次方是男兒不然百年生活奄忽等於蜉蝣七尺筋骸么麼視彼蟻蟻

二

功惟志崇德以志攝未有志不先定可俸功而躡德若然豎起難放倒易進步難退脚易所謂扳躡分寸不得上失勢一落千丈強彼強聽琴吾以論志遭脆窮而挂牢臨禍患而癢即處屋漏而欺其心見貨色

而移其情皆落勢之候也上不分寸焉以千丈猶謂志乎志定則困而辨變而常出猶小異殊芬華無波蕩如針定盤百轉而指必南如冰行地萬折而流必東試看今人志在此小富貴用破一星於神齒豁頭童尚有得失况做宇宙間第一等事可乍前乍却冀成就乎

三

太上立德功言次之今立功立言之士難通千百人中都無一二進此而上吾聞其語未見其人不知太

卷三

世佛列

德必有言德立莫如孔子豈嘗着念樹勛有意修辭而事業文章嶽峙星垂無有磨滅無論孔子春秋之僑佾嬰扎趙宋之韓范歐蘇雖人殊其調而家脩庭獻具有本末故言動卓爾選選名世畜於蓄而豐於施則薄堪之垣也實不至而文有餘則剪彩之花也管敬仲之據楚寧周功高矣而受以小器故滿而旋溢何鄧廣略之抽玄刻藻辭美矣而載以浮薄故文不保身

四

東夏好德是心同然無異德也德者人之德

甚於已有子孝而稱其孝臣忠而稱其忠不但遂已
允惻怛愉婉之行慷慨恭順之節非必其子其臣一
一有之也想像而加之附麗而薦之不以為吝譬如
行遇衣繡之人則讓途居則讓席售之劍帶獻以璫
珞謂其人足以當之耳若以後君遺親之名橫被于
胥孝已之身是加蓋笠於衡統蒙火龍黼黻以岑牟
單絞也東顧之心諒不其然其不忠不孝者反是故
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特患無美不患有美
而不學雖患有惡猶患惡短而誇修

五

黑爪梵志擊兩株梧桐花供佛佛呼梵志梵志應諾
佛曰放下着梵志放下左手一株佛又呼放下着梵
志放下右手一株佛又呼放下着梵志惘然佛曰放
下中間的吾非教爾放下桐花教爾放捨外六塵內
六根中六識一齊捨却無可捨處是爾免生死處此
是世尊吃緊提醒人語只放下二字已括着十二部
經大頭腦所謂山鬼伎倆有窮老僧一空無際雖易
之何思論語之無意中庸之不親聞亦同此義省于
多少工夫多少意見今人却不肯放下却只要添止
故工夫愈煩難意見愈紛雜

六

今人生死粘着不肯放下自學問外莫如名利兩關
此在區區心坎似覺打破未便脫屣其外斷不撥離
其中獨搜獵為病深入膏肓又精氣短少旋記旋遺
得此有限弄彼無涯了知何益終難拚捨以至竟
狂悖通宵反側大似為魔所祟望此窠臼不復出
潘叔昌謂天上無不識字的神仙晦翁云恐只學得
識字不曾學得上天了却旋學上大人亦不
妨予謂若上得天連上大人不學亦不妨天上無
記故事神仙也因自咲拈着搜獵不捨空討得箇

七

本無病痛緣何做瘡本會瀟灑緣何受縛是誰瘡
正須自醫是誰縛爾仍須自解一片圓玲瓏更是无
淨盡琉璃瓶裡豈容納汚明鏡臺上未堪堆糞從金
以往放捨此心截斷諸苦金盞潑汁熬火謝吹挑
之書絨繆作枕惟前之快堆閣當惟瞑眸觀於卦爻
未畫之初塞耳聽於風雅無聲之始音希味淡不將
字脚掛胸饑食倦眠只似痴呆在世還魂汗漫之場
撒手寬閒之境別尋頭腦政作生涯心莫覓心裁

謹我寸靈具有今古六經皆我註疏但從規矩出方
圓誰向醍醐問澆乳

八

凡有形之物皆可滋垢可繫縛惟此心之神明無形
與之滋垢無損放地加之繫縛無着手地易形上謂
道形下謂器形而上者無形者也齊戒退藏正是本
色若無形可汚而自為形以聚汚無形可縛而自為
形以受縛則其害大矣何者有形之汚汚有迹而刷
除易有形之縛縛有方而解脫易惟無形之汚無迹
至於汚日聚而不可刷無形之縛無方至於縛愈堅
而不可解前之神明為太虛染之如染空繫之如繫
風後之神明為鬼崇生熟物皆腥羶之至現筆能擒
縱之矣又甚則為洩溺處為林鎖處不自知不自由
矣

九

或問明鏡却塵之義曰塵集於鏡昏不知是塵不曉
拂拭到極明時雖一塵之落便自照見使隨手揮去
站立不住是謂却塵若道觀明而塵自却一經磨礱
永斷班駁種種工夫俱盪然矣但求了悟不問修証
課天下蒼生必此言也至於本末清淨非鏡非塵非

拂拭非不拂拭此太聖人處雖在顯于不敢擔當
于不能無不善但能和能不行耳知是照處不行是
拂處隨照隨拂則常拂常照終於無塵故曰不速復
吉照而不拂則日增日蝕終於不照故曰迷復凶無
塵者聖人之鏡拂塵者賢人之鏡番塵者衆人之鏡
不知其為塵者下愚之鏡

十

人精神依附血脉血脉常流為無病之人精神常用
為有主之心一息不流為頑木一息不用為昏墮譬
之於器用則器與手相習不用則扞格而難操扉以

金為舖首歲月糜爛以為牝牡開闔不窮牝牡用舖
首不用也積水於沼清淺澄映而有敗氣導之於江
浮屍集潦而可供炊江水用沼水不用也故曰戶樞
不朽流水不腐惟天亦然其不毀也以不息不息則
久故精神貴用但要知惺惺為用擾擾非用不觀不
聞而係精和神為用紛思雜慮而精竭神勞為不用
天行日三百六十五度而太虛寂然居於無事正是
冲漠有主宰處

十一

未汚溝渠而王江海其以大半金賤雜色而肯足色

其以精乎然合小即成大融雜即為精支流閨派滄
溢溝盈不勝小也赴壑於海忘涓滴湊滄之相形海
水既滙昔文流今巨浸矣揆和無搭色惡品下不勝
雜也鍛以猛火忘煥赫踴躍之為苦火候既到昔雜
色今足色矣學問猶是真好勝以舍已從人為赴壑
以萬善圓滿為百谷王莫辭苦以省察克治為爐火
以纖疵淨盡為百鍊精一有好勝念便終身溝渠小
着怕苦心便終身銅鉄

十二

學不必爭同異異於因性隨才同於真修實証譬如

一卷

七

適京或水陸異途或舟車異用至於抵燕薊歷宮闕
未嘗異也周子之主靜程子之體認天理朱子之格
致陸子之先立乎其大皆是適京異處其立身行事
之篤實光輝則抵京同也今人講學却只在程途上
開舟者開步者之勞步者開舟者之險究其抵止出
門遭蹶者有之中通反棹者有之夫何故口語沸而
躬修畧虛見勝而實踐疎能實踐縱染指仙佛要自
道叛歸同不實踐雖開口孔顏仍是對面千里

十三

此路人人可到隨方可入逢水可用舟逢陸可用車

可捨輿而改用舟可棄舟而復用輿至圓通無一定
之法至平常匪神奇之事一班偶窺終日席上執途
之人而聒噪語之淺丈夫耳賈胡得夜光珠不勝喜
剖股以藏不知此波斯童之拾以投鵲者也和氏得
荆山璞以為絕寶強而獻之楚王而刑其足不知此
朱公藏中之盈筭塞屋者也珍所得為秘密法不發
剖股以藏珠乎語於人誇刺紛起不幾獻璞而遭刑
乎政恐見咲童稚為富家翁所駭

十四

今但能為子孝為弟悌為臣忠交友信便是真學問

二卷

八

真聖人之徒何必黨同伐異尊已卑人嗷嗷頌舌終
其身孔子憂學之不講矣然不似今人聚訟講仁而
克復敬恕導其所長講孝而色難敬養砥其所短治
人以人不立死方以醫活病也若謂毫厘之差千里
之謬世豈有事親而差溫為清從兄而差徐行為終
臂者無是理也此心至明不問靈愚揔有箇恰好指
南車在但怕不為不怕不知怕不肯上京不怕丸差
路頭故愚謂學不必講講不必另開門戶脉脉地躬
修上勘對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十五

忘修檢競進趣忘實証驚名緩望立急溫飽所謂
以隋侯珠彈千僅崔明光錦作袴褶用也雖則哄
過兒童憐稱市井不免受譏長者見哄高士况盈虧
有分跂望徒勞人願難滿天機易喪是崔未下而珠
已碎袴木成而錦先敗至於塞上之馬固賀為吊陷
中之絨以身益膏則珠碎而更虞墮坑錦裂而仍憂
五指勘破此局為國工降伏此魔是大佳

十六

示人啓事云選舉所以籠豪傑亦能銷豪傑之心場
屋謂之興賢能翻為老賢能之術總為這些伎倆斷

卷一

送多少歲月是誰下此圈套競弄古今英雄戰爭竭
角之場奔走致眉之秒逐利於瓜甲而拚捐顛頂之
尋求競名於一朝而擔誤千秋之料理不信王侯與
蟻蟻俱盡豈知崇愷齊烟花共消舞女歌兒簾幙中
繁華安在唐陵漢窠荆墓裡感慨彌新何如西首餓
夫秋日冬霜凜烈更看東門喪狗岱山秋水悠長陰
語作清鍾喚醒中宵之夢化城為彼岸催歸大海之
波老云生前富貴死後文章文章上儘多事業杜
牧云登知窮通有命恨不十年著書看書外有大經

心之感也當機陳時味如嚼蠟無心之感也

十九

仙人煉形化氣長生不死本於絕粒其常營口腹之
奔走者皆且暮為期者也惟物亦然龜以不食而不
死像鶴蟠蟠之不食者不死諸鰥秋垓戶冬墜戶春
啓戶歷三時不食亦不死惟嬰兒亦然嬰兒居母腹
以不食而有生以出腹乳穀而有死吾以此盡養身
為不死於饑而死於飽是以過食傷生節食減病胎
食延年外道云行飯慈居先佛日食一麻或十麥或
三日七日一麻最最後跏趺四十八日而成佛生長
元氣中與胎胎中無分別襲氣之母可以果腹遊氣
之衫腹無克飯有大爐鼎有非爐鼎不奉生熟物
得長子也中清欲得不死腸無失

二十

得之不得有數總在一盤中乘除苟得不參於合得
盈於此者虧於彼躍得不蚤於緩得甲之豐者乙之
耗脂得不巧於明得以宵旰者以晝之苟得不年於
合得此名污而彼名潔躍得不肩於緩得此蹶蹶而
彼安步暗得不埒於明得此虞敗露而彼獲愉恬謙
同一場空識是異操可憐憐憐現品有物抑抑開

之釋氏一身有二天人相隨相寄一者同生一者同
名虛願空異天人笑我密書陰謀天人唯我橫來橫
去天人吊我吾請更是天人照我

二十一

感動人全在無言處着精神易所謂細縵交媾也一
落言路便屬鞭驅便是籠絡未施信而民信未施敬
而民敬報不以施也普作而民疑會作而民叛作故
有壞也琥珀拾芥磁石引針不煩要結鬼絲依草女
蘿附松非本約束苟我之感彼如慈母之乳哺嬰啼
龜鼈之思望卵剖則彼之應我如月將盈而腦已滿

二十二

膏未下而礎先潤以言感人如以水搏沙耳水愈多
沙愈渙是以中孚則豚魚可格誠薄則親戚為仇

二十三

傳譏盡言記箴溺口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惟情關
肉骨誼切金蘭彼或挽弓此當垂涕苟非其人吾姑
守口與貪墨人言不言留床載石以為規其蘊蘊之
不飭也與惡酷人言不言清鞭象刑以為誨其暴如
乳虎蒼鷹也與附勢人言不言鑿實踰垣以為訐其
媚寵倚冰山也與戀官人言不言焚魚懸車以為奸
其祿爵與馬之豐崇也我無心發我有心

唇腭使負懸肺肝取怨取憎易於反掌故曰直如弦
死道邊又曰未見顏色而言謂之替但守一默可當
三緘

二十四

龍以不見為神鳳以不數見稱瑞凡鱗見而網罟加
之矣凡羽數數見而增繳及之矣是以白龍魚服遭
辱豫且鷄雛過腐鼠之場鵩鴉作嚇詫之聲人猶是
矣莫疑人之嚇已含靈龜而腐鼠先自嚇也莫嗔人
之辱已去為龍而為魚先自辱也晉平公危坐亥唐
之無欲而伸足於有欲之叔向魏文侯拱立段干木
之逃富貴而傷已於通富貴之翟璜故曰處為遠志
出為小草過餌不顧為魴鱧迎而吸之為陽喬石中
有大滔天無所沒其焰火出於石杯水得以制其焚
如此道者可與論行止

二十五

莊子臣之事君無所逃於天地解謂不得已而事之
非也子路仕以行義韓子逃君猶逃雨是此意天地
間山澤之卑高人物之貴賤官宇器具之低昂俯仰
信手觸目靡非君臣雖欲逃之逃無所也此義固非
君臣薄矣賢者謂逃君無以成功名不謂主事庸

不肖者謂逃君無以取富貴不謂肢肱當竭已而捐
節斷銷則袖手而逃拮据天步艱難則委擔而逃禍
患始居君為奇貨維棄之如敝屣身數遭逃進退無
據吾嘗謂古人之掛瓢洗耳儵然林壑不是逃以其
人庶頑立懦冠履之節槩植於此今人之戴星流汗
依依廟闕却是逃以其人營私殖利令共之以維裂
於此

二十五

我與人與物要在分處看合莫求合處看分合處看
分則胞膜之外非吾軀父子兄弟可盡仇讐割踈

干卷

十四

遂乎譬之於水始於崑崙至於砥柱九派於河歸壚
於海源委來去各不相知分處看合則法界之內性
同此性胎卵濕化咸閑痛癢刳脣偶乎譬之於木千
葩萬葉附蒂於枝枝附於幹幹附於根根梢本末的
非兩截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分處看合地親親
不親民仁民不仁物合處看分也嗟乎人最恨是胞
膜作藩籬耳孰拔胞膜孰剖藩籬觀我非我吾願從
之穀食鶉居之世壽衣卷領之時

二十六

大父大母生人生物緣此血脉了無分別須知常命

與人命同殺一物與殺一人同枉殺人者抵罪於士
師庭有兩造國有三尺也枉殺物者抵罪於冥冥之
士師物不能造於昭昭能造於冥冥也此是實理無
須猜度今人以物生物死為等閑以殺生養生為律
令未之思耳毋論情愴報應更是忍割心肝吾嘗恨
鼠夜為設機眠不貼席衷如按劍仍起仆機退乃安
寢以此自信心所不忍無間靈蠢無分恩怨且躬多
惡趣動虞悔吝非金木訊之即陰陽餽之我與彼等
為湯鑊之物等在刀杖之下同病相憐得無益焚而
蕙嘆狐死而鬼悲乎

之卷

十五

二十七

人能見虎豹不驚鼪鼯墮其前失聲而咆動於遽也
行險阻烈風雷雨不迷室中見似鬼者坐起惶惑
於幽也鼎鑊在前蹈死不旋踵而流連唏噓於床第
之聚散溺於甘也塵視千金敝屣通侯之印一簞豆
不免微色露於微也貧賤忍寒餓寒無相身無福偶
遭際而不重帛魚珍不意慎驕於遇也取百萬之師
如一人身斬馘口正流沫入對悍婦猥子而咋其舌
軟於狎也智勇名物之變思通吾今之玄叩之爪長
髮生胎聘不可為解蔽於近也下有道之士無緩靈

無幽明無其苦視彼如著居貴以貧剛腸不到於庭
除遠心不茹於眉睫

二十八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醜其名也屢脫不納
於瓜畦冠欹不正於李下遠其跡也存詔推者斥鄭
衡之音養嘉禾者焚稂稊之草憎其似也追亡年而
泣道路之多岐染素絲而悲蒼黃之數變思其始也
崇孝養而却是勝母之里尊儉朴而回取朝歌之邑
慎所過也名且醜之實何如矣跡將避之心可知矣
似者憎之真不亂矣思本始可以坊末流慎過從可

以核修檢

二十九

蟻穴潰垣蠹穿腐棟燎原煽於星星之焰漂色溢於
涓涓之流故君子謹微花侈開而隨萎衡過受而反
快日中為昃照之始月滿為虧光之候故君子持盈
一與居之不時可以隙疾一飲啖之不節可以傷生
謠言調笑戈矛蘊焉宴安衽席鴆毒懷焉微之不謹
著無及矣勿恃繁華顛賴之階梯已伏毋驕富貴敗
亡之媒矧在斯禍與福鄰其應眉睫歲反為輪賴彼
枯槁盈之不持傾可待矣

三十

物無貴賤貴賤以時夏珍絺而棄絢冬抱繭而捐絺
物無通礙通礙以地陸輿行而舟楫水舟利而輿窮
物無好醜隨俗而化居齊魯者美髻高而譁髻墜寓
吳越者安粧淡而駭粧濃物無贏輸惟人所命授璫
之戲別之以朱墨而虛塞異象奕之戲名之以車步
而強弱分具眼之士以此閱世母與時爭貴賤母與
地競礙通母喧好醜於流俗之口母較贏輸於聚戲
之場人無特操我有定觀百態轉新寸心惟舊聲塵
如幻寂照常圓

三十一

盛陽鏢金流汗其生在于而二寒在陽生之後至於
春而未解積陰墮指拆綿其生在午而二暑在陰生
之後迄於秋而彌烈是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也二寒
生意盡矣而勞之成之諸蟄之振動根莖蘊於此二
暑生機也矣而燥之燥之百昌之愁歎剝落收於此
是以閉為啓以啓為閉也以此信方寸地無寬猛相
無已未發慍慈中劍佩鏗鏘嚴凝中圭璋溫潤不睹
聞是群動交作時萬感應是洗心退藏時非我震物
我本無喜非我吝物我本無怒我無靜靜孰為月露

我無動用設是天根

三十二

宇宙以一氣為橐籥高無蒼深無底無空隙虛無停
歇時大者驗之於天地天行日一周地承天時行以
氣行其驗之於日月會天而旋繞月會日而盈虧以
氣會其次驗之於品物物自無而細有復自有而細
無氣細細之小者驗之微塵深閨緹幔之內微塵遍
滿細揚氣調揚之此理在人驗愈親切人怪然為神
明混然為八髮筋脉神妙而圓明覺而照應周生死
爪長髮生筋脉搖虛分朝夜內呼吸而成息外動
搖而成風無非此理或問天地之外何物曰氣無外
然則天地無邊際耶曰氣無邊際故易稱太極老言
混成佛說虛空

三十三

堯夫數以十二時盡天地一元之終始以一萬八百
年盡一時之終始而前之開闢後之閉闢復若其年
是天地之生人生物不過六七萬年光景此腫說也
虛空無首尾以一河沙數一世界河沙易盡世界難
窮孰測其成孰窺其壞何者數有首尾無首尾者數
之所不能通也故數可知近不可知遠矣極經世起

堯夫不及唐堯以前哀李推背止於繼周不及繼
周以後此其證矣雖有至人指彈千載掌觀六合指
以知其無始之始無終之終矧數學乎宋儒病孔子
之緯而尊堯夫之數直是通人一蔽緯書開闢至
萬六千歲列子伏犧至今三十一餘萬歲漢書
上元至湯伐桀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歲

三十四

人精神對幹辨擔當時須提得十分起對繁華熱鬧
時須放得一切下人識見對修短窮通虛湧出到天
地外對根塵背合處湧入到納絲裡

○要一腔為魚胸次涵養性情要一具龍象規模珍

子卷

重行止要一聲霹靂手段揭確古今要一照鐵石心
腸驅遣貨色

○心欲潔怕有物從上面堆添量欲寬好客人在中
間行走眼欲高不被鼻天赫地震壓氣欲降還將惡
道窠家接引

○見真性之圓滿無量無邊納世間於方寸如四大

海匯百川之流吞吐日月見色身之去住若有若無
銷七尺於絨埃如一浮萍在大海裡出沒波濤

○以空花明滅看百歲光陰無常執藉以落葉聚散

看滿前春風莫究根芽以一堆白骨看鉛雲嬌嫩絲

被哄誘以丰胸黃梁者富貴夢何苦經營

○了變態於無定浮雲點空洞橫逆其何心飄瓦破
顯身遭苦以若飴猛火鍛金神觀化而不亂寄物還
主

○心莫用盡留聰明以還造物官莫做盡留權勢以
運朝廷錢莫使盡留賈陌以脩荒歉福莫享盡留餘
蔭以庇兒孫

○生涯儘廣莫傍人籬落經營衢路儘寬莫隨人脚
跟行走滋味儘多莫拾人涕唾咀嚼氣焰儘別莫信
人面皮頂戴

卷二

二十

○有好清冷世界火宅裡不是納涼處有極安穩水
陸苦海內不是問津處有大富饒寶藏朱門下不是
求財處有真快活道場紅粉中不是尋樂處

○好山好水好經卷休輕放過閑風閒月閒身心須
有領會淡粥淡飯淡生涯恰好受用冷官冷地冷交
遊不惹煩惱

○不講學市兒村叟人先覺不吟詩流水高山音有
道不添房蓬華寬然闔八荒不廣畝草瓢樂處田千
耦

○澆清華算春無不在澆預裡缺陷難填推輪不在

棧道間順中看逆船走快風湍激蓬急履存履車牽
張馬要收鞭

井露園短書卷之三

高安陳汝錡伯容著

侄陳邦瞻德遠較

鏡喻

經籍中言人善惡如鏡照形外無以易其面目又如秦宮鏡照膳內無所遁其府藏言善如照婦女之倩盼端麗或中靡和思而結綢繆言不善如照婦女之兀鼻曰額或怒火中烘而膳躍心動於是乎浣紗傾城之姿柏舟黃鵠之操以為娥媼相似幸負信之見察也愛身併愛其影而礪礪有加媼毋無益之女乘垣涉洧之婦以為窮其醜醜暴露與中媼之私也不咎已而咎照已者撲之地曾子駁商頌聲滿天地子夏讀四代之書彈琴慷慨愛身併愛其影者此春秋罪我祖龍除謚法丁魯公不信古矣有忠孝節不咎已而咎照已者也

火喻

人以骸為質人徒形形德而人死猶人以水為質大焚木木燼而火滅酒滿兩城所以焚者燄未傳自所以焚時急管繁絲所以焚耳振發蘭韻所以焚者左牆右施所以焚精曲聰聲折所以焚駭挫慮冥思所

以焚智其疎彌烈其質彌壞

天地

素問曰天積陽地積陰列子曰天積氣地積塊廣雅曰天輕清地重濁是皆以虛空言天以凝結言地也文子曰莫高於天莫下於地康節曰天依地地附天天依形地附氣是天謂天自天地自地也此語粘染胸臆幾三十年今老矣始覺其謬釋氏論七大虛妄其論地云龐為大地細為微塵至鄰虛塵更析鄰虛即成虛空其論空云空性無形因色顯發如人鑿井出土一尺即一尺空虛空淺深隨鑿多少蓋言地之與天皆妄心計度而名之耳及未嘗不凝結地未嘗不虛空即天亦是地地亦可言天也今人謂星塵雲屯鳥啼花絢俱在虛空之內然儘使虛空分量總此塵土細縷此塵此空原無分別是星雲花鳥倚必不在凝結內也今人謂原陸曼衍陸阜高廣皆為大地然即此凝處便是空虛此空此凝亦無定質是原陸陵阜何必不為虛空也孰是天而孰是地孰為凝而孰為空哉又況生滅去來於其間無以異於空中華水中談而欲安域邑立田廬計長久擬親疎人我未賤悲欣為真實相哉偶思及此不覺手足踊躍寢食

新廣

日

列子小兒辨日一兒曰日之初出大如車蓋及其將時如盤盂為初出大如車蓋及其中時遠也一兒曰日之初出滄滄涼涼及其中時如探湯為初出大如車蓋而中時遠也兩小兒之言迄今爭喧未已前漢關子陽左袒初近中遠之小兒謂星宿出東方其間甚踈相離丈許及夜半在上視之更密相離尺許知上之遠於傍也邊宜涼而反熱者日為天陽火為地陽地陽上升天陽下降置火於地傍與上診其熱遠

卷三

近殊不同焉曰中在上覆蓋人人當天陽之衝故熱於始出時始出陽氣初來故復涼於其在西桑榆間也後漢王仲任推轂初遠中近之小兒譬如屋高三丈一人在屋下中央一人在屋上中央是為屋止人與屋下人相去正三丈也若屋上人偏行東槐及西槐則屋上人與屋下人相去過三丈也日中時如人行屋上中央出沒時如人行屋上東西槐日中為近近故溫出沒為遠遠故涼可知矣近宜太而反小遠宜小而反大者猶晝日察火光小夜察火光大也晉束皙謂日無小大傍與中者傍視則天射在側

故視日為大而日則有小矣此理所在有便歷耳摩而形小伸而形大如初出色白者雖大不甚色赤乃甚大耳以此終以人目之感為小大也梁祖暉謂日無遠近傍與中者在傍而大居上而小者平視則易仰矚為勞也懸珠百仞之上復置之百仞之外從而視之大小殊矣由視有貴賤非遠近之效也諸說紛拏未審誰是摭之一言可蔽聖人存而不論

日城

卷三

經云日城高廣二千四十里月城高廣一千九百二十里星宿城大者七百里中五百里小百二十里方正如宅遙看似圓日城天金天玻璃所成月城天銀天青天琉璃所成俱為五風所持而行王居其中壽各五百歲子孫相承所云日天子月天子是也按此則所見懸象特城郭耳別有日月星辰主宰其間殊非塊然之物南華所謂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淮南所謂姮娥竊不死之藥奔入月中義與此合今之論者但曉為陰陽精氣恐未是天之茫浩無垠風雨雷雲之起滅不恒可謂精氣日月星辰震天成象灼然可指設非是中有主何緣進退遲速遠近虧盈今古如一何緣薄食春明隱見凌犯掩

閑人事天月城視日具小百里而靈憲謂日月之往
當天周七百三十六分之一以為月跡並日亦非是
今從日月移出時察之二輪廣狹一覽能盡不燭鈞
按止天體廣矣二輪幾何能當七百三十六分之一
也

日行

有人問佛日月飛行速速何如佛言譬如四善射人
各執弓箭相背而立欲射四方有捷足人言汝等一
時放箭我一時手接俱令不墮於意云何答言甚捷
佛言此人捷疾不及地行藥叉地行捷疾不及空行

卷三

五

藥叉空行捷疾不及四天王四天王捷疾不及日月
二輪日月捷疾尚不及堅行天子即月易曰天行健
占候家言日行千里影移一寸皆此義也於乎我以
為瞬息而一輪之行已不知幾千萬里我以為姑待
而千萬里之一去者已不可以復追是以大禹趨時
掛冠不顧尼父問津轍席不煖文王中晷廢食周公
仰思待旦既映雪以聚螢亦懸梁而掛角嗟分陰之
可惜恨髀肉之復生意念深矣今人終日悠悠加以
緩緩虛拋歲月浪費光陰以彼無涯供此一擲流連
杯酒之中情場烟花之裡朝烏夕兔看作等閑昨歲

今蟬了無驚怕靈曜駸移衰顏駸現知識不長見聞
猶下生為朽木糞壤死則寒烟萎草斯志士之大恨
也

星宿

石氏星經謂東方青龍七宿其象有角有亢有氐
為胸有房為腹有心有尾有其箕所養也北方玄
武七宿斗有龜蛇蟠結之象牛蛇象女龜象虛危室
壁俱龜蛇蟠蚪之象西方白虎七宿奎象白虎婁胃
昂虎三子也畢象虎鬣參象麟也也 甯首參身也南
方朱鳥七宿井首鬼目柳喙星頸張喙翼翻軫尾也

卷三

五

史漢天官書天文志及鴻寶靈憲等方次序次同此
後世多祖其說而釋經乃以昂畢參井鬼柳為東
宿星張翼轸角亢氐為南宿房心尾箕斗牛女為西
宿虛危室壁奎婁胃為北宿是東南西北俱無辰所
取四象俱孟浪也又象綿變異宜普天同瞞而首楞
云此閭浮提大國無數或此國人同感惡緣則此土
衆生或見兩日或見二月暈通佩玦彗宇飛流耳
虹蜺種種惡相但此國見其餘國土本所不見亦復
不聞是又謂日月星辰原無變異所見不祥特隨所
感為所見耳豈佛土去中國遠東西南北方指各殊

而愛異繁人事感召本以安心結成安無故有見有
不見耶唐太宗時突厥有五日並出三月連明突厥
見而中國不見是其証也即中國不見不可謂日月
無並出連明之理華嚴云閻浮提雨具諸天相方大
旱時驟雨忽降莫知其價此兜率天上雨摩尼也摩
尼方收穫時霖雨不止實害人命此阿修羅中雨兵
仗也甘雨以時人皆飽足此護世城中雨美應也中
國人知雲合而雨降耳豈知霖霖霖所從來哉三
辰之理亦當如是

輿地

卷三

西天利馬寶浮海入中國作輿地總圖圖方五尺有
餘而中國在其間方不盈寸或謂胡服孔大濤視中
國中國雖小不應撮土如是而予以為胡張皇中國
誇大之何者世界茫茫禹迹能幾疆中之鷄核中之
蠹未足與語天地之大全也史記三駟傳云儒者所
謂中國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耳中國名曰赤
縣神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如赤縣神州
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祥小海環之如此者後
九各為一區人民禽獸莫得相通於是有大瀛海環
之為天地之際關衍之說云爾而其說未備長阿舍

經云瀛洲山在西天下之中中國四夷在其南如是
復東南西南北各有一天下瀛洲山外別有八山圍如
瀛洲山山下大海廣深八萬四千由旬海外有山名
大鐵圍為閻羅王地獄處此山四周圍遶日月四時
於其內名為一國土一世界如是千國土千日月千
須彌千鐵圍千閻羅王名為大千世界即此大千數
滿一千名為大千世界即此大千數滿一千名為大
千世界佛世尊之說云爾以此度之計中國在五圖
中一微塵耳何言方寸也嗟夫堯舜之所拱揖而讓
讓此一微塵湯武之所放伐而爭爭此一微塵矧微
塵中之爵祿名譽乎吾儕小人方斤斤計算時而嘔
時而嘆時而攘臂火踵所為淪亂其腸腑而憔悴其
面目者為物幾何日不足而夜繼之也

無情

經云如上臬芽伏塊成兒及彼破鏡以毒樹果抱為
其子子成父母皆遭其食此鏡食也按此則爆泉破
鏡都無種類一則伏塊一則抱果以果為兒便果若
胎意想所注能使無情化為有情既肖其軀復受其
性乃至鳴聲一一相類念極成形精專無念可攝
長又按臬伏於卵而食其卵鏡抱於母而食其乳

以思遠此以忽往是理安在維塊與果木無情此
無覺知永齒諸苦一旦抱伏其相變化失其生
此妄形如夢復醒昔忘今憶寒暑饑飽此夢遠生
若病死種種由斯有何回緣令戒若是使抱伏者非
我父母實我冤對冤於何有而不食之乃知有情不
如無情雖復無定勝有生嗚呼噫嘻

冥解

事有懸悟而冥解更不可看思維擬議者鼻同嗅聞
於頸者不別考穢辭律金喚地而知軍近遠取聰聲
受人衣物而知貴賤吉凶致仇女又復無鼻而能嗅

卷三

九

口同嘗美於味者不察苦甘首最食飯而知勞薪所
炊符朗食鷄而知鷄柳半露食鴉而知毛黑白處驕
荒鉢提又復其舌而知味耳同聽壅於聰者不辨宮
角介呂虛聽牛鳴而知其三生子二為犧陽翁備聰
馬鳴而知其話他馬日育佛圖澄聽鈴鳴而知劉羅
當授首歸軍越人聽無遠近無小大一一皆聞跋難
陀又復無耳而能聰目同視睹於色者不通玄黃扁
鵲能視見隔垣一方人卻未能見千里外針鋒百里
外秋毫之末文聲視龍如背而知其心六孔流通一
孔通室弗婆提人暗中學色像畢超人瞿 忌大機

視像山壁都無障礙阿那律氏又復無目而能視
誠豈所謂視聽不以耳目六根互相為用者耶

好名

魯稽虞仲翔自謂踈節不媚時死當以青蠅為吊客
即一人知已不恨杜預鎮襄陽伐石二鵠述功德一
置山嶽一沉開厓曰懼他日陵谷變遷也夫二子亦
何汲汲身後名如此楊朱有言於一時之毀譽選死
後之餘名餘名豈潤枯骨雖然枯骨而名榮勇為之
矣孔子繫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論夷齊曰到子
今稱之論管仲曰豈若經溝瀆而莫之知其自廢亦
曰惡乎成名曰吾何執曰疾沒世而民不稱然則鶯
名亦聖人不諱哉陳垣曰三代以下之士惟恐其不
好名嗚呼是奚論三代也

虛空不壞

佛告阿難汝觀世間可作之法誰為不壞然終不聞
壞爛虛空言哉言乎吾乃知成者壞之基生者滅之
胎也虛空無成無成無壞矣虛空無生無生無滅矣
試舉其粗組織舟未之服而必散也余珪質貝之用
而必盡也玩好奇麗之聚而必散也猶曰是非堅牢
之物也兀蜀山以壯居外未燬而長剎懷有之矣

洛陽以連田足未偏而厠空券有之矣教歌兒舞女以供娛曲未終而為人免下陳有之矣猶曰其子不能守也董鄧之嬖姬梁實之權幸温恭之墓建節而暮就烹躬披袞而腹偉乃求牽犬出東門妻于為黔首不可得又有之矣撫之釋氏所稱地者是願觸有言晚食當肉安步當車無罪當貴自娛未便皆空粗可收壞

古器

宋徽宗崇尚古器官以此驚爵貴以此贖罪始而之人間既則搜之地下於是三代以來鼎彝印璽鏡

本三

上

本三

上

駝諸物咸萃尚方先後塋墓亦破壞殆盡雖比下墓亦復不免未幾二酋入寇汴京失守殿閣所貯華輸虜庭虞之敦夏之璉周之瑚簋移之腥臊穢穢之場而牛鼎象尊鴈內龍焙以供饗炊而薦馬秣殆墟墓之一厄實古器之一羞也然前者既已敗壞後人猶復併轡百巧營多方聚斂外以誇示賓友內以傳之子孫又或誠盲取遺鑒昏名實李斯之狗相相如之指鼻題卷之草獸雷澤之漁養時蒙登錄不為討矣吾所見異是見觸目皆古器占畫圖而嗜古者焉而莫之問也山川陵谷之高下淺深日月星

之出沒舒卷物有最先陶鑄於此者乎雖繪事家有生氣流動於此者乎傾囊取之而不吝禁藏之四通六達之衢而不虞寇竊而嗜古者委棄焉而莫之收拾也况所蓄益夥則所獲益奢詩莫古於二百嗜風雅而宮府閭巷之金石被而絃管奏者入吾書畫莫古於虞夏嗜典謨而精之為微危之授守祖之為璣衡笙鏞華虫藻火之制作藏吾府易莫古於幾畫嗜卦爻河洛而先後天之所垂神龜龍馬之所負陳吾舍此霄壤中絕代寶亦方寸中最快活事可以娛賓可以裕後何必輕家鷄重野匹不實已之明月夜光而他人之寸璧纖瓊燕石周璞日垂涎無已哉

脫俗

珍異瓊奇之物雖舉世絕無而僅有以之誇三家之珍異瓊奇之物雖舉世絕無而僅有以之誇三家之

竹棲其形方其本蟠結如虬龍李所珍也鎮湖西贈
通耳露寺老僧與之談空頗解譎以方竹杖為贈此
再遇則規圓而漆之矣李斯嘆惋彌日不知己之所
歎正老僧所室而與枯林殞據作平等觀者也近時
丁荆山應壁為豫章太守有酌水拔葵之聲宗室某
欲交驩太守不敢通苞苴購得珍鱗二身黃金色首
七星貯以綠池盆饋太守太守拒不受強之受則烹
所饋對使者啖之曰形相佳耳味不勝凡鱗也宗子
為失聲淚下不知己之所淚正太守所唾而曹不如
好之以烹鮮之理與相國之不嗜魚也吾嘗謂方竹

卷三

削圓可以嗤俗子而高僧以為玄同萬彙之法燒琴
煮鶴在他人為殺風景而在清吏則以破除貪慳係
應之心賀知章袖大寶珠與王老問黃白之術王老
以珠易餅而食知章亦此意也身處聲華勢利之場
直湏勘透此局濃淡好醜了不驚心方第可規金鱗
可膾無價寶珠可易餅始不理沒俗情中垂涎種種
作乞兒相

心腎

養生家有龍從火裡出虎向水中生之說謂心與腎
得常相交也交則水升火降百脉俱調不交則

本溪高苦從基以方配之心以前居南南陽位也
正南而一陰生腎以後居北北陰位也于正北而
一陽生是南與北交也以卦配之心以虛屬離離乾
體也偶其內索而得坤之女腎以實屬坎坎坤體也
奇其內索而得乾之男是離與坎交也以二曜配之
心以光明象日日出卯酉鷄入日而踞其腹腎以幽
隱象月月生酉卯兔投月而為之胎是日與月交也
以二儀配之心以一以動宰曰天君天上浮三辰之
光垂于下而為照為臨腎以兩以靜聽曰地戶地下
凝山澤之氣通於上而作雲作雨是天與地交也因

卷三

所配悟所養

色大

人受病受累處都緣宿火驟烘急難撲滅而最難撲
是色欲大故地獄中有欽床銅柱之報王介甫云方
欲念熾已置身烈焰中矣冥受此報亦復何疑偶見
趙清獻公事不覺舞躍清獻帥蜀時先是蜀亂法不
得携家例給民間處于數人供浣濯細縫清獻每置
之別室不令近寢中夜念及輒自罵趙某不得無禮
一日侍宴中有數杏花者公頗屬目因戲語云杏花
真可幸士應聲答曰梅子豈無媒公益喜宴罷將入

與女約俟我呼汝女唯唯入而濯足且呼女令老兵將盆水出時天寒熾炭於前老兵即持水向炭澆炭應手滅清獻大笑而止明日給錢五百千便令嫁人老兵發機之捷清獻改弦之勇俱奇絕世尊所謂迦葉佛倡流在人間也少年人胸中政不可少此一盆澆炭水

色戒

黃庭經曰急守精舍毋妄洩閉而保之可長活又曰長生至慎房中急何為死作令神注言忌欲則仙縱欲則鬼方縱欲時以為快事不知鉛飛汞走精蕩髓

卷三

十五

溢元神注於其中也又道書以卦畫陰陽配精氣盈虧其論最醒併錄於此人壽本四萬二千二百餘日其神三萬六千元陽真炁本重三百八十四銖內應乎乾三乾者六陽完具未知動作施洩從此脩行即神仙也自年十五至二十五施泄不止則氣虧四十銖存者其應乎姑三嗜欲之甚加以十歲又虧四十八銖存者其應乎遊三又不知養更加十歲又虧四十八銖存者其應乎否三則天地之中氣也又不知養更加五歲其虧七十二銖存者其應乎觀三又不知養更加五歲其虧九十六銖存者其應乎剝三

又不知養八八六十四卦其氣終矣元精盡矣其應乎坤三坤者純陰也此時歲月如驅牛就屠肆步近死偷湏更活耳然此為脩行人不守戒律者設若論縱欲則三百八十四銖往往併竭於歲月而應觀應剝應坤已不待艾暮之年矣故曰有大猛火於中動搖猛火一燎肌膚立焦鉄床銅柱地鉄名謂者入此俄頃事耳安計盈虧久近哉

財利關

打破財利關是為學小歇脚此語中人病痛非大力漢鮮不倒戈堅城之下者故孔子賢顏淵以簞瓢其

卷三

十六

臧子路也以不耻敝緼他如曾子之納屣踵見原憲之敝席蔽門子思之三旬九食雖未盡諸賢底蘊要是有別駒次不以外累攪心求之晚近則薛文清寧執致政出京而不免絕糧羅彛正殿撰家居客至而乞米傍舍亦自千載未易裝點出来

膏明

牛馬為人驅駕力憊而死犬豕受人養養身肥而死人知笑之不知令甲之羈縛苛於策綏祿爵之招引腴於批糠以鞅掌死以貪饕死甚於力憊而身肥於彼笑之於此其之何也終身稿頃不如一日為膏明

金漆不如藏骨中箭乎殺戎馬而求狐狸援蹇蹇而失靈龜斷右臂以爭一毛折銳鉅而競刀鉞悲夫

權趨

權勢之地為衆所趨如醯集蚋如鱣附燦不招而自應驅之而後來故舉動頻笑不可授人以意慮醴酸一聞而蟻蚋聚族也非但黃白玩好不當染手雖古文逸史法書名畫亦宜遜迹好文史而群玉宛委之秘汲冢孔壁之藏進好書畫而鍾王歐虞之臨池顧陸曹吳之解衣進始嗜其物而忘其人之不可親既親其人而忘其終之不可絕胤德孤假請託中傷為

卷三

累不小王介甫病喘藥需紫團山人參不得時薛師政自河東還偶有之贈公數而不受或謂公疾非此不愈且小物不足辭介甫曰平生無紫團山參亦活到今日竟不受而病黃黑一朝士以方獻曰此汗垢耳可圍姜賴而除之介甫曰吾面黑非汗垢曰圍姜亦治黑介甫曰天生黑於予圍姜其如予何竟不治於乎今不復有此人矣

大禮

孔子曰毋輕議禮章帝曰議禮之家名為聚訟然名仲其不可磨之見而各守其不可奪之議未有隨以

主意為陰陽籤弄反復如嘉靖中禮官之橫議天子欲考

與獻帝則謂繼統不繼嗣以祖訓兄終弟及為據以漢師升家司馬光程頤為人後議為不足據歟與獻后謁太廟則謂周禮王后得助祭以唐開元禮為據以永樂儀注無謁廟禮為不足據歟獻廟舞藝文武而疑與太廟之武功定天下者無降殺則謂舜以文德揖遜而階舜干羽且祭統賤瞽則知所貴者干戚不得用所賤而去所貴歟附獻帝於太廟而疑與

孝宗並世則謂漢唐宋多兄弟繼立不妨與

孝宗同廟而躋之

武宗廟上歟

獻帝稱宗則以祖有功而宗有德之說進盛德如

獻帝稱宗可歟

獻帝配大享則以宗事文王嚴父配天之說進

獻帝為天子父配享可歟

武宗皇后謚為六字而或云先朝例用十二字則以弟嫂與子母不同而謂無事嫂如事母之禮久之天子以為貶損仍用十二字歟

皇后行親蚕禮於外而或云

祖宗肅宮閣不制此禮則以祭統王后蚕北郊証而謂令甲之有親耕無親蚕為典與久之

天子以為無益仍廢親蚕禮簫美典章皆此類蓋無忌憚之小人與侮聖言之小人合為一人紛更約束之酷吏與著律疏令之酷吏合為一吏以從史成就紛紛也獨所稱繼統一節差足自蓋耳聞卿先生鶴坡朱公嘉靖初為御史爭大禮數矣時某甲以議禮稱旨召至京與朱比舍因乞燭于朱以觀其意朱令從者盤捧燭應之云燭幸有有照光明人燭無照

早暗人燭竟不與

朱以蘇松御史中楊州未幾削秩某甲力也

大禮二

按是時以議禮務迎合者日險日新而靜議禮敢禁迎合者則前激後日哀餒矣為

孝宗德澤在人心故

天子欲考其所生非盡豐補而有餘於情也舉朝集之疏爭不已繼以伏闕伏闕不已繼以撼門呼

孝宗哭聲震內外繫繫而杖者幾二百人杖而死者幾二千人編戍十餘人而罰其錮俸者不與焉至

議稱宗祠廟議減詔是何等事而

顧循默無復有正色為

天子明言其是非者僅僅唐侍郎一疏而止始攘臂而料帝終緘口為寒憚何也權抑太過懲美於立伏馬手大臣唯諾如應響小臣容頭過身乎孟氏有言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路人賈生亦曰主上犬馬待其臣臣將犬馬自為也前之權抑犬馬待之後之默然則犬馬自為路人其君而已矣惜哉

歌哭同日

司馬溫公以元祐元年九月一日薨時明堂大享朝臣以致齋不吊及六日成服受吊是日明堂肆赦百

官將賀赦以公薨故不受賀欲往吊伊川以為歌則不哭東坡曰此枉死市奴孫通制此禮或問子朱

子亦以伊川為非近之論者多左袒伊川氏謂賀吊同日則方賀而逆有吊之心於賀為將

吊而先行賀之事於吊為不誠又謂錦衣繡裳安得遽改為素衣羅舞臨安得遽皆非也七情之

感可迭用而時出之當喜即喜逆喪之心於未吊先也孰謂將吊而賀為不敬宜哀哀不啻有

賀赦之心於既賀之後也孰謂賀畢而吊為不誠溫公國之元宰方以是日成服受吊寂然一人往吊心

安乎理順乎設賀畢而有君父之喪亦謂錦不可變
素舞不可變踊乎即溫公不得擬君父設父有慶事
子賀畢而有昆弟之喪亦謂變素變踊為不可乎禮
之吉凶同日而廢吉以從凶者多矣有因喪而廢祭
者鄉卒不繹之類是也有因喪而廢冠者微饌而婦
即位而哭之類是也況吉凶可並舉而欲廢吊喪於
賀赦之日乎論者以事出伊川為律令不知律無是
也又伊川賈參有問其值者曰依市價請損之不答
論者以為不欲自異伊川將卒遺命立其子主大中
祀而不立明道之孫論者以為諸侯奪宗庶聖奪嫡

然則裂醉而獨醒裂濁而獨清皆立異之人而一切
士大夫皆可踐王侯之位而行其禮樂生之稍具押
檢者皆得以聖自命終宗嫡之臂而奪其處也可恨

因果一

李士謏論因果有云伯黃熊杜宇啼鵲哀君為龍
牛哀為虎君子為鵠小人為猿彭生為豕如意為犬
黃母為菴宣武為螳鄧艾為牛徐伯為魚鈴下為鳥
書生為蛇羊祐前身李氏之子明輪迴之不誕也其
說未免請更續貂若乃斯多獻珠色齡聚菰園澤一
笑示微坡公五戒同夢房館憶尺牘於中省悟新

三生終歲下黃魯直翠環轉世真希元羽客投胎
難至紫府真人富厚固崑崙上座李嵩刺即驗澄空
建閣之言蕭管重來終玄度造塔之志蓬萊名館以
財樂天靈之作宮瑞侯平甫赤脚大仙為宋四帝赤
脚未改白骨道人為馬南仲白骨重觀冤家墮地東
昏以侯景整梁怨氣入關濟陽以伯顏賊宋近世則
劉誠意北斗六星來此處復歸此處王新建南安上
座開門人即閉人劉伯溫將沒謂其子曰吾欲還吾
王文成征思田歸至南安偶入一寺先是寺有上座
僧將入寂命其徒鑄所居禪室成一寺先是寺有上座
僧見為鑄其同問之其徒以師語對文成曰我即開
門人也開之凡有書塵封其上拂而讀之云五十七
年王守仁啓吾鑄掃吾塵若此之類其凡甚多他
門前生事開門人是開門人若此之類其凡甚多他
如田鼠化鴛鴦庫廬雖難墮于蠅飛布穀鴉鳴有魚為
鹿復為鸚鵡有蝗為蝦復為蜻蜒駒援之先其名蚶
螺螟蛉之後是稱螺贏蒼鷹化鳩去暴而即慈蛻蛻
蛻蛻合汚而就潔物誠有之人豈不然譬以浮漚滅
於此而興於彼有如大冶前之劍而後之鈞天上人
間從業緣轉毛群羽族以積妄招昔為田溫種種種
有時出生今為鏡受形妍媸隨所偶對根鉢者連家
昔因性利者悟今茲果出河而入海波不異清濁
而青續火即是燈

因果二

予誕生前夕先慈夢仰山禪師降室中授以戒一揮而予性喜僧喜禪定愛好佛語更多持戒歲已丑遊維揚偶過法雲寺見阿羅漢尊者像一一如舊相識意悚然胎愕久之一僂瞑目禪寂其傍即曉予意張目謂予爾原初是此會中人復懷愕叩所以不答隨憶先慈仰山師之說悟平生喜好因緣信此身定有前後獨手握丹砂相授仍不可解

因果三

司馬君實作禪解頌云念氣如烈火利欲比鋒鋦終朝常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安陋巷孟軻養浩然富貴等浮雲是名極樂國真希元讀普門品亦云利欲熾然即是大坑一念清淨烈焰成池貪愛溺沉便為苦海一念覺覺船到彼岸其意謂地獄水火持佛氏之寓言耳六祖為常刺史說法有云除人我須稱倒去和心海心竭煩惱無波浪息毒害除魚龍絕行十善天堂至法三毒地獄滅此君實希元所由起論也然立論雖同細觀自異佛語不虛天堂地獄水火毒害無非實事大開提人律之以名義不恤警之以利辟不懼依希憫畏生回向心者獨有地獄餓鬼之說

感震震怖其胸腹而鉗禁其手足必如曹溪語方無樊若從二公則生死因果俱成孟浪從頭公案湊成掀翻而於諸佛叔化衆生之意與衆生所悚息不敢動者悉付之烏有無是矣夫安陋而養浩息欲而去貪豈可望之濁惡世東彌戾車者哉

鶴言

李衛公遊嵩高見一病鶴作人言曰我烏仙為樵者傷脚得人血可愈李即解衣刺血鶴曰世間人至少公且未是可拔眼睫毛持往却下映眼照之即知矣李如言中路自視乃馬頭也從嵩至洛所遇皆非全

卷三

人皆犬羆馬驢之類惟一老翁是人因傳鶴言老翁笑宣臂出血李得之以傳鶴鶴便沖去此語殊怪亦有精理豈世之博帶褒衣身將相而談理與者以慧眼照未及轉世已戴角而披毛即以法眼照亦使而冠鶚而言馬牛而襟裾特血肉睛為睫毛障覆乃不自知其非人耶吾未知已身作何物安復得鳥而仙者該拔毛指示我耶古稱真人人誰是真每疑一切為幻為假僕似人耳

仕路

今人相與繼在面皮上幾弄精神團套中裝扮手

通相祖述為秘密藏不知其為鬼為妖也雖病痛傳
藥已過在仕路上此症尤多每對必有一段便僻
稱頌之語有一種軟熟柔曼之容有一番降抑卑陬
之度而其實不然口蜜而腹劍貌安而中陰禮卑而
氣昂平居則調合宮商人盡膠漆譬之草木猶臭味
也小有芥蒂風波起於平地雲雨作於手及覆開面
與背為兩人中與表為兩心蓋鄭注之佞詞泉湧和
閤之嫉媚傾意臨叩令之謬為恭敬李義府之笑在
藏刀和合歸併而時出之不自覺孔子曰巧言令色
足恭匿怨而友其人此仕路上不肖人十二字小影

卷三

爾哉

水有江淮河漢匯之於海為均水天一之氣同也金
有鈎鈎鎔鎔液之於冶為均金地四之氣同也雖火
亦然敲石之焚可挽鑽木日中之熯不殊井底難木
亦然裁彼合此可接而崇以此附彼更寄而生皆以
其氣同也惟水涸而金盡火滅而木枯斯氣絕而貫
合無由耳人同其氣水火金木土交會而成形水吾
血脉人吾煖觸金吾骨髓木吾毛髮土吾肌膚形而
上者吾神明試以已精魄貫於人之精魄而悟矣以
彼神明交於已之神明而不相謀矣於是乎戈矛操

於一鉢胡越生於同室瘠人肥已而麻木不仁人嚙
已笑而痛癢不聞夫何故爾我分而形骸判情識多
而渾沌死然則計爾較我之時為水涸金盡之時情
識滅莽之日為大燬木枯之日記曰人者五行之秀
氣吾曰人者五行之絕氣熟忘爾我夫情識以遊於
五氣媾會之初乎禹稷之猶已溺猶已飢乎仲尼之
家天下中國乎

兄弟

枳首蛇一身而兩首一前一後每行時一首行欲左
一首行欲右欲左者嚙其右欲右者嚙其左不知其

卷三

還自傷也鬼車鳥一身而九首俱前向每見食張嘴
奮頸鳴聲嚇嚇一首得食八首爭之食之不得下咽
九首俱傷不知其共一飽也今兄弟之親雖稱其形
其實一鉢片言乖忤往往閭牆小者終臂大者操戈
其有以異於兩首蛇之行相嚙乎斗粟尺布孜孜計
算公私聚訟結社而造其有以異於九首鳥之食相
爭乎嗚呼枝連氣合同根並蒂於我覺痛即彼之痛
雖彼有得猶我之得而更念孔懷交為不令冷齒兩
手愧死原鵲悲大程子云能將一箇身放在萬物內
共作一觀看更有何方礙萬物皆我矣論常尊

忍欲

陸子春身服垢汚脚數年一洗每洗脚輒失財敗事
守梁州時亦以洗脚敗黃魯直詩何須忍垢不濯足
苦舉梁州陰子春指此事足指溫滌家常事耳不知
何緣與敗失相應復有不可曉者予自三十後代先
嚴綜家但房室不謹明日定有不如意事非營慮之
不恆即舉止之多頻失財敗事時時有之十試而十
不爽也意人情物理與身相樞精氣一耗則樞捩已
壞更欲鼓動翕張之而無從耶吾嘗謂今人立身非
必事事絕人但能執心忍欲即無不可為無不可勝

卷三

欲仙而仙欲佛而佛欲入火而欲冷欲入淵而濤開
西來教有八萬威儀四千細行一斷欲必起鵬而生
天一縱嫗必淪墜而入獄此語鐵定斷不我欺

嬌嬌

自同姓不婚之說倡而後世世守為家法奉為律令
是則然矣然有姓異而不可婚者如魯之臧辰季孟
皆出自姬是臧辰季孟不可婚也齊之藥高崔慶皆
出自姜是藥高崔慶不可婚也他如劉累之後為克
氏伍員之後為王孫氏崔杼欲娶棠姜其兄不可曰
君出自桓臣出自丁此姓異而不可婚之證也有姓

同而可婚者如琅琊之王出於苻覽太原之王出於
行晉厥后王沈以魏晉名儒與王皆婚王伯與以
玄高弟與王處道婚俱同姓也又昌黎張仲婚於同
姓張璉漢陽太守劉叔婚於同姓劉疇一時清議並
無譏貶漢有蓋寬饒唐有蓋嘉運而寬饒之蓋其音
從合嘉運之蓋其音從路此姓同而可婚之證也總
之辨所出耳然吾以為此掩耳盜鈴之術非塞源拔
本之方也辨姓之說始於周周姬姓周所與婚者非
齊之姜即宋之子宋之先為契契與稷皆高辛氏後
也雖周姬而宋子自高辛氏視之一家耳齊之先為
夷帝夷帝與高辛氏又皆少典氏後也雖周姬而齊
姜自少典氏視之一家耳然則周所稱辨姓毋亦辨
之於近而遠是道耶安在其同姓不婚哉

卷三

十八

諱

父母之名為人子者諱之可矣他人可不諱而亦不
必以諱望他人禮曰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大功小功
不諱又曰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親如功服已
不諱矣况疎遠乎雖子之於父母孫之於王父母亦
有不諱之時矣况他人乎入門問諱問諱門以內耳
不隨地而問之諱之也今乃不然聞有過而觸其親

者則拂然而不平而應對要人之前則改其
文義以遷就其脅肩諂笑之態而恬不為耻此何禮
也五代時大璫楊彥朗為監軍臨淄今石昂來謁彥
朗家諱石使贊者更其名而呼之曰右昂昂曰我姓
石非姓右內侍不得以私害公彥朗大怒昂由此罷
官去宋太尉薛肇明諱事蔡京戒內外毋得觸犯京
名賓客犯者舉罰爵家人犯者笞其背或誤而自犯
則自批其頰以示戒欲人之諱其親者楊彥朗之改
人姓也諱人親於所不當諱之處者薛肇明之自批
其頰也衰世之事也流俗之行也禮無是也三代以
上無是也又絕可笑者今村學究授書困蒙皆以某
呼丘一童子呼丘為丘先生朴之曰何不呼某童子
曰已領會泰山之於某埜得乎某民為天子聞者大
笑子貢于路親受業於孔子于貢不諱丘陵于路徑
名孔丘而生乎千百載之下者乃欲從佔畢而問諱
焉不亦蘆乎且徒知諱其名以為恭不知改其而不
恭莫大於此也孝肅尹開封到任日吏前請諱曰公
祖先名群吏當避孝肅瞑目曰吾無所諱惟諱官吏
之有賊汚者耳不賊汚之虞而屑屑親名之護避何
君乎韓子有言今世士不務行周公孔子曾參之

而諱親則務勝於周公孔子曾參周公孔子曾參本
不可勝而勝之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
孝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耶吾以為知言
命
國家禍難事未形而幾先兆雖氣數偶值未始不由
人力幹旋故德則身在禍外可以轉禍不德則身在
禍中為禍所轉慶歷之西事靖康之北狩是已宋仁
宗時方士徐復言西方當有變起于己知熾于辛己
類唐德宗與元之厄賴陛下君德強可濟此厄已而
吾然所謂德則轉禍也徽宗時異人王志老言陛下
與中宮他日皆有難惟修德可回天意願日儆一日
思消患于未然而徽宗不能卒死沙漠所謂不德則
為禍所轉也李長源有云君相不言命君相所以造
命也且何獨君相亦何人不可造命趙子清問壽于
許生許生曰人修短視操行上帝所甚惡者貪所甚
新者年人能不犯其所惡未有不得與壽者君壽
六十若若不忘吾言可七十九持之益謹可八十九
示清守戒不逾八十七十終身德明細微相稱宜
戒即履歷錄果以宜教即此案疑言止此疑錄案
尾應曰外典與異知筆止為筆不可而為知七為知

不可為聲援成三定人則不為聲援而若
亦者故書而休告亦隨而變子乃行善事而不足
亦善德明謹受教後竟把麾持節是知不貪可以延
算作善可以增階禍福何憑招度在我矧君相之赫
赫乎秘受圖云星之形我之氣應我心為我衛作我
吉因我勢作我吉曰我微有吉哉

相

善相人者察形骸審聲音而知年齡之修短官祿之
崇卑以時有枯潤軒輊聲有清濁舒促而貴賤壽夭
目之也猶此術者其相人也不必以其形凡形皆可

卷三

四

察李參軍相筭而知某甲休某甲學耿術士相筭而
知某聖人某中宮是也亦不必以其聲凡聲皆可審
王生聽馬蹄無回聲而知丁晉公有朱崖之行孫亞
大聽画角聲不和而知蒲資政當落職是也何以故
萬形萬聲等我無異一切象貌皆我之形一切鳴響
皆我之聲吉凶動於此應驗彰於彼不為異也推之
則盤盂几席無非影帳何止相筭與相筭大吹雞鳴
總堪卜射何論蹄聲與角聲故沉疴在牀炙影可痊
膏鯁在喉耕灰可去血脉本相准痛癢不得不相知
也子路有言信肩子時可以得兆崔嵬景毛可以得

幾何必龜筮哉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建除

五行詳於洪範千支作於太極俱莫曉立名之義按
白虎通水之為言任也水位北方任養萬物也木之
為言觸也木位東方萬物觸動也火之為言化也火
位南方萬物變化也金之為言禁也金位西方禁止
萬物也土之為言吐也土位中央含吐萬物也少陽
建於寅寅者演也壯於卯卯者茂也衰於辰辰者震
也其日甲乙甲者物孚甲乙者蟄屈有節欲出也太
陽見於巳巳者物必起也壯於午午者物滿長也衰

卷三

四

於未未者昧也其日丙丁丙者物炳明丁強也必陰
見於申申者呻也壯於酉酉者就而老也衰於戌戌
者滅也其日庚辛庚者物更辛者物始成也太陰居
於亥亥者闇也壯於子子者孳也衰於丑丑者紐也
其日壬癸壬者陽始姤癸揆度也其為中央其日戊
己戊者茂也己抑屈起也以上見白虎通及史漢律
書律曆志獨建除等未有釋蓋淮南天文訓主生至
陷之說黃帝問天若陰陽建破之說俱未明以子思
之此中頗有妙理每二字作對建與除對建立者刻
除之也滿與平對盈滿者概平之也定與執對定

看執提之也破與危對破出者危殆之也成與收對
成全者收收也開與閉對開張者閉塞之也天理
人情盈虛消息思過半矣予弟仲鳴開破出危殆之
義予曰此十二字中痛滴淚應凡物不破出不危殆
只為強要出來惹多少毒害多少煩惱破而出危
於飛破胎而出危於走吞噬攫搏死亡痛苦扼捏之
狀觸目成酸難復草木破土而出剪夷焚燒亦無完
理莊生有言聖人全於天物莫能害嗚呼與彼求全
何如莫破以破為全揔是為安足為渾沌安眉目
兩

耳目

世尊定耳目優劣以目見前遺後不如耳之聽無遺
際謂眼惟八百功德耳惟一千二百功德此舉一隅
例其三耳如目能見通不能見礙身處垣中不見垣
外耳雖隔牆其聲自度是無通礙目能見外不能見
內心脾肺腎為胞膜隔耳聽筋轉無通腦鳴是無內
外目能見明不能見暗非日月燈不見泰岱耳昏黑
時可辨殘聞是無明暗目能見醒不能見睡晝寢張
臂同於瞑目耳雖動新聞聲即覺又或將聲結而為

耳是無障礙

夢

聖人夢中喚語聲惡甚呼之覺覺而問惡夢所由于
曰必僵卧而心受脫壓也曰信矣受壓何以夢惡曰
心血滯而不得行也人身胎孕天地外為手足頭目
內為心其血脉息息運化亦猶天有日星烟雲地有
大喬水土也一息凝滯為失其常手足頭目失常為
木為痺心失常為顛為錯好生而夢死喜樂而夢悲
安常而夢怪諸惡種種俱緣受壓曰醒時亦多受壓
不覺血滯何也曰醒時心壓心寐時腕壓心也譬如
四支木痺雖原血滯當在失檢假有意為之定不爾

爾曰醒無夢而寐有夢何也曰醒亦夢也目視耳聽
舌談手舉無非是夢緣醒夢得醒夢至人無夢無醒
夢也曰何謂無醒夢曰吃飯不嚼着未穿衣不掛着

富貴

呂子有言出與入輩招慶之機肥肉厚酒腐腸之藥
廣樓城姑伐性之斧公子子曰富貴不與驕奢期而
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即祇德與其子
子曰聞汝已判戶都是吾必死之年今後欲作宰相
莫善於死之日為呼真樂富貴之不祥如是貴石

曰絕嗜欲所以除累省酒戒色所以無汚穢故
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文過人
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遊蓬戶嗚呼免矣

年靈園短書卷之三終

年靈園短書卷之四

高安陳汝鐸伯容著

侄陳邦騰德遠較

原性

韓子作原性謂性有三品今按其說蓋出王克克本
性篇云商辛之惡已見孩子之時食我之亂兆於始
生之聲毋朱生於唐宮而傲商均產於虞室而虐性
不皆善也后稷為兒以種樹為戲孔子能行以俎豆
為弄石生而聖蘭生而芳性不皆惡也人性有善有
惡猶九州田土有上中下孟子言性善上也荀子言
性惡下也楊言性善惡混中也充之說云爾然其說
又本於賈誼誼云人主有上有中有下有上主者堯舜
是也桀紂后稷與之為善則行崇伯驩悅欲引而為
惡則誅下主者桀紂是也跖踵惡未與之為惡則行
能逢比干欲引而為善則誅中主者齊桓是也得管
仲隲朋則治得刁豎易牙則亂誼之說云爾然其說
又出於孔子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
不可以語上又曰上智下愚不移今人知有進之性
品不知此儒先陰誼

云經

自昔聖神代作獨孔子宮牆而俎豆之通聖以六
經所自出也或曰六經不盡此也另有三皇曰連山
以龍為首以鳳為尾殷曰歸藏以神為首以鬼為尾周
曰周易以龍為首以鳳為尾三代之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
十四有孔子不贊連山歸藏而獨贊周易以為今之易
三篇之外又有河圖九篇洛書禮有三夏曰夏禮殷
曰殷禮周曰周禮孔子不從二代而從周以為今之
禮古春秋百墨子云吾見百國春秋歸云孔子作春秋使子夏十四人求周文記傳百二十
國實孔子採五十國之事而筆削之以為今之春秋
古詩三千餘篇見史家孔子存三百篇而絃歌之以為
今之四詩古書三千二百四十篇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
書下迄秦穆孔子存百又二篇而序列之以為今之
尚書又存十八篇以為中候夫左史倚相尚能讀三
墳五典九丘八索孔子曷不使後世世見古經大全
而莫揀若是子笑曰至誠前知簡則易從孔子益選
知後世之經義取士廢書升選舉而貼括揣摩故其
其煩存其簡庶幾便誦習為進取地耳答顏造書天
兩粟知書契一備民將棄本務末世將饑故救之以
粟聖如孔子不慮及今日而救之以減少乎今人果
發授一經朝夕為白首而不得其解出應有司試

一題攢眉四顧不成章章成而無一語肖似幾乎道
苦矣不力揀之而併存之則春秋當視此而倍之易
三之禮三之詩十之書三十之茶苦天下無了時吾
恐後世之俎豆者少而詛署者多或曰不如子言夫
俎豆其以經垂指而宜以便誦習故哉曰吾見後世
之楷經者少而繁繡之以文其奸以楊崇而媒速化
者多
易
劉貢父為考試官試臨以教思無窮論一舉人間此
卦大象何如劉貢父戲答要見大象當詣南御苑為
御史所劾貢父語雖戲亦實事也按象頭不可俯頤
不可回口隱於頤視首如尾釋卦欲其無所遷就回
互雖引而不發而舉端知末故假名于象又象有六
牙卦有六爻故六爻之義假以釋之然象與卦文皆
假名也象為大永一望而全體皆見故總論一卦之
卦假名于象卦為懸掛物懸掛則易探索故假名于
卦文形如窓窓交室有窓交則雖暗亦明故假名于爻
谷而稱之曰易易蜥易也蜥易善變隨形異名蜥色
名守宮綠色名蜥蜴玄紺色名蜥蜴大能鳴若名蜥
蜥能綠樹者名龍子五色備者名蜥易易道轉運無

窮故假名于易有交易之易乾坤相交為六子八卦
相交為六十四卦是也有對易之易並對則此奇彼
偶此偶彼奇乾對坤坎對離順對大過中孚對小過
是也倒對則此奇彼亦奇此偶彼亦偶上經倒此為
蒙倒需為訟倒師為比倒小畜為履倒同人為大有
倒謙為豫倒臨為觀倒噬嗑為賁倒剝為復倒無妄
為大畜下經咸倒為恒遯倒為人壯晉倒為明夷家
人倒為睽蹇倒為解損倒為益夬倒為姤萃倒為升
困倒為井革倒為鼎震倒為艮豐倒為旅巽倒為兌
渙倒為節是也並對倒對兼則並視之既奇偶配倒

視之又奇偶同泰與否隨與蠱漸與歸妹既濟與未
濟是也有變易之易乾坤為大父母復姤為小父母
乾一變生復得一陽坤一變生姤得一陰乾再變生
臨得二陽坤再變生遯得二陰乾三變生泰得四陽
坤三變生否得四陰乾四變生太壯得八陽坤四生
觀得八陰乾五變生夬得十六陽坤五變生剝得十
六陰乾六變生歸妹本得三十二陽坤六變生歸妹
本得三十二陰乾坤錯綜陰陽各三十二生六十四
卦是也舉茲一班可見全卦變生以下即而大先
信法也其說見於沈存中筆談有中謂易未得之異
人仰伯溫謂其父傳之王天祐大非天祐未得之異

經文而自得之直是意味深長然則元勝已自言之
矣

盜跖篇

莊子盜跖篇稱孔子與柳下惠盜跖往復之辭按左
傳展喜犒師受命于展禽在魯三十二年丁亥而孔
子生於襄二十二年庚戌後八十四年篇中所引子
路蒧臨事在哀十五年辛酉又後七十二年上距犒
師百五十五年矣竊怪當時立論何緣據借孔盜以
肆其謗駁而又附會相去百五十餘年之時勢語不
足信而事無可憑不知何故此有深意彼見當時學

卷四

者非發堯舜醜詆夷齊以竭忠抱信為輕死鶯名號
目前之快忘不朽之品而思一斜正之故發論於盜
以見下愚不移雖至聖不免橋舌而向所稱非毀云
云皆盜賊安身之法孔子所不能化誨之人也又恐
拘牽不察以為實事故取身世遼邈畧不相及者謂
其相對緩頰以露其旨俾讀之者不待終篇已瞭然
了悟而淺膚紛紛抵死彈射或全撫此語為盜跖作
傳痴人前政不堪說慶

秦紀一

秦王之與鮮不本攻取殺戮可供手成大業者無未

有如秦之甚也秦之基業自孝公而後浸益大而
攻殺之慘亦自孝公而後浸益多以秦紀數之孝二
十一年戰石門斬首六萬惠六年虜魏將龍賈斬首
八萬後七年戰脩魚斬首八萬二千十一年敗韓岸
門斬首萬十三年擊楚丹陽斬同虜魏將龍賈武四
年拔宜陽斬同石門昭六年伐楚斬首二萬十四年
敗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三十四年破暴馬斬
首四萬三十三年擊華陽斬首十五萬四十三年攻
韓拔九城斬首五萬四十七年大破趙於長平盡坑
殺四十餘萬五十一年攻韓取陽城負秦斬首四萬

秦紀二

又攻趙首虜九萬計一公三王八十餘年間斬坑一
百四十餘萬而死於沉死於燒死而數不及萬與史
之所不及書書而錯見他事者不與焉其見於白起
傳則一人而前後所殺幾百萬舉一人而餘可知也
見於蘇代傳則謂三晉之死於秦者數百萬舉三晉
而齊楚燕可知也悲乎慘矣彼謂是可以破滅六國
服四海為子孫取天下計萬全而不知陽翟賈人已
從即郭枕上陽怨陰笑而移其詐殺百千萬人以成
就一賈人子遠二世而鋤剪宗廟廢氏靡有子遺使
秦惠武昭地下有知卒與百千萬游魂寓也能無愧

悔而泚頰也耶噫嘻

秦紀二

昔人有言秦滅六國六國共起而滅秦然非特陽城
陳勝發其難下相項羽奪其魄沛之劉季收其功至
於移其胤嗣蕩其本根而盡壞其腹心者亦何莫非
六國之人也如以呂易嬴奪伯翳之祀夜半負而趨
而三秦之天下者呂不韋不韋歸之漢陽人也以
焚燒詩書記人主曰是坑殺儒生行督責塞仁義之
途者李斯斯楚之上蔡人也以殺人教胡亥廢太子
扶蘇而立之禍已成而弑之者趙高趙之疏厲宗

秦紀二

室也若使君非呂政嗣非胡亥督責之術不行而望
夷之禍不作雖百項羽十沛公將無秦秦何醜敗而
劫聚族垣墮而盜竄藩必然之勢也嗟乎宜陽未下
嬴氏已亡王遷未虜趙高先入秦以起剪害楚以
李斯報之世之人亦何用費尾以行於世利人土宇
滅人宗稷有施必警出爾反爾實天下後世口無已
時哉

見暗

經云衆生洞視不越方寸而阿羅漢見闍浮提如掌
中果若菩薩等見百千界十方如來窮盡微塵無所

不矜言真性彌望見精彌遠然求之鄙私終未釋
化偶於一夕暗室瞑坐忽見室中所有琴書案牘諸
物一一了徹一時恍惚謂結色在心內光偶發非心
目力暗中能暗舉手試之則指節屈伸亦復呈現而
此目根眼合如故乃知見精原無明暗亦無通礙目
能見明不能見暗乃至見通而不見礙當知此中有
受障處若使見覺恒如瞑坐則雖幽必洞有礙皆通
又從瞑坐一切究竟與佛齊肩則微塵國土歷歷瞻
矚是特常理所以者何此景覺性處處涉入涉入之
處即在覺中譬如明燭燭光所及高下畢照小大無
異

卷四

六一七

歐陽文忠公退居穎自謂有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
萬卷有琴一張棋一局日置酒一壺以佐五物而吾
老於其間號六一居士信國文公因隱微坐卧土室
中自謂雨潦四集浮動塵凡時則為水氣坐泥墮落
蒸氤歷爛時為土氣乍晴暴熱風道四塞時則為日
氣塵廓吹變助長炎虐時則為火氣愈廣密植陳陳

逼人時則為米氣馴有暍暍腥臊凝滯時則為人氣
圓滯死屍腐鼠傑出時則為穢氣疊是數氣鮮不為
屬而予浩然其間夫浩然者天地之正氣也彼氣有
七我氣有一以一敵七吾何患哉作正氣歌二公俱
吉人俱投魏科工文章一拜相於熙平之時功成身
退而猶得以餘力瀟洒於圖書琴奕之間一拜相於
多難之日事謬身執求死不獲而不免繫縛於腥臊
臭穢之場幸不幸至此哉然吾以為能居常為歐公
之六一後能處變為文公之七一今人入官攝腐鼠
唯恐失之既不知有退居之速即不獲已而避位亦
日營營於良田美宅得食鮮衣以艷妻孥誇重雅止
耳能就五物以老其身者幾人而又安望其置身七
氣中浩然無所屈哉蘇氏云平居無犯顏敢諫之士
臨難必無徇義守死之臣某亦云平居為良田美宅
之品臨難必為賣國偷生之計

精妙

傳稱其工武戰不勝頭觸不周山小崩克時士氣
出令后羿射之落其九魯陽與秦戰日暮舉戈一揮
日返三舍燕太子丹質秦思歸為頭案白馬生角此
類多矣人言嘖嘖吾以為然何者士身可以若此

片可以涉九幽能以芥子敵須彌亦能使無情為
有如今舉死者以明生者曲阜宣聖墓不生荆棘復
有精木文如貫錢有縱無橫削之為杖乃可戒暴東
阿徐君墓延陵季子掛劍處也墓生掛劍草葉如負
劍服之已人心疾戰國時魏有民從征戍秦久不返
妻思而卒既葬塚上生木枝葉皆向夫所在而傾名
相思木婦草一名思草一名愁江東虞美人墓有草開
人唱虞美人曲則枝葉動搖即唱他曲不然名虞美
人草胡地有青塚王明妃塚也胡地草皆色白惟明
妃塚草獨青示不忘漢抗之樓霞嶺有岳武穆墓古

本甲

木枝皆南指示不北向以後准前渙然水釋蓋柳且
爾安論當年紅粉且爾况彼丈夫又按垓下之園不
聞項王諸臣有一慷慨作田橫客者而獨美人為之
死死而魂魄依依化為草以寓其妻涼繾綣之意
與蜀帝之聲胥江之潮等為悲切亦等為千載大堪
滴淚

奇

一友相過論文舉社句語不驚人死不休黃句題詩
未有驚人句曰云詩文定須造奇不爾即便驚人予
曰此正是今人病處按說文奇異也以異說奇便非

美好故願寢酒謂之奇醜女婦事房謂之奇妬嗜好
偏頗謂之奇僻治術反側謂之奇邪開力而添謂之
奇巧飲酒而荒謂之奇樂車名奇車國君弗來技稱
奇技王制論殺獸有窮奇以比不才樹號離奇歸之
無用柱史欲殺為奇之人腐令疾惡奇民之食語未
既此友中其說曰君誤矣豈不聞蕭何奇信仲達奇
亮陳孺子之六出王元規之十歌手詩文造奇安用
致怪予笑曰然莊生有之臭腐化為神奇神奇化為
臭腐今人那知奇終日跳梁搶鬚劇腎始從臭腐來
終從臭腐去

奉南

鬼

李岱阮瞻嘗作無鬼論既云無鬼安事作論若須作
論畢竟有鬼揔之欄柄在我則有與無亦在我可復
遣亦可復立可消之都無影嚮之域亦可藉之更作
影嚮之助宋李吳善治鬼陳述古家多鬼吳居其西
舍鬼遂為止蘇子由問其術吳曰述古多欲為鬼所
侮我術欲久故鬼不敢見無他術也遠法師山中獨
坐一鬼毛面操劍戟而前師不顧一鬼銼牙擁火車
而前復不顧一鬼哮散驅毒蛇猛獸而前不顧如初
既而寂然師笑曰山鬼伎倆有窮老僧一空無際又

陽有悍少年宋定伯夜行遇鬼鬼問之定伯曰我
亦鬼也遂同行問曰鬼何畏曰惟不喜人唾耳天且
曙鬼求別去定伯急持其臂鬼化為羊定伯恐其變
連唾之適過者以錢千五百買之去明早惟存空絕
時人語曰宗定伯賣鬼得錢千五百又陸雲夜投友
人未至見草中有火光就之一少年從室中出止雲
共宿講老子明早別行十里至友人家言其事友人
曰此間數十里無居人雲却尋其處乃王弼墓也自
是玄學大進定伯知我無欲則鬼不敢見我悟空則見
猶不見我精悍則又曰鬼而得錢我嗜學則可曰鬼

奉中

十四

而得玄理雖後山都作却翹翹為僕良無不可晉慧
菟和尚宴坐一無頭鬼見菟曰快哉爾既無頭便無
頭痛之患又一無腹鬼見菟曰快哉爾既無腹便無
五臟之患鬼不復見

佛祖

釋氏稱佛者七而終於釋迦稱祖者三十三而終於
曹溪釋迦以漸入曹溪以頓悟俱儒家所稱集大成
也其利生記法見十二部經壇經詳矣詳復而啓之
恐不問也問而詳復告之恐不察也從上佛祖所極
密而不洩即成之而盡沙者已極盡透露因微為

本不覺不悟不悟矣故曹溪示我而諸方禪門家
一別或舉拂子或豎指頭或棒或喝或張弓安箭
以拒問者伴之迴光返照自悟自證而終不肯下一
語所謂從門入者不是家珍也香嚴叅為山為山曰
我說得是我之見解於汝何益香嚴辭歸一日其草
以瓦擊竹有聲失笑大悟遂禮為山曰和尚當時說
破豈有今日事耶洞山為雲巖設齋僧問其故曰我
不重雲巖道德亦不為佛法只重不與我說破微獨
其師以不教為教雖其徒亦以師之不教為功矣寶
藏洞開任君覓取玄珠象罔作何方法終日結經嚼

奉中

十五

舌不如鼻痛耳聾是大得力時

沙彌

六通羅漢行次將一沙彌負衣鉢從沙彌心念此事
人人有分我當決定住于佛乘爾時六通取鉢慶自
負令沙彌前沙彌更念佛道難成且住小乘要入淫
樂六通仍解鉢慶與負令後已沙彌曰和尚意即如
兒戲六通曰汝初發心欲住佛乘便是我師我當隨
汝既住小果去我遠矣安得不隨我後沙彌驚服有
省此事喚醒人提起人人發一精進念未便與佛聯
肩稍稍振翅是身已為人顯天龍神鬼仰瞻在是

發一轉退念未便返八惡趣稍稍惛惛是身已落
眼下天龍神鬼治踐在是推之事事靡不皆然竟
罔念如登如崩其理一也前却不獨一沙彌前知
不獨一六通羅漢使人悚然

信入

經云有一比丘年老昏塞見年少比丘說四果法心
生羨慕欲得此果少年云爾於此舍一角頭坐吾與
爾果即以度毬打其頭曰此名須彌洹果老比丘深
信惟喜繫念不散即獲初果少年云雖獲初果尚有
死生復以毬打曰與爾斯陀舍果老比丘益加專志

即證二果少年云雖獲二果尚有往來復以毬打
與爾阿那含果老比丘信心倍篤即證三果少年云
爾雖不還未免有漏復以毬打曰與爾阿羅漢果老
比丘篤信愈倍遂證四果起設餽餽報諸少年少年
輩方始懺悔謝過此與列子高丘問事同人最難是
一點信心耳此心既辨入道如箭儒者五常終於信
釋氏十心始於信有肯哉只此信心時便是到手時
千條線索一把收拾攬拏誰詭詐靡非觀業操手觸目
提堪証悟我欲仁仁斯至不我欺也

二經

楞嚴所記觀世音菩薩通即法華經妙音本事及普門
二品也二經語意俱同而楞嚴為密旨尾俱有深旨
如法華記觀世音現種種形首云應以佛身而得度
者即現佛身而為說法楞嚴則云若諸菩薩進脩無
漏我現佛身而為說法是目彼進脩與之成就非急
度人乃五浪現也法華記觀世音救種種苦首云假
使與言推落火坑念彼觀音大坑成池楞嚴則云知
見旋復令諸衆生投入大火火不能燒是見業不交
則烈燄都冷非專念誦能滅猛火也法華記妙音通
去功德謂以諸技樂及諸寶鉢供養諸佛楞嚴則云
於諸佛前發菩提心從聞思脩入三摩地是以重脩
証無上道非僅供養有此勝報也醜類觀之疎密自
辨不讀楞嚴則一切惡人可望觀世音說法一切罪
業可望觀世音救苦一切富貴家可施錢帛買作後
身妙音觀世音也

入定

佛說法有女人來問訊便於佛前入定爾時文殊近
前彈指女人定如故佛印任是千百文殊出此女人
定不得下方有網明菩薩能出此定須臾網明至彈
指一聲女從定而起有傳舉此問予予曰能知入定

便了出定其僧未曉事即亦開窮尼巢項之說乎
無我相無人相故女人入定於其前而不知有佛
殊脩証已躋如來境地故女人任其彈指而亦不
有文殊菩薩覺有情而未能無情未能無情則未能
無相豈能使女人與之對面相忘哉故曰海翁忘機
鷗鳥不飛喚語離朱求玄珠不得而象罔得是此意

苦行

釋氏以性為金剛言百鍊也以僧為頭陀言苦行也
故有投崖飼虎為鷹割肉或刺血以濟饑或布髮以
委泥或身入定而成水或眼不寐而大明或發弘誓
四十有八或分于目八萬四千少林九年面壁曹溪
八月腰石可師立雪以刀斷脰藥山忍饑將殘遮腹
道信脇不至席者六十載大安心不多動者三十年
莫不脩諸苦行為法忘軀故曰諸佛妙道曠劫精勤
難行能行非忍而忍非如後世惟取了悟不問脩証
也

虛談

近世士大夫喜談佛理究其行事強半為胎腹中
人也擁寵妻愛子嗔乎相對而談出家戶門除廣集
寺多所養以資諸所無而談空寂微黃剪利之日新

而談慈悲色見於一筆一墨而談施捨得義增長
明種子而談般若置其身於泥汙港濁中而談清淨
談何濟乎事瀾歷實脚莫路虛談佛若此是謂誇佛
智藏禪師因張拙秀主問山河大地是有是無三世
諸佛是有是無師皆答有張申錯果曾吞有衣來背
云無師問兜率有甚血屬曰有一妻兩子百丈有甚
血屬曰無師笑曰待先輩得似百丈時方許通與

內典

文殊問維摩詰何業是不二法門維摩詰默然不
文殊讚曰善哉乃知無有文字語言是真不二法門
也其後達摩西來以正法眼藏付慧可立文字止
傳衣鉢六祖目不識書為人請涅槃曰諸佛妙理非
關文字故曰若有一个字脚在心永劫作野狐禪而
後世經律自唐開元以前多至五千餘卷自宋景德
以前多至九千七百餘卷何語言之煩也該禪師云
磨磚不得成鏡坐禪豈得成佛嗚呼教去遠矣爾方
刻舟生禪尚隔一塵經律何啻我里

排佛信佛

遠之疎迎佛亦請接諸水火以斷疑惑原道亦云人
其人火其書焚其居及貶潮州則與僧大顓繼來契

憲召至州造其廬與之書贈以服甚至作詩謂舉世
盡為名利醉伊予獨向道中醒他時定是飛昇去冲
破秋空一點青又自謂前身為冲和真人東坡作詩
舉議作勝相院記深言佛學之非序居士集亦云梁
以佛亡莫或正之賴唐有韓愈今有歐陽子及南遷
則濡尾沒頂其中大篇短韻無非是事其至鬻買舍
利資冥福盡阿彌陀佛像自隨人問其故曰是執受
生西方公據又自謂前身為五戒和尚排之則墜諸
淵魯之則加諸膝何也支道人過江說法為救饑計
三公遭貶溺佛為收死計耶歸在潮與姪湘書云慮

卷四

十九

不脫死魂遊海外一思及此不覺淚垂放獄中與弟
子由詩云夢遶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鷄以此
推度定是怕死不免請和尚懺悔向諸佛菩薩乞解
脫耳

酒解

酒者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此語有味將德成禮
齊聖溫克以就其善牛飲虎酬怒鄰罵座以就其惡
語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故立名製字各有深意如
以酒互勸曰酢酢者下也下相酬酢未可常也飲酒
至洽曰醉醉者卒也卒其度量不食過也盛酒以保

又以禁娼塞也禁止也塞不流止不行也酌酒以爵
天以爵卅能覆物爵以淫替戒沉湎歲淫決也歲酒
以量量鳩別名烏莫毒於鳩飲莫毒於酒也配之從
酉從己何也已妃也而酉在其傍色與酒類也醫之
從酉從酉何也醫惡姿也而酉在其下病基於酒也
酒官名酉罪雉秋長亦曰酉惡作俑也造酒用蘖粟
萌亂本亦曰藥明始禍也酒味厚曰醕嗜殺之吏曰
酷吏與其厚也寧薄飲酒樂曰酣戰慶兵曰酣戰不
得已而樂也無劇

錢貨

卷四

廿

世人朝夕計算所據臂沒頂其中者不外錢貨兩物
而錢文從戈貨文從貝明利與害鄰利之溺而害是
茲也然戈之為害人人知之不知貝之為害烈於戈
相貝經云浮貝使人寡母以近婦人禍貝使人胎墮
毋以示孕婦淫貝使人善驚毋以親離獨離貝使人
病瘧患貝使人健忘碧貝使童子盜醬黃貝使童子
婦人泣獨紫貝愈疾珠貝明目綬貝勝氣瘴耳然則
貝之利於人者少而害於人者多貨財從貝與夫下
之賁賦上之賞賜人所賄賂已所資買之屬於貨財
者而皆從貝正欲人擇利祛害思止足而成貪婪耳

迷而不擇於是乎員夫深智士愚庶夫盜小得人忘
多藏為瘡始則無故獲之而驚其神俄焉覆者發之
而墮其有終乃以身殉之而寡其挈誰實為之貝之
故也况兩戈爭貝而賤可勝言哉

靈

凡書傳中所用靈字俱為美稱而獨於謚為不美之
稱如稱天地人曰三靈麟鳳龜龍曰四靈而曰靈而
心曰靈根蟲之壽者曰冥靈又書有靈承詩有赫靈
濯靈記有陰靈陽靈其於人為繫靈為子靈為湘靈
為靈均為靈寶為靈洗皆美稱也後魏傅融生三子

卷四

咸以靈名之或曰禹蚩之子有三靈是其證也以謚
則有從臺上彈人而死於虐之晉靈有解奄而死於
誑之鄭靈有淫其臣之妻夏姬而死於色之陳靈有
弑君而死於執之蔡靈有弑君而死於弑之楚靈有
以女妻河伯之秦靈有廢嫡立少回以召亂之齊靈
有陷妻於淫放其世子之衛靈又周有靈王漢有靈
帝趙有武靈皆愚弑也楚共王有疾謂其大夫曰不
殺不德喪楚國之師若獲首領以沒請為靈若厲商
臣弑其父謚曰靈不瞑改謚成乃瞑是其證也謚法
曰靈者凡六俱非美稱

耶

本四

九

初生之霸而王霸之霸又取義於霸柄之霸無與從
西從而事也鳩能九聚陽氣故字從九從鳥以右為
形以左為聲非取義於九數也笑字李陽冰刻定說
文云從竹從天竹得風其狀天屈如人之笑又天之
為聲與笑近而天美好也義亦與笑近非取義於轍
大也波字補和切又通眉切滑字戶八切又古忽切
漢書弛山澤波池注波音陵是通眉切南華滑疑滑
滑注並音泥是古忽切二字俱左形而右聲非取義
於皮骨也果未見字說全書其散見者儘有砂理不
如前所摘淺也淺如是可以鼓吹一時進退天下士

井露園短書卷之五

高安陳汝錡伯容著

任陳邦瞻德遠校

東宮

漢魏而下皇太子事二傅皆如弟子事師之禮二傅不得上疏曲敬貞觀儀太子接三師出殿門迎太子先拜三師答拜每門讓三師其與三師書前後俱稱右惶恐百拜開元儀皇太子入學服常服以束帛一羅酒一壺脩一案陳學門外將命者入請博士曰某方受業于先生敢請見遂入跪奠篚再拜博士答拜

太子

太子還避嚴重至於如此乾封中典膳丞邢文偉以皇太子久在內不出引稱大戴禮請減膳高宗喜曰邢文偉嫌我兒不讀書不肯與肉啖丞即且爾師傳之尊嚴可知宋太宗以李至李沆為太子賓客詔太子事以師禮每見輒先拜依稀餽羊尚存逮及

國朝此禮湮矣

皇太子出閣升文華殿座師保以下各官俱行四拜禮展書讀講官俱膝行詣御案展書讀講東班讀講西班讀講各官行叩頭禮而退尊卑潤絕無異屬養嚴師重道之意萬然偶記

國初一事洪武中有李山人者以徐中山薦至京

上固欲官之不可乃命授

皇太子諸王書山人野服岸然坐師席日夕督責甚

迫至以

管擊其額不顧

孝慈弗堪一日語

上曰李先生乞歸

上問何故曰恨米粗不中老人口

上不得已放歸

文皇即位更思之山人已死召其子官以行人司副

太子

嗚呼後不復聞此舉動也又國初有狀元張信為諸皇子師為杜詩舍下筆穿壁四句作臨摹本上見之大怒曰堂堂天朝安用此寒酸語斬腰以徇

國朝印制

後世印章即古圭璧符節之類漢制丞相三公列侯

等金印紫綬二千石以上銀印青綬六百石以上銅

印墨綬三百石以上銅印黃綬綬所以繫印也後漢

張奐云吾前後十腰銀艾銀謂銀印艾則綬之色也

國朝綬制俱青色無等殺印制則二品以上俱銀印

三品以下除順天應天二府外俱銅印其印紐將軍

虎紐餘俱直紐惟監察御史紐有竅其文內閣王著

將軍柳葉餘俱九疊監察御史八疊其方一品方
三寸四分以漸殺至九品方一寸九分惟監察御史
最小方一寸五分又公差官俱用關防惟監察御史
用印各衙門俱一印惟監察御史五印或十印以時
代者佩印出前人佩印入復聞國初將軍印紐有立
虎伏虎單火珠雙火珠之別其文則皆風字篆取神
速也

國朝花樣

本朝君臣服制天子及東宮諸王常服無織繡惟禮
服乃有之文武官禮服無織繡惟常服乃有之天子

禮服

禮服係十二章衣織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宗彝
藻火粉米黼黻東宮親王殺其三衣織山龍華蟲火
宗彝藻織藻粉米黼黻王世子殺其五衣織華蟲火
宗彝藻織藻粉米黼黻即王殺其七衣織粉米藻宗
彝藻織黼黻以為別文武官常服各隨品秩為花樣
文自練鵲而上凡十物皆飛類武自海馬而上凡八
物皆走類以為別十二章取義尚書傳詳矣飛走諸
類未之前聞走類易曉所尚雄健敢力耳如犀健修
馬彪健於犀熊羆健於彪虎豹健於熊羆而獅為百
獸王麒麟白澤則有武而不用其武此其別也

以上有種種義練鵲性仁鶴居易容而欲易足黃鸝
應節超候鴻鵠救和逐害驚暗素不染白鵲素而章
鴈進退以時孔雀饒文彩錦鷄文而介鶴性警而聲
聞遠俱有深意又文用飛武用走而獬豸用於憲臣
解旁性觸和博擊之司武健勝也又天潢自鎮國將
軍以下通用織金獅子等物此武臣是矣而鎮國夫
人以下通用繡金孔雀等物此文臣而以鴛鴦標其
中不知何意

國朝門殿

人主宮室苑囿若秦二世之阿房趙石虎之太武殿

卷五

陳後王之臨春結綺望仙閣隋煬帝之西苑宋徽宗
之艮嶽皆窮極工巧跨絕古今然彼以敗國亡人輕
用財力世所稱羨國之社也至如漢高身創大業漢
武表章經術為三代以還英主而一時土木未克過
度高帝作未央宮曰龍首山以制前殿殿東西五十
丈高三十五丈其後日益增潤遂以木蘭為梁檼
文杏為梁柱金鋪玉戶扉上用金作龍鳳華棨
瑞獸樞王馮為黃金塗帶間以和氏珍玉每殿至
其聲玲瓏然凡三十二殿武帝作建章宮度為千門
萬戶宮之正門曰閼闔左鳳闕右神明臺各高二丈

五丈凡起別殿與井幹相對各高七十丈前殿下
從末火殿中受萬人跨成池作飛閣輦道上下宮內
有玉堂玉堂十二門皆飾以壁階陛皆玉為之土木
皆衣綺繡鑄銅鳳凰高五尺飾黃金樓屋上其下為
轉樞向風若翔凡二十六殿又起神屋鑄銅為柱黃
金塗之赤玉為階楹亦以金刻珉瑁為禽獸薄其上
楹首皆作龍首啣鈴流蘇懸之塗用赤白脂椒汁
和之大齊薄其上白琉璃為扉扇白珠為簾等象牙
為床明月夜光雜珍寶為甲乙帳庭植玉樹珊瑚為
枝碧玉為葉珠玉為子空其中如小鈴鎗鎗有聲

卷五

標作鳳凰飛翥狀舉茲三端以例其餘漢興去古未
遠壯麗至於如此魏晉而降當復何如

國朝諸殿及諸閣門高不能十丈渾樸堅緻無金玉
珠璧之飾亦無雕嵌珍瓏九五齋恭默室規制儉狹
與民居不殊恭默壁繪東為河圖西為洛書與措大
別業不殊又漢上林苑方三百四十里耳泉苑周五
百四十里而

國朝苑囿若京城外之南海子僅從廣六千丈太液
池瓊華島乃在皇城內西萬歲山在其北復因勝國
取江南奇石作亭更名其亭曰鑾成

元令潘崇官運
江南奇石至此

大小界極則謂之折檻不後報之
上階卑宮近陋漢高武之成步壯麗無用勝國為殷
鑒耳今窶人子起草萊集宮闕下顧眄驚心謂與其
家之華門主賓致相遠也坐不讀漢宮殿疏及三輔
舊事漢武故事耳

西宮

春秋宋襄公為楚人所執謂公子目夷曰國子之國
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此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
固臣之國也歸設城守而捍楚楚謂宋曰子不與我
國吾殺而君宋人應之曰願社稷之神靈國有君矣

卷五

楚人知雖執宋公無益也遂釋宋公又鄭伯如晉晉
人討其貳於楚也執之公孫申曰我出師以圖許為
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晉必歸君故鄭人圖許示晉
不急君也樂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
如歸之以成於是歸鄭伯

國朝土木之變

乘輿北狩而後歸者以昭合前兩事也然自夷能迎
復棄公退就臣位以賢稱而景帝不能是以有西宮
之辱公孫中徒示之以改立君耳非實立也而子必
保諸人不然是以使景帝有西宮之辱

定州詔

正德十四年寧藩反

上為群小所惑議親征駕至定州詔旨四出中有絕
驍見聞者其一着御火方鳳精選寡婦四十人娼婦
四十人以俱旦夕之弄其一收買樂工朱竿節英等
丁婦二十人為我男義婦各立賣身文契仍以方鳳
為中人其一上自彈得班鳩一枚以毛分贈各官易
銀每毛或一兩或五錢撫按等官倍其數其一將本
處所供筵席退出折銀併每日打火小飯亦要折銀
事見方時舉奏議警蹕在行非宮禁秘密事也

奉五

國史及通紀憲章皆俱未收錄史書脫漏多矣

首飾

國朝

皇后禮服冠為圓篋冒以翡翠上飾以九龍四鳳大
小花各十二樹兩旁繫十二鈿常服雙鳳翊龍冠首
飾釧鐲用金玉珠寶翠諸色

東宮妃禮服冠飾以九帶西鳳大小花各九樹兩傍
繫九鈿常服犀冠刻以花鳳首飾同

皇后飾用珠寶蓋舊制也然溫鴈至今日而極矣萬

曆二十七年

皇長子將行婚禮旨取賄碌珠寶數多市價踊甚所
司估值總結該銀二十六百六十餘萬兩徧賄每重
一分價銀一百兩祖母碌每分亦一百兩青紅黃鴉
鷄見青寶石每兩價百八十兩北鴉洗每兩價四十
四兩璫子每分價二兩碧電子每兩價一兩八錢珍
珠每顆重二分者價二十五兩四分上者價無數他
物稱是皆首飾嵌也偶憶宋仁宗朝宮中爭市北珠
珠價絕昂帝患之是時溫成最寵用珠亦最多帝一
日晞視溫成不怡者久之溫成請其故帝曰滿頭白
紛紛地都不管忌諱溫成至毀冠謝宮人聞之亦爭
先毀棄而珠價遂大落於乎此風邈矣

奉五

織造

上方每歲所用袍服未聞其數嘗見陝西撫院賈待
問疏稱該省應造萬曆二十五午龍鳳袍共五千四
百五十疋額設機五百三十四張該織匠五百三十
四名挽花匠一千六百二名新設機三百五十張該
織匠三百五十名挽花匠七百五十名挑花絲絲打
線匠四千二百餘名舉一省而他可知也又於某縣
派染越烏梅三千餘斤舉一縣而他可知也即九重
貴侶非貪惜大所收知然一歲合用幾何一省所派

很多如是每疑漢文帝身服浣濯集上書慶為殷慎
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定虛話也○又偶見潮杭春
運袍服冊共二千四百餘疋套織有八團升降龍四
團升降龍暗四側皆孕雲金蓮寶相牡丹四季花
鳳穿花之類色有大紅桃紅拓黃鵝黃鶯綠柳綠玄
色月色月白真紫之類而兩色相閃者幾居其半月
白亦很多蓋上方所貴也

闕里

孔子生於魯昌平鄒邑居於闕里葬於魯城北泗上
昌平即今昌平山在鄒縣治東北五十里脉出泰山

本五

九

泰山之陽其最高者為徂徠山自徂徠山而南折而
東為陪尾之山泗水出焉陪尾之西為尼山沂水出
焉尼山之南為昌平山又南為鄒嶧之山而漕河會
沂泗洸汶諸水挾百八十泉之流自西北來折而南
橫亘其前是為誕聖之區闕里即今曲阜縣治當尼
山之右甌山之左沂水經其南泗水經其北抱曲阜
而南與沂水合入於漕是為居聖之里泗上即今孔
林在曲阜北二里泗水至孔林分為兩一環其後一
出其前迤孔林而復合視之如帶其前出者一名洙
水是為歲聖之阡又按兗州形勝像泰山發脉脉別

為三左脉為龜蒙為瑯琊為馬陵右脉為金牛為天
柱為無疆而昌平尼丘諸山與沂泗諸水則其中脉
也真人出世殊為不偶

聖裔

杏壇古檜孔子手植也屢枯而屢榮人以其枯榮關
國家隆替古檜狀類石柱子通古聖時以瓜樹之堅
甚非枯株也而禿然一幹上無枝旁無枝
可慨不以吾思之微獨物閱世運即其胤嗣之希繁本
史之分合爵邑之封罷亦一一與國家大勢相似魯
自孔子沒後下及漢初其國不絕如綫而孔子生伯
魚伯魚生子思子思生子上下及子順凡八世俱一
子承祧無昆弟子順始有三子曰鮒曰騰曰樹自是
瓜瓞繁矣而適當漢興之初漢興天下一君其胄子
侯封世襲亦自此始世居闕里至六朝元魏間天
下分為南北而闕里之宗亦分為南北晉元帝渡江
都金陵其二十五代孫懿亦渡江居會稽晉封懿為
奉聖侯是為南宗元魏孝文求先聖裔得二十七代
孫乘於曲阜封崇聖侯是為北宗陳亡而南宗之封
始罷女直入汴天下復分南北而北宗之宗亦復分
南北宋高南渡都臨安其四十九代孫玠亦渡江居
衢州封衍聖公是為宋之南宗玠弟璠留居曲阜奉

祠事女直亦封焉為衍聖公是為金之北宗宋亡而南宗之封始罷魯微而其後亦微漢昌而其後亦昌天下一君而其後亦一侯一公天下而君而其後亦兩侯而公天下有南北朝者再而其後有南北宗者亦重

聖裔二

先聖之裔賢者後先祠望國史所載弗論其聖公之以爵相讓而不失其正者凡兩見金元時五十一代孫元措以聖公從金遷汴元封其族人之全為公於曲阜金亡元措歸自汴之全即以爵讓元措元措亦

以邑讓之全

卷五

十一

國朝成化間六十一代孫聖公弘緒平以子聞韶尚幼而以弟弘泰襲弘泰卒時聞韶年長矣即以爵歸聞韶又按免之為州邑者三十七寺觀神祠所在有之獨曲阜不起寺觀不立神祠緇童現亦不復過其廬正德六年流賊入兗他州邑婦女不屈辱而死於賊者不數人而孔氏一族至八人無忝乃祖矣然吾聞孔墓饒異樹獨不生荆棘刺人草孔廟植椿在左者又左紐在右者又右紐即草木頑然亦若有知其人之不墜家聲無怪耳

右樹槐於左樹柏於右

尊孔

國家尊隆先聖種種滿濟當等前代追封或稱侯稱公稱王雖極尊寵猶從臣禮至

我朝併削封號改稱至聖先師蓋不以臣禮待之也

前代祭享止用大牢儀非諸侯或用王禮至

我朝代牛以鹿樂舞八佾豆十二簋以郊天之禮事之也雖

肅皇之世稍稍釐正終非前代所及又每嗣登

寶位必遣官闕里祭告亦前代所無前代林廟規畫寢儉而郡邑宮牆在若有若無之間

卷五

十二

我朝廟貌遍天下林廟規制彷彿宮闕其創脩諸費往往出自大盈

孝宗之世至出帑金一十五萬前代襲封食邑多不過二千戶賜田多不過百頃

我朝孔氏賦役儘數蠲除前代襲封止宗子一人爵止二品我朝衍聖公止一品班在文臣上

賜第

京師出入乘傳

駕幸學則聖公率三氏子孫觀禮又世以聖公次子一人為翰林庶士奉子思廟祀於鄉世於南宗以

一人為博士奉廟祀於衢又世擇宗室中賢者一人為曲阜令又於宗室中歲貢一人其見諸官長諸生得服青袍齊民得冠方頂諸生雖文祧荒落無降黜

文宣

漢元始初追稱孔子褒成宣尼公此孔子爵謚之始唐開元中加謚文宣王令三公持節冊命內出褒冕衣之嗣後千餘年俱以此為極謚雖碩卿大儒未有文宣易名者宋封孔子後為文宣公亦以祖無擇劉敞之言而止有所避也然開元以前羊盾虎文蒙之

卷五

十一

者多矣據所記有奸雄而謚宣文者司馬懿是也有暴主而謚文宣者周天元比齊高洋是也有具臣而謚文宣者魏長孫稚南齊竟陵王是也有棄舊事新為時論所鄙而謚文宣者北齊魏蘭根是也將不考而誤襲之耶抑謂前人當此有愧色而定以為先聖謚耶况文有六義施於孔子固為經緯天地之文而宣無而意節忠於聖善周開是管中窺豹見橐籥之昭昭謂答吳金體盡是也

國朝不以文宣稱孔子亦不以文宣易臣各斯見傳

美

知來

小說家謂孔子逆知始皇焚書坑儒二世亡國論者以為齊東之語非也緯書中多此類孔演圖云孔子將歿謂子貢曰瑞門常有血書于貢往候之果有血書云趣作法孔聖沒周姬亡慧東出秦政起胡亥術言記散孔不絕與前語止相符因記孔子纂有云孔墓北有虛墓五間皆石為之相傳孔子沒時戒弟子作此莫測其故後遭始皇發掘發其四皆中虛後發一墓忽白兔從出躍出逐之至曲阜十八里溝而沒乃止發墓魯人名其處曰白兔溝又鍾離意傳云先

卷五

高

聖殿前為杏壇意相魯出私錢三十萬付聖裔孔訢陰孔子車意親入廟拂几杖劍履令男子張伯除壇下偶地陷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獻意安言見上見床頭有懸囊問訢訢曰是先人所留開內有書人莫敢發意發之得書文曰修吾書董仲舒意即召問伯伯驚服其神異若此今收入闕里志不得盡抹殺為齊東語也春秋諸國以夷狄遇秦楚而孔子序書秦誓終之刪詩復存秦風楚不得匹焉足明知繼周者秦姑寓其旨於此耳且秦與周合而

別而後合王叔合十七年而霸王出蘇秦即大史傳能知之聖如孔子惜於是乎

曾子生邑

曾子之後多散居江南而竟莫曉曾子誕生之處按史記曾子南武城人今竟之費縣有南成山費人據王符論曾子墓父於南成謂是曾點墓處又據耳茂曾子居費其母投杼謂南成即曾母投杼處而以曾子為費人嘉祥縣有南武山嘉祥人因成化中有漁者於南武山之西南陷入一穴見懸棺有石碣錫曾參之墓四字又謂南武山之東舊有曾子書院而以

卷五

曾子為嘉祥人元劉銑又謂剡城之西北磨山為曾子故宅遺址即產曾子處請於朝祠之而以曾子為剡城人一曾子耳而以三邑爭迄未有定論今曲阜有孔顏廟使者出入及南北過客往往迂迤展謁供億輿馬之費不勝煩然則爭而遂徒自苦耳而寧忘其爭乎之也賢人之為邑里重如此羅彛正有言嘗過蔡京呂惠卿之鄉矣其里人肅舉其名而其子孫羞以為祖不肖之人汙邑里而累其子孫也如此嘉靖中以曾子墓在嘉祥為據訪得其後於古之木臺名顏韓者從居嘉祥奉曾子祠於曾子後十五代後雖新舊亂學家南徙散居江右及世廟詔求曾子後雖新舊亂學家南徙散居江右及世廟詔求

重遷諸寧憲作陪吉生長南方不領北徒旋乘撫曹有梓應詔既至給衣巾不授博士子田五十頃廟戶二病抑之以為始應卿而忘初臥能利而抗君房辨如定

後朴

內文清魏文靖居家每客至必留辭止一鷄一黍魏一肉一菜李獻吉除名族伯應和以大梁蒲泰過家獻吉具飯具止四器皆小鮮將握匕復撤半與行人曰吾二人啖半足矣毋令若曹有欲炙之色也王元美言乃父思質御史于告按臺過其家思質具飯具止十器其一為子鵝復去其首尾而以鷄首

卷五

尾覆之曰御史無食鵝例也前輩之尊朴而崇儉如此今士大夫召客雖丞尉未嘗不水陸畢陳膳珍狼籍何有大泰而食魚飧二簋以按臺之貴倨雖熊膳豹胎雕薪画卵惟恐傷之何子鵝之不可食而覆以鷄且奔走百里越宿治具以為恒而亦無即次留客之禮矣聞之揚人某公以中執法出清並法得行糾舉斥陟事一巡撫駐節楊州有墨聲某露首欲發其賊私巡撫恐其思所以啗之預選媒娼娼妓三百餘人為梁夫人及姬妾婢使輩開道排彩輿不令一男子近前既至設大排窮極華侈每湯餅進必將以

臺蓋名花珍鳥文魚假山之類所進凡二十餘品所將亦二十餘物盡有綠白玉玻璃瑪瑙水晶等以黃金為臺而藉以錦綉鳥有孔雀鸚鵡鸚鵡奏吉了等以金絲為籠而別綴金鈴含珠於頸距之間動則其聲玲瓏花之狀處雕刻為人獸形或吻啣而出或手擎而出以五色玉石為盆而別綴大珠于枝分之處色與花葉相映照他物稱是一宴之費幾三萬金其後至於如此未幾其巢覆巡撫無完外矣

擁篲拔秧

馬伏波有言人富貴要使可貧賤富貴可貧賤直是胸中無一點富貴相亦未嘗分富貴貧賤作兩截路也小家子釋褐一官鳴鍾而受賀務勝謝鳴得意食非珍膳不適口衣非綺紈不慊體出入非與馬導從不就路彈力於田園第宅而疲精於長姣間須以耐僱生平辛苦為間里親戚寵光此其人豈復計有貧賤光景且堪更作貧賤結東哉魏太司馬驥致政時繡衣某訪焉念魏性孤高為賦掛前驥不令知吏持刺及門見一老翁墮筓布袍擁篲除糞穢吏呵避詰曰巡臺過謁尚書公且至矣翁曰汝姑止吾入言之頃吏馳公冠衣束帶出叩而之擁篲除糞人也吳太

宰琳致政上遣使視之至旁舍見一老農出小兒拔秧布田親甚莊使者停車問此有吳高書宅何在豈識其人乎吾上所使也老農拱手答琳是已乃令田事整衣滿使者入擁篲太司馬拔秧大家宰所謂富貴可貧賤斯人乎絕堪攝入丹青裏作兩幅圓看

幕官

郡積粟萬石以吏主守之及瓜而代代時舊主吏出眾族颺付新主吏即以二幕官領其事是時幕官一周姓一蘇姓新主吏利重颺密賂周助已舊主吏利輕颺密賂蘇助已明日周先起署颺者曰因奴颺何輕也蘇繼起署颺者曰因奴颺何重也又明日二吏交賂之二幕官交起對颺者笑曰今日颺好不重不輕某嘗謂朝廷豐祿飽不肖有司民悉脂血奉之非能補益毛髮事也得無作民妖孽足矣語訖南箕北斗名而非實為虎傳翼將飛食人二幕官其項墮者也

戲子

楊吳時劉信為徐溫圖反州人有謗信欲叛者信無以自明請與溫博飲戲于六屬聲祝曰劉信果叛吳

者願為惡彩苟無二心當成渾花溫遞止之不從一
擲六子皆赤身負重務不可辨而發憤呼盧以明其
無他而亦卒賴此以自明大異數也時有董昌者後
以此術聽徽昌為越州節度使不曉折獄每兩造時
輒以骰子決之以得勝色者為直而科罰其色惡者
國史書此為笑劇以吾論之是猶付之無心而不以
私意上下手也今人判訟非恣嗔喜於驚腹則守得
聽於猾胥非受矧而為人虐大則通貨而以賄出入
指鹿可以為馬證龜能使成蛇反不如骰子之無心
而黑白聽其自然也昌在越州奸人偽造議文謂昌
當王吳越昌遂反副使劉翊切

判子

宋有姊姊二人嫁同開婦家失火姊往救抱其褥中
兒歸姊謂兒烈燭死矣姊曰以為己子久之事露所
司判子還姊族伯應和令華亭亦有此事亦判還子
而子愛合衛國王之俾兩父而有其子也合衛國有
一長者生一兒偶臨河墮水為巨魚吞咽其下流一
無子富翁獲此魚剖之得兒兒幸活內外惟呼以為
神兒見父母開之以實告乞還兒富翁不可曰我後
養于父此自天神賜我君兒落水何有開涉紛紜

已前于國王王判二家共養各為娶婦二處異居此
婦生于即屬此家彼婦生于即屬彼家爭辨乃息此
亦事之難處善處而容有與之相似類者書此以告
良拆獄

指佞

黃帝之世有皋生庭中主指佞人每佞人入朝即指
之其名屈軼堯舜之世有獸似羊而一角性知有罪
皋陶治獄其罪疑以此獸証有罪即觸無罪即不觸
其名鮭魮座客偶談斯事予謂二物出非其時矣以
黃帝之神靈雖不在於燭奸而寧須屈軼即明允如

卷五

畢陶何兩造之不拆而鮭魮是藉必如晚季乃當尸
祝而求耳晚世賢好不替於廟朝是非半枉於囹圄
烏不為烏鵲不為鵲甚至拜相而置名執中刺之以
筋判獄而與囚骰子視其虛塞回笑謂安得屈軼數
十本蔣之開庭令李林甫盧杞王欽若之流靡所歲
其面目又得一角之獸百十為群州給而郡置之以
待鈞金東失即羊舌鮒無煩幫獄伯州稔無庸上下
其手手座客莞爾而起情以格桐為人象因之辨
其定海

積錢

邑人凌生為予言夷陵有捆屨者忘其名以捆草屨為業而恒有贏餘其制捆滿一枚以上為之筐中窠上用以貯錢可入不可出每日捆屨所獲錢必取其一投撲滿中以為常而以其餘給衣食費雖獲錢至少不廢取一之數歲終則破撲滿別貯之明年又復如是行之十年遂有屋廬又十年有妻最後以錢貸人收十一之息而捆屨如故亦不忘撲滿嗟乎集之賤而至於捆屨積之寡而止於一錢而可以免饑寒成殷富况進此者乎予謂此古人折四用三之法

卷五

廿一

貪禍

老子曰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痛哉言乎貨以落身也皮之不存毛將焉傳而世之以身易貨者踵相屬舉其甚者宋既常為文惠院監賊乃狼藉重食長流海外附容艚以往中流遇盜無以應其求遂思釘常手足而船艚間船開身劈裂落海水中是以貨

而解其身斷落其支軀以易之也楊九思鎮而... 載多剽劫致諸軍怨軍士莫肯偕亂九思扶腹實納所得金銀其中曰令貪腹飽飽死無恨是以貨故而剖其身看出其腸胃以易之也悲夫自昔賄貨無厭不必享有貨也貨物於身身死於我如水礮三十巨之石崇諸東市死金銀甕百餘口之河間王沉河陰死鍾乳五百兩胡椒八百斛之元載與妻子同日死黃雀鮓三屋之王黼頸斷輔村之民家以死此類霜三百壘之賈似道拉脅木綿庵之禍廟以死此類多矣前兩人則死而禍最烈者也故曰咎莫大於多

卷五

廿一

藏金

荊州城西靜安寺僧名性金者將金二大錠之工鑄鑒為工所告官訊金所從來及得金數目云耕地掘得前金官虞其詐發卒搜之於僧房得金十一錠重六百兩益知其詐驗視原藏去處周砌方石石鑄此窖共二百錠大錠二十六年八月十五日記官按數求之僧俗極榜訊次第招出金百八十錠計九千四百兩其二十錠云掘時為遊僧覺知攘去至於鑄鑒若異詞而始罷一時中貴聞之爭先入白有旨禁

內帑存金餘金萬居成八
人非權瑞威晚則大官貴人也
知何故非卒然而死於誅吏則不
原得金之由上則攫攘官帑下則
為至巧不知為他人巧也原藏金之
侍遠則貽之雲仍方自以為無害之
藏也即寺僧無故而萬金之獲方自
知五毒倫當與死為鄰不才莫大於
作戒教端復憶釋經一事佛與阿難
金佛云是大毒蛇阿難云是惡毒蛇
時有耕夫聞言

本

往視乃真金聚也笑曰孰謂真金而
致富饒國主知之鑄幣此人進備原
產不復免更遭楚毒乃大哭惡毒蛇
尊王問故答言我昔耕田開佛障難
得金私竊惜喜今日乃知真惡毒蛇
僧性金之謂也

一重五生人

古人以五月為惡月極惡之月
舉者報有聞於時史牒亦為之諱
德十餘人母也必五月五月五月

生者漢大將軍王鳳大傅胡廣
後主高祖南陽王高祖唐秦令崔
運宋不知虛多遜道君徽宗徽宗
五月五日生而蕭號仙人紀稱孝子
待得初佛主而稱勸善薩生于五
事雖然使吾為田文諸人不足為
大且安知身非彌勒金縷衣不轉
名何必疑駢騎哉捧腹一笑又按
七年五月五日是時史籍散亂蕭
史之不及故名蕭史崔信明生於
又占之曰五日為大火為離離為
此兒當以文錫然則生是日若又
後配秦儒女
己卯

王通少序蘭亭當其欣然所遇或
室之中或同寄所托放浪形骸之
及所之既佳

隨事運使仰之間以為陳迹向之所欣感慨係之矣
每讀此嘆年華之如寄嗟欣賞之不恒也歲已卯與
履德結社山中為制義一時意氣直恐富貴逼人
捉鼻東山之態每文罷輒拂拭古今談時務得失他
日當設施次第難以詠語已取架上退筆坊刻之損
不入選者傳篝火溫酒大呼浮白予笑謂楊子雲嘔
心為人玄擬易僅供覆瓿此文乃得溫酒視玄不大
遭耶已取諸名家古文辭連臂讀之為推案擊節之
聲已落窓視僊僊間星斗放聲歌大白鳴皋退之南
山近時何仲默明月詒什乃就枕以為常又以其間

卷五

蔣植花草別竊垂時灌漑軒有月桂茶蘼芍藥芙蓉
俱手自移時盆魚砌綠花馨鳥語隨意媚人又各唱
和為詩歌紀其事粗言細語大篇小咏更不復知人
間有皺眉事未幾文戰不利遂散去後三年履德
始成孝廉上春官又六年所矣而予竟落魄諸生中
和門書室至於大故追念往昔夢寐見之淚不覺數
行下乃知使仰欣戚今古共悲斯青蓮發嘆於蓮旅
阿戎與慨於酒壚者也戊子八月燈下

大腹

辛卯冬十月六日予歸自城中將度東道嶺從者馳

擔飲馬於間予前行遇推車者一人橫卧山麓形瘠
甚而大腹面無鬚眉稍稍作嬉笑狀所載菜服頭一
車見予過以手撐腹問曰而何往曰歸適轉起謂予
而歸好也吾力疲而山多石磴不可上幸為我挽車
予嘆其不遜欲捨之去忽憶念持地菩薩轉嘆作喜
以手前挽其人後推上可數磴喘絕欲中止厲聲叱
曰少年何不努力復上一磴曰更努力至山巖而止
時予懸石上便推車疾下不作謝亦不復回顧予大
駭亟追視之無有也問來者數輩對皆同竟不知其
為鬼為仙是凡是聖

尤訪

司馬德操若荊州緘默不與人談議有問每報言佳
歸退之謂父事以來克己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
以貌慢之吾讀此笑其待物澹而周身大過與陳萬
年之教子以誨賀襲之引鉞刺其子古出血令慎口
有異乎邇近思之乃知前兩事更是世人頂門一鉞
宋胡絃恨朱元晦無隻鷄斗酒之欺論其以吃菜事
魔之妖術如鬼如魅張浮駕誣黃鼓後進而晦翁錄
此落戔
我朝成化中尹蓮子捷學陳白沙不許後脩

其始入京為十詩以媚大監梁芳得翰
出京列舉開通盡忘故態而白沙錄此掛清
時燕其為廬陵縣往候李見羅待之不能加禮
不脩報謁後蘇以御史案貴州論其虐報向吏
所俘又多居民商賈見羅錄此下獄入大辟議
歲斗酒不設而指為妖人從學不許而謂其誦
禮貌不恭而陷之大辟宜德操之括囊稱佳而
不收貌慢不肖人也予受性偏過事輒發忌守
天節閭目不能與時俯仰曰簡成元從懶得慢
手觸謗啓口招尤又或無目賊張其弩雖陰
大空何損而責所止白壁為玷追念往轍足
心書此以當弦索

志血

陽節公晚年謂人云吾平生志在批鱗請劍若獲
而寤實快我心幸時平主聖不獲遂所願以此為
恨以語先吾通之矣吾猶記舞象時塾師與諸童子
講論語四科曰謂汝曹言所志願作四科中何人一
童率爾應願作顏淵塾師笑之餘童或言問冉或曰
將及或言子貢塾師皆頷之最後問子予以子路對
塾師局問輒然問願學于路何等子曰喜開通亦喜

攻人過雖先生有過吾不捨食人祿必踐人難雖燔
臺結纓我饒為之是時年十五矣如冠以來讀諸史
尚論古人見慷慨則衡寧秋霜母樞羊寧王碎其尾
完縣擊節喜意忻悅愿為執鞭見旅進退容頭過身
如合俛仰取富貴輒嚙齒欲起之九原唾其面曰
彼我為諫官御史寧復惜頂踵顧妻子今哀有闕職
朝有奸紳邦有亂政乎技廢不自禁則上書中執法
海剛奉公促蚤掛其冠復上書開府邊公諱時政姪
姪而家太人譴責不已此何與孫子事未卯而求時
夜且不思令甲有繩約耳越姐貽乃公羞乎益屈首
青衿中三十餘年晚脫諸生籍以歲薦上春官則髮
有二毛髮浸短凌霄之志萎然盡縱他日竊升斗抱
開擊折等耳不復與聞
國家事矣一腔忠赤血竟無所用之獨手鋸紫凌吾
盡于道經舊史之間日與諸靈共生活也歲己酉六
月清河舟中書

老婢

吾曰家有故事事之千金吉文人之厚自誇誦尊獨
之笑而忘其貧也吳秘書伯自角恃雅渴勝堂禪
師曰知解多聞而不問犯父母未生前通將一吻

不拘擬對師以佛子擊之怕聖僧云咄咄多知俗漢
設盡古今公案偶然狼藉堆頭拾得蠅頭養得明明
不直分文萬兩黃金不換等閑拈出示人只是走盤
難看偶讀此為之噴飯失笑者移時天女艷佛以妓
而佛壁之於華囊臭穢崑山之下以壁抵鴿宋愚人
得燕石什襲而寶藏之芳穢真偽之矣其實久矣庸
知世之鏤肝鉢腎而說謂不朽盛事者非得之狼藉
之餘而收之推挽之後者乎已以為靈珠而人以為
糞彈子雖然予平生聚糞為不少矣旋收而旋棄之
不謂金不換也然不為諸佛菩薩所掩鼻者幾何法

卷五

廿九

學云二十年中只令除糞予髮短矣尚復與少年子
逐臭海濱共生活哉書此自警今以往有日除無日
聚加帚箕上吾將老焉

劉向稱孟子之言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
不過利苗得粟糞心利行而得其所欲予口是非孟
子之言也虛靈中無著糞地

貧樂

仲長統云使君有良田萬宅茂林脩竹濯清水追涼
風釣遊鯉弋高鴻不受當世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又
何羨入帝王之門哉鄭泉云吾願得美酒滿五百

無以四時其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態即佳而飲
應酒有升斗減隨即盈之不亦快乎吾讀此啞然笑
也有仲長統之樂孰復以入帝王之門為羨得惟所
願如鄭泉又孰不快此而逃之東臯子詩云有客談
名理無人索地租百年隨分了未羨陟方壺方壺真
不必步也奉希真詩云檢盡曆頭冬又殘愛他風雪
耐他寒道人還了鴛鴦倩紙帳梅花醉夢間風雪如
此便過一生不惡黃魯直詩云無求不著看人面有
酒可以留人嬉欲知四休安樂必聽取山谷老人詩
既無求復有酒百休可也近時入微仲詩云門前索
債亂如麻寒裡無烟米又賒或亦無心煩惱得扶筇
踏雪看梅花門有收債之客承無隔宿之春而能與
踏雪雪色共其清遠斯為難耳所謂寄愁天上埋憂
地下者乎偶因性甫皺眉書此慰之

活螺

予已丑六月自白下買舟歸次鄱陽阻風維舟灘上
雨大早栗價昂甚附舟者數人晨起持簕入水中撈
螺蚌日中出合之可三斗餘大僅指頂持向獲且
大子適見此亟以手挽之曰物可食者不之將棄
美即白何物是惡廉廣釋耳後持向鏡又後持

之曰賣此得錢幾何曰三半錢耳予曰得錢不過三十而損數十萬生命乎如數與之令移舟向深覆之其人笑曰公活此甚善顧安能日携錢四出與此屬乞命乎予無以應為饑餓故至使愚民以螺蚌生又使螺蚌不得自有生而聚旅待烹也悲夫

活鯉

辛亥春予歸自粵春中之望舟過五羊道一漁者獲鯉修與人等買其鰓繫之舟尾鯉出沒波中良苦或聳翅躍而上或嚙索墜而下倦則一反一側已復如前予偶見而憐焉亟呼漁舫前問價曰重八九斤銀

六七分耳與之如其數亟命解縛縱之漁者問實否曰錢入爾腹纏矣復何問予縱鼓鬣而去然脫生於暴鯢之餘未必不因他漁之手要不欲其困於我之能救而不救也予時病熱更數醫不解亦不復得佳睡止旬矣是夕安寢覺而意中冷然如出烈焰立清風中積旬之病腫然解活一鯉為德幾何此中快慍可以安魂慶而起宿病為善哉樂亦最靈哉吾嘗恨網罟之利利於人者少害於物者多其利止於脰庖而損口腹其害至於殺萬無幸以飯一餐餐本畜八卦類萬物之情隨開漁田與而徒作冤家何也胡明

作謂聖人作網罟以除民害而其效至於鳳儀鼓鼙魚鼈咸若不可勝用是漁獵可致非予而則獲由於庖烹也然亦亦

高安陳汝錡伯容著

任陳印瞻德遠較

諫一

外傳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諫不聽疏之難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曰昔吾駁諫王王弗從以
及此難今殺王子王其以我為慙而怒乎乃以其子
代宣王宣王長而立之襄王以翟伐鄭富辰諫弗聽
以翟女為后又諫弗聽翟后廢翟人來誅殺譚伯富
辰曰吾嘗諫是矣今果及此若我不出王謂我慙乃

卷六

以其屬死之內傳鬻權諫楚文王不從臨之以兵懼
而從之權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為閹人
文王死亦自殺而葬諸經皇也晉襄公以文嬴之
請釋秦囚先軫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
國亡無日矣不顧而噉公與狄戰先軫曰匹夫逞志
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趨伏師而死嗚呼君
不聽諫諫不聽而意其言之不幸中也以諫故
失人臣禮也而不難白之以死如此後之諫者幾一
語之或驗而不勝德色藉批鱗以責直曰折檻為名
高謂朝雖入而夕顯重隨之也古意亡矣

諫一

宋齊慶初洪舜俞論臺諫失職有云稱量議論之同
異揣摩情分之厚薄可否不決吞吐未能其相率勇
往不顧者恭謁聖駕款謁景靈宮而已近時王伯安
亦云攻鋤已斃之惡醜縷腐熟之談振拾無禍福之
事觀望時勢陰陽其旨淺深其言二公語絕堪為不
肖臺諫作蓋宋紹興中因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鼎上
言往時斷屠止禁年承今請并禁鵝鴨胡敬仲號為
鵝鴨諫議成化中某御史一本順通物情事驅力薄
而行遲驟力猛而行駛今同道並行乞要分明時稱

卷六

驢騾御史偶聞

京師一譴有病瘍不愈者一朝世族之曰易耳亟乞
臺省諸公口水傳之其人愕然朝出徐曰不語嚙聞
者絕倒司馬居實諫院題名云居是官者先其難後
其易志其大捨其細雖汲汲於名猶汲汲於利嗚呼
此風邈矣代不數人

婦恩

宋元祐七年哲宗將納孟后太史遷五月十六日法
駕行魏興權初道案以五月十六日為天恩命大婦
當要寢違犯者天死故俗以為忌而太史謂天子之

與后猶天之與地故特用此日且降詔矣太妃特以
為不可上亦疑之宣仁謂此俗忌非典禮所載遂用
之愚謂宣仁誤矣凡俗之所忌而以為不必忌謂心
無所疑也哲宗自疑之矣太妃又疑之矣尚可云治
不關典禮即違犯何傷乎哲宗之婚也呂公著謂婚
禮不習不用樂宣仁云尋常人家娶新婦尚點幾箇
樂人如何官家却不得用然則禮所載之婚不用樂
未嘗不從俗而襲用之矣獨札所不載之天地合日
竟違俗而犯用之乎又按大宋時司天監守信上言
每月八日天帝下巡人間每三元日三官主錄人間
善惡及四赦日春戊寅夏甲午秋戊申冬甲子太歲日聖誕日皆不
可行利從之守信所言正俗忌以太宗創業之君而
不能盡廢蓋官府中之隨俗多矣是亦祖宗家法爾
時呂大防韓忠彥蘇頌蘇轍輩為六禮使都不聞請
改期日釋兩宮疑阻何也未幾禱祠事廢置詔獄內
侍迎上意請廢立以弭禍遂廢后而禱未拜也後數
年哲宗崩無子前言驗矣雖事或偶爾亦足以見宣
仁之機與當時禮官之一切齟齬如是論者尚謂元
祐納后禮視天聖景祐討論特為詳備不可曉

慶曆增補

手一增歲幣二十萬輸之復行和好大旨謂北朝用
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若通好增幣則利歸
人主而臣下無所獲又云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南朝
必以失地為辱又云南朝公主出嫁齊送不過十萬
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鄭公記其事為使北語錄
蘇文忠復記其事於神道碑後之論者亦謂通好息
兵仁人之言其利溥又謂天欲赦民實生斯人使南
北生靈得免兵戈張皇至於如此不知已落虜若臣
計算揣摩中也是時虜宰相劉六符言于虜主宗真
謂燕薊雲朔本中國地不樂屬我非有以大收其心
必不為用虜主問收心奈何曰歛於民者十減四五
則惟恐不為北朝人矣問何以足國曰臣願使宋要
割開南地而增戍閱兵以脇之彼重於割地必求增
歲幣我為不得已者而受之俟得幣即以其數對減
民賦虜主從之以而增幣二十萬咸燕雲祖乃知割
地用兵原無事實因以寬德是伊本懷特我為其愚
弄不日嘗故重與地而輕與地之所出耳其實我之
所重非彼所重我之所輕正彼所重而所輕者已
且必子地為榮失地為辱獨不念受幣者亦

為辱乎為歲貢歲幣於使既為無窮之利於我獨不為無窮之害乎通好則利歸人主臣下無所獲是矣而遼史云劉六符使宋多受宋賂以歸是其君固明獲通好之利於二十萬其臣亦未嘗不陰獲通好之利於暮夜金也虜無吸燦我乎金兀朮有言江南歲幣竭盡財賦安得不重歛歛重民怨叛亡必矣虜所以此困宋宋所以此自困引心焉南朝可謂無人

役法

介甫熙寧新法自善爾時謗刺紛起摠緣好勝非閔事實姑論後法熙寧以前民間絕苦差役規圖百端

卷六

五

以求苟免有孀母改嫁骨肉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丁或髡髮為僧以避差遣京東民有父子二丁當為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曰吾當求死使爾曹免於凍餒遂自縊其害至於如此神宗深悉此弊乃與介甫定役法去差役行免役而舉朝爭之蘇文忠再上書極論其不可至云役人必用鄉戶獨衣之必用絲麻食之必用五谷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車馬雖間以他物代換終非天下可常行既行之十餘年天下皆以為便子瞻姑悟前論之非以呂

農為一泰始分為二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粟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今免役之法實類此公欲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益未易也其先後矛盾如此即此一班可創其餘介甫有言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始終以為不可行者司馬居實也某笑云始以為不可行終以為可行者蘇子瞻也

誓碑

宋太祖受命之三年築鎮一碑置太廟夾室中謂之誓碑黃慢障之門鑰甚嚴因勅有司自後時及新

卷六

六

主即位奏請恭讀誓碑讀時唯小黃門不識字者一人夜封鑰鑰群臣皆遠立庭中不知誓何事也靖康之末大軍入廟人始得縱觀誓詞三行二云崇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前宋九君二百年俱謹守誓後高宗即位於金陵道君從燕中寄書首以誓碑囑之慮高宗之不及見也乃不數語而遂以黃潛善諸叔太學士陳東布衣歐陽澈何耶既臨之誓又重以湯而聽用魏觀首相違犯其誓遂顯師奔粵以萬劉死而集病為腐終竟無後非不幸耳

天意

宋得天下於小兒亦失天下於小兒似是天意所謂
君以此始亦以此終別有數端可証宋有周之天下
其即位之元年為庚申而有宋之天下者其即位之
元年亦為庚申宋受禪之謀成於周顯德之末而周
世宗與觀之序亦在帝顯德佑之時周幼主祖太祖
曰恭帝宋幼主降蓋王遙上尊號亦曰恭帝前為宋
庚申後為元庚申前為周顯德後為宋顯德前為周
恭帝後為宋恭帝讀之撫然三百年初光景霍如在
目元宋太宗禪受之為事多可疑蓋德昭德芳不得
其死其後粘罕入汴悉虜太宗子孫去而粘罕親類
中國人腹下有癰類太祖或以為即太祖後身太宗
以帝機藥賜江南李主死其後神宗閱李主圖像嘆
其頤度儼秀於是徽宗生風流文采太顯李主及北
狩見虜亦用李主歸歎故事或以為即李主後身元
威宋降封帝顯為瀛國公而順帝即瀛國公稱合尊
時所生之子元世祖以庚申立立十五年而取宋而
順帝即以庚申生生十三年而取元何天道之好還
如此○初文宗欲立順帝為皇太子順帝乳母言非
明宗子又言明宗亦自謂非其子遂請居靖江

國朝文皇帝雜拈前代帝影以試善相人者袁忠微
忠微名華主為秀才皇帝名夷主為鞋靴皇帝一一
不差及見順帝影忠微笑曰又是秀才皇帝其詳見
國初閩人俞應則詩詩云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
荒瀛國公元君召公尚公主時承賜宴明光宮酒酣
伸手扒金柱化為龍爪驚天容元君含笑語侍從鳳
雛寧與凡禽同侍臣獻謀將見害公主涕泣沾酥胸
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中宗在沙
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
聲鋪乞歸行宮養為嗣皇考崩時年甫童文宗降詔
移南海五年乃歸若九重憶昔宋祖受周禪仁義頗
有三代風至今見孫主沙漠吁嗟趙氏何其隆
斗繼馬
魏明帝時張掖郡柳谷口水溢湧石石象前為鳳凰
東為麒麟西為白虎後為獬牛而七馬在中其一有
人平上憤騎之其一羈絆之其五有形而不善成南
方有字曰大討曹金但取之識者謂馬當滅曹牛當
繼馬懿為是深忌牛氏鳩殺其愛將牛金其後聊聊
恭王小吏仍有牛金者王妃夏侯氏私與之通生子
是為元帝楊用修謂舊史止稱與小吏牛氏通通鑑

誤以為與鳩死之牛金通非也通鑑所據者魏書紀
書正與通鑑合定是兩牛金石誠所謂金取之也

墓禍

宋張侍中者安丞相殊俱葬楊翟張遺令厚葬晏遭
令薄葬後盜發張墓得金寶多遂完其柩掩其穴拜
賜而出次發晏墓穿視無所有盜怒斧其棺見一金
幣亦木也碎尸而出開見錄書此以為厚葬免禍薄
葬得禍此語不然人固有幸不幸耳自昔陵寢並遭
掘發張雖幸免終不可訓多歲莫如秦皇帝而善歲
亦莫如秦皇帝至於下錮三泉旁行三百大鑿之不

卷六

入燒之不燃扣之空空如下天狀未幾為項氏所發
暴露無餘故曰以珠玉葬不如暴露于野且操推擬
含珠者不在大小儒而在于若孫也宋參政陳彭年
殮用金束其家孫遠饑凍不可支與其弟共發祖墓
取金束帶分貨之而彭年之骸暴於其孫知鎮戎軍
張瑛殮用犀束後歲餘其子誠一發父墓取犀束帶
事聞謫官而張瑛之骸暴於其子吾鄉憲副某亦用
金束帶殮而亦遭此禍葬三十年妻子某無賴賣產
圖書斥賣無餘而困不解偶憶金束帶事將子僕出
父屍掘取帶圍熟視之銅鍊金也恨甚併取覆屍錦

有銀鍊去悉手厚葬之為遺魄殃寧獨盜賊是虞更
當虞不肯種穀耳

已貴受杖

王大司馬母魏夫人性嚴整王在湓城時為三千人
將小不如意便遭撻撻唐李通樞母夫人盧氏通樞
名聲已聞燕在班列賓客至門往往值其受杖李尚
書景讓母訓囑諸子必以禮雖貴達每加杖楚景讓
除潮西母問何日進發景讓忘於審對便命童僕斤
去衣撻于堂下時景讓已班白矣要知此等俱自前
人不可及處未易輕相看過以漢高祖唐太宗之賢

卷六

而不免以創業故威震其父至於擁篲迎門因逼避
位父子之間失色多矣其視唐龐勳為將軍而踞案
以受父拜近日張雄為中貴以微時芥蒂而跪父庭
中杖之二十其間相去何能以寸

成就

韓忠獻宋景文初中選謁樞使王德用有空疎之譏
德用曰亦曾見程文果空疎少年宜更廣問學二公
大不堪後成大名德用已卒韓謂宋曰王公雖武人
尚有激厲後學之意不可忘也曾子固司戶太平時
張伯玉作守不為禮一日就設廳召子固作大排不

交一語但問曰世稱若為魯夫子定無所不學耶子固逡巡而退後請子固作六經閣記終不能可其意遂自作令子固書之子固大屈服始有意廣讀異書矣東坡初擢制科簽判鳳翔謁陳公弼公弼恐其少年得大名不欲以詞色假之吏呼蘇賢良怒曰府判官何賢良也杖其吏不顧詩文相屬或塗改不留一字東坡初甚難堪後為公弼作傳始自訟悔三事正相類皆以羽翼其多聞蓄德之心而芸鋤其虛憍滿損之態朱元駒與慶國卓夫人書云聞欲為五哥經營幹官差遣此甚不可予弟生長富貴家驕惰已慣

卷六

十一

一旦仕宦便為此官州縣諸吏之在己下者既一意承奉便長一人之在己上者又或曲相含容是置之有過之地誤其終身愚意以為可且營一稍在人下職事喫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耳亦此意也才如忠獻景文而以為寶空疎能文章如子固子瞻而不欲假之辭色元晦視慶國猶母而欲為其子求打罵差遣其言如斧居然典刑臧武仲有言季孫之愛我美疾也孟孫之憎我藥石也

報應一

人發一善念於人未必濟已終舍其善無一

於人未必損己受其殃曹子所謂出爾反爾也所謂謂如影隨形也今舉二事最快人心者唐路巖奏政密奏三品以上賜死皆令使者別取結喉三寸以進驗其必死時大臣中未有重譴者無何巖被譴死新州便遭此禍閩中薛文傑以舊制摺車無告自出新意令車內周植鐵鉗鉗皆內向使摺者居中不得動搖動即為鉗所刺未及施用建州之團閩主摺文傑送軍中使身自嘗之於乎富貴豈長有之物錯愕非蘊華之司而一切愚人借鱗翼以作虎設檻而侏物自謂取快當年莫敢誰呵踵未及旋而公自入甕親罹其慘克禍轉於眉睫報應疾乎鼓桴神弓鬼矢不張而發不注而中天通好還亦大淺露

卷六

十二

報應二

先君為予言商人李商臨江人中益維揚將入楚偶同鄉二人附舟舟次姑孰附舟人病甚問索中裝而無有商慙然與之金令就旅舍訪醫藥其人感泣而別次潯陽他商之同來者欲尼其行馳言此商殺附舟人于姑孰取其貨還者捕至官商歷陳所以官不信因之而繫其舟使自實附舟人年貌為左驗而別使人縲其子往姑孰訪之至則病愈歸笑復就其家

入之則... 人而... 援戈

任城何休好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 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手然昔之援戈在註... 三才看後之排戈在心運之露筋始則借為明翰... 何素若弁髦朝名師生慕同寇敵方張口而受唾

本六

關弓而反害面冷煖於負端之間手翻覆於西丈之... 外羊腸灑瀾未足喻其險巖也舉其甚則伊川之... 有刑恕恕為程門高弟呂晦叔王介甫交薦譽之而... 天資反覆行險冒進為司馬君實客即陷君實附章... 傳即背章悖上謗母后下誣忠良幾於禍及宗廟南... 斬之門有鄧友龍友龍以道學登朝韓侂冑攻偽學... 友龍諱之轉為不羈有與之譴者友龍拒之譴者曰... 若然則又是道學矣滿堂哄然後出滿淮西久謀復... 入以開邊嘆侂冑事師周中外怨嗟元勝之門有... 沈繼祖繼祖初刺元勝論孟之語以自傷及偽

起首上疏誣元勝十事乞祝融罷祠一時門人杜... 變易衣冠狎遊和狹改名他師近時李見羅開講及... 門束脩恒五六百人而入室晤語亦五六十人胡生... 某者慧而狡聞室中有所寶玉硯二矯遊其門得入... 室竊玉硯以歸李所著冠中高四垂各見羅巾門人... 微其巾服克斤道衡自標異而會以緬甸故被彈... 詔即家逮訊逮者至而向之為見羅巾者匿矣又諸... 生孫某以見羅延譽每試輒冠多士其被逮日偶繡... 衣使者試觀風孫竟就試不顧頗行亦無一人執羈... 約從者為曆戊子六月寓會省書

本六

十四

死

晉范文子見厲公侈虐懼弗免使宗祝祈死魯叔孫... 昭子知季孫有異志亦使宗祝祈死宋楮淵晚年成... 齊高祖之篡從弟昭嘆曰令君回作中書郎而死不... 當為一時名士耶明帝奪國王晏與之弟思遠勸其... 引決晏曰方收粥未暇反此既拜驃騎曰阿戎每... 勸吾自裁果從其言豈有今日思遠曰如阿戎所... 猶未晚已而范文叔昭竟全家祐祐淵以失節見... 葬于... 大節以死自... 子 87-78

城陷為興平擁出城大節竟沉于江而史以棄城遁
嘗元危素仕至參知天兵定燕都素奮身拔井中寺
僧挽之出為

高廟所鄙謫和州憂懼而死近時李象宰士實與寧
王厚善聞寧王反欲自殺偶為婢妾圍守竟陷身逆
黨誅死之不可緩也如是

儉

王魏公作相日楊大年守汝汝產粟大年以粟報魏
公書云山栗一杆聊表村信周益公歲歐陽公家謝
狀一幅冷壽先狀也狀云伏蒙頒送猪肉一斤領外

表六

無任感激以大守餽常軸山栗之外無長物願送止

於斤肉而具狀以謝又申之以感激古人之任肩而
尊儉如此朱絳疏越一唱三嘆有遺韻焉聞之先人
族伯應和中進士第雷親家來賀賀用猪肉六斤豆
腐一箇弘治士成間事也依稀古意猶存每對今人
言之輒發大咲或曰子言非是儉德之共也何必今
人不如古人王沂公裁截簡牘餘紙贈同年于孫京
今人何嘗棄尺寸簡但釘作錢米簿帳耳晏元獻積
函封之廢者抄書書成各題要今人何嘗碎一封皮
但積沓供如廁之用耳范堯夫范景仁司馬君實贊

何嘗不別作布衣但與腹裏
飯相佐供給東閣中故人耳更發一笑

秦晉

史稱秦莊襄后姪於呂不韋而生于政為始皇晉瑯
琊恭王妃與吏牛金通而生子魯為元帝然以理推
之人十月生后歸莊襄十又二月矣而政始生何以
必其非莊襄子唐元行冲以元魏昭成帝名捷繼晉
而興為牛繼馬不及牛金事而王敦反石頭時表疏
恃慢無復人臣之節至欲以罪廢太子而無辭亦不
及帝中媾如其有之則馬駒龍子之誣敦固無所愛

表六

於帝也何以必其非恭王子而論者論秦實絕於莊
襄馬已戒於懷慈魯桓公夫人與齊侯通于同生於
其時詩人為之賦南山公明謫夫人曰同罪非吾子
齊侯之于序亦謂莊公失子道人以為齊君之于而
後世不聞有異議何也吾乃知先德之所及遠矣秦
自孝惠而後日以虐關吞噬山東海內當切懿師及
昭暴孤弱寡孤媚以取天下天下亦復醜之而公旦
伯禽仁厚之化浸流人心迄今有餘韻也故惡或不
積而已彰事或有微而不信或傳聲而起釁或揭實
而雪疑三事總屬微屢秦晉之故則君下而惡歸之

著也謂呂易歲謂牛易馬吾斯之未能信

明經

今人以明經稱歲薦非也按漢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為郎明經之名昉於此自唐及宋皆以此取士唐之狄仁傑徐有功宋之呂夷簡召公著皆就此試然所謂明經者特帖書墨義而已所問本經義疏十問之中能記其四即為合格呂許公試卷問作者七人矣七人為誰對云七人者某人某人也謹對又問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下文云何對云見有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謹對

卷六

呂申公試卷問于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四者何也對云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使民也義其養民也惠謹對其式如此蓋但以記誦出處為主無別發明故當時頗賤此科有焚香禮進士嗔目待明經之語謂設棘監守防傳送也

國朝明經諸科一切廢罷止存進士一科舉人歲貢皆進士之別名以所試經書論策制義同也至庭試歲貢則一日而經書論策畢條故京師有三場試貢士一策中狀元之語與帖書墨義事絕不相蒙而昔之所謂嗔目待者今反用之待進士科無復焚香之

禮矣流俗人動以明經稱歲薦與之而非其實惟歲薦人亦以明經自稱無其實而君其名皆似胸中無古今者

魯事

韓子書魯哀公問孔子鄙諺曰莫三人而迷寡人舉事與群臣慮之而政愈亂何也孔子曰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為衆矣故曰莫三人迷今群臣無不一辭同執于季氏者與魯國盡化為一安得三哉又哀公問孔子春秋記冬十二月隕霜不殺草何也孔子曰此言可殺而不殺也天失利草木猶犯十之

卷六

十八

而况君人乎家語亦云予曰是非孔子之言也昔宰我以戰栗諷哀公孔子變色非之雖曰舉直錯枉枉不指季氏而季氏亦非哀公所得動搖者何則御委其轡指大于股政在私家由來已漸乾侯之役殷鑒不遠三都之墮迄無成功使孔子而為此語是雖滅孫邱孫之覆轍而智不如子家羈也使孔子為哀公建此畫是貽其君以孫越之原罪不在有山氏在導之以殺機而教之以仇嫉宗卿者也吾以為不然

書籍聚散

按秦漢而下所著圖書雖終歸有盡掘不越二端

燔于臺火則散使人間燼則物還造物使則子仍焚
子迫及有宋而前中金福後遭元孽歷代寶藏都付
二虜使腥臊之氣適于簡牘先民墳典藉以侏儒斯
古今文史一大厄也燕聞往昔諸夷所得賜書多不
能達載以舟艦則溺覆相尋雖後令人記憶亦都不
免蓋聖作明述菁華攸寄非大年鱗介所宜體浣而
靖康三館德佑四庫金元有之如取如携抑又何也
豈二虜入帝其兆已成天以斯文開之不復秘惜耶
噫嘻

岱嶽

卷六

十九

岱嶽之巔有王女池池之旁為王女祠今所稱碧霞
君是也或謂王女為東嶽女或謂即道書華山王女
或謂黃帝時遣七女焚脩於此以迓西崑真人王女
其中之成道者也或謂嚴士石守道妻金氏禮西王
母得法入太山石室脩煉是為王女人異其說未知
所據祠創於宋真宗而增拓於
我朝成化嘉靖以靈異奔走海內士女肩摩肘擊於
金支是旗之間所施捨填委無算自設官離合掌之
縣停六群倖一以籍錄其所入併權稅之以供給
德魯 衡三藩府祿各郡王府祿與有司一切

崇繕及各役庫儲而歲以銀二萬三千兩餘入內
帑其所施黃金珠玉寶石首飾及金銀錢娃娃等
入內而以藩益袍服諸錦綺皆變折該省官屬俸
矣上之取於民巧也稅其田畝山澤所出舟車所
輸不足而假所不知名氏之鬼以賂之甚矣民之愚
無知也罄脂血以供上繭絲與諸官吏苞苴不足而
攀緣崖峪以施所不知名氏之鬼

捨身

卷六

四

西竺外通苦行六投淵其一也謂從苦得樂他日當
生天其說流入中國為捨身南武當北岱嶽俱有捨
身崖陡壁千仞愚民多投身其中冀冥福而岱嶽為
甚何尚書起鳴為設垣遮止之張相公位復勒詩諭
曉之然終不能禁也歲戊戌八月予行陽穀道中士
女捧瓣香往者肩相摩偶憇旅舍一男子神色不怡
苦問之曰往捨身予曰捨身樂耶色笑往苦耶曷不
改轅歸而更自戚戚復問捨身何意曰以墜下為飛
昇耳予曰若知天門山乎山壁立而草木叢茂下有
微徑行人過者往往飛出林表遂不見遠近聞之謂
其上當有仙人接引沐浴山下求仙者益眾或
疑其妖自繫大石而牽大以過大復飛去曰信矣司

嘉慶元年遠山縱火一大蟒死焉人獸骨堆積前後
山陵乃知向所飛昇蟒吐氣吸而食之耳安知泰
山之崖不為蟒窟一切捨身不為諸蟒具饗殮乎其
人猶不憚有在者笑曰是何傷張道陵修真雲臺
為餓虎所食其說諱之以白日冲舉告人即欲扶崖
飼蟒煩同行入歸而告白日冲舉於其妻孥耳其人
為之泣下

蕓程庵

金陵冶城有大墩石晉謝太傅同王右軍登此因名
謝公墩後王荆公居鍾山亦登此作詩云我名公字

卷六

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
姓尚隨公南華辨長老作庵於寶林南眉山程德孺
以此回名程公庵後東坡南遷亦宿此改名蕓程庵
贊云百千燈共一光一塵中兩道場齊說法不相
本無通安有礙程不去蕓亦在各徧滿無雜壞二
意不欲令前人專享名勝耳然今甫之詩如似有
掩吭而奪其處意不若子瞻贊語圓洒渾忘然是佛
理如此首楞云於一毛端現寶王刹座微塵裡轉大
法輪圓覺云覺性遍滿無壞無雜如百千燈光照一
室其光徧滿亦無壞雜

韓幹畫馬

漢中李先先生藏有韓幹畫馬其上為東坡題詩字漫
滅不省作何語獨馬以絹素善得宛豈坡語特妙通
神去不如幹馬之留影人間乎曰乞予作坡語補亡
一笑而從之補云予友李伯時善畫馬嘗見名馬滿
川花以筆寫之放筆而馬死黃魯直謂此馬神魂魄
魄俱為伯時筆端取去故京師黃金易得而伯時馬
難得或為予言伯時畫馬以馬為師每過周寺輒終
日縱觀不忍去其獨步一時以此予謂此本韓幹畫
法伯時偶臆合之耳開元間幹以畫馬供奉而是時
陳閔最有名玄宗令幹師閔幹言臣自有師陛下內
底飛黃照夜五方之乘皆臣師也玄宗深然其語幹
画果勝閔今所圖則飛黃照夜中之冠然者也吾儕
負侍從所賜天閑馬如玉鼻驊等不乏俱莫如此圖
駿彷彿見伏波銅馬天似見貳師血駒令孫陽過
此便當三顧人情賤近而貴遠今伯時馬價已與黃
金爭高况開元國工手予今涓人得此便不惜千金
尼

趙韓王為宋開國元勳徐中山王為
我朝開國元勳而二王俱有為尼之女韓王兩女及

皆願出家為尼宋太宗再三諭之不能奪賜長女名
志願號智果太師次女名志英號賢圖太師中山王
長女為

仁孝皇后次為

代王妃其幼女出家於南京聚寶門外為尼今所傳
王姑菴者是文宋真宗妹吳國太長公主太宗女也
幼不茹葷血及長乞落髮出家真宗詔建資聖院居
之賜號報慈正覺大師時密王女曹王女及後宮未
御幸者三十人亦相隨出家焉令尉之家居養織畫
如唐登封尉盧敷女王屋尉畢綱女無所戀而為尼

奉示

即人主妃女時移局敗如隋煬帝女南陽公主後唐
廢帝女幻澄元魏之馮高胡三帝朱梁太祖之陳昭
儀後唐莊宗之劉皇后宋徽宗之金皇后有所迫而
為尼亦多有之不謂生長極富貴中極得意時有此
奇絕事當與釋迦佛初祖達磨出家公案同時拈看

重腫

蘓州某巡按子生有重腫家累鉅萬不逞之徒教以
連結豪傑招徠寇潛圖不軌未幾事露被逮盡破其
宗重腫之累也所記古今重腫若虞舜顏淵項羽王
莽赤眼歸宗律師天台智顗律師隋魚俱羅兩原王

呂光梁康王友孜北漢主劉昊夏主明玉珍一月重
腫者南唐後主李煜梁僕射沈約婦人重腫者南京
一民間女獨舞起匹夫帝耳項羽品伯而不足莽光
閨位而旋敗俱羅斬於東市友孜誅於弒逆李煜斃
於牽機休文終於鼎足顏子迄庶糟糠不厭禪師證
果頭陀苦行劉昊據漢貴恨以殂玉珍僭蜀五年而
殞主於建業之女不免道路行乞何必重腫皆帝王
哉佛世尊時有一十七女盡重腫而僅生天上負崎
以南有移池國人盡重腫而僅稱壽考亦一証也忘
意非分取夷滅耳

奉示

禪讓

書堯舜禹皋陶皆以稽古發端湯武獨不言稽古者
前之讓而後之爭不足稽也稽禹無讓辭稽二帝而
讓美不一者彼以結而此以禪美傳賢也夏桀讓王
于湯曰逼遜位事見燕哈傳圖於其相子之聽人穿
鼻而堯以詢事考言而傳舜舜以嘉乃丕績而傳禹
微子傳國於其弟衍在隱凡之時宋宣傳國於其弟
和亦易簪之際而堯傳舜後二十有八載乃殂落舜
傳禹後十有七載乃陟方囿菁華以捲領素天下如
升龍是宜憂絕千古而莫與京耳然二帝後有夏之

帝不降不降五五十餘年舍其子孔甲而遜位於弟
高天十年崩史云三代內禪惟不降實有聖德不降
後有蜀之望帝望帝名杜宇初王蜀教民耕作時七
國稱王自謂德過諸雄改稱帝會大水為災其相開
明善治水又自謂德不如開明授以國遂亡去時春
三月子鵲鳴蜀人思其去而悲子鵲曰是我望帝也
後人見在西山冲舉焉說文望帝淫其相西事舉動妻愆亡去誤也
不愧唐虞而不降以聖德汗青三巴獲棄之時又七
雄虎爭之日後之儒者專稱勳華無復掛此兩人于
頗以經無正文也使不降杜宇事見于經當與堯步

卷六

廿五

年號

帝王年號漢唐晉宋未有稱正字者其他則魏主芳
稱正始髦稱正元北魏主肅稱正平恪亦稱正始詔
稱正光南梁武陵王紀稱天正朱梁主瑱稱正明金
主亮稱正隆金主守緒稱正大夏主仁孝稱正德元
順帝稱至正而俱不利芳廢於師髦廢於昭憲以正
平絺恪以正始之末不保其長于謂以正光平年僅

原缺第二十六、二十七葉

曆夏以寅為歲首得人統殷以丑為地統周以子為
天統此謂明時其革命之說劉歆作三統曆及譜引
易湯武革命又引逸書先其革命所云革命蓋指此
耳非論其取天下也况大衍之用四十有九一行以
之起曆而革卦之序在周易正當四十九其專為曆
明其據此是轅固生不引易以証放伐而汲冢書及
子思劉歆班固僧一行俱引易以証改朔証治曆順
天應人之疑可洒然胸中矣以為美湯武之放伐者
無忌憚之小人矯誣聖經以粉藻篡弒於一時而伯
後人之敢於不臣罪後儒之盲於說經無已時也

卷六

易揲

唐王遠知作易揲十五卷一日雷雷繞室一老人室
中下問所洩者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追取遠知
方惶恐據地旁有六人已捧書立於帷裂幙而去所
取書乃易揲也宋鄭揚庭夫作易談兵部即秦珣聞
之駭曰夫何處得此珣曾遇異人授此數秘不敢洩
懷不獲盡其術此人乃敢形之書定有天譴無何夫
舉遠知之易提揚庭之易談不知作何物語而神理
忘之一取其書一奪其筭至於義書文演周文孔象
子木子弓之所授受費鄭田王之所講求又岬嶽宇

富聞如獄峙如川流如布粟之切於民用而未嘗一日廢雖藏之家中復出之人世更不為造物所妬何也抑二書實駁或多推逆未來所不必知事天不使黃世耳目而掩之以攝取罰之以短折歟即堯大易管取平生所著學焚之而僅以皇極經世行亦此意也然則祖龍之炬火東京之帷帳何必不為後世功

甘露園短書卷之六終

甘露園短書卷之七

高安陳汝錡伯容著

侄陳邦瞻德遠較

附錄

唐令狐綯作相以己單族無賴每欲黨其宗黨與崔盧抗一時姓同者率接引使通諸族足他姓之無耻者亦多改姓令狐以便進取宋常璩河朔人世業農同居數百家皆姓常不與環通譜及璩為御史一里之常名皆從玉雖走卒鈴下亦然一案璩使改姓以從己姓一御史能使人改姓以從己姓驅人何所不至予童時聞先君嘗語中山先王選貢隸業南雍其從子應麟將歸南嶺中山人自無一語及應和應和屬半山于太司成太司成屬半山撫臺於生是何春屬半山曰應麟同耳非宗族也應和聞之為微行問其故曰昔應麟過謁求居問者之慙賜吾耳無何果有暮夜懷金事者遂不及事棄逃而歸會指大棲進胃學中避遠權勢等備子之為御史大夫者於路人若免已大太哉宗固父為司徒固改易姓名杖策驅驢入大學不使人知未幾多也

夫燕之外耳

嘗糞

庾黔妻田翼杜佑皆曰父病為父嘗糞而越王勾踐亦嘗吳王夫差糞唐侍御史郭霸亦嘗來俊臣及魏元忠糞魏高祖李行簡皆為父吮癰高祖時張子巖孫瑾皆為母吮癰而鄧通亦吮癰於文帝帝嘗商復紙痔於秦王趙履溫復紙痔於安樂公主之用事者守宙問何所不有然黔妻輩以嘗糞為就養計而勾踐以為復仇計郭霸以為媚寵計孫瑾輩之吮癰得稱孝子而鄧通所得止於鑄銅曹商所得止於賜

車勢利之奔走人而使之無耻至此哉况郭霸由嘗糞故為元忠所鄙暴其事終身沉淪鄧通由吮癰故為景帝所怨餓死不得名一錢著一簪趙履溫由紙痔故為相王所誅至於父子駢首夫體體分窮通固有命耳豈庶耻道失能與司命作抵對耶郭霸歷歷其條請御史大夫魏元忠郭霸獨後亦與國顏而即請便利當之仰而賀曰公母慶重耳者病也人病忠大惡之暴其語丁朝

人病

易傳曰女化為男茲謂陰昌賤人為王男化為女茲謂陰勝厥終以女作男事創見殷紂之末年嗣後周

顯王四十七年魏有女子化為丈夫漢哀帝建平

年豫章有丈夫化為女子漢獻帝建安七年越雋有

丈夫化為女子晉惠帝元康某年安豐有女子化為

丈夫皆賤人為王國家將亡之孽也然我朝嘉隆間

兩見此異而兩當休明之世嘉靖中大同氏馬祿女

年十七將嫁人忽變成男子隆慶初大原男子李良

兩憎其妻貌陋出之獨居年餘忽變成女子經脉流

行事與前同而占與前異何也予謂此本念想結化

非必盡關興亡男思女思極而男化女女思男思極

而女化男神能攝形脉惟心造始於淫存終乃化遷

况視月而唇類月月惟望日滿餘皆缺也之犀望星而角有星

覆載廣矣非瑣瑣占射可管窺定禍福也

效顰

今人脫書舌發專能賤唾前人乃事有造端於已所

賤唾之人更相踵襲不以為怪者罵桀紂隋煬之

國訕秦皇漢武之多欲節漢靈帝唐德宗之聚飲恨

商鞅之車裂嚴王莽之飾奸咏姐已之晨北彈梁冀

妻孫壽之妖媚自黃口以逮黃髮人人能之然祖龍

為入粟拜爵始今樞吏國子納粟如祖龍漢武帝為

算冊中始今設關權鈔如武帝靈帝為入錢賣官始

今事例開賣如靈帝唐德宗為索門今今欄門
索錢如德宗高君為開門陌始賜帝為辭章取士始
今破裂井地士餘語釋褐如商君賜帝稱謂取制義
以便進趣廢經野以出地利征權鬻賣以足度支至
若以又為駕起於夏桀今輦上諸君子無非為人者
點染湏髮起於王莽今一命以上鮮不後白金黑為
少壯容者燒鉛作粉起於殷紂今富貴家妻小不聞
尚淡掃委棄鉛華者髻有墮馬起於孫壽如墮馬今
婦人理髮不見安向頂中作梁鴻妻之椎髻者裂帛
經足走於姐已姐已本鄉姑是猶未娶裂帛今閨兒
學步末有不結束為纖細笑盧王川之赤脚婢者此
亦何與國計及身家事贖復效贖今我思揭家走
斷臂
學佛之徒重法輕身聞半偈而捐軀得二悟而投火
甚則剝皮為紙析骨為筆瀝血為墨書寫經典其苦
如是雖斷臂不如斷心斷肢體不如斷情慮要當於
其猛利不必過爾收求吾黨中無此人無此事也或
謂釋以捨身為慈儒以全歸為孝一毛恐傷誰非斷
臂此語非是王子割心稱殷仁人祗稱扶目為吳烈
士中徒已刑而未嘗知刑叔小亡是而存其尊是故

物其於銀漢之府高未明之元魯何小損而必云
衛無善詭之聲聖周無一弛之文武也
銀靴
富貴倘來之物俗人以為不世特達之遺沾沾自喜
每一開口濁氣衝人令發嘔穢台嘗與一友人過貴
公子公子於款客出白金茶酒器絕精巧友人注目視
之公子以手指画疾聲應曰家君稽古之力也某年
蒙賜銀銀以為茶器即此是某年復賜銀銀以為酒
器即此是子座中微哂出謂友人曰子過矣友人曰
何也曰吾視白金茶酒器陶瓦器也頗注目乎既而
曰公子過友人曰何也曰賜白金不賜茶酒器也頗
誇示乎南唐馮權以奔走敏給有寵於元宗元宗見
權輒戲語權吾為汝作銀靴曰錫銀三十斤代靴
權退而治銀為靴聞者大笑宋朱勔以進奉花石有
寵於徽宗徽宗以手撫勔與之語勔退而製新錦袍
繡御掌其上每對客服之以昭殊寵亦為時所笑公
子不幸而類是矣微獨茶酒器即施施一切以誇閭
里而駭童稚者皆銀靴繡掌類也不滿隔溪人一嘆
觀人
親以有術實若虛德若愚才之小者必易逞

之小者必易盈後唐御史元及第題壁于與國寺云
一舉首登能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有人續其下云
君看姚暉與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後果終于京官
夏有章由司戶授鄭州推官詞盛文肅度文肅招之
飲明日緘詩以謝文肅不答緘還之或問故曰吾始
重其氣韻今封詩乃自稱新圃田從事得一幕官便
爾輕脫君但觀之必止於此後果終于從事此小器
易盈之驗也王文正曾及第選青州太守帥父老倡
樂郊迎文正易服由他門入謁守守驚問何簡易若
此曰不才幸忝科名乃敢煩邦君父老乎守嘆曰君

卷七

真狀元必遠到事業未可量也後果入相韓忠獻
以高科推開封府治事不倦暑月流汗浹背府尹王
惲文大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孜孜職事不驕蹇
真宰相器後亦入相此大器大受之驗也以區受者
區滿而旁溢以禽受者禽盈而四出是謂小器萬斛
之舟置百鈞其上而不加重減之百鈞焉而不加輕
是謂大器

卜鄰

魯有善博者其鄰之人畏之而徙其宅或曰定其貫
將滿曰吾懼其以我滿貫也遂去之虞叔有玉虞后

求之不許既而悔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
其以賈禍遂獻之權待詔有良馬日馳數百里陶學
士欲取之不可陶心啣之因草密詔謂權曰吾愛
此卿書為寫一通寫畢陶突取其草誥曰是機密事
焉此欲何為便呼吏作奏欲發其事權無以自明惟
惟恐哀訴陶曰急以馬來釋汝併奏取之又鄉先輩
某與老人鄰欲得其處以廣居日召老人飲博老人
以為愛已携諸稚孫往諸孫驟見玩好器無數或懷
囊歸某伴為不省一夕稱盜入藏中縣為踪跡失亡
得玩器于老人家真之理老人計無所出以宅獻而

卷八

事始解偶憶此為淚下人不幸與勢要人生並世尤
不幸與勢要人居並里猛虎作鄰大難生活倘能定
計于鮮如魯人之徙宅甚善其次當如虞叔之獻玉
不能徙又不能獻則馬出諸其廐不稱德以居宅與
人而身不免有盜名也豈復望卜鄰如千仲愛輓工
之不食如子罕於今日哉呂僧珍有高名宋季推罷
南康郡買宅于僧珍宅側或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
問者訝其多季雅曰百萬買宅千萬買鄰古人重卜
鄰如此

馬券

買拉老宋會香酒來坡作古木怪石圖贈之書其後
云今日霜寒十指如懸槌偶有人致佳酒獨飲得醉
念處士貧無以慰其意為作此圖毋饒時輒一開看
還飽人否有好事者能為君月致米三石酒三石終
君之世便以贈之不爾可令雙蓮掌貯須添丁長以
付之又李方叔家貧東坡贈以錫馬赤色白鼻於法
為不良馬名之曰王鼻驛併書所從得付方叔作繫
馬券此馬價應十倍世有義士能捐二十萬併券與
馬取之乎以予書示之兩事合掌皆高自擡值咄呵
取償如波斯賈持璣珠珉璧誇向暴富兒索明月夜

水銀

粵之泗城州憑祥州及近憑祥之安南地皆有水銀
坑取法用人人酒食之三日縛至坑稱人身作窟埋
之僅露首又三日其人瘡不可忍呼徹天日以錘鎚
去首土覆之數日取出則滿腹腸骨髓指甲中皆水
銀矣每奸商傾外境人搬貨至彼貿易則私與夷約
併備人賣之價成連數十人縛去以克前後事絕

是處西通志水銀非恒用之物也土人不知其用
其法禁禁奸商不得私中轉販販以爲美
其俗可善變亦仁人度物一端也若他土取法同
此物便須承斷縱帝后例用進德何思生人灌死
人東坡謂嶺南恬殺牛地虛沉水香中國以牛易沉
水供佛為燒牛肉況人易水銀灌屍乎是灌人血也
從昔帝后鮮不遭掘發者呂后屍奸于赤眉理宗項
截于楊髡其最烈者耳人血為藥乎不聞拂林國有
水銀海周四五十里取法先拾近海十里掘坑并數
寸處後令健夫駿馬近海行水銀即滾沸如潮而蒸
人馬疾走水銀隨趕至若指綬使彼淹沒人馬既速
水銀復奔回過坑井溜積其中國人乃得取之用香
草煎成銀然則此物直憐嫉人而與人作仇家其性
然也

桂山

范至能廣志謂桂山之奇為天下第一非廣即大
行九華鴈蕩諸峯所得頑頑竊意山川奇秀醜為人
才故周翰申書本於狀際尼山之靈是生孔子桂林
自處秦勝已難職方面斯賴之士寂寂即薄有之
南源人為之怪之全川宋以前為永州零陵者也

劍異

孕異

周之基也。以后稷其衰以穆王其亡以褒姒。后稷之母姜嫄出獲巨人家而有孕。生后稷。穆王之母房后威丹朱之冲而有孕。生穆王。褒姒之母童妾遭龍箴之化為玄黿者而有孕。生褒姒。俱不夫而育。育而統開統墜由之亦異數也。或以姜嫄事為史遷好奇曰。

諸有履帝武敏歆之句緣飾之而鄭氏復司史記推
演之史記裏邊出野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有孕鄭
註祀却非時有大人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
滿履其擇吉之慶心輒諒故以如有人道感已者遂有身非是即史遷好奇而為
史者不皆遷也丹朱之說出於周內史與玄菟之說
出於周太史伯陽不應二史氏亦好奇亦別有緣飾
推演以為此語而高辛氏不應無故而棄稷于林于
冰于隘巷中周人又不應特立姜嫄廟閼宮而不聞
特立高辛氏廟也且閼宮履跡綿有之矣事不本史
遷也大吳母華胥帝嘗母握袞不俱履大人跡孕乎
何疑姜嫄之履迹傳妻耶輪氏不以手指孕乎何疑

姜嫄之足指虹流電繞卵望龍交此異多矣元命龜
遊開宮其地扶桑元命龜

生異

鼠胎一月猶胎二月大胎三月鼠胎四月狼胎五月
虞胎六月虎胎七月牛馬胎十二月象胎三十六
月獨人胎十月或以為其數應日從甲至癸其數十
天道物理俱以日為本故人為貴也有過十月之數
者呼延氏十三月而生劉淵慶都十四月而生堯女
嬉十四月而生禹簡狄十四月而生契漢王夫人十
四月而生武帝鈞弋夫人十四月而生昭帝劉淵妻

卷七

後漢十五月而生劉聰晉州二十四月而生黃帝金
定國五十五月而生悟室伯陵之妻孕三年而生三
子以溫磐石俱三年而生羅云和脩惠能俱六季
而生危犧氏十二年而生又甚則感胎十五年而生
為衰如十六年而生為鵠尊者八十一季而生為老
麟一國皆三十六年而生為大人國其人生於
雖有不及十月之數者豫子俱在胎七月而生
兔俱在胎六月而生扶桑東女國俱在胎五月
中產乳百日能行三四季即成人矣壽長
其人俱七八日而生兒生置於

八祖舍多亦七八日而生又絕異者史記禹辛壬娶
塗山癸甲生啓是在胎二日而生也若謂子長好奇
則一切俱屬漫語若謂二日無生者是塗山以敗
確作毒花大禹與姪婦為國母也一失

生子

生或二十餘子或五十餘子或五十餘子或五十餘子
生或二十餘子或五十餘子或五十餘子或五十餘子
生或二十餘子或五十餘子或五十餘子或五十餘子
子同有學生生有三生四生

卷七

五子陸終氏一室六子左臂三人出右臂三人出左
臂一人一主十子同時一婦八一生十女便為夫婦
魯哀八年壽有人一生四十子二十子死二十子活
宋紹興中潮州城西婦人一生百餘子大如指五體
皆具蠕蠕能動西竺梵像國王小大人一生一團團如
十葉蓮華葉葉有一小兒共千小兒俱各長成後為
賢劫千佛此理之不可知者也子先後生而多者田
嬰四十餘子姚弋仲五十餘子唐褚王瑛五十子
魏王寶體六十子李連哲六十子田恒七十餘
子

王一百于長者嗣王餘九十九人俱鎮國將軍每
會紫雲盤坐至不能相識而俱降鼻昔有梵志林
之及下母鹿胎之有胎生一女人惟脚似鹿志
取置恒河中鳥者延王每行見蓮華葉有一小兒
王取食之及長勇健過人王令諸子帥兵攻梵國
以人言次是我子回語之故于問以何為射人
子二國五百子歸親父母見辭空藏經
子歸養父母事見辭空藏經

卵生

簡狄吞玄鳥卵而生契女脩吞玄鳥卵而生大業禹
母於石紐泉中得月精如卵吞之而生禹骨利王得

來

十六

五

大鳥卵剖之見一女子便以為妻黎岐之先得大蛇
卵置山中生一女便以為妻羅浮利地有商人得一
雌鷄與共遊寢鷄生二卵卵為二童俱出家証阿羅
漢徐君官人娘而生卵覆之乃成小兒有筋無骨是
為偃王夫餘王得河伯女開於室內感孕生卵一男
破卵而出是為高麗之祖大荒之中有國其國民盡
卵生是為卵民之國阿修羅有四種其一種卵生是
為鬼趣所攝合衛城中有婦人一生三十二卵卵中
各一男子隋大業四年鴈門有婦人生一卵大如斗
聖之後數日雷震洞穴失卵所在晉永嘉中于陽有

韓姬者於野中見巨卵持歸育之得一兒方四歲
應募為劉淵築平陽城城就化為蛇去

生子早晚

自古生于最早者莫如周文上其最晚者莫如武王
按孔氏尚書疏云文王崩武王嗣立一甲而觀兵三
年而代商有天下又後二年崩而大戴記云文王九
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據此則文王崩武王已
八十有八計武王生文王終九齡耳而已有長子伯
邑考是生于莫早於文王也又記云成王幼不能莅
祚周公相負成王以朝諸侯大紀云武王娶呂望女

來

十七

邑姜生于誦時殷二十有七祀也後五年而殷亡據
此則武王崩成王終可七週計成王生時武王已八
十有六矣而史稱成王為元子又有弟唐叔亦邑姜
出是生于莫晚於武王也當為古今奇絕歐陽永叔
謂觀兵為武王即位後十又一年事於理為優而終
與父死不葬爰及于戈語相摺且孔氏去周未遠當
別有據未可臆斷也並見紀年與書

還囚

唐太宗親錄繫囚見應死者憫之縱使歸家期以來
秋來就死如期而至太宗皆赦之凡三百九十人

王為齊州參軍縱囚徒七十餘人亦如期而
至文帝嘗之天晉謝方明為晉陵太守北齊張華
原為兗州刺史俱以元日遣囚如期而至梁何胤為
建安太守漢虞延為細陽令王長文為江源令俱以
伏臘遣囚如期而至而鍾離意事更著意先武時辟
司徒府詔部送囚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意輒令屬
縣作徒衣解散粒拮迄所欲行與赴期俱至無或違
者遷堂邑令囚防廣毋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
聽廣歸使得殯殮丞掾爭之意曰罪自歸我義不累
下遂遣之廣殮毋訖果還入獄竟得減死蓋此舉為

卷七

當時常調今人因縱囚論但稱負觀七年事耳
令職立得盜權建不忌加刑遣之建父謂曰吾聞之
也無道之君以刑殘人有道之君以義行誅于罪命
也今進藥而死

舉燭

漢陽太守龐參侯郡教授任崇崇不與言但以雞一
大本水一盞致廳前自抱兒孫伏戶下參曰水者欲
吾清也拔大本雞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
門恤孤也魏郡太守陳異詣郡民万尹尹拔頭以水
洗盤抱小兒出更無餘言異告人曰拔頭者欲吾治
民如理髮也洗盤者欲吾清如水也唐高士廉守蜀

脩禮見隱者朱挑推挑推張目直視不答士廉曰吾
知之矣欲使我以無事治蜀耳三事膾炙人口迄今
尚有餘味然齊桓已先煎熬魏文仍加劑和復蒙仁
君朝齊桓公公問治民復蒙之君不對而以手循口
操矜桓公曰與民共甘苦寒燠乎寡人聞命矣魏文
侯見箕季出謂人曰吾一見季而得四焉其墻壞不
築是教我無奪農時也墻枉而不直是教我無侵封
疆也從者食園桃李禁之豈愛桃李哉教我下無侵
上也食我以糲飯豈不具五味哉教我無多歛百姓
省口腹之養也三太守事即二君於人為不言之教

卷七

於己為目擊之存見影普形觀指識歸察哉此撫夫
爭通之悟也雖任崇諸人未便有此諷切而二君以
右其國稱賢君三守以治其郡稱良吏因偃為恭即
以是實美哉此燕相舉燭之辭也

聖河

禹門之聖河也聖姬禁絕河伯娶婦河不為患正賴聖渠
後水可引不待謂聖事渺茫前信載篇中此事
聖姬之則亦靈公以君主要河後此則李冰以女
聖姬之此則郭子儀以女娶河李冰守蜀江神歲
歲收童女二人為婦冰自以其女配神送至神祠勸

神治杯澹澹因刺殺神子儀鎮河中欲造浮橋而
急流毀墮子儀酌酒許以幼女娶之其夕水退木立
墮二成橋而女無疾卒子儀以其骨瘞之廟塑其
像于河神之傍郡人目子儀為河濱親家翁然郡令
以此殺巫蜀守亦殺其婦中令更作之倘何也愚民
易惑不復孺荆蜀蹤取意心切憂民造次間辛無以
中陽侯欲因娶姑舊公案不難割變懷抱之愛而舉
前人之所廢耳大自苦心

名數

一舉足為姓倍姓為步四尺為何倍何為尋舒山倍
尋為常五尺為墨倍墨為丈倍人為端倍端為兩
手之盛為溢兩手為掬又為升掬四為豆豆四為區
區四為釜釜二有半為畚畚即前畚二有半為畚
二為鍾鍾二為秉秉十六斛九十六黍為銖銖十
百黍為龠十龠為合二十四銖為兩兩有半為兩
倍為舉舉倍為鈞又為錢二錢四兩為斤斤十為衡
衡有半為秤秤二為鈞鈞四為石石四為鼓鼓
所吐為忽忽十為絲絲五為緡緡十為升升倍為升
緡倍為紀紀倍為總總八十總倍為總十億為兆兆
兆為經十經為垓十垓為補十補為選十選為載十

載為極〇七極供塵為一阿耨池上塵七阿耨池上
塵為一銅上塵七銅上塵為一水上塵七水上塵為
一兔毫上塵七兔毫上塵為一手毛上塵七手毛上
塵為一牛毛上塵七牛毛上塵為一智遊塵七智遊
塵為一蟻七蟻為一虱七虱為一橫麥七橫麥為一
指二十四指為一肘四肘為一弓八八五百弓為一
拍盧舍一里八拘盧舍為一由旬計六一舍為拘那
二十利耶為一恒利耶一瞬六十恒利耶為一臘縛
一息三十臘縛為一摩睺羅一瞬二十臘縛為一牛
呼參多三十年呼參多為一晝夜每見古人用此等

字不知其數筆之

湯泉

蘇子瞻所記湯泉東城匡廬汝水尉氏驪山駱谷佛
迹巖陳氏山居凡八處楊用脩所記湯泉寧州白崖
德勝關浪穹宜良鄧川三泊安寧凡十餘處俱存其
名而不詳其事意僅僅溫煥得名耳不能奇也予所
聞紀奇者五梁州志漢水南有泉冬夏常沸涌若湯
其熱可熟鷄子未至二十里即望見白氣冲天拾遺
記浮析國有泉湧射類湯火飛鳥不能過其泥治以
為器金狀泥混若紫磨色過與泥婆羅國有泉周迴

可二十餘步以物投之即生烟燄懸釜而炊頃更便
熱又凍水雲穴山有湧泉四時常沸以煮豆漿終日
不熟以灌草木轉鮮茂惟鳥獸類入之便爛江乘縣
有半湯泉泉半冷半熱冷處如冰熱處可爛物熱處
魚入冷處即死冷處魚入熱處亦死民灌田夏取冷
水冬取熱水一歲再檢二泉俱見六朝事迹

手文

有曰手文而氏者堯生子有文在其手曰馮以馮為
氏堯長子監明之後生子有文在手曰劉以劉為氏
周平生子有文在其手曰武以武為氏周昭王之庶

子食采翁山生子有文在其手左曰公右曰羽以翁
為氏子產生有文在其手曰相里亦以為氏是也有
曰手文而名者周不密生子有文在其手曰鞠以鞠
名王季生文王有文在其手曰昌以昌名武王生唐
叔有文在其手曰虞以虞名魯桓生成季有文在其
手曰友以友名劉約生劉元海有文在其手曰懿以
懿名劉累生有文在其手曰累以累名張永生有文
在其手曰永以永名是也有曰手文而貴者蕭衍生
有文曰武為梁武帝楊堅生有文在手曰王為隋文
帝是也有曰手文而禍者魏尋生有文在手曰天子

卷七

明

王莽斷其腕罵之曰十天子是也此亦手文偶與字
肖耳若重華生而手握寶乎游生而手握文雅公冶
長生而手握輔公伯周生而手握宜期老子生而手
握十文釋迦佛生而手與足俱有德字之文崔慎由
子生手有衲僧之文而卒為僧魯仲子生手有為僧
夫人之文而卒為魯人晉兵校陳濟女生手有天
下母之文而卒不為天下母于闐國王子生手有裴
休之文而前身為裴休近嘉靖中柴隆母手有八卦
文聚眾劫叛隨敗死此則不可究詰矣又絕異者阿
育王女生而右手拳王問夜奢羅漢答云此女先為
三婢曰掃地得一銅錢以施眾僧報為王女手中當
有所握劈之得一金錢斯多生而左手奉師子比丘
過其家父母共問宿曰比丘云我初赴南海齋是兒
在側我以珠付之今見我當還也引手向兒曰還我
珠手開一寶珠在焉瓶沙國王子祇域而兩手俱奉
劈之一手握針筒一手握樂囊年八歲通醫能洞見
人五臟又絕堪笑者公孫述規取漢鼎自刻其手
文曰公孫帝魯陶侃左手中指有豎理或謂法當為
公若微于上貴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見血灑壁成公
字以紙裒手亦成公字

倭人

秦捨與楊應厚善應事事迎捨人號為肉簡牌甚
至飲食動作亦幼捨捨偶噴飯失笑應亦陽噴飯作
失笑狀左右皆哂捨之風御史臺論劾去朱全忠
與客坐柳下全忠曰好大柳客頓口贊曰好大柳全
忠復曰此柳宜作車轂客亦曰宜作車轂全忠因厲
聲叱曰柳作得車轂麼豎子弄我即呼左右撲殺之
奸如秦捨逆如朱全忠猶嫉惡倭人不以逢己而早
罷鼠之口也

起病

百病生於性情之殃苦與營衛之滯淹苟有以疏滯
其神明和平其血脉即醫巫不可問而病可起予舟
過姑蘇有同舫周生者博通而好奇病伏枕予臥枕
間視之周生曰嘻我其殆夫枚乘七發以起矣余亦
願先士之起我也雖然廣陵之濤龍門之瑟聲臨羽
獵之娛吾耳熟焉雖玄通子之七激王先生之七興
亦已陳之芻狗也願聞其他予曰諸稱姓氏則桓石
虔許詩則子璋觸膝血糝糊品文則金石錄古錄序
其咸名可代鍼石其詩若文園工手也可當俞跗焉
為子誦子能強起聽之乎生卧而壁曰僕病未能也

曰曹孟德積苦弱風陳琳作檄文成孟德讀之而
風愈熾無恙也探之裏囊中宛然在于能強起諸之
乎生卧如故曰僕病未能也曰秦少游久病不瘳高
符仲偶携輞川圖過之少游展玩良久便似與摩詰
同入輞川病遂已予江山水如畫佐之以春樹高下
煙雲魚鳥卷舒出沒而吾與若扁舟其中令摩詰解
衣不能為此生氣流動子舟卧遊姑強起觀之乎生
轉卧曰頌之需少間然而有起色矣曰李博士餘慶
知常州強於政事果誅鋤凶人惡吏畏如神死蓋橫
山有病瘡者取墓土看床簣問應手愈蘊去常一衣

帶水吾為子走毘陵取橫山一抔土姑忍死待我土
微笑曰新鬼大而舊鬼小二墜子未易降也頌少進
曰陳都御史鑑美髯鬚間府間中有惠政吏民愛之
號鬚子翁有疾必祝使我疾愈當為鬚子翁拈轎視
己疾良瘳陳每出部民喧闐爭前拈鬚從呵禁不能
止陳問故輒笑而從之雖吾僮僕手名第五何必咸
驃騎衣絳掖不復一手石幸強起為我刺船以當拈
轎生大笑蹴然而起

墓地

宋真宗山陵之役司天邢中知請改葬上穴於法宜

子孫但小有水石渠意謂穿過水石便為佳地耳丁
晉公主其說王沂公諍之以為移皇堂於絕地謂移
穴為絕地非也謂穴中有水為絕地其言頗驗先後
而孝宗之弗昌厥後俱坐此故宋孝宗山陵開至五
尺有水趙子直朱元晦謂土肉淺薄請改卜內庭以
寧宗居最久不便遂主建墓而寧宗竟無後我朝
孝宗山陵開穴有石吏部郎楊子留謂石中有水請
改卜開臣以事出已端恐其罪曲為掩覆而 武宗
亦無後又文皇帝欲以高山為壽陵府尹王某不可
曰此公侯地耳危侯至當十節故址名實家庄曰此

真龍穴所謂勢如萬馬自天而下也但前有小阜恐
妨皇嗣當去之 上曰無後乎曰非也多厯出耳
上曰厯出亦可速不去而 列聖自

英廟以迄于今皆如王府尹言惟 武廟一人以嫡
出而不利也予性雅不喜相墓之說每咲朱伯起
淳海墓妻大芙蓉山云後百年當驗竟未知百年後
為何人作何狀漏澤園中不少諸貴人先塋何必淳
海而以前數事推之則嗣昌嗣替洪本地靈龍南龍
耳實聞人事或謂堪輿家安祖先之魄于生氣中可
以庇後猶導引家安呼吸之息于氣海中可以延

亦未端有此理否

墓地二

衛靈公墓得石柳銘曰不馮其子靈公漢滕公墓得
石柳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墓此
室一抔土乃有定數如此吾邑有沈彬者任南唐以
尚書郎致仕荷杖却原手植一樹於平野召諸子或
曰我死必葬此彬死諸子如我伐樹掘地亦得石柳
上刻八篆篆云開成二年壽柳一所柳中漆燈焚然
傍有詩二十字詩云石柳今已開雖開不受埋漆燈
猶未滅專待沈彬來舉棺就柳廣狹高卑咸中度與

前兩事絕相肖吾嘗謂造物之於人亦大巧矣古往
今來一人而數之以一恒沙不能遍而舉恒沙所不
能遍之衆一一安排而位置之與之成局而聽其自
合死後尚爾況生存乎埋骨尚爾況服食行止窮通
苦樂誰非已成之局而愚者欲以智力經營利之擇
而害是推乎又况拘滯風水公私聚訟以營墓地而
不知墓地之不可營且不必營事已定於三千年與
未種樹之開成二年至於子之或偶或否名之若靈
若勝若彬皆懸契於先合券於後而無庸卜筮推擇
於其間乎又建州守熊博乘舟上見岸崩廬有棺在

在沙上為藤所束使人視之有錦焉曰莖言吉龜言凶三千年後洪水衝欲陷不陷被藤縛欲落不落被沙閣五百年後遇熊博博感嘆為移徙他里

夷俗

儒者謂中國禮義所自出比夷狄於禽獸故利用夷禮經貶其爵衛效夷言識者愛之然夷狄所行乃有絕不可及處非中國敢望也波斯國其王即位後擇諸子內賢者密書其名封之秘室諸子及大臣皆莫知也王死衆共發書視之立以為王餘子各出就逐大秦國其王無常主皆簡立賢者若國有災異或兩

卷七

風為沴即廢而更立受廢者亦無怨吐蕃之俗臣與君密者號共命人數不過五人君死共命人刺脚出血血盡乃死便以殉葬麻連凍之俗妻喪夫則削髮務面絕食七日與屍同寢多有並逝者七日不死則親戚勸以飲食終身不再嫁至焚夫日多赴火死務萬剝脚及之俗男女飲食不同處夫死不嫁若貧家無依則一村人輪共養之不使別村求食妻死亦不再娶高麗之俗婚娶不用財幣有受幣者謂之賣婢咸共耻笑教事皆中國所無故曰夷狄之有君者如

不夷復仇

永樂中蘇門答刺王與花面王戰敗中矢死于時不能復仇其妻發憤令子國白能復此仇者我以為夫與共國事有漁翁聞之率衆殺敗花面王王妻遂從漁翁未幾漁翁死先所生于嗣位至今不絕以復仇故至於捐棄骨肉改醮事人而以國與之亦可哀矣春秋叔慎妻事及范史盤報事大類此

裔種

四裔惟東夷從人餘皆異類如蠻從虫貆從豕戎從獠獨寺從犬羯羴從羊牂牁從牛與犬解羴端羴

卷七

其供不從人而亦莫詳所始其可考者則盤瓠之先其父為大高車之先其父為狼突厥之先其母為狼蒙古之先父狼母鹿多摩之先其母為鳥東越之先人身狗頭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諸為狗其妻皆人逃歸恐大夫人食肉者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皆人必即歸還不能及矣

環語

釋迦佛以天女為華鬘具機舉一切色相空之者山中脩行而歌利王疑其恣情女色許而辭免之天下不受去之遂旅而主人疑其竊皮冠遊周薄先

却夷齊瑤彭聘去之梁而惠施疑其爭腐鼠司馬遷辭執政捨太藩去之冗散編舊史而小人疑其利筆楮之資

古樂府云綉幕圍春風耳節朱絲桐護惜如窮袴隄防着守宮今日牛羊上丘隴常時近前面發紅蘇氏鬪骸贊云黃沙枯髑髏本是桃李面如今不認看當時恨不見素風扣鼓轉巧色美倩躬無師無眼碑者便成一片方紅顏念丘壠則啼不必愁眉拉不必墮馬見桃李思鬪骸則神女無須賦甄后無須感守宮身以升砂飼之取汁點鬚子樓上終身不滅惟通海乃戒謂之守宮

卷七

楊用脩云僧綱司與僧會司各捏觀音祈雨相遇爭道僧綱司行者曰咄避道吾之觀音為姑爾寺觀音姪女也聞者笑倒按楞嚴觀世音云往昔有佛亦名觀音我於彼佛發菩提心是師與弟同一號也又華嚴有天王名觀世音者是菩提與諸天同一號也何觀世音之多耶雖分姑姪乃亦無妨

虛聲可以救敗死諸葛亮走生仲達厚利可以昏智死姚崇策生張說力學可以同身死劉禪死生顧愷之燠不以裴楚莊王南蕭師人多寒王巡師捐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醉不以酒越王勾踐得筆醢其

之江中令將士迎流而飲之三軍皆醉飲不以餐張巡守睢陽城中人不穀食者月餘巡出報勉以忠義士輒憤厲無餒色漢張弘為肅大行縣飲與其故人飲暮市遠投錢於水飲之兩人俱得解通

善養生者若牧羊鞭其後者善為天下者若牧馬去其害者

牟尼佛入定鵲巢其頂滑介叔觀化柳生其肘

魏王南仙其君子化為猿鶴吳伐楚楚左司馬帥都君子救滑勾踐伐吳有君子六千人

國朝有君子衛

卷八

蚕吐絲以衣人人賴其利而卒為人所烹蛛吐絲以網物物道其害而不為物所妬吾每疑天實無權而降祥降殃之說情吾又疑人實無情而怯弱詐愚之意多

嚴相公縉歌姬唐給事錫屏帶皆一代尤物唐有艷姬之色嚴有欲帶之心出姬辭帶呼盧賭之座客林息以觀勝負唐六擲六盧立呼姬高彩一闌別相公擁之去謂人曰今日彩勝賭得相公歌姬子曰此是相公彩勝賭得一副當精血在何言唐勝

吉水羅達夫與二友人飲真武祠一友戲令酒云

帝買巾價只要輕所以買不成散髮到如今一皮
玉皇買傘價只要減所以買不成頭頂一片板達夫
云觀音買鞋價只要推所以買不成赤脚上蓮臺此
雖杯酒間噓詭究竟為玄為釋工夫不外如此萬物
皆備一絲不掛紛紛買辦摠屬堆積但外面輕得一
分裡頭便重得一分面皮上一切減損實地上便一
切克剝又加之以能推則能忍能耐羨慕可通口懸
鷄可蔽體跬步千里不分近遠少選終身不言久暫
一推字是一生受用字

耳露園短書卷之七終

耳露園短書卷之八

高安陳汝錡伯容著

侄陳邦瞻德遠獻

禹

禹之傳啓不傳益孟氏歸之天以為啓賢而益相未
久韓昌黎氏歸之勢以為禹之慮後世深摠之求其
說而為之辭非定論考之史舜五十年而傳禹禹喪
舜三年而立立十年而傳啓而益已掌火於舜相堯
二十八載之初計其年且百餘歲矣身之存亡已未
可小就令無恙然堯以老而舜攝舜以老而倦勤是
亦謝事引退之秋慕禪讓之虛名虞天下之謗議已
而搢神器強而付之老且憊者固禹之所不為不必
問其相之久近慮之淺深也然則何以遂傳于意其
時老成俱皆彫謝而外內諸臣亦未見有大過啟者
聖人無成心月而昇之耳雖曰傳子其實傳賢

皋陶

列女傳陶子十五歲而佐禹曹大家註云陶子者皋
陶之子伯益也按書皋陶作士益作虞其在舜禹時
同稱五臣同為九官復同諫諍乃不知其父子間也
大奇又按書有英爽之詞與陶不祀之語殆皆以

舜禹稷契之功故舜禹身有天下稷契蓋其後亦有天下蓋天之所以報有功而皋陶雖進種獨以作士師殺人故殄世非也傳謂皋陶不祀於英蓼耳非謂其後之斬無子遺也知伯益之後有天下而不察皋陶之子為伯益誤誤

九子母

今婦女嚴事九子母多塑像祠之遊手輩同捧像募化無貪富喜樂施捨按母名女岐夏少康時澆之嫂也夫死與澆姦通是生九子少康怨澆欲殺澆夜襲之女岐共澆止宿得女岐以為澆而斬其頭事顛末

卷八

二

子

如此所云九子蓋姦生之子而託於不夫以掩其迹耳天問云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指此始而禽獸其行終頭顱不保事之汚齒煩人得操戈逐之者閭閻中不曉祭也或謂魯有九子寡母何知此母非是耶不然漢成帝畫室中畫九子母注云女岐以此知不為魯歌鵠之九子母為夏聚麋之九子母所從來殊久遠究不聞成帝宮中慶熊慶而死禍水中矣淫祀無福信哉即謂魯寡母亦非佳事宋汴京九子母祠母之夫尤無稽

伊尹

禹貢為後世獻方物始所稱漆絲織文鉛松怪石皆用物及伊尹為成湯之四夷貢則異物居多若龍角短狗翠羽文犀魚文之類鳥鰐之屬是也造勝王會而庭實皆耳目所未經聞見之物矣雖狂瀾于河實濫觴于尹或謂湯不殖貨尹戒徇貨安得皆此遠物不然商頌有之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受小共大共之為下國駿龐呂覽尹說湯以丹山之鳳崑崙之蒲越路之菌三危之露其証也又按湯欲伐桀伊尹請阻之責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湯伊尹曰彼尚能起九夷之師乃謝罪明年復不供貢職桀復起師師不應伊尹曰可矣乃伐桀湯為人臣則教以阻貢為人君則與之遠貢何若心之不怨乎

文王

文王之王據史記在贊成受命之年稱王於其身據大傳在牧野勝殷之年追王於其後儒者局於衣服事殷為臣止敬之說時時左袒大傳而右獨服膺史記之明微而可信也何以微之武成犬告言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季而繼以文考克成厥勳諫庸天命蓋明言文王之稱王矣使文王終身西伯則所云成厥勳為何勳庸天命九年若為何命乎此一

証也中庸言周公追王止於太王王季不言追王文王不必追也使文不自王則繼統誰加有幾急矣何以遠及古公季歷而追貴造周新命之乃考乎此二証也大雅皇矣言文王伐密居岐而曰焉邦之方下民之王使文不自王岐以西一方伯耳何以王下民而方萬邦乎此三証也司馬法言文王在岐遠法幾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兵車萬乘使文果追王而以千乘之岐建萬乘之法乎此四証也文王世子言武王答文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使文果追王而曰君曰王於相對晤語之時乎此五証也孔子

卷八

四

武王將相

武王克殷即天子位其師鬻熊其將呂望其夾輔周公旦召公奭畢公高按大戴禮武王年九十三而崩其崩在克殷後四年是克商時武王年已八十有九矣鬻熊以九十見文王呂尚以八十遇文王文王薨武王立又後十三年而始伐紂是鬻熊已百歲餘而呂尚亦幾百歲矣召公於武王為族兄其薨在康王二十四年壽百八十歲自克商之年至康二十四年合六十六年是克商時召公已百一十餘歲矣周公畢公皆武王弟兄弟相去不過十年武王以年八十九克商則二公之年亦當與武王相廝行矣一時君臣將相造周基命建邦啟土皆老成耆宿之人而未嘗以少壯舉事亦不共黃口兒作計大奇

卷八

五

二釣

文王觀於城得臧丈人於茲泉得太公望而皆以釣臧丈人之釣也其釣莫釣太公望之釣也細綸步餌徐徐而投毋令魚駭文王立臧丈人以為師而列女尚同諸侯無二心三年而成無為之治立太公望以為師而陰謀傾商事多權奇一傳而建鷹揚之功尚同無二心其其莫釣之醢醢等陰謀權奇其細綸步餌之變化乎然丈人不獨以釣道成文王而其

泛然而辭終身無聞是去以其釣也太公不獨以釣道成武王而其治齊也簡其禮從其俗是治齊以其釣也

臧氏母

程嬰取他人子代趙氏孤死卒全趙祔新序稱其信友厚士宋神宗為特立祠加爵以旌其閭然尚不如臧氏之母奇臧氏母乳魯孝公于宮中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以逃于死於賊救者至臧氏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死矣於是負以之周請誅作亂者卒有魯國夫嬰受趙氏恩厚分當死而臧為養

卷八

毋嬰取他人子代孤而臧以己子嬰能存之不能振之不有韓獻則趙氏孤終身草莽死耳而臧能誅其仇而定其位醜類觀之優劣千里而臧母事不貽又周厲王時召公亦以己子易宣王死比長而立之數百年中凡三見而世專稱程嬰立孤何也

衛公子壽

王莽子宇宋太宗元元位

天理民彝之在人心雖當死生廢立之際有炯然不可磨滅雖父之於子有不能與之以不義之富貴而逼之以相從於不道之舉動者衛宣公以宣姜故廢太子伋而立公子壽欲殺伋使乘舟將沉之於河

知之即與汲同乘舟公又使伋於齊與之白旄而盜

待諸華壽知之即竊白旄以行死于盜壽不死當嗣

宣有衛而壽寧死不欲殺兄而有衛王莽謀篡漢陽

絕衛氏莽長子宇非莽所為欲莽歸政衛氏教衛氏

上書求至京師恐莽不聽夜持血灑莽第驚懼之事

覺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宇不死當代莽有漢而宇寧

死不欲成其父之篡宋太宗以長子元佐貌類已愛

之悖金匱之盟而立以為嗣元佐堅辭請立太祖之

子而太祖二子俱不得其死又力救廷美之遷而廷

美死于遷元佐由此發狂疾實非狂也遂被廢元佐

不廢可安步作異日太平天子顧寧其身之以狂廢

而不欲以其身有悖盟之天下父不得而子信哉天

理民彝信未嘗泯滅於人心哉三父對此何以施顏

故為三子者知父之必不可諫則有死有廢而已矣

為三父者知已之無以施顏於其子則死之廢之而

已矣悲乎

管仲

老蒯論管仲云齊治于鮑叔亂于管仲管仲疾宜舉

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未為無仲威公

存而曰天下不復有仲吾不信也故必有賢者而後

可以死仲何以死哉此論非是誰謂天下無賢者當
仲之世魯有季友晉有狐趙秦有百里楚有屈完鄭
有三良宋有子魚仲為齊國計者可一一舉以自代
仲之死也鮑叔存無恙不聞鮑叔復舉一仲何耶
大仲非嚴賢者盜而舉之以為公臣執拓并者而舉
之與鮑叔政論郭君所以亡者而舉之而咎成公不
與之俱來豈得、一若鮑叔惟懼不盡其才用者仲也
謂仲不舉賢以復成公可乎仲不嘗舉臨朋而盛稱
朋之可以托國乎蓋棺無憾矣仲死而朋死朋死而
刁豎開方易牙始用事威公病且死而刁豎開方易

卷八

牙始亂齊此仲計慮之所不得及者而責仲何苛也
後次父子論古多此類而文辭肆頗膽人口為場人
乎好稱引以妍姱往昔一喝辭和而其實不然宋南陽
諸葛亮生吃菜羹之語

晉文公

文公亡十九年卒有晉國雖公之廣而文五從者之
忠而力泰伯之睦而惠然至於婦寺臣豎督得其人
而廉非賢者其夫人賢夫人姜氏疾公之安於齊謀
道公殺委妾之聞與謀者而公去齊其賤賈賤臣
介子推曰公候不能起割股肉以食公而公獲起其

望賢望頭渾守藏者也豈能以述盡用以求納公
公獲入其寺人又賢寺人扶忠於獻忠於惠又忠
公以呂卻之難告公入而獲免於焚

鄭三賈人

秦師襲鄭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畜先牛
十二矯君命犒師而使遽告於鄭秦人以為有倫去
之鄭君以存國之賞賞弦高弦高辭曰誕而得賞則
鄭國之信廢矣為國而無信則俗敗矣遂以其屬從
東夷終身不反晉知澄之繁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
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知

卷八

澄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
吾儕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晉幣宣子有環
其一在鄭賈宣子買諸賈人不許曰必以告大夫宣
子請諸子產子產不可宣子辭王夫弦高能捐厚賞
以紓國難而復逃賞以存信脫知營者能知人而不
敢居其德拒買環者能識大體而不懼怯於強國之
貴卿可謂賢矣縉紳視此宜有愧色而世每早卑市
道薄刀錐商賈行何也即三賈皆鄭人其風俗之
澁可知而觀風于鄭者以為蕩然無復羞耻愧悔又
何也

衛靈公

衛靈公有妻三人同櫬而浴史鰌奉御而進公與妻扶翼而自蔽漢景帝時竇太后怒韓固主俾入閹刺承帝心知其無罪授以利兵正中其心武帝時孔安國為侍中侍中掌執虎子虎子帝雅重安國特令掌御唾壺以寵之異哉三君之待賢也褻之以裸浴而敬之以蔽翼賤之以刺承而憐之以利兵辱之以虎子而崇之以唾壺鄙哉三賢之自待也長孺不冠不見而子魚裸浴進御却抗節打疑而韓生其心刺承安道取為伶人而子園乃肯侍中

楚昭王

卷八

十

春秋相舉之後吳師入郢昭王出奔時令尹子常為政也始以子常貪賄而致寇既又以子常貪功而致敗雖食其肉不容於死然是時為楚謀吳而死承吳又耻其尸之執於吳者有沈尹成勸子常死而聽而身死之者有吏皇吳人索王為假葬以死王者有葉期王逃匿假王與服以安衆聞王所在而後從之者有子西有為王受戈以背之由于有為大夫而負王姊季芊以從之鍾建有不與主舟以假王之監尹慶有父仇之不記而以王奔隨之聞辛闕某有免王於

難難平而耻居功之鍾金有負國典以浮林注亂室獻典而逃賞之蒙毅有七日不食飲晝夜哭乞秦師以復楚而逃賞之申包胥又有王孫圉王孫賈宋本傳存其名而逸其事又有屠羊說以屠狗難不受三旌之位賞傳逸其事而併逸其名自古播遷之際未有得人若此之盛而舉動至於若此奇者信楚國之多材也夫以堂堂六千里之楚一子常壞之而幾至喪師雖沈尹成數十人扶之而僅足返國於乎慎用人哉

子朱穆生

卷八

十

楚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園子園啜羹而熱沃之以漿明日子朱辭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今而亡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解行而簡禮甚辱人不難吾是以辭明年伏即尹而筮之三百楚君王歌穆穆生白生申公穆生不嗜酒冠玉為設醴手成即後為設焉穆生白可以逃矣忠道之人胡可與處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未幾胥靡白生與公衣之褚衣使村曰而確春焉一沃是以為簡禮而慮其辱人而卒有飲咎之事一體不諱以為忠道而處其鉗已而一生卒至於析春新我復爾而戒冰聞煙而無水以救之

伯樂

傳記中稱識馬者或舉孫陽或舉伯樂稱善御者或舉却無恤或舉王良兒輩誤以為四人不知伯樂即孫陽王良即却無恤也按星經云伯樂星主典天馬天官書云天駟傍有王良星王良策馬車騎滿野蓋孫陽能識馬故取星之與馬者以為名曰伯樂却無恤能御馬故取星之策馬者以為名曰王良耳然孫陽字伯樂而外傳謂却無恤亦字伯樂豈四名而一人耶

由求

聖人使由治賦使求為宰此始論渠志所欲為耳非謂季路不能足民理財冉有閭兵戎而後世偏才比也齊國書帥師伐魯冉有能為季孫晝攻守策而躬率步卒與齊師戰擊之以矛入其軍獲甲首八十齊人宵遁是冉有之能將也子路為蒲宰孔子適之三稱其善曰入其境田疇盡易溝洫深治矣其邑墻屋完葺樹木甚茂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是冉有之能足民理財也他如顏以克己貧樂聞以言孝無間列四科百子路之車裳共敝是其克己緇袍不耻是其貧樂為親負米而孔子稱其盡力盡思是其

聞言即收政事之路此居
李以致鳴鼓與由並科有書茂

沛公

望夷之禍趙高操刃發縱乃沛公按二世紀沛公將數萬人屠武關使人私於高高乃與媼聞樂謀殺還子嬰稱疾謂其子曰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是時沛公為楚將也此入關亡秦一大吃緊事史漢高紀及鑑綱諸書俱不及此以私高為沛公諱耳為天下誅無道秦雖以誦行之不害堂堂之師也

樊噲

高帝起豐沛定天下所共事諸人皆善蕭陳踴躍無筋骨毛遂所稱也人成事者臨大節而不可奪惟舞陽侯未可以鼓刀屠兒少之也高帝見秦宮室婦女重寶無數欲留居宮中蕭相國等皆從入宮無一人諫者獨樊噲若口沛公欲有天下取作富家翁也張良隨之乃封府庫還軍霸上帝之不以此秦物為己禍毒者樊噲諫也鴻門之會帝養始復嬰奇俱時從無一人共患難者獨樊噲擁盾前請與俱死瞋目叱項王聽細說而欲誅有本事乃解帝之不

而子頃氏刀俎者笑噲推有力也天下已定帝執宴
者卧見人絳灌戶牖等俱在列無敢入樊噲又復
譁闖入唯諫帝與宦者絕帝笑而起帝之不罷任寺
人強病與大臣計天下事者又樊噲排闥力也劉安
有言漢廷惟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感以非舞陽
侯有馬黨呂誅咸言出妬婦口耳非事實而藉氏謂
推埋屠狗之人見親戚得為帝王未有不欣然從之
者裁量噲淺矣

嚴君平

漢李疆為益州牧愛重嚴君平欲得君平為從事及

卷八

十四

見之乃不敢言宋蔡邕見顏協冬服單薄謂人曰我
欲解身上襦與卿恐顧卿難得衣食何如竟不敢遺
唐劉晏謁其婦兄李虞見門簾敝甚令人潛度廣狹
以竹織成加緣將以贈虞三携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宋趙挺之為侍郎見陳無已知其貧囊懷金欲與之
已察其貌聽其議論遂不敢出金所謂見紫芝眉宇
使人名利心都盡至欲以當官之以衣衣之以飽饑
之羞不出諸其口也居平家無擔石自矜有餘而以
富人羅隱為不足顧協官為廷尉以清介稱後山却
裴廷寒草屢凍死而李虞名德亦時所推識操如

宜屈折人於營嘆揖讓之頃也

王莽

自古篡弑之賊鮮不殃及其胤然或死於仇怨或死
於倡義或弟兄尊卑迭相魚肉未有如莽之自殺其
子若孫無噍類者莽之惡極矣其家墓之掘發焚燒
支牀之節解縈分猶敗後事至於子孫之相枕喋血
則方當造作符命恣睢南面之時也莽子四子獲安
臨初以殺奴故殺其中子獲次以殺衛氏上書故殺
其長子字併殺字妻媽次以被服天子衣冠刻印謀
逆殺其孫宗併殺宗姊妨次以聚惡恐事泄謀弑逆

卷八

十五

殺其太子臨併殺臨妻情臨死之月子安孫明孫壽
俱病悸死莽四子盡於是矣乃自恨無子以血脉不
明之子興匡為子又欲以疏屬之子邑為子莽之窮
竟極詐而虐非其據誰為乎尚何以為情乎蓋天醜
其惡而視其子若孫之醜以積尸其前而使身親見
之為漢九廟神靈快也然莽隔絕衛氏而字安通衛
氏莽殺孝子而臨與宗謀殺莽雖而求之尤而勸之
莽之廢食寢憂應號哭至在顯史而在蕭牆之內也

梁武帝

梁武崇信釋氏日中一食粗飯菜羹去社牢戒屬殺

後以趙刑網疎漏謀反事覺示注所處之傳衣
衣衣木綿皂帳復禁織官不得為仙人為獸此其素
信至矣而卒有侯景之禍令侍者以虛器進膳七日
不得食而崩後世論事佛無益者或據此為未識不
知梁武之事佛蒙其迹而背其實捨其瑣瑣而捐其
赫赫者也戰葭萌屠蜀十餘城而啼嗟一囚之死作
淮堰漂溺數十萬而春惜一牲之庖不禁登縲而禁
織錦文不與禽羽相安於無事而日放生以救生
市馬鴨鵝豚之屬放之石鰓城前洲上名其洲曰長
命洲置守戶十家常以粟穀餉之歲各十石而為
私理所食及守戶竊言者過半親使李恕來聘行事
帝問此方類知此事否對曰不殺生亦不放生行事

卷八

十六

若此縱一麻代餐散綴藏鉢何益乎跋摩有言帝王
修持與匠大異但審號令正舉動使人神和悅萬物
遂生是即持齋亦名不殺何待報半日之餐全一禽
之命乎連摩所謂造寺飯僧並無功德正此意齊杜
弼檄文亦云毒螫滿懷妄執戒業競強填胸謬詭清
淨在當時已有定論矣帝不聞乎帝嘗坐得龍之貴
而無位高而無民則三捨身同泰寺以應災因重臨
有焚或入南斗天子下殿竟則被髮跣足走殿庭以
應詔由前為諸佛所喚由後為諸佛所笑而累世
武奉佛之喋喋也

高安陳汝錡伯容著

佐陳邦瞻德遠較

崔浩

先立法立言必先驗之於其身與其家斯法必行而
詔無敵故吳起為法而出其組不如令之妻仲尼尊
王而門有羞稱五伯之童未有妻于兄弟不相信向
能信之於他人者崔浩以佛為胡鬼火其書指斥涸
廁中勸太武盡誅天下沙門而其弟模歸依釋典雖
糞土中不廢禮拜妻郭氏時時頌金剛般若經不輟

卷九

歐陽永叔以佛為奸邪棄父子絕夫婦食蟲蠹為
生民害作本論以闢之而其妻薛氏及其子鼎輩常
手珠念佛客入其門每聞歌嘖鐘磬聲自內而發以
此誅僧僧服乎以此立論寔語乎實事乎崔坐暴揚
國惡因城南衛士數十人更溺其頭呼聲嗷嗷聞遠
近竟致誅夷歐避被污蟻為人言其盜甥及諸惟薄
事論者以為報應抑有由也然二公毀佛特不信於
其妻若于耳不身犯之也今士大夫之為名高者亦
以闢佛自許而譏罵佞佛然身小疾苦未嘗不伏枕
手阿彌佞遇小風渡未嘗不扣額修佛事祈解免又

清高祖

卷九

漢王諒死於獄勇十子皆死於煬帝煬三子元德太
子死於崇齊王暕趙王杲死於化及元德三子恭帝
肅死燕王倓死於化及越王侗死於王世充暕二子
度俊秀諒之子俱死於化及高祖之後遂絕梁太祖
八子彬王友裕以戰死郢王友珪康王友孜皆以逆
謀末帝友瑱以國亡自殺博王友文為友珪所殺友
璋友雍友徽俱不知其所終而兄昱三子俱死於唐
莊宗兄存二子一死於崔胤一死於戰而存亦死於
戰太祖之宗遂絕蓋二祖之父子兄弟宗族輩無一
獲全終于牖下者何以故隋以后父相周梁以盜賊

卷九

性而有記性隋梁之事則網羅密而終不能復緩
人世但言朱溫之惡而不及楊堅不知惡之比德于
惡而天之所以報之者亦不在朱溫然也吾故合而
言之以戒後世人臣之無擅於其言者

許敬宗

之山之最奇者燒紅嶺三初三國唐時燒紅嶺必有
 燒紅嶺之奇事是鳥也其鳥有二初三國初燒紅
 嶺而鳥隊復車徒而鳥獨飛離鳥者鳥之相感召
 也鳥與鳥隊離之奇事也其人也其詩教宗倡

廢之事而始其事者王德儉德儉教李義府叩頭
上書請策立武昭儀取富貴高宗是以有廢立之意
而德儉即敬宗之甥也張易之兄弟侍武后寵用事
與諸武表裡為奸禍已流于天下而增之禍者楊國
忠國忠附麗貴如內禽獸行外黷貨激安祿山反禍
復及于乘輿而國忠即易之之甥也一許敬宗以蠱
君心矣狐媚之毒尚餘而為王德儉一張易之之濁
官振矣淫佚之毒尚餘而為楊國忠何不害人之世
濟其毒如此哉有後必有禍鳥其喙不得不為其頭
也然敬宗以聚廢勸其君而敬宗之妻亦復聚廢於

卷九

其子不得已奏流嶺表二張兄弟諸殺朝士無算而
二張亦復為朝士所誣醢梟首天津南天之報施不
善人未嘗與也一云易之兄弟既得侍武后每醉沐
林不得與妻妾並處其母恐聞聲乃置女奴於
腰復壁中與易之交按而生子張氏敗驍珠去為楊
氏妻所主于冒姓楊是為國忠六易之甥

侯彞

楚石乞匿白公之縊令尹子高生拘石乞而問焉乞
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為首曰不言將烹曰
事竟則解不愈則烹因其背而身烹石乞乞載之載
楚石乞不為其死所事者新唐書侯彞傳彞傳

侯尚義偶置一賊妻覺御史推鞠侯終不言御史
曰賊在汝右膝蓋下發即揭指磚自擊膝蓋翻示御
史曰賊安在御史復以鐵貯烈火置發腹上肉煙爆
痔曰賊在汝腹彞呼曰賊在此何不加炭御史奇之
以狀聞代宗即召問何為隱賊自貽其苦彞曰賊實
臣藏之既已然諾其人寧死不可言代宗義之以為
瑞州高安尉此亦一石乞乃得不死仍得尉則此石
乞為郡志逸其事併逸其名故書之

柳宗元

卷九

唐八司馬之貶議罰大深而罹罰亦大酷八司馬所
坐附王叔文耳非有大罪惡不可赦而禁錮終其身
今考于厚貶永州之明年母盧卒貶所將歸附自作
誌語絕酸楚謂嗟哀待戮不獲奉喪事是遭喪不敢
喪也與裴墳書謂賊平大慶當有殊澤與楊誨之書
謂舉藉田墜典有大恩澤亦竟不蒙此澤是遇宥不
得宥也與許孟容書某不敢望歸壙域倘遇少壯為
輕瘴癘就婚娶即長逝無恨是欲歸而法不許歸也
謫永居龍興寺者五年買地卜築于舟溪而家之者
又五年送游鹿云吾去于終老于夷夷是棄之不復
歸之也于厚貶後宗一司馬凌遲連州于貶議其

謂罪太不克這樞立儲降德音始歸葬子厚未死耳
死而設非立儲是併其已死之骨棄之也負何罪至
此乎宋范希文之言曰覽柳宗元諸君子述作涉道
非淺何至入王叔文黨叔文引宗元等決事禁中議
罷中人兵權猶俱文珣又絕常舉私請欲斬舉及劉
闢此其意非忠乎會順宗病舉積前憾揣憲宗意請
監國而誅叔文故當時左右謂之黨人然則八司馬
幸而後貶而不與叔文共駢首耳尚思私之望乎何
者順宗病而憲宗有意監國叔文方用事監國之請
乃不出於用事諸人而出於藩鎮憲宗之怒深矣

卷九

而又文珣以奪兵之怨交構於內常舉以議斬之怨
中傷於外叔文之怨彰而八司馬不在於容之列此
憲宗所以輕賜叔文死而重賜八司馬之環也非其
罪矣唐之失政莫大於宦官主典禁兵與藩鎮之事
擅無禮而甚無禮者劉闢使劉闢果斬豈有元和討
叛之勞使宦官之兵權果奪豈有太和甘露之變憲
宗亦豈至死於陳弘志之手而惜乎其謀之不果也
雖叔文用意未必不出於私而無害於行事之公即
叔文他事不強人意十八九而此事實快與情事之
不成以忠獲罪叔文之不忠而林爽八司馬一網

蓋之使子厚負惡名天下後世惡之

韓愈一

馬永卿云韓退之自謂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言
其人不與其入同落脚黨中者賴陽山之貶耳貶未
幾有八司馬事使退之不貶司馬九矣亦終身禁錮
矣此語誠然或曰退之豈附熱王任王叔文者以懷
非行詩考之其貶也正為任文所排陷故聞其貶而
幸諸姦之破碎耳此語非是韓非行云任文未窮推
近者三姦悉破碎按新舊史謂退之極論宮市德宗
知有歸日眉方開怒貶陽山年譜謂退之上疏請寬民徭減田租幸臣

卷九

李實譖構貶陽山時貞元十九年也任文方侍順宗
于東宮未用事陽山之貶何與任文憶昨所云則因
任文得罪罪不赦欲以此自湔洗明已之能與斯人
為冰炭云爾而其實亦能與之為膠漆也何者以趙
憬之嫉陸贄附裴延齡而退之三上書惟恐不出其
門以李實之務聚斂勇殺害人而退之獻文求諫稱
其赤心奉上憂國如家趙憬人品不勝任文任文雖
不肯亦未至如李實之甚退之作何物語相對而謂
其絕跡權門與子厚輩偏厚善不與子厚輩共出入
吾不信也不寧惟是子厚以宦官與兵勢浸逼不可

長於是乎有守原之議而仰議收宦官兵權以其提
見惡俱文珣而退之乃肯作詩送文珣又序其事有
忠孝兩全才雄德茂之語子厚為憲宗所逐十五年
不召與人書但引德宗所逐數月而充怨滿胸及修順宗
語退之為德宗所逐數月而充怨滿胸及修順宗
實錄復僞書先帝祗政媿媿數千言不捨縱所書皆
實書之先帝紀中可矣稱父之惡以譽其子之能幹
蓋母乃挾恨於南遷而修謗於東筆乎吾嘗謂子厚
學力高退之遠甚世之評者一以為泰山北斗一以
為啗進不自貴重皆成敗論人不足信

卷九

韓愈二

昌黎韓公與僧大顓書歐陽永叔以為真退之語蘇
子瞻謂難退之家奴僕不作呂伯恭左社論朱元
晦服膺歐語然吾以為書真偽不暇辨至若韓之必
有是書與書之必作此語則一展卷臚列者也按韓
本孟尚書啟云大顓聰明識首理自山召至州郭實
能外形骸以理自勝及祭神海上遂造其廬留衣服
為別夫既以為識道理且自山招致之矣則行李往
來豈容脉脉既造其廬且別以衣矣則其語之見於
書者豈得不瞻企揖損如令而稱云云哉然韓於佛

學實無所解不惟大小經律却未染手即所樂遊從
編流昏畔佛罵祖輩不中與行脚僧作奴者也如稱
高閑以工草書稱文暢以乞歌咏稱惠師謂其不羈
稱靈師謂其詠諧善博奕其最賢者大顓又不過僅
得其外形骸以理自勝之說見聞如此宜其啖啖相
攻而揔不相蒙故論佛曰恣胸臆行威福論事佛曰
求福田利益夫佛教有是哉其膾人齒頰者為佛骨
表表云佛如有靈能作禍崇宜加臣身夫佛而今介
一訕已韓昌黎又足為佛哉乃韓猶自許開佛維後
世亦開佛許韓不知開何一等佛也

卷九

九

李德裕

李文饒性豪侈每一杯羹約費錢三萬雜珠玉金寶
煎汁為之煎三過即棄去在中書水非惠山泉不飲
茶非天柱峯不啜平生食過官羊馬頭無何謫還未
崖幾不自活與外弟侍郎書云大海之中無復拯恤
資儲焉盡家計一空百口嗷然往往絕粒惟恨重沒
之年須作餒而之鬼方是時不知啜何茶飲何茶
水且以何寺物供杯羹也又文饒在崖州偶過一禪
院見老僧壁內掛蒲蘆十餘公指問中有藥物否曰
人量取耳問貯此何為曰昔相公當軸時為私憾出

李德裕二
唐自多難以後所稱名宰相籌量邊事無遺策如杜
黃裳之於西川李絳之於魏博裴度之於淮蔡李德
裕之於上黨太原皆晰之目中而運之股掌之上使

卷九

讀者擊節然文饒之才實兼三相而三相總不出其
巨郭內也杜遵業以劉澹激高崇文猶文饒以王宰
激何弘敬以劉汭激王宰將將同而劉闢狂書生易
制不如郭誼楊弁輩之習亂倔強則西川易而上黨
太原難李深之糾田懷諫必為家衆所俘猶文饒糾
劉稹必為郭誼所梟審敵同而深之請出內帑錢百
五十萬緒以慰安軍心不如文饒無一錢一帛之補
而兩鎮帖定則魏博費而上黨太原省裝中主謂澹
西腹心之賊不得不除以討賊為己任猶文饒謂澹
澤近腹腹心不當縱其跋扈任楊弁有十五里明

中必殺此賊憂國同而一吳老潘各四節度兵討之
饋運疲煩四年乃克不如文饒曰鎮魏之師以取劉
稹因易定之師以剪楊弁而賊平於咄嗟指顧之頃
則淮西之後勞而上黨太原逸他如湖西劍南所設
施翰林中書所建白皆卓犖不凡恨大功垂成而武
宗晏駕宣宗含怒諸織人比周排之出而萬里珠崖
行矣吾嘗謂唐興宰相獨是差強人意房杜之善謀
善斷賢矣而無灼著可紀之功姚宋之尚通守正賢
矣而值太平恬熙之日房杜輩未必能為文饒所為
易文饒於諸人之地遊刃恢矣而惜乎乏休休有容
之度染於人口致相業不終也

梁灝

陳遜齋開覽云梁灝及第時年八十有二其謝啓云
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
知父老好稱誦之及宿東平則灝之梓里也東平人
亦為予誦之予初以為信既閱本傳始知其誤傳云
灝雍熙二年進士及第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權知
開封府景德平年九十二自雍熙二年至景德元年
相距二十年則灝以七十三及第非八十二也意好
學者因其晚達併增之年而戲作前以實之避齋

誤以戲語為實事耳然灝不獨及第晚而生子
灝長子固同卒於天禧三年年三十三是灝生固
年七十六矣灝幼子適適卒於熙寧三年年七十
灝生適時年八十九矣七十三而及第七十六而
長子八十九而生幼子亦異數也又按容齋隨筆
考之國史灝年四十二卒則及第時終二十二耳
國有二史而宋有二梁灝乎抑又誤也避齋誤增容
齋誤減世傳灝及第後歸家詩云天禧二年至德
三年丙戌己五十年又後二十年
卒則所云四十二年者果誤也

宋三隱者

卷九

宋种放林逋楊朴皆真宗時隱者种放隱終南以薦
起為諫議恩寵優渥真宗至携其手以登樓天容放
生與已相對而使侍從坐於其傍故特寵驕橫卒遭
王嗣宗之辱嗣宗以手批其頰併挾撻放諸不法事
極醜穢而真宗優禮之意亦衰林逋隱西湖真宗聞
其名使守臣王濟躡訪逋見濟贊以啟啟用俳語濟
曰草澤之士文瀆稽古不友王侯今逋兩失之乃用
文學薦詔賜帛號和靖杭州守薛映李及每造其廬談
議終日許洞未見不得作詩嘲之有豪民送物鵲仲
好客臨門縮頭之句楊朴隱鄞國性僻不通

行升梯如上帝對云無有惟老妻一翁止使誦之
升即朗誦更休落魄貪盃酒亦莫狂歌愛咏詩今日
我將官裡去這回新送老猴皮上大笑遣歸吾以此
戲三人出處焉語顯晦則放最顯逋次之朴為晦語
是殆則放最拙逋次之朴為完何以故語曰蛇附驥
而千里放揖讓萬乘之前而逋所從遊者三子太
夫也故放禮絕百僚而逋止於賜帛賜號逋猶交臂
而守而朴所處和者蓬頭高髻婦也故世稱逋者嚴
而朴姑稿無聞語又曰知我希者我貴放聲名震動

卷九

潘內而逋文學見稱耳故放以嚙齧豪不可幹之污
而逋遠微點至楊朴則一見不再見名與身俱遁矣
故逋有既琢之瑕而朴為石中之美於乎與彼有玷
不如無顯能完哉真寧聘我迹吾以此觀三人優劣
焉

張茂實

案張太尉茂實傳云茂實既生其母襁褓之入宮乳
惇獻太子真宗以付內侍張景宗使謹視之景宗以
為己子復云茂實長宮中內外頗涉疑似而歸終等
亦云人言茂實為先帝子不宜立典禁兵夫既生而

入宮矣何疑似之涉又何以稱先帝子此國史之有
所諱而不敢盡言也默記云茂實本章聖尚宮朱氏
所生章聖畏劉后凡宮人生子俱不得留因以茂實
與張景宗既長奏授三班奉職入謝章聖曰孩兒且
許大也及厚陵為皇太子宗茂實入賀至東華門居
次焚用迎馬首連呼虧你太尉茂實惶恐乞外却厚
陵即位頗疎之坐事憂懼卒滕元發嘗問其病言茂
實平憤坐頭角燒然真龍種金鵲章聖且本朝內臣
臺子未有太用至即帥者此亦一驗也據此則茂實
為真宗子也特以劉后故駕言生於外長於宮史

卷九

十四

表司之而神聖正耳而真宗未嘗不知為已子也
內外臣民未嘗不明知為真宗子也仁宗以獨子嗣
位而數數歸功定策已者即仁宗亦未嘗不知知真
宗之別有子而以已之策立為倖也何言生而入宮
哉人先是有男子李清者妻構其母頃在掖庭被李
有姦出而生已法司窮治得實奏流汝州韓絳言留
之在外恐感衆遂論棄市使茂實非先帝子而人言
籍籍其為感衆大矣棄市而死當不在冷青後仁宗
必不能與之相安四十年無芥蒂而真宗所以疎之
者亦必不止於曹州之量移而止以此信龍種之說

果不誣而國史之果有所諱也當仁宗老前星未
耀之時在庭百執要常懇請滴血明白此事而含戚
求疎以藥奪嫡諍立頗鈴鑄金漢即使章聖有子而
無子厚陵無國而有國非茂實之不幸乃真宗之不
幸也

宋仁宗

仁宗在位無大過失議者謂其優愛溫成又寵尚美
人廢郭后以為白璧微瑕考之宋史此事殊不足累
聖德按郭后既廢楊尚二美人益專夕帝寐為疲楊
太后亟以為言未言去內侍問文應數數及之帝厭

卷九

十五

與頗伴應曰諾文應輒以輶車載二美人出二美人
涕泣不肯行文應罵曰官婢尚何言驕使登車帝常
之罪也後左右引陳氏女入宮陳父名于城陳將進
御且許以為后內侍王良見曰子城使大臣家奴僕
官名也奈何納其女帝遂命出之又王德用進二女
已承恩澤諫官王素論之立命遣女出宮嘉祐中放
宮女時劉氏黃氏絕幸而稍通請謁中丞韓絳以聞
絳出二人以天子之尊一聞人言去其任席之愛如
反覆手帝顧非沉醺女能並后匹嫡者後二事偏激
不廷諍前二事則因循為恭直從閣侍慶轉聞劉恩

高出漢高祖唐太宗遠甚而續綱目不書其事使讀者徒知尚美人寵足以害后不知美人之斥不旋踵也殊為脫漏

蔡伯晞

友人吳生為予言蔡伯晞伯晞五歲通六經以神童舉與晏元獻伴宋仁宗讀於春宮仁宗時冲弱過門限命元獻伏地為足跌元獻不可改命伯晞欣然從命仁宗足履其背而過竟以此見薄終身不獲大用予聞之失笑言前此有行之者武后時僧懷義能用事張炭詣附之每懷義騎馬出入張炭輒於馬旁伏

卷九

地以背承懷義馬銜俾便登下伯晞必聞此風而興起耳因為吳生言佛世尊出家求道以身跏地為阿私仙人座床朝夕不倦遂証無上菩提鳩摩羅什每登講席諸王皆長跪座側聽法令羅什踐其肩背而登揚希古嗜佛法每旦入道場以身伏地請高僧履其上誦金剛經三遍乃起跏地視座跪伏視是與伯晞事正相似然世尊以此成佛諸王以此聽法希矣以此誦金剛伯晞乃不得一官枉虧了硬脊梁也矣生亦大笑

元仲淹

元文正公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歲收稻八百斛號曰義田給養族人日有食歲有衣婚嫁塋祭皆有資歿之日身無以為殮初得錢氏南園為第宅術者謂其代出公卿公曰若然當與吳士共之遂推以為學宮為堯夫娶婦聞幔用錦繡公怒曰吾家素以清白相傳安得亂我家法果至當火之于庭或勸公築園為遊觀公曰今士大夫園林相望誰障吾遊者吾祈惠德業之不脩不惠遊觀之無地也於戲寧其身之歿無殮而以田贍宗寧于孫之無以為家而推之吳士寧其婦之寢不設帷而不使為清白點寧涉足他人之園而不自為園彼欺諸孤而多取其產請考工地蓋宅娶婦爭十萬家索記于墓莊而懼為勢家者其以公老詩不念于孫耶

寇萊公

萊公遺事云公遷樞密直學士賜金帛甚厚還萊菴第聞乳母泣公問故曰憶公小時不幸太夫人沒萊菴求一繼作余不可得豈知有今日哉公聞言悲哽盡散金帛終身不殖財產後雖出萊將相所得俸錢無施不無聲色之娛寢處二青樓二十年内有破簪輒命補葺或以布被事識之曰後詐我誠故野詩

有有官居隅內無地起樓臺之句此使亦問誰是無
地起樓臺相公然則公之清儉已在墨客禮表之口
而土曙舉公以戒謝政輩謂其奢縱取謗石林燕語
謂公性豪侈所臨鎮宴會必張盛樂作如枝舞歸田
錄及宋史謂公少年富貴喜劇飲每宴客輒聞扇脫
駭尤喜夜宴不焚油燈雖廁溷間往往燭淚成堆在
鄧州造花燭燭極精巧卒有南遷之禍王定國近錄
謂公知永興軍証日設排如聖節儀晚衣黃通服簪
花走馬王直方詩話謂公妾倩桃因公以束綾贈歌
姬作二詩呈公其一云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

卷九

上

意嫵輕不知織女寒窓下幾度拋梭織得成其二云
風緊衣車手屢呵幽窓輒度寒枝臘天昏短剛盈
尺何似妖姬一曲歌公和云將相功名終若何不堪
急景似奔梭人間萬事何須問且向尊前聽艷歌
語嘖嘖俱與遺事矛盾未知所據然以吾論之宰相
出鎮舞柘枝燒華燭家常事耳何用負天下指摘
謂豪侈無謂南遷不返禍實本此豈未聞烘笙炭月
五千斤糖霜三百甕包子厨中別有饒惹絲婦人耶

文彥博

宋紹興中王欽帥番禺有墨聲朝廷除司諫韓璣為

是則案之王慶甚矣故錢塘婦也曰公母是韓九
也舊與妾好頃其來妾有以敗之及至韓作態甚王
強邀之飲酒醉妾隔簾歌韓昔所贈詞韓心動狂不
自制曰汝乃在此耶呼之出不可以舞要韓韓醉甚
即索舞衫塗抹踰踉起忽仆于地酒醒無以自容旋
解舟還遭彈而王迄善罷此袒述都亭事而虐用之
者也然在江南主用之則為護而用之於色厲內荏
之陶穀則以劉其矜己卑人之態在王欽用之則為
險而用之於奉辭案部之韓璣則不免有脫禍福人
之心及檢清波雜誌文潞公亦有此事文帥成都行

卷九

上

飛語朝廷遣蜀人御史何劄因謁告俾伺之文懼遣
幕客與何密者迎于漢州携營妓王宮花往偽作家
姬以舞佐酒何醉中贈詩云蜀國佳人號細腰西臺
御史惜嬌嬈從笑改作王宮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及
至成都此妓出迎何踟蹰不後措手而歸潞公人品
論者以之伯仲富韓乃不免與王欽比肩耶雖同
為脫禍之計然王欽持因而敗之發覆於韓尤而挾
其私潞公則迎而誘之誠附於何而陷使然而馬
永卿亦謂公歸自成都徐李甚盛雖侍皆騎從歸緒
蘭麝溢人鼻眼觀者嘆美堂前之漏網林為吏而後

富弼一

卷九

如是之極功業如是之隆福壽康寧如是之偕退休
閑逸如是之高所未了者惟一大事因緣而已富公
行書悚然即往恭謁禪師值顯升座因侍者以入室
相見請侍者通云相公請入室相見顯高聲答曰相
公已入來但富弼猶在外耳公聞言遍軀流汗因是
有省於乎以富公勛滿朝野名在夷裔而清獻尚以
大事未了為規惟公亦以此自恨一聞趙詔竟往參
保何其勇也今人謝事非罪乃於良田美宅則疲精
於聲妓甘膺即友朋相聞問續功德馬恩庇止耳豈
復知世間遂有一大事因緣哉

富弼二

舊公既叅顯華嚴題歸館之書舍師事之執弟子禮甚恭而更喜養生顯見一筭固扁鑰以問左右曰相公每自啓閉示人意養生家修煉之訣顯直破鑰取書投爐火中左右爭之不能得奔告公顯曰吾已為公去一大病公頗不醒曰無乃大虐戲乎已而豁然即不問亦不廢修煉也此是藝公叅未徹不免貪生怕死謂色身可作佛事耳見地徹時見是身之無常如空中花旋生旋滅了無根蒂如旅中客乍去乍來亦無停止不得向此中作堅牢想見是身之可

卷九

原如大糞聚外爲薰塗中滿穢惡如大冤對多方纏
 縛種種煩惱不得向此中作愛樂想見生死之不二
 如塑土成偶偶崩壞爛還復成土如結水名米米消
 辭液還復名水不得向此中作分別想妄爐立爲毒
 藥竟未丈夫配姪女老翁娶嬰兒豈非一大病痛甚
 心久此念不燼譬如藥以增病也公說偈有云
 無識非破相亦妄不執不破是真實相此仍是不工
 章因戲下一轉語云是身無相云何執破若言真實
 空實是錯

羅氏

來日吃蒸餅及酒行挺之以酬各官令酒口木女妻
鬼魏魯自云來夕物正整曰微笑曰頗似來日吃蒸
餅也座中哄然趙復語同列吾知重潤筆每一文成
則車載以贈魯直曰定是羅萬與及隨耳挺之恨
切骨及執政脩前憾撫魯直他事除名羈管宜州州
守希挺之意官屬百端有氓某氏嘗之抵罪罪浮屠
某館之抵浮屠罪逆旅人館之又抵逆旅人罪乃囚
之城南戌樓樓黎氏物也魯直僦居焉無雨益無風
障後二年寒餓死宜州事見揚誠齋記嗚呼一譴不善而身無
死所高材之薄命如此挺之以證故而羈人于死州
守以挺之故而死人于羈小人之整腹如此

彭几

宋元祐間吾筠之新昌有彭淵材者其人石人也事
見墨客揮犀及冷齋夜話頗悉今錄四則于此一云
淵材性迂闊每對人言吾平生無所恨所恨者五事
人問其故曰一恨鰥魚多骨二恨金橘三恨夢
菜往冬四恨海棠無香五恨曹子固一作詩聞者
大笑而去一云有李舟者謁選得昌州仁壽樂改處
即停淵材聞之必飯走謁舟曰昌佳州亦何棄之舟
問供億豐乎曰否民訟簡乎曰否然則何以知其佳

卷九

天下海棠無香昌州所產獨香豈非佳郡都人傳
以為笑一云淵材遊京師十餘年諸貴人皆前席而
家甚貧至饋粥不給一日跨驢歸以一懸負一布囊
曰吾富可敵國親舊相慶謂囊裝必金珠也予素知
其迂疑之及發囊則李庭珪墨一丸文與可畫竹一
枝歐公五代史草稿一巨編而更無他物一云淵材
見范文正公像稱名再拜熟視之曰好相引鏡自照
曰大略似之恨無耳毫數莖見狄梁公像亦稱名再
拜熟視之見眉毛卓枝入髮引鏡自照曰不甚似立
取鐸拔去眉毛之弓者為卓枝入髮狀家人駭而笑
淵材怒曰吾欲酷肖前賢拔眉以待耳毫之生爾記
此事者皆淵材姪也同聲迂淵材抹腹不已予曰是
未知淵材深淵材殆古鵲居飲食之民不以一點世
味世趨掛胸中者何言迂也使人盡如淵材恨豈幾
嘆室人之交責恨世路之坎坷戚戚身家無已時
論即美惡如淵材即隨地可展布尺寸何必羨揚州
鶴問安州生事孰便真身處脂膏中為自潤計乎
裝如淵材床可掛犢可留何有士人作賈客揮犀
至于宜州之土地北海之淵軒悉不能舍而係扶
歸乎拔眉求肖則有若似孔子與亦步亦趨之意

言述也郡人物志亦不為淵材立傳而傳淵材
人二歲時者此兒童之見也彼能詩過郡中家
事乃其王如沈宋諸詩人輩問郎中輕重事幾何
其詞外元祐間進士韓傑作和兵通
外同論旨以秋樂書補官能詩

三馬光

趙善琰論司馬君實及王介甫二公不好內不受官
爵不殖貨利皆同平生亦相善至爭新法始者絕交
書是皆然矣而言之未脩二公同所長亦同所短其
事多端請悉數之君實執二親喪毀瘠累年事兄康
如事父介甫以祖母年高辭館職開第平甫被謗為

善九

之位下其孝友同君實服食淡素每嘆世人以日食
以耳衣赴善喜宴不簪花介甫於食味無揀擇無偏
嗜雖在上前散服垢面衣虱往綠鬢其不喜華
飭同君實居洛一室蕭然惟圖書數事獨樂園大不
盈數畝介甫居蔣山四無人烟居宅僅蔽風雨無垣
牆望之如長途中旅舍而併無數畝之園其不治宮
室同君實往來陝洛跨一驢所過州縣無知者時時
與村氓輩講析經義或就瓦盆中取食不辭介甫往
來金陵時一驢遊諸山寺適入野人家至為老姥治
麤糲飯以少麻縷受之不辭其不立町畦同君實

善九

陝陝守饒以酒四壺不受強之受其半行三十里
便還其半介甫病喘藥須紫團山人參不得薛師政
言河東還偶有之贈以數兩不受子弟強之曰平生
無紫團亦亦活到今日其不通饋賂同此皆其所長
同者至若濮園稱親禮也君實獨抗廟議以為宜稱
伯不宜稱親殺入者死法也介甫獨駁法司以殺取
開鵝者當從殺盜論不當論死其偏執同新法行呂
獻可諸君子爭之介甫不聽而行愈堅新法罷范堯
夫諸君子爭之君實不聽而罷愈急其拒諫同呂惠
卿逢介甫變法介甫喜之曰學先王之道而能用不
知為呂惠卿所欺蔡京逢君實罷法君實喜之曰僕
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罷之有不知為蔡京所欺六
不知人同遠遣使求河東疆地介甫曰將欲取之必
姑與之遂割新疆七百里地以畀遼而遼人怨憤夏
遣使求蘭州等地君實曰此邊鄙安危之機不可不
與遂割未脂葭蘆浮圖安疆四砦地以畀契而契人
蓋驕其輟棄地同介甫用事君實辭樞密許之辭請
解官許之解居洛亦不復召君實用事亦介甫例也
立碑不賜碑例得諸謚不賜謚恩典俱闕不徇其例
此不相容同此又其所短同若言每謂二公平生紀

相反又絕相似新法之同自不必爭其苦燥濕可互
用介甫行之用君實之糾舉君實糾之用介甫之擢
任不美乎以介甫任則其行果而不虞沮格以君實
糾則閭閻之幽隱畢達補其偏而救其敝法日新而
民不擾雖相爭如虎期令不失和氣何必若絕交書

王雲

泊宅編云王元澤既卒荆公與葉濤坐蔣山偶一府
校來參乞屏左右言夜夢至冥司見待制帶鐵枷良
苦曰囑某白相公意望薦拔後囑云但說某時某處
所議事坐此條嘗慘毒公憶其事不覺大慟因捨宅

卷九

冊八

為寺為元澤資福又云荆公薨後有武弁死而甦言
見公父子俱荷枷竊問何罪曰緣議復肉刑致此與
前校慶同今考肉刑議復始議於神宗初即位之年
議出韓絳曾布非荆公也再議於元豐元年則元澤
死而荆公罷相矣以此為益棺之恨何言之誣也肉
刑所從來遠矣虞書以五刑定附赦周官以五刑應
萬民之罪皆肉刑也緣議復耳不免身後荷校徒舁
親授守如虞周諸聖人不拊揚相枕而接招相尋於
焉成龍主之後乎刑無輕重但問當否當刑而縱然
以惠好予大地獄皆為世間漏網人設使元澤議刑

無辜滅耳之譴事未可知若肉刑議於肉之當刑者
正十王輩所謂嘆嘆喜以為有功於已者也何罪焉
况墨劓剕宮與大辟為五今歲歲斷死刑不以為苛
也刑重者不可廢刑輕者顧一廢不可復乎是易於
斷人頭而難於察人面與截人趾也無識人專喜造
言可惡

宋高宗

齊後主縉為周師所敗不復振國人立安德王延宗
以拒周後主聞之曰我寧使周得之不使延宗得之
竟為周所滅譬之不宜子婦人其心於夫之斬無遺

卷九

冊九

胤而切齒于側室之抱衾與禰也抑有甚於此者宋
高宗之適趙子崧配劉過僧是已子崧者太祖之六
世孫也靖康末陳守州聞二帝北狩傳檄謀恢復及
聞康王渡河遽寢謀貽書勸康王即位請太后詔諭
四方以迎立康王之意又遺書責張邦昌僭逆責王
時雍徐秉哲等助逆文請斬時雍秉哲等此其意淵
忠乎區區傳檄未足吹毛何者二帝舉宗為虜康王
匿跡民間奸人盜據廟社無主與復之責舍崧其誰
而會仇人辛道宗排得檄文以白高宗高宗震怒欲
加之罪而難為指名托以他事請南雄州死之字使

異姓張邦昌得之不欲太祖之孫也且無已而後之瘴屬必死之鄉也過僧者欽宗之第二子也城陷時欽宗令臣子張全真之出奔其劉統制家劉取其王餘冒姓劉轉鬻于楊山朱從作雕花匠及二京路通有詔尋訪宗室遇僧自言是少帝子京師人及金人見者皆以為似朱從言于官官詢以何為驗遇僧云記小時坐翁翁懷中翁翁腋下有一黑癭子并言出奔本末官追劉證之語同紹興中事也是時元懿早殤前聖未權審實而予之猶吾子也主帝雖北狩猶有後也而會法司迎朝庭意以為矯妄刺配獲

粘罕

州針筆人不忍下針字極小真蔡次不惡其狀微拂之竟死于瑾是寧使遠宗秀王孫子得立不欲其是欽宗之子得之與已而殿與配其身也豈異哉宋史遇僧事與此異法司羅織之端也

之天至此情耶結縉野史而後知正史之失實無以考徵後世也按金史云金主完顏病粘罕朝京師請以太祖嫡孫合刺重為嗣而神麓說云吳乞買病將死其子宗盤蒲盧稱已係元子當嗣宗幹稱已係太祖庶長子當嗣粘罕稱已於兄弟中最年長功高當嗣吳乞買不能決為野馬云太祖原約兄弟輪立而立後仍立太祖子孫太祖長子番立嫡孫合刺年十五矣當嗣粘罕以其弱易宗幹妻合刺母子視合刺乃從之是粘罕本圖自立而史稱請立合刺蓋屈於為野馬之議不得已姑勉聽而合刺切齒粘

罕之心已覬覬胸中特有待而未之發耳金史又云粘罕所善高慶裔賊敗下欲粘罕請自免為庶人以贖其罪合刺不許粘罕患恨繼飲死而金節要云慶裔嘗教粘罕反及臨刑謂粘罕曰發從吾言豈有今日合刺聞之併下粘罕獄中上書盛稱滅遼滅宋之功惟征御于林無功乞免死釋去遊五湖合刺答詔云本賴元老伴董征謀不謂持吾重構陰懷若志國人皆曰可殺朕躬匪敢徇私理當併殊以彰厥惡金亮之世逐盡殺其子孫是粘罕實坐高慶裔殊尾死而史稱志恨繼飲死蓋而不從使宗臣有若名孫

則其規繼立由後則陰懷異圖身首為蕃務而子孫無噍類亦足雪二帝及宗室二千餘人痛念矣乎張子憤憤無損補長大牢腥膻之志哉又按粘罕並毒中國死於誅夷而一切醜宗羽翼粘罕之得志者亦不聞有倖免理也其死於合刺者合刺弟常勝王宗盤克王宗萬虞王宗英勝王宗偉翼王鵬顯王王悟室及其四子捷賴及親疎八百餘人而合刺處為海陵所弑其死於海陵者海陵弟四人兀朮子王粘罕子孫三十餘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斜也子孫百餘人撒海子孫三十餘人魏王幹帶若干人海州刺史某五十餘人而海陵及諸子亦為衆君所殺皆思陵君臣所耳目聞見事也蓋不待崔立之叛和林之送而屋誅族夷慘苦辛酸已十倍靖康時矣又按粘罕時蒙古益強每戰嘗為所敗元末征之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完顏氏是已又按粘罕時蒙古益強每戰嘗為所敗元末征之連年不克乃與之議和割西平河以北十七團寨與之歲遺牛羊米豆等特厚割地於宋而未嘗不割地以奉蒙古征歲幣於宋而未嘗不輸歲幣以

乞和于蒙古於此唐牙於彼挂鉞自謂封豕長蛇而不虞猛虎之咆哮其後也亦天意乎

葛二女

金礦地礦銀唐因其地治金作貢宋時礦絕而貢不廢有司迫民取之有葛祐者領其事竭貲不足辦難取土石烹之無所得官撻祐不勝苦祐無子獨與二女居且長矣念無以脫父發憤躍入冶中焚死事聞遂廢冶元復置冶餘邑俱被其害金礦為二女故得不置二女惜失其名事難於緹索而波濤畧相當緹索為父上書父釋黑除肉刑二女為父廢軀父釋黑

絕礦害又吳大帝時池州有孝娥父為鐵官治鐵不

流娥憂父刑躍入冶中金應時湧注娥所躍雙履浮于上時人號曰聖姑與葛女事相類又漢末建時蜀有史氏女名絡絡父尼和過成瑞灘溺死子寶求屍兩月餘不得絡身小船至父溺處哀哭自沉夢告寶曰七日後當與父屍俱出至日果父女同浮出與上虞曹娥事相類而緹索用上書顯曹娥用黃絹幼婦顯人不可以無辭

鄭仙姑

宋淳祐中邑之旌義鄉鄭千里者有女名定二娘年

里抱疾危甚去割肌和藥范仲明手范仲大忽雲湧于地不覺乘空而去人有見者范仲小者鄉保聞之縣縣聞之州乞奉請立廟旌表以彰孝久之未報里人為立仙姑祠禱祈輒應遠近翕然趨之偶苦旱里人復申前請時洪起畏令而安疑之密簾其事適新建縣有閩氏者得一婢旌義鄉人采歷不審因呼才儉訊之則所謂仙姑也蓋此女初已字人復與人有奸而孕父醜之逐死轉售之旁邑而設為仙事以掩之耳有人為予言近日左醫仙人絕類此蓋即乘中一逸事也曰記之然竊怪此女能

范仲

宋韓彦古尹京時范仲為諫議范素惡韓將奏燕之諸願泄韓思所以中之而范性清峻無間可入乃以白玉為小合滿貯大北珠置大合中厚簾簾下老妾

侯隙貽之范大怒叱使持去而是時所愛姬在旁怪合大而輕曰此何物試啓視之方啓視而珠分迸四溢合滑澤復失手墮碎珠玉續紛滿地范益怒自起擇妄氣中顯仆遂不起世皆訾彦古之險賊過當吾以為賊不在彦古而在范仲殊第之間彦古必知范仲之有所愛又知所愛者之手不能釋珠玉而緣設芳餌耳即此尤物相伴便能鉤惹饋賂入門亦能推讓范仲致死何必韓彦古之怨哉唐李師古跋危憚和黃裳為相命幹吏寄錢千緡檀車一兩使及門適與自宅中出從婢二人皆青衣藍縷使知其為相公夫人也遽輦錢歸以白師古師古乃折諫令范仲不為姬妾所崇者一藍縷婢足以絕范望而寢奸謀矣何彦古之能試其謫而不胥之珠玉能無因而至前哉故曰日月蝕於外其賊在內謹倫其所憎而禍在所愛

高安陳汝鏡伯客署

係陳邦瞻德遠敷

許我

宋賈魏公為相日有野人許姓者對人未嘗稱名也
賈賤者云戒時謂之許我後視公卿蔑如也賈欲見
之邀召數四又使門客先容許驕至欲徑造丞相
廳事吏止之不可吏曰此雖丞相亦須步許曰我無
求丞相丞相召我如此但應去耳不下驢而去賈急
遣吏謝之終不返又許懷德為殿帥一舉人曰乳
求見懷德許之舉人欄拜庭中懷德座受拜人謂懷
德武人不諳體密語之曰舉人無設階禮宜少降接
也懷德曰我得打乳毋渠是乳母關節秀才只消得
如此相待嗟乎無求於人村吏得以做樞要有求於
人孝廉見武弁而不免設階

岳飛一

永州大營驛有岳武穆題壁云湖南帥岳飛奉旨討
賊曾成自桂陽獨陽寨穴二廣湖湘皆獲安怕希金
二聖遠狩沙漠天下未寧誓竭忠孝仰仗社稷康寧
若相賢聖異日應清肌膚恢復中原一聖賜教因

官運朝寬天子宵旰之憂此所志也殄茲蜂蟻何足
言功予過大營讀此為扼腕太息昔溫太真勸國士
行赴王室難士行辭以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嗚呼
非人臣天步艱矣忍論局乎武穆非局外身乎凱聲
載路不言功而恨其君之蒙塵以取日自誓湖南
將漠北之憂方驅孤狸更慮豺虎乃如是乎武穆
倦於君相賢聖而武穆所失君相所諱且傳刃而耳
心之矣誰望耶恨不令賊擒過此一洗頰也然精忠
報國至於涅其背而題之而槍無動容不問題骨安
問題槍槍銀鍊飛獄為一時富貴耳閃電浮沤受用
幾何空自遺臭與後人掩鼻眩慈忠孝骨朽名馨雖
點墨片言揮灑山墻敗驛間使人感愴頌慕三擊節
迄今未已也

岳飛二

宋史岳飛傳云秦檜以飛不死終梗和議使人告飛
罪下之獄歲暮獄不成檜小書片紙付獄即報飛
野史亦云飛下大理獄不成檜偶食梅玩度以爪劃
之若有思者其夫人王氏窺見狀笑曰老漢何一無
求耶捉虎易放虎難也檜制然當心致片紙付入獄
是日飛死於是續綱目述大書秦檜殺故少保岳飛

而一切飛祠堂皆泥鐵像於跪飛前以正槍之罪於已死而雪飛之恨於生且間無窮是皆然矣及考中興紀事紀當時事纖小不遺而於飛之死乃無一言及槍言飛之見疑于高宗者屢屢今舉數端紹興七年飛入覲以參謀辭躬從飛進手疏上不悅飛辭戰不能語下殿而死灰弼造膝上曰飛通言謀報房欲以丙午元子入京閣謂正資宗之名以沮其謀朕言卿握重兵在外此事卿不當與弼出語人曰飛為大將而越職及此取死宜矣是高宗之疑飛樹黨而欲殺飛者一也飛再入對請由商號取關陝欲併淮右兵以行上曰朕駐蹕此以淮甸為蔽若輕淮甸兵便能定中原朕亦何辭但恐中原未復而淮甸失守則行朝未得高枕而卧飛無以應及陸辭上曰卿昨奏請輕率朕不怒也若恐卿必有行違矣是

高宗之疑飛微倫而欲殺飛者二也十一年虜犯淮西上詔飛以兵援飛以糧三辭上降手批促其行若十有七飛偃蹇如故最後又降親札曰社稷存亡在卿此行飛奉詔移軍三十里而止遂失潁州於始有

意殺飛是高宗之疑飛跋扈而欲殺飛者三也意謂殺飛無久活之望矣况高宗急求和而飛急復

高宗不憚歸兩宮而飛不憚也手改西河將無抗撓君父之嫌子所稱飛不死終梗和議本高宗意耳史特為高諱而歸獄槍也

秦檜

宋宰相在位最久最敗壞國事者前為蔡京蔡攸王黼後為秦檜韓侂胄賈似道底馬而縱尋斧本杖既撥身亦糜爛蔡克死於寘蔡攸死於誅王黼為平昌所殺侂胄為史彌遠所殺似道為鄭虎所殺獨秦檜寵祿終身老死牖下世以為失刑然網雖漏於昏主龍已絕於悍妻槍妻王奇妬槍官閨時妾生于王志其便欲撲殺槍槍恐棄與同宮林姓者家人及長名林一飛仕於朝槍無子欲于一飛王不許于其王媵之子槍槍將死私囑其黨為經營一飛還王言于朝此槍血脉乃免一飛官而槍祀遂絕槍墓金陵之牧澤墓傍掘踰制孟珙城金班師令軍士共焚其上時捕穢家天錢塘有岳武穆祠范鐵為槍像跪武穆像前懸推于側凡入謁武穆必操推推槍背背為之穿外禍人國而內殄其宗封土彌高而聚穢彌甚磨牙一

胡寅

始讀胡明仲史論及崇正論諸作遇事風生無賢
不肖鮮不遭彈射者意其人當享亭獄之豈復以名
位貨色掛胸中而行事何刺鑿也癸辛錄云胡康侯
未舉子時于其弟之子明仲後連舉二子例當歸本
生明仲不歸本生本生母卒例當辭官服菴心喪三
年明仲不辭持服為右正言章叟所劾曰貽書秦丞
相言為人後者義不得顧私親又諄諄發明此意於
管見中以自解不知欲蓋而彌彰也此事已駭視聽
更有甚於此者閑居錄云胡寅者凶惡躁進之士也
趙鼎置之詞掖以行詞乖謬衆論不容乃稱父安國
老疾遠在湖湘乞歸省差知永州寅携妾居妾久不
去范伯奮貽書責之寅以妾就辱辭伯奮曰妾產與
父病孰重寅訴于鼎改知嚴州鼎再入相欲召寅議
者以寅不省父止之復除永州星夜南奔未至家而
召命復下比見父則疾已困不能言寅留數日將赴
召以告安國安國垂涕而已寅至行朝除禮部侍郎
兼侍講學士未踰月安國函問至寅匿之詐為父書
與所知朱震言父病垂死兒寅欲辭免召命某以時
事艱難強之行云云而事已彰暴聞者駭歎計父死
時寅尚猶在路耳嗚呼賢母之言岷婦之口歟

居議論謂何何躬自薄而厚責人也

胡銓

澹庵上高宗封事論者以為文章氣節兩絕周益公
比於夷齊之扣馬朱晦翁亦謂中興奏議第一今按
學古錄乃知此書是范左司瑋作范擬上澹庵應其
親老禍且不測取以為己意上之非澹庵筆也今人
知有澹庵不知有范瑋范瑋之不幸耳劉器之鄒志
完初除諫官皆以親老辭親不許勉全報國始就職
而二公皆用諫顯親之教也惜范氏親不能為二公
親而使其子以第一等事讓與他人然忠簡以不附
和議名高千古而其孫槩乃以主和議負謗當時嘉
定中鞫虜交攻廷議多主戰守時槩為侍郎專主和
四明表燮同為侍郎會入朝燮廷爭和議非是至以
勢擊槩槩不顧遂下侍從臺諫集議二人俱坐罷大
學諸生三百五十餘人皆幸槩之去而恨不能為燮
舉幡送以詩有云去草豈知回宮櫓彈烏何事却驚
驚韓非老子還同傳憑仗時人仔細看語曰其父析
薪其子不免負荷審有此不墮忠簡家聲嗚呼忠
簡之後而有主和議者胡槩東坡之後而有為梁師
成妻持服者藉過考亭之後而有禹拜賈似道者朱

凌大堪托腕

陳良祐

瑞州舊志入流寓者四人。元發蘇軾李顯忠呂祖
儉而不及陳良祐。忠懇不下于由而剛腸過之。寓
筠筠重矣。今節採本傳及本傳遺事以俟後之纂修
者補焉。傳云陳良祐字天興。婺州金華人。乾道初為
左司諫。有請孝廟出內帑以紓民困。或傷戚畹。與
民爭利。又言人臣起復。非禮宜聽終喪。累遷吏部尚
書。六年孝廟遣使請侵地于金。良祐上言。經理尚虛。
根本尚虛。一旦請地。徒開罅端。內恃不足。何暇事外。

通者未懷。豈能終許。旨貶瑞州居住。本紀述筠請

地事迄無成。九年詔許。自便於外。集云乾道中戚
畹張說有盛寵。一日奏欲治具。集客上許之。曰吾為
爾助說。退約客。客畢集。獨陳良祐不至。說殊不平。已
而中使以上樽珍膳至。說附奏。臣奉旨乃敢召客。陳
良祐獨不至。實抗旨。既奏。上問內侍張說。會未散否。
以下夜對。乃命再賜說大喜。復附奏。臣再三速陳良
祐。迄不肯至。夜漏將上。急報陳良祐除諫議大夫。坐
客聞之。慙然而罷。又高宗時。秦檜主和。直龍圖閣。兼
三省。貽書趙鼎力言和議為桡。所惡安置筠州。老無

時以災異詔群臣各具時政闕失。以聞。有布衣余山
者上書極諫。上怒。安置筠州。諸學聽讀皆佳士而志
皆失於採撫。

李庭芝

何子元餘冬錄云李庭芝護宋幼主赴燕。元主大宴
坐庭芝于諸王之下。百官之上。曰劉整在時不曾令
坐此。陳用揚襲其語。仍錄之于山堂隨鈔。子讀之駭
寧有兩李庭芝耶。從幼主此者。楊鎮謝堂高應松劉
復然奉使此者。賈餘慶劉岳吳堅家鉉翁不聞庭芝
在行李中。而是時庭芝以制置使守揚州。方召募勇
士。奪幼主于瓜步。不克。太皇太后遣使諭庭芝降。庭
芝發弩射斃一人。餘奔去。元阿朮遣李虎持招降榜
來庭芝。殺虎焚其榜。總制張俊出戰。持降臣孟之縉
書來庭芝。泉俊焚其書。元主復遣使持詔諭降。庭芝
復斬使者。焚其詔。兵敗被執。見殺。事端末如此。宋末
死義諸臣無復有烈烈庭芝比者。此豈肯相隨啣璧
作無義氣事。不知何據。而使烈丈夫名聲與觀之。科
又不虛汗吻食腥臊之食。而僅不與叛人劉整並坐。
誣蟻忠魂。焚感視聽。傳如子元。乃有斯誤。

汪水雲即汪元量

汪水雲琴工也宋度宗時以鼓琴見出入宮掖
從兩宮北留蔚門文丞相因燕獄四年汪入謁諷
死曰與諸宮人別援琴鼓一再行淚雨下悲不自
勝歸江南死焉吳萊論之曰宋至度宗國事非矣夫
人者乃能以鼓琴見吾意其不為卻忌必為雅門周
縱不能一悟主聽使之少有更張亦能使之立若破
國亡家之人聽疾風急而之聲窮窮焉固無樂已聞
之故老時大兵壓境兩宮專以琴酒自娛汪不當
少分其咎耶太事已去天地黷淡其心獨怏怏奔
走故國若不能釋然者嘻晚矣予以為不然誰秉國

卷十

九

成身將相任廟社封疆之寄一籌畫之不展以內轉
移宸聽而外退虜師一旦運移局改高者奉身挈妻
挈夜竄匿卑者進降表請叩壁屈膝虜庭終其身無
恒顏而如汪者固兩宮所排優蓄者也朝不坐燕不
與奏使絲桐之間耳乃能從六飛北間閱幽薊不找
侶伶新朝而顧以就義勉故相退而唏噓抱琴歸正
首丘死此其志不可哀耶吾有取焉

鄭思肖

金陵有歲所南關者顧不知何人或以所為姓云漢
有所忠南豈其苗裔乎客偶問予予為詳頗末兩主

人竇蘭若獲千金按所南姓鄭名思肖宋末閩人為
大學士會元兵南下伏闕上書刺時事元人爭目之
宋亡易名思肖示不忘趙也號所南示不面北也隱
居不仕坐必南向歲時伏臘輒南望野哭再拜乃返
誓不與北人及朝士交座中聞語音異或談及朝政
輒去之素善趙松雪因松雪以宗室仕元遂絕之松
雪數侯問拒不通晚年賣所居宅寄食報國寺中以
所得錢施困乏有田數十畝亦施寺惟存數畝貧衣
食仍謂佃客我死則爾主之者著有錦錢集復著大
無工十空經一卷空無工而加十為宋言大宋經也

卷十

題其末云臣思肖嘔血三斗作此後當有巨眼識之
工寫蘭邑宰求之不得脅以他事罵曰頭可斷蘭不
可得然多為不知者所棄又或托松雪以傳而眼人
無識如此真堪嘔血趙文敏初為直學士約進士表
天與同死國天與獨殘約一門

死者十七人
文敏竟任元

文天祥一

信國文公精忠大節雖村婦田吏能道其事而未有
知其清脩之操者今舉其一去公家三十里有胡翁
舖翁夜夢門外巨石龍蛇其其上曉而公至則坐石
上更屢時公為諸生翁以告且曰即富貴毋相忘

公誥：後世軍國歸過胡公門，翁以前諾請公笑曰：請擇中任，擇取其一，翁屢謝不敢，乃擇取一，擔公命。衆啓擔視之，皆白扇也。公曰：此遠方土，宜買為親友。餽者汝安用此？命估值與之。蓋胡以公典大，即歸裝。初，溢不知其無有也，是以聽其自擇，無嫌耳。平生輕財，利祿賜所入，隨手給散，不令贏餘，服食無鮮美之物，獨坐超然，雖疑塵滿室，若無所睹，澹如也。乃知忠臣烈士，非獨慷慨一時，其平居加人處多矣。

文天祥二

宋亡，殉義之士接踵而公皎潔如秋霜，烈日能使人人慕服，或代之死，或從之死，或勸以死，或痛其死，據所知則詭稱姓文以逸公，而寧就戮者，趙時賞也。自詭為天祥以冀免公，而就烹者，劉子俊也。以死相從，間閔不捨而竟先公死者，杜許徐臻鄒淵諸人也。謂公燕獄，勉以忠孝，白天下者，善鼓琴，汪水雲也。憂公之不速死，生為祭文以速公死者，王禹翁也。侍公獄，中朝夕給薪水，併負遺骸歸葬者，張毅甫也。時時哭公，又慟哭于兩臺為哀歌，以竹擊石，竹石俱碎者，謝某明也。雖公之赤腔可裂示天下，亦其精魄能感憤，大而言之，成就公且愛慕之，而不能已也。

如文山友文山貴時以口占詩名，文山亦無所州城下，于載末見同至，文山寓于獄，則可以斷水，是食其夫人，歐陽氏，於得房中，作火其尸，千載為天祥何不解，解急與千載，居視之，果絕求其疑。

文天祥三

文丞相五坡嶺被執，其卿人王昂翁為生祭文以速其死，此文作於被執數月之後，意以數月不死為遲也。自是入燕京囚兵馬司者四年，而始就義，雖丞相之不速死，或別有意，然昂翁所為丞相應周至，惻然足為處死之法，每讀一過，裂眦擊節，淚數行下，今錄其全文如左。

維某年月日，里學生王炎午謹採西山之薇，酌汨羅之水，哭祭于文山先生未死之靈，曰：嗚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周魯科第，初斯文不朽，可死矣。父受公卿祖莫之榮，奉母極東，西近養之樂，為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將相，功名事業可死矣。義勤王使，命不辱，不負所學，可死矣。華元跟蹤于胥脫走丞相自叙死者數矣，誠有不幸，則國事未定，臣節未明，今鞠躬盡瘁，則諸葛矣。保障閭閻，則田單即墨矣。倡義勇出，則顏平原申包胥矣。雖舉事無成，而大節亦無愧所矣。一死耳，奈何再執涉月餘，時就義，哀家聞者。

舊惜豈丞相欲脫去耶欲有所為耶或以不履為
心而以不死為事耶抑舊主尚在不忍棄捐耶伏橋
於厠舍之後投筑於目矐之餘希再縱而求再生則
二子為不智矣欲有所為耶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昔
東南全盛不能解襄陽豈以亡國一夫而欲抗天下
况趙孤蹈海楚懷入閔商非前日之頑周無未獻之
地南北之勢既合天人之際可知使齊廢齊興楚亡
楚復皆兩國相當之勢而國君大臣固無恙耳今事
勢無可為而臣皆為虜矣臣子之於君父事可為則
忍死以俟時必不幸則仗義以明分故身執而勇就

卷十

十三

義當以顏杲卿張巡為上李陵降矣而欲有為且思
劉頊以見志其言誠偽既不可知况形拘勢禁不及
為者十八九惟不到豈足以見志又使陵死他故則
頊且不及劉志何自而明哉丞相之不為陵不待智
者而信奈何慷慨遲回日久月積志消氣餒不陵亦
陵豈不惜哉欲不屈而亦不必死耶惟舊子卿可漢
室方隆子卿使耳非有與復事也非有抗誓師仇也
丞相事何事降與死當有分矣李光弼討史思明納
劍于鞘曰戰危事也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賊萬一不
將當自到李存勖伐梁梁主未友貞屬其近臣曰晉

吾世仇也不可使使刀鋸卿可盡我命丞相以三公
之位兼睚眦之讐投機明辨豈堪在李光弼朱友貞
下乎屈且不保况不屈乎丞相不死當有死丞相者
矣以舊主尚在未忍棄捐耶李昇募楊行密之業遷
其子孫於廣陵然猶得不死周世宗征淮南下詔撫
安楊氏李景驚疑盡戮其族夫撫安本以為德天及
為禍幾微一失可不懼哉夫以趙祖之遇降主天固
巧於報施然建共誓處事多貽危舊主正坐於机疑
孤臣猶事於航體而聲氣所逼猜嫌必生則丞相於
舊主母乃益之害乎炎午卿之晚進士也生雖愧陳

卷十

十四

東報汴之忠死不効陸機入洛之耻丞兵起兵次鄉
國時有狂生持雙牘呼軍門非僕也耶痛惟千載之
事既負於前一得之惡敢默於後進薄昭之素服先
元亮之挽歌願與丞相商之人不七日穀則斃今縱
不能留漢廐而從田橫亦當吐周粟而友孤竹至父
母邦而首丘焉不然拘囚而不死或秋暑冬寒五日
不汗爪蒂噴鼻死溺死怖死排牆死盜賊毒蛇猛虎
死輕一死於鴻毛虧一簣於泰山而或遺舊主憂縱
不斷趙盾之殺君亦當悔伯仁之由我則鑄錯已無
缺嗟臍寧有口乎嗚呼四忠一烈待公而六為位其

問開計則哭

又按丞相再被執時盡取懷中腦子服之求死見私正大罵求死至潮陽踴躍請就刑死過廬陵絕粒八日求死而俱不死然則陶翁所慮必相已先之矣而陶翁或末之盡知也厥後中山狂人之後瀛國及宗室幾不免而謝疊山所與魏容齋書有文天祥為奸民誣告而枉死之語則前言亦稍稍驗悲夫

文璧

今人知文山之死不知文山弟之附元文山與弟璧同舉于鄉同登禮部正奏名平生絕相離無芥蒂宦

卷十

跡亦略相同而於宋元興亡之際兄弟用意乃絕相反帝昺戊寅文山以樞密閣府潮惠之間璧亦以戶部侍郎任惠州是冬元兵入廣文山被執不屈而璧以城降文山執後繫頸繫手足極艱苦而璧以降附故尊寵為美官文山不屈囚燕獄者四年而璧以即守入觀亦至燕玩見之曰是孝順我的雖掃蕩冰炭代不乏人然不應弟文山者肯作虜庭孝順人也文山詩云兄弟一囚一驛馬同父同母不同天使人扼腕所記夷虜入寇兄弟俱抗賊者常山太守顏景鄉平原太守顏真卿也兄弟俱降賊者撫州太

守王仲山泰州太守王仲幾也俱王姓子同時見執賊而弟降賊者潮惠間府文天祥惠州太州文璧也文山子俱流離死以璧之子陞為子後陞亦仕元為縣尉累病死或挽之詩云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識君臣

建文君

建文君恭儉寬仁為守成令主刻難師起仍詔軍中毋得指戈燕王使朕有殺叔父之名已遜國遜即魚服縋流中奔播漠粵秘匿踪跡者四十年及大寶四更齒亦耄老身有崦嵫之逼人無擁戴之思方吐露端末歸返骨骸號稱老佛寂滅西山蓋心知曆數有

卷十

在大福不再且昔為王人今為釋子每拾如來出家案作楊枝水澆滅中烘不錯意重來以茶苦天下耳當出奔時人思故王天造未安倘令奮臂一招安知豪傑不四面起縱事無成功廟路上未得高枕卧也陳勝假扶藪名王即假于與名要能誑誘耳目俞張宇內况真扶藪真于與舉事乎自昔人君因逼避位而內樹腹心外資羽翼以光復故物者不乏衛獻公鄭厲公往事班班建文君特不為耳非徒晦迹以遠害也徒晦迹耳不斃老釋利而首丘帝鄉乎此係忠靈憾事二百年來徽統不

加蒸膏寂如長為西山一饑鬼可憐哉

兩瑞

建文君遜位死者駢肩自方黃齊練而下所知名殆數百人至於閑散襍賤如漳之教授陳思齊濟陽之教諭王省沛之典史黃謙與漳之生員伍性原等燕山衛之戍卒儲福臨海之東湖樵夫聞變慷慨之死靡他自昔殉義未有若此之多且烈者而兩瑞事及來馬事更奇更堪念建文君焚宮遁有一瑞知其事說服君袍帶赴烈燄死

成祖入宮謂君死於焚不窮追得披緇遁其後以老

表十

十七

佛歸朝廷令舊侍大監吳亮審視之建文君曰汝吳亮耶我昔食鵝炙擲片肉地上據地狗銜之是汝耶亮伏地痛哭不能仰復命畢即自經死先是君披緇走粵之慶遠遇舊侍衛彭英解所乘馬贈之說倡曰蹤跡人間知幾年艱難險阻共周旋何日重逢曉率天既去英牽馬前來馬騰躍不聽乘悲鳴而死嗚呼彈冠而入新朝事新主武相接也不聞有面赤汗下者孰謂薰蕕之餘蹄嚙之賤識主戀主與諸壯烈相殉地下而使新朝之戟頭眉而覲然人面者不能不負恨於牆與馬乎

主文時死事家妻女

高皇帝風勵天下詔求前代忠烈死事者以聞明著祀典其在留都則自閩壯繆卞忠貞而下至元福壽輩皆有祀祝稱

皇帝遣官修祀事惟謹而又賤危素之不死譴守余闕廟縱蔡于英北出塞從元主于和林數王保保之不臣已為真男兒使秦王妃其妹用以破庶隅勸委贊為人臣者意良深一時功名之士莫不翹首思企竭蹶以赴遜國之難爭先白刃歸死如麻赤其族糜爛其頂踵無所恨然猶曰綰組通朝籍也細如青衿幾至赤籍傍及緇黃下逮樵牧捐軀蹈義為殷頑民時亦有之猶曰丈夫子也閨中之婦未醮之處亦復心堅匪石操烈秋霜妻為其夫女為其父或經脰齊考或懷沙此潔或抗詔而自裁或蒙汚而不滓國乘野史彤管繪如美哉風勵之効也漫漫閨閨中矣列其知名者數家于左

之聖情方孺妻鄭孝孺逃繫獄鄭知不免即毀其心之孺孺妻市有詔收鄭鄭先自經死矣

鄭夫人練子寧妻其子寧被縛斷筋死收妻至聞一語不遜命重校隲其裳問羞不羞曰羞在朝廷

後獲淫之問辱不辱曰辱在官家乃殺之

瀏江按察使王良妻某良聞詔召已躋蹕未能決妻問故曰我分應死未知所以處汝耳妻曰我何難君男子乃為婦人謀乎遂餽良食抱其子如廁置池旁身投池水中死良往視屍浮出水面良殯殮之命安抱幼子逃遂闔室自焚死

禮部侍中黃觀妻翁女某觀捧檄募勤王至安慶聞變慟謂人曰吾妻素有志節必不辱即招魂葬之明日家人自京奔至言翁暨二女同被執有象奴得之翁出銀釧付象奴市酒散急携二女率家屬十人投

清淮橋下死觀亦投李陽河死

翰林修撰王叔英妻金女某叔英捧檄募勤王至應德聞變自經死有詔收其家二女即赴井死金死獄中

監察御史曹鳳韶妻李鳳韶聞變刺血書憤詞衣襟上謂李曰我死勿易吾故衣又曰吾與汝俱死乎妻曰諾鳳韶遂自殺妻守節被收不屈死

都督寧忠妻徐都督徐凱女也寧被執徐與凱同死蕭縣知縣鄭恕二女恕被執死二女當配亦死之

太平史目鄭華妻蕭華聞變語前曰我死耳汝年壯

善何謂曰本能為國死不能為家死乎華不食五日死

大理卿胡閏女奴閏不屈上命縊死以石灰水浸脫皮以乾草實之成人形懸武功坊時郡奴方四歲母縛被刑郡奴入功臣家為婢稍長識大義恐被污髮至寸即自剪去以鬻黑汚面禿且垢不作人形至永樂二十一年遇赦行乞歸誓不復過人不處家後所親王婆居年五十六終仍處于兵部尚書鐵鉉女某鉉被執背立割耳鼻不返顧磔死二女發教坊以死自誓數月不受辱

上命與鉉同官者至教坊視之二女以詩獻好詩有云教坊雙淚洗鉛華一片開心對落花今日相逢白司馬尊前重與訴琵琶妹詩有云攬鏡自憐傾國貌向人羞作倚門妝春來雨露寬如海嫁得劉郎勝阮郎同官以詩聞

上曰彼終不屈乎真鐵鉉女乃赦出之

劉誠意

劉誠意以精象緯天文佐太祖定有天下其術得之為高安永時而莫詳所以瑞州志亦失編列按丹鉛錄云光泰正間瑞之

高縣有書義山者世居縣之十五里嶺麓石畔嘗開肆於縣南之橋埠有替而丐者日過肆前義山輒禮而嘆之久之丐者告義山曰明日有三人共一目者來君宜扣之至期果有耿一曰者曳杖導二替者過義山隨之拜於縣北之鵲鷄州一替者以書授義山且書沙指訣盡其秘妙書名銀河棹其後占卜如神預言紅巾賊至令邑人避之賊至無所得欲殺義山以匿免遂不復行其術密藏其書於菊蘆石洞中臨終謂其子曰某月日有劉姓者過吾家當取書畀之慎毋洩後伯溫丞高安果以事往義山家其子如言

卷十

長之伯溫得書便掛冠去後教歲而從

孫鼎

宣德中孫鼎任松江府學教授力行師道不為有司屈有司取型焉

章皇帝非遐哀至詔孫入臨急遽翻看喪冠太宗鬼之以為變禮垂入內翻冠而出孫曰公誤矣奈何翻冠太守瞿然曰吾見先生之翻其冠而効之也此事變美而在太守尤難雖孫之用明為儀亦太守之以貴下賤也嘉靖中海剛峯瑞教諭南平遂不為太守所恕海長揖守不跪言忝為人師不當跪恐無以率

勵諸生每入謁兩訓導俱膝地已疏立其中當時請之筆守叩之言于臺使者屬有聖人奈何以不才守相淮請避位改令淳安即拜跪如常禮人以此信海非抗上為名高者而惜太守福與一學特爭俯仰雖然尚能以不情之語諍為恭也使今之世有翻冠教授不醜惡言罵詈之乎為邑論而不以膝與人不耐齟之逐使去乎豈有效墊角中太守且目攝強項而更推轂之以聖人也

王振

舉動不可不審也有一非常之舉動必有一非常之

卷十

事應至于卿士庶人且然而况南面稱為人君者乎如宮本淫刑而人主因藉為閣寺俾出入宮禁無忌耳不以待貞夫也已而嗜進無耻之徒造謠黨身腐子以求售而人主曰聽其自便滅獲蓄之以待士流也雖司馬遷以太史令被刑亦謂其沮貳師為李陵遊說如男女之相妬相媚故以宮論而宮之以其罪也宮而加於士流之無罪者自南漢始凡群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皆先下蚕室乃得通顯親近左右寵用事多至二萬餘人而卒用此曹亡國所謂以非常之舉動致非常之事應也

國朝宦官多本強壯魯之人朕供灑掃傳宣而別
鐵榜于宮門錫宦官不許干與政事於其上至永
中始詔許學官考滿無功績有子嗣者得自淨入官
中訓女官同時應詔者十餘人而大瑞王振即十餘
人中之一人也以曾為學博故稍通經史習法令正
純初有僉憲擢驛丞致死事問西楊擬抵償東楊擬
贖金時 太后垂簾疑之振固言抵償太重贖金太
輕當削秩太后喜從之自此嚴干政權出三楊右
天子拱手而卒有土木之禍雖

文皇帝意本謂嬪嬙得知古今治亂事鵲鳴是師

卷十

廿三

豫是戒脫簪以為芳規進毒以為覆轍用意與南漢
霄淵判隔而不可不謂非常之舉動也

吳康齊

項綴錄錄吳康齊應聘事極力詆配反覆數千言讀
之令人齒冷而或謂本朝出處惟吳康齊得第一看
陳白沙已落第二看羅一峯落第三看又謂小桃放
花詩有春風沂水吾與點也之趣白沙亦為人言吾
昔從聘居學一日晨光初動聘君在窓外手自湯飯
而某戶尚局曰屬聲曰秀才懶惰如此何時得到伊
門下又一日云獲稻手為饑傷流血不止餘悉

裸傷處曰若血出不止而遂罷是為汝所勝也獲
如初又嘗遊武夷夜過逆旅托住宿主人索錢比常
例多三文惜不與或勸之與曰如此便是暴殄天物
竟負擔而戴星往焉此雖細故見一斑窺全貌不可
觀康齊乎官之以官僚索弗就而親揚批親以稱親
負擔鑣傷手而刈不暇惜三文之暴殄而寧宵征役
其身無異於村氓野老而榮賤好醜之相分別操取
之心不以一絲掛胸中此何等氣魄何等筋骨又何
至如寒齋所畫所稱拜厚饋於中資決去留於
宰與夫弄假成真之咏怒氣冲天之書因首而造之

卷十

廿四

事吾未敢盡以為然而未必非挾搢而裝砌之也聞
康齋面對時神色慘沮語不暢意旁觀為之失望
出而頭面盡腫揭帽視之則雙蝎在焉乃知前者蝎
求出不得而螫其額耳然

英廟尚謂此老非迂闊者必欲令其就職而寒齋猶
画乃至於此使後生藉為口實媚笑前修而曾不自
知其分量與斯人相侔而無芥是帽中之蝎為毒
小紙上之蝎為毒深也

陳白沙

予讀白沙詩卷笑其言曰吾亦嘗為此言也

一割腹腸無纖核粘聯臍間天太參必精公
知人也為予言新會陳公甫曾城湛源明肯以理
重名源明尚多物議公甫則人無間言其始應
至京叩時人相告報以為南海聖人遠近輻輳
望見顏面主人目以為利人投錢乃得入旬月
間遂成富翁縉紳中如賀賢問羅一峯皆壁立後
獲非與俗悅仰者賀至棄官執贄繪像而祀之羅以
序贈慕服不客口此豈色取而行違之而瓊綴錄謂
其潛作詩十絕頌大監梁芳得檢討甫出京即張蓋
揚揚列聖開道國史野記皆招撫其語為事實與前

卷十

所聞絕抵牾何也白沙歸過南安張東海貽請相詣
往返至十餘不捨使審齋之言信東海固不能為白
沙藏疾者今往返詩具在不過謂渠不能忘情簪組
究竟終南作捷徑耳更無一語及前事何也或謂審
齋實遣子從白沙遊白沙不許故被以惡名果爾則
康齋之謗未必不與白沙同而安得手謗書為實錄
也然此老亦何仇於理學之士使一代西儒人並遭
點鐵口語嘈嘈以迄于今耶

李獻吉

李獻吉為韓尚書草疏請誅劉瑾瑾下獻吉詔獄

以之死竟獲免釋崇歸世傳康德兩族之也蓋事
及他史皆詳書其事房長卿作長歌歌之仍收入
士傳而陳尚書紀聞乃云康陽下獄極且不測劉瑾
家人有老妻者言于瑾曰公初不得志時李主事官
昌平倉曾容吾家納米領價得利忘忘之乎瑾因釋
康陽令致仕是解免獻吉者非康德乃家人老妻也
世又言獻吉既出獄德涵遂入瑾黨終身廢不用而
紀聞復云瑾釋康陽仍贈以物曰當復召用以私恩
釋之以私物贈之且私為約而議復用之是入瑾黨
者非康德涵即李獻吉也未知孰是豈德涵擣虛于

卷十

外老妻束縵于內瑾兩聽之而所傳聞異辭記事者
亦因兩書之歟

王文成

駱越漫筆云王文成撫思田時所親信門客岑伯高
指揮王佐揣知王無殺盧蘇意私索蘇萬金蘇由此
悔沮而矣微紀聞亦云王侍兒聞伯高事以白王王
是夕達旦不寐竟委曲就事按王公平思田後有獎
儒士岑伯高牌稱其心毫不苟取而人服廉一語不
輕發而人服信至于上官士目莫不聞風仰慕本院
臨撫之功便令宣布威德是以草心向化翕然來歸

不寐心背為不情不根之語不可曉然脾綱卷生復有深謀密計默導潛開手語

海剛峯

璦山海剛峯公起家總憲南臺而十載愈峻官出入不得後一夫排設不得用優樂賈辦不得用朱紅架指紳嚙有煩言予偶在白下以布衣上書促公歸吳威令公終始無慮公歎掌卒有霜霧之感丁亥六月三十也公得書憮然數教補謝明日徑杜門又明日疏乞身不許再疏再不許公中寒疾覺予而言泰矣

卷十

時俊卿在臺中與同官入治獮望見黃色卧帷以為纒素就視之浮垢白布帷也惟前兩簾左簾錦繡公服數事右簾木綿衾襖無長物共嘆公之冰蘗絕人而向之譏布被釣名者過妄意本朝公為第一流與羅葵正鄒汝愚吳獻臣埒美不多見即草茅一語立謝事無洩吏濡思亦非世之驕語由食死守腐鼠不買者庶幾其百一也

附上海剛峯書

竊聞千慮有一得之明聖人察狂夫之論雖美我哉若或望口之可嗤而采對策者豈下體之見遺伏惟

公而問正氣一代偉人操守足以虛食而前漢平既足以消鄙而立儒論南平而湖州讓範令濟安而合浦遜廉疏戮黎岐則文正先憂之謨也疏言天下第一事則茅焦就烹之勇也官留都而定夫左節淫費鋤豪梗則待制京兆之理也益愚生自有識來已從卿先生耳熟而心識嚮往而佩服有日矣夫嚮慕之愈深則惟恐其有一事之未盡善而願望之亦愈至恐其事之有所不盡善而不造膝以竭其愚卒使徑尺之璧有絲髮之瑕則亦莫異於泛然不相知識即幸垂衡慕真豪舉耳是用延彭蠡泝大江稅足鍾

山謹進謁于下執事而竊有所請夫明公之久於其位不以時乞身而引退非計也即如前所稱在學為良傳在縣為循吏在部為敢諫臣存臺為名滿政天下之美名懿行無一不收非如旅進旅退之士畧無所表見於其先而靳以補塞於其後者一宜退就今日而論其所拔雖別靈理滯通幽貞度肅案使大法而小廉者種種畧遠非如畏首畏尾之士漫不事事俸歲月之悠長而觀望時勢以舒發其二三者二宜也明公清白之姿冰雪之操下至田夫野叟村婦紅粉青龍諒其遠信其心雖處尊而踞者乎使嘆服仰

與其異策素非一會鐵無厭之士日營營於苞苴之
索以為歌兒舞女子孫田宅計而不獲滿其溪壑之
欲者三宜退於禮七十致仕明公春秋過其四矣其
於世之寵辱得喪好毀譏稱靡不經歷而條嘗試以
道眼從頭一觀有異浮漚之起滅於其前蚊蠅之喧
寂於其耳者乎非如少年時進之士日不經宦海之
風濤口不嘗禁嚮之滋味幸一涉足染指其中若四
宜退然而急流無勇退之身神武無掛冠之迹者則
其說亦有四

王春之未衰也人言之未及也受若且而非急若事

卷十

也又筋力強無恙也狂瞽之見正與此異蕭嵩之告
肅宗曰幸陛下之未厭臣故敢以乞身請恩嘗以為
知言今

主眷方隆廟廊虛席宜以此時謝事請老一疏不可
至於再至於三至於必得請而後已長使吾君有有
餘不盡之眷不亦休乎萬一飛語外聞微言內中以
致慈母有投杼之色孝子被撥蜂之疑而後悻悻一
去則何及矣

主恩豈常保也直道之難行久矣明公之議論流俗
不樂聞也而舉動不樂趨也彼士夫之賢者毋論已

其間訛訛翕翕恨明公之不便已而欲借事以嚇之
行者不盡無也俟其未發一旦脫屣而遠之鳳翔千
仞鴻冥天表俾賢者企慕而不可及不肖者欲增綴
而無所施豈不全名完節哉萬一踞犬見吠江域含
沙媒孽無形之影指摘未洗之嫌縱青蠅何損於白
璧而所點不既多乎人言政當慮也天下事未有一
人之心思智識能使周悉萬全而保無他慮隱憂者
今遠近誠幸寧謐豺虎短氣于山林狐鼠戢踪于城
社吏守其職民安其生譬之於博正蔡澤所謂分功
時也萬一地方有意外之警奸宄為不虞之變思一

卷十

告其後而未可必則向所焦勞拮据而成之者蕭銳
走矣而况時事之可慮者更百十倍也姑舉一二如
上則春宮之儲位未定下則諸老之國是未明內則
皇太后間涉于營繕外則饑氓嘯集于山陝即此數端
略公能使之言聰計從乎不能速緘默而坐視之乎
受言焉可久也古稱五十始衰言過此則精日凋氣
日衰中易過而外易侵也今雖善處將軍之飯糧馬
依波之錠法元老方叔之猷乎萬一神勞於案牘
倦於起居幸有寒暑霜露之感金陵去珠崖七千里
誰能今日發軔而明日枕駕也塵世功名便在此

時亦何佳趣死鍾鳴漏盡而思以萬金之珠璣而
也者乎精力為可惜也今賢中大夫之論曰明公在
位則朝有耆宿官有典刑此自為百司計可耳非所
以為明公計也閭巷邑井之論曰明公在位則國有
保障民有父母此自為蒼生計可耳非所以為明公
計也而其在俗人之論則曰無故而勸之歸休不情
勸之而不能必其從與否不智此俗人自為計可耳
非所計於明公也伏祈度之於理接之於勢決之於
心保

主恩於方隆寢人言之未動去蘭寺之勞瘁尋綠野

之道遙或上先龍而展松楸或過田間而談稼穡一
丘一壑一觴一咏將近與洛社追蹤而遠與彭聃同
壽孰與後智瘳形辰出酉入肩重任以趨畏途使年
少輩更弄其口吻哉昔二疏身傳太子稱寵幸見時
事之不可必而相呼解綬豈一御史大夫為足以重
明公而去在二疏後乎范推折肱出厠中而相
泰一閣日中月滿之諷則去之如離展賢如明公而
不能從愚生之言乎且

世廟一疏而死生置度外矣即卿一疏而禍福任他
人矣不難於一死生齊禍福而難於禍福而去手歸

子有言惟善人能受善言非明公誰望焉草茅粗鄙
商識忘謫不勝一念惓惓取進其愚忠惟留意幸

二楊

嘉靖中言事被禍慘者稱二楊不憚慨壯決亦絕古
本楊公繼盛以論分宜下詔獄創甚無敢入視者于
廣麓硯刮落敗肉餘三斤筋之斷者二先是將赴逮
所如遣以甥蛇膽謂膽散瘀滯血不逆上也公正色
語曰叔山自有膽竟不受後死西市同時楊公爵以
系事懸庭杖幾死繫錦衣獄者五年因神降于箕乞
有公登得釋放歸歸僅數日復被逮逮時御史出不
至道公公方餐几上餐飯一盂野蔬一盤便與御史
同食御史笑而連者入公放七便行御史請始入與
要挾別公曰行矣何事乃別官使相顧以為鐵漢又
獲二年宮中大起夜半急詔赦公始出獄歸數月瘕
疾每念此令我思古人東坡在湖州聞逮命不覺脚
重伊川貶涪州對使者求別其叔母豈造次顛沛中
舉豪如蘇養如程不免心動即以叔山膽視東坡脚
以不顧妻孥視永別叔母絕矣

夏文愍

夏文愍之得罪世以為簡傲不恭其得罪而死以為
主復套分宜篡非之非也坐

獻帝事耳初文愍以議南北郊議九廟稱旨自青瑣
拔擢驟登政府及

獻帝配天稱宗祔廟之議起

天子以其章示文愍莫文愍和之也文愍嚙不敢出
一語至使分宜掠其美而定其議

天子心啣之矣平日隆恩異數之謂何何愛此尊親
虛名不從曳戎也故不旋踵而有稽緩勅稿之詰有
不遵用印記之詰有入閣晏晚禁內捏與之詰小有

卷十

四

過差旋蒙燕責至於奉勅追諭帖追印記削職勒
令還家而皆非其所以得罪之由最後主魯銳復套
虜稍稍入套分宜含沙立新曹銖文愍相尼斬西市
而亦非其所以致死之由歲憾於彼歸怒於此耳何
以知之

天子待他閣臣處他邊事不如是峻而峻絕文愍適
在配天諸議之後以此知之雖文愍之簡倨分宜之
中傷不入也此文愍一既苦心事當時既不敢自白
身死七十餘年竟無有為文愍白之者復官贈諡
將不暇

師注甫

撫州帥機劾員才名望位亦早習書成癖雖食飲如
周蒞官對客無非後卷他思之時而不諸世故每登
驥事輒令侍者挾策堆几上聲耶然誦之晉史筆世
往戲狎於其前弗覺也嘗理因命左右杖之十而
書如故左右知其不省杖十者再因呼機問故曰官
齋決責十今竟上二十也機愕然曰是倍杖也
望復可還退哉一時聞者莫不大喙其以即守入
家宰獎群吏百官拱已以趨次及機屬有所惡
不應逮事竣而始覺始進白為明公課殿最光量
目欲以四韻發之思稍苦是以失於審對今詩已
矣即昂頭緩聲誦之堂官且怒且罵曰而今為殿
末耶嗚何肘誕放若此座之出置下下考生是洋
十餘發後稍遷彰德同知時寧夏平飲至製平西
頌獻之朝同官咸竊笑之意得溫旨令禮部錄送
館辭亦錄發稱其家言

李卓吾

卓吾名贄為南北部郎聚徒講學同官嫉之曰吾輩
束髮受學學豈有不明而需講耶卓曰言何容易只
大學字字學而特習學字取道諸君未嘗識得同堂

愕然問故曰此事須有証作識得大學學字便定靜
安慮識得學習學字便悅樂不愠諸君有此境地否
同官無以應出守郡講學如為即時竟以此落職遂
棄家剃度談禪悟清辨所著有藏書焚書集一時
名流方思善焦弱侯楊天臺輩俱首先尸祝而自信
許太過與其徒過從狹和酒肆不忌婦女輩往往執
經問難其前相對裨寂某憲副女穉高足於荅特詳
為作菩薩百問經後行化入京被彈李贊濁亂男女
壞風化宜顯正刑辟戒左道有

旨逮繫劓死獄中而其徒比之慧可太師可師晚年

卷十

四

稍破戒律有規之者曰我自調心為克令我死時謂
兵解卓吾之死亦復如是而予竊否否此恐無其斷
肱有其破戒其兵解同其償債異耳像華先生為予
言吾嘗見之濟上復接袂于總河劉公座出入肩輿
振黃蓋而髮去髭存冠方頂以三重侍吾時目送三
童劉公曰君豈識之乎指一童曰此為收經卷人後
指一童曰此為將衣鉢人後指一童曰此為了身
上事人問何謂了身上事曰自悟自入說着便不是
座者大噱予嘗謂天下無養漢節婦無要錢清官亦
無無俗善從從上佛和莫不修諸君行始成正覺

迨頃悟說偈而未流滋弊以苦行為儉父面目以國
通為遊戲三昧門撲節烈而懷有私夫官評監冰而
田連阡陌至今日極矣且無已而後之聖學自謂知
性見性吾謂叛父罵祖實兩家門風一大厄不守戒
而談慧不歷苦而談覺終是記得水陸路程逢人說
燕南越北也

涿館人

呂南公作不欺述三人其人為陳策為危整為曹叔
卿既述其事復云是三人皆市井人也士大夫得無
恨市井人可矣予已酉北征自彭城從陸所至即塵

卷十

四

中飯屋主飾價爭錢人人而是予以為市態良然不
足怪及抵涿飯畢一男子就座問索錢予呼其奴解
腰纏循例與之其人曰公誤矣曰求益乎曰非也例
應得若干錢耳今美其九竟還所美而退予方疑其
冒領即應取不恨少既詢之實館人也問其名而不
應嗟乎市塵中復有斯人乎賄一節而全體驗關三
妾而千乘駟不首數錢之取肯一眇非義之駟焉涎
暮夜之金乎不以還錢落姓名人間肯標榜以坐作
聲價能薄而厚享公器乎吾輩在營爭摺入仕爭階
欺誣擅秘何所不有其不為斯人所笑者幾而究

井露園書卷之十終

少嘉園短書卷之十一

高安陳汝鐸伯客著

侄陳邦瞻德遠較

龍聽

有聽不以耳者能以角聽牛以鼻聽虬螭蛇以眼聽
有鳴不以口者鼃龜以脰鳴蜩蛭以旁鳴發皇以翼
鳴蚣蟠以肢鳴榮螭以胸鳴有行不以足者蜻蛚以
背行有飛不以翼者蠅以髯飛聆鼠以尾飛落頭蟲
以耳飛每脫頭飛去以耳為翼將脫還復着體有嗅不以鼻者蜂蝶終
綸螭蟻以鬚嗅有孕不以陰者皂白鴉螭螭蒼括以
口孕有視聽嗅食聚合於一竅而無耳目鼻口食嗅
氣味之分者蚯蚓止二竅一前一後前竅一而聽視
嗅食聚五用皆備

魚膽

魚膽隨氣而在春夏陰氣在下膽近下秋參陰氣在
上膽近上熊膽隨季而在春季在右翼季在腹秋季
在左是參季在右足蚺蛇膽隨日而在上浣日近在
頭中浣日近在心下浣日近在尾象膽隨月而在正
月寅則膽附在虎肉二月卯則膽附在兔肉餘倣此
象轉與十二膽肉又諸膽皆苦性鱧魚膽及蜥膽獨
性寒是其性也

宋史云：唐時春在前，夏在後，秋在左，冬在右。時氣之變，以對宋太宗。

龜思

龜能思抱而化，蜃蜃望抱而化，鶴影抱而化，鵲交頤而感，鵲交足而感，蝴蝶結綿，蟋蟀交臂而感，鵲履跡而感，鳥茹涎而感，鵲鵲視形而感，鵲蛇聽聲而感，白鶯雌雄隨行而感，孔雀雌雄舞而感，故曰：思女不夫而孕，○又鰻鱺以影漫於鱸魚，則其子皆附鰻鱺之鬚鬣而生，故稱鰻鱺又鰻鰻轉九九成而稍思之，而有頭白者，存九中數日，九破小鰻鰻從中躍出。

春主

翟雉

翟雉長尾，美文采，每雨雪降，惜其尾，棲樹抄不敢下，食往往餓死，以文章而累其軀也。翠鳥作巢甚高，人不可得生，子愛之，恐墮，稍下作巢，子羽毛長，益愛之，巢益下，曰：是為人所探，以文章而累其子也。故曰：山木自寇，膏火自煎，又曰：十步之內，不忌其容，必殆其形，人皆知有用之知，而莫知無用之用。

蛇美

物之絕不美者，莫如蛇，然嘗以不美成他物之美。

鴻之美，以其壽，鵲啖蛇而頂丹，麝之美，以其香，麝啖蛇而臍滿，龜之美，以其卜，龜偶蛇而前知，孔雀之美，以其文章，孔雀偶蛇而五色，雉懷腐詎知吾所謂美之非不美耶？庸詎知吾所謂不美之非美耶？

鳥鵲

春秋緯云：鳥孝鳥王者，孝悌則蒼鳥見，孔叢云：純黑而反哺者，謂之鳥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鴉鵲。即鵲是鳥，稱孝鵲，不稱孝也。鳥書集：周社而文王受命，改元火，自上復下，流為鳥，而武王勝殷，有天下，魏搆凌霄，聖宋搆東宮，皆有鵲巢其上，識者皆以

春主

為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兆。魏書：梁簡文帝云：維鵲宮室而鵲來，宋天戒若曰：宮室未成，鵲既而明帝崩，有他姓制師之不可不深慮，帝為動色，既而明帝崩，有司馬氏之禍，孝武崩，有相玄之禍，是鳥為將興之預祥，鵲則將亡之妖孽也。唐僖宗中和元年，有鳥變鵲，其占民從賊，於是朱溫李克用叛，明年有鵲變鳥，其占賊後為民，於是朱溫李克用降，是鳥之所象者，民鵲之所象者，賊也。然鵲毛羽濯澤，聲和，婦有慶事，輒先鳴，鳥毛羽黯濁，聲悲，危有敗事，輒先鳴，商人則臨喜聞其聲，蓋喜見鳥鳴，聞其聲，引頸唾於手，不有祝蛇之佞，而有求朝之憂，難乎免於余之世矣。

鳥養

慈鳥返養獵射祀先隼不擊胎維不再接物之明禮
義者也虎狼姬親蜂蟻敬主鴈飛以序鳩居有別物
之洞倫養者也鳩善禁呪鶴通鳥步駕審畫印鷺諸
動和物之悟方術者也蛇蟠向士鵲巢而歲燕伏戊
己蝠忌庚申狐潛上伏虎奮衝破物之晰支于者也
駝察風候蟻識陰陽睇目知晏陰諸知雨鵲俯鳴日
陰仰鳴日霖蝶磨飛天風春飛天雨上一下為春鳩
暮鳴小雨為朝鳴大風物之曉占候者也視鵲創施
觀鑿剖視所蝶作戶法壇布兵因魚用槽綠蛛結網

細腰

八卦畫於鷹羽九時列於龜背物之為後世師者也
月虛而魚腦減月盡而蟻醢麒麟闕而二曜食鯨
鯢死而慧星出冬夏至而鹿角解白露下而蚊喙折
物之與象綿節序應者也

大腰無雄細腰無雌甲蟲影伏羽蟲蘇伏八窠者卵
生九窠者胎生卵生者斃吞胎生者斃嚙四足者無
羽翼兩者無上齒無角者膏無前有角者脂無後齒
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陸禽味銳而善啄水禽味圓
而善喙山禽味短而尾脩水禽味長而尾促鳥左翹

掩右為雌右翅掩左為雄或指雌雄左顧則怒作右
躬則喜生飛而上仰左翅飛而下仰右翅飛縮頸則
展近展頸則縮足雞雄者能鳴雌者不能鳴鷺雌者
能鳴雄者不能鳴鵲夜半鳴鷄特旦鳴鵲見異類差
翅鳴鷄見同類拊翅鳴野鷄先鳴而後鼓翼家鷄先
鼓翼而後鳴牛起先後兩足為起先而兩足流水之
魚鱗白止水之魚鱗黑江以西羊白而承黑江以東
羊黑而承白

蜂化

物有腐化者敗菌化蜂朽木化蟬壞裙化蝶腐草化
螢有人化者蘇化黃熊望帝化子規帝女化精衛尸
伯奇化伯勞朱氏翁化鷄彭越化蟹雷公採藥史化
啄木齊人曹氏之子化蜂蟪有飛類化潛類者寒鳥
至秋化為鳥鰂燕至千歲化為桃蟬雀入淮化為蛤
雞入海化為蜃有潛類化飛走類者子子化蚊黃
魚化鸚鵡石首魚化冠冕汝魚之斑者化鹿泡魚身
有刺者化豪承有既化而復返本形者蛆化為蠅蠅
復生蛆田鼠化鴛鴦復化為田鼠蒼鷹化鳩鳩復化
蒼鷹有既化而卵復返本形者蚕化蛾蛾相交散卵
卵出還復為蚕水蠶化蜻蜒蜻蜒相交散卵卵出還

復為水蛭委與水蛭無陰陽之分而可以逐形

我溫

我之溫在尾見人射已即嚙斷尾膚之香在臍每被逐即以足夾剔其臍惡其美之為身孽也宋文帝喜好文章自謂人莫已匹鮑照每撰摺多用累句宋武帝欲擅書名惡人踰己王僧虔不敢顯迹用拙筆書亦斷尾割臍意也其慮深矣劉希夷有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之句宋延清愛之欲攘為己作希夷不許為延清所殺希夷得蔡邕筆法鍾繇就誕求之誕惜不與蘇挺胸呔血曹操以五靈丹抹活之誕死蘇令人掘發其墓遂得鳥於乎兩臂重於天下身亦重於兩臂矧雕蟲野鴉之瓊瑤乎區區所惜幾何一以佳句殺身一以筆法累骸何智出我膚下也

青田核

烏孫國有青田樹核夫如六赤瓠空之注以清水則酒味自出如醇美好酒漢劉琨得兩核集賓客飲之常供二十人飲飲盡隨更注水應成酒來兩核核酒杯騰大如臂花堅色內外映徹可當酒杯實如梧桐味香美可消酢每主人提酒至核而摘花酌酒

以實消之國八寶此不傳中土三事特舉世罕聞

注子性苦嗜酒一日不得飲則五內燥渴又苦惡醉則肢體沉緩不收而歸善病不時醒不堪發覺又輒大醉曰笑謂安得從大小昆彌乞青田樹數百株周植庭中酒醺夾之每渴輒取核注水酌以藤花散髮夷傲伸臂痛飲醉則解之以實已復注核復酌花得取藤實嚼之不槽丘而醉不醒醒而醒笑畢吏却之夜盜戒傳大史之死祭而隨意酣適以了此拘拘乎

功曹

鳥有功曹鵲鴝舍人鵲有參軍後主簿羊卓有督郵亭長未有丞相大夫豈富貴名位自昔擅美故賤速草木細及禽獸強若官稱並膺佳號獨蓮呼君子菊名幽人青城比之羽客華稱為處士可謂抗志塵壒嚼乎不澤其品囊中之果許於光與

魚偶

異類相偶者鰭與魚偶鰭與鰭偶龜與蛇偶蚯蚓與蟲斯偶獺與狼偶以狼為婦安與鰭偶以鰭為夫其絕異者蜀山有獾無雌同行道婦女有好者執盜去為室家生子終身不得還西方有網無雄常辟聚

道傍獲牛男于三合之十月而生子又絕異者復初
生時毛黑而雄老則變黑為黃潰去勢囊轉雄為雌
與黑者合而重狸於一牀中又自為陰陽自相偶合
宇宙間乃定無所不有

蝮蛇

粵西地產蝮蛇長十餘丈食金虎肉肥美膳入藥皮
觀大鼓然人不取近獨喜美婦人捕之之法壯士數
十帶挾花滿頭如婦人趨赴蛇蛇必駐視漸近以婦
人衣挾之蛇蟠衣不動競拊其首大呼紅娘子蛇益
俛以鼻藤縛之壯士大刀斷其首便奔散遠伺之以

蛇注念婦人忘其縛至於忘其首之斷而怒尚未作
也有頃省覺奮騰躍傍小木盡拔力竭乃斃數十
人擇歸一村飽其肉所蟠衣碎除不祥嗚呼婦人之
畏人如此以壯士所無可奈何之物而假婦人名作
婦人挺能斷其喉而啖其肉觀其皮自古英雄之死
不鉛黛而如此類不少故曰雄心摧於弱情至柔馳
乎至剛米然

蝮蛇

獸有懶婦狀類山猪嗜食田禾田夫以織絨之具置
田間則不復近化為水族其名蝮蛇或云即江猪蛇

蛇為姑所溺蛇之肉少而脂多取脂作燭照紡績機
打即暗照進宴飲則分外光明按此物以嫉遠織絨
得名至於骨蛇身死燒脂照燭而結習宛然形可滅
而性不改化工內乃有此種尤物然不有田禾何以
有飲食宴樂紡績機杼廢將使人裸相逐於楚會間
乃意憮耶一笑唐寧王時有人獻燭百炬每夜宴賓
妓雜坐酒酣作狂燭便昏暗罷則復明莫測其怪無
疑是此物也

翼鼠

翼鼠斷狼玄龜食蟻物之以小而制大也飛蛾沉蟻
駭馬伏虎物之以弱而制強也鼯鼠燃鐵膽防然玉
物之以柔而制剛也蛇涎竭伏鴟鳴蛇結物之以平
而制毒也

饕餮

饕餮無目食人未盡隨食其身和蛇而目每相爭食
目而自噬以食婪而遂受禍也梟伏其於百目而畏
羽翼既成食母飛去殘蛇胎產產不亦亦每以盡
裂腹而出以益惡而遂受禍也

鯢魚

鯢有雌雄漁者以索貫二雄置溪畔則雌雄共嚙

索曳之不捨因而併獲然皮五色中作爾性絕
偶獵者以毒矢射其一則其偶即為拔矢還以自刺
與之俱斃故曰汝愛我心我憐汝色以是曰綠常在
纏縛又曰繫於妻子甚使牢獄牢獄有免妻子無赦
哀哉

鸞歌

鸞善歌鳳善舞鸞好峙雉好翔鳬喜波鴈喜浮鳥樂
空曠鵲樂稠間馬走逆風牛走順風龍珠在領蛟珠
在皮蛇珠在口鱉珠在足魚珠在眼蚌珠在腹龍易
骨蛇易皮鰲易殼鹿易角香無胃登無臑魚無耳

卷十

到無筋河豚無膽鵝無舌牯螭蚌蛤無陰陽除十二屬俱有
所缺

龍生

四足者胎生蛟龍四足而卵生二足者卵生鵠括二
足而胎生鵠千六百年而亦胎生角以為觸鹿有角
而不能觸牙以為嚙犀有牙而不能嚙鵠鵠生於陸
飲水數斗而不足鱣生於水滴水入口而旋斃水
火相伏龍火得濕而灼焰得水而燔然無性喜動鰐
鮑在止水即活入流水即死杜台新準鰐鮑皆生於水

女蘿

物生有根女蘿無根物根著土萍根附木木無此性
續有地牡牡者作花地者成實子生類母梨及此杜
以梨為母以杜為子一梨十餘子種之惟草之動止
恒以其風有風不動無風自搖其名獨活花之開合
恒以其日日出而飲日沒而舒其名菱花背日菱開
而復有蜀葵按日所在開與日對亦有羞天即花羞
日照已開與日背某實附枝梧桐栢栢實乃在葉梧
葉類箕箕以盛之振葉類看有以覆之楊柳葉聚下
疏房中一物一體惟檜與檜合體松栢栢葉松身

卷十

會木成檜松葉栢身從木成檜高麗有栢迭為花實
以分陰陽左花右實右花左實陽名陰栢西生有蓮迭為
開合以分晝夜彼開此合彼合此開晝時羅鉢羅花
時摩赤蓮花也拘牟陀紅蓮花也赤陀利白蓮花也
薔鳴

薔夜鳴如更數初更一鳴二更再鳴鸛鳴飛如月數
正月一飛而止二月再飛而止所謂薔鳴應更鸛飛
隨月也蚌蚌月大盡先生前而足月小盡先生後而
足與晦朔相應晷從一華十二實歲閏十三實歲
一校十二節歲閏十三節梧栢每過六葉從下數一

一葉而猶小猶肝一月一葉十二月
葉與十二月相應乃信宇宙間形色聲響靡非
自然之數古人設漏安著造厝置閤雖云創始實非
精心又黃帝時葉生庭中則後日土一葉望後日
果視日盈虧為消衰望後日消月盡而閤相後日長
月滿而盈西生有餘名入功德亦隨月增減貴州有
泉名滿河隨漏刻為盈涸一日夜百盈百涸意大地
之為莫美者不之今今日用而不知耳

荔枝

卷十一

七

凡菓實未成而殼核先具核主之殼衛之也然中有
核者外無殼外有殼者中無核中外有殼核者殼核
之間有漿而無內意天地之氣得此則損彼猶予之
齒者去其肉傳之翼者而其足獨荔枝荔枝外有殼
而中有核殼核之間有肉益天地之偏氣也故味視
諸菓亦偏勝荔枝初熟時殼指赤如繒殼文又如鷄
鶴頭膜如紫綃肉嫩白柔滑如凝酥又如夫人胸乳
漿耳如醴醴陳紫江綠狀元紅十八集紅其艷絕品
也然不堪多食予在閩中食不能二十枚而坡詩有
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之句蓋離樹而

急騎迎時有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
之句但可稱側生知已或問荔枝產閩粵蜀中而
國云漢武每歲自交趾移植上林起扶荔宮何也
無在實一且裝死守吏生者一本稍茂日漢南海
為交州後移交州治番禺漢之交今之廣也

西瓜

唐餘錄謂中國初無西瓜至五代時胡嬌陷虜及
宋洪洪忠宣使金始得其種移植中國宛委餘編亦
載其說按古人稱瓜雖未指定瓜名然有數處可証

卷十一

七

如是西瓜不待五代及宋始有之耳後周王羅與客
食瓜客削棄瓜皮侵肉頗厚羅就地取食之削皮侵
肉非西瓜乎是後周已有之也魏劉楨瓜賦云藍皮
之理示肥丹瓢冷亞冰主甘喻蜜房藍皮丹瓢既耳
三今非西瓜乎是漢魏已有之也燕記瓜祭上環食
中棄所操又為天子削瓜者副之疏云刊其皮而四
折之復橫斷之也四折橫斷食中棄操他瓜然乎是
五代時已有之也特未名之為西瓜耳

鼠狼

客標犀云僧悟空江行見子母狼坐樹杪七人同

其便射之中母母呼惟至付子已哀鳴數聲乃極
蕭墜地死幸於錄云武平產金線狼右氏好取狼子
訓養為其母抱時謹棲樹杪不可得毒矢射母母自
度不免則以乳過灌木葉飲其子然後墜地取者痛
觀之狼子不忍輒躍離母束手聽縛每夕必藉虛其
成始安寢不則不可有矢歲乙酉予讀書白沙地多
鼠狼村氓踪跡穴處薰之以火母逸子被執村氓欲
併致母釘其子後二足穴傍以艾灼首不勝悲鳴母
聞之果奔突而前張口嚙釘又勃勃作嚙人狀已而
死於重捶且死猶轉盼其子而瞑子亦抱死母以喙

卷十一

觸乳乍俯乍仰鳴愈烈終母俱斃於乎有情相愛何
物不然未獨一金線狼也唐之玄肅一惑於李林甫
一日而殺其無罪子瑛瑤瑒三人一惑於李輔國建
寧以有功死而廣平亦幾不免慙德哉

茶蘼

唐則天后欲遊幸上苑左右對開花尚稀后以詩促
之曰明朝遊上苑火運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
風吹吹早群英已爛熳矣明皇三月初見殿前柳杏
未發嘆曰對此豈可不與他判斷即取羯鼓臨軒縱
擊一曲名春光好反顧杏柳皆已發折笑曰此事豈

得不喚我作天公 國朝武廟幸楊州問左右立春
未對曰去今尚十餘日 上曰春迎之即至耳豈能
久俟立命迎春于揚之東郊明日百花盛開詢米斛
陳或謂人主精神能使使造物非也政偶然耳歲已
卯予與德遠讀書山中喜接時花草時橫岡有茶蘼
花類寶珠而差小子分半移植館軒始至已繁繁
矣需盛開即買酒賦詩已漸瘁久之葉亦痿落僅存
枯林予悲甚作詩三首罵之詩成而德遠撒花神文
自袖出讀之一笑后五日晨步忽見一小綠綴枝
上如黍未就視之當也相語愕然豈死林能更芳耶
自嘗而花醺醺可半月餘色嗟甚大亦倍於常又十
餘日乃彫去而更無別英亦不復作慕遂廢焉一時
相誇以為生理已盡特屈於所擬而激發於三詩之
罵勉一開以塞意然終是偏陋

小兒樹

大食國海中有方石石上有樹樹葉如鬼鬚六七寸
見人不語而能笑動其手即垂樹枝摘取之便飽黑
又有瓜太如盤十餘人共啖一樹不盡長圍者大
竹節高六丈中受石餘頃遶圍有酒樹似安石榴
採其花係簪無數日便熟酒向陵園有錦樹其葉

堪作酒瀛州有草名芸苗次類舊蒲葉則難養
則醒加營國有山生火火中生樹從四序火生至正
月火滅大生則草木葉落如國中寒時人以此三月
至此山取樹皮績為布垢則浣之以火名火浣布又
裏牢有梧桐花軟如絲績以為布潔白不受垢名桐
花布杜薄國有樹花香名鷓舌香可含以香不入衣
也香氣厲甚人不能近花熱零落隨水出乃得之阮
瞻國有草人臨刑頭斷以草內口中須臾血止便復
常魏大武時其國獻此草試之良驗中國名山多有
之大秦國有珊瑚樹生水底磐石上其國人常乘大

卷十一

船載鐵絲網沒入視之度可下網即置網石上初生
色白似苗折甲一歲後色黃三歲色赤枝交錯網間
高三四尺其採時以鐵鈎按其根仍以鐵索繫網船
上絞出之大宛國有肉角馬角長數寸能解人語知
音舞與鼓節相應大月氏國有日及牛合日取其肉
明日瘡愈又有羊尾重十斤割之供食尋生如故波
羅奈國有稍割牛每十日割其角不則用病或致死
牛壽五百餘歲人食牛乳壽與牛等大秦國有羣鹿
生山中脂與地連割絕之即死大食國有駝鳥高四
尺頸項可勝人臂行五六里不倦又有鳥口中吐冰

成珠珠碧色名木難瀛洲之山有歲珠鳥狀如鳳身
絳翼丹每鳴翔吐珠數斛仙人以珠飾囊光耀日月
滿刺加之地有黑虎能變人形白晝入市噉人吐谷
渾之地有馬名龍種又名青海驄日行千里其地有
山在青海中每冬水合國人以良牝馬置此山使有
孕至來春取之生此馬教楚州之地有獸名狴犴咬
人狀如水獺無毛惟從鼻上竟脊至尾有毛廣寸許
刺不入投火中不焦燬以大竹杖之骨碎盡乃死
而皮竟不傷

交讓樹

卷十二

物不兩火惟花木果實亦然牡丹有瑞雲紅者與魏
紫盛衰魏多則瑞雲少瑞雲多則魏少黃金山有交
讓樹兩相對生亦更互榮枯此榮則彼枯則彼
榮明皇幸蜀後中荔枝不復作實信宗秦蜀柑橘李
柿味酸而滋

牡丹

洛人貴牡丹他花皆名惟牡丹不名但以花稱之亦
猶金之類有五惟黃金稱金穀之類有九惟魏稱魏
貴之也於是有一本實以數千千不啻若有人
子錢乃得一觀者李尚書是以此花遺人併酥與

之曰侯病將取此寶者妻妾濃艷也愛之至極
如此歲庚戌二月客甲乙二人以花晨過我座問偶
及前事予曰與此花契濶久矣甲曰某生家饒有之
乙曰然無奈其天香國色而獨賞之不使他人得涉
足也吾前過其處擬縱目焉值此生與赤脚婢對舉
虎于滿中盛溺置此花前以敗確取溺而一一斟之
氛聞數十步外使我疾卻足不得前甲聞言為之絕
倒曰是牡丹之不幸而植根此人園中以遭此辱也
曷不為誦花九錫予一竿泉浸二玉缸貯三重頂帳
障風四金錯刀剪折五雕文臺安頓六書畫寫七盤

卷十二

十六

由翻八美醕賞九新詩咏乙曰子為牡丹計甚善為
斯人計是享海鳥以大牢而教猿狙以服周公之服
也無所用之不如因其意廣所未備錫猶是也而用
物稍殊庶悅從乎一洩旋浸二糞遺壅三通中研盆
貯四紉裂種衣幕五山歌唱六濁醪賞七村夫對酌
八老婢臨粧九圓洞前安置甲復大笑曰錫美矣俗
矣無以加矣雖然吾懼其輕用之也乃頂叮嚀惟石
與器不可假人惟她魏紫壽安輕紅乃得堪此殊種
不然繁纓可惜毋委君貶于草莽滿堂哄然而散予
愛其言類滑稽者流或不啻為牡丹後頌也是以書

之

鵲

宋至道京師鵲鵲繁賤所值不過一錢后有從田間
見蝦蟆欲化鵲鵲而未成者都下喧傳此事悟向者
繁賤之故遂禁不食予謂此不知鵲鵲本末者也按
列子蛙化為鵲鵲烈云蝦蟆為鵲水蠃為蟪生非其
類惟聖人知其化論衡云歲月推移氣變物類蝦蟆
為鵲鵲為蝦蛤儀禮注鵲鵲一云無母以無母而生
也是知鵲非有母生本於化由來尚矣事非偶見而
是時蝦蟆很多鵲鵲亦賤不為往歲卵生貴此歲形

卷十三

十七

化賤也又月令田鼠化駕戴氏云駕鵲也亦形化之
一證

朱雀

神莫如龍威莫如虎鵲羽族之微鵲與龍虎同為二
十八宿所象而鵲居其前鼠羽族之微鼠與龍虎同
為十二時所屬而鼠居其首十二禽子為鼠三十六禽子為鵲鵲為鼠屬鼠為鵲屬
物鵲即朱雀左傳所謂鵲首鵲大鵲尾者是鵲冠云
鳳鵲大王奕云青鳳謂之鵲丹鳳謂之鵲白鳳謂之
鵲紫鳳謂之鵲丹鳳謂之鵲即朱雀也非是或問子
何以證之于曰衡以青黃此鵲而左傳狀鵲火之

星亦曰黃黃明朱雀即黃黃之鵠非翱翔之鳳也天文志南宮朱雀柳為鳥喙星為頸張為喙翼為羽翻而不言尾鵠尾以翼為尾也故曰鳥開喙尾鵠開喙翼明朱雀即尾尾之鵠非脩尾之鳳也又樂書祝色有五東畫青龍西白虎南朱雀北玄龜而中黃鐘蟬丘蟬也則可占五色之中鵠不可居二十八宿之前乎何必丹鳳哉時友人鍾生在厓曰子言甚辨然不若証以近事乎曰何也曰以今主司殿最士証之定是鵠鵠之鵠言劣者高等也滿座大笑鍾時等鵠為諸生

芙蓉

物根幹花實同號獨荷隨體易名其根名藕其莖名茹莖之本名莖其莖名藕其花未發名菡萏已發名芙蓉其實名蓮蓮中子名荷藕之心名薏芙蓉其總名也爾雅荷芙蓉古今注芙蓉即荷花古詩涉江採芙蓉洛神賦芙蓉出綠波李詩清水出芙蓉古人帳畫芙蓉蓋取多子今俗稱芙蓉木芙蓉耳生陸地樹高一二丈能花不能實柳詩芙蓉諒難反此生高原詩新開芙蓉露邊比水開紅是也九歌芙蓉兮木不言芙蓉其也耳在馬見帳幔多作不芙蓉畫或加刺繡問之曰芙蓉帳也不曾見口羅

此作花九錫曰直須蘭蕙柳蓮乃可披襟若芙蓉為芙蓉誤醜婦作捧心人也錫蓮花而拒芙蓉西施而憐浣女也新勝草亦似芙蓉李太白詩云昔日芙蓉花今為新勝草以色變時好指此

山獼

粵慶遠之南丹州地產山獼獼性絕淫無偶山中有獼則一切牝獸皆避去於是有抱木而枯死者峒獼脂其腎為與瘻之劑中州人每以全數兩易腎一枚然枯死者難得次用殺死者其取之之法方春時婦

女歌嘯入山中獼聞婦女氣即躍出黏抱牢不可脫因扼殺取腎而藏之然腎真者後難得其驗之之法令婦人熱摩手取置掌心呵之暹然而動者真藏陰氣也生而以婦人死死而以婦人動何女色之春春無存歟忘懷抱若此哉吾以為今之好女病且死而怕不知悔者皆以其姪妾為歌嘯婦人而身為獼也若又聞官慶遠者垂涎焉厓峒民而取之譬無異執途之人逼脅之使飲已鴆而羞已以野葛為藥也

禽狀

禽經師職所作比類事物曲盡模擬而文字與然

怪奇絕其狀則視有云鶴以怨望視以貪傾視以
晚鴨以起睨雀以猜瞿燕以狂將狀鳥鳴有云當
喜轉鳥以悲啼鳥以飢鳴鶴以絮啖鳬以啣叫鴈以
愁嘯以一字狀一物以十二字狀兩鳴視字讀之如
披書品其好奇如此又云林鳥以朝嘲水鳥以夜嘖
離以周之驚以就之鷹以膺之鵠以指之隼以尹之
又云鵬好風鵠惡雨鷗好霜鷺惡露又云雞上無尋
鶴上無常雉上有丈鷄上有赤亦絕妙

甘露園長書六卷短書四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陳汝錡撰汝錡字伯容高安人嘉靖中由貢生
官建陽縣訓導是編前有自序云文之有首尾稍
紆徐曲折者爲長書其邊幅稍狹辭不加純緣若
語錄說家之類者爲短書題曰甘露園從所居也
長書於經史及古今人物各爲論一篇大約多縱
橫之辭持論亦多紕繆如論宋和議謂李通歸附
韓常王鎮崔慶輩乞降皆烏珠案烏珠原作
兀木今改正陰指
使之而岳飛不悟偶以班師故不興尸返耳又斥
胡銓封事爲欲使其君爲無父無母之人又論張
巡遮蔽江淮食人以守死不爲功至力爲王安石
辨冤作史謗十九條其中如辨安石排除甫貶呂
公著皆引東軒筆錄以證之考魏泰爲曾布婦弟
傾險無行所作東軒筆錄與碧雲駮皆黨邪醜正
顛倒是非可據以爲公論乎短書尤議論多而考
證少亦間記時事大致失之佻巧已開屠隆陳繼
儒等小品風氣其論入定苦行諸條則全入於外
道更篤信輪迴之說歷引古事以證且謂劉基爲
北斗六星王守仁爲南安上座殊屬荒唐不經至

謂嘗至法雲寺見阿羅漢像一一如舊相識一僧
在旁知其意謂爾原此會中人遂悟平生因緣云
云尤恍惚不足詰初其從子兵部侍郎邦瞻取短
書汰其十一刊行後其同里劉願人以邦瞻所刪
過甚又據原本增刊之願人刻書凡例曰司馬公
刻短書刪有十之一余細細求之大都司馬公膽
較小耳其膽之小以官之大也云云可謂悍然無
忌矣

槐亭漫錄不分卷

〔明〕嚴堯猷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槐亭漫錄

無卷數》提要

廣陽府房縣志

命呈書乞賜更定以昭正學以隆治化事在本

教牒蒙

巡按湖廣監察御史馮鈞語分付漫錄係古今嘉言若後

本郎時刊不便時先令善寫人後寫出用本縣印信文書作

不為公文火速來遵依寫完以

烏府門開敷施洩聖賢之書先為寂客訪及易義之微塵

簡編之途時愧涉獵之未久矣仰

斗止敬聞濂洛之道路偶登

龍詎意得朱泗之門牆政聲赤裹而捧獻謹祈

青盼以垂憐笑郵書無訖之疵賜手珮瓊琚之粹銀管揮時

八片累五卷之篇

而見定連篇不至於辭文之有

學者行遠升高之尺寸贊

王者明目達聰之嘉謏雲泥迹遠久絕念於功名畎畝情中

即同報夫

君父恩洽入髓酬期盼身為此合應本縣煩為印封差人轉寄

施行等因備牒到縣惟此今就行為此卑縣今將本官牒

到寫完書稿印封差人管齊前報告投施行須至申者

批云 一開卷問 明嘉興 學者指南 讀此則餘無

足觀者

晉府長史司典符廳典簿臣嚴光敬啟

啓

恩事臣宗

十萬國主睿旨取臣所著漫錄書隨

賜本服庭宴等伏以篇籍已增華遠之光思寵重

頒賜鑿犬馬之殊雖消埃之微畧無補于山海之深

然芥曝之猷殊自快于缺畝之赤益君上以永言

明臣下以進言為忠國家以得言為慶如果漫錄所

不來道德性命正學之旨有裨遠志關閔正脈之傳一

舒之虛益堂中一頌之養德書院今文學博洽之臣

加校正或剛削其所未善使純粹无疵或增益其所未

及使廣大悉備無天宜明法天者有可即之憑理

融斯後理者亦多才力之計定其寶貴是之謂共

默思道近可以振亘古三晉至治之精神遠可以生

天諸藩典起之光彩視我

恭祖之成憲一而已矣若漢東平之陳迹何須言我務要

飲方憂不覺自醉理學名臣詎敢遂以云然只此便

得君願已足矣外之更元一適又進如為此具本

以

幸遇張師金玉之各

讀漫錄說

昔人謂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其說似非猶未也連篇月錄

縹緲烟言非不文也徒細人目不切實用隨世汨沒其何以

行何以遠提亭先生掘起關中東四塞之精英號三秦之

豪傑厭科舉之學立垂世之言上自太極元會下至草木昆

蟲列十一目累億萬言條分縷析提要鉤玄必求是處且入

底寒天地鬼神之隱奧躍如目前道德性命之精微分明盡

出使指攝者亦可吟易許宿者亦可談玄其視前賢觀物篇

世儒格物論讀了全無無事者徑鹿矣是錄也見之有弗愛

愛之有弗傳傳之有弗遠者耶雄視六經中獨立千載後

立言者不得專斯美矣言之文行之遠豈有以加於是哉其

曰漫錄錄也

晉府長史司典符廳典簿臣嚴光敬啟

十間常有紫氣萃我

王國亦如楚國之有左史倚相云

嘉靖辛酉仲夏之吉前進士交城萬卦山人楊一奇頓首拜

取病中捧讀頭佳剗聞所未聞知所未知

精神飛揚飄然有凌雲之氣夫讀之者

尚有凌雲之氣不知作之者又當何如

小說不足為揚萬一但忻慕之情自不

能已姑為雄噪以獻上也小愈容拜以

頌

奇

觀亭漫錄序

開西嚴君以宏才碩性治方之明末政舉化行乃火
次槐庭漫錄余捧讀決句而嘆曰德我言手斯可
垂訓也已久紀元還數其綱弘矣觀物探化其義微
矣涉學論政其用大矣簡矣誌庸其法嚴矣公出入
昭生理精矣證之後古其文西嚴矣約玄索曠王載
涉矣多或百言少之數語皆開陰陽淑慝命原道
德次倫紀末人情物理治亂興亡之機矣未
發之蘊皆具于毫璧之布帛之章故粟之味觀世以
誇美于人而恒切于友人之不可缺孰淡語玩而思
焉乃使遠者宜生趨卑者宜重富者務正寒
者適其性乃皆各得其宜而失可以養一術可以
正文體可以經世務可以垂芳藻故曰斯可垂訓也已
余嘗慨矣大輅多抱輪之質增冰微積水之新或
踵而增之而增之或微而增之而增之而增之而增之
變更至九此者口耳帖括為腐爛佔卑於多誦之趨捷
境徒涉之而未飲其源也是故漢是錄而俗學
之陋也愈俗學之陋而愈生未是以進方是也是錄
之傳可以垂訓矣而歛以漫名矣曰漫者曠而筆聲
有謂世謂之云也槐亭以漫名焉錄是豈漫成而偶
以之者哉以槐亭以益藉其源之學子假列之至焉者
心之應誠可增光輔散方就美矣九落者而遇之
首素衫困在邑胡為而然哉嘗聞之諸子有云
仁者易為文者難成也既界人以善而莫不

未之有也蓋以各解及觀古之聞人亦以科目為
之杜南李自宋之蘇洵元之於炳文應歷而紀余數
固然獨槐亭手裁然南一飯不忘君自魏在碑夢
中亦作客乞於向著辦好生見先手呂錫炳著
著法經云功接于朱子余謂槐亭之錄足以垂訓
而傳後世雖卑而道公尊名雖微而文公歎其樂
一也齊溪之錄先變以之進嗣南碑之如樂職者
自得之

時

為靖三十四年紫次乙卯仲冬之吉知府劉金亭
立書

觀亭漫錄序

觀亭嚴子洽聞敦行人也自序遊即蘊藉宏深
視學過石唐公松石劉公映齋諸公介庵章公皆
取其文冠諸士至有腹可容筆以之辭然終不偶於斯
間嘉靖己亥夏貢生朱均精之師相胡翁翁為大司
成乃日執經問難以自樂於勢利泊如也翁嘉其
德行為一精緝首書以示勸其家學淵源殆不
可涯夫觀亭能使其諸弟甲科繩繩以世其志
於特而不能自顯也此乃命耶歲甲寅余叨讀中
秘書適觀亭子獲房邑海性慰之則曰僕了此
事爾已而出且錄上公曰太極天之真下五章本
多鳥之微象者可以安明雖自謂多本以前賢

師友之結論乎非特信之耳者乃嘆曰先生亦若
心哉昔覃李于博洽景言不以仕為事曰寧有國
而窮乎將無聞而豐乎後世以此知李于君起于
者與此豈異邪今雖不獲大顯於特以究其蘊而
在是錄焉安知不有知觀亭者覃李于者哉觀
亭子清老敬字汝儀關下郡邑人

嘉靖甲寅夏他界之別

賜進士第翰林院庶吉士就庵馬自達撰

觀亭漫錄

余年素比雍再越歲歷侍永南鍾石少明先生
先生凡八年或經國者必詳問而備記之
其文以便收摺次第上其事以之

傳其于斯亦

之大暑將由是而尋
之乃可顯圖之所可以
因之所刑窮人之言以
之詩之格言諸師
之明則銅不必
之知觀之者以爲
之知終焉而已吐既結
之哉

主觀甲辰孟秋之吉

觀亭子嚴克敬謹記

西廂負齋記先生批

之言非文章已也淡墨

東應純軒周先生批

稍有路後進

西應曙齋鄒先生批

看而後以火之寒熱為

池之剛柔之類皆前賢

目錄

大經篇

元會篇

父子篇

地理篇

詩金篇

入物篇

性命篇

鬼神篇

天文篇

地理篇

無極而大極在混沌時說

門生問

前天地之終亥會時天地之氣渾而為一無清無濁糊糊突故曰混沌此時理主乎氣專一而聚而未為未為而能為故曰無極而大極按屋脊為極高之至也太者無得過之也凡氣皆形而下者也超乎氣之上者則無形矣故曰無極然氣之陰陽變化皆具於此而無一之或欠可為盛大莫加至極之理矣故曰大極無極而大極者言無形之六而有物皆具盛大至極之理也辟之孔子之心無任止久速無則述垂憲無極也然止久速則述垂憲無一不具大極也皆在心上說辟之鷄那無骨肉皮毛無聲色運動無極也然骨肉皮毛聲色運動無一具大極也皆在那上說辟之杏核無根苗幹稍無枝葉在焉無極也然根苗幹稍枝葉花實無一不具大極也皆在核上說此大極是指混沌時氣中之理不是虛空的若指虛空是無孔子之心無鷄之那無杏之核即佛老之虛無也緊要認真則萬境皆徹知異端之非矣

大極生兩儀在開闢時說

前元之終靜之極也靜極而動故為今元之始昔日混沌之氣分而為二清清濁濁明明明白故曰開闢此時氣乘夫理直遂發散無為而無不為而無不為故曰大極生兩儀按極是活的內具生意惟活的故能動靜惟具生意故能生活之而動生出陽氣為天活之而靜生出陰氣為地大極中生出天地如鷄那中生有鷄雛本核中生有杏樹生字要着本無而始有之謂也一氣未分謂之大極既分謂之兩儀

儀形也曰兩儀見天地之形別大極之無極也大極為天地之那生出天地天地形之物之那生出萬物在混沌之中如龍蛇蟄而姓存如草木之生而根滋故曰活的

前天地之終理氣俱靜無極而大極也靜極而動生今之天地大極生兩儀也故大極有自前之終而靜處說起有自今之始而動處說起宋子曰理一而動靜不同耳其曰坤復之間貞元之間動靜之間亥子之間闔關之間此間字是前元之終今元之始按頭處此處理氣本無間斷一日始於亥子時一年始終于亥子月一元始終于亥子會皆無間斷也

前元之終動極而靜今元之始靜極而動今元之終動極而靜後元之始靜極而動之理皆無極而大極九動時皆大極生兩儀

動靜所乘之機

蔡子問乘機宋子微笑今按機弩手也矢乘以發也理欲行氣能行理乘氣而行知矢乘機而行也故借喻之又氣之勢力為機乘機猶言藉勢借力也乘機而出為動生出陽氣乘機而入為靜生出陰氣如風匣生風益出无有今風匣動而出外來有風靜而入裏去有風然入者出之根出者入之根故曰一動一靜互為其根然出自是出與入不同入自是入與出不同故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理氣動靜

理非氣無動靜氣非理亦無動靜其動靜乃理氣相搭處也官非役無出入役非官不理事入其入乃官役相搭處

也

理氣先後

或曰未有天地之先須先有此理曰未有天地之先天地之理雖未成其所以為天地之氣實在未止自爾斷也理即在此氣之中若曰理在氣先則是氣有斷絕理為懸空一物而生氣佛老之虛無也理與氣無先後如形與影無先後但理是本故人皆從理上說起

離合看法

理氣不相離理隱而氣著言氣則理在其中如官役不相離官隱而役著言役則官在其中理不離氣氣不離理渾然處合者也理還是理氣還是氣判然不同離者也又曰不離者合者也離者離者也說有不可得而見說無其實在于

中故言有無乃言天之理老子有無為二非矣周子有無為一得之如父子氣也意孝理也耳目氣也聰明理也謂有可乎謂無可乎

一氣二氣

陰陽作一箇看也是作兩箇看也是一箇看只是消長兩箇看分陰分陽也本一氣也行處為陽止處為陰非其有兩物相對也二氣者言雖一箇氣細究之畢竟不同動時之氣便溫和清明緊急發舒靜時之氣便寒涼濁暗緩慢收斂只以自已鼻氣驗之自見

天地陰陽

動時溫和清明之氣凝為日月星辰運動于外而為天靜時寒涼濁暗之氣凝為水土石滯靜于中而為地天陽氣

之積非陽外別有天地即陰氣之積非陰外別有地

兩儀四象

前元之終混沌時水火之氣混而為一今元之始開闢時水火分矣然火氣本熱為陽儀以其從水中來且根陰也故天帶水之寒氣在內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水氣本寒為陰儀以其從火中來且根陽也故又帶火之熱氣在內故曰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兩儀天地二字也四象陰陽剛柔四字也蓋陽儀之中有寒熱熱陽而寒陰陰儀之中有寒熱熱剛而寒柔火本輕清故陰陽以氣言水本重濁故剛柔以質言在天惟氣氣有條舒故曰陰陽在地惟質質有虛實故曰剛柔然陰陽者天上之陰陽剛柔者地下之陰陽地下何以言剛柔因在地成形有首有尾了更自剛的柔的蓋陽主進進則散而為氣陰主退退則凝而為質也氣之陰陽日月星辰也質之剛柔水土石也

天地共四象

日星天之陽月辰天之陰水土地之柔火石地之剛陰陽曰柔此四字天地共四象也少陽星火剛石東方春天之青龍也大陽日大剛火南方夏天之朱雀也少陰辰火柔土西方秋天之白虎也大陰月大柔水北方冬天之玄武也龍虎朱雀亦天地共四象也然天地水火雖有大陽大剛之分實皆火之大熱本一體也以陽燧取于日而得火天月地水雖有大陰大柔之分實皆水之大寒本一體也故方諸取于月而得水天星地石雖有少陽少剛之分實皆火之熱本一體也故星隕為石天辰地雖有少陰少柔之分實皆水之次

本一体也故辰土應星火陽剛之六月水陰柔之
星石陽剛之火辰土陰柔之火

天地各四象

分而言之陰陽剛柔各有大少火大陽日火陰星大陰月火陰
辰日月星辰天之四象也其變寒暑晝夜雨風雷大剛
火火剛石大柔水少柔土水火土二石地之四象也其化爲飛
走草木聲色氣味是日星一陽分大少也月辰一陰分大少
也火石一剛分大少也水土一柔分大少也

四象分八卦

初一氣耳一分二天地也二分四天之陰陽地之剛柔也四
分八大陽日乾也大陰月兌也少陽星離也少陰辰震也天
象分爲乾兌離震左方之四卦大柔水坤也大剛火艮也少
柔土坎也少剛石巽也地象分爲巽坎艮坤右方之四卦合
之爲四象分之爲八卦也日乾火艮朱雀之分也月兌水坤
玄武之分也星離石巽青龍之分也辰震土坎白虎之分也

天象有因

火之熱氣次熱爲星離春也火熱爲日乾夏也火中所帶水
之寒氣次寒爲辰震秋也之寒爲月兌冬也故曰日月星
交天之體盡之矣

地象有因

水氣寒大寒爲水坤冬也寒爲土坎秋也水中所帶火
熱氣大熱爲火艮夏也火爲石巽春也故曰水火土石
地之體盡之矣

天地共八卦八卦只是

曰日月星辰離辰土應星火陽剛之六月水陰柔之
四卦也經曰八卦 體備而天地之德備而天地之德備而
能備而生成萬物 六卦亦四而已日火一夏之朱雀以
火之熱也星石一土之青龍以火之次熱也月水一冬之
玄武以水之大寒也土一秋之白虎以水之次寒也

象形一理

有物可見無物可執之而象有物可見有物可執之爲形日
月星辰天之象也水火土石地之形也形即象之體象即形
之用日火一也月水一也辰土一也星石一也始也形動于
下象見于上終也象兆于上形應于下同然之氣自然之理
也

二氣五行

本一氣也熱時便動便上故爲陽爲火非熱氣外別有陽與
火也寒時便靜便下故爲陰爲水非寒氣外別有陰與水也
此二氣也細分之又有方熱大熱方寒大寒不熱不寒五者
之異流行兩間故曰五行非陰陽外別有五行也方熱爲春
木大熱爲夏火方寒爲秋金大寒爲冬水不熱不寒爲中央
土位西南旺四時

水爲最先

天一生水故水居五行之先一曰起于時一年起于月一元
起于會北方水位也物之初生也水雖金石之堅其初
亦乳也氣之經目爲淚經鼻爲涕經口爲津度爲汗經肉
爲膏經骨爲髓經腎爲精又如貪心動則津妄心動則淚
心動則汗生怒心動則津生心一動而

水火也人心不動大極也
氣聚而生也故今走胎胎即真

水火互根

一變生水六化之者一變之氣熱而欲上被六化之陰
氣而蓋住同歸于水而為水水陰根陽也內明
一也外暗六也冬天呵氣成冰火燒酒與煎下兩之類又
三水陰實而性本陽

二化生火七變成之者二化之陰氣冷而在下被七變之陽
氣熱而相激同歸于熱便燥便上而為火火陽根陰也內暗
二也外明七也如擊石生火及鑽木生火之類又曰火陽實
而性本陰

火外面明朗明約中却黑陽中陰也即圖中左畔陽動之中

有黑的也水外面黑潤潤約中却明陰中陽也即圖中右畔
陰靜之中有白的也此陰陽之精互藏其宅也故水謂之陽
亦可火謂之陰亦可

水火坎離

天一生水坎卦一陽居中也地六成水坎卦二陰包外也陽
先陰後陽內陰外陽少陰多陽主陰
中男三即水字體也凡男子之生皆此
一陰居中也天七成火離卦二陽包外也陽先陽後陰內陽
外陰少陽多陰主陽
反也凡女子之生皆此法也生者氣始先於內以少為主
成者形之終後于外以多為衛乾以九二交坤成坎一陽生
一陰生

火陽中真陰也坎水陰陽居北方午位為陰一陰已生于午亦在
于子離火陽物居南方午位為陽一陽已生于午亦在子
根也先天以坎離居卯酉日東月西之後天以坎離居子午
火南水北也此四位好陽中陰中陽見義文之微意離
火陽在列用外故外景自外明也坎水陰火陽人亦自外坎水陽
火內用內故內景耳內聰也水之為人亦自內用皆陽也

天地水火

天水無源之水也地水有源之水也雨雲霞霰天水也江河
雨露地水也方諸之水也交天之水也銀漢之水天交地之
水也天火無形之火也地火有形之火也雷火電火天火也
石火木火地火也陽燄之火也交天之火也鬼火天交地之
火也水本土壤中氣氣下蒸下火本虛空中熱氣故火交

上地本水查極曰搖地及泉天本火燄故曰知空有火

五行日數

春木自立春至立夏九十一日強夏火自立夏至立秋九十
一日強秋金自立秋至立冬九十一日強冬水自冬至至立
春九十一日強一年共三百六十六日也細分春木夏火秋
金冬水各旺七十二日強七旺辰戌丑未四季之月各十八
日亦七十二日強合三百六十六日夏季六月土最旺故能生
秋金也

氣質之異

生之序曰水火木金土而水居先者以物之初生其形
也行之序曰木火土金水而木居先者以木有發生之
春而居四時也生序水火陰陽之理而居先者

陰陽之盛而後行序水以陽居後生在天一生水陽性也天三生木陽性也地二生火陰性也地四生金陰性也此以子月看起水木陽火金陰也行序春木陰性夏火陽性秋金陰性冬水陰性此以寅月看起木火陽金水陰性

五行之性

木仁火禮金義水智土信本然之性也水潤下火炎上木曲直金從革土稼穡氣質之性也子本在下水生于子故流下午本在上火生于午故炎上木東金西陰陽相半故木柔可曲直金剛可從革土主養物可稼穡

五行輪理

一三三四五陽主生知東村之兄弟六七八九十陰主成知西村之兄弟一三三四五兄弟六七八九十姊妹姊妹孔子謂之相得及一與六合居下二與七合居上三與八合居左四與九合居右五與十合居中央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各夫其夫各妻其妻孔子謂之有合及一六生水二七生火三八生水四九生金五十五生土生者父母生之者子各父其父各子其子孔子謂之成化而行鬼神故曰一二三四五其猶夫乎六七八九十其猶子乎水火木金土其猶子乎五行皆土

土者五十居中應外也一得五成水二得五成火三得五成木四得五成金五得五成土是一二三四五得五便成水火木金土謂之六七八九十也又云于中戊巳居中央支中辰戌丑未居四維居中應四方一體載萬類故土為水火之

寄木金之所資土居五者之中統水火木金如脾在五臟之中統心肝肺腎土養萬物無不有彰也水入木金非土不成如仁義禮智非信不成也

五行相生

東方木生南方火春化夏也南方火生西方金夏化秋也西方金生正西金夏化秋也西方金生北方水秋化冬也北方水生東方木冬化春也如前輩生後一輩父子之道也鑽得火木生火也火化物成火生土也淘沙見金主生金也金遇火化汁金生水也水滋根核水生木也又曰水火木金土陰陽生五行之序也木火土金水五行自相生之序也

五行相克

克制也東木克西金西金克南方火南方火克西方金西方金克正西金西南土隔正西金克北方水正西金隔北方水克東方木正北方水隔東方木克南方火以尊制卑君臣之道也謂之君子用智根入地裂木克土也火熾金流水克金也水潤土克水也斧入林敗金克木也水澆火滅水克火也

生克因向背

火向水而背水故水生而水克之土向火而背水故火生而水克之金向土而背火故土生而火克之木向金而背土故金生而土克之木向水而背金故水生而金克之因向背而為喜怒賞罰之道也相生者為父子母慈而子肥故冬化為春相克者為夫婦夫損而婦益故夏化為秋

子復父讐

水克土土之子金復克木木克金金之子火又克土土克水

水之子木又克土金
土又克水

干支即五行陰陽

甲乙寅卯木也
丙丁巳午火也
庚辛酉戌金也
壬癸亥子水也
陰陽金辛酉陰金
陰陽木丙丁巳午火也
陰陽水壬癸亥子水也
陰陽土戊己辰戌未丑也

干支皆相生

甲乙木東方春也丙丁火南方夏也戊己土西南季夏也
辛金西方秋也壬癸水北方冬也東南西北春夏秋冬
半四時相生之序天之五行也此方亥子水丑中有土
寅卯木辰中有土南方巳午火中有土西方申酉金中有
有土北東南西南春夏秋冬此十二支四時相生之序地之五
行也木仁火禮金義水智土信人之五行也貴三才而一之
皆氣行而理行也

干支雜揉

雖曰東方之木為春天溫氣然四時俱有甲乙寅卯
曰南方之火為夏天熱氣然四時俱有丙丁巳午
西南之土為季夏中氣然四時俱有戊己辰戌未丑
西方之金為秋天涼氣然四時俱有庚辛申酉
北方之水為冬天寒氣然四時俱有壬癸亥子此二五
雜揉生物不齊也故不止一也而一時一刻五行之氣
存不止一物也而一耗一耗行不同其時不同

不為六夏載小莫暖

一二五干支

一氣者如今年冬至至明年冬至只一氣二氣者兩分之
至夏至為陽夏至至冬至為陰
冬之四時也干如木之幹支如木之枝
不言五行五行在其中言五行不言陰陽陰陽在其中言
陰陽不言一氣一氣在其中言一氣不言大極大極在其中
然而有一而二而五而十而十二一貫之也少非有餘多
非不足大極之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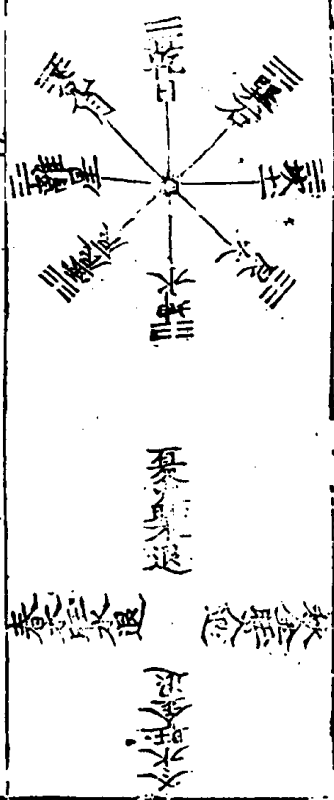
八卦對待

日乾月兌星離辰震乾兌二離三震四在左方之東南水
坤火艮土坎石巽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在右方之西北故曰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

五行流行

天日地火為南方夏天之離火丙丁巳午是也天月地水為
北方冬天之坎水壬癸亥子是也天辰地土為中央四季
坤艮土戊己辰戌未是也天星地石為西方秋天之金
金庚辛申酉是也天辰地土又生東方春天震巽之木甲
寅卯是也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水水而不流行不窮
年年之四時也

文王後天八卦東方震巽木春也南方離火夏也西方乾
金秋也北方坎水冬也西南坤土東北艮土居中應外也
火純氣無雜故各以坎離一卦配之金木土三者有陰陽
雜故各以二卦配之乾剛金兌柔金震陽不剛陰不柔
坤低土也



五行體用

先天八卦乃五行之體也周子後天五行乃八卦之
也體有形而一定用無迹而莫測日乾水坤南北對星離
火東西對月兌火艮東南西北對辰震巽東北西南對分

之一定各居其所而不動故謂之體日與火之熱氣行於南
方之夏月與水之寒氣行與北方之冬是與石之涼氣行于
西方之秋辰與土所生木之溫氣行與東方之春又寄旺于
四時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而水水而火而土而金而
流行迭用其力而不拘故謂之用對待之體交易也流
用變易也象非偶不立數非奇不行也

象行之異

四象言水火土石而不言金木五行言金木水火土而不言
石何也以地闢于丑也且會生地時止右水火土石四者而
已原無金木故不言金木也至寅會生土土中又生出水
來石中方生出金來故木者土之子母石者金之母
不咸母腹也而咸中有一地四象五行也

地言其大堅主乃地之形質水火土石本體也
矣金木水火土致用也五行出焉五行是生物的本質
金是五行四象八卦之別號耳若不知象卦即
便是胡突故周子之言簡而明

天地生萬物

初以氣造形故陰陽生天地後以形寓氣故天地生萬物
有天地以後天以日月星辰之氣合地之水火土石之氣充
塞兩間運而有溫熱涼寒中五者之異所謂五行也甲子乙
丑等六十甲子也理為之主氣為之運經緯錯綜各以其類
凝成成形而為人物大極生天地天地生萬物
此萬物之源也故道為天地
觀萬物則萬物為子以道觀天地則天地為子天地道中一
物耳說大極有心則小了人說無心則生天生地生萬物
惟道停當必有無心之心也

氣化

氣化者言無種類只以二五之氣相合而變成者也雖不
相離但理無迹不可見故只以氣言之言氣則理在其中正
氣化人偏氣化物清氣化智濁氣化愚如今衣中之風水中
之魚土中之草木更無男女之別飛走草木之物皆由是出
也天地包許多氣柱內升降飛散出來有精有粗故人物有貴
物便變不得了何也牛不能為人說如氣之微物也甲子
氣之溫熱寒涼相侵相挽滾滾
為人說則得云皆道氣化也

水以西華至妙之氣化生金母配藥
大荒猶在其後既為君而統民也
種陰陽之精自結成兩箇人一男一
初若無那兩箇而今如何有許多
身上風目然變出來的今按氣化之
能生夏夏不能生更身上之氣水中
止兩箇朱子但淺言之耳

形化

氣化之中凡陽成男父之道也凡陰成女母之道也男女配
合形交氣感又生人飛又生飛走又生走草木根莖相連
生生不窮是為形化形化者是有種類了男女以形相接而
變成者也今之靈蠢動植皆是列傳云木公金母配養群

生是也蓋雙成許飛瓊殿安香姚陵華天皇塔皇人皇皆形
化也故曰天皇兄第十二人地皇兄第十一人人皇兄第九
人

形化代氣化

天地二五之氣生物氣化也父母交感生物形化也今無氣
化者以形化革之也乃二五之氣又從父母身上過來生物
與氣化一也今人以五行推算人命無不驗者以父母所生
之身即天地所生之身故曰觀天地之氣交知人物之化生
觀天地之氣感知人物之相生若曰人物只是父母所生與
天地無干何以千何以千支算人之吉凶禍福天地之微者
難見故只以父母之顯者言之以人言之天交地生男地交
天生女氣化也自後父母交感而生

後父代天生男故再無氣化
化之文父代天母代地形化代氣化也如大星生少天理
生顯頭赤龍生堯玄鳥生契養生文帝之類

今世還有氣化

天地之初純是氣化今之氣化形化並行不息今之氣化如
腐草為螢木朽為蠹積水生魚地生草人身生氣雷落為
斧星隕為石麥小濕為蚊而飛大濕為牛而走麟鳳無種亦
氣化也故曰天地間列無事只是理氣生萬物也

人物之別

人與我皆從大極正氣一箇胎胞中來故為同胞之兄弟物
亦從大極氣中來但是偏氣未同我正氣之胎胞故為黨類
之朋友人善惡不同物則天地說事子仁人如是已也

友可不厚乎故動者動者靜者靜者之理兄弟朋友父母
說親萬民厚萬物則天地說事子仁人如是已也

男女之均

天地間陽氣與陰氣均平故男女之生亦均平聖賢曰便
說男女說雌雄說牝牡不少一絲今天下男女各成配偶無
有少多少雖有僧道却有尼姑雖有宮女却有火者雖有妻
亦有驃夫雖有鳥獸胎卵中必無雌雄牝牡可見也

生物不齊

人物之生不出陰陽五行之外蓋是七者分合運動有主客
休囚旺相便參差不齊故物之生有靈蠢貴賤貧富壽夭如
磨心為主磨齒不齊四邊磨磨出有精有粗皆不能齊故
有順生有橫生有倒生其順生橫生倒生之中又有美惡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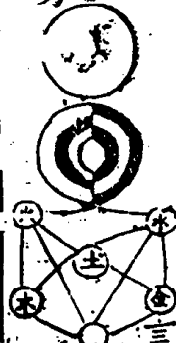
一脉相傳

天下未有子不似父者牛似牛馬似馬桃杏似桃杏大極生天地故天地似大極天地生人物故人必似天地胎卵動大極也根核植之大極也心者人之大極也故心必似大極必似天地方謂之道心方謂之真傳方謂之正派否則雜形氣之私而不真矣孔子泰和元氣肖大極顏子克己復肖天仲弓主敬行恕肖地故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希之至靜也

圖書假象



白圖爲開闢之圖卽二也卽兩儀也三生二
卽大極生兩儀也謂之二天一地兩箇物
也謂之儀言天地有形別大極之無極也
合日月星辰爲之天合水火土石爲之
地



五行之氣用也日月星辰水火土之氣
者之質分屬於天地有形而定故謂之體
水溫火熱土中金涼水寒五者之氣運
行于四時無逆而莫測故謂之用不言
卦則不如五行之氣即日月星辰水火土
石之氣不言五行則不知日月星辰水火
土石之氣有溫熱中冷寒五者之殊邵子

卦生萬物同子言五行生萬物
卦生萬物即五行生萬物詞異而理同



天地氣化生太公金母之旨
大極二兩儀天地小天地
內天圓地方左東右西前南後
北午上子下六合虛而包地四
維實以承天二氣絪縕化生萬
類厥後萬類滅天地混復生後
劫

天地下卦時從出義萬之真
伏羲謂極中生兩儀四象八卦
萬物
要禹謂極中生二氣五行九氣
萬物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
九章相為表裏以大極曰有異
同也



理先氣後理氣合三教之原
佛老言有物先天地無形本
寥又言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又
曰照見本來面目孔子言易有
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
象生八卦二家言理在氣先理
生氣認理為懸空此之謂虛無
孔子言理在氣中理主氣此之
謂實學

八卦皆具五行未生孔周之異
孔子因兩儀四象八卦萬物此
具於此謂之有極
周子因二氣五行男女萬物此
中未生謂之無極
孔憂天下之荒於無周悞天
之錮於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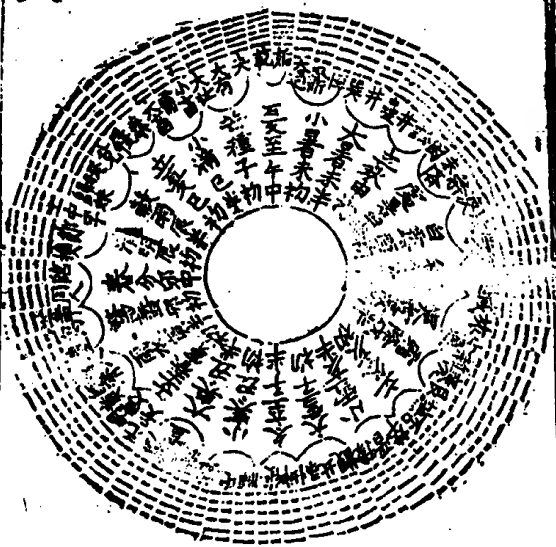
三教無字之異

佛老之無言理先氣後如今
有理一明日理中方生出氣來
是理為懸空一物
周子之無言此理即在此氣中
但無形之不可見耳
彼言理在此圈之外故虛此言
理在此圈之中故實

朱子離合有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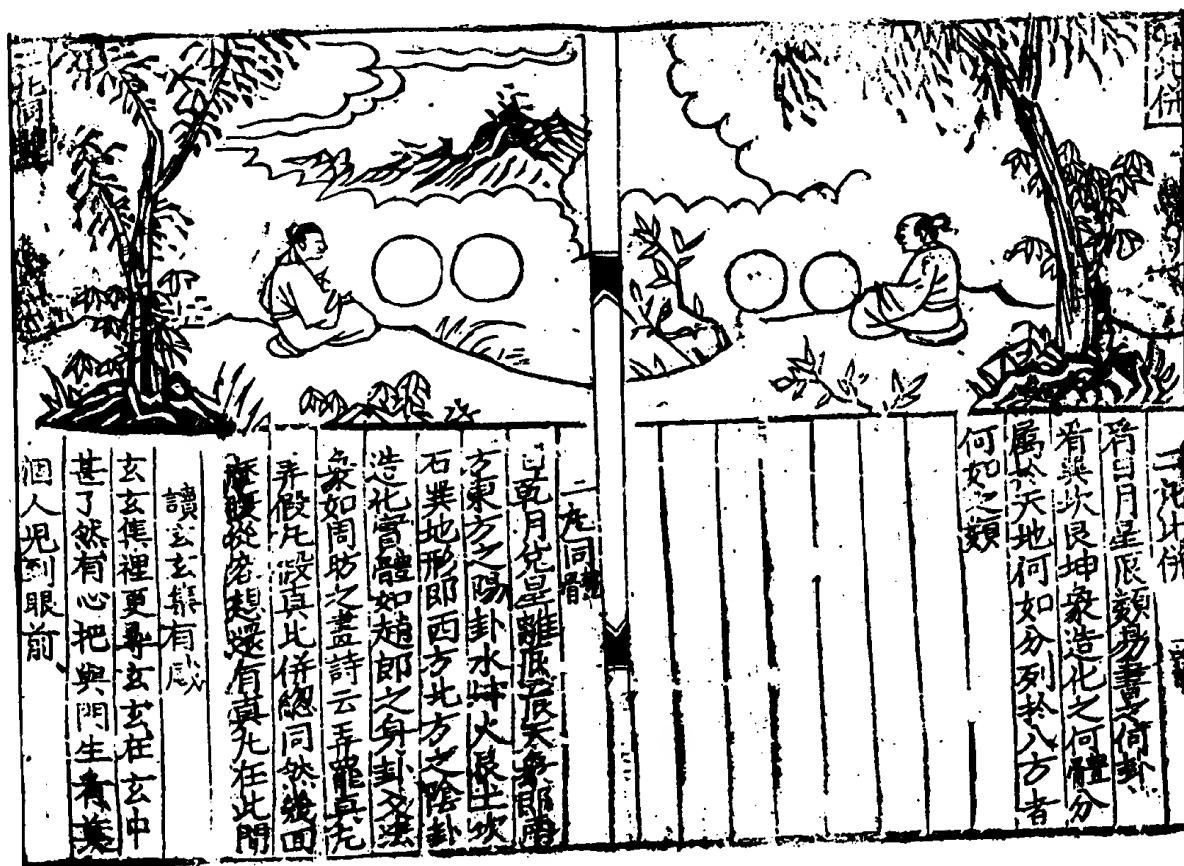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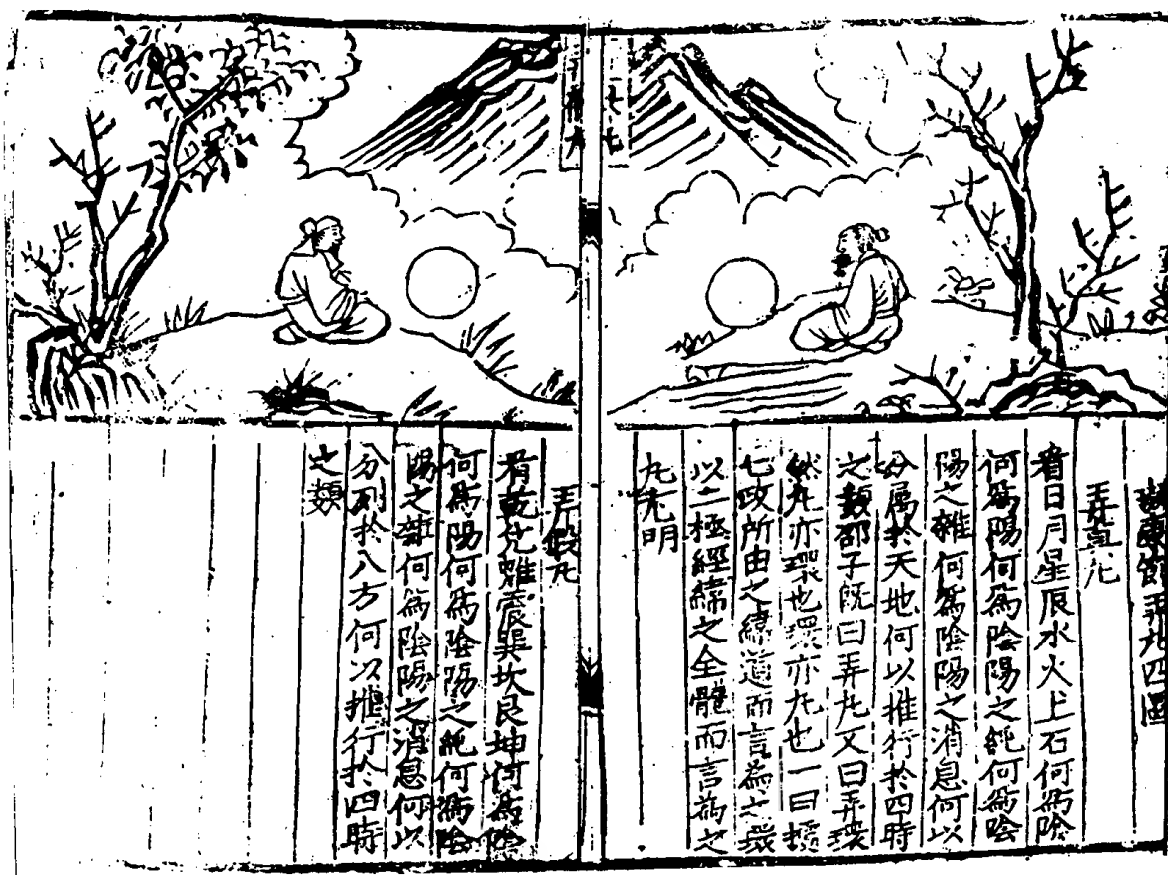
黑圈理氣合有不離也外為本
體之氣機也
白圈氣離者不離也內為氣
機之本體也繞說理便帶氣非
氣理無所附若要不分又不可
不併開說初合者又抽開者又
復合者若以一法有便錯以物
言之不可為之無者合者也以
理言之不可為之有者離者也
大極理也陰陽氣也離者也大
極一陰陽為一大極合者也

環中趣圖



亥子之交
始判已午之
升降攸分一
年一元皆然
俯仰乾坤之
息上下古今
盛衰勢之所
至數之不
者也

召子曰先天圖中也有天外地內人在地上環中也至
以上下觀之乾上坤下天上地下也以左右觀之震至乾陰
陽老少生天道備矣至坤剛柔大火生地地道成而環中而為
人倫則乾君坤臣家人父子咸恒夫婦六子出焉子衆中而
驗方域則天門上地戶下川澤注於東南崑崙起于西北大
明東出于離陰魄西孕于坎雷出于震風入于巽四時求之
冬至子半陽神以來夏至午半陰鬼以遁晦朔望月有始
終旦晝暮夜氣有升降環中之歲月日時也天倡地有日月
星辰之聲地和天有水火土石之音開發收閉機動竊鳴環
中音樂也細細求之無名可名其言曰九餘餘往開來
又曰自從會得環中意開氣育中一點無以言明言消長
之理進退存亡之道也



也曆家以日退一度為右行一度日進二度為右行二度
有三百六十五度天何為右行三百六十五度日與天
合為一期強謂之天度以步月五星之行次而已

四分度之一

日以九百四十分為一日故天以九百四十分為一度四分
日之一者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外又零一日四分之中一分
也四分度之一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外又零一度四分中
之一分也是將九百四十分分為四分每分該二百三十五
分此二百三十五分乃四分中之一分也

辰宿分屬

日月會處為辰辰天壤也一年日月十二會為十二辰辰星
居處為宿如角亢屬三月辰壽星也氐房心屬二月辰
也尾箕屬正月寅折木也斗牛女屬十二月丑星紀也奎星
屬十一月子亥枵也室壁屬十月亥娵訾也奎婁屬九月戌
降婁也胃昂畢屬八月四大利也龍參井屬七月申實沉也
鬼柳屬六月未鶉首也星張屬五月午鶉火也翼轸屬四月
巳鶉尾也

觀羊候全

觀天如畫象止得其半天如觀象貴得其全蓋日月星辰
在地上者人得而見之入地下去人不得見之矣目不可見
心可候也以心候之則知其與地上亦一般也只是轉過來
轉過去耳

天地四方之異

天之四方東蒼龍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

此今面南而立即上下左右也因北極高而地斜之南
下斜之北也地之四方東鳴西谷南平北言東
南北東西天地同南北天地異天之南即天上天之北即
地下也

地

天之初一氣而已分三陽得無陰人天包地天圓而
地之外左旋不息地之而靜在之中頭定不移天半
在地上半在地下地上有言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伏者
亦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天中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之下皆水水之
下及四方上下皆氣也皆謂之天地之外天也天之外無物
矣不其大乎

天行說

天體至圓周三百六十五度遠地左旋其行者亦無
如勁風之旋在地上者左旋而向左右在地下者右旋
無停機而有常度觀星之者在東者至曉則西落昏不見
至曉則東升見天行也

天一晝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為一息一息之間
行八十餘里人一晝夜有一萬三千五百六十息則天行
十餘萬里人一千一百二十五息而一時
或謂天一日行九十餘萬里為一晝夜一日運一萬三千
六百息人亦在否人之氣運而不息而人不知天之氣
而為晝夜而天不知

九重

或謂天去地萬九里每萬里一重

青宮 以紫大青也蓋地之氣之
數九極千九無復有涯矣
之外曰九咳

天光在外

之熱氣為天故天只是旋運道家謂之圓風今天裂處必
是火光閃爍可見火外明故外明

天不墜

天行不墜只是輪得緊惟緊則江得動則地亦陷
下蓋地者氣之查渥氣大而緊則承渥渥無難也

天之軀殼

星辰運處雖是天體其外還是氣氣外必有軀殼其固所以
固此氣也否則氣之東升西沒未必如是之準也夫父子

相似天乃萬物之父也物之血氣不是皮包怎的周流夫物
皆有殼謂天之有殼朱子言歟我哉又天形如鼓鞞外面是
皮殼子中間包得許多氣人在氣中如蟻在吹脹尿包之中
又造化如鷄子黃外有清渥外有膜膜外有皮少一件不得
理勢之自然也鷄子不正圓但喻其相包耳

天不在上

人只見天在上地在下便道中間有甚缺處不知天地間
氣之充盈吾身內外都是氣都是天
所以致中和便天地位萬物育矣天不可只在
尋天

地中有天

今人止知天中有地不知地中有天

不止地是天下是地也
透出今曆家候氣法氣之至也刻不差可見也故地中
物皆天之氣非天之氣則地亦一查耳何能生物

天中

嵩高之北五十五度為北極嵩高之南三十六度為赤道
二極各九十一度卯酉之位乃天之中故嵩高乃天之
乃地之中也嵩之南十二度雲樞六十七度乃其天之
又南二十四度二分之道又南二十四度冬至之日道
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細究之赤道非天中二極乃天山
也如磨之心如輪之轂非天中乎又曰天地之本皆起于山
天之中是北辰故可以起曆推節候地之中在嵩山故可
以定方隅均道里

六合內外

上下四方為六合南北二極之中日月星宿西沒東升上而
許多氣六合之外也下面許多氣六合之內也曆家只算到
日月運處上面下面都算不下了故曰六合有內外夫含萬
物者為天地含天地者為太一天地有限大虛無窮以無窮
含有限則天地未必大也一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
萬千里為四游之極乃四
里天之中央上下正正處一
是去天之數也

四正

子午卯酉為四正子乃地之下非專言北也午乃天之
專言南也北方斗牛七星

氣行緊慢

宇宙

天地一氣

二極

天圓如虛毬地僻闕于中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周圍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周圍七十二度當此二極皆樞紐之處不動如磨之心如門之竅如松栢之榦如礪之臍雖欲動而不得非有意于不動也北極如瓜之臍蔓虺南極如瓜之欹花蔓二極之中各去九十一度爲之赤

度有廣狹

極動靜

天樞之別

北辰名天樞居而不動如君也北斗第一魁星亦名天樞
動以正四時如相也北辰十二辰之統斗杓則指十二辰之

也。凡指寅二月指卯之類。多言北斗不言
辰辰中無為藏諸用也可指而。斗杓所建而不言北
則北辰可知矣。

天地不平

天北上南下日月偏南離北故南明北幽地西北高東南下
故水出西流東故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
也人右耳目不如左耳目明左目也左手足不如右手
足強右山左水也。

天體高低

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天在地上者體高夏至日極北王行
處故曰長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天在地上者低冬至日極
正行低處故曰短日長則夜短則夜長矣。

天體上下同

天體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強地下伏者亦一百八十二
度強南北極地上者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強地下者亦相
去一百八十二度強地上九十一度為天之中心地下亦九十一
度為天之中心上者中之南北二十四度為冬至至
道地下者中之南北二十四度為夏至至之日道
知地下之天宜觀地上之天。

天體上下異

地上之日月在天下而照下地之日月在天上而照
上地之上天北多南少地下之天南多北少地上之晝是地
下之夜地上之夜是地下之晝夏至日晝日在地土七分冬
至之夜日在地下七分也。

地下甚長或曰地下之天亦有城池人煙非也地下無
了城池人煙何處安頓。

天河

析水為津津在箕斗天河也又名漢漢河海氣也乘槎問津
尋源得石豈其然乎。

日月

日本○月本○皆象形也日實也質也外陽內陰外明內暗
外氣內質外虛內實中一點也今燭燭亦然月缺也虧也滿
則必缺中一畫也故曰無全明為中暗之月無全盈為必缺
也形體皆圓徑四百里周十二百里王畿千里取此也高二
萬五千里蓋表較一寸則為地千里以此法定之也。

日月水火

積陽氣之熱者為火積火氣之精者為日取火于日者陽火
見日則熾而為火也積陰氣之寒者為水積水氣之精者為
月取水于月者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陽火屬方諸陰水屬
胎生珠無月不胎。

日月坎離

坤入乾中為離三離中之陰大日內暗也三即火字也乾入
坤中為坎三坎中之陽月水內明也三即水字也離中虛陽
中有陰地二之火氣宿也日之明中寓月之暗故曰有指虛
坎中滿陰中之陽天一之水氣但月之暗中寓日也。

日月互根

日陽也其中黑暗者陰之清也陽以陰為質陰以陽為質也月陰也其中白能受一光者陽之精藏于陰也陰以陽為質也

兔蟾宮樹

月中為兔因日陽而色赤謂之為兔非月中真有兔也然日出卯而曰房日兔日出酉而曰畢月兔亦其宅也

兔蟾宮樹

今玩月中西邊長者似兔東邊圓者似蟾蜍上邊散亂者似桂樹總者又似宮殿人物故世有紛紛之議

月中地影

日月如鏡相照地在中不甚大四方皆水若空月在天上日在地下日光從地四面上映于月故月中微黑之處地之影畧有形似非真有物此言一古之疑或又曰地乃地形上去遮了他光耳

月黑辨

日火也惟一氣自永也乃有質日光常照月有盈虧月黑日鑠則明日鑠不遠中皆黑質

日火之精也火極清月水之精也水極濁月中影查澤之也

月中黑處乃是自已本體非前日之月也故時時有日西月東俱在地球上弦時日看日東月西

地影又物看月生後看月沉中黑不影也地影只宜塊乃散亂不齊三時也日中黑字亦如月但日光大燄人看不的耳亦地影半為詩曰白物只宜徹底白白中何故又微黑元來自已王生結惹出人間多少惑

照影之別

火日陰陽在外故內暗外明照影在外直而施也鏡水陽質陰在外故內明外暗照影在內關而受也陽物陰受定理也月陰也照影亦在外者借日之光盛于金水也人眼目影亦正內故水底日如天上日眼中人是而前人日月乃天之眼目屬陽故外影眼目乃人之日月屬陰故內影道書曰金水潛光收視反聽以養其生自有食火有戒不能常明也月中有山河之影亦內影也得日光故兼外影若金水得日光亦有光輝外射大見月之外影得之日也

月本無光

日之色赤月之色白月陰也有形無光然外陰內陽外暗內明故日映則白使非陽之內明雖映不白矣月無光因日乃有光日照處謂之光日蔽處謂之魄日陽月陰陽施全始生明者日照此一邊也始生魄者日照不及此也月之所隔猶受日光陰陽精氣潛通也如吸鐵之石鳴霜之露莫或間之也

月光大小

遠日則光盈近日則月盡朝後明生魄矩望後魄生明矩朝後日漸遠明漸大望後日漸近光漸小故以日之遠近為之盈虧

出入自然

日入于西起明于東月沒于東起明于西然日之西入也盡
五更又東生月之東沒也盡五日始西生陽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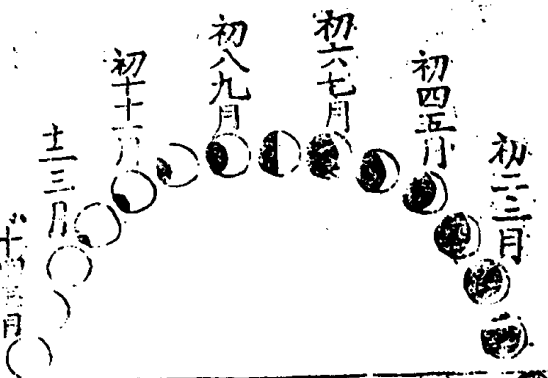
晦朔弦望

晦灰也物死為灰月光之盡似之也朔蘇也死而又蘇月光
之生似之也弦弓弦也月光之半似之也望對看也日月對
照似之也按相會為晦三十日月與日合月光盡掩也相對
為望十五日日月與日對月光大全也會後初一月與日將離
月光將生為朔月將行日下也朔望中一日初八也為上弦
望晦中一日二十三也為下弦初如鈎昏見西方終如鈎晨
見東方上弦昏見中天下弦晨見中天晦朔弦望四字皆指
月而言夫日也合朔時日月同在一度望則日月極遠分天
之中有八十二度強晨昏時東西相望夜半時上下相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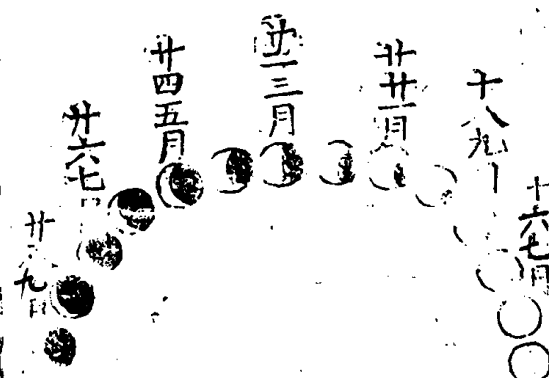
近一遠三

上下弦時日月近一分遠三分也謂分天休為四分近日一
分三箇時也遠日三分九箇時也近日九十一度遠日二百
七十四度假如日在戌而月在未是戌前有未中酉三箇辰
光近一分乙亥後有子丑寅卯辰巳午九箇辰謂之遠三分
也初二三月光西而漸細入無弦之空弓自此漸長至
八光半滿如弓上上弦故曰上弦二十二三月虧了一半自
此漸虧至二十八九東面漸細又如無弦之空弓如弓下下
弦故曰下弦是初二至初八如空弓上弦二十三至二十九
如弓又放下弦也初八近一遠三為上弦二十三遠一近三
為下弦

朔後初之圖



望後初旦漸消之圖



一日午時先
余于水前指水
日而問曰此
何物余曰天上日
影又問曰此時月
在何處曰此時地
下之月如此水中
落日端在下而圓
日明也至夜半又
引余于水前指水
中月而問曰此
何物余曰天上日
影又問曰此時月
在何處曰此時地
下之月如此水中
月端在下而圓
何以知此時之
端在地下而明
使非日端在下
明則天上之月
所取光何以得端
在上而圓明乎先
是之

光漸多人見一半故曰弦時月在上日在下光全

光漸多人見一半故曰弦時月在上日在下光全

光漸多人見一半故曰弦時月在上日在下光全

光漸多人見一半故曰弦時月在上日在下光全

光漸多人見一半故曰弦時月在上日在下光全

光漸多人見一半故曰弦時月在上日在下光全

光漸多人見一半故曰弦時月在上日在下光全

光漸多人見一半故曰弦時月在上日在下光全

光漸多人見一半故曰弦時月在上日在下光全

光漸多人見一半故曰弦時月在上日在下光全

光漸多人見一半故曰弦時月在上日在下光全

光漸多人見一半故曰弦時月在上日在下光全

光漸多人見一半故曰弦時月在上日在下光全

弦日沒

三見坤晦夕則太土章乾望望

初二以後日入于酉昏見月光

照月西之一隅東則暗盈之根也十六以後日出于卯

月光生於東者因日出于東其光照月東之一隅西則暗

之由也未望日在月西既望日在月東以其所受光

望時日在地下月在天上其光四面一齊上來非若上下

一隅之比人處其中仰面視之見其全明如銀盤也日亦如

月者子時如朝寅生明辰上弦午如望未生魄申下弦亥如

晦也

月光常盈

月如彈丸其受日光只受得一適如燈照圓彈一面明一面

暗也朝時日月相會月光亦明亦圓望望一般不是無光但

日上下半面光全向上半面暗全向下人自下視上見

背陰不見其明遂為虧初三日離月月七

下故人見如鉤自此以後日漸遠漸轉過一半來

光漸多人見一半故曰弦時月在上日在下光全

來全向地皆照人間其半邊之暗金向天故人見圓滿

以光又漸轉向上去向日之光漸少人見一半為下弦

月月光又照上明又向上暗又向下人看不見故為晦乃

盈之月旋轉不同故人見之不同也以人所見之偏正為

有盈虧乃常圓也倘能飛步大虛上弦時能升月之四則

見月光亦圓下弦時能升月之東則見月光亦圓晦朔時能

升月之上則見月光亦圓皆與望無異也

日行黃道

陽用曆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陰用曆則日退而南晝退而

短日之南北不同皆隨黃道而行也如冬至黃道在北赤

道南二十四度是最南赤北極最遠一百一十五度出辰入

申日亦如之晝行地上一百四十六度故晝短夜行地下一

道

一百一十九度故晝長漸進北行及春分在奎十四度正寅赤

道之交去二極各九十一度出卯入酉日亦如之晝行地

一百八十二度夜行地下一百八十二度晝五十刻夜五

十刻為晝夜得自此又北進而至于夏至黃道在北去

六十五度在赤道北二十四度出寅入戌日亦如之晝

上二百一十九度故晝長夜行地下一百四十六度故晝

此後漸退南行及秋分在角五度正寅黃赤道之交與春

同又南為冬至後次年之元度

九道

日行中道月行九道中道黃道也黑道二在北朱道二

青

道二在兩黃九也日道如陸道

六日道如小道大於

羅候計如如

日道如

日道如

日道如

日道如

日道如

日道如

日道如

日道如

日道如

日道如

日道如

日道如

日道如

日道如

日道如

日道如

日道如

日道如

日道如

日道如

日道如

日道如

日道如

日道如

日道如

為夫月為始故日東出月西生事之讓夫夫婦之道也

出陽方月西

馬乾龍臣為三

則陰生故日落而月西生陰盈則助陽故日進而月出

七政皆左旋

日月五星七者行有遲速如入君之政故曰七政天與七政

入者皆東升西落皆左旋也但自天度而考天度西去七政

以漸而東若遠天右轉了是以天之疾者七政之速

者倒退耳建者本順天而左以退

知七政左旋但以進數難算故只以

是截法反推見日月之度耳此儒

左

天與七者不相除各有遲速也一日左旋情

左

地上言耳然日月星者皆左旋

左旋之言也言言之左下

下自下言言之左下

以日言之夜

左旋為升陰自午至亥

天左日右

南北為經子午相對至夜半一陽生子一年之日月

皆自此始天自此而東東而南而西而北而

天為今日為子故天行疾日行遲子之讓父父子之道也日

天為今日為子故天行疾日行遲子之讓父父子之道也日

天為今日為子故天行疾日行遲子之讓父父子之道也日

天為今日為子故天行疾日行遲子之讓父父子之道也日

天為今日為子故天行疾日行遲子之讓父父子之道也日

天為今日為子故天行疾日行遲子之讓父父子之道也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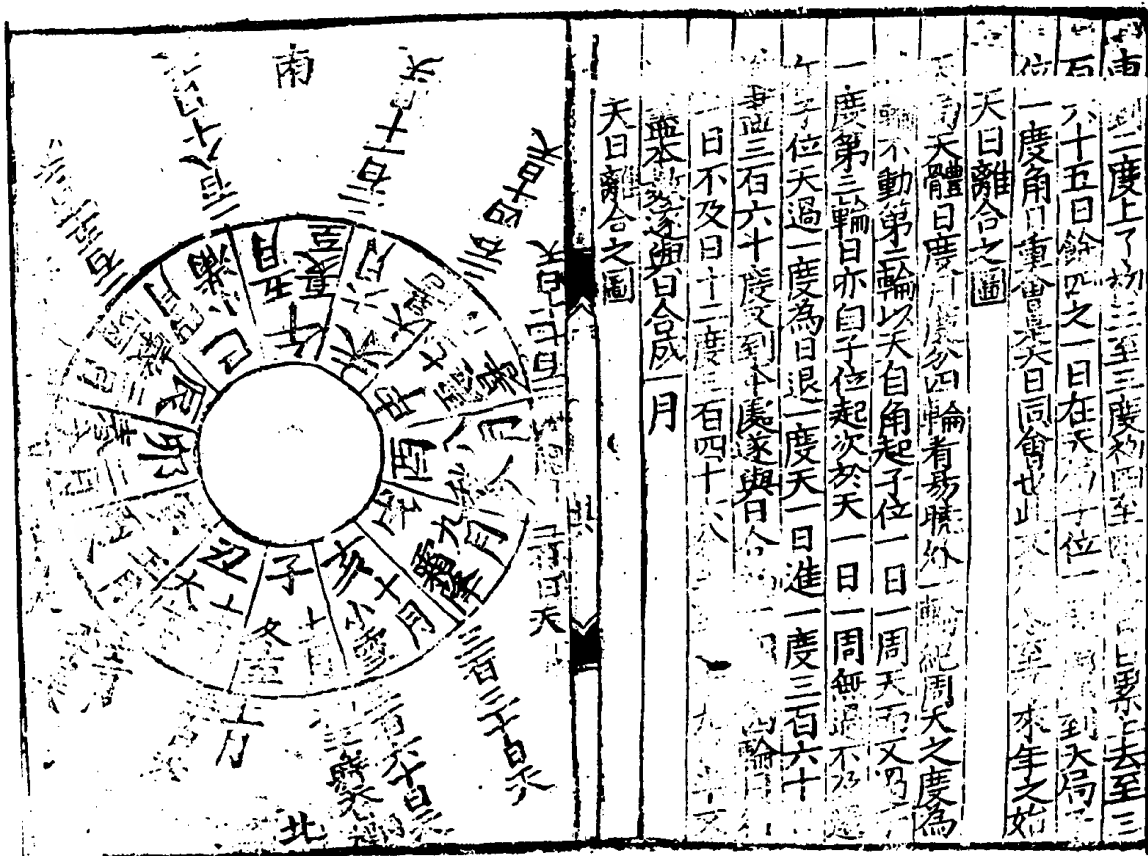
久而春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而冬而春為來年之始此
 年左旋一次以生物也日自北而西而南而東
 北而西而東亦是冬而春春而夏而秋而冬而春
 此一年右轉一次以生物也非日真右轉也以日之在星為
 右轉耳今按冬至至春分日自北而西者春分日在昴初
 昏至春分昴西方星也故曰春分日在酉春行西陸也春分
 至夏至為日自西而南者夏至日在星初昏井鬼星南方
 星也故曰夏至日在午夏至行南陸也夏至至秋分為日自南
 而東者秋分日在房初昏用九底房東方星也故曰秋分日
 在卯秋行東陸也秋分至冬至為日自東而北者冬至日在
 虛初昏斗牛女虛北方星也故曰冬至日在子冬行北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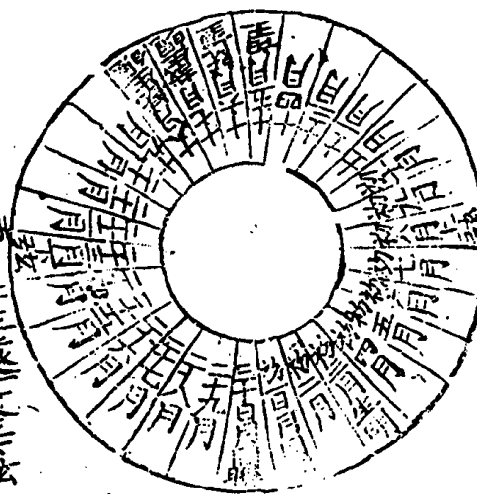
天與日會

天與七政皆左旋天行甚速歲左旋一日一夜行偏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過一度是行三百六十六度餘
 四之一也日行次疾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
 一無餘無欠被天進過一度以其過處一日作一度二日天
 進過二度則日為退二度一月天過三十度半月天過三百
 度十二月餘積至三百六十五度四分日之一則天進過正
 恰周得三百六十五度餘四之一之本數日所退之數亦恰
 退至三百六十五度餘四之一之本數文相會與初進初退
 之地是差足重會而成一年乃一年一周天也

起法

如冬至初一日子時角星為天角與日月皆從天局子位一
 度上起至初二日子時日只到一度之舊位角則





天與月合

月行遲如始雖與日同起子一度一日一夜于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天為退了十三度有奇即十九分度之七也十日退一百三十度強二十日退三百六十餘度又七日退一百度強共二十七日通退三百六十五度餘角又與月合此二十七日餘天與月合也

日與月合

月比日亦遲如始雖與日同起子一度一日一夜比日為退了十二度半強十日退一百二十度強二十日退二百四十一餘度又九日半退一百二十度強六十九日半通退三百六十五度餘月又與日合者日進之度恰得本數月不及之度亦退應與日相遇於子度初進角

一月是一月一周天也一年日月十二會如一元十二

也

四輪得失
一喻如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自月在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旋只因快慢便自月似右轉了
一喻如兩船使風皆趨北其後者見前之快覺自己船如倒退了

一喻如看月邊雲雲行的快似月倒退其實雲行月何曾

曆家曰經星順天左行七政逆天右行如蟻行磨上磨左行右行磨疾蟻遲不得不隨時在旋今按前三喻為是歷非矣

曆家且改

天生旋日月亦左旋月不及日日不及天儒者之說為是日月逆天右轉日行遲月行速歷家取好算耳本進曆家謂之退此退字宜改作進字本順曆家謂之逆此逆字宜改作順字本西曆家謂之東東宜改西本左曆家謂之右右宜改左儒經也常也曆家變也權也

正數

一歲以四時計之各九十日以六氣計之各六十日以五行計之各七十二日皆為三百六十孔子曰乾坤之數九三六六十是為天數之正過之則盈不及則縮盈者陽常饒日周天之度為二歲於三百六十日外餘五日強凡三百六十五日縮者陰常虧月行周天之度為一月於三百六十五日

少五日 止三百五十四日 天行月不及月 一年 止六十日 為正 因天疾生氣盈 因月遲生朔

氣盈

天與日一歲一會 成三十四氣 九三百六十五日有奇 是三百六十日外多五日 零三箇時 為氣盈 節氣之有餘 如今年立春至明年立春 二十四氣 全數並有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卡五刻四分日之一 即三箇時也 蓋二氣為一月 必三十三日零二時五刻 始交後月節氣也 此歲必三百六十五又三時而交 春月必三十日 又五時而交 節一日氣盈十三七釐八絲三忽 兩主春中 間共盈四十九百三十五分 合五五二三百三十五分也

朔虛

天行所多為氣盈 月行所少為朔虛 朔虛者 自前合朔至後合朔 不足三十日不足之數 曰朔虛 分一周之日為十二日 每月當三十日 餘以日月所會為一月 則每月惟二十日 餘月日月二十九日六時三刻 會是一月 無三十日全者 一年十二月有六箇小盡 虛下六日是三百六十日之虛 下五日餘止三百五十四日 餘此朔虛也 六時三刻者 九百四十分中之四百九十九分也

定月大小

日月同度為之合朔 二十九日外只六時定小 盡積成二時 定大 盡單月小 則雙月大 雙月小 則單月大 先月大 初二日月生 明先月小 初三日月生 明宜小 而大物一生 明宜大 而小物四生 明大 抵二十九日半強 一周五十九日 周

五十九日 分為兩月 以三十日為一月 之六盡以二十九日為一月 小盡

三年一閏

歲有十二月 月有三十日 三百六十日 一歲之常數也 日與月合 三百六十五日 是多五日 餘九百四十分日之三 百三為節氣之有餘 月與日合 三百五十四日 是少五日 餘一百四十分日之五 百九十二為小盡 不足合氣 盈朔虛二者 舉成數 一年多十二日 二年多二十四日 三年多三十六日 弱以三十日為一閏 還剩六日 弱也 細算則三年共三十二日 九百四十分日之六 百一十一分 按日之行 三十一日五時有奇 曆一辰為一月之氣 也月之行 二十九日六時有奇 與日會為月之朔 每月氣盈五時有奇 朔虛六時不滿積十二氣 盈九五日三時 弱積十二朔 虛九五日七時 強一年氣盈朔虛共十日十一時 強即十一日 弱者也 三年積至三十日而置閏也

五年再運

前三年一閏 已餘六日 矣又搭第四年十二日 乃十八日也 又搭第五年十二日 共三十日 而又置閏 此五年再閏也 通有一年多十二日 二年多二十四日 三年多三十六日 四年多四十八日 五年多六十日 成二閏也 細看五年 閏乃五十四日 九百四十分日之三 百七十五分也

七閏為章

五年再閏 氣朔還不至 必至十九年七閏 然後氣朔同 齊分一番 畢故為一章 乃天數終於九地 數終於十 十九年天

一終之數也夫每年多十二日二十分十九年共多二
九日餘二百二十八分通為多二百一十日故七閏餘也

章內閏法

三年一閏五年二閏八年三閏十一年四閏十四年五閏十
七年六閏十九年七閏入章三年閏九月六年閏六月九年
閏三月十一年閏十一月十四年閏八月十七年閏四月十
九年閏十二月大率年十二月則置閏若數內大月多則過
數而閏三十四箇月者有之六月少則不及數而閏三十二
箇月者有之雖不盡同亦不相遠

章會統元

章法雖云氣朔分齊然強弱之積猶有分秒之餘至二十七
章為會三會為統三統為元積四百六十六百一十七年則日月

皆無餘分却得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曆元也漢武
帝大初元年值之建寅造曆之始為之上元我

朝弘治十七年歲月日時皆甲子也

定閏月

有正月中氣者為正月有二月中氣者為二月餘倣此每
氣者為閏月中氣只在本月中若越得中氣在月盡
便置閏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無中氣
閏月故北斗斜指兩辰之間據曰欲知來年閏除冬數
如十一月冬至後一日盡閏二月二日盡閏三月餘十二
閏十二月餘十三日則不閏

失閏之病

正而可見是年曆之難明而為考者
正而曆去故氣盈月閏月
正月一日以驚蟄為二月一日隨節氣為月累累計然則當
朔不朔當晦不晦得初二十五初八二十三之海朔望

朔虛先閏則春後秋冬差以三月為春三月為夏三月為
秋三月為冬十二月為一年累累若然則春非春夏非夏
冬不寒三年一閏則春之一月入平年夏之一月入平年
月入于丑歲物不成矣三不閏則春之一月入亥時全不定

失閏歲全不成立矣豈止三伏之月十日打三更哉政令
農桑課節子定感神堯之功之

年歲之別

日與天合歲之法也以節為定日與月合年之法也以朔為

故年必以元旦為歲則有先後交于立春正月節朔數十二
月月朔一周三十三十四日者此年也中數十二月月中氣三

百二十五日強歲也年歲也歲也歲物成就也歲遂也日
一周萬物遂也二市為載三王為年又虞日載夏曰歲商

記周曰年一也

日食

日所以食于朔者朔時日與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正相合

但日在上月在下是相合被月在下遮日也何以合也

月在前月後是相合被月在前遮日也何以合也

過去合而又離故食而又圓也

月食

月所以食于望者望時日與月東西異度南北同道正相合

日光不受日精受光乃稍偏故謂之暗望時月
正對日中黑質之暗處即東西對度南北對道
日在子之類對則月被日之暗處所射故食對
而文圓也如三犯君威君囚之也雖以陽勝陰
有退避之意則不相抗不食矣二曰對度對道
月體黑暗如染紅濃厚反成紫色也

兩食相友

①月在下掩日故云月食日以形②日在下射月故
云日食月以精月當面克日水當面克火人用力也日囑
地克月火囑銀克水君子用智也不言月食日日食月關於
所不見也

道度之別

自北極至南極順分之度也川自日月出至日月落橫截之
道也三如瓜之自懸蔓處至欽花處順片度也細絲橫纏之
道也如織布者而南設機南北經也東西緯也度即經也道
即緯也

道度之合

南北之度與東西之道相合者謂之交如瓜絲之橫順交
如布絲之經緯交離交不食當交則食是日月在邪黃赤二
道十字路口相交處所撞著故曰日月交食今按每月二十
九日半日月同度然順離同度若橫不同道則不食若橫而
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每月十四日九時日月對度然
順離對度若橫不對道則不食若橫而對道則日射月而月
為之食

日也隱三年也月食于既朔者朔
八年也何以知也日食則星
之光以為光夜食日無光星無所取故
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是以知其食也然則食于初夜或
半夜始出而已復圓者又何也月食則未盡也晝日
食在天上夜日食在地下初月食在天上晝月食在地下

食之火速

日食時久者以日月於西行但日行疾耳故食久雖
食時暫者以日在地下東行在天上行雖對食
速也

食之分数

月食天下見之分数皆同以暗處親遮其光也日食天下
之分数不同因月形遠日以偏見正見為多少也假令
食既日下才半化外不食小食食既日下才半中國
知赤九月如黑九以線懸赤上黑下自下正望之黑
其傍觀有遠近之差分数有多少矣

既未之別

正會於交月體障晝日體如云晝晦之類為之食既若
會于交但在交之前後度相近者而輪相犯亦見其食而
多為之未既既者盡也近交則多未交則少以交之
為食之多少黃琬云日食之初言未也

食否之異

一年日月十二朔十二望有食不食者則食不食則不食不食者日行一道月行九道也亦有交而不食者同道也言陰盛若能退避之則不食矣朱子曰道有表裏裏則不食如月滿執弱也是月在日上則不食也有雖不食者有類之食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次一百九十年日食百餘次大率以一百七十三日為限

災變

日月相合日為月掩則日食日月相對月與日抗則月食白是道度相值皆無損本不為變但一遇之亦係陰陽厄會在此人事必有災故聖人畏之側身脩行以弭之也周禮救日月食王親擊鼓舉陽事以厭陰氣也齊于三苗禹子啟風君制臣也月食也非會之風陽盛陰也猶可言也呂氏專而漢唐傾蓋於此而臣儲君也日食也陰陽陽之不可言也詩曰彼月而食則曠其光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又日耳陰逼陽也月國陽逼陰也皆陰也

衆星

陽精為日日生為星精也萬物精氣聚之也皆無形質如燈光然晝亦有之日光映之不見其形則星小低則景大景微垣

此天子之都一天子二后宮三庶子四帝座六天子之宮其止丞輔輔傍槍棒列於前北斗七星即北斗以存七政也方四為斗長三為柄合為斗居陰布故曰北斗一樞二璇三機四權五至衡六開陽七搖光樞主火權主水衡主土開陽主木搖光主金尾第七杓星斗柄也又名斗綱共二百六十九星或疑北極天上為人君南極在地下其間羅乎未之然也

大微垣



此諸侯之邦常陳陳於後將相衛於傍帝座明堂天子之宮也

宮也北下六星兩兩相北曰三台又名大府上二一階一台中二一公一卿下一士二民共七十八星

帝座

帝座 候 星 肆 帛 度

此天上之貨市可占年歲之豐歉也共十星

三百三十四星

經星二十八宿

角 亢 龍 七宿之有龍星者謂之龍星也共四十二星 四星 主禮法共二十二星 四星 后妃府也共五十四星

房 四星天駟也共二十星
 心 三星中天子前天子後廢子圭貢罰共十五星
 尾 九子妃府也共二十星
 箕 四星箕四星如箕其一橫三杵吉古共八星
 斗 北方靈龜冬蟄潛也天廟也共十一星
 牛 兩角四足 織女孫貴女也共六十三星
 女 四星賤女也主布帛書共五十五星
 虛 二星二哭二泣共三十四星
 危 三星 杵 紐主墓祀事共五十六星
 室 二星天子宮共一百七十七星
 壁 三星圖書祕府共二十六星
 奎 四星主聚眾共三十三星
 胃 三星主五穀共四十星
 昂 七星龍頭胡星也共四十七星
 畢 八父牢車也共八十三星
 觜 三星天關也共十六星
 參 七星共二十五星
 井 南方朱雀夏文明八星泉也共八星

鬼 四星
 柳 八星
 星 七星
 六星明堂也共十二星
 二星
 四星車騎也共二十二星
 右龍星三十二武星三十五虎星十一雀星六十四共一百八十二星
 龍度七十五武度九十八虎度八十雀度一百
 二十共三百六十五度餘四之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星
 分為十二次
 緯星
 金大白也出辰戌入以丑未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
 四十日又出西方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不
 東方水辰星也春自金東見東并自金西見西并自金南見南并自金北見北并
 仲見二十日而伏晨見東方夕見西方金不附日見
 或一在日先一在日後或俱在日先俱在日後朱子云
 格明言能開導日月明在東方先日而出水即長庚星
 日之明在西方後日而入金水同日一歲一周天火次於日
 二歲一周天水連二歲一周天故名一紀土沉重二八
 歲一周天參出則入入辰出則參入精氣散則星

而光散有什一 夫為奔下墜正 四散也 長豎明 星長短不一大白日時當 為人禍也 微明則慶士起歲星在 敵國亡德星見則 人聚聚守心宋景濂之實況為 星聚於東井平城之圖月 星聚於東井平城之圖月 而亮死使星入蜀客星犯帝機名 占分野人動天應 玄武乃北方七宿合披髮號 老人星南極一星也世立長頭 八星也理文司祿今以人祀之牛女 星黃赤青三屋相合狀如半月生於 彩騰光喜氣也秋晴氣散萬里無 明也春晴日麗溫氣襲人為光風言

雲雷雨之類

陰氣凝聚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 有聲至吹散陰氣乃已雖未明周發 賴也氣物成聲也天賴地賴種 閉機動聲者也 陰氣外凝陽在內者不得出則鼓機 內積久盛大猛烈爆開出而成聲如 也 有聲曰雷有光曰電聲光全曰霹靂 雷邊健鬼曰律令極為神速故呪曰 中火鬼 雷霆天地義氣人之作惡值之相 震死非雷

之也破山壞廟折木乃氣鬱而怒理值之耳豈木石有罪然 震夷伯之廟又似有心

陽入陰為風出陰為雷故風雷皆陽也風從天上來行遠故 千里不同風雷從地中出行近故百里不共雷 陰氣散升未能遇陽氣則助之飛騰而上為雲其班布大空 者陰為風驅歛而未散也雲還也山川之氣運行也 陽氣散升遇陰氣蓋佳不得升則相持而下為雨蓋陽輕陰 重陽氣被陰氣壓墜而下由陰氣凝結的密無發洩處方 濕潤下降為雨如飯飯蓋的密了氣鬱不通方濕淋為水蓋 之不密其氣散而不收則為霧雨輔也輔天養物也 風調雨順者五日一風風必以晝而不鳴條十日一雨雨必 以夜而不破塊

陽氣多則陽得陰為雲陰氣多則陰得陽為雨雲雨皆陰也 陽得陰為雨陰得陽為風剛得柔為雲柔得剛為雷風雨自 天故言陰陽雲雷自地故言剛柔雨者天膏夜風者天嘯呵 雲者天蒸氣雷者天驚歎也 電者陽之光陰陽相軋而生陽微不成陽盛方成如金蛇飛 騰之狀映手雲際則如是在同雲之古無是矣乃陰陽分爭 之迹生於仲春一曰雷鞭公擊石震鑽木皆可得火三物 未嘗有火也以動取之也又火離陰之飛也 天火陽氣之盛而成也或見或伏遇物則熾問于惡者若有 意也 霞乃日光照雲紅黃炳煥喜氣也露者雲霧之氣色也而濃 雲只是雨結成也雨本溫和遇寒而凝故高寒處先雪雲非

上空為豐年之瑞如皇星應歲也
 生萬物有力矣草木之花
 數因一霰下被風拍開自成六片得
 之幻處
 霜只是露結成也露本滋潤遇寒而
 每氣變物也雪寒在上故高山多
 霜寒在下故平地多
 氣散則散為雨露陰氣盛則凝為
 雪雨雪自天霜露自
 露者土之溫氣升為霧結為霜自下
 露乃子時夜氣仁澤也陽氣生物也
 之別也露凝如脂美如飴號天酒神
 地氣發而天不應為霧冒也濁氣冒
 有毒不可冒行道三人員之吃酒者
 復為露冬為霜溫為雨寒為雪
 雷硬而即於子也冷氣也盛陽為雨
 不相入則轉而為雪今以沸湯在
 也字從雨從包寒氣包佳也冰亦陰
 止間有之不盡然也
 陰陽為雷 滯如寒水陽氣薄之不
 而有質似雪而又濕又雨雪雜下
 者陰背陽也霰者陽背陰也
 陰就交於陽陽不應為 作絳陰陽
 示白為王生 白為現

一名蜺蜺生於微雲無雲不見大陰亦
 所成影今以水譬之則 亦然射之則在兩
 魚 與雨交而成質似有血氣之類乃不
 之氣也故詩 奔方雨虹見則雨遂止
 和也虹非能止雨乃雨氣至此已薄
 氣忌人指笑故曰莫之敢指指則生
 秦王曾白虹貫日
 庚氣也之類 陰陽不正之氣故雹水
 濁或青黑色陰陽之氣和而散在秋
 露不和而散在秋冬為霜霜雪在春
 之類
 風雷雨之類 有木火土金水之氣
 疎密浮沉多寡雜合機之不一也
 雨露雷電之氣皆地之水火土石之
 土雷生於石電生於火水之氣 雨生
 氣溫為露升為霧結為霜有雨 土生
 有雷火生於石也又有雷必有 而土
 有風光出而氣隨之也有風必有 而
 云卯酉為緯子午經從東每自一程
 夢風雲與露虹十二萬年運不 猶亡
 是開曉驚蟄子而今識此耳

水之澤查凝而成土水土相濟水有石出澤
者波濤之狀如潮水湧起澤天陰氣凝水水為土主結
為石石伏為火總為地地為土主明池下及灰土言天地
初畫為灰此灰初之餘也水即陰氣之潤者地即潤氣之
者地不墜者水氣在下承之也蓋地下及四面皆水水氣
元氣俱在下氣則力大地則氣力以特故不墜誠伯謂大
氣舉之是也故曰氣舉而土載水而澤或曰地下有八柱柱
廣十萬里有三十六有柱名山大川此穴相通又有懸柱之
說非也

水不受大

水之體虛不受重故實則墜而動則不墜不止舟行無

石則作巨輪中者不墜今鐵錫等物者水不浮也
千石輪水上運行終年不墜若打破成片便沉此地薄水

水不淺

地下皆水水底之氣與天上之氣其繁一倏一息行八千餘

里輪的際則無空餘故水不泄况氣者水之母母在而子

隨之只有生生又何怪乎

海水無邊那邊就是氣氣為氣本理無窮故氣無窮氣為水

母氣充足故水充足水為地母地定地定地下是水

水下是氣氣生水水承地地土本一氣故相依而不離

天地依附之由

大極之理一也大極之氣一也動為天靜為地是天地

也地之氣一也氣一則分之不可得而離

矣始生如兄弟第為有兄弟而不相依乎據相配如夫婦

有夫妻而不相依乎地之天在下而上承乎地故曰地乃

大氣舉之地上之天在上而下藉乎地故曰天之機由地發

大氣舉地故曰地以形依天之氣機由地發故曰天以氣依

地之形夜間在下承地之天又從東轉上來至白口又在上

而下藉乎地日間在上藉地之天又從西轉下去至夜間又

在下而上承乎地是地下取上與天上取下與上下通和曰

天地自相依附見外無所依也大抵天氣無涯無涯之外再

無去處了只得自相依附而已况氣本下生上行之物自下

上升為之大氣舉地穿地而上為之機由地發若曰此天之

下再有一天此天安在那天上則那天吃重文安在何處乎

天地虛實

陽本實陰本虛然而陽曰氣曰象曰用陰曰精曰形曰體則

陽反似虛陰反似實天之氣急動故萬物穿金石故曰健曰

剛是天至實也地形疎散其虛如肺氣之升降出入於中地

至虛也故曰天氣上來時地便開兩邊去容那天氣上來一

時有堅硬處便拆便裂便震

崑崙

崑崙去嵩山五萬里廣遠里高萬五千里有三角北曰閼風

巔西曰玄圃其東曰崑崙宮積雪經夏不消世呼雪

可口氣上通天水下在地

產而地之中又最高處為兩池池中之水四方分流皆
出而竭此水即地下之水溢而上出者也蓋形如鏡頭此山
如然四面皆低水四面流去東南黃河入東海西入西海
南入南海北入北海此四海皆地形盡廣無底無涯之水也
那邊無物即天氣也地之下及地之四邊皆海水也地上之
水皆入地下地之水隨地之空處又溢而上行其出入之
際何消何息如人之血脉上下運行有消有息不是東海之
水又歸於西若然則西海東海北海之水又歸何處或曰水
到極東如注焦釜無有遺餘云化焉氣
地下之水上下流行如天上之氣東西流行皆有消有息蓋
理焉氣本理無窮氣亦無窮氣為水母氣足是水亦充足消
息無所論也

四海

海晦也水黑而晦地下及地之四方皆海水相通地浮水而
無幾焉地四面低下中原水入東海西域有自流沙水入
西海吐蕃之南水入南海沙漠之北水入北海東海環泰西
有底者也海外之海無底可變矣東海之東有冷海渤海
海之南有南海西海之西有青海北海之北有熱海皆以
那邊便是氣蓋本南邊雖近海然地形未盡故海外有島嶼
諸國是海嶺有底至海外之海無底之處地形方盡北邊南
近者以中國在地之東南也天以氣故無窮地以形故有盡
扶桑在東海中有蓬萊山周迴五千里外有黃海連山為
海無風而洪漫有災非神仙不能到
海那邊便是與天氣接山川赴海而不溢必是乾了諸人見海

高吸水下去云海有冰焦石水至吸而乾云有
間穴水至一吸而盡

子曰渤海之東有大壑無底之谷也名曰壑水之
壑增咸也

子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百川注之不盈尾闈世之不盈
子曰水入於東又達於西又自高原下入於東壑壑之進
一出天地之外也

朱子曰以理言之天地之化往者來者息非以往者之消
又為來者之息也水至極東氣盡而散和沃焦釜非未盡之
水山澤通氣流注不窮也

大理生氣理無窮故氣無窮氣生水氣常足故水常足如有
形便有影不可謂今日之影却收住以為來日之影也今日
之影已散了來日自有來日之影

又曰地為海底流至無地則天氣吸水而潤又曰日行地下
消之故曰日乃太陽真火一升天而陰氣散一入地而水氣

又曰金生水故百川皆自山出下注於海日為陽精入則水
百川注之足以相補又曰天一之氣生水日又潤地下之

水
潮汐衆說
也水承地元氣升降於中氣升地沉則水溢而為潮氣

沉地浮則水縮而為汐

一曰海鰐大魚也長數千里子母群從入則潮上出則潮退
出入有時故潮有期今海中魚獸殺之取皮晒乾至潮時毛

皆起氣感類應之自然也

佛書云神龍之變化隨筆百出於海而擊而成漸人云子

胥之怒

水陰物月陰精

月在子午則潮生月在卯酉則潮滿月之朔望則潮大月之

兩弦則潮平月之盈也盛望潮之變也盛於秋

潮信

一日子後陽升而潮生午後陰升而汐至一日兩潮之

信也

一月初三明生而潮大十八魄生而次大一月潮大之信也

一年二月陽盛而潮大八月陰盛而大一年潮大之信也

故曰一日潮於寅申之中二月盛於卯酉之生一年盛於春

秋之中感於大寒陰極而凝弱於大暑畏陽而縮

又曰朔望之後陰陽之變也故潮大於他日卯酉之月陰陽

之交也故潮大於他月

余公曰潮之漲退海非增減月之所臨水往從之耳故曰月

臨卯酉則水漲平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彼竭此盈

皆係於月朱子曰南北為經東西為緯子午卯酉四方正位

潮之進退以月至此為節耳

程子曰海水潮日出則涸涸者已無也月出潮又生不是先

涸之水為潮水自生也如人內淚也海居者云月上潮長月

落潮退以朔日驗之月與日會日出卯東方潮大日入酉西

方潮大日月相隨出沒也

潮之消息係月之進退非因地之浮沉張子因隋說未之

耳

火隨日水隨月

日火精也日長火盛則草木暢茂日短火衰則草木黃落火

隨日也月水精也月盈則水魚鱉蟄蟄蛤實月消潮小魚鱉

咸蚌蛤虛水隨月也夫人經水隨月而行豹之膽隨月而行

浦之眼隨時而行皆造化之妙也

海市

登州岸東海每春夏之交於海濤掩映間見城郭邑里人物

往來交易世誣為地下別有間其實乃水光蕩漾彷彿似

之耳天上浮雲如白衣須臾散滅之類也此類也二曰海

之蜃氣如佛光即蜃氣廣德壇廣德壇市數郡都刺校

地浮將

地在水上常動人不知如舟動舟中人不知也周禮土圭尺

有五十一寸折一千里其折一萬五千里以其在地之中故

東南西北相去各三萬里地在水上四方浮將各三萬里春

遊過東三萬里夏將過南三萬里秋將過西三萬里冬將過

北三萬里

地升降

地厚三萬里春分時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漸下至夏至地

下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後漸上至秋分地正

當天之中央自此漸上至冬至上亦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

天中平冬至後地又漸下地升降三萬里也陽日上地日降

而下一歲暑多候也陽日降地日而上一歲寒多候也

夏晝夜之長短因地升降也

或曰春遊過東萬五千里下降如其數近東故多東風秋遊過西萬五千里上升如其數近西故多西風夏遊過南故日在其上冬遊過北故日在其南又兼浮遊升降也

定說

按天動地靜如浮遊升降之說則地無時不動矣其實天北南春夏之日自南而北故長秋冬之日自北而南故冬夏晝夜之長短乃天之高下日之南北自然之理非浮遊升降也若曰四遊何以二十八宿冬夏皆在南方一不為乎曆家之說取好筆耳非真事也

地廣闊

地體徑二十四度其厚半之勢傾東南其西北之高一度也邵子以水土石合而為地今曰二十四度乃土石之體耳土石之外水接天者為地體地之徑亦如天一百二十一度餘也

九州之外有八挺八挺之外有八統八統之外有八極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子午為經卯酉為緯故曰經短緯長

禹使大章步東西三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南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朱子曰地形固是有盡但既非人力所及書傳異說不足信也

地形不平

地形如鷄黃本峻以其廣闊人居於上而不覺似若平耳中原西北高東南下故百川之東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西北多山東北多水世言天下西北壯也乃地勢高而近天

地域遠近

古者以陽城為地中非四海之中乃天頂之下為地中也陽城觀北斗出地三十六度南入地三十六度北至朔方則出入四十五南至錢唐則出入三十一度南至交廣則出入二十而已又觀晝夜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今燕偏北長至六十二刻短至三十八刻偏南則長短少偏北則長短多晝日近北晝長而北方尤晝夜短而北方尤短冬日近南夜長北方尤晝晝短北方尤短而錢唐交廣之長短亦然又如八尺之表夏至影一丈三尺南交廣北燕勒等處驗之影不同

中州

周公定豫州為天地之中東西南北各五千里但以中國地面四方相去言之未說到極邊無際處今洛陽立表求地中處在河南登封縣故曰崑崙東南方五千里為神州赤縣風雨時寒暑節他處則南多夏北多寒東多風水西多山

地震

地形如肺土脉踈散氣從中出若堅固處小為雷大為地動故曰地動者氣動之也陰墜而不能容陽伏而不能出氣從旁起故地動皆近而不甚遠

地裂

天陽宗故風火在上地陰宗故水土在下天陽也陰氣逼故天裂地陰也陽氣逼故地裂天裂時火光見天上有火也地裂時水泉出地下有水也氣過皆復合亦災異也

卷之世界

佛書言中國與天竺皆在南極而婆娑世界如此世界凡有幾所而娑婆居之生物員正中國為文明者天之中也日之所顯先於中土天地中和之氣萃焉故有衣冠仁義之風中國在崑崙之東南天竺在崑崙之正南

九州

八荒之外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天子居中州以制八方燕曰幽州江南曰揚州齊曰青州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齊河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

分野

子玄楊齊分青州也丑星紀吳越揚州也寅析木燕分幽州也卯大火宋分豫州也辰壽星鄭分兗州也巳箕尾楚分荊州也午鶴星魯分三河也未鶉首秦分雍州也申實沉晉分

州也

益州也大梁趙冀州也戊修婁魯分兗州也亥娵訾衛分兗州也

星主辨九州

角亢鄭也房心宋也尾箕魏也斗牛星也牛女越也虛危魏也室壁衛也奎婁魯也昂畢趙也諸井魏也井鬼秦也柳星張周也翼轸楚也

九府

東方無閭之珣璣東南會稽竹箭南方梁山之犀象西南崑崙之金石西方霍山之珠玉西北豈崑崙之琅玕北方幽都筋角東北斥山之文皮中岳岱山

五嶽

致雨公

東嶽泰山曰岱宗曰天孫萬物之長曲道而上九十餘盤有小天門大天門去東河二百餘里望之如常東嶽曰觀者鵲為時見日也

南嶽衡山又名霍者物長盛霍大也三峰二曰紫蓋紫鶴迴翔二曰石齒下有石室三曰芙蓉上有泉水飛流如練衡山九疑沅湘千里九向九背萬祝衡山得金簡玉字知治水之要

西嶽華山萬物之於秋也又曰自東北視之如蓮花又曰生白蓮三峯東坡著王女峯頂時焚輪山若樞動龍老子像可居之南峯名落陽峯李白呼吸之氣相通帝座侯西峯名蓮花峯登之不能下高與故書與人別華陰人

百對取之方下

北嶽恒山又曰常終如萬物其道久也常山有兩頭趙簡子命諸子於恒山尋寶符無血曰常山可取簡子曰知符矣遂棄之

衆山

中嶽嵩山居四方之中而高故曰嵩山有三峯東大嵩西少室高八百六十丈相去十七里東北鷄鳴五更初見日出有許由隱處箕山呼萬歲者也

衆山

山宣也含澤宣氣物也因三氣摩來摩去載火凝得此山挺起高者山平者地小者水凡山海層有紋橫界層層此天地之初二氣為磨而成如水之漾以層又一層

知是後又成剛金石從任人軟如泥山

高而下橫看之層層相因如潮來湧起沙如河漲灘下地
中有螺蚌殼此石即前光之水蚌即水中物下化上柔化
也石實也氣之核土之精地之骨如人之生爪牙燒泥成
燒木成炭燒寒燠水沫成石皆柔化剛也凡山石井塊
死物皆與氣相通故高山頂上有水山面崖峯雁遇腰
迴也華山落雁峯山高雁飛不過也其工之觸不周愚公之
移太行劉阮之入天台條山者猶從黃河尾入北首有頭
尾之謂也

四瀆

四瀆通土食物統視諸候注貢也出珍物可貢獻也出蜀
海三江南北中也松江下七十里分派東北入海者為
東南者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三江既入于海也

淮源也國屬揚州出南陽平氏縣東入海

濟源也源治常山河北濟河而南也

河合也泰以水合于河泰以東河合于海河自積石東北
二千里至于海自北而南至于華陰雍州在其西故曰西

河自北而東至于底柱所經之地曰孟津曰洛汭曰大伾
州在其南故曰南河自此而北過于澤水所經之地曰大伾

曰九河又同為逆河而入于海兗州在東故曰東河東河之
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為居冀州也故曰三面距河

河出崑崙其源最遠漢之嶓冢江之岷山不得而並故天下
有源之水河為第一古人之祭先河後海重其源也故曰
之崇水之伯上應天河丹丘千年一燒黃河千年一

一小曲千里一大曲

雙水

雙水既西西海之山有水渙散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墜及
而止既西者道之西流也

洛渭洛即維漢大忌水故去水為佳渭自鳥鼠穴洛小渭大
涇濁渭清湖大陂也以其周行五百里故名五湖一曰大湖
洞庭青草鄱陽射陽也池積水澤也黃帝破蚩尤為池沼其
治也

山以南為陽北為陰南明北暗也水以北為陽南為陰北明
南暗也皆因日得名五岳視三公尊也四瀆視諸候中也山
川視子男卑也

凡水方有玉圓有珠清有金濁有鐵凡吃水清聲小濁聲大
急水人輕過水人重回水人瘦

巡檢二月東修五月南衛八月西華十二月北恒雖道德大
行恐遠不同化隱不得所者故親歷之也嵩山玉者所居故
不巡

封禪封增高也禪增厚也禹封太山禪會稽成王封太山禪
柱肯始皇封太山禪梁父皆刻石紀號著功績

井田黃帝經土設井漢書地理志立井制畝以防不足使八家
為井井中四道南北曰什東西曰陌田中十字之畫為什橫
畫為陌成于夏備于周壞于秦

井田不止均田制祿陰寓設險守國之道許多科陌溝澮車
騎難勝人知井田始于黃帝不知兵法亦然也商之助夏之
貢各收各畝周之助法八家同收貢法十夫通收不分畝只
分粒故為之徹蕪夏商之通之也

農家

三農山也澤也平地也三壤上中下土之厚薄也五土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也應五行場土也燧人氏上觀五星下觀五木鑽木取火炮生火熟五火生于五木也

溫泉涼火

水本陰寒之溫泉陰陽也火本陽熱世無涼火陽不從陰也此常理也然北方蕭山亦有涼火故火鼠不熟冰黍不寒溫泉下有流黃也

古今區域

放之往牒三皇五帝之後章亥所步孔子所言北至幽陵南至交趾西至流沙東至蟠木精美合而聖賢生鄒魯多儒林燕趙多豪傑

禹治九州定司墾之田九有一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名山五千三百五十經六萬四千五百十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貨殖所自男女耕織餘有餘者不足公家有三十年之積私家有九年之積成周盛時民口二千二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多禹時十六萬一千人秦漢隋唐鼎盛常今天下一統地廣財豐民多治隆古未有也

覽勝

見蒼梧金山思舜禹恤民之艱親躬荒大漠語恭謙勞師之弊賢齊堦晉壤想桓文勒之伯觀同進荆門一可蜀手除之敗

紀述

山海經博物志異域志等書謂天下七十餘國東至西至邪國南瀛州北流渠四極也竹北戶西母日下四

也六蠻七戎九夷八狄四海也中國之北哈密等東北女直等華不日本等東南琉球等西南安南等西洋爪哇等

南戴日為丹穴北戴斗為空桐東日出為大平西日入為大蒙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大蒙之人信空桐之人武地氣

北景在極南故開北戶以向日天竺在西南故東牖以迎陽溫清在北黃日初熱而午涼骨刺在北羊脾熱而日出五

蓋六月飛霜故曰水天象歲除納涼故曰炎海廣海冬熱因冬曰南行正在日下也湘北夏寒因夏曰北

行胡北又在陰山之背也如日本如印度多熱如雪山如龍多寒

南方少雪遇雪則大驚呼至雪消乃已北方地寒不生五穀

鄒子吹律地暖禾生因名黍谷越之東轍沐國父死棄母曰鬼妻楚南炎人國親死去肉埋

骨曰歸真秦西儀渠國親死焚之曰登遐長人國長三四尺小人國長九寸後鳥食數十人挽手而

骨利國書云夜交華方熱天已飛沙彌恭國日入處也日入聲若雷足打鼙鼓混日聲否則小

兒驚死狗國人長毛不衣道明國人不衣長毛國人亦不衣無腹國人無肚無腸國人無腸心不朽有年化為人錄氏國

笑頭笑則落

黑身國身如黑漆入國形升而生魚多國人首魚身馬頭國馬首人首身如黑漆前有孔鬼國口在頂上羽衣國能飛那生

一月國一曰在鼻後眼國一曰在後項

脚國眼長大餘臂國耳長過膝手澤而面有花能開

齒相三牙和國一足一層國一曰一子一足十子

如魚鳥相合三首二身三首三身國六十六足形

不言相喻以形其喻也捷于口今之唾津也文身國男

女三日備善畫者通身畫入室諸花用針刺出血搽以青

靛三四日洗之而然巨家相尚微賤者不敢為也

唐太宗以正骨刺其地夜不暗曰易出人皆赤髮至狀

人並少傳云有三星黑松林龍蛇交雜不可去自

窮至北海東至扶西安急南真臘北流鬼驛傳極矣我

太祖高皇帝訓曰四諸夷限山隔海得其地不足供給得

民不足使令但胡亥近西北邊宜謹備之

按地形廣大禹跡所窮彈天耳澤而方寸耳觀

更見宇宙之寥不如何何

極漫錄時令編

陰陽大小

天陽地陰一年暑陽寒陰一月朝陽陰一日晝陽夜陰一息呼陽吸陰天地是大陰陽一年一月一日一息皆出其中

天地辰異

天之十二辰亥子丑在下邊地底寅卯辰在東方日出處巳午未在上邊戌申酉戌在西方日入處地之十二辰南面而立亥子丑在北方背後寅卯辰在東方日出處巳午未在南面申酉戌在西方日入處天南北順看如人頭上足下地南北橫看如人面前背後南北天地異者以陰陽之始東西天地同者以陰陽之分在天之象運轉不停在地之位一定不易

月建

十二辰乃十二月斗綱所指之地每月元氣所在也如正月指寅二月指卯三月指辰四月指巳五月指午六月指未七月指申八月指酉九月指戌十月指亥十一月指子十二月指丑閏月指兩辰之間為之月建元氣無形觀斗綱所建知也

定歲之法

以今年冬至第一日中晝景最長時為第一日逐日記之至第三百六十六日中晝景最長時乃次年冬至也夏至亦曰三百六十六日為一期第一日午時數至第三百六十六日午時乃三百六十五日也故曰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若二期乃七百三十日三期乃一千九十五日

少一千四百六十日也

四象

二十八宿分在四方各七宿共成一象也雖在地成象在天也東角等星青龍也西奎等白虎也皆南首北尾南井等朱雀也北斗等玄武也皆西首東尾從角起而左旋角為壽星者數起於角列宿之長也環列四象隨天西轉方有定星星無定居隨見各有其時也

中星正時

仲春星火東星鳥南星昴西星虛北此日中星為以於仲春也仲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東昴轉而北日水星大以正仲夏也仲秋則火轉而西虛轉而南昴轉而東鳥轉而北日中星虛以於仲秋也仲冬則虛轉而西昴轉而南鳥轉而東火轉而北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也於歲仲春為復轉而南循環無窮也

月令

孟春月日在營室春分中旦星中者春時太陽星在南方之中旦則尾星在南方之中仲春之月日在奎春分中旦建星中季春日在胃春分中旦建星中孟夏日在畢春分中旦建星中仲夏日在東井春分中旦建星中孟秋日在翼春分中旦建星中仲秋日在南斗春分中旦建星中季秋日在房春分中旦建星中孟冬日在尾春分中旦建星中仲冬日在斗春分中旦建星中孟春中旦建星中

八二至二分

北極之南六十七度夏至之日道也日出與入成天在地上最高地上天多地下天少故晝長而夜短夏至以後又移而南二十四度為秋分日出卯入酉去二極各九十一度地下天之與地上之天同故晝夜停秋分以後又移而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出辰入申南下地三十一度天在地最低地上天少地下天多故晝短夜長冬至以後又移而北二十四度為春分日出卯入酉去二極各九十一度地上之天與地下之天同故晝夜停春分以後又移而北二十四度為夏至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冬至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二分去二極各九十一度日一北陽長也物生日一南陰長也物亡二至陰陽之始二分陰陽之交會至則氣同陰陽長短之終也分則氣異陰陽寒暄之中也

自南而中自中而北冬至春分夏至也自北而中自中而南夏至秋分冬至也至極也晝也冬至日之短至此極矣而日之長至此極矣非至到之至乃至極之至故夏至一陰而日漸短冬至一陽生而日漸長分均也停也不南不北晝夜各五十刻無多寡也

日中視影

立八尺之表冬至至臺午日最南遠極午影在表北一丈三尺一十四分影長日短夏至至臺井日最北近極午影在表北一尺五寸八分影短日長春秋分日至臺角去極中影長七尺三寸六分比日去極遠近之差每影長短之制也按歷代八尺之表表短影短故尺寸易差

折中開以量日影表長影長雖有差少其間宮女以紅線量日影冬至後日添一線唐宮中以文工探日長短冬至後日增一線之功皆喜春之來也

晝夜長短

天北高南下地平在中春分後日自腰而上近頂則去地遠出早入遲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故日長夜行地下一百四十六度故夜短秋分後自腰而下近足則去地近出遲入早晝行地上一百四十六度故日短夜行地下一百一十九度故夜長

冬至自夜半而起日進而北夏至自日中而起日退而南未出二刻半東方先曉日入二刻半西方尚明此五刻不可以衆星顯晦言但以日出為晝日入為夜也

律呂飛灰

子三三三陽接卦十一月冬至黃鐘管飛灰後者若失喜之也

丑三三三陽臨卦十二月大寒大呂管飛灰

寅三三三陽泰卦正月雨水大蕤賓管飛灰

卯三三三陽大壯卦二月春分夾鍾管飛灰

辰三三三陽夬卦三月穀雨姑洗管飛灰

巳三三三陽乾卦四月小滿仲呂管飛灰

一陽二陽三陽四陽五陽六陽自下而上而寒而暑陽不生

于夏生于十一月之冬至然四月純乾初九已有始卦

父之陰如女在母腹至五月如女離母胎矣

午三三三陰始卦五月夏至蕤賓管飛灰

題之也

未三三三陰遯卦六月大暑林鍾管飛灰

申三三三陰否卦七月處暑夷則管飛灰

酉三三三陰觀卦八月秋分南呂管飛灰

戌三三三陰剝卦九月霜降無射管飛灰

亥三三三六陰坤卦十月小雪應鍾管飛灰

一陰二陰三陰四陰五陰六陰自下而上由暑而寒陰不生

於冬生于五月之夏至然十月純坤初九已有復卦物

之陽如子在母胎至十一月如子離母腹矣

寒極溫生溫極熱生熱極涼生涼極寒生寒極又溫生氣有

消息理無消息天氣從地中透上來此氣升降當分爲六自

冬至下面第一層生起至四月六陽足下面陰便生是陽氣

六層只管上去下面空處便是陰陰氣六層只管上去下面

空處便是陽十二候皆有升氣故十二管皆能飛灰或曰自

冬至至小滿為陽升可飛灰自夏至至小雪為陰降不能飛

灰殊不知造化之氣橫者皆自東往西無西而向東之事

看皆自下往上升上而無上而向下的事又復自下而上故復如

皆自下而上十二管皆能飛灰自夏至已六月作息自夏至

至六月作消息者陽進消者陽退消息皆主陽扶陽之意也

升降之辨

本一氣耳冬至熱上來時為之陽夏至涼上來時為之陰不

可於涼熱之外別求陰陽以人驗之夏箇冬天人氣升夏天

人氣降也陽氣到上面時地下便冷了上面消了下面便

生一分陽氣將盡便有陰生陰氣將盡便有陽生之氣

便若散了

生生之驗

一元一年一月一日一時一息皆有升降生也降散
天上而氣自散了地下而氣乃是自生的不是已散之氣
為生氣也夏天亦然若曰此氣往而又來來而又往則是
間只這些子氣不是造化生生之理乃從下只究生去
東只究生去如人鼻口中之氣不是把外面之氣吸入
又至肺管生氣之理又為出來之氣肺中自然生生也

氣化真是一往還無窮又歸本原之理其來者乃方生之
氣如香上之烟如燈上之光皆上消而下生也自十一月一
陽生至四月陰盡陽絕上焉已往之陰遂絕下焉方來之陰
自生至五月陰生一陰也自五月一陰生至十月陽盡陰絕

上焉已往之陽遂絕下焉方來之陽自生至十一月始成一
陽也此天地之氣往者遂消而回者方起而不窮故
而又來什氏之章也

日以南北為升降

天北高南下北極在地上海極在下冬至日道南下去地
三十一度去南極六十七度而北二十四度為春
去二極各九十一度春分以後又移而北二十四度為夏
以日而言乃自南而北自下而上自內而外非真氣之自
中直冲天上也然方出為溫春也已出為熱夏也動而陽也
顯諸仁也關戶之謂乾也元亨誠之通也夏至日道去北極
六十七度自此移而南二十四度為秋分去二極各九十一
度秋分以後又移而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以日而言乃自北

而南自上而下向外而非真氣之自天上直冲地中也
方入為涼秋也已入為寒冬也此時而陰也藏諸關也關戶
謂坤也利貞誠之復也

北極天頂也南極天足也冬至至足自足至腰為春分自腰
至頂為夏至日長日熱為之升如增秩也夏至至頂自頂而
腰為秋分自腰至足為冬至日短日寒為之降如減官也日
以南北為升降氣則只有什而已朱子曰升降一萬五千里
乃冬夏至日行南北極之間相去一萬五千里耳非周天只
三萬里是也

冬至日行地下深春分自向北自深之淺也夏至日行地下
淺秋分日向南自淺之深也洞見地下消息

日以出入為升降

因天側於南故北極高而南極低日月星辰皆側於南是上
在天中偏於天南故以上為南下不在地中偏於地北故以
下為北午也上也南也一也子也下也北也一也以一日言
夜間自北方之下亥後半夜子時一陽在地下方生二陽雞
鳴丑三陽發寅四陽日出卯五陽發時辰六陽近中已此
自下而東自東而上為之陽升陽熱氣自地下從東往而上
進也日間自南方之上巳後端上午時一陰在天上方生二
陰日斜未三陰日落申四陰日入酉五陰黃昏戌六陰人定
亥此自上而西自西而下為之陰降即寒氣自天上從西往
下而退也

循環之妙

亥子之間陰盡陽生巳午之間陽盡陰生相接無停息

間斷此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子相接處為大極動而生陽為復見天地之心終物於始物於此即一動一靜之間至妙至妙者也。但以一曰言之夜以一年言謂之冬以一元言謂之混沌此時此地理氣本無先後有無之別故言先後有無皆諸子之陋。

一歲之運

自北方子位十一月冬至一陽生地下二陽十二月丑三陽正月寅四陽二月卯五陽三月辰六陽四月巳此自北而東自東而南即自下而東自東而上也為之陽升。

自南方午位五月夏至一陰生於天上二陰六月未三陰七月申四陰八月酉五陰九月戌六陰十月亥此自南而西自西而北即自上而西自西而下也為之陰降邵子曰子至寅

地中於地上卯至巳地上升於天中午至申天中降於地上酉至亥地上降於地中是也此陽生自下而上進而生物陰生自上而下退而成物陽居東南春夏也陰居西北秋冬也。

先天圖乾南居上為午坤北居下為子自左方坤之東北震一陽生於子中冬至也東南離兌二陽為春分至正南三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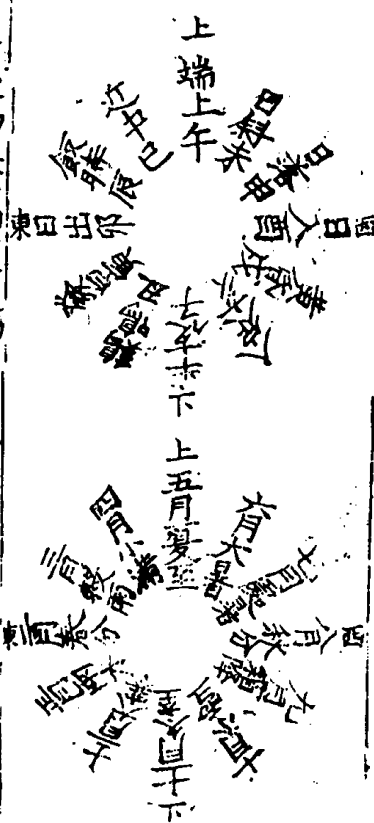
乾之末交夏至自下而東自東而上也自右方乾之西南巽一陰生於午中夏至也西北坎艮二陰為秋分至正北三陰

之坤末交冬至自上而西自西而下也陽升者一日自子時至午時一年自十一月至五月也陰降者一日自午時至亥

時一年自五月至十月也南也午也即天上北也子也即地也。又為日不入地從北方須彌山過者非也。

日十二時

一年十二月



子後陽生下而東東而上一午中陰生上而西西而下一日一年一元皆然也一日始於亥子時一年始於亥子月一元始於亥子會中間有無止息間斷。

人身元氣之運

人身元氣其升降與造化同子時生於腎中一陽動復卦也。由心腹至泥丸純乾矣。午時自泥丸一陰生始卦由心腹至戌亥歸腎純坤今日子時靜極又動中間理氣亦無止息間斷與元元相繼同亥末子初坤復之交動靜之間至妙至妙吾儒異端皆推乎此也。

消息之同

息者時春而夏氣溫而熱日且而晝人切而長物秀而榮消者時秋而冬氣涼而寒日昃而夕人強而老物實而殞呼吸者一息之消息也旦暮者一日之消息也寒暑者一年之消息也。混關者一元之消息也。

明此

地下無南無午南午即天上也地上無北無子北子即地
也南上北下午上子下如人頭上足下也北方壬癸亥子
旺之地其卦坎陽陷陰中曰在地中也日月到此論於
下萬物皆暗天之四時春夏秋冬物而不生地之四方南
南西可見而北不見人之四面前左右後動而皆不動皆
化自然之妙子雲以此方為玄而統三方有固有其正北
故曰天有四時冬不用地有四方北不用人有四體皆不
一正不動三用不窮居一用三才玄於北也
夏至日出寅入戌乃六十刻無之晨昏可辨色將十之七也
亥子丑三時日入地下目無所見故此三象不行非數不行
交數不見也一元十二會生物於寅閉物於戌一年十二月
亦然天入地下不見之交數十之三則天出地上見者之用
數十之七也惟人亦然
日入地中攝精之象一身之腎一日之夜一年之冬一元之
混天神地靈陽魂陰魄相與會合於黃泉之宮所以胎育元
化蒙芽萬物也故男女攝精而人生天地攝精而物生
陰終於子半陽始於子半造化始終於北方也
寒暑之由
陽熱陰寒冬至後陽生宜熱而反寒夏至後陰生宜寒而
熱何也以至時陽氣生於下把陰氣都趕出來故寒然則
在內陰在外故地上水凍地下水溫人亦外寒內溫也夏至
時陰氣生於下把陽氣都趕出來故熱然陰在內陽在外故
地上水熱地中水涼人亦外熱內涼也一日夏天時日在地
上時多故地上熱地中下寒冬天日在地下時多故地上寒地

下熱日為陽宗寒者皆由於日寒涼氣不及處耳故
則溫極長則熱漸短則涼極短則寒者後短日行地下時
故井水冬夜長日行地下時多故井水溫一曰夏天日向
北來故熱冬天日向南去故寒方北為溫極北為熱方南為
涼極南為寒若以理論之日長日北時去地遠寒反熱何
也日短日南時去地近宜熱反寒何也日北則南方宜寒何
以南方夏天亦熱日南則南方宜熱何以南方冬天亦寒若
然則寒暑果皆由於氣而不由於日也
寒暑有漸
溫者陽氣之至也極則熱者陰氣之至也極則寒然大寒
之後不便熱須溫後方熱大暑之後不便寒須涼後方寒陽
以漸而溫而暑陰以漸而涼而寒也夏至五月也大暑乃在
六月之末冬至十一月也大寒乃在十二月之末如日問未
時熱於午夜問丑時寒於子時火必久而後熾冰必久而後
堅皆漸積而成也
陰陽有漸
陰陽消長雖升降殺之大分不無然非前者漸後者漸
然各為一物乃互為其根也一日一年一元日日年年元元
皆然如九月剝卦上九一爻分為三十分初一日剝一分初
二日剝二分至三十日九月盡則三十分之陽皆盡為十
月之純坤十月坤物交亦分為三十分初一日陰一分陽
息一分初二日陰二分陽二分至三十日十月盡則初
爻三十分之陰盡三十分之陽成為十一月一陽之漸在十
月如子在母胎在十一月如子離母腹也四月之天乾

始亦然可見陰正盛時陽已生陰將衰時陽已正
陰已生陽將衰時陰已成故十月謂之陽月為其嫌於無陽
也四月謂之陰月明其有陰也

雖曰陽生於復然坤非無陽今十月養麥生早梅水仙
花發草木雖黃落根非枯死此元貫四德貞中有元蛇蟄以
蟄全生是蟄在土中井泉溫則陽在地底

四時八節

土散四季去土故言四時連土故言五行四時之序性者過
來者緒緒者當令故為之立春秋為之分者春秋各九十日
而二分乃九十日之半故也冬夏為之至者五月中陰始至
十一月中陽始至雖亦各居九十日之半然陰陽界限為重
獨為之至而不為之分也四立四時之節氣二至二分四時

中氣也

二十四氣

十二節氣十二中氣也正月立春者五九之後溫之漸春之
始也雨水者雨降為水也自上而下曰雨水雪之散也北風
凍之為雪東風解之為水也二月驚蟄者陽盛蟄醒也萬物
出乎震震為雷二月中發聲起物之蟄也春分者前四十五
後四十五晝夜停也春之半和之中也三月清明者冬至
一百五日有風雨過此字皆明淨也萬物齊平巽巽為風
月和風扇揚物清淨明潔也穀雨者多滋穀之雨也四月立
夏者熱之漸夏之始也小滿者麥之生意微滿而未飽五月
芒種者麥已飽滿成芒刺於種上也夏至者陰氣始至也
之北行至此極矣六月小暑者未成微熱也暑者也熱如

也大暑者氣已成甚熱也七月立秋者土伏之後涼之漸秋
之始也處暑者熱止也八月白露者秋之金氣成露而色白
也秋分秋之半涼之中也九月寒露者前之白露轉而寒也
將結也霜降者前之寒露結為霜也霜降也氣毒衰物也降下
也自上而下也十月立冬者寒之漸冬之始也小雪者小有
雪也雪綬也水寒而凝綬之始也白露寒露而霜而雪漸寒
也十一月大雪者雪之大也冬至者陽氣始至也日之南行
至自極矣十二月小寒微也大寒甚寒也如立春後十五日
斗指寅為雨水又十五日指甲為驚蟄春分後十五日指乙
為清明又十五日指辰為穀雨之類

七十二候每候五日

凡物皆宜陰陽之氣而成其陽類者宜陽時其陰類者宜陰
時得時者興背時者亡故時改而物換君子知之故不憂不
與

正月六候立春之五日東風解凍者春意和暖解散寒凍之
氣也又五日蟄蟲始振振動也蟄藏之虫因時和暖雖未出
穴而動於內也又五日魚上水魚之寒時伏於下逐暖而上
近於冰也雨水之五日獺祭魚者得魚不敢先食祭天然後
食也又五日鴻雁來者自南而來將之北也又五日草木萌
動生苗長芽也

二月六候驚蟄之五日桃始華桃生藍也又五日鵲始鳴
鵲啼也又五日鷹化鳩鳩布穀也陰物化為陽也至七月
化鷹陽物又化陰矣春分之五日玄鳥至梁燕來巢以生乳
也又五日雷乃發發陽氣出也又五日始電陽光見也

此傲霜之黃華也霜降五日射祭獸得獸祭之於天也
月御祭魚七月鷹祭鳥八月射祭獸皆不敢先食以報本也
又五日草木黃落歸根命也又五日蟄蟲咸伏伏蟄頭也
入穴之深處也

十月六候立冬之五日水始冰九月霜降十月水冰易曰履
霜堅冰至也又五日地始凍陰盛也又五日雉入大水為蜃
蜃大蛤也又蛟屬亦飛化潛也小雪之五日虹藏不見三月
虹見十月虹藏陰陽離合也虹非有質而曰藏者言其氣之
不見耳又五日天地不通又五日閉塞藏冬九月陰剥陽盡
十一月六候純坤用事字內無利並無陽和拜淚呂武之時也
復陰陽洽矣故不鳴又五日虎始交陽動陰隨也又五日荔
挺生焉蓬萊盛陰感陽也冬至之五日蟄蟄結屈也陽微而
形尚未舒也又五日麋角解陰陽過陽則解也如鹿陽物五
月遇陰則解也又五日水泉動天一生水故一陽生而水泉
動八月陰盛冰涸十一月陽生水動陽生陰縮也

十二月六候小寒之五日鴈北鄉鄉向也望也昂首北望思
歸也正月則北矣又五日鵲巢鵲知歲兆也又五日雉始雉
火畜也感陽而鳴大寒之五日鷄乳鷄木畜感陽而卵又五
日征鳥厲疾善擊曰征鷹之猛厲迅疾也又五日水澤腹
堅冰之物疑惟水面而已至此則徹上下皆凝至正月則更
風解凍矣是月也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回於天數將幾終
歲且更始皆季冬在玄枵也
日月運行而四時成以其有常也聖人立法以步之陰陽相

錯而萬物生以其無窮也聖人指物以候之六氣始終早晏
五運大小盈縮原之以至理乃之以真數垂示萬世無差忒
也故觀萬物之往來而知進退驗草木之榮瘁而體吉凶因
時觸物皆可興思

又曰夏暄冬寒候開氣運溫榮涼委變由化宜天地之情不
欲交人以寒厲物以萎也然消息代換樞括自定孰能膠漆
化體徇其私好哉是以聖人安命君子隨緣

五更百刻

更改變也又經歷也五更如正月建寅十柄夕指寅曉則指
午自寅至午改變而經五辰也冬夏之夜雖長短不一然辰
開遼闊盈不至六縮不至四常在五辰之間鳴鼓示衆故又
名五鼓又名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晨夜鳴應更鼓故名罷更

乙夜名良夜半夜知晝之日午名午夜

一日百刻計一萬三千五百息每一刻得一百三十五息惟
之一元十二萬九千六百息自此積之也

日行地盤一位為一時時之有刻位中有數也乃曆家細分
精計之耳每位有八刻二十分十二位各八刻二十分共成
百刻也曰子午各十刻者非曰子午卯酉各九刻者亦非

晝夜之分

晝五十刻夜五十刻以日出入為限也若以星言之日未出
前三刻星伏日已入後三刻星見皆為晝晝計十六刻夜
四十四刻也日出則星沒日沒則星出皆人共見非以此定
晝夜也

體用

氣分
無霜
於下自此而霜
發生有力故冬煖

造化一氣也界破看自今年冬至至明年冬至二分之為寒暑四分之為四時又分為八節又分為二十四氣又分為七十二候曰三百六十日曰四時三百二十時曰十二萬九千六百一十一氣流行之節度推之分鍾兩斤鈞石如量之分句合卦辭解如度之分分寸尺大引也

天道平運而舒漸差而西且內轉而縮漸差而東乃天度四分之二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二而不足此歲差也曰五十年差二度又大過曰百年差二度又不及曰七十五年差一度稍近之

按天道一周之時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還有餘去一全冬至今年冬至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而不足以天時之有餘今日道之不足故七十餘年之後差一度至至在午鬼三度至月令時一千九百餘年差於未冬至在斗十二度至元朝初又一千七百餘年冬至在斗初度自元初至今二有餘年冬至在箕九度有差今差半餘度此古今天道漸不同曆家拘泥所以多誤隨時考驗一與天合元得之矣將曆去合那天行過則感寒不及則添蓋造化之運推多寡在秋忽耗隆之間不可一定求也

卦氣之序

左列白氣初為冬至離兌中春分至乾之未交夏至右

自巽初為夏至坎艮中為秋坤之未交冬至

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已生之卦自南而北若卦氣之行則自北而南一陽生於震始冬至之半為復十一月中也十二

月小寒為臘也益月半大寒則震始隨正月初立春無

分同人臨三月初清明損節中辛月半穀雨歸妹兌四月初立夏發養月半小滿大畜小畜五月初芒種大壯大有

大至乾之未交夏至即五月中也此三十二卦為陽以當春夏

巽五坎六艮七卦八未生之卦也圖行皆自西而北自一陰

生於巽始夏至午之半為姤五月中也六月初小暑為大過

鼎恒月半大暑巽井蠱七月初立秋升訟月半處暑困未濟

解八月初白露渙坎蒙九月初秋分師遯九月初寒露咸小

過月半霜降漸寒長十月初立冬謙否月半小雪至豐十一

一月初大雪觀賁剝至坤之未交冬至即子之半十一月中

也此三十二卦為陰以當秋冬

寅為歲首

一陽生於子節交冬至已為新年如夜半子時即歲次日然

入事一日始於寅時農事年始於寅月故子丑兩月為

新年顯頤造曆猶存舊歲復因之孔子取之萬世壽之

若立春在十二月望則芒種在正月望則早也月晦人在中

七至月望人在後元氣既晚也

子 87-207

以遂且林陽也

元且以後一日雞二日狗三牛四羊五馬六人自既及貴人為萬物之靈故七日為靈祇

干支納音之原

一六生水二七生火三八生水四九生金五十生土然金木質也各白為體水火氣也必寄於土故三者皆相假借也水借土數土借火數火借水數如五十五土水借土數故五十屬水二七生火土借火數故二七屬土一六生水火借水數故一六屬火

納音定之數

一六火二七土三八木四九金五十水

起例

甲巳金寅卯乙庚辰未丙辛巳申丁壬午未戊癸辰戌巳亥四

如甲子乙丑海中金甲子皆九數乙丑皆八數共三十四四者金之音故屬金然子丑為水金死於子墓於丑水衰故曰海中金又如丙寅丁卯爐中火丙寅皆七數丁卯皆六數共二十六數六本水而火借之故屬火然火見丙丁為得地又有寅卯之木以生之故曰爐中火他倣此

其畧曰甲子乙丑海中金水多金沉丙寅丁卯爐中火火因木旺戊辰己巳大林木木逢土旺庚午辛未路傍土土遇火焦壬申癸酉劍鋒金金剛快利甲戌乙亥山頭火火焰光明丙子丁丑澗下水水被土困戊寅己卯城頭土土出類超群

辛巳白臘金金非真剛土午癸未楊柳土

酉泉中水生而未達丙戌丁亥屋上土高而不達戊子己丑劈屋火火裡神光庚寅辛卯松柏木木中丈夫壬辰癸巳長流水水欲歸宗丙午乙未沙中金金將出世丙申丁酉山下火明而未達戊戌己亥平地木生而未成庚子辛丑壁上土積而不厚壬寅癸卯金箔金華而不實甲辰乙巳覆燈火明而未明丙午丁未天河水通而不通戊申己酉大驛土多而不靈庚戌辛亥釵釧金少而見用壬子癸丑桑柘木方生見採甲寅乙卯大溪水長流不窮丙辰丁巳沙中土晦而未明戊午己未天上火光而無蔽庚申辛酉石榴木艷而不秀壬戌癸亥大海水量納百川

娶妻生子

同類娶妻者如甲子皆陽故娶乙丑向妻之類餘倣此隔八生子者如甲子金至八位壬申金又隔八生庚辰金之類因時異感

夏日可畏如父冬日可愛如母春月可喜如慶秋月可傷如吊東方初出之日西方初出之月皆可喜有生意也西方將沉之日東方將晦之月皆可慘生意終也月則十四為二七春光十六為二八秋容喻人之少年無幾也可之辰時尚涼夜之餘也如春寒時尚熱盡之餘也如秋熱又寒之後喜燠愛蘭紅杏枝頭春開也又陰之後喜晴愛箇雲破月來花弄影也化國之日舒以長事少也配國之日促以短事煩也事少則短日如長事煩則長日如短諺曰明覺日偏長

小四時

以一言言最溫春也午間熱夏也晚涼秋也夜寒冬也
 以一言言最開春也巳開夏也將秋也巳秋冬也
 以一言言如醞酒初溫春也發熱夏也漸涼秋也熟定冬也
 又如搬戲初場春也中場夏也末場秋也罷場冬也
 以一言言平聲春也上聲夏也去聲秋也入聲冬也
 又東方聲先開後閉春也南方聲先開夏也西方聲
 先開後閉秋也北方聲先開冬也
 凡物九事照此體認邵子遇物便切成四片即此法也
 陰陽
 陰陰也寒氣與陰於中也陽陽也熱氣發陽於外也
 四時四方
 春春也物發動也夏夏也物長大也秋秋也迫也迫物也物
 收斂也冬冬也物收斂也
 東動也物發動也南成也物成章也西凍也物凍寒也北敗
 也物敗壞也
 五行五音五序
 水準也均平也養物均乎有準則也又潤也滋潤物也出西
 充東金所生也主生應火火化也消化物也又物變化也出
 應入體伏藏木而出木所生也主南應夏夏也冒土而
 出又華葉冒覆言也水流注東以生水也主東應春金禁也
 氣肅殺禁土物也披沙見金土所生也主西應秋土吐也土
 出物也居中應外
 宮中也居中應外也商章也物章美也角觸也物觸地而也
 蕤芒角也微祉也又止也物盛則止也羽字也物歸藏字也

之也又舒也物發舒也
 君群也統群小也臣服也服石事也民民然然知也事常
 之物形體也
 律呂
 律述也述陽氣也呂助也助陽氣也六陽為律六陰為呂又
 總為十二律陽兼陰也
 黃鍾黃土色也鍾鍾也陽氣種地而出也呂助也陰助陽宣
 氣也簇簇也陽氣簇簇而進也夾左右也陰夾助之生物也
 先聲也生物聲也仲中也陰居中助陽也蕤繼也音聲也
 陽導陰繼之也又蕤繼也音聲也物音而列也林君也陰助
 陽主物也又林君也物聚而聚也夷傷也則法也陰傷陽
 有則也南任也陰任事助陽也射厭也陰則無盡也應承
 也陰承陽種物也
 十干原名
 甲曰闕逢甲也陽內生而陰外也之苗芽也而未開也謂
 逢陽氣鬱積於中也乙曰蕤蒙乙也物始萌甲屈而未
 也蕤蒙運迴蒙昧而未明也丙曰柔兆丙炳也火陽盛而
 著明也柔兆物之柔者有強壯之狀也丁曰疆圉丁當也壯
 也當此時物壯也疆圉即強盛也戊曰著雍戊茂也物茂盛
 也著雍顯著雍和也巳曰屠維巳上也物入而止之屠維傷
 殘也庚曰上章庚更也物更變也上章種上生意章美也辛
 曰重光辛新也物初成也重光物生為光成則又光也壬曰
 玄默壬妊也胎也生意內完如妊子也玄默幽靜也癸曰昭
 陽癸癸度也生意漸足度時而出也昭陽明而動也

十二節如十二辰四肢如四時及四方母指三節一陰如
極二見如陰陽四指各三節始十二月合之二十四如二十
四氣掌大物也合之三十二如陽卦合手是六十四如金卦
地體於十六一手十六數顯者十五隱者一大極也

聖氣之妙

者自在上足自在下臟腑自在內皮毛自在外順而鼻耳如
植物之靜橫而口眼如動之動然耳有輪鼻有竅口有唇
目有睛而有甲髮短口上長長口下牙銳而前齒銳而後同
一身也前明而後暗同一手也右巧而左拙同一足也右利
而左鈍同一牙也明咬而暗嚼同一唇也上止而下動同一
指也足短而手長

志動氣

心一而已在目而視在耳而聽在口而言在手而持在足而
行喜而解顏怒而嗔目及而鼻鼻而切齒怒而蹙眉而
俯首思而托腮想而按心計而屈指志至而氣從之也

氣動志

不止而動心如見入井而休惕遇噀而羞惡過宗廟而
欽肅聞樂而樂食言而甘

胎胞

淮南精神訓曰一月而膏二月而脉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
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毛八月而髮九月而胎十月而生

巢氏病源云一月胎二月膏三月胎四月受水精成血五月
月受火精成氣六月受金精成筋七月受木精成骨八月受
土精成實九月受石精成毛十月胎滿而產

五臟神論一月如白雲二月如桃花三月男女分四月形
具五月筋骨成六月毛髮生七月動右手於母左為男八月
動左手於母右為女九月三轉身十月離胞

齒不能見不能食不能言不能行三日達自始見七月生
齒能食三月翻六月坐九月匍匐一年生能行二年頗合
能言男八月生齒八歲毀齒十六精小通必三十始娶女七
月生齒七歲毀齒十四天癸至必二十始嫁皆欲陰陽充足
節之而壽也每二歲半為一尺五歲為二尺十歲為四尺十
五為六尺可以托六尺之孤此也

男子為陽陽中有陰陰之數八二八而陽精升二八而陽精
溢女子為陰陰中有陽陽之數七二七而陰血升二七而陰
血溢男子八八六十四而精衰女子七七四十九而血乾皆
數之窮也

食肉肉缺唇食鱗肉短食鱗肉橫生食驢馬肉過月難生
人之大壽貴賤一本於受胎之初以此時難定故只以生時
筭之要之初受初生一理也故筭之亦準

喉咽之別

喉在前系望空下連肺本氣出入之路也達於鼻為呼吸肺
兩葉蓋諸臟如懸磬故曰華蓋肺下為心神在心為之元氣
其中竅數多寡不同上通舌下達腎心有隔膜下為肝系通
心肺為血海上通於目肝下為膽其汁不泄
咽在後系系空飲食入口從咽入胃胃左有脾脾喜音脾開
聲即動食乃消化滋味入五臟實入小腸小腸十六盤始
小清濁者參入膀胱為小便濁者入大腸亦十六盤始

大便

臟腑之別

心肝肺腎脾皆陰為五臟血氣歸藏者也胃膽大腸小腸膀胱三焦皆陽為六腑如庫之受物也

性受於天必有藏也心藏神腎藏精精神主也脾藏魂膽藏魄魂魄使也形資於地必有府也肺氣府也肝血府也胃水府也腸渣滓府也

肺最在上故主皮毛也心在上之下故主血脉血脉外之內也脾在上下之間故主肉內外之間也肝在下之上故主筋筋內之外也腎最下故主骨骨最內也膀胱生血與腎同在下

天陽也食人以五氣地陰也食人以五味行爲津液血脉感於五臟六腑三焦四支九竅十三經三百六十關節

五臟之詳

心南方離火色赤如垂蓮為朱雀其主曰神四時爲夏五時爲禮燥而無淮離外陽爲心火為面目火外景自外明心從心火視傷心下合小腸上通於舌心病則舌不能言心宜呵呵則心氣通

肝東方震木色青爲蒼龍如蜂房四時春五常仁多慈愛肝連肺主目肝病目不能視肝病宜嗔則肝氣通

肺西方兌金色白爲白虎如懸壺神氣之門其主曰魄四時秋五常義主怒肺合大腸上主鼻肺病鼻塞肺病宜咽則肺氣通

膽西北金之精水之氣膽水主人苦金主武人勇敢其主

亦曰魄於口爲言故口從膽合於膀胱主毛髮膽爲肝之府

腎北方坎水色黑玄武其主曰精四時冬五常智以內陽爲腎水爲耳內景耳內聽故曰耳從腎又聽傷腎合於骨主齒齒痛傷腎則腎氣通

脾中央坤土色黃形如刀鑊其主曰魂四時季夏五常信主嫉妬於鼻爲鼻故鼻從脾脾連胃主口脾病口不能食呼則脾氣通

男女之同

右五臟一臟損則有病生五臟損則身形滅

男女皆一萬四千毛孔三千六百關節呼吸皆溫吸皆涼左右助皆二十四竅上下骨節皆二十四節手足皆二十四節手足

西山東水也左目明發右耳目東白西月也一曰右耳目不如左之聰明右重耳重也若手足不如左之安靜右遠臣勞也一曰右耳目不如左天不足西北也左手足不如右地不滿東南也一曰東南陽也上明下虛故左之耳目明手足銳西北陰也下實上虛故右之手足強耳目暗天地不全人之真氣同之也

男女之異

男生而伏死在水也亦伏女生而仰死在水也亦仰斷男女之頭而浮於水男亦伏女亦仰男陽氣在背在腦女陽氣在腹在面也男子骨白女人骨黑男子頭八片女人頭六片男子脊九竅女人脊六竅男子陽氣自左而循右如天道尚左無星左旋也女人陰氣自右而循左如地道尚右

女人氣多血少且每月行血不潔口故不...
口故不...
口故不...

陽道為男大官者無陽道陰道為女官...
子有陽有陰貴文兒無陰無陽見二五之維也

男陽道者常係男聲高而連女聲低而長男行先左女行先右男禮下手又禮男服一節女服二節男髮三縷女髮三縷若穿耳若裁髮若剃眉若串手若戒指若束足抑陰也

生子不死

古人曰有子不死非為養婦之有托也子之骨肉精神即父之骨肉精神父雖死矣子之動靜語默即父之動靜語默也上自開闢以來氣化之祖宗賴之而存下及現況之時未

之子孫賴之而行夫有子曰不死則無子者乃真死也夫

前世後世

前世者何父是也後世者何子是也異端之前世不曰父而曰已其後世不曰子而曰已矣矣

商骨辨形影

子孫認父祖尸者自刺血於骨果真尸則血入骨否則血不入天親不可以為也王玄謨父尸於白骨遍野之中以血得之也

古人言老人子無影張元年一百一十六歲九十七子少子影薄而吉聽訟以老人子無影不耐寒試之果然

真已假已

真已心也假已身也心者神也

則生神離則死離者不返死者不生故聖人慎之九聲色利為心害者克之

手足

支節觀天者以支節十二合之二十四氣也掌文觀地者掌後高前低山峙川流也掌中之文如川也

手指五一曰大母指二曰食指中曰將指五曰小母指獨四指無名因呼曰無名指

足大指曰將指以足之用力大指為多也手中指曰將指以手之執物中指為多也

手圓向上陽也足方向下陰也手可反覆足不能者陽可薰陰也動左足為左躡也動右足為右躡也俗名一蹻合个于為行俗名一蹻左少右多多少于多君逸臣勞也

三焦三寶七液

三焦有名無形胃上胃中胃下也精生氣氣生神精氣神三寶也鍊精化氣鍊氣化神鍊神合道存三抱一也精氣神內三寶耳目口外三竅內不逐物而流外不誘中而擾養生之道也血者肉液也汗者身液也涕者鼻液也淚者目液也唾者口液也精者骨液也尿者腎液也

三榮三餘三統

髮者精之榮屑者氣之榮髮者血之榮齒者骨之餘甲者筋之餘牙者肉之餘形統於有神統於目氣統於唇

骨肉血氣

骨以主内生精肉以藏骨生血氣引血行血隨氣轉故曰肉與骨相稱氣與血相應血為榮氣為衛血氣如水之周流於

一身上下左右未有止息

俗視養神儉德為養精

開天門慎呼以養氣也閉地戶寡嗜慾以養精也

神者身中之寶夜栖於腹幾在於目精神本乎天骨髓本乎地

脈者血氣之波浪也人之四肢各有一脈如四時一脈有寸

關尺之三部如一時三月一部有浮中沉之三候如一月之

三旬病於中形於脉手足各三陽三陰為十二經脉如十二

月有平生之常有四時之正有內傷之變有外感之邪有重

陽重陰有因虛而相乘因極而相生有初病有將愈有

不可治脉要曰浮沉遲數七表八裏四者為宗浮而有力

風無力為虛沉而有力為實無力為氣遲而有力為痛

為虛數而有力為熱無力為寒

二腎精之舍也生於脊十六椎下兩旁各一寸五分為五

之根身者皆手足之總名面者耳目口鼻之總名舌牙齒之總名

關心之外戶多開為口德多開為口賊眉者兩目之聖立一

面之美華有骸之義儀項者一身之抵柱背者五臟之懸梁

腰者一身之桔槔腹者一身之爐冶胃者六府之王守心者

天君之金關臍者五臟之總關人中面之溝洫直長也深也

直也

心字乃新月帶三星暗中生明故曰有相無心則相

有心無相則相逐心生

大極生三

一為大極一入於天為日月星辰一入於地為水火土石

入動為血氣一入於植為根幹枝葉故曰乾得一以清

坤得一以聚人得一以成物得一以生

大極一而萬物分之如月在天上一箇散於江淮河漢千

流萬派不可云月分也今一在木下為本合萬於一也一在

水上為末散一於萬也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道於混沌之初者氣化也二氣交感

化生萬物流形於混沌之後者形化也靈於萬物而為人散

於動植而為物

天一生木於人為精地二生火於人為神天三生木於人為

魂地四生金於人為魄天五生土於人為體其在動物水血

也火氣也土肉也石骨也其在植物木津也大華也土身也

石根也

三才

是以有為之謂才一六為天足以覆也土力為地足以載也

合二為人是以為人也天有陰陽地有剛柔人有仁義缺一則

仆缺二則亡然合陽剛而為仁合陰柔而為義合仁義而為

人故聖人兼體而不累

理氣性形

人物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得天地之氣以為形理則盡性

順氣則踐形孔子為之成人孟子為之大丈夫邵子為之好

男兒理氣合一為之天地性形合一為之聖人

得理為性得陰陽之理為德得金木水火土之理為仁

義禮智信也得氣為形者得陰陽之氣為魂魄得金木水火

土之氣為脾肺肝膽之氣
以偏全為人物之分以清濁為賢愚之分以清濁多少為
之難易之分

天地中理氣而已理一而已氣有陰陽五行偏全通塞有
不同人物得此理為性得此氣為形性以理言萬物一源固
無人物貴賤之殊形以氣言千變萬化不同也

人物之生各得一氣然嬰孩也強壯也衰老也死亡也夫氣
聚則生氣盛則壯氣衰則老氣散則死一氣四化之也

物各有善

虎狼父子仁也蜂蟻君臣義也鴛鴦夫婦別也鸛鵲兄弟之
序鶴鵲朋友之情豺狼報本鳥鼠反哺狐死首丘豹死首山
皆各知一路故事人無不知故泛而易昏如孝哀於事子官

物

急於官成之類樂師用鼓最其專也何以應蛇只知咬人而
不善事

物性近人性如猫相乳之類人性近物性如盜跖之類

物各有長

倮虫三百六十人為之長毛虫三百六十鱗為之長羽虫三
百六十鳳為之長甲虫三百六十龜為之長鱗虫三百六十
龍為之長獅子有獸之長凡到廟前後各四十里諸鳥獸皆
伏不敢鳴

物各有祖

自開闢以來至人物消盡大極只一理故古今人物皆同不
止今中國之人即開闢時氣化中國之人夷狄亦然不止今
之鳥獸即昔日氣化鳥獸之裔草木亦然如此則今之錫天

皇天之氣今之天天皇時天之孫也
物之情可見矣

相生之異

胎卵根核生之基也走者皆胎卵者皆胎草木有實者皆
實者根或埋枝而生或移蔓而長或採稍而成然胎飛也却
胎生風走也却胎生然芝草無根泉無源皆氣化也

物各有數

人有三百六十骨節如三百六十日也項與脊骨各十二
十二月二十四氣也鯉魚背三十六鱗六六三十六陰數
龍脊上八十一鱗九九八十一陽數也龜背五十五行
外各四片八卦也周圍二十四段二十四氣也

春生物也二月榆死秋殺物也八月麥生故曰桃李梅花各

有春

危胎雖短結之不喜鰥鰥雖長斷之則悲

物有美惡

精英者為人查滓者為物精英中之精英為聖賢精英中之
查滓為愚頑查滓中之查滓為梟獍查滓中之精英為鳳凰
天有至粹地有至精若得之者人為明哲飛為鸞鳳若為
介為龜龍草為芝蘭木為松柏石為金玉天有至戾地有
至幽得之者人妖孽飛為鸞鳥走為虎狼介為蛇蝎草為毒木青石為

石

中冷泉錫器盛之則濁水之精也此吾之刀切玉金之精也
沉香木入水木之精也此吾之石之精也

物各有宜

魚蟹水生居陸則死犬豕陸生居水則亡橘踰淮則變
屬陸則化多藻寄根於水无絲不土而蔓纒陸而亦能水解
水而亦能陸

物各有能

鍾化石龜尿入石增一石磁石引鐵琥珀拾芥青蓋累
那繭膽分五能膽去其

牛司耕馬司乘大司夜司晨狼之視雉之聽狐之疑猶之
蟻之知地駝知泉蟻知而能多才豕之口善開文王取之衆
之膽隨時周公取之秦子亨不入豈夷山孫供奉不立朱温
朝雖無情之物亦有理

物各有知

王克殺羊羊奔客而跪謝文叔鹿鹿跪而流涕牛鳴三犧
雀噪覆粟金生之徒美不愛命機心之民可以窺譎巢訓海
鷗感豚魚驚隨時出入角隨時上下草木亦有知如水虎之
便榮一折之便懼悴故曰與自家意思一般但草木知覺不
如鳥獸鳥獸知覺不如人知覺不如鬼神後俱相資發履
相報燕作巢避戊己鵲止巢避不歲虎知破衝皆非才智任
自然也

物各有昧

水蚤不知寒火鼠不知熱蟻不知苦蜘蛛不知臭猩猩知
往而不知來乾鵲知來而不知往使猩猩不好酒鵲不好
淫魚驚不好食河豚不為氣蟻解不向明則人安得而擒乎

物各有制

能龍悍而力長於用大故降百獸犬弱而健長於用

龍

虎豹食有獸十食而人食其肉而人食其骨而人食其
膽虎大者吃小者而人食其肉而人食其骨而人食其
逐之為力也人而巳蛇吞之象也

畏於子也子也假師子敗之
水見月而潮漲遇磁而歸石至堅也鑄鐵切之金剛鑽也
於角破之石鼓靜也桐木鳴之

人吃百物而蚤蚊困之蚤氣陰物其咬人也藉藏而至蚊蚋
鳴物其咬人也嘔喝而來氣蚤竊盜蚊蚋則犯強矣人甘蚤
虱而惡蚊蚋焉其嘔喝大甚也

物各有合

人之夫妻為之雌雄獸之牝牡大而獅象小而蜂蛋雞草木
無情竹有雌雄麻有牝牡

凡動物則陰陽異形必二相合而後生故曰男女媾而其志
通也若植物則陰陽氣總在一物之身必二氣交精乃能成
道而結子所謂一物元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是也
兒純性雌雄思男之國不夫思女之國不婦皆有手取
樂而生生後豐公之彌子弓后之食其何哉

異類之合

馬父驢母曰驢驢父馬母曰驢驢父牛母曰驢驢父驢母
曰驢驢父鼠之合為名餘鼠名驢驢父蛇交為蛇驢父雄雉
與蛇交班魚與蛇交撲撲蛾與明火交交見其似而忘其身

以見生殺

易曰火雲堯牛項影獨火吹雪故人之所信

鴻能人言得得人與人言

居移氣

聖土人剛弱土人肥墮土人大沙土細息土人美耗土人輕土人利重土人遲

山氣多泉澤氣少水氣多瘴風氣多龍林氣多瘴木氣多
氣多腫石氣多力陰氣多瘴暑氣多天寒多瘴谷氣
多瘴氣多任野氣仁陵氣含清氣音小濁氣不濡水人
遲水人重中土人聖故頭氣入身化而白身至八頭化而
黑

造化限物

付之翼者兩其足與之角者去其鬚貴者子少富者命促足
此欠彼吉前凶後非天有心裁抑之理如此故君子安分

性形齊定

子似父女似母不止形貌性情亦然雖有異處大抵少也豈
止人平鳥獸亦然豈止鳥獸草木亦然今看枝葉花果性情
臭味皆具仁中千古萬年神相禪雖根幹有死生而生意
常存如此木結此實種之又成此木又結此實此木非舊比
木之神一也生生之理也

陰陽形體

雖曰父生男母生女然男女皆父生而母成也如天生動地
生植然動植皆天生地成也故男女皆有陰陽動植皆有陰
陽形者總物之諸體如曰人曰木也體者分物之全形如人
之手足耳目木之根幹枝梢

內外一理

髮牙而知人之生男女見形而知鳥生虎龍見胎而知獸之
生此壯見根而知草之萌莫見核而知木之植實未發已發
內外一理

各具五行

羽毛鱗介保五虫也筋骨皮血脉五體也平涎涕精五液
也脾肺肝膽腎五臟也青紅白黑黃五色也宮商角徵羽五
音也膽脾肺焦杏五臭也酸鹹苦辛甘五味也溫涼寒燥濕
五氣也東西南北中五方也穀麥稻稷粟五谷也仁義禮智
信五常也親義序別信五倫也耳目口鼻五官也
未有三萬八千六百非人和冷也色有三萬八千六百非人
索盡也獨聲只一半蓋陽聲只日出地上數得日入地下乃
數不行

各各異氣

東方比肩魚謂之鰩南方比翼鳥謂之鸞西方比肩獸謂
之騶北方比肩人謂之畢中支岐頭蛇謂之毒

聲本形氣

聲本形氣相和而成兩氣合響雷鳴也兩形相擊叩擊也
氣相激激矢氣相和形入聲聲聲聲有有形無聲木石也有
無形雷震也有形有聲人言也如聲鬼神也
禽者鳥獸之總名鳥不可以言言獸不可以言言故鸚鵡不
曰獸而曰鸚鵡通曰禽鳥曰獸獸以從禽也

音殊意同

神者聲之主丹田聲之根舌者聲之關唇齒喉舌之歌與
同樂九夷八蠻之哭殊聲而同哀禽有禽言獸有獸言

抱伏胎耶

雞以五月始鳴以聲召其雛以目鶴以影又曰甲子歲伏羽虫
五月歲六月虎七月鳳八月人十月始皇十二月十四月
庖犧十二年老子八十年未可信也馬十二月察五歲鶴一
百六十年養今年娥而子明年子而養養今年根而苗明
年苗而子免結雄尾而孕一曰望月而孕口吐而生

鼠無牙牛無齒虎無脾兔亦無脾且缺唇龍無耳蛇無足馬
無膽羊無神猴無腎鷄無心犬無腸猪無筋蝦蟇無腸蟬無
鳴龍腸無頭科斗蝦子也聞雷聲羣獸足生

四靈

雄曰麒麟曰騰陰精也麋身馬足牛尾一角端有肉含仁懷義音中律呂行中規矩

雄曰鳳雌曰凰陽精也鴻前也蛇頭魚尾首戴德項揚義

昔仁心智光生八
厘氣降在行鳥從之故曰鵬

八宿蛇頭龍翅外骨肉一年一月一
行如四時文二十

雲

龍陽物九八十一譜能行能能
登天秋分入川有鱗曰蛟

諸君

蒲牢好鳴鐘上獸紐也獸下好負重鍾紐也狔好爭牢獸也狔兒好生佛座也眦好殺刀柄也鸇風好險殿角也蜃屬好文碑上龍也獬豸好直御史冠也鴟鳥好聞軍取毛掉帽兒好抵觸罪盜百兒猷鷙奇好食人故為兇人之號焉机名史元龜名書

雞尾風雨將至先垂信
灶風吹不佳皆壁中用之獅子尾
室有虫皆遠鶴鷄之膳可療石雀屎可除字牛骨埋池底
不涸

蛇蛇脂侵人則骨軟又姜陽終身不舉爲龜雄龜也任其
 與蛇交人比之樂夫鵠雀鳥任其子與諸鳥交人比之樂波
 係旦撫虎暗食虎腦人比之樂婦子第人比之痴虎

鳴類

凡鳴皆神主而氣出也。鶴陽鳥而飛天故子時感天氣而鳴。
 鷄陰物而走地故丑時感地氣而鳴。禽鳥得氣之先。鵲鳴以
 晝陽也。鳩鳴以夜陰也。鷄鳴以旦陽始也。雀鳴以夕陽極也。
 蠃以股鳴。蟬以脇鳴者。蟬口在腹下。誤為脇鳴也。蜻蚓以注
 鳴。蛭屬旁鳴。發皇翼鳴。榮原胃鳴。驢鳴陽氣盛也。牛鳴陰氣
 盛也。杜宇啼血百舌百能鳴。自叫名龜蒙之載使者也。
 麒麟折聖存聖。鸞鳴歸和。歸昌春鳴。扶助夏鳴。養綏
 鳳鳴。鄧鄧鳳鳴。足足行鳴。歸兮止鳴。提扶飛鳴。上翔集鳴。歸
 言晨鳴。發明晝鳴。保長小音。蕉金大音。應鼓。
 鷓鴣雄雉鳴。上風雌鳴。下風鶯鶯。雉鳴。鶯鶯。蛤蚧。雄
 鳴。雌鳴。雄與雌皆雄鳴。此點。

足類

眼目

胎生者眼胞自上而瞋耶生者自下而瞋濕生者眼不瞋化生者眼無竅唯黑點也蚌蛤無目遠見蟾之足而近不能自見其目之瞋遠聞魚之腥而近不能自聞其腸之穢非自怨也與之化也

胎前產後

胎生者九竅耶生者八竅陸生者有眼能開閉濕生者眼不能開閉鱗虫皆耶生惟海蜚胎生故其形大羽虫皆耶生惟玄鶴胎生故其飛高鶴與鷗皆化人以鶴為仙禽以其見也楚淵才方對客誇鶴胎生園天報鶴生一耶將何信之如龍一曰胎生一曰耶生皆猜之也植物之移根者胎生也種核者耶生也荷莢濕生也牡丹陸生也受菌化生也非根非核虱蚤化生也非胎非耶

牝牡蝶蚌也有想是有欲如爲蠶爲蛾時也無想是無欲如爲子爲蛹時也有色靈於有想無色靈於無想豈本飛鳥鵲形而合人借之曰好色如風本走獸聞氣而合人借之曰爭風傳曰牛馬牝牡相誘曰風又曰牛馬風不相及化生之異

木中水中土中生虫常也麥粒一也潤而陽則生蛾而飛濕而陰則生牛而走人身一也氣習生虱而乾氣燥生蚤而撻又狗陽而生蠅猪陰而生虱

南方火中生火鼠其毛爲布脂之冬煖汚則以火燒洗之
火浣布北方火中生火蚕結五色繭服之夏涼又雪中
蛆鷄鳥每叫吐蚊三五升塞北蚊母草草茂而蚊生嶺南
子木水茂蚊生故曰子木蠶也生於酒

理之常。莫論其變者。間有之。莫測也。斥鴳生於曰。鴟伊尹
生於空桑。漢末馬生。人名馬異。後漢劉聰。后生一蛇。一獸思
士不妻。而感恩女。不夫而孕。重爰之。歎自孕而生。曰。頰河澤
之鳥。相視而生。曰。鴝。純雌無雄。曰。大腰。龜鱉也。純雄無雌。曰。
細腰。蜂蠆也。皆無交。自化也。鶴雌雄相視而孕。

人謂中脘中脘中皆有魚腹中魚有百鰓五臟中魚皆上
行惟肺垂不行難治宜用獾瓜末於初四初六日治之此二
日肺垂上行也入腹中若生應聲魚隨人言語服雷坤丸自
愈

變化

養弘化碧瑩元城化雷雲無化熊牛衰化虎王母化童望帝
化杜鵑朱公化鵲化鵲螢火化石星隕化石望夫石慈母石蚕

化蛹皆有情化無情
蠶化蛾化老人無情化
有情也

稟容燕時女子化為男宋時男子化為女若辛祐之前身房瑄之後身狐百年化羨女子十年化淫婦徠則聲化人形不化也

飛也。二月鷹化鳩。七月鳩化鷹。鬣也。狸化豹。豹化虎。走化走也。素化蔬。橘化枳。蒿化艾。植化植也。鵲化布谷。布谷化鷄。飛化

秋月雀入水爲蛤冬月雉入水爲蜃飛化潛也魚化龍魚子
化蝗鯢化鰕蝦蟇化鷄求子花蜻蛚蟾虫化蝶潛化飛也甲
鼠化鴛蛇化雉桑虫化蛾蠅化蝴蝶卷蛾化蠋走化飛也螭
化蟲松脂化大龜鳥足根化鱗鱗化魴也

蜚三變異其性也蓋其性不
善化而化蛾蛾化子子其為至也不知後之為蛾也
其也也不知前之為蜚也

古人晝陰或夜間不知時惟看貓睛其法子午懸針卯酉圓
寅卯已亥杏子然辰戌丑未棗核樣宋淳化中馴象死太宗
取膽不獲徐鉉曰在前左足果然象膽隨四時死在春也
人知貓虎身同而不知性亦同虎之咬人上半月咬上身
下半月咬下身貓之咬鼠亦然之鼻夏至日午時燬亮亦
然貓之睛一日隨時十二變虎亦然

乾為馬坤為牛故其性一健一順其蹄一圓一折其怒一
一角其目而起一先前足一先後足其開一揚尾一夾尾其
制之一絡有一掌其用之一乘一耕

鳳鳥不同棲牛驥不同食蓋猶不同器
馬八尺為龍為駢七尺為駢牛七尺為駢羊六尺為駢猪五
尺駢狗四尺為駢雞三尺為駢牛父為特牛子為犢羊父為
羝羊子為羔猪父為豨猪子為豚物去其勢家曰犢牛曰猪
馬曰駒雞曰敦犬曰閹猫曰猓焉之雄者右翼掩左雌者左
翼掩右人則女艷而麗禽則雄彩而文獸則牝小而弱赤羽
曰翡青羽曰翠雀乳子而隼以蒼雉求配而雉以朝以其陽
也鷹擊以秋鼠食以夜以其陰也陽物星長陰物星短雉陽
盛尾又長鵠與兔陰盛尾又短海鳥尾長三十丈雉尾將晴
直上將風橫倒將雨垂下故軍中用之以占也雉似猴鼻向
上尾雙岐天雨時以尾塞鼻兒

鼻二角長犀角入水水開三尺

犀角犀二角額上角短

犀角犀二角額上角短

犀角犀二角額上角短

明氏曰人頭圓而足方地也而南西北左右東西耳
明乎此足行近東仁而柔近義而剛東仁而柔近義而剛
東仁而柔近義而剛東仁而柔近義而剛

直生者向上最靈橫生者向前最靈倒生者向下最靈橫生
或親上或親下天地之雜也故看四時天足地禽雖橫而
者昇與獸小異鱗甲毛裸又漸入地倒生者得入地之氣西
北者剛東南者柔龍正東虎正西麒麟東方仁獸西方
仁獸得東氣皆角得西氣皆齒角常仁不及者柔牛羊也齒
常義太過者剛豺狼也西方獸多膏膜惟龍不麗神也禽東
南者自下而升者短尾長羽多支羽飛必騰而上西北者自
上而降者長尾短羽多玄羽飛必墜於下升之小者為鷄
雉飛不離地大者為鵠鵠飛天降之小者為鷄鵠飛近天

鷄小為鷄鵠飛地至於入水東南夜曉西北夜飛西方甲
蟲蜈蚣常多蟄氣漸入也東方鱗魚毛蟲常多起氣漸出也
鳥之類善伏息魚蛇之類善變化草得入地之氣故倒生
與人相反生於東者柔秋落春夏生於西者剛春落秋冬

動物為陽以者為主自者主自者養去者必死植物為陰以
根為主以根養去者必死動物本乎天呼吸以氣植
物本乎地升降以津然氣以天者乘載以地取津於地者
生養以天天氣也有息以有息之動物親天不滯於用地形
也不息故不息之植物地而滯於用動物體溫本天之
物體寒本地也動物以則死神在內也植物以則死神在內也

動物為陽以者為主自者主自者養去者必死植物為陰以
根為主以根養去者必死動物本乎天呼吸以氣植
物本乎地升降以津然氣以天者乘載以地取津於地者
生養以天天氣也有息以有息之動物親天不滯於用地形
也不息故不息之植物地而滯於用動物體溫本天之
物體寒本地也動物以則死神在內也植物以則死神在內也

動物為陽以者為主自者主自者養去者必死植物為陰以
根為主以根養去者必死動物本乎天呼吸以氣植
物本乎地升降以津然氣以天者乘載以地取津於地者
生養以天天氣也有息以有息之動物親天不滯於用地形
也不息故不息之植物地而滯於用動物體溫本天之
物體寒本地也動物以則死神在內也植物以則死神在內也

動物為陽以者為主自者主自者養去者必死植物為陰以
根為主以根養去者必死動物本乎天呼吸以氣植
物本乎地升降以津然氣以天者乘載以地取津於地者
生養以天天氣也有息以有息之動物親天不滯於用地形
也不息故不息之植物地而滯於用動物體溫本天之
物體寒本地也動物以則死神在內也植物以則死神在內也

動物為陽以者為主自者主自者養去者必死植物為陰以
根為主以根養去者必死動物本乎天呼吸以氣植
物本乎地升降以津然氣以天者乘載以地取津於地者
生養以天天氣也有息以有息之動物親天不滯於用地形
也不息故不息之植物地而滯於用動物體溫本天之
物體寒本地也動物以則死神在內也植物以則死神在內也

外也動曰神機神去則動止則靜
為動以夜為靜植物以暑為動以寒為靜動之骨肉
之根幹也植之花葉動之精也禽獸得陽氣草木得陰
細分之禽鳴之陽而樹木鬱陽之陰而伏草草陰之陰而
柔木陰之陽而質堅然禽又有得陰氣者雉雞獸又有得
氣者猿猴草木亦有陰中陽陽中陰也
深山之樟楠見採溪邊之屈柳如故園中之桃李成蹊路傍
之古槐視蒼蠅匿丸中而活蚤蝨匿蘭中而亡才者天不
才也

五德也帶冠文也足搏距武也敢鬪勇也食相乎仁也司
晨信也蟬五德頭有綫文也飲露清也不食塵也不巢居
也應時信也得握五德數有為群仁也推肥知人往事智也

能為人言義也好酒好養必讓禮也承血信也登六德衣被
天下仁也聖答主恩義也畏湯火忠也三卧三起信也
色黃白智也蠶而蛹而蛾而蛾而羽而羽而又垂神也
柿七絕一壽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虫五霜葉可玩六佳質

七落葉肥大葉菁三善根也幹也葉也
天將風也微塵不動而驚先翔其將雨也寸雲未布而蟻先
徙鳥何知風蟻何知雨氣動之也

鍾先素而清灰先律而飛感陽氣也礎先雨而潤蟄先寒而
閉感陰氣也

仁及草木言草木難仁也誠動金石言金石難動也信及
百言百難信也

禽以畫為畫福則以夜為畫氣化百一

若蟻則以臭為香養花者也百虫以肉包骨蟻以骨包
牛牛子而鳴鳥衛子而巢大衛子而蟻蟻衛子而蟬蟻
自然也

蟬以臂能害身自以蹄尖割臂出衆以牙能
觸石折之孔雀暗斷其尾則有光者知則金翠無光
維以尾受羈繫以臂被縛繫以牙成擒繫以羽成羽犀以角
就羈繫以香自焚膏以明自滅漆以粘自封蠟以音自毀蚌
以珠破腹腹以血滿以絲綴以皮龜以壳封以龍以骨文
惡蛾眉士思多才由來尚矣

西車之獸難山有網罟之禍吞舟之魚失水則蚊蚋制之飛
鳥以山為巢而墮巢其上而驚以淵為家而穿六其中
神龍不更網罟之水鳳凰不巢羅網之鄉水積生吞舟之魚

人問血言多則多言少則少不承血則無血
謝豹知羞化土姐土中愧悔自題呼兒人不敢明睥睨兩手
樣頭只俯伏

泥水虫也純肉無骨不能離水故人醉曰如泥竊脂者青蚨
也曲嘴不食五穀只食肉蟬蟻蛄虎也在壁蟬蟻蛇鼠也在
草

同鳥也鳥反哺巢食母同一獸也羊跪乳獐食父同一草
也香囊之氣異同以本也素熱之性殊半雖有耳聽以角
雖有鼻息以耳飛之禽高鳴低鳴巧拙是之犬豕豺狼

子 87-223

據風純毒之蛇古蝎尾蛛網養身而食已以庇
 食而曰蟬食蟬曰蟻食蟻曰螽蟬食蟻曰螽蟬
 九草子木實與根之在也者皆靜也若無陽氣果盡死乎收
 生意於中形若死心則活靜中動也元生苗者靜而動也結
 子者動而靜也凡物始至中為息中至終為消以盛衰言耳
 豈真無息哉故老僧還生髮老木還生葉直少耳
 草為之榮木為之華華而不實為之秀榮而不實謂之英
 蒼為豐草生則年豐葉繁草生則天旱為雨草生則多
 雨艾為病草生則多病蓬為流草生則人流離奇為毒草生
 則政尚刻毒
 有枝有葉松栢也無枝無葉荷芡也無葉有枝木賊也無枝
 有葉茯苓也芭蕉葉大九尺昌蒲節多一十九節金井梧葉
 以葉上有金井二字也
 有花有實桃李也有花無實薔薇也無花無實藤蘿也無花
 有實有成果也
 開花結子結子開花先花如金盞後花似銀臺綿花也
 兆杏先花後葉榆實後葉梅冬花夏實
 江南大麥花自夜發江北大麥花自晝發江南麥發病江北
 麥不發病歸根開花者鐵樹黑色四尺高過丁卯年開花千
 日不凋
 桂花三品者紅者上品狀元也黃者中品榜眼也白者下品
 探花也菊花之隱逸者也故陶潛愛之蓮花之君子也故周
 子愛之牡丹花之富貴者也宣子愛之者般也牡丹花王者
 兆之黃魏之紫妃而已海棠花之神仙也梅可聘之恨不同

曉花本生揚州揚帝移金陵葉枯八十發迴而死今以八
 仙花代之養花開者日天花開向日養寒炎暖也東嶺梅南
 枝已落北枝方開寒溫之殊也
 以蓮荷按說庵中經冬移種則發碧花芙蓉花元一夕以觀
 冰蘊花蓋上用紙包之來日開碧花
 古今以五月十三日為竹醉日是日移竹竹不知故活
 凡花果接傳之上是斬者接傳之下還是舊也接傳者接
 梨有一木可接三四種者有稍接者有幹接者有根接者有
 半接者如黃白二菊各半幹而合之則花黃白相半地
 瓜二蔓者去其蔓而合之則結實如瓜相半
 物亦有接人者如接續之干者稍接也陳擇乳母錫抱鴨
 那皆身接也以呂易為牛易為馬食免唇缺皆接也孟子
 之接惠之可矣許行之接陳相可乎
 麥金旺而生火旺而死木旺而生金旺而死得中和故曰
 木
 安邑之棗樹漢之橘樹魯之梨樹齊之梨樹秦之栗若得干
 珠皆可與年戶侯等者言可富貴也
 楠一牛東榮西括一牛西榮東枯氣偏盛也荔支遇麝香花
 實皆落嫩攪置藍根中干皆落如蛇聞雄黃自死也
 松身植葉曰檜栢身松葉曰檜竹小曰筴大曰簕澤澤曰藻
 沉曰蘋葵向日衛足也芝一年三秀柳一日三眠實矣知
 廟屈吏指倭人
 凡花果秋冬者難謝春夏者易謝大者易謝小者難謝寒者

小者氣固而無者大者氣固也

蘭石榴大絲首縮胡麻胡桃等皆張寒從西域收種來

平時在午會中其人物短小已不及辰巳之際則自今以後

申酉之會人物之短小又不如今可預也如一段地始開

時收禾倍多及其又也一年薄於一年氣化有盛衰也

於天觀物觀地觀靜於雲觀開於草木觀生意於魚蟹觀自

得於鷄雞觀仁於驢鳴觀氣非觀之以目觀之以心也非觀

其形觀其理也理者何大極也大莫載小莫破何地不可觀

之哉

機亭漫錄性命編

天人一理

在天為命在人為性性命只一理如在家為女出嫁為婦

女只一人不分有則不明不合看又離了理氣一也在天地

分為陰陽陰陽又分始終陽始春也陽終夏也陰始秋也陰

終冬也在人身分為陰陽陰陽又分始終陽始仁也陽終禮

也陰始義也陰終智也孔子言春秋言春該夏同一陽也言

秋該冬同一陰也孟子言仁義言仁該禮同一陽也言義該

智同一陰也顯諸仁者陽自內而外春生夏長也藏諸用者

陰自外而內秋收冬藏也觀之植物春復自根幹而枝葉秋

冬自枝葉而根幹在人則仁之惻隱方動於中禮之恭敬自

見於外義之羞惡之辭於小智之是非自定於中春天和氣

生物即仁之和氣愛人也夏天熱氣長物即禮之親執敬人

也秋天涼氣收物即義之涼氣裁物使各有其等也冬天冷

氣藏物即智之冷靜生明使物各得所也春仁同一生息也

夏禮同一長養也秋義同一肅殺也冬智同一歸藏也

木生意曰仁火光明曰禮金斷決曰義水鑑物曰智土質實

曰信木氣溫於春如桃李芬芳之生意故為仁愛之惻隱火

氣炎於夏如燈燭照耀之光明故為禮敬之辭讓金氣涼於

秋如斧鉞之決斷故為義宜之肅惡水氣寒於冬如池塘之

清明故為智明之是非智比三者若無事實係始終萬物非

水不生萬事非智不成也土寄旺四時如大地之厚重故為

信之誠實土於四時無不在信於四德無不在也

理不離氣

大極之理主氣故理在氣必有氣氣在理必有理如形影
非理外別有氣氣外別有理如一勺水必有物以盛之否
無歸着理不離身如水不離物又如鏡方有光光如性
如氣質若無鏡先不散了

人之生也理與氣而已理若非氣亦無頓放處故必天氣地
質而為身此理方有安頓故曰人難說空得箇理須有身
方有此理以為性言語思慮動作云為皆氣也此理寓也
若論本原有此理方有此氣若論稟賦有此氣方有此理

五行之屬

父子之親便是生物的春意君臣之義便是肅物的秋意夫
婦之敬便是長物的夏意長幼之序便是藏物的冬意薛敬
軒以長幼為禮以夫婦為智亦一理也朋友之信便是實物

的主意橫言之五倫之愛處是仁宜處是義故處是禮明處
是智實處是信順言之如見客來喜心是仁接之是禮待之
得宜是義停當是智真心是信覆言之見事來知可否是智
從違是義做之得中是禮無私是仁貞實是信

每日用心體認某事為仁某事為禮某事為義某事為智又
則見道分明大抵仁始生禮施行義決斷智收斂也

問元亨利貞曰觀春夏秋冬問春夏秋冬曰觀溫熱涼寒問

問溫熱涼寒曰觀生長收藏

問仁義禮智信曰觀愛宜以明實問愛宜教明實曰觀親義
序別信問親義序別信曰觀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

五常之序

德莫大於仁故居首仁或人之弱故以義斷之義或失之剛

故以禮節之禮或失之拘故以智通之智或失之詐故以信
正之五常之序乃五行相克之禮義制仁剛勝柔金克水也
智制禮柔勝剛水克火也

五倫之序

非父不生故父子以天合而居首非君不安故君臣以人合
而為二夫婦內也故為三長幼外也故為四朋友若緩而實
網紀倫理故居五也

父坐子立親也臣拜君受義也男外女內別也長前幼後序
也勸善規過信也或曰此公耳曰坐立定而孝慈生拜受明
而仁敬著內外分而唱和起前後判而愛敬形勸規盡而恩
愛洽故曰體嚴而用和禮先而樂後利物而和義未有倫理
不正而能恩義焉也合而為之生立慈孝此四字父子之親

也拜受二敬君臣義也內外唱和夫婦別也先後友恭長幼
序也勸規恩義朋友信也少一字不得

泛而言之孺子之見仁也宗廟之過禮也聞爾汝而羞惡義
也見善惡而好惡智也偏言則令一事元者四時之一仁只
是一箇於禮義智如兄弟也專言則統全體元包亨利貞仁
包禮義智其於三者如父子也蓋元生之生也亨生之長也
利生之收也貞生之藏也仁愛之愛也義愛之宜也禮愛之
敬也智愛之別也仁是生意禮是智三者皆成仁之事

孝義之父子鹿鳴之君臣關雎之夫婦棠棣之兄弟黃鳴之
朋友唐明皇愛諸弟智也然為父殺子不仁為君殺臣不義
為夫殺妻不禮何明於彼暗於此

一理異名

聖人因事制名至高之爲極也。只一極而已。自其隨在
其名以主宰爲之帝。以妙用爲之神。以形體自然爲之天。
流行付與爲命。以動爲之陽。以靜爲之陰。以流行爲之道。以
無妄爲之誠。自此以往。至不可窮。只一極而已。生生之爲性。
起初只一性而已。自後隨在異其名。得此爲德。行此爲道。實
此爲誠。盡此爲忠。推此爲恕。靜此爲中。動此爲和。純此爲一。
端此爲爲正。自此以往。至不可窮。只一性而已。知人一也。對
父子爲子。對兄弟爲弟。對夫婦爲夫。兄自此以往。
至不可窮。只一人而已。故一極明則天下之萬理皆明。一
明則吾身之萬理皆明。性是胎名。仁義禮智是官名。惻隱
是表字也。仁義禮智性之體也。父子君臣等性之用也。

道無精粗

如物見一大城。其中有大街小巷。千門萬戶。精者在粗之中。
粗亦不出精之外。自洒掃應對至冠婚喪祭。貫通只一理。
一統分殊分殊分理一。

下學上達

下學就是上達事。上達只在下學裏如此。花也。栽培灌漑。人
力可爲者。下學也。其日夜之息。滋長之意。人難用力處。即上
達也。凡事可用力可告語可聞見可思索。皆下學也。聖人之
言。雖極精微。皆是下學。下學乃上達之功。如檐之輕重。惟擔
者知之。又如椰子吃。若瓜與人說。不得。若要知此味。還須自
己吃。

道之大原

孔子曰。大極生兩儀。朱子曰。天地者。陰陽之氣所

唯論。董子乃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知此則先有天地。有
其意。以天以陰陽生萬物也。然天雖以陰陽生萬物。而大
又以陰陽生天地者也。天之陰陽。亦大極之陰陽耳。人物
天地之中。天地又在極之中。人物在天地之後。天地又在
大極之後。安得舍大極而言天哉。若曰。天乃此理。總會非
蒼之形。却可矣。終不如曰。道之大原出於極。

天地本然之性

大極者。理之至善者也。大極以至善之理。生天地。天地以大
極至善之理。付之人人。得大極至善之理。以爲生。此天命本
至善而無惡人之性。亦本至善而無惡也。本然之性。言今日
我心中之性。即前日天所付之原性也。我之仁義禮智之理。
即天之元亨利貞之原理也。此孟子性善之說。如言金壁玉
溫潤而精。諸子則謂黃而文。

人物氣質之性

性從天上降來。時原善。本然之性也。及到人身上。被氣質清
之。或流於惡。或善多惡少。或惡多善少。或善惡相半。故爲氣
質之性。無極而大。極本然之性也。陽動而陰靜。氣質之性也。
氣是初稟的。質是成道模子的。氣質之性。只是此理。墮在氣
質中。乃隨氣質而自爲一性。非真有兩性也。上天命中之性。
莫箇善惡並出來的。如水從山中出來。時原清。本然之水也。
及到地上。被土滲之。或流於濁。或清多濁少。或濁多清少。或
清濁相半。故爲土地之水中。初出來。時莫箇清濁並出來
的。

易則金木則意。火辟瘴。金蓋惡。水是性。土實人得此氣。

故有性剛性柔性燥性朴中節不中節皆氣質之性也又
鳩鳥蟻蛇惡草毒木亦天地陰陽之性但不善耳

本然氣質之別

本然之性以大本言專以理言一善也氣質之性以所稟
言雜乎氣質有不善也其實天地之性亦不出氣質之中只
就氣質中分別出天地之性不與相雜而為言耳如正聲正
色天地之性也邪聲邪色氣質之性矣

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無惡感物而動氣出而理隨
之善惡分矣孟子言性從大本上說來只不曾發氣稟一段
所以答後世紛紛之論如荀子性惡揚子善惡混韓子三品
蘇子未有善惡胡子性無善惡都是描摸說至張子分別天
地之性氣質之性諸子之說始定

孔孟言性之異

孔曰相近善氣質也孟子曰性善專以理也張子本然之性正
說也氣質之性孔說也然仲通專於氣質使學者委於質而
不勉陳子翁專於道學何以學者不皆聖賢必曰性善而氣
質易於混之功夫到則氣質變未到則氣質定矣

氣能害理

性有命中原付之性有人身之性如水有山中原流之水
有地上之水命中之性本然之性也善也身上之性氣質之
性也善惡混也如山中之水清也地上之水清濁混也然食
中之性不能不到身上身上之氣不能不壞原性之善如山
中之水不能不到地上地上之土不能不壞原水之清性雖
不雜氣氣清之不能不惡水雖不雜土土清之不能不濁

無形而氣有迹人之生也得此理以為性亦無形得
此氣以為形故形亦有迹理無形而至善性亦無形而至
善氣有迹而或雜故人之氣亦有迹而或雜

性本善也氣稟蔽之以氣稟之蔽之心接事物無窮之變則
目之色耳之聲口之味鼻之臭四肢之安逸不害德乎聖人
不嫉頑者憫其值夫偏蔽不足嫉之也

造化金木水火土各一其性故為仁義禮智之理五行各專
其一人則兼備其金木無不善及其動也則中節者為善不
中節者為不善也

善惡同名

身上之性雖善惡不同不可曰善者是性惡者不是性以身
上善惡多蔽之性皆昔日命之本善無惡之性也如地上之
水雖清濁不同不可曰清者是水濁者不是水以地上清濁
多般之水皆前日山本清無濁之水也善者其先惡者其
後也清者其先濁者其後也先善本然之性也後惡者氣質
之性也善在降衷之初惡在有形之後如人物善後被人引
的做賊謂之賊人則可謂之賊猪賊狗則不可又如明珠在
泥中謂之泥珠則可謂之泥土泥石則不可聖賢之性無土
之性也愚頑之性有土之性也形異則性異非性異也氣使
之然也地異則水異非水異也土使之然也

性氣象喻

理在氣中如珠在水中聖賢氣清如珠在清水中愚頑氣濁
如珠在濁水中明明德洗濁水之珠也氣極濁如珠在污泥
中然真明難晦故雖禽獸亦有虎狼之父子類也

氣清者便明如是有清水便見底花子賢人清多濁少
濁多清少千百千萬大抵清明者少濁暗者多故聖賢少
頑多

如鏡有本明者有昏而磨之即明者有磨之久而後明者有
不磨終於昏者

萬物皆受此理如衆水皆受日光清氣理明濁氣理昏
水光明濁水光暗

如水以淨器盛之則清以汚器盛之則濁本然之清雖
既濁難得便清

又如水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汚者聖人也有流未遠
自小便也有流已遠始汚者長而遷也

二之不是

論性不論氣不備言者只說性善不說氣稟不同何以有上
智下愚之不移故孟子爲之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言若只
說氣質之異而不原其性之本善則何以爲堯舜途人亦

異故諸子爲之不明天性氣原不相離若分爲二提
皆善人無惡人矣據氣言則皆惡人無善人矣皆說善人
張子之說明備

性善善反

性本善氣汚之故惡去氣之汚則惡去善來及其善也只是
原性之本善如水本清土汚之故濁去土之汚則濁去清來
及其清也只是原水之本清如人小時爲善善人也大了
被人引的爲惡惡人也亦是 只不是那舊時好人了
了惡都是好人

道器之全

口不能以盡意心必假夫事爲道雖非器而必托於器也如
禮樂刑賞治之道也禮雖非玉帛而禮不可虛拘樂雖非
鼓而樂不可徒作刑以遏惡必托於甲兵必寓於鞭朴當以
揚善必表之旌常必銘之鍾鼎形而上之道必托於形而始
實形而下之器必得其道而無弊枉道不溺於無任器不墮
於有孝在晨昏之定省第在行坐之徐隅

性道之別

性是心上生理道是身之所行者道即路也本以行得名指
氣之流行處也孔子明天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子思明入
道曰率性之謂道皆指流行發見者也按一元未開混沌泥
沌天之性也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天之道也一理渾然孔子

性也泛應曲當孔子道也如鸞那是性發而爲物知覺運動
道也果核是性發而爲木葉華開落道也

禮樂本文

習中先有教人之心爲禮之本形之揖讓形之飲食形之玉
帛禮之文也先有喜說之心樂之本也形之言語形之歌詠
形之絲竹樂之文也喜而歌人樂中有禮也故因喜來禮中
有樂也據見在言禮先樂後推其本樂先禮後互相爲用也
夏商以前爲五音宮商角徵羽也周加文武二聲爲之七變
變宮變徵也五音爲正爲體二變爲和脾喜音樂聲動脾運
而食自化也九禮樂皆二帝三王立其法孔魯思孟傳其
漢唐以來皆按方製造者也
聲音之別感物而形爲聲此方而文爲音禽獸知聲聲知

音君子知樂

累黍定律之失

律呂原來會以神却將累黍定緣因從君擲盡竿頭子還與元聲隔幾塵

命氣有二

命有二天命謂性理之原也死生有命氣之教也然理氣一也氣亦有二始而有清濁偏正後而外有貧賤富貴

命有理氣之殊者以理氣不相離氣行處理主之也以造化言之就理言元者生理之始亨者生理之通利者生理之遂

貞者生理之成就氣言溫而生物者春也熱而長物者夏也涼而遂物者秋也冷而成物者冬也以人身言之就理言天命謂性五十知命仁義禮智之真也就氣言天壽貴賤富貴

災祥皆氣之長短厚薄也聖人最知命其於人事必盡若曰有命故當盡下立萬一堅死言命不得人事盡處方是命

且如說當死水火果自入水火而死乎必水火之至過之不能脫方為命也大抵命者理氣之合也故動徂落命也洞賓

非矣伊尹翻然命也韓愈非矣比干剖心命也子路非矣

實理流通

以造化言之天地之間皆大極之實理充塞故自古及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為也以人事言之聖人之心皆大極之實理充塞故自生至死無一事

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為也

糖甜醋酸

仁之愛如唐之紺醅之酸二如糖醋仁中慈愛如糖醋中紺

酸之滋味也又理如根葉如由愛之理如言愛之根石不論根苗只言愛的意思更妙仁者根樹隱是芽親親仁民愛人是枝葉桃仁杏仁凡核中之種皆曰仁者以種之即生故也故仁為天地生物之心雖觀仁嫩小柔弱之意也枯肱觀仁血氣周流之意也

富道相賊

昔有問聚財之方於富者富者曰財見賊則散故聚財必先去賊又問之曰仁義禮智財之賊也嗚呼君子以財為道之賊此人以道為財之賊於是富者之困矣雖不盡然大抵多也孟子曰為富不仁為仁不富

仁義之正

仁非姑息廢實刑威終歸於愛之謂也義非殘刻慈祥和濟有渝其則之謂也漢文仁之偏故有九秩金錢之賜宣帝義之偏故有趙蓋韓楊之誅

體用之殊

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如仁以貴人便果決義以貴人便邊留仁陽剛義陰柔也

仁本柔出來却剛萬物化育時便奮發莫禦義本剛出來却柔萬物肅殺時便憔悴

理義之別

帽者何包頭者也鞋者何護足者也鞋在物之理也若以鞋在頭以帽護足是物得宜乎必易置之處物之義也物有為之好惡在物之理也人有去取為之好惡處物之理也

中正之別

中內也正外也中則正在其中正者中在其外或有正而不中者未有中而不正者天之道元而已聖之道仁而已溫執涼寒得宜天之中也親義序別得宜聖之中也

忠恕之別

忠是真心在內恕乃量物在外忠為根恕苗忠如形恕如影未有忠而不恕者未有恕而不忠者無忠做恕不出來

忠信之別

忠就存主言信是言行之間不悖理也心中有十句說十句不留一句忠也衛瑾撫床不忠也白曰白黑曰黑信也趙高指鹿不信也

性理之別

在心為性在事為理是我私的理是衆人官的故親義序別人人皆有欽明溫恭克己獨得理公而性私理如委一錢於路童子皆爭之性如懸千金於市壯夫不顧

道德之別

道乃共由之太路德則我自得之魂魄道如一兔在野衆共逐之德如一兔在市人不之顧

經權之同

天下之理一大極耳一當然耳無有兩箇遇常而經當然也遇變而權亦當然也經人走大路權是大路不通入小路也是路終不如大路之廣寬平

道理之別

道如共由之大路萬里皆通理如遠近界限東西南北大小邪正之詳道大而理小道小而理密

主一統敬

一者大極也即理也主一者主天理也用心在天理上故敬否則一於酒一於色亦曰敬乎

心統性情

心如穀種種中生理為性陽氣發出為情性是生意情是苗心中具此理為性心中發此理為情心為性之主者涵養性使仁義禮智當於中也心為情之主者節制此情使喜怒哀樂惻隱羞惡發於中節也心如將也性如在營之軍如臨陣之軍將統之然在營即未發之臨陣臨陣即已發之在營非兩人也

血肉中靈的心心如親宜孝便是靈處存孝心是性幹孝事是情虛以言教理性也靈以應萬事情也

張子曰心大也性小也宜廣濶也朱子曰心小言心之用宜謙抑也

誠有天人

吾心仁義禮智之德即上天元亨利貞之實聖人之天道也脩吾心仁義禮智之德直欲同上天元亨利貞之實實人之人道也故無妄乃自然之誠不欺乃誠之功

性情才

性情只一理心發為情如根發為苗根之能生苗處為才才即性之能發處合理與氣而成也情之善原於性之善而性之能為善是才也如仁性也愛其親情也所以能愛其親才也才在性與理之間乎

才自一

孟子論才乃指性之本原伊川分清濁乃兼論氣質清才
清氣濁才濁本然性中之才能為善也氣質性中之才亦或
為惡如商辛拒諫歸非為惡之才乎才如財人之有財若
用之親賢取友善矣或用之惡酒貪花只是好財錯用了不
管財事文才如材料曲可轉直可棟若斲壞了不干材事
知行之辨

一曰知先行後一曰行先知後一曰知行是一時事蓋野之
起易水之歌知先行後也在陳之嘆陰陵之迷行先知後也
馬陵之書鳴門之謝知行一時也又曰柴門今始為君開知
先行後也到岸方知水隔行先知後也傍花隨柳過前川
知行一時也

知而不行如知難而後行而不知如飛燕而取也未知先
行如無星移轉不辭平物也

志意思慮

身之主為心心之靈為知知之發為意意著為事

心也者無物為性有物為情有威為意意有歸為
思思有致為慮合精以止為魄配神以行為魂與神為一為
精不雜於精為神

性純精混性理之本然情氣之分散性必中情必和意近而
志遠意柔而志剛意雜而志純意如浸地之徘徊志如伐木
之果斷

情大意小如魚是情如何溫清定省是意必恭孝為志

漫錄鬼神編

大極之理最為精靈生而為氣精靈潛乎氣中而兩門
鬼神之也細分之精靈伸處氣亦伸為神精靈屈處氣亦
屈為鬼故鬼非即陰陰氣中之精靈神非即陽陽氣中之精
靈也陰陽氣之屈伸耳鬼神理之屈伸耳不分看則不明不
合看又離了久而天地之始終暫而鼻息之呼吸大而宇宙
之包容小而撮土之纖微無時無處無之也理形而上氣形
而下鬼神乃形而上下之間也

混沌之初只一氣耳氣之伸處為神天之日月星辰也氣之
屈處為鬼地之水火土石也人物之初亦一氣耳氣之伸處
為神魂之知覺運動也氣之屈處為鬼魄之骨肉毛血也大
極以此而生天地天地以此而生人物人物以此而生子孫

子孫以此而生生生不窮故曰一中之為德其盛矣乎

天地間別無甚事一氣之鬼而巳大極統天地天地統萬
物大君統百官百官統萬民順之吉逆之凶君子明無人不
幽無鬼責幽明一理也鬼神殊類者一是天之日月星辰風
雨霜雪之類一是地之水火土石岳瀆城隍之類一是功德
及人勾龍孔孟之類一是祖宗裕後祭祀來享之類一是富
貴權勢用物精多之類一是壯年猛死英魂未散之類一是
山靈土積水罔木妖之類其餘憑人附其骸骨啗其津液非正
理不可言無

盈世間皆氣也人在世間氣化之中如蟻在吹脹尿胞之中
上下四方皆氣也皆鬼神也造化之理本順而正人順理而
正則與造化通通則吉非鬼神故吉之性順惟正自與吉會

耳背理而邪則與造化逆逆則凶非鬼神故凶之惟悖性
自與凶值耳

孔子曰精氣為物精乃精血氣乃煖氣二者合而為人在
胎中只此二者精血骨肉也煖氣呼吸也精血之知魄也煖
氣之知魂也魄如鏡魂如火火有光焰能燒鏡雖照見却在
裡面火日外景魂也金水內景魄也魄乃體中之神魂乃氣
中之神

又精血之靈曰魄耳之聽目之視聰明是也耳目是體聰明
是魄煖氣之靈曰魂口鼻呼吸是也呼吸是氣靈是魂
生時氣種於精精幽夫氣故魂魄凝而為物神也死時氣不
附精精不受氣故魂魄別而為變鬼也又分之魂升為神魄
降為鬼魂氣歸天如香煙騰上有散而已然散有疾遲如人
生有夭壽不一也

死漸也消漸也在床曰尸尸舒也支節伸舒也在棺曰柩柩
久也不朽也鬼歸也骨肉歸土也神伸也魂氣上騰也
老氏言歸根非也如水月中影水干影便無了豈有這影又
歸月中乎又如花落便無了豈是歸那里去明年又不枝上
乎

蘇軾言於心死而身死次之以身死則無為心死則惡多也
秦皇漢武心死於仙復發商辛心死於色穉康劉伶心死於
酒石崇王愷心死於財死而氣散常也亦有接生氣丹二者
善人與元氣和死接溫氣又為人惡人與元氣失死接溫氣
為禽獸雖不盡然亦間有之故由攝氣知李兒乃楊伯之前
身由攝地知管末乃房瑄之後身劉元城化風雷是以化聖

伯有為厲而生妖夢國初精靈學者知常中有變故曰有此
等事終不離常故曰未必皆此等事言皆無者失之拘言
皆有者失之妄

或問天曰自口氣而觀之間地曰自濕土而觀之間死曰自
憂寐而觀之人物在氣化中如沸湯滾物自不容已聖人知
其無可奈何遂安之

一曰死而無知人死神氣都散了若有知漢高祖獨不憑人
附其存恤戚夫人乎秦皇何不罪趙高乎太宗何不罪武后
乎舒飛何不罪秦檜乎

一曰死而有知故朱子曰人死亦有光景可樂言有慰病者
曰死比生樂人問之曰吾見死者無一人不回雖一時寬病
者之意亦有味也又鬼仙答生公曰作鬼今經五有秋也無

歡喜也無愁生公交我為人去只恐人不回頭

子貢問死有知乎子曰欲言有孝子順孫猶生送死也欲言
無恐棄而不葬也故死有知之明道謂謝曰待何汝道無來
汝怎信得待何汝道有來汝去尋討故擔之輕重惟擔者知
之鬼之有無惟死者知之廟則人鬼聖聖人說耶

理如月光如印板人之性如水月中月如紙上字此有壞彼無

壞死早則散遲死遲則散早氣有定數不在明則在幽也故
以年死成鬼老死死不成鬼鬼水忽凝忽釋忽浮忽散張子
曰氣之聚散於大虛如水濕之凝釋於水朱子謂其為輪迴
程子謂其言有過

朱子曰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以造化言耳若以人物言氣散
而理亦散也理生氣氣之運行先後衰之次曰數如度之

天地之初原無字伏羲始作八卦三天主也今草書天作
五也是也三地主字草之地作也坎卦立之為水偃之為
三離卦立之為火偃之為三八卦皆然倉頡因之又觀奎星
鳥迹畫洩造化之象

字也者發萬類之情分形別聲也物各有體有名畫者字之
體聲者字之名因體命名因名正體字之情也不知字形則
替不知字聲則聲六書古今之至寶書中無寶先自賤之也
墳大也三墳三皇之書言大道也典常也五典五帝之書言
常道也丘聚也九丘聚九州之事索求也八索求八卦之理
歷夏商周皆有傳者但世變漸非所宜孔子所以刪之斷自
唐虞也

六經光景

易如風雲變態書如日月光明詩如春風和氣春秋如烈日
嚴霜禮如天地之定位樂如陰陽之升降

諸史

蕩蕩魏魏尼父之史筆也皦皦離離虞子與之史筆也二帝可
飾三王可樂五伯可應漢可傳唐可焚宋可哀又看漢唐朱
之初也如履坦途如遇陽春如見賓客何氣象之和樂也看
漢唐宋之末也如涉風波如遇霜雪如遇盜賊何精神之消
索也

經史之同

以道言為之經以事言為之史事即道通即事春秋亦經五
經亦史易者伏羲之史書者堯舜之史詩禮樂三代之史其

其同其道同學者謂經史以載道也夫易列象
詩采風誼禮述儀春秋紀時事皆經也未有
議於無形者也故經史者皆紀事之書也皆明理之書也但
以聖哲之言為經耳若非察於性命之原以盡事物之情者
難於語作者之門矣

四書之畧

論孟大甲四書也論語之授受一時也大學之綱目一敬也
中庸之費隱一誠也孟子之仁義一正也皆大極之理
之性也非心學不讀之序先大學以定規模次論孟
精微次中庸以極歸趨譬之時文太學破承也論語
涵養之旨孟子有體驗擴充之功大學也中庸則
之四時論春也大夏也孟秋也中也也譬之四德論仁也

禮也孟義也中智也譬之五經論易也大禮也孟詩也中
也偏言則各一事元者四時之一仁者四德之一易者五
之一論者四書之一其於三者如兄弟也專言則統全體
包亨利貞仁包義禮智易包詩書禮論包孟大甲其三者
父子也必篇篇章章句句字字知其為心性之真主而希賢
賢其歸也賢而希聖聖可同也

孔子未嘗有心於為文以聖道盡食於是而有六經孟子未
心於為文以仁義操筆於是而有七篇使聖道明而仁義
孔孟豈有此哉又曰孔孟之六者皆師友講論道理而後勿無
心於立言也如布帛之足以禦寒穀粟之足以療飢
文學亦何嘗秉筆為詞章諸子好文炫才離道離實
二道遠如采玉之徒徒拘耳目不啻實用

數學源流

理者氣之主氣者理之寓數則理氣運行之分限節度也該數非理不立非氣不行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造化全數也初隱於混沌之中故混沌為數之源及動靜相承一六生水二七生火三八生木四九生金五十生土一生水故一為數之始十成土故十為數之終昔之隱行矣及鍾於河圖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及鍾於洛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昔之行者著矣此天地自然之文天語簡要可啐曲折古今以為至理造化之秘泄於此聖道之統始於此今按二始者一為天始一為地始也二中者五為天中以其在二七九之中也六為地中以其在二四八十之中也二

終者九為天終十為地終也然天有陰陽地有剛柔故一為一元二其一一為兩儀二為二氣二其二為四象五為五行二其五為十千六為六氣二其六為十二支一九為九其九為十八變八九為七十二候一十為旬二其十為念三其十為月五其十為大衍之數六其十為甲子之數十其十為晝夜百刻之數四其六二十四氣也四其七二十八宿也七其七撰著之數也八其八六十四卦也九其九八十一疇也又二六相偶為十二五六相乘為三十太數起十二一元十二會一運十二世一年十二月一日十二時也小數起三十一會三十運一世三十年一月三十日也大而元會運世中而年月日時小而分釐絲忽者十二與三十相乘聖人據理說出傳的巧造化本巧也夫大極之妙而後氣數之妙聖心之

神而後立論之神成天地之化而不過也數之變無窮其原則一大極也世言數不原於理流於術也大言潛虛且然兄其他乎易生於大極故其理為天下之至精易書原於圖書故其數為天下之至變

邵子八卦先天之圖也大極兩儀四象八卦自下生上去周子五行後天之圖也大極陰陽五行自上生下來大極無形邵子以其在陰陽中而不狀周子以其在陰陽之上而狀之為○天地一也邵子狀之為二兩儀也周子狀之為○陰陽也四時一也邵子狀之為二二二四象也周子狀之為○五行也八卦即五行之生萬物也故周子不及徑言五行生萬物朱子曰天地只是不會說倩聖人說出若天地會說時想更說得好今觀周圖第一極圈大極之象也觀極圈則大

極之理可知見大極本無極也第二儀圈兩儀之象也極圈之後而有儀圈則大極生兩儀之理可知見陰陽之有形陽一大極也第三行圈五行之象也儀圈之後而有行圈則兩儀生五行之理可知見有金木水火土之運五行一大極也第四氣圈氣化之象也行圈之後而有氣圈則五行之氣化生男女之理可知見有雌雄牝牡男女一大極也第五形圈形化之象也氣圈之後而有形圈則男女之形化生萬物之理可知見有胎卵根荂萬物一大極也五圈之中中國為要中五行也上焉者體之立大極兩儀五行之本也下焉者用之行氣化形化五行之用也又名承發圈即吾心寂感之開也

蕭統之漢文選此之惠又粹呂蒙求之宋

元文類左有得失也

作起於間

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刪書者其有禍患乎國語之作非營史之事乎騷文之興非懷沙而論衡之作非開門絕德之

三克乎

凡聖賢之作非為名也為也非明已也且明人也非明人之且明後也明已明人明今明後遂之大焉名之為何屑

文如人也理如骨也氣如肉也骨主乎肉肉輔乎骨理勝則瘦有餘骨辭勝則肥有餘肉皆為之病骨肉平為之安八骨肉偏為之病人辭理偏為之平文辭理偏為之病文夫人與貴肥也蓋瘦夫文與其辭也寧理故曰都來幾箇字只要會

安排

道之行也自伏羲而後神農黃帝繼之至堯舜而始盛自堯舜而後夏商湯繼之至文武而大備道之明也自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之至孟子蓋著自孟子而後周程繼之至朱子大明帝王之宗主此道者心也聖賢之發明此道者心也苟得其心達之為帝王窮之為聖賢一而已也

傳世之盛

漢之文出師表也晉之文歸去辭也唐之文佛骨表也宋有四篇文字

漢之文晉之字唐之詩宋之理學元之樂章我朝無之唐以詩文取士三百年中能文者萬家專美者韓柳二人柳稍不及止一韓也能詩者萬家專美者李杜二人

止一杜也此天下至寶鉅

詩

王荆公好用金玉珠翠字人名至寶鉅妙解川人多名人號點鬼筆駱賓王好用數目字人號九情王用好用之隅字人號地理志

改字

牛生之德改德為風此波瀾地澤改波為中早梅數枝開敗數為一獨恨大平無一事改恨為幸三尺長腰難得一閨字

悠然南山難得一見字之類

大極之理一而已也一人出來說一番千人出來說千番三代之治只是順此三代之亡只是反此九君子只是循此小人只是背此千聖萬賢雖能說然千言萬語只是說此

擇字漫錄災祥編

傳曰和氣致祥乖氣致災按祥即福善異即禍淫祥而加勉其福益大異而知改其禍可消天之於人祥之異之同歸仁如父之於子愛之惡之同歸於慈故桑林之旱可禱出之風可返枯祥桑而滅異雖史不誣也反之者為雷震乙為龍死之秦皇以祥言之大吳氏有龍瑞故以龍紀官帝氏有火瑞故以火紀官黃帝有星瑞故以雲紀官少昊有鳳瑞故以鳥紀官顓頊時五星聚奎之龍現舜之鳳儀禹之洛書文之冊書武之白魚唐漢以來如鳳凰集麒麟現神馬出山稱萬歲地產靈芝甘露降醴泉雨之類多也異言之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川竭而周亡春秋史可考者凡日月星辰有食既者書晦者是見者日光

過者日赤者日紫者日月皆赤三日者日午見星者日旁
月一星者日隕於地者三日相承東行者日夜出高三次
兩月晨見者月夜出無光者九地震四石餘有折者裂者陷
者有折三十步者九丁步者數百里者水泉涌者火光見者
九山崩三百餘有壅河者壅水逆行者同日崩二十九處者
山飛十五里者舊基為運者南北移者平地阜出者九川
竭石餘有江竭者三日不潮者皆堪闕於塗中者河赤三日
者九星變三有餘有彗者彗者流者彗見者如碗者如
月者如日者隕為石者如狗頭者如屋者陷地中丈餘者有
化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者有隕如兩者有入月中者有
大星入海小星千餘隨之如雷者有相聞者大白經天者九
霄有六七寸者尺八寸者如斗者如釜者殺牛羊者深三尺
者九風有如血者發木者發屋者九雨有雨血雨蝨雨草雨
魚雨毛雨黍黑雪者赤雪者九虫有蟲有蛇有蠃有蝨有
天者草木無遺者九龍有餘有黃者白者赤者黑者降者
者水中者井中者降中者九氣有赤者黃者黑者白者五天
者千里者入禁者四塞者晝霧十五日者九物有雌鷄化
者一鷄雌雄二形又能雌鳴又能雄鳴者有白鴈集處者
落者菴者孤升御座者蛇見御座者群鼠入蜀者鬼叫苦泥
樹者空中戈兵之聲者九鼎動者銅龜鳴者大石自立者自
行者僵柳又起死人又生李實如瓜空子及實冬雷蜂蝶冬
出入香烟者夏雪者真人凍死者夏蟻殺草木者無雲而
雷者雷雪同時者天鼓者婦人生鬚者文化男者男化
女嫁人生子者男子孕生子者夫殘女有德時其

半馬生三角說者謂其為通之兆元順無道之世黃
為我
祖初興之徵也故曰昌平之世未必無災欽治之主能以德
應則災變為福衰亂之世未必無祥應暗之主德不能堪則
天祥為殃以天旱為乾封以廟壞為行會此遇災而忽者也
宋王生曰大白入井自為鴻耳晉書曰長星吾勸汝
一盃酒自古有焉年天子耶此遇災而敬者也
異術
異端者存之害心言之汚口體之辱身行之壞事子曰攻乎
異端斯害也已
楊氏之徒世謂冷腸墨子之徒世謂熱腹然民吾同胞親
一本故厭墨子之熱腹又怪楊氏之冷腸道言不死佛言又
生然大塊無門虛空即氣故笑佛氏之地獄又鄙老子之天
堂然靈臺無欲人之天堂懷抱作惡人之地獄也又曰欲知
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因今生作者是不知堂上白
髮吾之前世膝下朱顏吾之後世也詩曰老子不亡佛又
漫將浪語誑群蒙盈虛消息天難辨真偽焉能奪化工
夫五倫之人遍天下如何不交一人五倫之道傳萬世如
不盡一分使他父母曾似他如何得他身假如世人若
他如何再得有人道理儒術是五倫異端倫外說經內一
幻妄何須較誤誤愚頑多少人又佛生原未到中興何故中
垂皆念他他若何靈應在彼彼土成佛又幾家心善事善
肉吃蒜諸神皆喜佛也不惹心惡事惡休念彌陀諸神怒
佛無奈何人說有神仙老子是其祖我問學仙人志子

百老子既不在你也枉受此世
華山堪笑食生無知子玄門還去
採藥南山煉大丹若使有仙藥可學秦皇漢武在人間老子
爲官又有妻都交世人莫爲之至今愚子忘身教他却尋倫
尋紫芝養生須先遠禍有此生始可養之無養其無生也
康養養生論而以傲物受刑石崇服卅餌而以貪淫取禍
氣之外死路甚多也嘗笑單鮑曰吐故納新數十手一胡
戶禿陽殘從前辛苦皆閑事爭似樂天隨自然煉丹詩
真金銀安分自足用莫言卅難成之要微甚閑將好許事
惹得鬼神憎陰陽事郭璞人說好陰陽有得庄墳處處家
欲隨身一網盡如何風水庇張王又欲要新庄蓋一房便飛
快馬問陰陽由中爲下千百樣引得交人莫主張相法相本
田心生拘相古難憑古人凶其吉吉人吉其凶孔陽元一親
舜羽重瞳莫言耳輪大福禍在心又相書篇篇總不靈
近有真人作相經事可言人爲宰相行皆告帝侍承明外
內直一生順後已先人萬事亨懷抱吉凶和悔吝麻木何
只觀形
釋家回去雜昏惺法百念紛紜雜也莫知主筆昏也知所是
非惺也覺得光明性也劉元城陳了翁皆參禪取其定以治
心樂其空以忘憂讀法道有智
或問程子養身有法乎曰吾夏食冬裘飢食渴飲節孝慈老
心氣何爲無法
顏令却郭璞曰年在天位在人脩已而天不與命也學道而
人不和生也自有性命何勞學道

筆法惠由士從逆而善得福惠
類述編
事有可爲者有不可爲者皆當有可爲而不可爲者有不
可爲而可爲者皆變也下惠之懷可坐也男子之門不可開
也登山之門可入而不可入也瀉汴之降不可納而可納也
言有是者是者有非非者皆常也何非是者有是非者變也以
陶潛爲普慶士是是也以楊雄爲普慶大夫非非也以蜀入冠
非是矣以周代唐是非矣是是爲勸非非爲規非是爲叛是
非爲僭事有常者有變者有常而變者有變而常者文景之
富庶常也堯舜之水旱變也有年在他入爲常在宣公爲常
而變以奪嫡之悖道得福也錄饑在他入爲變在宣公爲變
而常以統畝之困民致災也又壽在他入爲常在跖爲常而
變舜文常之常也天在他人爲變在舜爲變而常回牛變之
變也
士有遇者有不遇者有遇而不遇者有不遇而遇者禹稷皋
變遇也孔曾思孟不遇也伊傳曰高不遇而遇也劉賈韓陸
遇而不遇也
人有同者有異者有同而異者有異而同者四皓同而四豪
異三傑同而異三仁異而同
人有生事者有省事者有有事忘事者有無事忘事者申韓
生事者佛老省事者晉元高有事忘事也秦皇漢武無事
忘事也
事有可移者有不可移者有可移而不可移者有不可移而
可移者點公爲天子尊姬生天子可移者三子爲國而不可

二、此篇之旨，而不亂唐不可移者也。劉之鐵白帝救之，不色常固之妻強賊傷之而不能可移而不可移者也。一、此而後九州一鼓而下七十餘城不可移而可移者也。事多相因，如得失憂慮順理為得，逆理為失，因失而悔為憂，因得而悔為憂，得生慮慮生失，失生慮慮生得，又生慮四者相因得，而巳可不勉哉。湯武之吊代得也，秦漢之窮兵失也，此理之就業憂也，然紂之滅，肆慮也，又如吉凶悔吝成事，言敗事為凶，凶而憂為悔，因吉而悔為吝，吉生吝者，生凶凶生悔，悔生吉，吉又生吝，四者相因，吉而巳可不慎哉。漢高以匹夫為天子，吉也，秦二世以天子不得為匹夫，凶也，武帝輪臺之詔，悔也，呂后浸書之辱，吝也，故淮南道言之，因也，故淮南道言之，因也，意必固我欲之，因也，酒色財氣誘之，因也。

觀布戲而悟美善之旨者，如扮上秀才來說的好聽行的好，看又有從容之意，即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扮上將軍來說的好聽行的好，看却無那從容之意，即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吃醋湯而得文質之實者，純醋無水之大酸，即周文勝也。純水無醋之大淡，棘子成質而已也，醋水兩停之醋，即子文質等也。水多醋少之醋，和孔子之質彬彬也。大醋田野多質，朝市多文，士農工商四民也，士大夫農大質，農人土質，農大質也，無忌之謂之村夫，士大夫也，無忌之謂之酸子，俗曰酸文假醋，此之謂也。

儒子內異戒子夏之快擇，酒字外同非原意，不自知。東家好辨，誰人皆後，世人說彼，或問，問人前不說人。

此篇不洪則人入皆去之，核功夫不密則字字皆遺失。此是以反已者，往嚙面而呼名，情陰者率下惟而焚膏，正而不諱，諱而不正，聖賢道理休行錯同而不比，比而不同，義利源頭認頭，正亦步趨亦趨，孔顏門戶行休錯，稷即稷，吳郎契老，君民志真孤，鼻端微汚，有能與之者，斯有能斷之者，粟上六字有能與之者，斯有能認之者。

命中之財如雞犬逐之還來，命外之財一兩如狼十兩如虎，百兩如龍，強欲用之能免於禍哉。

樂羊食子不克文侯之疑，弘霸嘗糞徒增元忠之惡，生不流芳，馬駒斬張禹之議，而遺臭穢後，塞元載之口，孤若可立，梓曰殺他人之子，克若難明，金藏割自己之心。

重席而坐，見載憲之博學，割席而分，斥華歆之非倫，張華多識，辨陸機之龍鮪，蔡邕寡聞，秘王克之論衡。

福乃禍之媒，平六國而亡秦，禍乃福之基，圖平城而興漢，禍不單行，虜懷又虜，惡福不單行，得離又得蜀。

人之神寤在目，寐在心，夢之五境，神之遊宮，也不出吾身，臟腑之中，故華胥即黃帝之靈臺，周公即尼父之天君，靈境者神妙不測也，實境者福澤無限也，過去境往而未來也，未來境遠而先至也，見在境同一時地也，夢是想因者，想以目見，因以類感，南人不夢駝北人不夢象，未見無想也，因無夢反，飽夢與因以類感也，然高宗夢傳說，孫穆夢聖牛皆在未見之先，却不是想黃帝夢風后，曹人夢公強且在未生之年，天豈是因睡眼者，閉目使無所見也，睡心者，生思無所索也。

思若未仕則眼無益故曰欲睡眼先睡心昏昏然欲了
冥目下小死百歲長生陳搏五龍蟄法也其言曰愁思死
怕提范蠡說甚善蘇林言劉備云云先正曰舉世皆夢也
夢也不夢亦夢也人多夢夢不夢不夢不夢故得失獲鹿也
物我蝴蝶也榮枯黃梁也

百官牌後篆字乃常川懸也

畫角三弄創筆難字成難為國難為家難為君難為臣難喇
以起來肯馬擺隊伍重擺開

鷄鳴官唱天將曉日出卯照四國光八表

馬伏櫪而不行則駑駘為莫辨鷄鳴集時而不鳴則混雌雄
於同然故然明言方見知於叔向而毛遂請處始備效於平
原陳子昂以胡琴起名朱廣字以梅賦收聲夫美賢卓卓可

外言詞然亦一極而後難看說破破者胡能自異

嗟夫盈天地之間惟萬物自上古以來有萬事而一物一事
皆大極之理也故聖門之學以格物致知為要而文學之士
以博文洽識為先但以有限之精力而御無窮之情狀然之
歲月不與楮毫易登臨風浩嘆而已耳

皆

嘉靖丙辰歲仲春月槐亭漫錄終

原易

傳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道者何大極之理也隨
時變易者何陰陽之動靜也言陰陽之氣其動一靜一
大極之理也可指而易見者莫如日月何也日陽精月陰精
也故易字從日從月日東月西為明體之立也日上月下為
易用之行也交易者對待之體日往月來月往日來是也變
易者流行之用日之壬午卯酉月之晦朔弦望是也此造化
之實體也

以易書言孔子曰易者象也言易書之中惟卦爻之形象而
已無他物也又曰象者像也言卦爻之形象影天地萬物之
理而已無他說也夫易何須作也天地之理既萬物之森列
人可得而見之也物之有形也其所以覆載所以森列人
可得而見也何也理之無形也人不可得而見伏藏者人而
神也獨見之是於天地萬物之中知其蘊大極無極之理故
制此之畫形彼之理羅彼之理歸此之畫與眾人形其形使
之皆見其見也即不識仲尼使觀有若不識伯喈使觀虎賁
也

二易者伏羲未生時天地萬類造化自然之易也伏羲既生
後卦爻奇偶聖人摸寫之易也伏羲未生時擬造化言謂之
畫前之易伏羲既生後擬卦爻言謂之畫後之易以日伏羲
未生時易在字內伏羲既生後易在書內然字內有畫內
者也書內者即字內者字內之易如趙縱之身書內之易如
同防之畫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萬物之所以為萬物其大無
外其小無內此易之廣大悉備非他經之可及也

仰視俯察見陰陽有奇偶之數

天實地虛日月暗火尖水平人之男女禽之雌雄獸之牡雖草木亦有陰陽之類

畫一奇以象陽

如天如日如火如男如雄如牡之類凡陽皆奇故畫一以象之

畫一偶以象陰

如地如月如水如女如雌如牝之類凡陰皆偶故畫一以象之

見一陰一陽各生一陰一陽之象

不止夫妻之生男女也卦之生胎卵草木之生根核

十身如氣陽而血陰耳陽而目陰根陽而枝陰皮陽而經陰之類亦是也

大極生兩儀

大極生兩儀者理動而氣隨之也天陽儀地陰儀儀者形也曰兩儀見天地有形別大極之無極也此言體也以易言言則以一象天奇一而實以一象地偶二而虛也

兩儀生四象

奇陽能溫能熱溫為春二少陽象之熱為夏二大陽象之偶陰能涼能寒涼為秋二少陰象之寒為冬二大陰象之

四象生八卦

四象生八卦者少陽之溫在天為星以三離象之在地為石以三巽象之大陽之熱在天為日以三乾象之

三艮象之少陰之涼在天為辰以三震象之在地為土以三坎象之大陰之寒在天為月以三兌象之在地為水以三坤象之以乾兌離震象目一星辰在東方南一數往者順也以巽坎艮坤象水火土石在西方北方知來者逆也

八卦生萬物

八卦者五行之實五氣之著八卦之氣皆有形而氣無形此日月星辰水火土石之氣發而有溫熱涼寒中五者之異八卦生萬物即五行之生萬物也六十四卦者即所生之萬事萬物之象也

不言八卦則不知五行

即日月星辰水火土石之氣不言五行則不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之氣有溫熱涼寒中五者之殊星石氣溫日火氣寒土氣涼月水氣寒其所交氣中和

易如天地之象人來者應是天下之人皆可用也自朝宗以至起居形骸無不見天下之事無不該也

以待聖人而應用之化之秘法於此聖道之統緒盡在此

二易交變

以實證言交易以兩儀有變易以一物有變易以言象者

實體之交易以人言止夫妻男女九君臣父子長幼明矣內外上下剛柔文武

味之酸鹹色之黑白氣之香臭性之寒熱之類皆是也雖以一物言之各有四圍皆內外相須如手足之捍頭目腹心之衛手足根本之生枝葉

立而理之相須者皆一物也子曰天下無無對之物

交易即象於此也

以易書言以一卦看初陽二陰三陽四陰五陽上陰以二體
看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皆交易也以橫圖看者兩儀則陽
與陰對在四象則大陽與大陰對少陽與少陰對在八卦則
乾父坤母對震巽男女之大坎離男女之中艮兌男女之少
又按天上地下易書乾南坤北以象之故曰天地定位西北
多山東南多水易書兌東南艮西北以象之故曰山澤通氣
雷陽起東北巽風陰起西南易書震東北巽西南以象之故
曰雷風相薄日大明東生月小西生易書離東坎西以象
之故曰水火不相射

實體之變易以一物看知人之少長老死物之榮瘁開落氣
之溫熱燥寒世之興衰禍福事之吉凶禍福之類

易書之變易以三畫看知天之陰陽得卦之終始得九八七
之數九變為八六變為七之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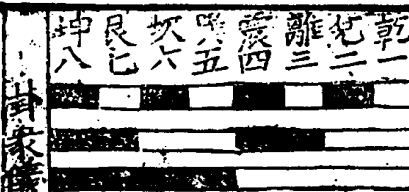
口九重一八折一七單入六爻重演拆去單自交來也

擬易編

昔說易皆借人事人有非之者答曰昔梁王謂惠子曰願先
生直言無譬惠子曰今有不知彈者問彈之狀應曰彈之狀
即彈則知乎曰木也惠應之曰彈之狀如弓則知乎曰如矢
惠子曰夫譬者將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又何惡之梁王曰
善元世祖嘗問孔子何人左右曰是聖人帝不知譯曰是天
的怯里馬赤帝大喜借事之意亦猶是也是編也次第乃依
歲之先天卦占乃文王之後天互變乃邵朱之類推本卦六
十四互卦一百二十八變卦三十二互於本卦為加一倍變

於本卦為減一倍變卦之數三十二六卦而已皆謂易之有
非人力之能為也

八四兩



不見不聞暗有根生
成以乾性坤枝枝
葉葉傳將去三十六
宮都是春
大極
九者口重大陽也
八者一捺少陰也
七者一單少陽也
六者文交大陰也

乾一互俱上乾下乾而變乾也
有世二互俱上乾下乾而變夫也
三互俱上乾下乾而變妻也
妻三互俱上乾下乾而變歸妹也
歸妹三互俱上乾下乾而變家人也
家人三互俱上乾下乾而變既濟也
既濟三互俱上乾下乾而變頤也
頤三互俱上乾下乾而變復也
復三互俱上乾下乾而變乾也
乾一互俱上乾下乾而變乾也
有世二互俱上乾下乾而變夫也
三互俱上乾下乾而變妻也
妻三互俱上乾下乾而變歸妹也
歸妹三互俱上乾下乾而變家人也
家人三互俱上乾下乾而變既濟也
既濟三互俱上乾下乾而變頤也
頤三互俱上乾下乾而變復也
復三互俱上乾下乾而變乾也

同二互俱上乾下巽而變也	三爻同	此以離
離二互俱上兌下巽而變也	三爻同	為主而
家既二互俱上離下坎變未濟也	三爻同	以八卦
貴夷二互俱上震下坎而變解也	三爻同	次第加
去隨二互俱上巽下艮而變漸	三爻同	之者也
噬嗑二互俱上坎下艮而變蹇	三爻同	此以震
益屯二互俱上艮下坤而變剝	三爻同	為主而
艮復二互俱上坤下坤而變入坤	三爻同	以八卦
遁二互俱上乾下乾而變否乾	三爻同	次第加
比二互俱上兌下乾變大	三爻同	之者也
巽井二互俱上離下兌變臨	三爻同	此以巽
巽井二互俱上震下兌變渙	三爻同	為主而
訟困二互俱上巽下離變家人	三爻同	以八卦
未解二互俱上坎下離變既濟	三爻同	次第加
渙坎二互俱上艮下震變頤	三爻同	之者也
蒙師二互俱上坤下震變復	三爻同	此以蒙

遇咸二互俱上乾下巽變姤	七二咸	此以艮
旅過二互俱上兌下巽變大過	七二旅	為主而
漸蹇二互俱上離下坎變未濟	七二漸	以八卦
艮謙二互俱上震下坎變解	七二艮	次第加
否萃二互俱上巽下艮變漸	七二否	之者也
晉豫二互俱上坎下艮變蹇	七二晉	此以坤
觀比二互俱上艮下坤變剝	七二觀	為主而
剝坤二互俱上坤下坤變坤	七二剝	以八卦

一之六需中下春禾候雨○需卦三三互卦三三
 時而行也互離兌明需之理而處以和也變睽者急求安寧
 宜防之也○借曰毛血雖難施勉強且度時若也
 化張
 一之二六中上群鷹逐雀○六三三三互卦三三變
 陽去一陰也互卦乾乾決去見無難也變純乾者小人及
 君子滿朝世道之大快也○借曰元凱並存朝雕光罪
 誅天下服君子盡援茅
 一之三大有上中叢林採薪○大有三三互卦三三
 有六五為君也互乾乾為仁為義治之道也變夬
 棄宜防之也○借曰成湯既放桀一民莫非臣僕
 永享太平春
 一之四大壯上上御駕親征猛虎出林大壯三三
 變夬大壯君子衆多也互乾乾有剛有柔不恃壯
 大剛則折宜慎之也○借曰召牧並九官齊濟濟
 不自恃所以久安全
 一之五小畜下上鳴鵠凌鳳小畜三三互卦三三
 害君子也互離兌明小畜之理而處以和也變睽
 異宜防之也○借曰崇侯諧文王姜里果見傷三
 至今德化香
 一之六需中下春禾候雨○需卦三三互卦三三
 時而行也互離兌明需之理而處以和也變睽者急求安寧
 宜防之也○借曰毛血雖難施勉強且度時若也

一之七大畜上中金玉滿堂○大畜三三互卦三三
 大畜大抱負也互震兌動而和說不急進也變歸妹
 如此則可進而得所歸也○借曰武帝幸江東三歲
 世安能許謂句句同
 一之八泰上上雲龍風虎○泰三三互卦三三
 下志同也互震兌動而和說不急進也變歸妹
 歸于治也○借曰神堯坐土階稷契共和諧四凶皆誅
 春風遍九域
 一之九中中遇水得舟履卦三三互卦三三
 禮而行也互離兌明禮而異順之不亢也變家人者能
 則敬人人敬雖疎者皆親如家人也○借曰項羽到鴻門
 怒不可聞沛公伸謝意四海盡來賓
 一之二兌上中雙鵲鳴門兌卦三三互卦三三
 喜人也互離兌明兌之理而順之不妄說也變家人者
 此則愛人人愛雖疎者皆親如骨肉也○借曰武王有
 俱是善人在王道本無私所以大無外
 一之三睽下中孤禽寡鳳睽卦三三互卦三三
 異也互坎離變既濟事俱成也○借曰袁紹三子譚尚日
 攻剛中曹瞞計都墜網羅中
 一之四歸妹下下路柳墻花歸妹三三互卦三三
 妹奸淫也互坎離夫妻正矣變既濟事可成也○借曰
 入齊去桓公死車中中文王未之見預先說征
 一之五中中上上鳴鵠子○中三三互卦三三

也互震也○借曰○河魚龍出○不可信

酒聽漁歌

一之六節中中鶴鶴○節卦三三五○變順○

也互震言有○直順理也○此理○

借曰○織婦子房去歸○此理○

更千惟

一之七損下下破○貨卦三三五○變復○

也互坤震順理○安貧也○復者能如此則復○

也○借曰○北番開戰爭○固遠遁海○

二之八○上螳螂捕蟬○三三五○變復○

也互坤震順理而動不自失也○復者能如此則惡去不復

于治也○借曰○火邪昔亂政尼父兩觀詩朝廷既清明○

亦惟娛

三之一同人中上釜山慶會同八三三五○變始

愛人也互乾巽有剛有柔不奇同也○變始者能如此

情而可行也○借曰○禹王泣○人有始自歸心所以

四百六十春

三之二革中下蒂苦○卦三三五○變始革

也互乾巽有剛有柔○變始者能如此

可行也○借曰○僂皮不遮耻人人不顧○黃帝制衣裳

禮義生

三之三離中下孤獨○卦三三五○變

也互震巽順理而止○誠而正也○

人也互兌巽內巽順外和悅也○變大過者不如此有大

借曰○程門開講○日游楊去請益門外雪三尺未敢離

三之四豐上下鼠入陳倉豐卦三三五○變大過豐富

也互兌巽內巽外悅不復肆也○變大過者不如此有大禍也

借曰○秦皇共漢武足地○莫非土入海求神仙不知天命去

三之五家人上上萬鳳和鳴家人三三五○變未濟家

未濟者不如此家不成也○借曰○文王有聖德似氏為聖

三之六既濟上中寶舟到岸既濟三三五○變未濟

濟火在下而炎上水在上而潤下食可成也○互火上水下背

也○變未濟者既濟則難成也○借曰○秦皇併天下自謂

萬世業貪酷無忌憚二世做不徹

三之七賁中中景星騰臺賁卦三三五○變解賁美

也互震坎長上上少之也○變解者不如此則恩離情

宜慎之也○借曰○周家橋梓樹唐室花萼樓千古文明事至

今映斗牛

三之八明夷下下珠沉海底明夷三三五○變解明夷

君子被傷也互震坎動而知難不輕動也○變解者言如是

可解也○借曰○紂王行無道賢人皆被傷惟有微子啟艱直

免禍殃

四之一无妄上中翠竹虚心无妄三三五○變

誠也互巽艮順理而止○誠而正也○

也○借曰子孝父慈臣忠君親心誠事文正萬事總

四之二隨中上風行草偃隨卦三三互卦三三交漸隨人從

我也互巽艮順理而止我自正也交漸者能如此則德脩人

服可以行也○借曰武王志澄清四海皆雲從一怒安天下

治道號文明

四之三噬嗑下中二龍爭珠噬嗑三三互卦三三交震噬嗑

獄也互坎艮知難而止不於問也交震者不如此則有鄰宜

慎之也○借曰虞芮皆爭田如周入界還棄之為隨地兩意

各權然

四之四震中下春雷驚蟄震卦三三互卦三三交震震動也

互坎艮知難而止不輕動也交震者不如此則有難也

借曰符堅到江邊人人皆膽寒安石先有處棋獨得先

四之五益上中淘砂見金益卦三三互卦三三交剝益當也

互坤艮順理而止不復謀也交剝者不如此則取敗也

借曰二疎祿位盛辭官散金帛夫人共喜然世有賢德

四之六屯下下花開逢雨屯卦三三互卦三三交剝屯難也

互坤艮順理而止不犯難也交剝者不如此則陷于難也

借曰物生未通時天生人皇氏政教君臣起以食男女始

四之七順中上紫燕哺雛順卦三三互卦三三交坤順養也

互坤坤順理順理養以正也交亦坤者言能如此則順利

通達也○借曰醴酒粳生去膳肉尼父行所食各得正

仰芳名

四之八復上中春燕歸巢復卦三三互卦三三交坤復又

也互坤坤順理順理不妄動也交亦坤者言如此則順

而通達也○借曰周公父居東宮誅王自迎勤不勞

之一始下中秋月雲如卦三三互卦三三交剝始君

人也互剝剝健而又健不失正也交剝言能如此則

不能害健于行而順利也○借曰滿朝君臣不期交

本相中有彈文恐其為亂階

之二大過下下殘菊逢霜大過三三互卦三三交剝大過

大過也互剝剝健而又健不失正也交剝言能如此則

可消而利于行莫之阻也○借曰秦楚共為一國定馬來

一怒安天下干戈化作灰

五之三鼎上二烟清飯終鼎卦三三互卦三三交剝鼎

鼎離火三金盛兌水食可成矣夫者五邪則傾覆

慎之也○借曰如毛飲血日民聞病多微危八制京師

賴安全

五之四恒上中日月光明恒卦三三互卦三三交夫恒

也互艮兌有恩有威也交夫者不如此則人倫敗也

借曰宋私糟糠語一居曰頭吟共結誓老意是夫妻心

五之五巽中下巽入花林巽卦三三互卦三三交睽巽

互離兌內說而外明也交睽者不如此則過睽睽理

可行也○借曰氣憤于賈後相如于蘇武內而公

咸安樂

五之六井中中地得泉井卦三三互卦三三交困井

互離兌金金盛水火然之可養人矣交困言能如此則

食不得也○借曰王

天下物類皆由人心

五之七益下上秋草經霜卦三三五卦三三五卦
益壞也互震兌動而和治也交歸妹者言能如則則
而歸于治也○借曰厲王奔彘日宗社壞已極宣王為
六之頭又整飾

五之八升上天馬行空升卦三三五卦三三五卦
升進也互震兌動而和不急進也交歸妹者言能如則可
進而得所歸也○借曰昔日石里奚食牛人不知烹烹
去金即長秦國

六之一訟下下二燕巢爭訟卦三三五卦三三五卦
訟爭也互震兌動而和而與家人者言能如此則
仇可化親和也○借曰共工爭為帝力弱觸不同旱能
明訟理不失旧諸候

六之二困下中龍淺水困卦三三五卦三三五卦
互離巽明困之理而與家人者言能如此則仇
親困可解也○借曰昔日朱買臣負薪去負薪明理而
終享帝城春

六之三未濟下下破舟過未濟卦三三五卦三三五卦
火上水下事不成也互水上火下相為用美交既濟
則飲食成也○借曰五季兵戈多天人共厭之黃袍
天下自定時

六之四解中中游魚脫網解卦三三五卦三三五卦
散也互離坎知難而善處之也交既濟者言能此則
成也○借曰盜起時水不火火不盜盜起時是火不

散如晨星

六之五溪下上柳絮因風○決卦三三五卦三三五卦
決人財散也互震艮動而止于理也交頤者言能如此則知
所養矣決可收也○借曰商家子孫多離心又離德武王以
順動從新又收拾

六之六坎下中中流舟破○坎卦三三五卦三三五卦
坎險陷也互震艮動而止于理也交頤者言如此則是得其
養而難可平也○借曰后羿及寒浞兩害一時來火康以順
動天運又重開

六之七蒙中上雲遮北斗○蒙卦三三五卦三三五卦
蒙暗也互坤震者順理而動也交復者言如此則復于明也
借曰楚人雖結絕人心終愚蒙伏殺造書契後始文明

六之八師中中鷹擊鵩雀○師卦三三五卦三三五卦
師兵衆也互坤震順理而動也交復者言如此則復于
也○借曰蚩尤肆暴害軒轅用干戈琢鹿成擒後天下
樂

七之一遯下上驚魚遠逝○遯卦三三五卦三三五卦
遯退避也互乾兌乾守身異避禍也交姤者言如此則害不
及而有合也○借曰淵明志氣豪為官懶折腰作歸
東籬日道遠

七之二咸上中驚魚戲水○咸卦三三五卦三三五卦
咸交感也互艮巽則分嚴巽則息洽交姤者言如此始與
理合也○借曰先主于孔明三顧草廬中君臣魚水漢
室復

七之三下上孫雁歸○
出外也互兌巽內巽順而外和說之入過者不如此有大禍也○借曰馬周到新豐斗酒獨酌對感得常何與驚動天子心

七之四小過中下羊羔跪乳○小過三三互卦三三變大過小過小者多也互兌巽內巽順而外和也亦大過者不如此則有大禍也○借曰時勢文王有名分文王守內順而外和事紂常且父

七之五漸上中頗柳逢春○漸卦三三互卦三三變未濟漸漸進也互離坎明漸之理而防難也變未濟者不如此則事不成也○借曰伊尹三聘起孔明三顧出身重道亦尊千古仰名譽

七之六蹇下下江頭駐馬○蹇卦三三互卦三三變未濟蹇難也互離坎明蹇之難而善濟之也變未濟者不如此事不成也○借曰王奔逞英雄漢室不安幸光武善濟之八方又承平

七之七艮中下此蚌封穴○艮卦三三互卦三三變解艮止也互震坎動而思難不輕動也變解者言如此則不致難終可行也○借曰子陵不憂官把釣富春山清風光千古人作客星者

七之八謙上中全鷄呼食○謙卦三三互卦三三變解謙讓也互震坎動而思難不敢肆也變解者言如此則死難而行利也○借曰泰伯有至德三以天下讓孔子深許之示人知德同

八之一否下下陸地行○否卦三三互卦三三變解否閉塞也互巽艮內安靜外巽順也變解者言如此則外可利也○借曰夏舉行無道千方悞婦喜立無伊承輩何人肯輔河

八之二萃上中移竹成林○萃卦三三互卦三三變漸萃聚也互兌巽內安靜外巽順不為難也變漸者言如此則可進也○借曰唐宗治化陷人人道猶窮安得不急進時並登瀛

八之三晉上上大陽出○晉卦三三互卦三三變蹇晉進也互坎艮思慮而安靜也變蹇者不如此則有患宜慎之也○借曰傅說既蒙武丁形承時身正天心順祿位永享之

八之四豫上中驚飛魚躍○豫卦三三互卦三三變蹇豫樂也互坎艮思慮而安也變蹇者不如此則有難宜防之也○借曰太宗雅興睥睨天下皆樂之置酒會群臣賞花更賦詩

八之五觀上中衆星拱北○觀卦三三互卦三三變剝觀垂示也互坤艮順理而止不妄動也變剝者不如此則敗也○借曰虞舜昔恭己六合觀爭先人君正南面何懼然

八之六比上上百川朝宗○比卦三三互卦三三變剝比人附我也互坤艮者順理而止不妄動也變剝者不如此則取敗也○借曰神禹在天下息萬國來防風何後不

宋主得承育之命

平宰杜方牧年貧困氣倍登垣安則
因竈孫而易竈鼎取薪方叔震以中
失而受同限欽之方駭

右經三十卦

平宰杜方牧年貧困氣倍登垣安則
因竈孫而易竈鼎取薪方叔震以中
失而受同限欽之方駭

志再入考難詳歸而無名野人獻曝以爲世興大重耳天
 陽氣重而陰死而通異以下士握髮而啼皆爲益兒以
 人製時舉火傳成空子弟已散難留之而唐詩謂將士
 費歡節之而楊妃受經折檻小過不須怒補唐詩子當要
 既濟勿喜乘羊引出災禍未濟莫憂新難難難凶
 右下經三十四卦
 亂曰先天三男隨母而在西北三女隨父而在東南男女之
 尚幼後天三男隨父而在東北三女隨母而在西南見男
 之已成上經乾坤坎離陰陽分爲尊卑坐立之分定下
 成恒既未陰陽交方即仁敬孝慈之恩隆行類
 甘肅心同實謂方利後序中後益如塞公失馬福未見
 有婦人人生牛西吉難明大抵占子惟孝子臣惟忠有善
 福有陰有靈一言以蔽之曰元亨利貞
 後天文王六十四卦序
 三乾 三坤 三屯 三蒙 三需 三比 三泰 三否 三隨 三臨 三夬 三剝 三復 三無妄 三大過 三漸 三歸妹 三睽 三革 三鼎 三震 三坎 三離 三坤 三乾
 右上經三十卦乾坤大過坎離六卦正相反而
 者也

先天三十四卦中孚小過二卦正相反亦難倒不得者也
 知先天卦次之妙不知後天卦次亦甚妙也蓋先天本於陰
 陽之相生後天本於陰陽之相反其次不同其理一也
 洪範要旨
 理主乎氣氣乘夫理而數則理氣運行之分限節度也故數
 者非理不立非氣不行物隱於混沌之中以一含三故混沌
 爲數之原範曰始於無者此故一謂大極若曰一非極極生
 一是分理氣爲二則理爲懸空即佛老之虛無也
 參於三者分一爲三三箇一也子會生天一極也丑會生
 一極也寅會生人一極也造化無他只此三者而已推其
 天一地二人三不可紊也
 究於九者分三爲九三箇三也三才各三也
 成於八十一者分九而爲八十一九箇九也充之六千二百
 六十一者分八十一而爲六千五百六十一八十一箇八
 一也何莫而非一以始之耶
 始於一解曰一箇一也以一含三即大極也
 參於三解曰分一爲三三箇一也即三才也
 丑會生地二一也寅會生天一也
 子會生地二一也寅會生天一也

也天之人氣和而人隨以生也

公問也地之天無私載也中中也二為之中五為九之中地之地中之中也天下之大本也用行也地之人地中生人其用行也

分均也平也人之不均平理而同天也戎兵也勝也人之地勝乎私而配地也終成也人之父天母地中之人之人之至也孔子謂之成人孟子謂之大丈夫邵子謂之兆人之人成於八十一解曰分九而成九箇九也九箇九則上稽天文下察地理中參人物一元之化盡之矣

潛川一之原之沖潛深藏也碧海蛟龍

守川一之三原之從守靜處也祥麟並宿

直川一之五原之中直端正也弩箭離絃

開川一之七原之分開防備也宵行持劍

厲川一之九原之終厲危殆也浪里乘槎

二時成川二之一沖之原成桃花結子完全也

立春 沖川二之二沖之沖麗日春風和也

振川二之三沖之從振興起也神龍出海

新川二之四沖之公祈禱求也大旱望雲

立春 二之五沖之公祈禱求也大旱望雲

易川二之六沖之用柔謙順也樹柳迎風

親川二之八沖之戎親愛敬也雙蝶戲蕊

華川二之九沖之終華文美也金瓶牡丹

三時見川三之一從之原見發見也水落石出

獲川三之二從之沖獲得福也掘土逢金

從川三之三從之從從依隨也稚雁隨行

交川三之四從之公交相親也鸞鳳和鳴

育川三之五從之中育養也梁燕哺雛

壯川三之六從之用壯強盛也猛虎出林

興川三之七從之分興動起也鳳起丹山

欣川三之八從之戎欣喜說也雙鵲鳴門

舒川三之九從之終舒安泰也鶴立沙間

四時比川四之一公之原比親輔也葵藿傾陽

開川四之二公之沖開通利也順風解纜

晉川四之三公之從晉上升也日出東海

公川四之四公之公公周遍也天覆地載

益川四之五公之中益增天也金盤堆果

章川四之六公之用章文明也白日青天

盈川四之七公之分盈飽滿也稔歲倉廩

錫川四之八公之戎錫賜與也大旱甘霖

靡川四之九公之終靡順從也柳絮隨風

三時廣川五之一中之原廣衆多也衆星拱北

五之二中之沖決斷制也銅刀切玉

五之三中之從和樂也魚遊水
 升四中之公升上遊也春木通
 中五中之中停當也天陽當午
 伏六中之用伏退藏也龍歸大海
 過五之七中之分過時去也秋燕離巢
 疑五之八中之我疑猜嫌也寶船逢浪
 寒五之九中之終寒孤獨也月下自酌
 六時六之一用之原飾文美也寶馬公
 夾六之二用之冲夾至曲也乘船入港
 虛六之三用之從虛中空也寶船入港
 昧六之四用之公昧幽暗也錦衣夜行
 損六之五用之中損減除也揚柳逢霜
 用六之六用之用用施行也紀廟逢春
 卻六之七用之分卻退避也為魚避釣
 翕六之八用之我翕含聚也鴈落平沙
 遠六之九用之終遠遯逸也駒徙南溟
 七時七之一分之原迅疾速也雷振雲行
 惧七之二分之冲惧憂愁也不容對鏡
 除七之三分之從除去害也去附鉤木
 弱七之四分之公弱嫩軟也去附鉤木
 疾七之五分之中疾病症也風鴻中群
 兢七之六分之用兢垂危也公雀爭
 分七之七分之分均平也二姑把
 訟七之八分之成訟爭辨也二龍爭

八時實八之一我之原實充足也金玉滿
 賓八之二我之冲賓出仕也一用觀光
 危八之三我之從危險峻也石頭走馬
 堅八之四我之公堅牢固也金禽伏卵
 革八之五我之中革變易也河水桑田
 報八之六我之用報酬謝也五岳朝天
 止八之七我之分止安定也牛眠春草
 戎八之八我之戎戎兵勝也騎入崔林
 結八之九我之終結完全也石壓南枝
 九時養九之一終之原養食用也氣入天倉
 遇九之二終之冲遇遭逢也源水相逢
 勝九之三終之從勝完勝也風捲殘雲
 囚九之四終之公囚拘繫也金籠羈鷄
 壬九之五終之中壬水澤也走蚌懷珠
 固九之六終之用固靜寂也風恬浪靜
 移九之七終之分移變動也倦鳥歸林
 隨九之八終之我隨墮落也殘菊經霜
 終九之九終之終終正固也萬寶告成

嘉靖丙辰歲仲春月槐亭金終

明元編

明元說

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中間生天生地生人消人消地消天有先後夫小相承之次此元之畧也或問世有天地乎曰頭項脚踏是甚麼天地有始乎曰半路猛煞生不出天地有終乎曰既是形質久則必壞此理宜講乎曰一物不知學者所耻此編之由也

甲元說

甲者干之晉元者生生不息者也邵子明元而係以甲以是
前有癸後有乙仁者之用心存此數於無窮也

11-11-11

甲元子會說

子會者甲元之第一會如一年之仲冬子月黃鍾一陽復卦計三十運三百六十世一萬八百年洪荒之世開天之時也第一運甲子至是爲大始言一元之物也是爲大一言一氣耳無清濁也然謂之始非無氣也乃氣之端謂之一非無數也乃數之元天地人三者形氣已具而混淪未判之名也二乙丑三丙寅四丁卯五辰六巳七庚八辛九壬十癸十一甲十二乙十三丙十四丁十五辰此十五運乃子會前半會混沌之中大將離水輕清之氣漸開漸散未心乎濁尚未有天天之始也

十六運卯小寒十七運辰十八運巳十九運午二十運未二十一運申二十二運酉二十三運戌二十四運亥二十五運子二十六運丑二十七運寅二十八運卯二十九運辰三十運巳此十五運乃子會後半會火之輕清之氣起形移運旋於外日月星辰全而為天是前五千四百年生天後五千四百年成天故曰天開於子此時水之濁氣雖在中然清氣未盡故未有地

甲元丑會說

丑命者甲元之第二會如一年之季冬丑月大呂二陽信卦亦三十運三百六十世一萬八千年後倣此通前共六十運七百二十世二萬一千六百年洪荒之世闢地之時也

第一運甲大寒艮丙丁戌巳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戌巳此十五運乃丑會守會之期也前口疑發續而成土但恐洩者

定尚未成地地之始也

十六運配主春鍊庚子丑癸卯辰巳午戌未申酉戌亥此十五
運乃丑會後半會水之重濁之氣聚結在中者堅實者為土
石濕潤者為水燥烈者為火水土石全而成地是前五千
四百年生地後五千四百年成地故曰地闢於凡此時天驛
地推未及交合故未有人

甲元寅會說

寅會者甲元之第三會如一年之孟春正月犬簇三陽泰卦
通前九十運一千八百世三萬二千四百年開闢之後生物
之時也

第一運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此十五
運乃寅會前半輪天健而動先下降以減乎地順而養之

運乃寅會後半會天地之真精故合網紐凝聚正而通者爲
夷夏男女之人偏而塞者爲草木禽獸之物所謂開物於寅
歲之驚蟄也是前五十四百年生物後五千四百年成物故
曰人生於寅

自寅會第十六運紀至寅會第二十八運曆十三運四千六百八十年乃盤古首出御世天皇制干支地皇定三辰之時邵子經世曰天皇在紀運五世甲午宗主天下史曰歲起攝提則屬寅年未知孰是至黃帝元年三萬七千二百九十年

甲元都書院

初會者甲元之身四會必一年之仲春二月交鐘四陽大壯卦通一百二十運一千四百四十世四萬三千二百年

第一運年春分甲申丙戌巳丑庚辰巳午未申此卯

十六運酉清明戌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辛壬癸此邪會

十紀說

四明陳氏田以盤古之先爲無君耶吾不得而知也以人皇
之後爲有君耶吾不得而泯也按春秋元命包人皇以後分
爲十紀然事莫大於存古學莫先於闕疑故謹列以備考焉
自寅會第二十九運起至卯會第九運止十運三千六百有半
爲九頭紀耶人皇氏兄弟九人相厥山川之時也故故君下

自卯會第九運至卯會第十九運三千六百有年爲
五龍紀即皇伯皇仲堯叔皇季皇火治五方司五行紀人皇
御世世亟巢穴日月貞明之時也

自耶會第十九運至耶會第二十九運計三千六百年爲
攝提紀五十九姓繼五龍氏以治之時也

甲元辰會說

辰會者甲元之第五會如一年之季春三月姑洗五陽夾卦
通一百五十運一千八百世五萬四千年

第一運 子殺兩巳 寅辰辰巳 午未申酉 戌亥子丑 寅此十五
運乃辰會前半會

十六運陀立夏庚

蓮乃展會後半會

右寅卯辰三會乃一元之春天也

自卯會第二十九運訖至辰會第九運止十運三千六百年
為合維紀三姓繼攝提氏以治教民穴居之時也

自辰會第九運壬至辰會第十九運壬十運三千六百年爲
連通記六姓結合雅氏以治者也

自辰會第十九運往至辰會第二十九運辰十運三千六百
年為敕命記四姓繼述通氏以治者也

甲元已會說

已會者甲元之第六會如一年之孟夏四月仲呂六陽乾卦
通一百八十運二千一百六十世六萬四千八百年

第一運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此十五

運乃已會前年會

十六運配芒種時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此十

運乃已會後年會

自辰會第二十九運至巳會第九運計十運三千六百年

為循蜚紀有號無世凡二十二姓鉅靈氏句疆氏熊明氏涿

光氏鈞陣氏黃神氏鉅神氏犂靈氏大颺氏弁茲氏泰逢氏

冉相氏蓋益氏大敦氏靈陽氏巫常氏空桑氏倚帝氏泰壹

氏神氏次民氏

自巳會第九運至巳會第十九運計十運三千六百年為

因提紀有號有世凡十三氏辰放氏四世蜀山氏三世應倪

氏六世渾沌氏七世東戶氏十七世皇覃氏七世啓統氏三

世吉芝氏母方氏之命方氏有果氏二世構木避害

燧人氏八世鑽木取火磨成氏八世

自巳會第十九運至巳會第二十九運計十運三千六百

年為禪通紀凡十九世軒轅氏祝融氏伏羲氏造書契女媧

氏栢皇氏中央氏大庭氏栗陸氏驪連氏渾沌氏赫胥氏尊

盧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神農氏

三皇說

祝泌經世解曰天地之初自有三皇伏羲神農黃帝又在其

後道經有初三皇中三皇後三皇謂之九義史記曰人皇

後自五龍氏至無懷氏皆三皇以來有天下者之號古封

山萬有餘家仲尼觀之不能盡識管子曰古封泰山七十

家夷吾識十有二焉夫聖賢如此今將何云

甲无巳會第二十八運計如一年之月二十八日也

一世戊子

甲午無懷氏之世乙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此十

運乃已會後年會

二世巳丑

甲午無懷氏之世乙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此十

運乃已會後年會

三世庚寅

甲午無懷氏之世乙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此十

運乃已會後年會

甲午無懷氏之世乙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此十

運乃已會後年會

甲午無懷氏之世乙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此十

運乃已會後年會

甲午無懷氏之世乙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此十

運乃已會後年會

甲午無懷氏之世乙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此十

運乃已會後年會

甲午無懷氏之世乙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此十

運乃已會後年會

甲午無懷氏之世乙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此十

運乃已會後年會

甲午無懷氏之世乙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此十

運乃已會後年會

甲午無懷氏之世乙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此十

運乃已會後年會

甲午無懷氏之世乙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此十

運乃已會後年會

子 87-257

十世己酉

十一世庚戌

十二世辛亥

甲午黃帝九十二年木申酉戌亥子丑寅辰巳未申酉戌亥
吳王鳳凰至乃以爲紀元午未申酉戌亥子丑寅辰巳未申酉戌亥

知耜轅軋作大耜樂言征之物畢至

會第三十運癸亥運如四月三十日也黃帝至此一百二十八年

一世壬子

[illegible]

二世癸丑

甲子 少昊五十一 乙未 乙酉 戊戌 庚子 辛丑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三世甲寅

神少昊八十二年丑寅神少昊八十四年崩殿燧燧頤頤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四世乙卯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五世丙辰

其名脩身天下服子丑癸卯辰巳

六世丁巳

甲帝曆八年 乙申酉戌亥子癸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
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
七世戊午

七廿夜年

甲帝 三十八年 丑 癸卯 巳 庚申 壬 癸酉 乙 丙子 丁 辰巳
 辛 壬 癸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八世已未

[illegible]

歌

九世庚申

[illegible]

十世辛酉

甲子年
乙丑年
丙寅年
丁卯年
戊辰年
己巳年
庚午年
辛未年
壬申年
癸酉年

戊己庚辛壬癸治木無功癸徵事
兩舜受命文祖齊七政誅四凶舉元
琴歌詩

十一世壬戌

甲子年丑寅卯辰巳未申酉戌
堯顓臾兩舜格于文祖咨牧命官
卿雲

十二世癸亥

甲子年丑寅卯辰巳未申酉戌
求諫紀軒辭賦自神農至此一千
十年薄子自神農至此一千四百
得位之訣午會以後假之者多矣

列聖立法說

自人之知有母不知有父知有愛不知有禮如標枝野鹿也
故盤古氏看出御世治而教之此君師之始也
自人之知花開為春葉落為秋不知歲時故天皇氏制干支
以明一年之冬夏
自人之卧卧去起于吁動靜無時故地皇氏定三辰以明一
日之晝夜
自人之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奔馳散亂也故人皇氏
山川使人居一方
自人之相漬也而教之以卉服遮體自人之寒也而有巢
之以皮革自皮革之無倫也而黃帝步之以衣裳此三變

衣服定

自人之飢也而教之以水食自水食而疾也而有巢易之以
毛血自未知熟食也燧人氏鑽木取火此火之始熟食之
自人之未知粒食而神農氏為之制耒耜以藝五穀
自人之未知精食也黃帝教人斷木為杵搗地為臼萬民以
濟此五變而飲食定
自人之苦寒也而教之以穴居自人之苦暑也而教之以野
處自人之不勝物之瓜牙角毒也而有巢氏教之以巢居
巢居而顛也而黃帝氏易之以宮室此四變而宮室定
自人之疾也祝融氏聞焉鳴而為歌咏以通血脉陰康氏見
獸躍而為舞蹈以利其閑節自歌舞不能止人之疾也神農
氏書曰聖制衣裳九三變而醫道興

自人之男女無別如禽合歡會故女媧佐大昊正姓氏通媒
妣以制嫁娶此夫婦之始也

自人之身有作為心無好惡飢求食飽棄餘故燧人作結絕
之治自民偽日滋事變日煩結絕不能治也故伏羲造書契
百官治萬民察此文宇之始也

他如親死委塋也而為之棺槨汗尊杯飲也而為之器用簣
挈土鼓也而為之音樂水陸不便也而為之舟楫有無困瘁
也而為之交易退守而有城郭進取而有矛矢以祭祀而接
萬靈以卦爻而明吉凶以禮樂而尊卑以教化而興禮義
以刑法而肅邪僻聖人慮之也深故其虞之也當順之則
逆之則亂後王自具而相因石世侯之而不惑夫斯人生生
之道若此其難而列聖之生於世者若此其勞故曰知古

陰陽消長說

堯得中數說

萬九千六百六十六年萬在第六萬四千八百年年之中也堯則先
乎七十年是堯得元會運之中舜得元會運世之中禹則元
會運世年俱得中中之至也中之前爲帝中之後爲王

禹居帝王之中說

禹七年以前在己會揖遜之中八年以後在午會征伐之中
上比唐虞則不足下比商周則有餘朝登文苑夕入武庫其
二帝之末三王之首帝王之中乎

甲元午會說

午會者甲元之第七會也一年之仲夏五月建寅陰始
通二百一十運二千五百二十世七萬五千六百年此所
升降之關世變之大機也戡防風征有宅自有矣舜不
年會第一運甲子運如五月初一日也時為夏至

一世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二世乙丑

作龍征義

三世丙寅

[illegible]

四世丁卯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五世戊辰

甲子少康二十三年歲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辛夏臣靡戒沢壬少康立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壬申酉戌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六世巴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七世庚午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入

年未申戌巳庚辛壬癸甲乙丑立午未申酉戌
 子丑卯辰巳庚辛壬癸甲乙丑立午未申酉戌
 九世壬申
 甲不政四年丑寅卯辰巳庚辛壬癸甲乙丑立午未申酉戌
 未申酉戌巳庚辛壬癸甲乙丑立午未申酉戌
 十世癸酉
 甲不降三十四年丑寅卯辰巳庚辛壬癸甲乙丑立午未申酉戌
 子丑卯辰巳庚辛壬癸甲乙丑立午未申酉戌
 十一世甲戌
 甲局五年丑寅卯辰巳庚辛壬癸甲乙丑立午未申酉戌
 子丑卯辰巳庚辛壬癸甲乙丑立午未申酉戌
 十二世乙亥
 甲歷十四年丑寅卯辰巳庚辛壬癸甲乙丑立午未申酉戌
 子丑卯辰巳庚辛壬癸甲乙丑立午未申酉戌
 春秋昭公出外歲首必書行魯君也并提編夏四十年少康
 未立而必書者不與曆賦春秋之義也
 午會第二運乙丑運如五月十二日也
 一世丙子
 甲子甲二十三年丑寅卯辰巳庚辛壬癸甲乙丑立午未申酉戌
 子丑卯辰巳庚辛壬癸甲乙丑立午未申酉戌
 二世丁丑
 甲發十一年丑寅卯辰巳庚辛壬癸甲乙丑立午未申酉戌
 子丑卯辰巳庚辛壬癸甲乙丑立午未申酉戌

三世戊寅
 甲築二十二年丑寅卯辰巳庚辛壬癸甲乙丑立午未申酉戌
 子丑卯辰巳庚辛壬癸甲乙丑立午未申酉戌
 池預打湯而諸侯位聘伊尹
 任尹復歸湯桀甲桀囚湯而
 四世己卯
 甲築五十二年丑寅卯辰巳庚辛壬癸甲乙丑立午未申酉戌
 子丑卯辰巳庚辛壬癸甲乙丑立午未申酉戌
 桐配釀大甲悔過伊尹返政
 五世庚辰
 甲大甲十七年丑寅卯辰巳庚辛壬癸甲乙丑立午未申酉戌
 子丑卯辰巳庚辛壬癸甲乙丑立午未申酉戌
 六世辛巳
 甲大甲十四年丑寅卯辰巳庚辛壬癸甲乙丑立午未申酉戌
 子丑卯辰巳庚辛壬癸甲乙丑立午未申酉戌
 庚立
 七世壬午
 甲大庚十五年丑寅卯辰巳庚辛壬癸甲乙丑立午未申酉戌
 子丑卯辰巳庚辛壬癸甲乙丑立午未申酉戌
 八世癸未
 甲雍己三年丑寅卯辰巳庚辛壬癸甲乙丑立午未申酉戌
 子丑卯辰巳庚辛壬癸甲乙丑立午未申酉戌
 九世甲申
 甲大氏二十年丑寅卯辰巳庚辛壬癸甲乙丑立午未申酉戌
 子丑卯辰巳庚辛壬癸甲乙丑立午未申酉戌

彈祖丁二十九年丙寅
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巳庚辛壬癸甲乙丙丁
庚午

[illegible]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宣王二十一年紀申美后待罪四歲丙巳冬下丙巳

<p>未申酉戌壬戌伐戎師敗之民大服 伯幘幽王立醉戲嬖褒姒 午會第五運戊辰運如五月初五日也</p>	<p>一世壬子</p>	<p>甲寅三五年丑寅卯辰發申后及太子宜曰巳庚天我殺幽 王虜褒姒料平王東遷秦始皇大士 二公丑</p>	<p>四三二十四年乙酉丁戌紀庚辛壬癸甲乙丙丁巳午 癸卯乙酉丁戌起春秋之始魯隱公攝位鄭伯克段 醉成桓王立周鄭交惡夏石碻滅親魯觀魚于棠</p>	<p>三世甲寅</p>	<p>甲桓王三年丑寅卯辰魯桓公殺兄自立庚申壬癸甲 亥壬中肩亥子丑寅卯辰辛壬癸甲桓王立配兩丁周有甲 宥之難魯桓公薨於齊城肥癸卯辰楚伐申過鄧</p>	<p>四世乙卯</p>	<p>甲莊王十年乙酉齊桓公立用管仲訂成己庚釐王立 癸卯己惠王立午未申酉戌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 亥晉假道伐魏鄧許楚伐申自伐也虞許晉滅魏自滅也</p>	<p>五世丙辰</p>	<p>甲惠王二十年丑齊桓公伐楚晉殺申生重耳奔秦 之盟卯辰巳庚周襄王立癸丑之會梓軒 桓公卒五千牟立龍顧壬癸甲乙丙丁戊己 午周雖刻戎北天王狩河陽</p>
--	-------------	---	---	-------------	--	-------------	---	-------------	--

六世丁巳
甲襄王二十五年乙酉丁戌
春秋未紀配匡王立齊威王立
楚子問鼎丙午戊申
淫妹有南山之詩莊公之妃姜氏通慶父而殺閔公公文公之妃敬嬴通襄仲而立宣公書之誅奸也
七世戊午
甲定王十年乙亥丙子
楚丁越程嬰立孤卯辰辛壬癸甲乙丙丁戊
酈靈王生有髭髯和戎五利嘆
八世己未
甲靈王五年乙酉丙戌
酈乙西紅帳漫遊之盟晉銅鞮盈頌孔子生
君于驪崔子弑齊芳神卯辰景王立季札腰魯
昭公年十九有童心醉姦嫖
九世庚申
甲景王八年乙酉丙子
成紀顧顯子生時悼王在教王立紇甲孔子適齊配乙丙
丑顛辟孔子反魯魯昭公卒于乾侯辰巳
十世辛酉
甲敬王十三年乙亥丙子
魯齊會夾谷齊威王立
配陳鮮顏子死壬癸甲乙丙
辭子路死則立軼出壬孔子

弭敬王四十年乙酉元王之弟越戚吳范殺却明成巳
中行氏申酉戌亥癸智伯戍巳庚卯辰巳

[illegible]

君臣之分如天地以諸侯陵天子而天子容之此周鄭交西伯
爲春秋之首以陪臣滅諸侯而天子爵之此三晉爲諸侯綱
綱目之首故秦雖降而春秋作春秋降而綱目作皆所以亡

午會第六運已巳運如五月初六日也

甲威烈九年乙寅丁戌伐魏伐中山己卯梓軒任座直言細
 乙卯翟璜爭相丁卯戰命三晉為諸侯綱目之始卯顧安王立
 己午癸卯盜殺韓乙酉成丁亥子丑寅卯庭齊田和求為佐

卬安王十五年吳起奔楚紀命田和為侯卬酈戌巳璜楚
 吳起辟寅卬癸巳午烈王立丁戌申配戌齊封卽墨士燮
 王立卬周分為二卬丙丁戌紀庚寅鞅入秦齊

三世丙寅

五十二年乙酉齊魏會田辰巳庚午廢井田申酉成
子丑戴卯辰巳庚申辛戌秦合從壬亥張儀相秦
子丑戴卯辰巳庚申辛戌秦合從壬亥張儀相秦
四世丁繁

孟嘗辟慎觀王立鉉孟子去齊適齊殺蘇秦張儀納
秦已燕王讓國午丁桓王立立丁去齊戊戌配燕昭禮賢戊戌齊
毀甘茂伐韓卯辰丁午戊戌醉戌楚戌原春執楚君

五世戊辰

六世已巳

秦魏救趙廩呂不韋千金置秦亡秦寇西周亡兩打申
秦魏立柱立柱立楚立柱立秦寇東周亡九三十七王
百七十三年癸卯楚立政立呂說仲父卬卬立李牧備客

七世庚午
甲後秦始皇十年李斯諫逐客丑寅不常自殺卯辰巳鎮
滅韓壬癸滅趙卯刺秦亥子滅魏丑滅滅楚卯滅燕辰

第長城府志書五坪保廣應廟于沙石底一

改斬李斯

八世辛未

趙高弒帝子嬰殺趙高公入關紀子嬰降約法三章

門會彭越城之敗酈榮陽之圍成約分天下紀羽死烏江

謝病獲定元功辟平城之圍成約分天下紀羽死烏江

結翼大子帝崩打惠帝人疑配成煥祥張良卒漢帝

崩酈王諸呂審食其為相酈成起煥祥大后崩誅諸呂

文帝立姁表益却坐

天定勝人說

魏王豹有薄姬人相其為皇后而生天子豹恃此而反及豹

敗高祖納薄而生文帝夫高帝寵王而距趙王呂后愛惠

帝而距惠帝得天下者文帝也夫愛皆為禍不愛皆為福

人不勝天也

九世壬申

甲文者三年張釋之守法成酈賈誼治安策成已庚

昭自敘軒酈除肉刑紀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

細柳甲配景帝立成酈平七國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

田叔空手來見

十世癸酉

景帝十年紀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

賢良策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

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

八禁聞

十一世甲戌

甲武帝二十四年紀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

武和帝紀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

任輪臺之詔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

十二世乙亥

甲武帝五十四年霍光顧命紀昭帝立申酈成酈成酈成酈成

被蘇武還時知上官桀之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

立配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

伐二疏見幾紀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

年號

自古年無號漢武立名建武元年年號之始也漢承秦運亥

百二年矣武帝三十六年丙子十一月朔日冬至始建運亥

書之重曆紀也人子月朔日冬至必四千六百一十七年一

次亦奇逢也我朝弘治十七年歲月日曆著明光緒之

會

午會第七運庚午運如五月初七日也

一世丙子

甲宣帝十七年終韓延壽紀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

圖功臣祥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

立兩月晨出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

二世丁丑

甲成帝六年紀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酈成

馬生角配文帝立廟已午庚申平帝立臨梅福去

三世戊寅

甲平帝四年恭為幸衛配恭恭帝立子嬰劉恭假皇帝
恭恭新皇帝已庚梓龔勝死配甲乙丙丁綠林兵起
楊雄死配庚時劉秀起恭恭誅甲配光武立廟封功臣
戒配嚴光不起齋解配蔡遵奉公

四世已卯

甲光武十年配保全功臣配紀恭恭自發孫時
宣疆項配已劉昆反風打配馬拔成子順梓
封禪配乙順桓譚非聖已明帝立冠帶圖橋門配
功臣

五世庚辰

甲明帝七年宋均去歌配佛法入配甲乙
立功配配恭梓并丙章帝立配配甲乙
敬配配配配和帝立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
或以附憲死曹大家成之

六世辛巳

甲和帝六年配地裂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
陽專政打安帝立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
增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

七世壬午

甲安帝十八年配順帝立配李固大儒配配配配
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

宣統帝打恒帝立殺李杜城配八龍
帝以官官誅實憲恒帝以官官誅梁冀者賊死盜生也

八世癸未

甲恒帝八年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
鳳樓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
厨俊及配梓梓胡廣中庸配配配配配配配配
官市乘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
沉晦免患也

九世甲申

甲靈帝七年黃巾起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
呂布誅董卓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
執關羽時士配譚尚相攻配配配配配配配配
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

十世乙酉

甲獻帝二十五年劉備入城都配分荆州配配配配
子曹丕廢帝時昭烈立張飛死配配配配配配配
出師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
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

十一世丙戌

甲後主二十年配黃皓用事配配配配配配配配
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
漢亡甲配魏禪晉以仁儉為政配配配配配配配
帝乙未至後主癸未共二十帝四百六十九年

十二世丁亥

甲後主二十年配黃皓用事配配配配配配配配
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
漢亡甲配魏禪晉以仁儉為政配配配配配配配
帝乙未至後主癸未共二十帝四百六十九年

晉武帝十年紀
石崇閹宦
張翰思尊
會第八運辛未運如五月初八日也

一世戊子

晉惠帝十四年紀
庾亮漢兵執帝
亮帝降漢
魏明帝立
石勒比高光
二世己丑

甲戌帝九年紀
桓溫伐蜀
溫請遷都
三世庚寅

甲亥帝三年紀
帝立桓溫入朝
桓溫立
四世辛卯

甲武帝二十二年紀
反朕玄篡位
宋少帝義符立

兩晉說

四晉四世五十二年東晉十一世一百四年共一百五十六年劉聰石勒者亂西晉而有渡江之患

五世壬辰

甲徐美之殺義符
庾亮晉陶潛卒
誅道
浩解魏矣殘雲

六世癸巳

甲宋世祖二年紀
殺昱
社癸齊武立

七世甲午

甲齊武帝二年紀
立亥
教之也蕭益齊道成盜宋教之也

八世乙未

甲梁武帝十三年紀
兩和舍身同泰寺
九世丙申

梁武帝四十二年丙戌侯景納侯景已戰死
侯景僭稱陳伯牛誅景元帝立陳我服諸侯恭
子梁禪陳陳武帝立戊辰陳文帝立辛巳陳中興乙酉
陳伯宗陳宣帝立庚辰陳廢帝立癸巳

十世丁酉

陳宣帝七年乙未楊堅服隋丙申周武帝戊戌陳禪周禪隋
陳叔寶無道丙申陳中興乙酉陳文帝立辛巳陳中興乙酉
丁未紀陳王伽羅因莊王通不仕

十一世戊戌

陳煬帝弑父自立丁丑陳煬帝長城戊辰伐高麗辛巳陳廢帝
高祖德諱高祖丁丑陳煬帝長城戊辰伐高麗辛巳陳廢帝
十八學上
壬辰甲乙陳煬帝立丁丑陳煬帝長城戊辰伐高麗辛巳陳廢帝
十八學上

陳廢帝因來歸

五朝短祚

宋八世六十年齊七世二十四年梁四世五十六年陳五世
三十三年隋三世三十七年自漢以來禪讓相繼何亮舜之
多也君弱臣強亦莫甚焉煬帝有胡亥之罪李淵無劉和之
見否則可以登帝公之堂而接迹湯武何圖禪之名哉
漢之正派與光武同孫曹以臣賊者也故三國時重
梁華之正統與晉宋同元魏以胡亂華者也故南北朝首

十二世己亥

陳大宋九年紀望昭陳順以武氏為才人年十四思
紀十漸漢帝自觀中廢凌煙閣甲乙思魏徵丙丁紀
宗立戊未紀陳廢帝

唐英文三變

在農在君在臣失所在一尚鮮尚氣尚理得所也
年會第九運壬申運如五月初九日也

一世庚子

高宗十五年二聖乙未陳廢帝戊辰張公九世庚辰陳廢帝
丁未紀陳廢帝戊辰陳廢帝戊辰陳廢帝戊辰陳廢帝戊辰
丁未紀陳廢帝戊辰陳廢帝戊辰陳廢帝戊辰陳廢帝戊辰

二世辛丑

中宗十五年九月黎花乙未陳廢帝戊辰陳廢帝戊辰陳廢帝戊辰
之祥乙未陳廢帝戊辰陳廢帝戊辰陳廢帝戊辰陳廢帝戊辰
殺三思乙未陳廢帝戊辰陳廢帝戊辰陳廢帝戊辰陳廢帝戊辰
紀陳姚崇乙未陳廢帝戊辰陳廢帝戊辰陳廢帝戊辰陳廢帝戊辰

三世壬寅

中宗十三年乙未陳廢帝戊辰陳廢帝戊辰陳廢帝戊辰陳廢帝戊辰
楊妃入宮金鑑錄乙未陳廢帝戊辰陳廢帝戊辰陳廢帝戊辰陳廢帝戊辰
入禁城乙未陳廢帝戊辰陳廢帝戊辰陳廢帝戊辰陳廢帝戊辰

四世癸卯

中宗四十四年始以詩賦取士乙未陳廢帝戊辰陳廢帝戊辰陳廢帝戊辰陳廢帝戊辰
果卿死張巡牛城祿山入潼關幸蜀殺貴妃乙未陳廢帝戊辰陳廢帝戊辰陳廢帝戊辰陳廢帝戊辰
山死上皇還乙未陳廢帝戊辰陳廢帝戊辰陳廢帝戊辰陳廢帝戊辰
見窮乙未陳廢帝戊辰陳廢帝戊辰陳廢帝戊辰陳廢帝戊辰
事乙未陳廢帝戊辰陳廢帝戊辰陳廢帝戊辰陳廢帝戊辰

五世甲辰

中宗五年乙未陳廢帝戊辰陳廢帝戊辰陳廢帝戊辰陳廢帝戊辰

梓此除開元丙寅陽城撫字此唐中宗立
憲宗立丁卯此除開元李終論朋黨

六世乙巳

神憲宗九年未此兩裴度討賊以迎佛骨紀佛骨表填瑋揚
宗立牛李之黨此兩裴度討賊以迎佛骨紀佛骨表填瑋揚
配陳祥維州之議此兩裴度討賊以迎佛骨紀佛骨表填瑋揚
轉此兩裴度討賊以迎佛骨紀佛骨表填瑋揚

七世丙午

神武宗四年此兩宣宗立此兩宣宗立此兩宣宗立
此兩宣宗立此兩宣宗立此兩宣宗立此兩宣宗立

八世丁未

神僖宗立此兩黃巢起此兩黃巢起此兩黃巢起
此兩黃巢起此兩黃巢起此兩黃巢起此兩黃巢起
五作相此兩克用封晉王此兩克用封晉王此兩克用封晉王
誅宦官唐二十一世二百九十年

九世戊申

神昭宗十六年朱溫弒帝立哀帝此兩朱溫弒帝立哀帝
王李存勖立此兩李存勖立此兩李存勖立此兩李存勖立
祝生聖人此兩趙匡胤生此兩趙匡胤生此兩趙匡胤生

十世己酉

神唐開帝立此兩王以養子此兩王以養子此兩王以養子
自立此兩自立此兩自立此兩自立此兩自立此兩自立

建立此兩配際帝立此兩韓郭威代漢此兩韓郭威代漢
妻姪榮也此兩丁卯此兩韓郭威代漢此兩韓郭威代漢
韓文臣知州

五季促亡

梁二世此兩年唐四世十四年晉二世十一年漢二世四年周
三世此兩年宋乃三百餘年固天運之盛衰亦人事之得失也

十一世庚戌

神宋太祖五年雪夜幸普賢解解賜斌此兩解解賜斌
此兩解解賜斌此兩解解賜斌此兩解解賜斌此兩解解賜斌
趙普論盟此兩解解賜斌此兩解解賜斌此兩解解賜斌

十二世辛亥

神太宗十九年此兩此兩此兩此兩此兩此兩此兩此兩
此兩此兩此兩此兩此兩此兩此兩此兩此兩此兩此兩
薦準此兩此兩此兩此兩此兩此兩此兩此兩此兩此兩此兩

中興說

親兄弟也摯廢而堯與親父子也相逐而少康與劉秀之於
劉玄劉備之於劉璋東晉之於懷愍南宋之於徽欽彼不足
而此足猶勝于彼此俱不足而奪於異姓使宗廟不血食六
人一心君子同與之謂之中興焉

宋太宗懲五代之敝以論策取士名士李昉曰誰知今日詩
恰似大市里賣平夫冠並無人問矣
年第十運癸酉運如五月初十日也

仁宗二年丑五鬼黃卯辰巳魚頭參政申酉戌亥
四賢一肖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彥博入相
富弼救荒餉辟唐介劾彥博辰巳

仁宗二十三年紀人情醫藥下中而死紀邵雍不起掖安
 石上書辟龔龔韓琦調和甲英宗立乙午丁申申神宗立配呂
 誨幼安石龔蘇軾策問壬癸周子卒甲罷新法大雨紀兩
 丁邵子卒張子卒戊紀庚申申戊戊富弼卒彥博致仕

其神宗十七年明道卒。哲宗立。安石卒。卿坐講三黨威
懷。林冲。驛女中。堯舜。卿。丙戌。熙寧。徽宗立。任。蔡。卿。
乙卯。初。伊。川。卒。我。陳。永。達。張。顯。周。襄。卿。信。方。士。

甲徽宗十四年乙酉信靈素乙酉繼道君乙酉刻徽宗乙酉立
 乙金人南侵傳乙酉欽宗立乙酉二帝北狩南宋高宗立
 配煉岳飛大捷乙酉癸卯乙酉丁巳秦檜主和乙酉醉殺岳
 飛奸姦

刊高宗十八年丑寅
犯庚申壬子封事癸巳傳立孝宗
卹張浚盡忠配成亥子

甲孝宗十二年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年宗十年丑新丁歲祀饒中元侵金中歐鄭紀元隋燕
子丁寅卯陳辛壬角端示元蔡申配理宗立頗刻陳崇天
死鄭子丑癸卯壬辰

理宗十一年乙未申國戌封周程張朱壬辰辰甲諸生
 捲堂乙巳午未申國戌癸卯乙卯寅文天祥及第丁巳午
 元世祖忽必烈立辛戌戌

神理宗四十年元政龜正弘康樂之寶盤通事庚辰戊戌

庚子生癸卯乙未帝乙之廟至公山六年而亡之

午未申酉戌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丑寅卯辰巳

元人執帝始完立丑寅帝立不執天祥何陋秀夫負

入海葬世林初天覆是宋十八世三百一十年

又未申酉以理宗頭下影所成于巴讀未得苑庚辛辰

十世辛酉

甲元世祖三十一年
乙成宗立
丙丁戊紀庚辛壬癸卯巳午未申酉戌亥

打武宗立封孔子大成至聖文宣王
戊辰歲
 庚子年
 仁宗立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立立立立立立立立立立

十一世壬戌

甲大定元年乙丙丁戊文宗立己庚辛壬癸
一一二二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戊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丑天長庚

龍番僧事淫汚天下亂
市中起
閏三月我

大祖高皇帝在漢之皇覺寺得伽藍咒乃歸陰陽已我

伏劾從戎 擒斬首次第成功聖旨曰朕本漢邊多民
列行伍漸至提兵是也嗚呼呂氏之食其猶臣也武氏之
美則僧矣貴妃之祿山猶蕃人也天魔之如拳則蕃僧矣主
陳靈公君臣同淫乃以亡國元順帝家國同淫矣大陽將興
過陰濃壽故也

十二世癸丑亥

押至正十四年我祖入和陽和渡江取太平路斬克金陵
克常州聖旨曰一鼓而存江左再戰而定浙東是也賊犯元
故臣劉基宋錦瑛河清縣人八月取陳友諒聖旨曰彭義
交矣元惡授首是也卿已斬我祖因基請自立為吳王至
張士誠賊李思齊逃取河南汝西即皇帝位改元漢武元主

定追至北河擒皇孫買的里八剌兀自解賊宋至順帝
九年配禁胡服胡語考服色尚書對功臣三十四人
狀元吳伯宗遺諸將求傳國璽王萬入坑為國子監
享國三十五年五年假之卿紀願基諫用胡惟庸
基死諭西番城諭安南紀殺惟庸六萬餘人斬諭占城
殺取理宗頭付舊穴自禹八年至此十運共三十六
自神農至此四十六百年詩曰禹後三千六百年人事
盡精研安危成敗知多少大抵機關在順天

治亂相承說

七堆之後有漢六朝之後有唐五李之後有宋三胡之後有
明亂日多治日少以夏至後陰息陽消也亂則強弱相承
成益之耳治則父子相承主見主守之耳

一代說

入後天以來前三代夏商周中三代漢唐宋我明文為三代
之首究元會之大端參歲時之小節離明當午陽盛陰承極
會天心斂叶中正盛當何如先儒曰革泰為漢漢不秦矣革
隋為唐唐不隋矣革周為宋宋不周矣余則曰革夏為商商
不夏矣革商為周周不商矣革元為明明不元矣漢也唐也
宋也一也何也雜伯者也商也周也明也一也何也純王也
也故曰胡元備桀紂秦隋之全惡我明集商周漢唐之盛德

代名說

自古得天下其代名率用故號如唐堯本唐侯也虞則舜之
氏也禹之先封于夏湯之先居商立秦并天下只曰秦漢
漢中只曰漢晉宋齊梁皆然唐自唐公宋因宋地惟元則取
易經乾元之義不遵前代故事不以偏方之名天下也我明
取六明終始之義無乾之四德至文人曲筆乃曰唐湯也虞
樂也夏大殷中非其實矣我太祖詔曰於吳元年正月
四日祭告天地於鍾山之陽即皇帝位于南郊定有天下
號曰大明以吳三年為洪武元年再不援古以証氣象殊光
年會第十一運甲戌如五月十一日也

一世甲子

押洪武十七年丑狀元丁顯徐達辛寅狀元任亨泰
庚暗董來訥粹狀元韓克忠癸丑文子堯沐英哭死
狀元張信卯丑狀元張顯宗賊犯江伯兒乞毋殺子
元胡靖時建文成濟被縊而逸周是脩死機成祖文皇帝
永樂元年方孝孺夷十族押劉子欽以傲敗狀元單

二世乙丑

三世丙寅

卯

五世戊辰

嘉靖元年幸學未狀元
如漆申酉

禮成廟平畫賦賈宏揚一清等狀
歲次狀元羅洪先封啓聖公尊先師立神主寅卯辰狀元
林太欽遣使封流冰國

六世已巳

甲嘉靖十三年狀元韓應龍
元沈坤寅徐火湖為縣酒立旌善簿以某某姓名書以示
勸狀元泰鳴雷羅老以雙鳳快論
配狀元唐汝楫狀元陳謙京師築南城
地震元韓苑洛楊祥原奏萬人願狀元諸大綬
紀狀元丁士黃狀元徐時行
七世庚午

十一日

神嘉靖四十五年冬遣詔諭後

十一日

帝諭今

臺上登極

丁隆慶元年

辰二年狀元

巳三年

午四年

未五年狀元

七年方未之世億萬斯年
七年方未之世億萬斯年
七年方未之世億萬斯年

七世庚午

萬曆年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八世辛未

甲未申酉戌亥
甲未申酉戌亥
甲未申酉戌亥

九世壬申

甲申酉戌亥
甲申酉戌亥
甲申酉戌亥

十世癸酉

甲酉戌亥
甲酉戌亥
甲酉戌亥

十一世甲戌

甲戌亥
甲戌亥
甲戌亥

十二世乙亥

甲亥
甲亥
甲亥

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午會第十三運丙子運如五月十三日也

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壬戌甲辰兩丁戌紀年醉成以上十

自南八年至此十五運為午會前半會如五月前半月也

午會第十六運配小暑十七運配十八運配十九運配二十運

配二十一運配二十二運配二十三運配二十四運配二十五運配二十

六配二十七運配二十八運配二十九運配三十運此十五運為

午會後半會如五月後半月也

甲元未會說

未會者甲元之第八會如一年之季夏六月也林鍾二陰之

卦通二百四十運二千八百八十世八萬六千四百百年

第一運甲大暑乙申酉戌紀年醉成以上十

運乃未會前半會如六月前半月也

運乃未會後半會如六月後半月也

甲元申會說

申會者甲元之第九會如一年之七月也庚則三陰否卦通

二百七十運三千二百四十世九萬七千一百百年

第一運甲處暑乙酉戌紀年醉成以上十

運乃申會前半會如七月前半月也

十六運配白露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戌巳庚辛壬癸此十五

運乃申會後半會如七月後半月也

甲元酉會說

酉會者甲元之第十會如一年之八月也南呂四陰觀卦

三百運三千六百世十萬八千百年

第一運甲秋分乙丙丁戌巳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戌巳庚辛壬癸此十五

運乃酉會前半會如八月前半月也

十六運配寒露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戌巳庚辛壬癸此十五

運乃酉會後半會如八月後半月也

甲元戌會說

戌會者甲元之第十一會如一年之九月也無射五陰剝卦

閉物之時也通三百三十運三千九百六十世十一萬八千

八百百年

第一運甲霜降乙丙丁戌巳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戌巳庚辛壬癸此十五

運乃戌會前半會天寒地凍消物之始也如木老葉少人老

髮稀

十六運配立冬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戌巳庚辛壬癸此十五

運乃戌會後半會冬令動植不復生有所謂閉物于成歲之

至冬也是南五千四百百年消物後五千四百百年消之盡也

甲元亥會說

亥會者甲元之第十二會如一年之十月也應中六陰坤卦

通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天此

失形混沌之時也

第一運甲小雪乙丙丁戌巳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戌巳庚辛壬癸此十五

運乃亥會前半會地之凝者不能凝而散天之運者不能運

而停高厚失形水火撓湯混沌之始也

十六運配大雪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戌巳庚辛壬癸此十五

運乃亥會後半會天混地地混于天無清濁糊糊突突

故為混沌是前五千四百百年混之始後五千四百百年混之極

會運世年皆發亥所謂一元統十二會三有不運四千三

百二十世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也

甲元終說

甲元之終乙元之始承之也亦所謂貞下起元又肇一初也至子會又生天丑會又生地寅會又生人為後元之乙元也

理數說

元之始子丑會元之終戌亥會三才不異亦用平支卦氣者非理氣不始非理氣不終造化雖大能出其外故人物盡天地消超然獨存再造天地人物其大極乎

定數說

氣盈于三百六十六朔虛于三百五十四乃定為三百六十何也邵子曰藏諸用也

曆年說

康節以一年之數為一元之數學者知一年之數則之一元之數一年之寒暑一元之閏開也一年之榮落開落一元之興衰治亂也故曰子會生天亥會傷後邊子會又將方盈虛消息天難外何況人生要久長

兩頭混元說

子丑會起頭混元戌亥會徹頭混元如日之出於夜入於夜故諺謎云無影生成十萬有零兩頭混元中間分明

天地中數

天數中于五天有陰陽二其五為十干地數中于六地有剛柔二其六為十二支五六相承為三十三三十三互相承加此康節經世之書為數之有理而不流于術也
以一元之十二會而三十之故有三百六十運以一會之三

十運而十二之故有四千三百二十時以一月之三十日而十二之故有三千三百二十時

餘意

三會運世說

一元有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十二萬九千六百一十萬五千五百五十二百月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五百五十九百八十七萬二千時

一會有三十運三百六十世一萬八百年十二萬九千六百一十八萬八千四百六十六萬五千五百五十九百八十七萬二千時

一運有十二世三百六十世四萬三千三百二十月十二萬九千六百一十八萬八千四百六十六萬五千五百五十九百八十七萬二千時

一世有三十世三百六十世一萬八百年十二萬九千六百一十八萬八千四百六十六萬五千五百五十九百八十七萬二千時

年月日時說

一年有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時十二萬九千六百一十八萬八千四百六十六萬五千五百五十九百八十七萬二千時

一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時一萬八千八百七十二萬九千六百一十八萬八千四百六十六萬五千五百五十九百八十七萬二千時

一日有十二時三百六十分四千三百二十時十二萬九千六百一十八萬八千四百六十六萬五千五百五十九百八十七萬二千時

分釐毫絲說

分釐毫絲以前十二三十分去然在呼吸瞬息之間邵子歸併呂聲言之數所以窮盡天下萬變萬化

治終水火說

一變生水二化生火也故水火造化之本初也混沌者前水火之合也開闢者今元水火之分也

朱子曰天地始初只是水火二者火之極清為天水之極濁地故山形皆波浪之狀初軟後來凝得硬耳邵子華山崩詩曰真教設施巨靈手奚止摧崩大華山六社居民皆覆沒九泉盤石盡飛煙言天地化水火也職經言世至末劫皆化水火又生天地復為世界始也水火化天地終也天地化水火故曰聖人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後知天地之終

混闢說

朱子曰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前又是一箇闢闢更以上亦

復如是又曰天地既是形體如何不壞但一箇壞了便有一箇生的來嘗見高山螺蚌壳在石中此石即前元之土螺蚌水中之物下變高柔變剛深可驗也邵子甲元存乙之旨釋與判畫復劫之言可見混闢相禪元元無旁也

大小一理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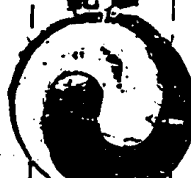
一息之呼前是吸吸前是呼一日之晝前是夜夜前是晝一年之暑前是寒寒前是暑一元之闢前是混混前是闢曰呼吸曰晝夜是從動處說起曰寒暑曰混闢是從靜處說起

或問

或問今日之始夜是也今年之始冬是也今元之始何如曰今元之始混是也又問今日之終夜是也今年之終冬是也今元之終何如曰今元之終沌是也又問今日之終後又明

今年之終後又春今元之混後何如曰今元之混後又闢也又問今日之前還有日日猶今日也今年之前還有年年猶今年也今元之前何如曰今元之前還有元元猶今元也又問今日之後還有日日猶今日也今年之後還有年年猶今年也今元之後何如曰今元之後還有元元猶今元也又問中國之外還有諸國父子夫婦如此中國曰余不敢非也又問天地之外還有天地日月山河如此天地曰余不敢信也

元始一陰一陽



太陰坤一陽復

起于微而成于著治有根有源一息之呼吸皆猶是也

前元之圖



或曰此元之前還有甲乙等之元元吾不敢非也或曰此元之中亦有君臣上下等之義吾不敢疑也或曰此元之中亦有皇帝王伯之治吾不敢知也

今元之圖



開物于寅歲之驚蟄也開物于戌歲之立冬也堯舜已會之終禹啓午會之始自子至巳為息自午至亥為消



或曰此元之後

不敢非也

或曰此元之中無有君臣上下之禮義

吾不敢信也

或曰此元之中無有皇帝王伯之治亂

吾不敢知也

因近推遠說

今元之前還有元元今元之後還有元元安知非十二元如

一元之統十二會一運之統十二世一年之統十二月一日

十二時乎然推之于前而不見其始之合要之于後而

自其終之離又安知不三十元如一會之統三十運一世

統三十年一月之統三十日乎惟天之命於穆不已又安

知非三百六十元如一元之統三百六十通乎又安知非四

千三百二十元如一元之統四千三百二十世乎又安知非

十二萬九千六百元如一元之統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乎又

安知非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元如一元之統月乎又安

知非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元如一元之統日乎又安知

億五千九百六十七萬二千元如一元之統時乎

太祖高皇帝 洪武 成祖文皇帝 永樂 仁宗昭皇帝 洪熙 宣宗章皇帝 宣德 英宗睿皇帝 景泰 憲宗成化 孝宗敬皇帝 弘治 武宗毅皇帝 正德 世宗肅皇帝 嘉靖 穆宗毅皇帝 隆慶 熹宗 光宗 神宗 崇禎

槐亭漫錄

無卷數 湖北巡撫採進本

明嚴堯黻撰堯黻字汝儀號槐亭朝邑人官房縣主簿是書凡十一篇曰明元曰太極曰天文曰地理曰時令曰人物曰性命曰鬼神曰文史曰雜著曰拒邪前有嘉靖甲辰自序謂是錄皆經傳格言師友緒論然鈔撮舊文叅以膚談不足稱窮理格物之功

東水質疑六卷

〔明〕胡袞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水質疑

六卷》提要

東水質疑六卷
第一卷
文王 周公 有文事者必有武備
子貢 宰我 子路曾皙
樂毅 豫讓 伯夷
魯仲連 藺相如 廉頗
虞卿 范雎 蔡澤 秦

第二卷

秦始皇 呂不韋 李斯 蒙恬
子嬰 孔子魚未嘗死 陳勝之難

項梁 三老董公 張良 高祖

蕭何 曹參 陳平

周勃亞夫 韓信一 韓信二

韓王信 盧綰 樊噲

酈商 寄膳公灌嬰 周昌 趙堯

第三卷

漢文帝 竇廣 國

田叔 焚梁獄詞 乃漢廷公卿之謀 晁錯

武帝 汲黯 霍光 金日磾

公孫弘 田仁 任安 司馬遷 史論雜

劉向請興禮樂

龔勝龔舍

趙充國

鄧禹

馬援

東漢

第四卷

玄德不能保荊州有三失

謝艾

朱伺

桓溫謝玄

百姓言李君爽異政

周世宗宋太祖

西夏一

西夏二

王沂公去丁謂

王珪蔡確沮溫公

溫公議變法

王介甫

宋高宗

張浚

符離之戰

金堦宋欽宗

趙范趙葵大敗李全於揚州城下

趙忠定

第五卷

讀三傳

讀國語

讀戰國策

鬻子

子華子

尹文子

公孫龍子

鴟冠子

孔叢子

管子

老子

孫武子

列子

莊子

韓非子

黃石公素書

楊子

文中子

汲冢周書

呂氏春秋

亢倉子

第六卷

賈誼新書

塩鐵論

劉向新序

說苑

王充論衡

淮南子

白虎通德論

風俗通義

蔡中郎集

顏氏家訓

博物志

焦氏易林

靖節集

韓柳文集

李文公集

韋蘇州集

荆公集

宋學士潛溪方遜志文集

讀誠意伯文集

讀康齋文集

讀靜脩文集

薛敬軒集

栢齋三書

讀史實錄

卷一百一

三

衮賦質庸劣若無記性哀毀之餘舊聞益荒落

西來行李亦草草未及以文籍史冊自隨諸生

講論之暇多以前史往事相質深愧遺忘不能

答問教職之負也如此思欲轉借考訂而郡中

蓄書亦少迺拾葺舊見為論數十篇少閒俟再

續之離索寡昧得此忘彼特以謝諸生之意未

暇論史事也

嘉靖甲辰季冬之吉鄱陽東水味菜山人書于

歸陽寓舍

門生楊山

王自新 余光

王大才	白昇	康寧	沈容	李喬	張啓東	蔡恒	游鶚	顏正	韓原性	許栢	汪寅	朱錦	朱欽	陳仕	張鳳翼	鄧林奇	薛霖	李元敬	曾鴻	魏經	吳寅	張丰	張鼎	許文遠	李元化	王鏐	蔡深	錢仲選	張廷策	侯旬	余錄	呂朴	張廷燿	張啓明	沈高	瞿鰲	張址	游鴻	王椿齡	余元	張廷煥	張一鵬	賀廷洲	侯應爵	李時勉	姚時雍	張一夔	陳篆	謝讚	張廷燭	石巍	余蔡	王作新	周文卿	劉元栢	陳詔	黃鍾	戴弁	等同校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水質疑卷之一

文王

方殷之衰周之未興也乃剝復之交也羣陰怙盛而抗乎陽微陽安息而無忌乎陰此雷在地中未發之時也而紂之惡衆陰之宗也其暴虐也如膏火之着民以四海則毒痛矣以無辜則顯天矣以羣老則放棄矣以宮室臺榭陂池侈服則殘害於萬姓矣方是時天下熬熬然不能以自存也豈惟天下之民雖西海北海之遠伯夷太公之賢亦不能以自存也豈惟二老明夷之繇內文明而外柔順雖文王且蒙難矣故文王之遇紂時之窮也而文王之仁則天也天地不以閉塞成冬而已其生物之心文王不以紂之暴而妨其愛民之仁故文王之爲西伯非紂之欲也天之未絕於民文王所以興也夫其興也適以甚其窮乎天下之去殷非一人所能留也而三分天下以服事殷蓋欲示以君臣之義使之安所止耳而天下之不能以自生者且將求養於我則文王且將如之何哉夫田里者天下之田里也樹畜者天下自爲樹畜也衣帛食肉各利其利吾特制之教之導之以其方

非能家賜而人益之也夫非家賜而人益宜天下之無德於我也而胡乃以善養歸周天下之歸周是代殷之漸也戡黎之役祖伊奔告於王而父師少師之謀皆知殷之淪喪而不能禦周之興也代唐以寬天下之大利也而文王方且退然曰我何以有是文王之不有其仁恐天下之無君也然謝之而不去避之而不可則時之極數之窮也昔者堯舜之治天下也食哉惟時欽哉惟刑之恤正德利用厚生之惟和此堯舜之仁也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帝力何有哉我此堯舜之民也堯舜之仁百姓日用而不知而何以有德義之者自民之不安於殷而後有文王之仁有文王之仁而後有武王之伐夫文王宜王而不王者也身且不主而豈欲其子之伐其君哉吾是深悲文王之窮而不得遊堯舜之天也蓋至叩馬而諫餓死首陽文王之心得伯夷而始白嗚呼堯舜之仁天矣文王其人之天與

周公

聖人所馭者時所操者中中者時所爲也聖人不能違時以用中蓋亦元氣之會也天下之理皆吾所當爲而格於者時阻之者勢勢之極必反之道聖人

乘其反也不一當其任則吾所以爲天下者孤矣聖人之心其不孤天下者天也天生聖人將以啓文明之會而聖人乃起而乘其勢馭其時以操中庸之權是豈聖人之私哉自古必五百年而後一聖人出其爲期亦希濶甚矣而顧父子兄弟踵相接於庭是豈人之所能爲哉周公之生也非人之所爲則文王之德所由成者又豈周公之私哉方殷之衰周之未興也殷政不獲天眷西顧德音之貽帝命之簡在父矣文王之憂文王蓋拳拳於殷而東鄰之牛不知橋祀之受福彼時已去文王蓋未知之何也故文王之不王人也而不能止武王之王者天也戡黎之役祖伊奔告於主惟恐西伯一日代殷而有天下焉人之歸周久矣武之往也然且從容孟津之會觀天定爾當是時使紂惡少俊則禮樂在殷而紂之惡果弗俊也南狩之得首豈武王之可已哉下車之訪汲汲於彝倫之叙蓋甚於姜里之演易而妹土之愚則不可一日化是故文武之德必周公而後成也吾觀周公所以處殷民者亦大勤矣既目意以蠢又進之以士既曰勿庸殺又曰予其殺照之以仁裁之以義道之以教齊之以刑蓋其始也善惡兼容其繼也簡脩進

哀終而畢公之保釐也乃始顯然甄別淑慝而風俗始成當是時周之革殷已三紀矣而謂武成之始遽可以禮樂化乎殷俗既不可卒化使公而之魯不一任天下之責則文武之德其果無成矣乎其父有薪而弗克負荷當誰委而可夫苟如是而已猶可委也而民之不思于凶德則未棄咎也寇攘姦宄猶自得罪也臣工之滔于酒而喪厥德厥邦者跡相踵也世祿之弗由禮者尚陵德而悖道也天下方病塗炭文武之德既未及成矣公又不任其責而委之孺子王周之天下其復淪爲殷乎武王遷九鼎於洛固已志於經營周公卜洛以遷殷民公何拳拳於殷也故監於二代以成郁郁文明之治者非公之私也天也故於太王王季則追王焉於先公則祀以天子之禮樂焉非公之私也何也尊親者人之情也喪祭之制自天子達之天下天理之公也故曰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及其后世子孫不能用故夫子喟然歎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禮之始起也由於周公比其衰也亦曰周公夫子何拳拳於周公而不及文武哉文武一道父子一心公所以成之者此道此心而已非周公之私也吾觀

周公所以成此者亦大艱且危矣內而三叔流言外而殷頑創禍雖成王之賢且不能不致疑焉碩膚之孫非公以至誠處此則文武之德其幾無成矣蓋至於金縢之啓而周公之心始白者天也故周公之不之魯非人也世或疑金縢之書者王之疾也公既不欲以戚先王矣乃自以爲功似愴旣與諸史百執事共矣而戒以勿言似欺反風起木之說似誕然則金縢果不足信乎夫君子於書亦信其可信者而已周公所成者理也所以成之者天也故觀周公者觀諸天可也

有文事者必有武備

聖人相禮必體乎經國之訓至於化強則經不與焉是可以觀聖人之用矣經者其常也化者其神也常故不可廢神故不可測聖人於其不可廢者而不廢至於所不可測者雖聖人亦不自神焉非天下之至聖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於是哉夫歸治以文戡亂以武二者若不相爲用而古之人未嘗以是而偏廢者天下之幾每伏於至微聖人之防嘗預於未兆惟其幾之伏也故雖不見而不可忽惟其防之預也故以有備而無患是故文武並用而不廢此聖人經國

之訓而聖人者固未嘗恃武以爲必用也齊魯夾谷之會夫子相焉請於定公具左右司馬以從而其言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夫文以敷教而曰事者必有事焉之謂也武以威遠而曰備者備而不試之謂也故武備之設聖人所以威不軌而懾邪心非恃武爲必用也當是時齊強魯弱魯之安危常係於齊之喜怒夫子之請自世之用壯者觀之則以爲先事張迺自其柔懦不立者觀之則以爲生事開釁不知夫子之請亦道其經常之訓非必恃武爲必用也昔者先王之建邦也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夫既已設官而分之職矣則文武之用各隨其任可也司馬掌養之官而邦政之大如儀位之等賢功之作牧監之維貢職之任皆得與焉是亦不已侵官矣乎不寧惟是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太祭祀饗食羞牲魚饗其祭夫祭祀賓客禮官所有事也而牲魚之羞又非有甚大難行之事而必司馬主之此聖人設官之微權而顧謂之侵官乎哉凡事之變起於幾微人情之僞隱於厚貌此事之不可知勢之所不能必者也於是彌縫綜理使卒然之變無妄之憂潛消暗沮不能爲一朝之患者此聖人以待來世之意經常之訓小

康之事而豈侵官之謂哉况春秋而降詐僞日滋曹劇因盟以劫齊桓楚人因會以執宋襄子圍復襄甲以圖趙孟是皆夫子親所筆削以示誅討之意正使齊人推誠任分可信如忠信未薄之時司馬之設猶不可廢而況誇詐功利之習日漸月漬如河之決不可堤而壅而可以無備乎哉或者見萊兵之劫夫子徐以數言卻之而三田來歸遂不旋踵左右司馬徒具官而無所用也以爲文事武備之言夫子較張大其事以爲已功是豈夫子之心哉文武並用乃經常之訓夫子非必有虞於齊也至於事至而應據理以折之此聖人之餘事而謂夫子果有心乎大舜舞干以格苗而未嘗不戒於徂征之師文王因壘以降崇而未嘗不謹於乘墉之攻夫子相禮以化齊而未嘗不具乎司馬之官得其理不假其物所謂止戈爲武神武而不殺者其斯之謂與推極夫子之化所謂緩之斯來動之斯和神化之妙有與天地同流而不可測者而豈可以常情論哉故於夫子之言可以見經國之訓可以觀聖人之用可以知小康之術而後天下之治可以保無虞矣後世君臣鮮知此術資質差而行事近者其漢文帝乎募民守塞入粟實邊親御

六飛勞軍成禮而返於是拊髀思頗牧而每食不忘
鉅平屠暇日儼然如大敵之臨至於匈奴入寇則逐
之出塞而巳無設而不用此文帝所以爲文也使文
德克修魏前王則漢何止于漢惜乎其未聞道也
其臣如鄒子儀者起於廢絀之餘兵權不在其手適
出不得已之計單騎見虜成而還此一時權宜之
術非經常可久之道有國者不可恃此而忘備爲臣
者亦不可以備備之功而自多也德宗聽於馬燧
張延賞以信吐蕃卒清冰劫盟之辱經舉妄動無
備致寇焉萬世之太武救有文事必有武備此夫
子見諸行事之明驗而不可忽也

子貢

太史公雖知尊孔子而輕信易惑不擇於是非之實
是豈知尊孔子者也夫子之得邦家所謂立之斯立
道之斯行緩之斯來動之斯和如天之不可階而升
也鄰國之兵談笑偃息而卻之魯何足以動其中乎
夫子而不在其位則魯雖宗國雖被兵亦末如之何
豈肯爲小人穿窬之私謀以圖僥倖苟免之功哉史
記陳常欲爲亂而憚高國鮑晏故移兵欲以伐魯孔
子聞之選於弟子而使子貢然則子貢之出夫子教

之也其初欲存魯耳至於滅吳亂齊強晉而伯越其
然豈其然哉仁者不損人以自益而況亡人以自存
乎所欲存者一魯至於交構諸侯動天下之兵亂人
之國而滅其宗社是豈仁者之所爲哉孟子曰善戰
者服上刑連結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據子貢所爲所謂連結諸侯者非邪冉求爲季氏聚
斂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彼徒取諸
民孔子猶惡之于貢之構四君至於亂人盈野亂人
國而滅其祀孔子曾無一言責及豈所謂成事不說
者邪雖成事亦豈可因以立教邪邠隱公來朝於魯
子貢觀焉邠子執王高其容仰定公執王卑其容俯
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將有死亡焉夫子貢知二
君之亡亦以禮而知之耳夫子猶曰賜不辜言而中
而況用其縱橫開闔之術以動天下之兵至於殺人
盈野亂人國而滅其祀夫子乃聽之何也且孔子之
門自顏魯而下一貫之旨惟子貢得聞焉至問性與
天道則子貢之學亦庶幾矣所爲顧若此於性與天
道何有邪當是時魯之受兵於齊與吳吳樓越於會
稽父陵之戰齊黃池之爭伯也夫子皆親手筆之於
經考於傳可復而案也子貢若往來與謀議焉豈無

一言及之而泯滅無所聞也太史公乃得而傳之何耶夫家語乃戰國策士之所傳會孔氏之謬書耳司馬遷不信夫子之親筆而信戰國之謬書甚矣史氏之惑輕信而不擇也

宰我

史記弟子傳宰我爲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東坡引李斯諫二世書以明其不叛李斯師事荀卿去孔子不遠所言宜得其實宰我之不叛明矣嘗讀塩鐵論簡公不聽宰我而漏其謀是以身被放殺禍及忠臣然則宰我不惟不從叛必且有先事之謀不可奪之節特簡公不能用耳淮南子云氏春秋俱云陳常宰我甚相憎常果攻宰我於庭而弑簡公然則宰我簡公之忠臣齊社稷之衛也有宰我則常終身不敢動於惡故先攻宰我而後弑簡公遷作史記不能表揚忠節而反並誣之故據三書以證遷史之謬亦以補蘇論之未備耳戰國策左氏皆云闕止策作

監止而不言宰我止與宰我同字故論者以爲傳寫之誤然闕止亦非從亂者此大節所繫不可不深爲辯也

子路魯督

君子之論人必於其實而後有以實天下之虛而天下之理皆實於我矣造詣者學也優劣者名也名非生於虛而虛天下之位者名也學非強其實而實天下之行也學也學積於躬名命於人君子以名擬人而必於其等將以反其實也反虛以其實而後天下之理可以無不實矣理一也而人之所得不同其見異也見異也而理未始不同故君子之論人必于其實也子路之言志其去浴沂遠矣子程子以爲亞於浴沂子路之亞於浴沂其名也玄其學與浴沂同子路之實也豈惟浴沂點與由也其學皆夫子之道也夫子之道堯舜之道也若達則便是堯舜氣象豈特浴沂而已哉夫天下之理一而已人之於物一也天地之於蚊蟲絺席之於四海一也腹心之於髮骨肉之於塗人親戚之於仇讐一也太極流行二五化生同一體也風霆流形庶物露生同一仁也而世或挾己以自私隔膜搦以自異者不能認物爲己爾不認

物爲已見之私也而是理之一固未嘗不公未嘗不
同也賜與商也夫子之高第也而貨殖焉而說於車
馬之紛華焉勢利之拘人雖賢者不能免而由也衣
敝緼袍車裘與朋友共敝而無憾是豈勢利所能拘
哉此子路之實也亞於浴沂此子路之名也跡其粗
則固若是其不相及充其實則雖與之爲夫子可也
爲堯舜可也而奚止於點也夫子之與點非與其忘
乎物也與其同乎物也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而點乃
超然物表其樂與人同適此夫子之所與也禮然之
歎非特空言相誣而已所以進乎點也進乎點則亦
進乎由也夫子之於由發其志者屢矣有焉知方之
哂夫子豈忘情於由者哉夫點狂者也由勇者也狂
者之志崇勇者之行果車裘共敝非託之空言也與
人同適罔不樂與人同利罔不公由之未至於樂拘
而未通執而未化物武之障未去也然而聞過則喜
聞義則行由之學則未殫也學固所以去其障也學
而能去其障則拘者通執者化駸駸然入於同人之
樂而不自知是以君子貴夫學也故夫子安仁也顏
淵不違仁也子路求仁者也據子路所至其於顏子
迥然若不相及也點與夫子之志同而稱亞焉理一

故也有至一之實理有無人之實行有夫子以爲之
依歸由之可畏由之幸也充其學至於純一而不已
則點狂者也行不掩言由固不足爲也惜也好勇而
不知義學焉能純一以去其障終以稱浴沂而已
也孔悝之難夫子蓋預知之矣世以夫子明於料由
而不知夫子所以進由者屢矣歸與之歎夫子豈徒
拳拳於點而忘情於由哉故由之亞於浴沂未足爲
由喜也以由之實學而止於由夫子所深憂也

伯夷

太史公伯夷傳以無爲有至於反覆慨嘆數百言而
不足飄然有遐想出塵之志也君子謂借伯夷以自
名豈其然與

樂毅

用兵之道事簡而功成者因也可勝在敵不可勝在
我者權也人心思奮鬱怒悖烈而不能發者氣也樂
毅爲燕將呼吸之間下齊七十餘城皆即墨其殘邑
耳相持五年而不能下卒至老師挫銳毅以諫去而
七十城者復爲齊有議者或謂其庶幾湯武或謂行
王道之過或謂昭王不能封樂毅不能去是皆議不
得其情意者毅於爲將之道有未盡然者與初齊之

取燕也虜其施倪遷其重器殺其父兄繫累其子弟於是驕急並肆侵雪隣國齊方欲圖王於天下而燕人之怨則已入骨髓矣毅為乘齊之怠用燕之奮拜秦魏韓趙之師一鼓入臨淄而齊國亂湣王走死旬月之間七十餘城悉為郡縣非獨毅之賢於人也遠然者情也權籍者勢也鼓以作勇者氣也因而成功者時也當是時燕人之怨已離齊人之怒方新為毅計者謂宜乘吾銳氣取彼殘邑天齊所為綏定齊衆置君而後去則毅之將庶幾可無責乎乃瞻回顧望遺力而不舉毅之志欲何為哉矧大呂陳於元英故昂天乎層室齊器設乎寧臺今日毅所以報齊何異齊之所以施於燕也而顧自矜其功以為五伯以來未有及乎夫五伯桓公為盛桓公糾合諸侯不以兵車而葵丘之會援矜一萌叛者九國毅雖存燕未能比楚丘之一城而顧自矜其功以為五伯以來未有及乎夫驕矜之生怠惰之所乘敵之所以伺我便也正使昭王不死樂毅不去七十城者且將復為齊有而况事與變而日新謗緣虛而易入理固有必然者乎夫差樓勾踐於會稽其後如之何也而毅獨憐於此哉積齊之憤乘燕之怠雖微田單且將舉燕而况

智勇如單者以與毅為敵毅且祭之何哉向也權籍在燕而情氣在齊今也權籍在齊而情氣在燕湯武之事固如是乎而顧謂之行王道之過哉單以即墨餘卒能舉萬乘之燕而不能以全齊下聊城之遺其失正與毅相當使單不授敵於魯仲連而燕將復有如樂毅者為之謀主則聊城將復舉全齊固未可知也故因籍而僥功者易保大而定功者難此為將之大戒也

豫讓

士之以身徇國者不貴於能死而貴於處其死故死非人之所難也死而得其所寔所難也人無有不愛其死者而勇士輕生詩者則一死以為烈非難也惟於義不可苟耳義不可苟而顧欲以易處之君子不與其義也嗟乎義士獨可以易云哉豫讓臣事智伯智伯死無後讓以報仇而死君子壯之故有以為真義士云者夫所謂義者以能審於去就死生之分而權衡之際銖兩不差也而真之云然又非形似彷彿之謂如王蠋之於齊孔父仇牧之於宋慷慨殺身義形於色是所謂貴義士而無愧者下此則召忽之於子糾君子猶鄙之所以然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而

吾之死生固不可輕也夫必爲社稷死而後死則凡貪暴淫雪禍及社稷者須見幾先決不死焉可矣智伯之亡也果孰爲之果見過於強大乎抑自困於不振乎如其過於強大困於不振身任社稷之重不得已焉以死守之則讓於趙氏雖窮之所往不與共戴天焉可矣至於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雖殺身以報焉可矣今也貪狼無厭日求地於人而不知止則三家共起而戕之此必然之勢也讓不以此時決其去就早見而預待之迫其及焉而徐死之豈所謂義士者顧如是乎讓之曰范中行氏以衆人遇我我故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我故以國士報之夫國士之遇非特厚其利祿之謂也其必有所取矣夫有所取者宜必諫行言聽信之異於衆也智伯求地於三家讓宜朝夕共事獨不知其非與見而不知是謂不知知而不言是謂不仁吾知之吾言之而君不吾以是果無所取矣無取而虛以爵祿縻之則何國士之遇之有而顧欲以死報焉義乎不義也吾意讓讓之始仕范中行也必久於屈抑不遂所欲而智伯出其不意待之故讓感焉以爲國士之遇其實智伯不

爲義之資哉高哀仕宋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奔魯夫自封疆之官而舉之卿大夫之上可謂得國士之遇矣而子哀奔魯春秋賢之爲能貴愛其身以存道也而讓乃枉其身以徇人之爵祿使後世貪位慕祿自懼滅亡而弗恤者曰吾以報國之士遇其視子哀賢不肖何如哉太抵戰國之時大義不明才智之士各爲利誘如荆軻聶政之死其傷勇而恃義者多矣故豫讓之死識者以爲謂之壯士也謂之義士則未也

魯仲連

魯仲連義不帝秦奇節直氣俯視一世何爲而能然哉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觀此圍城之中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何爲久居此而不去夫惟無欲故無求無求故無所詘於人而得信其志也非惟新垣衍嘆息唯命雖秦軍聞之亦退舍五十里充是心至於至仁無我之公雖謂之天下士可也然燕將聊城之書又不過如戰國縱橫開闢之說耳是以燕將自殺而聊城見屠蓋仲連有滅武仲之智有公綽之不欲有卞莊子之勇而不能文之以禮樂故亦未得謂

之成人也

蘭相如燕頗

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可謂一時壯烈之士有盜
於人國者也楊龜山迺以太王事狄爲比謂趙卒有
覆軍陷城之禍徒以璧之爲祟其言豈其然乎秦王
以方興之周遇西陲荒裔之狄雖事之以免禍可也
雖遷國以圖存可也至於秦則不然其欲并天下而
王之也雖事之如事父猶將亡之也雖行之如伯夷
猶將亡之也故古帝王之伐伐無道也秦之伐也生
必死辱民必死虜其勢不并天下而盡亡之不已也
而謂尺寸之璧可以弭其無厭之求乎趙之視秦強
弱既不敵所可恃者理之屈直猶有辨耳趙璧既往
而秦城不割則趙直秦屈相如於此不能一出力諍
之則秦人視趙將如掌中璧傳玩而慢易之豈直視
如臣妾而已哉渑池之會燕頗約三十日不還請立
太子以絕秦望其情亦可哀矣相如卒能與秦抗衡
而秦終不能有加於趙猶爲國有人焉雖燕頗介胃
之士而能以意氣相下共濟國事卒使垂亡之趙重
於九鼎若是乎賢者之益於人國而顧比之暴虎馮
河而無悔耶蓋至於惠文頃世新主代改相如老病

燕頗間去而後有上黨之換而後有長平之坑然則
二子用舍繫於趙之存亡能爲有無亦可以爲難矣

虞卿

虞卿說趙孝成王爲趙上卿而食邑於虞故號虞卿
長平之攻樓昌欲媾秦而虞卿請重寶附楚魏而後
媾可成也趙不能用而敗於秦秦既解邯鄲之圍趙
却樓綏皆欲割六城和秦虞卿反覆辨其不可卒東
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而秦使已在趙矣虞卿
從事度情無言不讐可謂忠於所事者也卒棄相印
與故所交魏齊俱困大梁著虞氏春秋然則虞卿豈
戰國遊士比哉

范雎蔡澤

范雎困辱於魏因鄭安平王稽得入秦離間昭王母
子兄弟甥舅之情而竊其相位專以快恩讐爲身謀
其事本無足道然遠交近攻之策秦卒賴之以并天
下不可謂不審天下之勢也雎始賴鄭安平王稽而
得進卒以安平王稽敗事而見疎小人飾恩任私之
罪可不戒哉蔡澤乘此亦以口舌困雎而攘其位澤
雖私謀而其謂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則有位者皆當
知也澤既相數月或惡之於王遂謝病歸相印澤亦

庶幾知退者

秦

昔者先王之於民也惻然而愛之猶恐其或傷也溫然而煥之猶恐其或寒也諄諄而誥語之猶恐其不吾悉也於是為之井牧以經其田野相其土宜而教之樹藝頒之職事以程乎民力為之法式以歛其財賄制其品節以平其費入使地無遺利民無遺力國用足而民不至於獨貧斯亦可矣而猶以為未也於是為九兩之法以聯其民為大比之法以簡其徒為祭祀喪紀賓客飲射之數以聚其衆而閭閻族師黨

讀史質疑

卷之十一

十一

正刑長之屬又各以時屬民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三年一大比則獻其賢能之書於王王拜受之藏諸天府其謗人於善其優柔而不迫也如是夫如是而有罪未麗於法而害諸州里者則坐諸嘉石役諸司空夫如是而猶有豪惡為民患者弗使冠飾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園土凡此皆以防其邪心而生其善心也其能改者及于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園土者殺蓋三年而不改是終不改矣如是而後加刑焉聖王之欲民自新而惡人之自棄也如此故天下之歸德如流水之

下如膠漆之固傳之數百年之久而澤猶未泯也其後王室既衰諸侯放恣強衆相視而莫敢先發禮樂教化之功於是不可誣矣至於秦則不然以為是瑣瑣者也是繁文末節不足以集吾事也於是悉去其籍而一切以威詐蒞之方其變法之初令行禁止粗可如意而斯民已如奔豕逸馬蕩然無復禮法之防矣一夫作難天下響應卒以亡滅而不救雖秦人於是且若之何哉方秦之強以列國之君集天下智勇之士謀之而不足比其亡也一妄傭人倡之而有餘故知聖王所以兢兢業業不敢以智勇先天下蓋懼流禍之至於此也故保天下者必鑒於秦鑒於秦則必脩周官之法而後可以保其民而後可以長有天下嗚呼周官之法其不行於天下也久矣

讀史質疑

卷之十一

十一

東水質疑卷之一

東水質疑卷之二

秦始皇

秦始皇焚書坑儒生四百六十餘人長子扶蘇諫不聽使監蒙恬軍於上郡以扶蘇之去沙丘之變斯高因得矯立胡亥以亡其天下論者遂以爲焚書坑儒爲亡秦之由君子曰始皇雖不焚書坑儒生秦之政固無益於救亡也何也秦之積威以劫天下久矣權使其士而虜使其民也於是以致戮爲威以黔首爲讎在廷之臣以欺詐罔上爲賢使天下之人傾耳而聽重足而立天下之含憤積怒欲起而攻秦非一旦矣雖始皇尚存猶將亡之而況於扶蘇而況於庸愚如胡亥如之何而可哉夫儒者之道莫盛於孔子孔子之言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諸生誦法孔子獨不聞斯言乎以爲秦之天下危耶安耶治耶亂耶有道無道耶始尉繚以策干秦王王與之亢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蜂準長目鷖膺豺聲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使秦王誠得志於天下則天下皆爲虜矣是秦王之暴雷天下所共聞也不以此時起而隱去是不智也六國既亡天下既一始皇志得意滿所不能致者長生久存

讀史質疑

卷之二

七

讀史質疑

卷之二

二

身其所誦所法亦未也

又李斯請史官非秦書者悉燒之博士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燒之尉繚燒之始皇亦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未嘗云博士所職也然則秦所燒詩書乃天下所藏耳太史公曰秦燒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遺軀也詩書所以後見者多藏人家史記獨藏同室故遂藏獨有秦記又不載月日亦有可采者

呂不韋

呂不韋以陽翟大賈乘勢市奇射取富貴終不自謹以致敗其事本無足道所以知名後世徒以賓客之書也秦除謚法惡子議父臣議君不韋之書皆詆時君爲俗主至數秦先世之過而無所忌非所謂臣子

識君父乎按李斯請非秦所記與博士所掌天下有私計書百家語悉詣守尉雜燒之然則秦所禁特民間所藏與非秦所記耳秦史記固未嘗禁也直書先君之過而不諱因見古史實實無偽後世則改移遷就者多矣

李斯

李斯傳載趙高劫殺二世暨子嬰誅高事與秦記不同且子嬰一人耳記謂二世兄子傳稱始皇之策豈以所傳聞互記之耶高既殺二世使使約漢分王關中引壘上殿殿欲壞者三由此觀神器有命豈可以小人盜賊竊取之哉事與植玄同

蒙恬

蒙恬三世爲秦將盡并諸侯而歸之秦天下既一復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暴師於外十餘年所謂同惡相濟凶德衆會罪不容於死也臨刑乃歸罪絕地脉凶人爲不善迷而不知復何足與有言哉

子嬰

子嬰諫二世勿殺蒙恬可謂有仁者之資至誅趙高於齊宮不動聲色而無肘腋之變自古繼世之君能

斷如子嬰者蓋未之聞也立四十日而漢王入關又月餘而見殺於項羽哀哉秦之必亡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而況於子嬰乎

孔子魚未嘗死陳勝之難

陳勝吳廣本一妄傭人因秦之亂自立爲免死計且懷諫護前立未久而敗其事本無足道然一呼而天下響應諸侯復立遂以亡秦勝廣雖不能亡秦而亡秦則勝廣之因也故遷史修大其事綱目亦因其自立爲楚而楚之進楚所以惡秦非與楚之止於楚也孔子魚之從楚不以洩坑儒之憤乎秦雖坑儒而吾道固在豈以秦楚爲加損哉涉既輕秦不設備子魚諫不聽則當去而竟死之不忍區區之憤而小用其身以徇傭妄無知之鄙夫儒者之諒豈若是哉闕里譜載子魚仕勝言不用退卒於陳則是未嘗與之死也勝聞其賢而以禮聘之則是未嘗先往也太史所云苟欲以甚秦之咎而洩吾儒之憤不知吾儒之道天覆地載雖橫逆強暴之加固視之如禽獸而不較豈以秦楚爲加損哉故子魚之事乃儒者去就死生之大節論事考言者當以孔氏家傳爲正

項梁

梁始在吳下每吳中有大徑役及喪常為主辨陰以
兵法部勒賓客子弟以是知其能既舉吳中收下縣
兵部署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服自言於
梁梁曰前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辨以此不任用公
然則梁本有可將之才亦既知人而任之矣一戰勝
秦恣其驕惰卒至兵敗身死乃其輕驕不能持重之
過也羽恃其勇任力而不任人終亦不能有天下高
祖謂項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言我所用者皆豪傑
而羽徒得此人耳而不能用非謂增為人傑也
梁嘗有操陽建獄請斬無咎書於操陽獄
操司馬欣以故事得已獄事請託開節後古知此
漢有善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
王披甲持戟挑戰戰目一叱樓煩目不敢視手不
敢發
傳牛之戲可以破機發 註非是
宋義諫項梁將騎卒情其言偶中耳義帝以高陵
君之言授以為將非其人也所以見殺
東陽少年殺其令聚眾得二萬人欲立陳嬰便為
王嬰母曰自我為女家婦未嘗聞女古先之有貴
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
事敗亦易以亡自古侯王將相豈必皆其先之有
貴嬰母特以嬰之信
謹不足以自王耳

三老董公

天下之勢譬如奕棋然當局者迷而旁觀者乃得其
真非旁觀之智於彼也彼方以利害得失亂其智而
吾常以靜觀動無欲利之心故無憂於害無欲得之

心故無憂於失無是四者故心常虛明而義理之是
非常審此自然之理也方天下共苦於亡秦而董公
乃隱於三老若弗聞知者及楚漢之際智勇俱困
後徐出一着以告漢王自弒君之名一正而後項羽
無所逃其罪自縊素餐之師一舉而後天下之歸
漢可坐而策矣於是食其以是說齊王隨何以是說
九江皆不勞餘力而下其城惟義足以感人也計董
公之出其智未必如良平其勇未必如韓彭英布其
轉輸軍餉不匱未必如蕭何而綱常大義乃自董公
發之而餘子無聞焉蓋彼方馳騁於知謀之末而此
乃得於靜觀之餘所見之大小其分固不同也方隋
之亂唐之將興也太山之旁有道士曰徐洪客者於
李密以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下直指江
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即此數語詞直氣壯為當時
師謀何以易此惜乎所告乃李密而唐公諸人不與
焉是以李密無成而太宗不得聞大義之要天下
雖歸唐而大義之正卒不能與漢比也故董公洪客
當合為一傳文選補遺引楚漢春秋董公封成侯而
史記漢書年表皆無之又不得立傳然則古人懿行
節兄遺於史筆不傳於後世固已非止一人一

矣

張良

前輩謂漢諸臣惟張良有儒者氣象又謂張良能用高祖愚謂儒者氣象特以爲韓報讎言之可也究而言之良特戰國策士之流得揣摩之術而善用之爾以高祖言之智不如良平勇不如韓彭黥布然豁達大度寬仁愛人狂人而從諫則其所長也舍已從人恥諸人以爲善雖堯舜之聖不過如此而況其下者乎方高祖拔義而西約法三章秋毫無犯牛酒之勞又辭而不受天下之心隱然已屬於沛公無復有他適者矣當是時與沛公爲敵者獨一項羽而羽之殘虐甚於暴秦是特爲漢民之驅耳一時才智之士不欲就功名則已如欲就功名舍沛公將安歸哉雖張良之謀無一不閑成敗非高祖之善聽而斷幾如是而不敗乃事而謂張良用高祖乎譬之車本行陸而羊腸之不覆則御師之力也譬之舟本行水而巨濤之不驚則舵師之功也故高祖本有人君之度而小過不救正留侯之智固不可少也如以舟行陸而以車行水留侯雖善御且操柁將如之何哉且一智之生一機之伏一謀之工一禍之隱留侯躡足王韓信

卒有醢信之禍爲呂后畫策定太子而卒乃有人氣之慘是非皆侯教之然也事機之倚伏情僞之攻取如循環之無端弦激而矢疾勢激而變生留侯於此回視前日之謀能不動其心乎初高祖之受命入關也攻宛不下南陽學舍入陳恢說以約降不殺於是引兵而西無不下者既其還定三秦也乃用三老董公之說聲項羽弑逆之罪而伐之夫約降不殺高祖所以得人心之本也既正名弑君之伐而後羽無所逃罪於天地間而後天下之歸漢可坐而策矣留侯於此皆未及發則其隨事救正特一時成敗之小數耳故留侯乃戰國策士之流得揣摩之術而善用之者也

子房用處全是老手然不免形跡人得而識之不其於此善哉黃老者也
 其於此善哉黃老者也
 千房備武仲公幹下莊子三子之所長而禮樂不足於說三萬戶而不遺餘力可謂無欲矣而未始不近於矯矯秦項而不遺餘力可謂無欲矣而未始不中其於此善哉黃老者也
 勇而智行之以勇則勇以爲亂而欲以文義獨之有以成故見志者而文之以禮樂斯君子之同物必伏而候之故云狙

高祖

沛公方入關之初王不王未可知君民之分猶未定也乃與秦民約法三章悉除去秦苛法諸吏人皆按堵如故且曰凡吾所以來爲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乃使人與秦吏行縣告諭秦人大喜爭持牛酒饗獻軍士沛公又讓不受凡諸除秦款民已有包含徧覆之意而至誠懇坦溢於言外雖狡野之輩何以易此太史遷書之辭約而意顯劉劭以配武成可也

蕭何

蕭何爲沛公主吏掾識高祖於布衣數以吏事護之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管辦之而欲欲徵何蓋知高祖之必興而秦之亂政爲必亡也及高祖起沛公何爲丞曹事自是君臣之分定矣慶煥物色其主而甘心卒吏不以得微重幸此其識慶煥庸常可企及哉宜其光輔高帝爲漢元勳惜其不事詩書不見帝王之盛徒以吏事文備漢治而君臣上下稱與以術踵襲戰國之遺風至於文景而未已君子謂漢其爲不足觀也已

曹參

曹參從高祖起沛豐無戰不預雖無大功亦未嘗在於馭敗蓋高祖謀臣夙將也韓信以新附驟起之士

據位其上而參乃以兵屬之從破夏說還斬威將軍破齊歷下軍斬龍且惟信所令絕無幾微見於顏面於此見古人自知之明量材受任而無忌刻之私豈淺夫所可窺哉天下既定乃上漢相印而遠爲齊相君子謂參之不見疑於高祖以其遠相齊而不與兵權是固然矣夫安知高祖不以參之寬厚不忌能矜功而不疑之與參之相齊清遠安集比去齊猶以獄市爲寄至其相漢則一遵何之約束而無所事事故相齊齊清相漢漢治參蓋加有才一第矣

周勃

周勃入北軍令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或曰太尉此問非也使衆皆右袒當何如哉愚謂不然勃所患特患祿不肯歸將印釋兵權勃不得入北軍爾既已給執其柄則豎子之命已制其算中何問劉與呂乎其爲此特以攄其魄而奪之氣此用兵之術也勃雖樵樸少文然此處亦習熟

勃雖敦厚持重然樵樸少文五木強人也始從高祖起沛周旋於間卒以功封侯食邑而高祖始終亦以安劉許之果而誅呂安劉者特侯也蓋不誅者心無外慕爲事必實而力故能以功名始終耳世謂高祖許之臣少恩然觀其臨終囑呂后獨許曹平陽可今爲相少論王陵平勃數語足以繫其平生則其爲之不能無不疑者固亦其勢然也周亞夫爲將堅忍持重破吳楚有大功至爲相而

等五人皆率相事願以此病免景帝詔賜食獨置
大藏無切肉又不置筋因以快快置之死地若是不知
乎景帝之少思哉太史公以足已不學少之不知
所謂學者果何學與
韓侯在國被甲令家人持兵見守尉之行縣者此
老將不能慮事之過也文帝一聞謗言即下廷尉
逮捕之使不知所出此漢廷御大臣之體賈生所
為長太息也韓侯父子皆被逮廷尉執行千金於
獄更教以公主為盜又其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
昭為言之太后得赦復爵邑亞夫守節不遜卒以
困窮亞夫父子之優劣見矣

遜志集曰漢初輔相多出一時亡命屠販之流其
人皆習熟世故迫於利害善避禍趨變高惠文景
四世求其堅守臣節如王陵周亞夫比無數人焉
亞夫尤得大臣體而遷史反詆其守節不遜以致
困窮人臣以義守身以忠事主利害有所不恤豈
以困窮為恤哉

韓信

韓信初見高祖與之言天下事料理不失尺寸其論
劉項情勢喜貶如倒囊出珠策無遺筭比從高祖而
東也楚夷諸侯滅項而成帝業無一言而不離者真
所謂豪傑之士也其所謂以天下郡邑封功臣何所
不服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
何所不散蓋其才其志其所期如此既已虜魏破代
平趙下燕斬龍且而定齊向之所期十已讐七八矣

天下太勢方將歸漢而列土無分信是以有假王之
請亦欲踐前言耳當是時使留侯善為信謀使信不
失封而高祖無可疑之跡豈不偉哉儒者之正乎而
韓足附耳之為徒以長高祖忘刻之私為韓信趙醢
之地事之倚伏可不畏哉垓下之召高祖蓋切切於
此信顧其時未可也楚項方破高祖即襲奪齊軍高
祖豈能一日忘恥信哉而信猶自負功多曰漢終不
奪我齊乎夫漢非有心於奪齊而不能不奪者勢也
方大難之殷也豪傑並起智勇相角成者為帝敗者
為虜此固理也夫淮陰之武勇固高祖所畏惡而堅
忍不發資以集事淮陰固已入高祖算計中矣天下
既定夫難脫夷而向所畏惡者慨然猶在臥榻之側
高祖豈能一息少安枕乎而顧謂漢終不奪我齊哉
高祖功臣得免於誅夷者三人其一人為曹平陽清
淨寧一不為事先智勇兩忘形迹俱泯功名之際此
其最高者也其次為張留侯則衡縮變化功成不居
脫然事權之外使高祖不得而疑焉其智亦可稱也
其次為蕭相國則犯履危之戒屢致高祖之疑賴鮑
生邵平輩教以免難之策則何之不誅者幸也今淮
陰負不賞之功而清淨寧一不能如曹平陽智以免

而不能如張敖侯而幕客遊士又無有如鮑生邵平之繫蕭相國者失職快快卒用誅夷此固勢之不能免也淮陰爲布衣時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蓋所志者功名富貴而已功成名遂猶快快不止以至荼醢甚矣功名之不可以久處也悲夫

韓信二

韓信對高祖論將兵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至其自謂則曰臣多多益善耳此實事非虛語也高祖謂多多益善何以爲我禽此特天誅以相戲其實高祖亦自知其不如也蓋人之用衆其才智各有所宜閭閻之用兵不過三萬吳起之用兵不過五萬子玉過三百乘必敗而卻克自請八百乘以破齊王翳非六十萬不能取荆而謝玄以八萬破苻堅淝水止古人以多兵敗而以少取勝者多矣顧用之何如豈必以多爲貴哉善攻者或拙於守長於馮城者或短於野戰量才而授則無棄才因事授任亦無僨事此人君御將之方固不必與臣下爭能也

郭仲晦謂劉牧信曰處事當以簡制繁以易制難韓信多多益善只是一箇字狄武襄夜半破走寇關只是

韓王信盧綰

韓王信本韓襄王孽孫從漢得王韓旣而降楚亡歸漢復立爲韓王高祖以信所都潁川爲天下勁兵處徙都晉陽以北備胡信因請徙馬邑匈奴圍之信使使數求和解漢疑有二心使人責讓信遂以馬邑降胡漢是以有白登之圍而信亦亡匿山谷旦暮乞食蠻夷中思歸而勢不可也信雖號材武而庸妄微危不能自致終於降虜無恠也高祖疑其臣再徙而致寇幾亡天下可不謹哉

盧綰與高祖居同里生同年壯俱學書又相愛從起沛豐入漢中至成帝業未嘗有大功而王綰於燕高祖之於故舊厚矣綰乃以疎遠自疑失身降虜而不能自明忠信不足故耳周繆軍乍利乍不利終無離上心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由其操心堅正故身不見疑也綰能以此自處夷險不亂而嫌隙不生其庶免乎

樊噲

樊噲始隱屠狗從起豐沛每攻城常先登賜爵從入武關諫止咸陽宮鴻門事急持盾撞入誚讓項羽嘿然奪氣卒脫高祖於難高祖病臥枕宦者至引趙高

此仇此落落大節可觀也人有惡其黨於呂氏者
高祖立命斬之軍中雖斬噲能禁呂后不禍戚夫人
平而况平勃於呂氏之威終莫能斬哉然則噲之
死諸呂之無成者天也

酈商寄滕公灌嬰

酈商說食其以正而寄之說祿以詭要皆有益於漢
也寄亦不可謂之賣友古人以大義滅親而况於友
乎

夏侯嬰初為沛廐司御每送客過泗上亭舉高祖語
未嘗不移日高祖戲傷嬰嬰為證脫其獄彭城之敗
高祖欲戮孝惠魯元棄之嬰為收載徐行面雍樹勢
馳平城潰圍固徐行弩皆持滿外向卒得脫於難負
初起至文帝常為太僕終其身議者謂其謹信可親
之人

灌嬰起販繒從高祖多戰功及誅呂欲為亂造嬰嬰
齊嬰乃與絳侯等誅諷齊王共誅呂氏立文帝代絳
侯為丞相

周昌趙堯

周昌自卒史從沛公為職志職主也志旗幟也謂當
旗幟之官沛公王漢中昌為中尉拜御史大夫從破

項籍封汾陰侯燕見奏事高祖擁戚姬至比為桀紂
主欲以趙王易太子則曰期期不奉詔至為趙相呂
氏殺趙王謝病不朝三歲而死昌可謂忠於所事矣
愚意昌之相趙當有他道以處之若徒以彊力待呂
后固無益於趙王之死也趙堯逆探高祖意擠昌而
取其位竟不免抵罪危人以自利者可戒也

陳平

陳平六出奇計皆陰邪小人之謀雖平且羞之敢特
秘而不傳况他人乎平自謂多陰謀道家所忌吾世
即廢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平之自知審矣

東水質疑卷之三

漢文帝

三代而下人主資質之笑如漢文帝庶幾可語王道惜乎當時之臣皆一時功名之士無可語王佐者故文帝之善皆其美質之所得而其所以失之者則其羣臣不能將順之過非文帝之罪也試嘗反覆一編之中其愛民也真出於惻怛之誠惟恐其或傷也其求言也真如百朋之欲惟恐其不我錫也其恤刑也真如憫瘼之在身惟恐不能去其體也至於務農重穀雖徭田畝如在朝廷其於人也雖夷狄如待其家

石之祥朱昌為衛將軍撫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是有疑漢大臣之心而以朱昌張武為可信也此為公平為私乎諸呂之誅朱虛為功首乃以欲立齊王而黜其功卒以啓與居之變所謂王者無私固如是乎夫諸呂之亂神器未定各親其親亦人情之常朱虛之欲立兄亦何足為嫌乎光武與公孫子陽書曰君非吾亂臣賊子倉卒時人皆欲為君耳彼其身且猶可恕而況其兄乎而況謀未行乎齊桓忘管仲之讐而成一匡之功高祖捨陳平之無行而錄六出之奇計江漢士民咸劉道規焚書之恩亦無復有二心者以文帝之謙讓仁厚而不免啓居之疾豈惟義理不明雖利害之際亦察之不審朱昌諸人豈得辭其責哉故文帝之政其善者皆其資質之美其利害相參不得其中皆其臣不能將順之過也昔者漢文帝以諸王入繼國統絳侯勃挾誅諸呂之權朝罷起出意常得甚文帝禮之恭常目送之一旦臨朝而問錢穀決獄之數勃不能對慙愧謝病不敢居相位不責其德色之不恭而引職事以問之出其不意問其所當知使其不對而自慙驕悍之氣索然銷阻而無餘此得御權臣之道也

竇廣國

文帝既立竇皇后弟廣國與長君厚賜田宅家長安周勃灌嬰曰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賢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兩人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勃雖少文所以處廣國者甚善有禮可為後世待貴戚者法也文帝以廣國賢行欲用為相恐天下以為私其內戚而止文帝豈真避嫌者哉鑒呂氏之禍杜貴戚之權安皇太后之心一舉而三善備焉此文帝之文也景武之際戚氏之禍繼起其武安之後許史陵夷王氏遂移漢然後知文帝之不可及矣

景帝

文帝慈仁而吳公張釋之為廷尉景帝深刻而竇成鄧都先後為中尉循吏用則仁及天下酷吏用則妻子兄弟大臣皆不得其死不能保其親而況於天下乎景帝廢薄后殺太子榮梁孝王謫死申屠嘉晁錯周亞夫皆以非罪死

晁錯穿太上皇廟垣垣為門臨江王侵太宗廟垣垣為宮其罪一也

景帝右錯而殺其子心志一惑視聽為昏諛言固

極其可畏哉

田叔焚梁獄詞乃漢廷公卿之謀

景帝以同母弟私愛梁王不節以禮不為置賢師傅相忠言之臣而使羊勝公孫詭得遊說其間又嘗有千秋萬歲後傳於王之語是教之僭侈而啓其篡踰之心者景帝也勝詭之變乃始据據按覆不遺餘力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其道固如是乎太和不食泣不止帝乃謀諸大臣遣經術士往治之故田叔之使悉焚梁獄詞空手來見上先儒謂其善處人母子兄弟之間然安知非大臣始議遣使之初謀哉始梁事既敗王乃齎千金謝鄒陽求方畧賜因兄王先生教之問於王長君使謁於上而韓安國亦見長公主故事得不治然則田叔之事蓋有所受之矣

漢法諸侯王朝見天子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正月朔旦奉薦璧王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為王置酒賜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

晁錯

文帝聽言之審觀諸晁錯可見觀其兵要之論入粟

實遠之策勸農力本之議皆見諸行事至於削諸侯更法令爲書三十篇帝雖奇其才而不盡聽也至於景帝則不然不惟其善惟其欺詐刻薄之用七國之變以誅錯爲名則錯身且不免而況望有濟乎故如錯者以處侍從獻納之地用其可而去其否則天下未嘗無才也今也枉其才而據非其任則足以殺其軀而已宋宣仁時東坡以溫公論薦簾簾著甚厚議者以爲且執政矣公力言蘇軾爲翰林學士其任已極且言王安石在翰林爲稱職及居相位天下多事願以安石爲戒溫公於東坡亦文帝處臧錯之意惜乎景帝用枉其才非文帝之過也

武帝

漢初用人如周勃張敖如申屠嘉張釋之周亞夫之徒皆木訥少文而高文以來政亦淳厚絕無粉澤文飾之意而董仲舒之對策乃曰漢宜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豈所謂識時務者固如是乎蓋大臣之畜君禁於未發則兆微而易制既盛而後止則扞格而難勝帝方初政好大喜功之心雖未見諸力行而賢良之策固曰文采未施豈惑乎當世之務是不以漢事爲然欲凌跨百王而上之矣仲舒之對既不合而去

帝之所用皆迎合依附之士莊助朱買臣吾丘壽王相如臯朔之徒雜然並進務以文詞奢折公卿以飾其所爲於是外事夷狄內拓疆土神仙土木之擾無不如意卒以虛耗海內而後悔焉乃用不學之霍光謹厚之日碑以託孤之任寄之是二人者豈亦文采之士哉向使仲舒之對在輪臺既悔之後吾知其必有合矣

好

汲黯

黯之辭淮陽欲補過拾遺有愛君之意蕭望之不欲往馮翊有薄郡國不爲之意兩情固不同也然武帝屈長孺於長沙推而遠之也宣帝試望之於三輔漸而進之也二主之意亦自不同

霍光

昔伊尹誥於太甲曰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位居成功既復政厥辟遽爾告歸蓋消息盈虛自然之數乃天之行非人之所能爲也霍光擁昭立宣不

為無功然光之所以能此者不有武帝之詔乎居其位而為其功於我何如損哉方是時宣帝長於民間具知間閭奸邪吏治得失而多才好學行安節和蓋勵精之賢主也不以此時歸上政柄幅私第既昧盈虛之義矣而選置宰輔用可專制其氣焰之薰灼豈惟羣臣畏之雖天子亦歛容下焉地道無成而代有終固如是乎前輩以博陸比諸葛武侯武侯功業却從問學中得來博陸直是資質之美偶得之耳故山雲亦族而諸葛瞻父子效死不貳觀寧靜致遠之訓孔明所學之大端可見霍光何嘗有此

金日碑

日碑乃休屠王太子沒入官輸黃門養馬帝遊宴日碑牽馬過殿不敢稍視以此得幸長子為帝弄兒自殿下與官人戲日碑適見而殺之武帝欲納其女後官日碑不肯武帝遺詔封光博陸侯日碑稔侯而日碑不受不以夷人先中國不為羣臣所忌凡此皆光所不及也使光卒而日碑輔政則立宣之後必能歸政必戒於邪謀必教其子弟必無赤族之禍也何地不生才豈可以夷夏論哉

公孫弘

公孫弘為漢相而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於俗者誠不至也故凡事豫則立豫乎誠也誠之至者王烈以布衣而化行遼東誠之不至則公孫弘身行節儉而盜賊不禁奢侈不節鹽鐵論謂若瘞歲之巫徒鼓其口說耳此正作史者之意也

田仁任安

田仁任安皆以貧處大將軍門下無錢以事家監為家監所苦使養惡鬻馬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為郎中皆取具鞍馬新絳衣二人又以貧見遺趙禹一遴問拔之卒皆立名當世相士失之貧古來皆然況衛將軍乎委敬羊裘見天子曰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士之環珞崛奇者固不以依服鞍馬為意在巨眼者識之耳百里奚乞食於鉅人而蹇叔收之敵蔑收器於堂下而叔向執其手曰子少不謬子若不子矣賢者之相與其氣味各有所合衛青以威曉碌碌取富貴宜二子之不見錄也及大將軍日退而霍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安所為豈可以常情度哉

司馬遷

司馬遷叙其父談之言自周公孔子至於今皆五百

餘歲欲以經易傳春秋詩書禮樂之傳其言可謂誇矣至其終乃執遷手而泣以不得從封泰山爲恨何其見之陋邪夫周公之相業居周公之位則爲之孔子雖不得行周公之道要亦不失爲孔子而已周公孔子豈必以從封泰山爲盛哉談述六家指要輕重失序其所見宜如此遷之爲此言苟欲以尊其父而不知誣親爲非孝也

世謂司馬遷下蠶室而叙史記以毀謗當世故且之曰諱書然遷自謂悉論次先人舊聞繼史記金匱石室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是遷書乃史記

讀史叢書

卷之三

九

舊文遷特論次之耳遷又自謂論次七年而遭李

陵之禍其所謂年者乃天漢三年邇太初元年而

言七年也然則遷史記前後論次十有二年書

已成而後有李陵之禍安得謂未刑而先謗乎遷

史過處誠多當別論之至不察作者之意而援

之謗書則不可也魏明帝問王肅司馬遷以受刑

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肅對謂

武帝聞遷述史記取孝景及已本紀覽之太怒削

而授之今此二紀有錄而無書後遭李陵遂下遷

蠶室此爲隱切在武帝不在史遷也衛宏謂景紀

出者武帝特削其副耳武紀必指切尤甚雖民間不敢藏今考遷史自叙年之先後証王肅所云是也切直受刑非既刑而後非貶明矣故人主不觀本朝史史臣於此非諛則禍若司馬遷崔浩事可

求鑒也

遷史帝王紀除書詩春秋所書餘皆小說不經列國世家春秋以前止述其謬謚世次比入春秋乃始得而詳焉然其節左氏國語闕有節之過者左氏吳徵百牢於魯子服景伯以周禮辭弗聽乃與之太宰嚭召季康子使子貢辭焉吳徵百牢與召

讀史叢書

卷之三

十

康子自是二事而景伯子貢之對辭亦不同史記

乃云吳召哀公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

太宰嚭乃得止此則節左氏節之太過者也夫徵

百牢召康子二事去一可也至以景伯爲子貢則

不可也史記諸如此類尚多姑錄以見餘耳

左氏於越敗吳吳王闔廬傷將指還卒于陘夫差

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口夫差而忘越王之

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史記記

此段云吳王病傷而死又云闔廬使立太子夫差

謂曰爾忘越王殺汝父乎則闔廬既死而復能使

人語夫差耶越世家直云闔廬且死告夫差曰必毋忘越此說差強於前然不得左氏指意當以左氏爲正

太伯塚在吳縣北梅里聚去城十里闔廬墓在吳縣間門外葬三日白虎居其上故曰虎丘

史記十篇補亡註云元城間褚先生補闕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言辭鄙陋東萊辨十篇非皆無書其一景紀具在張晏稱後人取班書補之此紀所載間有班書所無者去取詳畧可見

其二武紀獨此篇亡衛宏語見上

其三漢興以來將相年表其書具在但前錄叙後自太始元年以下褚先生所補

其四禮書叙具在自禮出起以下草具未成

其五樂書叙具在自九音之起以下草具未成

其六律書叙具在自書曰七政以下未成

其七三王世家叙所自出未可知贊乃真太史語

其八傳靳蒯成傳其書具在張晏謂褚先生所補非也

其九日者傳自余志而著之以上皆本書歐公

每有制作必取此讀數過未乃褚所補張晏并疑之非也

其十龜策傳叙具在自褚先生以下乃所補耳愚嘗疑禮樂律書撰次失論以爲司馬遷不宜如此及讀畢見註所云如是及觀東萊所辨然後所疑釋然知讀古人書固不可草草放過也

史論雜

賈誼善言治亂錯善言兵司馬遷之叙事董仲舒之言天人司馬相如揚雄之文章劉向父子之博洽至矣李廣之騎射程不識之軍律精矣霍去病無所解焉武帝使之學孫吳去病曰願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之兵法

陳萬年性調臨平召其子咸告教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輒大怒咸曰具曉所言大意教咸調也初丙吉病萬年與二千石同問疾衆退萬年獨至昏夜乃歸吉病甚宣帝臨問大臣行能吉薦萬年遂為御史大夫以吉之賢猶不免此信乎遠佞人之難也

馮野王不為三公名重當世兒寬為御史大夫官屬易之以此知士之立朝當知所以自重要官顯爵居賢則重居不肖則輕 俱屏山集

劉向請興禮樂

天下之治本諸君身君身正則權綱正而萬化得其理雖責之以禮樂之興可也君身不正則權綱墜而萬化不得其理雖禮樂亦莫如之何也禮樂待人而後行者也苟非其人則禮樂徒爲文具雖庠序之興家詩書而人揖讓抑且無益於治而況於時固有不然者於禮樂何有哉西漢之衰至於成帝極矣劉向以宗室之賢不忍坐視其敝於是因譏爲之警起而爲興禮樂之請向亦度其時與其君足以從事矣乎君子讀其書即其事而悲其志其所望於劉向者者深矣昔者生民之初紛紛籍籍血氣之相勝利害之相攻欲而不得則忿忿而不懲則爭爭而不禁則亂聖人惡其亂也爲之教化以節其欲以平其忿以息其爭而治其亂此禮樂所由起也漢自高祖以馬上得天下棄詩書禮樂以爲腐儒而不用其後文帝謙讓而未遑武帝有志而未就因循苟且至於成帝上下相習以爲偷相安以爲俗天下之事十去七八意者庠序辟雍之未設禮樂未興而民志未定此向之所以請然聖王以禮樂治天下其道則有由矣自唐虞三代之盛莫不皆然而其法寢備於周文王武

王所以造周者也靈臺辟雍之作非專爲教民而後世之教則所由以起也自其身之飲食服御而刑之閨門著之朝廷達之邦國天下閭巷之間服之者身也化之者人也漸而磨之者天下後世也向亦度其時如唐虞三代矣乎允文執競之德其君亦庶幾矣乎政在外戚而不能取羣小比周而不能去賢哲在位而不能用徒乃正容於升車之際器人於絃竹鼓擊之間成帝之昏庸所謂寄生之君耳向於是時宜告之以剛告之以撓權立政使權不二錯政不下移則漢雖衰猶有可爲乃舍是而拳拳於禮樂之興刑罰之去正使向之說得行庠序辟雍之興家詩書而人揖讓且無救於危亡況言而箝口動而掣肘時固有太謬不然者雖禮樂亦將如之何哉昔哀公問政於孔子子曰知仁勇天下之達德也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哀公庸君政令在家而不能取又不知恥故夫子云然所以激其懦也他日又問墮霜不殺草夫子以爲當殺蓋教之以斷耳成帝之昏庸甚於哀公劉向之告君不法孔子向亦可謂不量其君不知禮樂之情矣向與張堪蕭望之匡衡皆當世賢者其初欲去恭顯而使鄭朋得兼其間既與

之合之輕絕之望之之死已非其辜矣乃坐觀王氏之舉而欲去刑罰以興禮樂是欲去烏喙而進參苓何救於危亡之疾哉且向之說以祥瑞進也祥瑞聖人所不言而向欲借是以動其君不亦難乎好古而不知時變患有餘而智不足嗚呼此向之所以為向也與

龔勝龔舍

龔勝龔舍二人友善並著名節以王國人不得入補宿衛蓋漢自七國之變已有此禁今法王親不得為京衛非奔此也

趙充國

充國老成持重不微近利始曰兵難遙度願至金城馳上方畧蓋其耽視審固發必期中已有千鈞不移之勢矣既上方畧而間以幸武賢之貪功主以公卿之不知兵者詔書謂議禍且不測雖其所愛子諫為身計而充國定執前議不苟遷就其言曰明主可與忠言老臣不以餘命一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謀之審執之固利害禍福不少揆念而至誠惻怛之意溢於辭外所以漢庭公卿卒從其議而得以行其志也為國家計為生民計雖羗虜亦在所愛之中若充國

豈特堪一將之任而已使代魏相而相則漢宣刻薄之風其必為少變乎豈惟魏相文景以來真相有優於充國者哉

鄧禹

鄧禹挾策追及於鄴勸光武延攬英雄務悅人心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西入關勞來安集為漢收人心入長安謁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送洛陽大度淵謨君臣同德議者以方子房謂智勇不及而學行過之夫所謂學者擇善而固執之謂也禹初入關乘勝獨克開輔響應諸豪傑勸禹徑攻長安禹曰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寧能堅守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敝此其計未為失也光武以禹久不進兵賜書責讓特失於欲速之過耳禹不能堅守初議而委任非人戰數不利知及之仁不能守則亦何貴於知哉周亞夫將兵計吳請於景帝欲以梁委之絕其糧道既而吳攻梁急梁數使使求救且請詔書促之亞夫卒守初議以成其功趙充國伐先零上其方畧而辛武賢之貪功者間之於外公卿之不知兵者主之於內

詔書誚讓而充國再三執奏竟罷騎兵用屯田振旅而還昔之善將者可發而不可使擊乎勝條侯後將軍之事漢事之前鑒也禹迫於君命欲速取敗猶可委也至恥於受任無功數以饑卒擊賊至於大敗僅以身免雖馮異之言不能聽焉禹於是無可委者矣

馬援

馬援一見識真主遂委身不貳卒以功名相殉可謂知去就識量過人遠矣其諸料事揆理亦無不奇中謂梁松貴不欲賂松果下獄死謂王子石廢姓不宜遊京師長者用氣陵折于石果敗謂諸王結賓客必起大獄獄果起蓋天下之理乘除消息禍敗之至惟人所召援所以爲人謀者審矣方援在交趾浪泊西里間賊未滅時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蜚鳥跼蹐墮水中思少遊語欲爲郡縣小吏而不可得也幸賊已滅壯志已酬功名之心宜可以少損矣還復請征武陵援鞍轡錄自忘其年師未就業而梁松之譖已投其間矣光武稱明見萬里而文犀慧發且不能辨况謗語緣虛何以自明乎自占君相知而不能相信信豈一人哉援於人情事理揆度不失毫末而顧不

自慮耶援之語杜情但畏長者家見在左右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其意蓋指梁松而竟爲松所譖家屬杜門堊不歸墓死者不能自刻生者莫爲之訟馬革裹屍之志今定如何知禍而不知避能勇而不能怯功名之士可以爲求鑒也

東漢

東漢之士多尚名節而班固爲竇憲客朱穆爲梁冀客蔡邕爲董卓客張奐亦以梁冀官屬被貶段熲張溫皆以輪宦官得大尉此數子皆當時名士而失身所主大不似東漢人物也邕初亦知卓之不可從於勢而能自立卒死於悲夫

郭林宗雖好臧否而不爲危言覈論故雖處濁世而怨禍不及

士孫瑞與王允黃琬共謀誅董卓既而允自專討卓之功士孫瑞歸功不侯李滄郭汜之亂士孫瑞獨免於難

唐彬與王濬伐吳多所擒獲未至建業二百里稱病遲留以示不競吳有到者爭財後到者爭功時莫不高彬○王衍誤天下放浩敗中軍碎不實異代同德東水質疑卷之三

玄德不能保荊州有三失

謀天下之事者必得天下之勢審天下之勢者必執天下之機知天下之機者必成天下之事故謀者事之幹也勢者事之權也機者事之會也由射於百步之外謀之者力也勢者其弓弩也機者其弦矢也雖有力而非弓弩則弦矢爲無用雖有弦矢而非力則弓弩不能以自舉也故謀也勢也機也三者不可闕一而後天下之務可得而成也玄德以帝室之胄受董承衣帶之詔以討賊操當是時江東據於孫氏已歷三世此不可圖必矣惟許庶幾可憑而已爲賊操所先則玄德之弓弩非荊州也耶劉表不見事變多疑少斷此玄德之弦矢也玄德之栖遲數年欲何爲乎功業未建而髀肉復生豈徒悲焉而已哉劉表既卒琮以荊州降操是荊州乃操之荊州而琮爲表之叛子矣玄德於此正宜因人心之和取已叛之城據形勢以待敵之來而後封琮以吏部俾自守以奉表祀則所以報於表者不失舊德之厚而天下之勢所可據者執其樞而運之矣於是東結孫吳西取巴蜀以圖進取則孔明隆中之策不於是而可酬乎乃曰

劉荊州臨亡託我孤遺悻信自濟不可是小不忍以亂大謀是以有當陽之走是以有赤壁之戰是以當陽地於孫吳而失其所憑知有天下之勢而不知機會之不可失此其所失者一也夫荊州可取而不取玄德雖失機會而懷念舊德人情依依信義亦由此而廢故雖地少兵孱東吳畏敬不敢越我而西良以是也劉璋暗昧蜀人不附豈不可緩蜀以爲後圖而聽於張松法正因人之信已而逞其詐得蜀未定而孫權與之爭荊州矣魯肅責關羽之言豫州私獨歸情愆德望好今已籍手西州又欲剪并荊牛凡夫不行計策實然

而況整領人物之主乎羽無以答竟分荊州之半以與之得之於信義失之於用詐此其所失者二也夫關羽之爲將輕而寡謀又不禮於士夫此玄德所深戒也其謀取襄陽也以糜芳守江陵傅士仁守公安是二人者素羽所輕者也供給軍需不急相及固其情也而羽復有還當治之之語則二人不心服而圖內變可坐而策矣羽在襄樊既久孔明速當提軍東鎮江陵以爲雲長內援以杜芳士仁外應之謀則雖變詐如呂蒙焉攸亂乎今乃寂然縱雲長所爲不問一介之遺何也漢初得蜀方人情未定之時猶能東

以爭長沙零桂今蜀人已定治平已久大敵在前
肝晚在側懸軍深入而君臣晏然不少以東師為念
豈非當局之迷耶卒使阿蒙得施其詐糜芳傅士仁
得逞其輕已之忿是其敗也雲長任其金玄德孔明
豈得不任其半耶此其所失者三也區區餘漢如燼
欲燃何以任是三失關羽既敗荆楚既失漢之大勢
難可復振而後為連營七百里為關羽報讐欲何為
哉當時孔明有言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是孔
明雖言而玄德不見聽也至於猇亭之敗而後委於
天豈不謬哉

謝艾

張重華使謝艾拒趙艾兵出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
曰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也進與趙
戰大破之梟鳴非吉兆艾以此破敵氣足以勝妖也

朱伺

楊珉問朱伺擊賊何以常勝伺曰兩軍相對惟在忍
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因以是說考之前代
之師未有不以堅忍而勝輕躁而敗者河曲倡軍門
之呼于邲掬舟中之指此其輕以取敗也榮陽成皇
之阨莫肯先退昆陽百萬之遇氣不少懾袁紹攻曹

操於官渡操急欲還荀彧勸之堅壁以待卒用破紹
此其忍以致勝也以漢將言之周亞夫趙充國由此
其選也世之負才好勝者多易於世故一敗而不復
能振者凡以不忍故耳操以處事無不然者君子當
以輕躁為戒

桓溫謝玄

劉惔以博而知桓溫之克蜀郗超以屢屢而知謝玄
之克秦此皆以小知大人之才器隨事可見觀者庸
之察也

百姓言李君爽異政

公君之德貴則不貴貴則不貴貴則不貴貴則不貴
李也嚴而察者弊之滋也夫既已遠之弊矣然且用
察以為明雖有百姓之言徒自蔽焉而可以為善治
乎夫夫子置身兆庶之上我如此其寡彼如此其衆
豈能以一身而周知天下之利病則株連天下之才
而委任其責者勢也夫苟勢也則操權以馭勢孰養
以馭權者人君責也固不必親見百姓而問之也與
其用察以為明孰若擴吾太公之心信任天下之賢
高拱清談逸而有成者為之猶賢矣乎唐宣宗廟精
其出獵也見百姓言李君爽之異政而罷之懷州則

吏夫一縣令之遠非有心替之寄非有股肱耳目之託苟有異政必知之必擢之非帝之明察不能也而君子有遺憾焉何也夫帝王之御天下至誠而已誠則無不明也無不見也擴然大公物來順應而聖王者固無心也昔者舜之受政於堯也九官之命濟濟咸讓舜固恭已而無為也昔者文王之造周也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庶獄庶慎文王罔攸知朝攸兼也是故唐虞之盛後世莫及而文王之興也雖紂之暴莫之能禦也使察而可以為明則宣宗為賢於舜文矣乎唐自肅代而降凌夷至是天下之不可為已十八九矣宣宗奮於積衰之餘持之以剛毅之氣聽諫納規臨政願治大中之政稱亞貞觀不可謂不知務也一令之微苟有異政必親問而親擢之勵勤以警惰勤一以懲百帝之愛民不已深乎其為志不已勤乎使晚唐百姓人人得見於上得言縣令之得失賢者進而上之其不肖者退而遠之如是而吏不仁百姓之不見保者未之有也然而無是理也管子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君門遠於萬里此言擁蔽之禍也一指蔽目雖未華在前而不見而況四海之遠乎姓之衆必欲人人自見於天子自言

其所欲則豐蔀之下仰屋竊嘆者可勝數哉咸之六四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四當心位不言心而言思責其廢心而用思也惟其廢心而用思是以往來憧憧雖欲言治不可得也夫人君之於百姓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者也故聖王之於天下非不仁且愛也必建之牧所以觀其民也必立之監所以監所守也而後連之以方伯統之以冢宰天子擇相相擇監牧之賢否而後黜陟焉則天下之大可坐而理矣唐分天下為十二道道為之觀察使則相之所擇者十二使耳天子擇一相相擇十二使而十二使者各擇令牧之賢否而黜陟進退之令海內之勢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網舉而目張權運而衡隨欲天下之無治不可得也帝之相令孤絢也絢而徇私不才退之可也既已置之相位矣則擇牧守者絢之任也牧守縣令必欲人人見而遣之擢之則絢之相欲何為乎夫天下均王臣也天下之事均王事也臣下侵官君子且猶非之況以天子而下行觀察之職不亦大可羞乎故漢宣帝唐宣宗皆勵精主必嘗帝試望之於三輔君子以為識治勢宣宗擢君奭為縣令君子以為昧治體故牧守之異

政誠樂乎上聞也。今有異政而墮於上聞則上無所據以爲勸懲。吏無所視以爲勸懲。民無所恃以爲乳哺之恩。而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之不中。恒必由是。是故守令之異政。誠樂乎上聞也。而以察爲明。則不可也。情偽之感。攻取百端。雖以漢宣帝之綜核名實。而王成猶以偽增。唐憲宗愛賞。況其他乎。蘇氏有言。人君之於天下。猶雷霆之於物。舉其一而天下不知吾之不知。其十此商鞅之餘智。而帝乃用是。以爲明。故以帝之嚴察。雖不吝爵賞。而人多僥倖。雖不相假借。而唐治竟不就者。不可不求其故也。政在實官。而不能取權。在藩帥。而不能治。此豈察察小智所可辨哉。故以帝之明大中。之治三宗之外。無聞也。而唐治竟不振。不可不求其故也。

周世宗宋太祖

爲治之道。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故大有五六之辭曰。威如之吉。而聖人繫之以易。而無備之戒。夫大有之世。上下交孚。宜可以無爲矣。而無備之戒。聖人若兢兢焉。蓋六五柔順得中。以居尊位。雖寬裕溫柔。足以有容。而發矜剛毅之不足。則亦不足以有執。此聖人之深戒也。嘗以周世宗宋太祖之事觀之。

世宗精斷英試。而或失於用壯。太祖溫厚持重。而失於受克。有世宗之果。而又有宋祖之密。則天下不足爲也。惜乎其不能以相兼也。世宗之立聽於王朴。而內修政事。外平僭國。施爲舉措。甚有次第。其必爲也。如鸛鳴之擊其蓄之湛也。如千仞之堤而有必潰之勢。其氣之疾也。如風雨之驟至。而人莫知所避焉。故在位五年。而南蕩江淮。西克秦鳳。倉州之幸直。敵境關南之地。不日來歸。此豈持銳不試者所能哉。至於均田。和定。刑統。科目。雅樂之制。駁駁乎太平之風。庶幾一洗五代之陋。而變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疾。則恢復燕幽。混一區夏。無不可者。而兵出未幾。大命隕墜。天其或者以啓宋之興。與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嗟。將至有開。必先其後。宋祖之削平僭國。規模次第。無能出其範圍外者。雖謂宋祖繼世宗之烈可也。雖謂世宗貽宋祖之謀可也。以宋祖之寬仁持重。而加之有世宗之英武雄斷。何畏乎契丹何難於取燕。而積貯金帛。徒以商議度日。長顧却慮。卒不能以一矢加遺使。西北二虜睥睨吾傍。而苦其桀驁不遜之圖。蓋自太祖之世而已。然矣。況繼世之君。無先君之明。無先君之勢。雖太宗嘗試小舉。一

而銳氣盡阻終宋之世徒聞悠悠之議而竟不能一
大振者或者謂太祖容忍之過也戎狄豺狼溪壑難
厭而欲以五十萬贖取燕幽事雖未行其爲計亦左
矣其後真宗無地而歲納三十萬至於仁宗後增至
五十萬而西賊之費不與焉敵來則歛金帛以餌之
去則相顧晏然喜動顏色易而無備之戒其是之謂
與納幣不已必至於割地割地不已必至於俘虜而
未厭宋以仁厚立國而其受夷狄之禍乃慘於前世
何也伯禽封於魯三年而報政周公問之曰親親而
尊尊夫親親尊尊王道之所先也而周公逆知其後
之將弱者勢之所漸積靡之所極也故君子創業垂
統爲可繼也變而通之與世推移斯繼述之善也周
世宗雖壯於逸而其規模氣勢大有可觀者使其不
死其所就宜不止此故有太祖之密不可無世宗之
果而後天下之事可爲也

西夏一

夏州自李思恭以來未嘗親朝中國繼捧因諸父昆
弟自相怨讎乃來朝而納銀夏綏宥四州之地留京
師居之太宗爲之護總麻以上赴闕而以曹光實爲
四州都巡檢使迎繼捧從弟繼遷託以乳母死因入

地介澤誘殺曹光實自是爲西夏用兵之端方繼遷
之誘殺曹光實也帝遣田仁朗將兵討之仁朗因其
撫宥之攻欲俟其困以搗其巢穴邀其歸路以爲必
擒之計部署已定欲示閑暇而帝用王侁之譖徵仁
朗下獄遂無成功此其失一也復用趙普之計以繼
捧鎮夏州俾招繼遷賜名趙保忠而遣之繼遷未歸
而保忠復叛此其失二也自是叛服不常服則賜姓
叛則削之不知夷狄之叛服在吾有以制之與否而
不在姓名之復與不復也真宗初立繼遷詐降從事
姑息而以銀夏綏宥靜五州與之是爲虎添翼而彼
之巢穴益固矣宋人方議靈州棄守而保吉已陷清
遠軍陷靈州陷西涼而靈州之棄守皆不由我此其
失三也保吉走死德明初嗣曹瑋捕滅之策固亦近
取亂侮亡之道而真宗乃欲以恩德致之此其失四
也自是西賊益肆不可復制至於曩霄之叛中國疲
於奔命宵旰之憂遂與契丹等古人所以重謀始之
戒者爲其末流之若此與

西夏二

宋承五代之弊痛抑藩帥之權其後將權既輕綱紀
不立偏裨首領皆得自達而各行其所欲而朝廷又

以文法牽制之是以所向鮮功非必皆失其人任之不專抑之太過也曩宵之叛擇帥而任無出韓范外者夏竦之帥得二公為之副可謂極一時之選矣一欲進討一欲招納左牽右掣以至干敗然後兩罪而俱去之局若謹之於始專之委任而責其成功則招之不可必至於進兵期必蕩其巢穴而後已雖元昊何能為哉今不任之以能為之任而徒加之以不能為之罪雖兩賢同事猶不免於敗况一賢一不肖以相參乎靖康建炎之禍宋事之敗監不遠古之人主所以必慎於擇將必專於委任而桑雍親信強很貪戾之徒不得間乎其間也不然徒增敵人之氣而武備不振終不振爾使宋之諸將有能知變能不牽於文法如張忠定之激蜀將狄武靖之斬陳曙則將權之植其庶幾乎

王沂公去丁謂

王沂公去丁謂亦大巧然謂其包藏禍心則不當其罪也未幾夏竦傾富鄭公更入纖細終宋之世正人受禍備諸慘毒未必不根諸此故君子之去小人當正名其罪不可為已甚也然則丁謂非此則不可去奈何曰君子寧已志之不行終不可罔人以非法

王珪蔡確沮溫公

元豐初官制將行神宗欲新舊人兩用且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王珪蔡確相顧失色乃謀以俞允帥慶使上平夏策於是用兵深歎而公不復召矣蔡端一聞死者十餘萬卒之兵禍至於亡宋而未已小人專為身謀而不恤國之利病人君不慎擇而輕信之未有不致亂者楊國忠激祿山速叛以驗其言盧杞沮李懷光不得見德宗終以致叛事雖不同其為身謀其致亂一也

溫公議變法

宣仁變法之始議者謂三年無改父道欲稍損其甚者溫公毅然曰先帝之法其善者百世不可變若王安石呂惠卿所建非先帝本意改之當如救焚拯溺即此數語詞嚴義正意已盡矣乃繼之曰况太后以母改子非以子改父也言少失平遂致紹聖以後之紛紛公豈宋之思耶

王介甫

三平甫謂介甫長於議古而短於議今工於知已而出於知人愚謂介甫以經義附己意未見其議古之長也人已一也惟已之是非不明故人之邪正不

可以人已爲有二耶

宋高宗

封疆之削何國幾有多難興邦古人所貴而高宗乃一向退縮無自立之志靖康之難內有一李綱外有一宗澤而兩河忠義之氣鬱燁炮烈而不能一發使高宗能聽於李綱以任宗澤秉忠義憤激之氣而感之以孝弟忠誠之愛舉能任賢吊孤問疾裁抑上供以補軍實而禦災恤患之詔一以實意行之期於養除宗廟迎還二聖擄滅雙金而後已如是而人心不感忠賢不進國勢不張吾不信也今乃悠悠閑暇一如平時而遇災罪已之詔徒爲文具如張所之所言者甚矣高宗之庸懦甘於燕樂不足與有爲也

高宗亦明敏識機變於諸將才器志趣亦皆知之而所以待之亦各得事宜雖偏裨首領如王貴半輩其鑒別亦無不當者第以柔懦不立不能勝讒言之訴故不能行其志耳

岳飛自岳鄂入見詔以王德用復召飛至寢閣命之曰復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復召飛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帝亦知飛而信之矣飛未行而秦檜已不以德鄰隸飛且請詔飛詣張浚議事

飛竟以直言忤浚而罷兵是目目前至近帝且不能爲之主况飛一舉足君門已萬里哉既而詔飛還職而飛申寢閣之命帝復詔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度飛方喜新命復詔班師卒爲賊檜矯誣以死知筭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此高宗之以爲高宗也

高宗於劉光世張俊諸人請求必委曲應之至於岳武穆之請則直詞拒焉蓋當是時諸將漸有不可制之勢而武穆之忠真非高宗之所慮也自古人君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臣不能免禍悲哉

張浚

張浚殺曲端當時陝西士夫莫不痛悼自端之死衆心稍離軍士憤恨有叛去者金人再戰富平乃詐張端旗以懼敵妻室知端已死撫掌笑曰何給我也於是盡銳力攻宋師敗績自是陝西非宋有矣議者皆以擅殺罪浚愚謂端則有死罪特浚所以殺之非其罪耳夫兩貴不能以相事兩下不能以相使乃理之自然必不能以相無者此上下所由定名分所由立也初朝命以王庶節制陝西而以曲端爲之統制是端乃庶之屬也秦隴之震庶日移文趣端而端乃遣

吳玠復華州而自引兵遷延迂道會玠于襄樂此所謂逗遛沮撓軍法所不赦也此延安既陷庶以兵付王德用自引騎屬端于襄樂方欲倚端自副而端乃謀殺之始也擠人於敗又以其所擠之罪罪之是副一將也是亦叛天子之漸也當是時宜寬遷延迂道之因治其傲上不遜之罪按法行辟而後撫其遺孤綏定其軍士而以其罪詔論諸將使無效端者則威令伸而國氣振矣而浚乃以百口保之是失利者浚為之也夫既已保其無他而復用之猶曰使過以需後効也金既陷陝西長驅入潼關端使吳玠拒于彭原而頻兵不救置玠于敗則何功之可望哉大端不欲屬庶是不能為人下也既以玠以自副而不救其敗是不能為人上也既不能為人之屬又不能為人之長其勢必至於孤立而後已天下烏有强悍自遂孤立而可以成功也哉武帝遣李陵屬貳師陵願得自當一隊帝遣路博德迎陵博德亦羞為陵後距軍統不一武帝卒以是致敗然則端本無忠誠為國心特欲擁兵以自植耳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欲人之重其令也端之擁兵自植豈啻後時而已楚人始敗于城濮而殺得臣既敗于

鄢陵而殺子反楚之得競於中國九以法之行也彭越之勃起以烏合草野之長猶能斬後至者一人況宋雖播遷之餘所少豈一曲端哉魏公於此假端用法振軍以經武可也愛惜其才馭之以禮使不得強很自用以沮撓吾事可也不然置之散地而時資其策以濟吾不及可也今乃蓄疑不斷使諗間得入王庶以詩詞譖吳玠以不利於已而殺之是殺之以已不以國也夫所謂不利者端無是心也無是心而殺之此端之所以不服而軍士所以叛去也昔孔明斬馬謖謖雖死無怨廢李平廖立至於沒齒而無憾惟其公平正大無私而已矣魏公以忠義自負為時倚望而舉法如此於孔明不有愧乎哉豈惟孔明秋武靖新陳暑而廣南悉平魏公其有愧乎至於詐張端旗尤為拙謀徒足以召敵人之笑而沮我師之氣曾謂魏公而為是乎某嘗聞之張魏公忠義有餘而才智不足其過不在殺曲端端乃在排李綱又因岳飛直言而罷其兵柄以中賊檜之計此其所短也強敵在前國勢益靡士論悠悠無可人意獨一李忠定為時倚仗公乃排擊之置之散地忌耶刻耶迷弟復耶擠人而矜才耶四者有一焉皆非大公之道

皆得罪於名教也

符離之潰

古今舉事不患夫功之難成而患夫志之不立高祖知項羽之和不可恃再敗固陵而不悔曹操困于南陽陰於烏巢幾死於潼關而後定昆陽之戰尋邑百萬以寡敵衆而志不少懾渚沱之役倉卒遇敵幾墜虎口而銳氣益壯是時光武所信任惟一鄧禹而禹之將兵入關又爲赤眉所敗而光武不聞貶禹不聞退兵而竟中興漢室禹爲元功立志定而信任專也孝宗之立銳意興復當時元德重望惟張魏公在焉帝乃倚爲長城不爲浮議所播奪可謂所信矣魏公之潰起於邵宏淵扇動浮言以沮敗軍事乃用人小失可用懲創以圖後功是亦多難興邦之常而何足沮喪爲事哉謂宜梳宏淵官職用正軍法然後下哀痛之詔固忠義之心扶創補弊固本豐儲期必再舉乘彼之釁極吾力之所至而後已則志之所至氣必至焉安知仇金之不可滅故疆之不可復也乃上下疑沮讒言並興湯退思之徒抵掌交慶幸其言之中而魏公不能安其位孝宗不能固其志和議之成僅得用敵國之禮正叔姪之分減歲幣十萬之數而

恢復之望自是無復可望矣事之難成而易敗也如此九以志之不立墮於因循而失於果斷有志者所以三嘆息

金堊宋欽宗

宋初遣巫伋請迎欽宗於金金人曰不知靖後何處頓放伋唯唯而退宋人自是不復言欽宗而以輩洛山陵爲請金主曰爾國何舍欽宗靈柩而請輩洛山陵如不欲欽宗之柩我當爲爾國堊之九金人所以反覆愚宋者類若此而宋人不察爲其所愚故書金堊欽宗於輩洛之源所以病宋也

趙范趙葵大敗李全於揚州城下

趙范趙葵大敗李全於揚州城下全走死新塘綱目所書雖若快之之詞其實乃危之也宋於是時以彌遠當國一籌莫展而諸將又皆反覆降虜之餘無可倚仗全之敢於造逆而不忘以宋之無人故耳若非范葵揚州之捷則宋之爲宋豈不危乎殆哉然范葵之所以成功以趙善湘之慰藉慇懃而善湘之奏請無阻則以彌遠爲之姻婭也不然則善湘未必得所請而范葵亦無以成功矣金華女真叛虜宋受其降而官之未幾遂領節鎮而全之叛服不常宋人一一

姑息處焉來則羣糧給食去則橐氣喪膽天下幾如是而不亂者故強將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故全之叛乃宋人縱之之罪而全之死未足為宋人喜也

趙忠定

忠定之謫宋人嘗有詩云不使慶元為慶曆也由人事也由天蓋咎忠定不以節鉞假侂冑故致後事之紛紜愚謂當時就以節鉞假侂冑正恐忠定亦不能免耳蓋內禪之謀事權不得由已必假太后詔令以行之而太后在宮中又不得親見面陳理所當為

請東質錄

卷之四

十一

是必假左右以達意也左右前後執非欲富貴之人乎孰能為吾心所欲為而不為侂冑者哉如侂冑者雖無寸功猶不能麾之使去况已使之與謀傳命而報可乎雖假之節鉞侂冑能久於外乎哉彼小人如劉弼李沐者比雖不預吾事而睨視同隙於吾傍者固已闕然以侂冑為奇貨可居矣德參會內比周將必根掘盤結而不可解侂冑雖欲久於節鉞胡可得哉侂冑若還將欲進其所思而去其所甚怨吾於是而欲正以裁之必不可矣如是而偃然與之同朝可一日安乎吾意當時宜如留丞相之謀請立太子監

閭使國喪有主人心不亂而國所為則事求其可功成無跡雖小人亦不得而問也今既與之同事又以為小人而抑之雖曰忠誠直節至死不摧而諸賢受禍其極慘刻以致國事日非不可復救所傷不已多乎司馬溫公嘗戒金陵用小人介甫曰法行即逐之公曰誤矣小人得路豈可去也後必悔之蓋至是雖悔亦無及矣或謂內禪既成留丞相復召之後公當委政而去不預事權則小人之窺伺可杜而吾身庶幾可保無恙夫以是為可也然自古未有與小人同事而不敗者伊尹霍光之事有伊霍之委任則可無伊霍之委任則審時量力可也事機之倚伏非止一端要在識其物而預計之耳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夫巽順也隨風相繼無處而不入然必順於理然後可用權以制變故曰巽而隱蓋由中斟酌有不容言之妙此學問之極功精義入神之至也夫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若忠定者可與立矣若夫子所謂用權又必有道矣

東水質疑卷之四終



東水質疑卷之五

東水質疑

東水質疑

予嘗觀古人之於書表分既高功力亦到故能牢籠古今窮極幽隱至其論事政言時亦有未盡者矧茲觀焉淺末使字片言未能自辨而敢妄為之說乎惟是對卷之際或有億見欲以質諸多聞之士而性復愚賤旋得隨失及見先生長者迺張目若瘡口欲言若或籍焉坐是碌碌無成虛揭歲月雖悔亦無及矣邇來山居無事得以其暇復取舊書事繹私記憶見三以求正於博古君子非敢自附作者後也嘉靖戊申冬十月之吉鄒陽味菜山人書于東水書屋

讀三傳

左氏叙事詳備公較義理時有出入愚嘗讀第茶川閒坐偶及遷史愚謂史記鋪叙弘健不如左氏近弱茶川曰不然只如左氏吳季子論樂一段史記何曾有之愚謂此必魯史舊文左氏因而述之非左氏語也如史記禮樂書雜出荀卿子義記中豈可謂子長語耶且左氏所謂君子曰者左氏所自為說也其合於道蓋無幾焉以此見左氏未能過于長也後以是說質之孔文谷文谷亦以為然

讀國語

國語始周穆王伐犬戎訖越句踐滅吳分國以紀其事故曰國語吳侍中韋昭為之解昭謂左丘明既春秋傳復采錄前世邦國成敗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數以為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曰外傳而宋李巽巖乃謂丘明將傳春秋乃先采集列國之史國為語旋獵其精華作春秋傳而先所采集草稿具存時人共傳習之號曰國語殆非丘明本志也今攷語中所載是非善惡之言必要諸禍福為驗所見絕與左氏相類然左氏之傳讀者已疑其非孔子所稱之丘明則外傳之作庸詎知其在作傳之先後耶或者以其稱魯莊為嚴公避漢諱疑漢儒所為然鄭衆賈逵皆漢人其解發明之際遷避改易相承以為常未可知也攷古者但當論其時事善惡而以義理折衷不必以己意穿鑿可矣

國語皆據典禮其臣確然守正如召穆公所謂民當宣之使言芮良夫所謂利當布之上下黃東發謂為萬世不刊之明訓足以進之六經義弘事劉文公欲與城成周此亦臣子之情雖勢不可為而情不能已衛甯侯乃以逆天罪之彼何人哉獨無人心者乎弘之見殺自以范氏亂晉而劉范世婚坐

此爲累罪不在於興周也而國語以是證僉侯之言沮臣子忠愛之心長奸人首鼠之志必自此言始矣

魯語魯雖積衰之餘而其臣之所以告君者一出於正一擬於典禮信乎魯爲秉禮之望也然魯以相忍爲國此魯之所以不振也

齊語管仲入齊之初即教桓公參國伍鄙以定民居使四民不得雜處以各成其事制國爲二十一鄉作內政以寄軍令此即先王居四民時地利寓兵於農之意其法非不善也但先王之欲人善也如

諸子質疑

卷之五

三

大明麗空萬物仰照而管子則爲隱令以寄政東坡謂先王之兵出於不得已要在不可敗而已桓文非決勝不足以定霸故其兵在於必勝此其所以異於先王也管仲爲游士八十人奉以車馬資幣使週遊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人嚮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是豈先王體國經野爲之意哉先王以善養人欲人同歸於善也管子以善勝人惟恐人之入於善也自管子倡爲遊士押闔之術以亂先王之法列國師效變詐相高流毒至於戰國卒之盡併於秦而禍猶

未殆始作俑者其誰尸之宜乎功烈之卑聖門所不道也然管子雖伯術所以經國制民皆有實效皆爲之於必成後之稱善治民者徒爲空言徒有其名而已矣又在管仲下矣

晉語愚讀齊晉國語而後知帝王之學仁義禮樂之化爲不可及也齊桓晉文皆伯諸侯皆三王之罪人也桓之盛又非晉文所可及然桓公管仲君臣皆不知學管仲獨任其智不能推賢讓能桓公所尊惟管仲仲父之外蓋無聞焉人惟自是自尊故無賢才之輔故驕侈易生故身死國亂而伯業不

諸子質疑

卷之五

四

後能振是則驕之爲害也大矣文公學讀書於臼季曰吾不能行也處聞則多矣惟其知學故知行之難故知爲國之不易故郭偃曰君知其難則其易也將至矣況其臣如趙衰者推轂賢士與之共立於朝故行年五十守學彌篤者卻縠也以德紀民者狐偃也多聞有謀者胥臣也先軫也故趙衰三讓而不失義也故晉文之視桓則力不逮桓趙衰之視管仲則才不逮仲然而知學之貴於行知爲國之難知推賢之不失於義則桓公管仲皆不逮也故桓公身死國亂而伯業遂衰晉文雖沒而

子孫能用舊人，以世其業，此桓文之所以異也。況
務帝王大學之道，而用乎王佐之才，其效當何如？
哉？予故知三代仁義禮樂之教，其功大，其澤之入
人者深矣。晉悼公有君子之資，事皆鑒實用人，
行政甚次，第其在周事，單襄公也，立無跋視，無還
言，敬必及天，故其後伯鯨，其天資之美，要自學問
中來也。

楚語

楚莊王使士亹傳太子問於申叔時，申叔時曰：「教
之春秋，為之聳善而抑惡，教之世。」先代世襲家如

今之譜諜

卷之五

五

教之詩禮樂教之，令教之語教之，故志

教之訓典，而不及書，豈春秋令語故志訓典皆書

之類耶？司馬侯皆晉悼公云：「諸侯之為日，在君側，

以其善行，以其惡戒，而曰：『羊舌肸習於春秋，解謂

春秋紀人事，善惡而目以天時，周史之法也。然則

古者列國之史，通謂之春秋，魯春秋特其一耳，以

其修於孔子，故魯春秋獨傳於後世，此所謂春秋

非孔子之所修者也。

吳越語

記吳越始終報復之際，可為處患難持盈滿之訓。

凡興事功者，不可不知也。范蠡滅吳，請從會稽之
罰，曰：「君行制臣，行意輕舟，五湖不留，少刻脫然，事
功之外也。」後世張子房蓋亦效之。

讀戰國策

春秋之時，周室雖衰，王澤未泯，列國辭命皆以理之。
曲直為勝負，如管仲對楚展禽，對齊呂相，絕秦子產。
對晉楚叔向，諫子產鑄刑書之類，至於戰國而先王
禮法之教，蕩然無復，防制諸侯，益放恣無忌，日夕謀
欲侵人之國，亦日夕惟恐人之侵已之國也。於是游
談馳騁之士，逆探巧合，架虛憑空，以爭鬪諸侯，竊冒
諸子賢策。

卷之五

六

富貴雖禍，敗旋踵亦不知恤，況可語仁義哉？二百餘

年，惟魯仲連義不帝秦，慨然以節義稱天下士，其次

如張孟談、佐趙襄子、滅智伯、功成不居而耕於負親

之丘，此為知進退者。次如虞卿策趙，不與秦六城，猶

能忠於所事。次如范雎遠交近攻之策，雖假途富貴

而秦卒賴以并天下，猶為不失其實焉。次如陳軫與

齊王論山東之愚，朱已史作無忌與魏王論秦王之貪，戾

好利亦深明天下之勢者也。或謂韓王曰：「秦之欲并

天下而王也，與古人異，雖事之如子事父，猶將亡之

也。雖行之如伯夷，猶將亡之也。行雖如桀紂，猶將亡

之也。雖善事之無益也。然則山東非能合從爲一者。皆必亡也。然從親之不能成。譬則連雞之不能以共飛。故山東之必并於秦者。勢也。六國既亡。則秦亦不能以獨存者。亦勢也。仁義禮樂之教。先王之所以維繫人心。非惟以弭禍亂。亦天理民彝之所不能泯也。今既蕩然無復防制。是秦與六國一也。六國既亡。則秦固不能以獨存也。故善爲國者。亦有仁義而已矣。

鬻子

漢藝文志鬻熊子二十六篇。列之道家。唐逢行珪謂鬻子爲諸子之首。柳伯存亦謂諸子起於鬻熊。今此書止一十四篇。序云鬻子年九十餘。見文王。文王曰。老矣。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臣已老矣。使坐策國事。尚少也。文王師之。凡此事不經見。無可援証。史記世家鬻熊子事文王。早卒。成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封熊繹於楚。而熊爲之祖。繹。熊之四世孫也。楚武王亦云。吾先鬻熊。文王師也。蚤終。漢志謂文王師之。封爲楚祖。蓋本此書。中有曲阜慎誅二篇。曲阜乃周公所封。慎誅述周公戒康叔之言。豈鬻子於成王時而尚存耶。與史所云蚤卒之味。不類也。豈班固所志別有其書。此爲依託之者耶。目其文摺質多殘闕。篇目

錯亂無次序。甚而不可讀。姑闕所疑。以俟知者。

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必取所愛。

發政施令。爲天下福之謂道。上下相親之謂和。民

不求而得所欲之謂信。

子華子

子華子者。晉人程本字子華也。子華子僞書也。依倣而託之者也。家語謂孔子與程子傾蓋而語。故書中有孔子贈又自謂昔者吾友又撫孔子適趙臨河之嘆。以徵其所以不仕之意。皆依倣而託之者也。呂氏春秋有子華子之言。凡七見。書中皆全抄焉。惟與韓昭釐侯論爭侵地一事。不見於書。蓋偶遺之耳。他如風輪水樞之云。蓋取諸佛氏唯道集虛之言。蓋取諸莊周而知三守一儉在定精之說。又皆依倣佛氏之說而爲之辭也。物之精華。天地所秘。惜唐人以論文章而此借之以論人才。至如慈恕等訓。則又似尊信三經字說者也。雖其出入莊老。漁獵諸子。其用力勤矣。然文辭劣弱。大不似先秦古書。蓋宋人方黨揭朱辭無以自見。擬託以自寫其不平之意耳。傳之既久。而主名不立。依託之辭。遂至於亂真。亦其理然也。知然者。書中謂人主甚惡朋黨。則左右執事得以籍口。

聯累羅絡而廉潔自好之士不能免矣至於疑似而皆削迹此其情甚可慨也又謂今世之士荒飈怒號而獨秀先隕霜露宵零而朱草立稿購市之徒又從而媒孽以髮提之疾雷破山澍雨如注難暗於時失其所以司晨嗟夫士至於此則其國之所以爲國豈不急哉宋之末季是矣

答公仲承問黃帝鑄鼎成乘龍而去堊衣冠之說謂人之相君長者類也相使者形也相管攝者氣也相維持者知識也人之異於龍龍之異於鼎鼎之異於雲也言之辨也惡足以相感召而攝使

諸子贊

卷之三

九

之耶又謂弓衣冠帝制世之具也民無見也懷其所以治我而已而帝之德也號以決其慕藏之以求其傳而德也傳以誠誠其甚矣世人之好恠也

言之所感爲響響絕而感已移應之所將爲思思未華而事前駁

矜功不立虛願不立

江之源出於海山其大如甕與海可以濫觴順沿而下控諸羣荆廣袤數千里方舟而後可濟所受於下流非一壑也

其辨茅茨土階云所謂儉者非儉於財之謂也心居虛中以治五官審其所出而謹其所以受以之格物也明遇事也剛此之謂儉而聖人之所寶也夫視入爲出庾氏之職也操觚以制餘夏氏之子之所爲也中人之家計口而食者閭里之急也堊垂衣裳而天下治舜披袿衣鼓琴而天下之堊之備物也惡有土階三尺茅茨不費之事

下里叢祠不過於地溝溝國之社不費之事北宮子任一章謂善美是也善美是也善美是也佛氏然佛氏本旨謂心善善善不可斷一物一有

諸子贊

卷之三

九

執着轉善非善然其言又謂善惡其作善奉行則其實非謂善不必爲善不必去也此乃謂禍亂之由皆生於善善達惡推其說至於樂爲致亂友獲數百言皆非事實邪誤誤民不惟得罪聖人之教而且得罪於異端何哉所謂子華子何必以擬託爲哉

尹文子

尹文子漢山陽仲長統所定次尹文子齊宣王時居下生在公孫龍子之前統謂學於公孫龍非也尹文子大道二篇共五千餘言呂氏春秋正名篇載其

見潘王問答凡四百餘言此皆無之蓋彼記其終問之辭此則其所著書也此書大抵皆言刑名之學其言名有三科法有四程一曰命物之名方圓黑白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一曰不變之法上下是也二曰齊俗之法能鄙同異是也三曰治衆之法慶賞刑罰是也四曰平準之法律度權衡是也名以稽虛實法以定治亂萬事歸一則簡可必御煩而度準法則易而制險此其偉書也本意也蓋其數稱仲尼叛道者鮮書中述孔子殊絕聖人一事亦不亂其數稱仲尼

諸子集解

卷之三

上

至謂堯舜湯武或順或逆得時者昌桀紂幽厲或是或非失時者亡是入刑順逆是非皆不足較惟以時運得失爲興亡也信斯言也將至於廢人事而委天命如紂所云我生不有命在天云者則亦何所不至猶曰不叛道哉

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辨欲出羣勇欲絕衆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羣之辯不可以戶說絕衆之勇不可以獨戰

公孫龍子

公孫龍子趙人公孫龍所撰白馬非馬堅白異同之

論其言迂僻淺近而言能惑世書能傳之至于今何也蓋其人亦強辯多才爲當世所尚如其對趙惠王偃兵之問說平原君辭存邯鄲之封皆能紬其心而使之從其辯可知也然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故平原君謂公孫龍無與孔穿辯則其說不待鄭衍之言而已自紬於當日矣列子書樂正子與謂中山公子年曰公孫龍之爲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沒衍而無家欲以惑人之心屈人之口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吾笑龍說也黃氏自抄謂此論甚難通說說波流中砥柱

諸子集解

卷之三

上

鷓鴣冠子

鷓鴣冠子楚人居深山以鷓鴣羽爲冠號鷓鴣冠子今所傳書三卷共一十九篇雜黃老刑名之學韓昌黎獨取其首篇四稽五至之說其學問篇曰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昌黎自謂三讀其詞而悲之蓋鷓鴣冠子非能無求於世者也柳子厚直以鄙淺不類斥爲鴛鴦今讀其書若類鄙淺者

賢者不必皆得時不肖者不必皆失時今世非無舜禹之行也而不逢堯舜非無伊尹太公之才也而不遇湯武故費仲惡來皆得行其欲而比干子

胥不得盡其忠神欲養氣欲專精欲蓄德太用則昏精大用則竭農不因地不能成穀化不因民不能成俗進賢受上賞則下不蔽善

孔叢子

孔叢子六卷附連叢子一卷孔叢子世謂夫子八世孫孔鮒所撰鮒字子魚一名甲故又曰孔甲然此書乃孔氏子孫記其父子祖孫相傳言行問答之實非止一人一事故曰孔叢子叢聚也聚集孔氏先世言之實以爲書也其記子魚仕陳始末至其臨沒之言雖頗詳盡然亦未見其爲鮒之所自爲也前輩所疑者各已著之篇矣愚謂此不必疑也夫君子之有取於書取其不叛於道耳此書記孔氏言行不依勢利不倡游辭不惑於異端不墜其先世之傳斯亦可以爲難矣凡書所云就非其先世所親授受要亦不失大意其叛道者蓋無幾焉高氏子略據家語世家云子思年止六十歲孟子以子思往穆公時固嘗師之孔子沒於哀公十六年距穆公之立已七十餘年矣當是時子思猶未生問答之事安得有之其爲此說信辯矣然史云顏淵少夫子三十歲生三十二年而卒則是顏子之卒當夫子之六十二歲爲魯哀

之六年也夫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回也視子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然則孔鯉之死又當在顏淵之先矣年月雖不可考大約鯉先夫子卒十餘年而謂子思生在夫子既卒之後乎記問所載固稱孺子是子思時尚幼所問答亦未可必其無也惟其年之先後時之久近或舊史傳訛或後人轉寫之誤皆不可考讀者取其大意之是而闕其所疑可矣

管子

管子書二十四卷蓋後人輯管仲之言與其所行事之實以爲書非管子之自爲也管子書漢志列之道家隋唐以著之法家之首蓋任法而不任情其極必至於少恩故世以管商並稱以其用心同也大抵管子經國之要在牧民立政七法等篇如幼官之文乃似月令而無一語類月令者心術內業乃似道家然借心以言治非真有得於道也大匡以下叙管仲桓公始終謀議用否得失之際其次第皆可覆考大抵多誇張之詞至於輕重之篇則低昂信縮隨物生智以盡籠一世以足國愚民以成其鄰國雖事未必盡然然管仲之心術則盡壞於是矣或謂管子亦側聞誠意正心之說故能一匡天下致君爲五霸之盛使

管仲果聞誠正之說豈止霸諸侯而已雖與之語王道可也然心術內業不過引射道家之說非能有誠正之一語也至其語法令則非後世所及

都水官吏鹽菜皆始於管子後世都水具官而已鹽利則日深日密幾察於秋毫以此見利孔不可開也

老子

老子雖云清淨然有機事只是向後不肯爲事端未嘗不欲有爲也曹平陽深得此意故雖爲高祖風將而能脫然事權之外高祖不得而疑焉此著學老子者也子房作處全用術數蓋又在老子下矣

孫武子

孫武子十三篇不滿六千言而曲盡用兵之道言兵之首即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以不戰而屈人兵爲善脩道保法爲全勝之本無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敵之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故必上下同欲必愛而能令厚而能使以全國爲上以忿攻爲災以軍爭爲愚以久於兵爲深戒將軍之任靜以幽正以治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主是國之寶也反覆曲折無一

語及於殺者言兵而必本於仁義若孫子豈惟兵家之祖抑庶幾古之立言君子矣

列子

列子冲靜恬澹能知造化消息之運故能一死生等榮辱齊得失遺落世事不爭名譽以之養生自愛可也故能處亂世而禍患不及是則列子而已矣其書率多寓言時亦有正論不語機事不侮聖人之言要非餘子所及也至如西方聖人之說乃佛氏之徒因列子之言清淨窺入其事因謂佛生於周昭王時爲西域佛祖至達磨始入中國爲中國佛祖且撰爲世

諸子實錄

卷之五

十六

次以神異其師說其事不見經傳本無足深辯者而吾儒乃從而傳會以張大其教何耶李商隱謂儒者之師曰仲尼仲尼師老聃老聃師竺乾史不言老子適我狄師竺乾孔子以老聃習於古事故問之乃三人行必有我師之意非幻而師事之如堯舜文正周公之德也李涪刊謬力辯商隱之愚其論正矣宋潛溪爲我

國初文物所宗乃悉取浮屠說以附於列子且曰中國去西竺二萬里其說若合符節又曰近世大儒謂華梵譯師皆竊莊列之精微以文西域之卑陋此豈

未爲至論何哉潛溪所至論與堯舜周公孔子異耶
博洽多聞如潛溪文章經世如潛溪世所瞻仰如潛
溪所謂至又嘗註心經刊行於世新學小不及李涪何耶潛溪作佛字文字曲
生不識多同惟知以經傳爲據

莊子

莊子在列子後故其書多述列子之言予始讀其書
見其恣肆恢諧侮薄前聖一切渺蔑禮教於不足爲
子以爲是方外之士小說之祖也及徐讀之見其中
間有正論合於道者於是讀之終卷果見其於聖人
之教無不學無不知者但以爲不足爲耳其言曰以

諸子實錄

卷之五

七

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
之君子其明而在曆數者舊法世傳之詩以道志書
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
名分天下大亂道德不一後之學者不幸不見古人
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周之言如此則是非不知
聖人之教爲當行也夫既知後學之不幸不見大體
則將明古聖人之道以倡之可也乃歷叙諸子自墨
翟禽滑釐彭蒙田駢慎到關尹老聃之徒以及其身
之悠謬荒唐以各自爲一家夫悠謬荒唐豈可與言
道哉夫不知道而不爲猶可恕也知而不欲爲則

可與有爲者矣充其弊必至於濁亂天下決裂崩潰
而不可救如兩晉之亡亦可以鑒矣故無禮義則上
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故讀莊子之書者不可喜
其高而忘其弊也

韓非子

韓非者韓之諸公喜刑名術數之學與李斯俱事荀
卿斯自以爲不如非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
蠹之書恨不得與同遊因急攻韓得非秦王悅之未
信用也以李斯姚賈之毀下吏自殺斯賈豈能殺非
非固有取死之道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

諸子實錄

卷之五

八

自開闢以來生民所以安養生息飲食衣服舟車宮
室之制不可一日無也非乃盡斥古聖人之道以爲
不足爲而獨有取於申不害商鞅之說至以聖人之
道比諸小兒以水土爲饑不能充饑何哉非所爲其
飲食衣服舟車宮室之用有與人異者哉非先王之
法侮聖言而無所畏幾如是而不殺其身哉況其刻
核少恩至謂妻子亦不足信已不信人而欲人之可
任難矣顧其爲書時亦有可取者君子不以人廢言
可也

黃石公素書

先君手錄有黃石公素書一卷無盡居士注無盡居士張商英也或謂即商英偽爲之先容永逝手澤尚存子孫但當寶藏以傳心畫何暇較書之真偽

楊子

楊雄作法言以擬孔子時有問於雄者以法言應之然子雲之學本無所得徒務模擬人言而不得本肯所謂謹毛失貌者也桓君山謂漢興以來惟有此人王充謂爲文之爲難蓋當時惟知剽竊章句爲儒而不知儒者之道不在於此子雲之策新反離騷皆得罪名教猶以尊孔子得爲聖人之徒孔子之道豈待

諸子質疑

國宋之章

九

楊雄而後尊哉其作太玄以準易亦何裨於易當時人以爲可覆轡後世乃尊信於真實篤行之溫公何也王介甫曾南豐諸人亦皆尊信雄南豐謂雄所處合於箕子介甫謂如孔子之無可不可且謂世傳其技闕者妄也不知雄何以得此惟顏之推云雄直以曉筭術明陰陽故著太玄時爲所惑且太玄竟何用乎此爲知言者然之推所存要亦與雄等耳楊雄好奇而卒不能奇故思苦而辭澁

文仲子

文中子書儘有名言只是不合太安排裝點反以起

後人之疑至其以易老並稱以釋老爲三教乃六朝之遺習而不能矯正靡然以從流俗則亦無貴於知道矣

汲冢周書

汲冢周書七十篇并序共七十一篇後有宋畢嚴李燕東徐丁繡序識晉太康二年汲人不慮準私發魏安釐王塚得之以其所載周事自文武成王迄于王子晉而下故云周書或以其所載多陰謀事不經見於明堂之言見於此書而司馬遷紀武王克殷亦取以爲據焉况周月時訓明堂謚法王金縢方諸解彖可考見周之遺訓胡文定傳春秋朱文公証論語皆援以爲証則七十二篇者盡謂之非周書不可也要在讀者識而擇之耳漢班固藝文志書凡九家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書誥誓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以兩漢諸人所纂記推之則非始出於汲冢明矣丁繡氏云

東水質疑卷之五

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十二紀八覽六論共一百六十篇秦相呂不韋之客所著也不韋本陽翟大賈乘時居奇以釣取富貴又不能自謹以至於敗其事本無足道所以知名後世徒以賓客之書耳今讀其書言道德而不失之空虛言法令而不期於刻核養生則薄滋味不以物害性也脩兵則以民爲本惡以不義伐不義也爲國在於用賢而不貴於偏聽而不貴於任智勸學在於尊師而不可以徃教而不可以誣徒至目嘗時爲亂世斥時君爲庸主雖秦先君之過亦直言無諱斯亦可謂實錄矣其援引證據縱橫起伏多似戰國策然戰國策士類以虛詐相恐嚇取權勢而此書就事論利害一皆以實要非策所及也但引証失實爲論欠精則時有之書序伊陟相太戊毫有祥桑穀共生于朝而此書以爲成湯伊尹之事世稱伊尹生于空桑爲有莘氏媵臣說湯以至味乃孝行覽所謂本味也爲書如此豈得無可增損者傳謂書成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與之時人無能增損者高氏謂畏其勢也以此見秦民之初於威

父矣書爲無用之言不涉時政然且猶不敢增損况於無禮義之教虜使其民而權使其士何敢復有言哉然則秦之亡也晚矣

亢倉子

漢藝文志無亢倉子唐志有之注云天寶元年詔號莊子爲南華真經列子爲冲虛真經文子爲通玄真經亢倉子爲洞靈真經亢倉子求之不得襄陽處士王士元謂莊子作庚桑子史記剏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然則亢倉子爲唐人所撰無疑矣其書雜引諸子而呂氏春秋爲多至於農道兵道則全抄馬古書固多假託而此書極淺陋不足深辨也周氏謂農道一書自合孤行蓋未考呂氏春秋故耳愚於呂氏上農任地辨土審時諸篇嘗寫一冊爲農訓以訓農蓋切要之書也

賈誼新書

賈太傳新書五十八篇并附錄七篇共十卷爲何中丞燕泉孟春所攷定銓次頗更易宋人舊本今且依此讀之過秦論見史秦紀其諸疏論漢事太約見治安策及論積貯諫鑄錢書而文各增損不同豈誼書本真如此而史氏節略條理入傳志耶誼書論事核

實援引佐証皆可見諸行事施諸政治無不當者文帝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皆自誼發之初欲分主諸侯子弟議雖未行而主父偃率竊其說而用之然則諒果英練果有用之才也但其言多所不遜所以來終漢東陽諸事竟不得大用者是亦生自取焉耳文帝出之梁長沙蓋欲磨礱頓挫使之涵養成就而竟以憂卒諼可謂不善處困窮矣風俗通述劉向對成帝語云諼與鄧通俱為侍中同位諼惡通為人毀廷議之由是疏遠遷長沙理或然

漢承秦後踵戰國之餘習學者皆雜權術不能純諸子實疑

一於道德觀賈太傅書可見也然其才志練達議論鑿鑿皆可施行使少加含蓄需時大用所作為必有觀者而卒以憂死惜夫

鹽鐵論

漢昭帝召問賢良文學皆對額罷郡國鹽鐵與御史大夫桑弘羊相詰難而鹽鐵卒不果罷至宣帝時廬江太守丞汝南桓寬撰次其言推廣增衍設為問答以成一家之言當時所謂平準均輸之所以為民害者纖悉具備可為戒亦見漢政為近古也國有大吏公卿列侯二千石博士議郎雜議各得伸其所說

以議匈奴議棄朱崖而石渠論經皆博盡羣議此漢政之近古也然雖博議而竟護前自用使賤者雖言而不見於行則亦何貴議之博哉

劉向新序

新序謂至張良始多善謀黃氏曰抄謂留侯所謀機動於此功成於彼成其一必不敵保其二未嘗明白一言以義理而折衷之俾相安而無後患殆亦難謀之士未得為盡善也

說苑

說苑亦劉向所著自謂去其重複與九已見新序者今觀其書其重複與新序混淆者尚多有焉且附會去取亦未必盡善世遠傳訛疑非向書本真讀者取其善而略其謬誤可也南豐議其詢物者多自為者少又曰學非知其大畧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

王充論衡

王充會稽上虞人師事班彪博學多聞仕既不偶退而作論衡蔡邕王郎得其書而秘之以為談助充亦一時好古知名之士也然其為論務出新奇務破衆說意欲有所明則援引証據期必達其意而止至其論之不通者雖反覆辨証終不能信其說焉况其為

論多無用之辨者蓋以憤時矯俗之過故特論失平
不自知其矛盾之至此也客有難充書繁重者充曰
人無一引吾有篇人無一字吾萬言焉為可貴矣以此
為貴夫安得精核乎高氏子畧謂袁崧談助之言可
以訾此書信矣

淮南子

淮南鴻烈解者漢淮南王劉安所招致賓客遊士之
所著也其書出入老莊諸子而益以譎誕不經之辭
凡諸子所述奇異變怪可喜可愕天下所不必有所
以不可為之事皆在焉且其書集衆所見不相參照
本雖一家之言故雖采輯諸說肆其宏博而罔所歸
趣譬諸衆毛成裘而不得其要領觀者可玩而不可
服以為笑也惜盛王其過於堯舜而堯舜之治不
過民生日用其倫之間耳書稱堯曰欽明舜曰文明
堯舜之所謂明初非有異常可駭之事也今非堯舜
之道而以鴻烈為名鴻大也烈明也異哉其所謂大
明者適所以自蔽也與安之所好如此雖為賓客所
蔽然氣類招徠要亦安之所自蔽也叛逆誅死之罪
夫豈不幸也哉

白虎通德論

白虎通德論漢班固奉詔纂集援引証佐各有根據
亦有有用之古書也然說之不通必以已意附會以竟
其詞故所說多牽強難合讀者繫以為古書而弗考
則胥失之矣昔者唐虞夏殷周皆出地之名堯以唐
侯嗣位舜從虞澤得達禹由夏興湯以殷起武王伐
紂爰自有周此皆因所興之地以為號以示重本不
忘之意非有取於義也固乃箋釋之曰唐者湯也湯
湯道德至大之貌也虞者樂也言天下有道人皆樂
也夏者大也明當守持大道殷者中也明著見中和
之為周者至也密也道德周密無不至也此皆以已
意附會失聖人之意也且殷遷于商故又曰商若以
殷為中和之道則商又何取義乎則其說之不通可
知矣夫童子侯不能為禮故不受命於京師此禮也
雖無證亦不害其為禮也固乃引魯成公沙隨之會
不見晉侯以為證則證非所以為證矣魯襄公會
晉悼公於戲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
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實生晉侯曰十二
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
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夫冠者成人之道也會襄年十
二而可以冠則可以列於成人而非童子侯矣沙隨

乏會成公即位已十有六年已生襄公而猶目之童
子侯猶曰不可爲禮乎沙隨之不見晉侯聽僑如之
諧過在晉侯不在成公固乃引此以證彼所謂以已
意附會失之牽合也不惟失制禮之意抑且失經義
矣

風俗通義

風俗通義應劭撰劭字仲遠奉之子博覽多問靈
帝時舉孝廉任至太山太守自叙謂俗間行語衆所
共聞積非習順莫能原察故著風俗通通於流俗之
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也文雖不典而持論近正不
尚詭異不同流俗世人服其博洽

蔡中郎集

蔡中郎集喬三石先生所賜前有宋歐陽靜序三石
先生亦叙焉哀閱之累日鄙見疏于下
唐王方慶諫孟春講武疏引月令孟春行冬令則水
涸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蔡邕章句云大陰新休
少陽尚微而行冬令以遵水氣故水涸至而敗生物
也雪霜大摯折陽者也太陽干時雨澤而霜故大傷
百種首種謂宿麥以秋種故謂之首種入收也春爲
正寒所傷故至夏麥不成長也今集中有月令問答

而無章句九方慶所引數語問答中皆無之蓋章句
以訓釋月令問答特以撮其大要也章句若存必有
可觀者惜未之見耳安鄉侯胡廣碑云其先自媯姓
遷國南土曰胡子春秋書焉而安鄉少子陳留太守
碩之碑又云其先與楚同姓別封於胡楚爲芊姓季
連之後也媯爲舜後與楚異姓父子二碑同出一手
而二姓并載可見氏族不明自安鄉時已然矣

幼童胡根死年七歲而樹碑刻辭非禮也於禮八
歲至十一歲爲下殤七歲猶未成殤也夫殤者殤
也不成之爲人也不成之爲人則不可以成人之

諸子集卷一

卷之六

禮葬之也況於未成殤乎何以有碑葬今五品以
上爲碑龜趺螭首五品以下爲碣方趺圓首又其
下爲表根未成殤未命於朝何以有碑魯人欲勿
殤童汪錡夫子曰錡勿殤也不亦宜乎錡雖未成
人而能死戰以衛國故錡勿殤可也根生方離懷
抱未有奇節如汪錡者何以有碑於禮於功於後
世之制咸無取焉而輒爲立碑非禮也徇父母之
私愛而爲之也豈嘗自言平生所爲惟郭有道獨
無愧辭若此者皆隱忍徇情之罪其所爲自愧者
多矣他如表碣可相國之類只是畏威怕死不能

立耳觀邕所爲大不似東漢人物

明金盈之靈表云悲母氏早之永朝委我以風喪
凡皆代人作文所忌

顏氏家訓

顏氏家訓北齊顏之推所著之推年十二遇梁湘東
王講老莊非其所好遠習禮傳博覽好酒不脩邊幅
爲周軍所獲河水暴長奔齊文宣引之內錯有才辯
工尺牘館中文書皆所封署周兵陷晉陽勸帝奔陳
不從齊亡入周在隋爲太子文學著家訓二十篇後
世家訓之作皆祖此其書小學所取多可爲世俗戒
者

此書言家有奔亡國有吞滅君臣固無定分然而
君子之交絕無惡聲此并上言行聲名無餘地之
言蓋其所以自處者如此故之推本梁人爲周所
獲而奔齊齊亡而入于周後復仕隋周旋卒歲允
所以訓其家亦不過如此乃謂屈原爲露已楊才
顯暴君過而自附於伊尹箕子之義吾誰欺乎然
其博學強記問答之間考訂甚精亦可以爲援引
證據之書也

博物志

博物志十卷晉張華撰續博物志李石撰非唐相李
石也

焦氏易林

嘉靖癸卯冬予以內難服闋居京師既而歐陽景初
會試亦至予問南來曾得異書否歐曰無之但至臨
清某人惠焦氏易林亦古書也急取以示予予閱之
因曰此書新刻部前書肆當必有之遂與歐同往果
市得焉翼日寓主周三方往市欲有所求予因以易
林代筮之得遯之同人繇曰入市求鹿不見頓足終
日至夜竟無所得筮南畢而周三亦來果無所得時
以爲偶然中耳至十二月初將注選之前數日子心
忽憂疑復取易林筮之得蠱之剝云羊腸九索相推
稍前止湏王孫乃得上天既而榜出果得歸州水陸
之險羊腸未足爲喻也予既至歸州歲餘得部使者
推與轉台州教授然則台州之行豈非上天之謂耶
王孫蓋謂貴人耳余因以易林自隨凡舉事大小必
筮而行無不奇中不能一一具述易林以六十四卦
之卦共四千九十六卦繇辭皆韻語不拘陰陽消長
絕與周易彖繫辭不類古者三易各自爲書是書豈
亦古易之遺耶然京房學易延壽不用其書而自爲

之太玄亦楊子雲所作則易林延壽所自爲未可知也延壽名貢梁人始末具於書首復著陳沙隨所紀應驗數事即予所驗其說當是不誣

靖節集

先君平日酷喜陶詩而若無善本哀嘗就虞夏忠借錄以奉上自後每得佳本必珍重蓄之先君嘗言吾每事不稱意若人情不合若夜少寐止誦陶詩一二篇即釋然酣寢蓋性與陶合也嘗欲爲之註釋而未及今不幸奄棄諸孤梓除已畢手澤如新執簡躊躇不覺涕泗交集

諸子集

卷之六

十一

韓柳文集

大抵韓詩鋪叙布置變化不測而首尾貫通奇險迭出所謂陳言之務去憂憂乎難哉其文章敘事論理當與遷史並觀楊子雲以下未足與議也子厚固云爾矣

柳子厚雖與韓文並稱韓柳然韓文皆明白透徹切中事理其書之達於上者據事據理無一毫屈已徇人之意柳之達於上者多諛辭其與人書多諛後自疏卑屈求憐之語碑碣亦古文俳語相半惟模寫山水景物情狀稍精潔可觀此韓柳所以異也柳文不

韓柳說者謂以其作河間傳論柳子之爲人雖不作河間傳可列館閣耶

昌黎於順宗實錄直書柳宗元劉禹錫與伍叔文輩定爲死交爲主謀議唱和採聽外事則實伍文之黨矣其作永貞行惟指伍文爲共絲而謂數君匪親豈其朋蓋爲劉輩解也昌黎陽山之謫或慮劉柳泄其言而公直斷其不宜爾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深可爲處朋交處患難處橫逆者法柳子一失勢使時號求憐如不堪者真小人之恒態耳自昔文人才士失身富貴之門卒與之俱辱而不能自剪不可不戒也

諸子集

卷之六

十一

韓退之作柳子厚墓誌謂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籍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此真子厚墓誌也子厚亦曰僕少嘗問學不恨師說以爲凡事皆易爲不折之以當世之急務徒知開口而言閉目而息衝雁陷穽不知顛覆此即昌黎所謂勇於爲人而不貴重顧籍之謂也子厚又曰追既往時咎過日夜反覆無一食安於口平於心又曰一陟險阨憊而不再者

烈士之志也知其不可而達已者君子之事也此即所謂司馬刺史時自持其身之謂也觀其懲咎閔生夢歸囚山諸賦寂寥拂鬱若無所容身乃于讀其文而悲焉然則士之有才者可不自貴愛其身徒欲以一擲而輕試也耶

李文公集

李文公集唐李翱習之所撰王深甫爲之編次歐陽公不屑稱韓柳而稱韓李李蓋習之也然習之之文安能敵昌黎韓文篇篇有意李文雖見理過柳組織恐不及韓

諸子集

卷之六

十三

韋蘇州集

韋蘇州冰賦謂之瓊玉竊名器也氣奪陰陽于天時時也內熱飲之媒其疾也觀其劣足以淒一室利庖厨俾甘肥晚敗醇醪不渝非可以調湊理安營魄石鼓歌謂周宣獵岐陽刻石表功雖風雨闕訛然史籀所作古意可傳祖龍刻石之累乃李斯所作世猶傳法若以此此殊懸隔也

荆公集

荆公議論文字率鬱而不暢故說理不甚明折至其序記志表祭文則就人說事不愧韓文

議茶法與茶商十二說是非利害曉然甚明且曰昔桑弘羊興權酤之議當時以爲財用待此而給萬世不可易者然霍光以不學無術之人遂能屈其論而罷其法蓋義之勝利久矣又引楊雄之言爲人父而推其子縱利如子何公之爲此言非不知理財之有道民之不可罔也他日新法之行乃一切妄行而不顧蓋爲小人所附會豈誠以新法爲有利於民耶

諸子集

卷之六

十四

答司馬公書云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爲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也愚謂盤庚之時小民感於浮言不知遷之爲利故必反覆播告使其民皆曉然知其不可以不遷也然後舉事可見古人之忠厚不強其民以所不知蓋不欲以力勝民耳今朝廷士大夫之議正以爲法之弊民之胥怨公乃一切視士大夫之論爲流俗傲狠任怨而不顧乃反援盤庚以自解迷而不悟空人之國經術以經世者固如是乎

答曾子固書謂其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然

後於經爲能知其大體而無疑然學者必通於聖人之經然後能識大體然後可以折衷諸小說未有以小說折衷聖經者也荆公平日極尊信楊子雲每議論多引其言爲証子雲不云乎衆言淆亂折諸聖耶書中又云方今亂俗不在于佛乃在學士大夫沉浸利欲以言相尚不知自治而已士大夫以言相尚不知自治固非美事佛之亂俗乃至溺人心術是豈小害而曰害不在佛可耶

與馬運判書云閭閻而與子市雖盡得子財猶不富也與子爲市以譬權民之弊此最善爲喻者然

諸子集卷之六

宋學士潛溪文集

五

則公亦以利民爲心而青苗免役諸法反以擾民者蓋爲小人所誣以濟其克惡及勢已成雖公亦不能自己矣與孫莘老書足下既受人民社稷於上官勢亦不得有所避避大過則事何由理上運使孫司諫書時公爲鄞縣令孫公令吏民出錢購米捕盜而公以書切諫可見公之不屈於勢而卓然自立以待其志也上書見其所以處人此見其處已皆至誠無僞

宋學士潛溪方遜志文集

方遜志師事宋潛溪甚尊敬之集中每稱太史公而

不言姓字然潛溪志於文章而輔以道德故其文不免有徇人請求之意方公乃末視文藝而以明王道開異端爲已任造脩所詣月異而歲不同故其文鑿鑿皆自己出皆以衛道爲任師友淵源之闊其不同如此

讀誠意伯文集

履齋集古賦皆以寫其不平之氣樂府雖用古題而絕無一字模擬前作古詩近體亦處處臻到予嘗評公之詩平易近元白悲壯近岑嘉州感時紀事得少陵之遺而皆未易及也若以置虞伯生貢元章諸公間則過之遠矣大抵公詩善憂愁方其未遇處亂世而憂時憫事可也至其功業已成所志所學已酬而尚少太平中和之氣公以天下自任事少不如意皆發諸詩詠故不免有激切之意文字亦說大段無雕飾粉澤之辭

讀康齋文集

吳康齋文集一十二卷奏疏書啓雜著共一卷跋贊銘墓誌銘表祭文共一卷即此數卷中先生爲學之功大抵具焉其詩多五言律五七言絕句目錄一卷尤見用功刻苦處而吾儕悠游卒歲何以能有立哉

四書以自警

讀靜脩文集

康齋靜脩一集皆得之茅茶川直卿半康齋近切實
靜脩少宏濶其言用功處康齋稍喫氣力康齋之辭
宮職恐後來把作不住見錄此意亦好可謂能
自知靜脩之辭侍從豈有用夏變夷之意歟當是時
宋室猶存靜脩既生在北服素夷狄行乎夷狄可矣
乃作渡江賦何也

薛敬軒集

薛敬軒集八冊孔文谷付袞校正其書答序記碑銘
墓誌表文皆嘗所往來必真知其入然後書之絕無
中朝貴人之交先生方在顯位而無所載如此可謂
寫行君子矣

東水質疑卷之六終



東水質疑六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胡袞撰袞字補之自號味萊山人鄱陽人嘉靖
中官台州教授東水者其所居也前四卷皆史論
起周訖宋後二卷皆讀書題記自左傳國語以暨
諸子諸集起周訖明前有小引自謂於諸生講論
之暇筆之以備考訂然持論疎淺不免為餽飣之
學也

宵練匣一卷

〔明〕朱得之撰

涵芬樓影印明隆慶刻百陵學山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宵練匣十

卷》提要

宵練匣一卷

靖江近齋朱得之本思

董蘿石平生好善惡甚嚴自舉以問陽明老師曰好字原是好字惡字原是惡字董於言下躍然

董實夫問心卽理心外無理不能無疑陽明老師曰道無形體萬象皆其形體道無顯晦人所見有顯晦以形體言天地一物也以顯晦言人心其機也所謂心卽理者以其充塞氤氲謂之氣以其脈絡分明謂之理以其流行賦畀謂之命以其稟受一定謂之性以其物無不由謂之道以其妙用不測謂之神以其凝聚謂之精以其主宰謂之心以其無妄謂之誠以

學山

宵練匣一卷

一

號號

其無所倚着謂之中以其無物可加謂之極以其屈伸消息往來謂之易其實則一而已今夫茫茫堪輿蒼然隤然其氣之最麗者歟稍精則為日月星宿風雨山川又稍精則為雷電鬼恠草木花彙又精而為鳥獸魚鼈昆虫之屬至精而為人至靈至明而為心故無萬象則無天地無吾心則無萬象矣故萬象者吾心之所為也天地者萬象之所為也天地萬象吾心之糟粕也要其極致乃見天地無心而人為之心心失其正則吾亦萬象而已心得其正乃謂之人此所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惟在於吾心此可見

心外無理心外無物所謂心者非今一團血肉之具也乃指其至靈至明能作能知此所謂良知也然而無聲無臭無方無體此所謂道心惟微也此大人之學所以與天地萬物一體也一物有外便是吾心未盡處不足謂之學

問喜怒哀樂陽明老師曰樂者心之本體也得所樂則喜反所樂則怒失所樂則哀不喜不怒不哀時此真樂也

楊文澄問意有善惡誠之將何稽陽明老師曰無善無惡者心也有善有惡者意也知善知惡者良知也

學山 宵練匣卷 二 號號

為善去惡者格物也曰意固有善惡乎曰意者心之發本自有善而無惡惟動於私欲而後有惡也惟良知自知之故學問之要曰致良知

或問客氣陽明老師曰客與主對讓盡所對之賓而安心居於卑末又能盡心盡力供養諸賓賓有失錯又能包容此主氣也惟恐人加於吾之上惟恐人怠慢我此是客氣

人生不可不講者學也不可暫留者光陰也不能暫留甚為可惜學不講自失為人之機誠為可耻自甘無耻自不知惜老至而悔不可哀乎孔子曰學如不

及猶恐失之朝聞道夕死可矣旨哉

或問三教同異陽明老師曰道大無外若曰各道其道是小其道矣心學純明之時天下同風各求自盡就如如此廳事元是統成一間其後子孫分居便有中有傍又傳漸設藩籬猶能往來相助再久來漸有相較相爭甚而至於相敵其初只是一家去其藩籬仍舊是一家三教之分亦只似此其初各以資質相近處學成片段再傳至四五則失其本之同而從之者亦各以資質之近者而往是以遂不相通名利所在至于相爭相敵亦其勢然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

學山 宵練匣卷 三 號號

知者見之謂之知纔有所見便有所偏天地萬物之機生生不息者只是翕聚翕聚不已故有發散發散是其不得已且如嬰兒在母腹中其混沌皮內有兩乳端生近兒口是兒在胎中翕而成者也故出胎便能吸乳

人之養生只是降意火意火降得不已漸有餘溢自然上升只管降只管自然升非是一升一降相對也降便是水升便是火參同契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此其指也

或問金丹曰金者至堅至利之象丹者赤也言吾赤

子之心也煉者喜怒哀樂發動處是火也喜怒哀樂之發是有物牽引重重輕輕冷冷熱熱煅煉得此心端然在此不出不入則赤子之心不失久久純熟此便是丹成也故曰貧賤憂戚玉女於成動心忍性增益不能此便是出世此是飛昇冲舉之實謂其利者百凡應處迎之而解萬古不變萬物不離大人之心常如嬰兒知識不逐純氣不散則所以延年者在是所以作聖者在是故曰專氣致柔如嬰兒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所以知幾者在是以知天者在是

學山

宵練匣卷

四

號號

太虛浮雲過化也乾乾不息於誠存神也存神則過化矣所過不化不存神也存神而過化所以與天地同流

此身之外一絲一縷皆粧綴故緊隨身不可須臾離者貧賤也或得或失者富貴也於其不可離者必求離之於其不可保者必欲得之此所以終身役役卒歸於惡也

三代教人年未五十者不得衣帛未七十者不得食肉是天下莫非羈縻也今自嬰兒時便厚味華衣豈知古人愛養生命之道佛法戒殺其徒不腥不錦意

正如此若得天下知此風味便省許多貨財便有許多豐裕息貪息爭無限好處雍熙之風指日可見惜乎欲重情勝而不能從也

往古聖人立言垂訓宗旨不同只是因時立教精明此性耳堯舜曰中湯文曰敬蓋以中有糊塗之景將生兩可之病故以敬為宗提省人使之常惺惺也敬則易流於有意故孔子曰仁仁易無斷故孟子曰仁義仁義流而為假仁襲義故周子曰誠誠之景乃本體無思無為者也人不易明將流於訐直故程子復以敬為宗敬漸流於孤陋故朱子以致知補之致知

學山

宵練匣卷

五

號號

漸流於支離故先師辨明聞見與良知特揭良知為宗千古聖學之要天地鬼神之機良知二字盡之矣混沌開闢之說亦是懸度只就一日晝夜昏明之間便可見成交時果人消物盡乎但自古至今生氣漸促其醇氣之耗智巧之深終非古比

或問事物有大小應之不能無取舍此正是功利之心千駟萬鍾之取予一念也眾人在事上見故有小大聖人却只在發念處見故不論事物之大小一念不安即不忍為

人無善可為只不為惡有心為善善亦惡也 完卷

宵練匣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朱得之撰得之自號參元子烏程人一云靖江
人是書凡分三編曰稽山承語紀其聞於師者也
曰烹芹語紀其聞於友者也曰印古心語紀其
驗於經典而有得於心者也皆提唱心學陽儒陰
釋其曰宵練匣者案列子宵練劍名畫則見影不
見光夜則見光不見形觸物而不覺喻其析理之
入微不在名象間也曰匣者理寓於書如劍藏於
匣也卽其名之不衷而書可想見矣

意見一卷

〔明〕陳于陞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

寶顏堂祕笈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意見一卷》

提要

亦政堂訂正意見

南允玉壘陳于陞 著

雲間仲醇陳繼儒 校

繡水天生沈德先 校

立教

近世高明之士動稱造化在手天地萬物在吾度內實剽釋氏之言害道爲甚釋氏云心生山河大地其實有此理但聖賢不輕言之此等學

意見

問一倡則人且視天地爲無何有又況于兩間倫物細微皆看得沒關係了聖人之心極小其立言極近易曰乾稱父坤稱母神明森然在上在左右君父之倫等于天地下一言一動一事一物俱不敢忽匹夫匹婦皆能勝予如此立教方能扶持世道彼高奇者眞名教罪人也

應物

道理載在典籍者一定而有限天下事千變萬

化其端無窮故世之苦讀書者往往處事有執
泥處至于作官更歷事變多者又看得世故太
通融而無執此皆是偏處吾人當讀書時要思
量之應世務與乎臨事不滯當應事通達無礙
時却又要思量據著書本行如此方免二者之
弊近見胡子衡齊極言理在人心不在物斥宋
儒非是其實不然夫吾心之理與在物之理雖
同其實有統體脉絡內外虛實之辨如吾人終
意見

身不學醫則此心不明醫理不學堪輿則此心
不明堪輿理而但漫然曰醫理堪輿理自在吾
心也豈其然乎聖人于本心之理渾然融徹故
于萬事萬物之理亦有明有暗內外雖相符合
畢竟理有在物在我之異宋儒未可非也

恕字

聖賢學問雖立言多端只一恕字終身受享不
盡假如已在患難時常望人振救有排擠者恨

之必深則當無事時可爲人盡力視人患難却
不救或爲下石之語此豈是恕已當憂病人來
憐恤存問必感之有禮數疎闊者必不悅若人
有愛病已却懶慢不知照管此豈是恕已當卑
位去見尊官貴人使勢輕忽久候不出心上必
然忿恨若居尊貴不肯體恤人依前慢他此豈
是恕已有纖過東掩西藏惟恐人知他人有過
却對眾公言此豈是恕人規正已失中心不能
意見

堪或面發赤強顏勉受若直攻人過不知避忌
此豈是恕緩急人所特有已或遭值不如意就
是公法有礙當一心望人屈法伸情縱然法難
輕屈如當事的有和美之言心便感激欲爲之
死可見人當有急雖然法上難假借也不可無
美善的言語溫藉他此方是恕凡百事體皆以
此意推而行之大率已所願欲者即當體人欲
如其願欲已所憎惡者即當體人毋犯其憎惡

故曰有一言而可終身行者其恕乎已不欲勿施于人至于已所守廉潔却不責人以刻甚已所行忠厚却不望人以過泰此又是盛德事加于恕一等矣

施報

稱物平施聖賢處已待人之常道也寧人負我毋我負人此是君子過甚之陰德寧我負人毋人負我此是小人之尤者所行之陰害

意見

學庸

論語是聖人口頭言語門弟子筆記一字一句關係世道大學中庸乃聖門成片段的書今人講大學只說個明明德講中庸只說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以爲聖人真詮在此殊不知大學中至于理財用人聽訟之類皆備中庸至于九經之類皆備此見立言本末兼該處未可重其本而遺其末也

出處

中庸論聖人之道其大至于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至其收煞處却只說箇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可見出處事在吾道中最重

處事

處天下事有等先事而躁動者有等後事而遲緩者有等不先不後適投機會者嘗兄世有迂濶者徒知躁動爲非而臨事狐疑儼然自附于意見

五

投機之人及至機會已過尚不覺悟其壞天下事不在躁競者之下未可以此而非彼也此二者何以別之當投機者識明而意定後事者識昏而意擾

天意

嘗見居權寵之人雖有忠勞在國家而行事一不當輒爲天所罰不少恕其有自甘恬退早謝簪綬者雖不甚有功力于時而子孫常受其福

夫人臣鞠躬盡瘁爲難明哲保身爲易而天意固如此豈非權勢榮寵之地乃人所難居者乎由是思之賢者處世固當戮力行志而時時不可忘謙退之圖大君用才固當慎辨姦良而時時不可忘保全之道

造物所福

世稱能知止足急流勇退者天必予之以有餘不盡之福夫人有抱奇才大畧或于時牴牾或意見木見幾自引能韜斂而不試此造化所福也若行芸芸而生容容而進泯泯而退此亦庸人流耳何福之有

寬嚴

世論嚴者當嚴于左右吏胥而不當嚴于窮困之赤子世論寬者當寬于百姓而不當寬于奸豪猾黠之徒若嚴而用之當則嚴亦寬也若寬而用之不當其害民何可言哉世有縱容左右

毀公玩法而獨以嚴刑酷罰施于無罪之小民此最可恨

三才

人非天地無以生成天地非人亦無以自立三才者交相依附古今不毀辟如人在房室之中房室若無人住居亦易傾覆也

續經

予以五經易禮之外詩書春秋皆可續或曰得意見七

無蹈僭擬之罪予曰不然辟如祖父在前有所著述使其子孫能承其意而衍續之則爲祖父者喜悅之不暇而肯責其僭擬哉

文字

文字自六經降而有左傳莊子馬遷以至韓柳諸大家余謂韓柳諸大家以篇爲文必讀完篇其旨意乃見莊子馬遷以句爲文蓋雖一句中便極其工而意足也左傳以字爲文蓋雖一字

必工而意甚妙也至于六經則無意于文不求工于字句篇章而其文自不可及矣

澄養性情

士大夫功業在外者不必十分留心但澄養心源要緊如中庸所云不見不動不言不賞不怒不鑽皆在無聲無臭處做工夫大抵心源潔淨已是七八分地位舉而措之事業皆自然而然而無難爲者矣

意見

天道

余嘗與人論造化所生之物自然而成者如果實雞卵之類多是圓少有方者山石間成方體亦非自然僅有方竹一種亦非四方可見造化以圓爲貴而無方截廉隅老子曲則全之說非欺我也直方之道人所以裁成天道者亦不可過甚

文章

作文不必論奇古須自成一家意見讀之首尾成章不逗漏便是好文且可觀其人之行事功業受用今人但務新奇剽竊全無由衷真的之見余僻之如常人衣布袍猶是好衣若以綾羅等割截補綴其值雖貴終非完衣如貧家食菽粟尚是好食若乞兒從墻間乞得酒肉雖多終賤鄙可耻也

立達

意見

九

吾儒之學論仁曰己立立人已達達人已達欲立達則立達人之念即與之俱不必真有所立達于入方可謂仁也若究竟立達人之事業所謂博施濟衆者堯舜猶病是堯舜亦未盡仁耶佛家自利利他亦只是存此心若必欲實有濟人之惠利方能證果則山林孤寂之士終不可以成聖成佛矣然觀平人能存濟物之心亦可以成聖成佛則夫居可爲之位操得致之權不

能大施惠澤以福斯世而顯顯私已自營爲身家之計豈非吾道之棄法門中稱爲墮落者哉

理數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詩曰有物有則此卽理數所由始也世間有理必有數相對待相貞勝對待者兩平也貞勝者或此分數多則彼分數減也如人修學積德可致功名此是理然有筭命相面等項是數亦不可少意見

十

兩相兼乃得成各此是對待亦有有德有學的或不壽不達人皆歸咎于自修之不效不知此其數邊分數多也亦有命好相好的人然推筭不准或命相不濟顯達者此其人有德有才理邊分數多也又以淺近譬之如場屋中看文字好者中不好者不中此是定理然却分卷各房有卷多好者有卷少好者或南北中數不能得勻此數也由此推之天道人事無過理數二者

用人

當事者欲引用一人以代已當用自己已有卓立之見能作同異者方得他氣力嘗見近世大老多引用與已意見符合植力爲援以爲異日之助及至已告位則彼同已者亦且隨流而逝矣可嘆可嘆凡異已之人必是賢者于惡中能知其善他日得志還有公道其同已之人縱時有巧術能固彼位不隨已而去這等人極會反覆意見

十

偏能反前所爲不復顧念如呂惠卿之于安石是也

人心

周末晉之請隧楚之問鼎實有窺覷周室之意當時不爲公議所容竟不敢肆至陳恒篡弑孔子請討不遂人心已漸變故莊子有竊國者之侯之嘆至帝秦之舉魯連力止之亦人杰也漢之興董公三老勸爲義帝發喪實見人心尚有

古意至操莽而後人心習見以爲恒古意不復存矣

知幾

易曰幾者吉之先見者也筆一吉字甚妙正要
以凶爲吉方是知幾之神若有凶則何貴于知
幾乎樂記則樂之道歸焉耳且言禮樂只用一
樂字結之甚妙蓋其作用處禮多效驗成功處
樂多是禮先樂後之言若說禮樂之道歸焉耳
意見

又何趣味

勦業守成

勦業之君身開草昧者固難守成之主身致太
平者亦不易炎漢四百年之祚高祖勦之孝文
成之唐三百之祚太宗以一人而兼創守宋則
藝祖勦之其基固孰亂未安也而仁宗四十年
之仁厚遂大定守成之功尤在勦業上至我朝
二祖懷夷安夏之功固遠超前代勦業之比

而 孝廟十八年間節儉休養所以綿萬年之
命脉者實在乎此千秋之後當如漢文之不遷
者也

孝廟世宗

人不能無病得良醫救之則愈匪獨人事天心
寓焉國家亦然 成化之濁亂 孝廟以仁厚
救之 武宗之放縱 世宗以嚴威救之國脉
晏然此天眷我明非前代之比
意見

太祖除惡

太祖雖是用刑嚴然皆是除頑惡正人心故一
傳之後而 建文諸臣赴死如歸前代絕少蓋
祓除舊惡新美人心之一驗

余闕

余闕收拾大元一朝之氣脉使遇 皇祖必不
屈令殲于陳氏而 皇祖得以褒表之此 太
祖之幸也愚嘗謂夷齊之志不屈于周武余闕

之忠得表于 皇祖皇祖過武王矣

劉文成

文成劉公開舫之功不減于房道術相類說者以末節不及余謂高祖之豁達可以情求我太祖之天成難以私請其時勢稍有不同要之留侯以智全誠意以忠全其善終一也

武宗

詩曰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武宗八

意見

西

駿西馳強將在內皆前代所以致亂而能信任

大臣朝政不亂故宗社宴然

老莊

老莊之徒動云先道而後德道德而後有仁義云云初看似過高後細思之彼諸公者去堯舜尚近去洪荒之世未遠尚想見其餘風而不足于帝王以後事今人視漢唐如彼之視堯舜視堯舜如彼之視洪荒則今人加尚唐虞而鄙薄

漢唐正彼之思慕洪荒而鄙薄堯舜亦何異也

周公

荀子稱周公今有天下今無天下與明堂所稱皆似謂周公真攝天子者意雖以稱周公之忠而實以啓天下後世篡子之口實夫周公受命武王以輔少主政令操縱雖由已而上實有君專周公非自以爲威也討亂定患以安王室輔相之責也周公非有分外之作爲也萬世而下

意見

主

稱其功周公實不自知也今後世稱周公太過以爲曠世希有之事若後世之同姓叔侄弟兄輔幼弱主者亦往往有之豈可以爲周公之忠後世所無乎世徒見宇文護宋太宗之類懷盜賊之心遂以周公爲絕德不知周公非絕德也人臣之分當如是耳

荀孟

世稱取法乎上僅得其中此語甚美如孔孟開

口便道王道羞稱桓文此非過高蓋道理本如此少貶卽非道矣如荀卿只說法後王其術已卑遂流爲李斯之禍商鞅說君以王伯不合遂以強國告可謂愈趨而愈下矣然鞅何知王道托辭以欺人耳

張良

因看史記張良以四皓羽翼太子夫四皓未必真前人已辨之者以高祖之雄杰其欲易太

意見

子與否豈以四人者爲行止亦何至見此四人者而遽歌泣以對戚姬哉蓋高祖英明之主也其取天下艱難誠思得人以負荷之而常憂患帝之不任其欲傳如意者以其雄武相類不專以戚姬之愛也旣見四皓之來以爲平日所致之難者今慨然爲太子用必太子之賢足以係天下人心其足荷大業可知而吾又何樂于更易儲位也其對戚姬歌泣或亦有之而要之帝

大畧偉度有未易窺測者此惟張留侯知之恐太史公亦未易明也

太祖

太祖雖得天下易于漢高而經理太平之業幾百倍有三焉其一高祖不數年而卒太祖三十年繼悉備具無以加矣其二漢高雖承秦火大抵因襲秦弊太祖掃胡元而復帝王之制其三高祖猶有諸臣太祖無輔相作自聖心神

意見

畫者獨多也

王陽明

王陽明畢竟聰明好奇厭程朱之精實又自顧訓詁義理無能逾之乃拈出一致良知以自標異予辟之虬髯客自顧不能敵唐太宗又耻爲之臣遂從夫餘國建偏安之業陽明之學雖極後爽通透畢竟是一夫餘國也

自責責人

今人談人則易自責則寬常見當事者指諸前人殆不容口及至觀其所爲不若遠甚宋人詩云鮑老當筵咲郭郎咲他舞袖太郎當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郎當舞袖長可謂曲盡事情

曹沐

嘗見曹沐爲魯將三戰失地後刼桓公而取之夫已旣無勇乃刼人于無備之時此乃市井無廉耻者之所爲何足稱道假令桓公歸而不還

意見

太

地將柰之何此是全見桓公之美而世有以稱曹子者誤矣

寇準

昔人稱寇準潭淵之役以爲孤注亦嘗疑之後思宋到眞宗時恰四十年蓋前五代革朝之期此等大興師若委之一將焉保無事故必親征而後可準豈得已哉

宋南渡

嘗見宋南渡後用度奢侈詞臣草一制賜至一二百金他可知已推求其故有二說焉蓋北宋每歲虜幣甚多南渡之後雖疆宇日蹙而歲幣稍稍息肩又北宋時朝廷畏虜舉動之間務從節省惟恐詭譎輕于虜而南宋諸君旣遭禍亂漫不知畏忌矣古稱什虜以爲外懼不其然耶

溫公通鑑

予謂司馬溫公通鑑旣以正統歸晉則何不

意見

尤

正統系蜀想溫公自稱司馬孚之後畢竟是公中之私也

懲創

凡人性氣懲創人言告誨者終不能深入必須自家經涉世途自知痛痒其創力深如人有素性驕矜者一旦獲交天下英豪自顧所有如遊東家則汗浹不已其驕放之態不療而自除矣又如人有輕躁妄動者以未經傾跌一旦遇事

邇深自悔艾則後有舉動將慎重而不敢妄發矣此等方是真得學問

元史

遼金元之亂乃古今一大變當時中國冠裳淪胥已久不復知其非此風傳至今日士大夫間亦有以其統爲正者可慨也宜將遼金史革去附宋史中元史亦宜刪正至于宋以後通鑑當明示元爲變統此關係世教不小

意見

兩漢

偶讀史見西漢之君所行政事大非東漢所及然西漢之末王莽容易竊之海內帖服而東漢之末至以曹操之奸雄不敢遽移漢鼎天下卒至三分猶有蜀漢延不絕之緒蓋東漢之亂亂在天下而腹心尚好朝廷紀綱及正人君子不乏西漢則奸邪在內播弄已久朝宁之間紀綱凌夷中正凋喪所以不同可見人腹心有病強

不足恃腹心無病雖弱可以少延也

七國

宋人論文帝不除七國爲是武帝用王父之言除七國漢卒以安然使七國尚存則王莽斷不能篡漢天下事變之乘隙非一端所能防也

貴賂分宜

亟進者必速敗貴賂相以之多藏者必厚亡分宜相以之

意見

易傳存經

程氏易傳當與朱子本義并行存經當以試士

王文正

宋王文正相業器局寬平廣大處事詳審精密可爲相天下之法

難易

韓范富歐功名滿天下然古今如此者多所謂以難而易陶淵明劉靜修皆身不與事然而明

光日月所謂似易而難

太史公

司馬遷文字真是千古絕倫今二千年文字家極力模擬僅得其一字一句便以爲工至其結構變化之神巧處瞠乎不能及也豈但文字至其議論之精妙如禮書等語幾于見道者

韓昌黎

世人云韓昌黎諫佛骨却與大顛厚是兩截人意見

余意不然此正是韓公好處佛家道理自家習意以爲清靜閒適之資有何不可至于扶持世教却分毫不容假借如宋之東坡兄弟秦少游晁文元張商英之徒皆深于禪者只是用以調適心性遊戲筆墨及觀其立朝大節垂世之文何嘗拘拘于禪我朝之儒却不把禪理體躬身心而公然剽其言以立論非教自謂前聖之所未發不知其爲聖門之罪人蓋前代所未有也

申韓

太史公說申韓原道德之意此語最好夫老子之言道德申韓之重名法迹若相懸遠然老子云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夫吾人之所以敦崇倫理和洽事物者惟顏有仁義存耳老子却以爲粗只說個虛却把倫理事物都看輕了所以其流之弊與慘刻刑名家無異道德者棄仁義而不用申韓者背仁義意見

而爲用此所以迹異而其歸同也孔子言仁孟子言義所以爲中正之道也

眞宗王旦

余嘗論眞宗宋之英主王文正宋第一賢相然天書事不免于訾議愚意宋承五代後五代之君率一二傳卽易宋到眞宗時亦先朝鼎革之會天下豪杰未必不興覬覦此時契丹甚盛亦安保無睥睨中國意故假天書以示眷祐之意

所以內安人心外警夷心當時大臣之計必出于此有不可對人言及形之史冊者余窺之意外似得其深也

天文

天去地甚遠今于河南交廣地方立表測景于天上部分相去不過咫尺而地之相去已千萬里矣就使通筭九州四夷之地不過一二萬里所占天上部分亦不多天極之大所包羅者宜

意見

苗

不止今之華夷如鄒衍所謂更有九州之說似不虛妄然以今之九州符合天之七政二十八宿各有疆次分野又若天之廣大只爲今中國何也

議論

自洪荒以來世變日異議論紛紛何時而定常見持國者好以己意見責望天下欲令打成一片不許異同予以爲正不必如此要合衆長畢

集歸于適治而已辟之飲食或烹熬之或裁割之或調和之同歸于適口若以水濟水誰能啗之乎

陰德

古人云不如積陰德于冥冥之中以爲子孫無窮之計夫曰陰德曰冥冥以人不知也若使人知之則爲陽德矣

化書

意見

圭

齊丘化書曰慳貪者化爲狗暴勇者化爲虎雖然身未遷謝業已成行矣此言可念

科目

古之選舉專論行今之進士專論文似相背馳然古以行舉者未必便保其終如茲科目雖以文進而進士一科尤爲世所崇重士登其目者未免自顧科名愛惜行檢不敢爲非是勵行崇化之道實默寓其間與古之辟舉蓋異轍而同

念天

相權

本朝置相不與以相權匪獨以消專私之弊其實保全人才甚多在漢唐宋誅戮貶竄何時不有我朝獨少正以其權不在耳近代一二憚者蓋不知避權而更欲居之宜其及矣

房杜文章

世稱房杜無文章非無文也特其文如布帛菽

意見

共

粟不與文士鬪巧耳

吏才

歐陽公曰凡治人不問吏才能否設施如何但民稱便卽是良吏識者以爲知言

相道

論相道當以持重安靜爲先蓋天下大器也君相共守此大器者也辟如有一鼎安頓座上其傾側破壞之者此乃姦邪誤國之流無論已有

一人焉自恃其才勇將此重器舉挈往來仍復安故處徒自矜耀于鼎何益幸而不壞萬一誤跌其罪莫贖此以天下爲嬉者也有二人焉不輕動謹其器但時時支拄拂拭其污雖無舉挈往來之才名而器得安靜其功大矣

陽明之學

陽明之學分明從佛藏中悟得卽所謂最上乘之理孔子豈不知之但恐太高悞却後學故

意見

甚

不肯輕談所以說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語上上字卽最上乘上字孔子立教只是一中字故曰依乎中庸曰中庸其至矣乎自家已承當了不肯輕道上一段後世惟朱晦庵知道孔子苦心處衛道最切陸象山王陽明則將孔子密秘不可輕談的只管發揮出來所以竦動後人高明之士欣然慕之以爲千聖不傳之妙至是始發然以孔朱崇中正衛斯道之心視之則甚戚

矣

講學

學問只當平居講明朋友切磋至于招延黨與朝廷之上公然設會微名亂政罪之尤者今之講學舍正學不談而以禪理相高浸成晉代之風司國論者其懲之

至人無夢

語嘗云至人無夢然余自體亦有養心清淨夢意見

其

境了然可應驗者有時心神昏濁似夢非夢無可憑據者乃悟至人者夢覺合一能自持定其心竊如是寐亦如是也其時有夢者虛靜極而明生至誠前知之謂也常人之有夢者思慮紛紜倏此倏彼無可憑據之夢也其無夢者思慮昏蔽無復一孔之明也

辨才

世有外渾樸而中炯炯者真才也有外渾樸而

中墨墨者庸才也二者亦難辨何以察之真才如人坐轍帷中秉燭光雖不甚露而時亦閃閃燦人庸者如坐暗室中無復可覩矣

小人

小人竊當事者之柄非必事事干浼欲行其說也但窺吾意向之所在時出以誇示炫露于人其言偶一中則人爭趨走我之柄遂為所揣摩矣當事者一嘆一咲俱慎之可也

意見

其

儒名

儒字古列于九流十二家至荀子乃稱大儒之效歸之堯舜孔子至宋儒益加發揮儒道始彰儒名始白荀子之功不減宋儒矣

張道陵

余嘗怪三氏鼎立張道陵者其後稱天師與孔子後并享崇秩厚祿子孫勿替以天意諭之苟非其人大功德于世間何故優異其後數千

載勿替如此一日覽史冊知道陵乃留侯之裔其子孫之繁盛食報皆留侯貽之何者三代之法至秦漸滅殆盡留侯親嘗椎擊始皇爲六國萬姓報仇高皇帝掃除虐政建立炎基約法三章以開四百年太平之業留侯實贊之而先凡引退辭榮謝寵留有餘不盡之澤于後人今千百載以來凡帝王立國垂制郡縣吏治誰不推尊漢室卽夷虜亦稱中國爲漢人俗語稱好漢意見

三

庚桑子

莊生論庚桑子所居豐壤此非虛語蓋善人所居必行好事足以風動其鄉皆歸仰效法之夫一鄉皆崇禮讓忠厚不爲奢淫豪泰之事則天心祐之錫之豐年亦理所必有者又有一說古

稱福人福將益其積世修履福澤積久故所至之處能遠害避灾自有神明默啓其衷潛相其行不逢不若要知道庚桑者非其人耶

佛教

佛教流入中國至于今海內崇尚極盛暫熄復興自王公大夫下至庶姓男女無一不尊之嘗謂凡物之盛必有造物主之不然不令其無益而叨享生民之奉也嘗靜思之佛說之精者至

意見

三

于明心見性超出萬化世間上智豪杰往往由此以了達性命此理吾儒亦有但聖賢恐于人事不切反增眩惑以故畧而不言其實千聖萬賢無不知此無不由此中得力濟事也至如稍涉粗迹處有益世道者不少如人知生死事輕脫不甚繫絆則爲國家擔當事任或臨險難舍身立節自覺容易一也又况世間財貨利慾等事豈足以動之足以洗貪廉頑二也愚民不知

當刑罰亦不能懲一聞陰果善惡天堂
地獄之說愧悔心生暗室自改此助法度之所
不及三也世人沉酣聲利戕害生命若縱其欲
何所不至佛說害物受報雖愚頑者不免動心
足以全生惜福四也諸如此者儒書王政中未
嘗不留意勸戒但不如彼教入人之深其功大
矣宜其傳之古今不能廢也

三教

意見

重

儒釋道三教之分此後世承訛襲謬爲之分別
也余謂道家養身一事于人至切辟之醫藥卜
筮一般乃自天子至于庶人所當理會在儒家
範圍中斯世所不可缺者安得謂之異端安得
與儒鼎峙惟釋家與儒不同儒之定靜安慮存
心養性釋之止觀寂照明心見性不甚爭差但
儒者要推出去治天下國家釋氏要收入到空
虛處至于山河大地俱不作實相此之謂異端

可也近世儒者不知佛理之精皆吾儒所有其
病痛則吾儒所無反謂儒書談理不及彼教之
透或乃剽彼說以文吾儒之論其罪殊有甚于
異端矣

二氏

莊子說有夫未始有始者釋氏無無亦無等語
似乎渺茫不可究詰大抵是精入語今人粗心
不能識得即如自心生出種種見解而外邊安

意見

重

能計其層數今收攝此心向內豈無階級特心
粗窺測不到耳

論道

嘗靜思茫茫宇宙間光明爲日星融結爲山川
分散爲人物其能隱能見能時能流能貴能賤
能運能動能知能識孰主宰是必有先天太冲
太素一團真性爲之幹旋即所謂天所謂帝所
謂乾元佛道所謂不二之性日星山川有形者

畢竟有毀物之蠢動有識者能凝固其神氣尚能變化奇異况人爲萬物之靈能養元神守正氣其爲僊爲神與三光並敝無足怪者至于佛家道理却最大卽是吾儒順受全歸之說蓋衆庶苟生天地日爲聲色貨利所薰灼自家真性何曾反照只是氣盡神散與草木同朽腐而已若有聖賢大丈夫時時提點不肯放過將此本來真性不斷喪不昏昧不放佚完完全全到末

意見

語

後歸之天地此卽孟子天壽不二事天立命之說佛家所謂與混淪打成一片金剛不壞者卽此理絕無分別絕無差異但佛家恐愚人不曉多爲新奇幻異如所謂極樂云者以誘世人趨于正法吾儒則只平平言其理故世之學者舍吾儒而趨佛眞瞽昧之見也

道理

此道理究竟歸着處却是無聲無臭至冲至漠

至淡無滋味的然却是第一件難事非至聖大賢真正英雄豪杰從千萬劫來把俗情世態磨鍊洗濯俱令自然遇着明師所言皆契着着古書件件合心擔着春梁承當畢竟要了方到此境界既到此境界更何俗情可戀何名譽可喜何世態可戀對人說也不得也無自家受用處今世上人口頭談倦談佛却是戀聲色喜名譽貪戀在世界中長年受用的心知此聖賢的心

意見

重

何啻倍萬里

南方人才之盛

本朝南方數省人才之盛者非地氣輪轉之說蓋當五胡亂華時晉元都江左一時中原文物俱從之南宋金之亂高宗都南中原文物又復隨之南下蓋數百年中華衣冠文物之秀氣鍾毓在南者甚久故發之本朝特甚其中原雖係古帝王所立之處然遭胡虜穢染腥膻久而入

之深故今雖人才不乏亦未免減却分數不能如古昔之盛耳

清靜無爲

老子無爲自化清靜自正所謂無爲清淨者畢竟是異端自了一身事乃能清淨無爲耳吾儒道理有多少細微曲折大而治天下國家小而治一身畢竟有小心兢業功夫乃能成無爲之治所謂無爲者直居敬行簡不煩擾之謂耳儒

意見

手

者云帝王必憂勤惕勵乃能成其端拱無爲此方是正論

說事

說事不獨受則容私爲士君子醜行凡人央求皆是無理者我爲之說則以曲爲直以直爲曲怨氣所鍾豈不招天災人禍乎今人多以和同做好謂之有情不知此乃私情不謂之公故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補謚

如福建蔡清江西解縉 胡儼浙江豐熙四川楊慎楊名鄒智之類似宜特予一謚以表名節莫管私

當事者須自持清正無所私戀營爲則出處之際始能脫然無累若少有牽縛則不能矣如人住居一空房內要搬開即時可若有家眷行李等項在內係心則不能便搬人須空其心若居

意見

手

空房然後可

鹽井

川中鹽井之法甚弊有井方有課因舊井塌壞而上司不肯除其課故百姓受累卽新井亦不敢開宜立爲法凡舊井課悉與除之新井許其開鑿開成之日報官免起三年課後方徵收則民困可甦而利亦興矣

保甲

巡撫之職以保甲爲重保甲之法行則盜息民安又當留心積穀穀積貯多則凶旱無憂此足食足兵王政之大端也

不爭

天下有不如意事不當忿激與爭昔人謂世雖饑富貴者止如醉人弄酒風正可耐渠一餉間言雖謔而可法

觀世

意見

受

山居觀世態紛紜歷歷如覩在中朝混揉未必然蓋傍觀者明自古如此堯夫曰遂令高臥人閒枕看兒戲

意見一卷

浙江巡撫
孫進本

明陳于陸撰案明嘉隆時有兩陳于陸一爲曲周人嘉靖己未進士官至南京戶部尚書一爲南充人大學士以勤之子隆慶戊辰進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此書自著曰玉壘玉壘在蜀則南充陳于陸也事迹具明史本傳是書乃其劄記每段各立標題其立教立物諸條極駁王守仁之說蓋以篤實爲本者而出處一條天意一條造物所福一條天道一條則純爲黃老之談至於老莊一條更直露本旨矣用人一條頗涉於植黨樹援元史一條尤偏駁孝宗世廟一條稱成化之濁亂武宗之放縱非當時臣子所宜言且憲宗謂之濁亂似亦稍過當也

新刻藝圃球瑯集註四卷

〔明〕蔣以忠 蔣以化撰 林大桂集註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張可久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藝圃球瑯》
四卷《提要》

藝圃球瑯序

球瑯叙叙球瑯也夫球瑯曷名哉天球鳴而萬籟寂球瑯振而群音希故班馬賈董矯然英聲龍翔鳳舉代榮艷焉諸子百家嘿默已也余邑大夫

貞菴蔣公未第時偕其仲養菴先生讀書山牕因取何大復論十二篇而廣之出入經傳羅絡子史越歲乃成凡八十餘篇丁卯秋全領鄉薦公即聯捷簡令吾樂暇出所論以示邑庠士庠士輩章章讀已章章嘆也遂請梓而公之因屬余言弁首余曰論易言乎哉以商確古今則尚乎博以是非人物則尚乎嚴以闡明性命則尚乎精三者脩故傳也余觀球瑯玄覽日月星辰之運化幽探陰陽鬼神之屈信上溯帝王皇霸之污隆

下稽秦漢唐宋之脩短山川人物性命
文章森然具矣有韓之奇而不艱有柳
之葩而不浮有歐之澹而不枯有蘇之
雄而不放若適都市荆金下玉充如也
若對下吏推情定律肅如也若射以由
基御以王良得心應手由由秩秩如也
博矣嚴矣精矣余嗟嗟矣美而愛愛
而傳厥惟球瑯哉昔二程倡道河洛識
者卜其聚奎之應今

國家文運炳朗而公伯仲自為師友大
肆其力於文煥然符象緯翊道傳也宋
之文明云乎哉今之文明云乎哉余為
公卜之矣 崑

隆慶庚午夏五月朔

賜進士第大理寺左寺丞前提督北畿
學校監察御史治生陳省頌首拜撰

藝圃球瑯目錄

一卷

從化篇	用賢篇
下士篇	薦舉篇
審材篇	隱逸篇
用舊篇	故舊篇
德量篇	廉潔篇
崇儉篇	守樸篇
原師篇	事師篇
託孤篇	護國篇
勢成篇	謹微篇
擬儒篇	勤政篇
勤學篇	博學篇
二卷	
執法篇 _上	執法篇 _下
讀法篇	任將篇
用兵篇	尚守篇
尚辨篇	用奇篇
尚謀篇	賞功篇
庵寺篇	母后篇

新刻藝圃球瑯集註

賜進士常熟貞菴蔣以忠著稿

同年舉人第菴蔣以化全稿

常熟廩生第達菴蔣以行校正

福建長樂縣門生林大桂集註

直隸永年縣知縣張可久重刻

廣平府儒學訓導何錦訂錄

從化篇

王意

從化之道上行下效捷如影響君人者當謹其機也首段泛言從化之易次段指人君所好而下必甚焉末段言人君當慎其趨以爲率下之本

董生曰上之化下猶土在範惟甄所爲甄土猶金在

鎔惟冶所鑄冶陶人也夫土之化下易也下之從上亦易

也如草從風如水從器也下之情草與水也草之戴

風風驚東則靡東風驚西則靡西隨風東西也水之

在器器方則水方器圓則水圓隨器方圓也下之於

上從其所化猶影之於形響之於聲言不虛也匡衡

云此下至民多衆皆衡疏語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鬭之患

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

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風則下有盜竊之民是

以鄭叔好勇而國人暴虎鄭叔共叔段也秦穆貴殉而士多

從死公亮三陳大姬好巫而民多淫祀胡公夫人無

子好舉良從死晉侯好儉而民多畜聚唐風山有樛詩序云

鬼神子有衣裳弗曳弗費其未有上好而下不從者也不

俗皆儉俗皆儉而積財也特此也齊桓好衣闔境披異綵韓非子言齊桓公

衣晉文惡華飾群下衣狎羊華修政諸臣皆奉承德

意以狎羊魯哀好文服舉國著儒衣莊周見家公道

魯多儒服趙武好鷄鵲國人冠鷄冠莊王具帶鷄鵲

何爲無儒楚靈好細腰臣妾耳自餓承秋楚靈王國也

而化之勾踐好刀劍國人喜兵死越王勾踐王國也

兵相夫紫非正色也特非美義儒非便服鷄非冠飾

餓非養生其非生器皆其心趨之從化也右第是以

明君慎其所好以正時俗樹之風聲以流來世而不

敢苟也孔子偃草之論詩人取攜之味大雅板之篇

言天豈無旨哉或者以唐亮之世而四凶無良殷

紂之時而三仁貞卓漢文節儉而賈傳疏奢齊景好

靡而晏相慶儉以爲上好而下未必從焉非通方之

見探本之識也右第

從化尾

主

賢才之用舍國家之安危係焉故用賢則治不用賢則亂至若始用而終不用者亦始乎治而卒乎亂也首段言用賢之效次段言不用賢之失末段又著用賢不終之戒

昔人有言曰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如得一歐冶伯樂善相馬歐冶善作劍歐冶越人得地千里不如得一

賢人故人君之欲平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任士是故蒔江海者託於舟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者託於賢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造

父不能以致遠造父周穆王時善御者也賢才不用雖舜禹猶難以為國況於俗主乎哉文子曰山有猛虎林木為之

不斬園有螫虫葵藿為之不採國有賢臣折衝千里

故宮之奇用於虞淮南子曰晉獻公欲伐虞宮之奇在晉獻終夜不寐得臣子玉用於楚文公側席而坐
馬為之寐不安席
晉楚戰于城濮

楚師敗績。晉文公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何也？」文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魯致莒子於下。齊人不敢過下。衛致子路於蒲。晉人不敢過蒲。

欲伐魯忌下莊子不敢過下晉
人欲伐衛忌子路不敢過下
諸古二八而震朝盛舜時高辛氏有才子八人謂

謂之伊呂進而湯武寧三賢用而小白興齊桓公名小白用三

季秦穆用由余五羖西戎併却史記曰由余先晉人也亡入戎穆公愛之

與內史廖謀以女樂遺戎王。王悅之。由余諫不聽。穆公遣人越之。余歸秦。著兵涇。六篇穆公用其謀。拓地千里。五羖大夫乃百里奚贖人也。後亡走宛。楚薈人執之。秦穆公以五羖羊皮贖之。授以國政。遂伯天下。楚用叔敖子反。而江淮大定。二人皆賢大夫也。勾踐

有種蠱泚庸尅滅疆吳雪耻會稽勾踐越王名爲吳夫差所敗棲於會稽以臣種行成于吳許歸苦心焦思嘗膽卧薪卒滅吳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

強齊困於莒。燕昭王為齊敗而召賢郭隗曰致土先從隗始王師之繁殺自魏往五

是故蕭相以韓信留不留而卜漢王之成敗韓信於高帝王

不起而占江左之興亡。晉殷浩才名冠世謝尚王濛常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

虜室以裴度之進才進而決天下之安危逾中人而
威望遠望四夷四夷見唐使必問度老少用蓋國無
合以身繫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

賢佐侈士而能成功策勲安危繼絕者歸也宋襄不

夷諸孽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利又以告公口未可
既陣而後孽曹不用僖負羈敗死於我僖負羈不見
之宋師敗績

陳靈以殺洩治而亡陳靈公淫於夏徵舒
不用其羈陳靈公淫於夏徵舒
宣淫民無則焉靈公殺之後與孔
序儀行父飲於徵舒徵舒弑之夫羞以沉子胥而

其尸盛以鴟夷之華沉之於江後哀公十七年越伐取

吳敗之夫茲非其明驗哉右然又有一人之身也
榮終辱前昌後蹶者在所任也桓用仲父則一匡用
豎刁易牙則身死不葬管仲死桓公崩才易牙開
爭立五上餘日未玄用姚宋諸賢則開元治起唐開
元初用姚崇宋璟協用李林甫楊金則兩京蕩塵任
人可不謹哉玄宗以林甫為相九齡曰陛下相林甫
道使後激祿山反范陽臨東京是知天下無常寧之
國無常治之民得賢者安昌失賢者危亡自古及今
未有不然者也右第

用賢尾

下士篇

王意

首段言人君下士之誠否而士之去就與焉
末段推言好士者要得其人不得其人則賢
才亦止於千里矣

周公大聖人也其相成王也下白屋之士者七十人
而周室以安見家必不齊賢令尹也其治單父也所
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七人而單父以治見說晏平
仲賢大夫也其相齊國也所與同衣食者百人而齊
君以顯見史夫下士以求治聖賢猶若此况其他乎
昔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
之主見布衣之士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
曰士傲爵祿者固輕其主魏有段干木交侯詭之過
其廬必式其僕曰干木布衣耳而君軼其廬不已過
乎文侯曰寡人光於勢干木富於義勢不如德尊財
不如義高吾安敢不軼乎詳見淮夫布衣常帶之士
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為道故也後世若繁
臺禮士郭隗之智謀解見開閣招賢公孫之文與武
方興功業弘開東閣以延此士之所以不至也右第
雖然下士必自好士始獨惜世之好士者皆類葉公
子高之好龍葉公好龍鈎以駕龍鑿以駕龍屋室雕
文以駕龍鈎鈎也鑿也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

國則有明經在學校則有孝廉賢唐令有薦至三十人至四十人者唐憲宗相李吉甫問裴垍以人才均取筆選三十八人吉甫皆不日盡用之或忘仇以薦則解狐之於荆伯柳國語解狐與荆伯柳有怨後趙簡王問伯柳上黨守狐文靜之於仲淹范仲淹以呂夷簡執政人目柳也可其次不次公不公放逐十有餘人唐介初旁博帝疑為英州別駕後唐介初旁博帝疑為英州別駕後或舉親以薦則祁奚之於子祁奚可代卿者曰午也可安石之於玄求文武宗時秦符入寇時方以為要詔曹彬之於瑋是已形疾真宗問之屬以兄子玄應詔曹彬之於瑋是瑋碎首以登百里韓詩外傳燕然樂不如瑋他若黔息無益於國不如死也穆北郭自頸以申晏嬰晏子見公恬用百里以禮殯息北郭自頸以申晏嬰疑景公出夷北郭子乃自頸謂友以頭見景公以白晏嬰所以致命而不辭沒身而無悔者皆不蔽賢之道也然必欲擇人以任則皋陶九德之論可師尚書皋陶九德而恭亂而敬柔而立擾而敷直而溫覈實以升則蘇洵其庶某能之說可用洵有言曰某也庶史常以某事知其庶某也能吏常以云此皆大臣以人事君者之法程也不此之務而徒規規然以其身任朝廷之事躬簿書親小勞夫乃陋哉方第三第昔子貢問於孔子曰誰為大賢子曰齊鮑叔鄭子皮是已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吾聞

進賢為賢蔽賢為不肖鮑叔薦管仲子皮薦子產未聞二子有所舉也進賢為賢逾身之賢矧復抑賢乎逾身者猶云也減辰不進展禽仲尼鄙為竊位公孫子不引董生張孺皆為妬賢漢公孫弘不處董仲舒丘不薦叔敖樊姬貶為不肖韓詩外傳楚莊王退朝賢相語姬曰賢相為誰土曰虞丘子樊姬掩口笑曰今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為賢乎今尹語曰為國入寶不如獻賢故曰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斯前識之良規後代之明鏡矣

審材篇

主意

實才生於天下不能無疵行人君亦當器使
有民言奇才之當惜大段言賢才有小過不
足病君子當棄短而取長也三段言今之無
才者由於不才也若惜才豈有不效用於無

天下之材有成材者有奇材者有散材者有不材者
古之人主於成材則付以大任而備責之於奇材則
隨所長而器使之於散材則明賞罰而磨礪之於不
材則棄之而已四者各有所處然而奇材者尤人主
之不宜深惜者也蓋天下人材不世出而散材者又
不足以任能事不材者適足以敗事而已是則任天
下之能事者常取乎奇材有奇材而不深惜焉則將
與不材者同棄而魯散材之不如矣夫匠氏之於木
也梗楠豫樟易直而十圍者必以為明堂之棟路寢
之楹七圍八圍者雖多節必以為高明之麗柱也
拱把而上者雖小撓必以為狙猿之杙杙小稍脩則
以為榱桷張揖曰甚短則以為侏儒小貌短
楸軸莊子註液液津也楸謂脂出楸亟沉而易蠹
者然後以之蠹也今有梗楠豫樟於此七圍八圍拱
把而上特以多節小撓之故遂并棄之豈不惜哉人
主用天下之材亦何以異此右第昔孟公綽為趙魏
老則優不可以為勝薛大夫優於德而裨謀謀於野

則獲於邑則否裨謀卿大夫善草創黃霸為丞相功名損於治
郡時漢宣帝時霸為潁川太守政事大治風神雀
及治人固有所長亦有所短也皋陶暗而為大理天
下無虛刑皋陶子曰皋陶聲師曠瞽而為太宰晉國
無亂政淮南子云師曠晉平公時作太宰善賢如蕭
何而有市田請地之汚何自黜布誅後有人勸之多
從其直如汲黯而有褊心忿罵之鄙言對同列與上
過其直如文如長卿而有臨邛滌器之陋善屬文未
臨邛信未遇時淮陰少賢如張敞而有便面拊馬之
事敞為武帝京兆尹能史也但無威儀時罷朝會過
扇障面拊此數子者責其俗則彼將老於耒耜之旁
死於太山龜岩之下耳人主豈得而用之右第嘗怪
夫今世之士養以學校取以貢舉名在仕版無慮數
萬然一旦有事則常若乏人何哉未能深惜天下之
奇材故也蓋不惜奇材則用之或遺其長取之將責
其備雖有嶽嶽歷歷脫穎絕倫之士嶽嶽山狀險貌
而本毛遂自薦云使臣早處秦中則脫穎始以名聞
而去矣絕倫乃驥驥之行超群絕倫也始以名聞
未及試之而媒孽其短者固已圍視而起矣夫奇材
者經術藝文吏方將略有一卓然過人數等而不能

審材篇尾

隱逸篇

主意

隱逸之名則一隱逸之行不同君子尚論者
不可不察也首段言隱之行不同次段言隱
之人有自然者有矯然者末段言隱見當以
時不可徒務皎皎之名也

逸民之名則一而行則有三上焉道隱其次性隱最

下名隱右第何謂道隱出處進退關係天下王公不

得友萬乘不得臣世可知其名俗不蒙其教是抱道

而隱隱之上也何謂性隱行有過僻志在深傲適志

江湖草芥軒冕入室清風牖明月

時夜飲獨酌曰入吾室者惟
有清風對吾飲者惟明月
是率性而隱隱之次也

何謂名隱。欲進則懼禍。欲退則思進。為怪行以動衆。

華圖經部 卷一 四
 希天言以壽功二川故天三之六川基百世之重

飢惕言以矧物上貝邊天王之命丁貝姓當世之賴

是吊名而隱隱之下也道隱者賢人也忙隱者里人

也若名隱則小人而已矣嘗勸躬莘交之尹按漫

瀆之金
望西山
採薇昭
昉無極
齊桐江
絲繫薄
力

光武觀斯人之進退社稷之休否非古之道隱乎

詠詩於伯陵之鄉同隱伯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

自娛也。採藥於武安之穴。上為及採藥自業耳。

亭長則攬楫涉書遙前而憐斯嘆曰大丈夫安能九

蓋折腰則解綬臨潛知立澤令會鼎沸垂至

能煮五斗米折服見幾
里小鬼即解印綬去
四明狂客鄙貴顯而不顧

晚年狂縱自少室山人勤三詔而不起唐憲宗時
號四明狂客人李渤為左拾非古之性隱乎以遁迹為假途以逃
遺渤辭疾不至名為媒身隱居終南者有捷徑之譏唐肅宗景雲初
馬承禎問以國事承禎曰此中大佳趣何必天台禎曰
指終南山謂承禎曰此中大佳趣何必天台禎曰
以愚觀之乃仕宦之捷徑耳承禎言果為人知
終南則天時召馬承禎曰此中大佳趣何必天台禎曰
者有干進之誚宋其母放隱居終南山以教受生徒為
謂召之其母忿然曰嘗對汝勿聚徒講學既隱矣何
用文焉果為人知而不得安處後母卒數朝京師東
封西海無不預非古之名隱乎雖然上天之意
謀時議薄之本以安世幸物為功聖人之德亦以行道濟時為賢
故世有堯舜禎香禹湯拯亂之心者視道隱之人猶
樵蘇民耳樵蘇也死性與名者哉故今之君子每談
高節之士而嘆賞仰少微之星而景行者晉時月犯
當隱士何也以其優於奔名競進之徒也是故伏在
車下泣血孫陽駢驥伏於拙車之下遇伯樂而仰鳴
威於知己孰與南山三友之高哉高明道張山亮許
之遇者突梯滑稽以叨升斗猶云滑滑係楚辭孰與白衣御
史之榮哉宋陳嗣登第後論系日置駟馬徧謝賓客
漢鄭當時為景帝太子舍孰與河南布衣之安哉非勝
人嘗置駟馬謝賓客錄王守仁自稱南山布四至九卿其官為餘漢許商
衣責於洛陽市中人著四孰與泰山處士之休哉宋孫復舉進士薄下
仕宦

得志坐而書空晉殷浩被黜但終日書孰與二十年
西湖者之優游哉宋林逋力學善詩不樂利家貧衣
足木簪履城市噫有時焉烏可執也君子亦相夫時
而已矣時而可出當憫天下以雲霓塗炭之急時而
可處當養天下以林泉澗壑之高則進非干名退非
養望而於道也均無弊矣苟不此之撓而徒兢兢不
污入山入林者則又聖賢之罪人也右第

隱逸尾

用舊篇

意國有老成，社稷之利，而人君用舍異焉。見古
今人之治，所以不相及也。首段指衆論見舊
之不可不用，次段舉聖君之用舊，三段論後世
之不用舊，末段又引進仕揚繪語見情臣之
當用也。

史漸曰：忠厚近迂濶，老成若遲鈍。先王用人，終不以
彼易此。謝枋得曰：三代而上，國有大政，有大議，有大
疑，皆決於老成人之言。曰：圖任舊臣共政，殷先王所
以立國也。書盤庚曰：無侮老成人。盤庚所以興也。曰：
汝惟商考，宅心知訓。周公所以訓康叔也。曰：今冲子
嗣，則無遺壽考。召公所以戒周成也。右第是故在舜
之庭者，即堯世之岳牧；在禹之庭者，即舜世之元愷。
伊陟、象賢，復相太戊。伊陟伊丁公世美，久握兵權。齊太
丁公畢公四代元老，得釐成康之治。方叔累朝，伯望
夾輔宣王之業。夫數君者，豈乏新進之士，相與共成
天下之事哉？蓋緣世臣舊德，功業已建，於時聞望已
孚於人，足以蕪頑立懦，敦薄勵偷。如大山喬岳，初無
運動之勞，而功之及人厚矣。吁！斯人也，即書所謂壽
考。詩所謂老成人，與古昔致治保邦多由於此。右第
奈何驕君亂主，每喜浮薄之輩，以遂欲導濫而累世
勲舊，則遜志於荒，不任以事，何哉？黎老播棄，格人罔

敢知吉殷紂所以喪也。

祖伊告王曰：昊天既訖，我

有耆舊，俊在厥服。周平所以遷也。

平王自謂無耆舊，

壽及俊傑，寵任弘顯，獄殺舊傳，漢元所以衰也。帝寵

之在職者，寵任弘顯，獄殺舊傳，漢元所以衰也。帝寵

於汾陽者矣。郭子輕使希烈陷殺舊臣，如唐德之於

魯公者矣。上信盧杞，遣類真卿宣慰，過信汪黃，不任

宿德，如宋高之於李宗者矣。伯彥主和，謀不聽，李綱

復之譏也。此正所謂嘑其耆長舊有位人而宋微子之

與悲也。右第三段書微子篇箕子與善哉，遲任有言

曰：人惟求舊，器惟求新。揚繪之告神宗曰：老成人不

可不惜。嗚呼！任人者可思矣。此第

用舊尾

故舊篇

王意

言者亦多矣。不遺忠厚之道也。但古今之其處其直。言故舊之不可忘。其厚不可及也。故者三段。

昔楚昭王與吳戰。敗亡其跡。履行三十步而返。取之。

曰。吾悲與之俱出而不與之俱入也。見賈孔子遊於。

少原之野。見婦人刈著而哭。哭之哀。孔子曰。何悲。

也。婦人曰。非傷亡替吾所悲者。不忘故也。外傳。韓詩。

江漢之君。猶懷墜履。少原之婦。哭其亡替。皆懷故也。

况士君子之處故。而可忽然哉。在昔木柳之助。家語。

之母死。孔子以物色之訪。漢光武為帝。嚴光隱於古。

之聖賢。無失其故。類如此。右第一。世道峻。人心不古。

乃有商鞅。欺故友。秦商鞅將兵伐魏。魏公子。迎之。

為兩國將。不忍相攻。頭相見。而盟。樂李斯囚。舊交。韓。

飲罷。兵刃乃見。鞅攻。頭相見。而盟。樂李斯囚。舊交。韓。

李斯以計。殺之。王信之。使秦。秦王喜之。孫臏喪足於龐。

涪。涪之至。漸疾。廣之能。張儀得志於陳。軫高賀取慢於。

公孫。史記。公孫弘。食故人高賀。腹果飯。復向柳不助。

於士。孫。宋向柳。與顏。峻。求。及。不。助。之。也。南。唐。此。何。

異。燕。將。軍。之。客。顏。之。免。客。盡。去。及。再。為。將。客。又。至。

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見。翟。廷。尉。之。賓。乎。漢。

方。進。為。廷。尉。固。其。理。也。有。何。怨。乎。翟。廷。尉。之。賓。乎。漢。

更。對。客。欲。往。見。公。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

貴一富乃知交態一此谷風有棄子之悲馮驩與趙

市之翁也右第二段。孟嘗君廢棄於齊。用馮驩計。

市。子旦。側。肩。而。入。果。得。賓。客。之。去。者。驥。曰。君。不。見。朝。趙。

勿忘其中也。今君夫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

絕賓客之望。願雖然。岑文本為中書生。平故人。雖賤

必禮何晏遷侍中。凡有舊者。多擢用之。樓護養呂公

之身。樓護王莽時人。有故人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

渾。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妻。子。願。願。呂公。護。聞。之。流

身。歸。我。妻。子。當。養。遂。養。呂公。終。身。范雲。坐。王駭。之

飲。范雲。少。與。王駭。同。王駭。後。駭。死。於。官。嚴。挺。之。出。嫁

故人。如。不。易。嫁。挺。之。重。交。遊。許。與。生。死。吳。奎。周。恤。故。人

家。金。使。長。子。主。喪。事。周。恤。其。家。為。之。嫁。二。女。皆。厚

道也。嗚呼。昔年洛陽社貧賤。相携提今日長安道。對

面隔雲泥。白居易詩。何可勝數。嗚呼。可以觀世矣。右

第三

故舊尾

德量篇

主意

大心以容天下之物君子所以廣量也若錄求而數計者其器不足稱矣首段言量之當言不足於量者以示戒也

易泰之九二曰包荒用憑河不遐遺傳曰川澤納汚

山藪藏疾瑾瑜掩瑕國君含垢皆言君子貴弘其量

也蓋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博

人無德量則容物不洪右第昔楚莊不究絕纓之罪

其冠左纓莊王今在座者自絕其左纓然後舉人絕

秦穆不吝盜馬之酒秦穆公亡善馬於岐下人得而

之吏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而

不飲酒者傷人皆賜之酒後三百人開秦聲皆求

死也宋就陰讓楚亭之瓜梁宋就為邊縣令與楚

楚人瓜稀灌而瓜惡楚人怒夜竊梁宋瓜欲往告就

日不可乃竊為楚灌瓜楚人怒夜竊梁宋瓜欲往告就

華元能容役夫之口故敗於鄭為其所獲宋以兵

車文馬贖華元以歸宋築城華元為巡築城者諺曰

解其目儲其腹棄甲而後于思于思康甲復來其驂

縱其有皮丹泰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眾我寡丙

吉不計吐茵之吏漢相丙吉取吏嗜酒醉嘔車茵西

去士使此人復何所容此不公權不問盜銀之如公

權善書公卿以書脫遺蓋巨萬計而主藏奴或盜用

管財孟孟一簡勝然如故而器皆亡奴安言巨測權

魏公不惜王孟之墜

德量尾

名虎有人獻王孟二母安召客特一棹覆以錦被署

王孟於其上吏誤撞其棹王孟俱碎更伏地待罪

公曰女誤也量也他如舅犯見怨於子羔猶薦其長

耳非故也量也他如舅犯見怨於子羔猶薦其長

問于舅犯曰誰可守兩河者犯曰子羔曰子羔安國

非子之仇乎曰君問為安國事梁其後抵罪生法獄

受辱於田甲不問其罪安國事梁其後抵罪生法獄

不復然乎甲曰雖即溺之無幾使使者安國曰死法獄

而武乃平心以決其訟有陳每侮武州刺史戴聖與之

連生武乃平心李邑毀班超而超乃遣還以保其身

李邑毀班超而超乃遣還以保其身

仲淹屢攻夷簡而夷簡猶薦其賢歐陽脩素薄趙鼎

而趙鼎猶解其獄張永德不責高進之謗周世宗張

平不計彭門之侮見唐書蒙正不問簾內之士王旦

極薦毀已之準寇準數短旦於帝前旦薦準為節度

者準塊塊以此數君子非量足以有容乎右第視夫

檢夫小子一與人絕則抵毀固拒如甘陵分部漢桓

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房植

有名當朝卿人焉之諺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

進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牛李爭權裕以維州之議

不合而區區報復者又數君子之罪人也右第

廉潔篇

主意

廉潔之名聖賢之所安志士之所法也至於貪欲是求者聖賢之教戒廉潔之風失首言貞士之法古未段言貪污之不足道也

周禮太宰聽官府之六計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

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皆以廉為本蓋

廉者士之美名也水名盜泉尼父不嗽孔子過盜泉

邑號朝歌墨翟不食里名勝母曾子回车淮南子云

不遇勝母墨子學名相人漢高夜遁王信餘冠過相

人亭貫高陰壁人於何者名害之也名之不善猶

且嗟之况親為汚行以自辱其名哉一第昔孔子東

西南北不受厚丘之養孔子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

曰君子當功以受提今說未行而曾參散衣以耕不

受魯君之邑而致邑焉參固辭不受之子思緼袍無衣

却子方之裘子方遺之狐白裘不受原憲桑樞甕牖

辭常祿之賜此皆守冰壺之潔皆云冰壺者甘塵既

之貧漢范冉窮居閭里為卓哉尚矣下此則卻金之

楊震王密謂見楊震懷以千金震曰故人還珠之孟

嘗漢桓帝時人還合浦太守先太守貪污擇人安拔

蔡之公儀休古史曰魯相公儀休見織帛怒而去其

得又李園夫斷芻之第五倫芻養馬妻執炊爨受

女子利乎

金裁留一月餘披絮之具隱之具隱之為廣州太守

者皆賤賈人拔絮之具隱之具隱之為廣州太守

而己酌水之鄧伯道晉鄧攸還具郡太守載遺絲之

山濤濤任滿去之絹致官舍留犢之時苗時苗為

物到求一羣車駕黃牛生一淡食之宜秉

漢魚乘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光武幸

其弟見而嘆曰楚國一襲不如梁陽巨公曳柴之

王良良為司徒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時司徒

恢問之曰夫人不持一硯之包拯端溪硯前守歲貢

安足慨乃下拜不持一硯之包拯端溪硯前守歲貢

千以遺權貴公命境足貢不受衣襪之劉恕人貧

數歲滿一硯不肯持歸豈惟清白立身亦且貞廉

以守寒無衣可馬溫公遺豈惟清白立身亦且貞廉

勵俗三第若乃晉世惟貴於錢神晉惠帝時魯褒漢

代不慙於銅臭漢靈帝崔烈因傳母入錢五百萬得

如子鈞答曰論者貨賂上行而賞罰失貪求下布而

廉耻衰是以張武受賂漢文帝臣張武受人金錢

罪李訓鬻官唐文宗時人與鄭注以誅宦官為已蘇

逢吉市權後漢劉知遠將終以後事李師望稟積當

官以割剝為務居位以財賂為親是民之蠹也國之

病也嗚呼富其身而不足且思及其子孫是亦奪諸

其民之子孫者以與之也已且盤遊而婦子教以嬉

馬民且勤動而婦子哀以死焉是求免於鬼責且難

免而况等於孔顏哉太史公曰晏嬰若在吾為之執

鞭意有激而云然也右第
四段

燕絮尾

崇儉篇

王意

儉為天下之美德有家有國有天下者均不
儉已行於古次段舉能儉者以美之三段言
奢侈之禍四段言儉不可不尚亦不可過也

易賁之六五曰束帛篋篋吝終吉伊尹告太甲曰慎

乃儉德惟懷永圖儉之義大矣哉故上古之世採椽

不斲師古曰採
梓木也茅屋不剪衣布褐飯土礪鑄金為鉏

埴埴為器土也擊指止而成器工不造奇巧世不

寶不可衣食之物各安其居樂其俗甘其食便其器

是以夜光之珠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趙國

之如不充後宮駿馬駃騠不實外厰江南金錫不為

用西蜀丹青不為采自天子已然而況其下者乎右
事

一故魯莊公將刻橘大夫御孫諫之左莊公三十四
年春刻其橘御

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侈惡之大也先
君有大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兵闔閭有

儉德楚子稱之吳師在陳欲伐楚楚大夫懼曰昔闔
閭食不二味君不重席實不崇埴器

不彫鏤官室不觀舟車不飾衣
服財用擇不取貨是以不敗季文子死無衣帛之

妾無食粟之馬晏平仲為相豚肩不掩豆一狐裘三

十年他若高允之布袍允北
魏人劉寵之陋巷宣秉之布

被祭遵之常棣是皆華奢侈以從儉約澆風以返淳

雖未必聖人之去泰亦庶幾乎君子之戒盈矣右第
二段

若乃聚鵠冠者必招鄭伯之惡左鄭子城鄭伯之子
好聚鵠冠鄭伯聞而

惡之使盜賊之君子曰戴瓊弁者遂致河神之乞左
服之不與身之災也
二八年楚與晉城濮未戰時得臣子玉嘗為瓊弁
王纓之服也夢河神謂之曰界余余賜女孟諸之
康弗致既覺其子使祭黃河以王濟神管氏朱弦反
亦不聽後果敗於城濮孟諸宋地也
玼敬叔載寶來朝陳咸之王食何曾之蒸餅性豪侈
厨膳滋味過於王者每臨見則皆弊化奢麗怙侈
食大官所設席無命取其蒸餅則皆弊化奢麗怙侈
滅義而已矣甚則瑤臺瓊室史記樂作象箸玉杯
象箸其子曰有以奢亡天下臺被文繡車掛犀象以
奢亡其國曳羅紈甘梁肉以奢亡其家齊田嬰淫侈
後官歸鉤梁而士不得短褐妻餘梁肉而民不得蠶
繭繡公家之事日損矣後漢書齊所成嬰出亡不得蠶
薪錦帳王鳳金龍以奢亡其身與王儉開富作錦帳
五十里晉元保奢修憲戶是奢之為禍竟不如儉之
為福也右第雖然過奢不可過儉亦不可數米而炊
糲炭而爨唐常荅儉也然隘矣繫鑰腰下行如環珮
張充儉也然畜矣充梁人幼為祭酒性極儉畜家事
行若環單衣責償於從子如王夷甫娶我性鄙姪完
之使儉家廟不立於堂廡如王叔介唐王相字叔
家廟乃祭於寢燕君子又奚取哉四第
下為有司所勸

崇儉尾

原師篇

主意

為學不可以無師從師又不可以不擇也首
段言師道之不可無二段言聖賢且有師三
末段言後世師道之當擇

楊子曰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
範不範不為少矣模木器範竹器也一閱之市不勝異意焉
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閱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
書必立之師夫一人以平物價者也由此觀之則
知師也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者也人非生知孰能
無師乎且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其術淺其能少猶且
有師况儒者之道可以善一身可以理天下可以配
神明而參造化顧乃無師耶陸子靜曰人生而不知
學學而不知求師非善學也歐陽脩曰古之學者必
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即此而觀師
道與君親並重不可一日廢於天下也右第雖以聖
賢亦未嘗無師子貢告於哀公曰黃帝學於太真顓
頊學於祿圖帝學學於赤松子堯學於君囑舜學於
務成務成子禹學於西王國湯學於成子伯文王
學於時子思武王學於太公周公學於甯叔師道之
尊聖王猶爾况學者乎右第自洙泗之教既湮而師
道决裂潰壞不可復救鬼谷授押闔之術不允縱橫

之譏鬼谷姓王名詡晉平公時人隱居清溪鬼楊雄

衍太玄之旨難逃詭誕之誚從推學作奇字終不免

有說授諸生於絳帳者奢侈之罪奚堪傳學才高

史設紛帳前授傳子弟於帷中者灾異之談奚取仲

多言灾異之事甚至河汾講習安居師道晉王通

以操論語授河汾魏徵房玄齡溫又何益矣右第

善乎荀卿曰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耆艾而信可以為

師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為師知微而論可以為師

彼專習訓詁詞章之末者非吾之所謂師也右第

原師尾

事師篇

主意師傳之恩等於君親事師者休戚同之可也

首段言事師者不可徒以其文采段言第道

淮南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治

之夫以師之為分與君親等豈不以成我猶生我而

司教即司牧也世之言事師者徒以侍臯比臯比虎

執六籍相與奔走於門牆凡席之下更端則對役使

則承不知特疏節耳記不云乎事師無犯無隱左右

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夜三年言第道也右第

古昔從於匡從於陳蔡忠誠恭敬濱九死以不易者

皆昔日杏壇執經洙泗辨難之徒也七十子於第道

尚矣他如龔勝死而門人制服者百數龔勝王莽時

而卒門人念之高憚義不忘其師也歐陽歙獄而諸

生守闕者千餘人歙坐為汝南太守度田不實贓罪

除人義不死其師也吳章之斬門人奉頭鼻竄而云

敝自効以收尸王莽以平帝后不得顧私親莽子宇

更以血塗莽門驚之事覺章棄市門人皆禁終身盡

其歸何其偉也孫拯之獄孟玖肆意羅織而費慈明

究以代死孫拯晉惠帝時人孟玖誣陷陸機陸雲

曰君既不月二陸僕安可負君固言拯充孟玖又殺

之何其烈也蕭范嘗師薛漢矣漢誅門生莫敢視而
范獨殞歟不避蕭范漢明帝時人受業博士薛漢後
吏以聞明帝召責之范自其罪誅門生皆去范獨收屍
罪不勝師資之情帝怒稍解謂之見危能授非耶郭
亮嘗師李固矣固誅親戚莫敢臨而亮獨守喪不去
郭亮漢桓帝時人為李固門人固受誣梁冀暴固謂
尸今勿收亮時未冠詣關乞收固尸太后許之謂
之患難不避非耶又有寧驚乘輿寧冒斧鉞寧以箭
貫耳出其師於萬死一生之際如楊政之待范仲者
范仲漢光武時人楊政嘗從之學易仲為出婦所生
至繁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仲于伏道傍侯上駕
頭乞哀武騎虎負驚懼乘候仲射之不去亮豈不
毅然丈夫哉其與陳相之背愛眠之嘲漢書
百餘人弟子有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情讀書只愛
眠部聞之解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書與
周公同夢寢與孔子同意師劉恕之叛正宋史
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數劉恕之叛正宋史
稱願學後與章惇宋史
下為朋而反攻願宋史
陶安妻者何如也宋史

事師尾

託孤篇

主意

託孤之任至重必得忠義之人然後可託孤之言
其人四言託孤不得其人五言託孤之言

昔包孝肅尹開封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
矣願召其子與之呂原明聞而嘆賞宋包拯謚孝肅
言以百金寄我者死矣予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
之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金委人兩人相讓久之呂
宗自賊者也宋公名希哲字原明嗚呼世有平居則
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曰一旦以物寓人僅如毛髮
責之使償則有獲有不獲者何也凡以人心未可托
也若開封民者難乎哉以開封民之忠信誠義顧不
可以託孤乎哉右託孤之任亦云重矣人主以六
尺稚兒揭前顧命欲使一二大臣護無缺之金既武
帝謂國家垂幾十年之後豈曰細事乎握手則變故
成舉步則爭奪起苟非其人鮮克有濟右古之伊
尹保太甲周公保成王皆輔幼君為令主故邵子論
伊周曰若委寄於匪人數年之間其如嗣君何天下
之事去矣言湯武付託得人也繼此則晉獻嘗託孤
於荀息矣肱股忠貞之語捐軀必踐晉獻公使荀息
於荀息矣肱股忠貞之語捐軀必踐晉獻公使荀息
濟則以死繼之後里充執吳齊荀息死焉漢武嘗託
孤於霍子孟矣小心謹慎之道百折不回漢武以弟

圖周公輔成王賜之尤出入禁闥先主嘗託孤於孔
明矣鞠躬盡瘁之許擯九死以不易明曰可輔則輔
如不可當自取之孔明嗚呼使人臣皆致死遂志如
三子也則雖植遺腹朝委裘先帝哀也委裘猶將十
世治矣况輔嗣君以臨天下哉三第奈之何其不盡
若人也魏明帝所託者非司馬仲達耶懿欺孤而奪
之國魏主操托司馬懿曰吾以後事屬君司馬既受
唐太宗所託者非徐世勣耶勣附武氏而唐幾亡
太宗疾召太子曰世勣才智有餘與汝無恩我死汝
用之曰高宗欲立武后遂良無忌以為不可李勣
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帝劉知遠所託者非
郭威耶威賣隱帝而自叛逆漢主知遠不豫召蘇逢
卿筆知遠死郭威篡之為後周檢夫小子逐利乘便
以為身計者類如此聞荀羅諸葛之風者愧矣
雖然國有託孤之相邦其求休家有保孤之僕家其
求賴王成携變而善藏成李固門生固被梁冀害先
托之成成將樊家江東變名為酒家傭成自賣卜汲
於市陰相往來十餘年梁冀誅詔求固後始出汲
固抱憲而潛匿充州刺史李式生事叔子憲生始滿
滿者叔憲汲有婢產一男汲以應之遇赦始出曰嬰
匿朔而全趙公官匿朔客趙氏戚其族朔妻有遺腹走
死嬰曰死易立孤難矣曰與我千金吾告孤處諸將發師隨
買捕孤嬰出謂曰與我千金吾告孤處諸將發師隨

之殺持白與孤兒嬰與真兒匿山中十五年景公用
韓厥之言立朔后嬰與武攻岸賈戚其族嬰曰吾可
以下告持猶曰門生故吏恩義素結宜有殉生之報
曰矣自殺
至若李元舉家疫死兒續生數旬豐於甘產諸奴議
殺之惟義奴李善潛負以逃卒理舊業李善李元養
死續生數旬諸奴利其財謀殺之善潛傷李氏力不
能制乃潛負續逃山陽親為哺養至十歲始與歸告
如於長吏叔殺之時鐘離意為取丘今祖約之誅也
上書言之謂拜善及續並為太子舍人祖約之誅也
奴王安嘆曰豈可使祖士雅無後哉臨刑竊其庶子
道以去遂祀不絕之祖約逃嗚呼善安賤吏豈知有忠
貞之節不可奪之操哉卒能保孤全主此其德胡可
少也彼仲達輩名為顧命大臣而欺孤賣國者其善
安之刑人乎
託孤尾

王意

讓更德也。天下之事奪者多。辭讓者少。若能
以讓存心。則讓季子亦不失爲盛德事矣。
首段舉季子以起次段之能讓者皆足爲類
也。三段言不能平心所以多爭奪。未徵唐人
之言以示法後世。

昔季子三以吳國讓君子非之曰廢先君之命未孝也執禮全節使國篡君弑未仁也春秋吳王壽夢有子四人長諸樊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壽見札賢欲立之札辭乃退而耕於野卒不受封於延陵既延陵季子兄弟約以次相承至餘昧立于王僚諸樊之長子不得爲王乃使專諸刺王僚自立嗚呼持此罪延陵則爲善者其怠矣且讓與爭孰賢乎自風會下流人心不古利涉秋毫易生忿憶求其履高抗節至再不移遜千乘若敝蹠然而甘退耕於野迨今有吳之祀寂寥而延陵之饗如在非至德哉當與夷齊逃孤竹伯雍遜荊吳異代同節矣右弟一試昔子魚君宋茲父讓也左宋桓公疾太子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昭王位楚子西讓也左楚平王卒令尹順遠走而退昭王位楚子西讓也子常以太子壬聘欲立庶長子子西怒曰由是亂國而惡君王也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茲不從也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負芻入曹子臧讓也曹人使公子負芻守國負芻將討之子臧應立將亡國人皆欲從之襄公繼鄭子良讓也左宣公四年鄭平公被弑鄭人欲立子良曰以資則吾不足以順則子堅長請辭乃立襄下是則韓無忌嘗讓位於厥矣晉韓子老使子無忌受事於朝辭曰

厲公之亂無忌不能死無功蕭者不敢居高位辭不立 帝玄咸嘗讓位於弘矣玄咸字少翁常賢 劉愷嘗讓位於憲矣按漢書劉愷當襲封父爵 讓與弟憲逃遁父侯丁鴻讓國於弟盛 登彪丁鴻嘗讓位於異母弟矣 陽陽 卿卿 讓國於弟荆鳳不特此也 唐肅宗欲立隆基為太子以宋王成器長難之成器讓曰臣死不居平王之上即日退就藩服王于隆基誅常后有功中宗欲立太子契不夫長子成器曰國 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云云 若此者皆能謝莫大之榮耳臣工之賤輕茅土之利樂寒散之滄即不盡計其合道與否孰非輕富貴而薄勢位者哉右第 使有國家者能存是心則王子帶何至於爭周周子帶有寵於惠后將立之未及而 卒子帶遂以狄師攻襄王王出 賸輒何至於爭衛國人怨之晉納襄王殺子帶 賸輒何至於爭衛見南子亂淮欲殺之南子諫于靈公山奔 后靈公薨其子執印位賸欲入而執拒之糾白何至於爭齊小白子糾若齊公子子糾少而小白長召忽 於爭齊小白子糾若齊公子子糾少而小白長召忽 國求子糾於厲昭何至於爭鄭鄭祭仲為莊公取鄧 魯而殺之之宋雍氏生厲公雍氏有寵於莊 秦不必鍼懼選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滅之以立厲公 秦不必鍼懼選昭公初年秦桓子有寵於桓其母曰嬴去懼選祭仲 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

晉不必詛畜群公子晉自嬖孽之亂詛閭寢無蹀 不畜公子在內

閭寢無蹀血之殃唐高祖李淵長子建成次子世民少子元吉 民世民先殺之之跡血禁門 青雀無投懷之嘆矣唐太宗太子承乾 泰日侍上上許以位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上謂待臣曰胙青雀投我懷云臣有一子臣死之日陛下

管仲之傳位晉王朕甚仲之迷良
諫之然後立治○青雀泰小字
而矛戟森於外此觀觀攘盜者所以紛紛於世也
功此弭爭之道訓讓之方也
右第
三既
四既

議國尾

華國軍部 卷一

三二七

勢成篇

王意

人心者勢重之本欲收天下之勢者先收天下之心而己首段言不可使人得其勢之次段言勢之成三段推本於人心以明勢之所由成繳言人君當謹於微以防其成也

夫天下之勢不可使有成之者勢成則附之者衆也是故勢者上之所乘而下之所憑也龍之在天以雲而神虎之在地以風而威豹之在山以霧而變鯤之在海以水而化勢使然也故人之於勢乃所以表神威而行變化者也故天下有能擬之人大舉之事必俟吾之壞而竊以濟其勢勢者天下之重吾弗可以一日釋也吾有所壞而適以濟之天下之重在彼矣右第
一既故勢之濟有四不可不先也因其失而取之謂之藉資求所害而利之謂之賈惠舉其所不當而白之天下謂之假義造端以鬼其事謂之長惑此四者勢之所濟也昔者陳平韓信王陵皆項羽之臣而卒為漢用取於所失也沛公入秦約法三章去其苛刑利其所害也沛公初入關更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殺入者死傷人及盜抵罪義帝之喪縞素行師舉其所不當也高帝用董公言為義帝見殺於羽為之發喪白衣白蛇雲氣鬼其事也高帝未遇時行師以暴羽之罪白蛇斬之有一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今亦帝子斬之常行出外上有雲氣太公后每望雲氣覓得之是故亂非外生我有以招之勢非彼至我有以致之

故塞招亂之門。絕濟世之端。在於固人心。人心之固。雖有能擬之徒。不能奪也。秦之失人心也。陳涉非有諸侯之權。甲兵之衆。以其畔隸之民。戍役之卒。揭竿挺錮。澤中一呼。而四海響應。彼非皆有欲起之心。而樂於從逆也。秦有殺人之暴。而民有樂生之心。則夫去死以求生。而俟夫人之先發者勢也。故陳涉之得志。輕在秦也。陳涉與陳勝吳廣為左戌長失期乃詐稱公子扶蘇起兵諸郡皆秦法爭殺長吏以應之夫天下不可使有從逆之民。逆造於上。而禁民之逆。不可得也。我仇夫民而禁民之仇者。亦不可得也。秦人徒快一己之欲。而不知反為陳涉之資。昧夫勢也。昔者沛公送徒驪山。畏失期之罪。故亡。劉李泗上亭長為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章耶將兵山東。畏彼讒之誅。故降。章耶將兵章南教訓王使人議之耶恐見耶疑趙高之李陵深入匈奴。畏敗國之辱。故叛。李諸已故降項羽以擊匈奴。將兵五千人。所殺甚多。為軍侯管收亡匈奴。告以陵兵無後援。為匈奴所敗。陵無面目歸。夫叛背至逆節也。降亡皆耻名也。而三人者。以不貲之身。干之患害之情。窮於前而不暇自好也。夫天下惟不自好之人。鮮恥弗軌之臣。幸危愁苦之民。願亂以三者之狀。而植於吾之所壞。此勢成之會也。夫衆庶成風。增積成山。言勢以附成也。第五

三是以有天下之計。必先詳成敗之由。明輕重之機。杜覬覦之鑄。遏擬逼之漸。集內散之心。斷外附之志。使天下萌蘖不生。而勢常在我。則天下未安。語曰。消不塞。流為江河。綿綿不絕。纏為網羅。孔子入石稷三錮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不接將尋斧柯誠故勢成而後圖焉莫之及也

勢成尾

謹微篇

王意

禍之作也不作於作之日必有所由起是以
聖賢之能慎其微也自段言微之當謹次段言

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沒丘陵火

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郡邑燔山林凡治之

於微者用力寡而成功多也一第聖賢有見於此是

以蒞衆之容肅於燕閒之時對賓之語嚴於私昵之

際添器之不作慮者侈之漸也昔奔造漆器諫者十

良曰此何足諫對曰者侈者危亡之本漆器

不巳將以金玉為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庭燎之

有驚憂急惰之始也絕儀狄謹沉湎之端也儀狄作

酒云去南威戒荒淫之門也戰國策魯君對梁主曰

不朝遂推而遠之曰後杜甘言防諛諧之塗也惜名

器塞僭逼之源也仲叔于奚助孫桓子敗齊師衛侯

尼聞之曰惜也惟名昔遽瑗不以冥行惰行重公與

與聞車聲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

為誰曰此蓬白王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君子不

以昭昭而視之果白王也顏回不以夜沐改容子新

句踐拘於石室君臣之禮不廢莫缺耕於垆野夫

婦之敬不衰曰李使過與見與談其妻恤之敬相

也龍敬必有德德以實治民君皆所以謹其微也箕

子觀象箸而流涕紂作象箸箕子嘆曰尼父聞俑莖

而永嘆家語于游問於孔子曰今人或有備者不亦

不仁乎哉有旨哉二段自夫忽細行而不謹於是

女子爭桑而連吳楚之兵喧兩國楚遠邑女爭桑怒

具吳王怒而羊斟爭羊而致宋師之敗宣公二年初

宋宋華元殺羊食土其御羊斟不與及醉曰噉昔

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不與及醉曰噉昔

氏介鷄而招季子之難左昭伯二五年季平子介

其鷄師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宮師氏伯氏以至趙

氏有孟姬之讒左成八年晉趙盾為趙盾之亡故

成公女趙盾妻與朔叔樂盈有祁叔之訴樂盈娶祁

父通娶同姑知之故諸樂盈有祁叔之訴樂盈娶祁

亡祁與家老通價盈之計中行有函治之危事夷之

想諸父家老通價盈之計中行有函治之危事夷之

晉陽之厄見史此皆有所恃焉而不謹者也宋閔碎

首於棋局宋閔公與于萬共博謂之曰子魯四也陳

靈造禍於戲言行陳靈公淫於夏徵舒之母與孔寧儀

遂謀射間邴造逆於相訴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

乃五月公造於中池二人浴於池歌以升扶職恭乘更

人奉汝妻而何不怒職曰與則其子公生殺於嘗龜

左宣四年楚人獻龜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

入宰夫將解龜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必嘗其肉及

夫龍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

蘇史滅宗於笑談見補曹劉分地於七筭下英惟
孤與使君而已備開之方食失七荒服不至於白狼
筭自此別遂借荆州以相攻拒諸侯離叛於
周穆王將征大戎祭公諫父諫不聽王烽火齊懿見納於竹中見本篇衛公見亡於好鶴左
人代衛懿公好鶴鶴有樂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
日使鶴鶴有祿位余焉能戰戰於焚澤衛師敗績遂
滅此皆有所溺焉而不謹者也孰謂幾微其可以不
戒哉故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嘉樂之合非一音
之奏先王之德非一行之積故水積成川則蛟龍生土
積成山則豫樟生德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矣老子
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
行始於足下言積小可以成著因微可以就大也其
戒哉其戒哉

謹微尾

擬儒篇

主意

儒之為名則一儒之為實不同君子當辨所
宗而已首段言儒有七者之不同次段言其
言類學之意

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有遊俠之儒有文史之
儒有曠達之儒有智數之儒有章句之儒有事功之
儒有道德之儒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察之
然後可以入道也威以制之術以凌之才以駕之強
以勝之和以誘之信以結之夫是之謂游俠之儒上
自羲軒下迄近代載籍之繁浩如河海莫不擷其玄
精嘯其芳腴搜其闕逸引觚吐辭頃刻萬言而不之
止夫是之謂文史之儒三才以之混也萬物以之齊
也名理以之假也塗轍以之寓也雖有智者莫測其
所存夫是之謂曠達之儒沉驚寡言逆料事機千變
萬化不可窺度夫是之謂智數之儒業擅專門伐異
黨同以言求句以句求章以章求意無高而弗窮無
隱而弗通夫是之謂章句之儒謀事則向方略取師
則審勞佚使民則謹蓄積治國則嚴政令服衆則信
刑賞務使澤布當時烈垂後世夫是之謂事功之儒
性備陰陽之和心涵鬼神之秘智達萬物之理言足
為世法行足為世表而人莫得而名焉夫是之謂道

德之儒。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右第游俠之儒。

田仲。田仲漢高祖王孟王孟。王孟劇孟二人漢武景時人

之是也。弗要於理。惟氣之使。不可以入道也。文史之

儒司馬遷。史記漢班固著東西是也。浮文勝質。纖巧斷

朴。不可以入道也。曠達之儒。莊周。莊子蒙人也名周

史其學無所不究。列禦寇是也。名禦寇肆言縱誕

詭故不情。不可以入道也。智數之儒。張良陳平是也。

出入機慮。或流譎詐。不可以入道也。章句之儒。毛萇

作詩鄭玄。漢人少為卿大夫不樂為吏遂入學受業

左氏春秋。左氏春秋傳詩古文尚書是也。牽合附會。有垂墳典

不可以入道也。事功之儒。管仲晏嬰是也。跡存經世

心則有假。不可以入道也。道德之儒。孔子是也。其道

則仁義禮智信也。其倫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

也。其事易知且易行也。行之則身可脩。家可齊。國治

天下平也。右第我所謂則學孔子也。史遷以儒與五

家並列。儒佛釋荀卿謂儒有大小。皆不足以知儒也。

然則儒有異乎。曰位不同也。三皇儒而皇。五帝儒而

帝。三王儒而王。皋陶伊傅周召儒而臣。孔子儒而師

其道未嘗不同也。雖然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

者也。右第擬儒星。

勤政篇

王意。勤政者帝王之首務首段言政之當勤二段

傳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左秋人代那管仲言於齊

遺暇食。文主之訓曰自朝至於日中晏不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有萬幾。言政之當勤也夫

一介之士。學古求道。尚有業精於勤。荒於嬉之戒。見

不務勤哉。右第古昔帝王。厥有常度。昧爽會旦。日出

而視朝。朝罷而路寢。聽政日中。考政日夕。而糾虔天

刑。日入而絜奉。案盛然後即安。人主無時可暇豫也。

舜之惟幾。惟執。禹之惜寸陰。晉陶侃鎮荊州語人曰

分陰。湯之無即。愾淫。湯語曰此我造邦無文之無

敢盤於遊田。姬公坐以待旦。皆勤政也。三代以還。據

輿較而講道。非漢光之勤於求治乎。帝方披甲躍馬

與太學。以御延英。而汗透。非唐憲之勤於接下乎。盛帝

夏御延英殿。李絳在馬帝汗透沾衣絳欲趨出帝曰

朕宮中所對惟宦官女子耳故欲與卿講天下事乃

報正午而出朝。非宋仁之勤於咨訪乎。程顥入

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左下此則日幸同泰之梁

右曰御史未知上未食耶。

武。帝。日。幸。同。泰。寺。故。不。如。衛。士。傳。殄。之。隋。文。也。每日
宴。不。倦。衛。士。遨。遊。龍。舟。之。楊。廣。隋。帝。築。西。苑。二。百。里。其。內。為。海。御。龍。舟。傳。殄。而。食。
挽。拽。船。士。不。如。投。籤。驚。覺。之。陳。主。也。陳。文。帝。驚。人。伺。者。今。投。籤。於。階。石。上。猶。然。有。早。棄。萬。幾。之。天。元。此。朝。聲。云。吾。雖。得。勝。穩。今。驚。覺。
政。事。專。意。遊。幸。不。如。齋。居。決。事。之。漢。宣。也。帝。傷。法。每。幸。齋。居。決。事。若。乃。衡。石。程。書。勤。矣。而。下。行。有。司。宣。室。齋。居。決。事。若。乃。衡。石。程。書。勤。矣。而。下。行。有。司。
之。事。秦。始。皇。取。石。百。二。十。斤。與。衣。笈。奏。記。宣。室。半。夜。相。稱。日。夜。有。程。期。不。滿。不。得。休。息。
勤。矣。而。妄。談。鬼。神。之。迹。漢。文。帝。受。書。坐。宣。室。感。鬼。神。事。問。賈。誼。至。夜。半。帝。前。席。賈。勤。矣。而。妄。談。鬼。神。之。迹。
生。君。子。病。之。雖。然。有。本。焉。勤。政。在。於。清。心。清。心。在。於。寡。慾。若。此。者。非。得。賢。助。不。可。也。是。故。早。朝。晏。罷。卒。成。中。興。者。周。宣。也。而。脫。簪。之。后。實。相。之。周。宣。王。嘗。晏。起。罪。於。未。卷。由。是。王。勤。於。政。蟲。飛。會。朝。卒。起。霸。圖。者。齊。事。早。朝。晏。罷。卒。成。中。興。
侯。也。而。鷄。鳴。之。妃。實。贊。之。齊。妃。告。君。之。辭。曰。鷄。鳴。鳴。不。然。唐。玄。初。載。嘗。建。勤。政。樓。其。心。若。曰。魏。魏。巨。聲。之。不。然。唐。玄。初。載。嘗。建。勤。政。樓。其。心。若。曰。魏。魏。巨。聲。之。
唐。豈。不。能。勵。精。圖。治。以。軼。前。人。哉。卒。之。漁。陽。擊。鼓。九。廟。蕩。塵。巴。蜀。播。遷。幾。喪。杜。稷。者。何。哉。良。以。玉。環。在。侍。蟲。惑。乃。心。故。耳。唐。玄。宗。初。年。起。二。樓。西。書。花。萼。相。輝。東。書。勤。政。務。本。後。安。祿。山。用。事。因。楊。貴。妃。及。隔。東。然。則。逮。女。謂。者。尤。勤。政。之。首。歟。圖。治。者。京。上。岸。西。蜀。然。則。逮。女。謂。者。尤。勤。政。之。首。歟。圖。治。者。
可。思。也。右。第。四。段。錄。

勤政尾

勤學篇

至意學。之。在。人。惟。勤。有。功。今。日。不。學。而。有。來。日。則。日。月。之。逝。誰。其。維。之。言。段。言。人。不。可。不。學。次。段。言。學。之。勤。者。可。以。立。功。成。名。本。段。致。戒。於。學。之。不。勤。者。云。耳。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如學之速也。吾嘗伎而望。不如登高之博見也。見。說。苑。故。驥。雖。疾。不。遇。伯。樂。不。致。千。里。馬。也。一。日。行。千。里。伏。轡。車。之。厄。伯。樂。遺。之。下。車。而。哭。干。將。雖。解。纜。衣。而。慕。之。驥。驥。於。是。俯。而。噴。仰。而。鳴。干。將。雖。利。不。得。人。力。不。能。自。斷。是。伯。樂。遺。之。下。車。而。哭。干。將。雖。成。劍。故。名。干。將。以。烏。號。雖。良。不。得。排。檠。不。能。自。正。也。子。名。人。才。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是。以。古。之。君。子。朝。馳。聘。乎。書。林。夕。翔。翔。乎。藝。苑。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焚。膏。油。以。繼。晷。常。死。死。以。窮。年。豈。好。勞。哉。王。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也。故。周。公。上。聖。日。讀。百。篇。仲。尼。天。縱。常。編。三。絕。古。者。以。竹。貫。之。青。皮。也。編。貫。也。孔。墨。程。大。賢。載。文。盈。車。仲。舒。命。子。讀。易。久。三。斷。其。皮。也。孔。墨。程。大。賢。載。文。盈。車。仲。舒。命。世。不。窺。園。門。相。授。受。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門。其。精。如。倪。寬。帶。經。以。芸。鉏。寬。受。業。孔。安。國。家。無。貴。路。此。也。生。截。蒲。以。爲。書。路。溫。舒。父。使。牧。羊。取。畢。絨。燃。薪。而。不。息。畢。絨。少。燃。薪。夜。讀。博。通。經。史。裴。休。諱。述。而。不。倦。唐。母。恤。其。疾。奪。火。使。寐。不。肯。息。裴。休。諱。述。而。不。倦。唐。幸。相。至。貴。亦。讀。書。黃。霸。桎。梏。受。業。夏。侯。勝。黃。霸。既。久。講。述。至。夕。不。倦。黃。霸。桎。梏。受。業。夏。侯。勝。黃。霸。既。久。

以書厨澄字彦深好學博覽無所不房輝遠雖稱為五
經庫無益於時王彦曰陸公書厨也房輝遠雖稱為五
踐猷雖號為五總龜何濟於世踐猷字伯起博學與
五總龜號之為學貴徒博也哉右第然博陸雖謹慎難免身
致之禍宇子孟輔初主昭帝後因萊公忠赤竟有雷
陽之貶冠妻邪謀亦族不學故也萊公忠赤竟有雷
雷光傳不又以不學無術也甚至伏獵之誤唐李林
吳為戶部侍郎吳素不扶杜之誤李林甫無學術時
學嘗讀伏獵為伏獵扶杜之誤李林甫無學術時
狀壯而宇林甫謂侍郎常陟日金根之誤韓愈之子
此云其然行也陳俊首不禮記云不學其可已乎
吳讀金銀字且面墻矣學如面墻學其可已乎

傳學尾

新刻藝圃珠瑯集註卷之二

賜進士常熟貢蔣以忠著稿
同年舉人第卷蔣以化全稿
常熟廩生第達蔣以行校正
福建長樂縣門生林大桂集註
直隸永年縣知縣張可久重刊
廣平府儒學訓導何錦訂

執法篇上

王意

法者天下之所公共治人者不得私庇
治於人者亦不可求庇乎已也首段言
皆不可以法為已私分次段言法以繩
不可私也三段言法行人不取四段言法
有所受五段言人之能守法者未
繳言亂法之弊以見法不可弛也

夫為人君者法不可以有已為人臣者法不可以有
已右第一段法者非甘物也有國者之藥石繩墨也諱病
之人無不疾藥石矣不直之木無不疾繩墨矣小人
之徒無不疾刑法矣夫奸邪者小人之為而暴亂者
小人之行也正邪律奸戢暴刑亂者法之務也故法
者小人所不利也小人不立法必務以蔽其法援勢
者為之沮行貨者為之誘怙強者為之撓造詐者為
之竊法無不蔽矣故法不可以有已也右第二段法不有
已則上不得貴下不得請貴請不行則上自天子之

門侯王之宮太子之家公主之室下至貴戚之臣近
倖之人鰲橫之吏豪俠之民罔不得行其法者矣是
故法不可以有已也右第千金之寶可以借客十金
之寄不可以與人非愛千金反不如愛十金也寄也
有所受也已不得有也夫法者人臣受之天子天子
受之天者也非人臣之有非天子之有也右第於是
有奪公主之僕而君弗敢罪董宣為雒陽令湖陽公
主家宣候主出落頭邀太子之駕而君弗敢怒漢文
帝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罪戲弄之臣而天子不
得流漢文帝時中大夫鄧通方受幸中屠嘉入朝通
得流居上旁怠慢嘉奏事畢至府為獄召通當斬通
頃自血出不解上使執豪俠之民而公卿不得說漢
帝欲從豪民以實茂陵內郭解亦在衛青為言郭解
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能使公卿言此其家不貧
何者法立也昔者漢高斬丁公楚丁公追漢高曰兩
兵及漢高即位丁公來見高武侯斬馬謖
曰丁公為臣不忠命斬之武侯以馬
大器用之後誤與張卽戰於街亭誤亮節皆垂泣
度大敗於街亭武侯垂泣收謖下獄殺之
焉夫丁公於漢高至恩也馬謖於武侯至暱也垂泣
者至私也然而必誅之者法也故法不可以恩暱而
私情忍也韓厥戮趙宣之僕趙盾言韓厥於靈公以
子使人以其乘車千行韓厥執而戮之韓厥曰
不免其主朝非之而慕戮其僕宣子召而禮之謂大
夫曰可賀我矣吾舉厥汾陽殺乳母之子故軍中走

馬乳母之子犯禁都虞侯杖叔敖斬虞丘虞丘進孫
伯有罪叔敖誅之叔敖斬虞丘
以公法戮之子文刑族人左莊三十年申公問班殺
舒楚難苟晞梟第晞為晉將從母弟求為督護既
而素服泣之曰殺卿者充石碯誅厚石碯之子厚黨
州刺史哭第者苟道并也石碯誅厚
完石碯使其宰殺厚於陳君子曰石碯法重於情也
純臣也惡州而厚與焉大義滅親
石奢為楚王相父殺人縱父而以身請之王赦之奢
曰不可不縱父不孝賣國之法以縱父不忠乃伏劍
死楚昭王時人李離為晉文公理過聽殺人曰君以
臣為理乃不明而過聽殺人臣當死也公曰子休矣
下吏有罪非子之過也離曰失刑則刑失死則死臣
之有失何以罪下吏也遂自死也見國
之所惡而二子不然者所以顯君而明法也由此觀
之法非不得釋人雖自釋亦不得矣右第大抵法清
則政寬而人威法亂則政煩而人慢法亂者何上亂
之也上以法與已則亂故以之飾喜怒行愛憎矣復
恩仇制毀譽矣公私混淆奸偽蜂起矣夫炎疆道於
頑鑑利刃劒於輻毛密網漏於吞舟故法以禁亂而
其極也亂生焉此執法之弊也故法不可使人有幸
之者法可幸則良民懼平居造善者睹變驚之吏變
言酷吏也搏擊之廝也獄吏岸獄之地掩耳而不敢聽

側目而不敢視。束手足而無所措矣。故清法之國人
畏法而不畏吏。亂法之國人畏吏而不畏法。夫使人
至畏吏而不畏法者。非國之福也。右第六段數

執法上

執法篇下

王意

法者天下之中正。自天子達於庶人。皆不能廢焉者也。首段言法不可廢。次段歷言古人不能違法。三段言法一立人不敢侮也。末言法廢不惟不可以治人。而國隨以亡矣。

法者其原出於道德禮義。而其用散於號令賞罰。聖人驅天下強弱大小貴賤遠近。莫敢不一於法。由法者安。不由法者危。是故法為貴。君位次之。法壞則民亡。民亡君如之何其尊且安也。故人君尊法視如神物。而不敢侮。如天造地設。而不敢輒破壞改易也。不以一時小害而損法。不以一時苟利而壞法。智者不得越法而誦。辨者不得越法而議。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怒可窒。而法不可離。骨肉可刑。親愛可滅。而法不可屈也。右第一段故成王之叔。不得流言而亂政。管虞舜之父。不得挾勢而逃刑。漢高祖正旦朝太公。太公擁篲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上乃詔尊太公為太上皇。文帝元帝之子。不得越王門馳廟道。見上光武之子。不得保臧獲。庇奸吏。奴曰。臧獲若王倖若韓鄧。漢平帝乳母王政君也。韓韓媽也。漢武帝發之。鄧鄧通也。漢文帝發之。漢功若陳湯馮奉世。湯矯制破鄧支單于。奉世使西域。沙車王自立。奉世遂以節發諸國兵擊斬之。大臣議。湯奉世矯詔發兵為義。若郭解。見上不允於國家生事。變夷法。不宜封。有司之議。而天下不敢私恐其開亂法之原。而後爭

以為比也。右第故明王之法左者不為右右者不為左猶大匠之起巨室也彈畫一定木之曲直大小長短皆必就吾繩墨規矩焉其參差不齊齟齬不合則斤削鏤磋而已矣若毀吾彈畫而縱木之情則工勞而事拙紛擾而不可理矣故聖主立法賢主守法法一則威法二則疑法固則君尊法搖則君削法行則要而治多法不行則煩漫而無功今夫以一人之寡居深宮之中傳盈尺之紙而風驅霆行殺生廢置人於千里之外而莫敢誰何提擢夫羸老僅勝衣冠之人付之寸印而坐諸帷幄進退萬夫若羊羸然童子據輿室羅湖海之珍異處女嬰珠玉而立衢途烏獲矣目而不敢動以法在也故天下視法如藩籬守法如疆界強者以變縮弱者以安全至哉法乎人君之衛天下所恃而生也。右第開主不知守法則下皆知易撓而可踰險究譎怪者舞其私智以亂法佞倖便辟者倚上之恩以貨法悍暴傑健者奮其亂力以干法如藩籬然縱臧獲超越鑽隙而主人弗禁安能使盜之不窺而保其室中之藏乎如疆界然其豕童牛牧已嘗有蹊徑之迹安能制衆人之不至而全其蔬菓稼穡也故法一亡而國亡矣。右第執法下

讀法篇

主意

天下有可用之法學者當通於法之外不可有所拘也。首段引古人之通於法外者見法之不可拘也。言法不可執用而漢高諸人得之未盡法不盡於書泥之半歸於敗矣。嘗怪項梁教籍以兵法籍略通其意不肯卒學漢武教霍去病以孫吳去病曰顧方略何如耳不必學古兵法張睢陽為江淮保障乃行陣不效古法。張巡守睢陽行兵不用古法人問之曰今與胡虜戰雲合烏散變態不測動調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也故吾使兵識士情。岳武穆用兵或勸之讀法辭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而後戰其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嗚呼數子者古名將也豈皆無資於古法之緒餘而一切務自己出歟嘗思之矣善戰者不必學兵非不學也不學其言而已若夫昔人之意則既得之矣蓋兵有衆寡有虛實有強弱有奇正故曰攻堅則堅者瑕攻瑕則瑕者堅攻左則投壯以為右攻右則投壯以為左詞卑者進也詞強者退也烏集者虛也衆呼者恐也。以上孫吳兵法若是而徒徂於法不有以通之變起於法之外而不旋踵敗矣吾獨惡後之言兵者徒傳昔人之言也昔人之言有窮而用兵之變無極以有窮待無極嗚呼不終日而言已盡矣奕者操番置勢以教不能非使學之者之不少變也要以寓其巧於

法使學者因法而得吾巧焉耳。故善學者得其巧而遺其跡。乃欲操一定不易之勢。而無顧於敵之情。則亦敗而已矣。故以為用兵而不學。不可與言兵。必膠於古人之迹。亦不足以用兵。居學與不學之間。而通古人之意。以探其制巧之妙者。天下之善戰者也。右試嘗論之。戰之術多矣。有事不可而時可者。高祖與項羽。平分天下。良平一言。遂卷甲逐楚。蹙之垓下。夫千里而趣利。又犯強敵兵之忌也。而高祖不顧者。羽有可亡之時也。楚漢相拒。久乃分鴻溝。高約張良。使漢背約。追項羽至固陵。垓下。有事可而人不可者。韓信提兵一戰而虜趙王。斬成安君。夫遠闢而士無宿糧。且敵險而輕犯敗之道也。而信不顧者。知趙將之愚。雖示以吾所忌而不能察也。信與張耳擊趙。李左車謂陳餘曰。韓信張耳乘勝也。遠開糧。必在後。願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堅壁。不戰不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有事可而時不可者。唐太宗禦頡利於國都。而李靖勒兵於北邊。腹背而邀之。可以束手就縛。然太宗與之盟。而安歸之何也。以頡利之強。未能一敗而覆之。且未必無慮於後。不若徐養而伺其變之為得也。武德九年。突厥入寇。太宗不與戰。與盟而退。曰。突厥遠。開覆之甚易。但吾即位日淺。國家未安。一與虜戰。結怨深。彼或懼而情倍。則吾未可以得志也。故與之盟。以驕其志。然後有人可而時不可者。符堅養威俟衆。一舉而可滅也。

橫而東。晉陵夷。關中殷而江左卑。雖然。王景略不肯南下。窺晉者何也。晉弱矣。而我之勢非有深根不拔之固。悉衆遠闢。外勝不可以紓內禍也。符堅相王猛。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相失。臣妾之後。願勿以晉為國。鮮卑西逐。我之仇敵。終為大患。宜漸除之。以安社稷。故當其可也。微害小禍。不顧而必為。當其不可也。敵有大利而不動。此四者兵之變也。昔之為書。教後世以兵法者也。四者墨可以言盡乎。談言之。是猶談西子者也。談西子者。能言其美而已。至所以為美者。豈能發之以言。使後世能因吾言而見西子也哉。言之不可恃也。如此。右第後世不務求昔人之意。或廢而不學。或學而不達。夫廢而不學。是未欲知西子之美者也。學而不達。是欲因昔人之言而見西子者也。何怪乎不足以言兵乎。魏武號為深明。孫子至為解繹。最為濶略。彼謂孫子之意。言雖多而不可以易盡。姑開其端焉可也。魏武帝註孫子十三篇。創其繁。雖筆其精。華以成。後世雄俊。辨博好立武事。而以將才自許者。皆旁取深探。明言既往之成敗。而講強兵之學術。然用之卒未覩可奇之功。嗚呼。是亦趙括之讀父書者而已矣。右第三段。繳。

讀法犀

任將篇

主意

任將之道莫貴於專莫病於詭要之將亦在於得人焉不可不審也首段言任將之責事次段言善用將與不善用將而事之成否與馬三段言將帥之當擇四段言將有不同在何人用之

任將而中制者敗用兵而外監者疑夫獨任者事成之幸也專令者勢行之機也故制於中者垂成而敗挽於外者已行而反夫所貴於驕驤者必至也然繫其足則駕馬先之矣所勇於孟賁者必敵也然縛其手則女子勝之矣苟任將而為中制以掣之立外監以撓之是繫驕驤之足而縛孟賁之手也故繫驕驤之足者不可望其必至縛孟賁之手者不可望其必敵用將而監制之者不可望其成功且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千人舉動亡不破者也千人牧羊亡不擾者也故以一御眾則眾志定以眾制二則群疑生是故千人舉動不如一人負而趨也千人牧羊不如一人驅而走也一段古者天子遣將躬為推轂曰聞以內寡人制之聞以外將軍制之故具王用孫武而寵姬武以兵法見吳王閻盧盧以婦人出宮女百中二之姬子孫子孫分二隊以王寵姬為隊長二命五史記齊景公時晉伐阿甄燕侯河上晏嬰薦田穰苴景公以穰苴為將使近臣莊賈監其軍穰苴與莊賈約

且日會軍門賈後二君者非不顧寵幸也知將不可至宜以軍法斬之至寵幸奪也淮陰一拜而為漢大將再捷而為齊假王使高祖中制而外監之無以摧項氏之權而制天下之命矣故期功者不惜神速之用知時者不吝立斷之權昔燕用樂毅而代之以騎劫卒使田單收其降城燕昭王薨樂毅與燕新主有隙田單友間於燕不急攻城徐以待時惠王惑以趙用廉頗而代之以騎劫代將田單伐之餘城皆復趙用廉頗而代之以趙括卒使白起坑其降卒問曰秦獨懼馬服君之子為將趙王以括代頗將秦使武安此制之者過也右君後括四十萬人降者皆坑之此制之者過也右民雖然任將固不可監制而命將亦不可不擇何者國之存亡命在於將也將之難其人久矣勢有強弱任有久近敵有堅脆地有遠近時有治亂而勝敗之機不與焉惟其將而已矣昔智氏以韓魏三國之兵伐趙智伯既伐韓魏又以二國之師馬服君之子括也伐趙趙與二國謀敗而滅之師馬服君之子括也以四十萬之眾抗秦可謂強矣而潰於晉陽坑於長平廉頗率老弱之卒守邯鄲田單鳩創病之餘保即墨燕伐齊田單守即墨使老弱守城約降燕可謂弱矣而粟腹以摧燕王使栗腹約燕於趙趙曰趙壯頗禁騎劫以走前是不在乎勢之強弱也穰苴之用於齊援於閭伍之中也一日斬莊賈晉師罷去燕師

渡水而解。韓信之擊趙，非素拊循士大夫也。背水一戰而擒趙歇，斬成安君，是不在乎任之久近也。以周瑜之望曹公，不啻虎狼，而吳兵捷於赤壁。瑜與劉備夾攻曹操，大破曹軍。以玄德之視陸遜，甚於雞鶩。遜攻劉玄德，斬張南等，玄德升馬鞍山，陳兵自統，僅得入白帝城。而蜀師斃於白帝。山陳兵自統，僅得入白帝城。是不在乎敵之堅脆也。東西異壤也，而鄧艾以縋兵取成都。魏遣鄧艾攻成都，艾以縋兵自襄陽而下，南比異習也。而王鎮惡以舟師平關中。鎮惡王猛孫，帥晉軍自河入渭，大破秦兵，遂入長安。秦主泓出降。是不在乎地之遠近也。東晉之衰，而謝玄得志於淝水。秦苻堅攻晉，壽陽克之，兵逼淝水，而陣玄擊之，半却秦兵，一退。不能止大開元之盛，而哥舒翰失利於潼關。唐肅宗時，有人告崔乾佑在陳兵不滿四千，促哥舒翰進兵，舒翰不得已引兵出關，遇賊戰，大敗，翰為所執。是不在乎時之治亂也。故善將者，勢無強弱，任無久近，敵無堅脆，地無遠近，時無治亂，不用則已，用無不勝。故曰：惟其將而已矣。右第三段。雖然，有一軍之將，有一國之將，有天下之將，走及奔馬，射中飛鳥，攻堅城，破強敵，所向無前，此有勇之士，一軍之將也。出奇制勝，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攻輒破，擊輒服，此有智之士，一國之將也。福於已而禍於人，則功有所不立，利於今而害於後，則事有所不為，功成事畢，自視歛然，無矜

大之色。此有道之士，天下之將也。嗚呼！其可以輕付之哉？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三軍不銳；將不智，則三軍太疑；將不明，則三軍太傾；將不精微，則三軍失其機；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備。故將者，人之司命，得賢將者，兵強國昌；不得賢將者，兵弱國亡。四段

任將尾

用兵篇

王意

用兵者非聖人之得已也。用兵之道貴得其本。得其本則國強。不得其本則國弱。要之尤以主靜為務。首段言兵不得輕用。次段言用兵之道貴於主靜。三段言用兵之道先於得人。末段言將之道當與士卒同甘苦。然後得用兵之本。

聖人之用兵也。若櫛髮釋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也。黃帝戰涿鹿。堯戰丹水。舜伐有苗。啓攻有扈。自五帝而弗能偃也。猶畜池魚者。必去獮獍。養禽獸者。先去豺狼也。右第一段得道之兵。車不發軔。騎不拔鞍。鼓不振塵。旗不鮮卷。甲不離矢。刃不嘗血。朝不易位。賈不去肆。農不離野。昭義而責之。大國必朝。而小城必下。因民之欲。乘民之力。而為之除殘去賊也。良將之必勝者有三。明於日月星辰之運。年月日時所值之言。因而戰者當必有得。天時。察於刑德奇耦之數。用士卒者當振以德刑。以威至於戰。開則又有變化。地利。不可不察也。諳於向背左右之方。地勢有向背宜左。得勝之則。此必勝之助也。弓堅矢勁。車固馬良。蓄積給足。士卒殷軫。此必勝之備也。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破三軍之智。此必勝之本也。三者至天下無勍敵矣。地廣人衆。不足為強。高城深池。不足為固。嚴令煩刑。不足為威也。故全兵先勝。而後求戰。不先戰

而後求勝。師不必克。不苛接刃。攻不必取。不苛令衆。卒聚而不徒散。兵出而不徒歸。是以聖王藏形於無。而游心於虛也。雖然。其道貴靜也。虎豹不動。不入陷。阱麋鹿不動。不投罝罟。燕雀不動。不罹羅網。魚鱉不動。不掛絲綸。師徒不動。不陷死亡也。符融敗於淝水。符融。苻堅之弟。苻堅。十六國時之秦主。淝水。在今安徽。苻融。苻堅之弟。苻堅。十六國時之秦主。淝水。在今安徽。仕福敗於好水川者。仕福。北齊之將。好水川。在今河北。出敵不意。元昊論。福併兵。伏中輕動也。尹繼倫不為契丹所擒。尹繼倫。宋之將。契丹。在今河北。宋太宗遣尹繼倫。契丹弗領。繼倫令衆夜行。劉子羽不為金人所蹙。劉子羽。宋之將。契丹。在今河北。宋高宗時。子羽師敗於三泉。退保不動也。此勝負明驗也。是以大將屯兵。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止如丘山。發如風雨。彼知吾所出。而不知吾所入。知吾所舉。而不知吾所集。夫鷙鳥之將擊也。俛其首。猛獸之將攫也。匿其爪。故用兵之道。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強。為之以翕。而應之以張。欲東而示之以西。欲分而示之以合。若鬼之無迹。水之無形。則所向非所知也。所見非所謀也。舉措動靜。莫能識也。猶迅雷之擊。莫可為備也。然後可以制勝。可以待敵也。右第二段然欲成功。要在衆心。衆心輔雖小。必存不輔雖大。必亡。昔者楚人南奄。阮湘北統。潁泗西包。巴蜀東暴。鄧淮潁汝。以為洳。江漢以為池。垣之以

鄧林綿之以方城高山尋雲路津撫景積弩陪後錯

車衛旁見云然而兵殆於垂沙衆破於柏舉左吳伐

擊楚兵大楚賦然而兵殆於垂沙衆破於柏舉左吳伐

守委身死秦二世發間左之戚作房阿之宮

天下噉然若唯熱傾然若苦忍而曾不顧其饑寒窮

匱也戌卒陳勝大澤一呼而天下響應當此之時非

有堅甲利兵勁弩強衝也然一人唱而天下應之者

積怨在民也故駟馬不調則造父不能以致遠造父

御者子矢不調雖后羿不能以中微君民爭心雖孫

子不能以禦敵右第古之善戰者必以其身先之暑

不張蓋寒不披裘所以程寒暑也險隘必乘上陵必

下所以齊勞佚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

飲所以共飢渴也合戰必立矢石之所所以共安危

也故士視死如歸也右第

用兵尾

尚守篇

王意制御夷狄之道在於固守之謀預防之策而

夫中國之與夷狄隣也猶富室之與盜隣也為富室

計亦惟高其垣墉垣墉也戒其門閭閭里嚴其關鍵

關門關也固其扃鑰扃鑰也出入有讖讖也

使盜賊不得投吾間足矣固不能使盜賊之必無也

為中國計亦何以異此夫夷狄之行盜侵驅上古明

玉莫之能禦也亦觀吾備禦之疎密備疎則入備密

不能入也所謂帝王之兵以全取勝者豈必百戰百

勝而後謂之全勝哉戰而不勝則將士虜邊城屠戰

而勝則兵半折所謂全勝者蓋不戰而屈人之兵者

也法曰孫武子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不知己

每戰必敗蓋兵有制可用無制不可用敵有隙可乘

無隙不可乘知兵之可用而不知敵之不可乘勝弗

全也知敵之可乘而不知兵之不可用勝弗全也知

兵之可用知敵之可乘而不知為善後之策雖幸大

勝亦弗全也言必知彼知己而又知始帝王之兵計

後世而動霸者之兵計終身而動夫豈先戰而後求

勝哉漢唐以來制禦夷狄之道曰戰曰守曰和主於

戰者則曰非捷伐無以示服強暴然得其地不可守
得其民不可使徒快心於狼望之北狼居胥山匈奴地也而不
惜士卒之傷痍是蹈危也。不可也。主於和者則曰非
要結無以緩侵陵然金繒甫入而復來口血未乾而
復犯。徒信空言而異胡馬之不窺是納侮也。不可也。
並言戰和之不可故戰和之外守得上策右第漢人之備邊
也以衛霍為將而又值海內之富強收河南城朔方
驅樓煩走白羊王匈奴雖遭創艾然漢亦棄造陽之
地九百餘里士馬物故者過半不忍言也。漢武帝時匈奴入上谷造陽等處乃近匈奴邑也唐城受降
也有張仁愿為將而又值默啜之西伐故得因間成
功。絕突厥於沙磧之外然戮二百人而後能就後且
城築虜中終為寇資當時唐休璟已諫之矣豈得為
完事乎。唐中宗景龍二年突厥西擊唐仁愿乘虛襲之且立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休璟諫其不可砂磧乃源沙然將帥之任空虛士馬之力有限而又
無默啜之西伐則審時度勢不待智者而後知矣故
強國有本不在廣地威敵有要不在勤遠。隱情觀隙
慮勝而後動者奕秋之筭也。堅壁固垣而豫以自完
者守舍之術也。應動而靜是為養寇養寇者重發而
喪其功。應靜而動是為嘗敵嘗敵者輕為而至於敗。

是以古者却顧長慮之士深計於廟廊之上老成謀
國之將決算於未戰之先知夫務功不如務德治敵
不如自治也。故常勝之道決之於守而已矣。右第二
上把漢唐事言戰之不夫守之道有三。厚其藩垣塞
其蹊竇。堅其壘壁。險其走集。鑄者補之圯者葺之。此
守在險者也。簡將領。覈功實。清邊屯。以贍應募之士
厚拊循以緩棄塞之旅。省調兵之廢實饋餉之乏。此
守在人者也。慄慄危懼毋致循玩不以敵之。不侵而
弛備。不以敵之易與而要功。徹桑土於未雨。詩云迨陰雨徹桑土峻河防於未決易泰之上六云城復於隍其
敗桑土峻河防於未決。命亂也。當其未決而防之則
不此守在心者也。慎此之守持而存之。俟吾力之已
固。候彼機之可乘。進退伸縮。其的在我。昔曹操與袁
紹持於官渡。玄德勸劉表以襲許。不從。既聞許下無
備。表大愧。悔玄德曰。非機無窮。患人不能應之矣。劉
答劉表曰今天下分裂日事干戈機會之來石趙之
豈有極乎。若能應之於後。則此未足為恨也。石趙之
亂中原。空虛。再閔使人告晉而晉兵不出。石趙之
以為子後魏其主遣使臨江告晉曰逆胡亂中原今
已誅之能共討者可遣軍來也晉人不應。許姚弋
仲輩起。後由此觀之。天下之事。未嘗一日無機。昔唐
人北患默啜而默啜乃殞於敵手。突厥默啜素強唐
我固恃勝無備焉西患欽陵而欽陵亦屠於國人。初

蓄贊普時欽陵用事諸胡畏之大臣論駁由此觀之
謀誅之欽陵自饒于欽于仁以其衆來降
敵亦未嘗無憂患在謀不素定力不素集也語云舟
楫具以候風可矣舟不具得風何益設將羅以張鳥
可矣羅不具美鳥何益謀國宜深思哉

右第
三段

尚守尾

尚辨篇

主意

濟兵家之事者存乎辨士首段以戰攻守之
事起辨士之不可無次段言辨士之實非若
口給已也三段又以力謀形辨
之當尚未段言後世用辨之效

兵之大際我主彼客守之而已彼主我客攻之而已
塗觀卒遇戰之而已此兵之常法也若夫守則形不
便攻則勢不利戰則氣不充當是時雖衆無所用之
獨可馳一介之使鼓唇掉舌虛張恐喝每易得志此
軍中所以不可無辨士也右第
一段所謂辨士者必其具
三德明五機而利口者不與焉上知道德下達禮義
旁通物宜者識也審之而益出困之而益奇掩之以
卒而不貽壓之以重而不懾者才也經傳子史天星
地志醫方百家無所不涉而能領其略者學也夫是
之謂三德俯而賀仰而吊聞者遑遽心折胆寒智勇
俱廢其名曰恐機道以令名贊以美利聞者悅懌陽
氣浸淫上滿太宅其名曰喜機計過差而不貸觸忌
諱而無嫌聞者憤然髮上衝冠目皆盡裂其名曰怒
機旁刺其所悼念逆釣其所感傷聞者泣然泣下露
臆不復自勝其名曰悲機魯仲連射書齊城歷陳利
害燕將泣下自殺之類
發端指隙其說泛而不根其意圓而無主聞者茫然
如獲異物不知其名徒倚周章謂心無
主一也狐疑不決其

州而牛刀翼出矣使之謫以禍福廷奏即命出之

尚辨尾

用奇篇

主意

兵之有正有奇取勝者不能不用乎奇要之妙立乎人而巳首段例言奇之當用以難巧之意末段言善用奇者之運用於心不可以拘也

馬有驥

良馬也

犬有廬

韓良犬也

畜之奇也

驚鳥將擊必匿

其形猛獸將搏必伏其身禽獸之奇也

天雄鳥喙重

其形猛獸將搏必伏其身禽獸之奇也

天雄鳥喙重

其形猛獸將搏必伏其身禽獸之奇也

天雄鳥喙重

其形猛獸將搏必伏其身禽獸之奇也

天雄鳥喙重

其形猛獸將搏必伏其身禽獸之奇也

天雄鳥喙重

其形猛獸將搏必伏其身禽獸之奇也

天雄鳥喙重

其形猛獸將搏必伏其身禽獸之奇也

天雄鳥喙重

其形猛獸將搏必伏其身禽獸之奇也

天雄鳥喙重

其形猛獸將搏必伏其身禽獸之奇也

天雄鳥喙重

其形猛獸將搏必伏其身禽獸之奇也

天雄鳥喙重

其形猛獸將搏必伏其身禽獸之奇也

天雄鳥喙重

其形猛獸將搏必伏其身禽獸之奇也

天雄鳥喙重

其形猛獸將搏必伏其身禽獸之奇也

天雄鳥喙重

其形猛獸將搏必伏其身禽獸之奇也

天雄鳥喙重

其形猛獸將搏必伏其身禽獸之奇也

天雄鳥喙重

其形猛獸將搏必伏其身禽獸之奇也

天雄鳥喙重

其形猛獸將搏必伏其身禽獸之奇也

天雄鳥喙重

其形猛獸將搏必伏其身禽獸之奇也

天雄鳥喙重

其形猛獸將搏必伏其身禽獸之奇也

天雄鳥喙重

其形猛獸將搏必伏其身禽獸之奇也

天雄鳥喙重

其形猛獸將搏必伏其身禽獸之奇也

天雄鳥喙重

其形猛獸將搏必伏其身禽獸之奇也

天雄鳥喙重

其形猛獸將搏必伏其身禽獸之奇也

天雄鳥喙重

其形猛獸將搏必伏其身禽獸之奇也

天雄鳥喙重

其形猛獸將搏必伏其身禽獸之奇也

天雄鳥喙重

其形猛獸將搏必伏其身禽獸之奇也

天雄鳥喙重

其形猛獸將搏必伏其身禽獸之奇也

天雄鳥喙重

其形猛獸將搏必伏其身禽獸之奇也

天雄鳥喙重

其形猛獸將搏必伏其身禽獸之奇也

天雄鳥喙重

其形猛獸將搏必伏其身禽獸之奇也

天雄鳥喙重

其形猛獸將搏必伏其身禽獸之奇也

天雄鳥喙重

其形猛獸將搏必伏其身禽獸之奇也

天雄鳥喙重

其形猛獸將搏必伏其身禽獸之奇也

天雄鳥喙重

其形猛獸將搏必伏其身禽獸之奇也

天雄鳥喙重

其形猛獸將搏必伏其身禽獸之奇也

天雄鳥喙重

其形猛獸將搏必伏其身禽獸之奇也

天雄鳥喙重

其形猛獸將搏必伏其身禽獸之奇也

天雄鳥喙重

其形猛獸將搏必伏其身禽獸之奇也

天雄鳥喙重

其形猛獸將搏必伏其身禽獸之奇也

天雄鳥喙重

其形猛獸將搏必伏其身禽獸之奇也

天雄鳥喙重

其形猛獸將搏必伏其身禽獸之奇也

天雄鳥喙重

其形猛獸將搏必伏其身禽獸之奇也

天雄鳥喙重

其形猛獸將搏必伏其身禽獸之奇也

天雄鳥喙重

其形猛獸將搏必伏其身禽獸之奇也

天雄鳥喙重

其形猛獸將搏必伏其身禽獸之奇也

天雄鳥喙重

其形猛獸將搏必伏其身禽獸之奇也

天雄鳥喙重

其形猛獸將搏必伏其身禽獸之奇也

天雄鳥喙重

其形猛獸將搏必伏其身禽獸之奇也

天雄鳥喙重

其形猛獸將搏必伏其身禽獸之奇也

天雄鳥喙重

其形猛獸將搏必伏其身禽獸之奇也

天雄鳥喙重

其形猛獸將搏必伏其身禽獸之奇也

天雄鳥喙重

其形猛獸將搏必伏其身禽獸之奇也

天雄鳥喙重

其形猛獸將搏必伏其身禽獸之奇也

天雄鳥喙重

其形猛獸將搏必伏其身禽獸之奇也

天雄鳥喙重

其形猛獸將搏必伏其身禽獸之奇也

天雄鳥喙重

其形猛獸將搏必伏其身禽獸之奇也

天雄鳥喙重

其形猛獸將搏必伏其身禽獸之奇也

李陵廣孫自請獨當一隊開北單于陰山軍便

所論故曰莫難於用奇夫材有勇怯技有精冗勇者

克敵則怯者奮冗為敵破則精者却自然之勢也善

將者擇其精勇以兩奇選其冗怯以為正奇兵雖少

而以銳為正之勢正兵雖雜而以眾為奇之勢長短

相補強弱相資則寡者亦為眾冗怯者亦為精勇也

故曰莫巧於用奇昔岑彭溯都江而上以拔武陽統

出延率軍後而公孫述驚公孫述使將蜀軍拒漢

本自分兵浮江下龍出延率軍後蜀地震恐公孫述

大驚以狀擊地曰是何神也城官因進兵擊延降

之鄧艾取陰平道下油江破綿竹徑薄城都而劉禪

降晉鄧艾進至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鑿山通

作橋閣以絕蜀推轉而下將士攀木而進至油江

諸葛孔明之孫處自江左浮大海直拚番禺而盧循

破孫處安時人時盧循寇番禺不以海道為意李

愨越文成戍殲張柴柵夜入蔡州而具元濟擒唐憲

李祐告於李勉曰蔡之精士皆在河曲守州城者皆

老羸可以乘雪直抵其城此賊聞之元濟已成擒矣

蔡州擒元濟故曰莫妙於用奇一段孫臏曰解紛者

不控捲救聞者不搏激批亢擣虛形禁勢格則自為

解耳綱目魏欲救趙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云云

一舉解趙之圍非通陰陽之機達萬物之變以得用

奇之奧者何足以及此今夫屠者之解牛也經肯祭

則以刀遇大軛則以斧至庖丁則不然批隙道窾遊

其刃於空虛而礫然已解矣。莊子書庖丁善解牛一
嘗自言曰始解牛目底有突者之圍棋也。締分審布
牛及後則眼底無全牛矣失其守者逐而攻之。至奕秋則不然。倒行而逆施。用
意於所爭之外。而沛然已勝矣。夫屠郵事也。奕小數
也有奇技則無與抗。況於用兵乎。兵法曰。兵以正合
以奇勝。然天下每忽於常而駭於變。知所以合者多
而悟所以勝者少也。右第三段。見孫子兵法曰三
奇正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
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

用奇尾

尚謀篇

王意

謀主者一軍相機係焉不可不用古今之兵
謀主之當用二段歷言有謀主者皆足以取
勝未繼後之人不知詞謀主所以無全兵也

兵家所以取勝者。非特將良而士卒勁也。必有精深
穎悟之士。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者。為之謀主焉。夫戰
之道。猶一人之身。將者心也。謀主者思慮也。圖籍者
臟腑也。法制者脉絡也。號令者聲音也。旌旗鼓鐸者
耳目也。車騎步兵者四肢也。心之統臟腑。總脉絡。出
聲音。用耳目。役四肢也。精以思慮。則主宰寧而眾體
不能累。太宰定而眾欲不能攻。思焉不精。慮焉不熟。
則四肢百骸任其動七情六慾恣其適。冒犯水火。嬰
觸金石。無所不至矣。故心雖明。臟腑雖安。脉絡雖通。
聲音雖和。耳目雖聰明。四肢雖便利。不可以無思慮。
將雖良。圖籍雖具。法制雖謹。號令雖嚴。旌旗鼓鐸雖
脩。車騎步兵雖練。不可以無謀主。蓋將軍之於謀主
也。有之者勝。無之者敗。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
而助已者。勝。嘗用矣。而或棄者。亦敗。棄矣。而或用者。
亦勝。何以知其然。右第一段。以此三昔楚漢強弱
者立意後每段解之不待較而知也。項氏乘百勝之威。身死東城。劉氏以
顛沛奔北之餘。五載而成帝業。何哉。漢有良平之屬。

為之謀主楚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也。楚項羽嘗叱咤千人自廢百戰百勝但有范增之賢不用沛公能用故楊雄曰漢
 良平之謀聞智不聞勇遂棄羽於垓下。故楊雄曰漢
 屈群策群策屈群力。漢屈臣已以用群臣之策
 策而自屈其力。不能屈其力也此所謂有之
 者勝無之者敗也。陳餘捨李左車之計死泚水上。韓
 信釋縛而師事之。遂取燕齊。李左車說陳餘以奇兵
 信大破趙軍斬餘於泚水上。集得廣武君解縛東向
 師事之。廣武教韓信休兵以書招燕齊皆風靡歸漢。
 袁本初棄許攸之策攸奔曹公公踞而迎之遂破冀
 州。袁紹曹操相拒於官渡許攸勸紹攻操許下紹不
 用。從會攸家犯法奔操操執出迎之曰子卿速來吾
 事濟矣聽其用舍之勢然也。此所謂已棄之而資敵
 者敗敵取之而助已者勝也。張綉以精卒追魏師賈
 詡以為不可已而果敗。既又請收散卒而攻之已而
 果勝。曹操還張綉引兵追之賈詡止之綉不聽敗還
 勝。詡登城謂之曰促更追更戰必勝綉從之果以
 兵方退必自斷後故知敗曹公既勝而歸必輕將軍
 將軍此也故曰勝。夫詡之為綉謀一也從違不同
 勝敗異變此所謂嘗用矣而棄之者亦敗。嘗棄矣而
 用之者亦勝也。是以良將之於謀主所與圖畫者雖
 父子兄弟有不得而知焉。所以談笑而折衝偃息而
 銷釁也。右第
 仰視而所謂幕府從事者往往皆闔茸取容之人一

巨敵薄於陴隍。也城隍之下變發于肘腋之間召而問
 之五色無主矣。是奚益哉。何世之論兵者止知重將
 帥之選急士卒之練講器械陣營之宜究山川形勢
 之便推風角鳥占之說而謀主則未始及焉。不知夫
 謀主者一軍勝敗之樞也。右第

尚謀尾

賞功篇

王意

若以溺愛而過用之則又致亂矣首段言有
功當賞次段歷言爵不辭功者叛於國
末段言賞過其功者又足以敗其臣也

周禮司勳掌六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勞民功曰庸凡

有功者銘於王之太常也祭於大蒸配祭王昭禹曰

先王於有功之臣銘於太常使與日月同其光識之

於不忘也祭於大蒸使與先王同其榮報之而致厚

也古人於賞功之典其重如此右事後世此道不明

於是晉文歸國介子推有一蛇失穴之怨左傳晉文

子推割股食王飢後返國賞從亡者介子推不言祿
祿亦弗及乃作歌云五蛇得所一蛇失所獵於中野

漢高蹙楚韓信有鳥盡弓藏之比高祖既得天下有
人誣信反者偽逆

雲夢以擒之於是縛信於車後信
曰狡兔死走狗烹鳥盡良弓藏蓋刑賞失宜義士

所以痛心爵不及功勇夫所以解體也三略曰香餌

之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夫由此觀之則賞

者士之所死而聖王馭世之大權也昔王良之善御

也識馬之飢飽知馬之疾徐故鞭策不載而千里可

期聖王之為治也以爵勸善以賞化民故刑罰不用

而太平可致也向使賞不辭勞則無功者方懷僥倖

之心而有功者兢起不軌之念是故彭寵有轉運之

功以光武接之不厚而謀為逆光武討王郎彭寵發
突騎以助軍糧食不

絕自負其功帝接之不能滿其意以李懷光有赴援

之績以德宗待之不稱而生異圖朱泚攻圍奉天急

自滿城引兵赴援敗泚於配泉德宗聽盧杞不許入
朝懷光怒曰千里赴難咫尺長安不得見天子遂與

合謀僕固父子有復社稷之勲以代宗報之不優而

行反噬唐僕固懷恩與辛雲京構隙懷恩自以與兵
論回紇再收兩京平定河南北功無二臣為善不終

與此而為人構陷憤怨殊深遂謀反

信有罪矣三君酬功不當得無過歟右事雖然有功

不賞固非報功之典賞功過當又非國家之福昔人

有種瓜而甚愛之者日方中而灌之瓜不旋踵而敗

其愛之非不動也然灌之不以其時適以敗之矣若

漢宣之待博陸霍光封為博陸侯有擁昭立宣之功
宣帝待之寵厚無比後因霍禹山雲

陰謀廢后梁武之待侯景
武帝愛之素為姑息後果

以此亦族梁武之待侯景武帝愛之素為姑息後果

反逼死是日中而灌瓜也安得不覆其族耶右事

賞功尾

庵寺篇

主意

庵寺自古有之。但人君不當假之威福耳。首言庵寺之不能不用。次言庵寺之權。權人君用之。當制取之有道也。

官官之設。其來久矣。考之周禮。墨者守門。劓者守關。

官者守居。則者守圉。鬚者守積。墨者守門。劓者守關。

使守門鬚劓者。人以貌惡遠之。故可使守關。官刑則人遁絕。故可使守內。斷足者。驅禽獸無急行。故可使守國。財貨積於隱處。先王未嘗不用刑人也。但其職卑其數寡。所職者非酒盞之微。則春饌之賤。非戶庭之隱。則宗祧之幽。况又有公卿大臣以統之。豈容有越法亂紀者出於其間哉。

右第周衰入於春秋。勃貂

立公子無虧。則庵人預廢立矣。

左勃貂初有寵於齊桓公。為衛姬請立其子無虧。桓公卒。易牙與繆賢薦舍人蘭相。如則庵人預薦舉矣。

史記。趙王求人可使秦者。宦令繆賢曰。臣如可使。恃勢怙寵。竊權亂柄。至漢唐為甚。弘恭石顯。父典樞機。而張堪蕭望之不得用。曹節王甫。搖亂國柄。而陳蕃竇武不得行。漢之政柄。悉歸寺人矣。唐太宗鑒其弊。而深抑宦官。然未及數世。而力士輔國。元震者相繼並出。始則省決章奏。終則參預軍謀。視天子如委裘。凌宰相如奴僕。德宗頗振紀綱。宦官稍黜。未幾文場仙鳴。並典宿衛。太阿之柄。落其掌握矣。

熙昭之世。守澄士良。勢益驕橫。自稱定策國老。目天子為門生。後雖欲除其黨。而任不得人。遂至喋血禁途。積尸省戶。天子飲血吞氣。自比赧獻。

唐文宗時。守澄用事。李訓鄭注密謀誅之。事覺。士良斬守澄。注宗問直學士周勣曰。朕何如。主對曰。陛下堯舜之注也。上曰。朕乃周。朕漢獻耳。朕獻受制於。而唐之宗社。因以立墟。嗚呼。宦官用權。貽毒國家。自非上智之主。烏能察其奸而除其黨乎。

右第雖然庵宦未必無可取者。如巷伯之嫉惡。見詩。寺人披之事君。左。晉獻之。今按。伐蒲云。鄭眾之辭賞。漢和帝時。竇憲橫。鄭少。呂強之直諫。封賞及遷。果法。曹日升之救患。

唐肅宗時。賊陷南陽。甚急。日外請馬存亮之弭亂。唐肅宗時。賊陷南陽。甚急。日外請馬存亮之弭亂。唐肅宗時。賊陷南陽。甚急。日外請馬存亮之弭亂。

宗時。上者蘇玄明與張。部。謂之曰。我為子卜。當升殿。坐。今主上晝夜行獵。多不在宮。大事可圖也。乃謀反。左。軍。馬。存。亮。迎。上。入。軍。又。迎。楊。復。光。之。討。賊。唐。肅。宗。時。黃。巢。據。長。安。周。處。義。全。討。斬。之。復。光。言。及。本。朝。光。泣。下。曰。臣。夫。所。感。者。恩。耳。公。自。匹。夫。為。公。侯。宗。何。捨。而。臣。賊。夫。感。泣。與。盟。遣。牙。將。八。人。復。嚴。尊。美。之。避。權。唐。肅。宗。時。光。帥。之。以。擊。朱。溫。遂。克。三。州。嚴。尊。美。之。避。權。唐。肅。宗。時。尊。美。為。歷。觀。軍。容。使。僕。曰。吾。人。以。張。承。業。之。竭。忠。唐。肅。宗。時。宗。時。宦。者。後。唐。莊。宗。立。承。業。請。其。中。豈。無。賢。才。者。乎。立。前。唐。之。後。莊。宗。不。聽。不。食。卒。其。中。豈。無。賢。才。者。乎。右。第。顧。人。主。不。當。假。之。威。福。耳。苟。不。能。禁。之。於。始。而。縱。之。又。復。不。擇。是。非。而。槩。以。誅。之。是。欲。以。去。亂。而。適。以。長。亂。也。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漢。靈。帝。時。宦。官。

董亦被召乃召四方猛將除之
朱氏篡唐昭宗時崔胤奏除宦官是日全忠誣第五
之遂請上遷都洛陽使并其黨皆誅雖快一時之憤
而國隨以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惡木之蠹而伐
之其為患豈不益多哉右第
四段

奄宦尾

母后篇

主意
母后乃內治係屬有天下國家者視此匪輕
而治因以振末段言
母儀之否而禍隨之

家人之九五曰王假有家勿恤吉言王者有刑家之
德又得內助之賢不用憂恤而吉可必也記曰后聽
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道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則知
君而非后無以奉宗廟而隆化基猶陽而非陰無以
宣五行而成歲序必資婦德之良以貳坤儀之政信
哉不可後也右第
一段自昔能建鴻業樹芳聲者疇不由
之英皇相虞即娥皇女英也后道尚矣繼而夏之興
也塗山助之也塗山氏
禹后也商之興也有嬖助之也有嬖
太任王季妃
也周之興也太任太姒助之也太任王季妃
太姒文王妃邑姜著
翊運之勲邑姜武
王后也宣后垂脫珥之戒周宣王妻
齊姬勤會盈之警齊
宣王后
是勤於政事以成中興之業齊妃勤會盈之警齊
宣王后
心常恐晚故作詩以戒君皆足以揭範於椒塗皇
后
曰鵲既鳴失朝既盈矣皆足以揭範於椒塗
皇
后
以椒煇於彤彤一云彤管女史之名卓卓乎君
道后德並隆比崇者矣三代之降亦有可觀成肅泮
濯以脩服宋孝宗后謝氏性慈儉每
服濯衣有數年不易者章憲者弦以練
棉仁宗后性極儉嘗
衣絳裙已富而能儉也文明躬事乎紡
績晉文帝司馬昭后王氏肅之衣
昭肅親執乎女工已

貴而能勤也。馮妃當檻以禦熊。漢元帝嬖好也。與上
左右皆驚走。馮嬖好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
問故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座以身當之耳。
曹后撲火以滅賊。宋仁宗后曹氏彬之女也。賊入禁
入衛陰遣人。擄水墮賊後。果非臨變之智乎。平后
狎狂而却奔。漢平后王氏。莽女也。莽篡漢后。稱疾不
之。因發狂。周妃誓死以拒堅。周大元后楊氏。父楊堅
病不肯起。周妃誓死以拒堅。周大元后楊氏。父楊堅
誓不許。非守節之貞乎。后莫病於妬嫉也。而順烈
引御以固辭。順烈皇后梁商之女也。漢順帝后。初為
施為德陰。以不專為義。蓋斯者。百福之所由興也。班
姬進平於同列。漢成帝后班婕妤。好供養。能逮下
矣。后莫患於干政也。而懿安謝稱制之命。唐憲宗后
之孫女也。帝崩時。有謀后稱制者。后怒曰。吾效武文
氏耶。今太子固如可倚。重德為輔。吾何與外事哉。文
德遜國事之謀。唐太宗后長孫氏。無忌之妹也。謚文
德。之索也可乎。帝能避權矣。以諫諍則無益。陳四殆之
固要說不對。王后魏甚驕。諫王以四殆。宣惠妃抗伐
歲。王於是停漸。臺罷。弘。樂。招。直。言。立。太。子。惠。妃。抗。伐
遼之奏。唐太宗徐惠妃。以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上
覆敗之。紫云云。以知人則虞姬。疏破胡之倭。臣周破
胡。阿封即墨。齊國由是大治焉。晉后讓鍾會之邪。
晉司馬昭后王。氏言於昭曰。鍾會見利忘義。奸王德
為事端。過龍之則必為亂。不可大任。其後果反。王德
妃之不希恩澤。德妃曰。吾素病。係於接對。妹代我為

之德妃曰。中官敢和熹之辭。親入宮。和熹鄧禹之女
偶至尊。誰敢干焉。和熹之辭。親入宮。和熹鄧禹之女
疾帝。今母兄弟入親治。藥后言於帝曰。官禁至重
而使外舍父住上。今陛下有幸私之。幾下使賤妾獲
不知足之謗。與外氏根連者異矣。明德撫章而勞悴
實不顧也。馬援女明帝后。為貴人。時帝以買氏生子。今養之曰
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之不至耳。后乃盡心撫
育。勞悴過所。慈聖鞠英以盡恩。宋仁宗后曹氏。影
生後立為章帝。太后與陰絕後嗣者異矣。逮女中亮
育。英宗於宮中。太后與陰絕後嗣者異矣。逮女中亮
視如己子。撫養甚至。與陰絕後嗣者異矣。逮女中亮
舜。天下稱平。用賢相。政事脩舉。國內大治。號曰女中
舜。又漢唐而下。母后之傑然者也。說者以呂雉亂漢
呂雉高。武。盟盜唐。武則而緊為母后病也。不其謬歟
帝之。后武。盟盜唐。武則而緊為母后病也。不其謬歟
二。段。雖然國以後興亦以後亡者比比是也。妹姐
已。產禍。夏殷告亡。艷妻扇殃。周宗旋滅。禍水入而炎
精之光微。漢成帝后。召乘燕入宮。掖香博士。賈黑進而
司馬之祚促。賈文女。晉成帝后。有伍不可。如能。楊氏
未縊。玄亂厥謀。唐玄宗用楊貴妃。專權擅政。又以兄
遜後國忠。張后制中。肅幾飲社。張后肅宗后也。素悞
貴妃。亦繼。張后制中。肅幾飲社。張后肅宗后也。素悞
帝。畏上。不敢詣。劉綏崇。而唐莊不免樂器之焚。
繼。與。崇。有。隙。劉后訴莊。宗。收。繼。崇。有。隙。劉后訴莊。宗。收。繼。
莊。宗。為。郭。從。謙。所。殺。劉后不自省。視善。友。欽。樂。器。覆
尸。焚。之。劉。楊。對。壽。皇。而宋光不免墮身之變。楊氏素
悍。常。有。離。間。兩。宮。之。心。一。日。寅。謂。立。嘉。王。擴。壽。皇。不
與。退。泣。訴。於。帝。以。壽。皇。有。廢。立。之。意。帝。感。之。遂。不。朝
壽。皇。後。帝。見。后。嗚。呼。大。則。喪。國。次。則。殞。軀。靡。不。由。是
素。橫。威。震。成。疾。

第三段

母后尾

婦德篇

王意

婦德乃家道所係責在貞一而幹事之能乃其次矣首段稟言婦德之貞末繳婦德之有關於人要婦者慎之可也

婦人之德。雖在於婉柔。立節。垂名。咸資於貞烈。是以

詩書所紀風俗所有圖象丹青流聲竹素者比比然

也若魯之義姑齊攻魯見野婦携兄子抱已子以逃及軍至乃棄抱者而抱携者問之曰

非私愛也。姬之從姑公義也。背公向私。姜不為梁之齊軍感之。而回魯公聞之。賜帛死焉。義姑

高行義梁高行早寡不嫁梁王聘之行曰妾聞婦人之往而不返以全貞信之節不貞不信無以

王為大人乃拔鏡援刀自割其身人以報王
王大高其行復其身尊其號曰高行
共伯之妻世衛

子共伯早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共姜不許作拒舟之詩以死自誓 靈王之妾

衛靈王死夫人無子妾有子夫人不安求死妾夏姬

固留至欲自刎夫人許之始安終事之不改

盛衰改節義者曰公。已直之妻。貞姬。楚白公勝之妻。

不以存亡易心白公死吳王聘以重幣力辭不改吳王賢之號為貞姬齊杞梁殖之妻也

殖襲莒戰而死莊公歸遇其妻使使者弔之妻曰
妾有敵廬在莊公或包言以會貞或陷忠而踐義不

乃還車詣室成禮豆扞以俎豆距豆而距

專人下巧下亦木乎。機此則如衛女載耳爲警感耶。

傳不材乃作。絲山見女。行一。看二。三。月三。
馬而為寺。衛女嫁齊太子未歸。而太子死。父母強。具。

庶而不言欲奪之乃截耳為誓而賦孤鷹之詩下

朝志不鏤因黃皓而亡晉黃鶴之早寡兮七年不

傷念此寡婦兮泣下數行魯人歸之遂不復求

死不背陰喻因粉書以明志宋適陰喻早卒父喪孝

郭氏建四壁與奕言達旦因左石辨陰既入室而

掩戶令侍人避之以粉書扉上曰尸還陰氏以衣帶

死惠風誓不忘懷慙乃拔劍以自刎惠風氏行女為

妃太子為買后所執王衍寧為忠臣婦不為叛臣妻

上表絕婚惠風後自刎寧為忠臣婦不為叛臣妻

非皇甫規之妻乎而後代傳以禮宗漢皇甫規妻美

引其須懸輓轍殺之後人圖畫號之曰禮宗云寧從

義而死不從賊而生非樂羊子之妻乎而當時號其

貞義漢樂羊子嘗從學在外盜欲有犯妻者刎其如

天而樂羊子乃頭刎而死太守聞之斯皆操貫風霜

即捕盜殺之賜以禮葬號曰貞義斯皆操貫風霜

流邦國察乎瑾瑜美玉不足為其貞芬乎荏蘭

不足為其芳者也若乃王公大人之妃肆情於淫俗

放流於閨闥雖衣文衣食珍膳坐金屋乘玉輦不入

彤管之書周禮女史掌王后之不露青史之筆將草

木以徂落與麋鹿而同死者可勝道哉實庶姬之耻

也雖然婦德相夫亦有不可少者陶潛不營生翟氏

自炊薪陶潛仕晉即歸宋徵為郎不就妻翟氏亦與

食梁鴻不肯仕孟光甘布裙孟氏貌醜而黑擇配必

俱隱孟遂用布衣同隱於伯陵山黔妻固窮士妻

非古之賢女師耶 <small>前段</small> 嗚呼家道興替出自閨門馮	衍有忌妻不免自操井 <small>王馮衍漢顯宗時人娶北地</small>	妾兒女常自操 <small>劉孝標有姑婦遂致家道坎輒</small>	言吾有姑婦以 <small>婦德之賢否關家運之盛衰娶婦者</small>	慎之哉 <small>右第</small>	婦德尾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勢篇

主意

言天下勢而已形有不必拘也首段以形勢並言周秦之異次段列宋之能壯國勢三段言歷指其實末段言勢重之效

人皆曰國勢貴乎強君子曰國勢貴乎重人皆曰國勢惡乎弱君子曰國勢惡乎輕夫強與重異弱與輕殊強弱形也輕重勢也弱之弊者臣下狃於寬而玩吾法吾民習於寬而玩吾治不過積寬之過而已矣輕之弊者柄移於臣下而朝廷棄政出於小人而紀綱紊其患可勝言乎嘗謂形雖弱而勢重者周也形雖強而勢輕者秦也方周之始河洛煽動民無畏心

國勢篇

卷一

四十二

也三監有變臣無警心也管叔蔡叔霍叔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與武庚同討之似弱而不振者而八柄生統子奪又武庚同

然有難犯之意大臣統內朝近習無預政之嫌勢之重者自若也秦治尚強以兵服四夷以粟富京師以刑劫群下焚詩書尚法律愚天下之民若幾於自振矣而盜賊群起四海土崩闔宦擅朝萬姓尾解趙高形強奚益哉周之弱形正如君子長者其勢不能與強夫爭不害為大體秦之輕勢正如巨室不能自立而納侮於僮僕尚謂國足恃乎右第宋朝立國之勢自建隆太祖以來君臣習於寬厚風俗狃於治安兵

騎士弛吏玩財困積弱之弊識者痛之宋郊以總攬

威柄之說進余靖歐陽脩以自攬威權之說進然寬

厚仁愛之心不搖於群臣紛更之請忠信誠慤之實

不棄於吏民玩愒之餘寧受夷狄之侮而終不忍用

生民之命寧容臣下之欺而終不忍失君上之體寧

寄爪牙於連營坐食之兵而終不忍後不教之民寧

使小人盜賊之負我而終不忍一毫負天下也故形

雖弱而根本所在甚於太山四維之固禍變頻仍終

無一旦土崩之患國勢既重弱何病焉右第重之之

勢何如哉曰威權在人主則重公論在朝廷則重政

事在君子則重右第宋初置參貳以分政柄防權臣

也宋太祖以趙普獨相乃以樞密置學士薛居正兵部侍郎呂餘慶並以本官參知政事以分相權

分樞密以掌兵柄防叛將也使掌兵柄於內以制之

臺諫論事指斥乘輿防壅蔽也銀臺封駁不畏權要

防專竊也命監司糾察州縣防未大也歐陽言天下

近無由遍知其賢愚善惡乞強幹燕明者為之使至

州縣通察官吏其公無無狀者以朱書其中持者以

具以聞天子不必攬權而權在君上矣北辰居所眾

星拱之國勢其不重乎然人主之權不能自重所恃

者公論常持也故自慶曆仁宗盛時責成輔相仁宗

平治責成輔相命富弼雖若威權之少弛而言路風

采肅然加於奸邪之輩治平之間其宗政在宰相雖

若廊廟之太重而御史一疏直攻跋扈之態因論漢

論曰太防為御史劾韓熙寧以來神宗信任柄臣王

石之輩雖若國體之少變而力許新法之臣韓琦等

不加罪也宰相臺諫主公論而公論在朝廷矣太山

喬岳屹然朝宗國勢其不重乎然朝廷之公論亦不

能常存所恃者君子常親也不以闕官預機密不以

戚里參政事兵權付之將帥而去內臣監軍之弊政

令出於三省而無中旨內降之私雜流不列於清貴

之聯貂璫不加以節鉞之寵紹寧內侍之冠節符也

肆夏鸞和也鄭聲自遠國勢其不重乎右第故夷

狄不畏其兵而畏中國之有人小人不畏其刑而畏

君子之公論近倖不畏其法而畏朝廷之紀綱西蕃

悍於邊陲而屈於王文正之一言宋真宗時契丹請

旦曰東封近彼以此探朝廷意耳正當以微物輕之

乃於歲給三十萬內各借三萬仍於次年額內除之

契丹得之大慚狄青嘗將百萬精兵而膽落於王文忠之清

議王守忠奸邪反覆而倪首於韓公之救章獻太后

專權用事韓琦出空頭救一道坐政事堂召守忠以

救與與之即日押行黨與悉棄南方中外咸快之

契丹陸梁中國而寒心於司馬之相也元祐時契丹

馬光為相契丹聞之戒其邊吏曰中國相司

馬矣母輕生事開邊隙也○右第五段錄

心迹篇

主意

天下之事當以心求之迹不可拘也首段言

而事之相去遠矣三段論意相通而迹

不足以前之未段又信迹之不可泥也

我聞之曰拘學不假於繩尺之外淺見不及於衣帶

之下夫拘學不可以論廣淺見不可以指遠何也不

知其心而徒以迹固之也今夫三皇不同道而並稱

五帝不同德而並稱三王不同治而並稱五霸不同

功而並稱此迹異而心同者也右第易為乎不同也

堯之禪舜後世稱述予曾遜燕天下笑之夷齊相讓

見美孔子宋宣立弟春秋譏焉左隱三年宋宣公舍

與夷其後武王伐紂懸其首於白旗史記紂自焚武

宋宣其後天下不以此敗其令名田常刃簡公則不

能辭弑君之惡太史公曰陳恒弑君田常殺之繼書

公十四年周公伐管蔡不為剪同氣唐太宗殺建成

後世短之此皆迹若不異而不得為同者不求之心

而求之迹也故效顰者益其醜鮑照曰顰西施心痛

捧心效之學步者失其故莊子秋水篇云鸚鵡徐子

乃盜其醜夫求迹以為近則愈遠矣故迹似者不可以信

心迹者實之標影也苟以其類者泥之是燕譽為堯

舜之禪而宋宣乃夷齊之讓田常為武王之行而建

成乃管蔡之誅也。可乎。右第故如其迹則雖有若

之似不得為孔子。以其心則雖魯男子之異可以學

下惠。魯有男子獨處一室夜暴風雨鄰之妻婦趨而

曰在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吾故車人不量輟履人

不視足者通其志也。育者揣篇以為燭捫盤以為日

拘於迹也。莊生觀解牛知養生。庖丁為文惠君解牛

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良庖歲更

刀割也彼乃因其自然芒刃不鈍文惠君曰善哉吾

聞庖丁之言張旭觀舞劍知草書醉乃下筆或以頭

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自言如見公主爭道又

聞鼓吹而得運筆意觀公孫大娘舞劍而得其神

夫解牛與養生相懸也。舞劍與草書至遠也。然視之

若一技焉。意誠通則迹不足以蔽之也。右第是故圖

以列陳也。書以傳御也。然以圖攻者不盡兵之道。以

書御者不盡馬之情。蓋迹之所求者有以限之也。夫

不求之迹而求之心固有不出戶而知星辰不下堂

而知山川者。夫天如彼其高也。地如彼其遠也。不必

身及而目覩。是天可推步而地可方規也。夫累寸者

至尺必失。累銖者至兩必差。十四銖為兩言求迹者

之必不可也。右第

心迹尾

謹言篇

王意

言諸者君子之樞機得失係焉可苟然而已

日月者天之文也。山川者地之文也。言語者人之文

也。失文則有傷身之禍。蓋口者射也。舌者機也。出言不

當。駟馬不能追也。口者關也。言者兵也。出言不當。反

自傷也。是以君子慎其關鑰。以密言語。故易戒樞機

詩刺言玷防口過也。昔智伯失言於水灌。智伯行水

于則康子康子履桓子之附襄子灌與二子謀殺守

灌之吏反以水灌魏驪其肘足魏武漏語於英雄玄

德遺其七節。劉先主與曹公飲魏武曰當今天下英

是以頭充穢器。師馳徐州。地分三晉。土割岷蜀。魏趙

智伯以其頭為溺器分其地為三晉○僞因操言恐

其害已去依劉表表死操破荆州僞與吳合兵敗操

行無翼而飛也。不可易也。右第是以聖人當言而懼

臨發而憂。如蹈炎火。如履春冰也。故曰孔雀必愛毛

虎豹必愛穴。君子必愛口。皆所以為治身法也。不然

幕中之辨人。反以為叛。却起為桓溫謀主抗晉王坦

風吹幕開安曰却生臺中之評人。反以為傾。晉丁謐

可謂入幕之賓矣

同列侯以聲勢相軋言顧可易易與右第雖然越
時勢書謂臺中三鈞越冶子晉鑄劍楚拓質
劍性銳必托搥砧以成純鈞越冶子晉鑄劍楚拓質
勁必資榜檠竹檠正以成和子人性雖敏必資善言
以成德行主父偃漢曰人而無詞安所用之昔子產
脩其辭而趙武致敬子產相鄭伯以如晉送魯葬晉
諫之子產責以文公待鄰之禮今以謀人之短以
諸侯趙文子愧謝厚其宴好而歸之叔向曰辭之不
可以已也王孫滿明其說而楚莊以慙楚子伐陸渾
如是大王使王孫滿勞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
焉孫滿曰在德不在鼎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
重未可由此觀之則言辭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國
全性者也言其可以已乎哉右第
謹言尾

恬退篇

王意

君子之處已也寧使其身賤而不可使不潔
富貴之可樂而憂亦隨焉而至末
反履信恬退之高食譽者之味也

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不伎不求者明達之用
心聖人韜光賢人遁世其故何也蓋人之處世修忽
比之白駒前魏豹傳人生如白駒之過隙寄遇謂之逆旅宜乎與大
造而盈虛隨陰陽而舒卷豈能戚戚勞於憂畏汲汲
役於人間乎彼齊謳趙女之娛八珍九鼎之食結駟
連騎之榮端見執圭之貴樂既樂矣憂亦隨之何者
倚伏之難量慶吊之相及也右第智士賢人居之若
履薄冰思婦食夫兢之若洩尾間尾間海漏泄是
故莊周垂釣於濠石絕水謂之濠梁莊伯成躬耕於
野莊子曰伯成子高唐虞時或貨海東之藥草安期
藥海東始皇諸見與語三日賜金壁萬或訪山南之
落毛漢法真隱於南山譬彼鴛鴦鴛鴦得鴛鴦肉猶
斯雜縣寧勞文仲之牲莊子云鴛鴦得鴛鴦肉猶
至於子常寧喜之倫子常楚人寧喜獻公時專衛政
後失其公蘇秦衛鞅之匹戰國蘇秦相齊專以口舌
所殺衛鞅用秦變法而民怨之後為公子侯之徒死
所告出亡魏魏納之秦秦人攻殺之車裂以殉
之不疑甘之不悔主父偃曰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

恬退尾

明節篇

王意

為上者當鄭重天下之賢為下者亦當珍重
在己之道首段言古人出仕之不苟中段言
後人不能持節所僅見者一二而已末段綴
言作興之機由於上之所感者何如也

古人三揖而進一辭而退禮之峻也四十而仕五十

而爵進之遲也。論定然後官。官定然後爵。仕之難也。

不傳贊為臣不敢見於諸侯分之嚴也當其筮仕之

初有介以先容必傳介而入有辭以正名策名於朝有儀以通

情執贊士有文以致敬祐第一壞於春秋銜玉求售

下和得王璆再壞於戰國彈鋏長歌孟嘗君好客馮驩見之置傳舍

華彈欽歌曰長欽歸來乎食無魚遷之幸合食有魚
失之遷而歌曰長欽歸來乎出無車遷之代合出有

長缺八千卷。鄒陽曰：今臣

歸來乎無以爲家。自是以降與祔王門。締固陋之心。

可曳長裾乎 奏計相府 屬詩自娛 上書自諱 者不給

是故二十四友非晉之善事之子質譏權勢寵盛亦

思劉琨等皆附於謚號二十四發

唐之美稱李續之李虞劉栖楚權輿程昔範革從而

子甚者楊雄筆康秦之論杜休康新之論以

韓愈伏光範之門三上書及其門范杲獻王堂

之記宋太守贈翰林學士蘇易簡軾韓絳以願

於屬采豎義村美事知制誥范仲淹王
堂記請俸其職帝惡其躁竟出知濠州
胡曰屬河平

之真宋真宗時知制誥獻河平之頌張師德兩及相門宋真宗時王旦為首相讓

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
 其說絕意進取章傳召之固辭
 豈易得哉右第
 明節在士類振作在朝廷上以節義較天下而人有
 不靡然趨之乎譬張鵠以行賞亡不射矣晉鬼以除
 疾亡不罵矣夫嚴母之育姝子也重關以衛之桂檣
 以歸之下堂必保傳夜行必執燭是以窺踰之際不
 生而息繁之德全矣故蕪耻者士之衛也執物操守
 者士之保傳也節義者士之燭也若徹衛息燭廢保
 去飾則宋姬虞女終不可期於世矣先王有見於此
 立激勵之方興勸賞之法致式閭之敬施表墓之恩
 武王來商客之閭表墓安車懸旌以章其徵累帛加璧以示
 其聘漢文帝安車玄纁累帛加璧以迎申公由是義明而節崇雖有昏
 亂之世而無失身之士也右第三段

持盈篇

主意

君子當知自足不可冒然以取天下之辱也
將來之憂也首段言盈虛有數君子所當戒
次段舉能戒盈者以爲後世法末段僅取半
祐澤景仁二子之保全功名者以示人也

劉向曰四時之序節滿即謝五行之性功成必退故
陽極而降陰極而昇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此天道也
勢積則損財聚必散年盛還衰樂極還悲此人情也
是以古之君子衣成則必缺衽官成則必缺隅示不

盈也右第
魯國驕士伯禽就封周公戒之曰吾文王之子武王

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孫叔敖爲楚相自誓曰吾
下之賈汝無以國驕人也孫叔敖爲楚相自誓曰吾

爵益高吾志益下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吾可以免於
患矣師古曰叔敖三爲楚相總立之封人謂之曰吾

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賢哉二公履盛滿者
罪於楚之士何也叔敖云云

可鑒也孔子讀損益而嘆曰嗚呼鳥有滿而不覆者
觀歌器而嘆曰嗚呼鳥有滿而不覆者

廟有歌器焉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
覆試注水焉弟子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嘗

然嘆曰嗚呼夫物由此觀之自抑者安自盈者危聖
訓昭然此楚莊所以功立而心懼莊王立克庸成陳

不爲戒慎無日不計國人而訓之曰民主之晉文所以
戰勝而色憂也右第二段○先時晉楚戰于城濮楚

而憂何也文公曰子他如降高就卑慶盈知戒者晉
王尚在憂未歇也
羊叔子名唐岑景仁亦庶乎叔子既握大權與弟書
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歸故里爲容棺之墟以白士居
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疏廣是吾師也景仁爲
中書太宗欲令兼東宮辭曰臣以庸才久踰涯分守
此一職猶懼滿盈豈宜更忝春坊以速時謗竟謝不
受嗚呼此二子所以保全功名不罹禍譴也

持盈尾

就卑篇

主意

君子之仕道者固當安乎小官有大才而不肯小用者則亦存乎人矣首段言仕道者不

委吏賤後夫子不辭小官至卑展禽不却聖賢志在行道豈計職之大小位之崇卑哉所以梅福尉南昌

福漢平帝時人字子真為郡文學補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師道尉江都宋哲宗

安朱文公任既拜一命減為王官未聞有褊心之望也

儒小淮陽而不居武帝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曰臣

出入禁闥望之薄平原而不補宣帝選諫官補郡國

溫為京兆而有安能雌伏之嘆後漢趙溫為京兆郡

為雌伏遂棄官去兵靖令長沙而有不綴鴛班之嘆

生復何桓譚不樂於陵安所處帝謂譚曰吾欲以

耻其祿之不厚猶女不耻其身之不正而耻其色之

不妍亦弗思之甚矣雖然鳳凰不巢蔚羅之鄉志士

不屈百里之寄是以易雄不就縣令之徵而脫憤懸

門易雄字長興東晉人少為縣吏自念郭泰不甘斗

臂之後而就學京師郭泰字林宗漢桓帝時人

也逢萌北海郡昌八家貧為辛長時尉行過亭萌晚

之長意豈在凡近哉譬之吞舟之魚不遊枝流高飛

之鵠不集汚池何者其極遠也此志士之大槩也

就卑尾

主意

言上智者之邊後以見常人之當擇辱也

墨子見染絲者而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
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
非獨染絲人亦猶然司馬光曰風俗之善惡恒係於
習染亦子之啼無有五方其聲一也及長則言語不
通飲食不同無他所習異也故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白沙在涅與之俱黑君子之遊譬入芝蘭之室與之
俱化矣小人之遊譬入鮑魚之肆亦與之俱化矣故

染不奇不慎也。右第一段故居繁麗之區者或失之夸詐

鄰販鬻之地者或流於貪鄙是以齊人多詐公孫弘

儒者猶效之。公孫弘專以詐媚得齊人多許。楚人深於怨雖屈

平之賢不免也。屈原為令尹子蘭譖不用而怨憤作離騷行吟澤畔投汨羅江中而死。

習俗染人甚於水火向非特立之士鮮有不為所易

春鷄音之醜以泮林而變好

茶味之苦以周原而成飴大雅釋原燕蕪董茶如飴而况於人嗜

雖然有天下國家者亦係於所養也昔者大甲歸

典刑終為有商令主者濫以伊尹也桓公始會葵丘

終而身死不塋者染以易牙也夏桀溺於羊辛岐腫

楊子法言曰主者桀紂也桀紂惡來與之爲惡則行殷紂染於崇侯惡來桀紂

姬已之艷妻而崇周幽染於虢公鼓祭公敦幽王以褒姒來惑之於外

為卿用事國人皆怨石所染不富故國殘身死為笑
父為人佞悅善諛好利

下戮晉文染於舅犯狐偃二人皆與公出亡公皆師之楚揮染於

孫叔敖沈尹蒸吳王闔廬染於伍員父之儀所染也

故伯諸侯而名稱後世染之之係章章如此也

然天下有上智之資聖賢之質亦豈為其所變哉

夫桂生峻嶺塵霾不能滋其方連出陂池污泥不能

淨其繁良由所附者高所憑者繁也

[illegible]

羽染尾

--

10

子 87-420

均任篇

王意

人之力量不同力小而謀大鮮不償矣言才小不可以任大事次段取譬而論之也

器有寬隘量有巨細材有大小而後任有輕重未可乖也是以函牛之鼎不可以烹小鮮一鈞之鍾不可以盛釜粟十圍之材不可以棟茅茨尋丈之柱不可以負大厦何者小非大之量非小之器重非輕之任輕非重之制也以大量小必有枉屈之失以小容大則致傾溢之患以重處輕必有傷折之過以輕載重則致覆壓之禍矣右第譬之於物鵠鵬一翥背負蒼天足亂浮雲有六翮之資也騷騷一鰲歷塊過都絕塵致遠有迅足之憑也今以燕雀之羽而慕冲天之飛荀子云三年不飛一飛冲天鵠騷之蹄而覬逐日之步鵠騷走疾也勢必不及矣故奔蛭不能化蠶蠅而能化螟蛉越鷄不能伏鵠印而魯鷄能伏之蠶與螟蛉俱也越鷄與魯鷄同禽也然化與不化伏與不伏者小不能翼大也夫龍蛇有翻騰之質故能乘雲御霧賢才有致理之德故能踐勢處位雲霧雖密蟻蟻不能升者無其質也勢位雖高庸劣不能治者乏其德也右第故智小不可以謀大德狹不可以處廣以不

謀大必危以狹處廣必敗子游治武邑之嘆尹何為邑宰子產出製錦之諭子產治武邑之嘆尹何為邑宰子產出製錦之諭其失也寧枉無濫是以君子量才而授任量材而授任無濫授臣無虛任又豈有負山之累初是之憂哉右第三段○莊子曰以玄負山言示勝也○易謂折足覆公餗不勝任也

均任篇

新刻藝圃球瑯集註卷之三

賜進士常熟貢養蔣以忠著稿

同年舉人弟養蔣以化全稿

常熟廩生弟達蔣以行校正

福建長樂縣門生林大桂集註

直隸永年縣知縣張可又重刻

廣平府儒學訓導何 錦訂錄

維世篇

主意世教之維存乎禮首段言民俗之弊當維世教之維存乎禮首段言民俗之弊當維世教之維存乎禮首段言民俗之弊當

夫民含血氣心知之性而有喜怒哀樂愛惡慾之情

是非之相奪也利害之相攻也情偽微暖之相散也

強弱衆寡之相凌也貴賤大小尊卑之相錯也於是

有彙聚之患有淫僻暴殄之虞有詐力侵凌搏噬之

毒右第聖人者出制禮而大為之防是故為之嚴戒

郭山川溝池之限而人不敢越疆為之嚴尊卑簾陛

堂階之等賈誼疏云人主之尊卑如堂殿臣如階

級庶如地故陸九級上簾遠地則望高陸無

則堂卑而人不敢越分為之嚴婚姻冠笄男女內外

之交而人不敢越節為之嚴祭祀燕饗養老慈幼之

典天子祭山川諸侯祭社稷卿大夫祭宗廟公

不敢越次右第故其品式程度界限之明足以禦其

侵軼踰涯無已之私其糾虔隆厲章赫之威足以消

其驕悍陵亢難御之氣其整齊嚴肅縝密之意足以

養其齊莊中正之德其周旋登降上下之文又足以

化其粗鄙樸魯之失其委曲樽節紆徐進讓之象又

足以融其優柔平中從容不迫之心右第

之使可以適萬里之遠一札之書可以退百萬之師

片言之正可以奪三軍之帥三尺之童可以回蓋世

拔山之勇上下相守大小相卹內外相維強弱相保

當其盛也干羽可以比三苗舜志焉

帝乃誕敷文德舜干羽帝乃誕敷文德舜干羽

王帛者萬國防風揖讓可以化震虞國防風之君

氏汪罔後至誅之揖讓可以化震虞國防風之君

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其

邑男女異路班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其

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讓以其所爭曰為閒田而退其

以履君子之境乃相讓以其所爭曰為閒田而退其

教可以降崇虎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壇玷可以

兵萊夷孔子相定公會諸侯於夾谷齊侯劫以萊夷

之俘以兵亂之非而吾得維其民於禮至之不爭禮

行於燕故有觴酒豆肉六十者坐五十者立而人寒

以為拘也鄉飲酒六十者坐五十者立

射故有肉乾人飢酒清人渴日暮人倦而人不以為

寶王篇

王意

寶固可貴人生不當玩好之也寶固可貴人生不當玩好之也寶固可貴人生不當玩好之也

古稱良玉若晉之垂棘魯之璠璣宋之結綠楚之和璞所出也價逾萬金貴重都城豈不足以華宗廟而重朝廷哉

昔魏人執至以獻魏王魏王立賜獻者千金與食上大夫祿嗟夫魏王之愛玉過矣能移其愛王者愛國移其待獻者之祿以待賢人豈不休哉舜棄黃金於嶽岩之山禹拔珠玉於五湖之淵而虞成聖帝夏

稱顯王有由也王杯之作不能挽商室之亡紂為象

當賤犀象簡珠玉藏金於山投璧於谷翡翠不聚玳瑁不簇所貴惟賢所寶惟穀不患民不去末而反本

懷忠而就慈非惟人主士亦宜然宋子罕不以玉為寶春秋賢之宋人得玉獻於子罕弗受

也却之不受而楚得臣愛璣王卒至秦敗師亡身楚大夫得臣自為璣弁王纓未服秦河神謂之王孫

日并余賜文孟諸之地惜弗與後藏於厥懷王孫

圍不以白珩為寶楚臣王孫圉聘於晉晉定公享之

寶也幾何曰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脩訓辭又有左史倚相能通訓典此楚國之寶也白珩猶在焉

何寶聖人賢之而馮球愛寶劍竟懼青衣之毒唐王

相國女欲買寶劍值七十萬錢誰以為妖物後為馮球買之球為買珠門客親家竟為頭張威福

戒之蒼頭恐球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君子有以辨言之毒死球

矣昔晉崔洪平生手不執珠玉會汝南王集公卿燕以琉璃鍾行酒酒及洪辭不執呂公著寶器之說

靖公四子一日與夫人試之命四子遊外堂命侍婢捧玉盃酌茶飲之到廳前佯跌碎玉盃婢如之

皆失聲惟公著然無言公韓魏公王孟之碎大名

府人續其卓王孟俱碎更伏地待罪公曰誤也何罪

而二公怡然不以為意者豈惟德度之綽亦顧其性成也嗚呼黷貨之羞免矣右第

寶王尾

議交篇

王意

始可也。否則思出而怨反矣。直說言人心不
善交未段論善交必自擇交始。

胡質曰古人之交。取多知其不食。奔北知其不怯。

與鮑叔善。嘗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叔買分財。多自與。叔不以我為吝。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為勇。故交可終。慨自伐木。

有老母在也。聞流言而不信。故交可終。慨自伐木。

息響。故舊之詩。谷風興怨。友相怨。作有平居里巷。

相愛慕。遊戲相征逐。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一旦

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阱不一

引手救擠之。而又下石焉者。皆是也。嗚呼。世路險巇。

藝圃雜錄。三卷。七。一至於此。太行孟門。太行上有九折坂。孟

臚則於滄。孫臏與龐涓。同學於齊。將與疾。臏。呂賣於齊。

諸呂持亂。太尉不得北軍。斷其兩足。寄與呂產。呂賣於齊。

耳餘相。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之交。及爭張敖。

朱措隙。漢蕭育與朱博。冠後二人。構隙。不可勝數。

此王丹。威子以。擯楚。漢袁平。時丹子有同門生。世親。

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故曰。交道之難。未易言。

翟公。勒門而示絕。後漢翟方進。為廷尉。賓客填門。及

一富乃知交態。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有言哉。第

雖然。昔鮑叔有疾。管仲為之不內漿。曰。馬為知己。

者。良士為知己者死。鮑子亡。天下莫我知。安用水漿。

外傳。此之謂心同。琴瑟道叶。膠漆者也。其次則王

陽登而貢公喜。漢王吉為諫諍大夫。與同郡貢禹。平

生逝而國子傷。梅子產與罕生。子友友于皮。亡國于

范張。欬欬於下泉。范式張邵。二人為友。信義相。及

式仕功曹。夜夢邵謂之曰。吾某日死。當以某日葬。及

葬。時棺不。行式至。謂之曰。吾某日死。當以某日葬。及

皆為下。波尹班陶陶於末。事敏與。死。以某日葬。及

志。亦足尚矣。若乃雷陳之堅。雷義與陳重。為友。情

人為之。史不。聽。遂。狂。走。不。應。命。魏。灌。之。驕。其

夫。兩。人。相。引。重。相。得。夏。潘。之。連。璧。並。美。姿。客。二。人。相

善。行。止。同。車。接。茵。呂。稽。之。命。駕。每。有。相。思。里。命。善

脂。習。撫。尸。於。孔。融。曹。操。殺。孔。融。京。兆。脂。習。與。融。善。往

為。操。收。殺。吳。範。代。死。於。魏。勝。范。雲。營。王。駭。之。葬。范。雲

尚。奇。少。與。領。軍。王。顯。善。駭。亡。於。方。翼。收。持。滿。之。骨。持

官。僕。乃。迎。其。喪。還。家。為。營。於。城。擬。之。耐。父。之。朋。同。與。樂

東。門。友。人。王。方。義。收。骨。葬。於。城。擬。之。耐。父。之。朋。同。與。樂

終。時。號。哭。父。朋。把。臂。之。友。張。瑒。素。有。名。聞。朱。暉。賢。把

後。不。復。相。見。堪。卒。彈。往。候。賑。濟。之。心。也。剖。心。之。誼。石。工。安

日。甚。當。有。知。已。之。言。吾。信。於。心。也。剖。心。之。誼。石。工。安

唐。太。子。友。後。太。子。被。誅。武。勿。頸。之。交。與。蘇。頗。真。無。愧

矣。雖然。定交必自擇交始。文中子不云乎。君子先擇

而後交。故寡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多怨。猶之種樹

須擇地惡土變木根所以趙典不友非德之士。趙典漢書
帝時人閉門却龜蒙不交流俗之人。唐書龜蒙清介
母將隆預絕乎王莽。隆為漢都尉王莽與交陳
璿預疏乎蔡下也。陳璿初與蔡下交後見下
奸邪遂請歸○右第三段

議交尾

羣圖球部 卷三

名分篇

主意

言名分者經世之典存亡之間治亂因焉言
春秋名分之所由立次言名分之所由不可紊三言
言孔子春秋之作以維世教於未泯也

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繫傳曰：天
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此名分之所
從出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上下。聖人為之
君臣，而使天下貴後賤，為之等級，而使天下尊後卑。
為之節制，而使天下上後下，舉紛紛然不可齊之衆，而
一歸於截然不可亂之法。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
長，奔走百執事，與士庶人各執其趣，各守其的，而後
天下無弱君，無抗臣，無橫民。凡以名分素明而民志
定也。自有天地，未之改也。右第一三代之世，上而天子
為天守名分，下而卿大夫為君守名分，惴惴焉行無
越思，如農之有畔，曾不敢一蹈其足於晏倫綱紀之
外。是故仲叔能庸衛，而繁縷不可請。衛孫良夫及齊
戰於新築敗績
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衛人賞之
以邑辭請曲縣繁縷以朝孔子聞之曰不如多與
邑。晉文能靖王，而隧不可求。晉文公既定襄王于
王勞之請隧以葬王
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叔父以楚子討罪
之所惡也。闕地通路曰隧。王之王叔父也。
之功，而廟鼎不可問，以魏公威名之脅，而副車不可
乘。桓會葵丘，天下宗齊，宰孔一賜胙，下拜登受。凡以

名分之在王綱者不敢決而其維繫於人心者不敢忘也右第奈何陵夷而後下堂一見君實於交周夷王時
觀禮不明王始晉室三分臣甘其肆河陽狩而伯圖張文會諸侯於溫召襄王率諸侯朝王於緇陽
而王威替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緇陽
伯不朝五年以諸侯代鄭伯雍兩僭私門強也毛戎敗王師於緇陽射中王肩假
再北中華餒也成公元年秋王鳴呼名分不競一至
此哉右第漢唐之興亦以名分維持天下然始而商賈餘帝服賈誼治安策云廣人屋壁被終而莽操篡皇興王莽篡漢漢之名分可知也始而推刃於禁途唐高祖子建成世民元終而跳梁於方鎮唐之名分可知也唐高祖子建成世民元終而跳梁於方鎮
使自相唐之名分可知也宋英宗濮安
分庶幾近正者卒之漢嗣倡議第亂兄宋英宗濮安
嗣仁宗後廢陽脩引喪禮大記以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降期而不沒父母之名追懿王稱皇親母稱后靖康稔禍夷滑夏苗劉興變臣廢君
多位居王淵之下作亂親洲康履俱集南內初婦蕭宗后張氏初遷國之統體人之晏倫漸
殆盡所存幾何哉此君子為之痛心於邑也雖然猶幸有孔子之春秋乎春秋者聖人謹名分之經也書子同魯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
魯十二公惟莊公為適長故書欲正父子之名

分書號叔詹父欲正君臣之名分周子類自立鄭
齊趙來唐不能仗節死義以書鄭伯克段于鄆欲正救國患而逃通苟免故書之
兄弟之名分不義鄭伯克之於鄭
嫡妾之名分且昭成風莊公之妾故書
嫁季姜歸京欲正夫婦之名分莊公十一年冬王
公九年春紀季姜歸書王人於上欲正天朝之名分于京師書王后也
凡王人蒞盟書會戎於潛欲正中華之名分必首書之
于潛脩惠公之好也
凡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何者不為名分而設哉魯春秋自隱公至哀公十二世二百四
共十二公蓋懼後世之決其防而筆之經以垂訓立教也意聖人之慮遠矣
右第五

名分篇

知已篇

王意

見首段言知已之不可無次段言有知已者

昔人有言曰芳蘭芬烈者清風之功也士起立國者

知已之助也故君子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

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伯牙善彈琴子期善知音及

無知惠施卒而莊子深嘆不言過其基謂從者曰自

夫與言矣悲同志之剝落傷知已之淪喪也昔人謂

得一知已南山白額虎不難縛者唐元紀吉溫嘗曰

難縛也豈無旨哉右第是故舟遇險則有功燭遇夜

則有功藥遇病則有功桔槔遇旱則有功戈弩劍戟

遇戰則有功士遇知已則有功韓信不見知於蕭相

終為胯下夫信窮時受辱於少年胯寇恂不見知於

耿况終為功曹吏陶初為功曹吏太守耿况甚重

崇文不見知於杜黃裳無以成討賊之功唐憲宗朝

策軍將高崇文勇略可用願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

劉開謝安石不見知於桓溫無以定江左之業謝安

進宴桓溫奇之舉為司張東之不見知於狄仁傑無

以奏反唐之績仁傑薦張柬之曰其人雖老宰相材

孰謂人之奮起庸陋不本於知已之助乎右第夫具

孰謂人之奮起庸陋不本於知已之助乎右第夫具

榜船越船不能無水而浮青虬赤鱗不能無雲而飛

故和璧之在荆山隋珠之潛重川隋侯見蛇傷救之

得大珠非遇其人焉有連城之價照乘之名乎齊威

照乘之珠昔買臣忍飢而行歌王章苦寒而坐泣蘇

秦握錐而忿懣班超執筆而慷慨超窮時為人傭書

封侯豈顧鬱不自適哉困於知已之寡也右第雖然

芝蘭生於幽林無人而自芳君子脩德立行困窮而

愈勵故良農不為水旱而輟耕良賈不為折閱而輟

市折閱失其士君子不為貧窶而怠道也知不知係

之人脩不脩係之已處困窮拂鬱者慎無戚戚也哉

右第

知已尾

附托篇

主意

天下之人必有所托以成功名者。其人者失不特其人者危。君子當謹所與也。言人不可以無托。次段即物以譬之。末段反言托之不得其人者反足以敗名亡身也。

太史公遷曰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名益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聲施後世哉。故嘗謂先達得人而托則道德彰而名聞流。後進得人而托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信有如太史公所稱者。夫至矣。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及攀鴻翻則翔四海。賓鴻托秋風以成輕舉之勢。騰蛇與龍屬能附春霧以希凌霄之遊。

薛蘿一名女蘿。係青松以茂穿雲之蓋。物嘗伸於有所托也。況於人而無附托以成就其名乎。右第然附托固可以成事而托之不善亦足以債事。有鳥於此架巢於葭葦之顛。天喟然而風。則葭折而巢壞。其所托者不善也。稷蜂不攻。蜂附於稷。而社鼠不熏。鼠藏於社。其所托者善也。右第昔杜谷之附王

附梁冀

時事。荀彧之附曹操。潘岳之附賈謐。諡帝后之

子也。

不旋踵取敗焉。即稷蜂社鼠笑之矣。嗚呼。可哀也夫。右第

哀也夫。

三段

真佞篇

主意

天下未嘗無才。但其才不副其為。人上者當因材而任之。可也。首段言人才之真。難辨。次段言人才之不可見。末段言人才之主。當與斯斯。文不可使士有才不肯自用也。

天下有真才。有佞才。王之瑕瑜不掩金之鏘鏘不耗真也。驪牛之黃也。佞虎之幼也。類米白骨疑象。碣硃混玉。似玉。佞也。夫人之才。亦有真佞焉。木疆少文。而有不可奪之節。言不出口。而有當大任之勇。漢

日周勃重厚。少文。安劉者。必真才也。家起文墨。而高議。諡鈴之術。輜兵法也。身居閭閻。而指據九野之圖。九野。九佞才也。真才不必衆也。得數人焉。可以王矣。州分野。佞才也。真才不必衆也。得數人焉。可以王矣。

佞才者。即肩摩踵接。安所賴之。然真佞難辨。而佞者易售也。故相馬以肥。而飛兔驤漏矣。相劍以室。而吳干越鈎置矣。吳劍名干。越劍名吳。名純鈎室。純也。鳴呼。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辨之。天下之人。至無算也。其號為有才者。百一而已。有才者。又未必其皆渠傑也。其號為標鋒者。萬而已。惟位由才授。而人不敢倖取。夫是以耳目無眩。而真才出焉。扶拘攀之網。而豪者奮。批雌黃之口。而質者顯。王衍善談。老莊每義。理有不。安解牽制之。而質者顯。隨送更之世。號為口中雌黃。解牽制之。繼而逸者趨。樹賞罰之幟。而勇者信。如是。即謂之多才。可也。及其父也。以耳目從形迹。以取舍從耳目。真

者無以自見而疑似清焉。處暗而異掩其言。並坐而不知其覺。心越也而貌泰。質烏也而聲謐。始則以佞亂真。既乃染真為佞。如是即謂之乏才亦可也。由是觀之。天之生才。固非為始則增多而後則減少也。而古之人。又非傳翼胼胝。殊形異狀。不可肖佞也。顧識真悅佞。時不同耳。右第嗚呼。人主之於世也。譬之音也。鼓宮而宮應。叩角而角應。非其類不應也。世能識真。則人皆剖其真以求售。世方悅佞。則人皆藏其真以俟時。夫至於使人藏其真以俟時。非國之福也。昔者齊伐魯。取饒與。魯人以厲應之。齊人知其誑也。曰必以柳下惠之言為信。魯人以告柳下惠。曰奚不以真者與之。曰吾所愛也。柳下惠辭曰。吾亦愛吾與。由今觀之士。亦有與也。夫用材者。其毋使士自愛其與也哉。右第

真佞尾

假借篇

王意

天下事無所假而假者為可惡也。首段言似是而非之類。亦可惡也。後段言詐善者紛紛。無有能辨之者。末段言詐善者固可惡。而冒不令之迹。以自全者。實亦足多也。

天下事真是者無所惡。真非者不足惡。存此之實。假彼之名。似是而非者可惡也。羊質而假虎之皮。羊質而虎皮。見羊而悅。見人共逐之矣。鳩惡形而假鸞之聲。人爭嗜之矣。棘木而假棠之華。人咸斷之矣。何者。惡非真也。鳥獸草木猶爾。而况人乎。古人行如元凱。則為善人。行如共兜。則為凶人。無所用假。假之與也。其衰世乎。世衰有行墨而儒其名者。有行跖而夷其名者。有行鄉愿而忠信廉潔其名者。甚哉假之能亂真也。彼固緣此以隱其非。墨非跖非鄉愿。而天下亦遂信其為真。儒真夷真忠信廉潔之士。嗚呼。可嘆矣。右第當觀托名漢相而肆情逆篡。操之所以如鬼也。假意謙恭而用圖居攝。莽之所以為奸也。王莽有禮意。王鳳死。以莽託太后。借迹終南而坐。邀徵詔。放之所以充隱也。種揚言對策而委身商鳳。求之所以行佞也。漢成四年詔舉直言之士。對策谷永知中伯之志。王鳳柄用。陰欲自托。乃曰。骨肉大臣。有以附王鳳。開閣延賢。非假借下士之名乎。公孫弘開賢。撰著中說。非假借聖人之名乎。王通為中說。鞠躬以擬論語。

屏氣執香步從非假借敬君之名乎水觀孝武丞相

事類主禮恭會上乘筆行香散焚雉棗於殿前晉大

程據狀頭前御牛勒用青麻非假借儉約之名乎司馬

世祖焚於殿前御牛勒用青麻非假借儉約之名乎司馬

晉世祖焚於殿前御牛勒用青麻非假借儉約之名乎司馬

世祖焚於殿前御牛勒用青麻非假借儉約之名乎司馬

晉世祖焚於殿前御牛勒用青麻非假借儉約之名乎司馬

世祖焚於殿前御牛勒用青麻非假借儉約之名乎司馬

晉世祖焚於殿前御牛勒用青麻非假借儉約之名乎司馬

世祖焚於殿前御牛勒用青麻非假借儉約之名乎司馬

晉世祖焚於殿前御牛勒用青麻非假借儉約之名乎司馬

世祖焚於殿前御牛勒用青麻非假借儉約之名乎司馬

晉世祖焚於殿前御牛勒用青麻非假借儉約之名乎司馬

世祖焚於殿前御牛勒用青麻非假借儉約之名乎司馬

晉世祖焚於殿前御牛勒用青麻非假借儉約之名乎司馬

世祖焚於殿前御牛勒用青麻非假借儉約之名乎司馬

晉世祖焚於殿前御牛勒用青麻非假借儉約之名乎司馬

世祖焚於殿前御牛勒用青麻非假借儉約之名乎司馬

晉世祖焚於殿前御牛勒用青麻非假借儉約之名乎司馬

世祖焚於殿前御牛勒用青麻非假借儉約之名乎司馬

晉世祖焚於殿前御牛勒用青麻非假借儉約之名乎司馬

達權篇

王意

權非聖人不能用後世不知權者窮之而反

權三言權也首段言權之義次段言聖人之用

世不知權也末言權之不可已如吳

權之義何始乎自黃鍾制而權以生

容千二百黍度大而後量徽而銖論

量權衡生於此六豆為一銖千二百黍為一

六豆為一銖千二百黍為一

一論丈又為度量斗斛也於是乎取則權立而天下

不可欺以輕重矣古人有見於聖賢遭艱難當崎

嶇厄窮之運不能率其素所守者以自見而必假經

以行之有似乎權故命之曰權權為無心之物其推

移而變化之者一理也其劑量而參酌之者一中也

聖人之權權以理也權以中也是故男女不親授受

理也時乎援嫂之溺者時也亦理也禮食親迎理也

時乎周之而受不告而娶者時也亦理也此聖賢之

權所以得其中而與時宜之也

哉必聖賢行之而後可以無弊是故禪受權也堯舜

以得人子噲以禍國湯武以應天莽操以倡逆辭位

權也夷齊以成仁具札以生亂

而耕於野後闔廬易君權也伊尹以康辟霍光以赤

族漢昌邑王淫縱無度霍光廢之誅弟權也姬旦以

靖難唐宗以喋血

見名權非聖賢不能用也苟不達

夫時不明大理而一旦迫夫事勢之難乃苟且僥倖以為自私自用之計是猶明王禁於蘇張辨智之朝歌匪風於三川淪沒之日三川河洛也平王東遷之後匪風有思周之志率葵召之師左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於孫商白起之野皆戰攻之師也談范蔡之說范雎於金張許史之門金日祥張安世許伯宣帝后父也史高宣帝外家此四家大見信用難以口舌間者若是而謂之能權可乎二段大抵天下之事有經必有權其道常相須君尊臣卑也然紀信以臣而乘漢王之車漢高被圍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於是乘漢王車曰食盡漢王降楚以故漢王得遁去不以為權父坐子立也然孫為祖尸則坐於上而受父之拜不以為悖天下之定序莫大於君臣父子且從權而反易之如此孰謂事可以無權哉右第

達權尾

報德篇

主意

德之當報次段言有德必報者忠厚之道也

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麀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其愛鼠與兔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二獸麀非性之愛二獸也為其假足之故也二獸亦非性之愛麀也為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見淮南子夫禽獸昆蟲猶相有報也而況士君子乎右第傳曰枝無忘其根德無忘其報見說是以趙孟活餓夫於委桑而免入朝之難晉趙盾有為大夫出遊田見一餓人持壺殮食之藏其半詰之曰三年官學不知母在否盾為單食置諸囊而與之後靈周武蔭賜人於長槐而歸華陽之馬武王行師見道有賜人熱秦穆飲盜駿之酒而申韓原之戰秦穆飲盜駿之酒後秦穆於韓原趙簡棄白驪之肝而獲翟人之甲趙簡子有敗惠公趙簡棄白驪之肝而獲翟人之甲趙簡子有於陽城晉渠處廣門之官疾醫曰得白驪肝可愈求於簡子簡子曰殺畜活人不亦仁乎屠驪肝與之居無幾趙與兵攻翟翟門官左七百魏顆從嫁妾之命而來杜回之元晉魏顆父有嬖妾無子父疾將死命顆曰吾從治命不從亂命嫁之後與回戰顆見老人結草元杜回回而顛獲之夜夢曰余乃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傳妻施盤璧之惠而保負羈之宮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必得志於諸侯而誅

無禮其首也于蓋自貳焉乃饋盤致堂後秦繡
氏之重耳于晉伐曹數其不用倍及羈仍令將士毋入倍
之楚莊赦絕纒之臣而奏破具之績顧榮啖執炙
之士而免臨刑之誅顧榮晉人一日與同僚飲見執
割炙啖之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北郭綏
平及王倫敗禁被執其人為率皆救榮得免北郭綏
身以明晏子北郭綏家貧無以養母晏子分府庫俸
其友以頭見晏公景公悟乃追晏子反之辛俞從死
以報纒盈世事之乃君之臣也死從之吾四豫讓添
身以答智伯趙襄子殺智伯智伯之臣禽息碎首以
登百里禽息秦大夫為百里奚不補於國不如死也公
悟用百里奚所以致身不辭沒身無悔者皆不肯恩
以士禮殯之所以致身不辭沒身無悔者皆不肯恩
藝圃珠璣 卷三 三
之道也嗚呼綈袍雖薄尚繫須賈之仁范曄魏人拔
王用之後賈聘秦雖羈服見之賈取綈袍贈之雖為
賈卿至相府先入門下以實告賈賈行謝罪雖曰女
得不死者以綈袍之德食且微猶酬中山之惠趙伐
中山君亡走有二人挈戈隨後曰臣父况受非常之
德且死君傾壺殯之故來死君也况受非常之
德而有不報之者乎此義不明背施滅德者踵至矣
吾見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越饑吳與之粟
吳饑越閉之糴見左此所謂德出而怨反恩獻而仇
酈宜乎秦大伐晉而吳遂棲越也他如敏中得志而
擠李德裕唐李德裕執政引白敏中為學士楊畏用事
而叛呂大防呂大防以楊畏敢言且助已遷禮部待
郎帝詢諸臣可用畏只願章惇等而毀

防此何其用心之忍乎比於銜珠之隋蛇持環之楊
雀揚寶七歲時見黃雀為鶯所搏收而養之百餘日
雀愈飛去後化為黃雀水禽子以白環四枚與寶曰
好掌此環子誠愧之矣右第雖然受恩貴必報而施
德貴不德昔有言於魏無忌者曰人有德於公子願
公子無忘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無忌救趙有
說之曰物有不可忘不可不忘云云且嬌令奪兵於
趙為功於魏非忠也公子自驕吾於公子不取也
言哉言乎可為施報者之法矣右第四

報德尾

藝圃珠璣 卷三 三

二十四

固權篇

主意

固次段言所受之人不同故所用之權亦異其人者不能以自固也

夫權有所受者固。不有所受者雖得之必失之。夫偽
莫不可以遠示。竊得不可以厚享。故勢有托於累歲
而不保一日之命。威有行於四海而不全一姓之族。
權無所受之也。夫權者天子之所取重。天下之所取
鈞焉者也。天子知之。天下見之也。故上不疑而下不
議。夫然後可固也。右第無所受之者。天子不知。天下
不見也。正坐而旁有竊之者矣。前行而後有跡之者
矣。此至危之勢而彼方安之也。夫人主雖使童子操
金入市。無敢攫者。苟竊人主之金。雖格僕蒙奴而路
人得執之矣。非童子強而格僕及弱也。使固與竊異
也是故盜失財不敢告也。亡遺物不敢反也。故權在
於有所受。有所受者又當視其所受之人。昔者舜受
堯之天下。禹受舜之天下。堯舜皆大聖人也。故受之
天下而人信。至燕子魯讓國於子之。子之魯無知者也。
故雖受之一國而人不信矣。蘇代給子之云堯讓天
子之必不受天下稱君為何如夫信之故服服之
故其受也固。夫弱子之產不與留惡人以為欺也。譬

人之貨不與易惡人以為蔽也。伊尹受湯之權。放太
甲。霍光受武之權。放昌邑王。武帝以昭帝付霍光昭
帝崩立昌邑王。放廢之。
夫擁君易君非細故也。已任之而人不疑者。以受之
者湯與武帝也。右第夫權者富貴之籍也。可以得富
貴而不可以保富貴也。無以受之。與受之非其主者
皆危道也。夫見火知焚。而見水知溺者。明也。暗者不
然。不及火不知焚也。不及水不知溺也。夫頒爵封者
遺之券誥。券鉄券賜祠第者祠廟也護之符勅。符令
勅王為之此皆為世世計也。今封爵我能奪之。祠第
我能取之。是券誥不憑而符勅不效也。是欲以無所
受之權而將為世世之計。愚矣哉。右第

固權尾

遊觀篇

王意

之遊觀固先王之所不廢至後世則徒修一己之欲焉得謂之遊觀哉首段言遊觀之道次段言先王之遊觀有節三言後人之遊觀無節

易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觀卦風行

弗屈也先王體以巡省四方然則遊觀亦古人所不

廢乎然五年一巡狩有常期也見王春東夏南秋西

冬北有常所也三月東巡於岱宗五月南巡於南嶽

山柴望秩於山川諸侯各朝於方岳有常地也脩五

禮如五器五禮之器也如節之也命市納價命大

師陳詩問百年者就見之有常政也豈若驕君逸主

窮耳目逞心志陟山之高入林之深而後為快者哉

右第古之聖賢慄慄危懼如履虎蹈水書君牙曰文

若履虎尾步於春冰不忍遊觀以病國疲民益之謨

曰罔遊於逸罔淫於樂禹之箴曰毋慢遊是好湯之

銘曰無恒於遊畋文王之訓曰不敢盤於遊田也盤樂

周公作無逸曰爾其無淫於逸於遊於田凡以防晏

樂之漸而制逸欲之端也不然豈顧使之嚴若九重

坐受羈束至耳目不得玩手足不得佚也哉右第夫

何古訓昭然後王不悟畋於有洛十旬弗返者太康

所以荒也夏太康啓之子也后車轍馬跡周行天下

者穆王所以肆也周穆王好遊得八駿御之西遊玉

父為御如棠觀魚托名略地者魯隱所以侈也隱公

將如棠觀魚臧伯伯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

足以為器用則君不舉焉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

觀之遊於章華狩於州來者楚靈所以淫也左昭公

楚靈王狩於州來又作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羊

尹無宇諫曰武正數紂曰紂為天下逋逃主羊洲數

則紂無乃不可乎內增上苑外置樓船者漢武所以

汰也上苑苑在渭水南三百里漢治為苑以馬巡狩

樓船奏妓縱酒酣歌王樹者叔寶所以狂也陳叔寶

望仙閣曲有王樹後庭花酣歌大造龍舟巡行萬里

達旦狂悖無極後為隋所滅南陳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

者隋煬所以蕩也作十六院每院以四夫人主之月

夜縱宮女數千騎作清夜曲於馬上奏之又出洛口

御龍舟號船士八萬餘人旌旗蔽野屋宇以珠玉飾

間若此者不蹈荆棘之墟則歷魚龍之津一時逞欲

亦甚適志卒之亡國隕身疊敗激亂踵相至矣豈非

哲王之末鑒哉右第雖然遊觀亦不為無助於政者

知節焉可也見蒼梧於蒼梧之野塗山侯於金山

則思舜禹恤民之艱觀窮荒大漠則悟秦皇漢武勞

師之弊覽齊疆晉壤則想桓文勤王之績觀洞庭荆

門晉司馬炎遣王濬與吳主孫皓戰於橫江所向皆克西陵荆門皆平則悔吳權魏馬

遊觀尾

威儀篇

主意

威儀為德之符君子不容忽也况四體之動之不可忽次段言教忽之情與而吉凶之應殊也末段即二人為重儀之鑒

夫法象也所以為君子法象者莫先於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制禮也為冕服章采以旌之為佩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故可以為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民畏之無爵祿之賞而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威儀也若夫情威儀玩瞻視而望民則我者未之有也大抵衣冠飾貌人見而敬之毀冠而囚首人不讓也

席矣乘駕唱騶人望而避之敝車而單行人不讓路矣有威無威其致相遠也夫日月垂象人不敢侮山川示險人不敢踰威儀不愆人不敢慢若夫禍敗之所由則皆媒娼以為階也可無慎乎右第昔惠公以慢瑞無嗣史歸以告王曰晉不致執王卑拜不稽首內晉人殺襄公文公以肅命與國周襄王使太宰賜諸宗廟端委以入三命而後即見服內卻犇以傲享徵亡成公十四年晉卻犇使衛侯享之齊惠子相福今夫子微取禍之道也莫缺以敬妻受服僖三年十七年晉殺卻犇卻至也莫缺以敬妻受服僖三年季使過冀見其妻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於晉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若請用之

晉侯命良宵以鶉奔喪家子展以草蟲昌族之為卿良宵以鶉奔喪家子展以草蟲昌族諸侯會鄭伯事趙孟於番龍子展良宵等七人相趙孟諸賦欲以觀志子展賦草蟲良宵賦鶉奔卒其文子告叔向曰良宵將為我賦矣詩以言志志誼其上其能久其其其餘皆教世之生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後三展果事鄭改其族蓋大君子感凶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以聲折也

結繪之間言不越表著之位昭公十一年單子會韓不遇其將死乎視不登帶言俯仰可宗揖讓可貴故為萬夫之望也右第漢唐而下若馮恭之容儀漢成造人好備容儀張堪之脩整漢光武時人矜嚴好禮侯霸之威容漢成帝時人年融之端重漢章帝時人朱暉之進止有禮漢書暉家世不冠性何熙之動作有節漢和帝時人善為威容雖非本於德者亦皆善其表則矣若夫達奚好武武字成興少銅權居位不持威儀行常單馬門不施戟以此取輕於世第伍倫在位以清白稱時人方之貢禹然不脩威儀亦以見譏於時漢章帝時人性質慈少文采劉康公曰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此之謂也左成肅公與劉不敬康公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禮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云云是故君子勤禮○右

威儀尾

養老篇

王意

養老者國家大典不可忽也首段言養老之典為至重次段言古先王之養老者以其禮有不可廢也末段傷後世養老以虛文不合先王之道

嘗聞引年尚齒列代弘規憲老乞言哲王明範

是以有虞氏深衣而養老用燕禮夏后氏燕衣而養

老用饗禮燕衣黑也殷人縞衣而養老用食禮縞素也周

人玄衣而養老玄深黑也無用虞夏殷之禮俱見三王

四代未有遺年年之重於天下也久矣養老之禮不

可不講也西伯善養二老來歸伯夷太公商王播棄黎老

隱遁泰誓篇曰今商王受命厥有明驗也先王知其

然故饋漿而醕非無人也而天子親之割牲而饗

干非無人也而天子至自袒馬冕為而為之言武王

永清之後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天子視老者

而割牲執漿而饋執爵而醕見而總干

蹴然如子弟之事其師而莫敢肆也老者受天子

之奉衍衍然如自受其子弟之奉而無所讓也豈先

王以身代天下子弟之役哉蓋王化始於養老尊有

所伸固不得而降敬有所隆固不得而殺也右第

衰而此禮廢矣米肉有賜帛絮有加漢文非無養也

而乏憲老之遺意不免涉於粉飾漢文帝方春時和

帛不煖非肉不飽乃使人存問長老其為今八十

以上者賜米肉酒九十以上加帛絮長吏問視

李

躬三老桓榮五更漢明非無養也而少乞言之誠心

不免淪於文具漢明帝幸辟雍行養老禮以李躬為

太學天子迎於門三老桓榮為五更遣使者安車迎至

賓階天子揖之升說禮記天子親袒割牲一如周

禮之降是而唐宗幸甄權之宅不聞優之以禮唐太

宋祖賜百歲之金止於益之以財宋太祖皆於養老乎

缺矣甚至白首而從征後黃髮而羈奴豈惟朝廷

鄉黨亦然挾氣尚力賤老貴少耄期當任負之勞童

子居先生之位猶然莫之正也嗟乎王教興則老者

尊於朝王教廢則老者不尊於鄉世為之也右第

養老尾

安貧篇

王意

言貧賤不足以困人知義安命者當自得之也首段言貧不能困人次論善守貧者三言美某乎無道之富貴不若安貧之自如也末言君子所迫不憂貧之

背原憲居蓬蒿併日而食子貢結駟以從曰甚矣子之病也憲曰吾聞無財謂之貧學道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莊子衣大布係屨而適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耶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憊也衣敝履穿非憊也由是觀之貧者士之常詩味終寶北門範載六極厥有以也右第古之善處貧者有軍門蓬戶以為居終身空室蓬戶褐衣陋食有陋巷席門以為室陳平未仕時不事產有百結懸鵝以為裘子夏貧衣有被褐牛衣以為飾被褐見上牛衣無被則有藜藿菜羹以為養有塵甑釜魚以為給漢牛衣中藜藿菜羹以為養有塵甑釜魚以為給漢時絕粒間里歌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有賣薪鬻畚以為生朱買臣賣薪玉猛少時需有傭書販繒以為食功西越漢嬰以販繒為業後從漢高滅楚封適然不知乎榮辱退然若忘乎利害此志士之高蹈貞夫之卓行也其視韓愈脩文以送窮愈窮文楊雄作賦以逐貧逐貧賦不亦陋乎大抵與其覬覦乎紆朱懷金之樂舒朱懷金不如荷鋤東坡管

荷鋤棲遲於橫泌者之安也國風詩橫門之下可以與其垂幕乎乘軒推轂之榮不如帶經南畝漢受

景公之千駟孰與足顏子之簞瓢與其求况家之金穴光武以郭況為太清屬賞賜金孰與卧衣安之雪門洛陽大雪史餘今出至安門無有行請安與其希季倫之步障晉王愷石崇開富饒備極奢侈步障四十里孰與偃王褒之士室王褒嘗作土室與其獲王氏之田園晉王戎田孰與處陶潛之環堵陶潛歸作環堵以自蓋富貴而苟得不若貧賤而能安仁樂義也第右三夫子君子以脩身為務困倉倒不為羞饒筭空不為屈貧何暇計乎孔子曰芝蘭生於幽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脩道立德不為困窮而改節孔子在陳路云厥有旨哉右第

安貧尾

擬盜篇

王意

言相降窮治之者不可招降窮治為也。言盜賊可變不降於吏伏三段言治盜賊之術與夷狄異四段言古人善治盜賊未盡論除盜賊之本在於延

自古盜之所興皆出於仍歲水旱賦歛橫行徭役數發故愚民為盜弄兵於山海間以為假息之計治盜者平之非難絕之為難其弊不可不知也招降窮治是已患莫大於招降禍莫大於窮治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吏素無奇略則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姦惡之民是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飢寒之苦孰與擄掠攻劫而不失爵祿之榮由此言之是誘民以為亂也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既伏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顧往往窮支黨而治之迫脅之民見被污者必不免也則曰與其嬰錮金木束手而受斃孰若遯逸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此言之是驅民以為亂也故曰禍莫深於窮治右第今士大夫之所講求而計畫者每以夷狄為憂而盜賊之變未有言及者其意以為不足恤也夫天下之禍嘗生於不足恤昔秦既稱帝以為患秦者獨胡耳於是使蒙恬北築長城却

匈奴七百餘里然陳勝具廣之亂乃起於行伍阡陌

間則知盜賊不可不憂也蓋識亡秦者胡遂使扶蘇

胡者乃胡亥也二世立無道陳勝吳廣輩起兵夫平

盜賊與夷狄之術異何者夷狄甲馬如雲矢石如雨

其入使習而整其器銳利而精故方其犯我也利速

戰以折其氣盜則不然抄奪是資而亡命是聚勝則

烏合非有法制相靡敗則逃遁非有憑信相結揭竿

持挺郡縣多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也故方其

群起也不必速戰以折其氣而在勿迫以携其心今

夫虎之為物嘯則風生怒則百獸震恐其氣悍暴可

殺而不可辱故捕虎之術必先設機穽置網罟撞以

利戟射以強弓鳴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驅虎矣至

蛇與鼠則不然雖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勇

其貪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獸之威然不可以驟

而取者以其急則入於窟穴也故捕蛇鼠之術必環

其窟穴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無所得食而出則

尺箠制其命矣夷狄者虎也盜賊者蛇鼠也虎不可

以艾薰而水注盜賊不可以弓射而戟撞故曰平盜

賊與攘夷狄異也右第古之能吏捕盜稱最課者其

術不過數端而已使吏民雜舉少年惡子悉籍記之

一旦收捕納於虎穴者尹賞治長安也。元延間大吏長安中上不能制尹賞守長安令脩治獄數名
 為虎穴悉募問父老得其賞捕百餘人納其中盜賊
 息明設購賞令相斬捕吏胥有功而上名尚書者張
 敞治膠東也。敞時膠東賊起故萊倫盜首長數人
 有功者上名尚書有耳目共知主盜區處窮里空舍坐語未
 訖捕吏已至者趙廣漢治京兆也。時潁川豪傑黨熾
 告誅誅兩之奸悉得會盜讎劫人漢使吏捕有擇縣
 治賊不知所措俱伏其發奸捕伏如神云
 之豪傑用以為吏一旦竊發則移書詰責取辨其人
 者朱博治渤海也。朱博為渤海太守齊賊亂博令屬
 與移書責之盡力者賞之擢用豪傑為大吏將有副賊及他
 許者誅之以是豪傑服置正伍長閭里阡陌有
 非常吏輒聞知茲不得舍者韓延壽治潁川也。延壽
 以禮讓不得舍奸人又置正伍長閭里云省遣發之
 兵罷捕逐之吏單車獨行務以德化撫安之者龔遂
 治瑯琊也。龔遂宣帝時為渤海太守時渤海賊起郡
 府日持舊器者為良民持兵者為盜盜吏單車獨行至
 賊教民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民化之數子者可謂善
 治盜賊矣。右第夫盜賊之中最可深慮者其間有豪
 傑在也豪傑在中未可卒制昔周亞夫得劇孟喜曰
 具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也。劇孟洛陽人
 使頭吳楚反亞夫為太尉至唐縱朱克融北還盧龍
 河南得之喜曰吳楚云云唐縱朱克融北還盧龍
 未幾軍亂復失河朔唐穆宗時盧龍節度使劉緄擇

京師朝廷方事酬宴繼以歸後盧龍
 軍亂推朱克融為留後果冠河朔
 匹夫耳而得失去就之間係具楚之成敗為河朔之
 存亡以此言之盜賊中有豪傑豈不深可慮哉然則
 消亡大盜之術莫急於籠取天下之豪傑天下之豪
 傑悉為我用則彼驚材鼠輩不足置齒牙矣。右第
 擬盜尾

薄葬篇

王意

葬埋之禮不可過厚以君好也是以智者行之愚者昧焉首段言古人葬得其道次段言後世之從厚者不惟過於厚而且傷於禮

古之葬者藏之中野衣以薪蒿中野者不封不樹棺槨

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橋山素葬濟陰丘隴皆小葬

葬蒼梧二妃不從死列女傳云舜陝方死於蒼梧二妃

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會稽山有禹冢不改後世王陽

孫敕子以贏葬漢武時人學黃老將死命子為布囊

欲反吾楊伯起自殮以雜木論衡安帝時為太尉上書

見日月死當以雜木為棺符融殯妻於中野禁喪士

無殯葬人欲為棺具願不肯曰古死張閔殮身以幅

巾開平勒其子曰勿誌棺槨但看士庶墓無他藏唐

高士姚崇殮以常服唐玄此聖帝明王哲人智士遠

覽而獨慮也右第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智愈深者

葬愈微昔魯人將以璆璫殮孔子聞之歷級而諫平

子卒陽虎將以璆璫殮孔子聞之歷級而後世此義

不明於是有桓魋之石槨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

如速朽宋公之車馬列文公卒用屋炭蓋車馬始用

之愈也宋公之車馬列文公卒用屋炭蓋車馬始用

同棺則必大焉棺使吾二婢子夾我死制度務極其優

同棺則必大焉棺使吾二婢子夾我死制度務極其優

厚儀文專尚乎奢侈孝在慎終誠云無悔葬不循禮

豈曰無遺雖儉而失禮敝車有謂於晏嬰晏子敝車

甚儉祀先人所用不掩且而厚則傷生重器終慙於

樂舉見所宜薄以稱情安用厚以破產聞之國子高

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棺周於衣

土周於槨如斯而已乃子產嗚呼往訓昭然而霍子

孟者暗於大體奢侈過度以葬孝武其後赤眉入長

安破茂陵燒取王匣金芝骸骨並盡哀哉張釋之曰

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謂群臣曰嗟乎以

其間豈可動哉釋之云云善哉言乎厚葬者可以

思也

薄葬尾

禍福篇

主意

此義有二段前段見禍福之機相為倚伏見禍福之極定於久遠見禍福之輕重為憂喜後段言禍福之極定於久遠見禍福之輕重為憂喜後段言

嗚呼世人之識淺矣一旦膺福則喑然而喜一旦逢禍則蹙然而悲殆未知禍福同根而災祥共域者乎

董生云吊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有憂則恐懼而福至又云賀者在門吊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而禍至由

此觀之老氏所謂禍兮福所伏福兮禍所倚非虛語也觀之於古具兵大勝福也而有姑蘇之困

晉服越恃強伐齊越棲會稽禍也而有五湖之霸越乘隙伐而滅之越棲會稽禍也而有五湖之霸

國則薪嘗膽後伐吳越始伯諸侯犬戎強盛福也而有樽下之執

短陳駢於齊威王陳駢出亡奔薛孟嘗君宋人以白

之祥衣明而友有獲全之吉

白蟻以問於孔子曰此吉祥也君一年其父有牛又

生白蟻其子又育後宋國城戰死者大半此其父有牛又

鮮其疾遂愈

之慶

乘駿果墜折臂人吊之曰詎知不為禍福旋迴固

福後也

如此也

湯繫夏臺

郭侯進女於紂女不喜淫紂烹郭侯殺其女文重耳

王聞之嘆息崇侯虎譖之紂四文王於羑里

本報

晉獻公驕驪姬之譖使太子主曲沃後又以進

寺人披伐之奔翟秦穆小白出莒

鮑叔牙逆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宋公子小白出夫

孰非禍耶卒之或王或霸鮮不為福矣是以君子福

至不喜愈敬慎以自檢禍見不覺愈脩德以為務故

招慶於神祇災消於祥降也

惡難憑太史公曰七十子之徒仲尼稱顏回為好學

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大死盜跖日殺不辜肝

人之肉暴戾恣睢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此其尤大彰

明較著者也噫信如史遷之言則善者不必福惡者

不必禍天道茫茫禍福奚準然而有說焉回大而流

芳千載福也跖壽而貽辱萬年禍也此誰吉誰凶何

去何從不待智者能辨之矣

禍福尾

困厄篇

王意

重言厄窮不足困人困之者正所以伸之也

天地厄於晦冥日月厄於薄蝕山川厄於崩竭聖賢之生亦有厄也是故虞聖賢於井廩父母使奔浚井以寄湯文囚於姜臺結因湯更臺也傳說匿於版築說禁傳岩呂尚困於鼓刀七十為層朝歌八十為文周公恐懼於流言宜尼絕糧於陳蔡夷叔斃叔媛之言夷叔衛子與困臧倉之沮孟子字夷吾受桎梏之難也鮑叔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諸君對之皆仲休之難也君請受而甘心焉召忽死管仲請囚及堂阜之難也百里遭飯牛之賤後公為人牛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然猶罹此灾也况以中才而涉亂世能免於困乎是以周勃厄於曲薄勃沛人以織薄曲為生從漢成楚為絳侯買臣忍於負薪朱買臣家貧為妻所棄負薪為柴劉惔貧而織屨晉人貧供食張華賤而牧羊張華賤而牧羊張華字茂先博物陳平窮巷席門董威殺繁縷帛晉董威得殘縷帛綏時數子困厄之嘆言為瓦礫行成狂狷影銷親瘁如騏驥之伏於鹽車德孫之束於籠檻非無千里之决萬仞之捷然而不異羸鈍者無所肆其巧也卒之業顯當時聲施後世孔子曰人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不成行於此益信矣

毀譽篇

王意

毀譽之偽不可盡信君子當燭其機而已首得末段歸重謹言之尤為害而君子當辨其真偽也

趙簡子曰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由此觀之毀言多起於人之私惡也王元良曰一言之譽東陵倖於西山一面之榮鄭璞踰於周寶鄭人謂王為璞由此觀之譽言多起於人之私好也孰謂毀譽果足憑乎是以貝錦華菲貝錦文之大者華菲文之小者得肆其惑哆侈南箕得騁其巧五鬼奸邪得投其隙宋真宗時王欽若丁謂陳彭年劉永年林特和付為奸朋號五鬼六賊邪佞得弄其唇毀之則箕比可以為廉來楚魯廉來譽之則踞蹠唇毀之則箕比可以為廉來楚魯廉來譽之則踞蹠泉之下甘言長亂毀言銷骨何世無之若夫絕愛憎之原杜讒佞之門者其烹阿封即墨之齊威乎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子之治即墨也毀言日至視即墨治是子不事也左右以求譽也召阿大夫語之曰子守門譽言日至視阿不治是厚其左上官右子孟之漢昭乎上官繡不入昭昭乎昭昭之曰朕知是書奏之光聞其進王猛黜仇騰之符堅乎符堅丞相仇騰諸任符堅之為其兵封倫賞鄭公之唐宗乎唐太宗與臣論政時臣堅之為其兵封倫賞鄭公之唐宗乎臣論政時臣自茲以降不可多見也二段

然謔言易入而譽言難信是以譽者寂寞而說者喧嘩於是堯有不慈之訛舜有臣父之謗湯有放君之名武有殺主之號伊尹有要君之誣管仲有忘主之名不死子甚至直不疑未有見而說者謂之盜嫂不疑盜嫂不疑曰我未有兄而說者謂之盜嫂不疑其禍婦翁也光武問倫倫曰大從帝倫曰聞君為吏皆解衣有之倫對曰臣三妻皆無父毀言可盡信哉大抵木石於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所以良田每敗於邪徑黃金多樂於聚口投杼且起於屋至有人與之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又一人告之母亦自若又一人告之母乃走市虎每成於三人也魏王嘗與太子質於邯鄲而王信之乎王曰不信三人之言信乎王曰信之曰市之無虎也明矣然三人言而成虎邯鄲去魏遠議臣者非特一嗚呼溺音滿耳雖師曠不能辨其聲朱紫並陳雖離婁不能識其偽青蠅黃鼓雖上智不能燭其奸匪令若斯振古如茲欲消說而止佞其絕囹而去媒乎王通答曰問愈勝止怒日聞謗而也絕囹去媒後佞也絕囹去媒後佞也也絕囹去媒後佞也

毀譽尾

謔諧篇

主意

謔諧之禍甚大惟明王能辨之首段言謔家徽言辨說之責則在乎人君也

柳公綽曰謂天高矣濁氣海之謂地厚矣橫流潰之嗟呼謔言害人何以異此書放四罪詩歌青蠅詩刺作厥有以也語云含沙射人影江進有魚含沙射人猶是也巧言構人罪所以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樂也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不能自免於說何則衆口樂金積毀銷骨也不特此也以申生之孝而踣於驪姬以蕭傳之直而死於石顯望之為元帝太傳與石顯有隙蕭傳之直而死於石顯望之為元帝太日太傅素剛安肯就獄乎望之為元帝太憂召之自以賈誼之才而遂於絳灌望之為元帝太制度平勃灌嬰等戰日洛陽年少事以陳平之術而誣於受金望之為元帝太或言於漢王曰陳平家受金武安一去咸陽十里而應侯之請已得望之為元帝太伍士還之陰密行至杜絕侯曰起樂殺下齊七十餘城而燕昭之書盈篋望之為元帝太之於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呼吸之間克七十餘城今不下者燕城矣非其力不能拔欲人使兵成以服而王矣蓋燕黎在田良苗無所措其相邪佞在朝忠直無所容其身也望之為元帝太雖然謔言非獨禍君子併

右第
二段 雖然造謔在小人辨謔在人主昔蘇秦相燕人
惡之於燕王蘇秦按劍而怒食以駃騠駃騠白圭顯於
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
主三臣肺肝相信豈移於滑言哉是可以為聖謔之
鑑也
右第
三段

子 87-446

新刻藝圃珠瑯集註卷之四

賜進士常熟貢養蔣以忠著稿

同年舉人第卷養蔣以化全稿

常熟廩生第卷養蔣以行校正

福建長樂縣門生林大桂集註

直隸永年縣知縣張可父重刻

廣平府儒學訓導何錦訂錄

剛柔篇

王意剛柔貴於得中而大要則以剛為本老子之

本段要義以剛為主

常機有疾老子曰先生有疾無遺乎弟子第張

口示之曰舌存乎曰存豈非以柔耶蓋舌平曰亡豈

非以剛耶縱曰天下事盡矣見說苑老子之術大抵

得之於機故其言亦曰兵強則滅木強則折人之生

也柔弱者死也剛強者生之徒也剛強者死之

徒也見本書雖然此老氏之徒非聖賢之教也段嘗

觀天下之道二剛柔而居矣徐偃王軟而國滅徐偃

王不能備尹子曰徐子有筋而無骨後因徐王遠遊

不返徐亂借王稷王使造父御而歸伐之偃王死國

滅齊簡公儒而身亡簡公儒弱失柄後此太柔之失

也晉虞父以純剛取害晉陽虞父時過齊齊人

之及溫而還妻問之虞曰以

剛書曰沉潜剛克高明柔克犬子鄭子陽以嚴猛致

弊淮南子曰子陽為人剛猛不好士罰人執而無赦

此太剛之禍也是以西門豹佩常以自緩董安于帶

弦以自急韓子曰西門豹佩常以自急彼各能

以物之所長攻其所短故剛柔均而人事和也太公

三略云能柔能剛其國彌光能弱能強其國彌昌雋

不疑告暴勝之曰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缺勝之

指使誅後二千石以下君子本三略之指以探不疑

之說則知剛柔適均強弱相參然後可無弊也二雖

然以一身任世道之責寧過柔乎母過乎柔此孔

子思得狂狷孟子善養至剛橫渠謂剛則守而不回

柔則廢而不立朱子謂剛果方能傳道柔弱不能濟

事也見性傳不云乎田不剛強困倉不盈商不剛強

不得其贏女不剛強布帛不精官不剛強其勢不成

將不剛強卒不使令侯王不剛強沒世無名見淮南

訓故曰剛強者事之始也物之紀也否則萎縮縮

亦何以當大事任大責重所以亡漢不以成哀而以

孝元漢成帝哀帝雖昏暗然皆敏決元帝帝制仁亡

唐不以穆敬帝以文宗文宗雖有好覽之心文德之

衰之元氣皆不剛強之禍也嗚呼君子審此而可以處

之矣

矣

天下事矣

三

孟子云五穀不登，天下之民，將何食乎？
則母過手示示，不為心，古在道，古在道，可
輕易有過

剛柔尾

觀人篇

主意

言知人之術，亦惟其要者求之，末繼觀人不
於勉焉，而於忽

甚矣人之難知也。揮金如土，而金不盡，則其
而折節似恭，而布被似儉，公孫仲卿，似介，而
論竊冉賜之辭，政治竊管商之術，珉中而王表

羊質而虎皮，前見者，何可勝數。信矣夫，知人之難也。

蘇子曰：人之難知，江海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足以

配其險，浮雲不足以比其變。蓋言知人之難也。所以

帝聖失之伯鯨，堯使鯀治水，九尼父失之宰予。光武

失之逢萌。光武嘗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

書曰：吾嘗以萌為柱，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孔

明失之馬謖。馬謖才器過人，諸葛亮深加器異，昭烈

於街亭大敗。趙景被知於陸贄，趙景被知於陸贄，而

密以贊議，彈延齡事，告勸楊畏見取於大防。宋哲宗

防以楊畏言，且密約助已，多遜終其李昉。昉物與

多遜，屢請助，人或以告昉，昉曰：吾與多遜，常毀卿不直

嘗語及多遜事，昉頗為之。昉始與多遜，居善堂，屢稱

一錢李丁謂始誣萊公。丁謂始誣萊公，謂用事，計與

知人信不易易矣。右第然古有名知人者，其效如響

應。其信如響。莊生曰：遠使而觀忠，近使而觀敬，煩

使而觀能卒然問之而觀智急與之期而觀信委之以財而觀仁告之以危而觀節醉之以酒而觀則雜之以處而觀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見列禦寇篇三十二卷朱子曰凡光明正大踈暢無纖不可疑者必君子也依阿淟忍回互隱伏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是其考驗之術不於其迹而於其心如鑑之妍媸權之輕重莫有能遁其情也二雖然晉文公以壺殮得趙衰晉使問原守於寺人嬖勃對曰昔趙衰以壺殮從後微而弗食遂使原郭林宗以破甑得孟敏孟敏客居太原荷甕墮地不顧而去郭太問其意對曰甕已破矣顧之何益楊子雲之寂寞也一懼而投日惟寂惟真守

觀人尾

防慾篇

主意

人欲之微漸不可長養性者當有以節其欲也首段言情盛能害乎性二段言欲養性必反縱乎情非善養性者也故戒之

人之靈氣必有性情性之所感者情也情之所安者慾也情出於性而情適性慾由於情而慾害情情之傷性性之妨情猶烟水之於水火也烟生於火而烟鬱火水出於水而水遏水故烟微而火盛水泮而水通性真則慾銷情熾則性滅是以珠瑩則塵埃不能附性明則情慾不能染也林之性靜風易搖之水之性靜土易汨之人性貞慾易眩之也右第身之有慾如樹之有蠹蠹盛則木折慾熾則身亡將收情慾先歛五關耳目鼻口舌五關者情慾之路嗜好之府也目愛采色耳樂淫聲口貪滋味鼻喜芬芳身安舉軀此五者所以養生亦以傷生也故明者剝情以遣累約慾以守貞食足以充虛接氣不足以益形禦寒靡麗之華不以滑性哀樂之感不以亂神廢於止足之泉立於無害之岸此全生之道也夫蜂蠆螫指則窮日煩擾蚊蚋噬膚則通宵失寐蚊蜂小害指膚外疾今人見蜂蠆則避見蚊蚋則驅何者以其害於體也蠶慾攻心正性顛倒方之指膚豈不多哉外疾之累輕

應薄毛人知避之內疾之禍重於泰山莫之避也是
棄小患而有天害不亦迷乎右第雖然防慾必有謹
微始孔子曰消消不塞終為江河毫末不斬終尋斧
之微而恒發於卒然忽然之際識微君子慎戒哉右
三段

防慾尾

四米

六

趨勢篇

王意

天下勢而已矣觀疎厚薄一皆視勢以為輕
重有反俱是有勢則尊無勢則卑末段推言
之亦如路人視

莊周曰函車之獸介而難山則不免網罟之患吞舟
之魚碭而失水蟻能背之丈夫失勢者是不免離山
之獸失水之魚也天下之罟網聚蟻者豈少哉昔李
廣為將軍三軍皆其指揮及廢而霸陵之尉得以辱
之李廣去雲中太守家居常夜從一騎出飲田間還
無陳騎呵止之驢騎曰微李將軍尉曰今將軍不
得夜行何故韓安國為梁大夫獄吏皆其所屬及貶
而田甲得以詬之安國事梁抵罪獄吏田甲辱之安
國曰死灰獨不復燃乎甲曰燃即
勢去則削也不觀之玄援乎史田甲內袒伏罪安國卒善遇之當其居於桂林從容遊
戲超騰往來雖后羿逢蒙不能射也一旦罹枳棘之
中恐懼而悼慄危視而蹟行衆人皆得陵焉勢不便
故也是故燕頗居位賓客盈庭及免故人盡去燕頗
之免
長平歸也客盡去及再為將客又至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有道交君君有勢我
則從無勢我則否此翟公建尉賓客填門及廢可設
雀羅翟公建尉賓客填門及廢可設
諸客爭自引歸諸客爭自引歸

蓋雖以鄭當時好推轂汲黯好用人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况其他乎善乎馮驩告孟嘗君曰富貴多士貧賤寡交譬之趨市者明旦側有而入日暮之後掉臂不顧非好朝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也今君失勢而賓客皆去事固然矣君何疑乎見故舊篇雖然掩過失利俛仰尊貴往往有之非特施及閭里抑且行於骨肉蘇季云富貴則親戚畏懼貧賤則父母不予人生世上富貴勢厚盖可以忽乎哉誠有激而然也右第後段

趨勢尾

形相篇

王意

前段詳言相法不可以盡人後段略言相亦不可盡少者

荀卿曰相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果以相則子羽不宜名振諸侯諸臺城明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而受業退而脩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往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幸予以貌取人失之矣平仲之貌不類而相之術不類平仲之貌不類而相之術不類漢之謀其貌魁梧奇偉反若婦人女子形不長者不應專伐蔡之績唐裴度與李愬討吳元濟夜半入蔡州擒之自贊云爾形不長爾貌不揚周靈欽顙折額世稱名儒周靈欽顙折額世稱名儒聖賢之狀皆異人與我宗者而巨無霸身大十圍乃被昆陽之戮王莽時召天下兵時有長人巨無霸長一丈六尺圍十圍以爲聖時對光武城之於昆陽蔡澤魁顏威額位至丞相唐舉相蔡澤曰先生地聖人異相殆先生乎而防風氏身橫九畝竟離後至之誅禹會諸侯於塗山相可以盡人哉今夫世所謂貴相者莫如秀眉重瞳龍顏鳳姿也然堯秀眉魯僂名馬卿亦秀眉舜重瞳漢高祖亦重瞳漢高祖龍顏稽叔夜亦龍顏晉稽康字叔夜爲人自云有半度人文皇鳳姿唐太宗天日之姿李相國林甫亦鳳姿何也世所謂相惡者宜莫如虎狼蒙魑鵠肩也然尼父面

如蒙魁揚子非相篇什尼之狀陽虎亦蒙魁死於寶
 將軍為肩實駱賓王亦為肩則天時憤諸武用事謀
 孝遠揚食為虎頭而班定遠亦虎頭班超有虎頭
 所獲而食肉司馬懿狼顧狼顧狼顧面而後而身不
 封侯而食肉司馬懿狼顧狼顧狼顧面而後而身不
 周嵩亦狼顧晉周嵩又何也相安足以盡人哉以
 相而病人於是身短者見戲於同列王遵叔父在講
 戲之曰公宜為隆儒學士註陸形陋者取棄於導考
 宋沈攸之謂領軍劉遵考求補白下遵考以為形陋
 後攸之亦為領軍封公遵考為光祿大夫攸之在卿座
 問之攸之以實對帝大笑王粲輕於座客王粲有重
 如之攸之又短小客心輕之聞言論又及至年既龔遂
 忽於漢宣也勃海亂宣帝召龔遂為太守年七十餘
 心內嗚呼安得不以優孟為叔教以虎賁為中郎孔
 與蘇邕善邕卒有虎賁士貌類伯皆融每以成方遂
 酒醉引與同座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以成方遂
 為疾太子太子舍人謂之曰子貌甚似衛太子方遂
 利其言乃乘黃犢車詣闕自獨衛太子公卿以蕭
 下其言言傳不疑後至北吏收縛竟得其奸以蕭
 至忠為源乾曜俱是唐相乾曜雖以楊國忠為裴寬者
 乎楊國忠儀觀甚美言辭敏雖然相亦不可盡少者
 昔公叔教有穀難一言食子一言收子右周叔服
 也二子四穀也食子難越椒伯石始生一言滅若教一
 言滅羊舌左楚子文弟子良生子越椒于文曰必殺
 也楚子文弟子良生子越椒于文曰必殺

將死召族人口報知政乃速行矣後害于殷于揚而
 謀王遂滅宗○左晉叔向不聽母命娶夏氏生子伯
 石其嫂告諸姑姑視之及堂曰是豺狼卒之無所不
 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與爭古氏矣
 應以至馮勤八尺佳吏見稱馮勤見帝謂左右曰
 千吏王商身大敵國致興王商底重容貌絕人
 也王商底重容貌絕人
 齊謂大畏之天子孰謂相可盡少也哉後段
 漢只其漢相矣

形相尾

感夢篇

王意

夢也者沿舊習心有可信者亦有不可信者君子辨之而已矣

列子曰夢有六候曰正夢曰噩夢曰思夢曰寤夢曰

喜夢曰懼夢皆神所交也

道之而夢故怒則夢甲兵喜則夢歌樂哀心感者其

夢悲憂心感者其夢戚飢則夢取飽則夢與陽盛者

夢飛陰盛者夢沉皆感之心而形之夢也雖然亦起

於念也念有邪正而夢亦因之黃帝以帝道為理而

夢入華胥列子云黃帝夢遊於華胥氏之國國無

黃帝悟曰今知至道不外求泰穆公以霸業為強而

夢觀天樂泰穆公夢至上天王帝所觀鈞天廣成湯

夢負鼎得伊尹於有莘後成湯夢一人負鼎而見之

宗夢良輔得傳說於版築武丁夢求於天下得傅

說於版武王志在救民夢協朕天其以予人民朕

夢協朕天其以予人民朕

與楚子博而有城濮之捷晉侯夢與楚子博楚子伏

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晉侯夢與楚子博楚子伏

夢祖而有如楚之行楚子請蒞章華宮昭公將漢文

以夢而得鄧通文帝嘗夢欲上天有一黃頭郎推之

鄧通衣後穿問其姓曰鄧通者登也遂宋真以

大幸之○時以濯船為黃頭郎通正為官也

夢而得天書祥符元年五月丙子夜夢神人言來漢

武夢木人被甲而巫蠱起梁武夢河北諸侯來朝而

侯景至旦見朱弁告之昇曰此守內混一之兆也

帝受景趙武靈夢具姓國趙武靈王夢得美人後

何愛之欲及其生而立之叔孫氏夢豎牛事詳見益

乃蔡太子章而傳國焉

州刺史懸屋梁之力晉王潘為廣漢太守夜夢三刀

明府其臨益州三刀為州又二刀者八州都督折登天

之起關佩夢生八翼飛上天至八門不得入問者

曾八州軍爭應其夢後封西堂之夢思昆弟也

當於承運夢西堂思詩不就忽夢弟惠半道之夢懷

連運有夢惠生春章園林優夏禽之句

良朋也詳見諸長庚儲宿李白生唐庚星遂生因名

太王燕入懷張悅主貴開元遺事云張悅母夢王燕

為唐巫山雲雨策王昔日之歡娛楚襄王與宋玉遊

神女會於巫山問為何神對曰乃巫山之邯鄲黃梁

魯生一時之榮富開元中呂純陽息邸舍有一書生

曰自嘆其困何也生曰吾志於舉子自謂青紫可拾

今已過此猶勤畝畝非困而何呂乃以枕授之曰枕

此當今榮貴生枕之即夢到其家娶婦崔氏美麗明

年舉進士歷任封燕國公生五子有孫十餘人年逾

八十薨始欠伸而寤見其身方偃邸舍呂公尚坐其

傍主人所美黃梁尚未熟也生覺曰豈其夢深也耶

乃曰人生要皆念之所感也若夫樂廣與衛玠之所

鐵杵皆無想無因也衛思不悟成病卒又誕而已矣

感夢尾

睦族篇

王意

睦族之以廣孝道而自祖宗視之一體也故當睦族之人而因慨不睦其族者未段示人以睦族之道

先王之世大司徒以六行教萬民六行孝友睦故當睦族之人而因慨不睦其族者未段示人以睦族之道時鄉黨間有宗族之誼骨肉之愛也貧相收難相救死喪取慶吊相交慨政養教施即同原共宗之親且垂萬渙散矣嗚呼教之行也異類為膠漆其廢也同氣為秦越悲哉嘗思一族之人即千萬其初一人也譬諸身焉耳目鼻口手足腹心百體皆一氣之所為也一體受疾手為之擎足為之踊口為之呻吟其自刃自戕蹈水赴火非病心抱狂或有所憤激誰不欲保其身乎乃至親其族不若保身弗思甚矣昔唐堯行之化協四海敦睦九族萬邦協和周幽昧之怨彌九族小雅角弓之詩所作也親疎少異興廢頓殊矣右第仲嘗自誦曰吾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自吾祖宗視之則皆子孫也吾安得不恤其飢寒哉古昔君子率由是道平仲既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詳見上廣受歸老罄賜金賑恤族屬漢頭廣疏受為宣帝太子太傅少傅朝廷以為榮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即日上疏乞骸骨歸加賜黃金十斤太子與五十斤廣歸黃金與宗族鄉里共享其賜不樊重世三世共財樊重世君雲世善農稼三世為子孫立業

睦族尾

宮室篇

主意

人君之治天下興土木則至於勞民傷財不可也首段言古先哲王之克儉次段言後世之荒淫末段述古人淫侈之戒

昔先王之建宮室也。廣不過容膝。大不過置豆。其所
不奪糴地。其材不忘守備。其民不廢時務。其官不易
朝常。瘠磽之地。於是乎營之。城守之才。於是乎用之。
見國語伍舉對靈王云。先王所以無傷於財。無惡於天下。嘗觀
堯尚茅茨。唐堯作室茅茨不剪。而四海安其居。禹卑宮室。而萬
姓樂其業。殷先哲王。堂高三尺。高宗之周京規制度。以
九筵。一丈謂之筵。惜百金之費者。絕意於露臺。漢文帝嘗欲作露臺。
藝文志云。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吾金中人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當恐羞之。何用露臺。廣禦兒之疆
者。忍情於陋室。魏主欲大營宮室。王朗諫曰。句踐欲名句踐。嘗廣之以充儉。具身君陋室。以充儉。甚至寓監寺於天街。兩廊就試
院。於武成王廟。宋太祖不與作。明惜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
也。豈嘗以崇高形錢。刻桶塋壁。為觀美之具哉。右第
何亂君之荒於土木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谷散
焉。百官煩焉。甚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而不知節者。
此正所謂衆為金壁輝煌。臣為脂膏暴血。宋太宗作開寶塔費巨萬鎊。八年始成。知制誥田錫上疏諫云云。吁。可瘥哉。桀作璇室象廊。紂
為傾宮鹿臺。俱見史記。夏商社稷旋已告喪。下至虎祈築

胥之明而夫差黜。吳王闔廬為越所殺太子夫差立

使大夫種、賈大宰嚭以行成于胥。謀勿許。王信。報計與越。平子胥曰：越十年教誨，其共為誼乎？

之賜子胥以錫鍤，而王聞以買子之才而漢帝誅賈

文治安策。以陽城之直而唐皇斥。城為諫議大夫。上

無罪。上怒。改。况其下焉者乎？右第吾取於齊文宣矣。

文宣荒淫暴狂甚於桀紂。然知楊愔之賢。委以國事。

信任不疑。時人以為主昏於上。政清於下。猶得不喪。

齊文宣北齊也。以峻法御下。姚襄問文中子曰：何為

克終曰：有楊遵彥者。當國掌命。祝民如傷。矣。為不終

况乎以明君而任賢臣。俾得紓蘊展略。此何異王良

之御六驥。何往不達。逢蒙之操鳥號。何射不中。

孟賁之揮干將。干將何擊不斷也。右第

信任尾

用直篇

主意國有直臣。固國之福。而為邪臣。敵國之所深

害。四段言敵國為直臣之憂。末繳用臣者不

可。有二

夫國內有自擅之臣。而外有敢敵之寇者。在位無直

節之士也。夫直節之士。行高而不回。言危而不遜。行

不回。故有匡救之義。言不遜。故有諫諍之忠。於是內

無不發之奸。外無不見之亂。雖有自擅之心。無不弭

也。雖有敢敵之氣。無不沮也。夫山有猛獸。藜藿不採。

朝有直臣。奸宄不生。故直節之士。邦之司繩。而國之

強禦也。右第司繩不得職。則奸枉行矣。強禦不在列。

也。有之而蔽於邪臣。間於敵國也。夫直節者。邪臣之

忌。敵國之憂也。我蒙其蔽而受其間。則直節不得志。

直節不得志。則邪臣遂而敵國昌也。夫直節去。讒諂

至。讒諂之人。內順而外交。能使視聽蔽。言語塞。夫視

聽蔽。則亂不見。言語塞。則奸不聞。於是宮庭有伏

之禍。邊境有卒至之憂。勁弩射於城中。長戟起於輦

下。上莫之知。而下莫之告者。大臣懷首領之憂。而群

下畏口舌之誅也。右第昔趙高欲專政。先指鹿為馬。

以陰制群臣趙高欲專秦權恐群臣不從元諒駭誤耶謂鹿為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高因陳涉起山東
明中言鹿者以法後諸事皆莫敢作
二世召博士諸生問之畏莫敢言叔孫通詭對而出
走陳涉起山東二世召博士諸生問之曰楚成卒攻新入陳於公何如通曰此特鼠竊狗偷何足置齒
合諸生曰何言之諛也通曰我幾不免虎口夫二世
不能用直臣而蔽障於諛人故內以遂邪臣而外以
資敵國也右第是故邪臣無不欲去其所忌敵國無
不欲逐其所憂晉以璧乘假道於虞而宮之奇去左
晉伐虢其意欲併取虞也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
魏亡虞必從之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
之謂也虞侯不聽齊以女樂文馬遺季桓子而孔子
見阻孔子用魯齊人懼曰孔子為政必霸蓋致地馬
不舞康衛文馬三十於高門外桓子秦穆公憂由余
觀之勸魯君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秦穆公憂由余
之在戎饋戎王以女樂戎王樂之五月不返由余諫
不聽而亡史記曰由余先晉人也亡入戎穆公憂之
諫不聽穆公遣夫外有悅目之欲內有惑聽之譏則
賢不知其可寶而才不知其可惜也故虞為晉逐宮
之奇魯為齊逐孔子戎為秦逐由余夫亡國者非不
知賢臣才智也悅於欲而惑於聽也右第夫直士人
主之所難用也矯正而不能順遂自重而不能苟容
非其職不食不得其道不仕夫邪臣者人主之所狎

而重寶美色人主之所玩好也夫重寶美色在前邪
臣在左右則無所置直士矣故孔子不與女樂並容
於魯宮之奇不與璧馬同心於虞由余不與女謁並
立於戎蓋勢有所不合也夫蘭艾不同室玉石不同
藏故用直士必去諛佞遠貨色矣夫諛佞者直士之
賊也貨色者直士之蠹也養賊容蠹而曰我有以用
士難矣夫右第五

美園華錄

國卷

二十三

水

祥瑞篇

王意

古人有德不言祥瑞今人喜言祥瑞而不務德抑末矣首段言帝王不言祥瑞二段言後世專言祥瑞三段言祥瑞不必求

三代以上祥瑞在天下漢唐以來祥瑞在簡策非古之賤祥瑞而不書也蓋不勝其書也非後世之多祥瑞可書也無中之有不能不書也意簡策無祥瑞瑞之至也治之隆也簡策有祥瑞瑞之衰也治之薄也予嘗讀堯舜之典禹皋之謨及成周之雅頌而不聞其歲某地獻某瑞也鳳凰來儀之說因論韶而及之嘗曰前詔九鳳豐年之說因論武而及之項云終萬歲鳳凰來儀屬豐年之說因論武而及之邦屋豐年

武也陶唐庵有天下曰峻德而不曰赤龍之祥帝嘗都感赤龍之祥孕虞舜曆數在躬曰玄德而不曰慶雲之祥景星出卿雲興夏后王帛萬國曰文命誕敷而不曰洛龜之祥禹會諸侯於塗山王帛者萬國雲因之以玄鳥墜郊有莘氏女郊於郊媒氏白狼獬豸叔九時有神率白狼狗入族朝者乃求歡況不曰湯盛於洛獲黃魚黑王之瑞於是始受命稱王不曰湯以是王也火鳥流屋白魚入舟紆無道九年武王觀魚入舟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大自不曰武以是王也右第後世君臣不唐虞制作不三代固有獲麟作歌者史記漢武元朔九年幸雍祠五時不知乃先獲白麟一角由是改元而作歌

王郊數中常物也有得鼎賦詩者漢武元鼎四年六月得寶鼎於后土祠旁作不知乃先王宗廟中常器也有喜禽改元者漢昭宣時有神鳥集長樂宮改元鳳不知乃先王林園中常品也甚至三月雨雪悉以為祥漢武元鼎六年李秋梨花悉以為瑞則天十一年九月太后出梨花一陽不曉指鵲雀為鳳漢宣帝時黃霸為相京兆尹張神議欲以聞後指茵草為芝列子嘗有茵芝崔諫云知微舍來乃止指茵草為芝是上之草也謂主某死指鹿鹿為麟二事本丁謂是何德業不三代而祥瑞較浮耶右第鳴呼使祥瑞而其可憑歟則雉雉宜變也商何以興武丁孫成湯有雉鳴升鼎耳而鳴武丁也商何以興內及諸已以恩王道三年變夷編髮來朝桑穀宜災也湯何以王史記太戊有祥桑穀共生伊陟伊咎曰妖不勝德太戊懼修德養老早朝二龍遊晏罷三日而祥桑枯死諸侯歸之殷道中興二龍遊鹿夏之瑞也夏何以微死諸侯歸之殷道中興二龍遊累懼而逃甘露下降唐之瑞也唐何以亂唐文宗時道仇士良專恣李訓鄭注謀誅之時聽事後鄭不宜樹上甘露降上率百官親之幸覺大亂相擊鄭不宜以龍闕而哀左昭十九年鄭大水龍闕於國門之外關我何親馬棟之則彼其室也吾何求魯不宜以獲麟而發左傳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麟而發麟命筆於新都受君子又奚惑於祥瑞耶右第鳴呼雨暘時若則慶雲可以無出矣溝洫流通則醴

泉可以無湧矣。黍稷茂盛則芝草可以無生矣。鷄豚
咸若則鳳凰不必於郊。麒麟不必於囿。而龜龍可以
無在我宮沼矣。祥瑞奚為哉。右第
四段

祥瑞尾

遇合篇

主意

知已之遇有命存焉。不可以不遇為悲也。言人當安命不可
以不遇為悲也。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美玉蘊於碨砢。
碨砢
美石凡人視之過焉。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寶也。精鍊
藏於鑛。庸人視之忽焉。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
君子抱材懷德。庸君視之陋焉。明主遇之。然後知其
賢也。右第
一段昔周人有仕數不遇。年老而涕泣於塗。人
問之曰。仕柰何。不遇。曰。吾年少時。人君好用老。用老
主亡。少主始立。又好用少。吾年又老。終身不獲一遇。
是以悲也。見
子書由此觀之。賢不賢才也。遇不遇命也。
莊姜適衛。美而無寵。不遇也。莊公或於娶姜夫人其
美賢而失位作綠木等
詩宿瘤適齊。醜而蒙倖。遇也。列女傳齊閔王遊東郭
桑如故王極問之對曰受父母命
是桑不愛貌觀大王王將焉后是以古之君子。不
患弘道難遭。時難遭。時不難遇。君難故。時當不遇。則
遵寧以之。卷舒。遵伯王
或子是也柳下以之三黜。接輿以之
行歌。仲連以之赴海。崔駰死於縣長。崔駰字季伯
長沙太守後為
長沙太守後為
相如卒於園令。太傅沮志於長沙。漢武帝後為
梁王太傅王堅馬死
遂乃自傷而死都尉皓髮於郎署。漢武帝後為
梁王太傅王堅馬死
遂乃自傷而死
蔡邕白。問曰。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蔡。名邕。以文
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邕尚武。帝好老而邕尚少。

注下好少而馴已君山鴻漸鐵羽儀於高雲君山袁
平時入王莽時為掌樂大夫光武即位言事敬通鳳
起推迅翻於風穴馮衍字敬通王莽時人不肯仕莽
光武起耕之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命斥命逐即
賢才奚論數有當遇則歷山之農人版築之工傳有
莘之僅伊尹朝歌之屠太公五十為檻車之囚為將
為相若寄諸鄰而取之無難也設若以智者為必遇
則王子比干奚為而剖心比干自以為聖人吾聞
聖人之心有七十以忠者為必遇則龍逢奚為而被刑
棄為不道謀者多死閔龍逢諫曰人君諱恭信任節
用愛人故天下安矣看財如無窮故人若不勝禁
蘇東門外乎信任篇昔宋人有寶燕石以為王者周
客索而觀之掩口笑曰此燕石也非王也有愚公得
燕石梧莖之束歸而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之
主人父齊七日歸見之繫之以特牲草屋中重覆
不殊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豈虛之心燕石之愈固守
之亦大燕石似玉固以惑宋人土君子出而應世苟
遇則宋人之寶石也不遇則周人之掩口也出處之
際顧所遭何如耳彼有區區於一主嘆息於一朝屈
平以之沉湘見賈誼以之發憤上不已過乎右第
遇合尾

激通篇
王意自天子達於庶人必皆有所激而後奮首段
成之不可無也
驟雪多積荒城之隈急風好起沙河之上克已類出
瓊牖之氓瓊牖者蓬決命必在吞氣之士何也寒荒
之地風雪之所積慷慨之懷忠義之所聚也是以梗
楠鬱鬱以成編錦之瘤蚌蛤結疴而銜明月珠名出
之珠鳥警則翔青雲之際矢警則踰白雪之嶺關子
景公使子人焉子九年來見公曰焉子亦遲矣對曰
臣精盡於子矣獻子歸三日而死公張弓東向而射
矢踰白非激乎夫衝風回風之激折木湍波之湧漂
石風之體虛水之性弱而能披堅木轉重石者激所
成也右第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危者志不廣晉
重耳之羈非激於曹衛乎左傳十四年重耳奔翟處
不禮焉後秦穆公不禮焉過曹亦越句踐之強非激於會
稽乎句踐為吳所敗棲於會稽苦心蘇秦若有負郭
之田必不佩六國之印見主父不為親友所義必不
窺五鼎之食主父偃始進齊燕趙皆莫厚遇及入關
大橫耳偃曰吾生不五張儀不有堂下之恥必無人
鼎食死則五鼎烹耳秦同師及秦為約長儀往候之數日
秦之志乃見坐於堂下食以僕妾之殮告舍人曰儀
才吾不及恐以相秦范雎若無廁中之辱不致
進故辱之儀怒入相秦

張祿之位

相擊之幾死置爾中溺之後逃入秦昭王

用之

相擊之幾死置爾中溺之後逃入秦昭王

為相

相擊之幾死置爾中溺之後逃入秦昭王

友曰

相擊之幾死置爾中溺之後逃入秦昭王

習武

相擊之幾死置爾中溺之後逃入秦昭王

而顯名者也

相擊之幾死置爾中溺之後逃入秦昭王

鼓鏗鏘而後介士奮竦

相擊之幾死置爾中溺之後逃入秦昭王

若謂厄而不通

相擊之幾死置爾中溺之後逃入秦昭王

激通尾

相擊之幾死置爾中溺之後逃入秦昭王

去邪篇

王意

小人者國家之害去之則成治用之則債事

小人者以聚斂為嘉謀以詭妄為長策以培克欵怨

為匪躬以諸毀服讒為盡節所以有國家者重絕之

也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書曰勿以儉人其惟吉

士詩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小人之不可不去也如

此方第是故其工比周方第大舜所以流也義和遐

棄厥司仲康所以殛也方第夏桀和沉溺於酒退棄士

惡而怙終太公所以誅也方第韓子曰太公封於齊東海

臣天子不安諸侯方第食鹽飲無士之名無若之祿不

足以致之則望誰為方第刑罰也今四者皆不方第少正卯辨而

不實孔子所以戮也方第大夫少正卯政七日而誅亂政

蓋正臣進者治之表奸臣進者亂之兆章章可驗也

右第何者小人之害如目之有眇方第耳之有充方第

耳嘉穀之有蟲方第良米之有蠹方第味離婁之目

則天地四方之位不分矣充子野之耳則雷霆蠅蚩

之聲莫辨矣嘉禾兩岐而蟲傷其本則零瘁而不植

高臺九層而蠹空其中則圯折而不支故使小人在

位雖湯武猶難為國而況世主乎哉傳曰水有偏傾

而池魚勞國有奸臣而良民消故茂林之下無豐草
大塊之間無美苗夫理國之道除佞鋤奸然後百姓
均平各安其天也右第若夫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
見其情而竟不能斥太宗愛一樹士及譽之不已上
然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奸而竟不能退
盧鉤皆其妬嫉之類弘恭石顯之惡元帝已知其毒殺
師傳而卒不能去恭顯擅權放縱望之華疾之恭顯
上惡其狡賢傳亦不能退而王介甫偏袒亂法神宗
心覺其非而終不忍罷安石為人材自用神宗任
之謂姑息隱忍以自速其咎未有不至於敗亡
者也四第

去邪尾

見幾篇

王意

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君子震盪世之道也暗
之當知次段言古人見幾可以保身而完節
末段言人之食菽者不免於覆亡是亦昧於
幾先者也

君子曰剗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

龍不潛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見家語夫

鳥獸無知且猶先見况於人乎所以易重知幾易曰

其神詩取明哲也大雅美山甫既明故夫子聞趙殺

鳴犢臨河而返按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

子之不濟此命也夫靈公問陳明日遂行下此

如稷生為醴酒而去得免胥靡之辱靈元王友後生

不嗜酒為之設醴及戊即位嘗設後忘設焉後生謝

病去中公公不去諫戊成儲其衣使春於市胥靡

導父蒙閭為土室而隱得逃黨錮之禍延禧末黨事

不宣建道乃作土室以居拂袖去國扁舟五湖者

非鴟夷之遠遊乎范蠡更姓名尊羨半糝鱸魚自香

者非季膺之思歸乎晉惠時齊王問得志驕奢無度

樂鱸魚膾嘆曰人生貴適志欲行歌長吟興屬雲水

者非魯望之嘉遯乎陸龜蒙字魯望舉進士不第居

釣吳性來江湖行歌長吟時人以至揚元琰之祝髮

為僧唐中宗時人知武三思用事請棄官為僧後

為僧唐中宗時人知武三思用事請棄官為僧後

威名篇

主意

威名者人君之所以張國家之神氣不可無也首段言威名之重次段舉諸人之有威名者以實之末繳言

威者內所養也名者外所宣也匪威則嚴憚易生匪名則芳躅曷著惟威惟名制遠服叛之資也士處身間巷徒競競行義期沒齒不少玷缺固無事威名也已即鴻漸青雲矢謨奏猷使功濟王室慶流生民聲施於九夷八蠻之外曷嘗不威名是籍哉威名素著則可以端委几席垂紳廊廟而奸雄戎狄莫敢生心且惕然懼悚然喙矣右第是故卑騎見虜汾陽之威

蓋天下也此蓋圖經陽子儀單騎見之回紇西賊膽寒韓范之名震邊陲也宋仁宗以韓琦范仲淹為諸

朝而契丹問其起居溫公入相而遼人救其邊吏

立非以潞公之累朝宿望乎文彥博出將入相歷事

經略有素乎王敏字延昭為防禦使屢有邊功天下

余襄公恩被異域而諸酋願指氣使余靖宋其宗

正甫泣大名而胡人潔服入見王沂公再泣大名治

冰浴潔服凡此數公未嘗耀兵而屹若有長城之固

不事黷武而隱然有猛虎之威先聲所至鴛鴦潛消

威名所係顧不大歟右第雖然韓信伏袴下乃能誅

秦蹙項信淮陰人屠中少年侮辱之曰信能死刺我

楚王項羽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俛出袴下後誅秦

楚王項羽孔明出隆中不得吞吳滅曹諸葛亮南陽

庶對劉備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願見之乎信顧

於後則威名又似英雄所忌也而胡為乎尚之不知

兩雄對壘有名之師彼潛備焉而卒無以得志於敵

是故威名非將之利也若戎狄類禽獸不可以化誨

懷服非隆威重望其懾之哉右第三

威名尾

比古篇

主意

論天下之事者當求同於心不當求同於迹
得其心雖異未嘗不同也竊其迹雖同亦異
也首段歷辨比古者之非
失未段深斥妄比者之非

天下之人有迹相比而心亦相比者有迹相比而心
不相比者未可以一例論也舜之傳禹比於堯之禪
舜呂之相武比於尹之相湯此心迹相比者也養之
下士比於旦之吐哺周公擗髮吐哺愛上之誠心也
南詩云假使一時身便王莽誣恭下士屬恭奉耳故
死平生真偽有誰知丹之築堤比於禹之疏濬
此迹相比而心不相比者也然又如孔子賢於堯舜
而竊比老彭曾西無行可見而羞比管仲一何謙一

何任也

諸葛武侯

自比管樂仲毅

果孔明之儔耶

隱於隆中每自比管樂時人莫之許也惟徐庶與崔

州子以為信然要之孔明王佐之才也置之於所不能

班揚雄韓愈自比孟子楊韓果孟氏之匹耶揚雄子

混便取矣韓子原道一篇論齊治耿弁之比韓信武

而不及正脩便偏矣怎及得孟子耿弁之比韓信武

五年耿弁破張步帝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本

軍攻祝阿以發迹韓信破已降將軍攻勸敵其功尤

建於魯肅之比鄧禹人則是之大略為一長進兵以

擊曹操為二長借荊州為一崔浩之比子房按北史

短策短取長當比方鄧禹治群書作國史以彰五筆刻石立之帝以為揚

得石勒之比高光晉成帝時石勒自稱皇帝謂徐光

漢高後世無可比者石勒曰人豈不自知朕若遇漢高

當比而事之與韓彭比有若遇光武當與之並驅中

中原未知人則不信也右第夫非其人而上擬於古

多不免妄擬之罪非其事而藉口於古祇以招附托

之非嘗見堯為天下得人而奉國者用以為名湯武

順天革命而伐君者取以藉口胤侯征羲和而討不

附已者資焉伊尹放太甲而欲廢其主者托焉五就

湯五就無非為利也而求富貴利達者以為大人欲

速其功也辟管囚蔡非為已也而手刃同氣者以為

聖人與我同志也曰公劉好貨則陪克聚斂不知紀

極曰召公關國則窮兵黷武無有休息依附逢迎以

襲富貴而自比於惠連之降志辱身廢法任情以專

寵利而自比為仲尼之無可無不可遂使詆訾儒術

者舉是以為笑而曰五經語孟乃奸先之囊橐耳彼

樂松任芝之所以欺靈帝者特弁髦土梗未足多誚

也漢靈帝二年作舉主靈昆苑司徒楊賜諫曰不可

也上以問舉舉任芝對曰昔文王之圖百里人以為

小齊宣四十里人以為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

也帝悅遂為之弁髦易棄之物土梗易敗之物

也右第

比古尾

評文篇

主意

此篇言作者固難解者尤難首直至至有以
上論作者者取者皆有誤誤以見其難至有以
下言今人未及古人而

屈原之離騷有長鯨奮軋之態讀之令人激切生忠

憤心奇體也或者有露才揚已之譏屈原作離騷七

才揚已露才揚已之歸去來有閑鷗立海之狀讀之令人

清麗忘名利心佳製也或者有以賦為辭之議源流

云歸去來辭或者嗚呼為文難矣而論文尤難也今

夫摘華擷菁蕭統之文選工矣蕭統梁武帝弟有行

然無漢人之氣不取仲舒之三策而取揚雄之美新

何見也蕭統天公手策古今稱之揚雄作辭秦美

也揚其見可知去疵取純姚鉉之文粹勞矣

文一百卷號為文粹然唐世之文不取昌黎之碑

而取段文昌之碑何識也韓愈作淮西平碑多言裴

卒推倒其碑命段文昌再為之文昌之辭賸多人

其鑒識編司馬長卿賦上林而不知綴言盧橘夏熟

司馬相如為上林賦中有盧橘夏熟韓愈作其果賦

之句蕭紅不知盧橘秋冬方熟後云韓愈作其果賦

子雲賦甘泉而不知安用王樹青葱中有云華玉樹

以為非本上所生何用言此羽獵託諷之詞子虛

奏雅之篇揚雄作羽獵賦諷武帝司馬相如作子

雄以為勸百而諷而反雜於長門嫫媧之語相如代

長門賦以情動帝故文選果足尚乎述王摩詰老將

行而不辨指天幸不敗為衛青之誤重去病華刎奴

未嘗固絕王摩詰作老將行述李長吉鴈門行而不

指黑雲壓城續以甲光向日之失李長吉作鴈門行

欲斷甲光向日開光輝議者謂黑雲道士吳筠之著

游仙辭唐道士吳筠著步虛詞十首古詩釋子蘭之

作長城窟唐釋子蘭作長城窟一而亦溷李杜元白

之集文粹果足取乎李太白杜子美永叔醉翁亭記

秦少游以為用賦體永叔文正岳陽樓記尹師魯以

為傳奇體范文正公作岳陽樓記用對語說時曾子

固之記六經閣張伯王終不愜意曾子固作六經閣

六經閣諸子百家皆在焉陳鐸之批荅曾魯公魯仲

明謂非詔語陳鐸批荅魯公詔曰爰錄乞穀之請仲

也荅荅魯公詔曰爰錄乞穀之請仲荆公以東坡醉白堂記為韓白優劣論蘇公以王

金陵處州學記為學校策柳子厚素稱韓文若捕龍

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不暇至論淮西碑議其有帽

子之習杜陵之詩黃魯直稱其靈丹一粒

而楊大年以為村夫子金耳村夫子其能點鐵成鳴

呼有穎士之高識庶能知李華吊古戰場文李華作

吊古戰場文與蕭穎士覽之自稱今年何無歐公之
人及此士曰若加精便能到矣華悍然服歐陽修
巨眼而昌黎文集終為李氏散篋書而已
先輔家兄有敝篋藏故書在壁間發視之乃
昌黎文集脫落顛倒無次序因乞歸讀之乃
文之難也至有讀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為
老兵劉長卿素以詩名今人作詩不能窺長卿一句
者亦呼阮籍為老兵之兵籍晉人亦以詩名家
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王為罪人何哉
將善屬文者今人筆語無彼之才遂謂宋王為罪人
宋王楚人以文名者○以上白文四句乃皇甫湜答
李生之書

藝圃集 卷四 評文尾

報警篇

主意

警一也。有當報者。有不當報者。而虞之當可矣。有段舉古道。而所當報者。無遠於法。始謂之警。次段。而之善於報。及身者。則又善。於報警者。也。
禮曰。父之讐弗與共戴天。言必報之。不與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父受誅。子復仇。此推刃之道也。有罪者。謂之誅。子無復仇之理。無罪而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仇。凡殺人而義者。令勿仇。仇之則死。有友殺者。邦國交仇之。殺入而義。即受誅之意也。子報之。由此觀之。禮所謂仇者。謂其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暴脅弱而已也。嗚呼。此柳宗元之議也。宗元唐僖宗時人。於善富矣。然郭林宗於蘇不常。報李嵩之事。又多嘆賞之。不意字公先。父謙。為金城司諱。糾收獄死。不常年十八。盡以家財募劍客。殺嵩。不充潛入嵩家。殺其子。並妾。掘其父塚。斬其頭。以祭父。嵩求不能得。發憤死。不常遇赦。出郭。素口以孤單。子立。發舒宿憤。力雖匹夫。功隆千乘。比之伍員。不亦優。使以宗元之說為是。則林宗之見非耶。噫。是不可以執一論也。右第人子痛父非命。而能奮身不顧。以求雪其恥。此又不可過咎者。昔齊襄公能復九世之仇。京公被紀侯之譖。烹於周。至襄九世。吳夫差能報仇。滅紀。而滅焉。故春秋以復仇子之。吳夫差能報

會稽之耻吳王闔廬為越所敗傷指而卒太子夫春

秋兩賢之若乃伍員鞭平王之屍伍子胥鞭平王太

忌諱於王曰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執之及子尚

求昭王昭王涉江走乃掘平王須焚霸先之骨王須焚

王蓋出昭王之骸以報父兄仇王須焚霸先之骨王須焚

霸先已亡而乃發其隴上之餘骸報吾地下之積耻

豈不賢哉他如晉之誅殺斬馬脫而食其肝初燕周

巴西為成都太守馬脫所殺其子登詣劉弘請兵復

斬馬脫食其肝唐之梁悅殺秦果而自詣獄悅父為秦

必死下南書者議後謂曰在禮父仇不同天而法殺仇人

智壽斃族人於塗王壽壽斃族人於塗酈歆納齊

懿於竹詳見上卷凡此類非奇男子耶而或嘗其輕

生或咎其非法者非通論也右第雖然與其操戈報

仇孰與申雪其冤而使無讐可報乎吉粉年十五而

能以身脫父於死吉粉字彥實幼有孝性父為吳興

徵乞代父命帝原為吏所誣粉年十五過登聞

和明釋褐為濟南主簿時父字孟和州刺史以剛直

不為於庶使遂被誣奏貶泉州司戶贊奔赴朝見立

方得雪贊由是知名此又賢於區區報復者也右第

報讐尾

賤同篇

王意觀人者當求其實而世之貴耳賤目者多此

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之

一也古來知音多賤同而思古是以越王金鑄范少

伯少伯范蠡字蠡與越謀伐吳破之遂晉帝圖畫宗

少文隱士不就聘使所謂遙聞聲而相思也韓非諸

說始出相如子虛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既同時

矣韓囚而馬輕所謂日進前而不御也非與李斯俱

李斯之謂而囚之飲藥而死相如漢武時人作

景高仲管仲之謀而不知晏嬰之智張伯松遠美仲

舒之博而近遺子雲之美張伯松王莽時人每夫夫

子之聖非不尤於稷契晏嬰之哲非有差於管仲楊

雄之才非有劣於仲舒而猶如此者重古輕今崇名

毀實大抵然也籍今今人博如莊周莊子名周字子

其學無所不窺騷如屈原騷也屈原名平不見用

悲書十餘萬言騷如馬遷太史公公司馬遷作漢史記

辨如孟軻賡如馬遷賡如馬遷富如相如通如

賈誼漢梁太傅賈誼著若為今之人則世之輕之不

少矣桓譚曰親見楊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能傳其

書漢人嚴尤開楊雄死謂譚曰子嘗稱楊雄書並能

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鳴呼豈特魏文侯之於

子思同世不知師也哉魏文侯過段干木之廬必式

思

賤同星

藝園張氏

四十六

殖業篇

主意殖業為一時之計不可為久遠之謀首段言

者由其見之

昔子貢以重積顯於諸侯子貢初貧後以貨殖致富

白圭以貨殖著於當世按貨殖傳白圭當魏文侯時

有世守基業者可以見富無常業業無常主能者輻

輳言難也不能者瓦解言易也乃有貪人鄙夫富其身不

足且思及其子孫數米而稱炭唐帝拙性甚儉家極

操籌而懸鑰張氏家甚富自操籌會汲汲然為後

人立無窮之基業孰知慶氏之欲既足長民之基已

危齊慶封家富侈惡以罪奔其齊以其邑與銅山金

穴化為煨燼漢文帝賜鄧通銅山以自鑄錢光武以

盛京師號何益也平泉山居何以保洛城之不驚李

為金穴裕業中有奇珍怪石襄陽園豈能止曹王之不市

後為洛陽子弟棄去張東之有園在襄陽曹王阜將買之馬襄諫曰襄陽

有中興功遺業當百世保之奈何使其子孫驚乎

魏徵有正寢之殿康節有天津之居悉屬豪門魏徵

堂太宗方造小殿乃輟其正寢之材以與之後子孫

貴之白居易包中宗以財贖馬○郭雅漢廉節就天

天津橋西起宅三十間居之熙寧初行官賣之法石家

有金谷之園謝家有玉杯之池悉化異物石崇園名

後園亦廢○
靈運之池後
唐馬遂子暢
宗德字怪之
陽之閭更為僧舍
相國乃不治垣
所奉疏廣不

儲蓄自稱為皆智
孫以危吾獨遺子
麗德公未嘗入城
市夫表相敬如賓
於前表躬問曰先
公曰世人

藝圃琳瑯四卷
浙江汪汝璩家藏本

明蔣以忠撰以忠字孝甫常熟人隆慶戊辰進士
官至廣平府知府此書因何景明大復論門曰太
狹推而廣之自從化至殖業凡八十二篇以忠為
長樂令時嘗刊行之諸生林大桂為之集注及守
廣平時復令訓導何錦刪訂前注而屬永平令張
可久重刻所論皆類集古人成語而以己意聯絡
之詞多排偶大旨與類書相似但稍變其體例耳

穀山筆塵十八卷

〔明〕于慎行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于緯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筆塵十八

卷》提要

筆塵題

余素以年家子事先生於
詞林為後進辱先生不鄙
夷時相遇從與之談論今
在楊杞久藝余聆其言若
鸞河漢鑒其識如陟泰岱而
望吳門必言新都博而不核
弇州核而不精博而核而
精余於先生見之矣以歸臥
果山益得其閑討探當
夢得失之故於是旁搜博
採屬詞此事史稿漫錄筆

塵次第而成書者歲余赴

召約先生晤別於咸夜語良

洽因手筆塵藁以示余余受

而北征輅烏舟焉而藁俱焉

展之則朝家之典章人物

之權衡經籍子史禮樂兵刑

題辭

二

以至財賦阨塞之區耳目覩

聞之概纖悉具備而又綜二

氏之異同考四裔之源委運

折衝於寸管總經緯於毫

端信往國之大業寧尾唐

唐資清暇之談柄已乎乃

若璵夢褚篇林寄遠而切

劇深士大夫不可不置一通

於座側者余每恨曩侍先

生日猶未能少盡先生之

奧今幸於此而復親一班也

既卒業爰綴其拳服膺

題辭

三

者如此以復於先生且有請

曰蒲輪且至執斗魁而不妨

揮塵惟先生饒為之余謹辟

咄以俟

年家子北海馮琦書



筆塵目錄

卷之一

制典上 制典下

卷之二

紀述一 紀述二

卷之三

迎鑾 藩封 恩澤 國體

卷之四

相鑒

筆塵
卷之五

臣品

卷之六

勲戚 閨伶

卷之七

經子 典籍

卷之八

詩文 選舉

卷之九

官制 月俸

卷之十

謹禮 建言 明刑

卷之十一

籌邊

卷之十二

形勢 賦幣

卷之十三

儀音 冠服 稱謂

筆塵
卷之十四

雜解 雜考

卷之十五

雜記一 雜記二 雜記三 雜記四

雜聞

卷之十六

雜說 璣言 論略 夢語

卷之十七

釋道

卷之十八

夷考

吾

師文定于公有敝城全集及讀史漫錄行世小子竊間嘗少効編次之後矣第恨史錄坊刻謬付傭書罔識校讐猶仍魚目意甚憮焉茲歲公車報罷適公子中翰君緯奉使東還與之昕夕聯舟因復出

師所為筆塵手藁視竊潛然平業慨慕彌深大

筆塵

目錄序

都錯綜今昔揮霍見聞無論國故典章觀若懸象即間雜齊諧亦屬勸百此其意指所屬則略與史錄同而牆籬戴筆有觸輒書標置未遑良亦有待也竊竊竊緣緒言紬繹條貫敬釐為卷者十有八為類者三十有五實不能贊乎一詞亦匪敢秘其鴻寶編摩既竣用歸其副於中翰君蘭臺石室不可無此一編知非獨王謝家物耳

萬曆癸丑秋七月既望福唐門人郭應龍

沐勣於黃石山堂

筆塵

目錄

二

敕山筆塵卷之一

明末阿魯固行著

門人潘應龍編次

男于緯校梓

制典上

唐制天子御殿見群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有思慕之心不能御前殿則御便殿見群臣曰入閣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衛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閣由正衙喚仗由閣門而進百官隨而入

筆塵

卷之一

見謂之入閣以此推之乃以常朝御正衙朔望

御便殿也 本朝朔望御正殿百官公服朝參

而不引見奏事每日御門視事百官常服朝參

諸司奏事蓋以朔望御殿備朝賀之禮而以日

朝御門為奏對之便較之唐制善矣

國初設官以品秩為上下當時朝儀想亦專敘

品級不分散要 世宗自甲午以後凡三十餘

年不視常朝即歲時肄禮惟講會同之儀而日

朝之典遂至無一人記憶 穆考登極始復當

朝鴻臚搜求故實多所散失不知於 世廟初

年合否以予所見班行其東西分立則勳臣在

西上東而不與百官齒左班而西侍立一品二

品為第一行三品次之為第二四品五品京堂

次之為第三官坊五品六品次之為第四翰林

六品七品次之為第五兩房中書次之為第六

此為一段其下則六科為第一吏部第二中書

舍人第三此為一段其下則御史第一五部次

之自此以下品級官制紊不可紀矣右班面東

筆塵

卷之一

侍則錦衣在前五軍都督府次之其後七十二

衛指揮等官不惟班次不可知即冠服藍纓往

往而是叩頭禮畢則左班內閣右班錦衣俱由

至陛升立金臺左右六科升立甬道左右東西

向御史立於甬道左右其址面行禮班次

則公侯駙馬伯列三班於前去文武階次稍遠

其下則文武兩班同上御道左右分立一品二

品為第一三品第二四品五品京堂至翰林史

官吉士第三科道中書第四其下則六部郎官

亦頗紊亂其同班敘立翰林七品在小九卿六品之上官坊六品在小九卿五品之上官坊五品在大九卿五品之上讀學士在大九卿四品之上惟議僉都少詹光學士在僉都之上至於六部郎官往時或敘衙門一吏二禮其下則戶兵等部故有主事立於郎中之上者其後戶部主事賀邦泰者以禮部在其上嘗上疏爭之有詔六部郎中並列負外次之主事又次之以官品為敘然熟視諸曹與吏部齒者咸駿駿若不敢先久之又稍稍紊矣右班武臣嘗以都督為先自世廟以來錦衣權重又陸朱諸公皆三公重銜官在都督之上故立於首若與內閣相視者而都督以其貴寵不敢與亢故也萬曆戊寅朱太傅已沒掌錦衣者俱都指揮辭官相沿舊規仍立前列其後遂有爭議鄉中以錦衣貴重竟不能持可否乃令錦衣仍前行稍下都督立其後稍上鳴鞭行禮畢則錦衣升立金臺都督方為首行矣此遷就之方非正禮也

古時五等之爵原有等級如唐爵國公一品郡縣公二品侯三品伯四品子男五品至宋畧倣其制惟本朝公侯伯三等皆在一品之上不與文武齒矣

大明會典官員隔一品避馬隔三品跪惟法從不然今諸寺大卿皆三品也乃避尚書侍郎公侯勳臣在一品之上乃避內閣六卿二品避內閣亞卿三品避太宰文官八九品者亦與公侯抗禮道上不避此倒施也史官諫議與大卿抗爭屢卷之十一抑亦過矣會典所載直為不與同品者比非欲以新進書生與朝廷老臣分廷而坐也近世風俗大壞人心不古大臣持祿固位折節於臺諫臺諫怙權恃力抗顏於大臣安所得廉遠堂高之義哉若大臣不愛官爵即自重不為抗臺諫不畏強禦即守禮不為訕奈何其不然也國家典章制度掌故所守不肯深考參稽多所謬誤往往在部中見一二事可笑如金山列廟祀續歲有遣祀其諭祭之文皆其初附祀典出

先朝所命叙其奉供之勞此易世即當更者又或僅隔一朝猶稱庶母皆當時之稱謂也今已累歷朝數矣以倫輩推之皆在高曾以上而猶用舊文此何理也又國初仁宣以來為天潢長支其視諸王之行尊者皆叔父也故主書有叔無伯其視諸王同行者皆弟也故王書有弟無兄此自當日倫叙言之爾今歷數世長幼之倫互有上下而賜書之文猶用舊稿至有以伯為叔以兄為弟又何禮也兩房中書惟筆塵卷之一五

據舊稿抄謄不挾世次諸公以為故事不甚谷省故訛謬至此爾南京太廟已不設主惟奉先殿有五祖神主以仁孝皇后配享此亦一大謬也

昔顏魯公請定唐列聖之謚以為周之文武稱文不稱武稱武不稱文蓋舉其至者故也今列聖謚號太廣有踰古制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謚以省文尚質正名敦本議者皆以為然或謂陵廟木主玉冊皆已刊勒不可輕改其事遂寢

不知陵廟所刻乃初謚也人臣當國家制度苦於不能深考為識者所譏此其謬矣魯公議謚號最為有見然當時尊號徽稱至十餘字何不並議更之夫無上之尊近於無名即謚止一字不為貶損然追崇祖先褒述功德即稱名稍溢亦不為過奈何身臨宸極臨制萬方而徽號尊稱重累不已益無謂矣本朝廟號多至十六字比之唐宋尤為過溢惟年號不更及主上臨御不上尊號此唐宋所不及也然聖母徽稱累至數字亦覺太溢此與人主尊號何異尊養之至亦豈在爾又繁稱哉

本朝謚法亦有參差廟號十六字而親王謚止一字此以多為貴也親王一字而郡王大臣二字此則以少為貴也後世廟號謚真人為四字則又以多為貴矣

宋高宗山陵朝議以世祖為號尤褒駁之謂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袁平相繼稱祖無嫌太上中興實繼徽宗正統以子代父非光

武比乃稱高宗以子繼父不當稱祖誠萬世闢
案而嘉靖上成祖廟號無以是告者豈未深
考與抑知而不敢也

唐制二月八日及生日忌日公卿朝拜諸陵又
有忌日行香于京城宮觀天下諸司亦於國忌
行香至宋猶有官觀行香之禮外州不同也漢
唐以來諸帝升遐宮人無子者悉遣詣山陵供
奉朝夕具盥櫛沾衾枕事死如生至宋不聞有
此本朝國忌上陵及內殿有祭無行香宮
觀之禮諸陵惟中官灑掃不遣宮女皆前代
所不及也

本朝行出樂設不作回鑾乃奏鼓吹初不解其
故及讀南史梁武帝有事太廟詔以齋日不樂
自今鑾輿始出鼓吹從而不作還宮乃如常儀
方知駕出不奏鼓吹蓋有所本云

唐宋郊祀之典費至巨萬每以國用不充曠而
不舉此未達爾果陶匏之義也唐每郊祀啓南
門灌其樞用脂百斛即此一端他可知矣今郊

城南門亦閉不開惟郊祀駕出方啓不過
數軍士推轉之耳何至用脂數百斛耶

本朝后妃多出民間勲戚大臣皆不得立亦其
勢使然頌於國家有益觀漢宣帝許后起微時
登至尊口淺從官車服甚儉及霍后立輿駕侍
從口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懸絕女
子若生長富貴不知民間苦樂起而居天下之
上縱志奢華無所恡惜人主又從而悅之奇技
淫巧必從此作天下敝矣間閭子女平生所見
固少奢麗之觀一旦享至尊供奉方且駭思若
不敢當其於服食器用必有愛惜不至暴殄且
在人主左右得以民間所見朝夕陳說使九重
之上知閭閻情苦勝於箴誦訓諫當萬萬也
祖宗立法之善此其一云

唐時公主下嫁舅姑拜之婦皆不答至德宗始
從禮官言公主拜見舅姑兄姊舅姑坐受兄姊
立受如家人禮此可為後世法矣本朝公主
出府儀注三日拜見舅姑公主東向舅姑西向

立受二拜較之唐制已為不侔然尊卑之分猶自不紊第不知果能如儀否而王府郡縣主君出嫁民間乃或持居尊之體與舅姑抗此不知令甲者耳

制典下

古今規制大畧相倣自漢以來奏事得請輒報曰可即今之是也江左詔書畫諾唐時畫聞即今之知道也其稱奉聖旨則自宋然矣

唐時廢置州縣除免官爵中書為發日勅請御

筆塵

卷之一

九

畫而行想即所請制日也今制詰命惟書成

進覽用寶而行不請御書矣

唐史崔胤奏事昭宗與之從容或至燃燭高駢

子使人給畢師鐸曰已有委曲在機尚書所當

時臣下奏對謂之從容機密中書謂之委曲此

虛字實用也唐時臣下取旨謂之候進止宋時

臣下取旨謂之伏候指揮本朝謂之請旨

定奪此實字改用也

唐制降詔之外有所訪於君臣則用朱書御札

今內降御札猶用朱書其例昉此

今制平行文移率用准字即準也有唐以來皆

用準字至寇準為相省吏避其名遂減十字至

今不改

唐初詔勅皆中書門下所撰乾封以後始召文

宗元萬頃范履冰等待詔北門謂之北門學士

玄宗即位始置翰林院於銀臺門內以處藝能

技術之士又置翰林待詔掌四方表疏批荅應

和文學又以詔書文誥悉由中書多致滯滯始

筆塵

卷之一

十

選朝官有學識者入居翰林供奉開元二十六

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稱學士別建學士院於翰

林之南俾專內命至德以後天下用兵深謀密

謀皆從中出翰林學士例置六人以年深德重

一人為承旨以獨當密命故也貞元以後為

承旨者多至宰相此唐時始末也宋時以中書

舍人掌內制翰林學士掌外制每有除命鎖院

撰草有所不合貼黃執奏而宰相之選多在

中至於醫卜供奉亦附翰林此宋時翰林大畧

也今之內閣即承旨兩制之遺而權任過之學士以下講讀撰述分領藝文之事若漢之承明金馬而書畫技術之流分置兩殿視宋之制為盡善也

唐之選法五品以上宰相商議可否以制勅行之六品以下吏部銓才奏擬詔於告身上畫聞而無所可否其後宰相權日起拾補以下皆不由吏部非正法也 本朝卿貳開府五軍都督及各邊大將吏兵二部會九卿推補方面及將

筆塵

卷之一

上

領吏兵二部各推二人名 詔用其一守令以下則徑擬一人 詔旨報可無所可否矣法與唐畧相似而就中主持皆由本部九卿與會議無所從違視古之吏部不啻重矣

漢晉以來朝官乘車猶有古制唐將相王公皆乘馬至元和中宰相張弘靖出為幽州節度雍容驕貴肩輿造太極殿又昭宗討李茂貞長安市邀宰相肩輿訴其無罪即此數事唐已有肩輿之制矣宋初朝臣亦乘馬三品以上方用轎座

以別等威及建炎南遷以江南街路滑始許朝士乘檐子亦有輿之制也承平日久漸習安佚自古然矣 國朝文武大臣皆乘馬自景泰以後三品文臣例許用轎勲戚一品惟年老寵優者方敢陳請他不許也

唐制中官服色即中尉樞密皆襴衿侍從僖宗之世始具襴笏至昭宗即位大祀園丘又命以冕服劬佩侍祠蓋楊復恭恃援立之功威稜震主故以是假之也按唐初士人服衿馬周上言

筆塵

卷之一

上

請加襴細標襴為士人上服開袴者為缺袴衿庶人服之想即所謂襴衫也衣裾分謂之襴如今邊將箭衣之製袍施橫幅於下謂之襴今之襴衫 本朝中官貴極於四品其後多賜蟒玉為一品之服而朝服則不以服此亦襴衫之遺也惟司禮之長遣祭中霽則有祭服其徒多圖之畫像以為榮觀可見冠冕法服不施暫御白昔然矣

唐宋宰相執政受命皆宣麻播告百官在廷至

節度使受命出節撤閣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
其重如此 本朝自永宣以後大小除拜止於
題疏報可不給誥勅即內閣六卿亦止片紙書
名傳宣所司邊鎮大將捧 制勅而出如遣一
使視古宣麻推轂之禮抑何遠也

唐制拜官之日即給告身其人先輸朱膠綾紬
價錢方請書給即今之 誥勅也宋制亦然每
至宣麻誕告鎖院演綸詞頭已下外人未知其
密且重如此

筆塵

卷之一

三

國初拜官之初亦給誥勅其後除授升遷止奉
成命吏部備云旨意移以咨劄以為憑據至考
滿 覃恩方給誥勅以獎其成是虛者反重實
者反輕也世衰俗敝惟利否所在以為重輕而
不知大體故訓詞累牘之褒視如文具而批答
一言之報寵若丘山非累牘輕而片言重也勸
戒者虛而黜陟者實爾夫君父之命如綸如綍
恩則雨露威則風霆柰何以進用為榮而因以
重其言以獎成為虛而因以輕其典耶人心世

道此足以觀矣

唐時致仕官朝服之班在本品見任之上此意
甚雅至宋時大臣雖隆貴顯赫其考終書銜以
有致仕為榮故當時致仕大臣相知為詩賀其
重如此 本朝致仕官居鄉禮體與見任同而
無朝請之文然猶有古意也乃邇來世俗薄惡
日趨頹敝大臣懸車至不見禮於小吏而士大
夫貪逐名寵往往以致仕為諱而有得罷去者
輒曹聚而唁之何論賀矣嗟夫此所關係甚大
非淺見者所知即語之亦不解也

筆塵

卷之一

四

唐在宗時吳兢求以金印玉冊封國王有司言
故事惟天子用玉冊王公皆竹冊又非四夷無
封國王者帝曲從鑠請予之今制 兩宮徽號
用玉冊親王全冊郡王鍍金銀冊印如其冊而
國王之號亦惟施於四夷宇內不封也
宋理宗諭群臣曰近來早朝多奏臣下辭免小
事而事體大有乃從繳進甚非臨朝聽政之意
今後宜就早朝面奏此與 本朝制度大畧相

同經之承平之體相襲而然首非開創之規

元時宰相拜住言朝廷雖設起居注所錄皆臣下聞奏事日上之言動宜悉書之以付史館可見起居之廢肇自勝國上下之隔久矣觀通鑑續編所紀元人事實與今實錄紀格不甚相遠以此知本朝實錄乃國初館閣諸公沿襲元人之法而成所以遠不及古良可慨也

元至中葉經筵之制大備以敷舊大臣知經筵次至同知講讀以下大畧如今日之法宋時所筆塵卷之一未有也

至治三年命學士曹元等纂輯累朝格例名曰大元通例頒行天下天曆元年又命儒臣采輯本朝故事準唐宋會要名曰經世大典即今會典體也

宋元封贈大父母降父母一等封贈父母降本身一等蓋推恩近重而遠輕也然子孫之心終有不忍本朝封贈三代一如見對教孝之典可謂大備矣

穀山筆塵卷之二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龍編次

男于緯校梓

紀述一

純皇之誕孝廟也時萬貴妃寵冠后廷宮中有孕者百方墮之孝穆太后舊為宮人入侍已而有孕貴妃使醫墮之竟不能下乃潛育之西宮報曰已墮上不知也一日上坐內殿筆塵卷之二

咄嗟自嘆一內使跪問故上曰汝不見百官奏耶小內使應曰萬歲已有皇子第不知耳上愕然問安在對曰奴言即死於是太監懷恩頓首曰內使言是皇子潛養西宮今已三歲匿不敢聞上即敕百官詣狀明日廷臣吉服入賀遣使往迎皇子使宣詔孝穆抱皇子泣曰兒去吾不得活兒見黃袍有鬚者即而父也皇子衣小緋袍乘小轎子擁至奉天門下上抱置之膝皇子輒抱上頸呼

曰參參 上悲泣下是日頒詔天下 肅
居仁壽宮恐 皇子為貴妃所傷乃諱 上曰
以兒付我 皇子遂居東朝自是諸官報生
皇子者相繼矣一日 上出貴妃召 太子食
孝肅謂太子曰兒去毋食也 太子至中宮
貴妃賜食曰已飽進羹曰羹疑有毒貴妃大恚
曰是兒數歲即如是他日魚肉我矣忿不能語
以致成疾初 孝穆為宮人時有宮人富直宿
者病而強 孝穆代之遂有孕云 孝廟既生
筆塵 卷之二
頂上有數寸許無髮蓋藥所中也傳云 太子
迎入東朝貴妃使使賜 孝穆死或曰 孝穆
自縊萬曆甲戌一老中官為予道說如此
世廟晚年諱言儲貳有涉一字者死 穆考在
潛邸朝夕危懼 今上誕生不敢奏聞至兩月
間不敢剪髮一日有宮女竄幸者乘間以聞
上怒而譴之宮中股栗莫知所為太監黃錦熟
念無可為策一日伺 上色喜即命宮女中官
於殿廷欄楯所至皆置樽俎 上問何故黃

伏奏 皇上有喜 上曰何喜黃曰 土自思
之 上遲迴曰念惟生一孫豈可喜耳黃即呼
宮女中官頃首呼萬歲於是禮官始敢以 皇
孫聞也
世廟久在西內朝夕御膳不用大官所供皆以
左右貴璫輪直供應取其精潔使適也諸璫以
此市寵務為豐華 穆廟以奉相沿為例已而
賜予日減諸璫匱竭而供膳之費不減舊時無
論其他即司禮之長日役內使百餘以供厨傳
筆塵 卷之二
所費可知也諸璫力不能供無以為資往往請
托諸司以佐其費蠹敗之源亦有在焉嘗謂此
事極為不雅以萬乘之主丑食萬國而受左右
私養是何體統及考唐玄宗時諸貴戚以進食
相尚每進水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迺
知此風自古已然彼或偶一進獻非以為常故
能極其侈靡若此明皇荒侈之時何所不至豈
聖世所宜有哉
一日從二三同列入觀西苑見空地柱礎臺階

皆為瓦礫問之則隆慶改元將 世廟所建離
官大半拆毀故也予怛然傷之以為當時仙國
之臣輕損舊迹非臣子之義及讀南宋史孝武
奢慾無度大營宮室及帝殂執政者即罷南北
二馳道及孝建以來所改制度還復元嘉之舊
尚書蔡興宗以為先帝雖壯盛德之主要以道
始終三年無改古道所貴今殯官始撤山陵未
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
禪代亦不至此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嗟嗟興
筆塵 卷之二

宗數語可謂知大義矣大臣不明忠孝大義本
諸人情協之天理而徒以私智小慧牢籠天下
徃徃為有識者所窺竟亦莫之悟也若此而高
談學術自附聖賢作用寧能使天下無識微之
士耶

蕭育論趙飛燕事曰褒獎將順君父之美銷滅
匡救既往之過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防
禍於未然咎隨首阿從以求容媚及宴駕之後
尊號已定萬事已訖乃追探不然之事訂揚幽

昧之過此臣所深痛也此數語極中人臣不忠
之弊隆慶中閣學新鄭高公拱正王金之獄其
議與此暗合雖其指在於矛盾華亭加以大罪
而其言則大體所關不可易也然趙氏絕成帝
之祀方士損 世廟之名於法又不可不誅若
直為君父隱過而不討其賊則世之可諱而不
敢發有甚於此者矣

嘉靖末年文學侍從諸臣多以撰述玄文入直
西苑恩禮優越百僚莫望焉隆慶以來 主上
筆塵 卷之二

常御講筵詞林諸臣橫經入說亦荷殊恩歲時
賜賚從閣臣之後回視西苑之遇雖不如其烜
赫然於儒臣之體則不失賢者所樂從也予在
禮曹中州郭文康公朴曾有一書稱公等遭遇
聖明荷恩以正蓋自嘆當年西苑之事出於不
得已而有慕於後進云

穆考在位六年恭儉寬簡未嘗有過舉一日思
食驢腸左右請宣索 上曰此宣一出大官將
日殺一驢以俟矣遂止不進又東官嘗欲啖而

錫召一中使問價使請發百金於市不時索進
上曰此在崇文街坊賣銀二三錢可買許多
何必用如許乃以銀三錢即買兩盒以入上
曰此需百金耶尤節賞賜中官即甚愛幸不賜
金帛在玄武門較射射中者以二胡餅賜之其
儉如此

前代人主嗣位有太后者生母止稱皇太妃我
朝孝肅以米始並稱太后惟嫡母加徽號二
字隆慶壬申上冲年即位議兩宮尊號

筆塵

卷之二

太

召輔臣張居正等於平臺面諭欲於皇貴
妃尊號多加二字蓋反欲尊慈寧也面諭
之明日東閣會揖江陵謂禮部曰故事中官
當加二字既同為太后多二字何用時豫章
王希烈為禮侍署篆即應曰諾於是兩宮並
尊慈寧即不加多亦不減一字矣是時皇
上聖冲虛心以聽輔臣肯力爭一言引古曲諭
當亦無難處者乃迎合內肯使祖宗舊法
一旦更變識者慨之嘉靖初年大禮之議至

發言盈廷死者接踵茲乃至兩宮之禮無一
人片語者可見士氣人心日以委靡事若不急
所關甚大

萬曆甲戌五月穆考祔太廟一日東閣會
揖相君謂少宗伯汪公鏜曰祔廟新主當從
左門入以高廟在上故汪曰故事當從中門
相君曰安知故事不謬第從左門入不必議汪
俯曰唯萬曆初年議禮論政之體皆倣此

上即位時方十歲以英明聞官中謂之小世

筆塵

卷之二

七

宗一日穆廟恭妃院遣一內使持金盃壺
闕出禁門遺其私家為門者所奏上曰此器
雖妃所有然大內器不當闕出詔宮內使三
十乃使使以百金遺妃曰即妃家貧以此給賜
先帝所賜器不可出也

上初即位宮中內宴仁聖上座慈聖猶在
閣中不敢同坐其後稍久乃並坐云國朝家
法極嚴上請兩宮朝皆設席座前起居叩
頭跪而受茶迄不敢坐即時內宴上座上坐

東閣中官坐西閣每一奏酒上自執爵

中官持樽長跪而獻仍各退入東西閣再奏又

出以至九奏傳兩官起上與中官仍跪請

留已乃設小座於閣內兩宮帝后同座行

爵無筭始為家人語蓋大宴帝后不坐也官

中內宴謂之上歷先期有奏書宴有致語皆詞

林撰進

甲戌上一日御講畢語輔臣曰昨日禁中花

盛開侍母后宴甚歡蓋指慈寧宮也輔

筆塵

卷之三

八

臣奏曰仁聖太后處多時寂寞惟上念之

上起還宮以曰慈聖即有駕往迎仁聖

過大內賞花母后傳觴而飲

上一日御文華殿語輔臣曰先帝雅好珠玉

朕思此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好之何用居正

等奏聖諭甚晉第恐有妃后時不免要用

上曰亦不用也所聖齡十有一歲

經筵進講在文華前殿日講在殿後穿廊正宇

在後殿東閣設一幄次又東一室乃上所進

息一日同二三講臣入視見窓下一几几上設

少許書籍又一二玉盆盆中養小金魚寸許

上所玩弄也西壁一几几上筆硯無甚珍異筆

皆市中所買上貼筆匠楊彥章名楮皆折簡一

如士人所用其朴如此

江陵相君柄政上眷顧殊絕古今無兩每日

御講筵講臣出就直廬午漏相君以侍書入

在文華後殿東偏張一小幄相君司禮侍立造

膝密語於此見之上頗相君有所欲語正字

筆塵

卷之二

九

即却走出殿門少刻聞語止乃入一日江陵在

直廬感病上御文華後閣親調椒湯使使賜

之又盛暑御講上先就相君立處令內使搖

扇殿角試其涼暄隆冬進講以氈一片鋪丹地

上恐相君立處寒也

上一日御講一中官旁侍竊搖扇上忽目之

還宮召而杖之曰諸先生在旁見爾搖扇以為

我無家法也爾不畏諸先生見耶

慈聖內教極嚴上或官中不讀書即召使長

罷面數之每 御講 進入常戲作講臣進退之
禮進講 太后前以驗其記否當朝日五更至
上寢所呼曰 帝起今日早朝即呼左右掖
坐亟取水為 上沃面挈之登車以出故 上
官中起居罔有不欽 而一二大璫奉 太后懿
旨左右夾持時至過當比 上春秋稍長積有
所不堪而難於發也
上初登極或時與宮中小內使戲見馮璫保入
即正襟危坐曰大伴來矣小內使侍 上遊戲
筆塵 卷之二
者馮璫常陰罪之故宮中皆嚴馮璫璫亦稍專
橫即 上有所責罰非出馮口毋敢行者及
上稍長積不能平而左右一二親昵稍稍以馮
璫罪狀聞 上以 太后故不敢發然心恨之
云一日 上戲以所御扇藏殿中隱處戒左右
毋泄而令馮璫求扇馮流汗四馳求之不得以
是為劇又一日見馮璫衣大紅色甚鮮問曰何
處得此方食蜜餠即以賜馮親為納之袖中油
盡汚乃止馮退而泣

紀述二
上初即位好為大書內使環立求書者常數十
紙而外廷臣僚得受賜者惟內閣講臣數人而
已所賜江陵如弼予一人永保天命爾維麴藥
汝作塩梅宅撥保衛及捧日精忠堂閣之扁不
可數計字畫道勁鸞迴鳳舞濡毫揮洒頃刻而
成時 聖齡十餘歲矣一日謂相君曰朕欲為
先生書太岳二字相君曰主臣不敢 上已乃
甲戌四月內賜輔臣江陵張公居正宅撥保衛
四字桂林呂公調陽同心夾輔四字六卿正已
率屬各一講臣六人責難陳善各一時升尚未
與講六人者學士丁公士美官坊何公洛人陳
公經邦許公國學士申公時行及翰撰王公家
屏也丙子殿讀張公位及行補入講帷一日
上顧相君曰新講官二人尚未賜與大字相君
曰惟 上乘暇揮洒一日內使濡墨以俟 上
遂大書二幅 賜位及臣行字畫比 賜諸公
者稍大而老成莊勁又若勝前歲者蓋 御齡

二十五矣

甲戌五月翰林院中吏舍有白燕一雙獻之內閣又閣中蓮花早開相君并以獻上溫旨諭答之已而出白燕送相公所不知何故也得聞白燕奏入馮璫使謂江陵曰主上冲年不可以異物啓其玩好又一中使語予曰白燕相君所獻耶大非宰相事不聞越裳之雉耶昔正德時中官橫甚莫之敢指惟太監呂憲者以清謹著聞甚惡其曹所為第不能極耳憲嘗鎮守河

筆庫

卷之二

主

南有獲白兔以獻者中丞臺送憲約共為奏上之憲乃置酒召中丞飲腊兔送酒中丞大愕問故憲笑曰夫貢珍禽異獸以結主歡乃吾輩所為公為方鎮大臣柰何獻兔中丞大慚憲濟南陽信人也

萬曆丙子內閣奏設起居之職以日講六人日直起居史官六人分纂六曹章奏御門平朝起居史官立於螭頭之下駕出則扈從止一日頗見史官還宮偶有戲言慮外聞自失曰

莫使起居聞之聞則書矣起居之設有並於君德如此惜其職不盡舉耳

丙子三月上出宮扇三十柄命講臣六人題詩扇繪花木鳥獸各書四柄六人者學士申公時行宮允何公洛文陳公經邦宮贊許公國太史王公家屏張公位也

丙子上於禁中檢得成祖四駿圖以賜相君四駿者成祖用兵所乘也相君為題詠奏之上悅賜金已又檢成祖賜虞手卷一

筆庫

卷之二

主

幅賜相君相君藏之內閣圖中一時公卿儒臣皆有題詠翰墨甚精賜內閣者一小卷仍有一卷長數丈許鋪文華後殿僅乃竟卷此則藏之內府矣

丁丑十二月上出畫冊一函凡二十六幅命講臣六人分賦學士申公時行宮諭何公洛文各賦五幅官洗許公國宮允陳公思育翰撰陳公于陞與升各賦四幅奏上賜銀豆畫多垂魚山水半無款識中有宣廟御筆數幅情

絕特甚行所分者 宜廟汀鷺一幅其三則馬
遠馬麟山水及鷓鴣也

丁丑在講筵一日講官進講論語至色勃如
也讀作入聲 主上讀作背字江陵從旁厲聲
曰當作勃字 上為之悚然而驚同列相顧失
色及考註釋讀作去聲者是也蓋宮中內侍伴
讀俱依註釋不敢更易而儒臣取平日順口字
面以為無疑不及詳考故反差耳此一字不足
深辨獨記江陵震主之威有衆乘之萌而不自
覺也

卷之二

古

已卯 上在西城飲酒有 慈寧內侍二人在
旁 上使歌新聲辭以不能 上醉而怒取劍
將擊之為諸奄所勸而止乃割其髮翌日 太
后大怒遣人傳語閣臣江陵具狀切諫其詞甚
激有鬻奉之風且草罪已御札呈覽發行而
太后召 上長跪痛數其過至云天下大器豈
獨爾可承耶內中因有傳於 上云 太后令
馮璫向閣中取霍光傳入覽 上心以此大恨

再諭年江陵遂死馮遂而張族矣此後 太后
憚 上威靈不復有所諭輔導諸臣亦不敢極
力匡維而初政漸不克終矣江陵自失臣禮自
取禍機敗在身家不足深論而於國家大政有
一壞而不可轉者何也凡天下之事持之過甚
則一發而潰不可收拾如張鼓急則易裂辟如
壅水決則多傷即以內使一事言之人主在深
宮之中以醉飽過誤斷一奄人之髮不為非過
而未至大失輔弼大臣付之不問則猶有憚而
改即欲規正亦當從容陳說使之自解何至假
太后之威中外相應制之股掌之間使之藏
怒忿志蓄極而發從此惟所欲為無復畏憚數
年以來誅戮宦者如刈草菅傷和損德無可救
藥視一奄人之髮相去何如則持之太急故也
嗟夫以善為之而不知其陷於太過則不明於
春秋之義有矣

萬曆庚辰六華殿西入內角門柱礎有天下太
平四字拭之不滅江陵以為瑞也請 上臨觀

上見之不憚曰此偽也因考宋史紹興十六年慶州民家朽柱有文曰天下太平秦檜大喜乞付史館以飾和議之効古今詐飾往往暗合如此然江陵倘曾考宋事必不為此考武后時有以丹漆書龜腹曰天子萬年詣闕獻之宰相李昭德以刀刮盡奏請付法昭德雖有才畧而品地甚輕猶能力排偽端江陵自處何如作此等兒戲將為昭德所笑矣而聖明獨斷其詐尤古帝王所不能及也偶詢石上假字蓋以龜筆塵

卷之二

去

尿書之入寸許即鑿去一層亦自不減術家戲法類能為之上想知其故矣
本朝家法極嚴人主在母后前跪而白事立而侍食不敢設座此在事親之禮自不為過母后深居禁中即委裏植腹不與大臣相接前代垂簾之制盡罷不設此在母后自處亦甚有禮然有一二太過臣下瞻視心竊不安者萬曆甲申上奉兩宮同閱山陵在兩官輦前乘馬道引不由中道及山頂御帳遙

望兩宮帳前主上立侍臣下見之心甚不安此亦失體兩宮輦出乘輿自當先行即以前導為名亦不必避道御帳獻茶上可退居別帳亦不必立侍使臣下望見也宋時明肅太后與仁宗同幸慈孝寺欲乘車先行魯宗道以夫死從子之義爭之太后遽命重後乘輿冬至帝率群臣朝太后於內殿范仲淹上疏以為天子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今願與百官同列北西而朝虧君體損主威非所以垂後世法也

筆塵

卷之二

主

設使范魯二公見今日之禮必有以處此矣而一時公卿侍從倉皇望見不敢冒陳亦大闕典也
後唐潞王卜相以姚凱盧文紀崔居儉才行互有優劣不能自決乃寘其名於琉璃瓶夜焚香祝天以筮夾之此亦枚卜之意也世皆傳金甌之覆以為美談而琉璃瓶事無引及者豈以五代時事不足稱據耶萬曆中選擇尚主子弟三人入見上親以其名呈太后太后再置金

版中焚香祝天取其一選上即時以緋袍覆之
送入春曹其兩人陪入者賜金綺罷出送順天
府庠此皆所目觀亦琉璃瓶之遺制爾

穀山筆塵卷之二終

筆塵

卷之二

六

穀山筆塵卷之三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龍編次

男于緯校梓

迎鑾

天下之事有機機之所在有不可以理論而可
以勢解者此策士之所以勝也凡天下之事有
可為而不為者此其心必有所在而難於言拂
而語之千百言而不入探而撮之一二語而有

筆塵

卷之三

餘此所謂機也秦檜之殺岳王世以為守金人
之盟綜其實不然殺岳者高宗之志也高宗志
不在於迎淵聖而檜知之耳我英宗北狩羣
臣疏請迎復至再三不報虜酋伯顏也先索人
出迎至再三不報及送至都門竟無一介行李
及於迎駕勢窮情極遂至自入景帝之心可
知也其語諸大臣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要朕為
之及遣使入虜又命之曰若見也先等好生說
話不要弱了國勢蓋欲激怒而絕之也當是

時君臣大義骨肉至情豈足動其聽哉惟有利
害可陳耳設有戰國策士必將說之曰今不亟
迎上皇虜以上皇為名標車駕於前行入居
塞上攻剽城邑守邊將吏不敢吐詞發一矢又
迫上皇傳旨索金犒虜邊臣何以予之一年不
迎一年不止是坐而自困也將其小也萬一上
皇怨陛下不迎危從諸臣有變者豈遠策擁
胡騎襲萬結一二邊將止甘肅而直入直至
咸陽復正位號布告天下東向而稱尊太后
陛下胡以處之周主以狄兵入有故事矣此其
遠者萬一邊鎮親王有為不軌之謀者以迎駕
為名稱兵塞上假托祖訓合從諸藩即其謀不
遂而朝廷固已多事矣惟有迎上皇入大
內則群臣自解機難潛消陛下憂九重之上
孰與聽口實於天下而陰受其禍耶此言一出
奉迎之儀立遣矣而在廷諸公不聞有言及此
者迺徒以君臣骨肉之說進宜其不入也何也
利害之念重必有甚於所慮者乃可入也

嗟夫于少保之功豈不大哉然君父蒙塵晉天
祖痛而少保以社稷為重擁立新主無一語及
於奉迎豈非慮禍之深不暇兩全耶吁亦忍矣
是時去建文時方四十年而人心不同已至如
此然天下莫以為非豈非利害之說深溺而不
可返耶少保嘗自嘆曰此一腔血竟洒何地其
言悲矣夫一心可以事百君死生利害惟其所
遇盡吾心而已何所不可洒耶當時群臣奉迎
之請 景帝不欲也使少保一言未必不信其
後易儲之議使少保以死爭之 憲廟亦未必
出宮徘徊隱忍兩顧不發身死西市飲恨無窮
可不哀耶夫社稷為重君為輕之言為人君設
也非為人臣權衡於送往事居之間可以是語
決也若乃登埤而謝曰國有君矣所以消敵人
之望如分羹之對耳豈為私議於君臣之間可
以是為動止哉而一時迂緩之士卒以為口語
至使君父辱在虜庭坦然不問社稷為重君為

弁髦耶

藩封

高皇帝衆建藩國封二十四王且半天下惟吳越不以封以其膏腴閩廣滇粵不以封以其險遠慮至深也然事有便利不可不變通者即如雲南一省上古所不臣自入版圖即以西平世守黔寧之民吏畏服二百餘年未嘗教浹豈可謂便矣然沐氏盤據既久人心頗附漸有跋扈之志如初弼兇殘不道自干法紀朝廷索二筆塵卷之三婦人至二十年而不得非今上英明縛而付之法吏不縱唐之中葉我夫沐氏強則尾大不掉朝廷之法不伸沐氏衰則屏翰不固朝廷之威不振皆非長計也莫如建一親王開府其地將鎮守之兵改為護衛使得統兵御吏與國初諸王等照國以下悉聽節制內可以裁沐氏不共之心下可以堅滇人嚮化之志即使變滇之路聲教有梗雲南猶國家有也假如交趾未棄時建一藩國使得握兵御吏母與內諸侯同

其人以為有王不復生心而交南長為國家有矣孰與捐之夷狄乎故元混一華夏六詔西域皆王其子弟厥後元帝址遁梁王保有雲南蜀夏既平乃入王化其在西方者亦竟不得剪除則封以為王哈密是也此非其已効耶或曰王而握兵不有江右之慮耶此不達地勢者也寧濠據江漢之上游謂之建瓴而下滇南處一隅之絕徼謂之仰面而攻安有仰面而攻可以取勝者耶且夫萬里遐荒之徼而欲與中國爭衡則公孫不國於白帝尉陀不帝於南海矣或曰炎荒遐裔之區以王親子弟不幾於寵耶此又不然夫閩廣滇貴皆膏腴樂土百物所生而齊魯燕趙之地有不及也其視山陝遼郡苦樂又相懸絕試取山陝遼郡一府宗室頗少者遷之滇南有不樂就者耶嗟夫天下無事而為迂恢之談人必笑以為狂且言千時禁勸應後患誰肯倡不急之議以駭衆聽姑記之以備一臆卷之三管制諸王食邑不過千戶乃漢封一小侯也公

主不過三百五十戶太平獨加至五千戶可謂
多矣 本朝公主食邑不及前代而 親王歲
祿本色萬石則過唐宋遠矣

國家分封諸王體貌甚重其後宗人蕃衍族屬
益疏又以祿糧支給仰哺有司於是禮體日以
衰薄故親王有不受方鎮之拜者有以刺書名
與百吏為平交者有守臣傳呼而出郡王引車
避之者有下邑令長入郡城不謁親王者皆非
禮也新進書生不讀令甲萬一有舉 祖訓以

卷之三

六

摘者其何說之辭士君子立官行已自有正道
不在以虛文取勝博剛峻之名反自干法紀為
識者所笑近見一二近臣出使藩府即與親王
爭禮取勝於揖讓之間以為不辱君命予嘗笑
其迂蓋事有同形而異情者如出使敵國則折
敵國之禮所以尊朝廷奈何以敵國外夷視親
藩而與之爭勝天下一家自分藩籬此繫君之
大者不辱何居

恩澤

古時將相大臣禮賜甚厚與今相去遠絕如漢
時將相封侯皆有園土而人主賜予動至千萬
即如賜黃金百斤將相之常也以百斤計之為
黃金千六百兩直白金數千矣如唐時宰相食
料一月三千緡一緡為千錢當直三千金矣古
之上將三公其富與今親王等視一品秩祿何
啻十百亦其時物力 允溢公私給足與今不同
也

漢臣

賞賜

如官儀所載臘賜大將軍三公錢各
二十萬特進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
一萬侍中大夫各一萬千石六百石各一千虎
賁羽林郎二人共三千此舊制也章帝寬仁賞
賜群臣過於制度則又不止於此矣 本朝三
大節止於賜鈔鈔法不行止為故事而已 世
廟在西內賞賚入直大臣每每隆渥而方士法
官之流皆得橫賜為煩費耳 今上即位歲時
大節閣臣諸官多有金帛之賜而六卿以下皆
不得與然每節費數十萬則官眷內臣皆仰給

歲時賞賚以自潤其勢不可已也較之前代賚亦審矣

唐制文武朝臣五時賜衣皆以製成之衣賜之也杜詩云意內稱長短終身荷聖情又云賜分雙管筆恩降五銖衣是矣又其時百官遷轉賜緋皆出內府不知宋制如何本朝絕無此典惟百官月俸有折絹之名而輔臣侍從間有匪頒之賜亦內帑文綺非有成衣也新中進士國子監給羅襪猶有古意

筆塵

卷之三

八

唐初三品以上賜金裝刀礪石一品以下則有手巾箒袋開元以後百官朔望朝參則佩箒袋各隨其所服之色餘日則否此則宋時豫袋之製也本朝文武大臣扈從車駕則賜礪刀御飄茄帶亦是此意但唐宋通服以為尊彩今止以充賜近臣而不以為法服嗣

唐賜彩十段為絹三疋布三端綿四屯若雜彩十段為絲布二疋紬二疋綾二疋縵四疋亦曰賜物十段今制賜衣一襲為三匹

三代以下待臣之禮至勝國極輕本朝因之未能復古第舉喪禮一節兩漢時王公將相葬日天子御門望送魏晉哭於東堂六朝人主臨吊至唐宋猶有望送臨吊之禮本朝惟國初一二元勛有車駕親臨者自後無復此事惟是一品大臣輟朝一日人主素服臨朝其後率從者便惟於歲終一日并行而已然賜葬賜祭頻繁優渥恐前代不能及也至於推恩三代一如見爵則尤千古曠絕之恩矣

筆塵

卷之三

九

今元宵節假即唐人賜酺之遺意也唐制百官於春月旬休選勝以樂自宰相至員外郎凡十二筵各賜錢五千緡玄宗或御花萼樓邀其歸騎留飲盡驩此雖非三代之法亦太平之象君臣相悅之風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人臣奉官修職夙夜在公而以一日之逸償十日之勞聖人不費焉成祖遇元宵令節百官休沐十日飲食快樂正是此意近年以來上以文法束吏下以刻核取名今日禁宴會明日禁遊樂使闕

廷之下蕭然愁苦無雍容之象而官之怠於其職固自若也辟之天道有煦嫗和熙之氣遊於兩間而後萬物發生百昌皆遂必使慘慄迫慘無樂生之心此近於秋冬歛藏之氣矣豈所以調六氣之和養熙皞之福哉

漢時每大有慶輒賜民爵一級不知其制何如唐時如劉知幾所陳海內具僚九品以上每歲肆赦必賜階勳至於朝野宴集公私聚會緋服衆於青衣象板多於木笏可見當時賜爵之濫

筆塵

卷之三

十

然察其語意蓋見任庶官普加階級而不及平民與漢稍異宋時每遇郊赦普賜恩階所及雖多而時頗希濶與唐亦異然皆賞不酬功舉非論德名器大濫不足為榮本朝無此法矣惟覃恩大慶各與應得錫命以為恩典較之前代最為得體

三代天子巡狩有召見百年之禮宋時民間百歲者部使以其名聞詔賜粟帛及爵猶有古意近世此法不行山澤之民有年至百歲而長吏

不知者老老之仁蕩無存矣萬曆辛卯武林鍾化民巡按山東行部登萊海上會有耆老之令詢訪二郡境內八十九十者召至行臺面加存問至繪為一圖中間年九十以上者幾十人焉可謂奉行德意有三代之遺矣而時俗目為迂遠不急俗之敝也久矣

國體

本朝姑息之政甚於宋代但其體嚴耳宋時待下有禮然至於兵敗必誅賊罪必刑未有姑息

筆塵

卷之三

十

遷就以全體面者本朝無其恩禮而法亦不行甚至敗軍之將可以不死賊吏巨萬僅得罷官是吞舟之漏也至於小小刑名毫不假借反有凝脂之密則輕重胥失之矣

官禁朝廷之容自當以壯麗示威不必慕雅素之名削去文采以襲臨下之體宜和良岳苑囿皆倣江南白屋不施文采又多為村居野店宛若山林識者以為不祥吾觀近日都城亦有此弊衣服器用不尚綵漆多倣吳下之風以雅素

相高此在山林之士正自不俗至於貴官達人
衣冠輿服上侑國容下明官守所謂昭其聲名
文物以為執儀而下從田野之風曲附林臯之
致非盛時景象矣

唐莊宗苦禁中溽暑欲擇高涼之所皆不稱旨
宦者因言臣見長安盛時大明興慶樓觀以
百數今日宅家曾無避暑之所宮殿之盛不及
當時公卿第舍耳此雖迎合之言其實兩京盛
時公卿第舍有侈於洛州行宮者盛衰之迹此

筆塵

卷之三

士

其可見者也因考漢唐以來將相大臣祿賜豐
盛居處華盛類合王侯下至宋元稍覺不及及
我朝則益儉矣勲臣世爵往頗繁華近日窘
迫已極惟親藩中貴猶覺華侈文臣位至極品
一措大居耳寓居都市下同齊民元輔之居不
容旋馬其他可知此於士風甚雅於國容則未
備也

天下財力止有此數不在此則在彼漢時離宮
別館至於百千崇麗造天宋元以來正衙之外

離宮甚稀至於本朝則大內之宮亦止一二
而都城內外寺觀數十百所金碧煥煌畧如帝
居則漢代離宮之盛化為佛土矣前代公卿大
臣居處服食不減王侯本朝即元勲大臣自
奉儉陋而親藩有土之貴宮庭服用與人主相
埒則漢唐大臣之饗歸於天潢矣夫人臣之盛
歸於天潢固其所也人主之居化為佛土不亦
過哉

筆塵

卷之三

三

漢時郡國守相置邸長安唐諸路大使皆有進
奏院宋真宗時置朝集院於京師凡陞朝官到
闕並館於院中官給公券兵士隨直惟可至朝
堂省部不得他往此法亦善今入覲司府等官
皆自僦民居及考察坐棚類如拘囚殊非體面
若令一省自備公費各置一邸以待朝集之吏
亦大體也今上下相察密於鈎考而紀綱旃在
視為不急未有不以予言為迂矣
大明門前府部對列棋盤天街百貨雲集乃向
離之景也往時五部升堂或至午則予在南宮

自是廢時失事且示急緩令以已時升堂願嚴肅數日後偶求一書向部門書肆覓之則以堂事早畢校文人散書肆隨之而撤子因悔曰悞矣五部在天街之左天下士民工賈各以牒至候謁未出則不免盤桓天街有所貿易故常竟日喧囂歸市不絕若使俱以已刺完事候者皆散市肆無所交易亦皆早撤則日中之景反覺寥濶非國門豐豫之景矣因嘆前人舉事皆有深思正不可以一時意見妄為更移且部堂之政乃朝廷大体所關與有司法守不同亦不必慕勤敏之名失稱大之體也因令所司校牒升堂一如故事云

儀司集進表包袱分送三堂供僮從之衣此古所謂集上書囊以為帷帳者雖未大傷然於大臣體面亦屬不雅若將此項留作三堂公用如出門中火及束套書帙之費取足其中歲可得數十金亦頗足用祠司既無別項支費教坊編派勢不可已宜將各項名役盡為裁革留作寫

字名色遇內府文移有所需索令其稍備錙銖以應其索亦未為過惟以供億堂司則甚失體耳

管子治齊設女閭七百徵其夜合之資以助軍旅此在王政視之口不忍道即後世言利之臣亦未嘗權筭及此者其可鄙亦甚矣而近日所在官司乃有稅及此等者如臨清之差役通州之餽程多取諸此此弊政之當革者也不但有司乃至禮部堂司出入供需或令教坊人役治筆塵

卷之三

具以從此最不美之事當在部時屢欲裁革以請告匆匆未及設為章程第遇公出令所司別具資費給賞其人而已此在必所當革而別議公費可也後有賢者亟行之

沈大宗伯在部於禮教風俗銳意匡正前後所奏禁奢抑浮不下數疏一日言及倡優一種最傷風化欲建議通行天下盡為汰除予曰此恐不能為亦不必爾自古以來有此一類先王以禮防民莫之能廢必有以也何者天地六氣自

有一種邪汚必使有所疏通然後清明之氣可以葆完辟如大都大邑必有溝渠以流其惡否則人家門庭之內皆為穢濁所留矣先王救俗之微權有不可以明喻者存而不問可也沈公以為然因止其事

三代以下國體之尊莫有過於我朝者如漢唐盛時與匈奴烏孫猶稱甥舅之禮宋之全盛與莽丹為兄弟之國此其最尊時也本朝控制四夷皆為臣妾虜之裔厥角受賞即其君

筆塵

卷之三

六

長不敢與邊臣抗違其他西域諸夷自稱奴婢視甥舅兄弟之國何啻霄壤乃近日一二小夷梗化方外在朝廷視之猶蚩蚩解疥而當事之臣不及遠稽前代論事建書稱引失體幾取唐末之末以相比况非惟事權不合其於名義之體亦大矣辱國之罪莫大於此

唐時禁京城旬者分置病坊於諸寺以廩之亦謂之悲田院即今蠟燭幡竿二寺也從古都會之地乞丐遊食者衆故唐末以來皆有悲田之設第不知當時有司奉行何如若今蠟燭幡竿二寺所養貧人不及萬分之一而叫號凍餒充滿天街至於不可聽聞則二寺之設亦何為公

竊以為不然何也彼遠人慕義從萬里獻馬復

使之持去以為朝廷惜償馬之費意必怏怏

不如以詔旨却之而償其道里之費與所獻畧

相當不則受之以付北邊為候騎可以示西域

不貴其馬以折其心可以示北夷中國候望有

西域寶馬也此於朝廷之體無損而事又兩

益乃徒以漢文却馬事為比則迂矣千里馬乃

天方國所獻時儀部唐君鶴徵主會同館嘗選

子輩數人往觀馬青驄色耳如竹蔑鹿頭鶴頸

筆塵

卷之三

七

不甚肥大而神駿權奇意態閑遠步之皆蹕蹕

旋如風恨不見其一騁耳因憶李杜詩中所稱

殆非虛語

唐時禁京城旬者分置病坊於諸寺以廩之亦

謂之悲田院即今蠟燭幡竿二寺也從古都會

之地乞丐遊食者衆故唐末以來皆有悲田之

設第不知當時有司奉行何如若今蠟燭幡竿

二寺所養貧人不及萬分之一而叫號凍餒充

滿天街至於不可聽聞則二寺之設亦何為公

卿大老有載錢自隨車馬所過輒散以予之每
逢可殿羅列道旁小民相傳以為美談此所謂
惠而不知為政也身為公卿海隅一夫咸使得
所闕廷之下流離叫號是誰所致而乞與一錢
以為私惠若里巷婦人之為者豈惟不知職掌
亦非所以壯國容矣

穀山筆塵卷之四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龍編次

男于緯校梓

相鑒

宋時宰相省闕進奏文書同列多不與聞熙寧
初唐介叅政謂首相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事
不與知上或有問何辭以對乃與同視後遂為
常介之請公亮之從皆政體也朝廷防宰相之
筆塵 卷之四
專設叅知以為陪貳而不與省闕職守安在勢
之所歸不免專擅有自来矣 本朝六部奏疏
例皆三堂同署而謀畫源委左右二卿往往不
得與聞惟奏牘已成吏衙紙尾請署二卿以形
迹顧避亦不問所從至於銓曹進退人才頗關
要秘甚或在廷已聞而兩堂不知惟太宰一人
與選郎決之此非與眾共之之義也正卿與郎
吏為密視同列如外人及有不當上心奉旨對
狀左右二卿又難以不知為解是不使之與其

謀而使之同其譴也。宜但政體有失，亦非人情矣。而極重難返，至於成習，不亦異哉！內閣本揭署名體亦類此，往往復有密揭，則更無從與聞矣。台衡之地，遂樹荆榛，可慨矣。

首相之權自古為重，賈似道當國，葉夢鼎為右相，有鄭求恩澤者，夢鼎以為可與，似道以恩非已出，慍然吏數人夢鼎怒曰：「我斷不為陳自強。」即上疏又為似道所阨，乃引杜衍故事，單車宵遁，可謂不降志矣。大抵次相之體取拱默為容，筆庫卷之四引嫌自避，稍涉可否便是異同，相沿成俗，牢不可破，要皆叔季之風也。今元凱岳牧，集於一堂，同心一德，甲可乙否，不矣為和安取此瑣瑣形迹為也。

宋王珪自政府至為首揆，凡十六年，無所建明，有三旨相公之目，傳笑史冊。本朝泰陵在位淵嘿日久，一日召見輔臣，有所訪問，猝不能對，但叩頭呼萬歲而已。當時目為萬歲閣老，作一對。

賈溪叟公言以大禮得幸，從都給事中遷御史中丞翰林學士，遂至大用。世廟眷禮寵遇無所不至，其後上於宮中祈禱，禁直大臣皆賜星冠，夏不受。上大恨之，即賜策免，已而復思之一日，於几上書公謹二字，公謹者夏字也。左右窺知，上意因留其字不除。上復過之而咲，左右密語分宜固恨夏，不得已欲自為功，因白上故輔臣言可召用也。有詔徵詣闕下，此至數使迎問於道，寵眷倍昔，分宜心害之。筆庫卷之四未有間也，而事之甚謹，至不敢與分席。夏公性頗伉直，見上委任無所顧忌，規分宜如無也。分宜益恨，日夜求以中之。會督府曾公銑建議請復河隍，夏公喜事從中主之。然上意頗憚不欲為分宜窺知之，因以此中夏先賂左右為計，伺上禱祠時，即以曾公請兵疏上。上固不快，令夏公機旨力贊其議，又以上有事時奏之。上因問曰：「此事竟可成否？」左右皆曰：「萬歲不問，奴不敢言。」曾見銑疏來，舉朝大臣相顧駭。

愕以為召累生事危可立待 上色動以札密問分宜分宜密疏此事決不可成獨言力主之臣等實不與聞 上怒遂逮銑下吏論死夏公亦以其故死西市也

分宜相嵩既殺貴溪逐諸城專任二十年獨華亭與之左右勢目不免會吳中有島寇華亭即卜宅豫章佯為避寇之計有司為之樹坊治第附籍江右又與世蕃結親江右士大夫皆講鄉曲之誼於是分宜坦然不復介意已而謀逐分

世蕃

卷之四

四

宜世蕃誅死即鬻南昌里第解江右之籍

分宜相在位江右士大夫往往號之為父其後外省亦稍有効之者某某者其最也某某既以父分宜故位至卿佐得 上寵眷廼稍欲結知人主不稟其命一日密進藥酒方言授之仙飲可不死獨臣與嵩知之 上曰嵩有此方不奏某某奏我分宜聞之大懼且恨立召某某問曰若何所獻對曰無有分宜取進酒疏示之某某長跪頓首分宜怒叱之不起呼左右拽出命門

者毋敢為某某通當時分宜一睚眦者立族矣某某日夜憂懼不知所出從世蕃乞哀世蕃憐之為白夫人夫人以其兒也殊不忍其骸舐一日相君洗沐義子皆來起居置酒堂上相君夫人上座義子及世蕃列侍惟某某不得入乃曲賂左右伏於櫺軒之間酒中夫人曰今日一家皆在目中何少某某相君喜曰阿奴負人那得在此夫人因宛轉暴白相君色微和某某遽走入伏席前涕泣相君不得已遂留侍飲盡歡而

世蕃

卷之四

五

出其後竟不能免也蓋分宜所殺甚多大氏元出門下而後棄去者此其人得罪深於不相知足為奔走權門者之戒矣
豐城有大司空才臣也其始因緣分宜得九列壬戌萬歲官災分宜請還大內 上甚不悅乃稍屬意華亭分宜肺腑即有去事華亭者司空其前事也一日分宜在直司空侍坐分宜嘆曰近日少湖間承一二密札遽作驕腸何其不廣此老夫二十年前光景也司空即大聲曰徐老

先生曰是高義相公未可厚非分宜大詬曰
非吾里子耶何得為他人乃爾司空應聲曰其
一品尚書柰何以語言辱我分宜罵曰尚書
誰所乞與敢為此態司空即走白華亭華亭密
奏狀上札報曰嵩非詬禮乃詬卿也自是分
宜日懣矣

分宜相在位權勢熏灼中外累賜家僮永年用
爭公卿與之抗禮號為崔山先生得與崔山先
生一遊者自謂榮幸方鎮牧守以下不得與永

年

卷之四

六

年游一見蒼頭下走無不折節一日有士人候
門久不得見因求空地澆溺一僮兒見之即趨
去耳大詬其人遜謝求解識者走視之則一
婢也又一監司求見胄子東樓世蕃者彷彿移
時一蒼頭方坐便房令人理髮監司求為一通
蒼頭不應監司以十金委之蒼頭即擲與鑷工
以示不屑其人駭懼謀之相知益金若干以進
蒼頭方肯肯令得一見其所奉東樓父子者
又不知幾何矣

東樓狎黠善以數御物一日與客坐適有餘氣
客即拂鼻問何異香東樓佯驚曰失氣不臭者
病在臟腑吾其殆矣以釣客語客少頃又拂鼻
曰却也微有氣息東樓大哭以告所親蓋亦輕
之也

膠州有藍道行者善降紫姑走往長安出入公
卿門下華亭欲逐分宜念無以間其寵有言道
行者因薦之上召入禁中使言禍福奇中

上甚信其言待以決事一日分宜有密札言事

筆塵

卷之四

華亭以報道行道行即為紫姑語今日有奸臣
奏事上方遲之則分宜札上矣上即疑焉
或以告鄒御史應龍鄒以為奇貨恐有先之者
即遽上劾不及盡得其事惟取一二著者列之
使稍從容當頗詳耳

分宜在位權寵震世華亭屈已事之凡可以結
歡求免者無所不用附籍結姻以固其好分宜
不喻也其後分宜寵衰華亭即擠而去之林御
史潤復奏世蕃怨望謀逆有旨籍沒其家將

虞以私刑分宜託華亭之客楊探孫范惟玉也
居間求解以重賂進華亭欲弗受二客曰公若
不受彼將疑公受之以釋其疑可也賂入華亭
心動欲為道地免世蕃死二客又曰彼若得命
人將疑公殺之以絕衆疑可也翌日命下世
蕃赴市矣二客幸於華亭意氣甚知者意其
必有陰報已而楊至湖廣巡撫中丞謝罷夫人
為弟所殺楊又正弟於法死者二人范至雲南
副使一子舉於鄉榜一名妓址征死於舟中與
筆塵 卷之四

尸而歸人以爲嚴氏之報也又三十六年爲萬
曆丁酉嚴之孫貧甚往往跡徐以寄賢爲言徐
氏弗應
華亭相其父故府吏也生兩子長者相公其次
陟爲少司空並以進士位至卿相可謂榮矣然
其昆弟頗失歡積久成鄉相公柄政少司空以
南廷尉考績詣闕相君處之落落司空甚恨即
上書告相公陰事其詞甚不可掃因自罷去相
君遂致司空逆諸江上素服而泣相君亦下

也
具人以織作為業即士大夫家多以紡績求利
其俗勤畝好殖以故富庶然而可議者如華亭
相在位多蓄織婦歲計所積與一爲賈公儀休
之所不爲也往聞一內使言華亭在位時松江
賦皆入里第吏以空牒入都取金坐於相邸相公
召工傾金以七銖爲一兩司農不能辨也人以
相君家鉅萬非有所取直善俯仰居積工計然
之策耳愚謂傾瀉縣官賦金此非所謂聚歛之
筆塵 卷之四

臣也以大臣之義處之謂何如
分宜業罷華亭柄政人心向慕羽翼亦廣新鄭
高公拱一入樞府即與爭權隆慶改元新鄭自
以御日登極又性素直率圖議政體即從旁可
否華亭積不能容廣平人齊康有新鄭門人也
上疏劾華亭極其醜詆時新鄭方甚孤又康言
多謬於是舉朝大臣各具一疏劾新鄭及康而
爲華亭解請日六卿棘寺下迨中書行人外至
藩臬無耻者凡二十八疏時上方嚮用新鄭

左右又多其舊人堅欲留之後見舉朝曉曉不
得已罷新鄭方是時江陵張公居正與新鄭厚
見其狀不平往請華亭華亭不聽一日華亭以
政務咨之江陵謝曰某今日進一語明日為中
玄矣其明年戊辰華亭即罷蓋江陵有力為
隆慶已已上特肯相內江趙公貞吉內江素
豪直自用又為上所識拔江陵恐其逼也謀
召新鄭而內監陳洪者又新鄭里人於是以太
宰召還庚午新鄭入其年罷內江已而南充陳
公以勤自去其明年辛未罷淮南李公春芳又
罷歷下殷公士儋於是新鄭以首相行太宰事
江陵並相有詔不再卜云新鄭之入也對士
夫語常曰華亭有舊恩後小相失不足為怨男
兒舉事要正大磊落若恩怨二字未能擺脫尚
何可云其時朝臣盡信以為大度後柄用頗久
情志稍露而門下奔走之士各務鑿空効奇以
博寵祿於是報具之舉決矣廣平蔡國熙者故
華亭門下士也以講學事華亭號為入室至是

攘臂請行至吳即風郡邑刺華亭蒼頭不法文
致其三子皆論戍邊三子者一為奉常兩為尚
寶華亭子孫牽衣號泣華亭應曰吾方逃死安
能相活即眺西湖避之平湖陸五臺光祖者亦
華亭門人與蔡同侍揮塵因往為華亭求解龔
以門牆故誼動之蔡曰凡吾所為者皆為相公
地也不如是相公不安陸知不可奪亦無所為
計奏上部覆未報而新鄭逐矣
新鄭之入也江陵有力其始相得甚驩如出一
口既而諸相皆逐惟二人同事新鄭稍稍自周
用宋程之策間摘江陵之黨江陵不能平也已
會今上即位新鄭條上五事大率禁中官之
權使政歸內閣中官見之大恨二日內使奉
旨至閣傳諭云云新鄭曰旨何人調中使以
上意應新鄭即曰上冲年安知調旨皆若曹
所為也吾且逐若曹矣中使入言狀馮璫大恐
新鄭又已令臺諫六人劾之馮璫又恐謀逐新
鄭益亟按其奏不下江陵即行視陵地往返三

日抵邸稱病不出一日有旨召成國內閣六部至會極門宣諭新鄭以為臺諫疏行且法馮璫也甚有喜氣或叩今日宣諭何事即應曰當是雙馬謂處馮璫也江陵方卧病令二人掖之而入皆伏門下中使捧詔新鄭以手仰接中使不也以授成國新鄭色變及發讀之乃逐新鄭旨也自是官府一體同心若蘭矣馮璫與陳洪有郤洪者高公同里故亦忌高而深與江陵相結及上初政高以頌命自居目筆塵

卷之四

三

無群璫馮愈恨之既去猶不能釋然會有王大臣之事因風使引高公使校逮其舍人初高公大恐而欲自決及聞使者來第逮其僕遂止而御史大夫葛公守禮為高力解江陵意亦憐之又朱太傅希孝多行金及賓客請於馮馮知不可誣亦稍解及高公僕逮至雜之衆人中以問大臣乃不知面遂奏釋僕高公無恙也

新鄭既為江陵所逐罷歸里中又有王大臣之構益鬱鬱不自安一日遣一僕入京取第中器

貝江陵召僕問其起居僕泣訴抵舍病困又經大驚幾不自存江陵為之下泣以玉帶器幣雜物可直千金使僕齎以遺之又新鄭家居有一江陵客過乃新鄭門人也取道謁新鄭新鄭語之曰幸煩寄語太岳一生相厚無可仰托只求為于荆上市一壽具庶得佳者蓋示無他志也萬曆戊寅江陵歸葬過河南往視新鄭新鄭已困臥不能起延入卧內相視而泣云是年新鄭卒無子夫人張氏遣一僕入京上疏求卹典因齎千金器物往獻江陵江陵卻之其僕泣曰夫人使告相公先相公平生廉所愛惟此器物無子孫可遺謹以獻相公庶見此物如見先相公也江陵色動憐之乃盡納其所獻翌日如典下矣

萬曆初年江陵用事與馮璫相倚共操大權於君德夾持不為無益惟憑藉太后扶持人主束縛鈐制不得伸縮主上聖明雖在冲齡心已默忌故禍機一發遂不可救世徒以江陵權

抑言官操切政體以為致禍之端以奪情起服
二子及第為得罪之本固皆有之而非其所以
敗也江陵之所以敗惟在操弄主之權鈐制太
過耳

自古大臣殊禮至於贊拜不名而止過則不臣
矣宇文護為周太宰有詔自今詔誥及百司文
書並不得稱公名甚於贊拜不名矣頃者江陵
柄國禮遇殊絕上而 旨勅下而題覆不曰元
輔即曰太師並不著某氏此待宇文護之禮

筆塵

卷之四

五

也當此之時識者已為之寒心矣詎群小踴躍

猶以為未至也假以歲月何所底止噫亦

矣

人主年少未能專決大政大臣不宜受重爵如

漢武帝遺詔封金日磾日磾以昭帝少不受封

其後病困大將軍乃自封之日磾有大臣之義

矣 今上十齡踐祚未親大政江陵遽逐中州

儵忽自貴官至極品何其識不如一亡虜也

乙亥十二月御史傅應禎上疏論事引三不足

之說以適江陵而其辭不著左右以江陵之指

從史激怒目為誹謗 上遂震怒下吏問狀大

司寇王公崇古當之罰金 上不從令讀成極

邊丙子正月六日 上御文華殿開講 上召

江陵問曰應禎以三不足誣朕欲予廷杖先生

何以不肯江陵對曰無知小人狂悖妄言死有

餘辜但朝廷待言官當存體面昨如此處置外

人已知朝廷紀綱 祖宗法度 皇上不必介

懷 上曰先生當盡忠報國不要避怨江陵奏

曰 先帝臨終親以 皇上付臣臣受 皇上

筆塵

卷之四

六

厚恩捐糜難報何敢避怨 上曰昨文書官持

本詣閣二先生何不出一言想也是避怨江陵

復奏二臣皆臣所拔以事 皇上盡心為國安

不避怨但二臣事體與臣不同凡此皆臣之責

上曰科道何以申救江陵奏曰此皆故套亦

非有所欺慢 上曰渠等疏中說應禎有八十

老父即取登科錄檢之禎但有毋無父此何謂

不欺江陵又申解一二 天顏乃霽二公竟無

一言二公者桂林呂公調陽蒲坂張公四維也

故事朝紳下詔獄同官及里人送至錦衣門外及應楨下獄江陵令錦衣余蔭偵送者以聞於是給事中徐貞明御史喬岩李楨皆得請去未幾而劉御史臺疏至矣

丙子正月劉御史臺方按遼東具疏論劾江陵而蒲坂武林亦在指中武林者冢宰張瀚也有詔繫臺下吏上使謂相君杖臺戍邊江陵上疏論救奪官為庶人臺與應楨同邑人應楨以三不足之說奏不過微文指斥而臺疏數千言

筆塵

卷之四

七

攻擊相君不遺餘力然應楨得補甚於臺者楨詞連家職故得中以危法而臺直劾二相不涉乘輿即上亦不甚欲竟之也然江陵恨臺甚竟以法戍之使至於死○士夫相與觀望曰疎密如何若為浮慕一時之名而納交於賢者亦好名之累也劉御史臺與予舊嘗相愛其出按遼左亦曾分俸相遺及論江陵逮舍予策馬往候同年故舊視者甚少惟習太史時甫在焉或曰時甫子女姻家不得不爾子亦若為往視可

謂好名子曰不然人若素昧平生即有今日之名亦無因而交若平時有舊即冒不韙亦不得絕此君原有往返固不可畏谷而避亦不為慕名而交也

萬曆丁丑江陵奔喪辭朝上御文華殿西室江陵墨囊入見泣涕陳辭上亦為之拭淚一時相傳以為古今寵遇而不知賈似道故事也似道平時尊禮至於入朝不拜退朝而出入主避席目送殿庭始坐已而稱疾乞歸人主涕泣

筆塵

卷之四

八

拜留至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日四五至中使加賜日十數至此何禮也江陵晚節禮遇亦畧相倣至稱太岳先生又過於往代矣嗟夫君上寵榮出於迫脅大非人臣之福有識之士以為懼不以為榮也

萬曆初政一日文華講退上頌輔臣問閣臣呂本在家安否江陵大怒退召其子中書允至朝房問曰主上問尊公起居何緣受知允大恐即上疏自罷旋被內察蓋見上問及恐其

復用故排抑之如此然呂公事世廟上尚
未生不知何以知其姓名此亦必有說矣因考
宋史有一事相類學士皮龍榮嘗為東宮舊寮
理宗一日問龍榮安在似道恐其召用謂所司
誣劾謫竄飲藥以死權奸之專主先後一揆可
嘆也

江陵剛愎自用頗類王安石亦有三不足之說
為御史傅應禎所劾然其心術之公尚不如安
石遠矣一日雷擊承天吻臺諫欲上公疏往請

筆塵

卷之四

九

江陵止之曰何必紛紛如此既是雷電如何能
不擊物此其一証也

方江陵盛時士論洶洶以為必有異圖予獨策
其不然自古奸雄欲盜人國未有不結人心者
江陵十年在位所行無一事不失人心者此無
他志可知也又諸子連舉鼎甲各列華要方且
慕圭組之華以為榮寵使其果有大志安用此
為以此二事策其不然

小人諂態無所不至古今一揆蔡京在位其黨

不辭昂者以京揆引得至執政舉家為京避諱
或誤及之輒加笞責已嘗誤及即自批其口諂
至如此良可哀也江陵在位有朱御史者為入
幕之客江陵卧病舉朝士夫建醮祈禱御史至
於馬上首頂香盒馳詣寺觀已而行部出都畿
輔長吏例致牢餼即大驚罵曰不聞吾為相公
齋耶奈何以肉食餽我此又甚於昂矣嗟夫佞
人也誠以趨事權要之心事其君上必為忠臣
事其父母必為孝子而甘心若此人奴廁養不
足為汚矣

筆塵

卷之四

十

游七宋九即馮氏之秦官霍家之馮子都也一
時侍從甚諫多與結納密者稱為兄弟一人大
臣亦或賜坐命茶呼為賢弟邊帥武夫出其門
下不啻平交矣九之聲勢稍不及七而能作字
頗為主人代筆其富又過於七求其所以得寵
皆食桃之歡也同時有王五者文雅不及七而
富次之第其主人未甚當事且以清謹為名不
大烜赫耳一日五謂人曰近日有給舍過我家

宋九適一邊帥遣使伺候元老先通阿九給舍
問此誰也九對此某邊大將在我相公門下給
舍即云煩兄通息于渠願與交歡世有此等諫
官向吾輩求存與邊帥遊大可咲也以此言之
五之識過九七遠矣恨嘉靖間鶴山先生不及
見後輩人品東海漁人作五七九傳志之
韓侂胄生日群寮畢集吏部尚書許及之後至
閣人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門開未及閉遂僂
僂而入及久之不遷見侂胄流涕乞憐不覺屈
筆塵卷之四

膝遂得參政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
傳以為咲嘉靖中之嚴氏萬曆初之張氏公卿
輻輳其集蜂屯蟻慕由竇屈膝之事頗不乏人
不欲著其姓氏爾權勢之薰灼士風之萎靡不
亦可慨哉

原缺第二十二葉

新鄭之罷相道出某郡郡守某以其忤華亭也
故不為謁送留其行二日或問故曰此公得罪
朝廷義不當奉其後新鄭再相掌太宰辛未大
計郡守已至憲使新鄭於衆中數之其人大慚
聞者皆咲

萬曆甲戌有詔發帑金若干橋涿之胡良渡太
司空朱公衡力爭又建玉女祠於涿以內帑二
千召司空修之司空又爭內中滋不悅江陵故
荐南司空武林張公瀚為太宰司空以望當得
筆塵卷之四

不能無怏怏武林心害之司空以甲戌六年滿
九載考其前十日林諫議之疏上矣江陵使謂
馮璫太后比有興造司空從旁格阻司空門
下多客能撓內權馮璫主於中司空遂罷太
后又嘗為武清治第費以數萬司空稽故事請
多所裁抑太后亦頗咤之

河中太宰楊公博既去當推太宰者大司空御
史大夫已而廷議會推首御史大夫次大司空
次南司空明日上御講幄呼相君問曰昨所

推葛其非年老者耶對曰是止曰置之張某
何如對曰疎遠之臣用之不敢負國上曰善
命下舉朝大駭不知所出蓋相君以御史大
夫素慙不能左右大司空有才交遊多恐其難
制不如疎遠者易指使耳其票云云者迹也
贊似道加平章軍國五日一朝賜第葛願吏抱
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切決於館客廖瑩
中堂吏翁應龍而宰執不與聞也此與江陵盛
時大相似江陵聞喪在疚三日不出閣吏以函
呈廖

卷之四

語

捧章奏就第票擬次相在閣坐候票進乃出此
與呈署文書又不侔矣若徐爵以武校游弋以
察奴與聞朝政則又不啻瑩中應龍之比矣然
宋雖末葉猶能斬瑩中應龍以正法典而聖
明之朝乃不能明加典刑以法二豎而使之老
死獄中姑息之政何甚於宋乎

雍正九年七月初三日閱於青州海防署中

六湖山人識

敬山筆塵卷之四終

夫人以其老求一假奉之公因請其夫人從史
一端不得已一往至則姬直
公即拂衣而出竟不復往夫人執至山西後
數年乃召其家返之則猶處子也公不好觀戲
掌臺時嘗上疏禁之長安中有潛用者惟對公
不敢作隆慶辛未東省迎新郎君故事皆當有
戲御史以例備之不敢白公時濟南相君在座
御史對相君請問葛公面斥御史相君曰是某
意也葛公曰公亦不宜有此疏吾所題內閣所
票奈何自相矛盾相君不能應遂揮伎樂以
華亭陸文定公樹聲登第四十年立朝不盈數
載每遷一官輒以病辭閉門宴坐焚香啜茗即
親戚故人罕接其面嘉靖數十年間海內清望
必以平泉先生為第一自其為吉士移疾歸里
其後告滿請闕分宜柄國官無大小皆有定價
而館職尤重世蕃知公無所挈第使人索松江
綾子二百疋當以翰苑予之陸公謝曰本不敢
希翰苑又實無一級惟公所置之遂不往謁張

以上原缺

龍湖公治陸之座主也為之解於分宜分宜曰
彼陸生者何其徑廷張曰秦人不意較乃令出
試以南宮舉首不得已授館職而意終不釋然
龍湖憂之乃私以錦幣四雙白金四十使人持
候分宜門下使使召陸吾為汝謁可往見相公
一謝陸從命往龍湖又使嚴太史介之同行至
門張公所遣使持金幣者以刺投陸使自為獻
陸公大愕嚴告之故陸公不言懷其刺而入一
揖即出終不出刺分宜出送二公見門左持金
幣者問曰此誰所具陸曰不知竟不獻而出分
宜大恨陸公授職未幾又以告去矣數告數起
歷南雍南部時華亭當國公落落穆穆也萬曆
改元以大宗伯召在位踰年與內閣論事不合
復稱疾求去

汶上太宰吳介肅公嶽清標絕代嘉靖末年為
真定巡撫見分宜雲燭即移疾自罷屏居南旺
湖上茅屋數間薄田一二頃僅給衣食日惟默
坐一室閱禪經數卷客有過者亦時或出見或

筆塵

卷之五

四

筆塵

卷之五

五

然以為得人

瓊山御史大夫海忠介公瑞嘗為閩中邑將士
御史行縣詣學官令長以下皆伏謁堂下惟公
平立不跪曰若至臺院當以屬禮見此堂乃師
長教士之地不當詘體兩訓導夾公而跪公立
其中時謂之筆床博士已而浙江省試延為主
考公欲以故事自出試目御史不肯公即呼其
從者出聘幣還御史曰試目考官事也以考官
召而不得與事於義謂何即拂衣出二司死諫

留之音出一目乃已後遷一令召入為戶部主
事止携一奴入京寄居一寺出門未嘗有餽僧
入其室視之惟故袍一領而已乙丑上封事時
自分必死人亦無有以更生望之者已而竟免
蓋華亭相公有力云傳聞公疏既入世廟震
怒握其疏遣殿而行曰莫教走了一宮女主文
書者在旁竊語曰彼欲為忠臣豈肯走乎已而
召黃太監問之黃曰此人極戾朝臣皆惡之無
與立談昨此疏既上其僕已亡去矣上問何

筆塵

卷之五

六

以處之黃曰彼欲以一死成名皇上殺之正
彼所甘心不如置獄中使之自斃上是其言
既而有旨此畜物有此干之心但朕非紂也公
在獄中三年遇穆考登極赦以為大理丞己
而拜都御史

海忠介公為御史中丞出撫蘇松行事過於枋
剏出入自乘一馬以二杖前呵如在內僉堂之
儀自令長佐吏下逮津令皆令錦繡入見此雖
故事一時創見無不駭耳至於裁革過客夫馬

及抑損士夫則其致怨之由以是吳人大譴不
能安席矣傳聞吳中大飢海公欲勸借富室先
召溧陽史太僕使出三萬太僕不得已以三萬
應海乃往請華亭相君乞捐所有以賑鄉里相
君不得已以數千畀之又華亭家人多至數千
有一籍記之半係假借海至相君第請其籍削
之僅留數百以供役使相君無以難也然自是
華亭賓客蒼頭毋敢借聲勢橫溢世謂海受華
亭恩厚以是窘之為負義其實有並華亭然於

筆塵

卷之五

七

報施之義則左矣
萬曆十年籍沒馮璫閱其簿籍公卿大臣皆有
問遺惟無司寇嚴公清名上甚重之內中因
呼為嚴青天未幾拜太宰蓋特簡也

商仁太宰宋公纁老成練達有古大臣風從司
徒秉銓東明石公星代為司徒欲振剔奸蠹以
清儲蓄日夜焦思不遑洗沐一日與宋公待漏
同坐欣然語曰今日又一快事查出某省羨金
若干可供國用奈何無人及此宋公曰不然朝

廷錢穀寧可蓄而不用不可搜索無餘且使
主上知各處羨贏之數或生侈心不如且莫割
洗留在彼處終是國家之用石公默然一日有
人言及太倉陳腐若干明年漕糧或可改折宋
公曰不然太倉之穀寧使紅腐不可不足今見
以許贏餘便欲改折一旦脫有不給從何處措
處言者亦阻皆予在座所聞大臣長慮却顧盡
如此公天下事縱不能成可保不壞奈何其不
盡然也

筆塵

卷之五

今上在御日久習知人情每見臺諫條陳即曰
此套子也即有直言激切指斥乘輿有時全不
動怒曰此不過欲沽名爾若重處之適以成其
名卷而封之予嘗稱 聖明寬度具知情狀有
當事大臣所不及者而太宰宋公獨愀然曰此
反不是時事得失言官須極論正要 主上動
心寧可怒及言官畢竟還有警省今若一槩不
理就如痿痺之疾全無麻痺無藥可醫矣同列
皆服其言此後數年百凡奏請一切留中即內

閣密揭亦不報聞而上下之交日隔矣迴憶此
公之言為之三嘆

南昌有魏公者道學名流也為刑部侍郎時一
日早朝後至候於千步廊下朝退點查掖門即
閉鹵簿從王門出渠即迎之而入由西橋奔上
混於右班却從橋北東趨雜入左班以待查點
予與張宮諭一桂同立史館門下遙見其狀宮
諭指謂予曰試看道學先生舉動失朝事小何
至對萬衆屬目之地作此舉措相顧而笑久之

筆塵

卷之五

九

一日在賞房待漏鼓聲既聞部院諸公出至庭
中相對而揖值諸貢生見朝望見公卿威儀聚
觀如堵揮之不退魏公怒形于色呼吏驅逐曰
此是何所村野秀才敢爾下咲顧曰此謂觀國
之光利見大人爾公歛容謝曰公言是也
關中太宰孫公丕揚清謹品也平生建樹表儀
取信海內及掌天曹甚副人望而一二舉動頗
失大體如以訪單揭帖按「此呂之賊罷免其
官此未為過及見丁黨交攻急於自白遂將原

開揭帖進呈 御覽以明其不妄而揭帖所開
賊至數萬致激 聖怒丁適戍江右之士羣然
交攻而孫不能安矣以揭帖察吏已失公平至
將私揭呈覽尤非體例且揭中賊至數萬如果
得實豈止罷官是自實其縱也又患內人請托
難於從違大選外官立為掣籤之法一時官中
相傳以為至公下逮小民間巷翕然稱誦而不
知其非體也古人見除吏條格却不視以為
一吏足矣奈何衡鑑之地自處於一吏之職而
無所秉成亦以陋矣至於人才長短各有所宜
員格高下各有所便地方煩簡各有所合道里
遠近各有所準而以探丸之智為掣籤之守是
掩鏡可以索照而折衡可以懸決也從古以來
不聞此法

嘉靖中華亭相君為大宗伯其同邑孫公承恩
亦以大宗伯掌詹二公對巷而居孫公賓客甚
盛延接不暇孫公生平寡交退食閉門添獸而
已一日着一布袍負暄讀書其僕竊語曰同為

尚書他家車馬盈門相公第中鬼亦不至我輩
何望孫公聞之呼其僕曰任爾等他往留我一
人在此教鬼負去其廉靜如此

嘉興許君應遠為東平守甚有循政而為同事
所中得論調去吏民走送哭泣不絕許君晚至
逆旅謂其僕曰為吏無所有只落得百姓幾眼
淚耳僕嘆曰阿爺囊中不着一錢好將眼淚包
去作人事送親友許為一拊掌

東平司馬劉公源清正德末年為進賢令會通

濂友使二校往招進賢公開門延入手刃二校
於庭懸其頭城上濂兵大至公扁妻子於室環
以積薪戒守者曰即聞我敗舉火焚之擐甲出
迎大敗濂兵濂氣遂沮方濂起兵進賢士人往
謁公議公謂客曰事勢已急無城可守諸公有
何方畧共命禦敵一文學前曰邑故無城決不
能守惟令君為逆生靈權宜取計公厲聲曰若
欲從賊耶呼吏急縛此生先刃之以安衆心諸
客惶恐拜請生乃得釋於是設立牌柵一邑安

夫編於行伍有不如約立以軍法從事城守既備二校至乃斬之於是進賢無恙矣

海豐太宰楊公巍天性純孝母夫人年百餘歲食啖猶健楊公朝夕上食躬嘗以進即有不樂輒拍手歌舞作小兒態以娛母意母夫人嘗冬月病思食西瓜走使四方覓致至則不及飯舍楊公以此大痛終身不食西瓜暑月渴甚但飲水而已一日諸公會坐左右以西瓜進見楊公不食詢故乃得其詳後問公門下親識餽送無

筆塵

卷之三

七

以西瓜入門者此亦人所難矣

楊公好奇多雅興平生宦遊所歷名山皆取其一卷石以歸久之積石成小山開時舉酒酬石每石一種與酒一杯亦自飲也予慕其事而無石可澆山園種菊二十餘本菊花盛開無可共飲獨造花下每花一種與酒一盃自飲一盃凡酬二十許者徑醉矣

山陰大司馬吳公允自郎署不數年開府蓋得之新鄭云吳新鄭門人也隆慶丁卯新鄭為華

亭所逐門生故人無一敢送者惟吳送至潞河

舟中握手垂泣而別新鄭大感而華亭因深恨為為郎數年不調新鄭再相遂不次用之吳善結客諸貴人長者無不得其歡心下至遊客談士皆揮金養之有鄭莊田畊之風江陵柄事吳事之尤備每有獻遺先通其舍人尤七所以事尤七者亦無不至以故兩相君皆愛用之吾鄉福山犬司馬郭公宗皋於嘉靖間謫戍陝西幾三十年隆慶改元乃召為南大司馬未幾以

筆塵

卷之三

七

年滿七十自罷居家甚貧其長子學書不成無所資賴公命詣長安求一遺地故人同里有一二在位薄其落魄不肯一處郭公子客以大困又不肯歸乃走宣大軍門求其公自効吳與郭本不相知第以其故幕府資糧而收之為處百金使人贊為千戶充軍門驍勇所以存卹甚至每與衆將大會面命曰若等毋以郭公子厄故不相提挈視之當如吾子他日吾子若來知亦如郭公子也諸將皆更提挈之郭公子感出

沈青霞鍊者浙之會稽人也以進士任錦衣衛

經歷疏劾分宜指其十大罪至呼為盜賊世

廟大怒徙保安為民鍊故狂士扼腕語難至塞

上從遊者衆相與指天畫地日夜談議至刺木

為秦檜與其徒角射又好刺譏邊臣詰其隱匿

督府以下咸睚眦之會總督楊順巡按御史路

楷承分宜風旨刺鍊起居得其狀因上疏劾之

監司承兩臺旨曲加文致當鍊不道論死家屬

連坐為士伍隆慶改元鍊子襄上書訟會華亭

柄國故與順有卻遂遭順檮下吏論死諸監司

同事者謫戍邊順庾死獄中云往順為御史監

南直試華亭長子入試取代御史發其狀欲上

疏論同事御史張某即馳使先告華亭以順且

上疏已不能挽華亭得預為左右疏至賞不盡

法於是其德同事御史而怨順以為阿分宜故

抑已耳然方為分宜所用不得報順也已而有

鍊事又數年穆考即位乃正其罪云順既論

死在獄少司寇洪朝選者華亭所善客也又阿

華亭旨因順令死死時五月中越數日方奏奏

下已有齊桓之慘矣又其後數年朝選家居為

巡撫勞瘁所勅捕繫獄中縊死其狀與順正同

天道好還可為明誠御史張某者蜀人也

王司成維禎者華州人也以文章鳴世學士家

宗之而為人使氣彊直自南都還關中行過河

南河南守遣吏以刺逆之王公怒其不敬即召

所遣吏守大怒閉之待舍不發吏卒還又不給

食下令城中無敢賣食與客如是三日王公大

困大司馬鳳泉王公里居聞狀請守為解乃得

去遂忿不接賓客至里第華州守來謁王公以

病謝守守語其僕欲求一見僕入言狀王公叱

曰已謝何自也僕不敢出報守候良久不出又

怒而去王公亦不知也其後王公往謁守守欲

辱之以求當使門者延之入即返閉大門守故

不出王公久立門下不得出入即大罵守守因

使吏伺王公之第捕其宗戚因持王短長王公

守不法皆白兩臺事未竟而王公以地震死

隆慶辛未吉士宋儒者險詐人也熊敦朴者有才而疎傲兩人積不能下一日諸吉士避兩朝房守吏拒不納諸吉士格吏吏走白太宰太宰大憤敦朴為人使氣衆遂以歐吏歸之敦朴而儒無行義舊為諸公所薄及解館諸吉士以次授翰林臺省儒得禮部敦朴兵部敦朴不能平口語快快儒以故卻思中之盡籍其言會有

筆塵

卷之五

七

飛語敦朴欲論太宰江陵召儒往令以私問熊生有無論太宰狀儒詰敦朴第謾語不言所欲問而還白相公云敦朴不獨論太宰且欲論相公因口占疏語數十相公大愕亟報太宰馳過大司馬以相公指趣使具疏劾之疏成夜叩禁門遞入旦日平明相公入閣票出逐敦朴居二日有言敦朴枉者相公召兩人面折則盡儒所為也於是言官交章劾儒儒亦補外距兩生授官方一月耳敦朴父南沙過者有文名已丑選

吉士亦授兵部改禮部為宗伯嵩所劾外補其後四十年敦朴亦以吉士授部為堂官所劾若合符節亦一奇也敦朴敗時南沙在京邸太宰乃其同年往慰南沙且曰吉士之事其殊不知命下為之駭汗南沙曰兄為太宰有社稷之重乃為一書生駭汗何其不私太宰太慙

宋吉士儒者貴州土官子也佐籍定州中順天鄉試素行無籍與孫尚書應龍有親嘗乘傳稱尚書父為識者所發其後卒未登第選為吉士

筆塵

卷之五

七

在京邸豪侈如勛貴姬妾十餘人士論不齒已而與熊構俱再躐不起家居益為橫溢至為印符發屬夷兵及所殺人以數十蓋其父已老即以儒子嗣官土夷不用漢法自其常態而儒已為近吏猶以夷法自恣為兩臺所劾論死遠近稱快第不知當時何以得進使禁署儒英列一夷虜無賴殊可恨也

隆慶戊辰五月考選吉士在金永橋南設几北向几上各帖姓名一江左同年凡案當在目中

以為不便顧見一江右同年几案適在簾廊陰處而身就他案開談江左瞰其不在遽走據其案除其紙帖以已姓名帖之江右望見亟走還與爭江左據案不退曰此吾案也相持久之竟不能奪江右但顧同事曰試看此作何解同年亦笑不能面質也此事予親見之兩君皆名士同入館選列在詞林其後江右入相江左官止

史局

戊辰館中在盛名士年方甚少文采傾動一時

筆塵

卷之五

八

見一江址同年頗相狎侮一日至江址几案見異書一帙展閱良久輒袖之而去江址亟呼取之笑曰知兄無用此為也江址默然其後少年官最不進江址入相以文行顯此亦足為少年輕傲者戒矣

近世有一士夫徇人私書奏而詰之兩敗俱傷為公論所薄因考唐長慶元年錢徽知貢舉段文昌李紳各有所屬榜出皆不得與文昌構之於上徽遂貶官或勸奏其私書徽曰苟無愧心

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非士君子所為取而焚之觀微此舉何等心事凡人刻薄者必不正大阿媚者必不寬弘能受私屬者必能奏私書不奏人私書者必不受私屬君子小人公私明暗之分正於此觀之

處士以虛名被徵為世所譏者代有一人為漢之樊英唐之田遊巖宋之种放 國朝之吳與弼是也吳之徵也王良以書責之遊巖之仕也蔣儼以書責之放之匿情求名為杜鎬所譏與弼之實行不敷為張嘉禎所鄙高識深見之士有並世而立者奈何其可恣名而欺世耶蔣儼之責遊巖曰足下受調護之寄是可言之秋雖唯而無一談悠悠以率年歲嗟夫是數言者豈惟遊巖愧之千古士人多為汗浹

穀山筆塵卷之五終

穀山筆塵卷之六

明東阿穀山子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龍編次

男于緯校梓

勲戚

嘉靖間成國希忠以元公位太師其弟希孝以掌錦衣篆位太傅兄弟並為三公貴寵無兩太師恭謹寅畏善守其家太傅豁達有文交遊甚廣一時朝士莫不傾慕故自世廟所寵任如

筆塵

卷之六

武定咸寧不保其世陸氏雖獲正命子孫亦不能免惟朱氏兄弟以功名終蓋恭謹之効也萬曆癸酉成國希忠薨其弟太傅方掌錦衣為希忠請爵下所司考議竟以寧陽王張懋例追封定襄令甲非為軍功不主魏之王者惟中山一人張氏三王河間靖難祥符中交又死土木之難其一懋也朱氏三王東平靖難平陰戰死其一希忠也彼四王者皆與令甲合惟寧陽在正德中以射獵獲寵與彬寧等武廟自欲封

之爭者舉朝迄不見聽然猶假平曹欽之功不為無名至於希忠直以誠謹有行為三朝元臣遂疏與王之爵非法甚矣當時內而馮璫外而武清為之左右而江陵居其中間左提右挈其中有說世莫得言也

成國兄弟孝友著聞成國多藏太傅好客成國時時分金子之即太傅鉅費往索成國成國無不如請成國病卧東第太傅第相去稍遠則列羽林於道直至成國臥內成國欠伸飲食及何

筆塵

卷之六

人侍左右傾刺傳報或有不如意應時而至及成國沒太傅日夜號泣每上食几筵即跪坐飲食其旁若與相對且食且泣遂至餐病以死聞者悲之太傅無子其弟子成國有子不慧嗣爵未久而沒數年之間門第零落賓客盡散感哀之感有足悲焉

武清以外戚貴重大臣因緣內交者有之河間上黨二太宰皆與之結歡號為同里而上黨猶密呼武清夫人為嫂與之對奕以是得再起云

江陵相君善把持武清不使得肆焉璫又持之於中武清者一才僕老傭見士大夫謹畏不敢作威福河中王司馬鎮宣大求入使賄武清江陵即諷言官劾王謂其以三千金賄要地而不指其人江陵調旨貢聞言官今實狀亦竟不辨蓋虛惕之使畏耳武清嘗從孝懿皇后外家東李第舍穆廟初在潛邸慈寧故園東李以進穆廟即位孝懿雖即山陵而慈寧不忘東李武清每賜常分賚之為之周旋恩澤經理家事一如孝懿在時都人稱其不背德云

丁丑武清舍人任軍士布花帳人多所乾沒軍士大譁內使以聞上命取軍士所支布一疋驗之果紕繆不堪上即謁太后言狀太后怒甚遣諭內閣欲革武清之職上御講筵亦召相君言狀江陵為營救乃止太后乃召武清父子立宮門外遣中侍出數之而抵其家人於法武清父子服罪自此少戢矣

閹伶

國朝既罷丞相大臣體輕以故權歸官豎士鮮廉節如成化間汪直用事至使卿佐伏謁尚書跪見書之簡笑貽笑千古嗟夫士氣所關甚重惟在主上振作平時若不甚要一旦緩急為害不淺今上御極六日顧命元臣以片言譴罷如叱一奴平時輔弼重臣多夤緣中官進退在手積為所輕故敢以片言易置耳今廷中品階如奉命出使公侯師保皆在中官之下不知起自何時決非高皇帝之法中官之秩極於四品其腰玉服蟒皆出特賜非其官品所得奈何以師保重臣反出其下周禮奄人巷伯皆屬太宰漢法丞相位諸侯王上今之公孤即古太宰丞相何至列於奄人之下若曰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則在廷公孤不但王人而已豈有於闕廷之間自分內外者耶

萬曆初年一日常朝未明陛座班行皆訝其蚤及詢所以乃馮保新造壽地延相君致酒奏乞

登朝即出而保又不親陪第遣掌家張壽往也其貴倨如此壽地在黑山會去都城可四十里許後保籍沒永年伯王偉乞為兆城

今內監權璫筭事者內家呼之為爺皇親駙馬見之皆拜呼為公公及考唐史高力士承恩日久為中外所畏太子呼之為兄諸王呼之為爺駙馬輦直謂之爺自古已然矣

唐玄宗時十王宅百孫院皆其子孫也凡有婚嫁皆以錢千緡賂韓璣使請無不如志及憲宗

筆塵

卷之六

五

時十六宅諸王久不出閣其女嫁不以時選上者皆由宦官率以厚賂自達當時宗室皆子孫近屬聚居都邑猶不免賁緣嬖寵交關賄賂如此何況以千里之藩封二百年之支屬有不結納左右以為倚托哉古今之變事同一揆悲夫古今事體大有懸合元稹為御史與一中使爭驛中使以馬鞭擊稹傷面貶為士曹白居易等言中使陵辱朝士不問其罪而朝士先貶恐自今中使出外益暴橫無人敢言者憲宗不聽此

事與隆慶二年掖門內官殿御史李學道極相類當時中使與杖御史得貶

唐時給役禁中多名為小兒如苑監小兒飛龍小兒五坊小兒是也五坊者德宗所立曰鵬坊鵠坊鷄坊鷹坊狗坊渾有狗監正德中豹房皆是此意

德宗宮市既賤買人物仍索進奉門戶及脚價錢門戶者進奉所經門戶皆有費用漢靈帝時謂之導行費即今之門單也宦官之弊自古如此

筆塵

卷之六

六

自漢晉以下京兆之權最為要重至唐宋猶然史載柳公綽為京兆有神策小將躍馬衝導公綽杖殺於塗憲宗無以罪也謂左右曰汝曹湏作意此人朕亦畏之文宗甘露之變禁軍暴橫薛元賞為京兆嘗詣宰相李石第聞石方坐廳事與一人爭辨甚喧乃神策將軍訴事也即命左右擒之俟於下馬橋即杖殺之囚服往見仇士良說以禮法士良無可柰何呼酒與之歡飲

而罷此二事與申之辱鄧通董宣之數公主
相類唐時神策軍將即今錦衣之在東廠者而
權位過之其時宦官暴橫廷臣大小無敢目逆
中尉而二君能折其鋒可謂有力然亦見當時
京兆之權非諸司所及也宋之開封尹至以皇
子領之禮秩尤重肅有輦轂壓禪京邑其勢固
有餘矣乃今之京尹豈望待遷幾成散局即有
柳薛之才將安所施乎

唐德宗初政疎斥宦官親任朝士張涉以文學

筆虛

卷之六

七

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既而皆以賊敗宦官武
將得以藉口曰南牙文臣賊動至巨萬而謂我
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耶於是上心始疑不知
所伏矣近有文學之臣以隱匿官銀一敗塗地
者亦涉邕之類也

南唐劉鋹以宦者龔澄為相軍國之事皆取
決焉凡群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皆先下蚕室
然後得進宦者近二萬人謂士人為門外人不
得預事以是亡國尤可笑恨後之人主慎無使

士人為門外人哉

唐僖宗使陳敬瑄等擊吐蕃三川節度莊宗與
李存賢手搏曰汝能勝我當授藩鎮存賢奉詔
仆帝乃授幽州節度方鎮之權古之方伯連帥
而以毬搏得之推轂授鉞之任成免戲矣

莊宗入梁以伶人陳俊為景州刺史王衍在蜀
以樂工嚴旭為蓬州刺史當時勳臣禁旅有從
軍百戰未得典州者亂世之政何所不有

敬新磨者唐莊之優孟也莊宗田於中牟踐民

筆虛

卷之六

八

禾稼中半令當馬前力諫叱去將殺之新磨追
禽至馬前數之曰汝為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
獵柰何縱民耕稼以妨馳騁汝罪當死請行刑
帝笑而釋之後世伶官多因戲劇時有諷諫其
智蓋本於此

南唐徐知誥召知詢飲以金鍾酌酒賜之曰願
弟壽千歲知詢疑其有毒引他器均之跪獻知
誥曰願與兄各享五百歲知誥變色不肯受左
右莫知所為伶人申漸高徑前為恢諧語掠二

酒合飲之懷金鍾趙出知誅密遣人以良藥解之已腦潰死矣此伶人可謂有功於徐氏者然不知齊客之妾伴僮而應溺能自企也各享五百歲語亦有味

正德中樂長臧賢甚被寵遇會給一品服色然官名體秩則不易也相傳本司門曾改方向形家相之曰此當出玉帶繫條聞者愕而笑之未幾上有所幸伶兒入內不便詔盡官之使入為鍾鼓司官後皆賜玉至今內中諸署指鍾鼓筆庫

卷之六

九

司為東衙門懸而不居當以此故耳嘗考元史王宸樂院秩正三品與六部同階其長有加銜平章者則愈可笑矣

潮樂有呼鷹堂元至大間所樂也元人以鷹坊為仁虞院秩正二品後晉相張之夷俗之可笑如此

殺山筆庫

筆庫卷之七

明東阿教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經子

易本隱以之顯由隱而顯也是以天道合之人事春秋推見至隱由顯而隱也是以人事本之天道易理從內向外說春秋是從外向內說見字讀作現字與顯字同今世讀者以推見見字作見物見字而謂春秋能推見至隱處左矣只將本文添一以字云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顯以至隱即知之矣

筆庫

卷之七

一

神以知未智以藏往神屬目為明智屬耳為聰神以知未即人之悟性謂之明智以藏往即人之記性謂之藏世所稱聰明者是也有悟性者資質發揚屬陽魂之精也有記性者資質沉着屬陰魄之精也有一等術數能推人已往洞見纖毫而不能前知所謂藏往有一等術數能推

事多驗而已過事不能曉所謂知來也
大抵神可兼智智不能神智則聖人以下有幾
之者神則非聖人本無也

易九厄曰初入元百大陽九謂初入元百大歲
有厄者曆法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初入元
為陽九謂早九年也次三百七十四歲為陰九
謂水九年也其後又為陽九陰七陽七陰五陽
五陰三陽三此一元之內水旱陰陽之大數也
故曰陽九之厄百六之會律曆志云十九歲為
一重四章為一部二十四部為一統三統為一
元則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初入元一百六
歲有陽九謂早九年也次三百七十四歲陰九謂
水九年以一百六歲并三百七十四歲為四百
八十歲注云六乘八之數次四百八十歲有陽
九謂早九年也次七百二十歲陰七謂水七年次
七百二十歲為陽七謂早七年注云七百二十
者九乘八之數次六百歲陰五謂水五年次六
百歲陽五謂早五年注云六百者以八乘八八

八六十四又以七乘八七八五十六相并為一
千二百歲於易七八不變氣不通故合而數之
各得六百歲次四百八十歲陰三次四百八十
歲陽三除入元至陽三除去災歲揔有四千五
百六十年其災歲揔有五十七年通為四千六
百一十歲而一元之氣終矣此陰陽水旱之大
數也

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天也鄭玄以為天
皇大帝者耀魄寶也禮曰兆五帝於四郊此五
帝也

皇極

卷之七

三

行精氣之神也鄭玄以為青帝靈威仰赤帝赤
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叶光紀者
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說緯書之鑒視道家圖
籙之文殆有甚矣唐初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
丘正月上辛祀感生帝靈威仰於南郊感生帝
者東帝也季春大享明堂祀五天帝顯慶元年
以高祖配昊天於圓丘太宗配五帝於明堂明
年禮官奏四郊迎氣存太微五帝之祀南郊明
堂廢緯書六天之義而玄說盡黜矣顯慶二年

又詔禮官議明堂制度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五人帝者東方帝太昊西方帝少昊南方帝炎帝北方帝顓頊中央帝黃帝也六天之說即漢之五時使五行之吏進而並於有昊說之寢謬者也

翼奉曰詩之為學性情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觀性以歷觀情以律解五性者曰肝性靜靜行仁甲巳主之心性躁躁行禮丙辛主之脾性力行信戊癸主之肺性空堅行義乙庚

筆塵

卷之七

四

主之腎性智智行敬丁壬主之六情者廉貞寬大公正奸邪陰賊貪狠也

予讀焦氏易林其詞古奧爾雅而摘趣深博有六經之遺非漢以下文字然世徒以為占卜之書學士弗誦也及讀京房傳房受易延壽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京生談易主於占氣候卦流于識緯而焦氏明於易理得聖人之微宜其不相逮也

東京諸儒以七緯為內學六經為外學七緯

易緯稽覽圖乾鑿度抽靈圖通卦驗是類誅終備也書緯璇璣鈴考靈耀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梭也詩緯推度災記歷樞含神霧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羅嘉什國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鈎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鈎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漢含嘉佑助期也

筆塵 卷之七 五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此兩節是一串意總論慎獨耳蓋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則非道也君子知道之不可離惟恐見聞不及至於離道故戒慎乎其不可睹恐懼乎其不可聞而慎獨如此然君子何為必慎其獨也政以不睹不聞若是隱也而天下之最顯見者在焉不睹不聞若是微也而天下之最昭著者在焉君子必戒慎恐懼而慎其獨也以此戒慎恐懼即是慎字不睹不聞即是獨字註分動靜非是道不遠人章意亦一串只是忠恕蓋云道不遠

於人人之為道而遠人則不可以為道矣何也
執柯伐柯其則固不遠也以人治人正是則字
其則維何忠恕是也忠恕違道不遠非則而何
何謂忠恕施諸已而不顧亦勿施於人而已何
謂施諸已不顧亦勿施於人譬如為臣而忠已
之所求於臣者吾所顧也而未能施之于君則
臣之所施於已而不顧者亦勿施於君可也為
子而孝已之所求於子者吾所顧也而未能施
之於父然則子之所施於已而不顧者亦勿施
於父可也至於兄弟朋友亦莫不然蓋以責人
之心責已即以恕已之心恕人又不啻如執柯
以伐柯者矣然則人之為道豈必遠人以為之
哉惟於庸言庸行之間致其進脩而不為虛偽
之學即已矣所謂不遠人以為道也故曰夫子
之道忠恕而已一以貫之正在此處不可以忠
恕為下學一貫為上達也管子一唯之功全在
此章解者自執柯以下分作三段誤
衣錦尚絅一章與首章相應亦是一串說去蓋

筆塵

卷之七

六

云尚絅其文之著也是故君子之道
者見於外惟用心於內聞然而日章正尚
之意也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其間然日章
如此故知遠之出於近風之出於自則知微之
必至於顯微即聞然顯即日章也然則入德之
方其必由慎獨而人之所不見者獨也所謂莫
見乎隱莫顯乎微也而君子於此慎之慎獨之
人所不見也君子之謹微如此誠之所感至
於不賞而勸不怒而威則百辟刑之而天下
矣然其機始於篤恭不顯德而天下歸之
功所謂聞然者也至於天下平則聖王之
極位育之功發焉所謂日章也夫微之顯如此
微乎微乎聲色倫類不足以發之其機也天
德乎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公之載
天命之性也三節即二節之意有微而顯也
五節即四節之意言天下平由於不顯也六節
但形容其至耳註以尚絅分體變化參同入本

卷之七

七

首

好惡拂人之性者非拂人之性也乃自拂其性耳人之所好好之入之所惡惡之此入已同然之性也好而不知其惡遂至好人之所惡惡而不知其美遂至惡人之所好此乃昧其好惡同然之性即失其好惡本然之真也豈但拂人之性已哉曰然則鄉人之好惡必察焉何也曰此正流俗曹好曹惡而各失其同然之性者也凡同者同以理而已矣理所當好舉天下之所好而好之可也如違道以干譽則鄉人之所好理所不當好矣豈可徇人不察而失已真好之理乎理所當惡舉天下之所惡而惡之可也如負俗以放縱則鄉人之所惡理所不當惡矣豈可徇人不察而失已真惡之理乎故必以理察之得其好惡本然之真即得乎人已同然之性矣能察則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不作好惡以自違其性而又何拂人性之有惟仁者能之喜怒哀樂愛惡欲七情也不言憂懼二字何也

一情出於心而已着於物憂懼雖動於情一實關於思故思字從心憂懼皆思也故詩之言憂不曰疾如疾首則曰維憂用老夫至於疾首且老其思深矣七情之發有如是之深者乎故不可以例論

人生而靜性也感物而動吉凶悔吝生焉吉一而已喜怒哀樂之未發情之正也發而不中節忿慍恐懼憂患好樂生焉樂一而已人欲於未發之中存所謂生而靜者則吉凶之兆民而喜怒哀懼之萌遏矣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謂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助勿忘所謂當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也忿慍恐懼憂患好樂之不得其正則有所住而心不在矣夫有所即住也情之離性而垂於心也之其所親愛云云情之由心而施於物也此二節所字即能所之所學而不思則罔漸教之流弊也思而不學則殆頓教之流弊也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却可語以何事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其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却至何時可聞知其所以聞則知其所以語矣

博學審問是問慎思明辨是思篤行是修其理一也儒謂之知佛謂之聞儒謂之行佛謂之修所以貫之者思也

孟子何以異於教王人節舊解未明蓋以雖萬鑑為小何以以字解作其皆非本旨也教字當

金庫

卷之七

十

作教誨之教爾大意謂王有王雖萬鑑之多必付之王人而巳不與琢為未嘗誨王人而為王者也然則王之國雖萬乘之大亦必付之賢者而已不自治焉未有誨賢人而為國者也今用賢人為國矣而顧欲其從我則是誨賢人而為國何以異於誨王人而彫琢王哉夫誨王人為王王必壞誨賢人為國國必危任之可也

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註云非因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此解甚是然即

其偶合時即掩襲時非待偶合之後而方掩以為取爾今人平日立身行已無所積累見有一事可以立名惟恐不得到手急忙襲取將來掩人之不備以自為名此正讓而取之耳雖意氣盈溢如何算得浩然之氣少時露出頭角後舊是本來局面故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譬如人腹中不飽襲取簞食壺漿以救目前少頃依舊饑餒如何充養得肌膚所以下個餒字極有意在

孟子

卷之十

十一

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蓋惟取人為善正其舍己從人也故下文只接取人句說去註分人已非與人為善即善與人同猶言和人為善也註解許又解助非即天下歸仁亦止言同歸於仁也解以仁與我非

目之於色吾可得而見人亦得而見之耳之於聲吾可得而聞人亦得而聞之惟口之於味甘苦溫涼得之於我耳人不得而與焉故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貴其自得之也夫

士君子窮生平之志慮以為富貴紛華宮室與馬鐘鼓帷帳盡心力而求之不過如傀儡人供他人之玩耳求之於身何嘗有所滋益故君子必有自得於心而人不知乃為貴也

孟子說齊梁之君其抑揚押闔大有策士之風即如齊王問卿之對雖道理自如此其實有為而發世儒不察耳考史宣王之時靖郭君父子厚招遊客權傾一國孟子甚危之故直言貴戚之權以悚動齊王使其惕然知懼有所裁制之

筆塵

卷之七

三

此其微指也一厥后潛王之世孟嘗得罪宗國遂連五國之師攻齊七十餘城斯極重之勢矣然此可想像而悟難以文字中求之迂儒見此轉語徒一笑也

孟子後其大體為大人從小體為小人小體即佛經色身八體即佛經法身夫人於飲食起居之節而調護其肢體者從小體也養生之說是已於身心性命之蘊而勤修其行業者從其大體也無生之說是已而吾儒之道兼為余

出車之咽淚沒於聲利以成其天和沉酣於嗜欲以傷其元氣是尚不能從其小體矣况大體乎

孟子曰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夫所謂懷利者非必利於己而不利於君利於家而不利於國也剥民以奉上損下以益上利於君而不利於國利於國而不利於民皆謂之懷利如周之榮夷公漢之桑羊是也故曰亦有仁義而已矣

筆塵

卷之七

三

老子天地不仁四句解者皆誤其設詞也欲言天地聖人以無心順物故兩設險辭以聳人之聽耳若曰天地一何不仁我以萬物為芻狗然則天地非不仁也順萬物而無心者也若以有心為仁則天地不仁矣聖人一何不仁我以萬民為芻狗然則聖人非不仁也順萬民而無情者也若以有情為仁則聖人不仁矣以天地聖人之仁且必以無為為理又何煦煦然以多事為哉

得其時則難不得其時則難累而行解者謂蓬
累者頭戴物兩手扶之而行此解非是蓬累累
字當是果字言蓬首裸體衣不蓋身而行也不
然則蓬累者轉蓬相累而行如萍飄梗泛之意
耳奈何云云

商君曰凡民難與慮始可與樂成此真見也然
但就凡民言爾士大夫則不然可與慮始而難
與樂成何也民之疑在始而士大夫之忌在成
也

人有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者彼之患難
則號伯助予彼之安樂則棄予如遺也人有可
共安樂而不可與共患難者我之安樂則側目
爭門我之患難則掉臂不顧也嗟夫非涉世之
深孰可語此

管子富國之法大要在籠山澤之利操金穀之
權以制民用而不求之於租稅使民之器用服
食皆仰是於上而上無所求於民第以市道交
之使其輕重之權在上不在下而富商大賈無

所爭執其大略也漢時桑孔之徒法其微特
以爲均輸平準之法而不知合變何也管子之
法霸道也可施於一國而不可施於天下一國
之地有限智數法令可以周徧而四海之遠惟
精神意氣潛移默運非智數法令所及一也
其國者不顧鄰國可以制吾國則爲之鄰國
害不恤也可以制吾民則爲之民雖
不顧也故常以吾國之財操其輕重以御鄰國
之敵其勢然也若夫爲天下則不然此有餘而
不足者亦王土也此嚮其利而彼受其
害者亦王民也譬之一身血脉周流無所不
貫癢痛疔痒不諭而知安有損手而益足割膚
而實腹者故管子之說不行也二也故桑孔
用之然而耗工呂周之宋而然然則王天下者
不理財而曰平準之十章皆之矣此王道也
而敵刑名之學刑者形也其法在審合刑名
曰君操其名臣効其形形名參同用其所生又

蓋以事考言以功考事所謂施於名實者耳
或作形或作刑其義一也今直以為刑法之刑
過矣所謂本於道德者韓子之書有之其言曰
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明君守始以知萬
物之原治紀以知善敗之端故虛靜以待令又
曰道在不可見用在不可知又曰虛靜無為道
之情也又曰道不同於萬物德不同於陰陽至
如解老喻老諸篇大抵本虛靜無為之指第其
言專主於用非道之本體也

筆塵

卷之七

七

漢儒以友經合道為權比較論也至陸贄始正
其非謂權之為義取類權衡若重其所輕輕其
所重則非權矣程子曰權只是經字正此意也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較量其親疎權也
身而齊家齊家而治國斟酌其厚薄權也近自
高少師發策會場論輕重之義極為了徹可為
萬古不磨之見矣

典籍

劉歆典領五經總詳書奏其七略有輯畧有六

藝畧有諸子畧有詩賦畧有兵書畧有刑數畧
有才技畧凡書五百九十六家萬二千二百卷
其叙諸子分為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
名曰墨曰從橫曰雜曰農

漢靈帝詔諸儒校定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為
古文篆隸三體書之刻石太學門外古文科蚪
書也篆大篆也隸書今之八分今關中郡學有
十三經石刻非其舊矣

洛陽三字經石經五胡之亂未嘗損失至元魏
馮熙常伯夫相繼為洛州刺史取以建浮圖精

舍大致類落間有存者委於榛莽其後侍中崔
光嘗請遣官守視補其殘缺竟不能行而古跡
泯矣視焚書之慘輕重不同其為吾道之厄一
也

隋煬帝好讀書著述增秘書學士至百人常令
修撰自經術文章兵農地理以至蒲博鷹狗皆
為新書無不精妙共成三十一部萬七千餘卷
可謂富矣惜其不傳於世無可考索耳又西京

不書三十萬卷煬帝除其重複得正本三萬七千餘卷納於東都修文殿亦不知兵燹之後所存幾何也古時書籍甚多如歷代藝文志所載後世及見者十之一二世徒恨三代之書燼於秦火不思自漢至今其為秦火者又不知其幾矣可勝嘆哉

唐文宗以宰相鄭覃判國子祭酒敕立石壁九經即今陝西石經也

後唐長興三年初命國子監校定九經雕板印

筆塵

卷之七

賣至後周廣順乃成而蜀人毋昭裔亦請刻印九經故雖在亂世而九經傳布甚廣及後周和始為文章有集百餘卷嘗自鏤板以行於世雕印書籍始見於此不知隋唐以來雕板之法已有行之者否

宋徽宗時立書畫筭學當時留心藝文厚昭岐巧故繅綢翰墨至今珍之亦一時之盛也書學即今文華直殿中書畫學即今武英待詔諸臣

然皮詩以上立學詩有考交今止以中官預之

藝苑無從稽其最故技藝之精遠不及

宣憲二宗雅好畫品武英待詔精者頗多然皆工畫也秘殿書法皆以姜立綱為宗類如文奏之書視宋時書畫二學相去懸絕矣

元人破宋用楊璉真珈之言將宋故宮殿郊廟悉毀為寺復欲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為浮屠臺為杭州推官申屠遠所拒而止此亦秦火之再見者也逮壽張人素有文聲蓄書甚富號為墨莊

筆塵

卷之七

人主好文畫書雖於政理無裨然較之聲色狗馬雅俗不同且從事文墨亦可以陶冶性靈簡省嗜慾未必非養身進德之取世儒勸人主之學與章章不同不必尋章摘句必使何所依擬何所極養而後為人主之學求而不得無所用心則聲色狗馬玩好進趨穢然進臭孰與尋常摘句以收束其身心耶然供奉左右必得通經博古之士參備顧問不可以技藝下流干預其間如漢靈帝時召諸生能為文賦者待制

鴻都門下諸為尺牘工鳥篆者皆加引召一時
無行趨勢之徒多置其間蔡邕上書言之不能
用也此等小人雖有文技而不本於經訓其進
身之途多出私門不由公辟故經生文士恥為
伍耳

自古興王之主有好文者多是兼章經訓勸學
崇儒如漢武唐宗是也敗亡之主有好文者多
是耽精技藝善畫工書如陳叔寶李煜是也然
使陳唐二主留心國政愛勸為教即能精文藝
政自何妨惟其無政事不暇而一於流
連光景弄筆染翰與雕虫之士爭長短於尺寸
斯其所以敗耳

歐陽脩遊隋州得韓愈遺稿讀而慕之苦心探
賸至忘寢食遂以文名天下彼時韓公之文猶
未盛行於世歐公從斷簡遺編遂受正法眼藏
可謂天授今韓歐之文布滿天下有能苦心探
賸而得其玄珠者幾何人哉蘇氏之文出於孟
子其時孟子之書未列學宮固侯鯖之一味也

乃今舉世服之如布帛菽粟人人厭飲而無知
其味者矣自古藝文經藉得之難則視之必重
見之少則入之必深何也得之易則不肯潛心
見之熟則忘其為貴也今夫墨池之士臨揭舊
帖多於殘編斷簡得其精神不以其難且少耶
試使為文者如揭帖之心則蘭亭數語嶧山片
石用之不竭何以多為不然即積案盈箱富於
武庫之藏亦不足為用矣

女真初無文字及獲契丹漢人乃以漢人楷字
合契丹字體製為女真字及元入中國又作蒙
古字今元朝遺碑多用蒙古字體而今之遺刻
無用女真字者正不知其狀何似今遠東女真
表文字與北虜相近不似漢字契丹所合而成
韃靼館字體又都不似蒙古豈蒙古字體亦非
其國人所通用耶

漢唐宋開國之初皆嘗博求遺書故其時內府
之藏盡天下之有若史籍所志何其富也本
朝則不及遠矣永樂中亦嘗遣使四賻不知所

得幾何乃今秘閣之藏不及士人積書之半天
祿石渠之與空虛等此亦大缺典也南昌張直
閣位在翰苑嘗上疏請令史官行人奉使四方
各求遺書一部送國學翰林收藏業已允行而
久之竟無應者政之因恬亦已極矣都下所當
積書者有五其一內府監局當儲其全以備御
覽其一內閣秘書當儲其全以備預問其一翰
林院庫當儲其全以備考訂其一兩京太學當
儲其全以備頒行其一禮部庫房當儲其全以
備參挾五者即不能兼得一二焉可矣而今皆
無之徒使坊肆訛刻日滋月盛毀瓦畫墁寢失
舊本其去秦火之災一間耳

穀山筆麈卷之七終

穀山筆麈卷之八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龍編次

男于緯校梓

詩文

學術不可不純也關乎心術文體不可不正也
關乎政體

今之文體當正者三其一科場經義為制舉之
文其一士人纂述為著作之文其一朝廷方國

筆麈

卷之八

上下所用為經濟之文制舉著作之文士風所
關至於經濟之文則政體污隆出焉不可不亟
圖也然三者亦自相因經濟之文由著作而救
著作之文由制舉而救同條共貫則一物也何
者士方其橫經請業操觚為文所為殫精畢力
守為腹笥金籙者固此物也及其志業已酬思
以文采自見而平時所沉酣濡載入骨已深卿
欲極力模擬而格固不出此矣至於當官奉職
從事筐篋之間亦惟其素所服習以資輔轍而

質固不出此矣雅則俱雅散則俱散已亦不知人亦不知也故欲使經濟之文一出於正必匡之於制作欲使著作之文一出於正必端之於制舉而欲使制舉之文一出於正反之於經訓而後可也

夫詔令制勅之文朝廷所以御臣民也體在莊而且簡昭如日星乃或組織求工聲牙為古鋪衍太煩獎借過當既褻生體亦淆下觀此訓命之體失矣夫建白題奏之文臣下所以弘獻納

筆墨

卷之八

二

也體在詳而且明較如指掌乃有猥鄙雜陳隱約無端藏頭露尾繪繡雕章正使朋輩讀之了不可解何以仰孚高聽納牖上心此奏對之體失矣夫纂述紀錄之文史局所以傳信也故必質而且贍可以傳遠乃或借古之奇字奇句以飾今之事迹或改今之官名地名以就古之成語平實則以為俗明切則以為樸而欲以必不可解之辭紀必不可磨之事欲以昭示萬世比隆二京不已在乎此紀述之體失矣符牒檄命

之文諸司所以喻官守也故必整而且實致在必行今也頒布下吏或修筆悅之詞申請上官或作雕篆之語故有錢穀士馬之數以文而不明比讖訊鞠之條以文而有害是以三尺為兒戲民命為木偶也此文移之體失矣夫訓命之體失而朝廷之政不宣奏對之體失而臣下之志不達紀述之體失而一代幾於無史文移之體失而百司幾於無法此其所關者政也非文也

筆墨

卷之八

三

文體之弊大端有四曰譎而不平曰駁而不粹曰巧而不渾曰華而不實此皆生於不足非有餘也夫文者取裁於學根極於理不足於學則務剽剽以為富纂組以為奇而譎與駁之弊生不足於理則以索隱為鉤深談虛為致遠而華與巧之弊生卒之有跋而及無俯而就而趨之而出無按之而應心力盡於此矣世方慕為瓊璋之聲卓絕之調舉群趨之何哉

夫不稱御馬而稱御龍謾以所不習也不學畫

人而畫鬼魅欺以所不見也文之散亦然

先年士風淳雅學務本根文義源流皆出經典是以粹然統一可示章程也近年以來厭常喜新慕奇好異六經之訓目為陳言刊落芟夷惟恐不力陳言既不可用勢必歸極於清空清空既不可常勢必求助於子史子史又厭則宕而之佛經佛經又同則旁而及小說拾殘掇剩轉相効尤以至踵謬承訛茫無考據而文體日壞矣原其救始則不務經學所致爾

筆塵

卷之八

四

夫狂瀾橫發涵湧滔天是水之奇觀而決之兆也開顏發艷耀日從風是花之綢彩而落之端也故文至今日可謂極盛可謂極敝矣川不可障則疏其源華不可缺則培其根亦反經而已矣誠令講解經旨非程朱之訓不陳敷衍文辭非六籍之語不用此培根疏源之方也

兩漢文章莫盛於武帝時然其文有三種如枚鄒相如荏助吾丘之流皆以詞賦倡和供奉乘輿是詞賦之文也太史包羅諸史勒成一索是

記事之文也淮南賓客攝諸家之旨發明道術是著述之文也顏武帝所好不過詞賦琴靡之文子長本為史不以文稱其時書亦未出至於淮南之言山東大儒所不能道而八公者流曾不得一至人主之前稱說往古曳裾侯門卒成不軌則不用之過也嘗謂此三種文章至今為世所宗淮南論道術其言有識不可磨滅上史記不號為文而其文之妙為千古絕唱次之至於夸麗求工曲終奏雅薄於技矣

筆塵

卷之八

五

蘇李二詩千古流傳為五言之祖其風骨道勁氣調雄渾十九首之外無可彷彿者信風雅之正宗矣然考其始末則有甚可疑者蘇建李廣二傳在馬遷時二子終身履歷尚未及詳時則然也至班氏漢書紬繹國史而成在百年之後諸人傳中有文字詩篇無不記載而李陵傳止載短歌一曲乃垓下大風之體使五言贈答之詩流傳世間豈有舍而不載者至於蘇武傳中載報任安而李陵傳中亦無報蘇子卿則此書

亦非真也竊意五言古風起於枚鄒在蘇李之前而蘇李二詩必兩漢士人設為贈別之辭以詠其情事若報子卿書則晉宋六朝所為亦不似漢人語矣

選詩所載無諸王詩法帖所集無諸謝字古今才士亦無蕪長如此

蜀道難一篇解者謂為章仇兼瓊而作又謂為杜甫客蜀而作皆非也察其語意乃為明皇幸蜀耳遠別離篇亦爾

筆庫

卷之八

六

李詩似放而實謹嚴不失矩矱杜詩似嚴而實跌宕不拘繩尺細讀之可知也然皆從學問中來杜出六經班漢文選而能變化不露斧痕李出離騷古樂府而未免有依傍耳

宋文之淺易韓文兆之也宋詩之蕪拙杜詩啓之也韓之文大顯於宋而宋文因韓以衰杜之詩盛行於宋而宋詩因杜以壞雖然宋文衰於韓而韓不為之損未得其所以文也宋詩壞於杜而杜不為之損未得其所以詩也嗟夫此豈

可為世人道哉韓杜有知當為點頭耳

古人之詩如畫意人物衣冠不必盡似而風骨宛然近代之詩如寫照毛髮耳目無一不合而神氣索然彼以神運此以形求也漢唐之古風盛唐之近體贈送酬答不必知其為誰而一段精神意氣非其所與者不足當之所謂寫意也近代之詩贈送酬答必點出姓氏地名官爵甲不可乙左不可右以為工妙而不知其反拙矣此所謂寫照也

筆庫

卷之八

七

古人之文如煮成之藥今人之文如合成之藥何也古人之文讀盡萬卷出入百家惟咀嚙於理與取法其體裁不肯模稜一辭剽竊一語沈而讀之不知所出探而味之無不有本此如百草成煎化為湯液安知其味之所由成哉今之工文者不然讀一家之言則舍己以從之作一牘之語則合衆以成之甚至全句抄錄連篇綴緝為者以為摹古讀者以為逼真此如合和衆藥萃為一劑指而辨之孰參孰苓孰甘孰苦可

和而盡也乃世之論文者以渣滓為高深湯瀾
為膚淺取古人之所不為謂其未解拾古人之
所已吐其未嘗不亦鄙而可憐也哉

短簫鏡歌漢之黃門鼓吹也漢曲二十有二存
者十八務成玄雲黃雀釣竿四篇其辭已亡魏
吳以下準其曲數各制鏡歌一部漢曲多不可
解蓋樂府傳寫大字為辭細字為聲聲辭合寫
故致錯迂魏晉所制如以其曲當其曲皆各叙
其開創功德與漢曲本辭絕不相蒙體制亦復
不類而謂之當者想祖其音節或準其次第然
耳宋何承天私造鏡歌十五篇皆即漢曲舊名
之義而以已意詠之與其曲之音節不復相準
謂之擬題自是以後江左隋唐皆相繼模倣惟
取其名義而樂府之法蕩然盡矣近代一二名
家嗜古好奇往往采掇古詞曲加模擬詞旨典
與豈不彬彬第其律呂音節已不可考又不辨
其聲詞之謬而橫以為奇僻如胡人學漢語可
詫胡不可欺漢令古人有知當為絕倒耳

漢鏡歌二十二曲蓋騎吹也其中多言登降山
陂弋射鳥獸之事而其詞旨所寓又多感遇傷
時之嘆魏晉以降不能傳其聲譜而擬其曲數
以修鼓吹齊梁以來又不能擬其篇數而取其
篇名以模樂府總之其體絕矣近世王李諸公
好古釣奇各模擬鏡歌十八曲歷下之詞旨頗
近而不能自為一詞葉東稍脫落即不甚似然
其體曲之名與其詞不可解者即二公亦不知
也惟其寄興深遠可以發難抒之情則君子有
取焉爾

古樂府之題蓋今之曲名也其古詞有與其題
相涉者有與其題絕不相涉者則用其曲也然
其節奏不可考矣後人擬之者有二有擬其曲
而為之而辭不相蒙有擬其題而為之而曲不
相中大抵唐人多取題目字面為古歌行而不
用其曲節則世變遠而音節異也

古人用韻有不可解者即四聲亦與後不同如
韋孟詩云微微小子既耆且陋豈不率性纖絃

王朝又云我既遷逝心存我舊夢我讀土立於
王朝陋舊去聲而以叶朝則四聲亦不同也
宋元詞曲有出於唐者如清平調水調歌拓枝
菩薩蠻八聲甘州楊柳枝詞是也朱溫歸鎮昭
宗以詩餞之溫進楊柳枝詞五首今雖不傳其
詞彼時曲度多是七言絕也以全忠之兇悍而
能為歌詩可與青陵嗣響矣

史漢文字之佳本自有在非謂其官名地名之
古也今人慕其文之雅往往取其官名地名以
施于今此應為古人笑也史漢之文如欲復古
何不三代官名施於當日而但記其實耶文
之雅俗固不在此徒混淆失實無以示遠大家
不為也予素不工文詞無所模擬至於名義之
微則不敢苟尋常小作或有遷就金石之文斷
不敢於官名地名以古易今前輩名家亦多如
此

將軍裴旻請吳道玄畫東都天宮寺壁道玄請
裴將軍舞劍以助之裴為舞一曲道玄奮筆立

成若有神助夫舞劍之於揮毫不相及矣然能
助之者以神會也文章亦有神會大而天地小
而垂魚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無不可以發人之
精思而鼓人之神魄何必方尺之函數寸之管
執古之制器者見轉蓬而為車聞鳳鳴而制律
豈拘拘於形聲之中耶蓋必有以神契者矣

選舉

漢世用人之法皆自州縣補署公府辟召然後
升於朝廷當時未設選部百官進退屬之丞相
魏晉以來始專委選部及唐亦然猶分東西兩
銓使左右侍郎分領及東都嶺表復別有銓選
不盡領於吏部而吏部侍郎魏玄同上言銓選
之弊猶謂以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委之數人
之手力有所極照有所窮後世以天下之大士
人之衆而委之一郎之手不尤舛耶

宋法文選屬審官院武選屬樞密院王安石欲
奪樞密之權乃以文選武選皆屬吏部尚書左
選主文侍郎一人主之謂之審官東院尚書右

選主武侍郎一人主之謂之審官西院蓋文彥博為樞使安石為此以阻之爾

唐天授元年武后親策貢士於洛城殿此殿試之始也長安二年正月初設武舉其制有長梁馬射步射平射不同射馬槍翹關負重身材之選此武舉之始也

宋時臨軒策士本用詩賦熙寧三年用呂公著之請殿試進士專用制策至今遂為定制

熙寧四年更定科舉法罷詩賦帖經墨義令士

各占

易詩書禮

一經

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

本經次兼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此即今科場之始而四場不同耳殿試則專以制策罷去詩賦分為五甲第一第二等賜進士及第第三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學究出身此即今殿試之法而五甲不同耳蓋宋初學校之制原未大備而科舉試士惟以明經詞賦為主安石以為古之取士必本於學請興建學校講三代教育之法專以經術取士

而科場之法遂為近代初始矣此豈可以新法少之哉

熙寧四年廣太學齋舍增置官師分生員為三等始入太學為外舍定額七百人外舍升內舍員三百人內舍升上舍員百人每月考試其業以次升舍上舍免其發解及禮部試召對賜第此即近代積分之法也至於免解免試徑召廷對則上舍生即禮部進士矣荆公此法甚善宋人行之甚著得人之効恨今不能舉爾

筆庫

卷之八

主

司馬光在位盡變安石之法惟經義取士則不以為非也光謂神宗顯用經義論策取士乃復先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但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先儒令天下師生講解此大公正之論安石復起亦當心服也經義之法至今遵用安石於選舉之制可謂一開初矣

宋初用詞賦取士安石變為經義及元祐初呂大防范純仁當國乃立經義詞賦兩科凡詩賦進士習一經試本經論孟子及詩賦論策凡四

場經義進士習兩經試本經論並義及論策亦
四場兩科通定高下而取解甲分之各占其半
此亦調停之法也紹聖初年盡復熙豐之政又
令進士純用經義而改置宏詞一科於進士登
科后試之所取不過數人即今之館選也
宋自熙豐以後經義詞賦二科更為廢興已而
合為一科至紹興之末復分而為二蓋宋時取
士之途惟此兩科而離合不一如此 本朝以
經義為主而盡黜詞賦則學醇而路狹矣

筆庫

卷之八

古

元時科舉之法至仁宗始定從李孟之請也其
制三歲一開科以八月郡縣鄉試明年二月會
試京師中者策之於廷賜及第出身有差即今
制所由始也但彼有兩榜以蒙古色目為右漢
人南人為左各命題爾

嘉靖壬戌一甲三人皆至宰相一品隆慶戊辰
一甲三人一為元輔二為正卿自 世廟以來
所未有也戊辰會魁五人張洸陳三公同時為
相亦往時所未有也

嘉靖己酉浙江舉人內唐公汝楫為狀元陶公
大臨為榜眼趙公志皋為探花南直甲子舉人
焦公竑為狀元余公夢麟劉公城皆為榜眼一
榜三及第亦異事也

萬曆丙戌乙酉以後內閣三公俱南直人申瑤
臬狀元王荊石會元許顯陽解元內閣三公應
三元之數皆出南直又大奇事

國家以科舉取士視為重典其中得失去取皆
有成數非人所能為姑舉一二事於左嘉靖丙

筆庫

卷之八

五

午浙江省試主者已如額取足九十人每十卷
一東置之榻上偶主者因臥夢一朱衣達官自
稱杭州知府直入臥內云尚有一卷未取主者
寤而疑之少間又夢如前寤而案上有一卷不
知所自來因於九十卷中拈取一卷以較案上
卷良不及也遂以易之其後所夢者登第為顯
官又浙中士夫相傳嘉靖初年浙江省試主者
燈下閱卷不中者皆擲地忽見一披髮婦人
取地下一卷返置案上三指不驚取而復投之

者再婦人長跪而泣主者感動即取中此卷乃
餘姚一生名田麟者榜後問田生以狀生哽咽
久之乃對母本側室為嫡繼殺死時狀正如
即此二事場中皆有鬼神主者亦不得與也可
不畏哉

萬曆己丑科場覆試予獲與事先是戊子京兆
都試黃官庶洪憲主考黃遊申王二相君問甚
懽而太倉公子雅有家學即非黃與試舉首亦
其分內徒以出於黃所為衆指目而榜中復多

筆塵

卷之八

七

黃所厚士關節居間都人懸書于衢及京兆試
卷呈送禮部宗伯朱公命鄭吏僉閱于儀郎孔
兼因摘其二卷以呈其一李鴻者吳門之壻也
朱公語予其狀予謂郎吏既聞公即當奏不奏
即當密止亦不可向予道也朱公猶豫久之密
以白吳門因寢其事于復封送禮科令其叅劾
禮科苗給事朝陽吳門之客也亦寢不奏于見
形迹已露不可中止因風郎中高桂桂抗直人
也遂上疏劾黃及太倉公子吳門東床凡八人

詔下禮部查核且會都察院及科道覆試御

史大夫吳公中丞詹公皆為二相宗伯稱病亟
不出右堂田公轉自祭酒以八人皆國學所選
避不閱卷惟予及臺長司其事試畢閱卷予先
閱畢稍定次序以送吳公吳公即送臺省諸君
令其校定而所指屠大壯者次為第八與予所
定相合予因謂吳公曰甲子舉場覆試丙戌午
門覆試皆分二等定去取以聞今奉 旨覆閱
雖不定去取亦宜分作二等請自 上裁乃召

筆塵

卷之八

七

郎吏具草以七人為平通一人為亦通其人即
屠也舊例亦通者黜吳公見屠在黜列懼無以
復二相即起取卷再閱曰此卷之文義甚優老
夫亦不能作奈何棄置就不做官也罷要全天
理揖臺諫諸君共閱都諫黃縣王君指卷對曰
卷內數語老先生所稱者以其觀之正是極不
通處都諫苗君取視指曰如此數語却亦甚好
都諫張君曰數語若是秀才可居五等於是吳
公大憤懣不能語而儀司呂正郎與周與高直

前力爭請落其二三卷子因謂吳公曰郎官所請黜落太多惟此卷差下分別不妨既奉旨品閱豈得盡無可否吳公猶欲持之予即厲聲命吏書奏即刺印封俟闕門開即上時已三鼓笑子甫抵舍盥漱即入候講黎明在文華直廡三相已至延予問狀相頽失色新都曰奏可追否予曰已上矣縱未上衆印封亦不可改二相公曰然退而大怒謂予曰如屠生文義可作程式奈何黜之子咲謂曰郎中云不通亦過老

太

先生云可作程式亦太矯枉揔之非甚不通但要京兆中式亦屬濫進二相默然自是高呂王張諸子皆二相所切齒而吳詹黃苗諸君皆為公論所扼腕其持二相或未次於黃而對予者次於高丁矣覆試奏既上次日即以查核疏奏大畧云連日查訪關節未有明據事屬曖昧遽難指名但科場去取原憑文藝今諸生試卷既經多官會閱無甚相懸可知當日科場未必有弊云云二相以其辭微亦不悅也而吳詹二公

以不能全勝復有從吏滋不見與云

唐時牛李之黨起於對策成於覆試蓋宗閔對策譏切吉甫為德裕所恨又與元稹爭進平日有卻及楊汝士錢徽知貢舉不受段文昌李紳之屬為其所嚙而宗閔之婿及第故德裕文昌紳稹皆以科場之事攻擊主司而宗閔亦譴焉由是宗閔德裕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其機括所發惟借科場一事以傾之耳古今事體大略不遠如此

筆庫

卷之八

七

唐渭南尉劉延祐弱冠登進士第政事為畿縣取李勣謂曰足下春秋甫爾遽擅大名宜稍自貶抑無獨出人右也此時風俗尚淳後進少年為長者所誨如此近時年少甲科出為令長稍有二薦疏視臺省要津如持左券長年先輩降顏撫接惟恐不及有以是勗之者其肯受乎且亦長年先進無勗其人耳誠有如勗者亦必不俯仰假借以媚少年也

宋大觀三年集英監唱執政林樞當傳姓名不

識甄盜字以寡學被黜近世士人以經義致身
不暇博覽誤書誤讀者不可枚舉設令古人見
何如為笑記在朝時有一臺諫上疏曾以草相
示內有竊鉄二字盖以鉄為鉄也予難於面質
第曰此字莫是誤寫渠愕然不答及奏牘已成
却已寫作大鉄字不可復正矣甚悔當時不曾
明告使陷於可咲如此亦與有責焉

筆塵

卷之八

手

穀山筆塵卷之九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龍編次

男于緯校梓

官制

漢時有中書有尚書霍山錄尚書有上書言其
罪者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盡奏封事輒使
中書令出取不關尚書可見尚書是士人中書
則宦官也及江左以後乃以中書尚書列為兩
省中書傳命尚書受而行之則尚書外廷吏也
又設翰林學士於禁中專掌制命而中書亦少
跡矣及元設中書省而以尚書隸之則中書外
廷臣也今之內閣則漢之尚書令唐之中書省
而司禮中官則漢之中書令也

漢制大將軍位三公下及實憲伐匈奴還位次
太傅而在三公之上自是東漢官制太傅第一
大將軍次之太尉次之司徒故丞相也又次之
司空故御史大夫也又次之

東漢以三公為三司鄧騭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公自是江左以來有儀同之名西漢有三府丞相御史大夫大將軍也其後增二將軍謂之五府東漢有五府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也西漢所謂三公者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而已其後以大將軍代太尉而以大司馬號冠之然猶一官耳東漢永元成之舊以司徒代丞相司空代御史大夫司馬代太尉為三公而大將軍位三公之上與司馬為二官矣曹操為丞相位三筆塵

卷之九 二

公之上而丞相與司徒亦為二官矣東漢之未以太傅總百揆為首相太尉次之司徒次之司空次之而大將軍號或在太傅之下太尉之上有五公矣晉初以太師太保司徒司空為文官公而以左右光祿大夫開府者為從公大司馬大將軍太尉為武臣公而以驃騎車騎開府者為從公有八公矣已而齊王岡之徒又自為丞相不在八公之數則又冗矣官制之濫至於公祿盈朝安所稱治體也

漢順帝時武都太守趙冲平寇有功詔冲督河西四郡兵為節度節度之義昉此質帝時以恭撫為中郎將督揚州軍事都督之義昉此漢靈帝時以黃巾之亂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黄門蹇碩為首諸校尉皆統於碩即大將軍亦領屬焉此後世監軍之始也

六朝官制不甚可知惟梁武帝定九品十八班粗可考識然亦濫矣十八班者以丞相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司徒司空為十八班其次開府儀同為十七班其次尚書令左右光祿大夫為十六班其次尚書左右僕射中書監為十五班吏部尚書為十四班中書令列曹尚書為十三班侍中散騎為十二班當時三司以下尚書令僕射皆號為宰相而其品乃如此太尉司徒司空謂三司三司常置大將軍以上不常設儀同者諸將軍以下體與三公同也然以三公卿監尚書為外朝門下省為內朝蓋門下已重矣是時南土官制頗同北朝重門下三公令

筆塵

卷之九 三

僕非冠以待中之號則不得筦樞蓋門下乃真相也

江左自陳氏受禪國之政事並由中書有舍人五人分掌二十一局各當尚書諸曹並為上司尚書聽受而已此中書之重也北朝則重門下三公尚書非帶侍中銜不得聞政此門下之重也唐則並重已而遞重已而重中書云

北朝官制自大丞相以下有太宰三師大司馬大將軍三公三師即太師太傅太保也準古上

自唐

卷之九

四

公非勲德不居大將軍大司馬謂之二大二大之下乃為三公三公者太尉司徒司空也夫三公古之極品其上乃增如許其濫而不經如此皆由僭竊之臣位寵已極遞相崇稱遂為定制耳

唐時文官五品以上及兩省供奉官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日赴朝號常參官武官三品以上三日一朝號九參官武官五品以上五日一朝號六參官其文武官九品以上則朝朔望

而已

唐初宰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及裴炎為中書令始遷政事堂於中書省蓋兩省共聚一堂也其制度不可曉

唐初三省之制尚書省有令僕射以太宗嘗為中書令避不復設以左右僕射為長中書省之長為中書令即隋之內史門下省之長為侍中即隋之納言皆正宰相也武后初年改尚書省為文昌臺僕射為左右相六曹為天地四時六

筆廬

卷之九

五

官門下省為鸞臺侍中為納言中書省為鳳閣令為內史中宗復辟乃復舊名玄宗即位又改中書為紫微省門下為黃門省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然僕射雖改丞相而不同中書門下即不稱為宰相及天寶元年又改侍中為左

唐高宗以郭待舉岑長倩郭一正魏玄同為相以其資任尚淺未可與諸相同名且令預聞政事與中書門下同受進止平章事此平章之名所由起也此時左右僕射中書令侍中為真相

同三品者次之同平章者又次之至宋時遂以同平章事為正相而以叅知政事為次相然則宋之叅知政事即唐之平章也

蕭梁有書光殿學士之號後學之名始此

唐初設弘文館有學士直學士之號中宗在位用上官昭容之言置大學士四人以象四時直學士八人以象八節學士十二人以象十二時每遊幸禁苑無不舉從賦詩屬和使昭容第其甲乙文采流傳雖有足觀其實非士流之榮也

筆壘

卷之九

六

大學士之名起此至宋時即以為宰相兼官

唐時學士院在禁中凡十廳南廳五間北廳五間中隔花廳道承旨居北廳第一間其任重

唐制中書門下二省皆供奉外官隨朝士入見

謂之內供奉隨翰林院班者謂之翰林供奉蓋

今兩殿兩房皆翰林供奉之遺法也

唐自中葉以後學士之權重於宰相如陸贄之在奉天鄭絪之在貞元裴拍李絳在元和之初皆以惟慤密謀決軍國大計用人行行政惟所獻

習及其為相寵遇反不若舊即有所建白視在北門亦若少減地之親疎不同也漢所謂不任三公政歸臺閣政如此

唐時銓選之法三品以上冊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勅授皆由尚書省奏擬文屬吏部武屬兵部尚書曰中銓侍郎曰東西銓神龍景雲之間鑒倖用事選舉混淆無復綱紀睿宗即位乃以宋璟為吏部尚書李義盧從愿為侍郎姚崇為兵部尚書陸象先盧懷慎為侍郎而文武二選

筆壘

卷之九

七

皆稱公平矣彼時尚書侍郎分主選法品藻甄識各盡其察故稱平也後世以天下士人之衆委之一人責既太重明亦難周士之不得於仕者必多矣

景雲元年薛訓為幽州鎮守經畧大使此節度使之名所由起也天寶以後其任愈重受命之日賜雙節專制軍使行則建節樹大纛入境州縣築節樓迎以鼓角宋時其權雖輕而拜節之禮猶重節出拆閣毀屋以示不屈本朝制臣

各賜旗牌制勅雖名號不同而意象相似然其權任則不及遠矣

唐制節度使掌兵事觀察使掌民事故租庸催徵皆牒觀察使司此初制也兩河藩鎮各據疆理租庸貢賦不入三司不知觀察之權亦復何在蓋亦有節度兼其職者矣

天平節度使天平即淄青淄青即平盧也平盧在永平安祿山既平肅宗乾元元年節度使王玄志死朝廷遣中使往撫將士就察軍中所欲

筆庫

卷之九

八

門

立者授以旌節於是裨將李懷玉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為使朝廷因而授之此軍中廢立之始也未幾希逸渡海而南據有淄青沂密青齊六州之境猶冒平盧之號已而懷玉復逐希逸復并登萊棣四州賜名正已及李靈曜之亂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為已有正已又得曹濮徐兗鄆五州乃自青州徙東平居焉正已即懷玉也傳師道師古及納而誅因賜鄆號為天平軍故淄青平盧天平其地不同其為一軍之

名一也

高宗儀鳳元年遣大臣分道巡撫以宰相來恒為河南道大使薛元超為河北道大使左丞崔知悌司業鄭祖玄為江南道大使後又謂之存撫即今巡撫之所由起也

唐初遣御史按察十道即今之巡按立二十四府都督察所部刺史以下即今之巡撫都督旋廢按察復停其後改為五十四道各置採訪使以刺史領之又一變也

筆庫

卷之九

九

宋時宣撫之體甚重即今之總制也鄭剛中為宣撫副使大將吳玠官至少師請講釣敵之禮剛中曰少師雖尊猶都統制耳倘變常禮是廢軍容玠乃惶恐聽命近日邊師有爵至三公者於制府大臣皆用屬禮即此體也

唐制御史臺有侍御史六人以久次者一人知雜事謂之雜端不出累月遷登南省故亦謂之南床殿中監察以下皆稟而隨之蓋御史之長即今之京畿河南道也

監察御史裏行以其資叙尚淺未正除御史先令於御史班內行也今之試御史其原蓋出於此

漢之中書令本宦官也至江左而為宰相唐之樞密使本宦官也至五代而屬外朝官名之沿革如此

五代以樞密使為內輔臣宰相為外輔臣而樞密之權重於宰相如宰相兼樞則得顯大政如罷樞密之權但為宰相其任反輕亦如唐之左

筆塵

卷之九

十

右僕射也郭崇韜之於莊宗安重誨之於明宗皆以佐命元功入為樞密刑賞陟黜無不由之其勢然也后晉太祖懲其橫肆遂廢樞密以印付中書而宰相之任始專矣二人勲名相似際遇亦同皆以剛愎自用久擅大權叢怨四海以及於禍總之不學無術未聞大臣之道已矣唐初樞密之設蓋於政事堂後列五房有樞密房以主曹務乃宰相文書之所也宣宗以後始設東西樞密兩院以宦者為使而樞密之任歸

之其權與宰相等矣唐莊宗即位以豆盧革盧程同平章事郭崇韜張居翰為樞密使則始以外官為之而樞密之任親於宰相以其與聞密勿也有宋建國因五代之舊以中書為相樞密為將謂之兩府而宰相之權重於樞密矣

唐時金吾衛屬南衙即今之錦衣羽林衛屬北衙即今之東廠李輔國欲選羽林騎士五百以備巡邏蓋欲以北牙禁旅侵南牙之職故宰相李揆急奏止之輔國又置察士數十人潛令於

筆塵

卷之九

十一

人間聽察細事有所追索諸司無敢拒者魚朝恩專權亦於北軍置獄使坊市惡少年羅告富室沒其家貲則成化閣之西廠矣

唐末兩樞密使及左右中尉柄事禁中與宰相表裏號為中貴亦稱內大臣樞密即今司禮中尉即今東廠也

元用御史臺言各路按察巡行郡邑之法設官八員二使留司副使以下每歲二月分巡按治十月還司已又改為肅政廉訪司即今按察分

巡之規也其時按察司官屬御史臺即今御史
巡歷分巡從行之法然彼時行臺官僚自大中
丞以下全設如內今惟以御史巡按無行臺之
設而巡撫中丞以保監為職雖有行臺之號其
實不相蒙也大要 本朝之制以行省為藩司
廉訪為臬司行樞為都閫而中丞同事一方終
有御史之體而不相統攝此官守之因革於元
者也

元時風憲之制在內諸司有不法者監察御史
筆塵

卷之九

劾之在外諸司有不法者行臺御史劾之即今
在內道長在外按臺之法也惟所謂行臺御史
者竟屬行臺歲以八月出巡四月還治乃長官
差遣非由朝命其體輕矣 本朝御史總屬內
臺奉命出按一歲而更與漢遣刺史法同唐宋
以來皆不及也

今之指揮使司即元之萬戶府也元人既平江
南於浙東一道置三萬戶府高郵泰州置兩萬
戶府揚州建康鎮江置七萬戶府杭州行省置

四萬戶府其體貌責任若今都閫之體而權力
倍之 國初衛所之設權力亦重後稍陵夷至
於今日其號為指揮者以金紫之服低眉俯首
奔走使者之前若隸卒然使折衝捍衛以展報
國之猷其將能乎

春秋時縣大而郡小秦并天下郡大而縣小漢
有郡國皆統於州然州乃分部之名或十二或
九及南北朝分裂天下至百餘州而郡猶屬焉隋
并天下廢郡而存州州即郡也煬帝又改州為

筆塵

卷之九

三

郡而州之名廢唐初又罷郡置州而郡之名廢
其實一也宋元以來設府於州府即州也 本
朝以州屬府則分而為二矣此郡縣名實之辨
也

宋時大縣四千戶以上選朝官知小縣三千戶
以下選京官知故知縣與縣令異縣令即古長
吏之職知縣則以京朝官之銜知其縣事非外
吏也朝官京官亦有別

元大德七年郭守敬以先朝舊德累請謝事不

許自是凡翰林太史官不得致仕遂著為令彼
所謂翰林者兼有書畫供役之流所謂太史即
今之欽天臺官非詞林也 今制臺官世業天
文不與大察其年高自願致仕則聽否雖七八
十歲不解其官自郭太史始也

唐宋時州郡有孔目之吏亦謂之都吏言一孔
一目無不總也後以之名官

月俸

唐時一品月俸八千後以防閑庶僕俸銀雜用
筆塵 卷之九 十
以月給之總稱月俸為錢三萬二千比以今制
俸薪直堂筭之數亦相倣然唐時猶有職田祿
米一品歲七百石此為優爾及至大曆以後權
臣月俸有至九十萬者刺史亦皆十萬則不啻
倍蓰矣

開元二十四年定百官月俸一品月三十千二
品月二十四千遞至九品月一千九百有奇大
曆十二年加京官俸三公宰相每月各一百二
十貫文中書門下侍郎月各一百貫文遞至雜

職月各一貫九百餘文一貫當是一千開元之
制與今略相倣大曆則溢三倍矣

唐時百官皆有職田其名有二一謂之職分田
一品十二頃至九品二頃而止皆給百里內地
一謂之永業田一品六十頃至九品二頃而止
即口分世業之意也永泰元年軍興費劇百官
請納職田以充軍糧而此不可復矣宋時猶有
公田惟 本朝官仰俸薪別無給賜郡邑所在
田皆起科亦不聞有公田之名惟邊方大將有
筆塵 卷之九 十
養地土頗收其入以代公費有職田之
唐世俸錢自會昌以後不復增減三師二百萬
三公百六十萬侍中百五十萬中書令兩省侍
郎左右僕射百四十萬尚書御史大夫百萬節
度使三十萬蓋計一歲言之也萬當為千緡二
百萬則二千緡矣至北漢劉崇以太原一道正
位建國宰相月俸止百緡節度使止三十緡較
之唐末已為太減矣乃今一統之盛宰相月俸
猶不能半此則近代之俸可謂至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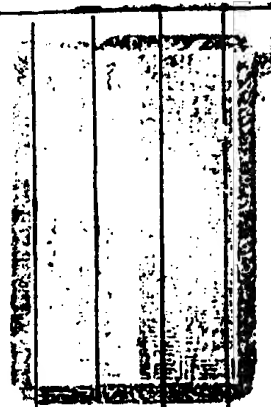
郭子儀自河中入朝代宗命宰相置酒其第一會之費至十萬緡準今銀數當作十萬兩也亦太甚矣

代宗時四紇以馬萬匹來市有司患其太多請市千匹郭子儀恐違其意自請輸一歲俸為國市之當時馬價一匹直四十緡計馬萬匹當用四十萬緡子儀一歲之俸能市萬匹其時將相之富可想見矣史記子儀月入俸錢二萬緡緡為一千一歲俸入即今二十四萬兩矣

筆塵 卷之九
長慶元年王承元移鎮以錢百萬緡賞鎮州將士劉總辭鎮以錢百萬緡賞幽州將士百萬緡當為銀百萬兩也唐之濫費亦太甚矣使在今日以二鎮費二百萬金安所措給第以前段月俸准之當是十萬耳

唐自中葉以後軍士驕橫賞賚無紀穆宗即位神策軍士人賜錢五十千敬宗即位力不能繼神策軍士人賜絹十疋錢十千畿內軍士又減五千李逢吉之策也稍能裁時人善之然較之

往代已為濫矣宋時每遇南郊慶禮大賚六軍至以費用浩煩久虛大禮此亦五代積習所致也我朝養軍之費雖不減於前代而賞賚之格所損不啻十倍法可謂善矣



筆塵 卷之九
雍正九年辛亥七月四日閱

六

殺山筆塵卷之九終

明東阿

門人

男于緯校梓

謹禮

本朝承勝國之後上下之分太嚴 二祖仁宣時猶與侍臣坐論 英廟冲年即位相接頗稀以後中貴日倨堂陛日隔即密勿大臣無坐對之禮矣 今上禮御儒臣優於前世講筵接以筆塵 揖讓稱以先生皆殊禮也第行在講帷歲時從相沿以下與賜服食每有宜賜相君第具一公跪上謝遣閣校領至松第竟不詣廷一拜即次日進講亦不一叩首竊甚以為購古人君臣之禮極嚴即萬石君傳所載上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恭謹如此今平交執友有所問遺未有見而不一揖者君上之賜立受而無一言心何以安業從衆人之後不敢有異惟 御賜頒及無間服食時鮮即一魚一蔬

名頭首拜受焚香獻之祖考乃敢嘗耳又目觀陵一事如班賜誥命百官朝服唱名給散而內閣不出止遣典籍代領夫錫命之典古之所謂虎拜稽首者內閣到橋南不數武而安坐閣中使從吏代受甚非事君之禮也

凡臣子對君稱謂有體李泌對德宗曰臣若苟合取容何以見肅宗代宗於天上此稱謂法也凡人言死則曰見某於地下人主之祖父則曰見於天上此不可不知嘉靖中 上在西城召太醫令徐偉入胗龍脉進殿蒲伏膝行見上踞坐小床龍衣曳地不敢以膝壓衣奏曰 皇上龍衣在地上臣不敢前 上遽以手捫衣出腕而胗偉但一時語耳出至直廬手札賜內閣曰偉適胗脉稱衣在地上足見忠愛地上人也地下鬼也云云賞賚甚厚偉見札悼懼失色自謂若有神佑設使誤稱地下罪萬死矣蓋 世廟嚴而多忌誤有所犯罪至不宥而偉偶中 上旨非慮所及故且喜且懼耳此與泌天上之稱

亦偶合也

萬曆丁亥有言者請復午朝疏入報關未有成命也一日同沈公在部將至已刻忽傳午朝進班百官且驚且喜踉蹌奔趨行至東長安門已聞鼓聲則蓋張皇疾奔惟恐後至予且行且告沈公此未必朝且恐有他禮官姑徐行以俟不可爭先而進以駭瞻望政使失朝所失反小沈公以為然及至賞房各部諸公皆已先至而駕竟未出也入內探之茫無影響乃鐘鼓司腐使誤聞傳說直上鳴鼓而會極門使因即稱除內座以待臨幸愆之皆誤也此亦訛言之妖矣大臣當此類事不宜輕遽

予在南宮一日早朝後至點查列名當事中貴違間校來言欲隱予名以是市交予亟遣人馳謝曰失朝事小欺君罪大忝為大臣豈敢以欺自處可列吾名以上如有所隱當上書自首反於中貴不便其人慙懼而止蓋失朝之罪不過奪俸何忍以是欺上且中貴以此市交他日請

托橫至何以應之正宜謝絕為當耳

近日大臣多因數被攻擊稱病求去盡廢面辭之禮聞命之日促裝就道早夜啟行帷車而出故舊官僚或不及面具疏辭謝往往自謂得請故作出樊之態此皆內含悻憤外示狷潔既非人情亦非臣禮吾甚不取也辛卯九月九疏陳請蒙恩予告勅使再臨予方以為榮寵而諸公祖於故習謂予必朝發夕行不肯信宿予笑曰何為乃爾人臣位至上卿得請而去主上恩禮周渥有光行色此在古人方其修為盡圖羅諸簡冊有何不榮而故為悻悻之迹吾必不然翌日具疏陳謝又三日具疏辭疏中數語云江湖迹遠雖稍隔于瞻依臣子情深實無分於去就舉頭見日終身戴天擊壤可以詠太平呼嵩可以祝聖壽末綴數聯勸上講學勤政早正大

本云云又數日出城以日高登車送客滿路皆與揖別惟請告之禮不設酒爾是日諸公以予必續故事未明而出皆遣吏持勅候於郊門及

至日高未出乃始趨至城外相候別予謂肅
就之禮自覺不差惟寫端肅公去時頗同此意
他公皆不爾也

建言

今制相傳臺諫風聞言事考之令典無所證據
心竊疑之後讀唐史武后以術制羣下諫官御
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御史得
互相彈劾舉以除諛相傾覆此風聞言事之始
也夫人之功罪必有其實按名責實猶恐不稱
况以風聞武后之令蓋羅織告密之別名耳而
承平之世習為故典不知其出於此也

門籍之名起於唐其制記官爵姓名一日一易
非遷解不除即今制也第彼時有門籍者皆得
出入殿閣至御前知其無門籍者如有急奏
許門司候引奏無得行關碍故貞觀以來群臣
士庶皆得言事李林甫擅權群臣奏事有不諂
宰相者則耗以他事陰中之然猶未敢明禁百
司之奏事也元載為相乃請百官論事先白長

官宰相定其可否然後奏聞則明為杜塞言路
之謀載之非諫擅主又甚於林甫矣嘗虛心論
之諫官御史有所論列先白宰相非體也六曹
郎吏有所建白不關長官亦非體也何也臺諫
職在言責于天下事無所不當論如必先白宰
相則言責杜矣故不可也郎官職在官守其所
守之官即長官之職也有所建白當先咨之長
官長官不能行然後聞之於上可也如必越職
有言而不使長官與聞則官守亦棄矣故不可
也臺諫不自宰相謂之臺諫郎吏不自長官謂
之越職相似而實不同但以元載之好意杜塞
諫非為官守言責計也

宋孝宗時因補闕薛叔似論列時相謂曰即等
以補闕拾遺為名額主規正君上不任糾劾今
所奏乃類彈擊甚非設官命名之意蓋拾補兩
省僚屬官為侍從與臺諫不同故禁禁以此論
之 本朝六科給事沿門下舊僚主於封駁各
道御史沿臺官之舊主於彈擊今皆以糾劾為

事亦非設官意也

宋理宗置籍中書記諫官御史言事歲終考其成績此法甚善若使銓曹年例考察皆取任內建白以為上下而不必以曖昧之過飛搖之辭為定官之殿最即有分慮亦將無辭矣

唐史一事甚類今日中丞姚廷筠奏比見諸司不遵律令格式事無大小皆悉聞奏至修一水竇伐一枯木皆取斷宸衷云蓋上憂下煩上煩下亂君米塩瑣細一一上聞則所遺者又大矣一則法網太密不得伸縮一則奏報難得展布其究反成彌文無益於國也

明刑

古時受職法極重如唐書云或告宰相第五琦受人金三百兩琦即自盡之遂坐長流可謂重矣近世賊吏受賄五萬以上法方遣戍其汎指賊數不可核實者即至千萬不過罷免又肅宗時宦官受財為人求官於宰相呂諲事覺宦官杖死諲亦罷免近時中貴請托宰相如

以如携纆遇事發不過革退未聞杖死亦未有連坐宰相者蓋今之人情似刻而實縱今之法紀似密而實疎也

唐代宗時優崇宦官公求賂遺無所忌憚宰相嘗貯錢閣中每賜一物宜一旨無空還者出使所歷州縣移文取貨與賦稅同皆重載而歸德宗知其弊有中使受方鎮之賂杖而流之自是皆莫敢受可見中官求索乃古今通弊也近時此風猶甚閹部大臣奉旨宣賜問勞皆厚有贈遺即傳一旨至部亦不空還在今視為固然不以為異其實中涓奉旨臨問大臣即少有勞遺亦不為過惟不當苦索耳至於宣索州縣毒流吏民則蠹政之大者乃至勲臣持節冊封親王索至千金不已文臣為副使盃盤花幣亦皆不受相懸如此彼誠何心獨不知愧此皆所當懲革者也

元載為相主書卓英倩竊權用事士之求進者非結英倩無由自達元和初有堂後主書滑渙

又在中書與權璫相結宰相議事有與內中異者令漁達意常得所欲罪發賜死籍其家財可數千萬此輩近亦有之中書省吏謂之主書堂後主書尤其親密即宋之堂後官也此輩外挾宰相以要士夫內挾中貴以鈐宰相一時不得則血脉不通政多齟齬此其數千萬宜爾

咸通中路巖為相頗通賂遺左右用事言者請破邊咸一家可贍軍二年邊咸者巖之親吏也與卓英情渙滑同考之近事亦頗有之如權相

紀綱號七與九者破其家貲不當贍一軍二年之費耶

竊為相其族子名申者為給事中招權受賂參每遷除朝士常與申議申因先報其人時以喜鵲目之及參賜死申亦杖殺喜鵲亦自不吉如此今之卿相子弟為喜鵲者可以戒矣

德宗既貶寶參欲籍其家陸贄諫曰在法反逆者盡沒其財賊汙者止徵所犯皆湏結正施刑然後收籍今罪法未詳已存寬貸若簿錄其家

恐以財傷義德宗不聽竟賜參死而籍其家唐法如此者多矣蓋籍沒之法因種族其家然後奴婢貨財皆為官有若其罪未至族則家固無恙從而籍之不相中矣近日一事與此相類而在事之臣無引贄語以進者刑政一失其可收乎

憲宗既誅李錡有司籍其家財學士裴鉉李絳請以逆人資財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田租憲宗嘉嘆即從其言此事可以後法蓋割剝六州之

民以富其家故即以其所有寬六州之民也近日江西湖廣乃以二相籍沒累及闔省而所籍之財盡入內帑於主德民瘼均有損焉使當事

諸公肯舉李錡故事為明主告未有不嘉嘆也而坐視無策付之竊嘆惜哉

漢時籍沒臣民以其妻女沒為官婢所謂鬼薪白粲之類在諸司官府充造作之後非沒為官女也及唐時籍沒大臣以其妻女沒入掖廷謂之填官色才出眾者往往得侍人主此最無道

之甚者 本朝絕無此法惟叛逆之家易子給配功臣為奴爾正大仁厚之體自三代以來所僅見者不可不知也

萬曆丙子五月魚臺隋府為山西僉事以殘暴罷官里居橫甚舊所從師某為邑丞老年八十餘府欲奪其產致之於獄其人遣子上書訐府不法事 上時年十四覽疏震怒使中官問輔臣曰人之為惡至於如此且辱其業師大不可容其逮下吏相公上札奏以為府罪固不可恕

筆塵

卷之十

十一

第其怨家之言恐未必實且告訐之門不可輕開事遂不行府蓋藩坂張相君門人也是年十月山東撫臣奏昌邑令孫鳴鳳居官貪鄙竊取帑金及遷官去任道中椎車金二兩 上覽其疏持示輔臣且笑且怒曰道權吏金與盜何異江陵奏曰方今法紀粗張而貪風未止若要天下太平須是百姓得安若要百姓安生須是官不要錢 上曰先生言是昨覽其疏此人乃進士出身何其無耻如此江陵復奏此人惟

自恃進士出身故敢如此放肆不然亦尚不敢今後 皇上用人惟當考其功能不必拘以資格若奉法守分不肯要錢就是異途下僚亦當顯擢若貪贓壞法不守官常即高第貴遊亦當重處 上曰善即此二事見 上聰明天縱漢昭不及也

萬曆甲申江右中丞曹君大埜論勅臨江知府錢若賡殺死無辜至二百有奇 上大怒下所在逮治數月不報有 旨數趨閣臣令從重問

筆塵

卷之十

十三

擬江右勘者論以永戍 上意少之使中官持本送閣命票極刑閣臣再三執奏 上不可手批決不待時閣臣再奏若賡所犯不至此即處以極刑亦緩至秋後方今春和發育望體生物之仁 上命中使語閣臣曰彼殘許多人命都是秋後否彼柰何不體生陽發育之心閣臣無以對已而又上揭力救詞至迫激 上不得已從之令監候處決時以 主上恩威並用人心悚服蓋 上春秋已長明習治體加意元元痛

酷烈此不盛德事第一二老臣恐開乾綱之端再三執奏其實若賡之罪死有餘辜不足惜也予嘗與相知論此事以為勅之者與救之者皆非也何也若賡性本殘刻當江陵末政以此求知又怙同里相公之勢恣行無忌曹中丞者平日不敢戒諭至養成其惡度不可已不得不勅又恐其有內主輕論不足以傷則撫拾如許以重其罪安得有二百人命可輕易登於奏牘且一郡守三年殺人命如許為撫按者所主何事而不早覺察故曰勅之者非也人主受中貴之言以為文吏持柄相黨護乃一郡守殺人二百而閣臣法司臺諫相率救之上以為何如且若賡有罪人也所爭法比輕重之聞而令上有黨護之疑後即有無罪被誣者亦不可救矣此謂為有罪者決網而為無罪者設鉤也又有甚焉老成慮事恐開妄殺之端是矣令人主曰一郡守殺人數百而罪不至死使為天下主者妄殺一人則群然爭之是天子不如郡守

專也此念一動後即用重典繩下亦不可救矣此止輕殺之端而開重法之原也故曰救之者非也一介諸生叨有民社之寄視民命如草菅是誠何心而救之者又何心果有鬼神無陰譴耶予為此說非則也厚也錢四明人余閣學之邑子而新都許閣學之門人也唐開元中刺史楊濟坐賊當死上命杖之六十丞相裴耀卿上疏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為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人玄宗習見武后之朝笞撻公卿有如徒隸而忘其非法也耀卿一言遂停此法有宋三百餘年未嘗及朝士可謂有禮矣近代建言得罪之臣往往賜杖大廷裸體係累不以為辱而天下以其抗疏成名美之如登仙是古人之所為辱乃今之所為榮也豈盛世所宜有哉大抵上之所賞即下之所譽則以其賞為榮而不然者則賞亦辱也上之所刑即下之所毀則以其刑為辱而不然者則刑亦榮也夫使上之刑賞不足為榮

士之榮辱制於下之毀譽則國是將日非

矣有識之士可不為寒心哉

大臣貴官有不可不慎者世殊不知趨避殊可駭汗試舉一事南齊尚書令王晏推奉明帝謀廢鬱林而事多專決為上所忌乃輕淺無防意望開府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與賓客語好屏人請問明帝聞之疑其欲反遂召而誅之公卿大臣當權位隆盛時與技藝星相等談及數接昵客造膝密語皆所當忌

筆塵

卷之十

五

王勔為鳳閣舍人王勔為荊州刺史王助為監察御史皆王勔兄弟文中子之孫也當武后之朝以劉思禮謀反株連皆至族誅勔助出妄引若劇掌銓選進用由思禮未必不與其謀宜其及也大賢之後文雅之族一旦橫罹楚毒至於赤族其非高陽之世可知矣近時一二名家子弟妄交倖邪軀杆文罔幸遇 仁明之代免於重典使當雪政之朝嗟乎殆哉以此言之子安之溺海未為不幸也

穀山筆塵卷之十一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龍編次

男于緯校梓

籌邊

權不可中制兵不可遙度故曰閫以外將軍制之非重之也乃使不得辭其責也後之當事者乃取境外之事而任之於廟堂則分閫有所非其咎矣豈得為勝筭哉然則廟堂之責何如曰

筆塵

卷之十一

六

六轡在手四牡就駕有如代驥而馳終日不能一舍非御道也邊臣曰虜可和也廟堂曰諾不更以戰撓之邊臣曰虜可伐也廟堂曰諾不更以和撓之戰而得有賞否則罰和而得有賞否則罰廟堂之責在二字爾吾安知戰吾安知和而為彼解脫地耶故賞罰者廟堂之六轡也今世薦邊材多以騎射為名非所以取人也吳起將戰左右進劍起曰將者揮桴提鼓臨敵決疑一劍之任非將事也古之大將親兵尚不一

劒為能况今幕府分符之任蓋欲其運籌制勝
折衝樽俎而以弓矢之能器之乎士大夫偃蹇
仕途遲迴末路至以臂輔夾拾希於一割亦足
羞也

漢高帝曰為天下安用腐儒也此言誠過然天
下事為迂拙人所壞者不少矣試舉一事如唐
之中葉田氏雖據魏博未敢失禮使朝廷恩威
明布自當折服而黜陟使洪經綸者乃下符嚴
其軍四萬使之還農田悅陽罷而陰聚之以激
筆塵 卷之十一
軍士之怨於是合從諸鎮以拒王師跋扈一方
竟不能制則經綸之舉激之也今有元勳世臣
專任萬里之外朝廷不以威德鈐制使之効死
而使一二白面書生日操惠文三尺摘其微細
使其跼蹐俯仰救過不贍非便計也幸國家法
制素嚴伏不敢動此等統緒庸流亦無兵力可
恃萬一有不逞之材扶積憤之志結率夷酋以
求緩旦夕之死則昆明滇粵之間化為方外一
向背間爾書生不知大體誤國家事往往如此

令人短氣

萬曆甲戌東虜王台擒叛酋王果以獻台官已
為都督當加一品勲階吏部議上擬加柱國有
旨加台龍虎將軍台大感悅蠻夷之長即儼
然稱公卿殊襲朝廷之體而彼又不知為何官
也龍虎將軍者公卿無此官以號蠻夷彼以其
名壯必甚自喜而於名器無損人之識趣高下
於此迥然

萬曆甲申雲南擒岳鳳等九人以獻許以不死
筆塵 卷之十一
及入京師政府於射堂面鞠勞以花幣曰且有
爵賞明日午門受俘戮於西市予以為此非體
也因憶唐高宗時西域思結都曼謀反蘇定方
討平之獻俘長安法司請行刑為定方曰臣許
以不死故都曼出降願苟其生高宗從之蓋中
國制御四夷全在恩信不信則失恩失恩則傷
體降而殺之非示恩也許而背之非示信也堂
堂天朝不能以兵力取勝誘降小夷致而殺之
不但失恩失信亦損威甚矣軍中機宜或用權

謫朝中政體則貴正大不然則非體也甲申之舉其亦未聞定方之言者耶

萬曆辛卯西虜火羅亦據有檜五莽刺二川侵擾河湟西邊震動朝廷遣安肅鄭公洛率兵經畧而以涇原魏公學曾總督三邊軍務鄭公主和魏公主戰廟堂主鄭臺諫主魏乃下九卿集議予從諸公入諸公皆有成畫不過借廷議為名以塞臺諫之口而予不知也因竊問諸公今日之事何所可議虜若入犯無縱敵不擊之理虜若不入無出塞追捕之理古人所謂未則禦之去不窮追已成千古斷案何所疑而議也僕以文史之臣不閑軍旅誠無以佐諸公之機惟是禮官所司在正名義今將章奏文移中議更數字國朝體統極尊遠過前代况此等小夷鞭笞可使如許其納款請無曰和以撫字代之如須用兵追討請無曰戰以勦字代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戰字且不可輕下况招納犬羊就我秦嘯安得以和字為言二字失體請速更之

諸公相視而咲自是奏疏中亦稍有改政者矣其後日本之役至有陰為和親之計以誤朝廷者豈但稱名之謬而已

萬曆壬辰倭寇朝鮮朝廷遣兵援恐其不勝欲調播酋楊應龍兵東救朝鮮又聽一妄男子上言欲發暹羅之兵使由海道搗其巢穴廟堂以為奇策識者聞之無不駭咲播酋不奉漢法阻兵拒命朝廷遣使即訊數年不出此何等情形也乃欲調其甲士出入中土窺見虛實縱使有功何以善後此豈制播酋之方至於暹羅小國僻在海南日本視之何啻培塿而欲使搗其國都是以蟻螳入鼎也匪獨如此縱使播酋恭順暹羅盛強勢亦不能何也由蜀至遠一經兩海水土不習強弱亦異而暹羅小國乃在占城之南琉球之西三十餘年不通朝貢使者佩虎符而往將安問津况能發其兵乎此等見解如醉如痴謀國若斯不敗何為國家福德天實默佑非人力也方議調兵時有一當路過東駐車相

訪語次嘆曰暹羅可謂否恐其兵入中國多所蹂踐奈何予笑應曰暹羅知在何方取得宋再慮未遲此公亦未披輿圖不知暹羅所在也因憶唐元稹為宰相會成德王庭湊及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不能解乃用千方計遣客間說賊黨使出元翼又賂吏兵令史偏出告身二十通令以便宜給賜事聞稹遂罷相此政與遣程鵬舉竟其暹羅事類

筆塵

卷之十一

六

國家制樂四夷自有正體封貢之典職在禮官征討之法職在樞府譬如青島司春玄鳥司閉各有職掌不可紊也前朝相沿著為成法如西之哈密南之交趾杜之順義皆樞府所有事而封貢題請則皆屬之禮部舊慣具在可考覽也萬曆甲午以後遺左卿師司馬石公欲以封貢喑倭救失補敗且欲身任其事以自為功亦不想職掌沿革各有司存而禮部一二正卿苟欲避謗辭難為自免之計亦不言職掌在本部也乃使兵部題請成封貢之議及事敗勢頽兵臣

伏罪而禮臣無恙焉自為善矣其如職掌之責何夫兵臣不知職之在人而任之於已禮臣明知職之在已而委之於人皆所謂溺其職者也公卿臺諫亦無一人詳考舊牘而知其責之所存者吏兵臣誤而罹於法禮臣誤而免於罪近於七聖皆迷之境矣士大夫高談虛拱不親世事其流弊至於如此

筆塵

卷之十一

七

日本關白封貢之議一時臺諫部司上疏力諫日無虛牘爭之誠是也然皆揣摩情形汎論事理至於日本沿革絕不考究有謂祖訓絕其封貢二百年來不與相通者覽之為之失笑日本在洪武初年雖絕其貢至永樂以後即以金印詔書封其國王每朝易位輒賜日字勘合若干號六年一貢齎勘合而至人舡貨物皆有定數至嘉靖二十九年入貢以後始不來耳柰何謂二百年來不許通貢又倭中自有國王州郡宮長類如朝鮮可考而知亦不問其顛末而徒一二船商之言所指地方官職皆似洪荒初造未

經緯備者无可嘆也四夷封畧在禮部客司大司馬石公徒欲取効目前不暇深考竟不知日本為何國關白為何人盈庭之言皆知塗鑿以此禦難何以為國可為仰屋竊嘆者矣

漢武唐高征討四夷發兵動數十萬不知糧餉軍裝若為供需今方隅有警遣一大將將數千人往猶以樵蘇為慮萬曆倭夷之警東援朝鮮至徵天下兵不能四萬古今物力何以相懸若此

筆塵

卷之十

攻城之法有當急者有當緩者夫在我為老師在彼為窮寇張一面之網以移其必死之心其城可破也激之則敗矣在我為聲罪之師在彼有不救之辟急之則變從内生不戰而潰緩之則彼得為謀其勢日成故不可不急也朔方倭酋之變使總督大臣提兵急趨掩其未備數夕之間可以授首而遼卻無定逼撓不前師老財殫賊勢日盛向非國家福力廟社之靈其不為唐之北庭宋之靈夏者能幾何哉

王都據定州外結契丹為援明宗遣王晏球討之晏球知定州有備未易急攻乃陳師困城為持久之計而與平盧相應邀擊契丹盡殲其衆都裴仰孤城四顧無與其下遂翻城以應而都自焚矣近日寧夏之圍李如松董一元二將邀擊虜兵以絕其援亦此類也

唐高宗時李謹行為大將東討高麗其妻劉氏留代奴城高麗引兵攻之劉氏擐甲率衆守城虜不能下上嘉其功封燕國夫人亦健婦也萬

筆塵

卷之十

九

曆壬辰寧夏作亂恭將蕭如薰妻楊氏盡出簪環以勞軍士之妻帥之守城賊攻圍數月竟不能下事聞賜詰封為楊氏故大司空肅施楊公兆女也

互市之名起於開元突厥毗伽可汗遣使入貢請於西受降城為互市歲齎繒帛數十萬匹就市戎馬以資軍旅且為監牧之種由是國馬益壯焉當時以互市得馬為監牧之資今日以互市得馬為邊軍之累何其相反如此無他故監

少之政不脩耳

唐時冊突厥默啜為可汗以聞知微田歸道為使知微見默啜舞蹈吮其靴鼻歸道揖不拜為陳禍福幾為默啜所殺可見不辱君命士之上節也隆慶辛未虜酋納款冊為順義王酋不知王為何官諛者給之云禮秩與代王等邊吏當拜及叅政朱宸往詣其帳迫使下拜宸恐和事不成遂屈膝焉此邊將所共見者其後官雖不起然未嘗正其罪而廢之亦失刑矣

鉅鹿

卷之十一

十一

唐至中葉西域諸國并入吐蕃與唐為敵其址為回紇舉引弓之民盤據大漠乃匈奴突騎之舊也其西為大食大食并波斯突騎施之地東盡葱嶺西南際海萬有餘里亦大國也其西南為天竺即今烏思藏之地乃佛土也其東南為雲南即六詔之地吐蕃為陵上國殆無虛歲突騎一出直入三輔周之犬戎秦之義渠不若是之迫也李泌建議欲南服六詔北和回紇西招大食天竺以困吐蕃此奇策也夫以夷攻夷乃

中國之形中國不用而使夷狄用之以困中國則倒置矣漢通西域所以斷匈奴右臂唐通雲南所以斷吐蕃右臂而後制勝有方也今也不斷其臂而又續之其為夷計不亦工乎何謂續其右臂胡王南牧假道具食使之由河西而南又使築官事佛屯聚青海之上以屬之張獵而南合諸番是續虜之臂也

筆塵

卷之十一

十一

唐莊宗追契丹於易州隨其行止見其野宿之所布葉於地回環方正皆如縮剪雖去無一枝亂者嘆曰虜用法嚴乃能如是中國所不及也胡人用兵初無紀律但其法難犯爾中國法紀不明賞罰無章雖日講雲鳥之陳談龍虎之韜猶畫餅也

金之破遼猶不敢輕舉伐宋也及使者往返既數道路險易朝廷治否府庫虛實漸得要領而南侵之志決矣中國底裏不可使外夷知之彼以納貢為名往返出入或有密圖山川潛窺虛實即平時貢夷猶不可不脩况當倭虜內訌兵

出境上而容其謀使入都使之偵探可謂至愚矣

南宋時元兵南下詔中外不許傳播邊事此雖末世之政然於軍國機密亦不可不知也近日都下邸報有留中未下先已發抄者邊塞機宜有未經奏聞先已有傳者乃至公卿往來權貴交際各邊都府日有報帖此所當禁也幸而君上起居中朝政體明如懸象原無可掩設有造膝附耳之謀不可使暴於衆居然傳播是何政筆塵

卷之十一

十一

體又如外夷情形邊方警急傳聞過當動搖入心誤事大矣報房賈兒博錙銖之利不顧緩急當事大臣利害所關何不力禁

韓侂冑出師數劄自悔失圖私出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興而募人持書赴金求和然竟不免於函首謀之不臧自貽伊戚宜矣侂冑專權納賄家累鉅億二十萬固所能辦近有當事大臣非遭強敵之勢而欲為和敵之舉非有侂冑之資而欲為捐金之謀知其不必又不能也且侂冑

庸劣則取軍以掩其敗而後人盜公帑賄虜以文其欺是又侂冑之罪人矣平生氣節名世何其堂堂而甘心為此氣哉

筆塵

卷之十一

穀山筆塵卷之十一終

穀山筆塵卷之十二

明東阿縣山千慎行著

門人程唐郭應龍編次

男于維校梓

形勢

三代以前江北繁盛江南曠濶漢晉以下江南富實江址凋敝蓋由三國五胡之亂兵火戰爭多在江北江址之民大半南徙如僑充僑徐等州大底皆其舊民移江淮之上因而郡之故以筆塵 卷之上 故名此皆天地之運流轉無端遞相盛衰非人力所及也方今太平有日群生樂土然江北之戶口不加少而土曠人稀地有遺利江南之生聚不加多而地狹人衆至不能容可不思所以裒益之乎漢時以關中空虛徙六國豪傑大姓以實三輔西都賦所謂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者是也其時五陵豪侈甲於天下居重御輕之勢於是在焉其後討平閩越盡移其民以實江淮之間亦是此意天地之氣此盈彼虛極盛則逐

有國家者調停於緩急輕重之宜以劑其多寡盈虛之數亦裁成輔相之權也大抵南北多寡如向所陳就其中間又各有不同以江北言之兩河山東其適中者也而最稀者陝西最密者山西以江南言之閩廣淮揚其適中者也而最稀者湖廣最密者江浙又南則巴蜀之民太夥而滇隸之間太稀矣至若畿輔之間則近京四府其最曠莽者根本重地不異窮邊所係非小也都城之中京兆之民十得一二營衛之兵十得四五四方之民十得六七就四方之中會稽之民十得四五非越民好遊其地無所容也京東瀕海之地自勝國以來議開水田竟未能就近時一二喜事者倡水利之議未見有緒而越人遊食三輔往往挾策籍從京兆舉為都人所齟齬歲有煩言均非長便嘗謂欲開京畿水田即以其便召募會稽之民令其著籍近邑以應田頃畝為限無田者不得著籍無籍者不得試有司不得為尉吏既已著籍即將原籍除名永

不許歸歸則原籍告訐適諸化外而令京兆舉士增十餘人制額以待新籍不得濫額於京兆原數無所減損則爭端宜可息也又新鎮新調南兵未必盡解或使流入胡中為患滋大不若發充三輔衛所頂補清勾之缺而於例外請優給之即願開墾水田者從其自占如此則京輔之地可實水田之利可興遊食之徒可容仕進之途可清矣外此則三晉之民願徙關中者聽巴蜀之民願徙川東以往者聽江右之民願徙楚者聽所至有山澤之利荒棄多年不在租稅正數者俱許其開墾永不起科亦可行也誠使燕趙秦楚地無遺利江浙三晉民不違食則於國家命脈不無小補矣雖然此其大槩也就中遷徙又有難易越人之徙燕也十人而九江右之徙楚也十人而八三晉之徙秦則十不二也地利固不可夫人情亦不可拂要當從其所便顧其所安耳不然鑿空發難四方騷騷又甚於料民履畝之役矣

吳王夫差溝通江淮以窺中國後人以淮水低溝水高故立堰以防之舟行度堰入淮謂之杜神堰在楚州城址五里即今土壩之所始也周世宗南征以舟師自淮入江阻於此堰乃鑿楚州西北老鵲河水以通其道而淮水之舟皆達於江矣江淮之道古蓋有之溝水不知所在當是高寶湖耳

周顯德間渡汴口之渠導河水達於淮水以通江淮之漕又自大梁城東導汴水入於蔡水以通陳隸之漕又於都城之東浚汴水為五丈渠東過曹濟梁山濼以通齊魯之漕此皆宋之漕運所由始也

靈州有填漢尚書御史三渠皆屯田灌溉之資也大曆中吐蕃攻靈州奪三渠水口以救屯田則靈夏之資於灌溉久矣今寧夏富饒甲於西邊水泉之利號為小江南三渠之遺利尚有存者以御史尚書名渠必以作者之人為名可與光祿塞夫人城對爾

隋煬帝開道濟渠自東都西苑引穀洛之水連於河又自板渚引河水達於汴又自大梁東引汴水入泗達於淮又自山陽至楊子達於江於是江淮河汴之水相屬而為一矣煬帝又開永濟渠因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又穿江南河自京國至杭州八百里蓋今所用者皆其舊迹也夫會通河自濟汶以下江河淮泗通流為一口開通於浙河則江南之遺也煬帝此舉為其

筆摩

卷之十一

五

國役數年之祚而為後世開萬世之利可謂不仁而有功者矣秦皇亦然今東起遼陽北至上郡延袤萬里有邊城之利皆非長城之墟耶嗟夫此未易與一二淺見者談也

魏州御河即隋煬帝所開永濟渠也今在大名界中東合汶濟之水會為運河猶稱御河

石晉開運元年滑州河決侵汴曹濮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於汶水此金河南徙之始也梁山在今壽張東平之間汶水自東北來與濟水

會於梁山之北而決河之水瀾漫潰溢環梁山而會於汶則宋之所謂梁山淤矣

閩王審知奉事朱梁歲自海道登萊入貢沒溺者十有四五當時吳越淮南據有江左故不敢取道兩浙及考其海道則自福州開洋過溫台明州北度大洋抵登萊上岸其險遠亦至矣方今河運之議但從南浙下港北至直沽僅得大半已不能行況由閩越而發耶其後錢鏐入貢亦由海道抵登萊出洋即今所議海運道也

筆摩

卷之十三

六

熙寧十年河決澶州北道斷絕河流南徙東瀕於梁山張澤濶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南清入淮即今沂泗南流由徐邳入淮之道宋元以來未之有改也北道自張秋決塞河不復來而入淮一水遂受河之委倏南倏北去海數百里間而竭國家之力不能制而一之也

吳居厚宋之桑孔也當熙寧元豐間為京東轉運開萊蕪利國二監以鐵冶之法殘害萬狀氏

不聊生至相聚遮擊欲投之治鑪居厚遁而得
免利國監者即今之利國驛在徐滕之間有運
鐵舊河引沂加二水通於汶泗遺迹尚存近日
欲開加河即其地也

至正六年盜扼李開務開河劫掠商舡即今東
昌南李開務也

元時海運歲米百萬會通河成歲運米五百萬
浮於近代矣

賈魯河自黃陵南達白茅放於黃堦等口即今
筆塵

卷之十一

七

賈魯河故道也白茅在曹縣黃堦在單縣萬曆
丙申黃堦河決由賈魯河故道出符離集等處
蓋即元人所挑矣

唐至建中貞元以來每歲江湖淮浙運米百一
十萬斛至河陰留四十萬斛貯河陰倉至陝州
留三十萬斛貯太原倉餘四十萬貯東渭橋其
法與今相似但以四十萬斛供長安之用其何
能給計當時關中租米猶足供億非如今日畿
輔空虛盡仰江南也

三國時遼西烏桓以袁尚兄弟入塞曹操將討
之乃鑿二渠以通運一自潞沁入泇水謂之平
虜渠一自洧口入潞河謂之泉州渠以通海運
說文泇水出雁門校人戍夫山東北入海水經
洧水出無終西山西北流至平谷又南流入於
潞河又東合泉州渠口曹操所築也渠東至樂
安亭南與灋水合入海按二水當時通漕以制
遼左所謂平虜渠者在今都城之南疑即潞沁
入運處也惟泉州渠乃在京北而東入遼海不
知定在何處若因其遺迹通之以鑿平虜遼西
亦一便也泉州故城在幽州雍奴

筆塵

卷之十一

八

青州界中有穆陵關在齊南百餘里湖廣麻城
亦有穆陵山其下有關不知太公賜履定在何
地以青州為是則瑯琊東海尚在其南不應如
是之近以麻城為是則在大河之南直臨楚之
境非西至河矣不應如是之遠
漢唐以長安為西京洛陽為東京五代及宋以
洛陽為西京汴梁為東京

五代以大名為鄴都李氏得之改其府曰興唐石氏得之改其府曰廣晉而其軍曰天雄總之故魏州也

通鑑裴度討李師道請令田弘正自楊劉渡河直指鄆州至陽穀置營弘正奉命自楊劉渡河距鄆四十里築壘師道遣劉悟屯於陽穀夜半還兵天未明抵城下九域志陽穀在州西一百三十里者非也去州百三十里者乃今陽穀縣在西北楊劉在州正北不應楊劉渡河迂至西筆塵 卷之十二 九

又轉而東且悟以三鼓還師安得未明即馳百三十里此陽穀乃今陽穀店在州北四十里即度所令置營地也又弘正奏敗師道兵於東阿注云東阿漢古縣唐屬鄆州九域志在州西北六十里與今舊縣相合而舊志載宋時始由阿城遷於南谷審如所紀則唐時邑城方在故阿去州百里而遙矣然則南谷有城不至宋始遷可徵也

梁晉河上之師德勝楊劉各有南北二城跨河

而守皆河津要地也晉人初據德勝為梁人敗東守楊劉王彥章段凝以十萬之師百道進攻迄不能拔而大河之險已入於晉矣德勝在濮州境內晉史云德勝口澶州地也澶州舊在頓丘天福中徙州跨德勝津已而又作浮梁於是為澶州河橋矣楊劉在東阿北境可六十里黃河舊堤隱隱可見墟里人烟久成聚落而二城之迹則不可考矣夫合兩國之衆集百萬之師一旦化為榛莽平蕪蒼茫無迹盛衰興亡皆如幻化亦是慨矣

趙德鈞為幽州節度於幽州之南六十里城闕溝而戍之莽丹無所伏兵糧道得通又於幽州之東五十里城潞縣而戍之近州之民始得獲犒二城乃幽州之門戶也閭閻即今良鄉為陸路之喉潞縣即今通州為水路之口古今地險亦畧相蒙如此

五代史榆關在平州之東東臨海北有兔耳巖舟山皆斗絕並海東北有路狹僅通車其旁陸

可耕植唐時置硤石白銀諸城以控之即今山海關也

唐開元天寶間中國強盛自長安西門西盡唐境萬二千里間關相望桑麻蔽野天下言富庶者無如隴右所謂萬二千里盡包西城屬國而言隴右則今之臨鞏二府也蕭條千里曠無人烟視古之富庶殆如異域何地利相懸之耶

光武戰王郎子於鉅野景丹以上谷漁陽突騎大敗郎兵光武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見其

筆處

卷之十一

主

戰樂可言耶遂以二郡突騎擊賊王郎王郎成大

業古人動稱幽并惡少其精如此漁陽即今京師上谷即今宣府宣府之兵正不知何狀即如禁旅十萬皆漁陽突騎之餘何乃柔脆綿弱不任刀鎗漁陽甲不可用至調南兵代守豈越之君子反出突騎上耶

唐都長安每有盜寇輒為出奔之舉恃有蜀也所以再奔再吐而未至亡國亦幸有蜀也長安之地天府四塞僻如堂之有室蜀以膏沃之主

處其間闕辟如室之有奧風雨晦明有所依而蔽焉蓋自秦漢以來巴蜀為外府而唐卒賴以不亡斯其効矣今日燕京之形譬如負宸端拱坐於堂皇之上南面而臨天下形勝則甚偉矣然而勢有所不足者有堂而無室况與突之間耶

金虞節要曰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縣之西乃居庸關順州之北乃古北口景州之東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榆關榆關之東

筆處

卷之十一

主

即金人來路也以數關皆天造地設以為華夷之限今皆在京師之背若負宸然可謂天險矣金坡關即紫荆關榆關即山海松亭不知所在山川丘陵地之險也城郭溝池人之險也夫險者何不可階而升即其險也人險有功地險有形天險自然而已在德不在險德者天險也

賦幣

租庸調之法三代之遺也孟子所謂粟米之征即有田之租力役之征即有丁之庸布帛之征

即有家之調合而為一則用其三矣

漢唐後法民有口賦計口輸錢即今之丁銀至
於租稅之類皆以穀帛絀絹等物輸之於官不
盡取錢也今別稅銀差後皆納銀錢於官不准
本色民間以穀綿布絹賤賣取銀其費倍稱如
有司肯從民便除起運錢糧折色上納其餘存
解錢糧及銀差工食許以穀布等物隨有上納
納時必賤少過數月其價已長民間無賤賣之
累官府有美餘之積亦賦役中之平準也惜其
以避忌之心踵因循之政無能開其端者下
揚炎兩稅之法即今之條編也唐初租庸調之
法至天寶末年版籍浸壞多非其實兵興以後
所在迫趣所辦無常準故不得不變為兩稅也
兩稅者先計州縣應用及上供之數以制其入
約百姓丁產以定等級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
過十一月其租庸調及新增科目一切罷之蓋
合丁田而一之也陸贄極論其弊

陸贄論兩稅之弊曰兩稅之立惟以資產為宗

陸贄

卷之三

上

不以丁身為本曾不寤資產之中有藏於機穰

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於場園園倉直
雖輕而衆以為富有流通蓄息之貨雖高而終
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槩什計算緡宜
其失平長偽由是物輕資而樂轉徙者恒脫於
信稅致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
之為奸驅之避役力用不得不貶財用不得不
闕此弊語者可謂盡兩稅之委曲矣兩稅之法
即今之條鞭條鞭以地產為準而不計其貴故

筆塵

卷之三

十

農困而商賈與陸公所陳大畧相似

南唐按民田以肥瘠定稅調兵興後凡他賦歛
皆以稅錢為準民間便之此江南條鞭之法所
由始也

唐史粟二百四萬斛斗米百五十錢計二百四
萬斛為錢三百六萬緡以此數權之斛是五十
緡是千錢也其時斗米直百五十錢斗粟八十
以為至賤其錢亦輕矣緡即今之緡也以緡結
緡而染既染則解其結凡結處皆為九色餘則

入染色謂之彩縑今民間亦多為之

元時以京師米貴歲發米數十萬石減價糴之自世祖以後歲一舉行甚良法也今都城米價不時騰湧太倉所積頗多紅腐若歲出四五十萬以濟饑民與改折之額亦自相當宜若可為也

蒙古西域皆以丁為戶元人欲以是施之中國耶律楚材以為不可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為戶若果行之可輸十年之賦隨即逃散矣

筆塵

卷之三

五

蓋有戶有口三代以來至於今日未之有改也以丁為戶惟蒙古西域之俗為然而近日條鞭之法不分戶則止以見丁制役是亦以丁為戶之法矣然行之甚便而上下相安何也古今之宜亦有不同而時變所趣宜可以舊識膠膠固元平江南政令疎闊賦稅寬簡其民止輸地稅他無徵發以故富家大族役使小民動至千百至今佃戶蒼頭有至千百者其來非一朝一夕也江北士族位至卿相臧獲廩養不盈數人產至

千金以上百里比肩地瘠利勘民情差煩致此非一道也

長慶二年度支張平封畫糴塩之策清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團保給一年塩費其四季輸價為韓愈所駁而止即今戶口食塩法也今雖不覺其擾直為文具無益於國計而相沿日久不究其根底亦付之文具而已

韋處厚議塩法云孫承之辨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此至論也宋獨塩法慈

筆塵

卷之三

六

百事可推矣

漢幣用黃金雜以泉貨唐純用錢開元天寶間天下錢鑄九十九爐歲入百萬三元起長慶間鑄錢十餘爐入方寸三萬盈虧之數可觀矣其時兩河太原雜用鉛礬嶺南雜用金銀并砂漆齒他皆用錢白金猶未多用也未始用白金及錢間以交子勝國寶鈔盛行與銀錢並用矣本朝惟白金與錢黃金不用為幣而雲南用海巴即古之貝也

梁武時以民間私鑄不以禁乃盡罷銅錢更鑄鐵錢今世無鐵錢間有工中掘出一二皆梁錢也

唐錢有開元錢即五銖也肅宗時有乾元大錢一當十又有重輪錢一當五十與開元同行謂之三品是時天下鑄錢之爐九十有九而絳州有三十爐乾元重輪皆絳州所鑄

元時鈔法有三初造中統交鈔應運既久復造元寶鈔又三十餘年改造至大銀鈔錢法有二

白至大通寶一文准銀一釐曰至元大寶一文准銀一分

楮幣之制起於漢之皮幣而無所據實成於宋之交子而不及四方金人以銅少造鈔一貫二貫三貫四貫五貫十貫五等謂之大鈔一伯二伯三伯五伯七伯五等謂之小鈔順之四方與錢並用而鈔法始通行矣

南宋事金歲貢銀二十五萬兩鑄二十五萬正生辰正旦每賀金漆器千兩銀酒器萬兩錦綺

千疋金人來賀正旦金酒器六事色綾羅紗三百段馬六匹而已

今九邊坐派錢糧舊有定數大約宣府八十三萬餘兩大同七十七萬餘兩遼東三十八萬餘兩延綏二十八萬餘兩寧夏二十二萬餘兩甘肅三十八萬餘兩六邊共計三百七萬有奇俱山陝河南山東北直並本鎮屯田糧草解納已而歲用不敷每年議發年例拜開派兩淮山東兩浙長蘆引鹽宣府一十九萬餘兩遼東二十萬兩延綏九萬兩寧夏十六萬餘兩六邊共計九十一萬此其大畧也

設山筆塵卷之十二終

穀山筆麈卷之十三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龍編次

男于緯校梓

儀音

漢世廟諱皆以近似之字易之如諱邦之字則曰國諱恒之字則曰常即如諱世之字曰代諱民之字曰人也村學究不知以為名邦字國名恒字常是以諱為表德矣文義不通多誤小學章應

卷之十三

如此

常見諸河南貞觀中一帖內有世民二字皆不減畫心竊疑之及考唐史太宗在日二名不連者毋避及高宗即位乃諱二字蓋禮率哭乃諱所以敬鬼神之名生者則不相避也以此推之貞觀中世民二字臨文止是不連未嘗更易永徽以後乃以人諱民以代諱世耳

六朝最重私諱即人主於其大臣亦諱其先世南宋武帝嘗使江智淵以王或父諱戲之智淵

正色不肯上怒曰江僧安痴人痴人自相惜智淵伏事流涕竟不肯戲私諱之重如此然亦過矣禮有父前子名君前臣名以人主名其先臣不為大失何至伏地流涕蓋武帝以此相嘲非行臣之禮宜其辱也

漢文短喪權制三十六日至唐猶遵之惟玄宗肅宗之喪始服二十七日代宗遺詔天下吏人三日釋服宰相常衣以為古者卿大夫從君而服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在朝群臣亦當如之中

章應

卷之十三

上

書舍人崔祐甫以為朝臣庶人不當分別凡百執事孰非吏人皆應釋服相與力爭竟從裴議二人故有隙以是相左然裴議是也二十七日視漢文之制已自減少豈可更從三日且公卿大臣以吏人自處亦不明大義矣裴之排祐甫非也其論喪禮是也

唐之廟制以太祖比后稷高祖比文王太宗比武王皆以為世室不遷其下三昭三穆滿則遷於夾室蓋三昭三穆在世室之外故為九廟蓋

景世也今以九帝備廟數而不及七世則不合
於禮矣

唐時明堂制度其宇上圓覆以清陽玉葉清陽
也玉葉亦瓦之類今大享殿及圓丘闌干
皆用回青瓦亦清陽玉葉之類

夏周九鼎之制不可詳考武后更造明堂鑄銅

為九鼎豫州鼎曰神都高一丈八尺受千八百

石冀州鼎曰武興雍州鼎曰長安兗州鼎曰日

觀青州鼎曰少陽徐州鼎曰車源揚州鼎曰江

寧

卷之十

三

都荊州鼎曰江陵梁州鼎曰成都各高一丈四

尺受千二百石各鑄山川物產於其上又鑄銅

為十二神十二神者十二支所屬也皆高一丈

各置一方即秦皇鑄金人十二之遺意也

唐高宗作蓬萊官正殿為含元殿含元之後為

宣政殿宣政之北曰紫宸殿則內朝聽政之所

也大會則於含元

金鑾殿在龍首山之坡隴殿旁有坡謂之金鑾

坡其上東有學士院今稱翰林院為鑾坡

唐制正衙早朝金吾將軍奏左右廂內外平安
國初朝賀大禮有檢押使起居亦此意

唐制每御延英令諸司長官二人奏本司事謂
之待制又令常參官日引見二人訪以政謂之
廷對亦曰次對蓋宰相對延英既退則待制次
對官皆得引對也宋時謂之轉對

唐時中官柄事者四人最貴左右中尉次則上

下樞密院使謂之四貴又有南北宣徽兩院亦

要職也宋溫既誅宦官盡罷內司乃以其黨蔣

宣徽

卷之五

四

玄暉為宣徽南院無樞密院使王殷為宣徽北

院無皇城使始用外官矣

官人參隨視朝起于晉代六朝相因至唐不改

六典曰官嬪掌朝會贊相之事引客立於殿廷

唐詩所稱如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

儀是也崔胤盡誅宦官止令內夫人至中學士

院傳宣聖諭及宋溫將謀禪代始罷官人傳宣

及隨朝之儀自此至宋元末不聞御朝對百官

以宮女侍矣

唐時郊廟祠官謂之齋郎及武庫貢獻以宰相女助執籩豆謂之齋娘

唐時音樂盛於天寶有太常雅樂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堂上坐奏謂之坐部有鼓吹署令所掌饒歌鼓吹曲有龜茲疎勒高昌天竺諸部謂之胡樂有教坊梨園法曲有散樂雜戲又有山車陸船舞馬犀象及宮人所奏霓裳羽衣之曲每大酺賜宴以次陳奏即漢武角觝魚龍之戲也高宗因立太子勅宴百官命散樂自宣政筆塵

卷之三

五

冠服

六朝士庶烏帽惟人主宴居着白紗帽南宋廢帝既弑諸王就秘書省見湘東主於時事起倉猝王失履跣至西堂猶着烏帽建安王休仁呼主衣以白帽帶之即黃袍加身之意也王敬則弑蒼梧王手取白紗帽加道成首當時白紗名

高頂帽皇太子在上前則烏紗在東宮則白紗蓋惟天子得冠之耳

隋文帝即位改服紗帽黃袍解曰紗帽烏紗帽也江南人主多服白紗帽文帝乃用烏紗古人庶人服黃至是人主及百官服之至唐惟人主黃袍百官亦不敢服矣

魏晉以來王公卿士以幅巾為雅用金幅皂向後襜褕謂之頭巾俗因謂之襜褕至宇文氏乃為幅巾為四角北朝服制多仍胡服至後周用

筆塵

卷之三

五

古周禮始與群臣服漢魏衣冠襜褕之制始矣

襜褕乃後周武帝所製裁幅巾之制以襜褕上宋人始為放脚今之襜褕蓋放脚而稍便之向上燕唐宋之制者也

隋煬帝更與服制度五品以上文官乘車武官馬加珂可見文官乘車有所自也珂者鐶屬生海中其骨潔白以飾馬勒世所謂鳴珂者也三都賦流離珂戍即此

隋時百官從戎者皆戎服五品以上通着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緋綠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黃自是文武常服遂以為品至唐而稍潤色之以為采章矣

高宗上元元年始定章服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帶四品服深緋金帶五品服淺緋金帶六品服深綠七品服淺綠並銀帶八品深青九品淺青並瑜石帶庶人服黃銅錢帶其工商雜戶不聽服黃武后在位改八品九品皆服碧此一代之制也貞觀以前尚沿隋制稍有不同今畫十八學士服色當以貞觀中制度考之即得其真矣瑜不似銅不知何物○世圖十八學士武德中所服尚沿隋制

稱謂

西漢臣子稱朝廷為縣官東漢稱天子為國家杜朝稱家家唐稱聖人亦稱大家宋稱官家勝國即稱皇上皆臣子私稱非對御之言也西漢私語亦稱陛下遼金稱郎主

西漢稱諸王皆稱大王至曹操立為魏王臣下進對始有殿下之稱自是相沿遂為定制

杜齊高儼誅和士開齊主使人召之儼曰士開昔來實合萬死謀廢至尊剃家家髮為尼臣為是矯詔誅之尊兄若赦臣願遣姊姊來迎臣即入見姊姊謂陸令萱也其時宮中呼嫡母為家乳母為姊姊呼婦為妹妹

侯景陷臺城湘東王繹方鎮江陵將舉兵討景武陵王紀在蜀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

筆墨

卷之三

八

及紀攻江陵為樊猛所敗以金囊擲猛曰願卿送我一見七官兄弟行輩稱某官始見於此然六朝臣下稱君上妻妾稱主君亦多曰官

自晉以來嫂謂叔為小郎至唐猶然宣宗貴萬壽公主曰豈有小郎病不往省視乃觀戲乎

唐時稱節度觀察為使家諸州為州家杜司諸軍為軍家今稱軍士為軍家本此

唐末官中稱天子為宅家如十六宅諸王為劉季述所圍升屋呼曰宅家救兒季述廢立何后

起至拜請曰軍容勿驚宅家亦稱大家如昭宗
延朱溫入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
全忠矣朱友珪婦張氏告其夫曰大家已以傳
國寶付王氏懷徃東都矣亦稱官家如全忠謂
寇彥卿曰汝速至陝即日促官家發來官家之
稱始此唐初稱天家

唐人重行輩稱其所尊皆曰幾郎如某人稱張
昌宗為六郎馬燧遣使請和稱朱滔為六郎朱
滔遣使說田悅稱為八郎上至官禁中稱玄宗

筆塵

卷之十三

九

亦曰三郎門生舍人稱其主人之子亦曰郎君
妻家稱女婿以姓曰某郎

唐時稱父執及朋友之父為丈人因稱其母為
丈母今以岳父母為丈人丈母本此妻父曰婚
婿父曰姻二父相呼謂之親家自五代已然

五代稱州將為使長如李存矩為新州防禦驍
惰不治士卒曰使長不矜恤是也近代公侯郎
君有稱使長者妃主內家有稱使長者取義不
同其名一也

西北諸虜稱中國為漢人東南海夷稱中國為
唐人各以其所服相承稱之不思其易世也漢
初朔方匈奴亦稱中國為秦人

金之官長皆稱勃極烈元之官長皆稱達魯花赤
岳牧郡縣皆然

元時丞相謂之大必閣赤必閣赤字音疑即今
之筆寫記蓋主文字之稱故以為丞相之稱

自嘉隆以來士夫文字雅好古風官名稱謂亦
多從古如稱六卿為大司徒大司馬之類此皆

筆塵

卷之十三

十

周官舊名職任相合稱之是也惟至聖長無以
稱之乃曰大中丞則誤甚矣今之左右都御史
乃漢之御史大夫左右副僉都御史乃漢之御
史中丞在漢官儀皆無大字乃以大夫降稱中
丞非所以尊之也至於錦衣掌印稱為大金吾
順天府尹稱為大京兆益無稽矣名言之閒禮
分所寓豈宜孟浪如此若各鎮總兵稱大將軍
雖非今制亦漢官名所有爾

唐時宰相相呼曰堂老兩省曰閣老尚書曰院

長御史曰端公近日桂林呂公為江陵封君作誌稱首揆曰端公誤又少府乃縣尉耳近日稱府佐曰少府亦誤

今翰林相傳以止門為美稱考其建官之由起於武后擅權多引文學之士置在禁中使撰列女傳臣執樂書百僚新戒凡千餘卷因使密決奏疏以分宰相之權謂之止門學士以莫不經南衙止門出入故也後世相承有內相稱入之號至今以為美談而不究其所由名亦可疑

筆塵

卷之十三

十一

唐稱給舍謂給事中及中書舍人也今以給事中為給舍中書舍人為中舍則給舍為一類矣娣姊姊長少相呼之稱年長者曰姊年少者娣今俗呼兄妻曰姊弟妻曰娣者誤蓋通鑑註以身年之蚤少為次不以夫之長幼為序也

有父稱子公者朝錯父謂錯曰公為政用事人語多怨公者是也有父對子稱臣者霍去病適平陽其父謂之自稱老臣是也

穀山筆塵卷之十三終

穀山筆塵卷之十四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楊唐郭應龍編次

男于緯校梓

雜解

罕恩二字解者甚多顏師古以為連關曲閣以覆重刻垣墉處其形罕恩然崔豹古今註曰罕恩屏也孔穎達曰屏謂之樹今罕恩也蘇鶚演義以為罕者浮也愚者思也蓋纖絲之文輕踈虛薄之貌官殿門闕有此物也今以字義考之蘇說為是若以為曲閣及屏則字義不相似今官殿上往往有銅絲網疑即罕恩也

太史公曰人臣功有五品明其等曰閼積曰曰閼顏師古曰閼積功也閼經歷也

飲滿舉白解者以為舉白見驗飲酒盡否又自

白者罰爵之名魏文侯與大夫飲酒謂舉白浮

君者也

酒悲醉而涕謂之酒悲

繒錢二十而一筭李斐曰繒絲也以貫錢一貫
千錢出筭二十也陌即百字唐以八十錢為陌
宋以百錢為陌

呂覽曰樂正夔一足矣漢書曰堯作大章一夔
足矣倒一字即明乃韓非諸書紛紛一足之辨
何其固也

稻米為上尊稷米為中尊粟米為下尊

鼓吹軍樂也漢代有黃門鼓吹至今有饒歌十
八曲魏有騎吹當時宴享從行皆用之今廢廷

樂

卷之十四

二

惟有雅樂車駕出乃用鼓吹而民間反得用之
至閭里婚喪無不以鼓吹將之者更相沿不替
何也

天祿者天鹿也天鹿辟邪自是兩物一角而天

鹿兩角為辟邪又總謂之桃核

富百軍吏名也伍百武校名也

旁午一從一橫為旁午也

碌、錄、鹿、陸、四字通用

漢時軍民出境皆封長境與之即今之文

梵夾貝葉經也以版夾之謂之梵夾○胡床即
交椅也

唐時賓客宴集為人起舞當此禮者即以彩物
為贈謂之纏頭如僕固懷恩為中使駱奉仙起
舞奉仙以纏頭為贈是也娼妓當起舞者亦有
纏頭賜

樂記優雜子女鄭注曰優當為優孔穎達曰優
雜謂獼猴也謂舞戲之時狀如獼猴間雜男子
婦人無別也倡優之優當作優字

樂

卷之五

三

楚王希範地衣用角簞者剖竹為細篾織之即
今之蘄簞也

郭崇韜素疾宦官嘗謂魏王繼岌曰太至他日

得天下驟馬亦不可乘况任宦官驟馬惜馬也

俗謂之扇馬

有足曰垂無足曰另

貞元中宣武兵變執城將曹全另之誅另古瓦

翻即剛字也

溪泉漲流謂之水不潤下陰盛之象也并無水

曰弩

六博之法不甚可曉楚辭現蔽象碁有六博鮑宏博經云現蔽玉箸也各投六箸行六碁故云六博行十二碁六碁白六碁黑所擲散謂之瓊瓊有五采刺為一畫者謂之塞刺為兩畫者謂之白刺為三畫者謂之黑不刺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云詳六碁之制似今雙陸以骰子行之非今之碁子也

筆塵 梁史宋全昱以投瓊擊盆中并散蓋即今之骰

子不知與古之瓊同否

彈碁之戲兩人對局白黑碁各六枚先列碁相當更先彈也其局以石為之其形四隕而中高魏文帝善彈碁能用手中角時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葛巾撇碁其藝蓋始於漢武帝好蹴踘言事者以為勞體乃作彈碁奏之以此觀之彈碁與對奕不同直以石子相觸耳

宋蒼梧王畫蕭道成之腹自引滿射之左右請以鼯箭一射正中其臍投弓大笑鼯箭一名響

箭即今之鼯頭也

南史宋明帝志慕節儉大官常進裹蒸上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破之餘充晚食裹蒸者以糖和糯米入香藥松子等物以竹箴裹而蒸之即今之角黍也

玄宗出奔日中未食楊國忠自市胡餅以獻解曰胡餅今之蒸餅言以胡麻着之也即今之燒餅耳

筆塵 宇文護殺周主置毒糖餹糖餹九餅也即今元

宵子耳

熊白熊脂也熊山居冬蟄當心有脂甚美雞臠雞羹也

爾雅釋木云楨苦茶郭璞註早采為茶晚采為茗此茶之始也自漢以前不見於書想所謂楨者即是矣

溫嶠上表貢茶一千斤茗三百斤六朝北人猶不食茶至以酪與之較惟江南人食之耳至唐貞元間始從張滂之請歲收茶稅四十萬緡租

亦夥矣宋元以來茶目遂多然皆蒸乾為末如今香餅之製乃以入貢非如今之食茶止采而烹之也西戎食茶不知起於何時 本朝以茶易番馬制其死命番人以茶為藥百病皆瘥不得則死此亦前代所未有也

禾不因種而生曰稻侯景作亂貴家大族皆自出禾稻今所謂稻生是也○柿斫木札也

李白詩云脫君帽為君笑初不知其解及觀北史魏主欲誅爾朱榮榮女為后懷娠乃聲言皇

筆塵

卷之十四

六

子生遣城陽王徽馳騎告榮榮方與元天穆博徽脫榮帽歡舞盤旋以是知脫帽歡舞本夷俗也

胡人軍中好吹唇相呼侯景即位其黨數萬皆吹唇鼓譟上殿今人往往以唇作聲謂之胡譟即吹唇之聲也

觥策葭管也卷蘆為頭截竹為管出於胡中唐時編入鹵簿名為筚管即胡筚也

傀儡杜佑曰窟偶子亦曰傀儡子本喪樂也漢

才始用之於嘉會北齊高緯尤好之今俗懸絲而戲謂之偶人亦傀儡之屬也又有以手持其末出之幃上則正謂之窟偶子矣

唐史王凝及第袂衣見崔彥昭袂衣便服也今俗語猶然

澡手謂盥滌面謂頰

通鑑史憲誠據魏博於黎陽築馬頭為渡河之勢註附岸築土植木夾之以便兵馬入舡謂之馬頭馬頭之名始此

筆塵

卷之十四

七

劉守光圍滄州城中食盡食董堽堽堽粘土也

雜考

夏之姓妣以吞薏苡而生今按苡音以妣音似字不相蒙

漢成帝時詔求殷後分為十餘姓不得其嫡梅福匡衡議以為宜封孔子世為殷後乃封孔吉為殷紹嘉侯地百里是聖裔封爵之始也夫孔子之聖乃以殷後得封兩楹之奠固曰我殷人也豈其兆耶

春秋長狄僑如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眉見於
軾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九畝為九百步
恐無此理借使長九百步其骨豈但專車眉亦
不止見於軾矣漢志后稷始畊田以二為耦廣
八深尺曰畊漢志一畝三畊則是一畝長百步
廣三畊也身橫九畝則從其衡而視之當為二
十七畊長可二丈七尺故曰橫也

左傳戟其手謂舉手如戟形也罵人狀如此

漢法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

筆塵

卷之十四

八

乘四白馬賜上尊養牛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

丞相即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

聞矣其時三公之責如此雖欲如後世大臣謂

天變不足畏豈可得耶然其法亦太過本於機

祥之說所謂移之相者也三代之法當不如此

漢時有三李杜李固杜喬李膺杜密李雲杜根

楮書不始於蔡倫倫第以魚網木皮為紙別朔

一法耳自前漢有赫號書

東漢永初元年永昌徵外僬僥夷人舉種內附

家語云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史不著其長短
當非其真耳

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目在頂上
走行如風其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
遇者得之投溷中即死此詩所謂旱魃也北方
風俗每遇大旱以火照新莽墳如有光焰往掘
死人有白毛徧體即是旱魃椎之輒雨以此成
俗官不能禁也江南不聞此事豈旱魃之靈獨
行於北方耶

筆塵

卷之十四

九

漢時嶺南貢生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

晝夜傳送至和帝時臨武長唐羌上書奏決乃

勅大官毋得受獻交趾諸郡去長安洛陽萬里

不知二物何由生致唐明皇時從巴蜀騎送長

安猶以為難交趾道里何啻五六倍此不可曉

也

陝西近西域處有一種小蒲桃號璚璚蒲桃中

土甚珍之常疑其名所自起以為必有正音呼

者傳訛直作璚璚及觀西京羽獵賦漢離宮有

安駁駁安駁與瑣瑣音相近當是武帝得西域蒲桃種之離官別苑有安駁之名至今相沿遂傳為瑣瑣耳

安金藏剖心以白皇嗣太后使醫納五臟以桑皮綿縫之傳以良藥經宿始蘇桑皮線可縫腹皮

武三思使周利國殺五王於流所以衣絮已素服黃金逼服野葛汁幾升而死本草野葛類鉤吻鉤吻類地黃

建成欲誘秦州刺史以金銀器一車尉遲敬德敬德不受世民曰公心如山何能傾金至斗知公不移唐人詩云身後堆金柱北斗今俗語云黃金柱北斗蓋出於此

後魏孝文皇帝遷都洛陽以北方酋長畏暑令秋朝洛陽春還部落時人謂之雁臣雁臣二字出此

唐咸通中浙東寇亂有進士數人陷賊中衣綠及賊兵敗悉取斬之曰亂我謀者此青蚨也以

進士為青蚨大奇

上清傳德宗怒陸贄曰僚奴我脫伊綠衫便與紫衫着又嘗喚伊作陸九云云褚遂良諫立武后叩頭納笏武后在簾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贄吳興人遂良杭州人皆呼之為獠其義何繆字與穆字通亦與謬字通秦穆魯穆之謚皆以繆為穆何曾費尤之謚又以繆為謬豈因其人而移易耶此當詳考

漢有魚龍百戲齊梁以來謂之散樂有舞盤伎

舞倫伎長躡伎跳鈴伎擲倒伎跳劍伎吞劍伎今教坊百戲大率有之惟擲倒不知何法疑即翻金斗也翻金斗字義起於趙簡子之殺中與王後之工人以頭委地而翻身跳過謂之金斗想其形類為名耳

優人為優以一人幞頭衣綠謂之叅軍以一人鑿角敝衣如童僕狀謂之蒼鶻徐知訓與吳王為優自為叅軍使王為蒼鶻總角敝衣執帽以從其狎侮蝶嬾無君臣之禮如此叅軍之法至

宋猶然似院本及戲文裝淨之狀第不知其節奏耳

五代朝貴宴集為手勢令其法以手掌為虎鷹指節為松根大指為鸞鳴食指為鉤戟中指為玉柱名指為潛乳小指為奇兵腕為三洛五指為奇峰亦謂之招手令史弘肇不聞至與宰相蘇逢吉相詬欲索劍追殊不可解

李嶠鍊鑄大像號云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緡若將放施人與一千緡得一十七萬餘戶即

筆塵 卷之十四 此可見一緡是一千也

唐制布帛六丈為端四丈為疋

昇仙太子即周太子晉也武后加號昇仙為撰文立碑詞翰並美今其石尚在為古名帖亦奇跡也

貞元十七年吐蕃攻陷麟州僧延素為虜所得虜將有徐舍人者謂延素曰我英公五世孫也武后時我高祖建義不成子孫流播異域雖代居祿位典兵然思本之心不忘願宗族大無出

自拔耳史傳敬業為僧則逃入吐蕃者乃其後也以此推之虜中有漢士人種族必多直世代綿邈名字侏儻不可究詰耳

世傳呂岩者渭之孫也按史渭河中人於貞元十六年為河南觀察使其子溫為左拾遺入王叔文之黨○吐朝于謹一代名臣于頔之先也頔在襄陽為子求尚主以結上歡學士李絳謂頔為虜族不足以辱帝女解者謹之先子栗磳小姓勿怙于氏從柘拔起於代址更為于姓此

筆塵 卷之十四 所謂虜族也與邛子之後不相蒙矣

唐史劉闢之叛判官莆田林蘊諫其舉兵林姓始見於史孫涵曰林姓周平王次子林開之後魯有林放林雍齊有林元此其始也今閩中林姓最多皆以為王潮入閩所携中土氏族不知唐時莆田已有林姓則不出於潮矣記之以備考質

唐時御史所過皆給驛馬先有牒文飭候謂之排馬牒即今之白牌也

唐法有旬休者一月三旬遇旬則休沐即十日一洗沐也

排牙之名自唐節鎮有之謂牙前將士各執其物以主於庭下俟節度使升堂以次參謁也

宋臣黃萬石論其部將米立曰吾官衙一牙牌書不盡牙牌書衙在宋已有之第不知在佩帶否

宋人咏紅梅詩若使開遲三二月北人應作杏花看似言江梅之開必在正月不知北方地寒

筆塵

卷之十四

古

梅開甚遲往往與杏花同時恐直混作杏花不必言似矣

南昌滕王閣見於三王記叙巴州滕王亭子見於杜工部詩唐初諸王出牧官館之盛所至輒為名跡其豪侈可知滕王其甚者爾考史滕王元嬰高祖之子驕奢縱逸畋遊無節又嬰與蔣王惲皆好聚飲高宗常賜諸王帛各五百段惟不及二王勅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給麻兩車以為錢貫二王太慙

曲江在秦為宜春苑在漢為樂游苑至唐開元中大加疏鑿遂為勝境其南為芙蓉苑其西為杏園慈恩寺進士及第者於此遊宴今其地在西安鞠為茂草無復遺迹矣

蘇源明唐之文士也與李杜同時詩中有其往返曾避地魯城僑居瑕丘後為東平太守有洞庭詩叙文章爾雅見稱前哲及考之唐史稱其為國子司業稱病不仕祿山肅宗即位擢為侍從此有唐一代光明俊偉人也小洞庭在蠡尾

筆塵

卷之十四

古

山前乃今東平址境東阿諸山之陽所謂九女泉者是其遺跡而無片石隻字可識舊遊山泉之區鞠為榛莽俯仰千載為之一嘆

寒食禁火相傳起於介子推自焚禁操所紀介子推事云五月五日不得舉火又非寒食也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徇火禁於國中註云為季春將出火也斷火之制當起於此今寒食俗多上塚禁火之風邈不復聞矣

杜者戊日也立春以後五戊日為杜日

張邦昌東光人劉豫阜城人皆河間境也一郡之境同時出二假帝是何風氣

安祿山朱全忠皆賜爵東平郡王劉豫僭位嘗都東平府皆以其為望郡也

露布之體蓋軍中奏請皆係機密文書不敢宣洩至戰勝功成方備書捷狀建之漆竿昭著耳目使所過皆知謂之露布自晉以來有之唐末諸鎮阻兵典章無考莊宗既平幽燕命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而筆塵卷之十四使劉仁恭父子荷校其下此乃決獄之幡非露布矣

古者授印綬常佩之於身至解官則去其印綬不為職任設也唐末始置職印任其職者傳而用之其印盛之以匣當官者置之卧内別為一牌使吏掌之以謹出入印出牌入印入牌出即今日之制也秦漢以來官印甚小以綬繫之懸於肘後若今御史出巡鐵印是矣其後更為職印乃始大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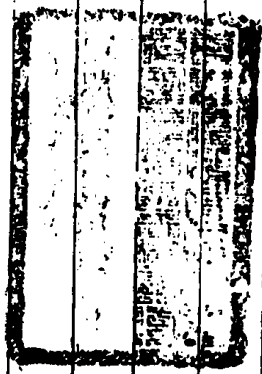
咸通五年彗星出長三尺司天奏以為合譽瑞星宣示中外編諸史冊合譽與彗星必甚相似俟詳考之

唐莊宗置酒錢庫令其子繼岌為張業起舞指錢積曰和哥乞錢盡以錢一積與之錢積二字始此

本華佐元大定天下功冠群臣其孫安童年二十餘為世祖相安童孫拜住為英宗相皆以忠勤正大為一代名臣東平其世封也拜住為相奉命立安童碑於范陽在今良鄉

自古都邑大賈名俠皆有稱號或以所居或以所業如漢書所謂東市賈萬城西萬童箭張禁酒趙放又如貨殖傳所載翁伯販脂張氏賣醬肴氏洒削濁氏胃脂其所貨至為纖嗇往往鼎食擊鐘蓋大都人衆所取宏多故雖負販之資亦至不貲也今都城如賣醬屠沽有千萬之費其名亦與古同可見古今風俗亦不甚遠刀斗或言小鈴或謂以銅作斗畫炊夜擊既曰

即非小鈴或如今軍中所用銅鼓耳



雍正九年七月初四日

穀山筆塵卷之十四終

筆塵

卷之十四

穀山筆塵卷之十五

明東阿縣志

門人福應龍編次

男于緯校梓

雜記一

晉武帝時火起武庫焚累代之寶其中有漢祖斬蛇劍王莽頭孔子履蓋漢以斬蛇劍為國寶乘輿法駕出則侍中一人捧劍在左右匈奴以月支頭為國寶與漢使盟誓出以飲酒漢藏王

筆塵

卷之十五

莽頭亦此意也此皆王迹所興傳示後人自有深意然以孔子之履與莽頭同藏則汚聖矣唐時祥瑞列在禮官大瑞六十有四如景星慶雲之類上瑞三十有八如白狼赤兔之類中瑞三十有二如蒼烏赤雁之類下瑞十有四如嘉禾芝草之類不知相沿何代有此名目亦矯誣矣

世傳蘭亭帖非昭陵是也然以史考之此本復出人間矣五十八賊帥溫韜盜發唐帝諸陵見

昭陵官室闕屢不異人間中為正寢東西廂列石牀牀上石函中為鐵匣悉藏前代圖書鍾王筆蹟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間此知蘭亭真帖出自昭陵人間必有其本第不知復淪沒於何代耳

天寶二年玄宗幸望春樓觀江淮運艘韋堅上白牙盤食蓋以牙盤裝食味於上謂之看食即今之看盤也唐制御饌器用九釘食以牙盤九釘裝食味於上至是溢而為百爾

筆塵

卷之五

二

沉香亭子玄宗已有其名未考其制及敬宗即位波斯獻沉香亭子料蓋純以沉香為料也沉香林邑所出土人破斷其木積以歲年心節獨在入水則沉其形不同名亦各異有犀角燕口附子橫陽等號至可為亭材則其條段又大非諸沉比矣導侈召亂乃不祥之材而積累貴重得之不易如此若夫茅茨土階近取如拾安所不足哉

兩州志曰鸚鵡有三種一青一白一五色交州

以南諸國皆有之唐太宗時林邑獻五色鸚鵡有言苦寒思歸其國太宗付使歸之今廣西有秦言了京師謂之了哥萬曆丙子一日講畢上遣中使持赤黑鸚鵡各一示閣臣講官蓋廣中所獻也赤者毛色嬌麗黑者有兩耳耳黃如獸能動此二色則志所未備也

往至西苑見畜一後猓主者故西域胡也以白布纏頭帶金衣綠衣正三品料其後猓日食一羊而籠之檻中無所用也以一後猓計之主者食正三品料與三百六十羊一年之費不費如此使如宋之良兵珍禽異獸動以千百元時外夷所獻獅豹鸛鵲日食肉千斤終歲之費可養壯士千人可不惜哉

筆塵

卷之五

三

雜記二

景隆二年敕中書門下與學士諸王駙馬入閣守歲設筵燎作樂即唐詩諸人守歲侍宴詩也是日以韋后乳母妻御史大夫竇從一自稱皇后阿翁遂為千古笑柄今徒艷其詞若與雅頌

同音豈知其事之鄙褻如此卒矯宋之問韋巨源皆武三思之黨文人無行遂為口實

唐僖宗於音律蒲博無不精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上舉須為狀元對曰若遇堯舜為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宋徽宗與王黼微行踰牆黼先下以肩承上足上曰聳上來司馬光黼曰伸下來神宗皇帝可見人主舉動即讐御近習以供嬖承寵者不過徇一時之歡而其本心之明亦有不昧者二臣筆塵

卷之十五

四

是也然野豬之諷有梅孟之風而黼又出其下矣蔡京以太師封魯國公童貫以太傅封涇國公時人稱京為公相貫為媼相愚謂不如稱京為相公貫為相婆尤易明也時內侍梁師成亦至太尉時稱為隱相亦媼相之別稱也嗟夫後之為媼相者多矣乃至公相之權因媼相而重是王良嬖奚比而為御矣

內侍梁師成領睿思殿主管翰墨凡禮文符瑞

之事多所潤飾師成實不能文而高自標榜自稱蘇軾出子時天下禁誦蘇文人間不敢蓄其尺牘師成訴於上曰先臣何罪自是蘇公之文稍出於世亦師成之力也夫師成以一介奄寺逢迎希寵而假托文人之裔固自可咲然因其假借使一代文雅流傳至今事固有待而興也亦大奇矣

李涉江上遇盜詩然有風致及考其為人乃穿窬之下也憲宗既黜吐突承璀而恩頤未衰涉

筆塵

卷之十五

五

時為太子通事舍人窺知上旨乃投匭上疏稱其久委心腹不宜遽棄孔戣見其副章詰責不受涉因行賂禁門上之戣因上疏勅逐之即此一節綠林豪客且掩口胡盧之矣

唐中宗時宰相竇從一為公主督造府第時謂之公主邑司懿宗時福建觀察使杜宣猷以宦官多聞人每寒食遣使分祭其先寵時謂之敕使墓戶此確對也時諸道歲進闍兒號曰私白閭中為多故云

唐時王及善庸人也為相無他政但不許令史乘驢入臺終日迫逐無時暫舍時號為驅驢宰相

遼穆宗在位不親國事每夜酣飲達旦乃寐國人謂之睡王

雜記三

漢質帝初年委政李固梁冀之徒希旨害之有云大行在嬪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漢時男子皆傅粉也起於侍中傅粉化閨籍之屬乃至元老大臣亦為此飾殊可訝耳北史稱江東天子傅粉宮中唐詩口脂面藥以此推之不第漢矣

唐時官中給使令者皆有冠巾謂之畏頭內人今官中亦有女官給冠帶者即其遺制也古時婦人之飾率用粉黛粉以傅面黛以填額畫眉周夫无時禁民間婦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官人皆黃眉墨粧故木蘭詞中有掛鏡貼花黃之句第不知黃眉墨粧若為點畫耳

安樂宮主有織成裙直錢一萬貫栗粒正視旁觀日中影中各為一物

世間婦人立拜起於武后其實不然唐以前婦人無俯伏者惟下手立拜耳王建宮詞有云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見當時宮女不作男兒拜也本朝命婦入朝資行四拜皆下手立拜惟謝賜時一跪叩頭耳而民間婦女乃俯伏稽首與男子不異非古禮也

漢時官中有對食對食者官人相與配合為夫婦也起於陳皇后無子使宮人衣上衣冠與之寢處蓋厭呪之術武帝廢之責以為女而男淫云云蓋對食之由也後世宮人不聞有此第私與中官為偶其相妬相歡甚於夫婦幽閉之極無所不有可為一嘆

唐有兩韓國夫人其一武后之姊嫁賀蘭越石嘗入宮得幸於高宗其一楊妃之妹嫁後入宮得幸於明皇稱號既同事迹亦合武氏之女亦

從入宮得幸於上賜號魏國夫人為武后所妒
寘毒而死其甥女也

南漢有女侍中宮女盧瓊仙是也蜀有女校書
樂伎薛濤是也

世間大有奇事出人意表西晉之亂荀松屯宛
為杜曾所圍欲求救於襄城太守石覽松小女
年十三帥勇士數十人踰城夜出且戰且前遂
達覽所卒解松圍此亦大異嘗讀紅線之事謂
其不誠以此推之當不虛耳

筆塵

卷之五

李克用朱全忠皆草昧英雄驅使一世然皆有
內助焉克用夫人劉氏聞汴城之變神色不動
整軍而行全忠夫人張氏嚴整多智軍府之出
與參謀議此二健婦亦女中丈夫也草澤之豪
鼓衆振臂竊盜名字亦必有非常之偶况神朗
之主哉

克用為汴軍所攻不能自保欲用諸將之謀且
入北虜徐圖去就劉氏力爭以為不可曰王昔
居韃靼幾不自免賴朝廷多事乃得復歸今足

下出城則禍變不測塞外安可得至耶克用乃
止當時非劉氏之言奔竄胡中不過一亡虜耳
安能以河東之地與天下爭衡世固有用婦言
而興者克用是也

元魏北海王詳烝從父安定王妃廢為庶人其
母高太妃怒之曰汝妻妾盛多如此安用彼高
麗婢陷罪至此杖之百餘又杖其妃劉氏曰婦
人皆妬何獨不妬此可作一咲妬亦有用如此
世有縱情極欲犯分敗俗以至亡身隕柝者使
其婦能妬當不至爾

筆塵

卷之五

九

雜記四

溫韜遍祭諸陵惟乾陵風雨不可發此事至今
猶然絕不可解也嘉靖戊申先君作吏隴右道
出乾州其土人言過武則天陵不可指議如有
謾語輒以雷雨報之先君弗信為一詩詆之云
云出門正晴行不數里雷雨大作無所依泊得
道傍郵舍牛豕滿中不得已一駐車為仲兄無
妄年甫十七再過其地為賦一詩詆之其詞不

記行至道中亦遭風雨千年雪猶能作腥臊
氣豈別是一種妖魔死而不能亡者耶

王莽發定陶丁姬之塚周棘其處有群鳥數千
御土投穿粟太子葬處亦有此異鳥雀亦有知
耶將或使之耶

盜跖膽人肝以為脯蓋寓言也然亂世群盜真
有然隋末朱燦食人使者醉辱之即曰噉醉人
肉如噉糟粕遂殺使者而食五代趙思綰好食
人肝嘗面剖而膾之膾盡人猶未死又好以酒
筆塵

卷之五

十

吞人膽曰吞此千枚則膽無敵矣契丹東丹王
突來奔居於洛陽好吮人血嬖妾皆刺臂以供
之可見豺虎之性非但異類人亦有之以佛家
六道推之殆天吳封豕所化也

黃巢兵圍陳州野無積聚掠人為糧生投確磴
并骨食之秦宗權遣將四出所至屠滅焚蕩殆
無孑遺行兵未始轉糧車載監尸以從楊行密圍
廣陵城中無食軍士掠人詣市賣之驅縛屠割
如羊豕訖無一聲趙思綰據長安城中食盡取

婦女幼稚為軍糧日計數而給之每犒軍輒屠
數百人如羊豕法此亦佛家所謂殺劫也

金末汴京大疫諸門出柩九十餘萬貧不能葬
者不在是數其災可謂至矣然汴京人戶之衆
亦可想見萬曆丙戌丁亥間汴梁大旱且疫諸
門出灰亦且數萬即宗室男婦死幾五百此亦
近世一大陽九也

至正九年襄陽民張氏生男甫及周歲暴長尺
許容貌異常顴腹臃腫見人嬉笑如世所畫布
筆塵

卷之五

十一

袋和尚見者異之已而江淮盜起稱彌勒佛出
世以紅巾為號此其兆與

至正十二年隴西地震會州公宇墻崩獲弩五
百長者丈餘短者九尺人不能挽此蓋前代所
藏有此一種大弩挽之必自有法人不能知耳
而舉以為妖過也

至正十四年汴河水皆成五色花草繪畫三日
方解

雜聞

吳下一士夫嘗為予述顧文康公鼎臣事文康之父顧翁嘗為小賈鬻線其嫗甚妬僅一青衣防之甚密翁未嘗忤視一日翁坐肆中嫗遣青衣饋食至則雷電大作不能即歸翁因請問既而有孕生男即文康也嫗大恚索兒欲殺之不得因送磨房欲令驢馬踐死磨房主人收而養之長而聰慧不羈丰神迥絕自從諸生受書遂游荒庫翁嫗終不以為子數而奴使其母如故久之文康及第嫗猶雲其生母使之蓬跣執爨

筆塵

卷之五

主

不令見子文康遂介親友入內長立庭下固求見母嫗復大恚文康固不出曰即一見死不恨親友從旁宛轉廼令自爨下出衣服藍縷文康抱之大痛親友皆為泣下

顧文康公為諸生時父母不子讀書山寺有羣乞兒相與逐得一犬呼羣乞剝之求薪不得走佛殿揖羅漢曰不得已煩大士因折其像斧之以爨凡焚兩羅漢而犬熟即與群兒環坐擘而大嚼為之一飽其貧而不羈如此吳下一相知

為予述狀大與馮富世事相類

尹恭簡公旻掌銓十八年以知人名濟上至今尊慕之嘗聞歷城周中丞繼述其家世云恭簡父名某世居濟之竹店平生好施予濟人之厄嘗有賈人過其村憊道旁井上遺金一囊而去尹翁見而埋之賈人者為章丘巨室行錢舊嘗不售而歸巨室信此賈不以為罪復畀之若干再賈賈人感其義獲利數倍誓盡歸主人不分一緡以是為報及至井上而失去一日覺之忘

筆塵

卷之五

主

其故處又往謁主人主人曰此亦數也已而復畀金若干再賈賈人再過井上恍若有憶徘徊久之尹翁訝而問之賈以狀告翁因叩其金多必與囊襮之狀皆與舊合即謂賈曰若無憂而金在也掘井旁尺許得之封識宛然賈頓首謝去持井旁失金與主所更畀者入海為市舟中倖遇盜賈即出其金獻之盜亦感其忼慨謝曰吾無意攫子金也然我嘗刼麻一舡無所用之以予子可獲大利而易子之金可乎賈隨載麻

而歸輦巨室之門具以實告主人發而視之則皆金也蓋海賈畏盜藏其金麻中而盜不知以予賈耳賈遂與主人中分之利且十倍此一事有數善焉尹翁不匿金賈不欺主人主人不以失利棄賈賈又善遇盜盜又不欺賈人賈與主人皆獲大利而尹翁以昌其後陰陽之巧者也

濟南王公勅者博物君子也然其平生多怪人以為仙敕少為諸生即好談仙道多識古器物目所未涉一見能道其詳曰此何代物當於何

筆塵

卷之五

十

所得之考之皆是嘗讀書大佛山中與僧登山僧先行望見山頂有人至則王生也復使沙彌下取食物叩户有書聲又王生也嘗與樵者十餘人期令各行一道比暮十餘人歸會語所見皆王生也賴以進士及第為太史出為陝西學憲一日行部道中望見一片黑雲呼從吏往捉雲來吏笑而赴之至則落地為石吏取以奉敕敕壁食之敕年六十餘死里人徭賦長安於良鄉道中見車從鼓吹從南方來視之敕也里人

前問公罷官已久何以至此敕笑曰朝廷召我耳然吾來時有一二語未分付煩寄與兒某篋中有書數卷不可令人見語兒焚之里人歸問乃知敕以是日死也尹恭簡公病甚敕往視之曰公尚不死至某日有一鶴落庭中公乃逝耳已而果然

劉司馬公源清故為諸生貧甚所聘女家以其貧請決更笄富兒劉不能爭也後劉以進賢城守功徵拜御史奉使過里而故所聘女更適富

筆塵

卷之五

五

兒者又已中貧從夫居肆市一日聞公還從群婦出觀鼓吹道從威儀甚都群婦指示曰此車中貴人故而夫也女大慙恨即闔門自絞死愚謂此煩勝買臣妻遠矣

長安李生為予言黃京兆事黃京兆者名鍾巡慶州人生四歲而孤育於伯父伯父甚貧夫婦日食糟糠得少許米糲皆以啖鍾鍾感其意年六歲所泣告伯父願得讀書致身以報翁媼然其伯父貧不能具束修也一日川守蔡公慶城

世謂云郡中有一小兒他日當作順天府尹爲不能學然有一念之善感動神明公可周之又此兒日在廟中戲至誕吾有明日守往謁神祠仰視冠衣俱如夢中所見而左有有小兒履痕守即召廟中讀書群兒恐而問之乃鍾所爲召鍾問狀蓋欲上探雀鰲也因詢其家世備知貧狀守月給糜米一石令伯父養兒又求一名師送令教習自出束修供之後三年守當去鍾方十歲業能爲文然守竟不泄夢中語也比鍾十八歲舉京兆旋第進士守已懸車徑來視鍾方以夢告後鍾至順天府尹而歸伯父已前死媼又他適鍾事媼甚謹孝養逾於所生云萬曆甲戌濟南有蔣生者貧而質子錢三十金久之遂鬻宅於子錢家其價二百有奇質錢者以百金當其息第以百金子之已而蔣生錢盡大窘怨恨遂自經死死數日鬻宅駟僮行西門道上忽叩頭呼服謝蔣生求免可一里許而返閉門伏匿頃吏叩門甚亟里人皆聞其聲而無

所見駟驢度不能免謂其妻曰我死必爲所攝第母收我我當放歸遂出開扉而死其日子錢家亦死并死其妾良久妾甦語人曰爲蔣生所訴見府君府君曰駟驢當質對妾何爲者亟縱之還夫及駟驢方按治未決云已而駟驢見夢其妻曰收我我不歸矣兵部韓君應元爲予道狀

嘉靖中海豐有漁子數人駕一舟入海忽爲颶風所漂泊一絕島險峭無人漁子相對號泣以爲必死因入其中見古木蒼蔚鳥雀啁啾不似人境行可里許林木之中微有烟火稍見人跡其人皆椎結袒裼網木葉爲裳面目羴黑肌膚如枯睢睢盱盱見漁子入相頤驚咲語不可解稍前逼之輒走不敢近其居率如蘧廬而無罌釜其旁往往有池池中以密浸食物大抵黃精薯芋之屬漁子饑甚前取食之其人亦不嗔但遠立而咲已而取栢葉食之亦將以授漁子使食漁子始泊舟有餘魚已而魚盡苦饑不得已

從之食食久益甘而其人亦稍狎相與遊處俱
語不通耳如是者月餘其山澗流水處皆文石
五色璀璨落可玩漁子各收數外置之舟中一日
颶風大至飄返故岸家人以為已死見之驚喜
已而取所挈文石則皆蘇軾瑟瑟諸寶也其中
有紫者以五銖入火間以白金成黃金一而不
溶則亦不可屈折云太僕丞葛君為予語狀

嘗聞里中長老傳數十年前里俗以整冠為裙著
長衣下令其蓬、張起以為美觀即無簷裙至

筆塵

卷之十五

本

條竹園觀之殊為可嘆及讀王恭傳恭好以氍
毹裝楮衣中令其張起乃知古亦有之隆慶初
年見朝鮮入貢使者自帶以下襠腫如瓠蒲伏
而行想亦有氍衣在下比數年來直窄衣下短
如中國服不張起矣

萬曆甲戌甘肅築城掘地得小棺千餘皆長尺
許其中人皆不腐衣裳顏色一一可辨衣有寸
許潞紬邊幅宛然時江陵當國邊臣不敢以聞
然京師多有知之者第不知其故共相駭愕及

考王莽時池陽有小人景長尺餘或乘車馬或
步行操持器物大小各稱三日而止山海經登
山之神曰俞兒武帝時有巨靈及抱朴子所載
肉芝皆山類也

成太史監吾公憲父為西邊大帥嘗鎮固原有
民家子嬾事其姑無禮一日姑與之入廟祠禱
求一冒絮包頭婦不肯予其子自探一巾與母
婦取而裂之姑不得已與同入廟叩神未已忽
失婦所在覓之不見明日遍走求竟無蹤跡已

筆塵

卷之十五

十九

而至城外一小山上其婦在焉則已化為一驢
惟留一面兩乳昇至帥府予之芻豆即俯首啖
之而不能言也此太史所親見於館中閑談偶
及其詳如此

隆慶三年山西靜樂縣丈夫李良雨為人傭工
與其僮同宿一夕化為女子其僮狎之遂為夫
婦守臣以聞良雨自縊死

穀山筆塵卷之十五終

穀山筆塵卷之十六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龍編次

男于緯校梓

雜說

西門公子好士門下博徒酒客常數百人公子出則羈鷹挾鞞操竿瑟而從者塞路無何公子中貧無以奉客而址里王孫暴富富於公子故公子門下客皆云而事王孫王孫出則羈鷹挾

筆塵

卷之十六

一

鞞操竿瑟而從者塞路於是公子與王孫博爭道而怒相關安之從王孫者關孤而射公子公子蹀履而走王孫大喜曰甚武客之忠也關孤而射公子公子蹀履而走出千金大享客漢陰丈人謂之曰王孫過矣比從王孫而遊者非故西門客耶然而關孤射其故主如越人者利王孫之金也君之金今日盡則明日折而之他又何愛咫尺之矢不以加君於十步之內而博人之千金耶王孫大悟遂謝客

其侯好客五陵諸豪皆出其門下已而魏其

罷將屏居南山射獵丞相田蚡新貴用事故魏其客皆去事田丞相於是魏其嘆曰嗟乎客則何忍哉老僕所以事客非有負也皆云事田丞相東方生大咲仰天冠纓盡絕曰將軍胡見之晚也夫釣者操竿垂餌投綸於淵濤之中煦沫吞餌脩然而來者鰕鮓也若夫王鮪赤鯉盈尺之魚若滅若沒若浮若游可望而不可致何者其志不在餌也今將軍之客利合而來利盡而

筆塵

卷之十六

二

去其來甚易其去甚輕若夫高世之士懸萬戶之封不可招之來設湯鑊之誅不能揮之去將軍安得而客之然則將軍之客徒鰕鮓耳非有赤鯉王鮪盈尺之魚也

穰侯為秦相入則為群臣之言以請於王與太后出則為王與太后之令以令國人國人莫喻也客謂穰侯曰君侯之危如累卵矣穰侯變然曰何謂客曰君侯知傀儡戲乎夫傀儡戲者一人而持兩未偶懸而垂之其上蔽之以帷左手

之人笑右手之人泣左手之人揖右手之人旋於是市中小兒累迹而觀者如市以為天下之妙伎洞心駭目其樂忘食及舉其帷而視之則出一手也於是大咲而走不復返顧今君侯親為群臣之言以請於王與太后又親為王與太后之令以令國人是舉秦國上下左右出君侯之一口也不可以給市中小兒終日君侯不早決者臣懼秦人之舉帷而視之也豈止咲而走執穰侯不能用

筆塵

卷之十六

三

齊王之宮美人三千而無塩女求見盤珊竊寢五管指天鵲結藍縷入王宮門三千美人望之大咲王曰嬉來前夫人之謁也豈有意辱寡人之後宮哉無塩曰唯唯不敢王曰夫寡人之左右者皆治麗靚雅嫻眇多姿膚如玉雪腰如束素垂羅曳縠欵如流雲寡人猶以為不適不能一睎也夫人之玉貌能傾之乎曰不能王曰寡人布席而飲懸樂而奏美人羅於玉箱金堂擗瑄張絃曼聲而歌氣方椒蘭音繞梁攬寡人於

斯時也大飲千鍾小飲百榼仰天耳熱其樂忘死夫人之妙伎能抑之乎曰不能王曰然則何以娛寡人而辱寡人之後宮乎無塩仰天大咲拊手泣洟曰殆我王之圖國也夫妾之志以為齊國東負滄海之饒西按岱宗之險表裏九河縱橫千里天下之強國也而西面事人號為東藩妾誠惑之大王誠為謝連衡之約損合從之議斥游談之士罷春秋之請南城瑯琊則楚人不敢窺薛地屯千乘以河為池則燕之士馬不

筆塵

卷之十六

四

敢南向西畫汶濟布十萬之師於阿鄆之間則三晉之軍不敢東顧然後閉關而守與魚塩之利席棗栗之饒修太公之教講管子之法西向而亢強秦不及十年可為東帝今大王計不出此而聽諸侯遊士之談以合從連衡為事成則三晉與楚分其利齊不能越韓魏而有秦衡成則秦享其成而齊以空名奔走諸侯之後是坐而自索也不知三千美人之中有以此進大王者乎妾誠惜之於是宣王瞠目而胎拊心而

嘆曰嗟乎天以無塩君賜寡人也寡人之國將亡無塩君存之遂立以為王后齊國大治攘地千里夫嫺都僂利之質非不捷也聲中官商貌如刺畫非不矯也及其當利害之交值艱危之地未有能濟者也故有呈木櫟之觀而負瑋奇之節謝便僂之巧而儲博大之材者此無塩之類也

璅言

屏之張也直則不可立必也曲而曲之輪之轉

筆塵

卷之十六

六

也亦則不可行必也揉而圓之處世亦然雖然屏必有幅輪必有軸屏雖欲曲不可不齊輪雖欲圓不可不正君子自處也亦然

士大夫處世能絕四語可與論道一曰耳語

一曰目語一曰手語一曰足語咕囁而談者私

也睚眦而談者險也擗手而道者偽也躡足而

告者昵也言堂滿堂言室滿室在朝言朝在家

言家君子之言如是

屏則之人受命於水水涸則降影燈之人受命

於火火熄則止其升降動止有制之者也人之在聲華勢利亦然得則神王失則氣沮制在外也夫惟立命在我而不為外物所制幾於道更色而不更葉者松栢也更葉而不更條者衆木也更條而不更根者百草也更根而不更種者五穀也故五穀之命在種

筆塵

卷之十六

六

近世士大夫有四字寶訣自謂救時良方不知其乃膏肓之疾也進退人材用調停二字區畫政機用作用二字此非聖賢之教也夫賢則進否則舍何假調停政可則行不可則止何煩作用君子以調停為名而小人之朋比者托為君子以作用為才而小人之彌縫者借為四字不除太平不可興也

天下將有亂萌固不可養亦不可激養之亂激之亦亂依阿唯喏以延歲月一旦亂成坐視其敗此養者成之也引繩批根吹毛洗垢使之情見勢極一發而潰此激者成之也養之敵常在大臣激之救常在小臣大臣忘身以為國則分

內事不可模稜小臣奉官以守法則分外事不
必越俎天下事乃可言矣

大臣之義在於體國小臣之分在於守官何也
大臣位尊寄重與君同其休戚非一官之守
能盡而上之所以責之者亦不止於所守之官
而止也如吏兵之會推禮曹之會議刑曹之會
審凡大賞罰大典禮無不使六卿共之雖若尋
常政體一部可得專也奈何以一官自責而秦
越國家之安危噤不出聲非大臣之義矣至於

筆塵

卷之十六

部司之臣本無言責凡錢穀甲兵禮樂刑名各
守其官以承其長夙夜在公不懈於位其官盡
矣上之所以責之亦止於其官之內未嘗以錢
穀責之吏兵以禮樂責之法官也後世士風日
漓趨名嗜進往往舍其官之所當守而憂其責
之所不及非小臣之事矣此何以故大臣以長
厚為體而不思義所當重小臣以建白為名而
不思職有所專也夫使大臣不憂國而小臣不
守官國家之事必有難言者矣

士之氣節盛衰亦有時哉有唱而後和有競而
復竭此皆非義理之勇也 本朝如靖難之舉
死者不下十百至於土木之難寂然不過一二
如嘉靖大禮舉朝爭之死且寃者不下數十至
於易世之後如 廟祧之遞遷 兩宮之推崇
亦有許大事體復寂然無一人言者何也士之
舉動猶風也飄風大和冷風小和風之所過萬
竅搖號風之所止一塵不動且再鼓則衰三鼓
則竭氣亦有所盡也若夫義理之勇千萬人倡
之而不加千萬人阻之而不止當寂則為慶文
當銳則為脫兎豈係風氣哉

筆塵

卷之十六

人臣之犯顏直諫非以為名也凡以冀上之
也上從之而不受其名則主臣俱榮上不從
已受其辱則過歸於上而名成於下非純臣之
本心矣且夫臣子之於君父固欲得其歡心非
以拂意為願也君父之喜自必以為榮君父之
怒自必以為辱乃臣子之常耳今也以為名之
故而成其為利之實遂至以君父之喜為辱而

以君父之怒為榮無乃非臣子之情乎夫求其
喜而不得以至於怒是求其榮而不得以至於
辱也恐懼修省若將無所容如曰父母之不我
愛於我何哉如曰臣罪當誅乎天王明聖則庶
乎不失臣子之義而利名亦可永譽矣倘以此
驕人以此輕世恐有道者視之不免發一嘆
天下之事平時患在操切臨難患在牽制操切
太過則變以刺成牽制太過則機以懦失此禍
亂之所由興也

筆塵

卷之十

九

處天下人心不可不虛虛則無難處之人任天
下事心不可不實實則無難任之事
當事之人如舵師然風恬浪靜一瀉千里舵師
可以享其逸洪濤巨浸賊地連天舵師可以見
其能惟至於萬斛之舟膠於中流寸尺不能進
左右無所倚雖有天下之神巧不能幾矣
以事勞心者事受之以理勞心者理受之事受
之者物有其則心無與也理受之者理有其趣
心無與也惟以心勞心者心受之其傷必多何

謂以心妄念是已智劫身已陰謀是已

為大臣者不惟不當有保位之心即保名之心
亦不可有一有保位之心則利害之說得以中
之一有保名之心則毀譽之說得以中之利害
之說入則有所趨避其志不行毀譽之說入則
有所顧忌其志不行然則惟利國家社稷不
君子欲為天下用則有不必用之心乃可用也
有不必用之心則其身可去可留而寵辱得失
一無所動然後惟吾所行而無所趨避所謂以
筆塵 卷之十 九
為注者功也古人所為重恬退澹泊之士非止
獎其品地實以恬退之士無當貴利達之心而
天巧全使之効用必能為人之所不敢為而大
有並於國家

士人持身之節有關於道義者視一介如泰山
大將用兵之略有係於安危者視千金如糞土
夫以持身之節而律師行之法天下所以必成
功也

人之於虺蛇也惡之而不怒也其於虎狼也畏

之而不怒也夫誠畏且也避之已矣安有見虎狼咆蛇而駭眦指髮以必求一逞者乎

求治不可太速疾惡不可太嚴革弊不可太盡用人不可太驟聽言不可太輕處已不可太峻人之年壽長短元氣所與本有厚薄然人能善養亦可延年如燭有長短使其刺畫相同則久暫了然若使置長燭於風中護短燭於籠內則以彼易此未可知也故養生之說不可不知

論畧

筆塵

卷之十六

士

柳下惠以和而聖關雎亭以忠而神其必為人所不能也而世以秉燭坐懷二事為二公之大節見亦陋矣何也風雨如晦投衣而燠此何時也即有淫僻之心未必即熾况其人之美惡老幼不可知縱非下惠遽及於亂乎曹公耽耽雋亭欲敗其節而致諸死鑄之一室耳目密列如非其誰自白乎故柳之不亂不欲者能之固之棄其敢者能之非其大也柳之大節在一理而無言別之心關之上即在終

為主而無二三之志此其與天地同量日月爭光者矣而以二事當之不亦細乎柳之言曰爾為爾我為我爾為能挽我我關之言曰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此其大不大原可以同體天地並明日月者矣曰聖曰神不其然乎

賈之吊屈揚之反騷其指一也賈賦曰班紛紛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又何必懷此都也若望原不歷他國擇主而事以及於死者此言非也當六國之時出仕他

筆塵

卷之十六

士

國固士人之常然原楚之同姓所謂貴戚之卿也一旦以忠被斥徘徊願望不忍他適寧沉而葬江魚腹中如遠遊諸篇詞旨可想見謹柰何以此責之雄則不然其詞曰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沉身哉故撫離騷文而反之其詞曰仲尼之去魯兮斐斐遲遲而周邁終而復於舊都兮何必湘淵與濤瀨此有道之言也與賈生之肯趣大相遠矣雖然雄之視三閭又何其不相若也則無乃與其言

刺謬耶

曹孟德雄心異志情見乎詞不一而足而又曲自掩飾以愚天下嘗讀其詩如但為君故沉吟至今此有所牽制而未能決之詞如憂從中來不可斷絕此有所計慮而未能遂之詞如山不厭高海不厭深明自托於周公如我心何拂鬱思欲一東歸微自附於漢祖即此數語其志可知也短歌行中間全插呦呦鹿鳴數語上下文義了不相接豈其才拙使然乃挽和掩飾使人不可解耳如為隱語秘訣恐露竅妙則多書樵字以亂其辭也自古及今無人識破令地下老瞞笑人迂腐可為扼掌

筆塵

卷之六

七

三代養老之禮遠不可考記所傳者多漢人擬議之辭東京西周微而行之未必三代之舊也後周以于謹為三老中楹南向而坐帝立於黼衣之前西面有司進饌帝跪設醬至親為相割謹食畢帝跪授爵以醕此拘禮經之文而不達其意者也何也古人之席以東向為尊賓師祭

祀皆正東向之席惟人主立朝則南面耳今也以人臣儼然南面而使人主立於其旁三代有是禮耶此不達古之方向也禮曰授坐不立授立不跪古之所謂跪者即坐而膝席耳今也以人臣倨坐於上而人主跪於其前三代有是禮耶此不達古之坐起也且夫禮有時而情有順古今異便不可強也古之人君立而聽朝今有立者乎古之升車者或立而乘今有立者乎况三代所謂國老者其道德行業足以師表流俗而輔翼人主王之所謂師保父兄也東京以桓榮為三老儒者猶或耻之謹何人哉猥以不經之禮尊之陋亦甚矣宋儒徒取其能行周禮而不察其是否不亦誣耶

筆塵

卷之六

七

周禮小司寇五聽之法一曰辭聽觀其所出言不直則煩二曰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赅三曰氣聽不直則喘四曰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五曰目聽觀其眸子不直則眊古人聽獄之法詳密如此即有神奸不能自遁片言折之可矣

後世不務出此而以鉤距伺察得入之情以羅織鉅筭求入之情其法彌刻其術彌疎以此求清庶徹聽之不以其道者也

魏晉以來最重氏族南則王謝褚沈北則崔盧王鄭至唐猶然魏孝文時以范陽盧敏清河崔宗伯滎陽鄭義太原王瓚四姓為衣冠所推而隴西李冲以才識見任故世之高華者以五姓為首河東薛氏以不得入郡姓至辟戟廷爭僅乃得之於時婚姻仕宦皆以門閥相高下品卑

華盛

卷之十

五

門自甘隱約斯亦過矣然喬木世臣國體所關庶遠堂高積非一日門閥之重固不為無益也今世門閥太輕地望無取仕以權寵相慕而訕世臣婚以富貴相高而左舊族視之不過積習究其極弊甚有關係不可不熟思也

古人宗法之立不惟敦睦一本其實家道之隆衰以離合為驗後世鄙俗戾風自相胡越有失端睦而門閥之衰外侮之遽恒必由之譬如有蛇於此擊其首而尾應擊其尾而首應此生蛇

也擊其尾而首不應擊其首而尾不應此死蛇也則熊豎甘心焉矣至有骨肉相殘傍人酸楚而略不動心者此夫自斷而未殊者耳

宋時諸路被兵之後必有一番優恤田有踐傷者或賜之粟民有被掠者或賜之米或除其積逋或收其遺骸種種撫摩不一而足深仁厚澤固結於人心良有以也今世誠考其法於邊境中虜之地倣而行之於公家無費而可以收拾人心培養元氣惜乎無舉而行之者

澤盛

卷之六

六

宋徽宗一日內宴出玉卮玉盞以示輔臣曰欲用此恐人以為華蔡京曰乃陛下當享天下之奉區區玉器何足計哉此不但逢君之惡乃過君之善也京之佞不容誅矣即此觀之徽宗以前即天府內庭未嘗以玉器為用乃今士庶之家初登仕版即購犀玉酒器以華賓筵不亦侈乎夫以商受之奢賢臣見象箸而嘆宣和之侈佞臣以玉盃為華今之仕人且以象箸玉盃為常是古奢淫之主所不敢輕用者而今寒素之

士所不肯深情盡力之謂有然矣
許魯齋退居蘇門與姚樞實黜同遊慨然以道
自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忘於天下苟在
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嫁娶必
徵於禮以倡鄉人一時風俗丕變儒者成物之
效也嘗謂士大夫進而在位當以政教率天下
退而里居當以禮教率鄉人即在上者有以任
之在下者從而助之未為非美也乃今風會日
流俗尚日澆欽位於朝無尊卑之分徵年於鄉
無長幼之節即在上之人不能以紀綱法度力
挽頽波況在下者乎

夢語

予病兩月五日而瘳腸焦灼呻吟宛轉
不知夜旦禱於神然難愈並陳而不能起也如
夢如寤若有所遭幅巾方袍匪仙匪釋自稱無
念道人呼予而戲之曰子奚不悟乎子之病非
禱祠之所能謝非藥石之所能痊在予所念爾
子之病非飲食之所能復陰陽之所能成得之

性情不調而念滋紛也內之喜怒失時外之愛
憎為累也欲發而制於理欲忘而牽於念故子
之心搖搖焉如懸旌炎炎焉如沸鼎君火一作
而五臟若焚矣子不亟自治者將索子於池魚
之腊不亦憐哉子誠欲已子之病則曷調其性
情寡其思慮盎然游於六氣之和陶然適於無
町之宇幾可生乎如是纏纏可數百言凡十許
日夜寐則與語于子泠然霍有悟也病起而載
諸牘

筆塵

卷之六

六

道人曰子之性與人異大事看得明小事看不
明大事丟得下小事丟不下大事擔得起小事
擔不起大事放得過小事放不過何其舛也夫
天下之大事常少而小事常多則子之縈繫者
必多而脫洒者必少矣不病何為
道人曰人之畏子以子慮之深澹然而應之則
無畏矣人之怨子以子責之厚倘然而與之則
遠怨矣人之狎子以子發之輕凝然而守之則
無敢狎矣人之瀆子以子許之易確然而持之

則無敢噴矣

道人曰子有所欲於人微示之而使其自悟也
不能悟而子愠愠而其人不知也子病矣子有
所怒於人微風之而欲其自悔也不能悔而子
愠愠而其人不知也子病矣彼人方且晏然甘
寢而子憮然自廢豈不左哉

道人曰夫怨人而使人知之也則彼必備矣怨
人而使人無知也則彼何傷矣彰怨者多防匿
怨者自成莫如不怨

筆塵

卷之六

九

道人曰夫德易忘而怨難銷也肉骨之恩崇朝
反目睚眦之恨終身刺肌故君子重樹怨

道人曰人之於子也一綫之情如拔子之於人
也萬斛之力如傾斯不誠厚道乎哉然以之損
名以之傷身無乃過矣

道人曰凡吾有患為吾有身孰有之哉及吾無
身吾無有患孰無之哉夫身無之者有之也

道人曰夫賢為愚使而愚者不覺也乃使賢者
傷焉貴為賤役而賤者不覺也乃使貴者傷焉

故賢毋為愚使貴毋為賤役樂無事矣

道人曰閑事皆管閑氣莫生閑話莫說閑書莫
讀

道人曰視親如疎則親可常保也視急如緩則
急可屢謀也

道人曰人有德於子願子毋忘之也有怨於
子願子忘之也子有德於人願子忘之也子有
怨於人願子毋忘之也

筆塵

卷之六

十

疎故不可得而親斯涉世之軌也

道人曰夫制念莫如止止念莫如忘忘念之念
念也忘念之念念也莫如忘忘故佛經以無念
為正受

道人曰夫望而許者不足以為德逆而距者適
足以為怨故求而審之可許而許之許之德也
求而審之可距而距之距之無怨也其怨乎

道人曰凡人無故而合者必無故而離合而知其
必離也有為而來者必有為而去來而知其必

去也

道人曰爾能居室如寄使僕如假起處如在塗飲食如受乞即無病矣

道人曰夫擬之而後言則寡尤也議之而後行則寡悔也擬議本於存心心存則不妄故慎字從心從真

筆塵

卷之六

廿二

穀山筆塵卷之十六終

穀山筆塵卷之十七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龍編次

男于緯校梓

釋道

漢史西域傳所記三十六國道里風俗人民戶口纖悉具備然不聞有浮屠之教其時誠有之張騫有不以聞耶且其時武帝慕道求仙方且馳心於海上三山恍惚虛無之境豈有浮屠之

筆塵

卷之十七

一

教已行而騫不以聞者耶然佛經傳其淵源遠自上古即周定王至於西漢已若干年而其教尚不著於西方無是理也豈所謂西方者尚在天上安息之西非三十六國數耶列子志穆王得西域化人居處被服皆非人間所有而西域傳稱條支善眩又傳聞有西王母弱水及觀佛氏之言近於眩術者甚多豈即所謂化人耶魏收曰張騫使大夏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有浮屠之教蓋騫時已聞之然漢史不

載何也又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支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國聞之未信了也佛法不至明帝入中國此足證矣

釋有南北宗道家亦有二宗自東華少君授漢鍾離權權授呂嵩至嵩分為二宗其一授遼進士劉操操授宋張伯端伯端授伯恭恭授薛道光道光授陳抃抃授白玉瞻玉瞻授彭耜耜南宗也葛籙金之王嘉禪授七弟子曰丘處機曰譚處端曰劉處玄曰王慶一曰郝大通曰馬鈺

筆塵

卷之十七

二

曰銓妻孫不二世謂之七祖此北宗也七祖之迹皆在東海遼山南巖機為元太祖所聘從弟子十八人見於遺錄居燕之長春宮化焉長春宮者今都城西南白雲觀也王成陽人其餘多登州人海上烟霞之境僊聖所鍾盛固宜矣佛教之盛始於五胡至魏而極魏世宗於嵩山立寺極嚴整土木之費於是遠近承風無不事佛郡至一萬三千餘寺胡后造永寧諸寺皆極土木之盛浮屠高百尺許宮殿如禁內僧房千

間珠玉錦繡駭人心目其後僊城王潘上疏請禁都城內寺以為如來闡教多依山林今此僧徒戀著城邑正以誘於利欲不能自已此乃釋氏之糟糠法王之社鼠內戒所不容國典所共無也此數語者切中沙門之病佛骨表中亦說不到胡后嘗令諸州各建五級浮屠今江北諸處往往有故浮屠蓋皆北朝所建也

筆塵

卷之十七

三

唐宣宗時道士軒轅集入長安召入禁中問以長生之術對曰王者屏慾而崇德自然受大遐福何處更求長生此儒者之言也東方生對漢武之言與此相似以此推之軒轅東方必真知僊道者也

六朝沙門見人主多不致敬唐初僧尼受父母及尊者禮拜亦六朝遺俗也自高宗詔革其禮乃正至胡元之世而國師法王至與人主抗禮夷狄之法蓋不足言矣

漢沛人張魯有大父陵以來世為五斗米道其後遂從劉焉分據漢中後魏冠謙之首奉其道

至宋真宗之世賜其裔信州道士張正隨號真靜先生以後繼世子孫皆有賜號此龍虎山封號所由始原其所以蓋因天書符命之興粉飾道教誣惑四海王欽若為之奏立授錄院及上清觀歷代相沿遂為成典而不察其由亦惑之甚者矣

元命道士張宗演為嗣漢天師演道靈應冲和真人命百官郊勞待以客禮此天師之號所由起也 本朝止封正一嗣教真人無天師之稱

筆塵

卷之十七

四

而假一品服色至衍聖等亦太過矣嘉靖尊崇道教張氏與陶邵二氏同禮在三公之土隆慶改元言者請削其爵降為提點至萬曆初年賈緣左右復續舊封然禮體威儀較之嘉靖間不相及也

武后受冊為金輪皇帝作七寶曰金輪寶曰白象寶曰如寶曰馬寶曰珠寶曰主兵臣寶曰主藏臣寶每朝會陳之殿廷不詳其制今佛家莊嚴及人間華麗之飾嘗曰七寶宮中鑄作亦既

亦曰八寶不知同否

開元中天台道士司馬承禎言今五岳神祠是山林之神非真正之神也五岳皆有洞府有上清真人降任其職山川風雨陰陽氣序是其所理焉冠冕服章佐從神仙皆有名數請別立齋祠之所玄宗奇其說因勅五岳各立真君祠不知所謂山林之神統於上清否志曰山川之守為神又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則風雨陰陽正山川之守而又以上清臨之何也唐宗五岳之

筆塵

卷之十七

五

封至於為王為帝不知受此封即上清真人其山川之神耶承禎之言矯誣甚矣我朝於岳鎮海瀆盡革封號各從本等名稱大聖人之作為一洗千載之陋岳瀆之神懷柔震疊有不受紀哉

自古帝王崇重佛教則道流被斥興起道教則釋典被汰其勢不並立如此林靈素欲盡廢佛教至改佛為金仙僧為德士寺院為宮觀嘉靖中陶仲文邵真以祈禱用事亦請拆毀寺院沙

汰僧尼焚佛骨於大通橋下皆其證也兩家道術原不相下其徒宗而守之入主出奴至於為敵皆非其本也要之道家與廢不常入人亦不甚深終不能與佛教角爾

會昌中沙汰僧尼凡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大秦穆護祇僧二千餘人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蓋官造者為寺私造者為招提蘭若大秦穆護者釋氏之外教如摩尼之類祇胡神也唐

筆塵

卷之十七

六

制祠部歲再祀磧西渚州火祇官品亦有祇正蓋主祇僧也武宗好道教故汰僧耳顯德二年廢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有奇廢者三萬三百有奇見僧四萬二千有奇尼一萬八千有奇此但河洛關陝山東江址數省未及天下之半而數已如此矣又令民間銅器佛像輸官鑄錢世宗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佛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耶且吾聞佛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

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此雖釋教彌惑之言然於佛教濟人之旨有脗合者唐宋三百年陋風片言而正真英主也

九宮貴神蓋易乾鑿度所謂太一也黃帝九宮經一宮其神太一其卦坎其方白二宮其神攝提其卦坤其方黑三宮其神軒轅其卦震其方碧四宮其神招搖其卦巽其方綠五宮其神天符其卦離其方黃六宮其神青龍其卦乾其方白七宮其神咸池其卦兌其方赤八宮其神太陰其卦艮其方白九宮其神天一其卦離其方紫天寶中術士蘇士上言遯甲有九宮貴神典司水旱請立壇東郊祀以四孟從之此即今曆書三白圖法也

筆塵

卷之十七

七

高駢素性嚴潔甥姪輩未嘗得接坐術士諸葛殷病風疽搔捫不替手膿血滿水駢獨與之同席促膝傳盃器而食至於犬聞其腥多來近之駢獨不惡也曰神僊以此試人耳可見逐臭之夫非其天性蓋有所慕而然也近代士人亦有

類此者

佛經所載方語皆唐時語也國名如婆羅門摩
伽陀嚧達國訶達羅支圖波斯匿國護密多國
喝盤陀園人名如婆伽利泥洹師怛伽羅地名
如毗伽梨河乾陀衛江大都唐時語也可見四
十二章以後多為譯者所演設為問答寓作名
姓以啗經旨其非釋迦時文義明矣

古俗以七月望日具素饌享先織竹作盆盎掛
冥財衣服在上焚之謂之盂蘭盆昉於目蓮比

筆塵

卷之七

八

丘見亡母在餓鬼中故作此以救之也唐時尊
奉佛法於中元日內出盂蘭盆章敬寺設七廟
座書尊號于幡上百官迎謁歲以為常是以七
廟神靈皆在餓鬼中也其不道而辱先亦甚矣

道經以二十四化上應二十四氣蜀之玉局化
其一也其說以後漢永壽元年李老君與張道
陵至此有局脚玉床自地而出老君升座為道
陵說南北斗經既去而座隱地中因成洞穴故
以玉局名之

周世宗召見陳搏問以飛昇黃白之術對曰陛
下為天子當以治天下為務安用此為此真知
仙道者

後唐同光中五臺僧誠惠以妖妄惑人自言能
降伏天龍命風召雨莊宗首信之至親率后妃
皇子拜之誠惠安坐不起已而迎至洛陽使之
析兩數旬不驗誠惠逃走慙慙而死世傳五臺
真僧能降天龍恐即此事也

筆塵

卷之七

九

擁翊成祖翔守太平其人地才品大略相似
亦古今之奇也秉忠輔政日久猶仍野服散號
王鶚以為言拜太保領中書少師在一品班表
猶着衲後見其不便乃賜冠帶長髮然今崇國
所祀少師畫像猶是僧服而春秋袞祀但稱恭
靖公亦不書官未知何故

元設宣政院掌天下釋教上天下寺宇四萬二
千餘所僧尼二十一萬人可謂侈矣方今寺院
僧尼不申總數以一郡邑推之當亦不下此

五臺山寺元太后弘吉刺氏所造也。初寺之後大集民夫冒險入谷伐木運石死者萬人。蓋今寶地球林留為勝賞而工費之艱傷殘民命乃如此。是以有漏之緣斃無辜之衆也。如來大悲其謂此何。

元成宗建天寧萬壽寺。寺中塑秘密佛形象醜怪。即所謂演揅秘密法也。傳聞大內有一秘殿。內塑喜神主上大婚先期入參。雖沿舊俗亦有深意。然不可聞於世也。演揅兒法一名大歡喜筆塵

卷之七

十

秘密禪定故曰喜神。胡元之俗全無先王禮教。其最悖理者。帝師臨受戒是也。帝師之令至與誥勅並行。后妃公主受戒跪拜甚有為。大布施者正衙朝會百官班列。帝師專席坐。隅來自西域。則遣中書宰臣馳驛往迎。假法駕半仗。以為前導。其徒怙勢恣睢。氣焰薰灼。延于四方。至於樞朴公卿。毆拉如主朝廷。知而不問也。方且下令罵西僧者。截其舌。毆西僧者。斷其手。則中原文物化而為夷荒之

地矣。若乃秘密演揅。宣淫大內。人道滅絕。尤可痛恨。

二氏之教與聖教殊然。其大歸一也。世之學者能以不二之心精研其旨。內亦可以治身。外亦可以應世。豈遂與聖教遠哉。乃其實不然。標玄同之趣。以文貴生之訣。而生未必忘也。飯寂滅之宗。以啗無生之法。而生未必忘也。或世名已歇。托澹泊以依棲。或榮進無階。借清靜以表異。故有示辟穀之迹。而不能絕念於刀錫。修離欲之基。而未必息心於綬冕。二氏之徒。斤而不與矣。何以稱吾道哉。此所謂心術之敝也。

筆塵

卷之七

十一

甚哉道術之日分也。江左以來。於吾儒之外。自為異端。南宋以來。於吾儒之內。自分兩岐。降是而後。則引釋氏之精理。而陰入於吾儒之內矣。降是而後。則受釋氏之明法。而明出於吾儒之外矣。

夫江左以降。盛談老莊。隋唐以來。多修佛乘。今之談老莊者。少矣。而為佛乘之言者。亦非其泰

旨也何也佛教之入中國本緣經典其後以經教為上直而直指禪宗又其後以禪宗為葛藤而專修淨業故有稅覓而勤禮拜關室而誦祇陀若謂調御之位可以立地而成青蓮之會可以應聲而至西來之旨豈固然哉雖然如是而能守律戒猶未失也又以為逆流之地不事薰修上智之根無資戒定至乃慕啖鵠吞鍼之幻任漁行酒肆之緣居然與屠膾伍矣在彼法中以為何如而稱於士人之列也

筆塵

卷之十七

三

二氏之教與吾道源流本不相遠特各立門戶作用不同爾唐宗以來賢士大夫固亦多遊心內典參悟玄宗而不害其為儒彼固儒者之所苞也但不當竄入其說以默居於吾儒之閭又不當舍吾儒之教而直往從之耳譬如一邑之中有兩大姓其物力財產固自相當而不相為用則其子弟家人亦各承其業而不相羨也有如納西家之子以冒東家之派則東家之派既紊其統而西家之子亦失其宗皆不願也故准

墨而附儒者非也又使東家之子不能守其父兄之產而慕西家之聲勢折而往從之豈惟我所不甘亦彼所不受也故援儒而入墨者非近世經教禪宗分為二途至以達摩明心見性為教外單傳此不考其本也諸部經典所論字字句句皆明心見性之旨至於維摩問疾無有文字言說為不二門此初祖拈花龍女獻珠禪家公案已肇於此不至初祖而有也達摩入中國以楞伽教人未嘗盡去文字及五祖六祖亦皆以經典行教但不復造立經典是為不立文字如所謂述而不作爾安得以經教為糟粕而直悟禪宗耶

附錄

靈濟二真人即徐溫二子知訓知詢也二子平生皆以涵德取敗不保其身而列於諸神之祀未審其繇世傳成祖有疾嘗夢二神進藥故崇祀之然其祀不始於國初也今京師禁城之西及福州城外皆有靈濟宮一神號金闕真

君王闕真君其配號金闕仙妃玉闕仙妃太常
以春秋秩祀四季車換袍服其像木胎有機可
以伸縮

河東塩池唐時曾有封號謂之寶應靈應二池
萬曆己丑御史以塩利大興請崇其祀守賜之
封號予按令甲 國初釐正祀典岳鎮海瀆盡
去前代封號俱從本等名稱且前代封爵又不
可襲乃奏東西二池各書本等池神惟請祠額
二字以示崇報有 詔賜額靈惠時猶未桼其

筆塵

卷之二十七

岳

所由也及考唐史大曆十二年河中池塩先因
秋霖多敗度支韓滉恐塩戶減稅奏稱雨不為
害且有瑞塩代宗疑其不然乃遣諫議大夫蔣
鎮往視還奏如滉所言請宣付史館錫以嘉名
乃賜寶靈之號時人醜之始知二池神號乃滉
輩敵諛培克之謀也 人實醜焉神其受諸然則
岳鎮海瀆封號皆唐宋封禪之主所為侈大矯
誣之文耳 聖祖輩而正之神謀睿見高出萬
古不亦偉哉

新山筆塵卷之十八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夷考

本朝輿圖毋論勝國即較之漢唐亦有不及東
面朝鮮即漢之玄菟樂浪唐之安東都護也西
面哈密即漢之安西唐之四鎮也北面河套即
漢之五原唐之豐勝等州也南面交趾即漢之

筆塵

卷之二十八

一

九真日南唐之五管外境也朝鮮建國公矣舊
遼陽控連遼左以通京師而為三衛所據河套
為西虜所據哈密為吐魯蕃所侵交趾旋得旋
失較之漢唐前其四幅矣然靈夏在版圖則宋
全盛所無甘肅為什塢則唐中葉所失而雲南
一省全為郡縣則漢唐以來所未有者亦足補
其一二矣

三受降城皆在黃河北岸今河套之北也中城
直朔方安北都護府在烏東城在勝州之北

西城在豐州之北此唐史註也宋初曰中城南
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關宋白曰
東城本漢雲中郡地中城本漢五原郡地西城
本漢臨河縣地三說微有不同如宋白所考則
東受降城當與大同相近去黃河遠矣或者漢
雲中郡地廣西接榆關非止大同府境也大抵
漢築朔方守在河南唐築三城守在河北今河
南已失為虜巢矣况河北乎

漢時設西域都護統三十六國以斷匈奴右臂

筆塵

卷之十八

二

唐初置西土都護府統龜茲于闐疏勒碎葉四鎮
後為吐蕃所陷武后長壽元年大破吐蕃復取
四鎮置府於龜茲發兵戍之即今甘肅境外地
也 國初以封哈密後為吐蕃所陷哈密遠
種寄居甘州而土地淪於西域今吐蕃蕃與天
方哈馬等國相隣不知即吐蕃蕃也種否

東漢時羌寇最盛然有東西羌居安定北地
郡西河者謂之東羌居隴西漢陽延及金城塞
外者謂之西羌各自為種與西域諸夷不相關

涉今陝西塞上熟番想即其遺種也

漢西域傳罽賓國有琥珀琉璃師古注曰大秦
國出亦白黑黃青綠縹緋紅紫十種琉璃此蓋
自然之物采色光潤踰於衆玉今俗所用琉璃
即流璃也乃消冶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為之虛
脆不柰實非真物觀此則漢書所載乃真琉璃
也穆天子傳天子東征有采石之山升山取采
石鑄以成器則鑄石為流璃自上古有之第今
中國所鑄柔脆不堪惟自海舶來者質差堅樸
謂之蕃流璃亦不汁一可鑄但少堅耳又有玻黎
與琉璃相似但未聞西域真琉璃作何狀也豈
寶珠玉石皆入中國而此獨不至竊意漢時所
謂十色琉璃即今之有綠等石耳古時無寶石
之名今人知其為石而不知其為琉璃也姑記
以俟博考

今西域貢物有鐵力麻初不省其義及考敎勒
國名一號鐵勒當是鐵勒麻也

後漢書西南夷傳句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

筆塵

卷之十八

三

馬牛頭蓋海西大秦國也大秦即前書犂軒國
周穆王時西域化人想即其先世耳

唐至中葉吐蕃之盛幾如匈奴隴右河西盡為
所有南至六詔亦被吞食其地址至回紇南連
六詔幅員萬里乃其文字職官亦與中國相類
不似匈奴突厥之樸陋也 唐時拓跋為党項
部落

唐自安史之亂河隴諸州陷於吐蕃數十年矣
至大中初年吐蕃內亂三州七關之衆款塞來

筆塵 卷之十八

四

降而河西十州之地亦入版圖此非唐之兵力

至宣宗而盛也會虜運之衰耳三州七關者唐

原安樂州及石關等七關即今平涼寧夏境內

十州者瓜伊蘭鄯甘肅西河岷廓即今臨鞏甘

肅境也

唐時安西北庭淪於回鶻河西隴右淪於吐蕃

河西隴右即所謂河湟也為秦原河漕蘭鄯階

成洮岷臨廓疊宕甘涼瓜沙十八州之地在今

平涼臨鞏甘肅諸塞幾半陝以西矣安西北庭

則在朔方之外當與延寧兩鎮相宜

四川茂州即丹驄之國漢所開為汶山郡者也

唐初築城於此以遏吐蕃通蠻之路後為吐蕃

所據西洱諸蕃皆為降伏於是吐蕃盡有諸羌

之地東接松茂南隣天竺西陷四鎮北抵突厥

地方萬里諸胡之盛無與為比而唐受其侵矣

其所以致盛以據松茂之險故也方今茂州之

址即近洮岷虜由洮岷而南直至章臘南接六

番故松茂之境乃虜與羌接之界亦要害之境

筆塵

卷之十八

五

也六番者董下韓胡宣慰司魚通寧通宣慰司

及烏思藏四法王之地即古所謂身毒大夏天

竺也

劔南西山諸羌可十餘種皆因韋臯內附即今

威茂諸蕃也唐時皆各稱王中有女蠻其先為

白狼國以女為國君人危髻金冠纓絡被體謂

之菩薩蠻當時樂遂製此曲至今傳之蠻亦

唐時西山白狗等羌內附受爵世襲而陰附吐

蕃世所謂兩面羌今之朵顏三衛謂之兩面虜

可也

雲南自後漢永平半服中國唐初列在版圖為外臣後為楊國忠所擾改附吐蕃故吐蕃日強不可復制以其通道諸羌故也至韋臯鎮蜀始撫境上群蠻以誘南詔於是併八國生羌俱歸王化而吐蕃之勢始孤關中之民始得安枕皆臯之功也吐蕃故土在河隴之西及二庭四鎮並為所有北接回紇南接六詔幅員萬里勢侔中國其勢大矣雲南內附則斷其右臂故不支

筆塵

卷之十八

六

也今緬甸諸夷梗化南土幸而六番之夷稟我聲教可保無他然階文之間生熟諸番為北虜所挾繹騷邊境害亦不細矣

唐史東蠻跨地二千里勿鄧豐巴兩林各有大鬼主為之長鬼主不肖何稱韋臯使東蠻鬼主調伺雲南及異牟尋內附先遣鬼主入見其地當在滇蜀之間

唐時雲南王以名相接為世如閣羅鳳之子為鳳迦異孫為異牟尋曾孫為尋夢湊是也去紀

頂鍼 本朝安南酋長以名相掛為世如莫方

瀛之子為莫福海孫為莫宏瀝曾孫為莫茂洽是也法如雁行此雖鄙俗亦皆有意義

南詔者六詔之一也夷語以王為詔其先渠帥有六自號六詔業舍詔在諸部南故謂之南詔開元中內附封為雲南王至今稱之

唐史驃信國在南詔西南六千八百里其王摩羅思那以貞元間入貢蓋古朱波國也以今推之意緬甸八百等地即其遺矣

筆塵

卷之十八

七

緬夷在西南絕境上上世所不臣元世祖舉兵克之其旁金齒等夷十有二部皆降即今三宣之地也

唐之南詔改為雲南已而又改為大理至後唐改為長和其主猶以驃信為號

吐蕃之君曰替普南詔之君曰驃信皆僭號也南詔國事大臣皆分曹稱與摠謂之清平官其相謂之督與

唐時雲南王官有清平官清平者蠻相也近世

關白大將亦稱清正

韋臯鎮蜀招撫南詔以破吐蕃至遣匠教為甲弩咸通中南詔作亂甲弩精利中國不能及以此推之邊關鄰虜有所要求為甲弩之用者不可輕與吐邊鐵鍋火藥之類是也

乾符初年南詔逆命高駢為西川節度遣僧景仙托遊以入其境說諭驛信使歸附中國仍許妻以公主已而南詔遣其酋望來請和親無表但令督與牒中書請為弟而不稱臣宰相盧攜

筆塵

卷之十八

八

欲從其請鄭畋固爭以為不可相與爭於上前拂衣面詬遂皆罷相此事與近日日本相類策彼許出於邊臣而廷臣持之此則出於廷臣而邊臣撓之也唐時回紇吐蕃舊有和親之禮即以施之南詔亦何不宜本朝國體之尊國法之正三代以下無與為比而欲以漢唐之辱典施於海島之小夷宜舉國唾罵恨不食餘幸逢輕典免於族誅其人幸矣

回紇之初即四部之一也曰回紇曰契苾曰思

結曰渾揔謂之勅勒突厥默啜之強迫奪救勒之地故四部度磧內附徙居甘涼之間以避之其始不過如此後以河西節度使王君奭與之構怨弄兵報仇西奔吐蕃其勢遂不可制勅勒即鐵勒也

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一馬易四十縑動至數萬匹皆無用朝廷苦之而欲悅其意不得不盡市也所得賜予及馬價至用車數千乘載之以歸唐之帑藏坐而一空矣今日吐邊

筆塵

卷之十八

九

互市弊正如此得馬皆瘠焉下乘入塞輒死賦予軍人令其嬰養死令賠償為此邊大害不知將來作何究竟然使死牧之政修有所養養或不甚苦爾

唐封回紇可汗號內有登密施字譯云華言到竟可敦號內有毗伽字譯云華言是意此皆佛經字也佛經中名字語言多是唐時字義以此推之古佛名號當亦從來初語音所撰爾

回紇阿啜可汗謂其大相頡干迦斯曰兒幸而

得立惟仰食於阿多國政不敢豫也虜謂父為
阿多唐人土人呼父謂阿爹爹徒可翻與多同
音又竇從一為皇后阿奢奢者乳母之父與爹
相近或云俺荅荅字虜亦呼為多

元和初回鶻入貢始以摩尼借來中國置寺處
之摩尼者僧之別名也其法日晏乃食食脾而
不食醢酪今民間有清齋者午後乃食教門中
亦多有之

唐史回鶻兵至橫水退屯釋迦泊又吐蕃有達
筆塵

卷之十八

十

磨替普想亦爾時方言未必即古佛名字不知
佛經竟出何時

唐時西突厥分其國為十部部以一人統之人
授一箭號曰十設亦曰十箭夷中無符信以箭
為契召會則傳之謂之契箭杜詩所謂青海無
傳箭天山早掛弓是也今虜中亦有號箭是其
遺制

沙陀者西突厥別部處月種也居全娑山之陽
蒲類海之東有大磧名沙陀故以為號以其衆

六千餘帳附於回紇為其所苦酋長朱邪盡忠
降於吐蕃元和三年舉衆內附處之靈武已以
地近吐蕃恐其反覆徙於定襄即今朔州馬邑
間也

波斯國即條支故地其先有波斯匿王因以為
號大食本波斯國也其後即漢西域之後唐時
以其地為安西都護府有龜茲樂部今樂曲有
大食調舞部有波斯舞皆其遺音也

唐十部樂有龜茲樂舞設五方師子各高六餘
筆塵

卷之十八

十一

餘以方色每師子有十三人畫衣執紅拂首加
紅抹謂之師子郎即今師子回回舞也

契丹奚室韋女真皆東北夷也路環九國
志曰契丹古匈奴之種也代居遼澤之中潢水
南岸其種有八部至阿保機并而為一韃靼室
韋女真皆役屬之此遼之始也女真古肅慎氏
之遺種東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之
間謂之黑水靺鞨在五代之末居混同江之南
入遼東著籍者號熟女真居江之北者號生女

真其極邊遠者號黃頭女真此金源之始也今建州西女真即金人之後第不知契丹之種今安在爾混同江即鴨綠水也

五代史契丹阿保機攻渤海拔其夫餘城謂之東丹國使其長子突欲居之註云即唐高麗之夫餘城也在混同江之西地屬渤海高麗王建之國在混同江之東又註遼陽契丹之東京故渤海地也如此則夫餘城在今開元邊外矣新唐書登州東北海行千餘里至鴨綠江乃東南行七百里至新羅王城自鴨綠江舟行東北泝流五百餘里至凡都縣故高麗王都也又東北泝流五百里又陸行千里至渤海王城蓋唐時高麗在今朝鮮北境而渤海又在其北想今海西建州女真所據即其地也後晉天福元年高麗王建擊破新羅百濟於是東夷諸國皆附之有二京六府九節度百二十郡則新羅百濟併於高麗在今朝鮮境內矣

契丹之興以其所居為上只起樓其間謂之西

其東千里起東樓北三百里起北樓南木葉山起南樓木葉山在錦州阿保機葬地也

耶律德光曰吾國廣大方數萬里有君長二十七人以此觀之契丹之起固已奄有沙漠兼並引弓之民矣元太祖四大幹耳朵之地亦在漠北去上都萬里其視中原猶一隅也

建州在遼陽西北又北為契丹之中京大定府又北七百里為上京臨潢府

唐史室韋契丹別種在東胡之北邊蓋丁零苗

筆廬 卷之十八

七

裔也在南為契丹在北為室韋地據黃龍東隣黑水西隣突厥南隣契丹北瀕海岸蓋今上鹽所據即其地也韃靼之先舊無可考通鑑宋白曰韃靼本東北方之夷韃靼之後也韃靼先臣高麗後附渤海貞元元和間為奚契丹所攻部族分散流徙陰山其俗語訛謂之韃靼咸通末李克用為官軍所敗嘗往依焉及克用授雁門節度使率其衆入平黃巢俾牙於雲代之間恣其畜牧此韃靼之始也蒙古一族不知與韃靼

同出否

靺鞨有二一曰黑水靺鞨在流鬼國南即女真之先也一曰渤海靺鞨其王曰大氏據有遼左之地開元十四年黑水靺鞨遣使入見以其國為黑水州元和以後服屬渤海契丹既破渤海黑水乘間復其故地自號靺鞨女真建國之初以為都城已而遷都於燕改其地為會寧府號曰上京即今三萬衛也

洪景廬曰番語以華言譯之皆得其近似者耳

筆塵

卷之十八

四

天竺語轉而為身毒捐毒禿髮語轉而為吐蕃韃靼乃靺鞨也此論近似但韃靼之於靺鞨似不相蒙未必即聲之轉耳今吐虜隸韃靼館其文書謂之達達子奏文即蒙古字也

高麗在漢以後猶未甚大唐初與百濟連兵侵新羅址境其後遂強也而址濟亦為所并今之朝鮮蓋合百濟新羅為一矣

高麗為唐所滅久不建國至唐末天祐初有石窟寺渺僧躬父有聚眾據開州為王國號大封

遣使入貢於吳躬父性殘忍其臣王肅殺之而自立復號高麗以開州為東京平壤為西京即今朝鮮二京也大封以前其王為高氏大封以後其王為王氏國初李氏滅王氏而代之今二百年矣

元世祖在位高麗權臣林衍廢其主植世祖遣將出師往問其罪此義舉也夷人入主中國於屬國之亂猶能興問罪之師奈何外夷叛臣廢主自立朝廷不問其名姓從而封之假如故酋尚在操壘綬以請何以應焉

筆塵

卷之十八

五

安南古交州地漢唐以來皆入版圖國初其王陳日煚內附太祖封之已而其臣黎季犁篡盜成祖命將討平求陳氏後無人遂郡縣其地設交趾布政司久之黎利作亂中國不能守遂以界之傳至黎諱其國復亂諱出居海上而死國人共推其弟黎應攝國莫氏父子遂篡有之國人乃立諱子黎寧都清華改元光照莫氏遣人攻之寧走不知所在其臣黎景瑞等

又立諫次子黎憲改元元和蓋與莫氏分有其國矣寧之立也遣其臣鄭惟儼奉表入貢以莫氏之難來告已而憲等求寧蹤跡得於老嫗復以國讓之此其臣鄭惟忱所供及莫方瀛表奏乃謂黎諫無子詐也

莫登庸以黎氏之相盜有其國朝廷發十餘萬兵討之竟不能入莫氏奉表求降於鎮關外繫組上貢天兵遂罷乃廢其主號建以為安南都統使司秩從二品其所部十三道改為宣撫

筆塵

卷之十八

三

司十三各設宣撫同知一員然莫氏帝其國中自若也登庸子方瀛方瀛死子福海嗣福海死子宏瀛嗣宏瀛死子茂洽嗣至萬曆丙子入貢已五世矣

元人既征安南其王陳日烜遣使入朝貢金人以代罪此安南金人之始也嘉靖中莫登庸歸化朝廷赦而封之貢代身金人以謝蓋本於此

朝鮮著姓金柳為最安南著姓阮鄭為最猶晉

之王謝唐之崔盧也中國自宋元以降不重門閥以族繫望者少矣

唐開元初有胡人上言往師子國求靈藥其國在天竺旁居西南海中舊無人民止有鬼神及龍居之以馴養獅子得名諸國商賈往與貿易鬼神不見其形但出珍寶題其所直商賈依價取之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諸國人聞其土樂因此競至或有停住遂成大國此即佛經所言師象天龍夜叉之屬也其國旁所有出於習見

筆塵

卷之十八

七

故以之為法象耳今廣東居民有與海神市者造舟海上以貨置舟中焚紙幣於岸縱舟而去如期舟來所命貨物與原約不爽亦師子之類也天下事有不可以理曉者儒者局於所聞真夏蟲之見

唐與黠戛斯可汗合族敕云國家承北平太守之後可汗乃都尉苗裔以此合族尊卑可知蓋借廣陵父子之世以屈其禮所謂雜夷之政也黠戛自稱李陵之後本無所據而唐以隴西之

屬直附於廣亦未詳其所出太史公作李廣傳
不聞其出於柱下也唐既祖柱下又系隴西皆
妄也

唐史崑崙在林邑南去交趾三百餘日蓋遠而
悍者也 國初西南海中諸國多以黑小所入
貢即崑崙如之遺種耳

唐初林邑王范頭利為其臣伽獨所弑伽獨自
立國人弗從乃立頭利女為王新羅亦立女王
金直德當時外國女王如此者尚多即今女土

官也宋嘉定二年畏吾兒國降於蒙古畏吾兒
者唐之高昌也 本朝為吐蕃所破寄居甘州
謂之畏兀兒

元史欽察部去中國三萬里夏夜極短日暫沒
即出為蒙古所併此其地即西海也但謂日沒
輒出殊不可省說云地在西極日由地中東出
則其度數相距當亦不減空中何得沒而即出
也又南海之番有俱藍國者自泉州至其國約
十萬里世祖遣使三往招之遂遣使朝貢

詳河蠻國其王號畢王甘剌帥曰羅殿王在辰
交之間即今廣東雲貴間也世用貝哈飾器謂
之羅殿疑出於此

宋政和七年大理入貢其酋段氏為王此大
理入中國之始也今為那縣置吏與內土等

今廣東有蠻賊不知其名義考南史沈攸之奏
有橫滅蠻蠻之語毛晃曰蠻南海夷種也蠻有

三種漁蠻取魚鰕蠻取木蠻伐山取木又二
廣間山谷不隸州縣者謂之徭人舟居者謂之

蠻人鳥居者謂之黎人以此知獠蠻之名所從

來久矣
瓊州至今有黎賊不詳其種土人以為南正黎

之後也唐史瓊州有黎山黎人居之不輸王
賦即其種矣

虜酋順義王直大同邊與其子黃台吉等共為
一丈 昆都力哈者順義王之子也謂之老把

都老把都之子曰青把都又永邵卜大成者順
義王異母兄子也為虜酋長吏而從老把都部

義王異母兄子也為虜酋長吏而從老把都部

落直宣府邊共為一支 吉能者言囊之子也
吉能之子曰把都兒黃台吉在河套駐牧直延
寧邊是為一支

松山賓兔者套虜之別支也姑賀蘭之山下直
甘肅邊西海賓兔者順義王之少子也久據西
海南收松藩番夷然其牙帳亦在甘肅邊外故
甘肅有西賓兔也

土蠻部落故元之後裔於順義王君也直肅邊
邊衆數十萬其下有六酋自西虜通貢以來惟

筆塵

卷之八

五

三衛海西諸夷假土蠻之勢以擾肅邊故東起
多事耳

漢時匈奴之長為單于其妻號為關氏唐時突
厥之長為可汗其妻號為可敦今虜王正配號
為哈屯妾媵號為比妓哈屯即可敦之轉也音
正相似書者訛耳

吐谷渾呼瞰入聲王渾吐蕃吐字亦音瞰入聲
今直呼為土爾 子皿卷土司元呼為蒙樣

萬曆初年九絲都蠻平得銅鼓若干獻諸京師

世傳以為諸葛鼓者是也考五代淑州蠻酋作
亂湖廣王逵撫之獻銅鼓以降則銅鼓之俗其
來久矣史註谿洞諸蠻銅鑄為大鼓初成懸於
庭中置酒大會豪富子女以金銀為大釵執以
扣鼓竟乃遺留主人名為銅鼓釵構怨相殺則
鳴此鼓至者如雲此銅鼓所由起也貴州諸蠻
亦多有之其謂諸葛鼓者想其制出於武侯
東方曰夷者東方人好生萬物抵觸地而生夷
者抵也其類有九南方曰蠻者君臣同川而浴
極為簡慢蠻者嫂也其類有八西方曰戎者斬
伐殺生不得其中戎者兇也其類有六北方曰
狄者嫂叔同穴無別狄者辟也其行邪僻其類
有五此風俗通所著四夷名也

雍正九年七月初五日六湖閣畢

十三年甲寅午月昂齋觀

穀山筆塵卷之十八終



筆塵十八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于慎行撰慎行有讀史漫錄已著錄此篇乃其
退居穀城山中時所著凡分三十五類所紀多明
代典故亦頗及雜說

問辨牘四卷續問辨牘四卷

(一)

〔明〕管志道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問辨牘自敘

中庸列誠之者之五目。審問與明辨居二焉。問者。人之所不恥。辨非君子好也。中庸言問亦言辨。則以擇善爲之本矣。余生平書劄類不起稿。亦不存稿。戊戌積廿餘牘。則皆論學語也。其中或有所質於先乎吾者。而辨意發於問中。或有所酬於肩乎吾者。而問意藏於辨中。事不出庸德庸言。而理則通三教聖人之秘密。非可率意而裁也。故以稿存之。其辭煩而不殺。問欲審。辨欲明也。有誨余者曰。吉人之辭寡。子問辨牘。自敘

答人以牘而辭太煩。不令聽者厭乎。余謝曰。此口過也。已復思古人脩詞尚簡。而闡義亦不厭詳。子思作中庸。蓋一篇而累數千言。佛經一會說法。至有累數十萬言者。不以章句分之。科分判之。幾不可讀。然世未有厭其煩者也。亦患吾言之不中庸。不佛說耳。言苟有當。而擇善者資之。口過其可解乎。雖然。天何言哉。愚於達天之學遠矣。門人顧而尹張浩輩議梓之。而請其名。忽憶先年感有七九陰消陽長之讖。命一七九問辨牘。萬曆戊戌蠟盡吳集管志道識

問辨牘跋

語性學者莫尚於關里苦縣舍衛二君子之言。雖有
詳約之殊。服貌之異。而究其極則一也。譬之問月者。
其在山林則指皎然乎松竹之顛以眎。其在江湖則
指皎然乎雲濤之表以眎。其在城闕則指皎然乎樓
閣之端以眎。而狗指者。執有山林江湖城闕之分。於
是曉之曰。而身所寄之境殊。故眎汝月處殊。月一也。
山林之月。即江湖城闕之月。何容異同。今之異同。
乎三君子之性學者。猶異同乎山林江湖城闕之
間辨牘。一跋

月者也。使人無此執。則號之爲一。已爲贅附。自其入
主出奴。異同熾然。則非具大智深慈。弘辨善誘。力庇
交喪者。不能稷初讀沈學士榮續原教論。竊嘉其衛
教深心。今讀師此牘。日劫相遠矣。世間文衿之末。非
能涉其津。必不能測其淺深。況進於是者乎。讀者幸
致思焉。 皆

萬曆戊戌十一月己亥門人瞿汝稷頓首跋

問辨牘目錄

元集

荅王太常塘南先生書乙通

來書今錄

荅李中丞兄羅先生書乙通

來書全錄

荅萬光祿思默先生書乙通

來書節錄

荅楊少宰復所丈書乙通

來書失錄

荅涂光祿念東年兄書乙通

來書二封
俱錄

荅俞憲副定所丈書乙通

來書全錄

荅吳侍御安節丈書乙通

來書全錄

問辨牘目錄

荅屠儀部赤水丈書乙通

來書節錄

亨集

荅曹令君魯川丈書乙通

來書節錄

荅焦翰撰漪園丈書乙通

來書節錄

荅周符卿二魯丈書乙通

來書節錄

續荅二魯書乙通又志隱餘言乙通

來書全錄

荅鄒比部南臯丈書乙通

來書節錄

續荅南臯丈書一通

來書撮錄
數句

利集

荅顧選部涇陽文書乙通內分荅顧選部二十一

款

來書及原
疑全錄

貞集

荅楊司訓認菴書乙通

來書節錄

續荅認菴書乙通

來書全錄

荅高大行雲從丈書乙通

來書節錄

續荅雲從丈書乙通

來書全錄

荅馬職方鴻逵丈書乙通

來書節錄

荅韓文學忠中弟書乙通

來書全錄

開辦牘

二

荅張文學養吾弟書乙通

來書失錄

開辦牘卷之元集

中吳管志道登之甫著

荅王太常塘南先生書

先生諱時儼
廬陵縣人

來書云首夏得捧台翰兼領嘉刻三部悉心展讀
紬繹數四恍然開我心目詳味教旨真有悟於斯
道之大全而又灼見岐學之流弊學必以孔子為
宗而不力拒二氏以自作異同之障理必以融通
為徹而尤慎守方矩以堅護吾道之防既直探釋
門上乘之密義復推重宋儒扶世之太功至謂理
則儒釋不宜相礙教則儒釋不宜相濫而尤深嫉
夫末學之誕肆日流於無忌憚之中庸皆老丈千
古獨得之見非近世沿襲依傍淺窺而漫臆者所
能幾其萬一也生甚愚鈍於海內賢哲論道之語
亦頗得聞教焉而獨以為博大精切中正而無敵
未有踰老丈之右者敬佩服矣往者得諸道路傳
言頗謂老丈延接方僧太賈似非儒者家法今讀
尊刻何中正乃爾豈曩者猶未脫狂簡進取之風
致而今則已入中行其家法必亦迥異於曩者否

聖師感發。而以皮膚剩語。付二三門弟。梓之欲藉此。附上併謝。示往年與宋明從先附不。始見元未。到敬復不盡。

志道謹白。中秋偶赴別約。歸而得手教。竟不知傳書者爲何人。久乃知其從携李三尹君。今弟處來也。反復教劄。備見我翁至意。虛懷卽大舜之好問好察。不。是過矣。旣幸得所印証。又感密示箴規。而末後狂簡。中行之說。似疑道路傳言。未合儒者中行家法。欲愚。自述其近日之踐履者。不吐露情實。以承德意。昔。

問辨續

卷之元集

二

陽明先生初立朝時。氣節耿耿。末年尚謂從前未脫。鄉愿氣習。近時纔有狂士冒次耳。志道魯夫也。豈但不敢望中行。亦何敢當狂簡。而少壯時。則亦畧有進取之志焉。蓋欲審三極之大中。窮三教之精蘊。殆夙習使然也。自壯及艾。則有味於君子依乎中庸。遜世不悔之說。擬埋名以終世。不必留一刺語於人間。迨戊子秋。自念身不任道。而三教支離已極。密禱上帝。念生至人以匡之。若有潛通於夢兆中者。知不當自。於新文之外。於是稍存副墨。以作家乘。近因天臺。

先師感發。而以皮膚剩語。付二三門弟。梓之欲藉此。以就正有道。而甲可乙否。駁辨紛然。方以輕出爲悔。乃辱翁謬許。以爲悟斯道之大全。灼岐學之流弊。博。大精切。中正無敝。愚也烏乎敢當。却因是而動躬行。未逮之耻。翁之玉我不淺矣。更憶先年曾辱三益軒。會語之賜。豁我塵翳甚多。則所謂博大精切。中正無。敝。正翁自道語也。卽俚言喋喋。不過發會語中之引。而未發者耳。蓋道有似異而同者。不窮其源。不足以。知化育。道有似是而非者。不稽其敝。不可以贊化育。

問辨續

卷之元集

三

是故佛老二宗。異吾夫子之身綱常。同吾夫子之言。性道。性道難聞。而於竺經聞所未聞。此當以贊周易。刪詩書之例存之者也。近日之狂學。似儒似禪。非孔。非佛。相率爲小人無忌憚之中庸。其有所忌憚者。不。爲子莫之中庸。則爲胡廣之中庸。此當以惡鄉原距。楊墨之例挽之者也。愚玩會語中。實含有此意焉。昔。唯周元公洞照無餘程朱得其一。失其一矣。然而去。狂去僞。以忠孝節義維世風。非程朱之繩墨不可。但。使通出世之一竅。以入孔矩之從心。則卽此忠孝節。

義之繩墨垂諸萬世可也。顧惟矯弊用中。酌古立極。則非命世之豪傑不可。愚雖畧見此意。而德才兩薄。豈能拯衰起溺於其間。故禱天蚤生至人者。以此。然自壯及今。隱隱一念。則皆進狂狷而退鄉原之心。亦皆依中庸以裁狂簡之心也。雖然中庸豈易能哉。而愚居官居鄉行境又多不適於世眼者。當萬曆丁丑戊辰間。有所觸於時事。既越樽俎而代言責之庖。及解組歸田之後。有所閔於讒鋒。復借檀度以塞素餐之耻。儒者安得不以所見之中道裁之。亦安得不以

問辨牘

卷之元集

四

何是以承母之志。破已之慳。而有天池鍊僧尹山僧之舉。則皆以摧邪扶正之意。行乎其間。受扶者。未必見德。而受摧者。則必見過。故僧流亦有造謗者。其不謗者。漫以爲護持佛法。而豈知其爲避世不見是之功課也。此與程朱之家法。委有小違。而竊自信不違於孔子之心法。亦不違於高皇之治法。蓋孔子之道。如天地之無不覆載。道窮而思狂簡如琴張牧皮者。卽今方外超塵之侶焉。我高皇原謂二氏暗助王綱。羅之禮部。而不與世儒之關佛也。顧愚實非疎儒密佛。時勢所乘。不得已而以此隱迹。亦以此銷愆耳。假令處翁之地。有同志可聯。有後進可與。則德業自有所在。何以天池尹山爲哉。今先慈喪畢。尹山之齋場已收。而天池鍊磨之場。亦爲有力者攘去。方僧之迹絕矣。因緣聚散。固自有時。於吾性分何預。昔固不敢當狂簡。今亦不敢當中行。而鄙刻中蠹管之見。實三十年之積懷所發也。固未知果合中行之家法與否。而一念之所皇皇者。唯有望孔子從心之矩而未逮耳。世有毀儒行以從禪者。爲拂經。執儒

問辨牘

卷之元集

五

言以排佛者。爲局見。以此合彼。而未免有所依違。揀擇者。爲無權之中。以此望彼。而不能無所歆美。畔援者。爲二本之學。皆不合於孔子之矩。愚無取也。愚今則真信下學之可以上達。而守之爲家法矣。亦緣衡慮多年而得之。當未壯時。純以程朱之見爲見。既有所聞於天臺先生。獲友天下善士。因參二氏家言。而執一之障始去。於是本周易群龍无首之旨。而裁今之以見龍爲家舍者。知匹夫之亂操木鐸。乃行怪之端。不可長也。又本魯論隱悟顯修之旨。而裁今之以

開辦牘

卷之元集

六

禪狂掃孔矩者。知儒生之輕談般若。乃狂魔之竇。不可開也。則益信孔顏之不離日用。而見天則。真是卽心是佛。卽經世是出世。與文殊之智。普賢之行。兩不相違。如之何其可幾及。吾儕當以魯男子之學柳下惠者學之。不嫌遵下學之規程。而嚮性生之捷徑。亦不嫌以性道之難聞者自達。而以文章之可聞者達人。則猶有二本之餘障焉。至五十以後。而此障乃去。然猶未知身從彌陀淨土中來也。及年過六十而始知之。則不復以往生爲奇徑。而唯以庸言庸行爲前

耳。頃與所知論孔學之次第。而妄自擬曰。吾三十一而志於學。五十幾於立。六十幾於不惑。至於知天命以上。則猶未夢見在。然三教之分於周末。而合於我明也。天也。蓋自 聖祖垂統以來。道風無慮三變。初但轉胡風之穢濁。入程朱之行門。則革除之節義爭先。而河東以復性收之。繼乃轉俗學之支離。入周邵之性境。則江門之致虛立本。而浙東以良知暢之。今其當轉三教濫觴之弊。入孔門一貫之淵。則儒標不得矜絕學。而禪鋒不得侈無上矣。其兆已現。其

開辦牘

卷之元集

七

實猶未臻也。蓋一變而得 聖祖之皮。再變而得 聖祖之骨。必至於三變。而後可得 聖祖之髓。試觀文王以演易興周道。而孔子應之。藝祖以崇儒開宋學。而周程應之。則今日之天命可想已。愚以西來之意合聖宗。而以東魯之矩收二氏。豈曰創見。實於聖祖之文獻有徵焉。而信者什一。疑者什九。微翁則印證奚從。以是知程朱之入人深。而 聖祖之作人隱也。何以故。 聖祖能用程朱。而程朱不能用釋老。程朱之所不能用者。 聖祖又用之以暗助

皇綱下士既由焉而不能知。上士又知焉而難爲言也。由程朱之教。可使家無不孝之子。國無不忠之臣。亦可使忠孝之士。轉氣質而歸德性。安得不用之以經天下。雖然。心量不周於沙界。行願不徹於三祇。聖學將何歸宿。執以言孔子之上達則踈矣。我

聖祖所以作人之意。豈盡於此。究我 聖祖攬三

教以作人之意。直使聞道之上士。了性命於綱常之中。忠必爲純忠。孝必爲純孝。而忠孝必積因以成正覺。彼二氏中之得祖意者。亦必以出世法貫世法。舉

問辨廣 卷之五

八

儒林之所不能收者。收之。舉聖教之所不及熏者。熏之。而相合以成造化。可使軼三代之英。而還大道之世。此則 聖祖之精髓所在也。蓋孔子一以貫之

之圓宗。下學而上達之實際。我 聖祖最得其真。

無所隱於上士。而上士不可多得。故或以經世遺出世。或以出世遺經世。然而學苟無偽。教可相成。則皆入於並育並行之中。而不相害。不相悖矣。唯偽學有防。左道有禁。而尚論千古。則於庸主之偏向虛寂。連謗於佛老者。有深訶。此真所謂大莫載而小莫破。上

察天爲下。察淵魚。無少滲漏也。匪上士孰能言之。究孔子之上達。而通諸出世之宗。此亦爲上士言也。上士將經大經。立大本。以知化育。不究斯道之全。何以贊 高皇之九疇。定彝教於萬世。若中下之士。

則亦閑之以程朱之繩墨而已。但聖人重三畏。程朱之撥因果。近於不知天命。其排佛老之書。近於侮聖人之言。亦當爲儒流戒之。至於日用不知之百姓。則六經之義難通。而程朱之訓難入。不以禍福報應惕之。則奚懼。不以念佛往生導之。則奚歸。蓋孔子之矩。

問辨廣

卷之五

九

誠足以範圍二氏。而二氏之教。亦能齊孔矩之不齊。而使之齊也。愚故本 高皇整齊三教之遺意。而發其隱以俟後焉。第念古之任道作人者。必身有龍德。而乘飛見之時。如堯舜湯文之爲君。孔子之爲師。是已。愚德不類。而處多口之鄉。於地利用潛。而於道利用惕。乃欲發 高皇之道脉。以俟後。亦不知量也。然而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今之士。方有大疑於儒釋同異之際。又有大障於宋學時學方圓枘鑿之際。而不剖其幾。孰立其的。獨愧愚非立的之人耳。抑文

王以前的在飛龍。孔子以後的在見龍。在飛龍則庶人不議。在見龍則三教之異同紛紛矣。自

高皇

出而飛龍之的復立。飛龍現則見龍隱。數傳而文清文成兩君子復樹見龍之操。流至於泰州之衰。入狂入僞。於是見龍之道窮。而難乎其爲的矣。是故今日之道的。不立於見而立於惕。惕意云何。乾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惕夫曰重剛不中。則有爲之相軋而遏其光者也。曰不在天不在田。則未得君師之位而人莫之宗也。此正潛見兩難之際。疑

問辨廣

卷之五

十一

忌交集之衝。安得而不惕。仲尼之的。正立乎惕見之

間矣。不怨尤。不隱怪。何惕如之。以其有七十子之歸

依。有七十二君之歷聘。有六經之刪述。有兩楹之坐

奠。故後世見其見而不見其惕。蓋仲尼之龍。雖不在

天。而亦在田故也。假令龍不在田。而處重剛之地。則

唯學仲尼之惕可矣。徒不必廣聚。輒不必周流。言不

必輕立。祀不必歆從。而唯乾乾進脩之爲急。此惕道

也。是乃所以默襄飛龍之運。而陰持見龍之脉者也。

傳稱朱張行同孔子。以逸民稱。而不立標於世。其若

人歟。愚未之逮也。而有志焉。亦唯我翁先得龍隱

耳。獨念古人之學。言以書傳。意以人傳。以書傳

以人傳者。深愚雖未有實學。然苦心三十餘年。猶

三聖影響。目今安得一二可畏之後生。若中行若狂

狷者。朝夕數年以竟吾意。則終身之大憾也已。翁以

天下萬世爲念。肯聳夾山赴船子所乎。辱諭目前家

法。與曩昔何似。故敢吐露及此。亦唯不棄而終教之。

往年托學客獻薄芹。蓋謝已卯年兩承款教之辱。不

謂竟致浮沉。此不肖之疎於托也。何所逃咎。以是知

千里馳詞。不如達空函之爲穩耳。

問辨廣

卷之五

十一

荅李中丞見羅先生書

先生諱材
豐城縣人

來書云。尚友千古。吾心也。况生同斯世。氣韻偶諧

如翁。固天下善士乎。其臨風撫景。悵悵於中。邦隔

越者。不知其日幾迴腸矣。漳地荷文公過化。風號

鄒魯。而愧予涼德。無能爲之接引。達材成德。有孤

善類。所謂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若不能

友一鄉之善士。而謂之曰一鄉之善士。吾未之聞

也。今誠愧此矣。惟惕此衷。日檢慎以無踰矩矱。

有忝於四言提倡則庶幾盡吾心焉爾。惟翁何以
昂之孝經一書真百行之先旨具經中炳然星日
不煩訓釋而得獨其數則當陳也且幸其經勘於
律度具載於方冊不須外撫一語而仁人孝子之
心思可曲而暢也故敢僭爲疏義以自少覽而時
出與同志者共之謂天經地義庶將賴以扶荷荷
蒙慎丈快有取焉爲序傳之敢并以呈諸左右儻
有愜於評裁希特并示卷端以廣嘉惠此固惕之
上事而脩之緊要也孔子且曰吾在志春秋而行
問辨廣卷之元集
在孝經也惟翁留意焉。
士二

小弟志道白老成彫謝甚矣。今力振斯文唯翁一
人道雖不敏偶有契於修身爲本之宗不敢不附同
心之末生同斯世地亦不遠三千里教劄且無歲不
接而寥寥猶一叩此弟之過也則以傳食既非心
而裹糧亦艱於力也然尼父尚履適周之問而愚尚
乏遽使之專好學者固如是也何以自解於有道也
辱示臨風無景日幾迴腸猛然感愧交發恨搏風之
無翼耳道風所至發物漳士之興起者不少矣木鐸

之望且在天下豈真以友一鄉之善士爲歉哉。劉論
及此規諷之意可知也尚友千古翁心卽吾心而愚
也德不能化一鄉年指使而謫猶未息詎能友天下
以及千古乎亦足耻矣終日乾乾正當吾地何敢輕
自放過唯念孟子尚論古人之說庶猶有地步在耳
蓋居今論古必論其世居今論今則論其地矣試就
吾同榜之友論之得鄉譽者莫如新建鄧少宰汝德
得鄉謗者莫如毗陵吳宮諭子道子道存日汝德嘗
論其所以致謗之由愚應之曰使吳丈檢身如兄之
密其謗必不至此使兄不產豫章而產毗陵其譽亦
不至此汝德首領之愚今望翁之接引善類不孤有
隣如在天上地非其地而德亦非其德也自咎不暇
而暇尤人乎哉然使愚不產多口之鄉而產多賢之
地必不能困心衡慮體究聖人乘龍之學將謂世有
聖人必以道師天下必以德化一鄉如泰州王氏所
謂窮則兼善萬世一切聖人家當總在見龍亦如吾
天臺耿師所謂不資名位而贊化育千古時乘六龍
唯有孔子信爲著蔡而守爲繩墨矣易由知乾道中

有不易世不成名之潛龍。又有不在天不在田之龍也。蓋六龍雖無優劣。而惟乘見龍之時者。爲能濟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潛則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天下將不以善士稱矣。在重剛不中之危地。則所謂不尊不信。道高而毀來也。此唯天下萬世之善士能識之。而一鄉一國之善士必疑之。疑則難乎其與友矣。孔子論士於鄉。以爲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末世善者少而不善者多。則必好者少而惡者多也。孟子所謂友一鄉之善士。豈曰盡鄉士而

問辨廣

卷之五

五

友之。正謂友夫善益一鄉者耳。善蓋一鄉。未必投鄉人之通好。然而取友之君子。詎能操一術於好惡之外哉。是故鄉評正。則天下萬世之善士。即可值諸一鄉。鄉評清。則一鄉一國之善士。亦難核於天下。此時與地之當論也。必謂友一鄉之善士。斯稱一鄉之善士。則潛龍之格卑。而惕龍之疑重矣。蓋德必有隣者。其常亦有居鄭之圃四十年無知者。其變也。請以此足翁友善之說。然亦斷不敢借此以自文其德行。不孚之過。則亦姑存此說。以寬尚友者之地步。使知天

有過世不悔之中庸。不局聖人於一格耳。一鄉之善士必友一鄉之善士。自是不易之論。而翁實以惕龍之心處見龍之地。又不嫌獨持師道。以待鄉國之善士。善持友道。以待天下萬世之善士也。爲成德達材計。則欲其聞而章。不欲其的而亡。其敝有不可不早稽者。自姚江泰州之流。日漫學者。知有見龍。不知有潛龍。能以巧說圖六龍之局。不能以深心盡一龍之性。的意日濃。闇意日薄。有忌憚者。爲反狂狷之鄉愿。無忌憚者。爲反中庸之小人。而狂禪且濫於其中。

問辨廣

卷之五

五

矣。吾儕安可不稽其敝。翁以修身爲本。揭大學之宗也。正稽夫口吻良知而不反諸身者之敝也。今所輯孝經疏義。專明聖行之實。又以稽夫口吻修身而不反本於家庭者之敝。慮益密矣。潛移默奪。使人以闇應。不以的應。則恃翁之身教在也。萬一有不體身教者。汲汲以所得見於世。則以的應。不以闇應矣。愚也。內省多疚。讀疏義而惕然。內汗焉。辭不能贅。唯有日置案頭。以自警省而已。辱命弁語卷端。此則不敢自外。蓋是經愚所注意亦久。翁既有作。即可借末光以

述已志也。草勒具呈。尚祈郢正。曩嘗聞之澄海唐文選。仁卿云。孝經非十八章之謂。乃戴記曲禮中所載。孝行諸條是也。愚深然之。而疑秦火之餘。經多殘缺。孝經未必盡於是。十八章果出聖口。則亦不可不謂之經。但謂孔子所指孝經在十八章。則不可。翁今首援記禮者數可陳。義難知之說。以起其義。而以舊本十八章揭於前。以儀曲內則諸書。開爲四局。以列於後。真是無漏之見。蓋十八章卽難知之義。而儀曲等篇。卽可陳之數矣。必如是而後孝經始備。膚甫兄之

問辨

卷之五

十

敘亦甚佳。其精核非弟所及也。其謂此本宜與大學並立學宮。鄙意亦以爲然。第欲分爲經傳。照朱子判大學孔經曾傳之例。則俟再考。蓋十八章之義。則經而其文則傳體也。儀曲內則等篇。雖以傳記爲體。而其文則類於經。安知非制於周公而定於孔子也耶。翁彷彿朱子小學章句。而以四局裁之。當矣。疏義不採三百篇。似爲闕典。故翁節取蕝義等什。以爲四篇起義。殆不若徑挿篇中。然起義未嘗不妙。竊疑翁前所裁大學孔經曾傳。似不若今所輯孝經疏義之確。漢

遂謂大學中庸並出子思所作。良有源委。不可以人廢言也。孔子述而不作。又惡文勝。贅易外。並不自撰一經。門人述其問答。必存問者名姓。未有無端而起三綱八目如大學者。曾子守約。生平不著一言。曾論中有曾子之言。門人之所記也。是孔子原未嘗有經。而曾子原未嘗有傳也。子思祖孔子以道。而師曾子以德。懼聖學將爲邪說所亂。於是乎有書。而學庸二篇。乃其精者。中庸正表孔子家法。以無聲無臭爲究竟。大學一篇。則先王造士之遺法也。古字大與太

問辨

卷之五

十

通。太學。周天子之國學也。明德親民止至善。約三物之教而言也。德卽智仁聖義中和之德。明明卽日新月新之義。自宋及今。拆兩明字爲訓。上明字作工夫。下明字連德作本體。指爲人心之虛靈。此以知體訓心德。而以致知一義訓明明德也。義甚不妥。太學造士以理民物。故所親在民。至善卽智仁聖義中和之恰好處也。古人欲明明至善之德於天下。其端必起於格物。八條目者。卽古太學中之教規也。格致只是一事實。則七條目耳。格物莫要於知本。本何在。修身

也物有本末而下正詳格致之義中揭修身爲本而結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此表知本之外無復格致之功因牒之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遍至於天下平此表格物本末之外無復誠正修齊治平之道所謂一以貫之也後乃再提誠意諸條而詳發之則通貫本末而復反於明德以沒世不忘爲究竟正與中庸之義例同中庸重達天之學故首揭性道教三綱中及萬事末復以天載之無聲無臭要之大學重化民之道故首揭明德親民止至善問辨贈卷之元集

三綱中詳八條目末則以沒世之親賢樂利要之統緒分明血脉亦貫此石經之所有諸本之所無也程朱三夫子只緣未覩石經而見古本誠意章中語意紛雜故爲之析經傳又爲之補格致之傳文不可謂非臆斷陽明王先生亦緣未覩石經而見朱子補傳之贅是以據古本而削之古本中有不可強解者必爲之圓巧其說不可謂非成心使此四君子者早年卽見斯經必有決江河之智晚年獲見斯經必有撒鼻比之勇不但不補傳文不泥鄭本而經傳亦無事

於分矣然而脩身爲本四言實大學一篇之要領八問其出於孔子出於曾子出於子思而總之爲子聖不易之言也翁提四言以導後學厥功不細但不必執爲孔子之言愚嘗細繹中庸而知仲尼敦化川流之家業子思實盡承之大學四言乃其家常茶飯耳固亦不必重祖而輕孫矣以石經校朱本則補傳果贅而分經分傳亦支以石經校古本則錯簡既多而亦兼有脫簡正心章中遺顏淵問仁孔子荅四勿一段是也蓋簡編出自孔壁編絕則簡遂亂亂則難訂矣意者初出之時編猶未絕簡猶未亂收入秘府尚無大錯流及人間展轉相授而遺錯遂多矣國朝鄭端簡公博洽君子也表石經之源委出自秘府從劉歆傳至賈逵入魏政和中刻石遂有禮經傳義詁最爲馬融所推而鄭玄實師馬融卽古本之所自出其傳本於小戴聖從后蒼孟卿高堂生流來非秘府之原本也則石經之確於鄭本可知已程朱覺鄭本之有錯簡而更定之其精思原出陽明之上特未知其作自子思而誤分經傳則苦於文獻之無徵也愚

却嫌其掩古太學之名。而以大人之學爲訓。不如直循古本耳。然其序亦曰。大學之書。古之太學所以教人之法也。則亦未敢遂沒其名。而太學實以大人之道教國子。亦未嘗遂違其義。近儒欲尋大學之稱。動以天地萬物一體訓大義。將太學之原名而盡沒之。無乃蔑視天子之國學。而專重庶人之心學歟。曾不思學庸出自戴記。戴記篇中有從理起名者。有從事起名者。中庸從理。卽禮運禮器之類。太學從事。卽郊特牲月令之類。直指國學之名。事何嘗不該乎理。文

附辨端

卷之五

十一

之以大人一體之說。則舉理而遺事矣。傳經者愈遠而愈失其真。大率類此。但石經亦似微有錯簡。在格致義中。一叅可得。不難訂正。則念史闕文之訓。而不敢輕裁也。宋儒之小心。不如古。而近儒之小心。又不如宋。安得不以爲戒哉。愚所以信石經者。蓋先有疑於朱本之格致傳。繼有疑於鄭本之誠意章。沉蓄二十餘年。得石經而稍釋。則復疑石經格致章中之有錯簡。叅詳數年。而始豁然。一臺先入之見。不敢執也。乃蕘之言。聖人擇焉。願翁亦虛己以叅石經之文。勿

以提倡既通于聖。而遂一筆勾之。以翁不耻下問。是敢道及於此。乃如翁之重惕修。揭孝義。此弟之所深服者也。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兩案者。愚亦數數拈之以對同志。而劉教正以相勉。卽可再陳芻狗。以請正焉。吾觀孔子一生之精神。全注於易。其言性與天道也。亦多在易。易也者。五經之原。春秋與孝經。志行之所自出也。乾元統天。出世之宗。攝是矣。坤元承天。經世之法。盡是矣。然夫子不曰志在周易。而曰志在春秋。亦不曰行在周易。而曰行在孝經。似乎秘出世

附辨端

卷之五

十一

而顯經世者。此所謂應機立教。隨順世間者也。愚謂聖人不以一己之超見爲教體。而以天下萬世之機緣爲教體。蓋取衷於此。然二經之權實亦有辨。雖畧露於弁語中。而猶有未盡焉者。此翁與不肖精神之所注處。似不嫌助翁一發。與海內同心者究之。孝乃民生日用之實。所謂誠者自成也。無孝經而有孝行。先進於禮樂者歟。有孝行而有孝經。後進於禮樂者歟。是故經之文。成於君子。經之實。起於野人。熟讀疏義。而先進之思。油然而興矣。春秋則非先進之經。而後

進之經也。權書也。舉亂臣賊子之世界而一匡之。取揖遜征誅之格局而兩蔽之。不有知天命之聖人筆削弗重也。曷言之春秋以前諸侯世爲諸侯。天子不世爲天子。德盛者則擁之。夫子極重揖遜而於湯武革命亦曰順乎天而應乎人。尚許有道之諸侯。易無道之天子。而春秋遂杜絕之用桓文尊攘之事。不用湯武放伐之事。伯主不得召衰王。而河陽書狩。強臣不得出弱君。而乾侯書在此。魯史之義而夫子之志也。志在定萬世之綱常而成一統也。然以三重未備。其志鬱而不伸。竟不能使六卿之不分晉。暴秦之不分周。而志從知命中發。則先天而天弗違矣。漢除秦暴以後。春秋之法乃行。宋儒闡理學以來。春秋之義益明。聖祖不階一旅而定天下。徐常宋劉等不二心之臣。儼若世臣之事。故主則以春秋之義理。浹洽於人心久也。是孔子之志鬱於當時而大伸於此際矣。聖志雖伸而聖學日敝。吾夫子又有未竟之志焉。此不在治統而在道術也。吾儕善繼夫子之志。當修春秋於道術中矣。今天下豈不家孔孟而戶程朱。

然理義之悅。畢竟不能勝其名利之悅。雖有仁人。猶見曾點漆雕開大意。而學不歸根。僞心終在。但罕登道岸之聖人。亦安得有純忠純孝之真人。此乾元統天之秘藏。不可不開也。欲開之。則毋開釋氏拈花之宗。然一開釋氏拈花之宗。而高明入其說。又將以其出生死之心。奪其重綱常之心。未達天道。先虧人道。安得有爲臣死忠。爲子死孝者。而狂宗將持罪福性空之說。禍仁義於天下。此坤元承天之教體。不可不持也。欲持之。則毋染狂禪張大之習。透釋氏之宗。矯狂禪之習。則入普賢之行門矣。然道固惡夫執一而尤戒夫二本。一心嚮於經世。又一心嚮於出世。此二本也。二本之害。甚於執一。誠知涅槃妙心。不出乾元普賢萬行。不離坤元。則何二之有。不執一。又不二本。則合於孔子之一貫矣。道合孔子之一貫。而後能以乾元現於坤元。志其志而行其行。又能以坤元復於乾元。泯志行而還無聲無臭之天。斯道也。斯學也。兩楹莫後。未之或見也。必也我聖祖乎。讀御製文集。而其大意可求已。愚竊今日之學的。必曰。

祖述仲尼憲章

聖祖以此祖仲尼者不獨祖其

心法亦祖其教法憲

聖祖者不獨憲其教法亦

憲其心法心法在無上之宗教法在有方之禮通乎

此而後道術中之春秋可修也蓋道術中之亂賊未

有盛於今日者名未籍於太學而侈以匹夫明明德

於天下其楚莊之問鼎歟天不命以斯文而爭以著

述博不朽於天下其晉文之請隧歟了心未契達磨

而慣操空罪福之話頭訶佛乘而掃孔矩其祝聃之

射肩歟知言不逮孟子而妄執拒楊墨之公案闢佛

問辨

卷之五

五

老以附程朱其宋襄之戰泓歟儒行敗於五倫而竄

入二氏窟中資其說以自大其吳夫差之內困於越

而爭長於黃池歟影見掠於二氏而輕談三教秘密

亂其真以招尤其楚靈王之貪合諸侯而卒辱於乾

谿歟斯皆道術中之亂賊何可以無春秋之法也其

法云何則亦祖述仲尼憲章

聖祖而已矣以仲

尼之心法合於

聖祖則一貫之脉真可使天下

無半塗而廢之君子以

聖祖之教法合於仲尼

則反經之學正可使天下無似是而非之小人此非

文之事孔子之事也人心已從二氏開出世之因

而之不可故不嫌究極乾元發孔子之所未及發亦

從二氏滋狂瀝之弊縱之不可故不嫌主持坤元防

孔子之所未及防乾用九歸於无首謂之心法坤用

六利於永貞謂之教法此非魯史之文周易之文也

事則孔子文則周易而義則明取諸憲章焉此所以

脩今日之麟經也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今

日之斯文其亦必有所在矣四言提倡實以孝經翁

之於祖述也蓋勤愚請從而後焉則願以憲章之義

問辨

卷之五

五

贊翁祖述之實非合併一番不可而機緣尚有待也

緬懷厚意率爾叨叨面請難期先布其畧幸終教之

答萬光祿思默先生書

先生諱廷言字以忠南昌縣人

來書畧云夏仲奉手札甚慰大製獨發潛龍深切

世病足認衛道救時之盛心敬服敬服弟病衰益

杜門讀易頗窺孔子所以任文不在茲之意恨無

由一縮地請正也小兒建崑條被浮言致蒙重斥

定字兄謂黜天之冤莫過於此然孺子襟度頗自

超脫向學山中復添一道伴爲不落莫忘特知愛

敢以附聞幸有以教之妻侄鄒士儼以寫照遊貴地便申啓居云云

小弟志道白歲底鄒令親來得手教印及潛龍之說精神頓加一倍復提文不在茲意旨則渴思若湧亦恨縮地之無從也曩者辱見羅老丈印我六龍解中龍德皆從惕來之說以有契於脩身爲本之宗復所楊少宰印我求正牘中圓宗出方矩方矩入圓宗之說以有合於祖孔子而憲高皇之見然愚與天

臺先生及諸君子往復書劄提掇中庸遜世之旨至

問辨牘

卷之元集

主七

再至三實爲姚江以來論學諸君子知見而不知潛者發也兩公尚未印及於此蓋兩公方持見龍之脉揭日月以行於世大槩圓六龍之義以合於見龍謂潛特見中之一義耳卽吾天臺先生衛道甚切亦不察泰州執見龍爲家當者之敝而推獎以爲孟子之後一人也以此爲訓布衣兢持木鐸以卑堯舜而天下更無遜世不悔之聖人矣愚故爲師門補此闕焉微翁則孰爲之印證哉孔子雖重聖人之以中庸遜世者亦曰德不孤必有鄰弟承印許竊亦自幸耳

不孤矣然刻中豈無未愜於淵覽者更望直指以示我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夫子之意微矣愚亦數數述之不過以凡心測聖心耳翁自謂杜門讀易窺其微意必有出於蠡測之外者此非面叩固不悉然亦可以副墨傳消息否朱子曰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弟謂文王之文全指周易此與朱子之註異矣觀翁以讀易知任文必不異吾之說弟又謂孔子不任道而任文不贊連山歸藏之易而贊周易爲述而不作之臣道此與宋儒任道統明儒矜絕學

問辨牘

卷之元集

主七

之言更異矣將亦有當於尊裁否文之興喪天也伏羲之前無文孔子出而六經之文富七佛有口偈而無籤文釋迦出而三藏之文博皆所謂天之未喪斯文也弟又按華梵之文別權實之教謂釋氏師而師專明一大事而無所推讓孔子師而臣兼修五達道而罔敢自專此尤諸儒之所諱言者而愚以爲當此理竅大鑒之日不得不爲人天出此手眼矣近地有賢者深駁其說然愚實以參求易道得之不敢小孔子之道喪孔子之文以徇世見也發而不收則有大

懼故又不以出世之圓宗掩善世之方矩而收之以
潛惕二義焉。不就正於翁而誰就也。獨未審翁所以
理會孔子任文之意何在。弟姑從平日之所窺於易
者畧請其槩。蓋孔子生平心法盡在於易。易之緼不
出乾坤二元。坤元又統於乾元。乾元者天地聖人之
總德也。乾元用九之聖人渾身俱是天則。六龍寧得
見有一首權言其旨。則以九五一爻當之。夫子發其
義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此兩言者。孔子
任斯文之精蘊也。達乾元統天之性宗。故先天而天
不違。持坤元承天之教體。故後天而奉天時。聖人既
從乾坤定後。調攝群生。則亦藏先天心法於後天奉
時中耳。是謂以坤元行乾元。亦有以乾元行乾元者。
則佛氏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是也。吾夫子心契
乾元先天之宗。而身持坤元後天之教。任斯文以作
十翼。實通經世出世之法。而兩該之。然所隱在出世
所顯在經世矣。獨於乾之九五一爻發出先後天二
義。其旨淵哉。蓋大人之先天開人者。唯乘飛龍之時。
則可耳。然既乘一龍。則先天亦從後天中顯。而曰見

曰。曰躍則唯以庸言庸行爲進脩之德業。純以後
天爲時爲道者也。元嫌於飛。無乃以後天侵先天之
意。故雖聖人不免於悔。含先天以爲德。而人莫窺其
變化。其唯潛龍乎。是以孔子思邈世之聖人也。然潛
又非君子所用。正爲其潛入先天。不顯後天之用耳。
曰。君曰。子乃王侯卿士之稱。安得以潛爲道。而君子
先天之學。則未有不根於潛者。以潛含惕。龍德乃純。
蓋乾道之聖人。雖曰時乘六龍以御天。然飛與見必
乘利見之時。時非利見。則唯以潛惕爲本分耳。夫子
蓋終其身行見龍之途。至畏於匡而起。文不在茲之
感惕意也。亦潛意也。蓋是時深知吾道之窮。而爲歸
魯潛藏計矣。表邈世之聖人。則自掃其周流之跡。示
無言之天道。又自掃其述作之跡。而世儒輒以兩楹
之莫慕聖人。爭效其聚徒立言之迹。不亦遠乎。此非
深於易者不辨也。翁之開此眼久矣。弟欲叩翁所窺
文不在茲之意。故贅此以請益焉。或即可與令仲諸
君相參究也。仲君之被浮言。信如定宇兄所謂。黯天
之冤。然亦世間常有之事耳。此等去處。最可以爲動

心忍性之資。第嘗此滋味頗熟。今不但置之度外。此身亦不係之舟矣。然每想到證道歌中所謂從他謗任他非。飲如甘露氣味。猶覺有絲毫之隔在也。仲君嘗嫌煩惱場中。殆不嫌於世出世間之法。勇於一番。以學傳為微帶。輕言聖人盡性之學也。學問必湏。特地跳出真龍。方有結束。此亦家學自足。愚言何以贅為。承尊教獻此一言耳。今親歸草此布復。羽便希不吝教。

答楊少宰復所文書

少宰諱起元字貞復歸善縣人

周辨贖

卷之九

三十一

來書累三封。今不錄。此書緣少宰憂回。寄未到。

志道白。既辱印。可求正牘中大意。已隨示學解三條。喫緊精實。誠哉其為學解也。已復得原古三條。中論憲章。太祖祖述仲尼去處。真與不肖若出一口。

矣。所原徹上徹下。尚可與中人以下語。過此便是不容說處也。魯川丈從白下歸。又得明德祠堂記讀之。其氣下。其意密。程伯子曰。仁義之人。其言諒如也。蓋信。疑明德二字。屬謚乎。屬號乎。屬謚則臣子無擅謚之非。所以憲章。太祖也。屬號則羅先生近

之號。既已流布人間矣。死後更起一號。何為。路公曾題程伯子之墓曰。明道先生。于時士君子俱以字稱。而無別號。路公為伯子特起一號。以旌之。伯子既天下一人。而潞公又三朝元老。兩相重以不朽於世。然亦嫌其近於私謚。為世間添出一例矣。今明德之號。豈必重於近溪。而吾儕乃按潞公之故事。為之創起哉。此又例外之例也。如曰。取文中子之例而為之。則謚矣。謚尤不可以訓。聖如仲尼。哀公諡而不謚。門人不敢擅為之謚。文中子之謚。非古也。吾儕學宗孔矩。此亦何可放過。固知此舉出自僉同。借重大作。而專記則獨流於世矣。今吾儕稱文中。稱明道。畧無疑辭。而欲以明德易近溪二字。則出口似不順焉者。端為於憲章祖述二義上打不過耳。曷不少需論定。士必有為昭代名儒。建請從祀特祠。追謚三議於朝者。隆慶以前。如曹月川。端。吳康齋。與弼。魏恭簡。校羅文恭。洪先。王心齋。良等。將為首推。萬曆中。不首先生及吾天臺耿師某而誰首。此時可直表先生之明德以取上裁矣。高可從孔廡。下亦不失專

祠奚必汲汲於祖潞公之題。彷彿文中之謚爲哉。雖然有其舉之。莫可廢也。愚特謂夫事先生以淺心。不若事先生以深心耳。目見天下之生祠日增。政碑日廣。吾儕奈何又以標榜門戶之端導之。正擬請益間。而徐維嶽見過。傳門下已轉北詮矣。大爲國家稱慶。因念銓軸之難居。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取才才窮。取節節窮。近乃欲圓其取於才節之外。決其藩於奧蘊之中。而血脉難貫。格心之法亦窮。然天下之真材卒未窮。而大臣正已格君之道。亦未有窮也。唯門下圖之。

開辦牘

卷之元集

五

答涂光祿念東年兄書

光祿諱杰字新建縣人

來書云。向具小啓于沈父母及丁見白處。茲承手教。而知二書俱到。但來書發于新正十二日。丁使到于五月初十日。幸不浮湛。可勿訝也。近來把玩師門前刻。時時有躍然處。今復讀此三刻。卽未能卒業。已恍若沉疴之去體矣。兄乃曰枝葉文字。弟謂無根本者。能有此枝葉耶。想兄之意。恐人視爲枝葉而不尋本根。不知平生學術。已滿盤托出。無欠無餘矣。而又謂有要于此者。則不輕以浪出。弟

亦不願兄之浪出也。此等隱語。似已被學人覷破。

一笑一笑。中間援引儒佛。必非牽合附會。諸所剖

疑證道業。已知性達天。幽可以質鬼神。明可以俟

後世。蘇子謂人有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者。若

兄非深造自得者耶。道高毀來。今古皆然。躋聖地

而入濁世。何所不有。蓋道不高則無毀也。兄以魯

多君子歸敝地。又謂兄得海內賢者之心。而不能

滿姑蘇縉紳之口。此皆非通論也。至於兄之進步

處。非以山中鍛鍊能之乎。上天生成之意。吾輩不

可不知感耳。弟因念附驥試政時。領教種種。茫昧

迄今。誠不知所學何事。然三教聖人。吾皆未能有

行。弟平日口心自語若此。今從前打算。以及末後

一着。計兄踰六十。而弟亦向衰斑白。語道斯其時

矣。意者此心冥會處。與尊旨當不甚相悖也。但根

器利鈍。工夫淺深。自不能強而同耳。奈何奈何。頃

晤鄧定兄。謂道從將臨敝地。不審何時果如約否。

茲以國賓李允山使者行便。附此鳴謝。并冀終教。

○又來書云。向承札教。并領佳刻種種。極切銘佩。

業已具啓鳴謝。未知到否。茲浪遊入雲棲。值蓮師講彌陀。遂同二三友人。從此度歲。妄冀佛加。自恐根器淺薄。卽耳提面命。仍歸空手。將何以慰知己之望哉。貴門生聖洞視入山數日。傾洽甚懽。足稱無着天親。但弟獲與門下合井。祇滋惘耳。一水盈盈。詎當顚圖造請。而開春歸思。亦屬恒情。徒有神游法幢。俟异日或不虛鄙願也。草率附此代叩。臨風未悉。萬一統惟勿惜。矜誨是禱。

弟志道白。冬初李國賓使者過吳。傳示手劄。疊疊百

問辨讀

卷之元集

五

言印可。鄙刻中語。亦復有相期相勉之言。隨修短略奉復。井以所荅王塘翁鄒爾瞻二書附煩轉寄。不虞道駕之入武林。訪運池上人也。迨瞿元立自武林歸。復以尊劄逋至。則歲且盡矣。羽翮難奮。而感念厚情。不輟。卽於除夕草數行以披懷焉。鄙刻原係應世枝葉。而兄以根本約之。此好察邇言之遺度也。其實古今文字。以枝葉求之。卽根本亦成根葉。以根本求之。卽枝葉便是根本。根本枝葉。原非判然爲二。弟於根本實無大得力處。而稍有影響。亦卽露此枝葉中矣。

人恐學人泛泛視爲枝葉。故謂無根本者。不能有此。枝葉又謂平生學術。蒲盤托出無餘。此有誘人之深意哉。弟不敢認爲根本者。蓋以刻中種種浮說。大都隨感而發。尚無倫次。如子思之大學中庸。亦多鈎引旁通。尚非直指。如明道之識仁定性。不謂之枝葉不可。士君子同心而不同見。鄒爾瞻見之。以爲見解覺多。尚未一條路。高雲從見之。以爲源頭上尚有秒忽稱量。當亦兩存其說。以備參考。而兄之虛受過人。則遠矣。弟於經書。尚有蠡測。此則多就根本一路發揮。固以未成編而難出。亦以身存書出。未必發人之根本智。而先動人之人我心。是以不敢。兄殆照及於此。故不願弟之浪出。卽此便是教我處也。至云知性達天。幽可以質鬼神。明可以俟後世。則恐非弟之所能及。道高毀來。信是古今常態。弟則何所得於道。而敢言高。直是虛影大耳。召謗原自有由。已畧述於荅焦叔度書中。爾瞻謂弟能事海內賢者之心。而不能滿姑蘇縉紳之口。弟自揣才薄。無建立。又無發明。卽海內賢者之心。豈能盡得。獨幸與貴地數君子有

問辨讀

卷之元集

五

微綠耳。而魯多君子。則今天下久推江右。非吾一人之言也。兄以爲皆非通論。此必有所感矣。幸山中之無適成天意之玉成。味斯言也。見兄必有獨覺其處而又自謙茫昧。不知所學何事。於三教聖人。皆未能有行。卽曾子三省之心法。亦不是過。有此心法。何患不到聖賢地位。弟却因兄言而愧。平日鍛鍊之欠密也。然於困心衡慮中。窺見三教聖人之龍德无首。不相礙。亦不相濫。而此身則隨時隨地。自有箇時乘消息。不必牽合三教之聖人。則委有感動於天心之玉成。如兄所命。不敢欺也。提及末後一着。令人毛骨竦然。孔子六十而耳順。弟當其年。尚未到不惑知命境界。何年得到耳順從心哉。精神不逮於曩時。道德日負其初心。宜昔賢之發此慨也。忘食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近亦畧得此消息。不敢以年衰自棄。而發憤之氣則弱矣。兄言此心冥會處。與鄙見不相悖。弟已於言意中得之。獨柰聚首之難期何。弟久有親就貴境仁賢之意。而出門亦難。果如兄之遠訪蓮上人。則亦不見其難。此是弟之發憤不及兄處。鄧定兄且誚弟

問辨錄

卷之五

五

楚之約。言者口頑。聽者亦耳頑矣。天假之緣。必有一日。贖口頑之過。而指則未敢遂屈也。蓮上人專以念佛法門導僧俗。禪講二家。有小之者。弟則取其最投此時此地肯綮。蓋佛事門中。不捨一法。而疾趨無上菩提。則唯有叅禪念佛兩門耳。少室之宗。今已壞極。其不從少室出者。又多草莽之氣。往往宗未通而狂僞交發。不如專意往生。求透惟心淨土。高可頓超八地下。亦以三皈種成佛之因也。兄有感動於蓮池之講。彌陀遂同二三友人。從此度歲。此必有深味於其中矣。宗程朱者。將以逃儒歸墨相譏。弟當爲兄解之。非爲兄解也。爲孔子以前諸大聖人解。亦爲程朱以後之錯認聖學者解也。蓋今之岐出世經世爲兩心者。皆由未悟乾道先天之學。與先王三物之教耳。孔子論乾道究極於先天而天弗違。曰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而繫辭傳則曰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此何境界。道不至於超出三界。豈曰先天。經謂一剎那間頓超十萬億佛土而入涅槃。卽不疾不行之謂也。三物之教。一曰六行。仁

問辨錄

卷之五

五

中和言智。則格物致知之事備矣。又有聖學。果何謂乎。智但知人道。而聖則知天道。此卽知來藏往。出世之宗也。故老氏之學。舉智亦攝。而佛氏之學。非聖不攝。三代以前。曷嘗無佛老之二宗也。特无西竺之書耳。孔子以人道教天下。故言智言仁。而罕言聖。至於自爲。必兼仁聖之學。是以至於知命耳。順從心。此非束於教者之所能知也。然學戒二本。旣嚮儒。又嚮佛。無乃二本乎。曰。一本二本。皆起於心。心掛兩頭。是謂二本。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何二之有。古之大聖大賢。

開辦精

兩卷之元集

卷之元集

必空其心於天地萬物之外。而後能了當天地萬物。蓋皆以出世之心。經世經世事畢。還復歸於出世。吾於大舜見之。舜之居深山。實有七友善卷居一焉。今吾鄉宜興縣之善卷洞。卽其遁跡之地也。蓋出世中人。也。舜與出世之徒爲友。是以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焉。有天下而不與。其安身立命之實。有在也。旣以天位禪禹。卽南巡蒼梧之野。而升遐焉。近有一道者。至其地。見我。高皇帝初得天下。遣官祭告之文。而以升遐之實訪故老。謂與鼎湖丹成昇天之事迹。

相類。夫舜豈二本者哉。以出世之因始。以出世之終。而中間紹堯致治。則其時乘飛龍之用也。孔子何以不顯出世之迹。蓋以天命斯文。當以庸德立儒宗。榜不必濫其迹於出世。而出世之秘旨。未嘗不洩於易傳乾元。統天義中。其思遜世不悔之聖人。卽出世之聖人也。假鏡孔子歸魯之後。同舜升遐。亦不謂之一本。然而儒家之榜樣。不準矣。聖人豈以一身之出離生死。而不爲天下萬世之死。死生計哉。然舜與孔子。俱從古佛化身。貶其德以應世。其宿生殆與彌陀釋迦諸佛爲友。乘願而來。乘願而去。無事於求生淨土者。卽終其身與日用不知之百姓。同屹屹於庸言庸行中。正是行菩薩道。亦是隱實顯權。徐引衆生。出生死苦海。不可以蓮池念佛之教律之也。士苟不從佛果中來。又不從菩薩三祇因地中來。而不以淨土爲歸。何由得出生死。特患夫嚮西方而背名教。仗佛庇而煽狂風。則又反種泥犁種子。三教聖人之所不收也。弟初與兄同試政時。純是求透性宗之意。後覺性宗難透。亦發念佛往生之意。所以不從著作家。

開辦精

卷之元集

卷之元集

浮名亦不從理學家踞師席而專於陰陽上行所
行忍所難忍期以銷宿業而培道基意蓋有在固
亦久知普賢行門卽儒而儒卽禪而禪毋以壞世相
爲也及年踰五十而始知與有斯文之責年過六十
而始知身從彌陀國土中來則不急於得榮邦而急
於扶世教蓋又別有感於幽明之際矣顧亦何致以
已格物而遏人往生之路哉此意亦畧布於荅王塘
翁屠長卿二書中所恨他心未通宿命未通不能照
兄之因地而竊意皈依淨土未必非現前之第一義
也魯男子以已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兄殆不妨以
已之不可學孔子之可弟則純以孔子之下學上達
爲程矣發明一本二本之義蓋又不以吾儕之專窮
儒理爲一本兼參佛乘爲二本謂夫道本並行心無
二主妙在一以貫之而深戒夫飾孔子之矩以掩佛
亦戒夫踰孔子之矩以事佛者焉通斯義也兄之隨
喜雲栖可以有辭於天下亦可以質孔子而對上帝
矣然亦在兄則可在當事者則不可故曰見群龍无
首吉曜元立之於達磨宗也蓋深於孔子似踈於彌

開辦牘

卷之九

四

凡似緩而以其得禪之深也故亦足以致用聞
之民得之如獲二天失之如喪考妣可謂不負所
然非弟有以益之也乃其因地有自來耳此番幸與
門下盤桓一番所謂不負於此必有益於彼兄亦
有所以進之否弟却恨處處有俗絆不能遂以山陰
之棹追隨於禪房花水間蓋兩孫出痘其一危在旦
夕而兩兒不日當赴學院歲考家中無主則亂也來
諭又有開春歸思亦屬恒情之語恐交一臂而失之
是以特托一僧奉扣行止的確然後敢爲訪戴之計
是以前牘

卷之九

四

先布此區區以酌盛愛云近有心得并望示我

荅俞憲副定所文書

憲副諱諸字
宜興縣人

來書云昨年一晤殊慰生平既而聞門下有卜居
敝邑之意深以爲幸亦竟弗果乃雅眷勤繼蒙佳
刻之惠者再老而離索得奉大君子之教如獲拱
璧朝夕置之案頭時一展讀輒洞心豁目爲快竊
聞吳中諸君子多爲齟齬者彼其執道理於儒先
之吻橫意見於關勝之鋒蓋未嘗返而求諸其心
真見所謂自家面目却向人面目轉也需至無誠

不自知其何心。獨於尊教言言若印。跡於門下數
百里而神情相接無兩也。舍親吳庠王學博。僕與
同巷而居。常佩服大教相與莫逆。今官此邦也。
甚幸以爲得近門墻而握請焉。僕雖越在山僻。今
渠得承至教。庶幾僕亦可竊聲歎之餘乎。惟引而
進之。今表弟瞻樓先生嘗與安節文爲圖一館以
荅尊委。乃敝邑邇來一館而爭趨者如市。迄無有
成。慚負慚負。幸原之。

志道白。今親王學博見過。獲聆手教。破齟齬之意見。

開辦牘

卷之元集

聖主

表無兩之神情。不勝感切。夫士固有傾蓋如故者。亦
有白頭如新者。固有千里神交者。亦有對面胡越者。
翁丈真所謂傾蓋如故。千里神交者也。如欲槃望於
天下則難矣。我吳以文學名於世。而理學一竅獨塞。
今毗陵有數君子。彬彬向學。不謂衆梟之鸞鳳不可
也。開端則顧叔時之功居多。而叔時在隆慶中。實接
不肖爲華氏館賓。聲氣亦有相應。求處故仕後。每不
相捨。獨緣諸君子多從少壯登第。幼無師承。未嘗受
先輩逆耳規誨。映心鉗錘。性地無從開發。一入仕後

讀良知之學者。與夫出入二氏之宗者。多可以
識之。端示人欲皈依而無主。舍程朱之遺矩。其誰執
僕雖無似。幸有所受於未壯未第之先。心花偶發。因
衡三十餘年。隱隱似有箇出身處。久埋不露。因天臺
先生之觸發。偶露一斑。以請裁焉。諸君子驟聞而駭
異之。不暇察其爲冰泗之秘密藏也。是以不無異同
之見。傳者遂以爲齟齬。而門下亦信之。其實以文會
友。相質相成。原非齟齬。卽曰齟齬。亦齟齬於辨論。非
齟齬於心神也。當今之世。縉紳合歡。多以詆譖不根
相譏。有不可使聞於大君子之耳者。而諸君獨向理
道鑽求。亦足尚矣。雖有小異。奚損大同。至於未知性
而道性。未知天而談天。未知孔而執孔。未知佛而關
佛。則以大儒如程朱。猶未能脫此病。而奚責於時賢
哉。頃玄卿唐年兄過我。亦謂今之君子。有以論學爲
世間一件公務。而勾當之者。不務真參實悟。而務求
勝於筆鋒舌鏑之間。勸余勿與較量。愚心受之。而又
默念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則誰與也。
獨自恨根器本庸。進修復怠。既無聖人之道。使人目

開辦牘

卷之元集

學而意消。又無聖人之才。使人聞言而願解。致使精神不并。意識橫生。此非二三君子之咎。咎在僕一人耳。易傳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禪偈曰。欲擬化他人。自須有方便。勿令彼有疑。即是自性現。吾甚愧之。諸君子中。亦唯叔時認真力辨。裁有質疑二十二款。餘亦有虛心互參者。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叔時有焉。特成心粹難鎔化耳。僕實賴有叔時之質疑。得以隨欸剖析。圓吾未圓之說。發吾未發之蘊。後必有因叔時之疑。而撥動性靈。參求密義者。是叔時不但有闡辨之功。亦有助於後學矣。昔文殊欲破五通弟子起心賊心之疑。至於持劍直逼如來。而群疑頓釋。延平先生晚得朱元晦。喜其議論操戈入室。而重與之。吾不能爲佛祖延平。而有人能爲文殊元晦。其爲斯道幸豈淺哉。乃翁丈隱察齟齬之病根。以爲執道理於儒先之吻。橫意見於闕勝之鋒。蓋未嘗返而求諸其心。真見所謂自家面目。却向人面目轉也。此又中膏肓之格言也。諸君子或未必然。而此言則足以訓萬世矣。弟當表之以爲迷心執見者之戒。而鄙見

閩辨錄

卷之五

四

未必盡確。亦望翁丈有以教我。王學博恂恂閩人。一見而知其爲古心人也。第吳中士習日澆。未知日後有重而善其者否。初會未及細談。容紆徐相叩耳。表弟辱推屋烏之愛。卽不得館而尊意則已渥矣。歲底草此布謝。榮補倘未便行。明春當有面罄之日。不盡答。吳侍御安節丈書。侍御安節丈書來書云。臘月吳瞻樓至。兼承佳刻之惠。比時以歲事匆匆。未及詳閱。春月開卷讀之。丈與諸君子往復柬中。言言道脉。開我蔽塞良多。蓋不待躬聆訓語。而精神已馳左右矣。孔矩收二氏之說。弟誠不能無疑。非謂拘泥宋元諸儒塵見之故。年來稍稍窺見自心自性本來面目。卽是三教源頭。若辨其孰爲孔氏孰爲二氏。又合而收之。恐落言詮也。若其維世立教。蓋自有說。聖祖闡明道術三教無二。而制科範士。專尚程朱。爲慮深遠。我明文成先生學問。豈不能渾融二氏哉。攷譜集中。並不插和二氏話頭也。天泉証道訓語。諄諄在良知上實用。爲善去惡功夫。恐養成虛寂病。痛不小。後來猶

閩辨錄

卷之五

四

不免狂宗之弊吾輩今日立言何可不慎乎吾丈性體欲圓教法欲方之說古哉言也第謹識之矣又讀丈與爾瞻際明諸書謂聖人鍛鍊性體至於極精密處分量稍未滿便以爲何有於我謂吾理氣節中人不難以識見相上下而難以真精神相感通先輩言中自能造一太極以成陰陽五行斷不做前人成案而以勝心承當此語切中邇來士人虛高好勝之病第深契焉今日吾儕只默默體貼此數語便是聖人躬行未得氣象何用多言哉

問辨牘

卷之五

四

羽便先此附言春夏之交非丈過我卽弟訪丈倘得涇陽啓莘葦二三知己一晤於慧泉虎丘之間訂正千古學脉固所心願而未敢必也惟門下圖之

高皇集後所丈纔寄到容細玩以請

志道白便羽傳教劉來推敲學術所以教我受我至矣古稱三折肱爲良醫今聞大教自當折而又折姑據目前竊見以請裁焉曩者與天臺先生論及儒釋之際而有孔矩收二氏之說其時雖出矢口而其旨則一以貫之之旨也使孔矩不足以收二氏則一不

以貫萬矣然而以矩爲言則爲近儒之樂禪狂而以恣情爲率性者祭也孔氏之矩猶釋氏之律禪至於五宗之衰而釋氏之律掃地儒至於姚江之衰而孔氏之矩亦掃地矣故今之狂儒與狂禪合爲一途口吻卑傳直指之宗而相率爲曠放不羈之行鼓浮薄險怪之徒而從之其流何所底止此孔矩收二氏之言所自發也蓋不言收二氏是儒者止有經世之道而無與於出世之宗將謂身死則神隨形滅所不朽者惟名而已矣名豈足以絆上乘之豪傑然收二氏而不言矩則宗風峻而皇綱卑匪但狂禪無所檢束而士之希慕上乘者必且裂冠毀冕以爲高矣其敝也不以出世妨經世則以經世濫出世二者之所流皆過也易傳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收之爲言範圍也以孔矩收二氏言以從心不踰之矩範圍二氏之化而不過也蓋不但通其本來出世之宗亦挽其末流誣世之弊焉及其至也豈直孔矩能收二氏二氏之矩亦足以收孔子蓋龍德不可爲首矣吾儕孔氏之徒也孔氏之徒必贊皇綱以治二氏之徒是

問辨牘

卷之五

四

以特拈孔矩云。然非愚創爲之說也考

太

製集中有三教論。宜釋論道德心經等序。還經示僧遊新菴記等篇。蓋已先得我心之同然矣。凡謂

聖祖闡明道術三教無二。而制科範士專尚程朱爲慮深遠正與愚見相合。則何疑於孔矩收二氏之說也。信如拘儒之見則聖祖專以程朱之教易二

氏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可矣。易爲并三教而羅之禮部也。以是知聖祖卽以孔子之矩收二氏也。

兄復自信年來窺見本來面目。卽是三教源頭。若辨

問辨體

卷之元集

聖人

其孰爲孔氏孰爲二氏。又合而收之。恐落言詮。此是

兄之獨覺其進處。而其語則類禪家之合頭語矣。古

之大聖大賢見自心性卽思盡人物之性。與時稽儆

自不能已。如孔子之等百王孟子之辨楊墨豈可謂

之落言詮乎。如曰三教源頭本來無二。不必辨其孰

爲二氏孰爲孔子則易有太極總是一元。何以辨其

孰爲乾元孰爲坤元孰爲六子之分。德於元又乾元

用九總是龍德。何以辨其孰爲潛孰見孰爲惕躍

飛亢而收之以群龍無首之一繇。子思贊仲尼小德

川流大德敦化。兄殆以敦化廢川流矣。如曰三教源

頭自合何必言合。三教流派既分。何復言收。則大舜

何以執兩端。顏子何以擇一善。凡古人所以極深研

幾審同辨異之教皆可廢矣。孔子亦何煩於刪述哉。

今天下有大疑於儒釋同異之際。故不得已而爲

之剖藩籬。標正鵠。亦竊比於孟子承三聖而好辨之

意云爾。兄蓋以從前儒教中人鮮有插和二氏話頭

者。故病求正牘中錯綜儒釋之語。而曰我明文成先

生學問豈不渾融二氏哉。攷譜集中並不插和二氏

話頭也。天泉證道訓語。諄諄在良知上實用爲善去

惡工夫。恐養成虛寂病痛不小。後來猶不免狂宗之

弊。吾輩今日立言。何可不慎乎。此誠至論。而愚也亦

嘗三折肱於此矣。程子不云乎。古之聖人不先天以

開人。各因時以立政。夫因時以立政則亦因時以立

教也。自古未有畫八卦者。而自伏羲始。未有制文字

者。而自軒轅始。未有匹夫刪六籍者。而自孔子始。唐

宋以來未有以天子並尊三教之宗著爲令甲者。而

自我聖祖始。開國二百餘年。亦未有以儒生闡

問辨體

卷之元集

聖人

聖祖之大賢二氏於儒道中者而自愚與楊少宰貞復子始矣貞復蓋圖之以圖宗而愚兼方之以方矩然而儒家插和二氏話頭則又不自愚與貞復始太極圖說中有所謂無極無欲真精妙合等語此玄門之話頭也二程遺書中有所謂萬物一體體用一原善惡皆天理天人不分別等語此禪門之話頭也第周程采其實而藏其名愚與貞復則兼名實而顯露之耳然而三教之始分終合昔藏今露則天命之所在也兄試思居今之世即使孔子特鐸曾孟執轡以環天下揭六經而家喻戶曉之能禁其不涉禪書乎既涉禪書能禁其不入佛氏之知見乎既入佛氏之知見能禁其不低昂於儒釋之際乎則天命可知已記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愚謂防口猶易防心更難兄欲維世立教而戒於插和二氏話頭蓋防民之心也此天子不能得之於下民而上帝不能得之於下土者也爲氣運流至於此而聖祖先爲之開其端也然程朱之開佛老何以能行於五百年之後恭有天命存焉耳五宗濫觴之餘天下如有禪宗不知

問辨錄

卷之元集

辛

有聖學故天以程朱挽之然程朱但能以道行奉二氏豈能以性宗奪二氏久而理障日增淳風轉盛天下知有名利辭章不知有性真之學故天又以文成挽之然文成但知禪宗之通聖學而不知聖學之必究於佛果故以自私自利之根疑二氏而擯之於孔矩之外曾不思聖賢經世事業槩從多劫見性中來佛所稱爲行菩薩道者特以隱實顯權而不以出離生死爲教耳文成蓋以良知蔽禪宗因以禪宗蔽佛道疎矣兄謂其渾融二氏愚未之敢深許也即天泉橋分接上中下根之說細心研之亦不能無二本之嫌其揭良知則是而必擡爲千載之絕學亦近於禪家超佛越祖之話頭然者將啓後學好爲人師之能何可不察蓋程朱重孔矩而矩未必其從心文成重從心之矩畢竟矩有踰處其不能收主氏均也所以俟百世之聖人而有惑也蓋至於今日而洛閩姚江之澤兩衰矣儒者乃或影達磨慧能之宗合於孔庭一貫之旨而掀髯攘臂於其間當斯際也不爲之究極其同異之端使知三大聖人之並行不悖處與其

問辨錄

辛

末流之濫而亂真處。則高明特達之士。唯有口佞儒

宗。心馳佛果而已矣。與其口佞儒而心馳佛也。孰若

明言其所以然。使其心口如一。不必外孔氏之矩。而

別求無上之宗。庶幾乎思誠者人之道也。蓋今日之

天命然矣。雖然。天命豈易言哉。孔子尚以五十而知

天命。愚則惡乎能知書有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

我民聽。蓋窮之於民情之奔走處。而知其然也。抑孔

子夢周公。夢兩楹。此亦參合天命處。愚雖不敏。亦竊

有所感通矣。昔文成倡良知之說。一時聽者喧然。至

問辨錄

卷之五

身歿之後而漸定。意者孔矩收二氏之說。亦猶是也。

顧文成望尊徒衆。是以身歿而教行。愚則笑其寡侶。

孰信之而孰傳之。惠徵。高皇帝在天之靈。倘得

見信於二三豪傑。相與迴狂瀾。開覺路。使孔子敦化

川流之脉絡。大明於天下。庶不負此堯舜之世。而不

知天命之究竟果何如也。緬想厚懷。潦倒布復。此後

更有密切之規。不吝苦口。以示蓋道。肅在天壤間。必

有大不信。而後有大信。必有大疑。而後有大不疑。弟

何敢以大信望天下。而不得不以大疑望兄。尚祈旬

月盤桓。以竟所欲請耳。

答屠儀部赤水文書

儀部諱隆字長卿鄞縣人

來書畧云。母年九十有八。奉三寶五十餘年。西賓

頗辦矣。獨不孝晚節坎壈。敗名辱親。生事死殮。多

所疏闕。罪且通天。抱痛無地矣。不孝近奉長素。三

歲於茲。飯命三寶。翹勤六時。冀以上報親恩。下超

生死。此外一切世念盡矣。遠承先生垂念。感激九

原。所示新刻。剖三氏之玄竅。成一家之參同。開慈

門而普度。樂群昏而獨醒。荷擔大道。所謂天將以

問辨錄

卷之五

五

爲木鐸者耶。云云。推挹麻城。自是盛德事。然此老

頗不爲當代人所信服。校勘之。亦似微有敗闕。凡

情非可輕測。尚須論定耳。僕所著鴻苞。亦頗自謂

窺見一斑。足下云。名根未盡。不許著書。僕遂秘不

敢出。何緣一奉大教也。云云。

志道白。僧歸傳示手劄。既領畧已。俄有慈溪令親張

貢元過此。隨草八行。附獻一帛。其時匆匆。未耐劄意。

已復檢閱低垂。想見尊丈一點真至孝思。騰騰若溢。

讀到坎壈辱親等語。則黯然而起。談虎色變之悲。頃得

鄒爾瞻母喪計書亦同此意嗟乎士涉畏途曾以風波撼其親者其終天之痛類然也古人親在不許友以死不臨深不登危至情哉若乃歛命三寶翹勤六時冀以上報親恩下超生死此則足下深心獨切處也宗程朱者必以爲迂苟知幽明生死之說與鬼神之情狀則亦人生經德中事耳然又當信德如孔顏亦自無藉於此蓋菩薩之行起解絕者與夫逆流而來者絕不以出入聖爲奇特多是內秘外現以世法隨順衆生者也若必資冥薦以度親超生其不流

問辨牘

卷之元集

聖祖

於九黎之亂德也無幾矣是故佛祖教人向善提以超苦海儒宗教人務民義而遠鬼神其道正相成也具隻眼者自得之三教之支離久矣曩與麻城耿先生往復及此而有求正牘一書大意在圓其理而方其矩祖述仲尼之道憲章聖祖之法流傳士大夫間異同亦遂騰起乃有當於高明之鑑而許其剖三氏之玄竅成一家之參同至擬之於木鐸此又非薄劣之所能承也賢者識其大者則足下有之矣獨以衆論校勘麻城先生而見其不無敗闕在足下自

直心道場中來而愚則不得不爲先生一白

於攜李一才紳所輯永昭二陵逸史其說該

先生已極不但如尊教所云而已却又以愚之不德而綴諸氣節之林夫論語一書聞幽居半耿先生之幽非予聞之而誰也蓋使勘先生以聖學等諸瀛洛關雎之涉姚江之間而以尼父之上達深求之則先生豈無未至處而今之深求先生者則不以聖學而以士行也行何難稽之有先生之居鄉特不如漢黃憲唐陽城之以羶德符衆口耳其孝友真無間於父母昆弟之言薰其德而善良者亦不少也其頂豸冠立世宗朝亦偶不如當年楊公繼盛海公瑞之以直諫下詔獄耳跡其彈吳太宰鵬一疏實擊分宜之黨而觸其諱於時執友羅公汝芳虞其不測爲貨黑羊以待之幸而不爲分宜所中則天也分宜柄國御史之出差者例有進先生按甘肅第以枸杞四斤侑空函一時相詫以爲奇節分宜任子世蕃躡躑卿貳威煇陵公卿獨接先生歛衽降顏爲白乃翁之不敢溷朝政此其丰裁可想也先生以不黨分宜故

問辨牘

卷之元集

聖主

爲華亭所重。隆慶初，由督學轉大理丞，竟以左袒。亭重新鄭之怒，新鄭起相修卻言官。先生幾以風靈之察除名，微賴江陵之救，留根於謫籍而望風肯者。復搜求之，假令新鄭不蚤逐，万俟高之羅織必至矣。先生以不袒新鄭故，爲江陵所重。萬曆初，起謫籍歷中丞，則又以不能媚竈見疎，除服里居。而江陵奪情之議起，緘書含諷以傷其意，遂不內推而推外撫。撫閩而荐逐臣遷客多及江陵之所不悅者，致爲省掖所參，假令江陵不遽頽，樂華子之謗篋必盈矣。此其

閩辨贈

卷之元集

七

凜凜大節，在人耳目者也。然先生雅不以氣節沾沾自喜，每與同志相砥礪，必以委曲濟時爲中道。調爵祿可辭，曰：「及可蹈中庸，不可能也。」愚久侍先生於明道書院中，而與聞其弊，嘗從先生論碩輔寶鑑中人。物至王旦之受美珠，病其不合於格心之道。先生曰：「不然，忠臣不繫身以污君，愚因是悟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亦言其大致哉。尚有親臣、世臣，道在迂其身以事君者，管敬仲之三歸，分過審武子之索，雖從昏是也，未可槩以不可則止之律繩之也。又

見巡江察院林公潤，將以逃戍謀逆論嚴。

生欲止之，或問其故，則曰：「君子不迫人於險，此舉與打死虺等耳。愚因是悟古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此，所以爲仁聖骨哉。後世取功名之士，類以順風揚塵，乘危擣虛爲導窾，此詭遇獲禽之偷心。志士仁人弗處也。先生內介外和，其操論大槩如此。愚素性拙直，受薰於先生，而志趣一變，默誓一日得志，必不效淺丈夫之悻悻自好，徒博名高，當如狄梁公郭汾陽之善濟大事，及立朝感觸與初志違，見流輩之借中庸以藏猾機者，比比也。遂不能率先生教旨，而露一班於氣節焉。蓋自丁丑需次都下，左袒二三讜士之，願爲羅舜正者，而江陵之疑憤積矣。雖補冷署，日坐針氈，明春主上大婚禮畢，乃浪以攬萬幾之說進，意在還威福於黼座，而中所條列，挂漏實多。先生語所親曰：「此疏大類老學究之畫，非所望於管子也。抵冬出僉學憲，進退維谷，又浪以復憲綱之例請，意在有辭去國，甘冒爲膳肉迂正名之嫌，而先生却取節焉。遺書以爲頗當其衷，第諄諄勗予。」

閩辨贈

卷之元集

七

處撫按之際。蓋先生不自有其氣節。故亦不以
磽易缺皎皎。易污者。道吾儕。及愚投効歸田。乃復
書以朱晦翁之著述相勉。又恐愚之不。以中庸
也。然是時先生失江陵之意。亦深矣。無何。先生
先生亦以憂解官。往弔淹留。相與感傷時事。知先生
已作長往之調。將以孫言危行。免於世也。暨江陵敗
吾鄉兩相國相繼秉鉤。而先生乃再起。漸躋八座。于
時主上方憤故相之盜威福。漸收政府之權。而居
政府者。亦重以江陵之閉塞言路為戒。漸起銅籍諸
臣而尊顯之。士乃爭自奮勵。以建白相高。而主上
之厭心起矣。與竈之府。亦復有所不堪。而陰挑於其
間。先生以為勢不可激。激則復釀而成箝口之累。欲
以持重老成移士習。而身先簡嘿以率之。士有問當
建何言者。先生曰。不如無言。有問當白何事者。先生
曰。不如無事。唯日孜孜以明道術正人心為急務。而
國本邊情。幽明黜陟之際。眾所資為靖獻。而諤諤者
先生第以包瓜之杞合之。若曰。庖人雖不治庖戶。祝
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及總憲商臺。則參三御史之不

問辨錄

卷之元集

王六

呈奏揭者。以嚴堂屬之體。此外不復有所更張。粉在
以中正和平之氣。浸灌百司庶府間。謂士習釐而百
廢自舉。何以矯激生事為哉。朝士遂疑先生晚節
隨。不類嘉靖中之丰采。豈知不諂不瀆。不激不隨。生
生之素養固然。非變塞也。試觀先生去國之後。疏多
留中。皇上視臺省若龐贅。宰臣雖欲効自牖之
納而不可得。先生豈無早見哉。蓋有不見先生之初
節者。誣為分宜黨人。此固變亂黑白之言。又有不諒
先生之晚節者。疑為依違吾鄉兩相國。此亦逐跡
問辨錄
卷之元集
王六
心之論。如必執軻書所謂異姓之卿。有過即諫。不聽
即去責先生也者。則尼父之淹遲郊俎。程伯子之放
鮑青苗。皆非耶。愚所以不得不為先生一白也。然亦
表其行也已耳。未及先生之學。行尚難乎。而況學乎。
先生之學。確然鄒魯之遺矩也。本孔子立人達人之
深心。行孟子距詖放濫之大法。可謂百折不回矣。泰
州大閭姚江之學。愚頗嫌其主張。見龍太過。其流將
以匹夫薄帝王。而先生獨表之以為孔門師世之學。
原無藉於名位。士無一命之寄。而以已昭昭。使人昭

昭皆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此其精一獨詣處也。特以學從仕後深入。未及徧參三教中人。故於二氏有未融貫處。而心則不自滿假。其初未嘗不契禪宗。其末未嘗不究佛學。中間嚴關狂流之掠禪宗而放禮法者。蓋有所激而然。要亦至理如是。非舉一而廢百也。愚負先生教甚多。而稍有影見。實發端於明道書院中。敢忘水木本原之自哉。然愚亦斷不敢阿私所好。以蔽天下之公論也。微顯闡幽。則義不容辭矣。先生將逝之兩年。與愚往復。乾龍無首之義。及於孔釋周

問辨錄

卷之五

李一

程之幾微。蓋亦小有異同焉。即異同中。益見先生真切之意。虛抑之懷。畢竟不可幾及。而今之窺見禪宗一班者。輒復輕詆先生。以爲局見。爲株守。則未察乎古來應化聖賢。乘願乘力。豈必盡以出世之宗顯也。而先生則亦透及出世之宗。蓋由熏切於盱江羅先生。及胡公直錢公同文輩。究竟良知之學。而有所默契焉。嘗對愚嗟嘆。楚士之染狂學。而曰孔矩必無違佛學。可無闢。當闢夫影禪以亂佛。影佛以叛孔者。此予聖不易之言也。大義在耿子學錄。及大學贅言二

而病篤時。復作無爲僧傳。則明言佛祖發大慈。說法四十九年。累十二部五十餘卷。總其指歸。無非欲人反識此身從來本真。知目前形骸。祇是地水火風四大偶爾假合而成。不可憐之爲常者。即吾孔子之言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所謂聞道。聞此。又曰。未知生焉知死。知生知此也。吾家教旨。何嘗外是耶。此則有大悟於孔釋之一原矣。又作赤脚僧傳。則言此世談佛者。或曰。只要眼明。不貴踐履。其亂業之言乎。焦弱侯稱引柳宗元云。舍禮不可言儒。舍戒不可言

問辨錄

卷之五

李一

佛。痛輓世解脫不經之非。得之大咤。沉疴中爲良劑云。此又有精鑑於學孔釋之流敝矣。得非印吾求正。廣中理圓矩方之說耶。惜乎不久化去。不得面受參同也。當愚初遇先生時。曾感奇兆。知先生不徹不去。而今果驗云。校勘先生學問始末。正與朱晦翁相似。晦翁幼亦略濡禪味。中乃大闡聖經。末則痛悔從前支離。至謂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潘叔昌質翁天上無不識字的神仙。翁答之曰。恐只學得識字。學不得上天。不如且學上天。旋學天上人。亦不妨也。此與

平日感興之詩所刺仙侶盜啓元命秘竊當生死關之辭意迥殊矣。病中提及黃面老子。則退避不啻三舍。自謂到此輪他一着。故既有齋居排佛之詩曰。誰哉繼三聖爲我焚其事。又有齋居誦經之詩曰。此無爲法身心同。宴如其詞意若出二人然。蓋先疑後悟。先睽後合。一一自道其真心耳。今論語註中。存有觖排佛老之語。皆悟前所筆也。儒者不察。以爲終身定案誤矣。今之以局見株守目先生者。將無類是。乃如尊教所云。是則責備賢者之深意也。然亦近於苛。

閻辨贈

卷之五集

卷之五

矣。有此苛論。天下將難乎其爲君子。昔人有疑孔子之後。儒門何以遂無聖人。禪者曰。儒門淺薄。容不得人。正爲持論太苛。使人無所足處也。其實宰臣居士中。豈無聖人。人自求之過耳。愚嘗病陽節潘氏之作鑑斷。將何參平勃等三代遺忠。一畧而收諸詐力之科。亦病草廬吳氏之論理學。將孔明希文等百代殊品。一筆而勾諸不著不察之案。如此操切。士林寧得更得聖人。廼釋迦世外人也。宜其卑視世法中人。却識末法之季。有無量大乘菩薩。現身於震旦中。撐持

此非宰官居士之屬而誰屬也。蓋道有升降。人多貶德以應濁世之緣。而世人輒以凡心測聖心。無怪乎儒門之難爲聖矣。愚不敢仿先生爲聖人謂之希聖非耶。竊見世之議先生者。亦已太甚。先生在嘉隆間。本以矯矯氣節起令名。後見氣節中人之激也。欲以中和之德揉之。氣節遂爲理學所掩。而負氣節者。遂疑其不終。先生督學政時。與吾鄉弇州王公款談。頗以良知禪宗。弇州目爲禪學。後見禪學中人之狂也。欲以中庸之教裁之。禪悟遂爲聖脩所掩。

閻辨贈

卷之五集

卷之五

而談禪學者。竟議其未透。世途之眼窄也如此。由此推之。古今內秘外現之菩薩。以形迹見疑於世者。可勝數哉。如愚之學之行。無一可望先生者。身後呼牛呼馬。又不知其何似矣。足下以愚推挹麻城爲盛德事。自反實有愧焉。愚但不敢負師德耳。厚報深推。豈及今楊少宰貞復子。如貞復之推挹盱江。卽宰我子貢有若之尊孔子。游揚之尊二程。不是過也。愚則竊比於程伯子之事周元公焉。伯子曰。吾學固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愚亦嘗自敘曰。吾

學固有所受。然敦化川流四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伯子蓋受之元公。而愚則受之先生矣。但伯子能光元公之德。愚於先生何有哉。足下苛於校勘先生。而恕於校勘不肖。豈所謂好而不知其惡也。以足下之交於先生淺。而交於不肖深也。名根未盡。不可著書。愚昔曾有是言。而足下乃牢記之。至於秘鴻苞而不肯輕出。此乃真盛德事。卽此舍已從人之量。先師其猶病諸。願足下更以此意。熏切同志。力挽末世好爲名高之習。功德亦自不小。愚嘗謂宇宙間多一言。不如少一言。增一事。不如減一事。卽如弇州山人文集。豈非今天下詞章家之時鮮海味哉。然以千古之道。眼照之。亦但見其資人才識。不能資人德器。發人文思。不能發人道心。其功用之所流已淺矣。倘學者因之而長浮狂我慢之氣。却是作者之咎。當入冥司紀過簿中。且添此一集蠹木災紙。相索相餽。事緒日煩。卽此亦是耗財之一壑也。天下不可無三教聖人之書。端爲扶綱常。順性命。缺一不成世道耳。苟世道無大關係。則著述徒博虛名。名播四表。身落三途。何益。

問辨錄

卷之五

六

之有。卽關係世道而有所作。亦僅投得減劫中。文句之機緣耳。伏羲之先。世界原不以書契治。書契流行之運。亦不及二萬年。釋迦識涅槃後。正法一千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人壽減至十歲。法藏收入龍宮。唯彌陀一經。後三藏而戒。則儒家諸籍。必先三藏而滅。奚疑也。刀兵劫過。壽乃漸增。此時復還羲皇以前。無文字之世界矣。今日縱有著述垂世。豈及萬年。而此身則下地上天。轉凡轉聖。不知歷過幾千萬劫。一言誤世。罪業如山。博此浮名。何爲哉。古聖不得已而有作。皆爲俯順衆生計也。凡言作者。不出於法王。則出於人王。不然。則亦奉法王敕。受人王命而爲之者。是以仲尼述而不作。雖述亦必知天命而後從事。天不命以斯文。聖人亦無述也。是以有中唐繼世之恩。雖天命以斯文。而周流之緣未畢耳。未順而矩未從心。聖人亦不遽述也。是以有假年學易之語。蓋其慎也如此。尊作以鴻苞自命。無乃駕孔矩而上之。踞作者之席歟。秘而不肯輕出。則述而不作之慎心固在也。足下來自文臺之序。待可待也。

問辨錄

卷之五

七

非天縱詎能爾殆不嫌以作者之筆行述者之事然而名侵作者似乎不祖仲尼之述六經而祖楊子雲之作玄經王仲淹之作元經畢竟有非天子而考文之嫌早出行世聞風者高其名而效之流弊必速矣故愚不奇足下之作鴻苞而奇足下之秘鴻苞也愚則述且逡巡而敢言作言從嶺表歸卽有以著書立言勸者愚謝之曰不暇也名根未盡而不敢爲也蓋古之述作名世者豈徒以識見度越之故哉爲其仁體通乎天下萬世而德行又足以副之也仁體實與名根相上下名根有一絲之未盡則仁體有一絲之未圓而德行亦從之三五以前尚已文王之後豈無作者而孔子之六籍獨垂何也仁體圓而道行備也天旣以夫子爲木鐸而夫子亦已知百世損益之數應機立極以爲世範矣六籍安得而不垂哉程朱之傳註所以行於今日其故亦可想已世豈無見地在程朱之上者亦豈無筆力在程朱之上者日樊樊焉以萬世不朽爲令圖而存者什不得一天奪之也故曰無妄之性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語及於此愚

開辦牘

卷之元集

李本

不當以一言留世矣而今亦浮露一毛不已妄乎亦有所感通於幽明之際也故著齊家道存濟世嘗窺寘籍於夢中悟上乘之理顯中乘之行嘗聞空語於非夢非覺中稽知彰而不知微之弊以格陽明之未符孔矩則感陽明以苦心台陳辨達坤而不達乾之學以判二程之未盡元公則感二程以假寓示遜而頃歲且感天示三幢印吾道一以貫之之六字於金章矣意者亦有一言之當天心而不可自棄也獨愧仁體難齊孔聖德行未逮程朱則又逡巡前却而不敢進然天命可畧窺已吾有感於足下之秘鴻苞而請其說大槩人心通乎氣運氣運握於創業之君是故文王之演易於姜里也天將以含元之大道分儒宗也我聖祖之奮迹於皇覺也天將以反經之聖學合二氏也何哉世教日漓民神戒於雜揉三教不得不分矣天必有所以合之而後分支離既極真元亦當一還三教不得不合矣天必有所以分之而後合合而欲分文王之首揭乾元是已乾元者天地人之總心三教聖人之敦化處也若太公望散宜

開辦牘

卷之元集

李本

生則見而知之迹熄之後得孔子而乾元之秘藏行
開帝王之道之屬儒宗也。自孔子始也。道則乾元而
教則儒矣。分而復合我。聖祖之寄孔教於儒流
寄釋教於緇流寄道教於羽流而統之掌邦禮者是
已。三教支離之後乾元其復見乎。若徐中山宋潛溪
則見而知之今亦當有後孔子而集大成者闡其秘
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也。教雖滿而機則向
於合矣。吾今再研分合之機而畧剖之。世儒類疑二
氏之言性道曰真如曰玄牝以爲別有出世一宗不
問辨贖。卷之元集 六八

知皆乾元之別稱也。孔子適周之參必參乎此。請車
問禮權辭也。退而有猶龍之贊其以乾父之龍德稱
老子乎。竊意孔子知西方之有聖人亦從此中來也。
觀其發文王之義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此
三言者括盡毘盧之法界矣。又曰乾元用九乃見天
則此兩言者括盡普賢之行海矣。雖佛書未入中國
而佛理何嘗不在儒門特華梵之音文異耳。然孔子
不以乾元統天之心法顯而以坤元承天之身法顯。
庸言庸行若無若虛臣道然也亦此方之教體宜爾

也。蓋隱其全智而現身爲儒教分流之祖矣。孔丁未
生老聃蓋以藏用之乾元待之於柱下釋迦嘗以顯
仁之乾元開之於竺方是爲後世禪玄二學之祖。分
禪分玄亦屬川流。吾道則一以貫之也。子思贊之曰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至矣。是文王合而無合孔子分
而無分也。我。聖祖之理三教也。既息其爭而使
之相參復防其濫而使之相守。所謂各正性命保合
太和者哉。然而似分似合之間又相爭相濫之本也。
今日乃兩受其敝焉。吾見儒者之馳思禪玄二窟而
問辨贖。卷之元集 六九

多以禪狂之風掃孔矩也。濫尤甚於爭矣。則亦
聖祖有以召之。聖祖數言天下無二道聖人無
兩心。蓋導英賢以出世之心經世毫厘一差而乃濫
狂學於聖學也。勢所趨也。然釋門單傳之宗委與孔
門一貫之道無二無別。則世儒亦有通其義者。卽此
又是還元反本之機。但去其濫而。聖祖之精神
見矣。此的一正上士可以立善世之極下士可以種
出世之因。國祚綿於萬世可也。故今日不患三教之
不會通而患會通之後儒者將起豔佛庸孔之心而

孔子中庸之教仍爲西來之宗所掩無他佛書醜而儒書淡禪路徑而儒路迂此欣厭心之所自起也向非命世上賢誰能穿透此窳愚以見盧法界印乾元以普賢行海印孔矩意有在也蓋戒儒者母以名利心希孔子孔子自有出世心法通乎見盧則乾元統天之旨是也如之何其弗參也參乾元可以不歷僧祇而獲法身矣亦母於綱常外求佛行佛門所重普賢萬行具在儒宗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之矩皆是也如之何其弗循也循孔矩可以越歷三祇而成正

開辦贈

舉之元集

七十一

覺矣不歷僧祇而獲法身蓋有以朝聞夕可之旨信之者而未必信乾元卽佛之法身必歷三祇而成正覺則不但儒門罕究其因而禪門亦歸其說且謂孔矩何足以貫三祇則法華授記品中所授諸大弟子於不可說不可說中行菩薩道者果何道也豈出於乾元用九之天則而另有一道也天則非從心之知而何故法界猶可影窺而行門最難深入先德云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職此故也通乎此義而後孔子下學上達之實際可窮已愚特拈之以爲孔躍

佛重解輕行者戒焉然亦不敢以普賢行爲貴三教中人恐其未入大乘之路而先喪成佛之因亦不敢以見盧法界爲喻儒門中人恐其未悟涅槃之因而先染禪狂之見則亦儒而儒之禪而禪之玄而玄之不相爭而亦不相濫其可矣日用不知之百姓又何從焉齊以聖訓之六條而導以蓮臺之九品可也此所謂以人治人而其道亦徹上徹下之道也竊意孔子生於今日其意章亦如是矣聖祖

開辦贈

舉之元集

七十一

建皇極以一之愚則以坤元承天之學宗孔子雖合三教之義理實乃括儒矩而守之其亦分而無分合而無合也耶自此執一之障開二本之藩決矣然而此說一出局程朱之見者必以爲牽合二氏溺二氏之學者又以爲擡高仲尼唯足下無疑於此而愚猶恐足下見此大意不無恢釋局孔之心則持論過圓反爲狂魔助醖又聞之先達云寧可有足無目不可有目無足愚雖稍入足於行門而言實浮之畢竟目長足短足下眼空塵界將無以解脫不羈之高風自

拂其事親守官之實迹。出見地以示人。恐天下不以行門應之。而以識浪應之。卽此便是人天不混。而操詩論者。且等吾儕爲談天麗龍之流。是以吐本懷而相質焉。第未知與尊謙渙苞中意。亦有符合者否。提及名根未盡之說。愚亦感戚動心。更願足下進步竿頭。搜及隱微。埋伏處。照及永遠流通處。凡有所作。必毋以出有入無之見。過爲嘆大褒圓之說。屈抑人天道中聖賢。以長文學家之浮狂。愚深有味於魯論記孔子雅言詩書執禮罕言利命仁。不語怪力亂神。失

問辨牘

卷之元集

生

怪之力。足以亂神。故不語。而命與仁亦罕言之。蓋命仁之實踐處。卽在平日雅言之中。直言命仁本色。却是犯常頭諱。今吾儕之犯諱何多也。名根爲之也。孔子三絕韋編。精神全注於易。而其自道則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益悟境可以終身不露。顏風不可一日不扶。誅亂賊敘僉倫。正是孔子之用乾元處。今吾儕之標悟何急也。名根爲之也。孔子唯於周易有贊詩書則刪之。禮樂則定之。春秋則筆削之。筆但筆其舊。文有削則不盡筆。定亦不添一筆。刪則不筆者多矣。

益不貴增而貴減。文王周公之彖象多詭奇。而孔子之傳文極顯淺。殷盤周誥之書詞多澁舌。而魯論之紀載無聲牙。古文自古。今文自今。要以暢事理。覺後覺而止矣。蓋不尚詭而尚平。今吾儕之誇多競巧。何甚也。名根爲之也。孔子具千古之道眼。其權衡今古人物。唯是微顯闡幽。不輕軒輊於其間。如微箕與比干同仁。泰伯與文王同德。唐虞禪與夏后殷周繼同。義禹稷三過。與顏子陋巷自樂同賢。不以十亂之鴻業。而蔽夷齊之賢。不以帝王之盛德。而掩西方之聖。

問辨牘

卷之元集

生

此豈以一格拘人。以一生定人者哉。真是平等性智。合於妙觀察智。而隱然照及於三祇也者。至孟子以生民未有尊孔子。以清任和定。伯夷伊尹柳下惠。似乎執一格以繩千聖。據現在而遺多劫矣。然而知言之鑒不爽焉。吾儕迷孔子之道眼。與孟氏之知言。而好議論人長短。雌黃及於命世聖賢。不禁技癢。而筆諸書以眩後。何罔也。亦名根爲之也。此四病者。愚重創之。而不覺又自蹈之。則以仁體未圓之故矣。更有文字家之偷心。吾儕所當痛洗者。影千古至人之見。

以爲已見。卸千古至人之言以爲已言是也。此則愚之所不敢也。蓋漢明以前。佛藏未入。道藏亦未備。士或以淺見撰述。不失爲吐露本真。今二藏與六經並流。人能涉之。人能言之。中有根器俊利者。觸發性靈。露出前生見分。筆力足以運之。或能道前人之所未道。然胸中原無此見。不過從籤軸中得之。縱見得十分精融。說得十分明快。亦是依通。非性通。從眼藏外入。非從心藏內出也。而乃輕自許可。心高氣浮。舉他家之珍寶。掀弄以爲已橐。若謂千古無人見到。千古

問辨牘

卷之元集

五

無人說到。曾不思古之至人。不以一己之超見爲教體。而以衆生之機緣爲教體。隱顯偏隱。大現小。英華有不必於盡發者。而吾儕顧以格量心求之。又不自揣站立何地。而多爲過量之言。往往執佛以裁老。執老以裁孔。執孔以裁堯舜。執堯舜以裁三代之英。執三代之英。以裁孔孟後之人物。漢唐以來。遂無完人。卽以聖祖天縱之至聖。亦或口佞之而心不然也。蓋偷心與妄語合矣。其根多沿於宗門無肯語。不放一人出頭。佛可訶。祖可罵。三賢十聖。莫非鈍漢。

天主人王。俱屬凡夫。而儒家亦染其見。耿先生所謂未具喙鉤。輒效鷹鳴也。此病莫甚於辭章家。而講學家亦有之。愚以爲皆黑業也。卽使前因深厚。不落三途。而導僞導狂。亦損三祇功德。不以退位造殃。亦以分身受報。而證果之期遠矣。愚爲此懼。不敢不探三教家之庫藏。以論道理。恐有所負於古之至人。亦不敢不寬三教家之地步。以論人物。恐有所枉於後之真人。所以詳究群龍无首之義。意在於此。如狂禪之合頭語。拘儒之苛刻論。兩無取焉。務在發人平等之

問辨牘

卷之元集

五

心。銷已浮薄之過。以歸道岸耳。此則因旁通二氏而得之也。嘗於佛經。知伏羲以寶應身大士化。孔子以儒童菩薩化。而悟人道中。不乏秘佛因之等覺。又於道經。知吳天帝主以覺王如來化。紫微帝主以藥師如來化。而悟天道中。不乏秘佛異之如來。安敢以輕心慢心。低昂凡界聖賢也。近又得諸傳異人之言者。知五帝中之神堯。三清中之元始天尊。俱從毘盧如來分身。與釋迦文佛無異。而帝堯以人道顯。元始以天道顯。釋迦以人天師之道顯。勝劣迥然別矣。安敢

以小德小智揣摩化佛境界也。又研華嚴法華二壽量品而知毘盧遮那如來之現身於娑婆界。亦屬川流之佛。分爲百億釋迦。又川流中之一流等重重法界。而上至於賢勝如來之勝蓮華界。通未來際爲一晝夜。方是乾元之本位。而釋迦塵點劫前所成之佛。正指此位而言。然則塵沙諸佛。靡有不分身於賢勝如來者。大哉乾元。斯其至矣。是以性海無邊。行門無際。雖至於諸漏已盡。初成無上正等正覺。尚有廣大算數之愚。與相好隨形功德之愚。必待大寂定中一

問辨牘

卷之五

五

問辨牘卷之元集

問辨牘卷之亨集

中吳管志道登之

答曹令君魯川年文書

今君諱胤儒字汝爲太倉州人

來書略云。承假萬思默易原急讀一過。掩而思之。已得其槩。不能無所品量於其間也。彼所原中。蓋原中庸之所稱未發也。此未發義。今時學者所共揚確。向在留都。與楊復所周海門瞿秋潭諸君子。反復商之。而未有確然之論在也。宋儒求中未發之前。及未發作何氣象。似謂儼然有箇未發者在。而求之養之。此莊周所謂出怒不怒。則謂怒而有怒者。主之於內。謂爲二之。此其說固未妥。近王文成謂靜虛非虛寂。中有未發中。中有亦何有。無之乃成空。似謂有戒懼之中。爲靜虛。爲中。無戒懼之中。乃虛寂。乃但空非中。以故徐曰。仁錢緒山輩。遂謂戒懼卽是已發。故人心只是發。更無未發時。候。而何吉陽則直斷以爲發卽未發。無別未發。且援濂溪中也者和也証之。近之學人多宗是說。思默所原亦然。至於源寂反寂靜慮淵穆諸古。乃羅

問辨牘

卷之五

五

念菴見解。而思默又有開發滴貳之言。且自岐之矣。夫發卽未發。此義頗精。宋人多未能識取。然就已發後說最當。至驗之平日。吾人心境。能無前後際斷處。一念不生時乎。此之景象。可是心境。抑是意境。可隨時有。抑平日有。其於喜怒哀樂四者。雖賢聖難道。時空空卽下。愚難道時擾擾。此有妙巧。方便於其間。非可以時際言者。卽廬行者所云。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箇是本來面目。而教惠明屏息諸緣。勿生一念。以爲承對。此何似哉。普門大士曾云。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其曰不生。蓋有以也。非無二相也。思默亦規及此。而無可尋摸。乃以夜氣之息。及呼吸子午當之。所謂致中者。致此平旦之息。則又宋人剩語。比其言易坎離金木頗悉。而究其言。言無非源寂。蓋此君於玄學究心。而中庸發未發意旨。終未明了。但發未發意旨。正在咨詢。昨向丈一談及而未之竟。願留意焉。當面請正。此弟夙心。非爲萬書始然。云云

弟志道白。丙申冬。承示未發之旨。時以脾病戒思。讀

一通而掩之。旋即混失。無以爲泰答之地。今偶從三山出。得再繹而請正焉。丈所究未發之中意旨。最爲矣。較量儒先似覺過刻。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此兩言者。在子思語意。原是平平無奇。在吾人體認。亦只平平便是。緣學者性地不清。故求深而反晦耳。宋儒不資禪家見解。而專求之於心。縱不中。亦不遠。今人動以祇園無生之旨。參夫發之中。影見百出。而發不發之義。轉乖矣。釋氏每言發菩提心。必分已發當發未發爲三款。喜怒哀樂既有個未發。則必有個已發。安得謂發與未發。只是一時。近儒所言發卽未發。又言喜怒哀樂常發。而中卒未嘗發。其言中義則密。而言發未發義則疎也。無他。世儒槩認有念爲發。無念爲未發。豈知發與未發。非有念無念之謂。永嘉證道歌不云乎。誰無念。誰無生。若實無生。無不生。無生而無不生。此正念也。正念不屬喜怒哀樂。有喜怒哀樂。便於正念上添一層意矣。此釋氏之所謂識浪。孟子之所謂氣動也。未生氣未動。而正念坦然。非未發之中。而何聖人

無適而非正念已。吾人心體亦有天機忽現。月
大心之時。以爲有念也。而非擾擾。以爲無念也。而
惺惺此卽未發之中之面目也。特迷者不能識取耳。
久迷乍覺。則必於前後際斷一念不生時見之。所謂
一陽來復也。老丈點出此機。最是喫緊。但難與執迷
之人說。然既見此面目而溫養之。亦只平平淡淡。不
散不惛。便是不必粘定一念不生以求中矣。丈又剖
析幾微。謂喜怒哀樂四者。雖賢聖難道時空空。卽下
愚難道時擾擾。此有妙巧方便於其間。非可以時際

問辨錄

卷之三

四

言者。而證以盧行者指示惠明不思善不思惡本來
面目之說。及普門大士動靜二相了然不生之說。則
不但顯露中體。又隱然爲已見面目而未能了當者。
立巧便法門矣。然語意猶藏。聞者未必遽醒。弟兼以
盧行者反臥輪之偈發之。偈云。慧能無伎倆。不斷百
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恁麼長。此四句。最可以破今
人發未發之疑。見性者。百思想不斷。何嘗不是未發
之中。蓋百思想原是正念流行。非喜怒哀樂之謂也。
對境心起。則喜怒哀樂之情。動於其中矣。動而無動。

便是中節之和。菩提何長之有。是故不問聖人與凡
人。喜怒哀樂。非感不發。而百思想則有通於先天者。
不以喜怒哀樂之發不發爲起滅也。然則膠膠擾擾
乎。又非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所謂無所住而生其
心者也。然得無微細習氣。如伏流之水。旋轉而不自
知者乎。但到心得其正時。自然慮而無慮。雖有習氣
而習氣不用事也。此愚之所謂平平也。致中和。天地
位焉。萬物育焉。習氣乃盡矣。亦只是平平到極致處。
然而未易言也。孔門惟顏子一人得一善。則拳拳服

問辨錄

卷之三

五

膺而弗失之。以至於三月不違仁。正合慧能燈下一
悟千了萬當。無適而非未發之中。其次未免日月至
焉。至則中。不至則非中矣。尊教所謂妙巧方便。非可
以時際言者。正爲日月至焉者設也。然亦實無妙巧
方便。既已見得未發之中。而習氣未能頓銷。亦只如
曹溪所謂十二時中常見已過耳。觀音選擇耳根圓
通。此是初入門者方便法。到得動靜二相了然不生。
却只是个平平性體。別無巧法。此後至於如是漸增
聞所聞盡。盡聞不住。心所覺空。則以根本智合差。

智起出許多妙巧方便法來。而本體上實無巧法也。丈以妙巧方便爲言。此爲影響見性者警策耳。弟恐儒門生疑故爲剖之。吾觀儒先言道。不尚禪門掃法。故隨機指點。下字多拙。而記者亦不無描寫失真處。吾儕殆不必以禪士尖刻之意求之。靜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此延平迷豫章言也。蓋爲學者未能卒識本來面目。故令於靜中體認之。正如達磨教慧可屏息諸緣耳。記者流來靜看二字。遂投入禪門掃法中。此則意圓而語滯也。然亦未嘗不稽其敝。而曰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語亦圓矣。莊周出怒不怒之說。謂怒而有不怒者主之於內。亦未可以深訶。禪門不謂病中有不病者在乎。至於王文成公所題靜虛非虛寂。中有未發中。中有亦何有。無之卽成空。四句。此實悟後提人之言。上二句。狀心體之無而非無。下二句。狀心體之有而非有。其義通於老氏之無觀妙。有觀徼。亦通於釋氏之空不空。如來藏。殆非丈所擬有戒懼爲中。無戒懼爲但空非中之謂。其辭之滯處。乃在虛寂成空四字。而丈又以乃字

其卽字。則更覺其滯矣。蓋文成通禪悟而不通佛說。誤認虛寂爲佛家不善之名。亦猶紫陽夫子之惡空字。不辨真空頑空。一切諱之也。愚今權於首句易一字曰。靜虛非枯寂。亦於其末句易一字曰。無之卽頑空。則語意庶不大滯矣。中有未發中一句。則毋以吹疵爲也。吹疵及此。則釋迦告阿難一切所有。咸有體性。何況清淨妙淨明心。而自無體。其疵亦可吹矣。乃徐曰。仁錢緒山輩。謂戒懼卽是已發。故人心只是發。更無未發時候。此則偏詞也。蓋由錯認未發必無一念。有念卽是已發。而又深求之隱微密念處。卽戒懼亦謂之已發也。若於有過中求無過。則此語亦從潛心體認中出。非獵虛逐塊之言。何吉陽直斷以爲發卽未發。無別未發。語意似圓。然於子思所判發未發二義。則反違矣。而精思亦有在焉。蓋與文成所論發未發義相合。文成曰。已發在未發之中。非已發之時。更有未發者在。未發在已發之中。非未發之時。更有已發者在。此精到語也。蓋發未發雖有兩時。而心實無二體。但文成尚知爲兩時。而吉陽則但知爲一

耳。思默萬丈之論未發也。委與吉陽相似。而其源則從念菴羅先生歸寂之脈來。其密念淵思。何可掩也。其作易原。大義在於原中。事有千變萬化。而中體卒未嘗發。此亦不違於常住真心之義。而其歸重於夜氣之息。亦只爲學者粹難歸根。而以一旦之息。機點之。卽陳白沙靜中養出端倪之意也。特未嘗剖得發未發界限明白。而坎離子午之說。有近於玄門話頭耳。然易道何所不貫。聖學通禪亦通玄。殊無大害。惟息字之義。或云生息。或云止息。義當再詳。今方論。

問辨牘

卷之三

中未暇及也。竊謂近時闡未發之義。有獨得者。當以此公爲最矣。然諸公亦但於中義闡得妙巧。而未及通貫中庸上下文義。通貫文義。則莫善於盱江羅先生之說。有問人之情欲多端。雖喜怒哀樂未發亦憧憧者。先生曰。當詳上下文義。其初道不可離。見道已徹。其次戒慎恐懼。衛道已嚴。再加喜怒哀樂。一無所感。此時天性渾然大可想見。不於此處覓中。更誰覓耶。此語最爲精密。而文成亦先及之。文成曰。不可以氣定爲未發之中。又曰。不可謂未發之中。常人皆

有。惟天下之至誠。然後能立天下之大本。蓋謂中和之體。必從慎獨中養出。常人非無此中。而不著不察。卽從氣定時露出端倪。而旋入於擾擾。安得遂以未發之中許之。盱江可謂發文成之未發矣。而文於盱江意旨。發之更明。如以辭而已矣。則先生所下加字。覓字。亦必爲禪門所掃。大槩先輩見道之言。不可以辭害意也。以辭害意。則孔子之言。亦有受推敲處。如曰。欲仁而得仁。仁豈是一物。而可欲可得乎。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仁與心豈是二物。而不相違乎。

問辨牘

卷之三

九

諸如此類不少。蓋自世有禪書。而儒家尖刻之見日增矣。卽如丈引普門二相不生之說。言未發。而弟又引慧能不斷百思想之偈。言未發。一似落空。一似落念。能保後人之不我掃哉。吾今代爲羅先生預立掃法。後人可以無掃矣。然羅先生雖已通貫中庸文義。而於子思中和二字來歷猶未之考也。中和二字。本於周禮三物之教。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智則知人。聖則知天。悟門無餘事矣。仁足長人。義足利物。行門無餘事矣。何以又有中和之德。卽智仁聖義之

一無所倚處。和卽智仁聖義之一無所漏處也。中和二字之義。通乎至聖至誠。卽易之所謂純粹精也。純粹精。乃乾道之極。人將視爲絕德矣。而子思之作中庸。則以平常爲道理。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蓋承慎獨之後而言。中非絕德。卽喜怒哀樂之未發。便是和非絕德。卽發而皆中節。便是。蓋就聖人之所有。而常人之所不無者。表中和之爲庸德耳。其實中和二義甚活。豈是中專屬於未發。和專屬於已發也。以好問好察言大智。以遯世不悔言聖人。以親親尊賢言仁義。其意亦然。宋儒惟周元公於此。見得圓徹。故不泥子思所判中和。而曰。中也者和也。亦不泥孟子以仁義禮智言性之德。而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又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原也。誠之原。卽性之原耳。此則不向思孟句下盤旋。而見性於維皇來命之先。見中和於未發已發之外者也。在子思則圖先王三物之教於中和義中。而深懲夫世之素隱行怪者。故述仲尼君子中庸之旨而發之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大槩卽庸以爲中。卽

問辨廣

卷之五

十一

以爲隱耳。諸君子之聞未發中也。隱義殆然。究中和二字之來歷。以圖費義焉。知費而不知隱。其敝也。不過爲日用不知之百姓。素隱而不素費。其敝也。將爲反中庸而無忌憚之小人。以中庸遯世不悔之說。合於魯論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說。苟非中人以上。卽不與之深求隱義亦可也。弟又有感於天臺耿師之作鄧豁渠傳。其人頗發禪解。亦能影曹溪之不思善不思惡言未發之中。輒便張皇播弄。卑視儒門聖賢。詆中庸爲不了情塵之書。宇宙中作此見者亦不少。而釋迦於法華會上。授記已畢。却不與現前弟子之已入佛見者。化導茲土。而謂此世界中。自有恒河沙數摩訶菩薩。堪任護持之責。此等菩薩。豈沉空界。必應化於像末法中。流布震旦。脩法垂範。教化衆生無疑也。而今果安在矣。子思非其選歟。如前數君子中。亦豈無應釋迦之識者在。而執其辭以校其見地。則中庸未發之旨。猶然滲漏。烏在其爲摩訶菩薩。然則佛言將無誑乎。意者大乘菩薩。應世以隱實顯。權爲願力。不必盡露。其佛地之因也。不然。則隱義

問辨廣

卷之五

十一

自露於費中而後人未之察也。弟是以痛過少壯時之狂見而務於有過中求無過焉。寧恕論真儒以養中和不過詡豪禪以導我慢。蓋自隆慶中隨丈憩燕山碧雲寺有所觸於華嚴大意。含此見者三十年矣。因論未發之中而以此請正於丈意在布諸同志使毋以淺薄心測孔孟後之賢聖云。

答焦翰撰漪園丈古翰撰諱芝字叔度南京衛人

來書畧云都門辱教孔遠及其人竟不取報書而去意殊耿耿。丈負海內雅望孰不仰之慕之顧獨問辨附錄卷之五

不理於郡人之口。卽天池事不難損已貲以益衆而攻者嘵嘵此何以故也。大抵木高風搖乃理之常無足多怪。至於丈之造詣日精日微不但此不能損而其爲助當亦不少。如六龍解求正牘等作稍稍發揮遂成千古不磨之論。不知此輩能終揜抑之否。弟以懸直云云所舉罪弟者非弟所取之人辨疏甚明丈曾見否。此則弟之疎鹵自有以取之。又不敢借口於丈以自解也。歸來謝去一切專意究明此大事知天之成我意自有在弟初還出

門不易不知明歲能訪丈於吳門一聽塵談否。

弟志道曰伏暑從吳成之得手教虛志苦心可掬辱印六龍解求正牘等刻可爲千古不磨之論無乃采其瑜而掩其瑕念及鄉謗則隱然有休戚相關之感。比時曹丈南遊漫草八行附布離索兼以近刻請正。比歸傳道體病瘥已而知弗藥愈矣。頃弟亦於小疴中展轉反側追憶前答草率復以未罄之衷布焉。弟之染鄉謗深矣奚獨天池護法一事謗源亦豈自天池始哉。此舉原爲先慈種陰德亦爲薄俗避浮名不以謗終不足以結此局所以一切置之不辨也。而聞者未必深察唯兄諒其損已貲以益衆怪攻者之嘵嘵此足以白弟之心迹矣。然弟此舉終屬過動。蓋君子行必稽其所敝而佛言作佛事者貴乎知時知處。此舉於時於處何當也。能無傲乎彼嘵嘵者之隱情勿論已弟又感兄之毀譽關情而同體之悲轉切焉。憶昔侍天臺師於書院中樂群不下數人而今作者作潛者潛獨吾兩人涉世風波頗怪前耿通政子健年兄書來亦言先師存日注吾兩人意頗殷而吾兩人

不能投鄉邦之通譽。頗有吾道非耶之慨。弟已耳作。世外人已。乃兄之受世人疑忌。一何叢也。讀來論知論者。以張公之帽。帶李公之頭。此亦近世刺人之常態耳。弟自得罪江陵座主以來。備嘗此等滋味。蓋有沒形沒影之說。不知何所從來。而點入奏章。填入私揭者。不但如兄科場一事已也。大槩末世殺機甚重。畢竟自有司殺者。桓魋其如仲尼何。邇察流來物論。則衆所誣兄科場關節。亦漸明矣。獨擅進圖說一事。不無掩蔽同官之嫌。而力爲鄒侍講洗垢扶危。許者。疑謂阿私所好耳。此中委曲。非林下人所能知。以理揆之。天下豈有傾人栽己之仁人。背公黨友之義士耶。弟本無足比數。兄乃觸於鄉謗。大抱不平。以木高風。挫解之。而又自謙疎鹵。致然。不借弟以爲解。此是虛志與苦心交并處也。弟亦設身處丈之地。度以盛名掇魏科。以飽學荷殊遇。焉得無風挫之警。而省已自有召謗之由。亦不敢借兄以爲解。當弟之以左右趙汝師。沈君典。冒大嫌也。故友王學憲家駁。先有言規我矣。曰。有報人之志。而使人疑之。殆也。無報人

開辦廣

卷之三

論

之志。而使人疑之。拙也。既而浪陳九事。嬰衆忌。以立於朝也。其兄元馭相君時。爲少宗伯。亦有書警我矣。曰。豪傑舉動。一失則近名。再失則近刑也。又既而申憲綱以圖歸。歸雖遂。而登不中的之迹。難掩也。今當國。蘭陵趙公同臬。僚時。嘗有書晒我矣。曰。天下有的斯可中。無的將中於誰地也。迨接劾歸。回之後。鄉人貝錦百出。孫右都文融。歸自薊遼。且以孔矩繩我矣。曰。孔子惟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其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謂正論但可行於朝堂。不可行於鄉黨。而弟未免以圭角露也。此皆召謗之由也。昔程朱道行冠一世。徒以執古御今。有是非。有好惡。幾不爲世所容。弟德不逮程朱。遠甚。而亦以是非好惡之端。見於世。其誰與我謗自身起。而人乃以口謗應之。安敢信兄言。以自解。弟今終日痛省。從前言動。無一非過。復念切不具盛德。若愚之聖骨。長不習。闢然媚世之宦機。憤激或迫於時勢之所驅。浮謗多生於意料之不及。又終日覓過之定在。而不可得。惟有密持孔子不怨不尤。避世不悔。兩重公案。以自修省而已。兄

開辦廣

卷之三

論

云木高風搖。正恐是弟之受病處也。惟念兄緒。嘗
過我。警敏過我。又以服官政之年。魁天下。恢恢遊刃。
正是其時。而疑忌猶然四起。良有不可曉者。抑老氏
有言。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天下之不可先
也。故後之。弟誠愧斯言已。兄在詞林。亦自信透過此
關否。此係吾儕慎獨去處。似難放過。至於錄金之口。
則久久自明。無足辨也。文中子謂止謗莫如無辨。今
之世有辨固不能止。無辨亦不能止。盜憎主人。民怨
其上。非以有讐而然也。蓋世路之忌人出頭也久矣。

問辨廣

卷之五

十

其責備君子也。亦已甚矣。君子受小人之謗。必曰。不
辨爲高。小人組織以誣君子。則不覺其入而信之。又
曰。此豈無因而然也。韓昌黎云。士之處斯世而望名
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此兄之所以作退休想哉。割
末云。謝去一切。專意究明此大事。弟不能與兄共經
世之業。而能與兄共出世之因。如欲究性命一大事。
固願執鞭以從焉。雖然。今天下非究性命之難。稽談
性談命之敝爲難也。憶自嘉靖以來。共兄折肱此學。
三十餘年矣。古稱三十年爲一世。所見學人種種變

局若江河之滔滔。日下然誰爲真究此一大事。砥柱
於風靡中者。宗眼似開。而孔矩日宕。先師深知孟子
之願學孔子處。以爲不倚名位而贊化育。惟泰州王
氏發此願心。愚以易道勘之。泰州未盡孟子。孟子未
盡孔子。孔子見群龍无首之學。孟子似未盡窺然。却
見到孔子之性地。逼真處。貴皞皞而賤驩虞。內狂狷
而外鄉原。此其徵也。何哉。孔子循循然善誘人。然不
與中人以下語。上門人尚疑其有隱。知命以前。弟子
無得力者。得子貢而門人乃益進。得顏淵而門人乃

問辨廣

卷之五

十七

益親。此無他。聖人不以驩虞之伯風襲人故。孔子不
但叔孫毀之。子西沮之。子路猶迂其正名。陳亢猶疑
其豈賢於子貢。公叔文子晏嬰史鮪之流。俱以忘已
爲賢。稱者不聞其薦及孔子。此無他。聖人不以鄉原
之偽德投人故。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
也。孟子見得此處最清。而泰州則於聯屬同志中。展
出許多機權矣。是以再傳而伯徒僞徒雜出焉。伯而
拙者必犯刑巧。則爲驩虞矣。僞而拙者必敗名。巧則
爲鄉原矣。吾觀明儒如薛文清。魏莊渠。章楓山。吳康

陳白沙羅念菴數公。性地未必盡徹。作人未
巧然。却無驢虞鄉愿二習。可稱先進之禮樂焉。今所
推大闡聖學。有超悟者。莫如王文成公。不無一毫急
入人之心。便是驢虞氣息。有圓解者。莫如羅近溪公。
不無一毫煖烘人之心。便是鄉原氣息。是以招來密
而防檢疎。布種多而結實寡也。雖然。二先生真振古
之豪哉。可謂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矣。乃近之爲二先
生說者。未得其真髓元精。而先涂其浮皮氣息。滿腔
塞名利之根。滿口逞縱橫之舌。却亦嚶嚶然以見性

間辨牘

卷之集

六

自負而言拈來便是良知。形色便是天性。孩提之不
學不慮。便是聖人之不思不勉。亦復影附禪宗。而圓
之以一起直入之說。縱講得天花亂墜。而見勢則奔
見利則逐。世有此等學徒。理學竟成何用。斯乃流弊
所趨。非二先生本來如是。而二先生亦不無濫收輕
許之過焉。似與孔子盡性至命之脉絡稍間也。則以
二習之涂人深也。亦有不涂二習。任性而行。無門無
房。而反成狂蕩子之逋逃。數者李太府卓吾老子是
已。卓吾老子乎。古之居塵出塵。展禽虞仲之儔哉。而

不可以訓俗。其徒至於獵財漁色。以爲無礙。復有未
得謂得。未證謂證之狂僧。如無念者。合而跳梁其間。
毀戒敗禮。遂以罪福性空爲口實。是以先師力觝之。
而先師又以執孔裁佛。語意欠圓。狂者議其未透性
命之學。然乎。不然乎。佛言自未得度。先欲度人。此是
菩薩發心。不知此等浮根。僞根衆生。亦可以良知一
體之話頭度之否。弟所以躊躇四顧。不敢輕出手眼
於世間也。頗幸鬱在重剛不中之地。雖不能度人。亦
怯當賺人。而於近世學術度人賺人去處。若可以數

間辨牘

卷之集

十九

計而龜卜焉。大槩出頭太早。流弊必速。表端稍及。暑
影漸移。大學言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蓋從止於至
善說來。而鄒文莊公有大知覺於小知。小知覺於無
知之說。則似不必止於至善。而急以覺後知爲事。其
言殆有不可泥者。留都根本之地。天下之學士牛萃
焉耳。目當有所屬。非兄之任而誰任。則願以先進之
禮樂透性命之真宗。爲世教出一臂力。而不使流風
之日敝。此弟之所望於兄者。倘鄙集中有未愜於尊
裁。其不吝直指以示我。

答周符卿二魯丈書

符卿諱弘字子麻城人

來書云。往者寄與耿司徒公。往來書札。意俟元立還府。托之再刻。且以數言序之。不虞元立之調去也。元立調去。十州邑百姓。如失考妣。云云。其故難言之矣。往弟於今之朋友中。以兄事丈。論者謂弟不下丈。何得便以兄事之。昨疏以丈成爲亞匹。而同志中。謂弟何得輕以丈擬丈。成今細讀其書。丈真可爲弟之兄。且深透浩博。處文成似不及也。大端以丈之精思博辨。快筆爽口。使生宣尼之側。斷不居端木子貢之後也。惜亦漸染時習。過意融通。恐難會三教之全。終失孔庭之一耳。蓋疑三教理非一原者。拘儒之談也。謂一身能包三教。而時出之者。近日狂儒之錮習也。何也。出世經世。終屬兩途。斷情制情。終爲兩致。設使人盡大通。士盡圓覺。脫離生死。證果涅槃。則五行俱空。千類皆化。茫茫宇宙。止此山河。下地。上天。無人無畜。法象若何。神理安托。如云。妻妻子子。孫孫雲雲。以有形者。留之經世。而神神化化。不滅不生。復以無盡藏者。留

問辨牘

卷五集

三十一

之冲虛何莫之鄉。誣尼父亦証上果。而過許其點。

契迦釋之宗。誣迦釋亦可。若君臣。端冕垂裳。而建唐虞三代之治。此必不得之數也。吾有友人朱生公存。性極超悟。銳意兼通。極口詆耿司徒劉別駕。爲言見採守。自云生日五常。死時大化。繼病劇。而自恨過言。終無究竟。故弟意欲丈姑存此說。俟易書之時。自考自証耳。況今士鮮實修。人慕浮說。卽舉業文字。往往亦捉影追風。標宗掠教。而吾邑談禪者。復妄自推許。全無檢制。遂使男女宵集。題題畫行。穢俗夷風。蕩滅禮法。余用是痛心疾首焉。而慨程朱之道之衰也。恐世運亦隨之矣。若六龍解。則世代必傳之書。余往見亦及此。欲自爲一書。盡寫胸臆。然以未受名公之易。而自信自疑。見尊說而豁然矣。但余談形氏之學。謂五五二十五。而五形之變盡。此形家從古未有之說也。談易而謂六六三十六。而六龍之變化全。蓋不變不化。非神也。變不盡變。化不盡化。非至神也。不神者。不龍不盡神者。不爲全龍。是故惕中有亢。亢中有惕。潛

問辨牘

卷五集

三十一

中有見飛中有潛。甚至一身一世而六龍備。又甚一時一事而六龍備。釋氏自是龍德。自有釋氏之潛。惕飛九司徒公之說不謬。大擬釋迦爲飛龍。誤矣。丈夫於任道篤於自信。其過今人處在此。其不及古人處亦在此。弟此說必不能得之於丈。然安肯安忍對兄事之丈。而爲口是心非之言。半盡半不盡之說耶。要之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生平知契多在蘇吳數年內。必泛舟一行。方得縱談盡悉耳。志道白。舊嘗啓兄海內高賢。知我者未必愛我。愛我者未必知我。惟兄知與愛而兼至。此番所聆教劄。切切惻惻。肝膽畢露。愛尤溢於知矣。安得縮地相從。以竟其說。今姑就尊教之所及者。分款條答。以寓請益之意。且爲日後面質之張本云。

一。
尊劄首述同志中。謂兄何得以兄事二字加不肖。亦何得以不肖擬文成。語近操切。而綜覈却當。兄乃不難於自屈。謂細閱求正牘。真可以入兄事之科。又謂深透浩博處。文成似不及也。則弟之愧滋甚矣。抑孔

子大聖人也。周流列國。蓋嘗師事周之老聃。兄事鄭之子產。齊之晏嬰。兄能爲孔子乎。卽借弟爲子產晏嬰。亦是大將軍以揖客重也。論者亦見及此。否文成才品愚。何敢當若論到孔顏之真血脉處。竊謂略見一斑。可以贊文成之不及。蓋文成急標良知。以挽俗學影響支離之敝。而不暇自稽其導浮啓僞之敝。愚則兩稽其敝。以待後之願學孔子者。蓋亦效文成之願爲朱子忠臣耳。

一。
劄中評弟之語有云。精思博辨。快筆利口。使生宣尼之側。斷不居端木子貢之後。復云。惜亦漸添時習。過意融通。恐難會三教之全終。失孔庭之一耳。卽此數言。求諸友道中。亦有忠告善道如斯兩到者乎。愚竊疑兄之淺於視子貢。而局於論孔庭之一也。子貢乃顏子之下一人。顏子歿而孔子之精神全注於子貢。故魯論中載其言行獨詳。後儒乃品之於曾子之下。豈知曾子之唯一貫誠確。而子貢之悟一貫尤深也。蓋其先受夫子多學而識之難。而憤悱其辭曰。然非

其已隱然望見夫子之所謂一矣。及夫子決之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此時但有嘿然點頭。茫然破顏。而何以唯爲顏子終日不違。其亦何唯之有。儒先乃謂子貢之嘿。不如魯子之唯。誤矣。蓋子貢雖以才辨稱。而其見重於聖門。則以深造。不以才辨也。弟魯人也。望子貢之敏博通達。真是無能爲役。意者從孔子多識之學。轉入一貫中來。則亦稍得其影響焉。兄以牘中快筆利口之似。而擬之於子貢。無乃相皮而不相骨耶。不然。則以有若之似孔子者。似子貢也。其以不聽。宣尼爲愚深惜。則三復而有惕於中矣。愚亦謂兄才大。似子貢。惜世未有至聖如宣尼。可以當兄之師事者。是以見地欠清徹耳。使弟真能爲子貢。亦當以妙悟助兄一籌。而自愧力量之止於斯也。然謂漸染時習。過意融通。則愚正病近時學轍影東掠西。自負兼通三教。而失孔庭之一者。是以有理圓矩方之說。又有三教相參而不相濫之說。蓋欲以孔庭之真一。匡天下之爲僞一者。而兄乃竟以此見惜。豈病根內伏。苦於不自知耶。抑牘中多有辭不達意處。欲明孔庭

之一而反使之晦也。然兄亦毋小視孔庭之一孔。之一必貫佛三之一。與老氏之一。一也者中也。天下之大本也。天下之大本自能以敦化起川流。而何所不貫。蓋使佛老而非中正立極之大聖人也。則可如其爲中正立極之大聖人而一不足以貫之。惡在其爲孔子。故夫岐佛老於一貫之外。此洛閩諸儒之一。非孔庭之一也。洛閩諸儒之一。大類子莫所執之一。而今之出入三教。影響立宗者。又類夷子二本之一。其失孔庭之一。則均矣。本不二。一不執。是謂孔庭之真一。究竟及此。豈但孔子能貫三氏。二氏亦貫孔子。特其教迹不相濫耳。不相濫乃所以相待而相成也。具如後說。

一
割中有云。疑三教理非一原者。拘儒之談也。謂一身能包三教。而時出之者。近日狂儒之錮習也。此與愚理圓矩方之說合。究之。則與中庸敦化川流之旨合。蓋曰敦化。則三教必無二原。曰川流。則教體必不相濫。豈有既冠章甫而爲孔子。復披袈裟而爲釋迦者。

言是也然一身不可以兼三教之事而一人
以立三教之極則我 太祖高皇帝其人已三
高皇帝之臣子也有兼理三教之責焉殆不嫌兼
其宗而兩稽其敝也劉復云出世經世終屬兩途斷
情制情終為兩致設使人盡大通士盡圓覺脫離生
死証果涅槃則五行俱空千類皆化茫茫宇宙止此
山河下地上天無人無畜法象若何神理安托如云
妻妻子子孫孫雲雲以有形者留之經世而神神化
化不滅不生復以無盡藏者而留之冲虛何莫之鄉
闡釋讀 卷之五集 五
誣尼父亦証上果而過許其默契釋迦之宗誣釋迦
亦可君君臣臣端冕垂裳而建唐虞三代之治此必
不得之數也此段議論乃儒生千古不決之大疑特
借重於兄口為世間決此藩耳弟雖不敏請言其略
蓋世之論者漫曰儒學經世佛學出世云爾實未嘗
究世出世間之實也經世不待言已所謂出世者豈
謂三界之外別有一等冲虛寂滅之場去形骸而留
神識為諸佛藏身之地耶非也世界之外皆世界也
諸佛現身不越四生六道已出一世界還復入一世

界何世可出出世云者不過謂其性體純淨之極形
神俱妙出入三界而無障礙也其究至於成等正覺
化現百千億身恰與儒書所言太極生兩儀之元體
合曷嘗出世外而另有一身哉以其永離生死不為
世界所囿故名之曰出世釋迦蓋其極已如吾夫子
之心境至於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雖當鄙夫之
問亦空空如也便是出世曾襍特以身在五常中而
六通不能如佛則願力所乘之殊也夫何故千聖出
現各有因緣釋迦以何因緣而出現為衆生久迷世
網不知有本來一大事而開之使入佛見者也孔子
以何因緣而出現為帝王之教衰亂賊接迹於世而
挽之使從先進者也既以一大事提人安得不樹出
世之標既以帝王之教淑人安得不垂經世之範蓋
因緣別而願力從之矣然謂釋出世而孔經世亦景
畧之詞耳若究其實則惟禪家之超塵離欲而悟無
生名曰出世之學佛則不但超世間亦超出世間惟
帝王之因時立政而拯頹綱名曰經世之學吾夫子
則不但明經世亦明出世何以明其然也楞嚴經中

述觀音大士之修證至於空覺極圓空所空滅而曰忽然超越世出世間上合十方諸佛慈力下同六道衆生悲仰此非合世間與出世間而兩超之者乎以是知出世之不足以盡佛也魯論中載有朝聞夕死之詮卽禪宗頓超生死之旨而其告子貢則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學而曰下不離經世之塵迹也達而曰上直透出世之真宗也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神且超於象數之先矣此非合經世與出世而兩明之者乎以是知經世之不足以盡

問辨贖

卷之三

三

孔也雖然如以迹而已矣則判之爲兩途也亦可而以斷情爲出世之教制情爲經世之教則語意似爲未融蓋斷情乃二乘之學非上乘之學而制情乃修道之教非率性之道也經稱大乘菩薩不斷煩惱而入涅槃而逆流如來則隨順衆生而入生死易嘗斷情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情亦不待制矣然制情終是儒學正鵠不類斷情二字是則入於二乘非則淪於外道並爲上乘之所訶也雖然辭王位而入山退魔軍而成道雖已現有斷情之迹矣安

得以其近於小乘而諱之此其故難言已蓋佛有教有實教釋迦初爲聲聞比丘立範示同其迹此教也至於借維摩以起圓宗唱法華以表一大事乃盡掃其迹而空之實斯顯焉末復盡掃言說而謂四十九年並未嘗說一字與吾夫子所謂天何言而時行物生之旨若出一揆也斷情云乎哉出世云乎哉然而既起權教人必執其權而掩其實矣無惑乎高明如兄亦疑人盡涅槃則千類俱化而有神理安托之虞也此由未窮最初人物之所自來與人物既生之後所以究竟處也夫世無人類則神理誠無所托然而人類豈始於胎生哉劫初之人皆化生也化生卽神理也儒者求其說而不得乃億之曰海上無人之境而人忽生乎其間此言頗類外道無因之論惟釋氏窮本混沌重開之始謂光音天人從空飛降久食地肥而生男女二根有男女斯有夫婦而人道續焉此胎生之所自始又窮之於最初混沌而曰迷妄有虛空依空立世界想澄成國土知覺乃衆生蓋無情之國土與有情之衆生皆從大覺之迷發起而

問辨贖

卷之三

三

土從想澄化衆生從知覺化其時安得有胎此
之所自始斯言正與大傳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之
旨相表裏但佛言世界從覺迷生而儒則直言從太
極生耳周元公作太極圖說復於太極之上拈出無
極二字而結之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
極本無極也無極二字本諸道家而周子拈入儒書
以追太始却與法華經中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
之偈相表裏智者繹而思之可以得原始反終之說
矣蓋天地萬物其始未有不原於太極者其終未有
不反於無極者所謂太極非即佛之本覺妙性乎所
謂無極非即佛之涅槃本相乎世儒見中國帝王以
三綱五常治天下謂與西竺涅槃之教相違豈知千
聖同以無極爲始終而綱常之教則儀象五行中事
也太極既判而爲儀象五行矣神理亦裂而爲三綱
五常矣混沌已鑿塞之則不能縱之又不可聖人不
得已而制爲禮法以杜其相陵相瀆之端蓋使之攝
情歸性漸返於無極耳非謂事業盡於一生而身死
之後則堯桀俱成斷滅無復究竟處也亦非謂妻妾

開辨謬

卷之三

三

子孫孫雲雲爲身後之統緒立德立功立言三不
朽爲身後之休光此外更無實證處也而神理亦有
不盡托於綱常者試思人物化生之初尚未有君臣
父子夫婦之名焉得有三綱五常之教然而神理未
嘗無托也以三綱五常托神理亦惟帝王所統之世
界爲然而十方不盡然也佛言大地之上爲六欲天
雖有君臣父子夫婦之名而子女不從母氏孕生又
上爲四禪天則并男女二根而無之但有君臣而無
父子夫婦之名又上爲四空天則并君臣之名而無
之但有先覺後覺耳然而法象自在神理亦自在也
此猶就大千界內論也大千界外有所謂極樂世界
者但有男衆而無女衆有所謂袈娑幢世界者但有
大小乘聖賢而無凡夫又有所謂音聲輪及勝蓮華
等世界者但有大乘而無小乘則吾聖人三綱五常
之教委無所施矣然而法象自在神理亦自在也兄
何憂於人盡大通士盡圓覺則五行空而千類化神
理遂至於無托哉果如兄言盡證涅槃則大千界內
胎生悉轉化生穢土悉成淨土四生六道俱入聖證

開辨謬

卷之三

三

而現百千億身。豈不大快。然而必不得之娑婆界也。爲佛亦有三不能也。三不能者何。佛不能度無緣衆生。亦不能盡有情界。與逃定業也。是以宇宙開後。復起宇宙衆生度後。復有衆生。而吾聖人三綱五常之教。不得不立矣。綱常之教之謂權。一大事之教之謂實。惟佛權實雙顯。而此土經世之聖人。每秘實而顯權。何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也。然而皆爲一大事地也。堯舜禪位之後。並退處於遐荒寂寞之陬。與化外之人俱。孔子轍迹旣窮。則興歸魯之思。而欲

開辦

卷五

三

與狂簡遺世之徒偶。其心亦必有所在矣。豈故以有形者。留之經世。而復以無盡藏者。留之冲虚。何莫之鄉哉。權自權。實自實。聖人寧得萬死萬生。與百姓同囿於可使由之之權。而不反諸不生不死。與諸佛同歸於不可使知之之實也。且凡夫馳三不朽之榮。故有留經世於孫雲者。聖人掀天事業。等於浮雲。則何留。二乘厭生死而欣涅槃。故有留其身於淨土者。大乘生死涅槃。總是空華。又何留。言留亦非上達天德之語也。然而經世之迹在。出世之宗亦在。似有所留。

開辦

卷五

三

然者。則一本二本之幾。於是乎判矣。卽實敷權。攝權歸實。此一本之學也。堯舜孔子以之。實外有權。留之經世。權外有實。留之出世。此二本之學也。今之內向禪玄。而外飾孔矩者。以之。二本之害。猶甚於執一之害。爲其心持兩端。於經世出世之究竟。兩無當也。如吾夫子所謂下學而上達。乃真菩提路矣。學不必踐佛跡。達則必徹佛心。其本則一以貫之也。兄不准愚之融通三教。而其深懲二本之敝。却與愚意相合。獨疑尼父不能証釋迦之上果。與釋迦不能爲唐虞三代之事業。則大不可。此由未考於三祇脩證之說也。蓋以一生而論。則孔不濫釋。釋不濫孔。安得旣脩庸德庸言之教。而猶顯釋氏之神通。旣提不生不滅之宗。而猶建帝王之功業。以多生而論。則得道真人。出入於三教中。改形而不改性。易地而不易心。透出世之宗者。必累功於經世。累經世之功者。必歸根於出世。是以釋氏分爲三大阿僧祇劫。始於悟。中於修。卒於證。雖一起直入如來地。稱最上一乘禪。而功行有難於頓圓者。必歷不可說不可說劫中。行菩薩道度。

蓋有情。而後入於無餘涅槃。如吾堯舜周孔之功業。正行菩薩道中事也。其究亦必歸於入佛涅槃而後已。借曰不然。則釋迦何以預識尼父爲儒童菩薩之降生。又何以自表往因在七地時。亦爲儒童菩薩乎。孟子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使孔與釋而易地。亦然也。載考仁王報恩諸經。則釋迦之爲國王而行正法。爲孝子而報親恩。俱從多生歷過。而此生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故辭金輪而成正覺耳。設使端冕垂裳。操三重以王天下。其於唐虞三代之治何有哉。陸子問辨續 卷之五 三十四

亦委有可疑者。佛當入涅槃時。天龍八部雲集。棺踊空中。火發三昧。所出舍利無筭。而尼父則寢疾七日而歿。與凡夫等耳。焉得同。曰。此當以多生之實證論。不當以一生之示迹論也。諸佛菩薩隨順衆生。固有秘大乘而現小乘相者。亦有秘聖證而現凡夫相者。釋迦以老比丘身。示背痛而入涅槃。此秘大乘而現小乘相者也。孔子以老儒身。示寢疾而感楹夢。此秘聖證而現凡夫相者也。蓋衆生根劣。而菩薩屈體降德以就之。在釋迦已不能盡顯毘盧之法界矣。何獨於尼父而疑之。然則何以知尼父之証上果也。曰。道則一貫心則空空如。願則俱立俱達。證則知命耳。順從心功則刪述六經以憲萬世。此佛乘之果。非二乘菩薩之果也。既証佛乘之果。則兩楹莫後。遂與諸佛同入涅槃乎。曰。昔有問涅槃於禪師者。禪師自言。已得因中涅槃。未得果上涅槃。何以未得。曰。功未齊於諸聖。孔子之在因在果。吾未能知。但據儒童之迹。則亦因中之涅槃也。因中涅槃。何以得稱上果。曰。二乘尚稱聖果。而况大乘大乘。初時便成正覺。而况

久修受佛記者。對佛地。謂之因。對賢地。謂之果。然心乘之果。則謂之上果也。且因中涅槃。亦未足以定孔子。蓋有帶果行因之大菩薩。已證果上涅槃。仍入因地。而度衆生者。焉知儒童菩薩。非逆流之如來耶。故不必以尼父之不証上果爲疑也。所以不顯神通。不談因果。則其願力自有在焉耳。以釋迦塵點劫前成佛之旨。參之。則尼父百千萬億劫中。亦必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時乃六通盡顯。而因果滿盤托出矣。吾儕今日。正在庸德庸言教中。自有下學上達之聖矩在。固亦不必作此虛想也。

問辨牘

卷之章集

王夫之

劉中稱有朱友。性極超悟。銳意兼通。極口詆耿司徒。劉別駕爲管見株守。自言生日五常。死時大化。繼病劇而自愧過言。終無究竟。以此規不肖。使俟易簣之時。自考自証。可謂頂門上一針矣。捧讀至此。毛骨悚然。昔有禪師警人語曰。休談上上三玄。且看末後一着。甚矣兄之言。有似於禪師也。愚雖孟浪。然居常念及末後一着。則亦何敢輕自放過。嘗觸夢境與寤境。

而痛顛倒之想之難除也。觸病時與無病時。痛生死之關之難破也。是以戰戰兢兢。不問居家。罔敢吐一違心之言。作一瞞心之事。日唯銷隱。愚積陰功。求不得罪於上帝。雖有薄解。不敢浪騰諸人。恐以狂言增罪障也。頃歲昨與天臺先生論及孔釋周程之際。不覺乘興而縱言之。其中雖尊孔矩。亦贊佛乘。雖不與狂禪之卑孔。亦不與拘儒之闕佛。兄以其近於生日五常死時大化之說。恐末後無所着落。徒滋口過。勸令姑存其說。以觀易簣之時。消息何如。所謂憂之深而言之切也。敢不佩之爲藥石之誨。然而不得不露一班者。則亦畧有窺於今日之天命耳。蓋孔子極美遯世不悔之聖人。而其自處。則以斯文見於世。當匡難而動贊易之思。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從知天命中來也。天既命以斯文。安得果於遯世。又不敢以易世之中庸掩遯世之中庸。故曰。唯聖者能之。以此知聖心之不以斯文自有也。奉天之命已耳。維我聖教而用中。郁郁乎文哉。流風至於今日。酷似周末文勝之弊。二氏之徒無

問辨牘

卷之章集

王夫之

已卽吾孔氏之徒。不執一而相夷。則二本而相
洛之澤且斬。姚江之派自支。而聖祖之精神
命脉則宛然在也。當有人焉起而振之。機在以孔子
之一貫。二氏之一。是曰大德敦化。以孔子之矩。別二
氏之矩。是曰小德川流。用程朱之方。而去其偏。則無
執一之弊。用陽明之圓。而防其濫。則無二本之嫌。通
性命之宗於無極。以蕩儒家名利之根。則毋敢飾儒
行以藏偷。而朝聞夕可之脉。正稽菩薩之行於三祇。
以遏禪家我慢之氣。則毋敢影禪宗以踰矩。而盡性
至命之學深。蓋不但使孔氏之徒。知有因果之說。不
得不素位而行。求所以爲究竟者。亦使二氏之徒。知
儒宗行大乘菩薩之道。不得不小心畏法。助皇綱以
化頑。此聖祖二百餘年之深意。有待於後人之
對揚者。天命然矣。世界有若人耶。吾願執鞭而爲之
役。不然。則先茅以導之。亦述而不作之遺矩也。兄蓋
以遜世之中庸望不肖。故使之令其說。以待易簣。若
曰。縱不能爲孔子。亦不失爲程朱之徒。則寧學孔
子而未至。不欲向世儒脚根下盤旋。既補程朱之闕

問辨廣

卷之五

三十八

復拾陽明之遺。殆若綜一代之人文。而不以知我罪
我爲諱者。亦將不揣而爲之解曰。聖祖旣沒。聖
教不在茲乎。遜世不見知而不悔。亦惟聖者能之而
已。然而闇修之君子。自當以兄言爲正鵠也。與其見
知於世。而不中庸。孰若依中庸以遜世之無悔耶。至
若朱友生日五常死時大化之說。此兩言者。蓋有幾
微疑似之端。不可不察。是耶。則孔子之下學而上達
也。非耶。則夷子之二本也。生日五常姑置已。所謂大
化云者。果六祖之知去處乎。孔子之莫兩楹乎。釋迦
之還里盧性海乎。是謂通晝夜之道而知。乃真化也。
不然。則狂宗之空頭語耳。業識茫茫。去住不能自主。
大化云乎哉。愚也。何敢自謂知來知去。亦何敢自謂
生時能了五常。死時能還大化。徒以夙有微植。而天
爲之開其朕焉。意者不出五常。而可以上達天命。畧
亦見其端倪。不墮狂儒窠臼中矣。所患習氣難盡。立
人達人之用未彰。安得畢此願以待易簣之自証哉。
抑子路請禱。而夫子却之曰。丘之禱久矣。彼朱友者。
吾不許其病前之超悟。而許其病後之一悔。有克念

問辨廣

卷之五

三十九

作聖之幾然而望孔子之及禱則遠矣。吾儕悟欲速超而義由漸集。使平日無所以承天命者。必待易簡而後自考自証。不亦晚乎。是願與兄共圖之也。

一

劉中云。況今士鮮實修。人慕浮說。即舉業文字。往往亦捉影追風。剽宗掠教。而吾邑談禪者。復妄自推許。全無檢制。遂使男女宵集。題過盡行。穢俗夷風。蕩滅禮法。余用是痛心疾首。而恨程朱之道之衰也。恐世運亦隨之矣。言及於此。則愚之痛心疾首更甚耳。然

問辨贈

卷之五集

四十一

而挽之難爲力也。彼方薄程朱之學。而吾必欲操程朱之說以勝之。勢必不克。然程朱之道衰。則孔子之矩易。世運委爲可憂。亦何忍坐視而不爲之所。意必先遡其源。而後可以挽其流也。兄亦深思程朱所以盛衰之故乎。其盛也。以禪宗之威而感其衰也。亦以禪宗之衰而衰也。何以明之。孟子既沒。周元公未生。儒者之論。槩曰。聖人重名教。云爾。惡知有所謂孔顏樂處。可以鉢軒冕而塵金玉。浮雲亮舜之事業也者。蓋一貫之宗。晦已久矣。達磨西來。單傳之宗。正吾夫

一貫之宗也。儒者不察。以爲異端之教。元公獨微之以開兩程。太極一圖。三教之精髓具在焉。然禪自五宗分派以後。亦盛極而向於衰矣。元公復燭其末流之弊。故隱佛乘而顯孔學。使程伯子專求之六經。以興起斯文爲事。伯子心契不生不滅之宗。即轉入孔顏樂處。而不暇究極其源底。故言佛理與吾儒。句句是字字合。然而不同。又言佛氏比楊墨。尤爲近理。所以其害尤甚。而於老氏。則第目爲押闔翕張之祖云耳。故不惜操戈以入三界導師之室。叔子得元公爲淺。得伯子爲深。絕不信禪。却能轉宗門之嚴規於儒門。以尊崇其師道。而羽翼六經之功。則彬彬矣。紫陽夫子。儒豪也。一入禪書之味。而即逃之。其學並宗兩程。而遡無極之源於元公。能以正心誠意之宗。行忠孝節義之實。而學鵠乃大標於天下。然諸儒所會孔顏樂處。槩從禪窟中來也。他如會人物於一原。通古今於一息。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等語。皆禪門無上菩提之話頭也。學者窺見一貫端倪。謂可以無贊乎傳之宗。而又叅及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

問辨贈

卷之五集

四十一

神去處則亦何必棄人倫以求道此儒宗之所以然也然而不有西來之宗易顯東魯之脉不有宗風之峻易顯師道之尊不有五花後之狂誕宗徒易顯源洛來之中庸教體故曰程朱之盛以禪宗之盛而盛也然則何以有今日之衰為大程夫子未盡元公之學而欲亟明仲尼之道得其要而不得其全得其正而不得其大推敲二氏語多失中以致正叔元晦兩夫子執之以為中庸未免以矯枉過正之偏詞自掩其維世立極之真意而後人遂吹疵以易其矩也古

開辦廟 卷之五 聖

人動必稱天稱鬼神日監在茲情狀如見是以有郊社禘嘗之禮幽明生死之說如佛氏所言三世因果十方重重無盡法界皆實理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必及於此特不與中人以下語耳程朱槩目為荒唐幻妄之談而掃去之言天則曰即理也焉有臨女之上帝也言鬼神則曰屈伸之義也焉有受禱之上下神祇也言人死則曰形銷而神滅也焉有輪迴六道之苦海也其見既已踈矣又如性本無生故亦無滅此實千聖同然之真心眾生度盡方入涅槃此亦千

聖同歸之實際特儒曲引而不發發自釋氏之口耳程朱槩以為虛無寂滅之教而力排其說然則真心果有生滅乎聖學遂無究竟乎高明特達之士所以疑其未透性宗而波及孔顏之學亦疑其與達磨之頓宗有間也蓋至於姚江致良知之學出而晦翁之道價益輕矣今則不但卑其悟且併其行而遺之影掠禪宗掃蕩禮法言在聖人之上行在庸流之下雜王維伯不儒不禪國法既不可繩佛法又不可束真有如兄所慮者甚矣程朱之教之衰也然何以與禪

開辦廟 卷之五 聖

宗而俱衰蓋儒宗不以名教重而以性學重也維昔禪門有龍象士爭趨而問法鉗錘及於王公大人亦有病其門庭之高峻而難入者走入程朱之門則一貫之聖宗在焉又輔之以定性識仁王敬窮理之教其道既簡易易行而其味亦探玩無盡是以程朱之道尊然而程朱之見地終不足以收出世之英傑而低昂有失實處反驅上上之根器以入禪而禪自五花開後狂風大起談宗者如牛毛得宗者如麟角捧喝之威已竭面壁之迹盡磨其解其行俱不足以服

儒而其狂却足以染儒。儒有根性俊拔者。一涉禪書。輒能言其大意。以爲禪士之伎倆。止此。吾聖人不傳之心法。亦在此矣。不覺高擡此心。以虛見作實解。又或觸華嚴之毘盧法界。浩蕩其冒濫。觸維摩之罪福性空。圓融其見地。以爲大衆。不由於兔徑。大悟不拘於小節。何以程朱之拘剪爲也。而禪門復有豪宕不羈之客。習於遊大人。以賣其高。相靡相引。如羶風之聚蠅。而禪關遂爲蕩子之藪。蓋禪之敝也。敝於抄禪。索而導狂於儒門。儒之敝也。敝於毀儒行而擡高於禪。兩相影借。以爲圓巧。兩無忌憚。以反中庸。今皆至於不可究詰矣。假令世有踏蘆立雪之真禪。則罔念作狂之徒。其何所附。而敢於生直。程朱如此。故曰。程朱之衰。以禪宗之衰而衰也。雖然。盛衰之際。俱有天命存焉。程朱亦乘風生之願力。奉天命以遏禪狂者。而不能使今日之不衰。則天意更有所在也。兄以今世士鮮實修。人慕浮說。而欲以程朱之故轍制其淫乎。愚謂即使程朱而在今日。亦斷不能禁禪士之不淫於禪也。且孔子重博學。東土之禪書。其末誠有

可刪者。而西竺三藏十二部。則易外傳心之要典也。聖祖亦既頒布海內。與儒書並行矣。安得以時弊之慕浮鮮實。并聖祖之美意而欲掩之。假令尼父復生。其必以贊周易之遺意。存西來之精者。以刪詩書之遺法。去東土之濇者。而或有所懲於狂濫之習。亦將於中誅亂賊。闡幽光。以春秋之大義裁其間矣。何哉。聖人不能違時。第能相時之窮而導之也。今既不能禁儒士之淫於禪。則莫若因勢而導之以通其窮。使之辨真去僞。尋出孔與釋之本來面目。但使二老之真面目。皎如蒼素。則程朱自有展足之日。而狂徒將無藏身地矣。其說云何。曰。程朱之尊綱常。尊聖學。以忠孝節義維世風。此真菩薩之行也。釋迦復生。不能爲之貶也。其誣釋迦將彝倫滅盡。達磨將義理滅盡。又誣一貫之道。與不生不滅爲二宗。此非見性之言也。孔子復生。不能爲之褒也。無亦守其中。孝節義之大閑。而竟其所未竟之學乎。乾九三之傳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言龍德之學也。程朱其猶病諸。吾儕果病程朱之病。試參孔子所以終日不

食終夜不寢以思者。思何物。顏子所以如鑽。求者。求何物。則所謂知至至之者。可想也。又參孔子所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者。往何地。顏子所云。欲從之末由也。已者。由何地。則所謂知終終之者。可想也。已至必至乎。不生不滅之源頭。禪門所以重見性也。終必終於不生不滅之彼岸。佛氏所以入涅槃也。知至知終。在剎那間。故學者不可無一超直入之思。至之終之。三祇乃竟。故學者不可有欲速見小之念。果一超而直入。則必不欲速而見小矣。今之染禪狂以

問辨牘

卷之五

四六

亂儒毀儒行以從禪者。皆欲速見小之爲累也。其以超入之未真歟。見性果真。深心自起。細行且矜。何況大德。釋氏不有息世議。嫌之戒乎。柰之何以。罪福性空。爲口實也。蓋有智不文殊。而踐其三處過夏之迹。證不維摩而效其淫殺皆空之言。皆魔道耳。此宗風極敝之流。佛法將滅之兆也。天乎。人又何尤。然兄以程朱之道格之。彼將逃之。則宗以爲解。吾卽以釋氏之律誅之。則逃於何地哉。昔岳武穆。勉日取楊么而曰。王四自以步軍攻水軍。故難飛以水軍攻水軍。故

兄以儒說禦參禪之士。得非以步軍攻水軍歟。愚爲此慮。故不病儒者之參禪。而病其影狂禪以亂儒。反爲佛法之蠹。則竊取武穆破楊么之法也。

一

劉中許余六龍解爲世代必傳之書。又自稱談形氏之學。謂五五二十五。而五形之變盡。此形家從古未有之說也。談易而謂六六三十六。而六龍之變化全。蓋不變不化。非神也。變不盡變化不盡化。非至神也。不神者不龍。不盡神者不爲全龍。是故惕中有亢。亢

問辨牘

卷之五

四七

中有惕。潛中有見。飛中有潛。甚至一身一世而六龍備。又甚一時一事而六龍備。釋氏自是龍德。自有釋氏之潛惕飛亢。司徒公之說不謬。而丈擬釋迦爲飛龍。誤矣。夫六龍解之果傳於後與否。吾不敢知。而解中獨詳於群龍无首之義。則爲泰州之流派。以見龍爲家舍而優孟尼父者。發也。故求正牘中。因天臺先生之過推泰州王氏而爲之評。曰。孔子見群龍之无首。而泰州則以見龍爲群龍之首。此其言方孔子處也。又惕若齋集中。與李中丞見羅公論惕見二

龍之義曰見龍之用全在作人而立言亦其餘事也則不汲汲於作人亦不汲汲於立言而唯以進修爲實地是亦斯文之標也此意微意之所在也凡平日亦鄙講學家之以聚徒著書步孔躅者固知已先得其同矣愚雖未嘗深究形家之說而凡所謂五形之變窮於五五二十五竊謂曾楊復起不能易也凡又以是例乾龍而謂六龍之變窮於六六三十六亦是與妙之論但不可執以爲論爻之準傳曰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又曰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爻已分體於大象而爲變安得一爻又有六變若一爻又有六變則爻復爲卦仍將原始要終以爲質而非時物之謂矣聖人但言乾元用九之大人時乘六龍以御天不謂既乘一位又必兼五位而後變化始全也縱曰群龍无首不可以一爻定其位一位定其用然乾用九坤亦用六以乾爻三十六變之說而例坤之諸爻則窒矣既窒於用六之坤則亦不必神其說以論用九之乾也如凡五形之變之說殆可以例伏羲之卦與邵

問辨牘

卷之章集

四六

子皇極蔡氏洪範之數蓋卦以八起至於八八六十四而八卦之變全皇極之數以四起至於四四一十六而能事畢洪範之數以九起至於九九八十一而變例周也然論文固不必以三十六變爲說而乘六龍之聖人則委是惕中有亢亢中有惕潛中有見飛中有潛以及一身一世而六龍備一時一事而六龍備皆確論也而愚於易測乾龍解中已爲兄持先茅矣論飛龍之該六龍曰至日閉關飛之潛也誕敷文德飛之見也兢業萬幾飛之惕也擬言議動飛之躍也頌瑞群后飛之飛也四征不庭飛之亢也舉一飛龍而群龍可以例推此即飛中有潛見惕躍與亢中有惕等義也論聖學之大致曰以潛爲基而見以用潛惕以持見躍以行惕飛以伸躍亢者飛之極而復反於潛六德之在人心如晝夜之循環而無端隨時隨地無不可乘此即一身一世一時一事而六龍皆備義也蓋可以作兄言之註脚矣唯執天臺先生釋氏自有潛見惕躍飛亢之說而謂不肖以飛龍擬釋迦爲謬豈未細察牘中之言意耶謂一身自備潛

問辨牘

卷之章集

四九

躍飛元此以龍德言也。謂仲尼屬見龍釋迦元飛龍此以時位言也。其義何嘗相悖。試察文王係辭孔子傳俱先別六龍之時位而後以見群龍无首一繇收之。可想已。群龍既曰无首。則奚獨釋氏兼有潛見飛元哉。堯舜聘尼。以及伊尹周公皆然矣。若就時位而分屬之。則堯舜君也。非臣也。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其象也。安得不名飛龍。孔子師也。非君也。信庸言。謹庸行。善世而不伐。其象也。安得不名見龍。潛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聖人之依中庸以趣

問辨牘

卷之五

五

世者也。安得兼有雲龍風虎之會。元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聖人之立於大過之地者也。安得樹有庸言庸行之標。三何以惕。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也。聖人具可君可師之德。而世莫有利見其爲龍者是已。故危之。四何以躍。不天不田亦不在人。故也。聖人當可潛可飛之介。而世亦有想像其爲龍者是已。故或之。六位之不相襲。有如此者。聖人作易所以擬形容而象物宜。觀會通而行典禮。其難正在於此。若但曰。一身一世而六龍備。一時一事而六龍備。此

雖合於无首之繇。而亦近世講學家之套頭語也。何難言之有。然凡亦斷無疑於堯舜之位飛龍。孔子之位見龍所疑者。孔釋同以師道立於天下。而孔則曰見釋則曰飛。釋迦未嘗如堯舜之君天下。而堯舜曰飛。釋迦亦曰飛。故謂不必判定釋氏爲飛龍而蔽之。曰。釋氏自是龍德。自有釋氏之潛見惕躍飛元也。然則堯舜孔子在六位之內。而釋氏在六位之外。堯舜孔子之龍德。不可爲首。而釋氏却爲无首中之首矣。惡乎可。愚不以釋氏附孔子之見龍。而附堯舜之飛

問辨牘

卷之五

五

龍。其解已在求正牘中。兄殆未之察耳。蓋曰。凡言飛龍在天者。必獨尊於宇內。而莫與爲伍者也。佛爲人天之師。一出世而天主人王俱遜而就弟子之列。安得不謂之飛。吾夫子以臣子之節。明帝王之道。則但可謂之見而已。然群龍既曰无首。則飛亦何高於見。見亦何劣於飛。特以願力所乘。時位所值之有異耳。通斯說也。釋迦何嘗不該潛見惕躍飛元之六位。而亦何得不以飛龍定其位也。更有說焉。德莫尊於乾之六龍。六龍之位莫尊於飛龍。飛龍之中莫尊於三

界導師而繼天立極之聖人則其次也。夫何故。帝王獨於人中稱尊。而三界導師則兼於人天中稱尊也。此義亦微露於六龍解中。謂子思推天下之至聖至於際天極地。莫不尊親。堯舜其猶病諸。巢燧之先。尚有神武不殺。而王九垓之外者。其飛龍之最盛者歟。佛氏更以大智洪慈。普化大千塵界。其爲雲龍風虎之應。抑又遠矣。此則飛龍之盛而又盛者也。但約之以群龍无首之繇。則飛龍何必首釋迦。見龍何必首孔子。而觀同統所以對郭子儀者。則子儀亦可以當問辨牘。卷之集。聖一。

一

劉末謂弟勇於任道。篤於自信。其過今人處在此。其不及古人處亦在此。此說必不能得之於丈。然安肯安忍對兄事之丈。而爲口是心非之言。半盡半不盡之說耶。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數年內必泛舟一行。方

得縱談盡悉耳。誦斯言也。兄之赤膽忠肝。盡露於此矣。人非草木。能不泫然。使弟不以赤膽忠肝報兄。而爲半盡半不盡之說。是自欺也。敢披歷以承尊教。夫任道之志。敢曰無之。過許爲勇。則猶內怯。若云篤於自信。則篤信好學。弟之所不能也。師心自用。亦弟之所不敢也。意者理有至處。見偶及之。則當仁亦有所不讓者。至謂高過今人。不及古人。則弟何敢望古人。卽不及今人。處尚多耳。以弟自狀生平。亦若在今人古人之間。語立德。尚不逮今人之好修者。語窮理。或可望古人之細心者。蓋有夙根焉。爲兒童時。每望日月星辰之上。而疑其有異境。亦望目前所接人物之外。而疑其有異人。雅不喜與群兒嬉戲。而胸中常若有樂意然者。長而讀書。稍解文義。妄擬論語學庸諸篇。可以述而作也。又長而鑽研性史。極喜攻難。如太極通書。正蒙。啓蒙。皇極經世。律呂新書等編。不通其說。必不肯止。嘗以疑難之義。質師長。而師長訶之。以爲不切舉業。唯侍家嚴。而聞一物不知。儒者所恥之訓。此心勃勃然動焉。因思古之作者何人哉。而以弟

一等事讓人也。及觸性理中陳烈求放心之故。遂
剗神絕念以求之。亦有識浪暫停。虛室生白之景。然
以未知聖學源頭。不過於生滅中弄精魂而已。將壯
而過天臺先生。忽然有悟入處。則知六經皆我註脚。
而著述亦他家活計。猛欲盡掃平日之名根。以究孔
顏真樂。然於佛氏所謂毘盧法界。普賢行門。則猶未
之窺也。最苦儒理雖窮。欲根難拔。乃求出世之宗。於
釋門。并二氏之理。而窮之。果見有向前進步處。而又
苦於實証之難也。頗幸有聞之後。淹滯於醫官者六
年。得以優悠從事。而初仕又在南曹。仕優可不廢
學。當是時也。身無一日而不與今人俱。心無一日而
不與古人俱。時或出公署而幽棲。乘肩輿而遠訪。理
趣融液。疑團亦來。其悠然而思也。脉脉如一絲之相
其恍然而釋也。重重如萬戶之闢。又或空空蕩蕩之
中。而天機忽到。則如時雨之從天而下。不知其所自
來。於是東魯西竺。與旨之似異。似同。古往今來。賢聖
之時。出時沒。隱隱然有以析其幾微。而窮其變態。七
縱八橫。不求合於孔子之道。而孔子之道自然符合。

間辨牘

卷之五

五

毘盧法界。印之於乾元之統天。普賢行門。印之於群
龍之元首。同名至誠。而贊化育。知化育之異證。則因
地果地。涅槃之別也。同爲上達。而達乾元達坤元之
異悟。則南宗北宗。頓漸之分也。語敦化。奚獨如來。含
萬德以爲性。卽吾夫子之一貫。何所不該。語川流。豈
獨儒教爲大覺之分支。卽釋氏之三乘。何嘗不口毘
盧流出。自是顏與曾。思與孟。得孔子之深淺。周與程。
程與朱。見性學之偏全。亦若指諸掌中。而鬼神且潛
通之矣。然未嘗不以穿鑿弄奇爲戒。亦未嘗不以淺
中躁露爲戒。蓋有經書中一言半語。積疑一二十年
而始豁者。亦有胸臆中一知半解。沉鬱二三十年而
不發者。自處則寧居友道。不居師道。語人則多及行
門罕及悟門。蓋遠有所鑒。而近有所懲也。故嘗對所
知曰。吾今頗通三教聖人之學。能言周易魯論道理。
然今生爛在胃中。不出矣。薄脩檀度。以銷罪業。則聽
人之牛馬我也。迨戊子夏。有所感觸。而悟先年夢境
中。有道存濟世之幽評。始萌立言之念。隨復感有冥
囑。而知此生因緣。在悟上乘之理。而顯中乘之行也。

間辨牘

卷之五

五

夫上乘之理。出世之理也。所謂上達者歟。中乘之行。維世之行也。所謂下學者歟。悟上乘而顯中乘。正孔子之所以爲孔子。而五宗得其理。程朱得其行。本相須而乃相左。是以流弊生焉。天將使余貫佛理於儒行中矣。雖德薄劣。安敢不勉力以承天意。然開端難而收成更難也。復埋伏於行門者數載。而於天臺先生往復書劄。僅露悟門一斑。於乎。悟門難哉。行尤難於悟矣。余年過三十。已染悟門滋味。及年躋五十。而始深入行門滋味耳。至於入行門之滋味。而後知中

問辨體

卷之五

五十六

庸之德之爲至。染禪狂之悟之非真也。余實未有真悟。却因歷行門之多艱而漸得之。今日聊見孔子面目。於所謂下學上達去處。真若可望而從之者。因而上窮其過。此以往去處。又真是欲從之而未由焉者。兄蓋疑吾之分神於別教。而不諒吾之苦心於聖宗也。昔陽明在龍場衡困中。發悟機於枕席之上。蓋嘗中夜號其僮僕。欲有所拈而口復啞。忽然涌出良知二字。遂乃橫說豎說而不可窮。蓋從苦心中流出也。愚所拈敦化川流之旨。自謂苦心近之。第宋儒止窮

問辨體

卷之五

五十七

孔子之學於儒典中。而愚兼窮孔子之學於釋典中。近儒之拂孔矩也。以濫於禪。而愚之尊孔矩也。以通於釋。此則舉世高賢之所難信者。而愚亦不敢以已之所長格物也。於此蓋躊躇滿志焉。真有如啞子吃苦瓜。難與衆人道者。今欲使人兼參禪理乎。則恐未入佛智。先發禪狂。生死未超。名教已斃。大似畫虎不成。反類狗。何若專守程朱之說。刻鵠不成。尚類鶩也。欲仍效周元公之隱禪。顯儒以授兩程子。則天下之如兩程根器者。有幾哉。今之士。不過借孔孟程朱之說。以取青紫耳。不洗其心於性命窟中。則名利之根焉能頓拔。而孔子下學上達之宗。何日而白於天下。且三教弟子。各自尊其師說。不相賓。必相奴。不相友。必相敵。爭端亦無時而息矣。曷由度衆生於生死苦海。而還之於無極。悲哉。痛哉。無怪乎釋迦成道之日。發普度衆生之悲。欲說最上一乘。則恐聽者駭異。欲說中下二乘。又非出世本懷。經行林間三七日。無以爲計。欲入涅槃。而厘十方如來之勸請也。佛蓋深念上乘之理。難以驟入。二乘根器。不得不暫閱上乘而

顯二乘。卒以一乘收之。愚又深念程朱之說。難以盡羅上乘根器。不得不兼顯釋宗。以合聖宗。還以孔矩收之。先天而天弗違者。其佛乎。愚則後天而奉天時耳。世之泥程朱者。蓋以距楊墨之公案爲辭。不知楊墨未徹性宗。而佛氏已登道岸。入楊墨之深者。必塞仁義之道。入佛氏之深者。必透仁聖之宗。烏可同日而語。唯入佛之未深。而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聖賢於中。則其害委甚於楊墨矣。故愚亦不與小德小智之淫於禪也。然亦安敢誣天下之無上士。而闕出世間辨贗。卷之五
之正。因哉。誠齊之以孔矩。則賢智無所施其狂。而愚不肖有所開其蔽矣。孟子以距楊墨尊孔子。愚以貴佛老尊孔子。無乃易地皆然。然孟子見群龍之有首。故賢仲尼於堯舜。愚則見群龍之无首。亦不賢佛老於仲尼。則以俟學道者之細參焉。必不敢爲過高無實之談。以駭世。亦不肯爲牽合附會之說。以媚世也。兄以篤於自信。寓規益慮。弟有非所信而信者。難以俟後。故欲使之反於平實。意則厚矣。愚亦安敢自信所見所述。一一可以建天地質鬼神。俟聖人於百世。

儼肱出三折之餘。言發三緘之後。亦有聖人復起。必不可易者。則如一貫之不二。單傳宗也。儒行之不遠菩薩道也。孔子之任文統而不任道統也。堯舜孔子與佛老之均爲龍德而均无首也。三教之分於周末而當合於我明也。千聖千賢之異於行菩薩道而同歸於佛涅槃也。顏子子貢之並希夫子仁聖二學而曾子之以仁學合聖學也。周子之轉禪宗爲聖學。程朱之以聖學挽狂禪。俱由天命。而今日又以祖述仲尼憲章。聖祖通程朱之窮爲天命也。即使起三教之祖而並參之上。帝百神監臨降於其間。吾知其有同然矣。行不逮言。則余之過也。斯言也。豈能一盡得之兄。則亦不敢口是心非。而爲半盡半不盡之說耳。兄才高學博。過我再倍。心熱行危。亦過我一倍。所不足者。蓋在源頭上一悟。弟之所以極感天臺先生者。正爲源頭一悟。從明道書院中來也。以兄之才之學而得此源頭以兄之弟。且以兄事兄。而敢當兄之凡事。哉。蒙訂數年內泛舟之約。必不可負。所謂不有益於此。必有益於彼。而歲月且催人矣。嘗憶丁

五秋與近溪羅子論學於京邸。余問羅子如大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者。公曾見有幾人。公曰。吾交海內賢豪多矣。未之見也。唯子一人近之。余時竦然內汗。而意天下未必果無人。今觀邃養如天臺先生。閎識如兄。而猶有未察於邇言者。則信乎若決江河之難也。蓋於論六龍見之。弟以宋儒尊孔闢佛。故表佛爲神龍。以見其不在堯舜孔子之下。而天臺先生乃疑駕神龍於孔子之上。則元首之說云何。又以世儒但知飛龍爲君象。而不知師閭辨牘。卷之六十一。中亦有飛龍。故表佛爲飛龍。以見無上法王之爲尊。而兄乃疑釋氏自有潛見惕躍飛亢之全德。不當擬爲飛龍。則牘中先與天臺先生分疏者。又云何。無怪乎羅子之先有是言也。雖然。舜之所以若決江河者。爲能舍己以從人耳。己之難舍。難於挾泰山以超北海。而性體圓徹。則亦不以爲難。愚也不敢不勉。亦願兄勿爲儒先之理障所縛。而反諸源頭以希舜也。言亦不能盡意。姑草率以酢兄德之萬一云爾。

續答二魯文書

來書云。時已手作數語。因弔王師母人便問訊于丈。而前所託鶴聽上人寄書至矣。答弟牘。尚未及盡閱。展讀數條。益服精辨。蓋弟前書已云。必不能得之于丈。然心有未安。安肯背心。而口是之。蓋弟所云周孔必不能捨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清淨而證涅槃之果。亦不肯捨君臣父子。而證涅槃之果。釋迦必不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端拱而建唐虞之治。亦不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建唐虞之治。此言考之前古。已有明徵。俟之將來。必無異轍。兄復深詆其不然。卽至一生多生之說。而弟可無辨矣。弟之所慮。一生尚無究竟安及多生。多生之說。亦屬恍惚。倘其必然。恐周孔再生。或不濫佛。釋迦再出。或不濫儒。如謂遍佛遍儒。更有主之者。若今官之或吏或兵。則性徹上源。脫離生死。非只閻羅不得制其死。雖帝釋亦不能宰其生。則遍佛遍儒。誰命誰使。大若輪差。如爲發願降度。則周孔極一生之精力。以成儒教。似不肯再出。而自破其教。釋迦竭一生之精力。以揭佛宗。似亦不肯再出。而自

壞其宗。如爲儒教弊。以佛濟之。佛教弊。以儒匡之。則周孔生無佛教之日。而釋迦又生無儒教之鄉。况九聖既遠。後之作者。賢而不聖。儒而未賢。七佛歸天之後。繼起者。祖而不佛。禪而不祖。豈九聖七佛。尚未出入。三世界耶。至謂人盡大通。則山河空影。此語似戲。似亦入微。而兄又力辨之。蓋人盡大通。俱登勝蓮華世界。已無娑婆世界之凡夫。四空天之名。色想六欲天。俱空。又何有于東震彈丸子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尺寸升合。而較量智

問辨廣

卷之章集

六十一

愚賢不肖乎。如謂人難盡度。化難盡演。則一切度一人。累萬萬劫。而終當盡歸勝蓮華世界。東震之人類。永絕矣。神理固自有托。神理似無所顯。不知東震人類。果可盡絕否乎。大端宋儒已來。角佛太力。故王伯安人。詆爲禪尚。極口攻佛弊之所流。勢必有總貫融通之說矣。至謂高皇帝並重三教。而兄欲憲章誤矣。夫謂高皇帝立三教之極。非指僧綱道紀爲言。耶僧綱道紀。與陰陽醫學。並列爲四。未與儒學。鼎立爲三也。如鼎立爲三。則

三途在儒釋道。不在甲乙貢三科矣。而內閣三祠。必一釋一儒一道。禮堂三卿。亦復如之。安得以僧衣爲僧官。道衣爲道官。尚不得與納貲入監者。親民視事。並尊三教之說。無乃重誣。高皇帝乎。

况兄之所總者。儒佛二教。並未及道。道教之絕久矣。宋以林靈素總道教。公卿抗班。元以阿馬罕爲國師。妃主納拜。宋元之道教。佛教重矣。而非道佛之正教也。高皇帝痛懲此弊。僧道寄名。而無位有位而無權。兄所云云。豈僧綱道紀之外。再有

問辨廣

卷之章集

六十二

何考。見之會典。祖訓乎。蓋佛之說稍長。兄之見已定。比弟與兄初見時。卽竊附豪傑之斑。而不敢承認聖賢之教。又安能融通聖賢而出入三教耶。有言難悉。何得面陳。

道白。有宋曾子固嘗言。神宗與王介甫爲一人。弟與丈籌量天下古今事變。亦無幾乎爲一人矣。獨未嘗究竟性學。而今乃稍及之。亦必參同及此。而後爲根本之合。前以數條。奉爲章教。自謂於儒釋大意。言露及半矣。比得來教。一似以水沃石。而但以精辨目之。

弟他心未通。不能中兄之肯歎也。頃登少室。益兄書來。亦謂得第二集。略讀三五篇。有或未愜於鄙懷者。不能强承。亦不敢妄議。當徐味之。自有進益。意兄亦如鄧丈之畧讀。而未必肯如鄧丈之徐味。所以有此懸河之辨也。言愈多。則意愈晦。似宜姑且放過。以待久久契合。而念兄意甚真。兄之疑。又天下萬世儒生之通疑也。於此放過。豈但負兄。亦負天下後世。故就專說而畧剖之。兄前疑周孔必不能證涅槃。亦不肯證涅槃。釋迦必不能建唐虞之治。亦不肯建唐虞之治。得弟一生多生之說。而謂可以無辨。則此疑似釋矣。然又疑多生之說。亦屬恍惚。則豈能遂破孔釋之藩籬哉。此理微露於儒書。而顯露於釋典。釋典姑置已。儒書不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易傳又云。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物何以物而變。何以變也。孝經述周公之孝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后稷與文王爲二。天與上帝似無二。而何以分配也。此理之至恍惚而難窮者。周孔則如指諸掌中。

問辨廣

卷之五

六

儒局於見而未之察耳。察於郊社禘嘗之禮義。則何疑於多生之恍惚哉。唯有多生因果。故學問當求箇起因證果之的當處。一毫着假不得。若只盡於一生。則堯仁不如桀暴。夷清不如蹠污。而徒以虛名傳不朽。何益矣。兄疑周孔再生。或不濫佛。釋迦再出。或不濫儒。此以有我之心。窺周孔釋迦也。孔子於逸民。自謂無可無不可。假令時可以爲虞仲。而斷髮文身。如異類。豈復有六經垂後之事哉。虞仲尚可爲。則釋迦豈不可爲。何得言周孔再生。遂不濫佛也。釋迦自言因地中曾爲儒童菩薩。猶屬未成佛以前事。觀音非過去正法明如來乎。亦言證寂滅後。以三十二應度衆生。應以居士身得度者。卽現居士身而爲說法。居士說法。非儒而何。何得言釋迦再出。遂不濫儒也。但濫之一字。非所加於聖人。千聖靡有不以成佛爲歸路者。積儒因證佛果。此正順行之等覺。豈曰濫佛。諸佛靡有不以善世爲行門者。秘佛果。現儒因。此實逆流之如來。豈曰濫儒。愚言教不相濫。特表聖人素位而行。立作聖者之榜耳。在聖人自是神無方而易。

問辨廣

卷之五

七

也。唯就一生教迹而論。則亦戒於相濫耳。況其性徹上源。脫離生死。非只閻羅不得制其死。雖帝釋亦不能宰其生。遍佛遍儒。誰命誰使。此義已畧。則於答顧叔時書中。兄蓋未察聖人盡性。入於究竟涅槃。便是無極太極。能生兩儀五行。以成萬象。亦能了兩儀五行。以還太虛。此是實事。非虛理也。帝釋閻羅之制人生死。只如國王大臣之宰人生殺。盡性而至於永出三界。國王大臣。不能生之殺之。則帝釋閻羅。豈能生之死之。然大聖人出必應時。生亦不爲已生。滅亦不爲已滅。不過隨順衆生。出生死耳。豈以佛如釋迦。儒如孔子。而猶有命之使之者。權言有命。有使。則釋迦從然。燈佛授記來。孔子從佛勅。儒童菩薩起教來也。當味乾父九五傳中。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二句。其旨自見。兄又疑周孔竭一生之精力。以成儒教。似不肯再出。而自破其教。釋迦竭一生之精力。以揭佛宗。似不肯再出。而自壞其宗。此亦以有我之心。窺三聖也。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已先自掃其一生之言教矣。而其思。逐世不悔。

之聖人。亦不謂聖人。必以儒教現於世也。釋迦曰。我從某夜得最正覺。乃至某夜入般涅槃。於其中間。不說一字。不說是佛說。已先自掃其一生之宗說矣。而其以佛法付國王大臣。亦不謂諸佛。必以宗教束於禪也。一生猶不自執。而他生乃執今生乎。亦有執而不變者。佛聖千變萬化。只是度群生。出生死海也。行願有未滿處。必從其缺者補之。世教有偏墜處。必從其重者反之。其究歸於同成正覺而後已。若守定一格。福慧豈能兩足。衆生豈能盡度。此義隱在蓮經壽量品中最深妙。而唯周易群龍无首之旨。與之相照合焉。儒教敝。以佛濟之。佛教敝。以儒匡之。亦非所以論孔釋之實際。孔子原不局於儒教。故曰。無可無不可。何用以佛濟之。釋迦亦不局於禪教。故曰。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何用以儒匡之。受濟受匡。則爲之徒者之流敝也。然在今日。則濟與匡。委不可少矣。兄疑周孔生無佛教之日。釋迦生無儒教之鄉乎。不然也。周禮六德之教。智別於聖。孔子一貫之學。聖合於仁。聖果何謂也。心之精神之謂聖。豈

非佛之妙涅槃心。知來藏往之謂聖。豈非佛之三昧眼藏佛之爲言覺也。聖卽妙覺之別稱。然則佛教何嘗不在周孔之世。特無削髮之緇流耳。西域之不士而僧。猶東震之不農而士。東震士一而農百。西域亦僧一而俗百。儒者以賢得民之稱也。曰宰官。曰居士。孰非儒流。佛未出時。先有驢唇仙人推測天象之書。亦復有別項治世語言。孰非儒籍。然則釋迦豈果生於無儒之鄉。特無刪述之孔籍耳。九聖既遠。後之作者。賢而不聖。儒而未賢。七佛歸天之後。繼起者。祖而不佛。禪而不祖。此亦非究竟之論。考之外傳。在唐則孔子化身爲廣桑君。子路化身爲韓滉。在宋則燧人氏化身爲仁宗。曾子化身爲王曾。豈可斷定九聖之後。賢而不聖。儒而不賢。又考之禪集。在祖位中。則大勢至化身爲般若多羅。觀世音化身爲菩提達磨。在禪師中。則定光如來化身爲陳尊宿。彌陀如來化身爲永明壽。豈可斷定七佛歸天之後。祖而不佛。禪而不祖。大抵世道有升降。而聖人之顯道有權實。貶德以從時。天下其誰知之。故謂孔子之後無孔子。釋迦

之後無釋迦。非至論也。皆以心量局而眼孔窄。故作此見。釋迦明星悟道之日。孔子知天命之年。其藻鑑必不然矣。九聖七佛。非逆流之。如來卽順行之等覺。正是出入三千大千世界。純以度衆生爲事者。或現涅槃。或不現涅槃。此則大聖人之願力。與衆生之機緣。而相符合而然也。真身自在佛界。而應身乃在此界。凡無乃以凡身視九聖七佛。而尚疑其未出入大千界耶。當知九聖固內秘佛智。外現凡身之權位。而釋迦亦內秘毘盧。外現四果之劣身也。凡圓滿報身之佛。必不成於五趣雜居之地。而成於色究竟天。逆流而來此地。則皆已出生死。而隨順衆生入生死者。化緣畢。則復歸於本位。奈何以凡心度之。人盡大通。則山河空影。委非戲語。語亦委似入微。但緣辭察。則非究竟語耳。凡知佛界不增。衆生界不減之說。乎。又知四料簡中。真如無始無終。衆生有始無終。煩惱有始有終。無明無始有終之說乎。真如無始無終。是以佛界不增。衆生有始無終。是以衆生界不減。煩惱有始有終。無明無始有終。是以有佛度衆生。衆生

之事。而一切應世聖賢亦於中助顯第一義焉。
在衆生。不問智愚賢不肖。無有不入佛地者。亦
無有不歸於勝蓮華世界者。然而衆生卒不可盡也。
以無始劫來。覺性不能不迷。迷則虛空起。而國土衆
生亦起也。故楞嚴經云。妄有虛空。依空立世界。想
澄成國土。知覺乃衆生。又云。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
發漚滅空本無。况復諸三有。益有漚必消。而有
海還復生漚。即從衆生身上。一毛孔各具一尸蟲。又
從衆生念上。一流注各成一生相。而無量微細身起
矣。故不但佛有百千億化身。而衆生亦有百千億分
身。佛身之化。化於覺。而衆生身之分。分於迷。故佛之
化身無身。而衆生之分身有身。無則金不復鑛。而有
則鑛須鍛金。即本身已入覺地。而餘身猶在迷中。各
不相知。各由迷以入悟。必至於成佛而後合。此衆生
之所以不可盡也。此義最微。即古之得道禪師。亦未
必盡通其說。愚偶以夙因有悟耳。通斯義也。復何疑
於人盡大通。則山河空影亦何疑於衆生盡歸勝蓮
華界。則東震人類永絕正恐不能早登正覺度。此山

問辨

卷之五

七

中海漚之衆生耳。凡又知此娑婆世界。即勝蓮
之世界乎。盡虛空界。合爲一界。乃稱勝蓮華界。娑婆
界在其中矣。然娑婆衆生。何以不見賢勝如來。如來
空娑婆界於勝蓮界中。衆生不空勝蓮界於娑婆界
外也。佛無優劣。何以獨尊賢勝如來。賢勝即最初大
覺之法身。而十方諸佛。則皆賢勝之分身也。法身則
一身。則窮劫不可盡。經又云。一人發真歸元。此十
方空皆悉消殞。正言衆生初成佛之境界。難之者曰。
古來發真歸元者衆矣。而空界依然。安在其消殞耶。
問辨。衆生不可盡。世界不可盡。故雖一人發真。
而衆復感結。所以空界依然。以愚勘之。此亦不了義
之談也。衆生不從一佛度盡。必從諸佛度盡。發真歸
元之頃。六通頓足。窮未來際。只是一時一際一剎那。
更不見有一人未受度者。故曰。十方一時同成正覺。
此縮無量劫於一剎那。而云然也。是則空界消殞之
說也。蓋諸佛自殞。而衆生自不殞耳。豈謂既殞之後。
而衆生又復感結哉。然而感結之空界。果依然在也。
則愚之所謂一漚消海。而海漚生漚也。於發真歸元

問辨

卷之五

七

佛界無預也。故東震之人類。必無斷絕之理。而人類既生。亦必無不成佛之理。唯分身之後。復有分身。各待三祇滿足。而後成佛。此佛之所以無盡。而眾生與之俱無盡也。然則佛界何以不增發真。則十方空。悉墮。何增之有。知空界之所以墮。便知眾生界之所以立。覺海中之眾生。既因一人從迷發真。十方虛空。皆悉消墮。豈不因一人從真起迷。十方塵界。皆悉建立。若以佛之漏盡通照之。則覺本無迷。真亦無發。空本無墮。界亦無立。只是一箇常住真心。不增不減。故

開辦讀

卷之三

三

曰。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發真墮空之說。亦只對未發真者立此權詞耳。此義含於易傳大明終始一句中。微而難察。宋儒唯周元公見及於此。此外則程伯子猶未了然。而况叔子以下諸賢哉。弟今以凡智窺佛智。亦屬口過。只緣無以報兄之德。故不覺吐露及此。此係吾儕生死根元。孔子所不與中人以下語者。願兄細心參之。不然。則寧闕疑闕殆。以待鬼神之通。毋以先入之見禦吾言也。大槩佛之性量。非吾儕之情量所能測。弟亦豈敢自謂能超情量。但知情量

之外。有性量耳。兄謂宋儒以來。角佛太力。故王伯安人詆爲禪。尚極口攻佛。弊之所流。勢必有總貫融通之說矣。蓋以爲流敝所趨。而不知亦天命之所在也。主敬窮理之學。敝文成公不得不約之以良知。果見良知面目。自然通極於單傳之宗。致良知之學。又敝今安得不約之以至善。果窮至善根原。自然究極於一大事之教。謂爲流敝之所趨。亦得然。物不極不反。固有因流敝之窮。而轉入於至善者。釋迦闡一大事於滅劫之將極。孔子闡易乾元於周道之既衰。是也。

開辦讀

卷之三

三

孔子之前。三教原合。孔子之後。三教始分。既有箇合而分之之時。則必有箇分而合之之時。其分也。但分於流派。不分於源頭。其合也。亦但合其源頭。豈合其流派。釋迦既能從末劫中。揭一大事。以振七佛之衰。吾儕豈遂不能從末法中。揭易乾元。以振九聖之衰。而今正其時矣。聖祖已爲之開其先矣。弟推尊高皇帝立三教之極。直謂通貫其源頭。而節宣其流派。僧綱道紀之立。特其寄迹之一端耳。試取御製文集讀之。而玩其贊三聖。綜三教處。其精神自見。

凡見僧綱道紀與陰陽儒學並列爲四未與儒學同
立爲三謂 聖祖於三教之聖人有軒輊正與顧
時質疑一款相似弟已剖之俟後呈覽當知我
聖祖乃文王之後一人也有不顯之謨有不顯之德
天子既以三綱五常經世道安得不頒儒籍而用儒
臣表孔子以爲之範此不顯之謨也然亦豈與儒臣
之不著不察著察在一貫之宗一貫之宗通於空不
空如來之藏玄又玄衆妙之門 聖祖又有默契
焉以此立天下之大本行天下之達道此則不顯之
德也是故世儒類言孔子之顯道彰而 聖祖獨
表孔子之陰陽大世儒類言佛滅綱常而 聖祖
獨表佛演三綱五常之性理世儒類例老於佛以爲
不可治天下國家而 聖祖獨表老子之道乃有
國有家者日用常行之不可缺載在 御製集中
班班可考此即其不顯之發露處如兄所考會典祖
訓則亦顯謨之可稽者耳孔 憲章文武豈謂滯其
教迹如闡周易中之乾元秘旨乃其憲章之大者則
今日之憲章 聖祖亦豈謂逐其科條如體

御製中之作人妙意即其憲章之大者 聖祖作
人之意蓋欲使學人見性明心超出名利之外以守
孔子之綱常也世之讀孔籍者不少矣名利之根能
盡拔乎是故二氏之有助於孔學不淺也且 聖
祖所以並存三教亦存其書存其道耳豈必并出家
之人而用之凡前者山河空影之說不謂之戲唯嘲
三教鼎立則內閣三卿必一儒一釋一道禮堂三卿
亦復如之則不可不謂之戲果若斯嘲則王者父事
天而有郊推步及於七政此亦最大之事安得取天
上之神而拜爲一相母事地而有社郡邑並祀城隍
旗纛等神此亦非微細事安得取地下之鬼而拜爲
一相不過以儒臣統之耳今之內閣即古者論道經
邦燮理陰陽之任也豈謂其通於陽而不通於陰論
人道而不論天道歟試考 聖祖與宋景濂沈士
榮輩論道每及三教源流真是唐虞都俞吁咈氣象
禮堂三卿統儒生亦統僧道凡不當以僧綱道紀與
公卿配論而當以儒學校官與僧綱道紀配論校官
之秩曷嘗尊於僧綱道紀哉教職雖卑而孔教之尊

自在僧綱道紀之職雖卑。而二教之尊亦自在也。夫祖宗重閣部大臣之意。蓋已遠矣。實以知人知天之學望之。亦以並育並行之道寄之也。不然。則曷爲收儒林諸籍於內閣。亦收釋老二藏於內殿。攝科貢三途於儀部。亦攝僧道二司於祠部哉。僧官衣僧衣。道官衣道衣。此正以人治人之道。納貲入監。非聖祖之舊規也。柰何以其親民視事。異於僧道官而崇之。如必以親民視事爲崇。則聖祖曷爲以手詔褒僧泐之辭官。而世有遜世不悔之聖人。亦當列於

開辦牘

卷之四

生本

納貲入監之後矣。執程朱之論。則僧道官亦可以無設。而聖祖之設二官。其意自遠。謂世不可無釋老二藏守之。必以其徒。既存其徒。則不得不立之長。而釋老實非二家之私祖。其典籍亦非一家之私書也。精義妙道。俱貫於儒籍中。有不可以不參者。儒者雖讀孔子之書。而豈能遂悟到孔子之朝聞夕死處。與窮神知化處。則安可不參諸佛。亦豈能遂體到孔子之願從先進處。與篤恭而天下平處。則安可不參諸老。復有一等愚夫。詩書之所不能動。而念佛禮斗

之法門能動之。

聖祖是以有取於柳宗元陰翊

王度之言。又謂治世減刑法而天下治。由於佛化之博被也。借其徒以存其籍。似但束以小乘科條。而其大乘心法。則盡屬之經世之儒矣。不使儒生皈依佛老。而皈依孔子。則亦以人治人之道也。愚謂圓其理而方其矩者。以此彼宋主之以林靈素總道教。公卿抗班。元主之以阿馬董爲國師。妃主納拜。此正

聖祖之所謂僧道不才。有累於一時。其君愚昧非仁。連謗於佛老者也。兄見得高皇帝痛懲此弊。僧

開辦牘

卷之四

七

道寄名而無位。有位而無權。得之矣。但不可執此而掩其並尊三聖之意。其所以並尊之意。具在御製集中。弟亦於答叔時書畧引之。並不敢以一言誣聖祖。兄乃執相於僧道官名位低昂之間。而判聖祖低昂三教之祖。則真近於誣矣。鄙集中綜核三宗。多及儒釋而罕及道。蓋舉釋以該道。道教宗老子。老子乃孔子之所從問禮者。故宋儒之闢老子。尚在半吞半吐之間。不如闢佛之甚。而今之究心性命者。其耽老學。亦不如耽禪學之甚也。是以畧之。而言及

並行一貫去處則未嘗遺老氏焉。凡言道教久絕此
亦知本之論也。蓋今之所謂道教實非老子之正傳
而亦老子之所不棄。老子之正傳在於道德一經。而
今之附於老教者則張道陵之正一教與魏伯陽許
旌陽張紫陽王重陽輩諸仙之脩真教耳。其他旁門
不可枚舉。聖祖洞明道德正傳故言老子之道
非金丹黃冠之術。所謂黃冠正指張道陵之符籙弟
子所謂金丹正指七真輩之脩命弟子也。道德經中
有抱一專氣知白守黑之說固亦含着人身中之坎
離內丹而諸仙以內丹通外丹遂有安爐立鼎之事
此豈道德本旨然使不入於財色二坑中猶可附也
符籙醮事之教則道德經中絕無之而此教却行於
世若以爲太上老君之的傳也此亦有故三代以後
司神之官幾絕而張道陵能以神道佐人道固亦天
之所命而道之所收也何哉上古聖人必通神明之
德故起郊社禘嘗等祀其時民風淳厚與天神交相
感通至於少昊之衰民神雜揉而顓頊乃絕地天通
然地天卒不可絕竟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

問辨錄

卷之五

五

重司地以屬民屬神之官猶列於屬民之上商之興
也以伊尹萊朱爲相亦以巫咸爲相咸能繼司天之
統豈以巫而賤之及商俗敝於尚鬼周公乃挽之以
貴親尚齒之人道而孔子亦有敬鬼神而遠之之說
然觀於周公之分祀天帝與孔子答或人知禘之說
實以敬天事神爲化理之上源特以民不可使知而
秘其義耳後儒識見日局但知人道不知天道且謂
上帝但有理而無形人死則形銷而神滅幽明之故
惘然忌憚之端安在則胡可以無道陵之教也道陵
之教即南正巫咸之遺法也世有此教而神人乃交
亦有助於孔釋二教蓋證郊社禘嘗之有因亦證天
堂地獄之非假云是以聖祖雖不許黃冠爲老
子之道而亦重道陵之裔孫禮待亞於衍聖公列其
班於六卿之後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者哉即此亦
可以解兄三相三卿之朝也弟則更有深慨焉三代
以後儒家不能究郊社禘嘗之義而乃見於道藏中
亦不能兼南正巫咸之任而乃寄於羽流中此周孔
之道之所以日局也拘儒乃又執程朱未定之說必

問辨錄

卷之五

五

欲將易道中幽明死生鬼神之情狀盡以臆見極之而後已不亦陋乎。學者須知程朱有維持人道百世不可泯之大功。亦有滅裂天道百世不可掩之大過。然伊川歸涪之後意思亦別。而元晦晚年則痛悔從前執見之非。念及盧行者不識一字而透性宗。則曰六祖真聖人也。此與孔子羨遯世之聖人何異。論及天上無不識字的神仙。則曰不如先學上天。後學識字也。此與孔子表無言之天道何異。弟猶覺其但通禪理未窮佛理。故於乾之元亨利貞尚守春夏秋冬。

問辨續

卷之五

十一

仁義禮智之說。而不合孔子所闡乾元意旨。其見亦僅與陽明先生透良知之日相上下耳。假令程朱生於今日。其救世之論必不如昔。亦必不與釋老二宗作藩籬矣。然弟今日却不習坐禪念佛。亦不習採藥養丹。純向孔子下學上達處着力。頗有欲罷不能之意。端爲見得菩提妙心。盡在孔子一貫中。普賢行願盡在孔子從心矩中。不必外求。不必外慕。而勸兄則毋以程朱之說。小孔子之道。然使見得孔子之道親切。則又不妨以程朱之繩墨步孔子。但毋祖其不該

不偏之說。遏人性路。所謂智崇而禮卑也。天下未有智不崇而能發度盡眾生之真願者。亦未有禮不卑而能行度盡眾生之實事者。弟於此處極是苦心。庀丁遇族四顧視爲止。行爲遲猶未足以喻此心之苦。蓋見世人一入禪說便掃孔矩。不將孔子乾元秘旨透露一番。則何以知聖學之歸根處。後之學者不決性命以饗富貴。則重性命而忽綱常。而聖學將掩於出離生死之教。然使不窮二氏源流。而徒以程朱之拘說裁之。誰能以一手障通宗者之目。非但不足以

問辨續

卷之五

十一

遏二氏之流。而適足以窒孔子之源。且於上帝篤生聖賢拔群生於苦海之意。亦鬱其生機而不暢。豈希聖希天之學。又况聖世難值。至道難聞。今而後寧復有統一聖真敷錫皇極如高皇帝者。不乘此時直揭乾元雙提權實以息三教之鬭諍。以定萬世之學的。德又下衰。縱有儒生窺此大意者。不扼於上。則窒於下。道岸茫茫。唯有趨於三災漸滅而已。天意有在。敢不承乎。獨愧福慧兩弱。力不副願。不無逡巡前却之狀。所以不敢祖泰州見龍家當之說。而居身於

湯湯之地也。蓋將以吾之不可學孔子之可。在兄誠不嫌以程朱之可學孔子之無可無不可。而欲執程朱以裁天下之願學孔子者。則不可也。弟此說。縱不能一時得之於丈。亦陰爲多生種成道之因焉。兄謂一生尚無究竟。安及多生。弟謂如兄所見。卽究竟一生。至於毫無破敗。令名無窮。畢竟作何歸結。若說真正聖學。定是當下便了。定是窮劫不可了。當下便了之義。初地菩薩。已透此關。窮劫不可了之義。唯佛與佛。乃能究盡。弟尚未透初地之關。安敢談究盡之佛。問辨錄 卷之三 全三

如孔子必從古佛分身爲儒童菩薩。又從儒童三祇劫滿。復現最後身入佛涅槃。旣入涅槃後。而分身十方世界。復無盡也。奈何以一生究竟爲活計哉。弟會此見。已有年矣。只因念未純一。德不孚衆。故不敢輕發。以招口過。今德雖不孚。而念則已一矣。來劄又偶及之。不向兄吐而誰吐哉。每念兄往日以豪傑救時之格相許。不以聖賢命世之局相許。時爲凜然。然自幼卽欲窮盡三教聖人蘊奧。又若來自夙。因而不可強者。幸已見到六七分。甲午乙未間。以踐初遇天臺先生之奇兆。而發其端矣。安敢不竟於兄。兄謂有言難悉。何得面陳。弟卽以此啾啾爲面陳之地矣。當面陳時。除寒暄外。憂必及於杞人驚婦。樂必尋於吟風弄月。豈能團結山阿。優悠浸入。彼此有未融處。似不嫌於未面時爲之地也。凡弟生平心事。與兄傾蓋之隱衷。大畧已布於此矣。

志隱餘言

前書脫葉之三日。忽於懷想中流出一幾。隨感一兆焉。兆可無述。幾則隱而顯。當志之。敢再囑兄母。忽吾

言蓋弟之從事於脩辭立誠也久矣。今至夢中不狂語。不作偷心之語。自覺畧成片段。乃敢以揭腹待天下之究竟我者。如兄所云。似謂弟有偏見。執而不化。將無以詭異不中正之端。亂聖學。此乃萬劫泥牢種子也。世有一輩師心自用之輩。多此病。弟敢知而故犯哉。大槩聖人之學。莫重於知天命。希聖之君子。必畏天命。弟縱未知。敢不畏乎。顧所謂天命。不如宋儒虛理虛氣之說。亦不如近儒濫心濫性之說。造化間有箇萬古不移之真宰。又有箇與時推移之氣。

附辨贈

卷之五集

全五

運。真宰與氣運合。是謂天命。易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而夫子傳之曰。終則有始。天行也。究竟及此。真是先一時不得。後一時不得。是故節義清談之流風兩做。達磨不得不來。訶佛罵祖之餘。習日狂。程朱不得不出矣。達磨即知天命之聖人。程朱則畏天命之君子也。達磨知天命以開宗。其何過。緣爲末法中。我慢衆生。立難行之榜。故示先天之過。跡其違師識而蚤來東土。致有折齒遇毒之災。是也。此深心也。其榜甚正。而其迹則近於智者過之。程朱奉天命以興起斯

文亦何過。以其未能真知天命而有述作。故不無後天之過。跡其過末流之狂宗而誤及大哉乾元之佛祖。標現在之聖學而隣於撥因撥果之闢提是也。此不得已而匡時之論也。其行則賢者過之。而其迹則近於愚者之不及。孔子以知天之學。行畏天之事。故無達磨之過。亦無程朱之不及。然而隱實顯權。則亦有似過似不及處。跡其自道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春秋爲萬世之亂臣賊子而脩也。知我者以之罪我者亦以之。其法似乎進桓文而退湯武也者。即權

附辨贈

卷之五集

全五

謂之過亦可。孝經爲萬世之天經地義而陳也。教在父母。既生以後。不在父母未生以前。其道似乎有經世而無出世也者。即權謂之不及亦可。似過似不及之間。正吾夫子之時乘六龍。先後天而不違處。何者。夫子豈不志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哉。今獨寄志於一衰世之春秋。固時乘也。不如是。不可以匡既有亂賊之世界也。此志流於百世之下。可使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漢唐宋之中葉。孱君實賴之。天不違其志矣。何過之有。夫子豈不以朝聞夕死。血脉導人

世之路哉。今獨標行於一日用之孝經。亦時之
不知。是不可以馴未出生死之民風也。此行貫於三
代之中。可使積善因成正覺。永無退墮之虞。瞿曇氏
之戒。經首孝實証之。天不違其行矣。何不及之有。深
究孔子所以自道之意。蓋寧使後人執揖遜征誅之
公案以罪我。而不使奸雄竊神器之端。自我而開。亦
寧使後人執一大事因緣之公案以少我。而不使小
人反中庸之端。自我而啓。故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
其天乎。噫。微矣。設今生於增刼輪王之世。人皆脩十
善而無亂賊。則何以春秋爲。又今生於大劫欲終之
時。人皆捨愛慾而趨上界。則何以孝經爲。二經有時
而滅。人心無時而死。則唯此乾元不生不滅之理。在
人。識田中耳。是故二經雖聖人之志行所在。然皆
權教也。非實教也。實教自在乾元二字。世儒不究權
實之故。而漫執其似過處以爲中。與其似不及處以
爲中。輒曰易道生生異於佛之無生。經世中庸出世
反中庸。此卽子莫無權之中。孟子之所訶也。然愚亦
不敢遂許孟子爲知天命。其說九二以格帝王。而

不知時乘之無定格也。凡孔子之所見以爲
自有者。孟子俱若見以爲實而步趨之。自生民未有
之評出。而乾元用九之義隱矣。豈合天道。雖然。微孟
子。則楊墨能塞孔子之道。鄉原能亂孔子之德矣。故
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蓋見到
孔子之性地。逼真處也。卽謂之以性達命亦可。孟子
而後。達磨照孔子之全。而狂宗敝之。程朱窺孔子之
半。而後儒復敝之。至於今日。朝聞夕可之心。竅欲開
而春秋孝經之志行。又不可一日不流於天下。故當
表孔子之過。而不過處。定禮卑之準。俾天下知以先
進之禮樂立綱常。又當發孔子之不及而及處。開智
崇之門。俾天下知以先天之乾元立性命。非但至理
如是。抑亦氣運使然。意者其今日之天命歟。斯義也。
弟先於答李羅老馬職方二書及之。今不贅述。姑舉
曩時所感於耿先生恭簡公之陶我。與兄之振我者。
徵天命之大畧焉。嘉靖癸亥之冬十一月。先生將入
崑山校士。而弟已預感一兆。顯是先生以前導驅余
入衆真之堂。余旋以身導先生入一真之地。久知先

必會通孔釋而後逝。今得其病篤時所作無爲赤
脚二僧傳。則三十年前之兆果驗云。此天命也。萬曆
戊寅之春二月。弟旣浪陳九事訖。續以揭帖補送諸
大老。而兄忽過我。迷當夜之夢。謂有令先兄春元者。
供職天曹。已將小疏進上帝竟。而滿案尚排弟之揭
帖。將正其訛字。以送諸司。續有人報兄云。弟命盡今
夕矣。兄忙索余於蕭寺中。則驪然笑語如故。蓋人間
私語。天聞若雷。豈有奏揭而不達天府者。于時先慈
在京邸。方有惕於吳趙諸君受杖之慘。弟恐以危事

問辨牘

卷之五

全

驚母懷。托所知密寫揭於城外。委有許多訛字。當正
其謂命盡今夕。顯是江陵於是夕。動削籍錮余之念
也。後兄以兩疏噓我於死灰中。則索寺相驪之兆應
矣。此亦天命也。二者俱東流往事。可以無述。姑借此
以照今日之道幾焉。十年前戊子之夏五月。感有普
門大士。識我以六言八句之偈。其第七句曰。七九陰
消陽長。于時不知所謂。久則置爲窈茫之兆而忘之
矣。歲戊戌正當其數。偶以求正惕若二集流通諸君
子間。有所論難有所商確。積廿餘牘。彙爲四卷。而絕

問辨牘

卷之五

全九

筆於答丈之書。書成而胸中忽然涌出陰消陽長之
偈。豈是書有關於陰陽消長耶。會門人請梓之。遂以
七九問辨牘名其編。因而自省其私。亦若陰滓漸鎔。
陽光漸發矣。然使筆諸簡牘。不足以質鬼神。不足以
俟後聖。則亦惡在其爲陰消陽長哉。大人豈以一已
之陰陽爲消長。當以天下萬世人心之陰陽爲消長。
故心必不可違於行。行必不可違於言。言必不可有
疑於鬼神。有感於後聖。吾今則庶乎言與心行合矣。
或可以無不知而作之大過矣。故願兄之母忽吾言
也。幾既動而隨感一兆頗奇。恐人以爲誕妄。故不述
而天意則隱然可窺已。曩嘗質恭簡先生云。不奉天
命而任道者妄也。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凡弟種種蠹
說。大槩爲程朱之學之敝。失聖人之智崇。近世儒禪
之學之敝。失聖人之禮卑。故兩救之。然救智不崇者
什之三。救禮不卑者什之七。唯請正於兄之意。却是
向禮卑上什之三。向智崇上什之七也。然亦言不能
悉。特因幾兆互發。而志此隱意於簡末云。

答鄒北部南臯丈書

北部諱元標字
爾瞻吉水縣人

來書云每欲請教遇貴里多非丈相知者寧不敢
聞問丈精神何若年來意思何若頃讀謙嘿二箴
知丈遷於養不獨丈當佩服弟當奉之爲章絃即
懸之齋頭矣弟近有講義一冊呈上乞丈細心批
閱弟藉此爲受荆地丈不妨苦口披襟教我世路
日窄焦從吾竟不爲世所容可憐可笑即水夫一
事丈所知者與從吾何干若今日事勢水邊林下
正宜藏身揚復所兄弟覺此兄學亦是吾輩中一
開眼無鄉原意思者丈謂然否聞丈新刻頗多幸

問辨牘

卷之五集

子

教我敝邑朱三尹嘉定人也聞渠使歸四拜托之
申意有此君吾輩可時相來往矣不盡鄙衷惟炤
志道白舊歲有門人索我平日散碎翰墨梓師門求
正牘三卷惕若齋集四卷皆枝葉文字也又梓憲章
餘集二卷則應酬二氏家贅言也新正正以前二集
煩敝州守丁父母份者轉致足下想猶未達記室而
嘉定朱宦价者以索書之翰至矣翰中謂遇人非弟
相知者寧不相問即此便是致世之學昔年曾檢內
經中有一段因果釋迦自言今身在十方世界中說

法有一世界絕不嚮道其佛一出則群衆嘯聚而以
瓦石亂擊之然此佛不捨慈悲誓必化彼衆而後已
弟今日處蘇州之情大畧類此矣丈問弟年來精神
意思若何即此便是年來之精神意思也知我者其
天乎丈心殆與天通故可道此今因朱价之便復以
前書并六龍解謙嘿箴各五通以助仁者之錫類亦
乞細心推敲以迪吾之不足蓋非無我之君子不能
以天下之心爲心以天下之學爲學也蒙惠仁文講
義一冊因有祭掃之行匆匆尚未卒業一展卷而見

問辨牘

卷之五集

子

有子初章訓爲仁作爲人則愚已先入於論語訂註
中矣何其不約而同也此外符契十居七八尚有鄙
見之所未及者行不由徑與無責耳矣之訓是也亦
有義雖精妙而頗嫌於巧者事君數朋友數之訓是
也容再思以復大槩此書喫緊爲人動中學者膏肓
之疾足下日來進脩即此可見承囑細心批閱苦口
披襟此與喜聞過拜昌言舍已從人之虛體何異焉
少需祭掃畢後一如尊教愚嘗謂上古君師道合至
文王之後而衰春秋唯仲尼明之秦漢以來唯我

太祖行之。儒者類知仲尼之爲真太極。而不知

太祖之爲真仲尼也。愚已畧露此機於三集中。而惕若齋集有題知儒編題學的教衡與答楊少宰復所丈理會大事書。則大要之所在也。劉謂少宰。是吾輩中一開眼。無鄉原意思者。誠然誠然。而焦殿撰漪園丈之。不爲世所容。則愚已逆料其然矣。漪園之起。名於未第時。與愚畧同。愚在散曹。猶有意外齟齬。而況於漪園乎。第思程朱之不爲世所容。尤甚於吾輩。若以孔顏之矩揆之。則程朱亦猶有未帖帖處。愚與漪園辨贖。卷之五。五十五。園亦必當有自反處矣。畧玩講義篇中。蓋兄亦自反及此。此尤得我心之同然者也。近世之患。君子易相猜疑。而小人却肯相護。漪園之不容於世。何惑也。水邊林下。正宜藏身。善哉言乎。近來貴地仁賢多從禪宗開眼。通孔脉於釋脉矣。其中又藏許多弊端。此任道者之責也。做地難覓任道之後生。貴地果有負伯淳元晦之根性者。肯爲我覓一二人。相隨五六載。悉以生平底蘊授之。吾願畢矣。乘朱价便漫布之。

續答南臯丈書

來書中有云。承惠佳刻。具感相念。一一經領。

丈見解頗多。尚未一條路。恐閱者有批駁耳。云云。志道曰。前者承報兩計。備見通家休戚之情。中及部刻有錐劉語。雖儼然在憂服之中。而猶不忘規切如此。感念可知。其時急爲足下解憂。漫書一頁。而未剖其說。正欲再有陳請。而塘南王翁之批劉亦來。其評頗與兄異。似以一多無礙相許者。獨疑道路傳言。與刻中語意相反。錐劉目前家法若何。意尤懇至。愚隱隱服其見地。從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中來也。此翁可謂由博而反約矣。兄無乃有徑約意耶。而見地親切。感中暗見。劉謂恐閱者有批駁。則批駁委不少矣。愚於諸所批駁。不敢不虛已以叅之。亦不敢遂枉已而徇之。蓋道在從人。雖大舜不可以有已。而言足俟聖則孟子又自信其必從陽明先生。初揭良知二字。當時駁辨囂然。況愚極論孔釋之際。推敲及於兩程夫子。而能使一時之遽信乎。此必不可得之勢也。就有道而正焉。頗幸於塘翁獲一符驗。如兄所規見解頗多。尚未一條路。此亦生我之藥石。視美疹之毒遠矣。

問辨贖

卷之五

五十五

而察兄語意似入近來宗門直截之見。而與聖人之窮理盡性有間也。姚江之流派。往往畧窺大意。得少爲足。而究竟難與致道。其病正坐於此。不可不察。夫學之貴實際而賤見解也。審矣。今人漫曰通於一。萬事畢。豈知雖見一貫端倪。而未能粹合孔子空空如之心境。其仁日月至焉。猶在見解場中。故禪家判初地以前屬見道位。亦屬解門。但當究其所見所解之歸何處耳。愚亦庶乎日月至焉者也。敢謂盡銷見解哉。而見解自有歸處。若以爲尚未一條路。則愚之問辨。讀

卷之三

九

歸一路也久矣。刻中所呈天臺先生及諸同志種種蠡測。正爲天下之學路多岐。而以易元之一條大路收之也。兄亦繹思孔子所以提一貫之故乎。孔門弟子。未有不從一處落腳者。卽游夏以文學名。而猶切切於本末先後之辨。可驗已。豈以省身如曾子。穎悟如子貢。從前俱向岐路中行。直待孔子提出一貫。乃始反而求諸一乎。當知孔子之提一貫。端爲門人以博學觀夫子。以有隱疑夫子。謂猶有浮於一之外者。故特標其自證之實。以明宗也。何哉。孔子雖以一本

教人。而其自爲實兼仁聖之學。於物無所不格。於藝無所不游。若不拘於一路。而畢竟無有二路。唯顏子聞一知十。觀破此機。其餘不指聞見以主一。則資聞見以助一。曾子守約。聞一則主之以忠恕。此以聞見爲外而捐之者也。子貢不受命而貨殖。聞一則助之以多學。此以聞見爲內而資之者也。捐聞見以主一。未必不疑夫子之多聞多見。特游藝之一法。與壞德依仁爲二道。故夫子內其所外。而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以示見聞非妄。莫非忠恕之體之流行也。資聞

卷之三

九

見以助一。未必不疑主一之不足以盡道。夫子仁聖兼該之學。亦從多聞多見中來。故夫子外其所內。而曰非也。予一以貫之。以示見聞非真。其資深逢源之本有在也。曾子一唯之後。洞然見得夫子千變萬化。只是一個平等心胃。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見夫子之一貫於仁體也。子貢默而受之。則隱然見得夫子之多學。卽是一貫。貫處常空而不落空。故曰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此見夫子之一貫於仁聖之全也。其究則一而已。雖然。卽忠恕

爲一貫也。易曰：多學爲一貫也。難。蓋忠恕者，夫子一貫之胸襟，而多學者，夫子一貫之力量也。使夫子但有忠恕之胸襟，而無多學之力量，則何以差等百王，刪述六籍，質鬼神而俟後聖哉？假令夫子生今之世，好古敏求，必不類曲士之束於教，將以等百王者，等三乘之賢聖，刪六籍者，刪華梵之群書，其見解當益多。其因時起教之途，當益廣，而非見解也。非有別條路也，只是一以貫之而已。但知者信其爲一貫，而不知者仍疑其爲多學。蓋多學而識之，與一以貫之辨，只在空與不空之間。吾夫子之心境，空空如也。是以卽多學爲一貫。顏子屢空，其庶乎。至於三月不違仁之後，則屢空入於恒空矣。子貢既受夫子一貫之點，則貨殖亦必頓空，而多學漸歸於一。旨哉近溪羅翁之論曰：人知孔子以一貫聖，不知孔子以多學聖也。愚爲申其義曰：人知曾子卽忠恕爲一貫，切近而精實，不知子貢卽多學爲一貫，博大而精深也。然愚亦但能爲曾子之忠恕，不能爲子貢之多學，不能爲而爲之，便是不受命而貨殖。此兄所以多其見

解，而疑其尚未一條路也。然兄正不必以路之未一爲愚慮。直慮愚不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如孔子一貫之實際，則可矣。愚見三教分門之後，爲道者，不淪於執一，則淪於二本。故以孔子之一貫裁之，而所守原在曾子之約，但不執曾子之約，以礙孔子之博耳。蓋曾子之約之一貫，近於禪宗，而孔子博約之一貫，通於佛智。爲禪宗之說者曰：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而迦文談及諸法實相，則曰：惟佛與佛，乃能究盡。佛惟究盡諸法，是以能度盡衆生。而禪師止透直截根源，則亦止度得禪門一路中人而已。維孔曾之一貫亦然。兄殆本禪師之直截根源，惟恐愚不能守約如曾子，而愚則本佛祖之窮盡諸法，尤恐兄不能窮理盡性如孔子也。蓋惟孔子之一貫，能通禪師之直截根源，又通佛祖之窮盡諸法。其義在周易乾元傳中，大明終始，時乘六龍，以御天，始而亨者也。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故子思贊之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大也。是爲一貫之真脈絡。曾子分

孔子之一以爲一。便不能貫子貢之多學。孔子歿而子夏子游子張且強之以事有若必見其有未至處焉。子思守曾子之身法而通孔子之心法者也。其作中庸似以得一善而服膺推顏子。不推曾子。其作大學則入顏子之四勿於正心中。入曾子之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於誠意中。意亦有在。然而曾子之守約矣。一貫之脉絡正矣。孟子道性善蓋通孔子一貫之原。而舍顏冉異夷尹甲管晏拒楊墨則儼然曾子守約之家法也。至周元公作太極圖說而一貫之宗顯。程朱又分其一以爲一。便不能貫釋老性命之宗。而於蘇子瞻陸子靜之學若對壘然。諸如文潞公趙清獻富鄭公之晚向佛學。劉元城馮濟川張無垢之早入禪宗。且等之於夷狄外道矣。然而數君子者皆宇宙內不可少之人物也。其道亦不在孔子一貫外也。以爲在一貫外。則程朱之所謂一貫。不但不通出世亦不通於用世矣。顧維持世教則非程朱之繩墨不可。元儒吳草廬頗能以程朱之繩墨合之於性宗。則又輕視今昔仁實。將張子房諸葛武侯狄梁公范文正

公輩世所尊爲百代殊絕人物者俱等之於不著不察之中。豈知此等人物。既從多劫見性中來。奈何以自己所窺聖學之少分而弁髦之也。則草廬之所謂一貫亦罔矣。近自姚江致良知之學出。士得剖藩籬扶障蔽。復尋一貫之路頭。泰州承之。毅然以兼善萬世爲己任。而標榜不無稍過。不久而狂風起。僞風亦起。未得謂得。未證謂證。則不但輕視今昔仁賢。而且薄古帝王矣。末復滯於禪玄之敝習。往往窮大無歸窮則反本。而智者乃馳心於性命之宗。故有疑儒宗之不足以透性而徑搜根於禪窟者。又有疑稟禪之不足以了命而兼揔脚於玄門者。隨其根器之所入而有正有邪焉。有真有僞焉。正而真者什一。邪而僞者什九。於是砥柱中流之高賢與拘守繩墨之曲士復執孔孟程朱之矩以裁之。而彼亦復托圓宗以爲解。蓋學路之多岐未有甚於今日者也。吾安得執已之一條路以閉諸人不一之路哉。亦安得任諸人之各路其路而不齊之以歸元之一路哉。是以有理圓矩方之說。又有孔矩收二氏之說也。凡以一條路爲

言則隱然猶有未一處何者天下只有乾元一大路
出路出乾元萬路總歸一路有不歸者必其似是而
非者也兄見儒家一條路外尚有許多別路不以此
路礙彼路則以彼路濫此路路安得一愚則以乾元
爲我心以三教爲乾元所分之路徑分於乾元亦必
合於乾元乾元之外更無別路中間四通八達井井
有條不相礙亦不相濫也斯乃宇宙間之一條真正
大路矣中有似是而非者又將有以察其幾而反其
重也如此而後可與於聖人窮理盡性之學近嘗與

問辨錄

卷之五

一百一

思默萬翁論今學實太鑿疑似多端斷非程朱之執
見所能移亦非曾子之守約所能束惟有孔顏仁聖
合一之學經大經而立大本乃能範圍二氏發育萬
物齊道術之不齊以歸於一耳即使循曾子之忠恕
踐子貢之多學望見夫子之一貫矣然或不能徹萬
法之根元而以分別心行乎其間自謂擇乎中庸不
知偏處卽在中處猶然子莫之執一也又或不能了
萬法以歸一而以畔援心伏乎其間自謂秘密有在
不知岐處卽在秘處猶然夷子之二本也一貫未徹

不墮此二坑中吾今則庶乎其免矣而推敲至此
亦非一日當其初遇天臺先生有所悟於良知之學
純向一條路已而博然海內同志有所激於講良知
之弊兼通別條路久乃盡融諸路歸於一路則如五
官之各有經絡而無二體也則如七政之各有纏度
而無二天也乃始渙然自信孔子之一貫在是矣意
者見解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耳然而
語人則又難也將語孔顏之究竟一貫乎則恐學者
未得圓宗先失方矩不濫於雜學則落於窮空矣將

問辨錄

卷之五

一百一

語後儒未究竟之一貫乎則又近於慳貪聖道薄待
時賢非立人達人之本願將遂嘿嘿而已乎則天又
似有以與我者乾元之秘藏欲開三教之爭實欲塞
而聖祖開天顯道二百年精神亦蓄極而欲
暢若文王之以斯文待孔子而如其時矣愚德不
類而見偶及之意者當任前驅之役而其中更有隱
機焉孔子見龍也見龍之道擬於飛龍天下以爲大
人而利見之二不慎便流於行怪故雖徹乾元無上
之宗而恒秘之但以庸言庸行之教顯若留出世之

一宗以待世之爲三界導師者。慎之至也。管子則承之以守約。而思孟之界限俱嚴。蓋守見龍之範者。必以惕矣。釋氏之以一大事顯也。首出庶物。飛龍之象也。身出三界之外。而爲三界中闡無上法。是以不嫌於亢然其流亦必至於亢。故以雪山苦行爲之標。而遺教重戒亦示人以惕守之之意也。出世之教體猶然而况經世者乎。則今之以見龍爲家舍者。其敬可稽已。見龍之做。做在乎身處庸言庸行之中。而有所浮溢以高其幟。則導狂有所巧妙以神其說。則導詭不浮不巧。止於中庸矣。然德又欲其博而化。不博不化。則學者之上達奚從焉。此善世不伐之難也。蓋有處重剛之地者。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人不見其有龍德。已亦不自有其龍德。而常存兢兢業業之心。固不嫌究乾元之始終。窮六龍之變化。彌綸世出世間之道。而一以貫之。則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也。由是進可以襄飛龍之治。退可以厚見龍之脉。則所謂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也。其孰能與於此哉。必也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之聖人乎。愚持此

問辨體

卷之五

百五十一

願以待後之學聖人者。使知大易辨龍亢首之義。蓋習依乎中庸矣。善世而不伐。固可遯世而不悔。亦可善世何以不伐。此以出世之心善世也。遯世何以不悔。機緣不在一世。深心自處萬世也。世之淺中者。無曰有仲尼。則必以木鐸見於世。有釋迦。則必以一大事因緣見於世。夫惡知世有不木鐸之仲尼。不顯一大事之釋迦乎。此則所謂潛龍也。卽不潛而居世所疑忌之惕地。亦利於用晦。而不利見於世。蓋聖人以百千萬劫爲一劫。當晦迹之時。則姑含智默仁。遯過此世。非其生機之歇也。藏用愈深。則顯仁愈遠。劫運至時。自有大顯之日。要以度盡衆生爲結局。則一生之顯晦奚計焉。吾夫子實以龍德善世。而猶思遯世之聖人。其機隱矣。愚特闡之以破優孟尼父家舍見龍之執。且爲素隱行怪而不歸根者戒焉。究竟則七縱八橫。不離一貫。然而可與究此學者。或寡矣。雖以肝膽相照如兄。其風波共恬靜。亦要不忘如兄。而猶有未打對同者在也。則會合之難也。然此處不打對同尚難。語於子桑戶等四人之相視。莫逆而可望孔

問辨體

卷之五

百五十二

顏之無言不悅哉。此愚之所以不辭喋喋也。兄既好學不倦。而天或假我數年。則對同亦必有日矣。目前且無以見解掃我。而自掃其見解以應之。讀禮之中。人事稍簡。正可濯舊見。渙小群。以從事於聖人窮理盡性之學。毋若愚之優悠。度一蹉過壯強。垂老而依然泮渙也。

問辨牘卷之享集終

問辨牘

卷之享集

問辨牘卷之利集

中吳管志道登之甫著

答顧選部涇陽丈書暨求正牘質疑二十二款

詩憲成字叔時無錫縣人

來書云。伏讀大集種種超詣。匪夷所思。語教體則曰。祖述仲尼憲章。聖祖語學術反正之機。則

曰。朱一變至於程。程一變至於周。周一變至於孔。

語三教則曰。不濫不碍。又揭群龍無首之義。表裡

群聖顯異中之同。揭迥太極於無極之義。上下群

問辨牘

卷之利集

儒顯同中之異。翁自謂從三十年苦鑽拈出。憲亦不敢將來作意見議論草草看也。然則憲之於此。但有朝夕孜孜。奉以周旋。庶幾千百什一。仰佐下風而已。夫何言哉。惟是固陋之愚。有未能盡了然者。輒劄而存之。時自尋繹。久之而猶不能盡了然也。乃敢條列以請。雖然。卒又不敢以臆與也。第就牘中反覆參伍。每至半合半離之際。爲之俯仰而徘徊焉。竊計我翁必自有說耳。昔屋廬子於孟子。以得間爲喜。及聞孟子之教。則又喜夫間者。正以

言乎半合半離之際也。惟翁不吝提策。沛然發其
排而徹其蒙。俾一旦獲覩於大全。此乃千古道脉
所關。當不啻屋廬子之喜而已。憲也敬洗心以俟。
道白。劉示自處屋廬子。目標求正。讀質疑。謙何亮也。
曩以此牘呈天臺先生。蓋望其更有批駁。當復裁請。
而先生已謝世矣。思之泫然。何幸不得之師而得之
友。可以續驚湖之前踪。為同志者作一羔鴈。反覆二
十二款。天下安得有為道傾心如足下者哉。敢不罄
本懷以酬德意。一一隨款奉答如左。辭太煩碎。則程
問辨牘。卷之利集。三

子所謂見司馬君實不得不多也。乞更細心推敲之。
如有未愜。不嫌再示。
一質疑云。天然自有之衷。孟子之所謂性也。無善
無惡。告子之所謂性也。有善有惡。荀楊諸子之所
謂性也。孟子以告子為非。告子以孟子為非。荀楊
諸子又以孟子告子為非。莫能相一。翁兼而收之。
可謂圓語矣。雖然。語其無也。不惟無惡而亦無善。
天然自有之衷。果安在歟。語其有也。不惟有善而
亦有惡。天然自有之衷。果何物歟。且性而無善惡。

也。易云。為善為則。不可得而無矣。豈慮性之空而
實之歟。性而兼善惡也。易云。去惡去。則不可得而
兼矣。豈慮性之雜而汰之歟。夫然。則性不足。率也。
率性不足。為道也。或者以性為亂兵潰卒。不足異
也。豈謂氣質之性固然歟。則氣質者。惟是昏明強
弱。或不能齊。原未嘗有惡在也。似難致疑於氣質。
抑謂嗜欲之性固然歟。則嗜欲者。縱在大聖大賢。
亦不能免。並未嘗以為惡而絕之也。似難歸咎于
嗜欲。况嗜欲之性。孟子業已曰。君子不謂性矣。氣
質之性。張子業已曰。君子弗性矣。即所謂性可知
也。其可涵而言之歟。凡此皆愚之所未解也。伏乞
裁教。

性最難言。言性者必窮其原。孟子道性善。蓋窮原之
論也。然而其原卒不可言。但言情之動以天者。令人
易曉。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蓋
即孩提之愛親敬長。而驗其性中之有仁義也。未及
其原也。其原見於易。亦見於周子之太極圖說。易言
太極。周子復言太極。本無極。太極非性善之原乎。然

而既曰無極善亦何有蓋陰陽未分善惡兩無其
至於五性感動而善惡始分當其未感未動之先渾
是無善無惡之真體耳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
中既無喜怒哀樂寧有善惡然而未發之中不可不
謂之善也易所謂乾元周子所謂無極之真面目儼
然在矣孟子有見於此體之永無間雜處而名之曰
善陽明有見於此體之原無朕兆處而名之曰無善
無惡其辭異其旨同也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言非
大錯乃其所認源頭處錯也兄以性善爲天然自有
間辨贗卷之利集四
之衷最當告子蓋以食色爲天然之性而不以仁義
爲天然之性故曰源頭處認錯也荀楊諸子之病亦
然陽明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其言大類告子而意
迥然不同陽明對意之有善有惡而言心體無善無
惡此指未發之中言也其究使人去情見以還性真
告子對孟子之言性善與或人之有善有不善而言
無善無不善此指血氣中之識神言也其究率人殉
食色而禍仁義學貴知言胡可以辭害意兄欲伸孟
子性善之說故遏陽明無善無惡之說其意自善但

能以意逆孟子之志而不能以意逆陽明之志則知
言猶遜於孟氏也凡讀七篇者孰不知孟子道性善
之爲確論告子道無善無不善之爲偏詞豈以見性
如陽明而智不及此哉蓋君子見性之後而言性直
下拈出本體不必盡合於前人之言而意自不相悖
如孔子言性相近已精矣孟子復從相近之中拈出
善字來不爲悖孔子也謂之發孔子之未發可也孟
子道性善益精矣陽明復從善處拈出無善無惡之
體來不爲悖孟子也謂之發孟子之未發可也要之
論性體者亦不必合此三言而後盡言相近者兼氣
質而言也言善與無善無惡皆不逐于氣質而言也
其說莫精於程伯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縱說
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孟子所謂性善乃是繼之者善
也又曰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論性不論氣
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其意蓋曰言性
必兼氣質言氣質必兼善惡善與惡皆感物而動性
之欲也非性也人生而靜乃天之性爲其雖含善惡
之朕而氣質尚未用事也此是天性之真面目孔子

所謂性相近者以此若說到人生而靜以上便是繼之者善而非成之者性矣。蓋孔子性相近之說但就人生而靜時說未嘗說到人生而靜以上孟子則說到人生而靜以上故曰性善然其所謂善者但以已發驗未發不以未發言未發陽明則復就人生而靜以上說出未發之中之本色也故曰合此三言而論性之說始盡通乎此義則兄所箴慮性之空而實之慮性之雜而汰之者皆可以不言而解矣。兄疑無善無惡之本體與爲善去惡之工夫相悖乎則太極圖

問辨錄

卷之八

六

說既言太極本無極又言五性感動而善惡分又言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又言君子修之吉豈亦慮性之空而實之慮性之雜而汰之耶且爲善者必至於無善可爲而善斯純去惡者必至于無惡可去而惡斯淨卒亦歸於無極耳兄欲深明人性之善恐人以氣質之性嗜欲之性而疑性之不善故按儒先之說而言氣質但有昏明強弱原是無惡嗜慾亦大聖大賢之所不能絕不可謂惡蓋曰氣質嗜欲之性尚難言惡而況天然自有之衷乎意非不密而詞終有過

蓋昏明強弱之異稟便是氣質之善不善也嗜欲雖聖賢之所不無然嗜欲深者天機必淺也安得以其食悅色之情混愛親敬長之情而稱善故張子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孟子曰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正謂氣質嗜慾之不純乎善而別性善之自有在也如以孟子性善之說而參孔子性相近之說則亦不可謂性果無善惡若無惡則亦無善不得謂之相近矣程子所以云善固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以善惡皆性之說而參周子無極之說則又不可謂性果有善惡若有善則亦有惡不得謂之無極矣程子所以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也知太極本無極則知性善本無善知聖人之主靜立極正所以還無極則知君子之爲善去惡正所以還於無善無惡將無用此鈞深之辨爲矣

問辨錄

卷之八

七

一質疑云詳翕大指似只在無善無惡四字何者惟其無則見以爲超乎有故從而標其名曰至善是告子之說即孟子性善之說所自出也亦惟其無則見以爲包乎有故從而指其實曰善惡之統

宗處是告子之說。卽荀楊諸子有善有惡之說。所自出也。然則無之一言。當爲言性之祖。而語知性者。莫如告子歟。雖然。性一也。旣以之爲善之至。又以之爲善惡之統宗。何歟。且善惡之相去遠矣。今也以善語性。猶嫌其強名。掃而不有。以惡語性。顧等諸善提存。而不斷。然則善惡何以別歟。又曰。捨惡趨善也。其將何所趨。何所捨歟。白沙先生有一言說得好。色色信他本來。愚謂善還他善。惡還他惡。有還他有。無還他無。性善還孟子。無善無惡還告子。有善有惡還荀楊諸子。一切因其自然。是曰易簡。若乃彼此調停。左右探掇。通融和會。攙異爲同。盡翻千百年成案。中間費多少安排。在是曰勞攘。不審翁以爲何如。伏乞裁教。

開辦牘

卷之九

八

余幼頗有志於程朱之學。鑽研性理大全一書。程朱之所是亦是之。程朱之所非亦非之。尚欲祖孟子之拒楊墨以排佛老。况告子哉。爲是世有所謂頓悟性宗者。不知是何景象。比壯有所得於天臺先生。忽爾心思路絕。露出性體。而後知從前種種見解。皆影響。

時乃深信孟子性善一言。通乎無極太極之初。又怪其但言發處。不言未發處。迷者將指第二月以爲月。久且執指而爲月矣。及想到程伯子點出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處。則性善之旨躍如也。陽明之見與伯子合。故不以言之。近於告子而忽之。近復有感於陪京諸君子。持此兩說而不相下。乃因耿先生贅言之所及。而爲之助發焉。蓋以孟子性善之說爲經文。而以陽明無善無惡之說爲義疏也。豈如兄所云以告子之說爲言性之宗祖哉。今且無論孟王二子之見地已。卽告子之見地。恐儒者亦未之深察也。告子言性無善無不善。蓋必有宗矣。生之謂性。此告子之宗也。性本與生俱生。而字義亦從心從生。可謂性非生乎。孟子引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之詩。以證性善。蓋亦以生爲性也。但告子之所謂生。非孟子之所謂生耳。耳能聽。目能視。心能思。告子之所謂生也。卽食色之性。犬牛與人之所同也。聽有則。視有則。思有則。孟子之所謂生也。卽仁義禮智之性。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也。蓋人有真性。有習性。猶物之有本色有。

開辦牘

卷之九

九

色告子以食色爲性之本色。仁義爲性之染色。故曰。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也。孟子則以仁義爲性之本色。食色爲性之染色。故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聲色臭味之性。君子不謂性也。其故何哉。告子之所見者。識神之性。而孟子之所見者。真如之性也。雖然。認性而及于識神。亦微矣。與荀楊諸子有間矣。苟究其弊之所至。則以爲荀楊之祖也。亦可。蓋性既無分善惡。而決之東西。必以食色決。不以仁義決也。孟子是以有戕賊杞柳之辨也。若陽明所云。無善無惡。則真如也。非識神也。謂清淨中一物不可着。不但惡無所容。而善亦無所容。正是性善之本色也。性體原是無朕。原是森然。以爲超乎有而包乎有。未嘗不是。但一毫着見不得。下一見字。此兄以已之見而度人之見也。然不有此見焉。發此疑。第未知與古人堅道未見之胸襟。打得對同否耳。至謂以論性之旨。各還古人爲易簡。而以折衷古今人之說爲勞攘。則大舜執兩端而用中。孔子從多聞而擇善。俱可。

開辨讀

卷之利集

十一

謂之勞攘矣。鑑空則妍媸自燭。衡平則輕重自審。已欲達而達人。何勞攘之有。竊意兄爲此論。則從勞攘中來也。然則舉世勞攘。吾獨得不勞攘乎。釋氏常言以幻止幻。吾今亦以勞擾息勞擾耳。當復爲兄添一蛇足。性何以曰善。性者太極太極萬善之母也。既曰性善。何以又言無善無惡。太極本無極也。既曰無善無惡。何以又言性爲善惡之統宗。太極生兩儀。有陰陽。卽有淑慝也。善惡既皆性之所統。何以獨捨惡而趨善。陰盡陽純。乃還性初也。既以陰盡陽純。還性初。何以云不斷性惡而證善提。陰陽同出太極。善惡原無二性也。惡性可轉而爲善性。但轉其習。不轉其體也。此語出於釋氏。乃煩惱卽菩提之義。在儒書。則不斷食色而踐形盡性之說也。其旨奧矣。愚前以此質耿先生。蓋爲當年曾有此話頭。故及之。而究竟則孔子之所與中人以上語也。兄豈非中人以上人哉。世不遇語上如孔子者。無亦姑闕此疑。以待積久自悟可焉。

開辨讀

卷之利集

十一

一質疑云。胡五峯先生曰。性者。天地鬼神之奧。善

不足以名之。况惡乎哉。孟子道性善云者。時子之辭。不與惡對。陽明先生所云無善無惡。謂之至善。蓋本於此。然而孟子嘗自言之矣。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是孟子之所謂善。正對不善而言。何得爲嘆美之辭也。朱子曰。既是嘆美。便是箇好物。然則就如五峯所言。何得謂無善也。若曰。善與惡對。則無與有對。不知孰爲無對也。舊曾有一友論及孟子。因曰。孟子不及孔子。只爲見性欠透。余問其故。曰。孔子說性相近。何等渾融。孟子苦苦要爭一箇善字。便成殺了。到底爭不過。告子曰。然則性無善無惡乎。曰。然。余曰。人之生也直。是孔子語否。曰。何也。余曰。孔子不言無直無曲。早是說得成殺了。此友愕然。敢并述之以質於翁。翁以爲何如。伏乞裁教。孟子直言人性皆善。而五峯胡氏以善爲嘆美之辭。非孟子意也。然却能以意逆孟子之志。蓋性善誠窮源之論。而苟窮其源。亦須於孟子言外求之。則得。若逐孟子以仁義禮智之端言性。以孩提愛親敬長之

問辨類

卷之八

十三

言仁義則亦有可駁者。楊食我之生也。當時一聞其聲。卽知其必滅。羊舌氏之宗。孩提有纔能言而卽欲弑父者。真西山曾斷其獄。亦可謂之性善乎。此乃前劫染來之習性。君子不謂性也。惟窮至於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同體之初。而後見性之無不善耳。然而追及於此。則太極本無極。善不足以名之矣。五峯之言。卽程伯子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之意也。毋以吹疵爲也。兄篤信孟子性善之宗。何嘗不是。而多爲苛辨。以過見道者。互相發明之言。則滯矣。以無與有對。而駁善與惡對。言非不巧。而非所以論性也。蓋有無落於二見。則無誠與有對。卽不落見。而或狀道之不屬二邊處。如云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則無亦與有對。至於言到太極本無極。言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無豈與有對乎。充斯辨也。則慎獨之論。亦當與不獨對。得一善之一。亦當與不一對。凡古人根極理要之言。種種俱成戲論矣。人之生也直。便是孔子道性善處。此則兄之卓見也。當知此直。卽乾之其動也。直。乾之動。直與坤之動。謂之乾。坤未分。何

問辨類

卷之八

十三

曲何直。先儒又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則動直又從靜專中來。專一之中。直亦何有。此亦可以印陽明無善無惡之說。

一質疑云。易之言陰陽有二。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此兩相爲用。不容偏廢之陰陽也。自復而至乾。陽進則陰退。自姤而至坤。陰進則陽退。此兩相貞勝。不容竝立之陰陽也。二義各有攸當。今翁之言曰。性太極也。善惡陰陽也。謂性有善而無惡。則亦可謂太極有陽而無陰矣。是指

問辨錄 卷之利集

十四

其不容偏廢者而言乎。是指其不容竝立者而言乎。指其不容偏廢者而言。則陰陽即太極也。原自有善無惡。安得以善惡配之。指其不容竝立者而言。則陽善也。所當扶也。陰惡也。所當抑也。正欲有善無惡。安得以一有一無疑之。且陽明先生之標無善無惡也。翁以爲重新周子之太極矣。今太極圖說具在。試於所言陰陽處。各代以善惡二字。可解乎。不可解乎。伏乞裁教。

易有兩相爲用。不容偏廢之陰陽。又有兩相貞勝。不

容竝立之陰陽。此易道之大綱也。確論也。但以乾元

坤元言兩相用。以自復至乾。陽進陰退。自姤至坤。陰進陽退。言兩貞勝。則語意尚爲未融。蓋乾坤雖分二物。其元只是一元。元即太極。以其在乾而謂之乾元。在坤而謂之坤元耳。言相爲用。則二之也。姤復往來之運。以其貞勝而言。固謂之不容竝立。以其互根而言。亦謂之不容偏廢。唯以淑慝判陰陽。乃是截然不容竝立耳。愚原性善於太極。而以善惡屬陰陽。正指淑慝之分而言也。孟子第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言性善。而愚則邇及於太極陰陽之初。何也不言太極陰陽。則性善乃無頭之論也。不但性無頭。而善惡亦無頭也。邇及於此。而後知陽明之旨。與孟子合。蓋真性原於太極。淑慝起於陰陽。陰陽未分。淑慝何在。凡言善惡。必在陰陽既分之後無疑也。故曰。言太極。必於陰陽未判之先。言真性。必於善惡未分之始。然而無極之真安在。在人心未發之中。故曰。當於未發之中驗之。曷言乎無對之爲至善也。陰與陽對。善與惡對。而太極無對。性無對也。孟子言性善。亦以仁

問辨錄 卷之利集

十五

對不仁。義對不義而說此言性之情不言性之性。亦對言之善。非無對之善也。猶曰性乃純陽之物云爾。然天下未有有陽而無陰者也。則安得執有對之善而言無對之性哉。究竟至於無極太極。則陰陽無朕而仁義禮智四字亦着不得矣。奚其對無對。乾元也。所以爲至善也。孟子雖對惡而言善。而意之所指。在無對也。無對之謂獨。唯見性之君子能慎其獨。陽明以意之動對心之靜。而曰無善無惡。正是點出獨體。而告子之所謂無善無惡。非獨體也。乃生死之本。食色之根也。何以驗之。於杞柳湍水之喻驗之也。蓋均曰生之謂性。而孟子以仁義爲性。生告子以食色爲性。生均曰無善無惡。而陽明通孟子之性善。告子通荀子之性惡。其幾微矣。捨惡趨善之工夫。何以合於無善無惡之本體也。太極圖陰匪陽。而不能不分陰陽。有陰陽。則必扶陽而抑陰。性體無善無惡。而不能不起善惡。有善惡。則必捨惡而趨善。易道然也。易言陰陽甚活。卽健順而爲健順。卽淑慝而爲淑慝。取義則在在皆通。執詞則在在皆礙。天下豈有陰陽外之

物哉。太極圖說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善惡不屬陰陽。而誰屬也。兄欲破無善無惡之說。而曰。太極圖說具在。試於所言陰陽處。各代以善惡二字。可解乎。不可解乎。則易傳嘗言陽卦多陰。陰卦多陽之義。而曰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試於易卦所言陰陽處。各代以君民二字。其亦可解否。此辨近于談天雕龍之口。論道不宜如此。一質疑云。翁亟稱無善無惡之說矣。及觀與耿楚老論時弊一書。似一一與之相反。有不能兩存而無碍者。此殆不可不察也。請陳其畧。蓋翁見謂俗流失。世敗壞。恬不知怪。而特舉程朱之標。意若曰。如此則爲君子。如彼則爲小人。將令學者審得失之幾。慎向往之路。所以正趨也。及評兩漢士習之敝。而謂今日之患。尤在頑鈍無耻。又若曰。隨俗易。矯俗難。將令學者酌輕重之權。挽極偏之勢。所以救時也。自無善無惡之說出。而兩者均之不免乎。戕賊人性。於是朱雲折檻。梅福掛冠。亦與獻符頌德者同科。而翁之說窮矣。則又有解之者曰。所謂

無善。非果無善也。惟是不著意於善云耳。審如是。卽所謂無惡。亦可知也。惟是不著意於惡云耳。彼方以不著意於惡爲無惡。而翁且歷訶其曲學阿世之非。必將曰。是迹也。非心也。如其跡。聖人之不違時。亦隨迎合也。旣明且哲。以保其身。亦養交待遷也。青苗可且放過。亦緘口持祿也。濟大事以狄梁公爲法。亦變塞狗人也。顧此中謂何耳。彼方以不著意於善爲無善。而翁且一律諸儒者之繩墨。彼將曰。吾非不能。吾不屑也。三揖一辭。是在格套上模擬也。弗視弗顧。是在局面上撇清也。扶直摧佞。是在氣魄上作用也。寧介毋隨。寧方毋圓。是在世法上揀擇也。僅成鄉黨自好而已。若然。則是之而不問。非之而不問。其處身彌高。而其藏身彌巧。頑鈍無耻之習。牢不可破。而翁之說又窮矣。夫何故。緣飾經史。猶得按經史以格之也。至其混善惡而一途。則非復品隲之所能加。藉口中庸。猶得依中庸以裁之也。至其合善惡而雙遣。則非復道理之所能詰。愚故曰。翁之說。與無善無惡之說。不

能兩存而無碍也。雖然。此非愚之妄爲億也。學彖題辭曰。近有一種浮根。出儒入釋。托無善無惡一語。以資狂蕩。其瞽世特甚。信斯言也。翁固已洞見弊端矣。亦將何以救之乎。伏乞裁教。

宋自南渡而後。兩程之徒徧天下。至使正心誠意之說。爲人主所厭聞。此非正心誠意之過也。習其學而泥焉者之過也。我朝自嘉靖以來。陽明之徒徧天下。至使學者仕者。影射致良知。及無善無惡之說。非詭遇以投時。則狂恣以敗禮。而守道者亦厭之。此非無善無惡之過也。影其見而流焉者之過也。與耿先生論時弊一書。正有激於此。兄謂旣在無善無惡之說。復以矯時守正之論挽其流。彼將反駕無善無惡以窮吾說。安得兩存而無弊。其慮亦遠。然不可以士習之流。而苛責於陽明之學術也。蓋其所由來者漸矣。大槩鼓舞之權。在上不在下。宦機滑而士習汚。固亦有爲之導者。而過不在陽明。陽明之學。豈無流弊。而亦不在無善無惡一語。當斯際也。縱無致良知之學。而曲學阿世之輩。亦卽在程朱之教中。言其言

不行其行。還復有所托而逃焉。以自解。卷五元
明之方。嚴難附而伯淳之圓融可附也。善惡皆天理
之說。豈不尤圓於無善無惡之說哉。况進乎此者。又
有孔子之無可無不可在也。吾見世有文豪焉。論陽
明。則以程朱之繩墨裁之。論程朱。則以孔子之時中
裁之。論孔子。又以大雄氏之神妙裁之。絕不信良知
之說。而亦能爲性善之說。稽其行。則與時浮沉。節義
掃地。豈亦入於無善無惡之宗而然歟。如陽明。雖以
無善無惡爲說。而程朱忠孝節義之遺矩猶在也。未
問辨贗。卷五利集
年所撮大學要旨四語。可謂發程朱之未發。使學者
於性體之無善無惡處。果見得十分親切。則何患乎
不易惡至中而還於至善哉。否則以名利之偽根。插
脚道中。正耿先生所謂歪骨。雖日以性善之說導之。
無益也。愚跋先生贅言。所惡於托無善無惡一語。以
資狂蕩者。正謂借其說以爲奸者耳。然浮根出入。不
托於此。必托於彼。豈獨陽明爲可托哉。兄言何以爲
救之之術。愚蓋窮焉而無以爲計矣。此際此風。豈但
提陽明無善無惡四字救不得。卽提孟子性善二字。

亦救不得。蓋世人之糠粃仁義也久矣。而道權又不
在我。不尊不信。疇能以草澤之空言移天下之志
哉。愚只願與二三豪傑。闡然自修。見性見到徹處。修
行修到密處。言可以俟百世之聖人。而世之救與不
救。曰有命。如是而已矣。
一質疑云。云一種浮根。出儒入釋。托無善無惡
一語以資狂蕩。則此一語爲釋氏宗旨明矣。似不
得以疑其禪者爲未融之見也。如以疑其禪者爲
未融之見。則孟子之闢告子。其不究於性善之源
又明矣。似不得舍而移責於宋學餘支也。且翁又
引而合諸孟子曰。是卽所謂性善也。贅言又引而
合諸中庸曰。是卽所謂誠者天之道也。夫如是。儒
與釋一而已矣。彼其托於無善無惡者。似不得謂
之出儒入釋也。如何。伏乞教。
兄疑無善無惡之宗。出於釋氏乎。非也。釋氏固道性
善也。曰實明妙性。曰圓成實性。非性善而何。頌華嚴
之性海者。曰富有萬德。蕩無纖塵。至矣。有無二見。皆
圓教之所訶也。未嘗以無善無惡爲性宗也。唯曹溪

六祖指點惠明於不思善不思惡時認出本來面目而惠明立悟。有近於無善無惡之說。然亦曷嘗以無爲宗。永嘉證道於曹溪則曰。棄有著空。猶如避溺而投火矣。至於曹溪初呈見地。有本來無一物之偈。則性體之真空。原自如此。卽吾夫子之空空如也。孟子道性善。豈能於本來無物之中添一物哉。無善無惡者心之體。自是陽明悟後之言。非蹈襲佛氏語也。愚跋耿元生世家贅言。言及浮根出儒入釋。托無善無惡一語以資狂蕩。乃表先生作贅言之因由。非以此一語爲釋氏之宗指。而以托此一語者。乃出儒入佛之徒也。陽明原未深於佛道。特其悟意有近於禪。故見有不期而合處。然其所標無善無惡。不從禪書中來也。亦自道其性境云爾。疑此語之入於禪者。則非姚江之徒。乃守程朱之說之徒也。故以宋學餘支別姚江之餘支。而亦不可以繫程伯子之徒也。如胡五峰以性爲天地鬼神之奧。李延平靜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則伯子之正支也已。宋儒之深於禪者。莫如伯子。而善藏其用。以六經化禪語。蔚爲儒宗。然則今

之出儒入釋者。亦誠假托已耳。如伯子之出禪入儒。乃真出真入也。

一質疑云。釋迦舍輪王位。逃之雪山。備歷苦行。始證大覺。跡其本末。要非草草而已。彼狂蕩者。曾何能望影響之萬一。而猥托於佛氏曰。無善無惡。其誰與之。可無問也。只無善無惡四字。畢竟欠穩。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又曰。元者善之長也。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孟子道性善。蓋本於此。若謂以善言性。猶是強名。則自善而上。更有何物。將無視性太高。又謂善與惡等。一齊抹殺。則自善而下。更有何物。將無視善太卑。視性太高。便未免有矜揚播弄之意。少間會生出種種奇特。奇特不已。必爲詭誕。視善太卑。便未免有厭薄簡忽之意。少間會引出種種虛浮。虛浮不已。必爲放縱。故其始也。本欲極意形容以張吾性。其卒也。反使人茫然入於杳冥恍惚之中。而周章四顧。無所憑依。其始也。本欲掃盡世法。以成就另一

等聖人其卒也。反使人公然逸於規矩准繩之外。而縱橫百出。無所底止。蓋勢之所趨。積漸致然。雖佛氏不意其至此也。由前言之。狂蕩非所以爲無善無惡也。是謂假托。由後言之。無言無惡。乃所以爲狂蕩也。是謂流弊。假者對真而名。似是而非之辭也。流者對源而名。相沿而來之辭也。是故曰。假托則真者自在。吾不得以狂蕩爲佛氏之罪。曰流弊。須并發源處一查。卽佛氏亦有不得盡辭其責者矣。俞不云乎。今日之弊。莫大乎似儒非儒。似釋非釋。而成小人無忌憚之中庸。其說蓋起於憚儒道之拘檢。慕佛學之圓通。故仗佛卑孔以爲已地耳。豈知學佛而不成。必爲類狗之虎。學孔而不成。猶爲類鶩之鵠。又曰。禪書新奇奪目。而又可惜其圓活以藏身。儒道平淡而無奇。而又深苦其方嚴以禁欲。詳味數語。以爲闢佛。則俞之所不滿。第指仗佛卑孔者而言。於佛乎何尤。以爲非闢佛。則新奇之與平淡。圓活之與方嚴。其端之所由分。當必有在。似又難專歸咎於無忌憚之小人也。愚故緣

問辨錄

卷之八

王

俞指而爲之廣其說如此。不識然否。伏乞裁教。原孟子之道性善。而證於易傳乾元坤元繼善成性之說。此知本之論也。愚不以孟子廢陽明。其原亦在於此。乾元坤元。天地之德性也。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元者善之長也。可謂性非善乎。然曰。萬物資始。則不但善。而惡亦始。曰。萬物資生。則不但善。而惡亦生矣。善惡從陰陽而分也。陰陽一太極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陽善而陰惡。陰陽之中。又分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一成而不可易。故曰。成之者性也。然其所以生陰生陽。生善生惡。永無間斷者。誰爲之。太極爲之也。太極卽乾元坤元之總名也。故曰。繼之者善也。元旣爲善之長。何以生出惡來。太極一本而萬殊也。以其萬殊。故對惡而稱善。萬殊原於一本。則何對之有。故性善之善。不與惡對也。然文言所謂善之長者。亦就萬物旣始之後。指出人之心。極以爲元。而未及生人物之本也。此元卽坤元也。易從太極生兩儀之後說。故每以陰陽言太極。不以太極言太極。唯贊乾元之大而曰。萬物資始。乃統天。此則以太

問辨錄

卷之八

王

極言太極耳。以太極言太極。善不足以名之。故曰。大哉乾元而已。於坤則曰。至哉坤元。至卽至善之至也。故以善名坤元之性可也。若言乾元。則舉善遺惡。而乾元有所不統。惡在其爲大。乾元之所以爲大者。正以其立於無善無惡之先。而通於有善有惡之後也。然以善之長名乾元。則可以惡之長名乾元。則不可以善之長名乾元。亦以坤元名乾元也。何者。太極在陰陽之上。名曰乾元。太極在陰陽之中。名曰坤元。在陰陽之中。則所謂繼之者善也。在陰陽之上。則所謂繼之者惡也。孟子以情善言性善。其實乾元於坤元。歟。陽明以無善無惡言心體。其虛坤元於乾元。歟。皆見性親切之言也。兄謂無善無惡四字。畢竟欠穩。然使不究極於繼善之原。則性善二字。亦是欠穩。吾今代爲孟子發疑問。而代爲解之。謂人之情。必可以爲善。不可以爲惡。而決性之善乎。則桀紂幽厲之情。未見其可以爲善也。謂桀紂幽厲之惡。出於習染之後。而非赤子之初性乎。則楊食我之惡性。卽從母胎

帶來。不由習染也。謂楊食我之性爲怪性。而孩提之愛親敬長。乃常性乎。則嬰孩何以獨戀母而不戀父。戀乳母而不戀生母也。又何以見食則與兄弟爭也。此亦未有以見其果善也。謂孩提之愛欲。亦出於感物而動。而非未發之本性乎。則已發卽未發之苗也。未有以天機之根。而發嗜慾之苗者也。且未發之時。尚無喜怒哀樂之朕。何以知其有善而無惡也。抑謂極不善之人。亦知天地君親之爲大。仁義禮智之爲美。卽此便是未泯之良心乎。斯又出於習聞習見之所熏。而非因地一聲之時。卽然也。儒先爲之解曰。天命之性。無不善。氣質之性。有不善。旣分二性。則言性者。何得舉天命而遺氣質也。又爲之解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然君子弗性。而小人之性。則言善亦君子之偏辭也。然則孟子之說。將無以勝荀楊之說矣。蓋必窮至於資始統天之乾元。與夫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而後性善之旨。始有着落耳。然曰乾元。則周子之所謂太極本無極也。曰繼善。則程伯子之所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

已不是性也。曷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蓋性必從生說。不從無生之前說。亦必從靜說。不從感物之後說。孔子說性相遠。下也說天命之謂性是已。若說到人生而靜以上。便是繼之者善。是性之原而非性也。說及人生而靜以後。便是感於物而動。是性之欲而非性也。孟子道性善。本通極於人生而靜之上。乃以感物而動之端徵之。此其所以費分疏也。程伯子之論則精矣。凡謂以善言性。猶是強名。自善而上。更有何物。將無視性太高。視善太卑。似也。不觀老子之言。問辨篇。卷之利集。十八。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不可得而名。強名曰道。道尚強名。而況善乎。究其極。豈但善為強名。性亦強名也。古聖見得人物身中。隱然有個生生不息與天地同根者。無以名之。而名曰性。孟子又見得此性降本流末。善者寡而不善者衆。人將執其末之惡。而疑其本之善。則何以返其天地同根之原。故破衆論而表之曰善。其實性中着不得一善字。見性之時。雖性字亦着不得。只是一個光光淨淨無極之真而已。待兄掃蕩情塵。恍然有悟之日。自當見之。今日縱剖得十分。

痛快亦祇於性體上添出塵耳。兄借世家歐陽氏無善無惡以資狂蕩一語。復辨論以攻佛氏之流弊。蓋亦托於孟子之閑聖蹟。然皆意想卜度之言。非見性後之言也。見性者言意。曰別唯聖知聖唯見性者能別見性之言。佛氏之發。蓋亦未易查也。愚惡夫小人無忌憚之中庸。仗佛氏以爲已地。則亦豈無君子不究竟之中庸。仗佛氏以爲已地者。人自仗耳。人自卑耳。於孔釋之根源何預焉。至謂禪書新奇而圓活。儒道平淡而方嚴。又不專爲仗佛卑孔者說。大都爲人家子弟。蕩名檢而逃禪窟者說。蓋承耿先生之意也。不曰佛書。而曰禪書。意自有在。究而言之。佛道何嘗不平淡。不方嚴。儒書何嘗不新奇。不圓活。佛以中道爲第一義諦。而其所制偈律。尤嚴於儒。六經之中。易奇而法。其新奇孰甚焉。孔子無可無不可。其圓活又何如也。分別平淡。不新奇。方嚴與圓活。亦就世儒之見而言。其大槩耳。佛氏之道。原不悖於孔子。何以闢爲愚特闢夫假禪之似而亂佛之真耳。

一質疑云。吾儒曰性善。釋氏曰性無善無惡。而各自爲一宗。其究竟亦各自成一局。不須較量。不須牽合。今日無善無惡。正至善之體。是援佛入儒也。又曰爲善去惡。正所以復其性。無善無惡之體。是借儒入佛也。翁試按而評之。既曰無善無惡。當其爲善去惡。善何從來。既曰爲善去惡。當其無善無惡。善何從往。本有而強之無。截鶴也。豈性可得而損歟。本無而強之有。是續也。豈性可得而加歟。且楞嚴經有之。佛告阿難。因地發心。與果地覺。爲同爲異。若於因地。以生滅心爲本修因。而求佛乘。不生不滅。無有是處。信斯言也。爲善去惡之因。可以求無善無惡之果歟。伏乞裁教。

知無善無惡之說。不出於釋氏之論性。而出於陽明論未發之心體。則援儒入佛。曰佛入儒之疑。可以渙然冰釋矣。然兄爲此兩重口業。駁辨不已。只爲認性善二字。爲東魯之家珍。認無善無惡四字。爲西竺之寶貨故也。豈知無善無惡。向孔門在筭之藏。而性善亦佛氏通行之鈔哉。吾嘗謂世儒未窮佛道。且母輕

議佛學。程朱立身行己。無一不可法。獨其未知佛而議佛。不足法也。愚豈佞佛者哉。知聖人無兩心。龍德無高下。不敢爲瞞心之論也。然而儒行自宗孔子。亦不以孔矩濫佛律。所以取陽明大學要指四語。非以其上一句之通於佛也。無善無惡。正至善之體。爲善去惡。正所以復其無善無惡之體。此亦爲陽明四語註疏。故云然。若轉而爲孟子性善註疏。當曰性無善惡。而有善惡。其元本是至善。爲善而至於無善可爲。去惡而至於無惡可去。乃所以復其至善之元也。其旨則一而已。兄最善於發難。故曰當其爲善去惡。善從何來。當其無善無惡。善從何往。且有截鶴續鳧之喻。大畧已剖辨於前說中矣。今復爲兄下一轉語曰。莫問善從何來。當恭父母未生前。性從何來。莫問善從何往。當恭魂遊魄降後。性從何往。知性則知善矣。性本富有萬德。奚言截鶴。性本蕩無纖塵。奚言續鳧。學必先悟後修。悟得不二之性於善性惡性之外。而用爲善去惡之功。是謂真修。否則日取古人之成迹而踐之。亦盲修耳。日取古人之格言而衍之。亦塵說

耳於性體何當焉。佛告阿難應審因地發心。與果地覺爲同爲異。正令審悟性之因也。而其因亦難言矣。宋儒每以郢書燕說說佛經。願兄毋蹈其弊也。今且置佛乘之不生不滅。而言人心之生滅。心生則種種法生。善生惡亦生也。心滅則種種法滅。惡滅善亦滅也。善惡皆生滅。則孰爲不生不滅。蓋必有立於無善無惡之先。而爲佛乘之因地者矣。孔子所謂大哉乾元。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非耶。是故均之爲善去惡。而以生滅心爲因。必入人天之果。以不生不滅爲因。必入佛乘之果。不生不滅之因。是謂真如妙性。亦不可不謂之至善也。尚論孟王二子之學。正不必泥其詞。而當於其因地審之。竊謂孟子之言性善。王子之言無善無惡。其見縱未齊佛。而不生不滅之因同也。第恐習其說者。轉不生滅而爲生滅耳。蓋性善之旨。得則爲淨識。失則爲染識。無善無惡之言。得則爲真空。失則爲頑空。當於毫厘千里之間。辨此因果。不當於爲善去惡之因。求無善無惡之果爲辨也。如曰爲善去惡之因。不可以求無善無惡之果。則聖人扶陽

問辨續

卷之八

五

陰之教亦不可以求無極之果矣。辨固有以強詞奪正理者。不起於勝心。則起於執心。此卽生滅之因也。不可不察。

一質疑云。翁究觀近世倡道者之弊。一一拈出。可謂知微知彰矣。雖然。陽明所云爲善去惡之功。自初學至聖人。究竟無盡。誠爲精密。而何以致此也。則又有一弊焉。以陽明之所謂善惡。與吾聖賢之所謂善惡不同也。蓋聖賢之所謂善。指天理之公而言也。其所謂惡。指人欲之私而言也。乃陽明之論。則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又曰。無善無惡。謂之至善。是知陽明之所謂善。指無而言。其所謂惡。指有而言。而特以理氣二字。牽綴於其間。善惡之說。於是乎一變矣。夫惟如是。是故教者侈談玄虛。而學者競崇懸解。卽欲不厭有而趨無。不可得也。旣以厭有而趨無。卽欲不尚灑落尚圓通。不可得也。旣已尚灑落尚圓通。卽欲不掩戰兢之脉。不可得也。旣已掩戰兢之脉。卽欲不成無忌憚之中庸。不可

問辨續

卷之八

五

也。世道人心亦於是乎一變矣。然則陽明之爲善去惡與聖賢之爲善去惡孰精孰粗孰疎孰密恐不無毫釐之隔而爲其學者不一再傳而遂弊要亦無足怪也。翁之所謂因果似當并於此求之不識以爲何如。伏乞裁教。

愚前有感於倡道立極之難故究陽明學問之流弊而曰知彰而不知微此亦苛論也不如鄒爾瞻之言曰流弊何代無之終不可以流弊疑其學兄謂陽明之所謂善惡與吾聖賢之所謂善惡不同則苛更甚

問辨錄

卷之利集

三四

矣。善指天理惡指人欲此善惡之大較也於中拈出性體剖厥幾微則悟道之君子各隨所見而說亦有不必於盡符者。孟子曰性善而程伯子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學記曰人化物而滅天理而伯子曰善惡皆天理亦異乎古人之所謂善惡矣而其意圓語亦圓也。陽明亦有圓悟於善惡有無之際既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又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既曰有善有惡者意之動又曰有善有惡者氣之動向非見性親切豈能七通八達如此理之靜處即是心指未發之

時言也。故曰無善無惡非專以善而屬之無也氣之動處即是意指已發之時言也。故曰有善有惡非專以惡而屬之有也。善必屬乎天理惡必屬乎人欲自是不易之論。陽明其能達諸但陽明既以無善無惡言理之靜而復接言循理便是善似循乎無善無惡之理而總之爲天理也。既以有善有惡言氣之動而復接言動氣便是惡似動於有善有惡之氣而總之爲人欲也。此所謂意圓而語滯也。然就其語之滯處究其意之圓處則其所析善惡之幾爲最精蓋謂善無事於安排但順乎理之靜處便是善猶云率性之謂道也惡不待其暴露但涉於氣之動處便是惡猶云纔有所向便是欲也微矣無善無惡謂之至善此言可與善惡皆天理之說相參皆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求者也。世儒之知言者寡往往認陽明爲逞雄心立新說之豪而不察其悟道之實似等陽明於奸雄然者高明如兄而亦有此疑耶。末謂學者既厭有趨無則不得不尚灑落尚圓通而掩戰兢之脉既掩戰兢之脉則不得不成無忌憚之中庸此則確論也

問辨錄

卷之利集

三五

雖曰不善學陽明之過。而陽明於倡始處。亦未便能止於至善。如尼父焉。則所謂知彰而不知微者也。安得爲陽明諱也。要之爾瞻之言爲近厚。

一質疑云。陽明謂佛氏倚於無善無惡。不可以治天下。翁疑其遷就世儒。以爲是一大障矣。然而翁亦有曰。聖人智崇而禮卑。理雖互融。而教不可以相濫也。帝王所自立之天下。非綱常不可維。非庸言庸行不可率。而語上則非中人以上不可也。故必主孔子而賓二氏焉。信斯言也。佛氏又必不可

問辨廣

卷之利集

三六一

以治天下也。何歟。夫道一而已矣。聖人之所謂語上。卽庸言而在庸言。卽庸行而在庸行。其悟與否。則存乎人。非庸言庸行之外。另有一種奇特也。今詳翁語意。若謂語上。佛氏與吾聖人同。庸言庸行。佛氏與吾聖人異。將智崇禮卑。可岐而二歟。乃翁與鄒爾瞻書又曰。近時學者。不卑禮而求崇智。不本分甚矣。然使智不極崇。則禮亦不極卑。蓋眼前種種滲漏。俱生於智之不及耳。信斯言也。佛氏之滲漏處不少也。可謂之語上歟。由前之說。佛氏偏

語上。其於治天下。僅及中人以上耳。固已不能如吾聖人之全。由後之說。并其語上者而亦有遺憾也。其於治天下益無當矣。尚安得與吾聖人論賓主。然則陽明之詆佛氏。倘亦有見。不必盡出於遷就歟。而愚以是知翁所云一大障。殆未易破也。如何。伏乞裁教。

問辨廣

卷之利集

三六一

謂佛氏寂滅之教。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此自漢迄今儒者之通惑也。無他。以其外綱常而究生死大事。是舍下學而求上達也。又人皆學佛。則種類滅盡。曷成世界。陽明猶有此惑在也。豈知世界必從無而至有。還復從有而入無。聖賢出沒始終於其間。或順世法。或不順世法。千態萬狀。不可典要。然未有不從一生悟道。多生修道。而究竟於最後一生證無上道者。言悟。則達磨之宗門是已。吾夫子蓋已越過此門。而現生以一貫之宗顯言修。則普賢之行門是已。吾夫子亦已久歷此門。而現生以立達之行顯言證。則釋迦之入無餘涅槃是已。其夫子之所究竟。而不自以爲至者歟。則猶以因中涅槃顯而闕其果也。斯義也。合

易傳及中庸章句中。而儒者莫察。越千餘年。而於周子之太極圖。先從無極而太極。說到陰陽五行。又從陰陽五行。說到太極本無極。而引易傳以終之。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盡之矣。世儒但知孔子下學而上達。不離陰陽五行。而見無極。豈知兩極莫後。必不歸於斷滅。然亦必究竟於寂滅。世儒亦知佛氏不生不滅。爲上達之宗。見謂離陰陽五行。成寂滅之太極。豈知爲君止仁。爲臣止敬。爲子止孝。爲父止慈。佛氏俱從多生歷過。而此生特顯涅槃相耳。故佛氏之智。崇易見。禮卑難見。孔子之禮卑易見。智崇難見也。易地則皆然矣。大槩教不相濫。而事亦不可以相兼也。堯舜治世。便不能兼孔子垂世之業。孔子垂世。便不能樹釋迦出世之標。何得於釋氏之出世。而兼責之以堯舜孔子之功用哉。謂佛氏寂滅之教。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是無極太極之體。不可以成陰陽五行之用也。兄謂聖人之所謂語上。卽庸言而在庸言。卽庸行而在庸行。非庸言庸行之外。另有一種奇特。是則然矣。然夫子未嘗卽以庸言庸行爲上。而佛

開解讀

卷之八

三

氏亦未嘗離庸言庸行以語上也。若孔子卽以庸言庸行爲上。則何以曰。可使由。不可使知。若佛氏離庸言庸行以語上。則何以曰。治世語言。資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然則孔釋之教。原自相通。其迹之可疑者。徒以釋迦捨王位棄妻子而作佛。似與吾聖人之庸言庸行殊也。兄病其智崇而禮不卑。又病其滲漏處不少。其原皆在於此。此蓋執東震之庸言庸行。以律西竺。又執經世之庸言庸行。以律出世也。不但地異教異。言行殊軌。卽上古之言行。何可律於今日。今日之言行。何可律於將來。上古之所謂庸言庸行者。結繩耳。穴居野處耳。委親薄壑耳。在今日。將謂之怪言怪行。而將來劫運欲終之時。其言行更異于今日。吾稽世界起滅之因。於釋經。而知世數之將盡也。蓋由權實兩門之聖人。鍛鍊大千界內衆生。至於善根純熟。而後大三災始起。驅羣生離此苦海。不入佛界。亦入空界。禪界將入之先。三毒消滅。人壽至於無量。不復以男女構精續人道。而一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惟以趨淨去染爲常。此時之庸言庸行。何如哉。

開解讀

卷之八

三

知佛言非誑也。斯卽陰陽五行銷歸無極之兆也。是故吾聖人順今日之陰陽五行以爲庸言庸行。而佛氏追厥初之無極太極以爲庸言庸行道不相悖。而教則相成也。然則何以不主佛而主孔子。孔子三綱五常之教主也。吾儕豈能離綱常以立於世乎。亦豈能頓出世間以入佛地乎。不宗孔子而誰宗也。然則何以復賓二氏。孔子語上之旨見於二氏之書居多也。而釋典尤精且詳。研其義則大易之奧旨具在焉。上士得之以神德行。中士得之以條名根。而下士亦惕於因果報應之說以戒其過。聖祖所以謂其暗助王綱也。安得而不賓之。賓之云者不以爲主而以主道下之之謂也。合心迹而用之之謂主。用其心而不用其迹之謂賓。倘以一大事因緣現於世。則主佛氏而賓孔子亦可矣。愚爲此論。兄又必謂攪亂儒釋成就另一等聖人。然而我此一念直欲剗出孔子之五臟六腑與上士一究竟耳。世儒未必深見孔子之心。又未必徧閱釋氏之典。則所謂一大障者豈易破哉。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已耳。

問辨錄

卷之四

四十一

一質疑云。陽明先生曰。聖人無善無惡。只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惟循乎理。不動于氣。便有個裁成輔相。佛氏倚於無善無惡。一切不管。故不可以治天下。語儒佛之異也。翁駁之曰。諸惡莫作。諸善奉行。佛氏之教也。安可謂其倚於無善無惡。中有罪福性空之說。又恐人倚於爲善去惡。故以此去其執耳。語儒佛之同也。敢僭爲之評曰。佛氏既主無善無惡。卽其所謂爲善去惡者。恐未必盡符於聖人焉。得曰同。佛氏亦言爲善去惡。卽其所謂無善無惡者。恐未必大遠於陽明焉。得曰異。翁以爲何如。伏乞裁教。

問辨錄

卷之四

四十一

陽明未窮佛學。而其悟通於禪學。故影響曹溪之所謂不思善不思惡者。以爲涅槃之宗。而歸無善無惡於佛氏。又未審佛氏卽天下之至誠。能經大經。能立大本。能知化育。而一無所倚者。乃謂其倚於無善無惡。一切不管。故不可以治天下。此亦不知佛而議佛者也。佛欲引大地衆生。一時同成正覺。豈一切不管者哉。兄評佛氏既主無善無惡。卽其所謂爲善去惡。

亦必盡符於聖人。佛氏既言爲善去惡，即其所謂善無惡，恐未必大遠於陽明。前二段蓋疑聖人有兩心，後一段乃誤入陽明之說。

一質疑云：儒者既以陽明之無善無惡爲疑，而陽明又以佛氏之無善無惡爲疑，然則聖人不言無乎？曰：無聲無臭，詩未嘗以無爲諱也。世亦有疑及無聲無臭者乎？無方無體，易未嘗以無爲諱也。世亦有疑及無方無體者乎？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論語未嘗以無爲諱也。世亦有疑及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者乎？而獨不能不生異同於無善無惡，何也？其故必有在矣。而或者乃爲之解曰：所謂無善無惡，卽無聲無臭也。卽無方無體也。卽無意無必無固無我也。是則始而等善爲惡，卒又等善爲聲臭，爲方體，爲意，必固我也。夫善亦何負於人也？而不譽之甚如此乎？伏乞裁教。

儒者疑陽明之無善無惡，不知性之善也。陽明疑佛氏之倚於無善無惡，不知佛之道性善也。兄謂聖人未嘗不言無，而引詩之無聲無臭，易之無方無體，論

問辨錄

卷之八

四

語之無意無必無固無我爲說，則亦未敢便言。

真見聖人之言無處。假令此三言者，不出於佛氏之口，兄亦必吹毛而求其疵。試觀孝弟出於佛氏之口，兄亦必吹毛而求其疵。試觀孝弟之子，最惡佛門空字。其註論於孔子之空空如也，屬鄙夫不屬孔子。於顏子之屢空，寧言財空，不言心空。則於佛口所親說者，其公排又當何如也。故知三言倘出佛口，亦難保兄之不疑矣。宋儒自程伯子而後，儒者必以關佛老爲大題目。而橫此一障於胸中，此卽所謂理障也。無善無惡，亦陽明偶言心之體如是耳。其標題自在良知二字。今乃疑其出於佛而駁辨不置，又添一無善無惡之障也。不特此耳。心不空空，卽性善二字亦是障。兄設爲無善無惡之解，而駁之曰：善何負於人，而不譽之甚如此乎？愚亦謂性體本來有何物，而受障之甚如此乎？勿以爲戲論也。

一質疑云：釋氏理障事障之說，總只是無善無惡註脚耳。翁謂理障碍道更甚，不知喚何者爲理。易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不知何以解也。將所謂理者，於性命之外，另爲一物，所謂道者，又於理之

問辨錄

卷之八

四

外。另爲一物乎。乃翁又曰。不生不滅之理。只在日用飲食間。遺人倫以求道。非上乘之道也。信斯言也。理卽事。事卽理。雖欲遺之。不可得也。何自而爲障乎。又曰。上士聞道。日用莫非天機。其次多習氣之累焉。不入事障。則入理障矣。信斯言也。是習氣之爲障也。非特與理無干。抑且與事無干也。何必并祛二者而後可以聞道乎。伏乞裁教。

性無善無不善之說。見於孟子之書。事障理障之說。根於釋氏之書。釋書有所謂煩惱障。所知障者。煩惱

問辨類

卷之八

四十五

屬事。所知屬理。此二障之所自來。兄謂事障理障。總是無善無惡註脚。此過信陽明之言。而又過疑之也。若夫學欲見性。則三障委着纖毫不得。事障則塵勞煩惱是已。理障最爲幾微。禪士云。金屑雖貴。落眼成塵。縱是古聖精義妙道之言。入在胸中。執而不化。便是理障。愚所以謂性不空空。則無善無惡之塵固障。而性善之塵亦障也。見性之人。如撥雲霧而見青天。空空蕩蕩。了無一物。而又不入斷滅。故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然見無則着於無。此理障。

所以難除也。易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此就見性之聖人說。不見性而窮理。則所窮之理。無一非障。奈何疑所謂理者。於性命之外。另爲一物。又疑所謂道者。於理之外。另爲一物乎。卽此數言。便是理障之未忘也。愚言不生不滅之理。只在日用飲食間。又言上士聞道。日用莫非天機。亦俱就見性者說。否則舉心動念。莫非生滅。日用飲食。安得天機。此不可以自心意想求。亦不可遂古人言句求也。姑言并祛二障。以開方便之門。卽陳白沙所謂靜中養出端倪。然後有商量耳。言及於此。欲將此心剖出與二三君子。而又無如之何也。

問辨類

卷之八

四十五

一質疑云。翁不曰。陽明之無善無惡。是宗門之見。而曰。分接上中下根之說。乃宗門之見。愚則曰。分接上中下之說。正從無善無惡來也。何也。聖學在止於至善。旣以無善無惡爲至善。安得不以無善無惡爲上根也。翁不曰。龍溪之無善無惡。是宗門之見。而曰。四無之說。乃宗門之見。愚則曰。四無之說。亦從無善無惡來也。何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

既以心爲無善無惡。安得不以意知物爲無善無惡。惡也。翁以爲然否。伏乞裁教。

吾道一以貫之。卽佛氏不二法門。達磨單傳之宗。亦卽夫子一貫之宗也。愚何嘗不謂陽明之無善無惡。不合宗門之見。亦何嘗不是其見。却嫌其尚有見在。禪祖自謂我此頓教法門。專接上上根人。而大學正心誠意之教。以知止爲入門。以止至善爲實際。此則頓漸兼該。亦接上根。亦接中下根。所以爲徹上徹下之道。今陽明折衷二子之說。謂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是雖存四有。實重四無。雖兼接中下根。實重在接上上根。此以宗門之聲臭未忘。而判大學爲兩岐之教也。泥其說。則無善無惡者心之體。似以正心接上根。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似以誠意接中下根。而語意之不圓。亦甚矣。六祖在宗門。而無宗見。陽明不在宗門。而有宗見焉。然愚重陽明之見地。亦直以宗門之見。解指龍溪。而不直指陽明也。二本之嫌。則不敢爲陽明諱。遂至於龍溪翻陽明之案。而曰。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卽是無

問辨錄

卷之利集

四十六

善無惡之意。知卽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卽是無善無惡之物。方且執陽明之所謂心體者。并意知物而一之。正是縱言無善無惡。豈直從無善無惡來而已。味兄此評。益猶未其察。吾所題學的教。衡之隱意也。知性難。知言亦難。當思大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是何氣象。

問辨錄

卷之利集

四十七

一質疑云。昔蘇子瞻議程伊川先生曰。何時打破這敬字。如近世講學者。幾乎打破這敬字矣。翁作六龍解。特拈出一惕字。謂六龍者。皆從惕中來。最爲有功。李見老揭脩身爲本。而曰。原是調元之聖劑。今爲補虛之上藥。愚於翁亦云。竊又以爲卽是。可以稽儒釋之辨焉。仲尼不云乎。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佛氏西方之傑也。豈得遂以無忌憚目之。乃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而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似與所謂惕者。有間矣。翁之言曰。學孔而未至。名教猶得而繩之。學佛而溺其直。則狂慧生而怪行出。其流至於小天地。卑聖賢。蔑君父之倫。而自托於無上。

之道。雖聖人亦未如之何也已矣。此猶自其流言之也。揆厥所由。合下已。理却種子矣。故程朱之關佛也。翁又評之曰。道經云。聖人生而大道起。佛雖至聖。不能禁後儒之不盜佛。盜佛而漓其真。至於掃六經而侮聖學。則搜其本而攻之。雖操戈入室。必且以禦盜之功。受上賞焉。所謂本。卽愚所謂種子也。靈嶽拈花。少林面壁。至乎法席雲布。所在風生。訶佛罵祖之徒。喝捧雙呈。機鋒狎出。指天指地。氣象分明。宛然在目。其亦可以觀矣。是故從儒問

問辨篇

卷之新集

四六

入者。愈有得。則心愈小。其失也。爲必信必果之小人。聖人且以列於士。從宗門入者。愈有得。則心愈大。其失也。爲反中庸之小人。行不免誤天下蒼生矣。何者。其種子殊也。象山先生曰。纔一警策。便與天地相似。愚始殊有味乎其言。及觀翁與耿侗老書。以爲孔子平日未嘗有此快口。不覺悚然自失。蓋翁之深於惕如此。信惕之一言。所以標聖學之宗在是。所以救釋學之濫在是。乃祖述憲章第一義也。愚恐世之盜儒霸儒。惡其害已而傷之。故申

其說云爾。

凡有取於六龍皆從惕來之說。而反覆言不惕之流弊。此有關世道之言也。但不可泥指天指地之言。而以不惕之端加於佛。夫佛。乾元也。時乘六龍以御天者也。其出也。如優曇鉢花。曠劫一見。故初生必顯奇兆焉。凡望道未見之聖人。必有謙。惟至於圓滿菩提。十號具足。則無謙。孔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此望道未見之言也。釋氏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此圓滿菩提之言也。而其惕意則各有在。孔子之謙處。卽

圓機篇

卷之新集

四九

惕處。釋氏之惕。又不在謙。而在俯順衆生。開權顯實處矣。程朱主敬之學。甚有惕意。而其所不足者。正在以凡心測佛。以偏詞排佛。然其稽禪宗不惕之流弊。則亦有當焉。愚稽後儒盜佛之弊。謂程朱搜其本而攻之。本卽指佛。蓋佛學降而爲禪。搜禪之本。而及於佛也。拈花面壁。此禪之佛。非禪之禪。亦惕禪而非狂禪。至於棒喝雙呈。機鋒狎出之後。則惕意衰而狂意盛矣。是以程朱之操戈入室。受上賞焉。然不可歸咎於指天指地之聖人也。子夏之後有莊周。子弓之後

得則心愈小。從宗門入者。愈有得。則心愈大。亦言其大。然則可耳。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此孔子之言也。是時安得有禪宗。而反中庸之小人。從誰門出耶。蓋禪學可借以爲好。則聖學亦可借以爲好。不可執成心而爲一偏之說也。末謂惕之一言。所以標聖學之宗。在是。所以救釋學之濫。在是。則確乎其不可易矣。一質疑云。佛氏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帝王於中。至乃不父不母。不妻不孥。視人倫若魔累然。竊意佛氏亦人耳。何以如是。且聞佛氏者。行能甚高。跡其窮深極微。彼於性命之際。亦似有所窺矣。又何至顛謬如是。一日偶閱史稱佛氏言。人死精神不滅。還復受形。忽而有省。已而閱蓮花經。更覺了然。何者。如其言過去無邊無量劫。已有我在。未來無邊無量劫。尚有一我在。我生我死。我死我生。天地不得而與也。於天地何有。父母不得而與也。於父母何有。且生而不生。死而不死。往來循環。無終無始。人道之絕續。妻子不得而與也。於妻子何有。此一

說也。其於衆生。或現比丘身。則互爲師徒。或現國王宰官身。則互爲主輔。或現居士身。則互爲六親眷屬。然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一時幻跡耳。其亦何常之有。而拘拘爲此。又一說也。至其展轉修證。成無上道。則我卽太極。太極卽我。爲能造天地。役百神。時而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爲能盡衆生而普度之。共超生死。然則十方三界。皆其形色象貌。林林總總。皆其兒孫。上自帝釋。下至於跛行蠕動。皆其弟子。夫是之謂法王。尚孰得而臣之。夫是之謂衆甫。尚孰得而子之。此又一說也。論至於此。佛氏之遺君親。棄妻子。與否皆可以不問。而翁所云世皆宗佛。則人倫將滅者。亦可以不必慮矣。其然也耶。其不然也耶。伏乞裁教。佛道未易窮也。漢史稱佛言。人死精神不滅。還復受形。雖未及於妙理。猶爲見佛一斑。兄欲窮其至處。而引蓮經以後諸說。則轉億而轉乖矣。蓮經欲談諸法實相。至於舍利弗三請。釋迦猶難之。而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如兄所億。則何難思之有。天道虧盈

而論鬼神害盈而福謙。佛果無天地無帝王。無父母妻子而傲然稱尊。且爲放誕不經之說。以誣世。盈亦甚矣。天將虧之。鬼神將害之。安得代有護法之人。以至於今不廢。兄之言大槩程朱之所已發。而更爲之發其未發者也。程子曰。佛言之精者。不出儒書。其誕吾不信也。朱子曰。釋迦但將彝倫滅盡。達磨則將義理滅盡。兄之輕視佛學。正與程朱之見侔。揆以孟子論世之律。在程朱猶可。在吾儕則不可。何者。程朱以凡見測佛見。固亦出於輕心慢心。非聖人虛受之問辨。廣
卷之利集
五三

德而中興聖學。則有大功焉。君子安得不以功而掩其過。吾儕未必有程朱之功。而乃祖其輕心慢心以判佛。則其過不細。愚幼亦有此癖。嘗研性理大全一書。有觸於張子正蒙中道理。而猛然起闢佛之念焉。却嫌韓子原道論佛骨表之爲淺。欲深入其室而攻之。將壯偶入弁山人之戲論曰。儒家安能以道理勝佛。除是韓文公所謂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如祖龍焚坑手段。乃能以勢力勝之耳。於是疑心隱隱然起。豈佛氏果有入微入妙之言。足以動高明之士耶。則

又念弁山人。文豪也。見地豈逮程朱。闢佛之念。轉切。徒以未嘗多閱其書。不敢輕議其理。默而含之。有年。及遇天臺先生。既有悟入處。然後取其書而閱之。每到說心說性去處。則字字句句。若道着我。曾次中事。而後悔從前之見之狂且陋也。今觀尊劄種種推測。頗類愚壯歲以前之見。則前悔復戚戚動焉。昔趙清獻富鄭公。皆以晚年悟佛學。兄有一朝聞道之日。此悔亦刻期而待矣。悔後再閱楞嚴法華二經。自與今日之見迥別。佛蓋人天中之夫子。二經亦釋典中之易傳中庸。兄不敢慢孔子而慢佛。不敢忽易傳中庸而忽二經。此則程朱之悞兄處也。愚爲此懼。故堅守君子三畏之箴。不敢以侮聖之端導天下。

一質疑云。造化大矣。因果之說。豈可謂無之。要亦其中一法耳。若便執煞恐又不免看得造化太拘也。且信如佛氏所言。自昔聖賢。只是這幾箇去。去來來天地間。但姓號名氏不同耳。而又欲去則去。欲來則來。一切自爲主張。不由造化。然則義黃堯舜。何不時現而爲天子。稷契伊周。何不時現而爲

宰官常使斯世斯民享太平之福乎。此猶自儒家之聖人言之。或未必能出生死入生死也。至如釋迦。何不時現爲人天導師乎。翁之言曰。佛氏以三祇盡覺道。又曰。見性可能也。知命不可能也。由見性而精義入神。此猶一生之好學可幾。由知命而窮神知化。則非三祇之修證莫竟。是知聖賢出世一番。則增進一番。必應重來者。勝縱順流逆流。間出不齊。總其大都。亦應有以相當耳。何爲孔子之後。再不聞有孔子。釋迦之後。再不聞有釋迦乎。何爲聖一降而儒。儒遂不復轉而聖。佛一降而禪。禪遂不復轉而佛乎。若曰。吾以三祇盡覺道。覺道既盡。吾事畢矣。遂不復現於世。則去來總由自利。無關衆生。何用成佛爲也。若曰。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則去來總由衆生。無關願力。何用大慈大悲爲也。若曰。衆生常見如來。輒憍恣厭息。不生難遭之想。以故靳之。則往者聞諸蓮經言。妙莊嚴王惑於外道。二子憂之。爲現種種神力。其父見之。遂大敬信。與二子偕後宮。入萬四千八同詣宿王華智。

佛所修道。卒成正覺。竊意釋迦神力。豈必減二子。卽衆生憍恣厭息。第令不吝捨此方便。彼其翻然敬信。豈必在八萬四千人下。奈何徒使之懸難遭之想乎。而况自釋迦至今。已二千餘年。不爲不久矣。何必過爲珍重如是乎。雖然。吾且不必論至此也。翁謂釋迦本願爲衆生一大事。因緣而出矣。謂孔子本願爲天下無王。因緣而出矣。然則爲釋迦計。宜莫若現生於居士之家也。爲孔子計。宜莫若現生於王侯之宮也。何爲托非其處。各與願左。一則欲謝輪王位而不得。至於背棄君父。中夜潛逃。一則欲求爲世用而不得。至於棲棲道路。徒抱無王之戚。以老乎。由是觀之。當其出世之時。已有不信。因爲主張者。而又何問入滅之後乎。翁惜儒者不信。因果特諷之曰。必破此藩籬。而後可窮道妙。愚則曰。必能窮孔釋去來之際。而後可參因果之說。爲儒者破此藩籬也。如何。伏乞裁教。前條揣摩佛學。則過此條所究因果之說。乃聖學窮理中一件大事。所謂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也。

世儒儻懂於此久矣。何幸兄發出此疑。可與程朱了
一件未完公案。因使曲士開疑水之見云。然其詳不
可言已。試言其畧。謂因果爲造化中一法。不可拘執。
此亦程朱之舊說也。程朱見性欠徹。而拒佛太嚴。故
有此不根之論。豈知人物之有生。必有滅者。形骸其
捨生趨生而永不滅者。神識也。釋氏謂人物受生。必
從父精母血。與前生之識神。三相合而後成胎。精氣
受之父母。神識不受之父母也。蓋從無始劫流來。亦
謂之生滅性。以其出此入彼。不守真如本性。故曰生
間辨廣 卷之六 五
滅與不生滅和合而成八識也。此識何以始。始於太
極生兩儀。何以終。終於陰陽五行。復還無極。陰陽五
行。復還無極。此卽衆生度盡方入涅槃之理。儒者特
束於教而未之察耳。當其未入涅槃之先。萬死萬生。
隨業感報。迷者輪迴於六道。悟者變易於三祇。果必
從因。纖毫不爽。造化亦莫之能違也。其中有人復爲
人。或人畜相易者。偶露其兆。人以此窺因果之一班。
然亦千一萬一云爾。天機豈得盡泄。况乎果報多端。
高者昇天堂。下者沉地獄。而起者往生十方佛土。此

是聞思慮之所能及哉。以其見聞思慮之所不及。
而曰此造化偶然之一法。非知死生之說者也。愚豈
敢自謂能知死生之說。則以困心於易傳之原始反
終。而無從得。得佛言而始釋然耳。凡夫之輪迴也。以
業力。大聖大賢之篤生也。以願力。願力有深於此土
者。則時去時來。亦誠有之。然十方之世界無盡。菩薩
之乘願往生亦無盡。豈局於一處哉。謂自昔聖賢。只
是這幾個去去來來。但姓號名氏不同。此舉一廢百
之說。非佛說也。大聖大賢之生。旣以願力。不以業力。
則謂之來去自由良是。然願力必與氣運相應。義黃
堯舜之應時而君。稷契伊周之應時而相。氣運然也。
佛不能逃定業。而聖人獨能逃氣運哉。故曰先天而
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以願力。則必先夭。以氣運。則
必後夭矣。凡謂儒家之聖人。未必能出生死入生死。
此爲儒家之聖人作遜詞也。旣曰聖人必由出生死
而入生死者也。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人但見其一時
之入生死。而孰知其多劫之出生死。卽釋迦之現身
於周末。亦由出生死而權入生死者耳。第佛以一大

事因緣出現於世。又與治世之聖人稍別。蓋從古佛受記。國土氏號。俱定於無量劫前。即蓮經之授諸大弟子成佛記。可驗已。故譬之優曇鉢花。時一出現。而兄乃曰。何不時現而爲人天導師。是謂後佛不必遵前佛之記。而逆世之機緣以爲教也。易曰。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唯佛能照無量劫之消息盈虛。時現時隱。不先時以導人狂。不後時以導人惰。需其緣熟。機投而與之同出生死。又不必功自己出。而以治世之權教付之後王。出世之實教付之後佛。此其所以爲人天導師也。聖賢出世一番。則增進一番。此必然之理。但其隱顯權實之間。類非束於教者所能測度。如子路之爲唐韓滉。曾子之爲宋王曾。而孔子化身爲廣桑君。正與韓滉同時。人誰知之。而誰信之。此猶以爲外史之談。不足據也。至如金粟如來之爲維摩。出於釋迦之口。定光如來之爲陳尊宿。出於永明禪師之口。一以古佛而現居士身。一以古佛而入比丘類。佛之莊嚴安在哉。蓋如來既曰逆流。便與菩薩同調。而不盡顯如來之迹。菩薩既入人位。不辭六道偏

而豈盡顯儒學之標要。以度衆生。滿覺行爲歸耳。安可謂孔子之後無孔子。釋迦之後無釋迦也。世儒知孔釋之爲孔釋。而不知非孔釋之爲孔釋。此所謂束於教也。愚前有聖學降爲儒學。佛學降爲禪學之說。端爲程朱能衍孔子中庸之教。而不能盡孔子之敦化川流。達磨能顯釋氏單傳之宗。而不能盡釋氏之六度萬行。故據其似而言之。然亦權詞也。至與天臺先生往復。群龍無首之義。蓋亦自掃之矣。佛以三祇盡覺道。正爲衆生不能猝度。歷三祇而度人斯畢。奈何疑去來總由自利。無關衆生也。佛之本願。在於度盡衆生。衆生緣熟。佛乃出世。奈何疑去來總由衆生。無關願力也。古佛蓋有住世歷阿僧祇劫者。釋迦爲此地此時衆生。多憍恣厭怠。久住反生玩心。故云。蚤入涅槃。動人難遭之想。此亦逗機之言。不可以槩諸佛若妙莊嚴王。二子化父。諸佛之事。正是多生之願力。見於一時之機感。非偶然也。執此以律釋迦。則泥矣。釋迦本願。爲衆生一大事。因緣而出。不辭王位。而出家。不足以顯一大事。孔子本願。爲天下無王之

因緣而出不栖栖於道路以振鐸豈能轉無王為有王而二聖於此更有深因焉末劫衆生氣浮根劣不以難行能行難捨能捨為之榜必不足以遏其狂而策其惰也蓋大聖人之願力深矣雖然此亦就二聖人之迹而淺述其因云爾必欲窮孔釋去來之際則有非言語文字之所能盡者必也輟孔釋之糟粕而自見已性乎見性之後窮理自別

一質疑云老聃以禮為偽孔子却因而問禮此其意甚微非凡情所能漫測聃晚而乘青牛出函谷

問辨廣

卷之八

本

關者道德經卓然另開一宗豈非異人第其說半從憤世中來不平之氣至今猶隱隱可想其於孔子將無當面蹉過猶龍之贊與列子載孔子推西聖語畧同其有無真假亦非凡情所能懸斷也若原壤者固已叩其脛而賊之矣試看孔子生平待人如有如此峻絕否嘗以鄉愿為賊亦未指名其為誰獨於原壤顯然加斥聲色俱厲方諸鳴鼓取瑟尤有甚焉殆不可不察也前謂周元公不闢佛亦不援佛蓋實旁通二氏而銷歸於聖學其太極圖

說及易通一書曾不借用禪玄片語而實無一字一句不合道德真如之義既不類邵堯夫之粘著數學家風亦不類張子韶楊無畏等之帶著宗門氣息而溫然與義文周孔陟降於先天未畫之前正如千里來龍脫卸已盡到頭落脉杳莫測其去來之跡所以為妙也似矣只銷歸二字尚應理會竊意銷外辭也歸內辭也此正元公以身為標有合於孟子反經之旨者也若曰明知二氏之為是又恐世之疑其非也特銷而去之是謂因跡拋踪明知三教之為同又恐世之疑其異也特逃彼而歸此是謂推牆附壁去陽推陰入者一間耳恐非所以語元公若曰元公嘗師穆脩友壽涯輩則孔子且問官於剡子矣問樂於萇弘矣要其安身立命畢竟何在殆不可不察也何如伏乞裁教

問辨廣

卷之八

本

且置問禮及猶龍之贊已觀孔子之稱老聃其
重可知也。古人於齒德之最重者卑稱字。如孔子之
稱子產。子思之稱仲尼是已。其次則兼姓而稱字。如
孔子之稱蘧伯玉。晏平仲是已。然而不聞稱老稱老
而貫姓字者。於孔籍僅得二人焉。語云竊比於我老
彭。記云吾聞諸老聃是已。在老彭猶曰先代之高賢
也。老聃則生同孔子之世。雖曰先達。不過任下一逸
叟耳。胡為稱老稱氏。尤肅於子思之尊仲尼也。是則
非凡情之所能漫測也。宋儒蓋以道德經為權謀術
問辨禮。卷之新集。全一
數之祖。而兄弟評之曰。半從憤世中來。猶為近之。然
非所以論道德經也。聖人憂世之言。近於憤世。論
中亦多有之。道德經之大旨。在於反百姓之既雕既
琢。復歸於朴。正與孔子從先進之思同。其曰禮者忠
信之薄。而亂之首。此即子夏禮後之說也。豈曰憤世
老子隱周柱下。蓋開於周禮者。見世人習禮之文而
忘禮之本。故以禮為偽。而非以天然之禮為偽也。天
然之理。即是道德。老子安得而偽之。孔子又安所取
於偽禮之人。而特請車以問禮也。且老子既以禮為

偽。而又曰。以正治國。國之福。以正治國。即以禮
也。無乃自相矛盾歟。此其故何。可以不思也。兄亦釋
思我。太祖之所以崇老子乎。其畧見於三教論。及
道德經序中。三教論云。自漢歷宋至今。悞陷老子。已
有年矣。孰知老子之道。非金帛黃冠之術。乃有國有
家者。日用常行。有不可闕者是也。其道密三皇五帝
之仁。法天正己。動以時而舉。合宜。又非昇霞禪定之
機。實與仲尼之志齊。而道德經序。尤極形容贊嘆。未
云朕雖非才。唯知斯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
問辨禮。卷之新集。全一
臣民之極寶。故悉朕之丹衷。盡其智慮。意利後人。是
特註耳。甚矣。太祖之重老子也。夫使。太祖而非
天縱之聖也。則可使。太祖而天縱之聖也。豈其悉
衷竭慮於道德經如是。而其見反出程朱下哉。如兄
之說。必將執程朱以議。聖祖矣。烏乎可。蓋孔子請
車問禮。實出於望道未見之真心。今欲高其問意。而
謂寓教於問。是孔子乃好為人師之巨擘也。老子之
遇孔子。必目擊而道存。今欲卑其見地。而謂當面蹉
過。是老子乃不知痛癢之頑夫也。必不然矣。讀論語

當得聖人之意於言外。微其顯而聞其幽。原壤亦其一也。孔子靳脫驂於門人。子素伯子之喪。但使子貢弔之而已。獨於原壤之母死而助之沐槨。何厚也。孔子鳴甫有之鼓。取孺悲之瑟。無少假借。獨於原壤之喪母而歌。若弗聞也者而過之。且為解於門弟子。曰。故者毋失其為故。何恕也。以此推之。原壤殆孔子貧賤之交。亦髣髴之交也。壤之齒。必稍長於夫子。其於道。亦必稍有所聞。豈聞諸老氏之徒歟。當夫子志學之年。必能以其所聞者。稍助於夫子。竊意適周之問。未必非原壤為之先也。少壯既資其助。安得於年高德邵之後而棄之。此義非但後儒莫測。即當時及門之徒。亦或未之深知矣。語中獨載夷侯一節。良有微意。蓋夫子平日最嚴於禮。而獨寬此禮法外之一人。偶有叩脛之事。特表而出之。見夫子責善之實。原不私於故人也。而壤之所以為壤。亦隱然可得之言外矣。何以夷侯狎態也。壤蓋以夫子之執禮為太拘。故作此態以掃禮也。與登木而歌之意同。且諷當時隨行之門人。勿執孔子之禮教為極則也。近世狂宗。

正蹈此弊。然原壤真而狂宗偽也。真尚不可以訓。而況偽乎。幼不遜第。何也。蚤有所聞。自謂得無上之傳也。長而無述。何也。不易世不成名。而以和光混俗為道也。名之為賊。何也。賊非盜賊之賊。乃賊德之賊也。言其無益於世而久住世。乃天地間一蠹物耳。近儒有據陰符經。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以盜氣長。生訓賊義。則太巧。然泥朱註賊者害人之名。而認此一句為孔子痛絕之詞。則又太拘。體察當時氣象。無亦因其狎而狎之云爾。壤蓋狎中寓諷。而孔子則狎中寓規也。使壤而可絕。則登木而歌之時。已先絕之矣。豈待夷侯夷侯而應之以叩脛。平施之則也。亦狎也。叩非毆擊之謂。乃撥之使起。以正賓主之節也。當此之時。壤必一咲而起。了無芥蒂。而記者惡其無禮。弗之志矣。登木而歌。則含之。夷侯則警之。何也。含大故以全交。警小節以存教也。厚之至也。此當求之言語之外者也。兄泥其詞。而謂孔子峻絕原壤。方諸鳴鼓取瑟。尤有甚焉。悞矣悞矣。愚豈矯世立說。為老聃原壤輩包荒哉。蓋見世之談孔學者。每以附會之心。

加於孔子而以刻薄之心。加於餘人。文類至義之盡。則與勢利心一間耳。故借冊壤以發闡幽之例。云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周公旁通二氏而銷歸於聖學。昔人尚未有道。及此者。而自愚發之。固知天下之逆耳者多。而順耳者寡也。兄蓋不能無逆於心。故吹疵於銷歸二字。然知其一。未知其二矣。銷即銷銀之銷。而有二義。銀有襍乎銅者。入火則去銅存銀。固銷也。銷其襍而歸於純也。銀有純乎銀者。入火則鎔碎成錠。亦銷也。銷其萬而歸於一也。兄所謂銷。以銷襍歸純而言。愚所謂銷。則以銷萬歸一而言。別傳曰。言言銷歸自己。愚言蓋有所本也。即兼此二義以論元公之學。亦無不可。三教家之宗祖。同源於敦化。同發於川流。有何不純之有。而其徒岐之。流復為流。則掩敦化之真源。而純者襍矣。周元公於其末流之濫者。既能銷雜而歸純。於其本源之清者。復能銷萬而歸一。此所以為中興之孔子也。愚當借兄之言。以足銷歸二字之義矣。然而究兄話頭。則猶有附會孔子。刻薄餘人之根在。

問辨錄

卷之四

五

也。無亦銷去此根。以尋周子安身立命去處。則閃閃拋踪。與捱牆附壁之疑。自釋矣。

一質疑云。孟子闢楊墨。至比諸禽獸。愚始亦嘗訝之。已見宋王荆公作三經新義。既成。執政請於神宗。頒行之。一時學者。莫不俛首誦習。久之。以為固然。及楊龜山先生抗疏排其非。更相顧而譁。詰難紛起。而龜山亦遂用是罷歸。乃喟然嘆曰。人心之易眩。而是非之難持也。如此哉。然後知孟子之果非好辨也。故楊墨之道不息。則孔子之道不著。而

問辨錄

卷之四

五

翁亦斷之曰。為其道盛行也。可謂深知孟子之心矣。顧其評楊墨也。曰執一。曰舉一。似猶有取焉者。何也。為我兼愛。無適而非道也。楊墨直是看得不活耳。故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與墨子何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與楊子何異。然則禹稷之所以為禹稷。顏子之所以為顏子。楊墨之所以為楊墨。當不當之間而已。是故孟子責其百。不沒其一。其宅心之虛。析理之精。持論之公。皆於此見焉。韓昌黎曰。孔子必用墨子。

愚則曰。孔子且必用楊子。翁曰。孔子必收楊墨以爲陰陽之用。愚則曰。孟子亦必收楊墨以爲陰陽之用。此與距詖放淫之義殆並行而不悖。不識然否。伏乞裁教。

楊朱希老子。以我無爲而民自化爲宗。而道德之原未徹也。故有爲我之弊。墨翟希禹。以胼手胝足勞萬民爲宗。而精一之學則疎也。故有兼愛之弊。孟子甚言其弊。而曰。無父無君。不可謂非老吏之斷案。又甚之於禽獸。而曰。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不可謂非酷吏之苛辭。在孔子則無此苛矣。然亦不得以苛病孟子。

問辨讀 卷之利集

六

蓋戰國之時。塞孔子之道者。唯楊墨也。若以孔子差等百王之眼而照萬世。則楊墨之源不深。其流亦必不長。縱微孟子之排。亦將不久自熄。何者。世方決性命之情。以饗富貴安肯如楊子之不以拔一毛利天下。世方後公家之急。而急身圖安肯如墨氏之摩頂放踵利天下。至於高明特達之士。又將謂其道之不可以出生死而外之。安得久流於世。凡道之不正而久流於世者。必其投小人之私心。而又可附於君子

問辨讀

卷之利集

六

之大道者也。故唯媚世之鄉愿。與小人無忌憚之中庸。足以亂孔子之道。而賊百世。以其通官機。適俗性。而又可借孔子之時。中以自文也。孟子之論鄉愿也。蓋詳。而不及小人之中庸。豈亦以楊墨之徒蔽之耶。然楊墨真。而鄉愿與小人之中庸偽也。楊墨之徒。亦必流於小人之中庸。而其初則不然也。今之世。亦安得有真楊墨。試思泣岐悲桑。此是何等心。冒而墨守之。困輸攻。古今相傳。以爲奇績。假令世有若人。亦何暇稽其無父無君之流弊。即目之爲忠臣孝子可矣。故孟子之拒楊墨。雖嚴。而又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則亦未嘗不恕也。韓昌黎謂孔子必用墨子。蓋以其救世之心畧同。其實孔子何嘗不用楊子。愚謂孔子必收楊墨以爲陰陽之用。亦以其仁義之真心不可掩。其實孟子何嘗不收楊墨以爲陰陽之用。兄之見及此。可謂加人數等矣。首引楊龜山之辨三經新義。以證孟子拒楊墨之非過。此殆不爲楊墨言。而爲今之信佛老者言也。夫擬人必於其倫。豈以楊墨而可與佛老較論哉。楊墨見

真而佛老則盡性之聖人也。盡性之聖人不可
見。凡淵蓋應機在一時。而照心徹萬世。其道俱以
中庸為至。而教法不必盡同。其願歸於度盡眾生。而
功則不必皆自己出。是以人但測其仁之顯處。而不
測其用之藏處。愚嘗以韜甫字門人。而為之說曰。佛
氏顯出世之學。則韜經世。孔子顯經世之學。則韜出
世。老氏顯避世於混世。則并出世經世之學。而兩韜
之此。非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莫能知也。又嘗與李
中丞見羅公論學術之流弊。唯尼父真知天命。故弊

周辨

卷之利集

幸

不從身起而從人起。如程朱。如王文成。知未真而暗
合天命。故弊雖從人起。亦從身起。蓋雖聖人亦不能
保末流之無弊。但弊端不起於身耳。老學之流。不能
無楊墨與黃冠之輩。佛學之流。不能無狂禪與外道
之輩。猶吾孔學之流。不能無腐儒與偽儒也。豈可執
楊墨之弊。以弊佛老哉。愚非借楊墨以伸佛老。牽佛
老以合孔子也。蓋見儒者類以程朱尊孔子。實未究
孔子之所以為孔子。亦以程朱闢佛老。實未知佛老
之所以為佛老。是猶矮人觀漢。隨人說其妍媸云耳。

不思孟子生戰國之時。既拒楊墨而不拒老子。則生
唐宋之世。亦必拒狂禪而不拒佛氏也。程朱得其一
失其一矣。儒者又學程朱而失焉。見程朱之闢佛老。
則附諸孟子之拒楊墨。而於世家所記適周之問。則
以為擡高老子而必為之詞。於列子所引西聖之言。
則以為嫌於尊佛而目之為誕。何其宅心之不平也。
宅心不平。何以入道。豈吾夫子望後學之初意哉。蓋
仲尼之道。原是範圍二氏之化。而不過曲成二氏之
徒而不遺。通乎世間出世間之道而知。而今反以程
朱之界限小之也。界限既小。禪者乃得張皇西來之
宗。以駕於聖學之上矣。故愚為言楊墨之道。尚不可
執孟子之苛論而輕忽之。况佛老之道。乃可執程朱
之偏詞而妄議之哉。此所以正今世儒者之心術也。
即三經新義。愚未之考。安敢執楊龜山之抗辯而遂
謂其非。吾所執者。王荊公三不足之說足。以害天下
縱新義字字合理。亦天命之所不與耳。

一質疑云。愚有感於翁之評元公也。就高雲從而
商曰。元公何以不開。雲從曰。太極圖說及通書。

字字與佛相反。便是闢佛。曰誠若是。程朱之闢佛也。何居。曰此則又自有說。聖賢因時有作。操縱闢闢一切循其自然。夫子沒而七十子各以其所得者爲學。及其弊也。異端競起。而孟子不得不辨。千四百年間。儒者不過爲謹身脩行訓詁誦習之學。與二氏殆判不相入。及周元公開揭蘊奧。而天下始知求之性命之微。巧者因之假合於其間矣。程朱之不得不闢者。勢也。元公之時。明吾之道而已。譬如人之無病。則起居飲食。即是衛生却疾。程

開辦讀

卷之利集

主

朱之時。似是之說。雜然並興。必須去其混之者。如六邪外侵。攻去其疾。而元氣始復。此皆天理自然之妙。而有意爲闢與有意爲不闢者。皆私也。愚聞其言而避之。一日讀易。至乾之上九。更恍然若有會也。曰湯之革桀也。武之革紂也。伊尹之放太甲也。周公之辟管蔡也。孔子之作春秋也。孟子之距楊墨也。程朱之闢二氏也。是皆所謂亢龍乎。亢非聖賢意也。時也是。故曰有慚德。曰未盡善。曰有過曰罪我。曰不得已。難乎免於悔矣。要之無損於龍

德。然則尚論元公。當求其所以異於程朱者。安在。恐未可。但以不闢佛進元公也。尚論程朱。當求其所以異於元公者。安在。恐未可。遽以不佞佛退程朱也。如何。伏乞裁教。

儒家之闢佛久矣。愚獨主孔賓釋。疊疊及之。何也。道必有個至處。吾人從無量劫來。死死生生。亦必有個結果處。六經中。豈無及於此者。而語意多含。人所難察。如易傳中。贊乾元。統天。逼真露出。毘盧遮那以上境界。此實聖學之起因。證果處。而誰知之。孔子雖微

開辦讀

卷之利集

主

露於傳中。而又不槩與中人語。故後世罕聞其說。唯釋迦興於西竺。現出乾元。統天境界。然亦現其少分耳。其理則滿盤托出。儒者又以其棄家脩道。不合中國聖人之矩而外之。言乾元者。不曰四時之春。則曰四德之仁。而其所謂仁體。不過見得方寸中有個昭昭靈靈之物。渾然與物同體。便以爲乾元在是矣。豈知此昭昭靈靈之物。即死死生生之本。非不生不滅之乾元也。乾元固亦不離昭昭靈靈之中。而執此昭昭靈靈。求入乾元。不生不滅之果。又不可得。然則聖

學究竟於何地乎。人道結果於何生乎。此真刪述以來之一件最大未完公案也。周元公作太極圖說。蓋已拈出此機。而以五宗猖熾之餘。不得不顯孔而微釋。二程欲張孔學。乃并釋氏所通於大易之理而盡掃之。雖有興起斯文之功。而乾元則落於八識田中矣。昔人有言。秦人焚經而經存。漢儒窮經而經絕。愚亦妄謂元公以前。聖學掩於禪宗。而孔子之乾元。存元公以後。聖學歸於儒門。而孔子之乾元。隱也。此非元公之過。程朱之過也。亦非程朱之過。不善學程朱之過也。故愚欲發元公之隱。補程朱之遺。而為孔門了此一大公案焉。道之至處。本如是。吾於孔子乎。何私。亦於釋迦乎。何私也。蓋元公之不援佛。亦不闢佛。正合元公之時。程朱闢佛之末流。非過。而闢佛之本源。則過佛之末流。不落外道。則落小乘。佛已先自闢之。何待人闢。佛之本源。即是乾元。即是太極。此而可闢。則孔子之易傳。周子之太極圖。皆可闢也。兄以程朱之闢佛。老為亢。則誠亢矣。雖然。程朱何可當也。愚又以遡乾元太極之旨。而議其有未至處。其亢不亢。

問辨錄

卷之利集

七

甚乎。唯龍德之聖人。為能亢。如湯武之革夏殷。伊尹之放太甲。周公之誅管蔡。孔子之作春秋。君子以為亢而不亢也。孟子奉孔子以拒楊墨。此亦似亢非亢。程朱雖亢。而見龍之標在焉。若愚則真不龍而亢矣。以愚之不龍而亢。致諸君子亦以亢意應之。安得無悔。抑孔子戒於不知而作。蓋有不知佛而闢之者。又有不知佛而援之者。我無是也。愚不學亢而學惕者也。兄與高雲從所論周程之世。亦近矣。唯論太極圖說及通書。而謂字字與佛相反。便是闢佛。此則雲從之太極通書。非周子之太極通書也。凡深造之君子。必毋以成心為心。以影見為見。而影見又從成心起。每見今之闢佛者。原未嘗深參佛學。亦未嘗遍讀佛書。徒以眼前所流通二三籍。畧涉大意。便以為佛道不過如此。此影見也。而受之以闢佛之成心。於是所見佛書。無一而非受闢之具。所見儒書。無一而非闢佛之言。即程朱尚有此癖。而奚責於今人。然非所以待豪傑也。今且置通書弗辨。已就兄所習楞嚴經大意。而參太極圖說。易見其字字相反。經言菩提涅槃。

問辨錄

卷之利集

七

清淨體。非即無極太極之說乎。其言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非即太極生兩儀之說乎。其言漚滅空。本無。况復諸三有。非即太極本無極之說乎。其言性覺妄爲明覺。引起塵勞煩惱。非即形生神發。五性感動之說乎。其言妙湛總持不動尊。首楞嚴王世希有。非即聖人主靜立極之說乎。其言背塵合覺。背覺合塵。非即修吉悖凶之說乎。安得謂之相反也。第孔子立人極於綱常中。而釋氏立人極於綱常外。其教迹委是相反。則化育不可以一類窮。化理不可以一途。愚於求正牘中剖之矣。謂教有權實。佛氏隱權。吾聖人隱實顯權。不寓身於陰陽五行之中。易由錫太極於群生。此言出家與不出家之異因也。又謂聖人所乘願力不同。佛氏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便顯最初無極之境界。聖帝明王與吾儒宗第以隨順衆生爲教。則顯儀象五行以後之太極而已。此言神通與不神通之異因也。蓋率性之道同而修道之教異也。是以儒自宗孔。禪自宗釋。圓其理而相參。則可。

其距而相濫。則不可。稽其弊而相拯。則可。岐其原而相排。則不可。元公其至矣乎。程朱不無遺慮矣。雲從究元公不闢佛。程朱闢佛之故。以爲元公闢。與天下始知求之性命之微。良是。而謂巧者因之。假合於其間。程朱之不得不闢者勢也。則論世猶爲未覈。元公之用甚藏。當時鮮有知其學者。唯程大中一人。以同官知之獨深。故遣二子師之耳。此外。則以趙閱道之賢爲監司。猶受讒言而臨之甚威。其他可知也。明道之信元公。也不如父。而伊川之信元公。也。不如兄。故一則曰。天理却是自家體貼出來。一則曰。周茂叔乃窮禪客。蓋猶有未滿於師者在焉。太極圖授之兩程。更不別授。而通書則沒後方出。當元公在時。學者已不走濂溪而走伊洛矣。安得有巧者假合於其間。二程之闢佛。實有激於自唐及宋之名儒。胥以達磨爲心宗。以孔子爲門面。致令五宗之徒。自以爲蓋天蓋地。莫之誰何。故本元公隱禪顯儒之意。而重之以闢佛之言也。蓋人之病於禪狂也久矣。非元公之時無病。而程朱之時。六賊始侵也。要之有五宗。

之輕儒則安得無兩程之闢佛。此亦造化之巧矣。獨
歎大儒如程朱天曷不縱之以全智使通出處之微
而顯孔子敦化川流之脉絡於天下哉。則天意豈有
所待也。以待聖祖之龍興。合三教而綱紀之也。至
於今日天下不患無闢佛如程朱輩。亦不患無信佛
如張天覺楊大年輩。獨患未有兩開孔釋之眼者。發
聖祖之蘊。爲千古決一大疑耳。當知開天立極之生
道統之所歸。天命之所寄也。故元公之所含者。今日
不嫌於吐露。而程朱之所闢者。則今日不必踐其迹。
開辨騰 卷之利集 七十九
蓋聖祖之憲章有在已。雲從曰。有意爲闢。與有意
爲不闢皆私也。此出於有意闢佛之言。亦私也。苟究
其極。則闢佛畢竟是過。而援佛不謂之過。何者。道非
孔釋家之私物。而孔與釋。則既皆登道岸矣。孔不可
闢。則佛亦不可闢。佛不可援。則孔亦不可援。善乎楊
貞復之言曰。孟子惡執一。爲其賊道也。不執一則道
矣。道可闢乎。程朱之闢佛。實開執一之端者也。此言
亦近於元矣。而愚以爲不違孔子之一貫焉。兄曰。尚
論元公當求其所以異於程朱者安在。不可但以不

闢佛進元公也。尚論程朱。當求其所以異於元公者
安在。不可但以不佞佛退程朱也。此亦出於有意闢
佛之言也。中庸已露其異同之所在。兄殆未之深察
耳。中論孔子下學上達之旨。不曰。周子達於乾元。程
子達於坤元乎。論周程之發根處。不曰。周子發根於
無極太極。程伯子以識田中之太極爲道本乎。又不
曰。周子從一貫根原。入於窮理盡性脉絡中。程伯子
而下雖有異於一貫之宗。而難與於窮理盡性至命
之學乎。愚蓋以見性徹而窮理深者。必不闢佛。其闢
佛者。必其未徹未深者也。豈但以不闢佛進元公。以
不佞佛退程朱哉。第念尼父欲無言。而愚之多言亦
甚矣。將亦附於孟子之好辨焉。尼父又有言曰。鳥獸
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愚敢曰。鄉愿
與反中庸之小人。不可與同群。吾非君子之徒與。而
誰與也。至於君子之執難開。而吾之戚滋甚矣。
一質疑云。孔子之道。大中至正。萬世無弊。自此以
下。類不能無偏。是故朱子之後。之不能不流。而支
離也。勢也。陽明之所以揭良知也。陽明之後。之不

能不流而蕩也。亦勢也。翁之所以表朱子也。是皆互爲補助。以維世道。以覺人心。以贊天地之化育者也。翁猶謂以陽明救朱子。以朱子救陽明。則出入之間。恐不免遁就其偏。非所以秉中正而立人極。且朱子之不能無闢佛也。爲濫佛者防也。陽明之不能無濫佛也。爲支離者激也。孰爲典要。非所以大一統而究聖真。故特揭祖述仲尼憲章。

聖祖二語爲宗。而曰見欲圓。卽以仲尼之圓。圓宋儒之方。矩欲方。卽以仲尼之方。方近儒之圓。乃教學

問辨廣

卷之五

十一

者主孔氏而賓二氏。至語及二氏之弊。尤惓惓再三致意焉。翁之所以劑量於其間者。其用心最苦。而所以防微矯枉爲萬世慮者。亦最深遠矣。更何能贊一辭。徐而閱翁諸所論著。却又徃徃輕孔軒釋。其故何也。翁貽楊宗伯書。嘗不滿羅軒江有庸孔奇釋之意。寧忘之耶。且夫人情希高慕大。未有不欲占第一等事者也。今日天下之至聖。天下之至誠。惟佛氏。而孔子不與。聖而不可知之神。惟佛氏。而孔子不與。性還無始。命還無始。惟佛氏。而孔

子不與。造天地後百神。惟佛氏。而孔子不與。六宜何從焉。賢孔子於堯舜。則反覆明其不可。賢佛氏於孔子。則見以爲固然。信斯言也。正應越孔而宗釋耳。揆諸祖述仲尼之指。得無不相似歟。愚又嘗讀御製文集。知佛氏之道。聖祖最得其深。乃其治天下。惟是尊事孔子。士子所習。惟五經四書。及程朱諸大儒集註。當國學成。謂劉仲質曰。項議

禮者類曰。孔子人臣也。禮宜一奠而再拜。朕以孔

子明道德以教萬世。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

問辨廣

卷之五

十一

謁孔子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嘉其明斷。今朕君天下。敬禮百神。先師之禮。宜特加隆。因議前後皆再拜。其重道崇儒如此。至於佛氏。則存而不廢耳。未嘗使之得與吾夫子班也。諸習其教者。要以上爲朝廷祝釐。下爲兆姓禳禱。比於古之巫祝耳。未嘗使之得與吾夫子之徒齒也。其書具在經筵。不以進講。學校不以課讀。未嘗使之得與吾五經四書並行也。卓哉。聖祖淵謨睿識。度越

尋常萬萬矣。今日天下有佛。則人天之所尊性佛。雖天子不得以師道貳法王。天下無佛。則人世之所尊惟君。雖聖人不得以師道貳天子。又曰。世知五帝三王。繼天立極。乘飛龍以王九垓。豈知諸佛說法度生。乘飛龍以王三界。又曰。佛氏。人天師也。佛一出世。而天主人王。俱遜而就弟子之列。安得不謂之飛龍。吾夫子以臣子之節。明帝王之道。但可謂之見龍而已。是則聖祖。師孔而臣釋者也。翁。師釋而臣孔者也。揆諸憲章。聖祖之指。得無不相似歟。雖然。此非自翁始也。聞諸闕德潤曰。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佛氏設教。天法奉行。不敢違佛。李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張天覺曰。佛療骨髓。道療血脉。儒療皮膚。其獎佛也如是。凡皆以佛爲宗。不足異也。而胡元者。至號其西域僧。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則夷狄之法固然。又當嘉隆間。有胡清虛者。故師事山陰王龍溪。自言遇異人授三教混元之說。而意終毀短儒。以爲儒推道。極於天。天帝卽帝釋。於佛爲弟子。儒爲人。止

於聖神。神不可知。於佛爲入門。要以張皇震耀。計衆驚愚。快其私而止。亦不足問也。乃翁標宗在此。讚嘆在彼。愚誠不能無擬議於其間。况翁生平之所期待何如也。海內同志之所期待於翁又何如也。有如不欲小吾道。而適不免濫吾道。不屑落程朱窠臼中。而反不免落天覺諸人窠臼中。兩者校之。果孰爲愈。語云。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此又愚之所以反覆躊躇而不能已於喋喋者也。願翁於祖述憲章二語。再加點檢。仍以牘中所謂寧庸母奇。寧拙母巧。寧介母通。寧闇母明。四語時時自叅自証焉。夫如是。然後可以孔矩別二氏。可以孔矩攝二氏。可以孔矩裁二氏。可以孔矩防二氏。可以孔矩用二氏。可以孔矩挽二氏。可以無逸而至於蕩。可以無局而至於支離。可以紹隆我仲尼。可以對揚我聖祖。可以不負大丈夫出世一番矣。翁其許之乎。吾儕幸甚。斯文幸甚。前者究學術之流弊。言從知天命中來者。弊不從身起。而從人起。其不知而暗合者。弊從人起。亦從身起。

朱子與陽明之起弊處可稽已。然愚實欲學人
其弊之所自起處。以求孔子之所以不弊。處智及而
仁守之。不使弊自我起。非以陽明救朱子。以朱子救
陽明。有一箇子莫之中爲典要也。祖述仲尼憲章

聖祖。此兩言者。乃吾精神命脉之所在。然而難爲言
矣。言其累於續訂中庸章句中。曰窮理不厭勞。參修
道必循孔轍。此其大意也。兄猶錐剗牘中語意。而謂
往往輕孔軒釋。語實似之。而意則不然。然非兄則孰
發此疑。以竟吾未竟之說。夫尼父何以欲無言哉。道

問辨牘

卷之利集

全四

之極處。不可言也。言到極處。則釋迦之所謂我法妙
難思。而五千退席者也。竊意究竟孔子之學。則程朱
之徒亦當退席耳。今且以望道未見之義。與同志商
之。夫聖人既與道爲體矣。何以猶望道而未之見。豈
已見而若未見耶。抑真有所未見耶。如曰已見而若
未見。則天下寧有既登九五之位。而猶望大寶以求
登者哉。曰望曰未見。必以未登之胸次然也。則道之
極處可想已。斯義也。含於易傳知至至之知終終之
二句中。而其說莫詳於佛書。夫至何所至。至乎乾元

終何所終。終乎乾元也。乾元之大。則大於資萬物
之始而統天矣。曰資始。則必及於儀象五行之初。曰
統天。則必通於塵沙法界之外。故乾道之君子。不至
於一念能造儀象五行。則資始之分量未滿也。不至
於一身徧入塵沙法界。則統天之分量未滿也。學苟

至於徹乾元之性體。無欣羨。無叫號。江漢以濯之。秋
陽以暴之。則既知至而至之矣。可以稱乘龍御天之
上聖矣。以言乎終之之極。則未也。無他。資始統天之
分量難滿也。必至於勾當陰陽五行中事。福慧兩足

問辨牘

卷之利集

全五

返於無極之初。如釋氏之所謂成無上正等正覺而
入涅槃。然後爲乾元之究竟耳。此聖人之望道未見
處也。語及於此。則孔子與釋迦。似不能無軒輊矣。然
而不可以軒輊較也。何則。易稱龍德不可爲首。而釋
氏言等正覺。有從菩薩順行而至者。有從如來逆流
而來者。順行而至者。雖初成佛。而却現佛之境界。具
足三身四智。八解六通。作人天之眼目。此正乾元統
天之象也。逆流而來者。雖又證佛。而却現菩薩之境
界。不過俯順衆生。畧顯如如正智而已。此則坤元承

人之象也。究其實。則皆乾元用九之大人耳。夫釋迦
則吾知其順行而逆流矣。孔子之爲順爲逆。吾烏乎
知。第以普賢之行揆之。而知其與佛同德。故妄爲之
評曰。非十地之順行而至。則如來之逆流而來者也。
推尊仲尼。至此極矣。奈何以輕孔。軒釋爲疑哉。聖如
仲尼。亦豈吾儕所能軒輊。其證處。唯佛知之。果順行
之菩薩乎。卽欲軒而躋於佛之上。不得也。果逆流之
如來乎。卽欲輊而退於佛之下。不得也。吾儕第深求
其所以證處。而竭才以從之耳。不必與如來較門面。

問辨廣

卷之利集

八十六

而掩其聖不自聖之心也。兄謂人情慕高喜大。未有
不欲占第一等事者。旣曰祖述仲尼。而牘中所引至
聖至誠神聖性命等說。似猶以第一等事讓佛氏也。
者將無導人越孔而宗釋。未爲無見。愚則謂學者唯
不欲占第一等事耳。如欲占第一等事。必求孔子所
以上達之實。孔子之上達。達乾元也。孔子之外。豈無
達乾元之聖人乎。則釋迦是已。孔子之達乾元也。現
其因。釋氏之達乾元也。現其果。雖龍德無淺深。而顯
道有權實。權必歸實。則因位安得不遜果位。孔子固

曰。聖則我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儒者必欲掩
其聖不自聖之心。而以人我之見加諸佛。則釋氏旣
已先證人天導師之果。上帝且隨四衆請轉法輪矣。
吾儕獨能阻天龍八部之衆。不參佛而參孔子。微亦
甚矣。然而旣爲孔子之徒。則又不可越孔子之矩而
求佛。蓋孔子。我震旦中之乾元也。儒者縱欲占第一
等事。豈有不了陰陽五行中事而徑休於無極者。越
孔宗佛。此正近儒所染五花開後狂宗之見。道脉之
所不歸也。如愚之說。蓋使學人以佛心循孔矩。卽以

問辨廣

卷之利集

八十七

孔矩入佛乘。乃深爲越孔希佛者戒耳。然而孔釋並
稱。亦順世之權詞也。端爲世人已知佛之名號。而豔
慕之。儒者又視乾元爲混沌無知之物。故借佛氏以
實乾元。非借乾元以擡佛氏也。向使佛名不流於中
國。則亦直指乾元已耳。乾元二字。括佛道之始終。如
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此以三極之統體爲乾元也。
卽佛之因地覺。又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此以立極
之聖人爲乾元也。卽佛之果地覺。又曰。元者善之長
也。此以人心之太極爲乾元也。卽佛之性覺。總

之則生天生地之本。三教合一之原也。廣平府
聖至誠。至乎此也。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神乎此也。
性還無始。命還無始。還乎此也。非佛氏獨與。而孔子
不與。佛氏現三祇後之果。其量已滿。孔子現三祇中
之因。似猶有所待。文殊往劫爲七佛之師。果位佛
也。及釋迦出世。却又帶果行因。退就菩薩之列。大聖
之無人我也如此。安知孔子他生現果之日。釋迦不
逆流而作文殊耶。胡可以一時之名位定軒輊也。孟
子戒說詩者。不以辭害意。凡愚所質。耽先生群龍無
首之說。大槩有激於世之優孟仲父。而以匹夫擅師
道者發。所以不滿宰我賢夫子於堯舜之評也。兄謂
賢孔子於堯舜。則反覆明其不可。賢佛氏於孔子。則
見以爲固然。真是以辭害意矣。亦緣牘中自有辭不
達意之過。今姑就兄所援性命一條而剖之。世之溺
宗說者。蓋駕祖師禪於如來禪之上矣。愚則判禪宗
證佛乘之初地。而謂孔子越仙與禪。行三祇中菩薩
之道。似乎賢孔子於達磨矣。而不然也。達磨實觀音
大士之化身。而所現則在初住法門也。言達磨之言之

問辨牘

卷之利集

八十八

程朱說者。蓋以佛老爲過高無實之教矣。則判
孔子爲分身之佛。而謂佛之性命兩還無始。爲聖學
之究竟。似乎賢釋迦於孔子矣。而不然也。據佛言孔
子爲儒童菩薩。實多生與佛相友。而此來則以儒宗
顯也。亦權也。謂孔矩易成佛。果難證。故疑其爲越孔
而宗釋。然又續云。證佛果者。窮未來際。隨順衆生。入
生死。則孔子之教。非隨順中之最高最妙者歟。將又
疑爲越佛而宗孔也。蓋立言者。達意誠難。而察言者。
以意逆志尤難矣。然愚有所躊躇於儒釋之際。亦從
祖述孔矩中來。蓋論理必要其至。論人必當其實。此
孔子之矩也。孔子之贊堯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
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此祖述之微意也。然至於子
貢之問博施濟衆。則又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
其猶病諸。似又謂有進於堯者。其子思之所謂莫不
尊親配天之至聖歟。蓋堯舜亦行菩薩之因於帝道
中。未盡乾元之量也。即可祖之以贊孔子曰。大哉孔
子之爲師也。巍巍乎。唯乾元爲大。唯孔子達之。然至
於窮神知化。何事於聖。必也神乎。孔子其猶病諸。疑

問辨牘

卷之利集

八十九

有進於孔子者。其子思之所謂立本知化浩浩其
之至誠歟。如釋氏則不可以窮神知化病之矣。而
其一時顯化之迹亦未有以見其果盡乾元之量
何者。乾元何所不統。而釋氏之所現者。丈六之比丘
劣相耳。所攝者。華藏海中之娑婆一界耳。曷嘗盡乾
元之所統者而統之。唯於華嚴一會。現乾元之至處。
法華一會。現乾元之終處。然即經所表毘盧遮那如
來之全身。攝華藏莊嚴世界之全海。猶未足以盡虛
空界。亦乾元之川流。而非敦化之量也。必也究極於

南齊書

卷之九

九十一

賢勝如來之法界。窮未來際爲一晝夜。盡微塵海爲
一佛刹。方是乾元本色。而敦化斯其至矣。然則乾元
統天之量。釋迦其猶病諸。而孔子亦既入乾元地位
中矣。入此地位。便是無首之龍德。現大現小。現權現
實。特其所乘之時然也。不可以凡心較量也。斯義也
唯我聖祖徹之。故於三教之宗。各極尊崇。畧無軒
輊於其間。謂仲尼之道。萬世永賴。佛仙之靈。暗助王
綱。而歸於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至矣。究其淵識
特覽。類非庸儒所能窺測。贊仲尼曰。上師天子。下教

臣民。儒家之所信也。贊老子曰。王者之上師。臣民之
極寶。儒家之所疑也。而贊佛之語尤異。曰。佛之教。實
而不虛。正欲去愚迷之空。立本性之實。佛在世時。侍
從聽從者。皆聰明之士。演說者。乃三綱五常之性理
也。又曰。釋迦道成。善被兩間。靈通上下。所以治世人
主。每減刑法。而天下治。斯非君減刑法。而由佛化博
被之然也。此與程朱之說迥異矣。而其頒行五經四
書。則又崇尚程朱之註。言及梁陳二武帝之捨身佛
寺。秦皇漢武之慕神仙。則又詆爲愚昧非仁。連謗於
佛老。此其爲世道慮最遠。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
之。故以經世之道顯諸仁。而以出世之道藏諸用也。
兄謂其治天下。惟是尊事夫子。至於佛氏。第存而不
廢。諸習其教者。要以上爲朝廷祝釐。下爲兆姓禳禱。
比於古之巫祝。亦是矣。而又以其書之不進講於經
筵。不課讀於學校。遂謂不與五經四書並行。則未究
乎聖祖陰陽虛實之說也。謂佛之道爲陰。舉伯世
以及將來。其應幽遠不測。所以陰之謂也。虛之謂也。
聖賢之道爲陽。教以目前之事。亦及將來。其應甚速。

南齊書

卷之九

九十一

所以陽之謂也。實之謂也。曰陽曰實。故頒其教與臣民共。曰陰曰虛。則以之暗助王綱而已。愚謂主孔子而賓二氏。正在於此。然聖祖雖頒行五經四書。而不自爲註。獨於心經有道德經有註有序。其微顯闡幽之意。尤非凡心所能測也。中庸言不顯之德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我聖祖之德之純。豈無出於聲色之外。而入於無聲無臭者存乎。其以儒書頒孔子之徒。以釋道二典頒二氏之徒。則所謂以人治人也。未必其所顯者。非聲色而其所不顯者。非天載之精也。聖祖明言聖人無二心。吾儕安得以二心誣聖祖。其與劉仲質議禮。有取於周太祖之言。謂仲尼爲百世帝王師。前後俱行再拜之禮。此真聖主重道崇儒之盛節。表之甚當。然又當考其郊天與禮佛俱行四拜之禮。視先師若有加焉。安可誣聖祖師孔而臣釋。愚前者有感於上古君師道合。後世乃以道統屬匹夫。駕師道於君道之上。大傷夫子爲下不倍之脉。而釋氏獨稱人天導師。不已倍乎。則以其非君非臣而出世外。爲人天

隔出耳。故曰釋氏師而師者也。吾夫子師而臣者也。亦可從中撓一句曰。堯舜君而師者也。皆所以道其實也。佛乘飛龍以王三界。孔子乘見龍以明帝王之道。其義亦然。蓋君臣以位言。不過一時所乘之迹。師以道言。則所謂龍德也。龍德無首。師而臣者。豈必卑於師而君者。師而君者。豈必高於師而師者。若據位而論。則釋氏實人天之師也。後聖焉得而臣之。孔子實魯邦之臣也。後聖焉得而君之。愚闢無首之義最詳。而兄猶起師釋臣孔之誚。蓋猶未免於君臣名色上起低昂也。出世而師人天者。唯法王治世而師臣民者。唯聖主。是以均謂之飛龍。尊無二上故也。此義明而道中之亂臣賊子始息。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故觀古今之會。本春秋之法。而曰天下有佛。雖天子不得以師道貳法王。天下無佛。雖聖人不得以師道二天子。此微言也。爲匹夫之不君不臣不佛。而輕據道統者。審也。其理則萬世不可易矣。然仲尼何以稱萬世帝王師。正以其具足君師之德。而竊比老彭。不以作者自處。後有作者必稽焉。此所以爲萬世

闕德潤李士謙張天覺諸人皆知佛而不知
者也其言亦不可盡廢而究竟非知佛之深者與
辭或相侵而意則迥別何者彼皆見孔子於人天道
中而愚則見孔子於佛地中也彼皆卑孔子之矩以
奉佛而愚則奉孔子之矩以參佛也彼皆駕禪宗於
聖學之上而愚則以孔子之一貫攝單傳之宗也彼
皆視儒道爲佛法之支流而愚則以釋氏之教亦川
流於太極孔子之道亦敦化於無極也此正毫厘千
里之辨不可不察蓋釋氏擯六師之外道其辨只在
問辨精
卷之利集
九
纖毫而楊墨之仁義亦豈與孔子大相懸絕則唯孟
子能辨之也然愚但與孟子之闢楊墨而不與程朱
之闢佛老豈獨倣孟子而不倣程朱哉孟子之認楊
墨真而程朱之認佛老未真也孟子拒楊墨而孔子
之道明程朱拒佛老而孔子之道小也張天覺豈無
見地愚且稽其始終而抑之程朱之後矣兄乃慮愚
落其窠臼中得非過計乎天下之實當爲天下惜之
極知惓惓相愛之意使兄之見而果確也吾縱無大
舜舍己從人之量獨不能一降椎心如張子厚之撤

皇比哉痛念學的難正而千古之眼亦未易開也
脉離而復合人心塞而漸通皆有天命行乎其間伏
羲之後之有文王也天也乾元一點而三教旋分敦
化之不能不爲川流也文王之後之有我聖祖也
亦天也三教漸平而乾元復合川流之不能不爲敦
化也論耳目之聰明日開則如混沌之已開七竅孰
能塞之論元神之太始將還又如衆流之欲歸大海
孰能遏之吾儕今日唯有因其開而開之因其歸而
歸之焉耳是故佛不必闢而孔子下學上達之實際
不可不審其的也孔子既贊文王之易以導川流之
始吾儕當襄聖祖之教以要敦化之終天命已然
孰開此眼故愚爲天下之寶惜吾黨之君子更甚也
世有一番言清行濁之徒既不可以語道又有一番
修名檢而不向性宗攻古文而不鑽理窟者亦不足
以語道又有一番煩窮名理而不免桎梏於世情擺
脫世情而不肯砥柱於名教者亦難與謀孔子之道
何幸吾黨有人焉存君子之心修君子之行而又究
心於君子之中庸則舍此其誰與獨恐執心太重見

地未清於孔子下學上達去處不無毫厘千里之謬耳何者學必上達而後能通天下之志能成天下之務能俟百世之聖人而不惑今亦學孔子之庸德庸言而不能達孔子之性與天道其故何也此愚之不但自憂而兼為諸君子憂者也至若牘中所云寧庸母奇寧拙母巧寧介母通寧闇母的四語此正下學之事來論時時自參自悟則既聞命矣

一質疑云三教異同原是兩重見成公案非一時一人所能創說要其同也必有以見其同其異也

必有以見其異亦非人各以私意強為主張也學者往在審所尚而已誠欲祖述牟尼卽空空子一編祖述仲尼自應以仲尼為主合則取之離則舍之甚則擯而絕之不得更有依違作三教中鄉愿也之兩者翁何居乎雖然翁之於此非苟而已亦既換過幾番骨轉過幾番身矣故曰昔在明道書院中有悟入處自省性地欠徹勿然二氏家言而猶篤於禪此幼年未定之見也又曰至戊子己丑間

夢兆潛通若從三家淡身而出者然後知吾儒斷當學孔子而不可他有所慕此邇年既定之見也蓋明道橫渠兩先生始皆出入於佛氏幾十年已而有悟乃反而歸諸吾道翁之虛心磨勘了無執着殆不愧兩先生矣然而兩先生於歸儒之後語及佛氏輒喟然咨嗟惟恐人之或墮其中我翁於歸儒之後語及佛氏依然纏綿不已以為是駕燧巢而軼堯舜莫能尚之者也其故何耶善乎我翁之言之也曰末法中士多偷心或口佞儒而陰

慕佛乘或口佞佛而緣飾儒行是皆穿窬之類妾婦之習非大丈夫之所為也今若此其故何耶且翁又云自古聖賢未有不通命世之局而可與於斯道者今試相與憑軾而觀域中之士趨儒者眾乎趨禪者眾乎抑陽儒而陰禪者眾乎卽陽儒而陰禪者眾也將示之異以嚴似是之防乎將示之同以開方便之門乎亦可知已是故德靖以前為元公可也于時孔自孔釋自釋老自老吾不見其碍也嘉隆以後為程朱可也于時談玄課虛龍蛇

混淆狂風恣起。吾不與其濫也。是所謂命世之局也。如但曰三教一而已矣。祖述仲尼。合三教爲一而已矣。則自晉而隋而唐而宋已往往能合之於上而何以見我。聖祖之爲烈。若大年。若子韶輩。又往往能合之於下。而濂洛關閩諸君子反不免爲門外漢也。然乎否耶。凡此皆愚之所深思而未得。亦愚之所欲效其芹曝於翁。而不敢不一吐者也。惟翁無厭無忽。少加裁省。灼然求其可以見天地質鬼神。且令學者曉然知所依歸。無復牽於二

開辨牘

卷之利集

卷八

三之說。吾儕幸甚。斯文幸甚。

昔大舜好察邇言。謂言必有意。當察意於言之外也。凡愚求正牘中種種浮說。竊謂當以舜之察邇言者察之。如言性善。而閩陽明無善無惡之說。非與陽明作辨客也。欲人真見性之所以善處而自得之。毋徒拾孟子之唾餘。以道性善爲儒門一大題目也。言孔子之一貫。而通之於二氏之宗。非爲二教作講和客也。欲人真求孔子之所以大處而深造之。毋徒拾程朱之唾餘。以關佛老爲儒門一大功勳也。而意則更

有在焉。堯舜文王以後。僅見我高皇帝一人。建皇極之大中。不乘此世。將孔子之秘密藏而顯露之。日後之儒必復走禪走玄而卑名教。卽以程朱百口留之而不可得矣。故以祖述憲章二義待後學云。論性蓋已詳矣。以兄致疑於儒釋同異之間。而有惓惓相正之意。當更言其大約。夫孔子之道不可一日不行於天下也。明矣。儒者又資之以進身。而今之學士大夫號爲高明特達者。若猶以儒道爲未足。而馳心於教外別傳。何也。豈其見盡出程朱下哉。程朱之前。猶

南辨牘

卷之利集

卷九

曰。儒者未知佛氏之言近理。其害比楊墨爲尤甚。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故爲所入。今程朱之說。智者亦既習而研之矣。然而信者半。疑者亦半。卒不能定學者之心。此又何也。人心自有太極。必有不安於程朱者在也。學者又非不知孔子之道。萬世無弊。程朱之行百世可師。而不能無疑於關佛之公案。其中亦必有見焉。見謂孔子但爲世間之聖人。而佛則爲出世間之聖人。道岸在彼不在此也。不然則謂孔釋同登道岸。而孔子但言一世佛言兼及三世。孔子但言六

今之內佛言兼及六合之外妙法在彼不在此也。又不然則謂孔釋同稱妙法。而孔以循序漸進爲教。佛以一超直入爲教。明宗在彼不在此也。又不然則謂孔釋同徹性宗。而孔子之言性道也畧且晦。佛氏之言性道也詳且明。窮理在彼不在此也。又不然則謂孔釋之窮理俱到。而孔子之矩方。佛氏之用圓。圓者神而方者滯。行門在彼不在此也。此見隱隱在豪傑胸中。不敢吐而又不可拔。方且卑程朱之見地。而安得以彼奪此。良由豪傑之士。雖或影見性宗。旁通內典。未必便能勘破孔子之上達處。即是達磨之宗。孔子之下學處。即是普賢之行。而其從心不踰之矩。即佛之所謂不壞世間相而證菩提也。此庸孔竒釋之見所自來也。若然則專明孔子之道足矣。何必濫及於佛。蓋不將達磨之宗說破。則何以知孔子之達所以通於佛心。不將普賢之行說破。則何以知孔子之學所以齊於佛行。不將菩提涅槃之證說破。又何以知孔子所學所達之歸元處。儒者將以爲影附釋氏。禪者復以爲高擡仲尼。而孔子之道終晦。豪傑之士。

問辨廣

卷之利集

一

唯有徘徊而走耳。然使但明孔釋之無二道。而不言孔子之矩。必不可濫於佛。踰孔子之矩。必不可作佛。人又將動越孔入佛之思。而狂見且起。是乃驅儒入禪而壞世間相也。壞世間相。而欲躡等以證菩提。不但孔教壞而佛教亦壞。又不若守程朱之說。雖不能收上士。亦可以收中下士。而與之窺聖學之少分也。愚故合孔釋之道而明之。又表孔子之矩而出之。使知學孔者之不礙於參佛。又使知參佛者之必不踰孔矩。即有不樂於參佛者。亦知達磨之宗。普賢之行。俱在孔子道中。不待外求而自足。然而無知謗佛之口。過則損矣。設有欲踰孔矩以求佛者。則孔子既已透過禪宗而行普賢之行矣。學者其能踰諸如是而孔子之道。乃永尊於天下矣。程朱岐佛老於孔道之外。僅尊其名。愚收佛老於孔道之中。乃尊其實。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儒者必曰。達磨自是空宗。與孔子之上達何與。普賢自是佛行。與孔子之下學何與。則此心此理。一而已矣。既曰上達。豈猶有上之上者。達於孔子之外者乎。道不達於乾元。非上也。無

問辨廣

卷之利集

一

上菩提即乾元之別稱也。安可謂孔子不達於乾元哉。不達於乾元，便是以似真非真之識神為太極。比程朱之見地也。普賢之行最廣，不問在世出世行門，舉未有出於普賢之外者。行不合於普賢，此下達之下學。非上達之下學也。孔子不出庸言庸行中，而知命而耳順，而從心，何以臻此。必有非儒行所能束者。不謂普賢之行門而何也。儒者又必曰佛入涅槃，而孔子不入涅槃，非孔常而釋恠，則釋優而孔劣也。焉得比而同之。則愚固謂釋氏顯毘盧之法界，而孔子顯普賢之行門也。孔子將從因而入果者乎。則成佛當在釋迦之後，而已近之也。抑帶果而行因者乎。則成佛已在釋迦之前，而今秘之也。宗門駕達磨於孔子之上，固不可。儒門駕孔子於釋迦之上，亦不可。總括之於群龍無首中可矣。兄謂儒釋原是兩重公案，既曰儒釋，豈非兩重第。未審其下學之分門處，有兩上達之歸元處無兩也。又謂要其同也，必有以見其同別其異也，必有以見其異。則牘中之言同異也，不啻詳矣。何弗之察也。又謂學者在審所尚，誠欲祖述

牟尼即空空子，編往往有豪俊在焉。不謂吾儒之外，遂無人品。誠欲祖述仲尼，自應以仲尼為主，不得更有依違。作三教之鄉愿。吾不知兄之所謂祖述者，但高素王之名號而述之乎。抑究上達之心源而述之乎。孔子言到上達，謂人莫知而天知。兄能如天之知孔子乎。抑猶有所未至也。固不得輕言三教聖人離合之際也。學者未知三教中之真人焉。知三教中之鄉愿。孔子一生無浮薄語。而程朱則多有之。即此已達於孔子之下學矣。奚言上達。元公而後知孔子之上達者。吾以為莫如聖祖。使佛而可拒，聖祖當先拒之矣。程朱闢佛之言而可信，聖祖當先信之矣。曷為合三教而並存之。且以佛為暗助皇綱也。儒者獨無助皇綱之責乎。則何嫌通二氏之宗。以翊孔子之教也。若主於擯絕，而以依違為鄉愿，則聖祖既以三教中之鄉愿立極矣。儒者獨能執程朱以闢聖祖。取御製文集而悉火之乎。明道橫渠二先生豈謂非振古之豪傑，然謂其能透孔子上達之宗，吾亦未之敢許。兄毋以游夏再問，問孟子之所安也。而

二先生之源流亦有辨橫渠幼負英雄之氣而未遇
透性如元公者點開心地又不屑從禪門問道乃自
取二氏之書而拈弄之大似隔窓窺日不過見其光
影而已駭佛道之廣大神通將身湊泊不著遂舍之
而還儒學中精思力踐而作正蒙一編言心性言神
化未嘗不取佛氏之精華而復倒戈以攻之其言未
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
事其文正刺夫狂禪之執佛卑孔而謂釋氏畧知
體虛空為性不知本天道為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

間辨端

卷之利集

二品一

天地此則操戈入室之言也愚幼酷嗜其說後乃知
其隔靴搔癢耳然謂橫渠晚逃佛老則可謂明道亦
從禪而歸儒則不可明道以髫年師元公即得孔顏
樂處而以興起斯文為已任其顯孔微釋元公實導
之也所以涉獵佛書固欲會其意而涵之亦欲乘其
隙而攻之故謂佛言與儒言句句是字字合然而不
同又觀禪僧之威儀而曰三代禮樂盡在是矣其理
會蓋深於橫渠而倡為淫聲美色以遠之之說大槩
以孔子下學上達之矩律牟尼也然其平日精到

語聖從禪書翻出而操戈尤甚於橫渠恐其
思神而有疑也雖然禪門之狂風盛矣微元公之
先二子為之後則宋室純是禪師世界耳而元公之
意尤密吾嘗參外傳而知元公與壽涯禪師最相友
善壽涯深諳禪門之無人勸元公以性宗開儒教中
人而闕佛說其禪門之傑哉是以元公作圖說易通
未嘗露一句禪語而明道則時露焉不露蓋含之以
為囊括而露則借之以為攻具也明道於元公尚親
而於壽涯則疎伊川則於明道最親而於元公亦疎

間辨端

卷之利集

二品一

矣是以闕佛之言日苛一日而元公之密意日淺至
晦菴朱先生則為兩程作結局也尚未與元公為結
局結局正在今日則舉元公之所含者而悉露之可
也元公不舍則斯文不起今日不露則太極不彰然
亦不待今日而始露也讀聖祖御製文集蓋已顯
露無餘矣而聖祖則開天立極之聖人也豈為元
公作結局哉乃作蕤軒弄文諸聖人之結局耳文王
以前三教之理實流行於宇宙間而不分其教亦不
顯其名二教分於周末而其名定於漢末歷代以來

為盛衰。孔子之道在漢不能勝黃老。在唐宋不能
達磨至程朱出而後孔子之道尊。然尊孔子之道
者程朱也。隘孔子之道者亦程朱也。胡元事佛太過
空門多不檢之徒。而宗程朱者尚守其繩墨以維風
教。於是二氏之徒不能勝孔子之徒。而其勢漸趨於
平。我聖祖乃起而平之。每言天下無異道。聖人無
二心。以平三教。弟子不平之心。而其教則以儒治儒。
以釋治釋。以老治老。與其相參。不與其相濫。既顯治
世法門。使人知有現在。亦開出世法門。使人知有過
問辨庸。卷之利集。一頁六。
去未來。真是舉三皇五帝以來之道統而混一之矣。
故曰為義軒堯文結局也。際此盛時。吾儕不當為孔
子作結局哉。而其局未易結也。孔子之局並育並行。
不害不悖。川流而敦化者也。元公非不露此局面。而
時位所限。但發川流之脉於二程。而未究其用。今當
以敦化之宗結之。是故能使學者見太極之端倪。不
能使學者踐陰陽五行之實事。未結也能使學者踐
陰陽五行之實事。不能使學者還無極之根元。未結
也能使賢者脩善世之德。不能使愚者種出世之因。

能使達者建輔世之勳。不能使隱者忘遯世之悔。能
使孔子之徒與聞道要。不能使二氏之徒暗助王綱。
亦未結也。然則何以結之。亦不過真求孔子之所以
下學而上達者發我聖祖作人之意。如是而已矣。
上達者智崇如天下學者禮卑如地。天無所不覆。地
無所不載。故不必以孔子擯二氏。亦不必越孔子之
矩而求二氏也。得此標柄。深造而自得之。即不幸而
遯世。此生不度一人。而其精神命脉已貫於百千萬
劫之後。一旦出世。或乘飛龍。或乘見龍。俱應乾元無
首之象。可使群生正性命而保太和矣。功蓋不必一
生顯也。又或身在潛見之際。不立功而立言。言未必
謫信於天下。後有聖人。必不吾易。如六經之燬於秦。
而復表於漢。佛老之卑於宋。儒而復表於聖明。教
亦不必一時行也。要以究竟陰陽五行之用。歸於無
極太極而已。程朱豈非陰陽五行中人哉。而由其說
不可以還無極。亦不能合群生而拔之苦海中。此愚
之所以姑舍是也。而兄乃以其歸儒之後。絕不濫佛。
欲愚舍大道而從之。誤矣。又謂域中之士趨禪者衆。

德靖以前。當爲元公。嘉隆以後。當爲程朱。是爲命世之局。此殆以一已之成心命世。不以天下之公心命世也。太祖既持三教之衡。命於世矣。發脉厚而流澤長。德靖以前。士多從行門中顯。不從悟門中顯。故行深而悟淺者。猶得以程朱闢佛之言行於世。二氏之徒。亦各自守其疆圉。不敢與儒爭衡。無用顯聖祖之所不顯者。以鑿人之混沌也。嘉隆以後。行門劣而悟門勝。不但儒者能讀二氏之書。而禪者亦能讀孔子之書。即如姚江之揭良知。豈其德行能邁程朱。而見地未必不在程朱之上。近又沿姚江之流而遡其源。貫禪宗而參佛教。有如盱江羅氏者。豈其德行能邁陽明。而其所窺聖道。則駸駸演及孔子之乾元處矣。演及孔子之乾元處。雖欲不貫二氏。亦不可得。即使程朱復生。詎能以一人之手。掩億兆人之公目。又能以一人之口。奪億兆人之公心哉。唯程朱之檢身繩墨。正可以救時學之弊。而迨其機。吾儕但當圓其見地。而守其行門。表其尊聖之功。而掩其闢佛之過。乃所以永程朱之教也。若以闢佛爲成案。而祖其

開辨廣

卷之利集

五

何異取已陳之芻狗而犧牲之。徒資高明之一耳。曷若因其勢而導之。使知孔子之道。原自範圍二氏。二氏之深密處。有孔子之心宗在焉。而復開之以矩。杜其偽合之端。士乃不敢以佛卑孔。以狂禪濫孔。而聖祖所以並存三教。普度群生之仁。亦大顯於天下矣。是乃今日命世之局之所在也。蓋文王之文將湮。而孔子爲之興起。孔子之文將湮。而周程爲之興起。今聖祖之文具在。而興起者誰乎。豈孟子所謂無有乎爾也。愚故不揣而爲闡道淑人之君子持先茅焉。兄謂祖述仲尼。豈在三教合一語。言非不是。然愚直欲使人窮孔子之所以上達處。故推本於同源之理。誠恐學的不正。不入名窠中。則入理障中。優悠一生。寧有出頭之日。而徒以謗佛滋口過。以此學孔子。是孔子但爲名教中之一豪。有經世而無出世。何以立萬世之人極。是以特闢其幽焉。豈徒以三教合一。立標題以震世哉。上智者。必透出世之宗。以行經世之事。愚亦爲上士言也。若中下之士。則唯恐其不爲程朱。而愚夫愚婦。則程朱之道理。亦何能入。

開辨廣

卷之利集

五

第以念佛往生之因導之。亦可矣。此亦豈牽於三三之說。君子以人治人之道。當如是耳。往胡廬山先生督關中學。與趙文肅公語及孔釋之學。以為儒專經世。釋專出世。文肅不以為然。廬山執不相下。而文肅規之曰。子覺已無礙。遂強來就喧。吾恐其結果難也。愚則何敢不以結果期。兄願兄亦以文肅之言而自省也。愚之困心衡慮於道術也久矣。多由多懼之中。穿過幾重鐵壁。重創文殊。往劫為勝意菩薩時。以一言不了義。而墮五百劫地獄。必不敢以謬悠不根之說誣後世。

問辨續

卷之利集

言十

問辨續卷之貞集

中吳管志道登之甫

答楊司訓詁菴書

司訓諱民服字信夫廣濟縣人

來書畧云。民服誦法夫子非一日。六龍解石經大學。頗悉其槩。茲新惠四集。謹當卒業。斷不敢心負教思也。向承語佛聖相通。細體之。恐只理器合一之旨。吾人行著習察工夫。正為此也。韓生能述大教。向云李見羅老先生近時造詣。幸並指示。云云。志道曰。足下分教吳庠五稔矣。面談未及數次。徒以道誼片言之合。遂乃傾心相信如此。顧瞻此地。尚有白頭如新者。度量相越。不既遠哉。愚亦深念足下有淑人之心。又有淑人之德。而吾鄉父老未有別物色於驪黃之外者。吾鄉子弟亦未有考德業於輶櫟之外者。吾蘇其鄭圃其互鄉歟。愧愚又以踽踽涼涼之夫。無能緩一頰以振公。竟循常調遷去。歉如之何。然使足下不宦吾土。則何以知聖人之學。有不受熏之地。而宇宙內果有邈世不見是之中庸也。此等變態在儒書猶未之悉。在佛經則歷歷辨矣。前與足下論

思中之學而言佛聖原自相通。蓋有感於近儒之窺佛學者。往往深視佛而淺視儒。於中生出欣厭低昂之見。故言佛亦非深儒亦非淺。主孔而奴釋者固非。欣釋而厭孔者亦非也。然亦老生之常譚耳。足下乃將來做題目入思議。而體貼到理器合一處。苟非好察適言不及此。顧其中有幾微之辨焉。理器誠不相離。孔與釋之言道亦誠卽器卽理。微察足下語意。似以形上之理屬佛一邊。以形下之器屬聖一邊。則於義未爲甚融。若謂佛言多從理中寓器。聖言多從器中寓理。則亦無害。然愚所謂相通者。義更有在。蓋謂兩家聖人。悟必徹於無始。其透性之因同。證必入於無終。其盡性之果亦同也。無始之始。強名乾元。佛則謂之本來妙覺。無終之終。強名道岸。佛則謂之無餘涅槃。吾讀蓮經壽量品。而益悟易傳大明終始之說。不問世間出世間聖人。總是始於乾元。終於乾元耳。始終之間。有許多儀象五行未完勾當。聖人爲群生完此未完。徐徐引出生死苦海。故有順而相攝之事。亦有逆而相成之事。佛教群生毋溺現在。而早究

之區。聖教群生毋思過去未來而勤脩五達。正所以相攝而相成也。其至則一而已。如以敘述而論。則佛教之棄天親以學道。却是迷中求悟之事。儒教之卽人倫以盡道。乃是悟後真脩之事。然未悟而言脩。猶人未能立而言行也。豈曰真脩。是以釋迦出世。汲汲以一大事因緣。使人知去來處焉。當知悟一大事是實。而出家之迹乃權也。悟奚必在空門。然此門又閉不得。閉則盲脩者無資。而一大事之因緣遂隱。足下所謂行著習察。當著察此根元矣。雖然。爲學戒於躐等。爲教貴於因材。蓋有一等極狂極僞之根。與之言儒道。既不足以易其狂僞。與之言佛道。則反足以資其狂僞。不易猶可。資之可乎。愚與思中書。有鑿人混沌之說。以此也。中人以下。孔子尚不與之語上。而況混沌盡鑿之場哉。愚產多口之鄉。而處重剛之地。唯有杜毗耶之口耳。足下今典一方教事。楚風與吳風稍別。必有聲應氣求者。其或可以此意通之。但毋違於下學上達之旨。寧下學而不上達。毋以上達蕩人意。而竟遺下學也。然亦信足下必無

此集借此言與思中共參審焉。豐城見羅李先生以古稀之年。厄瘴海之地。而孜孜好學不倦。愚甚愧之。近所輯孝經疏義一編。大有關於世教。是以樂道其美。足下一聞斯言。即爾考求不置。其虛受之懷。可掬已。緣疏義僅有一冊。不能轉奉。而愚所裁并語及答書。偶乏繕寫者。有辜尊念。容續布不一。

續答楊認菴書

來書畧云。蒙賜札惠言。且悲且喜。蓋悲歲月之邁。而大道之幸聞也。顧生非能知道。竊亦有志焉。邇

開辦廣

卷之真集

四

承開示。敢此供呈。生居近市。先人命遊鄉塾。不見紛華機詐之習。學師有談心學者。心悅之。尋鄉韻。泉胡廬山兩恩師講學楚城。提諸生主敬操心之義。益辛未歲也。歲丙子。隱士吳易菴先生。深良知之旨。即韓思中師也。授無念二字有悟。歸來讀諸釋典。為悅心計。歲癸巳。來吳庠。讀圓覺經註。五燈會元。陽明文集。半載獲賜六龍解。心語曰。吾所乘以潛為位。以惕為心乎。蓋聞朋儕中有高耿老先生之人品。而極詆其講學一編。深自疑畏故也。甲

午秋韓思中至。頗覺開悟。一日偕詣師。師一僧山居五十年。不涉外境者。生曰。是潛龍也。然又聞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時精神專一。思議不容。與思中乘月步王府基。謂曰。師言莫是道心做主。撼他不動乎。吾人只德性用事可矣。時恍然身心俱失。如將羽化者。乃知吟風弄月。有與點之意。殆此謂也。思中大悅。後思陽明教人只做工夫。無言效驗之語。而朋儕詆言心學者甚。以故愈潛愈惕。即師門不敢投足矣。自謂心苟可同。無拘形迹。況無實得。受教尚無地也。目今工夫。每中夜披衣趺坐。念本來無一物之句。於諸妄念。未敢言無。日用間。念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為行著動察之圖。又念同塵混俗。足以自容也。而不敢為倡言之病。以此心行兩字。未能湊泊。蓋資鈍功疎力綿。氣餒之故也。所諭振拔一節。固師門大惠。然鄙念主潛主惕。絕無希世之心。蓋北山移文。終南捷徑。倘蹈故途。有不唾面者幾希矣。我師萬無為此意也。茲

開辦廣

卷之真集

五

聞大明終始一言載在聖經賢傳者不一而足。非我師表章未免爲舊聞所障。如無極太極始也主靜立極終也。天命之性始也。中和位育終也。大明云者。知性知天。窮神達化境界如是。而乘龍御天。斯爲聖神功化之盛。學問之全功。卽聖人尚若有歉焉者。新聞此語。令人心量大廓。眼界大開。萬世學脉從此大闢。曷勝欣愉之至。耶。蠡測之言。伏惟裁教。幸甚幸甚。

往見足下精神翕聚。言動安詳。默念必非無本者。此間辦牘。卷之真集

六

番得尊翰。而知先有所得於鄒胡諸君子之緒論也。吳易菴所授無念二字。真入道初門之要。亦張子厚所謂始學遺累云耳。其實人心不死。豈得無念。釋氏但言正念現前。不言無念也。易傳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一致而百慮。人心苟從發悟過來。見地親切。一切意念。不從軀殼中起。雖曰百慮。總是正念流行。卽謂之曰無念可也。而正念豈果無哉。耽着無念。早已落念矣。思之。愚作六龍解。實爲近來講學家。知有見龍。不知有潛惕二龍者。而足下遂語所乘之

問辦牘

卷之真集

七

以潛爲位。以惕爲心。卽子與之三省何讓焉。天臺先生人品。得諸講學良深。第其晚年。執定講學外更無贊化育之事。則於群龍元首之義欠圓。而於中庸遯世之聖學。亦通不去。故愚於求正牘中。畧以此意寓諷焉。然而學之不講。實聖人之所憂也。孔子不自有其講學。故作遜詞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吾儕不能作人如孔子。又當反而自訟曰。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唯聖者能之。足下殆以矩未從心。時位未協。不效世之嘵嘵者。未嘗不合闇脩之矩。乃謂鑒於耿先生之講學被詆。深自疑畏。此殆以縣閔之念。遮正念也。然有此疑畏。必不入小人無忌憚之中庸矣。愚自有聞於先生後。卽持孔孟兩重公案爲心印。旣以自策。亦以策人。一則依中庸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之案。一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案也。蓋學人不有前一案之堅持。便是浮根。不有後一案之決裂。便是僞根。浮與僞。何以致道。故因足下與韓思中之聚會。而語次及之不謂兩賢傾聽殫研如此。退而商及道心做主。撼他不動。吾人只

德性用事可矣。更有何說。而足下又狀此時恍然身心俱失。如將羽化。乃知吟風弄月。有與點之意。此悟境也。悟境非有前因者不發。發於王府基上。又見不肖與兩賢有宿緣焉。邇來淺中之士。一悟卽狂。而足下思及陽明。只做工夫。毋言效驗之語。愈潛愈惕。過人更遠。愧余未獲他心。通不能更以竿頭一步奉助。奚言尼父仁聖之學哉。承諭目今工夫。旣於中衣跌坐。念盧祖本來無一物之句。又於日用間。念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爲行著習察。問辨。六卷之真集。人之圖。非爲性命真切。豈能操心及此。第未知於孟子必有事焉去處。打得對同否耳。試思古人。遯世何以不悔。得天下何以不爲。其精神必有歸着處焉。非只求心地空空而已。同塵混俗。老子之道也。老子亦有箇確然不悔不爲之實際。是以同塵混俗。而不謂之失已。亦不謂之玩世。假令有一毫闌媚取容之心。便落鄉愿臼中。有一毫先自度而後度人之心。便落聲聞辟支臼中。孔子必不以猶龍贊矣。此等心行。俱不嫌於一叅愚益。以群龍无首一言蔽之也。足下自以

不嘗倡學。自謙心行不能湊泊。此却無害。卽如老子隱於柱下。曷嘗如世儒之揭日月而行者哉。不害其爲龍德也。佛說法亦須知時知處。當此講門濫觴之時。又官處士橫議之地。默足以容。正是善學孔子。豈曰心行不泊。亦只要種子下得真耳。愚揭乾元統天大明終始之說。正欲與天下同裁此真種子。卽足下所指無極太極天命之性也。但使念茲在茲。釋茲在茲。自然工夫綿密。打成一片。無念固是正念。有念亦是正念。奚問本來之有物無物。心之在與不在哉。但須脫皮換骨一番始得。不然終在生滅場中。未見有出頭日也。古人所謂變化氣質。只是脫去凡心。有箇大願王出頭耳。近講學家不入狂魔。則受理障纏縛。却不如僧門有恒言四句。道盡聖學始終。其言曰。衆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此卽大明終始時乘六龍之註脚也。非深入易道難與道此。足下以無極太極爲始。主靜立極爲終。天命之性爲始。中和位育爲終。此不無意圓語滯之過。無極太極是曰性命之原。原無始終。

而聖學實始於是。終於是。王靜以立人極中和以成位育。若見爲聖學之成終。而聖學實未有終。蓋天地萬物無盡藏。則至聖至誠之願力。亦無盡藏。三祗滿而未滿。聖果結而未結也。吾前言無始之始。強名乾元。無終之終。強名道岸。正以此。若執聖學有終。則又入於程朱之說。以一生盡聖證。撥無因果。與蓮經壽量品之義相違矣。語到六位時成處。却又一毫安排不得。當潛卽潛。當見卽見。所謂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也。足下試歸而與思中細參之。

問辨錄

卷之八

答高大行景逸丈書

大行諱攀龍字雲從無錫縣人

來書云。別後既卒業。求正讀。所謂迦太極者。只是下得語來。生竒耳。淺易言之。只是志於道。中間先生發揮敦厚崇禮之義。令人實落有循依處。此卽是迦太極處也。近蒙賜惕若稿。讀之益覺暢快。且平日私心不大服。耿先生不知其秉教鐸。乃端正如此。少年人漫指先輩罪孽無量矣。愧悚之甚。今日三教俱失其本。先生指點既真。隄防復密。世道之幸。

之五

愚求正讀中所挈群龍無首之旨。及迦太極於無極之說。實從三十餘年苦鑽拈出。並非敢爲詭異落空之談。韓子之進學解曰。易竒而法。以其辭近詭秘。而義合中庸也。愚自謂所拈二義。近之觀者。不察適言。則或以爲喜立高論。頃得楊少宰復所書。印吾圓宗出方矩。方矩入圓宗之說。又得顧選君涇陽昆玉書。印吾剖別周程之學。及掃近世盲見龍而好爲人師之弊。竊自幸此編不遂覆瓿。蓋於群龍無首之義。有契合處也。然唯足下以魯論志於道三字。蔽太極於無極之義。又以中庸敦厚崇禮四字。蔽迦太極於無極之功。真是言簡意盡。不啻如游定夫理會西銘於言語外。便能道中庸矣。喜躍無量。尤願更加推敲。以迪吾之不逮。今且復以未竟之意。草畧與足下商之。孔子之道。遠如天。近如地。苟見一班。皆可以襄世教。然使不究竟於無極太極。則於道終未圓也。蓋今之所謂志於道者。非程朱之中庸。則泰州之龍德與五宗開後之佛性耳。此非但失孔子之面目。亦失周元公之面目。參諸魯論志道據德。依仁游藝之旨。殆所

謂志於德志於仁志於藝且或志於狂宗而非道也如志於道則必遡太極於無極而亦見群龍之無首矣故吾不直言志於道而微其詞曰遡太極於無極蓋惧人之輕視聖學而駕禪宗於孔矩之上也又惧人之執着孔矩而遺性命於綱常之中也然其肯不出於子思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二句語川流則三教不嫌各自爲宗語敦化則千聖必然同歸無極卽孔子刪述六經以垂萬世皆川流之用也何足以首群龍而其所闡乾元統天不以多識而以一貫則敦化之宗也斯則無首而無不首矣然川流可名敦化不可名凡可名者皆不可執故曰予欲無言又曰君子依乎中庸遡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蓋先慮人之執着見龍以爲家舍而稽其流弊一掃而空之也噫微矣愚所以辨群龍無首之義正爲世儒以萬世之木鐸執孔子而不察其爲川流之用者發所以標遡太極於無極之義又爲世儒以程朱之儒術盡元公而不察其有敦化之宗者發然使果知元公所以敦化之宗則又不妨以程朱之儒術步元公

問辨錄

卷之八

七

也果知孔子所以川流之用則又不妨以木鐸之遺矩別二氏也故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求正牘中所以請正於耿先生者不出此意顧惟年衰筆拙辭不達意處多矣最喜足下以敦厚崇禮一句點出遡無極之工夫蓋厚而曰敦禮而曰崇真是無窮無盡而且有與有則此正尼父之所謂下學上達孟子之所謂深造而自得之也遡太極於無極舍是更無着力處矣過此則所謂大段着力不得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足下旣信及此似不宜輕易放過姑將積年經書見解撇置一邊空其心於混沌沌之中翻來覆去轉身出來自然有箇真正太極從空顯現不待安排而儀象五行森然齊備舉足動步真智現前不泥孔矩而孔矩未嘗不在此時方入敦化川流脉絡然猶是窺見無極境界未得安身無極中謂之見性則可謂之至命則未也最忌得少爲足播弄入狂將蹈雖得之必失之之戒然得此見地入聖有基厚可敦禮可崇於孔子不惑顏子卓爾地步庶乎其望見之矣進進不已以達於知命從心以上

問辨錄

卷之八

七

過太極於無極之極功也。此眼不開。而徒捥傍義。趨步古人。雖發一知半解。皆影見耳。愚亦影見中人也。然以涉世多蹇。困頓三十餘年。頗亦掃過幾番。見魔經過。混沌。每到憤悶不得力時。則如不通一竅。不入一格之人。進退無路。蓄極復通。漸漸尋出中庸一脉。則如跼身入於三教。聖人會館中。眼眼相覷。無躲閃處。方乃篤信無疑。近日又得高皇帝

御製文集印證一番。則益恍然自信。可以考仲尼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也。乃敢颺言於衆曰。中庸其至

開辦廣
卷之五

十

矣乎。率性之謂道。依然大德敦化。脩道之謂教。紛然小德川流。一以貫之。仲尼其至矣。顏子歿而聖人之學亡。子思歿而聖人之見隱。後乃三教各爭門戶。而聖人之道卑。禪宗得聖人之圖。其敝也流而爲狂。爲詭。程朱得聖人之方。其敝也流而爲迂。執兩端之中而不流者。其唯周元公乎。然不能不隱顯方以造兩程也。勢也。則猶孔子之成春秋也。程朱之學之敝。不能不驅高明而入於禪也。亦勢也。則猶禮失而求諸野也。攬二教而主賓之。經大經而立大本。後

無作者

高皇其不可尚已。發脉大故。濬源

其大而長也。故學焉者如泛舟於溟海之中。茫無邊

際。不得不望溪曲以求歸。於是東奔西走。各適其道

而不滯於一路。然卒未有外高祖之範圍。而自

成一格者。故道脉之離可合也。機在乎挽狂宗之濫

以還一貫之圖。宗補程朱之偏。以入崇禮之方矩。使

人人各安其分。毋若泰州遺派之以匹夫薄帝三。亦

使人人各返其源。毋若洛閩餘支之以蛙見撥因果

則賢賢親親。樂樂利利。而天下平矣。此愚三十年之

開辦廣
卷之五

十

積懷。不敢輕露者也。獨愧見地稍親。躬行未實。當乙未之冬。已感二程先生。先以夢境示我矣。求正牘一編。愚欲足下再加推猷者。亦有其故。蓋牘中進退古今。觀者疑信不一。有先疑而今信者。楊少宰復所丈是也。有先信而今疑者。吳侍御安節丈是也。有先信而今益信者。袁司馬了凡丈是也。有先疑而今益疑者。錢侍御起莘丈是也。耳目睹記。不出四端。竊意海內信而益信如袁丈者。指不多屈。疑而益疑者必多矣。然前四丈之所疑。非疑其行也。疑其學耳。信則不

其學而且信其行矣。若海內人士信未必如四丈之信而疑亦未必如四丈之疑也。易傳曰：易知則有親，有親則可久。語曰：德不孤，必有鄰。愚恐吾學之孤而不可久也，則安得不從知德者而參考之。惕若齋集初脫板時，即以呈覽。此後有門弟子校出許多訛字，而中庸章句說中危微之旨，則有賞於王相國。荆石公之言，知有未帖帖處，已改此幾句而易其板矣。蓋義理無窮，而已見之不可執如此。今復以所改者呈覽，倘有暇不妨更爲我裁正一番。近又有門人

問辨

卷之八

十六

梓我憲章餘集大都二氏門頭語也。日後亦當奉覽。愚爲儒家言，不卑二氏而爲二氏家言，則必首申儒宗。此祖述仲尼憲章。聖祖之實也，誠不自意與高皇文集一一符契如此。足下亦當索此集而細玩之。卽如論僧一篇，愚於五更睡醒時，沉思數夕而猶有未徹在也。今人以鹵莽之心讀聖製視孔子演周易之意何如哉。楊少宰之輯訓行篇可謂知本矣。獨摘取尚有一二遺漏耳。近時多以晚節疑耿先生而足下頓然信之，卽此見克己之勇，積懷諸不及。

續客景逸書

來書云：攀龍自獲觀先生大稿，虛參實體，久矣。中大義數十，頗會其意指，伏承先生之教，今其說以決千古疑信，顧龍何人敢與於此。雖然於其中亦竊有擬議焉。蓋不專在先生進退古今之際，正於源頭處，杪忽稱量耳。謹直布之。說者曰：先生一生命脉只在統合三教，其種種開闢，不過成就此局。故推重元公，則欲就道理上和合；表章高皇，則欲就時勢上和合；拈出群龍無首，則欲暗

問辨

卷之八

十七

奪素王道統而使佛氏公墓飛龍之位，拈出敦化川流，則欲單顯毘盧性海而使儒宗退就川流之列。其他尊儒者不過就局面上調停，引儒者之言，不過就疑似上附合，故無極太極，近於虛空法界，則宗之朝聞夕死，近於生死大事，則宗之至於尊程朱，貶狂禪，非不凜然而究竟則以程朱之中庸與五宗之佛性並斥，使闢佛者更開口不得耳。龍謂不然，先生實見得毘盧性海本共一家，三教聖人原無二性，分吾儒，分二氏，總是妄生分別，反使

大道自限藩籬。故使學者邇太極於無極。以窺敦化之原。了一貫之義。則三教本來無分。安得有合也。說者曰。此正先生誤認聖學處。蓋人之於道。猶足之於路。只分岐處。一步左右以後。便各成路徑。原夫先生之學。本自佛氏悟入。而儒者六籍。皆在悟後印證。故究竟只成佛家見解。如以神武不殺。至聖至誠。過此以往之類。隱隱皆推重如來。而所謂乾元。所謂太極。所謂敦化。隱隱皆指毘盧性海。在先生。則所見無非是物。在聖人。則所指初不謂是。蓋以佛觀儒。皆可牽合。以儒觀佛。本自迥分耳。曰。然則有二本乎。曰。本一而已矣。聖人體之。凡民由之。佛氏背之。蓋亘古亘今。只此一理。佛氏無理。所以背本。曰。何謂佛氏無理。曰。聖人之道。當其寂然不動。固無可言。及其觸感而應。條理節文。皆天然不假安排。佛氏只知體虛空爲性。不知本天道爲用。今見其虛空法界。則以爲超然無迹之聖體矣。見其慈悲方便。則以爲薰然慈愛之仁體矣。似矣。而不察夫天理流行之妙。佛氏應用便差。所以

和體全非。蓋寂體本無朕兆。所以易混。而觸感則全體皆呈。所以易別。故善觀者。只就用處觀之。便可默識其體。未有用殊而體一者也。試舉一端。佛氏之大慈悲。可謂仁矣。然却視其父母。以至螻蟻一切平等。此與聖人仁體同耶。異耶。龍謂自先生之書一出。而若此數條者。蓋千古必至之疑。何可不當先生之世。一明決之。伏乞逐一剖示。幸甚。道白。當愚之有所得於天臺耿先生也。初心不欲漏一語於人間。而於三教聖人之精蘊。則不透必不肯止。沉鬱二十餘年。而露一班於求正牘中。蓋踐初遇先生時之奇兆。而以此酌其提撕之德也。先生既沒。乃授門人梓之。正以待同志之駁問。而等諸覆瓿者多矣。唯一得之周元孚。再得之吳叔行。又再得之顧叔時。而尊劄正與叔時書同至。二君既有所裁請矣。而尊旨尤謹嚴奧密。殆非副墨所可覆者。然又不容嘿嘿而已。今當先破大衆揣摩之說。次表尊見。次述鄙懷。而後及劄中之疑義焉。蓋今之君子。未有不以淺薄之心窺人。以先入之見禦人者也。愚亦豈敢自

絕無此病。特以衡困既久。刮磨頗深。庶幾不成痼疾耳。據說者謂愚一生命脉。只在統合三教。其種種開闢。不過成就此局。推重元公。則欲就道理上和合表章。

高皇則欲就時勢上和合。其他尊儒者。不過就局面上調停。引儒者之言。不過就疑似上附合。果若斯言。不知意欲何為。夫工時文者之尚新巧。為取青紫也。工古文者之喜驚人。為博名高也。今論聖學而冒濫和異端之嫌。牽合附會以實其說。為名乎。為利乎。為子孫傳家計乎。為自己鄉賢名宦地乎。此

問辨錄

卷之八

子

極痴極愚者所不為也。如此卜度。何異陳賈輩之以偽學測晦庵。亦何異晦庵之以滅彝倫滅義理測釋迦與達磨耶。必不然矣。又謂愚學本自佛氏悟入。而儒者六籍皆在悟後印證。故究竟只成佛家見解。尤為捕風捉影之見。愚自成童時。即醉心於性理大全一書。研此道理以印六籍。銳意欲學程朱。以為此天下第一等人。亦銳意欲闢佛老。以為此天下第一等事。而苦於無入頭處。則按陳烈求放心之故事。日以滅念為工夫。旋滅旋生。竟無巴鼻。比弱冠而棄之。是

時尚未知佛學之為何學。第據程張朱子闢佛之餘。吻資舉業之話頭耳。將壯而遇耿先生。偶觸其語錄中提出自所理會。既明且哲。處恍然露出性體。正如大夢忽醒。另換一番胸襟。出戶而見天地日月。又似另換一番世界。凡積年所含經書疑義。一朝頓釋。而於孔子志學關鍵。亦一朝扶開矣。然而佛道猶未之窺也。次年館穀錫山華氏。始借一友楞嚴經而披閱之。觸及七徵八還之說。隱若道我心中之欲透未透。欲言難言處。沉醉者兩月。而苦於攻難。反汨其無思

問辨錄

卷之八

子

無為之體。則亦姑舍之而尋舊業。然自此知薄悟之不足恃。而聖學有箇歸元處矣。嗣後以餘功游釋典等諸六經。而涵泳之。絕不敢橫先入之見。闕疑闕殆。順我天機。亦不硬分合於其間。然而印到我心之同然處。果如陸子靜之所謂六經皆我註脚。而三教聖人莫之違也。愚實未有大悟。而悟豈從佛門入哉。疑余從佛悟入。此即未悟者之言也。蓋惟悟性之人。然後能知悟者之心。上事亦能辨悟者之口中言。不然則猜謎也已耳。程朱尚以此心法施諸佛老。而何

責於今之君子哉。兄謂擬議牘中大義不在進退古今之際。正於源頭上。秒忽稱量。此是兄之不自欺處。微兄言。而吾固知兄有此見。蓋兄已見性之端倪。而於源頭上尚未清楚也。凡兄所窺性地。光景尚屬識神。凡兄所會孔子之言性道。尚未離程朱之見解也。愚答顧叔時書中。論今人見得方寸中。有箇昭昭靈靈之物。渾然與物同體。便以爲乾元在是。不知此卽死死生生之本。非不生不滅之乾元也。又謂道不達於乾元。便是以似真非真之識神爲太極。此程朱

問辨錄

卷之五

三十一

之見地。非孔子之上達也。兄今已見昭昭靈靈之似真非真矣。而於真性之卽識神非識神處。尚有未徹在。愚前勸兄姑置積年見解。空其心於混沌沌沌之中。轉身出來。自然有箇真正太極。從空顯現者。意正在此。日後見徹。當信吾言。以兄不自欺。又不自滿。故敢以此言進耳。愚亦豈敢自謂已徹。則已望見孔子之乾元面目。而日月至焉矣。凡不見乾元面目而言道。非妄卽淺也。愚之本懷。正欲乘此皇極大明之世。與群生同種乾元之門。而二三豪傑。又時人之耳目

也。則欲與之同見乾元面目。以達孔子之所達處。丁四顧。良醫三折。愚之苦心於道術尤過之。所以然者。蓋因宋元以來。二氏之徒。既疑孔學不能出世。孔氏之徒。亦疑二氏不足以治天下國家。豈以三教立極之祖。而天不畀之以全智。使以不該不偏之教。遺萬世耶。人而知其權實隱顯之有在也。又見今之宗程朱者。與宗陽明者。信佛者。與不信佛者。執不相下。紛紛若聚訟然。而其中則各有豪傑。談理則如水灰矣。苟稽其實。亦未見宗程朱者之果達於世。宗陽明者之果投於世也。信佛者之果不能用世。不信佛者之獨能用世也。乃程朱闢佛之言。則不復能行於悟道之豪傑。其故必有在焉。蓋自聖祖提衡三教以來。儒者之德行雖日斷。而眼目則漸開矣。從今而後。儒門之豪傑。必將以孔子之未盡發者。求諸釋門。其勢不至於以佛卑孔不止。孔道卑。則狂風長。而帝王之綱常且數寧。非世道之大憂乎。然豪傑方逸於程朱之外。吾乃復取程朱之芻狗而陳之。唯有一噓而走耳。此無他。程朱雖復明孔子之道。而孔子之秘

問辨錄

卷之五

三十一

密藏尚未開也。其宗廟百官之美富處。尚未顯也。却乃浪言幽明死生之故。以添漏貽後人。無怪豪傑之捨此而趨彼矣。今欲永存孔子之道。則不得不闡孔子之入微處。既闡孔子之入微處。雖欲不貫二氏而不可得。貫二氏而孔矩卒不可踰。儒乃不敢越孔以步佛。亦不必局孔以排佛矣。程朱以孔闢佛。而反遺其精者。却是驅儒而入禪。愚則闡孔子之精。以貫佛道之精。實乃移世人重佛之心而重孔也。孔子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愚此一念。亦唯天知之而已。愚方憫學者未請上達之實。多方曲援以道之。而訛者反疑愚之牽合佛道。此是孤負老婆心處也。君子不求人知而求天知。則付之不辨可矣。而兄又謂俚言一出。此數條者。乃千古必至之疑。不可不當吾世一決。其慮最遠。安得遂卷杜鵑之舌而不一鳴乎。蓋說者謂愚一生命脉。只在統一三教。猶可也。謂愚推重元公。只就道理上和合表章。高皇只就時勢上和合不可也。即合三教而一時翕然信之。於道何加。即不和合道理時勢。而一時喧然議之。於道何

開辦

卷之五

高

擯不但於道無加損。而於愚之聲價。亦何加損。乃舉嫌而自討分疏。如此哉。衆嘗與士流。縱譚今古。而贊孔子之道。真是萬世無弊。聞者戲曰。此勢利之言也。愚曰。論道理。安得勢利孔子。孔子果有未至。吾不隨聲附和也。尚不附和孔子。豈得附和元公。又嘗贊高皇。直接堯舜。文王之道。統聞者亦戲曰。此勢利之言也。愚曰。論道統。安得勢利。高皇。高皇果與漢祖唐宗同德。吾亦不敢以堯舜文王倂許也。孔子絕韋編而贊文王之易。豈亦從時勢上和合哉。竊疑爲此兩和合之言者。必其和合之根未斷也。大道既隱。天下爲家。故有以臣而奸君者。名曰篡位。道則天下之公物也。何篡之有。謂佛氏公篡飛龍之位。而暗奪素王道統。則亦謂孔子竊據見龍之位。而明奪五帝三王之道統乎。此以道爲己子家之私物。而以道統爲人間世之美名也。真悖於群龍無首之旨矣。梵語。那華言遍一切處。遍一切處之性海。非即統天之乾元乎。故曰。大德敦化。敦化之中。川流出焉。廣中原。謂釋迦乘飛龍於西竺。孔子乘見龍於東震。其

開辦

卷之五

五

用皆屬川流而其敦化自在乾元之體也。言尊以川
流退儒宗聖學降而爲儒。卽佛學降而爲禪。如曰退
儒宗就聖道川流之列。則曷嘗不退禪宗就佛道川
流之列也。曷嘗不退佛道就儒道川流之列也。同
是敦化猶疑尊儒者不過就局面上調停。則尊佛者
獨非就局面上調停乎。至謂引儒者之言。不過就疑
似上附合。其謬尤甚。疑似云者。對真是而言也。未知
真是焉。知疑似。吾恐說者自以疑似爲真是。而反以
真是爲疑似也。無極太極。近於虛空法界。此卽以疑
似爲真是之言。空有二義。經有所謂真性有爲空者。
此真空也。卽無極太極之謂。有所謂依空立世界者。
此頑空也。乃虛空法界之謂。頑空對幻有爲二。真空
卽與妙有爲一。謂無極非頑空可也。謂無極非真空。
可乎。說者尚未知虛空法界之屬何空。焉知無極太
極之近何空。不過影掠佛門空字而懸斷之耳。朝聞
夕死。孔門之性宗也。死生亦大矣。胡爲朝聞而夕卽
可死。此所謂道果指五達道而言乎。抑指先天地生
之道而言乎。若但言聞五達道。安得謂夕可以死。謂

夕可以死。必其透先天之性宗。而立於不生不滅之
地者也。漢儒求其說而不得。訓爲孔子傷世之辭。謂
朝聞天下有道。雖夕死可矣。程朱亦畧有見於生死
之際。一則曰。非真有所得。豈以夕死爲可乎。一則曰。
生順死安。無復遺憾矣。蓋亦近之。而終屬影響。反不
若禪士直以出離生死之說訓之耳。然而生死事大。
又非釋氏之言也。禪師之言也。釋氏但言諸佛以一
大事因緣現於世。意在盡大地衆生。而與之同入正
覺。禪師亟於自度。故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然亦非
厭生死而欣涅槃之謂也。說者殆未知生死事大之
爲何事。焉知朝聞夕死之爲何聞。則亦影掠之言也。
謂愚以程朱之中庸與五宗之佛性同斥。斥之一言。
大類酷吏織辭。愚匪但不直斥程朱之中庸。亦未嘗
直斥五宗之佛性。蓋程朱固真儒。而五宗亦真禪也。
唯題空空子之知儒編有惑於兩家未流之弊。謂禪
家未具正法中之眼藏。徒以所得佛智之少分。而藐
視命世人。家儒家未知春秋後之天命。徒以所得聖
學之少分。而輕議法身大士。均之有師心自用之過。

遇正等。則以孔佛之原本格之也。非斥也。若謂程
朱所執之中庸。卽孔子所標之中庸。五宗以後所流
之佛性。卽六祖以前所傳之佛性。則吾亦不敢許。其
義畧見於答兄所闡志於道一句書中。蓋孔子於道
言志。於德仁言據。言依。謂道無窮盡。無方體。非若德
之可據。仁之可依也。是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者也。
則志之而已。此道非無極太極之道。而何以驗之。
於孔子之贊乾元驗之也。儒者或泥朱註日用事物
當然之理。以五達道爲道。而不遡諸無極。此所謂志
於德。志於仁。而非志於道也。又或掠宗門之影響。以
五宗後所拈之公案爲道。而不衷於太極。此所謂志
於狂宗。而非志於道也。道其所道。非孔子之所謂道。
則亦志其所志。非孔子之所謂志矣。此蓋不善學程
朱與五宗者之弊。而起弊亦不無因焉。孔子時中。而
程朱似乎執中無權。達磨圓而頓。五宗似乎頓而不
圓。此吾所以不敢滿許也。然謂以程朱之中庸。與五
宗之佛性同斥。欲使闢佛者更開口不得。將無因程
朱而波及五宗乎哉。吾亦何所私於釋迦。而偏與程

朱作對也。甚哉儒門眼孔之淺也。卽兄與我分疏。迺
太極於無極之義。亦屬影響。何足以解紛紛之惑。宜
說者之方愚。誤認聖學也。說者曰。人之於道。猶足之
於路。只分岐處。一步左右以後。便各成路徑。似也。愚
正欲學者於分岐處早辦之。岐從無極太極分乎。抑
從兩儀五行分乎。儒者局識神於方寸之內。岐天地
萬物於方寸之外。以爲心要在腔子裡。曾不知此身
此心。暨天地萬物。皆妙明真心中之物。但認得靈明
一竅。能通萬感。則曰。此身中之太極也。幾何而不以
識神爲太極也。又認得測隱一念。能通萬心。則曰。此
萬物一體之乾元也。幾何而不以意想爲乾元也。此
謂從陰陽五行發足。不從無極太極發足。日向岐路
中行。寧得有歸宿處。乃復以陰礙陽。以金水礙火木。
而執着以爲聖人之道。則真所謂誤認聖學也。孔與
釋其學俱從無極太極發足。何疑哉。一岐於經世。一
岐於出世。此亦可謂舉足左右。各成路徑矣。要之聖
人同一太極。何岐之有。衆生在陰陽五行中。實多岐
路。聖人安得而不岐之。則皆無極太極之變化。而不

可執此以廢彼也。陰陽五行。必究竟於無極。則其極亦必有在焉。愚欲表孔子之上達。則不得不究到極處。牘中表古之神武不殺。至聖之莫不尊親。蓋指伏羲以前治世之聖人。原不指佛。唯至誠之知化育。過此以往之窮神知化。委是舍着如來境界。蓋緣二氏之徒。每訕吾儒未嘗知有如來境界。故特表之。以見佛道原在儒書中。孔子未親佛經。而已先言佛道。此天地之所以大也。推重如來。卽是推重孔子。而因以表其望道未見之心。爲下學者立榜云。乾元非孔子

問辨牘

卷之真集

三十一

之私物。太極非周子之私物。毘盧性海。亦非釋氏之私物也。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皆所謂不得已而強名者耳。天下寧有二道。聖人寧有兩心。若言乾元太極。非毘盧性海。是乾元太極。不能遍一切處也。若言毘盧性海。非乾元太極。則宇宙間。豈另有一物。徧一切處。在乾元太極之上也。儒見之陋。一至此哉。而反謂以佛觀儒。皆可牽合。以儒觀佛。原自迥分。罔益甚矣。然此亦爲佛名已入中國。佛理已入人心。故不得已而會通其間。以息紛紛聞諍之論。使知歸

元之無二路耳。假令世不聞有毘盧之名。則止言乾元。止言太極。何嘗不是毘盧性海。而儒者獨眩其名哉。乃謂聖人所指。初不謂是。然則聖人之所指者。豈果如宋儒所解。以乾元爲混沌無知之物。僅將春生之氣。機當之。又以爲仁道發見之端。僅將初起之業識當之也。知乾元之指。卽知太極之指。唯子思所謂大德敦化。其義尚活。而此亦大指之所在矣。凡愚所聞如此等義。繁與宋儒舊說不同。而宋儒之說。亦皆從幼年穿過。所以翻爲今說者。豈謂不參合佛書。

問辨牘

卷之真集

三十一

而大要則從周易中庸理會出來也。不沿宋儒之說。不可以讀周易中庸。不圓宋儒之說。亦不可以讀周易中庸。圓得周易乾元中庸敦化川流意旨。而知孔子之上達處。由是參合一切佛經。皆註脚也。然而難言之矣。學者唯不知儒釋之一本也。故異同之說紛然。既知其一本。而又謂聖人體之。凡民由之。佛氏背之。則於其一本處。猶未融也。一本不能不散而爲萬殊。三教之川流起矣。何獨嗤佛氏爲無理。爲背本。此蓋以儀象五行爲本。而不以無極太極爲本也。何者。

二綱五常皆起於陰陽五行之後。而無極太極之初。則本來無一物也。宇宙初開。尚無男女。由陰陽之化。而有男女。本無夫婦。以男女而起夫婦。本無父子。以夫婦而起父子。本無君臣。以父子而起君臣。既有君臣。父子夫婦。則人道必以此爲綱常矣。兄所謂聖人順之。凡夫由之也。乃佛氏獨絕之。以立於世外。寧非背本。然言本必遡諸無極太極。豈聖人獨順之。而佛氏獨背之。卽曰背本。亦背陰陽五行。不背無極太極也。周子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

問辨廣

卷之四

三

極也。則陰陽五行亦必有消歸混沌之時矣。此時人物。又將背陰陽五行之本。而返無極太極之本。佛氏特先天而顯其兆耳。經云。諸佛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此也。自昔聖人有權實二教。順本而之末者。爲權教。逆末而之本者。爲實教。吾聖人循陰陽五行。而顯綱常之教。所謂順本而之末也。權也。佛氏遡無極太極。而顯一大事之教。所謂逆末而之本也。實也。皆至理也。不有顯權之聖人。孰調衆生於苦海中。不有顯實之聖人。孰拔衆生於苦海外。其究則一而已。是

故吾聖人自有經世之條理節文。佛氏亦自有出世之條理節文。皆天然不待安排。豈得舉一廢一。兄猶未考佛氏之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其條理節文最密。而觀根逗機。其作人亦最巧也。特以三祇既滿。覺行已圓。故從陰陽五行之中。特現無極太極之象。是謂立天下之大本。豈曰背本。張子厚曰。釋氏略知體虛空爲性。不知本天道爲用。此不知佛道之言也。性卽大覺之本然。覺性迷妄。而有虛空。故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佛氏正戒人執此爲性。謂之認賊作子。安可以虛空爲性。誣之誠者。天之道也。佛氏圓成實性。歸無所得。正是純乎天道。其用則先天而天弗違矣。奚但本天道爲用而已哉。本天道爲用。此後天而奉天時之言也。非所以律佛也。儒者每祖此兩言。以爲闢佛之精語。而豈知其隔靴搔癢哉。推此則以超然無迹爲佛之聖體。以薰然慈愛爲佛之仁體。亦影響之言也。福慧兩足。是何境界。而以超然無迹聖之。度盡衆生。不見有一得度者。豈若煦煦小仁。薰然慈愛而已。至謂天理流行之妙。佛氏應用便差。所以和

問辨廣

卷之四

體皆非。尤爲不察之甚。佛氏昭體常寂。應用一切。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也。其爲教也。雖以三明六通。導聲聞比丘等衆。亦以三綱五常。導宰官居士等衆。卽如孔子雖不稼不圃。而未嘗不爲稼圃。立綱紀焉。觀音現菩薩身。尚以三十二應顯化機。况十號具足之如來。而可疑其用處之差哉。求其差處。而謂視其父母以至螻蟻。一切平等。此乃外道之說。柰何信之。佛氏既成正覺。尚降尊親昇父棺。既入涅槃。尚起身爲母說法。此豈等父母於螻蟻者。而梵

問辨錄 卷之四 三十四

之變易生死。則胎生轉爲化生。又度菩薩之變易生死。入如來之無餘涅槃。則化生歸於無生。無生而無不生。則能以百千億化身。分現百千億塵刹。而度恒河沙衆。此非凡智之所能窺也。然前佛必以度未盡之衆生。遺於後佛。則人道尚以男女續。而世教必以綱常扶。此聖人之禮樂刑政。所以不可廢也。故佛又以治世法門。付諸國王大臣。而不以出世法廢世法焉。佛蓋以一大事之教爲實。綱常之教爲權。就愚主孔賓釋之旨而說。雖以綱常之教爲實。一大事之教爲權。亦可也。未通權實之變。而欲議佛道體用之是非。過矣。過矣。當知愚爲此說。非爲張皇佛道也。亦非牽佛道以合儒道也。儒經合而佛經露。不剖佛道。則孔子上達之實終秘也。易傳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蓋人必有箇生之來處。死之去處。又有箇不生不死之究竟處。此佛之所了。而程朱之所未了也。易傳又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蓋聖學必有箇起因之至處。証果之終處。又有箇因果同時之圓悟處。此亦佛之所了。程朱之所未了也。程朱之妙。妙在乎破

問辨錄 卷之四 三十五

宗之空頭語。表孔子之下學。卽是上達。如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此子聖不易之言也。然言孝弟禮樂則當。而言性命神化多乖。亦只言得上達之階梯。未嘗言到上達之實際。其實際豈不露於易傳中庸二書中。而語意多含。可深可淺。程朱亦能發其旨於深淺之間。而義則未了。後儒遂執爲定見。而不復求其所以然。性地未清。神化性命之說。俱成理障。於自身之死。死。生。生。且不知其去來之故矣。詎能究聖學之所以始。所以終。而達孔子

開辦牘

卷之八

三六

之所達乎。反以愚言爲牽合。真大惑也。此惑不解。局識神於方寸中。何時得見乾元面目。縱有建立。不脫名根。儒家不見乾元面目。而禪學中人頗有窺見西來大意者。乃張大毘盧性海之說。以掩文王孔子之乾元。而儒者亦以程朱所指之乾元。掩乾元之真面目。却曰。乾元與毘盧性海何預也。是殆舉素王之道。統拱手而讓於佛門矣。後人安得不越孔而宗佛哉。此等去處。斷非言語思慮之所可及。默而識之。深造而自得之。其可矣。數條之疑。畧剖於此。有所未愜不

厭推敲

答馬職方鴻逵文書

謹錄字

來書畧云。一接手承議論。令人豁達之心焉。然猶

未窺底裏也。自讀大刻而後。知天之果有意於斯文。而我翁之能善承天意矣。蓋學術之支離久矣。講學者日討良知。而冥冥其行。或以禪門爲藏身之窟。而諱言禪。輕俊之徒。見諸老先生平平無奇也。遂揭旗鼓於禪門。其究也。且置棄佛祖。若以爲不足數數。然者何有於儒。而孔幾不聖矣。銘少不

開辦牘

卷之八

三七

知學。不習講學。亦不心服講學。而更有疑於所謂禪者。恨學淺根多。卒未有以易之。若非我翁提醒。終爲不察不著之民而已。銘素癩拙。自經書以外。皆未嘗竟讀。國朝詞章。近如弇州公以下。讀不過千之一。理學如文成公以下。讀不過萬之一。何者。一套可厭。而口吻無味也。唯捧誦大刻。朝夕諷詠。不忘。無顏之庶而不違。無曾之魯而唯。亦不自知其何以然。此豈翁之能強。而銘之迎合哉。實此心同。而此理同。卽欲就翁振策。自恨四十無聞。

云云然而融貫三教統一聖真。天實命之。翁實身有之。銘實心知之。則不敢隱且欺耳。合井有日。容再請教云云。

志道自前者辱惠教。剗其推獎不肖也。則過其反躬而稽時弊也。則深于時使者。立迫回書。未及深詳剗意。潦草奉答。不無踈畧之愆。過後追思。歎懷日積。茲復述蠹測以謝過。即可借此與海內同心者。參究焉。蓋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故知文王之文在茲。然其遇匡難而徵天。則年已踰耳順矣。愚也何才何德。而敢言知天命哉。敢言文在茲哉。過辱足下獎借。捫心豈無汗顏。然求正牘中言及儒釋之際。則每以天命爲徵者。蓋參百世可知之公案。而知孔子宗廟百官之秘藏。當開於今日。我聖祖統天弘道之精神。亦當發於今日也。何以言之。世之宗孔子者。言心法。必曰。吾道一以貫之矣。然一貫可以真見。亦可以影見也。言功用。必曰。刪述六經以憲萬世矣。然六經可以深言。亦可以淺言也。影見必落識田。淺言必滯名教。而子貢之告武叔。則曰。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

問辨錄

卷之八

問辨錄

卷之八

子光

百官之富。此豈如世儒之所見所言哉。幽深莫如宗廟。以言其敦化之不可測也。探性海之淵也。森整莫如百官。以言其川流之不可窮也。該行門之廣也。化不敦於昆盧之性海。流不貫於普賢之行門。烏在其爲美富哉。吾讀周易。而知孔子之學。乾元統天之學也。乾元。大覺之別稱也。聖學始於是。終於是。是故。知至至之。必至乎空生大覺之先。知終終之。必終乎佛入涅槃之後。至之終之之間。三祇之功用。在焉。其究不出乾元用九四字。此孔子之秘藏所在也。子思之後。達此者寡。達磨以拈花之宗來。而此藏移於禪。周子以無極之圖出。而此藏還於儒。然儒者未知達磨之貫聖學。周子之貫宗學也。則二大士之用藏也。何哉。儒林之詞章方盛。而達磨傳慧可。却以不立文字。矯之。禪門安得不以六經爲糠粃。禪門之狂談方熒。而周子授兩程。却以興起斯文挽之。儒門安得不以五宗爲外道。譬之子孫同一祖宗。而分門自相讐殺。豈知一貫卽卑傳之宗。而六經教旨。一一皆普賢之行門哉。蓋至於今日。而此藏不得不開矣。曩嘗

黃天臺先生焚坑之後。黃老熾行。節義之末。清談競起。儒老兩敝。達磨西來。禪勝儒劣。濂洛返本。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此卽繼周百世可知之說也。濂洛既返之後。流復爲流。而孔子之秘藏復塞。今之儒者。不善體程朱之志。而過執其早年未定之說。尚謂聖證盡於一生。身死神亦隨滅。此斷見也。又謂人道生生相續。豈得了生還空。此常見也。執此斷常二見。以論聖學。真是認賊作子。身心性情。漫不知其生相。宗廟之美。何在。幽明死生。且莫究其因由。百官之富。何在。當此大明極盛之世。而聖藏不開。永無開日矣。天意必不其然。然非世儒所能開也。開之者。聖祖也。吾又讀 御製文集而知 聖祖之學。卽孔子乾元統天之學也。天欲降大任於 聖祖。其啓

問辨錄

卷之真集

聖一

翼之機亦最巧。先以避元之亂。托迹緇流。得窺佛祖之心宗。繼乃渡江而南。旁招儒彥。兼入腴尼之堂。與固天縱之將聖。又好學也。暨於掃群雄以集大統。謂君子當以出世之心。行經世之道。小人當循經世之法。種出世之因。故深詆漢武梁武諸君之耽溺仙佛。

尊崇孔教。以肇脩人紀。亦不與唐宋諸儒之能。佛老而兼存二教。以暗助皇綱。此是何等精神哉。直起漢唐宋以上。接文王孔子之道脉。而追大道爲公之盛矣。恬熙二百餘年。澆風日長。三教轉支。何也。道脉宏大。通貫爲難。而自古亦無不敝之世教也。竊觀今之執程朱以闢佛者。多出拘儒。而其入禪宗以合孔者。多出通儒。則亦 聖祖之精神召之。故今日不患三教之不合。而患合之不以其矩。浮慕一大事之教。實虧五達道之經。一貫將劣於單傳。而六經必

問辨錄

卷之真集

聖一

掩於三藏狂禪。因而鼓弄其間。與狂儒無忌憚之中庸合。則 聖祖之意傷矣。此非世教之大憂歟。然欲如唐宋諸儒之說。火二氏之書。而單存儒籍。則又斷乎其不可。蓋出世一宗。實千古聖賢之心髓。何可蔽也。但循 聖祖之制。而以孔子裁。狂簡拒鄉愿之二法。兼行於其間。可矣。吾又參百世可知之數。而知 聖祖之精神。未遽泯也。維昔文王新周命。其精神在演義皇之易。五百年後。而天以孔子應之。藝祖開宋基。其精神在尊孔顏之道。百有餘年。而天以

兩程應之。豈以我 聖祖彌綸世出世間之精神。而吾儕中獨無聞而知之。越程朱而追孔子者。爲之後哉。數則未過。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吾謂 聖祖

統天弘道之精神。當與孔子之秘藏同發於今日者。此也。世不乏敏悟出羣之士。亦不乏任道覺人之士。而究竟及此。不疑則怯。蓋透性難。而知命尤難矣。愚雖偶見此意。其如躬行之未得何哉。意者時雨將降。川雲先出。愚且持前茅以待後之任斯文者。前牘一出。駁辨紛然。如足下者。謂非空谷之足音。不可也。所

問辨牘

卷之貞集

聖一

悼學術支離。正與鄙意相合。劉云。講學者日討良知。而冥冥其行。或以禪門爲藏身之窟。而諱言禪。輕俊之徒。見諸老先生平平無奇也。遂揭旗鼓於禪門。其究也。且棄置佛祖。若以爲不足數數然者。何有於儒。而孔幾不聖矣。此數言者。切中近時狂學之弊。愚嘗題空空子知儒編。以爲今日之學。不難於知禪。而難於知儒。不難於稽禪之敝。而難於稽儒之敝。正謂此也。然此處不嫌於有過中求無過。如孟子之待匡章。亦不嫌於似是中求真是。如孟子之辨楊墨。蓋日討

良知而冥冥其行。委莫逃乎言清行濁之譏。然使不

討良知。其冥行未必不甚。或以禪門爲藏身之窟。而諱言禪。此偷心也。偷心不可以致道。亦不可以立教。

然有所瞻顧而諦之。而非無忌憚之小人。至於平平無奇。則儒門之矩度。原是如此。孔子曰。素隱行怪。後

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而禪門亦以蚤發神通爲戒。

如近世泰州王氏揭良知之旗鼓。彷彿周流之木鐸。是

亦振古豪傑。愚且嫌其近於行怪。而姑舍是焉。故平

平無奇。不足爲諸老先生少。顧未審諸老先生之平

平。果合君子之中庸否耳。輕俊之徒。早諸老先生之

平平。而揭旗鼓於禪門。則流敝大爲可憂。其中亦有

出自爲生死之真心者。不落冥行偷心二壑中。然禪

味一入。易增我慢之氣。而浮僞者。遂啜五宗之唾餘。

影七佛之遺偈。以爲三賢十聖。那達此機。卽三祇之

授記。亦迂途也。十二部之時教。亦金屑也。何有於孔

聖哉。此風莫盛於唐宋末宋初。天故生兩程以禦之。而

今乃復起。蓋有一二豪禪。爲之立幟焉。然而程朱之

說。又不足以勝之矣。於此有微權焉。真者。當以裁狂

問辨牘

卷之貞集

聖一

簡之法裁之。僞者當以拒鄉愿之法拒之。在真僞之間。則孟子辨楊墨之法可行也。楊墨之學仁義也。甚真。孟子猶稽其敝而判之曰。無父無君。則今日之揭旗鼓者可推已足。下念及於此。其思深哉。乃復自謙少不知學。不習講學。亦不心服講學。而更有疑於所謂禪者。恨學海多舛。未有以易之。此言字字肝膈。而仁人蒿目之憂。隱然見於言外。愚因是并信足下當時爲國發好之忠。毫無假也。雖然。尼父尚以學之不講爲憂。講學豈是贅事。所以致足下之不心服者。

問辨篇

卷之真集

四

則亦講學者之過耳。懲嗜廢食。又大不可。良知之學。近時諸老先生講之亦精。可無贅已。因足下注意於禪。愚請搜禪源以証孔學。今之談禪者。大槩掠公案。關機鋒。張末法中之禪耳。豈能深究其源。禪之源。愚於題知儒編中畧剖之。今爲足下再申其說。釋尊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交付迦葉。此禪源之所自起也。不滅不生。本來常寂。故曰涅槃。涅槃妙心。卽文王之所謂乾元。孔子所謂吾道之一耳。然有正法眼藏之妙心。有像法眼藏之妙心。有末法眼藏之妙心。妙心

無二。正法亦無二。而眼藏分三。蓋以敘理行證四字料簡之。四者完備。是謂正法眼藏之妙心。此等正覺以後之境界也。有敘理行而缺證。是謂像法眼藏之妙心。此二地菩薩以上之境界也。有敘理而缺行證。是謂末法眼藏之妙心。此初地菩薩以下之境界也。佛付涅槃妙心。而先提正法眼藏。其旨與矣。蓋涅槃妙心。一超可入。卽初地與如來齊。而如來之正法眼藏。則非等覺破最後二愚弗齊也。初地不知二地。但盡末法眼藏之量。而不能盡像法眼藏。十地不知等

問辨篇

卷之真集

五

覺。但盡像法眼藏之量。而不能盡正法眼藏。言正法眼藏者。舉十方三世之證果聖人。而俱攝於眼界中。也。釋尊攬枯骨以示彌勒。至於無修無證之果。骨勒遂不能辨。此可以驗眼藏已。言眼藏不言心藏者。何宗門但開佛之眼界。未盡佛之心界。雖稱圓悟。實則頓宗也。雙提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正表心與眼合。而所主實在涅槃妙心四字。蓋頓教只以初住法門顯耳。是故西天之二十八祖。與東土之六祖。多係帶果行因之大菩薩。而所現則皆初住法門也。在凡夫

以爲一起直入佛地在佛地亦只謂之初發意菩薩耳。達磨實帶西天之正法眼藏而已。住像法故其顯涅槃心也。以理以行而證則尚舍五宗亦具傳衣之像法眼藏而漸入末法故其顯涅槃心也以教以理而行但微露此後純是末法眼界機鋒百出而訶佛罵祖之風轉盛矣。宗既澆於張皇教亦流於影響會解流而楞嚴散畧鈔流而圓覺粗玄義流而法華之一大事沒於教合論流而華嚴之教行證沒於理宗不能一了百當不得不資教以發識教不能四通八達又不得不借宗以養高。宗教兩失其實却又慕黃檗之召裴休堯率之挫張天覺而呈伎倆於儒門儒者久困名利場中驟而闖有出離生死一路久疑聖人難以學造驟而覺有立地成佛一宗正如盲人謠竊忽見天日不禁舞蹈叫號擡高豪僧聲價而輕心刻心却施諸同道中之應化聖賢足下所謂棄置佛祖何有於儒此正末法眼藏中之狂解也。程朱已先遇之矣然而程朱所見於孔子之道亦不可謂非末法眼藏之一貫。夫子答顏淵之問仁曰一日克己復

問辨錄

卷之真集

聖一

禮天下歸仁焉此則正法眼藏之一貫也。學必至於一日克復天下歸仁方合涅槃妙心。顏子三月不違仁其不違之初卽一日歸仁之境界也。此與神光立雪頃之安心慧能三更時之證性正同。第禪祖卽時印許而儒祖於三月後表揚耳。先儒錯訓顏子之仁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此見性未徹之言也。未有仁不違於三月而後復違者也。夫子猶惜未見其止止卽證果之謂耳。言一日固屬悟境曰復禮曰歸仁則行證亦在其中矣。此所以爲正法眼藏中之一貫也。曾子之悟一貫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行在其中矣有像法眼藏之意焉。程伯子悟後之言曰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識得此理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其見一貫之理最親切而吾猶以爲未離末法之眼藏也。爲其猶有悟意在不類行起解絕之氣象也。則近時諸老先生之見地可推已。愚嘗謂儒學必如孔顏之一日歸仁空空如也而後與達磨慧能之宗合。禪學亦必如達磨慧能以上之得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也而後與

問辨錄

卷之真集

聖七

孔顏之仁合曾孟而下。心空不如孔顏似與拈花之宗隔一塵矣。五宗而下。行證不如諸祖。似與歸仁之學隔一塵矣。然仁不孔顏。而以程朱忠孝節義之標立於天下。雖不能出離生死。於世教猶有補也。宗不達磨慧能。而優孟棒喝之餘習。揭旗鼓於空門。則天下之豪宕不羈者。將奔走焉。相率爲小人之中庸。其害甚大。縱於千百劫後。不能泯其出離生死之因。而黑業先成。下地獄如箭射矣。吾儕安可不稽其敝哉。足下蓋隱然有是念。而自歎未有以易之。愚是以道問辨。讀

卷之八
四九

及於此。蓋世之攻賊者。未有不得其巢穴。而可以殲厥渠魁者也。欲殲渠魁。則毋爲之齋寇糧矣。劉復自謙懶拙。謂經書以外。皆未竟讀。國朝詞章。近如弇州公以下。讀不過千之一。理學如王文成公以下。讀不過萬之一。以其一套可厭。而口吻無味也。非直心道場。不出此語。所謂懶拙。乃是根器不近僞耳。古來豪傑多稟此性。孔明讀書。但觀大意是已。廣習詞章。最易染僞。讀不過千之一。何傷也。理學家言果出諸有德者之口。則不可等爲詞章而厭棄之。然國朝

行門中人。煞有大乘菩薩。可追四友十亂者。徐武寧于忠肅輩是已。理學文字。殆不及宋。唯讀薛文清集。令人有收斂意。而見地則不出於程朱。讀陳白沙王文成集。令人有超脫意。而豪宕輕揚之意。亦將於中動焉。正與閱禪書等。然而皆有德之言也。此外不無造道之言。而見解亦日勝矣。今天下之所不足者。非見解也。讀不過萬之一。但減理學家之見解。曷能減理學家之躬行哉。固亦不足爲輕重也。第吾儕自有安身立命處。正如飲食衣服。不可一日缺者。若優悠閑辨。讀

卷之九
四九

汗漫而無着實。則將辜負此生。而功行隨時可積。宿業隨地可償。亦不得當場蹉過。貴鄉陸太宰五臺。先可謂不愧所生矣。雖無著作於世。而實行箇在帝心。愚每嘆其難及。如愚忉忉怛怛。只是塵飯塗羹。不過內懷素餐之耻。而借此爲懺罪銷愆之一筏耳。恐不足以當實行也。何幸偶投針芥。而以壓眼之具資之。不難自屈。謂無顏之庶。而不違無曾之魯。而唯則以足下先得此同然。而愚汗漫及之耳。乃復過承推許。至欲發假館之願。而以四十無聞人地。卑溲作遜

詞是何言歟。是何言歟。愚也深味。凡能有悔之跡。不願爲天下師。而願爲天下友。况敏。才如足下。又愚之所退讓者也。聞斯言也。措躬。將無地矣。唯念以世外之心。行世間之事。上士哉。夙持此願。以求友於天下。而於前輩中得一人焉。則陸太宰與計江羅近溪先生是也。今皆不可作矣。幸與足下同此聲臭。而地亦非遙。豈但可訂松栢之盟。因遂可結龍華之伴。而何忍相捨哉。承諭合併。固所願也。太宰深於護法。而畧於稽敬。愚念佛法折攝相成。嘗欲以折法助其攝法。而足下又於護法之中。存稽敬之意。尤得我之同然。大槩檀度易脩。而佛門之正知見最難發也。發佛門之正知見者。等衆生如一子。卽世法俱是佛法。摧邪扶正。在在皆然。豈向佛門作魔事。禪師曰。逆行順行。天莫測。折卽逆行之法。攝卽順行之法。儒門逆順雙行之法。亦豈凡僧所能測哉。陳此蠡測。以懺疎畧。卽爲足下修功行之一助云。

答韓文學恩中弟書

諱紳號南郊廣濟縣人

來書云。紳自甲午冬間領教。忽然五載。唯細玩六

龍解。及石經大學。如對老師面談。自顧頗有進步。將不媿門下恩德。佩服無時忘也。每歲於會友吳序訓。導楊生處。得知老師道履。休嘉爲慰。茲楊生以庇轉在楚庠。音問日隔。故敢書通。夫師者。道也。道者。師也。師之授弟子者。以是。弟子受於師者。亦以是。滯言象者。着於有。遺言象者。着於無。知不着有無。亦卽是着少涉意念。亦是着。蓋其本體時常發見。流行萬境。原具真空。卽百川咸映明月。境一着。則境不空矣。月一翳。則月不明矣。夫子之克己。不着也。回之走趨。不着也。古今時物。化化生生。毫無所着。是爲無心。賢者強而學之。聖人安而行之。故聖人同天。紳習此三十年餘。曾以此說質之老師。今亦庶幾恍忽間。恨無能面證也。唯蒼蒼者。默牖愚衷。不行而至。不疾而速。紳也未必不鬼神通之矣。昔云萬里雖邈。有若躬踐。千載誠隱。不殊面對。敢乞老師啓憤發悱。示我一隅。庶幾錫類多方。德施斯普矣。又吳庠楊訓導。本一拘儒。外卽木魯。中頗炯然。其私淑老師稔矣。然不敢聞於人。獨紳

開辦學

卷之八

五

知之故附達上臨楮易勝仰慕懷教之

甲午冬辱訪余於讀禮中曾無竟日之叙以別在老弟頗有一宿覺之遺風愧余之非曹溪祖也古之至人目擊道存其次下過探竿而針芥乃合愚也他心未通道不存目當時隨口浪說未知針芥之果投與否而老弟竟以一日之長堅感寒盟其勇亦不在撒皇後矣存再五年愧余只見舊時伎倆適從感天楊廣文使者得手割而想見足下之一日千里也言道而至於有無不着知不着亦是着孔子克己顏子步

問辨

卷之八

五十一

趣總是不着盡之矣然而見此大意尚易造此實際最難自達磨傳頓宗以來禪門已又開此眼自陽明揭良知以來儒門亦漸開此眼而深造自得能有幾人吾觀老弟語意殆從宗門發悟過來但此悟亦着不得來論洋洋有不勝自得之態即此便是猶有着意在也昔文殊令善財采藥善財徧觀大地無不是藥遂於地上拈一莖與文殊文殊曰此藥亦能生人亦能殺人夫藥而至於徧地皆是則真毫無所着矣文殊以爲亦能殺人何也此雖聖藥亦狂藥也深心

問辨

卷之八

五十一

入之則聖浮心乘之則狂聖狂只在幾希間耳以此意提人慎之哉慎之哉文殊已預爲宗門藉此弊矣孔子之克己也以復禮顏子之步趨也以約禮即不着中有箇大着落處吾弟試以此校勘五宗門風亦有纖塵之漏否周子今二程尋孔顏樂處不令尋曾點樂處何謂也孔顏學已無漏即禮即樂曾點漏處尚多未必不掃禮以爲樂也不然曾點胸次亦若空中樓閣四時自行百物自生毫無所着夫子何以不與其仁哉當知五宗初發悟時正是曾點之胸次也後乃漸漸入密有孔顏復禮之意然愈入則愈密是以六祖十二時中常見已過宜其稱東土祖矣棒喝雖曰妙用終是狂風但可以逗一時之機不可以樹末法之榜吾弟須於此中着眼勿以生人之藥殺人唯聖罔念卽狂非必越禮犯法而後爲狂也儻忽謀報混沌之德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混沌非鑿不死也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人人親親長長卽不知性命之宗而混沌猶在若鑿人性命之竅而不能約之以禮則混沌死矣釋迦付宗

近葉直接上士。而於餘衆廣開念佛之門。遺教則專重誡。此所以爲人天導師哉。孔門以禮爲教。亦此意也。思之思之。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易傳歸諸天下之至神。原是實語。在華嚴義中。謂之事事無碍法界。如釋尊之不離菩提樹下。而徧昇天宮說法是也。吾弟拈在劄中。似以理法界當之。正與六祖所點絁心淨土之旨相類。卽此便是暗着宗門之見解也。一着見解。便是浮心而非深心。便是狂藥而非聖藥。且以此爲訓。未免引人擡高。已見將淺作深。播弄聖經。將深作淺。病亦不細。愚亦久染此病。邇乃漸從根本上拔去耳。弟亦賞吾六龍解及石經大學之註乎。二編偶成偶出。今思之。尚有當刪改處。良工不示人以朴。而愚以朴示矣。然於約禮之訓。則不敢違也。古人作述。必有着落。其出之早晚。亦有着落。孔子之贊周易正雅頌等經也。爲天命以斯文。而其卽行於世。則以不自作而述憲章之舊。子思之作中庸大學等書也。憂聖學之日晦。而其久錮諸壁。則以非天子而避考文之嫌。孔門之嚴於禮也如此。乃後儒之輕於作。躁於

開辦續

卷之五

五

傳者何多哉。則名根之爲累耳。愚所解六龍大義。在群龍無首一句。此爲姚江泰州之遺派。執兄龍爲家舍。而不知有潛惕二龍者發也。此義不發。小人的然之學日盛。而四民爭持木鐸以卑國法矣。大學一書。乃古者國學中之教規也。於士子爲最切。而惜古本今本之俱有錯誤。使作者之意不明。石經實孔壁之真傳。今天子已收諸中秘者也。孔壁所傳而表章之。義不違於祖述。中秘所收而發明之。義不違於憲章。今不蚤流。恐復沉沒。是以不揣而爲之考訂焉。非欲行己之註也。欲借註以行石經之文也。他如論語中庸等義。愚亦畧有蠡測。而不敢輕出。則亦避考文之嫌焉。孔顏之學。委是無着。視聽言動之必以禮。卽其無着中之着落。今一切輕作躁傳。俱屬非禮言動。故曰。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愚雖未至於一日歸仁之地。而於此不敢不自省焉。吾弟亦當知此意耳。劄末引萬里躬踐千載面對之說。欲思更有所言。以爲錫類之助。此見舍己從人。與人爲善之度也。吾弟旣已見到孔顏之無着處。亦自足以啓人之

開辦續

卷之五

五

憤發人之悱矣。愚復何言。則亦就所悟於孔顏之無着處。竭才至於水窮山盡。轉身百尺竿頭。而作人則必稽其敝。如是而已矣。蘇子論鼃錯。以爲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辭於天下。竊意貴地舊未必聞宗學。乃混沌未鑿之場也。今吾弟以無着之宗。鑿其混沌。此亦發大難之端矣。學問非發之難。而收之難。發而不收。不如無發。論孔學之發。端處。視禪宗殊無別法。孔子不令儒門發狂。只是收法好耳。然而能發能收。亦唯顏子一人。子貢能發。而收處未必無漏。曾子能收。而發處未必大光。是以好學之稱。俱靳焉。其所以發。所以收。亦不出吾弟之所謂無着。與吾之所謂約禮也。無着之法。一言可了。語及收法。則翻五千四十八卷。亦不能了。此非團聚歲時不竟。其如機緣之難聚何。楊廣文古貌古心。真吾道中人。也。在此中亦心密而迹疎。經歲難得幾會。則廣文既篤聞脩之志。而愚又立多口之衝。以踽踽涼涼爲行境耳。此別甚縈吾懷。而愛莫助之。唯吾弟與之朝夕切磋。此心自在。美善也。師門求正。願愚所贊於

問辨錄

卷之四

李本

鑿鑿取師者也。憲章餘集。愚所遊戲於二氏家之翰墨也。此可以備老弟錫類彙纂中物。卽附楊廣文寄覽。外有暢若齋集。已梓偶缺。辨問牘尚未入梓。梓後有便。亦當寄來。但恐廣文既行。無魚鴈矣。安得有好事者資老弟之乘車一來也。

答張文學答吾弟書

文學諱浩
常縣人

問辨錄

卷之五

李本

得手書。則知吾弟閱吾諸刻。隱然有反己之意。此與浮雲過目者相去天壤矣。老子書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愚於今日而後信其爲實語也。蓋老子之自道。不過致虛極。守靜篤。不敢爲天下先而已。委非難知難行之事。然虛極靜篤。則亦非凡夫可與驟語也。若愚平日之所以爲心法者。不過銷隱。隱脩陰陽。不敢爲天下怪而已。更何難知難行之有哉。所患凡心難盡。則三言亦似近而遠也。近得徐長文。頗以爲喜。蓋其天稟骨氣。於此三言爲最近也。前者云云。誠恐其施予太濫。則有不繼之憂。而回書反以薄施爲歉。意雖厚。而於中道恐違矣。儒家謂君子愛人以德。而釋家亦曰小慈者。八慈之賊也。吾

2034463

S
Z121.5
16b

尚不肯以姑息小慈待儒家而肯以姑息小慈待儒
家哉弟與長文當自得之餘俟面談不悉

同辦讀卷之真集終
同辦讀卷之真集



21181888442382